繪圖俠女奇緣

一

traité avec figures

concernant

les

femmes

Chasteté.

Wen K'ang

Hiê niu k'î yuên
(Eûl niu ing hiông tchoán)
Éd. Shanghai 1898.
8 vol. 40 chapitres

Préface apocryphe de 1734
" de Mã Tsông-chan de 1878
" de 1794
"

V. Ou I-T'ai, p. 153.

Adaptation française de Bessoux
d'après l'adaptation allemande sous le
titre: "La Cavalière noire" (1956)





繪圖評點兒女英雄傳

光緒戊戌孟春之月

俠女奇緣

上海書局石印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書契之興經尚矣作經非聖人私意也皆有所為而作不得已於言也
之作為觀天道之變也詩之作為通人心之和也禮之作為大人道之防也春秋之作為合天心人事以誅心維道使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
懼上紹歷聖作經之心下開百世作史之例者也嗣是經變為史龍門子長司馬溫公晦翁諸人皆因之此外代有作者顧已得失參半時至
五代世無達人正史而外稗史出焉稗史亦史也其有所為而作與不得已於言也何獨不然然世之稗史充棟折軸愜心貴當者蓋寡自王
新城喜讀説部其書始寖寖盛而求其旨少遠詞近微文可觀事足鑑者亦不過世行之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數種蓋西遊記為自
治之書邱真人見元門之不競借釋教以警元門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軀命本誠正以立言也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同為治人之書一則施
耐庵見元臣之失臣道予盜賊以媿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則王鳳州痛親之死冤且慘義圖復仇雪恥又不得手仇人而殁之
不獲已影射仇家名姓設為讖言投厥所好更酖其篇頁思有以中傷之其苦心苦於臥薪吞炭是則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一則曹雪
芹見簪纓鉅族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載福承恩衍慶託假言以談真事意在教之以禮與義本齊家以立言也是皆所謂有所為而作與不
得已於言者也閒嘗竊計之顧安得有人焉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補出格致一書令我先睹為快哉繼復熟思之數書者雖立旨在誠正修
齊治平實託詞於怪力亂神西遊記其神也怪也水滸傳其力也金瓶梅其亂也紅樓夢其顯託言情隱欲彌蓋其怪力亂神者也格局備矣
然則更何從着筆別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補一格致之書哉用是欽欽在抱者久之吾有友一人焉無他嗜好但好讀説部所見且甚夥吾
一日以前説質之吾友曰有是哉大學格致一章而今亡矣誠未易言然即怪力亂神反而正之不有所謂日常與德與治與人者不又一格
局乎近有燕北閒人所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一書厥旨頗不謬是特惜語近齊東之野還以質之吾子子其云何吾受而讀之其書以天道
為綱以人道為紀以性情為意旨以兒女英雄為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談其言人道也不離庸行其寫英雄也務摹英雄本色其寫兒女
也不及兒女之私本性為情援情入性有時詼詞諧趣無非借褒彈為鑑影而指點迷津有時名理清言何異寓唱歎於鐸聲而商量正學是
殆亦有所為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吾不圖吾無意中果得於誠正修齊治平而外快覩此格致一書也吾友以為妄曰子真有嗜痂癖者
矣試即以子之言證之西遊記誠為自治之書不與餘三書等餘三書者水滸傳以橫逆而終於草菅金瓶梅以斲喪而終於潰敗紅樓夢以
恣縱而終於困窮是皆託微詞伸莊論假風月寫雷霆其有裨世道人心良非鮮淺以視是書之游談捭弄距足與之上下牀哉且人不幸而
無學鑄經無福修史退而從事於稗史亦云陋矣更假名壺盧提禪語以文其陋予以為每況愈下但供噴飯也何格致之足云吾正告之曰
君言左矣是殆不然夫大學之所謂格致者非僅萍實商羊之謂謂致吾之知即物而窮其理也人為萬物之靈窮理必從人始彼水滸諸書
以皮裏陽秋為旨趣其説理也隱而微是書以眼前粟布為文章其説理也顯而現修道之謂教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為背面敷粉曷若顯
教以作善降祥為當頭喝棒乎且如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亦幸遇悟一子聖歎竹坡諸人讀而批之中人以下迺獲領解耳紅樓夢至今不

得其人一批世遂多信為談情乃致悞人不少何況怪力亂神聖人不語忠孝節義萬古同歸以是為遊談遊談何害且如太史公良史也不諱揮金殺人孟子亞聖也其字譬焉引人入勝者立言尤多蹶詭何有於燕北閒人而顧斤斤厚彼薄此哉吾友聞之始囅然而笑愀然以思默然不語嗟乎近俳近優都堪惹厭談空談色半是宣淫醒世者恒墮孤禪說理者輒歸腐障自非苦口可能喚醒痴人不有婆心何以維持名教至借筆墨而代哭之志亦堪悲果通呼吸於太空天應欲泣君真健者尚一聲長嘯譜成幾疊清商僕本恨人早三歎廢書洒落滿襟熱淚爰伸紙削牘而為之序焉

雍正閼逢攝提格上巳後十日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

兒女英雄傳一書文鐵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為故大學士勒文襄公保次孫以貲為理藩院郎中出為郡守洊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為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於家先生少席家世餘蔭門第之盛無有倫比晚年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時遺物斥賣略盡先生塊處一室筆墨之外無長物故著此書以自遣其書雖託於稗官家言而國家典故先世舊聞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親歷乎盛衰升降之際故於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過而抒其未遂之志歟 余館於先生家最久宦遊南北遂不相聞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訪其故宅久已易主生平所著無從收拾僅於友人處得此一編亟付剞劂以存先生著作嗟乎富貴不可常保如先生者可謂貴顯而乃垂白之年重遭窮餓讀是書者其亦當有所感也書故五十三回回為一卷蠹蝕之餘僅有四十卷可讀其餘十三卷殘缺零落不能綴緝且筆墨弇陋疑為夫己氏所續故竟從刊削書中所指皆有其人 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為尋繹可耳

時

光緒戊寅陽月古邉閒圃馬從善偶述

弁言

是書吾得之春明市上其卷端顏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以為釋家言而不謂稗史也展而讀之見為燕北閒人撰為新安畢公同參為我齋觀鑑序均不知為何許人其事則日下舊聞其文則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莫得而究其意旨一笑投之庋閣間亦同近出諸說部例視之矣久之蠹遂果蟫腹檢出偶一翻閱乃覺稍稍可解又研讀數四更於没字處求之始知其所以忽諧忽莊若明若昧者言非無所為而發也噫傷已惜原稿半殘缺失次爰不辭固陋為之點金以鐵補綴成書易其名曰兒女英雄評話且弁數言於首卷云

時

乾隆甲寅暮春望前三日東海吾了翁識

緣起首回

開宗明義閒評兒女英雄　引古證今演說人情天理

第一回

隱西山閉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憲冤陷縣監牢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托幼主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陰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翻遭禍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冷月昏燈刀殲餘寇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誡淫娃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究底

第九回

憐同病解橐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嘉耦

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諳切付雕弓

第十一回


光緒十三年
歲次丁亥秋日
上元祈洪陳作梅
繪於蜚英館


兒女英雄傳

俠烈英雄本色　溫柔兒女家風　兩般若說不相同　除是癡人說夢　兒女無非天性　英雄不外人情　最憐兒女最英雄　纔是人中龍鳳

八句提綱道罷。這部評話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種小說。初名金玉緣。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又名日下新書。篇中立旨立言。雖然無當於文。却還一洗穢語淫詞。不乖於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非釋家言也。後經東海吾了翁重訂。題曰兒女英雄傳評話。相傳是太平盛世一個燕北閒人所作。據這燕北閒人自己說。他幼年在塾讀書。適逢一日先生不在館裡。他讀到宰予晝寢一章。偶然有些困倦。便把書丟過一邊。也學那聖門高弟。隱几而臥。纔得睡着。便恍恍惚惚出了書房。來到街頭。只見憧憧擾擾。眼前換了一番新世界。兩旁歧途曲巷中。有無數的車馬輻輳。冠蓋飛揚。人往人來。十分熱鬧。當中却有一條無偏無頗的蕩平大路。這條路上只有一個瘦骨銳頭鬢髮根根上指的。在前面挺然直立的走了去。（暗用魏尖頭筆公古事可稱新毛穎傳）閒人一時正不知自己走那條路好。想要向前面那個問問修途。苦於自己在他背後。等閒望不着他的面目。就待一步一趨的趕上借問一聲。不想他愈走愈遠。那條路愈走愈高。（作者蓋寓自悔未竟讀書之志流連慨慕感喟無窮）眼前忽然一閃。不見了他。不知不覺竟走到雲端裡來了。沒奈何一個人蹻蹻涼涼站在雲端裡一望。纔看出雲外那座天。原來雖說萬變萬應。却也只得一縱一橫。縱裡看去。便是宗動天。日天。月天。水天。火天。金天。木天。土天。二十八宿天。共是九天。橫裡看去。便是無上天。四人天。忉利天。堅首天。持鬘天。常橋天。福生天。福受天。廣來天。大梵天。梵輔天。梵眾天。少光天。光音天。無量光天。少淨天。徧淨天。無量淨天。善見天。善現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天。非非想天。色究竟天。須欲摩天。兜率陀天。樂變化天。還有一座他化自在天。共是三十三天。他到的那個所在。正是他化自在天的天界。却說這座天乃是帝釋天尊悅意夫人所掌。掌的是古往今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後果前因。（這樣管項挂個門牌兒寫個票面兒想沒有比此再闊的了）這日恰遇見天尊同了夫人升殿。那燕北閒人便隱在一個僻靜去處。一同瞻仰。只見那天宮現彩。寶殿生雲。仙樂悠揚。香煙繚繞。左一行排一層紫袍銀帶的仙官。右一行列幾名翠袖霓裳的宮嬪。堦下列着是白旄黃鉞。彩節朱旛。金蓋銀蓋。紫芝蓋。映日飛揚。龍旗鳳旗月華旗。隨風招展。雕弓羽箭。飛魚袋畫着飛魚。玉輦金根。馴象官牽着馴象。飛電馬追風馬。跨上時電捲風馳。龍驤軍虎賁軍。用着他龍拏虎跳。一個個一層層。都齊臻臻靜悄悄的分列兩邊。殿上龍案頭設着文房四寶。旁邊擺着一個硃紅描金架子。架上插着四面硃紅繡旗。旗上分列着忠孝節義四個大字。一時仙樂數聲。晝閣開處。左有金童。右有玉女。手提寶爐。焚着白檀紫降。引了那帝釋天尊悅意夫人出來。那天尊頭戴攢珠嵌寶冕旒。身穿海晏河清龍袞。足登朱絲履。腰繫白玉鞓。那悅意夫人不消說。自然是日月龍鳳襖。山河地理裙了。身後一雙日月宮扇簇擁着出來。那時許多星官神將早排列在堦下。只聽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班。只見班部叢中閃出四位金冠朱黻的天官。各各手捧文冊一卷。上殿奏道。今日正有人間兒女英雄一樁公案。該當發落。請旨定奪。早有殿上宮官接過那文冊。呈到龍案上。天尊閃目一看。降旨道。這班兒發落他閻浮人世去。須得先叫他明白了前因後果。纔免得怨天尤人。但是天機不可

預洩。而將那天人寶鏡放在案前。叫他各人一照。然後發落。值殿官領旨。早有一簇人抬過一座金鑲玉琢鳳舞龍蟠的光明寶鏡來。寶鏡安頓完畢。天尊便把那架上的忠孝節義四面旗兒發下來。交付旁邊四個值殿官。捧到墻前。向空中只一展。但見憑空裡就現出許多人來。為首的是個半老的儒者。氣象裝束。得七品琴堂樣子。（畢籠全部人物有匣劍帷燈之妙）同着一個半老婆婆。面上一團的慈祥忠厚。次後便是一個溫文儒雅的白面書生。又是兩個絕代女子。一個豔如桃李。凛若冰霜。一個裙布釵荊。端莊俏麗。還有一個朱纓花衮的長官。一個赤面白鬚的壯士。又是一個濃粧婺婦。兩雙中年老年夫妻。還有個六七分姿色的青衣侍婢。後面隨着許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以上皆書中有數人物也著此一筆遂令自鄧以下一無遺漏）都俯伏在殿外。天尊發落道。爾等此番入世。務要認定自己行藏。莫忘本來面目。可抬頭向天人寶鏡一照。看眾人抬起頭來一看。只見那寶鏡裡初照。是各人的本來面目。（函蓋全部事蹟一口吸盡西江）次後便見鏡裡大放光明。從那片光裡現出許多離合悲歡榮枯休咎的因緣來。（愚謂業通優於褚一官一頭優於長姐兒今列褚一官長姐兒於有數人物之中抑葉通二頭於自鄧以下位置似覺未安雖然臧否人論原自不易班孟堅漢書千古傑作然而古今人表猶且大不理於人口也）大眾看了。也有喜的。也有怒的。也有哀的。也有樂的。這個揚眉吐氣。那個掩目垂頭。鼓舞一番。嘆息一番。看夠多時。只見那寶鏡中金光一閃。結成一片祥雲瑞靄。現出忠孝節義四個大字。眾人看了。一齊向上叩首。口中齊祝聖壽無疆。那殿頭官把旗兒一展。那些人依然憑空而去。愈走愈遠。墮入雲中。不見踪影。悅意夫人向天尊道。今日天尊的這番發落。可謂歡喜慈悲。只是這班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雖然各人因果不同。天尊何不大施法力。暗中呵護。使他不離而合。不悲而歡。有榮無枯。有休無咎。也顯得天尊的造化。更可以培養無限天和。（是極是極我也要問）天尊意下何如。天尊道。夫人你不見那後邊的許多人。便都是這班兒牽引的線索。護衛的爪牙。至於他各人到頭來的成敗。還要看他入世後怎的個造因。纔知他沒世時怎的個結果。況這氣數有個一定。就是作天的也不過奉着氣運而行。又豈能合那氣運相扭。（原來如此為之柰何大轉輪云人人都怨着上天豈你我樂知上天亦困於氣數正同此旨而此特措語和平）得高坐他化自在天。看這樁兒女英雄公案。霎時好耍子也。悅意夫人道。請問天尊要作到怎的個地步。纔算得個兒女英雄。天尊道。這兒女英雄四個字。如今世上人大半把他看成兩種人兩樁事。誤把些使氣角力好勇鬬狠的認作英雄。又把些調脂弄粉斷袖餘桃的認作兒女。所以一開口便道是某某英雄志短。兒女情長。某某兒女情薄。英雄氣壯。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纔成就得兒女心腸。有了兒女真情。纔作得出英雄事業。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個忠臣。這就是個英雄心。忠臣斷無不愛君的。愛君這便是個兒女心。立志要作個孝子。這就是個英雄心。孝子斷無不愛親的。愛親這便是個兒女心。（體會入微牟尼一串）至於節義兩個字。從君親推到兄弟夫婦朋友的相處。同此一心。理無二致。必是先有了這個心。纔有古往今來那無數忠臣烈士的文死諫武死戰。纔有大舜的完廩浚井。泰伯仲雍的逃至荊蠻。纔有郭祁弟兄的問答。纔有冀缺夫妻的相敬。纔有漢光武嚴子陵的忘形。這純是一團天理人情。沒得一毫矯揉造作。淺言之。不過英雄兒女常談。細按去。便是大聖大賢身分。但是要作到這個地步。却也頗不容易。只我從開闢以來。掌了這座天闕。縱橫九萬里。上下五千年。求其兒女英雄英雄兒女一身兼備的。也只見得兩個。（[illegible]兩正兩反持論名通斷[illegible]）一個是上古女媧氏。只因他一時感動了一點兒女心。不忍見那青天缺陷。人面的不同。

無臭無味無觸無法的不壞金身任那些外道邪魔惹不動他一毫的煩惱憂思恐怖把那些外道普化得皈依正道波斯匿國國王纔落得個國治身尊波斯匿國衆生纔落得個安居樂業到後來父母同昇佛果元配得證法華善侶都轉法輪子弟并登無上從英雄上透出這種兒女心腸來所以衆生都尊他為大雄氏此外三代以下秦不足道也講英雄第一個大畧雄才的莫如漢高祖他當那秦始皇併吞六國統一四海全盛的時候只小小一個泗上亭長手提三尺劍從芒碭斬蛇起義便赤手創成了漢家四百年江山似乎稱得起個英雄氣壯了究竟稱不起何也暴秦無道羣雄併起逐鹿中原那漢王與西楚霸王項羽連合攻秦約先入關者王之漢王乘那項王火咸陽弑義帝降子嬰東蕩西馳的時候早暗地裡閒道入關進位稱王那項王是個力拔山氣蓋世的脚色枉費一番氣力如何肯休便把漢王的太公俘了去舉火待烹卻特特的着人知會他作個挾制替漢王設想此時正該重視太公輕視天下學那竊父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的故事豈不是從兒女中作出來的一個英雄即不然也該低首下心先保全了太公然後布告天下問罪興師合項王大作一塲成敗在所不計也還不失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本色怎生公然說我翁即而翁而欲烹而翁請分我一盃羮幸而項王無謀被他這幾句話牢籠住了不曾作出來儻然萬有一失他果的謹遵台命把太公烹了分盃羮來事將奈何要說漢王料定項王有勇無謀斷然不敢下手兵不厭詐即以君之矛還置君之盾那項王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漢王豈不深知豈有以父子天親這等賭氣鬭智的所以禍不旋踵天假呂后變起家庭趙王如意死在酖毒戚夫人慘極人彘以致孝惠不祿這都因漢高祖沒有兒女真情枉作了英雄事業纔遺笑千古英雄再要講到兒女第一個情深義重的莫如唐明皇為了一個楊貴妃焚香密誓私語告天道是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這番恩愛似乎算得是個兒女情長了究竟算不得何也當元宗天寶改元以後把個楊貴妃寵得迭蕩驕縱淫薄不修那楊貴妃的來歷倒也不消提起致傷忠厚獨怪他既有個梅妃又想着楊妃及至得了楊妃便棄了梅妃又不能終棄梅妃以至惹下楊妃自己左右的兩個人尚且調停不轉又丟下六宮佳麗私通三國夫人除了選色徵歌之外一槩付之不聞不問任着那五王交橫奸相當權激反胡奴漁陽兵起他卻有賊不討轉把個不穩的天下丟開不問帶上個受累的貴妃避禍而行及至弄到兵變馬嵬六軍抗命卻又束手無策不知究奸相責驕帥斬驕兵眼睜睜的着着人把個平日愛如性命的個寶貝生生逼死息壤在彼七月七日長生殿的話豈忘之乎況且春秋通例法在誅心安祿山之來為楊貴妃而來不是合唐家有甚的不共戴天之仇唐明皇之走也明知安祿山為着楊貴妃而來合唐家沒甚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纔不辭蜀道艱難護着貴妃遠避及至貴妃既死還膽爾何來自然就該王赫斯怒撥轉馬頭馘安祿山之首懸之太白也還博得個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給天下兒女子吐一口氣何以又三郎郎當三郎郎當愈走愈遠圖無怪肅宗即位靈武不候成命日後的南內西內左遷右遷父子之間飲羞含愧弄出一番不好處的局面來就便楊貴妃以有限歡娛無多受享也使他落了一生笑柄萬古羞名這都因唐明皇沒有英雄至性空談些兒

兒女情腸。纔哭壞世間兒女。可見英雄兒女四個字。除了神媒大雄之外。一個有名的大度赤帝子。風流李三郎。尚且消受不得。勉力不來。怎的能彀平等衆生身上。求全責備。（秉筆有力 翻案有勢）方今正值天上日午中天。人間堯舜在上。仁風化雨。所被不知將來成全得多少兒女英雄。正好發落這班兒入世。作一場兒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點綴太平盛事。這便是今日繡旗齊展。寶鏡高懸。發落這樁公案的本意也。悅意夫人聽了。一一領會。一切天人。皆大歡喜。只見天尊把龍袖一擺。殿頭官纔喝得聲退班。那燕北閒人耳輪中只聽得一片喧嘩喊道。捉捉捉。隨着便是地坼山崩價一聲響亮。嚇得他一步踏空雲腳。一個立足不穩。早從雲端裡落將下來。一跤跌醒。卻是一場大夢。睜開眼來看看。但見院子裡一班逃學的孩子。正在那裡捉迷藏耍子。口裡只嚷道捉捉捉。面前卻立着合他同硯的一個新安舉生。手裡拿着一方界尺拍的那桌子亂響。笑嘻嘻的叫道。醒來醒來。清天白日。卻怎的這等酣睡。他道。我正夢着一段新奇文章。不曾聽得完。卻被你們這般人來打斷了。說着。便把他夢中所聞所見雲端裡的情節。詳細告訴了那舉生一遍。舉生道。先生不在館。你看他大家在那裡捉迷藏。捉得好不熱鬧。我正要拉你去一同作耍。你倒捉住我說這雲端裡的夢話。快來捉迷藏去。說着拉了他便走。那閒人也就信步隨了他去。一時早把夢中的話忘了一半。不因他這番一個迷藏一捉。一生也不會作得一個好夢。只着了半世昏迷。迷而不覺。也就變成不可圬也的一堵糞土之牆。不可雕也的一塊朽木。便落得作了個燕北閒人。列公牢記話頭。只此正是那個燕北閒人的來歷。併他所以作那部正法眼藏五十三衆的原由。便是吾了翁重訂這部兒女英雄傳評話的緣起。這正是雲外人傳雲外事。夢中話與夢中聽。要知這部書傳的是班甚麼人。這班人作的是樁甚麼事。怎的個人情天理。又怎的個兒女英雄。這回書纔得是全部的一個楔子。但請叅觀便見分曉。

第一回　隱西山閑門課驥子　捷南宮垂老占龍頭

兒女英雄傳的大意。都在緣起首回交代明白。不再重敘。這部書究竟傳的是些甚麼事。一班甚麼人。出在那朝那代。列公壓靜聽說書的慢慢道來。這部書近不說殘唐五代。遠不講漢魏六朝。就是我朝大清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樁公案。我們清朝的制度。不比前代。龍飛東海。建都燕京。萬水朝宗。一統天下。就這座京城地面。聚會着天下無數的人才。真個是冠蓋飛揚。車馬輻輳。與國同休的。先數近支遠派的宗室覺羅。再就是隨龍進關的滿州蒙古漢軍八旗。內務府三旗。連上那十七省的文武大小漢官。何止千門萬戶。說不盡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這都不在話下。如今單講那正黃旗漢軍有一家人家。這家姓安。是個漢軍世族舊家。這位安老爺本是弟兄兩個。大哥早年去世。止剩他一人。雙名學海。表字水心。人都稱他安二老爺。（全部人物出場各別均極用意無一率筆不獨十三妹之千迴百折始露姓名也安水心乃書中之主業經有楔子在前此處自不妨竟用正起毋庸別尋機杼中峯矗立老幹無枝不必以聲致為疑）正論他的祖上。也曾跟着太汗老佛爺征過高麗。平過察哈爾。仗着汗馬功勞。上頭掙了一個世職。進關以後。累代相傳。京官外任都做過。到了這安二老爺身上。世職襲次完結。便靠着讀書上進。所喜他天性高明。又肯留心學業。因此上見識廣有。學問超羣。二十


英雄傳
第一回圖



龍受其媒也媒之為言媒也龍將馬媒為桐卿媒為龍媒媒也龍者何辰年辰月辰日辰時……也不過
亦媒之龍媒於是乎安坐而兩之故以龍媒號之不過望他高飛遠到云云燕北閒人之欺我也或曰常解也或曰以之解千里可也

望他將來如天馬雲龍高飛遠到的意思小的時候關煞花苗都過完了五歲安老爺就叫他認字號兒寫順硃兒十三歲上就把四書五經念完開筆作文章作詩都粗粗的通順安老爺自是喜歡過了兩年正逢科考就給他送了名字接着院考竟中了個本旗批首安老爺安太太的喜歡自不必說連日忙着叫他去拜老師會同案謁官拜客諸事已畢就埋頭作起舉業的工夫來那時候公子的身量也漸漸長成出落得目秀眉清溫文儒雅只因養活得尊貴還是乳母丫鬟圍隨着服侍慢說外頭的戲館飯莊東西兩廟不肯教他混跑就連自己的大門也從不曾無故的出去站站望望偶然到親戚一家兒走走也是裡頭嬤嬤媽外頭嬤嬤爹的跟着因此上把個小爺養活得十分腼腆聽見人說句外話他都不懂再見人舉動野調些言談粗魯些他便有氣說是下流沒出息就連見個外來的生眼些的婦女也就會臊的小臉兒通紅竟比個女孩兒來得還尊重那安老爺家的日子雖比不得在先老輩手裏的寬裕也還有祖遺幾處房莊幾戶家人雖然安老爺不善經理家計仗着這位太太的操持也還可以勉強安穩度日他家的舊宅子本在後門東不壓橋地方原是祖上蒙恩賞的賜第內外也有百十間房子自從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裡因晚年好靜更兼家裡人口稀少住不了許多房間又不肯輕棄祖業倒把房子讓給遠房幾家族人來住留了兩戶家人隨同看守為的是房子既不空落那些窮苦本家人等也得省些房租他自家卻搬到墳園上去居住他家這墳園又與別家不同就在靠近西山一帶這地方叫作雙鳳村或黃或白一金一玉鳳兮鳳兮雙飛雙宿相傳說從前有人見兩隻彩鳳落在這地方山頭上有鳥圍隨因此上得了這個村名這地原是安家的老圈地到了安老爺的老太爺手裡就在這地裡踹了一塊吉地作了墳園蓋了陰陽兩宅又在東南上蓋了一座小小莊子雖然算不得大園庭那亭臺樓閣樹木山石卻也點綴結構得幽雅不俗附近又有幾座名山大剎圍着莊子都是自己的田園佃戶承種交租那安老爺的老太爺臨終遺言曾囑咐安老爺說我平生在此養靜一片心神都在這個地方將來我百年以後不但墳園立在這裡連祠堂也要立在這裡一則我們的宗祠裡本來沒有地方了二則這園子北面土山以後界牆以前正有一塊空地你就在這地方正中給我蓋起三間小小祠堂立主供奉你們既可以就近照應便是將來的子孫有命作官固好不然守着這點地方也還可以耕種讀書不至凍餓後來安老爺便謹遵父命一一的照辦此是前話不提傳到安老爺手裡這位老爺天性本就恬淡更兼功名蹭蹬未免有些意懶心灰就守定了這座莊園課子讀書自己也理理舊業又有幾家親友子弟因他的學問高深都送文章請他批評改正一天卻也沒些空閒偶然閒來不過飲酒看花消遣歲月等閒不肯進城安太太又是個勤儉當家的人每日帶了僕婦侍婢料理針線調停米鹽公子更是早晚用功指望一舉成名不干外事外頭只有幾個老成家人支應門戶又有公子的一個嬤嬤爹這人姓華名忠年紀五十歲光景一生耿直赤膽忠心不但在公子身上十分盡心就連安老爺的一應大小家事但是交給他的他無不盡心竭力一草一木都不肯糟塌真算得

奶公子裡的一個聖人。因此老爺太太格外加恩待他。不肯當一個尋常奶公子看待。這安老爺家通共算起來。內外上下。也有三二十口人。雖然算不得簪纓門第鐘鼎人家。卻倒過得親親熱熱。安安靜靜。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也算得個人生樂境了。這年正逢會試大比之年。新年下安老爺安太太把家中年事一過。便帶了公子進城。拜過宗祠。到至親本家幾處拜望了。拜望仍舊回家。匆匆的過了燈節。那太太便將安老爺下場的考籃號簾裝喫食的口袋盒子衣帽等物打點出來。安老爺一見便問說。太太你此時忙着打點這些東西作甚麼。太太說。這離三月裡也快了。拿出來看看。該洗的洗。縫的縫。添的添。置的置。早些收拾停當了。省得臨時忙亂。那安老爺拈着幾根小鬍子兒。含笑說。太太你難道還指望我去會試不成。你算我自二十歲上中舉。如今將近五十歲。考也考了三十年了。頭髮都考白了。功名有福。文字無緣。也可以不必再作此癡想。況你我如今有了玉格這個孩子。看去還可以望他成人。倒不如留我這點精神心血。用在他身上。把他成就起來。倒是正理。太太你道如何。太太還沒及答話。公子正在那裡檢點那些考具的東西。聽見老爺的話。便過來規規矩矩漫條斯理的說道。這話還得請父親斟酌。要論父親的品行學業。慢道中一個進士。就便進那座翰林院。坐那間內閣大堂。也不是甚麼難事。但是功名遲早自有一定。天生應吃的苦也要吃的。就算父親無意功名。也要把這進士中了。纔算得作完了讀書的一件大事。安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道。孩子話。那太太便在傍說道。老爺。玉格這話很是。我也是這個意思。這些話我心裡也有。就是不能像他說的這麼文謅謅的。老爺竟是依他的話。打起高興來。管他呢。中了好極了。就算是不中。再白辛苦這一盪也不要緊。也是嘗過的滋味兒罷咧。列公。這科甲功名的一途。與異路功名。卻是大不相同。這是件合天下人較學問。見經濟的勾當。從古至今。也不知牢籠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多少才學。所以這些人寗可考到老。不得這個中字。此心不死。安老爺用了半生的心血。難道果真就肯半途而廢不成。（逐一聲敘委婉曲折入情入理）原是見了這些考具。一時的牢騷話。及至聽見公子小小年紀。說了這一番大道理。心中暗暗歡喜。又恐怕小人兒高興。只得笑着說是小孩子話。及至太太又加上一番相勸。不覺得就鼓起高興來。說道。既如此。就依你們娘兒們的話。左右是家裡白坐着。再走這一盪就是了。說着看看到了三月。初間太太把老爺的衣帽鋪蓋吃食等件打點清楚。公子也忙着揀筆墨。洗硯台。包草稿紙。諸事停當。這安老爺便坐車進城。也不租小寓。就在自己家裡住下。這房子雖說有幾家本家住着。正所見沒佔。原備安老爺太太公子有事進城住的。平日自有留下的家人看守。這家人們知道老爺回家。前幾天就收拾鋪設。掃地焚香的預備停妥。到了三月初六日。太太打發公子帶了隨使家丁。跟隨老爺進城進場。出場又接着日子打發家人接送。預備酒飯。打點吃食。公子也來請安問候。都不必細說。三場已畢。這老爺出場也不回家。從場門口坐上車。便一直的回莊園來。太太公子接着。問好請安。預備酒飯。問了一番場裡光景。一時飯罷。公子收撿筆硯。便在卷袋裡找那三場的文章草稿。尋了半日。只尋不着。便來問安老爺說。文章稿子放在那裡了。等我把頭場的詩文抄出來。好預備着親友們要看。安老爺說。我三場都沒存稿子。這些事情也實在作賤了。便有人要看。也不過加上幾

信來外頭報喜的接着分頭去報如今到了這時候不見動靜大約早報完了不必再等你們就弄了這些吃的我樂得吃個河落海乾睡覺說着吃了幾杯悶酒又說了會閒話真個就到頭酣呼大睡（候榜情形描寫盡致我今讀之心怦怦）那太太同公子并內外家人不肯就睡還在那裡左盼右盼看看等到亮鐘以後無信大家也覺得是無望了又乏又困興致索然只得打點要睡上房將在關了房門忽聽得大門打得三響一片人聲報說頭二三報報安老爺中了第三名進士列公你道安老爺既中得這樣高為甚麼直到此時纔報原來填榜的規矩從第六名填起前五名叫作五魁直等把榜填完就是半夜的光景了然後倒填五魁到了填五魁的時候那場裡辦場的委員以至書吏衙役廚子火夫都許買幾斤臘燭用釘子釘的大木盤插着花在手裡輪流圍繞照耀如同白晝叫作鬧五魁那點過的臘燭拿出來送人還算一件取吉利的人情禮物因此上填到安老爺的名字已是四更天的光景那報喜的誰不想這個五魁的頭報一得了信便隨着起早下圓明園的車馬從西直門連夜飛奔而來所以到這裡還沒亮閒話休提這太太因等不見喜信正在卸妝要睡聽得外面喧嚷忙叫人開了房門出去打聽那門上的家人早把報條接了進來給老爺太太公子叩喜這一番吵吵得安老爺也醒了連忙披衣起來公子呈上報條看了滿心歡喜一時想起來自己半生辛苦黃卷青燈直到髮鬢蒼然纔了得這樁心願不覺喜極生悲倒落了幾點淚太太也覺心中頗有所感忍淚含笑勸解（喜極生悲忍淚含笑恰入情入理之事亦恰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而正不必強解之事安老如能記此景況復何責乎第四十回之長姐兒）說老爺這正該喜歡怎麼倒傷起心來呢定了一會大家纔喜逐顏開滿臉堆下笑來公子便去打點收拾手本拜帖職名以及拜見老師的贄見門包封套家人們在外邊門發喜錢緊接着就有內城各家親友看了榜先遣人來道喜把位安太太忙得頭臉也不曾也生梳洗得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之也忘了困也沒了忙忙的帶着丫鬟僕婦一面打點帽子衣服又去平兌銀兩找紅氈拿拜匣所喜都是自己平日勤謹的好處一件一件的預先弄妥還不費事安老爺看着太太忙得連袋烟也沒工夫吃便說道太太不必忙今日沒事有一天的工夫呢我後半天進城不遲歇歇再收拾罷說着自己梳洗已畢忙穿好了衣服先設了香案在天地前上香磕頭又到佛堂祠堂行過了禮然後內外家人都來叩喜這些情節都不必細講安老爺一面料理了些自己隨手用的東西便催着早些吃飯吃飯中間公子便說雖然多辛苦了幾次如今卻高高的中了個第三可謂上天不負苦心文章自有定論將來殿試那一甲一名也不敢必也中個第三就好了安老爺說道這又是孩子話了那一甲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俗們旗人是沒分的（為第三十六回作翻身仰射之勢此在下未充讀卷大臣以前舊事也自同治乙丑經在下面奏例無明文遂不拘此）也不是旗人必不配點那狀元榜眼探花本朝的定例覺得旗人可以吃錢糧可以考繙譯可以挑侍衛官途比漢人寬些所以把這一甲三名留給天下的讀書人大家已結去這是本朝珍重名器培植人材的意思況且探花兩個字你可知道他怎麼講那狀元自然要選一個才貌品學四項兼備的不用講了就是探花也須得個美少年去配他（早為龍媒背面傳粉）為的是瓊林宴的這一天叫他去折取杏花大家簪在頭上作一段瓊林佳話這是唐代的故事你看我雖然不至於老邁不堪也是望五的人了世上那

有這樣白頭蹀躞的探花。豈不被杏花笑人。果然那樣。那不叫作探花。倒叫作笑話兒了。公子道。便不得探花。翰林也是穩的。老爺說。那又不然。在常情論。那名心重的。自然想點個翰林院的庶常。利心重的。自然想作個榜下知縣。有才氣的。自然想用分部主事。到了中書。就不大有人想了。歸班更不必講。我的見識。却與人不同。我第一怕的是知縣。不拿出天良來作。我心裡過不去。沈痛拿出天良來作。世路上行不去。那一條路兒。可斷斷走不得。至於那入金馬登玉堂。是少年朋友的事業。我過了景了。就便用個部屬。作呢還作得來。但是這個年紀。還鑽桶兒裡拔着一把子鬍子。滿道四處去找堂官。也就露着無趣。我倒想用個冰冷中書。三年分內外用。難道我還就外用不成。那時一紙呈兒。挂冠林下。倒是一樁樂事。不然。索性歸了班。十年後纔選得着。且不問這十年後如何。就這十年裡。我便課子讀書。成就出一個兒子來。也算不虛度此生了。公子自是不敢答言。安太太聽了。說道。老爺也忒慮得遠。我只說萬事都是盡人事聽天命。自有個一定。玩公子神情太太語氣老爺所言不獨太太不甚以為然即公子亦未遽許可也老爺說。太太這話。却倒不錯。說話間。一時吃罷了飯。便有幾家拜從看文章的門生學生。趕來道喜。人來人往。應酬了一番。那天就不早了。安老爺纔得進城。到了住宅。早有部裡長班送信。告知老爺中在第幾房。并房師的官銜姓名科分住處。從次日起便去拜房師。拜座師。謁前輩。會同年。會同門。公請老師。赴老師請。刻齒錄。刻硃卷。那房師座師見了。都說一見你這本卷子。便知為老手宿儒。晚成大器。如今果然。可見文有定評。說着十分嘆賞。這安老爺一連忙了數日。不曾得閒。直等謝恩領宴諸事完畢。纔得略略安靜。五十歲的老頭兒。也得伏案埋頭。作起楷來。轉眼覆試朝考已過。緊接着殿試。那老爺的策文。雖比不得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却頗頗的有些經濟議論。與那抄策料填對句的不同。那些同年見了。都道定入高選。怎奈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凡那些送字樣子。送詩篇兒。這些門路。都不曉得去作。自己又年屆五旬。那殿試卷子作的。雖然議論恢宏。寫的却不能精神飽滿。因此上點了一個三甲。及至引見。到了老爺這排。奏完履歷。聖人望下一看。見他正是服官政的年紀。臉上一團正氣。胸中自然是一片至誠。這要作一個地方官。斷無不愛惜民命的理。就在排單裡安學海三個字頭上。點了一個硃點。用了榜下知縣。少時引見一散。傳下這旨意來。安老爺一聽。心裡說道。完了。正是我怕走的一條路。恰恰的走到這條路上來。登時倒抽了一口氣。涼了半截。心裡的那番懊惱。不但後悔此番不該會試。一直悔到當年不該讀書。在人群兒裡。險些兒不曾哭了出來。便有一班少年新進。湊來攜手作賀。有的說班生此去何異登仙。此等不入耳之談實是難受又有的說當年是擁書權拜小諸侯。而今真個百里侯矣。又有一班外行朋友。說是這榜下即用是老虎班。一到就補好缺的。又有的說在京的和尚出外的官。這就得了。一面就答訕着薦幕友薦長隨落後還是幾位老師。認真關切。走來問道。外用了不必介意。文章政事。都是報國。況這宦途如海。那有一定的。且回去歇歇再談罷。這老爺也只得一一的應酬一番。又有那些拜從看文章的門生。跟着送引見。見老爺走了這途。轉覺得依依不捨。安老爺從上頭下來。應酬了大家幾句回到下處。吃了點東西。向應到的幾處。勉強轉了一轉。便回莊園上來。那時早有報子報知家人們。聽見老爺得了外任。個個喜出望外。只有[illegible]一時且不好安慰。倒提着精神。談了些沒要緊的閒話。老爺也強





子時香。乞白齋。求籤許愿。鬧得寢食不安。連公子的學業功課也因侍奉湯藥漸漸的荒廢下來。直到秋盡冬初。安老爺纔得病退身安。退居如舊。欲安老爺的心裡早就打了個再不出山的主意了。怎奈那些關切一邊的師友親戚骨肉都以天恩祖德報國勤民的大義勸勉老爺。又是位循規蹈矩聽天任命。不肯苟且的人。只得呈報銷假投供。可巧正遇着河南高家堰一帶黃河決口。俗語說倒了高家堰。淮揚不見面。這一個水災也不知傷了多少民田民命。地方大吏飛章入奏。請帑并請揀發知縣十二員到工差遣委用。這一下子又把這老爺打在候補候選的裡頭挑上了。列公。安老爺這樣一個有經濟有學問的人。難道連一個知縣作不來。何至於就愁病交加到這步田地。有個原故。只因這老爺的天性恬淡。見識高明。廣讀詩書。閱盡世態。見世上那些州縣官兒不知感化民風。不知愛惜民命。講得是走動聲氣。好弄銀錢。巴結上司。好謀升轉。甚麼叫錢穀刑名。一槩委之幕友官親家丁書吏。不去過問。且圖一個旗鑼傘扇的豪華。酒肉牌攤的樂事。就使有等稍知自愛的。又苦於眾人皆醉。不容一人獨醒。（有慨乎其言之）得了百姓的心。又不能合上司的式。動輙不是給他加上個難膺民社。就是給他加上個不甚相宜。輕輕的就端掉了。依然有始無終。求榮反辱。因此上自己一中進士。就把這知縣看作了一個畏途。如今索性挑了個河工。這河工更是個有名的虛報工段。侵冒錢糧。逢迎奔走。吃喝攬擾的地方。比地方官尤其難作。自己一想。可見宦海無定。食路有方。天命早已安排在那裡了。倒不如聽命由天的闖着作去。或者就這條路上立起一番事業。上不負國恩。下不負所學。也不見得。老爺存了這個念頭。倒打起精神。次第的過堂引見拜客辭行。一切瑣屑事情都已完畢。纔回到莊園。略歇息了歇息。便有那些家人回說欽限緊急。請示商量怎的起行。那些家人也有說該坐長船的。也有說該走旱路的。也有說行李另走的。也有說家眷同行的。安老爺說。你們大家且不必議論紛紛。我早有了一個牢不可破的主見在此。這正是得意人逢失意事。一番歡喜一番愁。要知那安老爺此番起行赴官怎的個主見。下回書交代。

第二回

沐皇恩特授河工令　忤大寃蒙陷縣監牢

這回書緊接前回。講的是那安老爺揀發了河工知縣。把外面的公私料理應酬已畢。便在家打點起上路的事來。這日飯罷無事。想要先把家務交代一番。因傳進了家中幾個中用些的家人。內中也有積伶些的。也有糊塗些的。誰不想獻個殷勤。討老爺喜歡。好圖一個門印的重用。那知老爺早打了個催來回車的主意。便開口先望着太太說道。太太。如今咱們要作外任了。我想我此番到外任去。慢講補缺的話。就是候補知縣也不知天准我作。不准我作。還不知我准我作。不准我作。說到這裡。大家就怔了一怔。太太只得答應了一聲。又聽老爺往下說道。我的怕作外官。太太是知道的。此番偏偏的走了這條路。在官場上講。寔在是天恩。我有個不感激報効的嗎。但是我的素性是個拘泥人。不喜繁華。不善應酬。到了經手錢糧的事。我更怕。如今到外頭去作官。自然非家居可比。也得學些圓通。但那圓通得來的地方。好說到了圓通不來。我還只得是笨作。行得去。行不去。我可就不知道了。（紙得盡其在己此公實獲我心）所以我的主意打算暫且不帶家眷。我一個人帶上幾個家人輕

騎減從的先去看看光景。如果處得下去。到了明秋我再打發人來接家眷。不遲。家裡的事。向來我就不大管。都是太太操心。不用我囑咐。我的盤纏。現有的儘可敷衍。也不用打算。我所慮者家裡雖有兩個可靠的家人。實在懂事的少。玉格又年輕。萬一有個緊要些的事兒。以至寄家信帶東西這些事情。我都托了烏明阿烏老大了。他雖合咱們滿洲漢軍隔旗。却是我第一個得意門生。他待我也實在親熱。那個人將來不可限量。太太白看着。幾天兒就上去了。我起身後他必常來。來時太太總見見他。玉格也可以合他時常親近。那是個正經人。此外第一件心事。明年八月鄉試。玉格務必教他去觀觀場。因向公子說。你的文章我已經託莫友士先生合吳侍郎給你就閱。可按期取了題目來作了。分頭送去。公子一一答應。說到這裡。太太纔要說話。只見老爺又說道。哦。還有件事。前日我在上頭遇見咱們旗的卜德成卜三爺。明明不得成這樣名字長姐兒聽見定當啐他兩口勸他學張姑娘把那個卜字兒胡擄去了纔好。趕着給玉格提親。太太聽見有人給公子提親。連忙問道。說的是誰家。老爺道。太太不必忙着問這門親不好作。大約太太也未必願意。他說的是隆府上的姑娘。你算我家雖不是查不出號兒來的人家。現在通共就是我這樣一個七品大員。無端的去合這等闊人家兒去作親家。已經不必。況且我打聽得姑娘脾氣驕縱。相貌也狠平常。我走後。儻然他再托人說。就回復說我沒留下話就是了。至於玉格今年纔十七歲。第三十九回鄧翁傳言歲在丙午學海官淮上蓋是年為雍正四年玉格若生甲午則是年十三歲若生壬午則是年二十五歲均非十七歲也此言才十七歲則生於庚寅而非屬馬矣想傳偶未檢雖然小說家言正不必以漢書繩之這事也還不忙。我的意思。總等他進一步功名成就。纔給他提親呢。太太說。這家子聽了去。敢是不大合式。拿我們這麼一個好孩子。再要中了。也不怕沒那富室豪門。找上門來。只怕兩三家子趕着提來。還定不得呢。老爺說。倒也不在乎富室豪門。只要得個相貌端正。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他是南山裡北邨裡都使得。裁縫滅盡蔵纔遂安公之言已是正伏後文那太太一駁亦是反挑後文然在此時讀者但見其閒論而已故自無蹟可尋太太說。據老爺說的。真個的我們孩子怎麼了。就要個南山裡北邨裡的。這時候且說不到這些事。倒是老爺纔說的一個人兒先去的話。還得商量商量。老爺雖說是能吃苦。也五十歲的人了。況且又是一場大病纔好。平日這幾個丫頭們服侍。老婆子們伺候。我還怕他們不能週到。都得我自己調停。如今就靠這幾個小子們。如何使得呢。再說萬一得了缺。或者署事。有了衙門。老爺難道天天在家不成。別的慢講。這顆印是個要緊的。衙門裡要不分出個內外來。斷乎使不得。老爺白想想。老爺說。何嘗不是呢。我也不是沒想到這裡。但是玉格此番鄉試。是斷不能不留京的。既留下他。不能不留下太太照管他。這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可有甚麼法兒呢。那公子在一傍。正因父親無法不起身赴官。自己無法不留京鄉試。父子的一番離別。心裡十分難過。就以父親的身子年紀。講沿路的風霜。異鄉水土。沒個着己的人照料。也真不放心。如今又聽父母的這番為難。是因自己起見。他便說道。我有一句糊塗話。不敢說。只怕父母不准。據我的糊塗見識。請父母只管同去。把我留在家裡。是爺太太還沒等說完。齊說道。那如何使得。公子說。請聽我回明白了。要講應酬世務。料理當家。我自然不中用。但我向來的膽兒小。不出頭。受父母的教導。不敢胡行亂走的這層。還可以自信。至於外邊的事。現在已經安頓妥當了。家裡再留下兩個中用些家人。支應門戶。我不過查[illegible]去也不過半年多的光景。一舉兩得。不知可使得使不得。太太聽

天生不能兩全的事譬如咱門早在外任如今從外任打發他進京鄉試難道我合太太還能跟着他不成況且他也這樣大了歷練歷練也好他既有這志向只好就照他這話說定了罷太太想着怎樣那太太聽了自然是左右為難但事到其間實在無法便向老爺說道老爺見的自然不錯就這樣定規了罷但是老爺前日不是說帶了華忠去的麽如今既是這樣說定了把華忠給王格留下那個老頭子也勤謹也嘴碎跟着他裡裡外外的又放一點兒心老爺連說有理我要帶了華忠同去原為他張羅張羅我的洗洗汕汕這些零星事情看個屋子如今把他留下就該派戴勤去也便得戴勤手裡的事有宋官兒也照過來了當日計議已定便連日的派定家人收拾行李安老爺一面又把自己從前拜從過一位業師跟前的世弟兄程師爺請來留在家中照料公子溫習舉業幫着支應外客那程師爺單名一個式字他也有個兒子名叫程代弼雖不能文卻寫得一筆好字便求安老爺帶去不計修金幫着寫寫來往書信外邊去的是門上家人晉升戴神家人葉通料理家務家人梁材還有戴勤并華忠的兒子隨緣兒大小跟班的三四個人外薦長隨兩三個人以至廚子火夫人等內裡帶的是晉升家的梁材家的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這隨緣兒媳婦是戴勤的女孩兒并其餘的婆子了一共有二十餘人老爺一輛太平車太太一輛河南棚車其餘家人都是半裝半坐的大車諸事安排已畢這老爺太太辭過親友拜別祠堂便擇了個長行吉日帶領裡外一行人等起身南下

這日公子送到普濟堂老爺便不教往下再送當下爺兒娘們依依不捨公子只是垂淚太太也是千叮萬囑沾眼抹淚的說個不了老爺便忍着淚說道幾天離別轉眼便得聚會何必如此說着又囑咐了公子幾句安靜度日奮勉讀書的話竟自合太太各各上車去了公子送了老爺太太動身眼望着那車去得遠了還在那裡獃獃的呆望那老爺太太在車上也不由得幾次的回頭遠望只是戀戀不捨這正是古人說的世上傷心無限事最難死別與生離這公子一直等一行車輛人馬都已走了又讓那些送行的親友先行然後纔帶華忠並一應家人回到莊園真個的他就一納頭的杜門不出每日攻書按期作文起來這且不表且說那安老爺同了家眷自普濟堂長行當日住了常新店沿路無非是曉行夜住渴飲饑餐則一日到了王家營子渡不過黃河便到南河河道總督駐劄的所在正是淮安地方早有本地長班預先給找下公館沿河接見上下一行人便搬運行李暫在公館住下安老爺草草的安頓已畢便去拜過首縣山陽縣各廳同寅見過府道然後纔上院投遞手本稟到稟見那河台本是個從河工佐雜微員出身（久仰久仰）靠那逢迎鑽幹的上頭弄了幾個錢卻又把皇上家的有用錢糧作了他致送當道的進身獻納（當道為誰第三十九回所稱閉門不納鳴鼓而攻也）不上幾年就巴結到河工道員又加他在工多年講到那些裏頭挑壩下埽加隈的工程怎樣購料怎樣作工怎樣省事怎樣賺錢那一件也瞞他不過因此上歷署兩河事務就得了南河河道總督待人傲慢驕奢居心歧刻陰險那時同安老爺一班兒揀發的十二人早有一大半各自找了門路要了書信先趕到河工為的是好搶着鑽營個差委及至安老爺到來投遞了手本河台看了便覺他怠慢來遲又見京中不曾有一個當道大老寫信前來托照應他便疑心安老爺仗着是個世家旗人有心傲

上隨吩咐說教他等見官的日子隨衆參見安老爺是坦白正路人那裡留心這些事一般也隨衆打點些京裡的土儀給河台送去及至送到院上巡捕傳了進去交給門上那門上家人看了看禮單見上面寫着不過是些京靴縐紬杏仁冬菜等件使向巡捕官發話道這個官兒來得古怪呀你在這院上當巡捕也不是一年咧大凡到工的官兒們送禮誰不是綵繡呢羽綢緞皮張還有玉玩金器朝珠洋表的怎麽這位爺送起這個來了他還是河員送禮還是看墳的打抽豐來了這不是攪嗎沒法兒也得給他回上去說着回了進去又從中說了些攛怠話那河台心裡更覺得是安老爺瞧他不起又加上了三分不受用當時吩咐出來說大人向不收禮這樣的費心費事教安太爺留着送人罷次日正是見官日子安老爺也隨衆投了手本少時傳見那河台先算定了安老爺是個不通世路沒有能幹的人及至見面遞上履歷纔知這老爺是由進士出身又見他舉止安詳言詞慷慨心裡說這人既如此通達諳練豈有連個送禮的輕重過節兒他也不明白的理（論眼力原自不差）這分明看我是佐雜出身他自己又是兩榜輕慢我的意思倒得先拿他一拿因又動了個忌才之意淡淡的問了幾句話就起身讓走送出來了那安老爺也只道新官見面之常不過如此也不在意從此就在淮安地方候補聽差除了三八上院朔望行香倒也落得安閒無事安老爺本是個雅量遇着那些同寅宴會卻也去走走但是一有了歌兒舞女再遇見打牌搖攤可就弄不來了久之那些同寅也覺得他一人向隅滿座不歡漸漸的就有些聲氣不通起來這且不在話下卻說河台一日接得邳州稟報稟稱邳州管河州判病故出缺這缺本是個工段最簡的冷靜地方又恰巧輪到安老爺署事到班便下劄懸牌委了安老爺前往署事安老爺接了委牌稟辭出來又到府裡稟辭淮安府見面先談了幾句官話便問吾兄你請定了幕中的朋友了沒有（本府薦幕友）安老爺說卑職到此不久人地生疎正要合大人討人呢知府說狠好那前任請的朋友錢公就狠妥當你就請他蟬聯下去罷說着從靴掖兒裡掏出一個名條安老爺連忙的接過來見上面寫着錢如甫三個字當下收了這天便是山陽縣請吃晚飯飲酒中間安老爺也請教了一番到工如何辦事的話那首縣便說辦工首在得人（首縣薦家人）兄弟這裡卻有一個千妥萬當的人他從前就在邳州衙門如今在兄弟這裡人浮於事實在用不開二哥你帶了他去大可助你一臂之力說着便叫了那人來叩見安老爺一看見那人生得大鼻子高顴骨一雙鼠眼幾根黃鬚看去就不像個安分之徒因是首縣薦的便先問了問他的姓名那人回稱姓霍名叫士端那首縣便道明日就到安太老爺公館伺候去罷那人謝了一謝便退下去一時酒散安老爺次日便拜客辭行帶了家眷奔邳州而來於路無話到了那裡自有一班的書吏衙役迎接并那到任堂規以至同城官員如何接風宴會都不必煩瑣安老爺到任後所喜工輕政簡公事無多老夫妻二人就照平日在家一般的過起勤儉日子來心中只是記掛着公子所喜接得幾封家信知道家中安靜公子照常讀書也就無可惦念了一日安老爺接着邳州直河巡檢的稟報報稱沿河碎石坦坡一段被水沖刷土岸蟄陷稟請興修安老爺接了稟帖親自帶了工書人等到工查看不過有十來丈工程偶因木樁脫落以致碎石倒塌散漫卻都不曾冲去儘可撈用

你大約沒聽清楚等我自己問去罷說着便起身來到書房那師爺聽得東家過來了連忙換上了帽子作揖迎接腳底下可還是兩隻鞋送茶讓坐已畢老爺就問起這句話來只見那師爺咬文嚼字的說道規矩是這等的要東家批定了報多少錢糧晚生纔好照着那錢糧的數目核算工料的（奇文）老爺說那丈尺是勘明白了既有了丈尺自然是核着丈尺算工料核着工料算錢糧怎麼倒先定錢糧數目呢況且叫我批定又怎樣個約略核計多少呢譬如就照前日現勘的丈尺據先生你看應用多少錢糧那師爺說要照現勘的丈尺多也不過百十金罷了老爺說可又來就着這數目據實報出去就是了那師爺連連搖頭說這是作不來的老爺便問這又怎麼講呢那師爺道承東家不棄請晚生在這衙門帮辦公事可不敢不傾心吐膽的奉告我們這些河工衙門這據實兩個字用不着行不去的哪即如東家從北京到此盤費日用府上衙門內外上下那一處不是用錢的況且京中各當道大老合本省的層層上司以致同寅相好都要應酬的到也不容易這也在東家自己晚生也不敢冒昧多說但是就我們這衙門講晚生是有也可沒有也可倒也不計較只這內而門印跟班以至廚子火夫外而六房三班以至散役那一個不是指望着開個口子弄些工程吃飯的比猶其小焉者也再加一個工程出來府裏要帶道裏要費到了院費更是個大宗這以後委員勘工要費收工要費以至將來的科費部費層層面面那裏不要若干的錢東家是位高明不過的請想想可是據實兩個字行得去的老爺聽了這話心下一想要是這樣的顧法這豈不是拿着國家有用的帑項錢糧來供大家的養家肥己胡作非為麼這我可就有點子弄不來了因向那師爺說道據先生你講起來這外費是沒法的了至於我家的家人斷乎不必我的這層更不消提起那師爺見不是路果然不顧意但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無法只得含含糊糊的核子二三百金的錢糧報了出去從此衙門內外人人抱怨不說老爺清廉倒道老爺歛氣都盼老爺高升說再要作下去大家可就都札上口袋嘴兒了且不說眾人的七言八語卻說一日忽然院上發下了一角公文老爺拆開一看原來是自己調署了高堰外河通判老爺看畢正在心裏納悶說我到這裏不久又調署了高堰這是何意早見那長隨霍士端興匆匆的走上來道喜說這實在是件想不到的事這缺要算一個美缺差不多的求也求不到手如今調署了老爺這是上頭看承得老爺重再不然就是老爺京裏的有甚麼硬人情兒到了這番調動老爺可必得像模像樣答上頭的情纔使得呢老爺便說我也不過是盡心竭力事事從實慎重皇上家的錢糧愛惜小民的性命就是答了上司的情了難道還有個甚麼別的法子不成霍士端說這個全不在此只這眼前便有一個機會小的正要回老爺這下月便是河臺的正壽可不知老爺打算怎麼樣個行法老爺道那早已辦妥當了我上次在淮安首縣就說過每人備銀五十兩公辦壽屏壽禮我已經交給首縣了霍士端笑道難道老爺打算這樣就完了不成老爺說依你還要怎樣呢霍士端回說小的可敢說怎麼樣呢不過是老爺待小的的恩重見不到就罷了既見到了要不拿出血心來提補老爺那小的就喪盡天良了就小的知道的說那淮徐道是綢緞紗羅淮揚道辦的秀氣是四方硯臺外面看看是一色的紫檀匣子盛着端石硯臺

裏面却用赤金鑄成再用漆罩上一層這分禮可就不菲淮海道是一串珍珠手串八兩遼參河庫道辦的更巧是專人到大人原籍置一頃地把莊頭佃戶兒給本宅的少爺却把契紙裝了一個小匣兒帶到院上當面送的就是那二十四廳也各有各的路數各有各的巧妙老爺如今就這五十兩公分如何下得去何況老爺現在調署這樣一個美缺呢老爺說這可就罷了我了慢說我沒有這樣家當便有我也不肯這樣作法霍士端說這事老爺有甚麼不肯的這是有去有來的買賣不過拿國家庫裏錢搗庫裏的眼弄得好巧了還是個對合子的利兒呢不然的時候可惜這樣個好缺只怕咱們站不穩老爺聽到這裏便說你不必多講了去罷去罷那霍士端看這光景料是說不進去便赳赳的退了下來另作他自己的打算去了話休絮煩安老爺自從接了調署的劄文便一面打發家眷到高堰通判衙門任所自己一面打點上院謝委就便拜河臺的大壽不日到了淮安正遇河臺壽期將近預先擺酒唱戲公請那些個河員眾人的禮物都是你賭我賽不亞如那臨潼鬬寶一般獨安老爺除了五十兩公分之外就是磕了三個頭吃了一椀麵便匆匆的謝委稟辭上任而去不到一日到了新任只見那裏人烟輻輳地道繁華便是衙門的氣概吏役的整齊也與那冷清清的邳州小衙門不同更兼工段綿長錢糧浩大公事紛繁一連幾日接交代點垛料核庫冊又加上安頓家眷把個安老爺忙得茶飯無心坐臥不定這纔料理清楚列公你道那河臺既是合安老爺那算不合式安老爺又是個古板的人在他跟前沒有一毫的趨奉此外又不曾有個致意托情的他忽然把安老爺調了這樣一個美缺到底是個甚麼意思列公有所不知這從中有個原故那高堰外河地方正是高家堰的下游受水的地方這前任的通判官兒又是個精明鬼兒他見上次高家堰開了口子之後雖然趕緊的合了龍這下游一帶的工程都是偷工減料作的斷靠不住他好容易耗過了三月桃汛吃是吃飽了擄是擄夠了算沒他的事了想着趁這個當兒躲一躲另找個把穩道兒走走因此謀了一個留省銷算的差使倒讓出缺來給別人署事那河台本是河工上的一個虫兒他有甚麼不懂的只是收了人家的厚禮不能不應着了看這個立刻出亂子的地方若另委別人誰也都給過個三千二千一千八百的怎好意思呢沒法兒可就想起安老爺來了偏着了看收禮的帳輕重不等大家都格外有些盡心獨安老爺只有壽屏上一個空名字他已是十分着惱又見這安老爺的才情見識遠出自己之上可就用着他當日說的那個拿他一拿的主意了想着如此把他一調既壓一壓外邊口舌他果然經歷伏汛保得無事倒好保他一保不怕他不格外盡心儻然他辦不來索性把他參了他也沒的可說因此上纔有這番調署那安老爺睡着夢裏也算不到此不想皇天不佑好心人偏是安老爺到任之後正是春盡夏初長水的時候那洪澤湖連日連夜長水高家堰口子又冲開一百餘丈那水直奔了高家堰外河下游而來不但兩岸冲刷連那民間的田園房舍都冲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那安插難民自有一班兒地方官料理這段大工正是安老爺的責成一面集夫購料一面通禀勸帑興修那院上批將下來批得是高堰下游工段經前任河員修理完固歷經桃汛無虞該署員到任正應先事預防設法保護乃偶遇水勢稍長即至漫決冲刷實[illegible]大干未便安老爺接着看了便笑了一笑向太太說道這是外官必有之事況這





穊了俗語說的屋漏更遭連夜雨船行又遇打頭風偏偏從工完這日下雨起一連傾盆價的下了半個月的大雨又加着四川湖北一帶江水暴漲那水勢建瓴而下沿河陡漲七八九尺丈餘水勢不等那查收的委員又是合安老爺不大聯絡的約估着那查費也未必出手便不肯刻日到工查收這個當兒越耗雨越不住雨越不住水越加長又從別人的上段工上開了個小口子那水直串到本工的上泊岸裏刷成了浪窩子把個不曾奏憲查收的新工排山也似價坍了下來安老爺急得目瞪口呆只得連夜稟報那河臺一見大怒便批道是甫作新工尚未驗收遽致倒塌其為草率偷減可知仰即候參一面委員摘印接署一面委員提安老爺到淮安候審那委員取出文書給安老爺看見那奏稿上參的是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安老爺的頂子本是摘的去的了國家的王法不敢不領立刻就是兩個官役看了起來幸而安老爺是個讀書明理閱歷通達的人毫無一點怨天尤人光景但說鄰省水漲洪澤湖倒灌上段口岸冲決我可有甚麼法子呢斷不敢說寃枉總是我安學海無學無能不通庶務讀書一場落得這步田地辜負天恩祖德再無可說了只是安太太那裏經過這些事情只嚇得他體似篩糠淚流滿面老爺說太太事已至此怕也無益哭也無用我走後你急急的也到淮安找幾間房子住下再慢慢的商量個道理話休絮煩那安老爺同了委員起程太太也在那衙門住不住了便連夜的歸着行李拖泥帶水的也奔淮安而來安老爺到淮投到本沒有甚麼可問的情節便交在山陽縣衙門收管追取賠修銀兩還虧那山陽縣因他是個清官又是官犯不曾下在監裏就安頓在監門裏一個土地祠居住那太太到了淮安還那裏找甚麼公館去暫且在東關飯店安身那時幕友是走了長隨是散了便有幾個孤身跟班的養活不開也薦出去了只剩下程代弼程相公并晉升梁材戴勤隨緣兒幾個家人并幾個僕婦丫鬟無處可去可憐安老爺從上年冬裏出任外官算到如今不過半年光景便作了一場黃粱大夢這正是世事茫茫如大海人生何處不風波要知那安老爺夫妻此後怎的個歸着下回書交代

第三回

三千里孝子走風塵　一封書義僕托幼主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老爺因本管的河工兩次決口那河道總督平日又合他不對便借此參了一本革職拿問帶罪賠修將安老爺下在山陽縣縣監雖說是安頓在土地祠不至受苦那廟裡通共兩間小房子安老爺住了裡間外間白日見客晚間家人們打舖旁邊的一間小灰棚只可以作作飯菜頓頓茶水安太太租了幾間飯店暫且安身幸而是個另院還分得出個內外只是那賠修的官項計須五千餘金後任工員催逼得又緊老爺兩袖清風一時那裡交得上沒奈何只得寫了家信打發梁材進京將房地田園折變且喜平日看文章這些學生裡頭頗有幾個起來的也只得分頭寫信托他們張羅好拼湊着交這賠項一面就在家信裡諭知公子無論中與不中不必出京且等着此地官項交完或是開復原官或是如何再作道理梁材候老爺的信寫完封妥收拾了當即便起身那老爺太太自有一番的囑咐不表列公你看拿着安老爺這樣一個厚道長者辛苦半生好容易中得一個進士轉弄到這個地步難道果真是皇天不佑好心人不成斷無此理大抵

那運氣循還自有個消長盈虛的定數就是天也是給氣運使喚着定數所關天也無從為力照這樣講起來豈不是好人也不得好報惡人也不得好報天下人都不必苦苦的作好人了這又不然在那等傷天害理的一納頭的作了去便叫作自作孽不可活那是一定無可救藥的了果然有些善根再知悔過這人力定可以回天便教作天作孽猶可違何況安老爺這位忠厚長者呢看不得他飛的不高跌的不重須知他苦的不盡甜的不來這是一再說（先論後序即以為作提勢勒可愛）安老爺若榜下不用知縣不得到河工不至於獲罪不至獲罪安公子不得上路安公子不上路華蒼頭不必隨行華蒼頭不隨行不至途中患病華蒼頭不患病安公子不得落難安公子不落難好端端家裡坐着可就成不了這番英雄兒女的情節天理人情的說部列公卻莫怪說書的嘵舌閑話休提卻說那河台一面委員摘去安老爺的印信一面拜發摺子由馬上飛遞而來不過五六天就得見面當朝聖人愛民如子一見河水沖決民田受害龍顏大怒便照摺一道旨意將安學海革職拿問帶罪賠修這個旨意從內閣抄了出來幾天兒工夫就上了京報那報房裡便挨門送看起來安公子雖是閉門讀書不聞外事早有那些關切些的親友得了信遣人前來探聽也有說白來看看的也有說打聽任上一向有無家信的卻都不肯明說這日有向來拜從安老爺看文章的一位梅公子也是個世家前來看望見了安公子便問老師這一向有信麼安公子說便是許久沒接着老人家的諭帖了梅公子又問說也沒聽見甚麼別的事呀安公子見他問的奇怪連忙答說無所聞這話從何而起梅公子道昨日聽見個朋友講起說老師在河工上有個小小的罣誤卻也不知其詳（吞吐其詞口吻逼真）要是吏部認得人何不托人打聽打聽見了原奏就可知道詳細了安公子聽說驚疑不定要着人到烏宅打聽偏偏的烏大爺新近得了閣學欽差浙江查辦事件去了（伏一筆甚便了無痕迹）別處只怕打聽得不確轉致誤事當下那程師爺在坐便說道吏部有我個同鄉正在功司等我去找他問問就便托他抄個原奏的底子來看看就放心了說着連忙起身進城去打聽隨後梅公子也就告辭安公子只得熱鍋上螞蟻一般一夜也不曾好生得睡直到次日晌午那程師爺纔趕回來一見公子便說事體卻不小幸喜還不礙說着懷裡把那鈔來的原奏掏出來遞給公子閱看只見上面的出語寫的是請旨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俟該叅員果否能於限內照數賠繳如式修齊再行奏聞請旨公子看完那程師爺又說道據部裡說只要銀子賠完工程報竣還可以送部引見照這案情大約沒有個不開復的只不曉得老爺任所打算得出許多銀子來不能公子道老人家帶的盤纏本就無多自己又是一文不要的縱然有幾兩養廉這幾個月的日用兩三番的調任大約也用完了任上一時那裡弄得出五六千銀子來家中又別無存項偏烏克齋又上了浙江（再描一筆）如果他在京大約弄個兩三千金還容易這便如何是好說着便急得淚流不止程師爺連忙說世兄你且不要煩惱等咱們大家慢慢計議出個道理來公子說我的方寸已亂斷無道理可計議了那時安老爺留在家中照料家務的還有個老家人姓張名叫進寶原是累代陳人年紀有七十餘歲他見公子十分的着急便同華忠從旁說道我的小爺你別着急儻然你要急出個好共歹來我們作奴才的可就吃不住了如今有個商

裡却有幾兩銀子何家知道他常放個三頭五百的賬老爺常到他廟裡下棋閑談合他認得奴才們也常見如今就找他去那和尚可是個貪利的大約合他空口說白話也不得行我們圍着莊子的這幾塊地年終不是有二百多銀子租子嗎就把這個對給他合他說明白了按月計利不論年分銀到歸贖合他借多少是多少下餘的再想法子必得這樣那銀子纔打算得快我們小爺是不懂這些事情的程師老爺你老白替想想怎麽樣那師老爺說道豈但白替想想我承老爺的相待我們又從幼就在一處同親弟兄一樣如今托我在家照料我雖不能為力難道連一句話也不肯說不成慢講照這樣辦法沒有差錯就便有些差錯老爺日後要怪就算你我一同商量的都使得那銀子有處寄去狠好儻然沒有妥便就是我走一盪也使得那張老頭兒說道怎麽驚動起師老爺來了你老人家別看我這七十來歲的老頭子托我們老爺的福也還把結着跑的動何況是報答主兒呢華忠聽了便插嘴道老大爺你老人家算了罷那可不是話你要去在你老人家可算得忠心報主咧不是我說句忌嗎兒的話這個年紀儻然經不得辛苦有點兒頭疼腦熱可不誤了大事了嗎你老人家弄妥當了還是我跑罷（華忠替張進寶慮而絕不自慮為人謀而忠者類然吁嗟忠兮實稱其名兮作者早為莊平上站客店患病伏脉）那張進寶道你更離不得了你去了這位小爺出來進去的交給誰呀兩個撅老頭子你一言我一語推個不了却都為主人的事公子怔了半天說道你們先不必爭吵先打算銀子去要緊有了銀子我自己去我已經想了半天了你們想老爺老爺這番光景太太不知急的怎麽個樣兒再加上惦記着我二位老人家心裡更不知怎麽難過不如我去見見倒得放心如果有了銀子就是嬤嬤爹跟我去至多再帶上一個人咱們明日就起身程師爺笑道世兄你可是不知世務之難了那銀子借得成否還不得知就便可成還有許多應商的事如何就定得明日起身呢況且老翁把你留京深望你這番鄉試一舉成名如今場期將近丟下出京儻然到那裡老人家的公事已有頭緒了恐怕倒大不是老人家的意思公子說道不見得我這一進場就中滿算着中了老人家弄到如此光景我還要這舉人何用程師爺道這是你的孝思不匱原該如此但此刻正是沿途大水車斷走不得你難道還能騎長行牲口去不成此事還得斟酌那張進寶華忠二人也是辛苦的相攔怎奈公子主意已定說你們大家都不用說了再說我就真急了華奶公見公子發急只得哄他說道且等借了銀子來偺們慢慢再講去的話因向程師爺說師老爺不知道我們這位小爺只管像個女孩兒似的馬上可巴圖魯從小兒就愛馬老爺也常教他騎就是劣蹶些兒的馬也騎得住真要去那常行牲口倒不必愁說着又道今日回師傅索與別作那文章了罷咱們回來帶着小么兒們在這園子週圍散誕散誕程師爺道正是不要過於那個暢一暢罷公子口裡答應着只是發怔說話間外邊拿進兩個職名來一個上寫着管曰枌一個上寫着何之潤原來那管曰枌號叫子金是個舉人何之潤號叫麥舟由拔貢用了小京官已經得了主事都是安老爺造就出來的學生也因曉得了安老爺的信息齊來安慰公子公子看了職名即刻叫請二人進來安慰了一番公子也把方纔的話一一的告訴二人那管子金便先說道不想到老師如此的不順我們已寫了知單去知會各同膓的朋友多少大家

集個成數出來但恐太倉一粟無濟於事這裡另備了百金是兄弟的老人家同何老伯的何之潤接着也說道偏是這個當兒烏克齋不在家（又復一筆）昨日老人家已經懇切寫了一封信由提塘給他發了去了他在外面登高而呼只怕還容易些況且浙江離淮安甚近寄去也甚便老師這事情大槩也就可挽回了龍媒你不必過於惦記把身子養得好好兒的好去見老家人公子一一的答應致謝少刻又有那些親友們來看人來人往亂了半天也有說是必該親去的也有說還得斟酌的公子此時意亂如麻只有答應的分兒也不及合那些人置辯衆人談了幾句不能久坐一一的告辭公子纔送了出去又見門上的人跑進來回道舅太太來了（舅太太出場另自一種氣色）原來舅太太就是佟孺人娘家的嫂子早年孀居無兒無女佟孺人起身時曾托過他常來家裡照應照應今日也是聽見這個信息前來看望一進門見了公子就說道你瞧這怎麼說呢說着便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路進來又慢慢的細問了一番自有家中留下的兩個女人并華嬤嬤支應裝烟倒茶正說閑話開那張進寶從廟裡回來進門先給舅太太請了安公子便趕着問道怎麼樣張進寶回道奴才到了那裡那不空和尚先前有些推托後來聽見老爺這事他說既然如此老爺是我廟裡的護法再沒不出力的都照你說的怎麼好怎麼好但是多了沒有我這裡只有二千銀子就全拿了去可得大少爺寫字據依奴才看他倒不是怕奴才這個人靠不住他是靠不住奴才這歲數了大槩再多幾兩他也還拿得出來如今他只借給二千銀子他是扣着利錢說話呢公子更不問別的長短便問銀子呢張進寶說道那得明日兌了地立了字兒就可以拿來說着便又將方纔在外如何商量幷公子怎樣要去的話回了舅太太一遍舅太太聽了連忙說道噯喲好孩子那可使不得二三千里地呢這麼太遠的你可不許胡鬧公子本來生怕舅母攔他聽了這話早急得滿面通紅兩眼含淚的說道好舅母別攔我了我聽見這信心裡已經急的恨不得立刻就飛到淮安見着面纔好再要攔着我不教去我必驚出一傷大病來那時死了這句話沒說完就放聲大哭起來把個舅太太慌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好孩子好外外你別着急別委屈咱們去咱們去有舅母呢這公子纔不言語了列公這安公子是那女孩兒一般百依百順的人怎麼忽然的這等執性起來從來說父子至性有了安老爺這樣一個慈父自然就養出安公子這樣一個孝子他這一段是從至性中來的正所謂兒女中的英雄一時便有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意思旁人只說是慢慢的勸着就勸轉來了那知他早打了個九牛拉不轉的主意一言抄百總任是誰說算是去定了話休絮煩次日張進寶便把外間的事情分撥已定請公子在那借約上畫了押把銀子兌回來內裡多虧舅太太住下帶了華嬤嬤並兩三個僕婦給他打點那路上應穿的衣服隨手所用的什物一時商定華忠跟去又派了一個粗使小子名叫劉住兒的跟着好幫着路上照應僱了四頭長行騾子他主僕三個人騎了三頭一頭馱載行李銀兩連諸親友幫的盤費也湊了有二千四百金那公子也不及各處辭行也不等選擇吉日忙忙的把行李弄妥他主僕三人便從莊園上起身兩個騾夫跟着順着西南大路奔長新店而來到了長新店那天已是日落時分華忠劉住兒服侍公子吃了飯收拾已畢大家睡下

東西兒晚了夜裡個纔走他家親戚兒就叫我順便報這個信來。（自西山麓之雙鳳村回三河當越京城由通州而東長新店非其所經南轅北轍不得謂之順便若改三河為房山則順便矣質之燕北閒人以為然否）來的時候張爺進城給舅太太道乏去了沒見着兩個人這裡說話劉住兒已經爬在地下哭着給安公子磕頭求着先放他回去發送他媽。華忠就撅着鬍子說道你先別為難大爺你聽我告訴你咱們這個當奴才的主子就是一層天除了主子家的事全得靠後你媽是已經完了。你就飛回去也見不着了依我說你倒不如一心的伺候大爺去到了淮安不愁老爺太太不施恩你白想想我這話是不是那劉住兒倒也不敢多說公子聽了連忙說道嬷嬷爹不是這樣他這一件事我看着聽着心裡就不忍（左公見此必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再說我原為老爺的事出來他也是個給人家作兒子的豈着他媽死了不叫他去發送的理斷乎使不得倒是給他幾兩銀子放他回去把趕露兒換了來罷原來這趕露兒也是個家生子兒他本姓白又是趕白露這天養的原叫白露兒後來安老爺嫌他這名字白呀白呀的不好叫就叫他趕露兒人也還勤謹老實華忠聽公子這話想了一想因說道大爺這話倒也是便對劉住兒說你還不給大爺磕頭嗎那劉住兒連忙磕了一個頭起來又給華忠磕頭華忠拿了五兩銀子回明公子賞了他囑咐說你這一回去先見見張爺就說大爺的話把趕露兒打發了來叫他跟了去可告訴明白了他我跟着大爺今日只走半站在尖站上等他叫他連夜走快些趕來你趕緊把你的行李拿上也就走罷那劉住兒一面哭。一面收拾。一面答應忙忙的起身去了隨後華忠又打發了鮑老便一人跟着公子起行上路到了尖站安公子從這晚上起就盼望趕露兒來左盼右盼總不見到華忠說今日是趕不到的他連夜走也得明日早上來大家睡罷誰想到了次日早上等到日出也不見趕露兒來華忠抱怨道這些小行子們再靠不住這又不知在那裡碩兒住了因說偺們別躭悞了路給店家留下話等他來了教他後趕兒罷說着便告訴店裡我們那裡尖那裡住我們後頭走着個姓白的夥計來了告訴他店主人說你老萬安罷這是走路的常事等他來說給他就完了悞不了事華忠便同了公子按程前進不想一連走了兩站那趕露兒也沒趕來把個公子急的不住的問嬷嬷爹他不來可怎麼好呢華忠說道他娘的這點道兒趕不上也出來當奴才大爺不用着急靠我一個人兒挺着這把老骨頭也送你到淮安了列公你道那劉住兒回去也不過一天的路程那趕露兒連夜趕來總該趕上安公子了怎麼他始終不曾趕上呢有個原故原來那劉住兒的媽在宅外頭住着劉住兒回家就奔着哭他媽去了接連着買棺成殮送信接三昏的把叫趕露兒這件事忘的踪影全無直等三天以後他纔忽然想起告知了張進寶着實的罵了一頓纔連忙打發了趕露兒起身所以一路上左趕右趕再趕不上公子直等公子到了淮安他纔趕上真成了個白趕路兒的。（然則劉住之為留住不言可知）此是後話不提却說那華忠一人服侍公子南來格外的加倍小心調停那公子的饑飽寒暖又不時的催着兩個騾夫早走早住世上最難纏的無過車船店脚呀這兩個騾夫再不說他閙下一頭騾子他還是不住的左支脚錢又討酒錢把個老頭子嘔的[illegible]一陣閙一陣一路不曾有一天的清淨一日正走到茌平的上站這日站道本大公子也着實的乏了打開鋪蓋要早些睡怎奈那店裡的臭虫

咬的再睡不着只見華忠纔得躺下忽又起來開門出去公子便問嬷嬷爹你那裡去華忠說走走就來一回兒纔得回來復又出去公子又問你怎麼了華忠說不怎麼着想是喝多了有些水瀉說着一連就是十來次先前還出院子去到後來就在外間屋裡走動哼嗬哼的哼哦一處咳喲啊咳喲的咳喲成一團公子連忙問你肚子疼呀那華忠應了一聲進來只見他臉上發青摸了摸手足冰冷連說話都沒些氣力一會價便手脚亂動直着脖子喊叫起來公子嚇得渾身亂抖兩淚直流攥着手只叫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這一陣鬧那老更的聽見了快去告訴店主人說店裡有了病人了那店主人點了個燈籠隔窗戶叫公子開了門進來一看說不好這是勾脚痧轉腿肚子快些給他刮出來打出來纔好呢趕緊取了一個青銅錢一把子蘇稭連刮帶打直弄的遍身紫爛渾青打出一身的黑紫包來他的手脚纔漸漸的熱了過來店主人說不相干兒了可還盡不住這痧子還怕回來要得放心得用針扎因向公子說這話可得問客人你老了公子說只要他好只是這時候可那裡去找會扎針的代服去呢店主人說你老要作得主我就會給他扎公子是急了答應不上來還是華忠拿手比着叫他扎罷他纔到櫃房裡拿了針來在風門肝俞腎俞三里四個穴道扎了四針只見華忠頭上微微出了一點兒汗纔說出話來公子連連給那店主人道謝就要給他銀子店主人說客人你別咱一來是為行好二來也怕髒了我的店真要死了那就累贅多了說着提着那燈籠照着去了還說是客人你可想着關門公子關了門倒招呼了半夜的嬷嬷爹這纔沉沉睡去一宿無話次日只見那華忠睡了半夜纔過來了只是動彈不得連那臉上也不成人樣了公子又慰問了他一番跑堂兒的提着開水壺來又給了他些湯水喝公子纔胡擄忙亂的吃了一頓飯那店主人不放心惦着又來看華忠便在炕上給他道謝那店主人說那裡的話好了就是天月二德公子就問你看看明日上得路了麼店主人說好輕鬆話別說上路等過二十天起了炕就算好的華忠說小爺你只別着急等我歇歇兒告訴你店主人走後他便向公子說大爺呀真應了俗語說的一人有福托帶滿屋一家子本都仗着老爺如今老爺走了這步背運帶累的大爺你受這樣苦惱偏又遇着劉住兒死媽只可恨趕露兒這個東西到今日也沒趕來原說滿破着不用他們我一個人也服侍你去了誰想又害了這場大病昨兒險些兒死了在偺們主僕作兒女作奴才都是該的只是我假如昨日果然死了在我死這麼一千個也不過是一塊地只是大爺你前進不能後退不能那可怎麼好如今活過來了這就是老天的慈悲那華老頭兒說到這裡要公子已就是哭得言不得語不得他又說道我的好小爺你且莫傷心讓我說話要緊便接着說道只是我雖活過來要照那店主人說的二十天後不能起炕的話也是瞎話大約也得個十天八天纔扎掙得起來儻然要把老爺的這項銀子躭擱了慢說我就挫骨揚灰也抵不了這罪過我的爺你可是出來作甚麼來了我如今有個主意這裡過了茌平從大路上岔道往南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那裡有我一個妹夫子這人姓褚人稱他是褚一官他是一個保標的他在那地方鄧家莊跟着他師父住我這妹妹比我小十來多歲我爹媽沒了是我們兩口子把他養大了聘的所以他們待我最好如今也跟着他師父[illegible]

就同你起身。只走半站到茌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再給騾夫幾百錢叫他把這書子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叫褚老一找到悅來店來。他長的是個大身量黃淨子臉兒兩撇小鬍子兒左手是個六枝子。儻然他不在家。你這書子裡寫上就叫我妹妹到店裡來該當叫甚麼人送了你去這點事他也分撥的開我這妹子右耳朵眼兒豁了一個大爺你可千千萬萬見了這兩個人的面再商量走的話不然就在那店裡躭擱一半天倒使得要緊要緊我只要扎掙的住了。隨後就趕了來路上趕是趕不上了。算得辜負了老爺太太的恩典苦了大爺你了。只好等到任上把這兩條腿交給老爺罷說着也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公子擦着眼淚低頭想了一想說有那樣的就從這裡打發人去約他來再見見你不更妥當嗎華忠說我也想到這裡了。[一難一解一毫無滲漏]一則隔着一百多地騾夫未必肯去二則如果褚老一不在家我那妹子他也不跑出這樣遠來三則一去一來又得躭悞工夫你明日起身又可多走半站我的爺你依我這話是萬無一失的公子雖是不願意無如自已要見父母的心急除了這樣也再無別法就照着華忠的話一邊問着替他給那褚一官寫了一封信寫完又念給他聽這纔封好面上寫了褚宅家信又寫上內信送至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太爺寶莊問交舍親褚一官查收寫明年月用了圖書收好華忠便將店主人請來合他說找人送公子到茌平的話那店主人說巧了纔來了一起子從張家口販皮貨往南京去的客人明日也打這路走那都是有本錢的同他們走太保得重了也不用再找人華忠說你還是給我們找個人好為的是把這位送到了我好得個回信兒店主人說有了有了那不直甚麼回來給他幾個酒錢就完了公子見嬤嬤爹一一的佈置的停當他纔畧放下一分心便拿了五十兩一封銀子出來給嬤嬤爹盤費養病華忠道用不了這些我留五十兩就彀使的了還有一句話囑咐你這項銀子可關孚着老爺的大事大爺的話路上就有護送你的人可也得加倍小心這一路是賊盜出沒的地方下了店不妨那是店家的干係走着須要小心大道正路不妨十里一墩五里一堡還有來往的行人背道須要小心白日裡不妨就讓有歹人他也沒有大清白晝下手的黑夜須要小心就便下了店你切記不可胡行亂走這銀子不可露出來等閒的人也不必叫他進屋門為的是有一等人往往的就扮作討吃的花子串店的妓女喬妝打扮的來給強盜作眼線看道兒不可不防一言抄百語你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切記切記[忠盡老僕告語諄諄下文芒刺在背轉由此段而生真乃妙絕千古]公子聽了一一的緊記在心一時彼此都覺得心裡有多少話要說要問只是說不出主僕二人好生的依依不捨話休絮煩一宿無話到了五更華忠便叫了送公子去的店夥來又張羅公子洗臉吃些東西又囑咐了兩個騾夫一番便催着公子會着那一起客人同走可憐那公子嬌生慣養家裡父母萬般珍愛乳母丫鬟多少人圍隨如今落得跟着兩個騾夫戴月披星冲風冒雨的上路去了這正是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要知那安公子到了茌平怎生叫人去尋褚一官到底來也不來都在下回書交代

第四回　傷天害理預洩機謀。　末路窮途幸逢俠女。

上回書交代的是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下在監中。追繳賠項。他把家中的地畝折變。帶上銀子。同着他的奶公華忠南來。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還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住着他一個妹丈褚一官。只得寫信求那褚一官。設法伴送公子。就請公子。先到茌平相候。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那時正是將近仲秋天氣。金風颯颯。玉露冷冷。一天曉月殘星。滿耳蛩聲雁陣。公子只隨了一個店夥。兩個騾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好不悽慘。他也無心看那沿途的景緻。走了一程。那天約莫有巳牌時分。就到了茌平。果然好一座大鎮市。只見兩傍燒鍋當鋪。客店棧房。不計其數。直走到那鎮市中間。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正中店門大開。左是櫃房。右是厨竈。門前搭着一路罩棚。棚下擺着走桌條櫈。棚口邊安着飲水馬槽。那條櫈上坐着許多作買作賣單身客人。在那裡打尖吃飯。旁邊又歇着倒站驢子。二把手車子。以及肩挑的擔子。背負的背子。亂亂烘烘。十分熱鬧。到了臨近。那騾夫便問道。少爺。偺們就在這裡歇了。公子點了點頭。騾夫把騾子帶了一把。街心裡早有那招呼那買賣的店家。迎頭用手一攔。那長行騾子是走慣了的。便一抹頭。一個跟一個的。走進店來。進了店。公子一看。只見店門以內。左右兩邊。都是馬棚更房。正北一帶腰廳。中間也是一個穿堂大門。門裡一座照壁。對着照壁。正中一帶正房。東西兩路配房。看了看。只有儘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間是個單間。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那跟的店夥。問說。行李卸不卸吓。公子說。你先給我卸下來罷。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就要扛那被套。騾夫說。一個人兒不行。你瞧不得那件頭小。分量夠一百多斤呢。說着。兩個騾夫幫着擡進房來。放在坑上。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鞘馬子。吃食簍子。碗包等件。拿進來。兩個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那跟來的店夥。惦着他店裡的事。送下公子。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吃了就要回去。公子給了他一憲錢。又給嬤嬤爹寫了一個字條兒。說已經到了茌平的話。打發店夥去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的木盆。裝着熱水。又是一大碗涼水。一壺茶。一根香火。進來。隨着就問了一聲。各人吃飯哪。還等人啊。公子說不等人。就吃罷。卻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都是嬤嬤爹經心用意服侍。不是煮塊火腿。便是炒些菓子醬。帶着一到店。必是另外煑些飯。熬些粥。以至起早睡晚。無不調停的周到。所以公子除一般的受些風霜之外。從不曾理會得途中的渴飲饑飡。那些苦楚。便是店裡的洗臉木盆。也從不曾到過跟前。如今看了看那木盆。實在腌臢。自己又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飯碗的這些東西。怔着瞅了半天。直等把那盆水晾得涼了。也不曾洗。接着飯來了。就用那店裡的碗筷子。渰茶胡亂吃了半碗。就擱下了。一時間那兩個驢夫也吃完了飯。走了進來。原來那兩個驢夫。一個姓茍。生得傻頭傻腦。只要給他幾個錢。不論甚麼事。他都肯去作。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一個姓郎。是個極匪滑賊。生了一臉的白癜瘋。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當下他兩個進來。便問公子說。少爺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送到那裡呀。公子說。你們兩個誰去。傻狗說。我去。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又拿了一吊錢。向他道。你去很好。這東南大道岔上下去。有條小道兒。順着





鞋不跟腳了。公子說。你們兩個都去了。我怎麼着。白臉兒狼說。你老可要義作甚麼。呀。有跑堂兒的呢。店裡還怕短人使喚嗎。公子攔他不過。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又囑咐了一番。說你們要不認得。再可再到店裡櫃上問問。千萬不要誤事。白臉兒狼說。你老萬安。這點事兒了不了。不用說了。說着兩人一同出了店門。順着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正走之間。見路傍一座大土山子。約有二十來丈高。上面是土石相攙的。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雜樹木。卻到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原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有兩條道。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奔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歸山來的大道。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也繞得到河南。他兩個走到那裡。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好個涼快地方兒。偺們歇歇兒再走。傻狗說。纔走了幾步兒。你就乏了。這還有二十多里呢。走罷。白臉兒狼道。坐下。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傻狗只得站住。二人就摘下草帽子來。墊着打地灘兒。白臉兒狼道。傻狗哇。你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傻狗說。好話裡。接了人家兩三吊錢給人擱下。人家信嗎。白臉兒狼說。這兩三吊錢。你就打了飽嗝兒了。你瞧偺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正說到這句話。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眼光一閃。見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去。白臉兒狼一眼看見。便低聲向傻狗說。嚄。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墨定兒似的東西。可是個白耳掖兒。白眼圈兒。白胸膛。白肚囊兒。白尾巴稍兒。你瞧外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長了個全。可怪不怪。這東西要擱在市上。碰見愛主兒。二百吊錢管保買不下來。賞識一番原來為此寫出賊頭賊腦傻狗說。你管人家呢。你愛呀。還算得你的嗎。說着只見驢上那人。一把扯手往懷一帶。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狼。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白臉兒狼說。這話可法不傳六耳。也不是我壞良心。來攛掇你。因為咱們倆是一條線兒拴倆螞蚱。飛不了我。迸不了你的。講到咱們這行。啊。全仗的是磨擾說綳涎皮賴臉。長支短欠。摸點兒賺點兒。纔剩的下錢呢。到了這遭買賣。算你我倒了運了。那僱騾子的本主兒。倒不怎麼樣。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真來的討人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還帶着挺撅挺橫。想活他一個官板兒的便宜也不行。如今他是病在店裡了。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甚麼褚一官。你算他的朋友。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若照這麼磨一道兒。到了淮安。不用說驢了也幹了。偺們倆也賠了。觀第六回究竟驢子安在偺們倆又安在實則未到淮安傻狗說。依你還話。怎樣麼呢。白臉兒狼說。你我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可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咱們這時候拿上這三吊錢。先找個地方兒。潦倒上半天兒。回來到店裡。就說見着姓褚的了。他沒空兒來。在家裡等偺們。把一個文謅謅的雛兒誆上了道兒。偺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往北奔黑風崗。那黑風崗是條背道。趕到那裡。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等走到崗上頭。把那小么兒誆下牲口來。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裡一推。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你我哩。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傻狗說好可是好。就是偺們馱着往回裡這一走。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那不是活饑荒嗎。白臉兒狼說。說你是傻狗。你真是個傻狗。咱們有了這注銀子還往回裡充媽的。順着這條道兒到那裡。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聽了這話。便說有了。偺就是這

麽辦咧。當下二人商定。便站起身來搖頭擺尾的走了。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再不想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道是路上說話。草裡有人。聽這話暫且不表。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驢夫去後。正是店裡早飯纔罷。上熱鬧兒的時候。只聽得這屋裡淺斟低唱。那屋裡呼幺喝六。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賣雜貨的。賣山東料的山東布的。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公子看了。說道我不懂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乏也乏不過來。怎麽會有這等的高興。說着一時悶悶上心來。又惦着嬤嬤爹此時不知死活。兩個驢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找的着找不着那褚一官。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只急得他轉磨兒的一般。在屋裡亂轉。轉了一會。想了想道。等不是道理。等我靜一靜兒罷。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沿上。盤腿坐好。閉上眼睛。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一篇篇的背誦起來。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是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肢體。遺父母以半生莫彈之愁。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念念不忘逼真孺慕）正閉着眼睛背到這裡。只覺得一個冰涼挺硬的東西。在嘴唇上哧溜了一下子。嚇了一跳。連忙睜眼一看。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地。太陽上貼着兩塊青緞子膏藥。打着一撒手兒大鬆的辮子。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綢小袷襖兒。上頭罩着件藍布琵琶襟的單緊身兒。緊身兒外面繫着條河南褡包。下邊穿着條香色洋布褡褲套着。雙青緞子套褲。磕膝蓋那裡都蘇了花兒了。露着桃紅布裡兒。右大腿旁拖露着一大堆純泥的白綿綢汗巾兒。脚下包脚面的魚白布襪子。一雙大披巴魚鱗皺鞋。可是靸拉着。左手拿着擦的鏡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煙袋。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只見他噗的一聲吹着了火紙。就把那煙袋往嘴裡給楞入公子。說我不吃水烟。那小子說。你老吃潮煙哪。說着就伸手在套褲裡掏出一根紫竹潮煙袋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鑽了一個窟窿。就算了煙袋鍋兒。這一頭兒不安嘴兒。那紫竹的竹皮兒都被衆人的牙磨白了。公子連忙說我也不吃潮煙。我就不會吃烟。我也沒叫你裝烟。想是你聽錯了。那賣水烟的一聽這話。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便掭了頭出去了。這公子看他纔出去。就有人叫住在房簷底下站着。噝嚕噝嚕的吸了好幾袋。把那烟從嘴裡吸進去。却從鼻子裡噴出來。賣水烟的把那水煙袋吹的忒兒嘍嘍的山响。那人一時吃完也不知腰裡掏了幾個錢給他。這公子纔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暗暗的稱奇。不多一會。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他嚷的是聽書罷聽段兒罷。羅成賣絨線兒。大破壽州城。富武關。胡迪罵閻王。婆子罵雞。小大姐兒罵他姥姥。公子說道。怎麽個講法。跟着便聽得絃子聲兒噔楞噔楞的彈着。走進院子來。看了看。原來是一溜帶兒瞎子。前面一個拿着一枝紫木絃子。中間兒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後頭的那個身上背着一個洋琴。手裡打着一付扎板兒。噔咚扎嗒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公子也不理他。由他在廊根兒底下鬧去。好容易聽他往北彈了去了。早有人在那裡接着叫住。這個當兒。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沏茶。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放在桌子上涼着。只倒茶的這個工夫兒。又進來了兩個人。公子回頭一看。竟認不透是兩個甚麽人。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一個有十來歲。前頭那一個打着個大長的辮

個好的我唱個小兩口兒爭被窩你聽。公子說我都不聽。只見他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拉咧不聽咧。公子說不聽了。那丫頭說不聽不聽給錢哪。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連忙拿出一吊錢。擄了幾十給他。他便喜皮笑臉的把那一半也搶了去。那一個就說你把那一撖子給了我罷。公子怕他上手。緊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又給了那個。那兩個把錢數了一數。分作兩分兒掖在褲腰裡。那個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就把方纔晾的那碗涼茶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了。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肚子。纔撅着屁股扭搭扭搭的走了。且住。一陣鬼混已應了撅老頭子的話了。作者嫌入正文太驟。故着此横風一吹。說書的這話有些言過其實。安公子雖然生得尊貴。不曾見過外面這些下流事情。難道上路走了許多日子。今日纔下店不成。不然。有個原故。他雖說走了幾站。那華奶公都是跟着他。破正站走趕尖站。住尖站沒有個不冷清的。再說每到下店。必是找個獨門獨院。即或在大面兒上。有那個撅老頭子。這些閒雜人也到不了跟前。如今短了這等一個人。安公子自然益發受累起來。這也算得聞鼓鼙而思將士了。閒話休提。卻說安公子經了這番的吵擾。又是着急。又是生氣。又是害臊。又是傷心。只有盼望兩個騾夫早些找了褚一官來。自已好有個倚靠。有個商量。正在盼望。只聽得外面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心裡說好了。是騾夫回來了。他可也沒算計算計。此地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一去一回得走多大工夫。騾夫究竟是步行去的。騎了牲口去的。一概沒管。只聽得個牲口蹄兒響。便算定是騾夫回來了。忙忙的出了房門兒。站在台階兒底下等着。只聽得那牲口蹄兒的聲兒越走越近。一直的騎進穿堂門來。看了看。纔知不是騾夫。只見一個人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騾兒。走到當院裡。把扯手一攏。那牲口站住。他就棄鐙離鞍下來。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面東。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公子重新留神一看。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唇似丹硃。蓮臉生波。桃腮帶靨。耳邊廂帶着兩個硬紅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兩酒窩兒。說甚麼出水洛神。還疑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艷如桃李之中。卻又凜如霜雪。對了光兒好一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晃得人膽氣生寒。眼光不定。公子連忙退了兩步。扭轉身來要進房去。不覺得又回頭一看。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兩個角兒搭在耳邊。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蓋着兩隻手。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公子心裡想道。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一見就不覺得臉紅。但是親友本家家裡。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弄成恁般一個打扮。不尷不尬。是個甚麼原故呢。一面想着。就轉身上了台堦兒。進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巴着帘縫兒望外又看。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把手裡的鞭子望鞍橋活兒裡一插。這個當兒。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就往西配房儘南頭。正對着自已住的這間店房裡嚷。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隨即問了一聲。說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罷。那女子說不用。你就給我拴在這牕根兒底下。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回

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茶壺香火來。放在桌兒上。那女子說把茶留下。別的一槩不用。要飯要水。聽我的信。我還等一個人。我不叫你。你不必來。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邊去了。跑堂兒的走後。那女子進房去。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然後把那張柳木圓椅。挪到當門。就在椅兒上坐定。他也不茶不烟。一言不發。獃獃的只向對面安公子這間客房瞧着。安公子在帘縫兒邊被他看不過。自己倒躲開。在那把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走了一回。又到帘兒邊望望。見那女子還在那裡。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一連偷瞧了幾次都是如此。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心裡掂掇道。這女子好生作怪。獨自一人。沒個男伴。沒些行李。進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宿。獃獃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是何原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說是了。這一定就是我嬤嬤爹說的那個給強盜作眼線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唐突令正罪過不小。他儻然要到我這屋裡看起道兒來。那可怎麼好呢。想到這裡。心裡就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又想了想。說等我把門關上。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說着。跕踏的一聲。把那扇單扇門關上。誰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門又走扇。纔關好了。吱嘍嘍又開了。再去關時。從帘縫兒裡見那女子對着這邊不住的冷笑。公子說不好。他準是笑我呢。不要理他。只是這門關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右想。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裡邊東首。靠南墻放着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心裡說把這東西弄進來頂住這門。就牢靠了。萬一褚一官今日不來。連夜間都可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慢條斯理的慣了。從不會直着脖子喊人。這裡叫他。外邊斷聽不見。為了半晌難。仗着膽子。低了頭。撒開帘子。走到院子當中。對着穿堂門往外找那跑堂兒的。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烟袋兒。交叉着手。靠着櫃台兒在那裡歇腿兒呢。公子見了。鬧了個點手換羅成。朝他點了一點手兒。那跑堂兒的瞧見。連忙的把煙袋桿望巴掌上一拍。磕去烟灰。把煙袋掖在油裙裡。走來。問公子道。要開壺啊你老。公子說不是。我要另煩你一件事。跑堂兒的陪笑說道。這是那兒的話。怎麼煩起來咧。伺候你老。你老吩咐啵。公子纔要開口。未曾說話。臉又紅了。跑堂兒的見這個樣子。說你老不用說了。我明白了。想來是將纔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不入你老的眼。要外叫兩個。你老要有熟人。只管說。別管是誰。偺們都灣轉的了來。你老要沒熟人。我數給你老聽。偺們這兒頭把交椅。數東關裡住的晚香玉。那是個尖兒。要講唱的好。叫小良人兒。你老白聽聽那個嗓子。真是掉在地下摔三截兒。還有個旗下全。北京城裡下來的。開過大眼。講桌面兒上。那得讓他咧。還有個烟袋疙疸兒。還是個雛兒呢。你老說叫那一個罷。一套話。公子一字兒也不懂。聽去大約不是甚麼正經話。便羞得他要不的。連忙皺着眉。垂着頭。搖着手說道。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跑堂兒的道。我猜的不是那麼着。你老說啵。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指着墻根底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裡去。那跑堂兒的聽了一怔。把腦袋一歪。說道。我的太爺。你老這可是攪我咧。跑堂兒的是說是勤行。講的是提茶壺。端油盤。抹桌子。刎板櫈。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我可不敢動。再說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觔。地下還埋着半截子。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裡去了。我要拿得動那個。我也端的號石頭考武舉去了。我還在這兒跑堂兒[illegible]只見那女子叫了聲店裡的拿開水來。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轉身就往外取壺去了。把個公子

着又伸了兩個指頭這句話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不但公子不得明白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連我說書的也不得明白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兒女英雄傳這樁故事的時候就考查過揚子方言那部書那部書竟沒有載這句方言後來遇見一位市井通品向他請教他纔註疏出來道是月之為言二也以月字中藏着二字也千之為言千千之為言吊也千者千之替語也吊者千之通稱也楮之為言紙也紙錢也即古之所為寓錢喻制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合而言之月千楮者兩吊錢也不僅惟是如流千楮王千楮自一二以至九十皆有之自從聽了這番妙解說書的纔得明白如今公諸同好閒言少敘那安公子問了半天跑堂兒的纔說明是要兩吊錢公子說就是兩吊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跑堂兒的擱下壺叫了兩個更夫來那倆更夫一個生的頂高細長叫作杉槁尖子張三一個生得壯大黑粗叫作壓油墩子李四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來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裡去又悄說道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原請兩吊實用四百蓋中飽者什之八未知該老所屬二十四應報銷冊視此何如）這李四本是個渾蟲聽了這話先走到石頭邊說這得先問他問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噹的就是一腳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李四噯喲了一聲先把腿蹲了張三說你撊着啵那非離了拿鍬頭把根子摟出來行得嗎說着便去取鍬頭李四說咻你把偺們的繩槓也帶來這得倆人抬呀少時繩槓鍬頭來了這一陣嚷嚷院子裡住店的串店的已經圍了一大圈子人了安公子在一旁看着那兩個更夫脫衣裳綰辮子磨拳擦掌的纔要下鍬頭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抬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問着兩個更夫說你們這是作甚麼呀跑堂兒的接口說道這位客人要使換這塊石頭給他弄進去你老躲遠着瞧小心碰着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張三手裡拿着鍬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這傢伙不這麼弄鬧得動他嗎打諒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見有二尺多高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觔重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却有個鑿通了的關眼兒想是為拴拴牲口再不插根桿兒晾晾衣裳用的他端相了一番便向兩個更夫說道你們兩個閃開李四說閃開怎麼着讓你老先坐下歇歇兒那女子更不答言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緬兩隻小腳兒往兩下裡一分拿着樁兒挺着腰板兒身北面南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只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往後攏了一攏只見那石頭腳跟上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重新轉過身子去身西面東又一撼就勢兒用右手輕輕一一撂把那塊石頭就撂倒了看的眾人齊打夯兒的喝彩就中也有嘆的一聲的也有喑的一聲的都消消的說道這纔是勁頭兒呢當下把個張三李四嚇得目瞪口呆不由的叫了一聲我的佛爺棹子他纔覺得他方纔那陣討人嫌鬧的不彀味兒那跑堂兒的一旁看了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半日收不回去獨有安公子看的心裡反倒加上一層為難了甚麼原故呢他心裡的意思本時怕那女子進這屋裡來纔要關門怕關門不牢纔要用石頭頂及至搬這塊石頭倒把他招了來了這個當兒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斷無此理若說不用你給我搬大約更不能行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兩個笨漢尚且弄他不轉他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撥弄躺下了這個

人的本領也就可想而知。這不是我自已引水入墻。開門揖盜麽。只急得他悔焰中燒。說不出口。在滿院子裡乾轉。這且不言。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閑着。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人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裡。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就放在屋裡罷。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了石頭。款動一雙小脚兒。上了台堦兒。那隻手撩起了布簾。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裡南墻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裡看了。無不咤異。不言看熱鬧的這些人三三兩兩你一言我一語的猜疑講究。卻說安公子見那女子進了屋子。便走向前去。把那門上的布簾兒挂起。自己倒閃在一旁。想着好讓他出來。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把手上身上的土。拍了拍。抖了抖。一回身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上坐下了。安公子一見。心裡說道。可怎麽好。怕他進來。他進來了。盼他出來。他索性坐下了。心裡正在為難。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為主。讓着說道。尊客請屋裡坐。這公子欲待不進去。行李銀子都在屋裡。實在不放心。欲待進去。合他說些甚麽。又怎生的打發他出去。俄延了半晌。忽然靈機一動。心中悟將過來。這是我粗心大意。我若不進去。他怎得出來。我如今進去。只要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他難道還有甚麽不走的道理不成。這正是也知蘭蕙非凡草。怎奈當門礙着人。要知安公子怎生開發那女子。那去找褚一官的兩個騾夫回來。到底怎生擬賺安公子。那安公子信也不信。從也不從。都從下回書交代

第五回　小俠女重義更原情。　怯書生避難翻遭禍。

這回書緊接上回。講得是安公子一人落在茌平旅店。遇見一個不知姓名的女子。花容月貌。荊釵布裙。本領驚人。行踪難辨。一時錯把他認作了一個來歷不明之人。加上一番防範。偏偏那女子又是有意而來。彼此陰錯陽差。你越防他。他越近你。防着防着。索興防到自己屋裡來了。及至到了屋裡。安公子是讓那女子出來。自己好進去。那女子是讓安公子進去。他可不出來。安公子是女孩兒一般的人。那裡經得起這等的磨法。不想這一磨。正應了俗語說。鐵打房樑磨繡針。竟磨出一個見識來了。道他有了個甚麽見識。說來好笑。卻也可憐。只見他一進屋子。便忍着羞。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算是道個致謝。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二人見禮已畢。安公子便向那鞘馮子裡拿出兩吊錢來。放在那女子跟前。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女子詫問說。這是甚麽意思。公子說。我方纔有言在先。拿進這石頭來。有兩串謝儀。那女子笑了一笑。說。豈有此理。笑話兒了。因把那跑堂兒的。吽來說。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三個人拿去分了罷。那兩個更夫正在那裡平墊方纔起出來的土。聽見兩吊錢。也跑了過來。那跑堂兒的先說。這我們怎麽倒穩吃三注呢。那女子說。別累贅。拿了去。我還幹正經的呢。三個人謝了一謝。兩個更夫就合他在廳外的分起來。那跑堂兒的只吽得苦。（調兒不少偏有此閒情逸致）他原想着這是點外財兒。這頭兒要了兩吊。那頭兒說了四百。一吊六百文是穩穩的下腰了。不料給當面吽嚷亮了。也只得三一三十一。合那兩個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分完了也算





去是往那方去。從何處來。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又不是買賣經商。更不是覓衣求食。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怎生的伴當也不帶一個。出來就這等孤身上路呢。請教公子聽了頭一句。就想起嬤嬤爹囑咐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話來了。想了想我這安字說三分可怎麼樣的分法兒呢。（若果如此讀書豈非死煞句下）難道我說我姓寶頭兒。還是說我姓女不成。況且祖宗傳流的姓。如何假得。便直捷了當的說我姓安。說了這句。自已可不會問人家的姓。（後來屢問而終不言此時若問亦徒問而已莫如省去為高作者恐人見其省之跡也轉咎公子一句以為公子之漏）緊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改了個方向兒。前往南河。掉了個過兒說我是保定府人。我從家鄉來。到河南去。打算謀個館地作幕。我本有個伙伴在後面走着。大約早晚也就到。那女子笑了笑說。原來如此。只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又要他何用。公子聽了這句。口中不言。心裡暗想說。這可沒的說你了。怎麼好說我怕你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要頂上這門。不准你進來呢。只得說是我見這店裡串店的閑雜人過多。不耐這煩擾。要把這門頂上。便是夜裡也謹嚴些。自已說完了。覺着這話說了個週全。遮了個嚴密。這大槩算得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了。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先冷笑了一聲。說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不明世事。你我萍水相逢。況且男女有別。你與我無干。我管你不着。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閑事。問這些閑話。自然有個原故。我既這等苦苦相問。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怎麼問了半日。你一味的吞吞吐吐。枝枝梧梧。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列公若論安公子。長了這麼大。大約除了受父母的教訓。還沒受過這等大馬金刀兒的排揎呢。無奈人家的詞嚴義正。自已膽怯心虛。只得陪着笑臉兒說。說那裡話。我安某從不會說謊。更不敢輕慢人。這個還請原諒。那女子道。這輕慢不輕慢。倒也不在我心上。我是天生這等一個多事的人。（表出生平）我不願作的。你哀求會子。這是枉然。我一定要作的。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這且休提。你若說你不是謊話。等我一樁樁的點破了。給你聽。你道你是保定府人。聽你說話。分明是京都口吻。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一身的簪纓勢派。怎的說得倒是保定府人。你道你是往河南去。如果往河南去。從上路就該岔道。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若說你往南河淮安一帶。還說得去。怎的說到是往河南去。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你自已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像個幕賓的樣子。只是你不曾自已想想。世間可有個行囊裡裝着兩三千銀子。去找館地當師爺的麼。公子聽到這裡。已經打了個寒噤。坐立不安。那女子又復一笑。說只有你說的還有個影伴在後的這句話。倒是句實話。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又未必得早晚就好。來得恁快。你想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裡掏出來的真話不成。一席話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暗想道。怎麼我的行藏。他知道得這等詳細。據這樣看起來。這人好生作怪。不知是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莫不竟是個大盜。從京裡就跟了下來。果然如此。不但嬤嬤爹在跟前不中用。就褚一官來也未必中用。這便如何是好呢。不言公子自已心裡猜度。又聽那女子說。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不但可笑可憐。尤其令人可惱。你道是為怕店裡閑雜人攪擾。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站了這間房。這塊地方。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從來說無君子不養小人。這等人喜歡的時節。付之行雲流水。也使得。煩惱的時節。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你要這塊石頭何用。再要講道夜間嚴謹門戶。不怕你腰纏萬貫。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係。用不着客人自已費

心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裡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來做這等的笨事纔說有銅墻鐵壁擋的是不來之賊如果來了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如今現身說法就拿我講兩個指頭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我白日就提得了黑夜間又有甚麼提不開去的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妄動了一個疑團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人故此我纔畧畧的使些神通作個榜樣先打破你這疑團再說我的來意怎麼的益發的左遮右掩瞻前顧後起來尊客你不但負了我的一片熱腸只怕你還要前程自誤列公大凡一個人無論他怎樣的理直氣壯足智多謀只怕道着心病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脚色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字字誅心吽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只急得他滿頭是汗萬慮如麻紫漲了面皮倒抽口涼氣也的一聲撇了酥兒了那女子見了不覺呵呵大笑起來說這更奇了鐘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有話到底說呀怎麼哭起來了呢再說你也是大高的個漢子咧方纔若是小就是小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這句話一愧這位小爺索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那女子道既這樣讓你哭哭完了我到底要問你到底得說公子一想我原為保護這幾兩銀子怕悞了老人家的大事所以纔苦苦的防範支吾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的來如親眼兒的一般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我還瞞些甚麼來況且看他這本領心胸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就要我的性命大約也不費甚麼事或者他問我果真有個道理也未可知左思右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他便把他父親怎的半生攻苦纔得了個榜下知縣纔得了知縣怎的被那上司因不托人情不送壽禮忌才貪賄便尋了個錯縫子參了革職拿問下在監裡帶罪賠修自己怎的丟下功名變了田莊去救父親這場大難怎的上了路幾個家人回去的回去沒來的沒來臥病的臥病只剩了自己一人那華奶公此時怎的不知生死打發騾夫去找褚一官夫婦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一五一十從頭至尾本本源源滔滔滾滾的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那女子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只見他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腮邊烘兩朵紅雲頭上現一團煞氣口角兒一動鼻翅兒一搧那副熱淚就在眼眶兒裡滴溜溜的亂轉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他便搭赸着理了理兩鬢用袖子把眼淚沾乾向安公子道你原來是位公子公子你這些話我都知道了也都明白了你如今是窮途末路舉目無依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我也曉得些消息大約他絕不得來你不必妄等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便在我身上還你個人財無恙父子團圓我眼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須得親至走盪回來你我短話長說着此時纔不過午錯時分我早則三更遲則五更必到儻然不到便等到明日也不為遲你須要步步留神第一拿定主意你那兩個驢夫回來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個回話你總等見了我的面再講動身要緊要緊說着叫了店家拉過那驢兒騎上說了聲公子保重請了一陣電捲星飛霎時不見踪影半日公子還站在那裡呆望悵悵如有所失卻說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眾人便都有些詫異及至合公子攀談了這番話牕外便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竊聽一時傳到店主人耳中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他見那女子行跡有些古怪公子又年輕不知庶務生恐弄出些甚麼事來店中受累一走到公子房中要問個詳細那公子[illegible]方纔那女子的話在那裡納悶兒店主人走進來只得起身讓坐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閑話便問公子道客官方纔走的

[illegible]一千八百以至一吊兩吊都是店家的干係保得無事彼此都愿意萬一有個失閃我店家推不乾淨兒來事情小。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到了事情大了。跟着經官動府。聽審隨衙。也說不了。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要自你自己各兒掐些邪魔外祟。來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據我看方纔這個娘兒們太不對眼。還沾着有點子邪道。漫說客官你就連我們開店的。只管甚麼人都經見過。自斷不透這個人來。我們也得小心客官你自己也得小心。公子着急說難道我不怕嗎。他找了我來的。又不是我找了他來的。你叫我怎麼個小心法兒呢。那店主人道我到有個主意。客官你可別想左了。講我們這些開店的仗的是天下仕宦行臺。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吃張餅。都是我的財神爺。再沒說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的。依我說難道客官你真個的還等他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莫如趁天氣還早。躲了他。等他晚上果然來的時候。我們店裡就好合他打饑荒了。你老自想想我這話。是為我是為你。公子說你叫我一個人兒躲到那裡去呢。那店主人往外一指。說那不是他們脚上的影計們回來了。（公子之走不走於騾夫之誑誘轉走於店家之催逼一力攛掇只須一點順水行舟毫不費力作者筆意迥不猶人）公子往外一看。只見自己的兩個騾夫回來了。公子連忙問說怎麼樣。見着他沒有。白臉兒狼說好容易纔找着了那個褚爺。給你老捎了個好兒來。他說家裡的事情摘不開不得來。請你老親自去。今兒就在他家住。他在家老等。公子聽了猶疑。那店主人便說這事情巧了。客官你就借此避開了。豈不是好。那兩個騾夫都問怎麼回事。店家便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騾夫一聽。正中下懷。便一力的攛掇公子快走。公子固是十分不愿。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二則當不得騾夫店家兩下裡七言八語。三則想着相離也不過二十多里地。且到那裡見着褚一官。也有個依傍。四則也是他命中注定。合該有這場大難。心中一時忙亂。便把華奶公囑咐的走不得小路。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他回來見了面再走的這些話。全忘在九霄雲外。（筋節。盡信書誠不如無書然亦安得以書不可盡信遂謂古今無一可信之書聽言亦猶是也公子始既泥其所不必泥並又忘其所不可忘一誤再誤幾至不免是非分別界在幾微非精之以格致深之以閱歷不可蓋難言之）便忙忙的收拾行李。背上牲口。帶了兩個騾夫。竟自去了。列公說書的說了半日。這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他到此究竟為着些甚麼事。他因何苦苦的追問安公子的詳細原委。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他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為甚麼挺身出來。要攬這樁閒事。及至交代了一番話。又匆匆的那裡去了。若不一一交代明白。聽書的聽着豈不氣悶。（氣悶久矣還等這歇）如今且慢提他的姓名籍貫。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兒女情深。是個脂粉隊裡的豪傑。俠烈場中的領袖。他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彌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上雖然是個女孩兒。激成了個抑強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肯便瀝膽訂交。見個敗類。縱然勢焰熏天。他看着也同泥豬瓦狗。遇見正人。任是貧寒求乞。他愛的也同威鳳祥麟。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那兩個騾夫在岔道口土山前先看見的那個騎驢兒的。便是這個人。（風隨湘轉神迴氣合）他從山下經過。耳輪中正聽得白臉兒狼說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褡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的這句話。心中一動。說這不是一樁倚勢圖財的勾當麼。他便把驢兒一帶。繞到山後。下了驢兒。從山後上去。隱在亂石叢樹裡。竊聽多時。把白臉兒狼傻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聽了個詳細。登時義憤填胸。便依着那兩個騾夫說的路數

兒順了大道。一路尋來。要訪着安公子。看看他怎生一個人怎樣一個來歷。及至到那悅來老店訪着了。見安公子那一番的舉動。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利一個公子哥兒看着不由得心中。却是可笑。又是可憐。想着這番情由。又不覺得着惱。因此借那塊石頭作了一個見面答話的由頭。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又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實話。他便點破了疑團。一席話激出公子的實話來。纔曉得安公子是個孝子。又恰恰的碰上了他那一腔酸心恨事。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心意。（水精如意玉連環）想救他這場大難。方纔又明聽得兩個騾夫商量不給褚一官送那封信去。便是安公子不受騾夫的賺。不肯動身。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因此自己便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一肩担了起來。想着先走這邊把這事弄個澈底周全。也不值得問這兩個騾夫。自已自然有個叫他好好的送安公子。穩到進安的本領。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無論騾夫怎樣個說法。務必等他回來見面再行。至於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可巧成就了騾夫的一番陰謀。那女子如何算計得到。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如今說書的。把這話交代清楚。不再絮煩。言歸正傳。却說那兩個騾夫。引着安公子出了店門。順着大路。轉了那條小路。一直的奔了岔道口的那座大土山來。書裡交代過的。從這山往南岔道。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往北岔道。便是上黑風崗的路。他兩個不往南走。引了安公子往北而行。行了一程。安公子見那路漸漸的崎嶇不平。亂石荒草。沒些村落人煙。心中有些怕將起來。便說怎的走到這等荒僻地方來了。白臉兒狼答說。這是小道兒。那比得官塘大道呢。你老看遠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過了那山崗子不遠兒。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公子只得催着牲口趲向前去。行了一程。來道黑風崗的山脚下。只見白臉兒狼向傻狗使了個眼色。說。你可緊跟着些兒走。還得照應着行李合那個空騾子。我先上崗子去看有對頭來的牲口。好招呼他一聲兒。不然。這等窄道兒擠到一塊子。可就不好開咧。公子心下說。不想這兩個騾夫能如此盡心。到了倒得賞他一賞。那白臉兒狼說着。把騾子加上一鞭子。那騾子便鼇着腦袋使着勁奔上坡去。提的脖子底下那個鈴鐺嘀啷嘩啷的響。不想上了一箭不過多遠。那騾子忽然窩裡發炮的一閃。把那白臉兒狼從騾子上撇將下來。你道這是甚麼原故。這個書雖是小說評話。却沒那些說鬼說神沒對証的話。原來那白臉兒狼正走之間。路旁有棵多年的乾老樹。那老樹上半截剩了一個杈兒。活着。下半截都空了。裡頭住了一窩老梟。這老梟大江以南叫作貓頭鴟。大江以北叫作夜貓子。深山裡面。隨處都有。這山裡等閒無人行走。那夜貓子白日裡又不出窩。忽然聽得人聲。只道有人掏他的崽兒來了。便橫沖了出來。一翅膀正搧在那騾子的眼睛上。那騾子護疼。把腦袋一撥甩。就把騎着的人撇了下來。連那脖子底下拴的鈴鐺也甩掉了。落在地下。那騾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滾。又一眼岔。他便一趷頭。順着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了下去。那馱騾又是戀羣的。一個一跑。那三個也跟了下來。白臉兒狼那摔的草帽子也丟了。幸而不曾摔重。他見四頭騾子都跑下去。一咕嚕身爬起來。顧不得帽子。撒開腿就趕。這趕脚的營生本來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還趕不上。如今要一個人跟着四頭騾子跑。那裡趕得上呢。一路緊趕緊走。慢趕慢走。一直的趕至一座大廟跟前。那廟門前有個飲馬的槽。那騾子奔了水去。這纔一個個站住。那站住了。衆向先下了牲口。籠住那個騾子罵道。不填還人的東西。等着今兒晚上宰了你吃肉。

彷彿看得出來正中山門外面用亂磚砌着左右兩個角門儘西頭有個車門也都關着那東邊角門墻上卻掛着一個木牌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隔墻一望裡面塔影冲霄松聲滿耳香煙冷落殿宇荒涼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挨門一棵樹下放着一張桌子一條板凳桌上晾着幾碗茶一個錢笸籮樹上挂着一口鐘一個老和尚在那裡坐着賣茶化緣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這裡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多遠那老和尚說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怎的走起這條路來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纔是呢公子一聽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說着只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來了公子問他道你看如今又耽擱了這半日工夫得甚麼時候纔到呢白臉兒狼氣喘吁吁的說不值甚麼咱們再繞上崗子去一下崗子就快到了公子向西一望見那太陽已經啣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指着說道你看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嗎兩個騾夫未及答言那老和尚便說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可是不要命喝粥了我告訴你們這山上倆月頭裡出了一個山貓兒幾天兒的工夫傷了兩三個人了這往前去也沒飯店人家依我說你們今晚且在廟裡住下明日早起再過崗子去罷說着拿起鐘錘子來噹噹噹的便把那鐘敲了三下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嘩拉一响早走出兩個和尚來一個是個當身量生得渾身精瘦約有三十來歲一個是個禿子將就材料當了和尚也有二十多歲一齊向公子說施主尋宿兒呀廟裡現成的茶飯乾淨房子住一夜隨心布施不爭你的銀錢公子纔點了點頭還沒說出話來那白臉兒狼搶着過來說你別攪局我們還趕道兒呢那兩個和尚發話道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不答應就是我們僧家賺個幾百香火錢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沒化你的不由分說就先把那馱行李的騾子拉進門去傻狗忙攔他說你也不打聽打聽誰賣的胡琴兒你就拉起來咧白臉兒狼一見生怕咱嘈起來倒悞了事想了想天也真不早了就趕到崗上天黑了也不好行事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索興今晚在廟裡住下等明日早走依就如法泡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攔傻狗說不咱們就住下罷他倒先轟着騾子趕進門來公子進門一看原來裡面是三間正殿東西六間配殿東南角上一個隨墻門裡邊一角拐角墻擋住看不見院落西南上一個栅欄門裡面馬棚槽道俱全那佛殿門窗脫落滿地鴿翎蝠糞敗葉枯枝只有三間西殿還糊着窗紙可以住人那和尚便引了公子奔西配殿來公子站在台堦上看着卸行李兩個和尚也帮着搭那馱子搭下來往地下一放覺得觔兩沉重那瘦的和尚向着那禿子丟了個眼色道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出來招呼客呀那禿子會意應了一聲去不多時只見從那邊隨墻門兒裡走出一個胖大和尚來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糟鼻子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鬍子查兒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一般（非關客人眼尖實是作者心細）他假作斯文一䠀走到跟前打着問訊說道施主辛苦了這裡不潔淨一位罷咧請到禪堂裡歇罷那裡諸事方便也嚴緊些公子一面答禮回頭看了看那配殿裡原來是三間通連南北順山兩條大炕卻也實在難住便同了那和尚往東院而來一進門見是極寬展的一個平正院落正北三間出廊正房東首院墻另有個月光門兒望着裡面像是個廚房樣子進了正房東間有槽隔斷堂屋西間一通連西間靠窗南炕通天排插堂屋正中一張方桌兩個杌子左右靠壁子兩張椿櫈東裡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挨牀靠

牕兩個杌子。靠東墻正中一張條桌。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北面却又隔斷一層。一個小門。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屋裡也放着臉盆架等物。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自已在下相陪。這陣鬧。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一輪皓月漸漸東升。照得院子裡如同白晝。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帶件送了進來。堆在西間坑上。當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個夥計。你們招呼罷。兩個和尚笑嬉嬉的答應着去了。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三兒。點燈來。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點了兩個臘燭來。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也來照着穿梭也價服侍公子。公子心裡十分過意不去。一時茶罷。緊接着端上菜來。四碟兩碗。無非豆腐麪筋青菜之流。那油盤裡。又有兩個盅子。一把酒壺。那老和尚隨後又拿了一壺酒來。壺梁兒上拴着一根紅頭繩兒。說當家的這壺是你老的。也放在桌兒上。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道。施主。僧人這裡是個苦地方。沒甚麼好吃的。就是一盅素酒。倒是咱們廟裡自已淋的。和尚說着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滿滿的斟了一盅送過去。公子也連忙站起來說。大師傅不敢當。和尚隨後把自已的酒也斟上。端着盅兒讓公子說。施主請。公子端起盅子來虛舉了一舉。就放下了。讓了兩遍。公子總不肯沾脣。那和尚說酒涼了。換一換罷。說着站起來把那盅倒在壺裡。又斟了一盅。說道喝一盅。僧人五葷都戒。就只喝一口素酒。這個東西冬天攩寒。夏天煞水。像走長道兒。還可以解乏。喝了這一盅。我再不讓了。那和尚一面送酒。公子一面用手謙讓。說別斟了。我是天性不飲。祇死不敢從命。一時匆忙。手裡不曾接住。一失手連盅子帶酒掉在地下。把盅子砸了個粉碎。潑了一地酒。不料這酒潑在地下。忽然間聰的一聲。冒上一股火來。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說道。吓。我將酒敬人。並無惡意。怎麼傢酒也潑了。把我的盅子也摔了。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說着伸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腕拿住往後一擰。公子噯喲了一聲。不由的就轉過臉去。口裡說道大師傅。我是失手。不要動怒。那和尚更不答話。把他推推搡搡推到廊下。只把這隻胳膊往廳柱上一搭。又把那隻胳膊也拉過來。交代在一隻手裡攥住。騰出自已那隻手來。在僧衣裡抽出一根麻繩來。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只嚇得那公子魂不附體。戰兢兢的哀求說。大師傅不要動怒。你看菩薩分上。憐我無知。放下我來。我喝酒就是了。那和尚儘他哀告。總不理他。怒轟轟的走進房去。把外面大衣甩了。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往公子的胸前一搭。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打了一個死扣兒。然後擰成雙股。往腿下一道道的盤起來。緊緊了繩頭。他便叫三兒拿傢伙來。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說。來了來了。手裡端着一個紅銅鏇子。盛着半鏇子涼水。鏇子邊上擱着一把一尺來長潑風也價似的牛耳尖刀。公子一見。嚇的一身雞皮疙瘩。頂門上轟的一聲。只有兩眼流淚。氣喘的嘶的分兒。也不知要怎樣哀求纔好。沒口子只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一個。便是殺我三個。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指着公子道。吸。小小子兒。別說閒話。你聽着。我也不是你的甚麼大師傅。老爺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的赤面虎黑風大王的便是。因為看破紅塵。削了頭髮。因見這座能仁古刹。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峯。有些風水。故此在這裡出家。作這樁慈悲勾當。像你這個樣兒的。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今日是你的天月二德。[illegible]胳膊子上兩三攮也不曾出去。你要啞默消靜的過去。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如今是你肥豬



第十六回圖



裡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那就是你的地方兒。這也不值的嚇的這個嘴臉。二十年又是這麼高的漢子。明年今日是你抓週兒的日子。偺爺兒倆有緣。我還吃你一碗羊肉打滷過水麪呢。再見罷。說着兩隻手一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唬喳一聲。只一扯扯開。把大衿向後又掖了一掖。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膛兒來。（為第八回赤身露體句伏脈實為第二十六回敞胸露懷句立案）他便向銅鏇子裡拿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攏定了刀靶。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豎起左手大指來。按了按公子的心窩兒。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雙眼緊閉。那凶僧描准了地方兒。從胳膊肘兒上往前一冒勁。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只聽噗嗳呀咕咚噹啷啷。三個人裡頭先倒一個。這正是雀捕螳螂人捕雀。暗送無常死不知。要知那安公子的性命何如。下回書交代。

第六回　雷轟電掣彈斃凶僧　冷月昏燈刀殲餘寇

這回書緊接上回。（此段緊接上回。蓋取材施耐菴書中清風嶺野猪林蜈蚣嶺北京城東大樹林事。自具爐錘。別成異采。復用曹雪芹書破陳腐舊套意以結之。陸士衡所謂傾羣言之瀝液也。其用施書也。尚有端可按。至用曹書則無跡可尋）不消多餘交代。上回書表得是那凶僧把安公子綁在廳柱上。剝開衣服。手執牛耳尖刀。分心就刺。只聽得噗的一聲。咕咚倒了一個。這話聽書的列公。再沒有聽不出來的。只怕有等不管書裡節目。妄替古人担憂的。聽到這裡先哭眼抹淚起來。說書的罪過可也不小。請放心。倒的不是安公子。怎見得不是安公子。怎見得不是安公子呢。他在廳柱上綁着。請想怎的會咕咚一聲倒了呢。然則這倒的是誰。是和尚。和尚倒了。就直捷痛快的說和尚倒了。就完了事了。何必鬧這許多累贅呢。這可就是說書的一點兒鼓噪。（這可就是說書的一鼓噪。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也。妙在自行檢舉。遂令可厭者轉而可喜。坐上誤濃眼淚者。其氣亦遂平）閒話休提。卻說那凶僧手執尖刀。望定了安公子的心窩兒。纔了下手。只見斜刺裡一道白光兒。閃爍爍從半空裡撲了來。他一見就知道有了暗器了。且住。一道白光兒。怎曉得就是有了暗器。書裡交代過的。這和尚原是個滾了馬的大強盜。大凡作個強盜。也得有強盜的本領。強盜的本領。講得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慢講白晝對面相持。那怕夜間腦後有人暗算。不必等聽出腳步兒來。未從那兵器來到跟前。早覺得出個兆頭來。轉身就要招架個着。何況這和尚動手的時節。正是月色東升。照的如同白晝。這白光兒正迎着月光而來。有甚麼照顧不照的。他一見。連忙的就把刀子往回來一掣。待要躲閃。怎奈右手裡便是牕户。左手裡又站着一個三兒。端着一鏇子涼水。在那裡等着接公子的心肝五臟。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裡往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他便起了個賊智。把身子往下一蹲。心裡想着且躲開了頸嗓咽喉。讓那白光兒從頭頂上撲空了過去。然後騰出身子來再作道理。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兒來得更快。噗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後腦杓子的腦瓜骨。喀噔的一聲。這纔站住了。那凶僧雖然凶橫。他也是個肉人。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這等一件東西。大槃比揉進一個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喲一聲。咕咚往後便倒。噹啷啷手裡的刀子也扔了。那時三兒在旁邊。正獃獃的望着公子的胸膛子。要看這回刀尖出彩。只聽咕咚一聲。他師傅跌倒了。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怎麼了。這准是使猛了勁岔了氣了。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㖸。纔一轉身。毛着腰。要把那銅鏇子放在地下。好去攙他師傅。這個當兒。又

是照前噗的一聲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裡打進去打了個過膛兒從右耳朵眼裡兒鑽出來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吧噠的一聲
打了一寸來深進去嵌在木頭裡邊那三兒只叫得一聲我的媽呀鏜把個銅鏇子扔了咕噔也窩在那裡了那銅鏇子裡的水潑了一台堦
子那鏇子唏啷嘩啷一陣亂響便滾下台堦去了却說那安公子此時已是魂飛魄散背了過去昏不知人只剩得悠悠的一絲氣兒在喉間
流連那大小兩個和尚怎的一聲就雙雙的肉體成聖他全不得知及至聽得銅鏇子掉在石頭上鏜的一聲響亮倒驚得甦醒過來你道這
銅鏇子怎的就能治昏迷不省呢果然這樣那點蘇合丸聞通關散燻草紙打醋炭這些方法都用不着儻然遇着個背了氣的人只敲打一
陣銅鏇子就好了列公不是這等講人生在世不過仗着氣血兩個字五臟各有所司心生血肝藏血脾統血大凡人受了驚恐膽先受傷肝
膽相連膽一不安肝葉子就張開了便藏不住血血不歸經一定的奔了心去心是件空靈的東西見了渾血豈有不糢糊的理心一糢糊氣
血都滯住了可就背過去了安公子此時就是這個道理及至猛然間聽得那銅鏇子鏘啷啷的一聲響亮心中吃那一嚇心繫兒一定是往
上一提心一離血血依然隨氣歸經心裡自然就清楚了這是個至理不是說書的造謠言如今却說安公子甦醒過來一睜眼見自已依然
綁在柱上兩個和尚反倒橫躺豎臥血流滿面的倒在地下喪了殘生他口裡連稱怪事說我安驥此刻還是活着還是死了這地方還是陽
世啊還是陰司我這眼前見的這光景還是人境啊還是鬼境的這句話還不曾說完只見半空裡一片紅光唰好似一朵彩霞
一般噗一直的飛到面前公子口裡說聲不好重又定睛一看那裡是甚麼彩霞原來是一個人只見那人頭上罩一方大紅縐綢包頭從腦
後燕尾邊兒向前來攢成雙股兒在額上紮一個蝴蝶扣兒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箭袖小襖腰間繫一條大紅縐綢重穗子汗巾下面穿一
件大紅縐綢甩襠中衣脚下的褲腿兒看不清楚原故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實納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挂着一張彈弓背上斜背
着一個黃布包袱一頭搭在右肩上那一頭兒却向左肩背下掏過來繫在胸前那包袱裡面是甚麼東西却看不出來只見他芙蓉面上挂
一層威凜凜的嚴霜楊柳腰間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雄糾糾氣昂昂的一言不發闖進房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來就拾腿唵的一脚把那
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墻邊然後用一隻手捉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一隻手揪住腰胯提起來只一扔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他把脚
下分潑得清楚便蹲身下去把那把刀子搶在手裡直奔了安公子來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不敢出聲忽見他手執尖刀奔向前來說
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說話間那女子已走到面前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向自已懷裡一帶安公子哼
了一聲他也不採使用手中尖刀穿到繩套兒裡哧嚠的只一挑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這一股兒一斷那上身綁的繩子便一段段的鬆了
下來安公子這纔明白他敢是救我來了但是我在店裡碰見了一個女子害得我到這步田地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好不作怪却說
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却是攢成雙股挽了結子一層層繞在腿上的他覺得不便去解他把那尖刀背兒朝上刃兒朝下按
[illegible]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兩根變作四根四根變作八根紛紛的落在脚下堆了一地他順手便把刀子唲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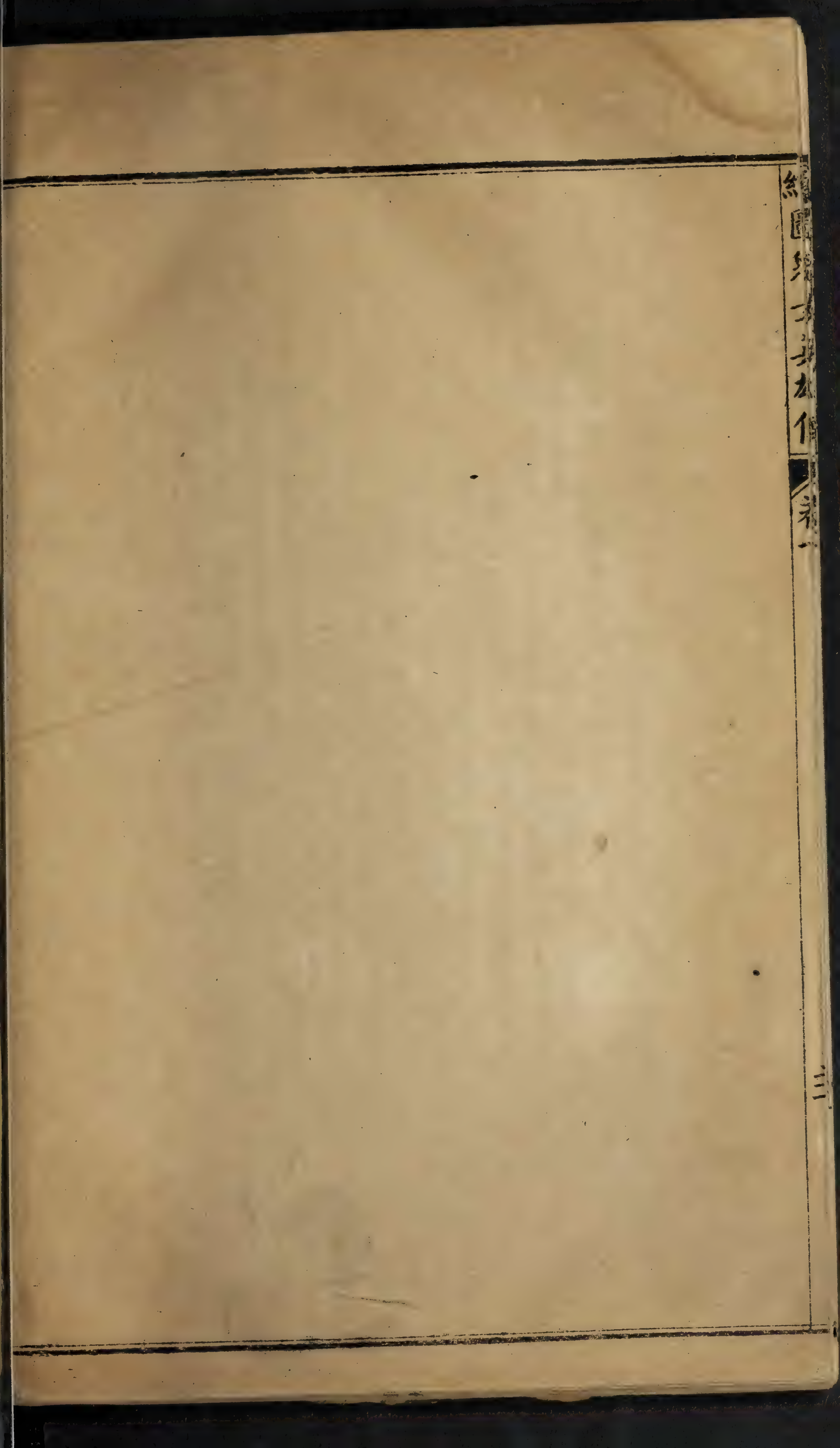
我的手還捆在這裡怎個的走法（此等筆墨全為第二十六回氣息相通肌膚相近等句推波助瀾）不錯前回書原交代的捆手另有一條繩子這話要不虧安公子提補不但這位姑娘不得知道連說書的還漏一個大縫子呢閒話休提卻說那女子聽了安公子這話轉在柱子後面一看果然有條小繩子捆了手繫着一個猪蹄扣兒他便尋着繩頭解開向公子道這可走罷公子鬆開兩手慢慢的拳將過來放在嘴邊嘀嘀的吹着說道痛煞我也說着順着柱子把身子往下一溜便坐在地下那女子焦躁道吽你走怎的倒坐下來呢（聊以報卿盻他出來他索性坐下了）安公子望着他淚流滿面的道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那女子聽了纔要伸手去攙一想男女授受不親到底不便他就把左肩的那張彈弓褪了下來弓背向地弓弦朝天一手托住弓靶一手按住弓梢向公子道你兩手攀住這弓就起來了公子說我這樣大的一個人這小小弓兒如何攀得住那女子說你不要管且試試看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只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右手將弓梢一按釣魚兒的一般輕輕的就把個安公子釣了起來從旁看看倒像樹枝兒上站着個纔出窩的小山喜鵲兒前仰後合的站不住又像明杖兒拉着個瞎子兩隻脚就地兒𨁝拉卻說那公子立起身來站穩了便把兩隻手倒轉來扶定那弓面子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蹭進房來進門行了兩步那女子意思要把他扶到靠排插的這張椿櫈上歇下還不曾到那裡他便雙膝跪倒向着那女子道不敢動問你可是過往神靈不然你定是這廟裡的菩薩來解我這場大難救了殘生望你說個明白我安驥果然不死父子相見那時一定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那女子聽了這話笑了一聲道你這人越發難說話了你方纔同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那半天又不隔了十年八年千里萬里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鬧到甚麼神靈菩薩起來安公子聽了這話再留神一看可不是店裡遇見的那人麼他便跪在塵埃說道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姑娘不是我不相認一則是燈前月下二則姑娘的這番裝束與店裡見的時節大不相同三則我也是嚇昏了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這等遠路深更趕來救我這條性命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養說到這裡咽住一想不像話人家纔不過二十以內的個女孩兒自已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怎生的說他是我父母爹娘還要叫他重生再養一時怕惹惱了那位女子又急得紫漲了面皮說不出一個字來誰想那女子不但不在這些閒話上留心就連公子在那裡磕頭禮拜他也不曾在意只見他忙忙的把那張彈弓掛在北墻一個釘兒上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兩手從脖子後頭繞着往前一轉一手提了往炕上一擲只聽噗通一聲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又見他轉過眼去兩隻手往短襖底下一抄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整理衣裳忽聽得喀吧一聲就從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兒厚刃兒薄尖兒長靶兒短削鐵無聲吹毛過刃殺人不沾血的纏綱折鐵雁翎倭刀來那刀跳將出來映着那月色燈光明閃閃顫巍巍冷氣逼人神光繞眼公子一見又呵嘜了一聲那女子道你這人怎生的這等糊塗我如果要殺你方纔趁你綁在柱子上現成的那把牛耳尖刀殺着豈不省事些公子連連答說是是只是如今和尚已死姑娘你還拿出這刀來何用呢那女子道此時不是你我閑談的時候因指定了炕上那黃布包袱向他說道我這包袱萬分的要緊如今交給你你扎挣起來上炕去給我緊緊的守着他少刻這院子裡定有一場的大鬧你要愛看熱鬧兒牕戶上通個小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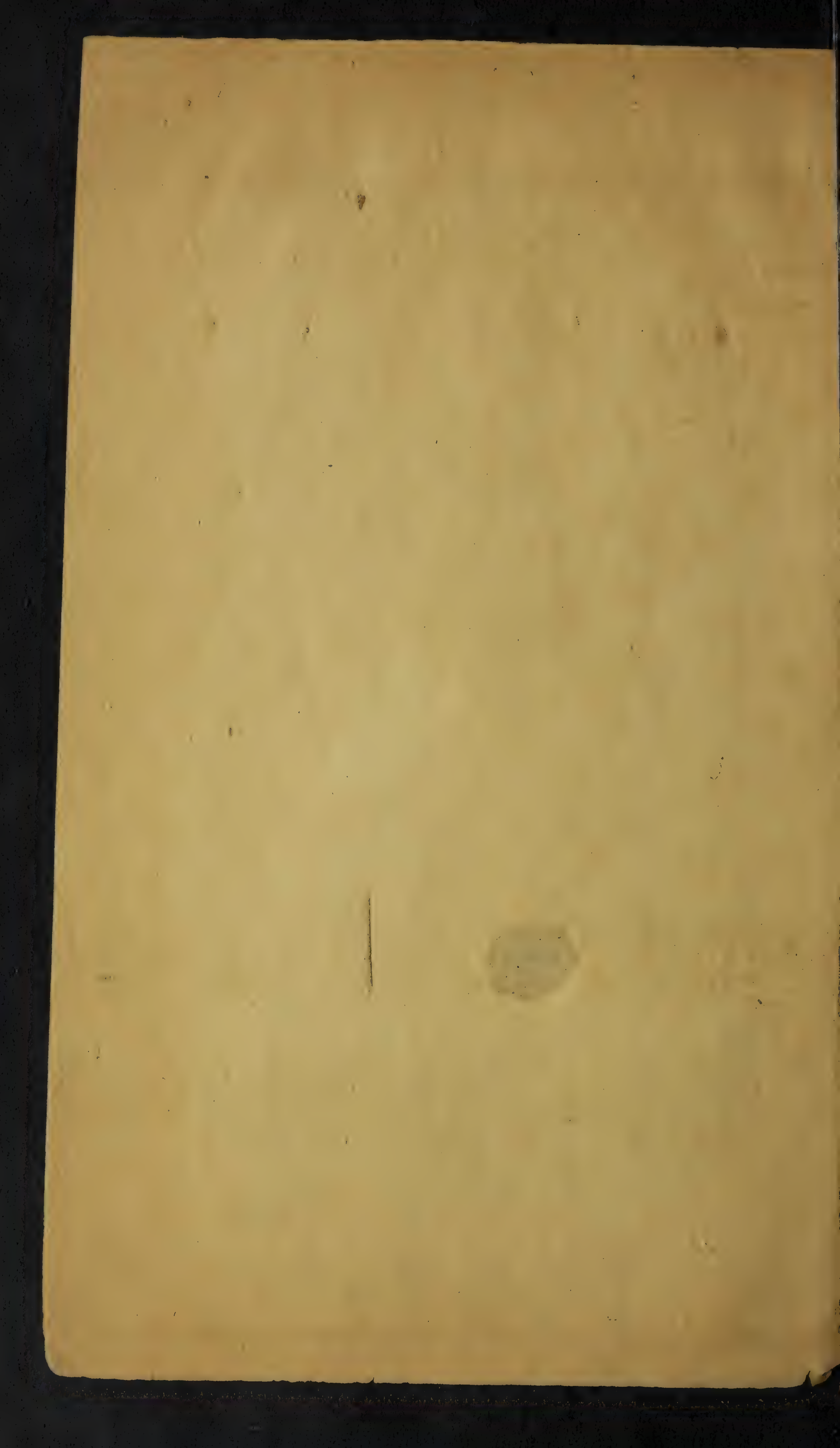
窿巴着瞧瞧使得可不許出聲兒萬一你出了聲兒招出事來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你可沒有兩條命小心說着噗的一聲先把燈吹滅了隨手便把房門掩上公子一見又急了說這是作甚麼呀那女子說不許說話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緊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蹭上炕去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提了提沒閅動便兩隻手拉到炕上邊一屁股坐在上頭謹遵台命一聲兒不哼穩風兒不動的聽他怎生個作用卻說那女子吹滅了燈掩上了門他卻倚在門旁不則一聲的聽那外邊的動靜約莫也有半碗茶時只聽得遠遠的兩個人說說笑笑唱唱咧咧的從墻外走來唱道是八月十五日兒照樓兩個鴉虎子去走籌一根燈草嫌不亮兩根燈草又嫌費油有心買上一枝洋油蠟倒沒我這腦袋光溜溜一個笑着說道你是甚麼頭口有這麼打自得兒沒的有一個答道這就叫禿子當和尚將就栽料兒又叫和尚跟着月亮走也借他點光兒那女子聽了心裡說道這一定是兩個不成栽料的和尚他便𠰷破牕櫺望牕外一看果見兩個和尚嘻嘻哈哈醉眼模糊的走進院門只見一個是個瘦子一個是個禿子他兩個繞拐過那座拐角墻就說道唤師傅今日怎麼這麼早就吹了燈兒睡了那瘦子說想是了了事了罷咧那禿子說了了事再沒不知會偺們扛架樁的不要是那事兒說合了蓋兒了老頭子顧不得這個了罷那瘦子道不能就算說合了蓋兒了難道連尋宿兒的那一個也蓋在裡頭不成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顧口裡說話不防腳底下噹的一聲踢在一件東西上倒嚇了一跳低頭一看原來是個銅鏇子那禿子便說道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這準是三兒幹的偺們給他帶到廚房裡去說着彎下腰去揀那鏇子起來一抬頭月光之下只見拐角墻後躺着一個人禿子說你瞧那不是架樁可不了了事了嗎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道怎麼個呀再彎腰一看他就嚷將起來說敢則是師傅你瞧三兒也幹了言是怎麼說禿子連忙扔下鏇子趕過去看了也說異道這可是邪的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通不成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禿子說別管那些偺們踹開門進去瞧瞧說着纔要向前走只聽房門响處嗖早躥出一個人來站在當院子裡二人冷不防嚇了一跳一看見是個女子便不在意那瘦子先說道怪咧怎麼他又出來了面龐相似先逗一筆這不又像說合了蓋兒了嗎既合了蓋兒怎麼師傅倒幹了呢禿子說你別鬧你細瞧這不是那一個同中見異亦先逗一筆全從空際落墨不着一字白描高手這得殺他一盞因向前問道你是誰那女子答道我是我禿子道是你就問你咧我們這屋裡那個人呢女子道這屋裡那個人你交給我了這那瘦子道先別講那個我師傅這是怎麼了女子道你師傅這大槩算死了罷瘦子道知道是死了誰弄死他的女子道我呀瘦子道你講了麼情理弄死他女子道准他弄死人就准我弄死他就是這麼個情理瘦子聽了這話說的野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只見那女子不慌不忙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用了個葉底藏花的架式吧只一個反巴掌早打在他腕子上撥了開去那瘦子一見說怎麼若手裡有活這打了我的叫兒了你等等兒偺們爺兒倆較量較量你大槩也不知道你小大師傅的少林拳有多麼霸道可別跑女子說有跑的不來了等着請教那瘦子說着甩了外面的僧衣交給禿子說你閃開看我打他個敗火的紅姑娘兒模樣兒那女子也不合他鬭口便站在台堦前看他怎生個下脚法只見那瘦子緊了緊腰轉向南邊向着那女子吐了個門户把左手攏住右拳頭往上一拱說了聲請且住難道兩個人打起來了還鬧許多儀注不成

拱手道一個諢字抱呼一聲那拱手時節左手攏着右手是讓人先打進來右手攏着左手是自己要先打出去那架式拳打脚踢拿法破法固各有不同若論這瘦和尚的少林拳却頗頗的有些拿手三五十人等閒近不得他只因他不守僧規各廟裡存身不住纔跟了這個胖大强盗和尚在此作些不公不法的事如今他見這女子方纔的一個反手巴掌有些家數不覺得技癢起來又欺他是個女子故此把左手攏右拳讓他先打進來自己再破出去那女子見他一拱手也丟個門戶一個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舉起雙拳先在他面門前一幌這叫作開門見山却是個花着兒破這個架式是用右胳膊橫着一搪封在面門順着用右手往下一抹拿住他的左腕子一擰將他身子擰轉過來却用右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把下巴一搯叫作黃鶯搦腿那瘦和尚那見女子的雙拳到來就照式樣一搪不想他把拳頭虛幌了一幌趁回身去就走那瘦子哈哈大笑說原來是個顉女觔斗的不怎麼樣說着一個進步跟下去舉手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手這一着叫作黑虎偷心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明幌幌直轟轟的掖着把刀他就把拳頭往上偏左一提照左哈肋巴打去明看着是着上了只見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早打個了空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趕緊的拿了拿樁站住只這拿樁的這個當兒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甩開左脚一回身噔的一聲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和尚哼了一聲纔待還手那女子收回左脚把脚跟向地下一碾輪起右腿甩了一個旋風脚唿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脚站脚不住咕咚向後便倒這一着叫作連環進步鴛鴦拐是這姑娘的一樁看家的本領真實的藝業却說那禿子看見罵了聲小撒糞的這不反了嗎一氣跑到廚房拿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剪來輪得風車兒般向那女子頭上打來那女子也不去搪他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拔出刀來單臂輪開從上往下只一盖聽得噌的一聲把那火剪齊齊的從中腰裡砍作兩段那禿和尚手裡只剩得一尺來長兩根大鑷頭釘子似的東西怎的個鬪法他說聲不好丟下回頭就跑那女子趕上一步喝道狗男女那裡走在背後舉起刀來照他的右肩膀一刀哧嚓從左肋裡砍將過來把個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葱剩了個斜岔兒了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頭梟將下來用刀指着兩個尸首道賊禿驢諒的這兩個東西也不值得勞你姑娘的手段只是你兩個滿口嘍的是些甚麼正說着只見一個老和尚用大袖子握着脖子從廚房裡跑出來溜了出去那女子也不追趕向他道不必跑饒你的殘生諒你也不過是出去送信再叫兩個人來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殺個爽快說着把那兩個尸首踢開先清楚了脚下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一轟進來一羣四五個七長八短的和尚手拿鍬鐝棍棒擁將上來女子見這般人渾頭渾腦都是些刀巴心裡想道這倒不好合他交手且打倒兩個再說他就把刀尖虛按一按趁他一跳跳上房去揭了兩片瓦朝下打來一瓦正打中拿棗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噗的一聲倒了把槓子撂在一邊那女子一見重新跳將下來將那槓子搶到手裡掖上倭刀一手掄開槓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了個落花流水東倒西歪一個個都打倒在東墻角跟前翻着白眼撥氣兒那女子冷笑道這等不禁捧打也值的來送死我且問你你們廟裡照這等沒用的東西還有多少言還未了只聽腦背後暴雷也似價一聲道不多還有一個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裡飛將下來緊接着就見一條純鋼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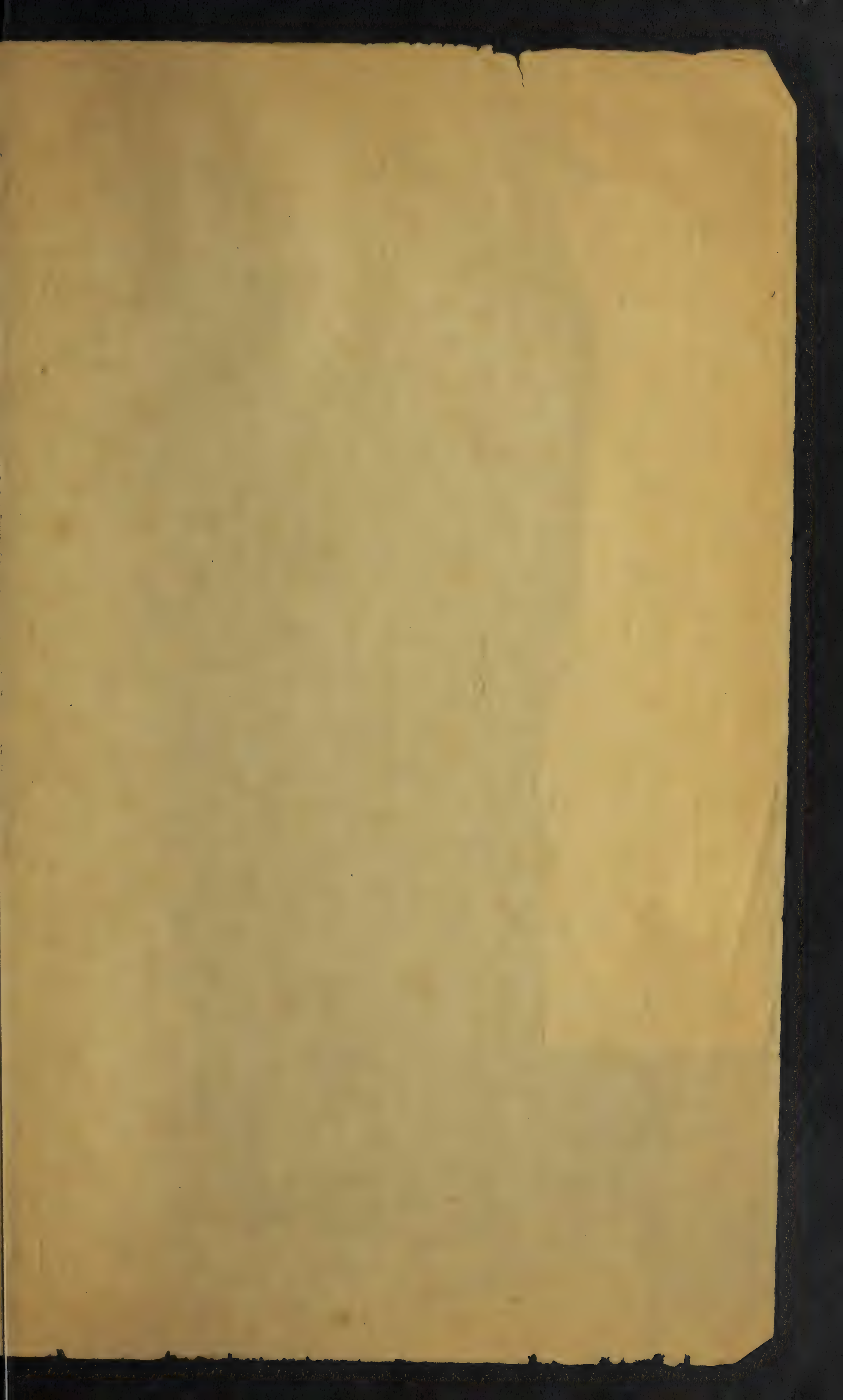
尾禪杖。撒花盖頂的從腰後直奔頂門。那女子眼明手快。連忙丢下槓子。拿出那把刀來往上一架。棍沉刀軟將將的抵一個住。他單刀一攢勁用刀挑開了那棍。回轉身來只見一個虎面行者。前髮齊眉。後髮蓋頸。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扣子滾身短襖。下穿一條元青緞兒襠雞褪褲。腰繫雙股鸞帶。足登薄底快靴。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憨惠明。還疑是五台山沒吃醉的花和尚。那女子見他來勢凶惡。先就單刀直入取那和尚。那和尚也舉棍相迎。他兩個。一個使雁翎寶刀。一個使龍尾禪杖。一個棍起處似泰山壓頂打下來。舉手無情。一個刀擺處如大海揚波觸着他抬頭便死。刀光棍勢。撒開萬點寒星。棍豎刀橫。聚作一團殺氣。一個莽和尚。一個俏佳人。一個穿紅一個穿黑。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來來往往。吆吆喝喝。這場惡鬭。鬭得來十分好看。那女子鬭到難解難分之處。心中暗想說這個和尚倒來得恁的了得。若合他這等油鬭。鬭到幾時。說着虛幌一刀。故意的讓出一個空子來。那和尚一見。舉棍便向他頂門打來。女子把身子只一閃。閃在一旁。那棍早打了個空。和尚見上路打他不着。掣回棍便從下路掃着他踝子骨打來。棍到處。只見那女子兩隻小腳兒拳回去踢蹺一跳。便跳過那棍去。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着。大吼一聲。雙手攢勁輪開了棍。便取他中路。向左肋打來。那女子這番不閃了。他把柳腰一擺平身向右一折。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脊下去。他却揚起左胳膊。從那棍的上面向外一綽往裏一裹。早把棍綽在手裡。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咬着牙撒着腰往後一拽。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鬆。和尚險些兒不曾坐個倒蹲兒。連忙的揷住兩脚。挺起腰來往前一掙。那女子趁勢兒把棍往懷裡只一帶。那和尚便跟了過來。女子舉刀向他面前一閃。和尚只顧躲那刀。不妨那女子抬起右腿。用脚跟向胸膛上一登。噔他立脚不穩。不由的撒了那純鐵禪杖。仰面朝天倒了。那女子笑道原來也不過如此。那和尚在地下還待掙扎。只聽那女子說道。不敢起動。我就把你這蒜鎚子砸你這頭蒜。說着掄起那把刀來。手起一棍。打得他腦漿迸裂。霎時間青的紅的白的黑的都流了出來。嗚呼哀哉。敢自死了。那女子回過頭來。見東墻邊那五個。死了三個。兩個扎掙起來。在那裡把頭碰的山响。口中不住討饒。那女子道。委屈你們幾個。算填了餡了。只是饒你不得。隨手一棍一個。也結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間。彈打了一個當家的和尚。一個三兒。刀劈了一個瘦和尚。一個秃和尚。打倒了五個作工的僧人。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一共整十個人。他這纔抬頭望着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長嘯了一聲。說這纔殺得爽快。只不知屋裡這位小爺嚇得是死是活。說着提了那禪杖走到牕前。只見那牕欞兒上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他把着往裡一望。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坐在那個地方。兩個大拇指堵住了耳門。那八個指頭握着眼睛。在那裡藏猫兒呢。那女子叫道。公子如今廟裡的這般强盜都被我斷送了。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向各處打一照。再來。公子說姑娘你別走。那女子也不答言。走到房門跟前看了看那門。上並無鎖鑰屈戌。只釘着兩個大鐵環子。他便把手裡那純鋼禪杖。用手彎了轉來。彎成兩股。把兩頭揷在鐵環子裡。只一擰。擰了個蒜花兒。把那門關好。重新拔出刀來。先到了厨房。只見三間正房。兩間作厨房。屋裡西北另有個小門。靠禪堂一間。堆些柴炭。那厨房里當上挂着一盞油燈。案上雞鴨魚肉以至米麪俱全。詳寫厨房蓋為伏此一筆也不伏此筆則臨用即嫌湊伏筆太着跡又嫌硬作者於此緊接一撇筆云無心細看固已看在眼中矣此隨伏隨撇如蜻蜓點水在有意無

車都席這子大車一頭黃牛一匹葱白叫驢車牛驢亦少頃即用之物也故詳及之都在空槽邊拴着。院子裡四個騾子。守着個簾子在那裡屬。騾子原來在此一帶灰棚裡不見些燈火。大約是那些做工的和尚住的。南頭一間。堆着一地喂草牲口的草。草堆裡臥着兩個人。咱們倆原來在此從牕户映着月光一看。只見那倆人身上止剩得兩條褲子。上身剝得精光。胸前都是血跡模糊。碗大的一個窟窿。心肝五臟都掏去了。細認了認。卻是在岔道口看見的那兩個騾夫。回想第四回騾子也幹了咱們倆也賠了之言竟是出口成讖那女子看見點頭道。這還有些天理。說着翻身奔了正房。那正房裡面燈燭點得正亮。兩扇房門虛掩。推門進去。只見方纔溜了的那個老和尚。守着一堆炭火。旁邊放着一把酒壺。一盅酒。正在那裡燒兩個騾夫的狼心狗肺吃呢。他一見女子進來。嚇的纔待要嚷。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說不准高聲。我有話問你。說的明白。饒你性命。不想這一按手重了些。按錯了筍子。把個脖子按進腔子裡去。哼的一聲也交代了。那女子笑了一聲。說怎的這等不禁按。他隨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裡外屋裡一照。只見不過是些破箱被籠衣服鋪蓋之流。又見那炕上堆着兩個騾夫的衣裳行李。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拿起那信來一看。上寫着褚宅家信。那女子自語道。原來這封信在這裡。回手揣在懷裡。邁步出門。嗖的一聲。縱上房去。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只見前是高山。後是曠野。左無村落。右無鄉鄰。止那天上一輪冷月。眼前一派寒烟。這地方好不冷靜。又向廟裡一望。四邊寂靜。萬籟無聲。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看畢。順着大殿房脊回到那禪堂東院。從房上跳將下來。纔待上台堦兒。覺得心裡一動。耳邊一熱。臉上一紅。人則智深勇沈光明磊落文則委婉曲折酣暢淋漓不由得一陣四肢無力。連忙用那把刀柱在地上。說不好。我大錯了。我千不合萬不合。方纔不合結果了那老和尚。纔是。如今正是深更半夜。況又在這古廟荒山。我這一進屋子。見了他正有萬語千言。旁邊要沒個証明的人。幼女孤男。未免覺得想到這裡。渾身益發搖搖無主起來。兒女英雄四字發揮盡致呆了半晌。他忽然把眉兒一揚。胸脯兒一挺。拿那把刀上下一指。說道。癡丫頭。你看這上面是甚麼。下面是甚麼。便是明裡無人。豈得暗中無神。縱說暗中無神。難道他不是人不成。我不是人不成。何妨。說着他就先到廚房向竈邊尋了一根秫稭。在燈盞裡蘸了些油。點隻出來。到了那禪堂門首。一着手扭開那鎖門的禪杖。進房先點上了燈。那公子見他回來。說道。姑娘你可回來了。方纔你走後。險些兒不曾把我嚇死。那女子忙問道。難道又有甚麼響動不成。公子說。豈止響動。直進屋裡來了。女子說不信。門關得這樣牢靠。他會進來。公子道。他何常用從門裡走。從牕户裡就進來了。女子忙問進來便怎麼樣。公子指天畫地的說道。進來他就跳上桌子。把那桌子上的菜舔了個乾淨。我這裡拍着牕户吆喝了兩聲。他纔夾着尾巴跑了。女子道。這倒底是個甚麼東西。公子道。是個挺大的大狸花猫。女子含怒道。你這人怎的這等沒要緊。如今大事已完。我有萬言相告。此時纔該你我閑談的時候了。只見他靠了桌兒坐下。一隻手按了那把倭刀。言無數句。話不一夕。纔待開口。還未開口。側耳一聽。只聽得一片哭聲。哭道。是皇天菩薩救命呀。那哭聲哭得來十分悲慘。正是好似錢塘潮汐水。一波纔退一波來。要知那哭聲是怎個的原由。那女子聽了如何。下回書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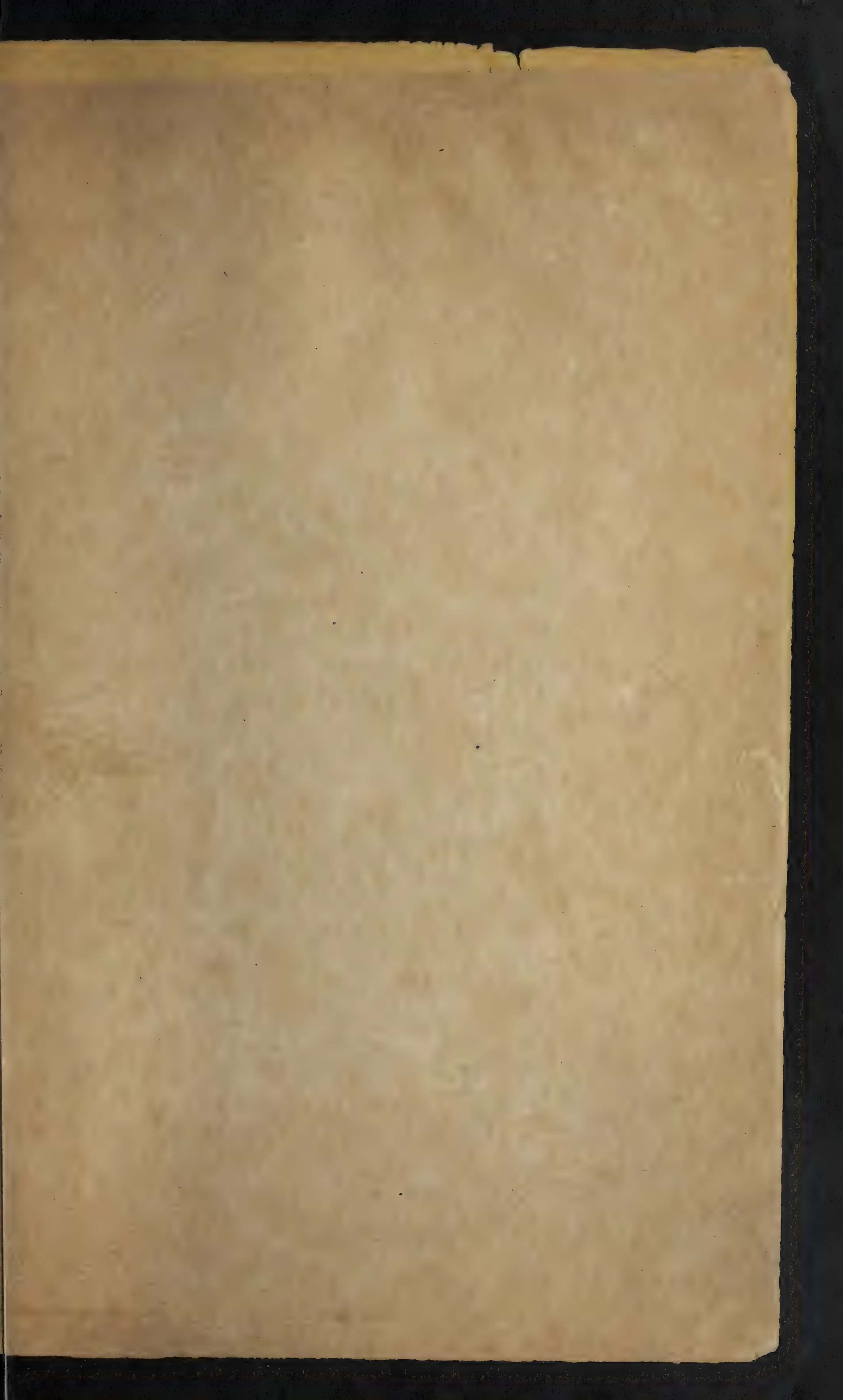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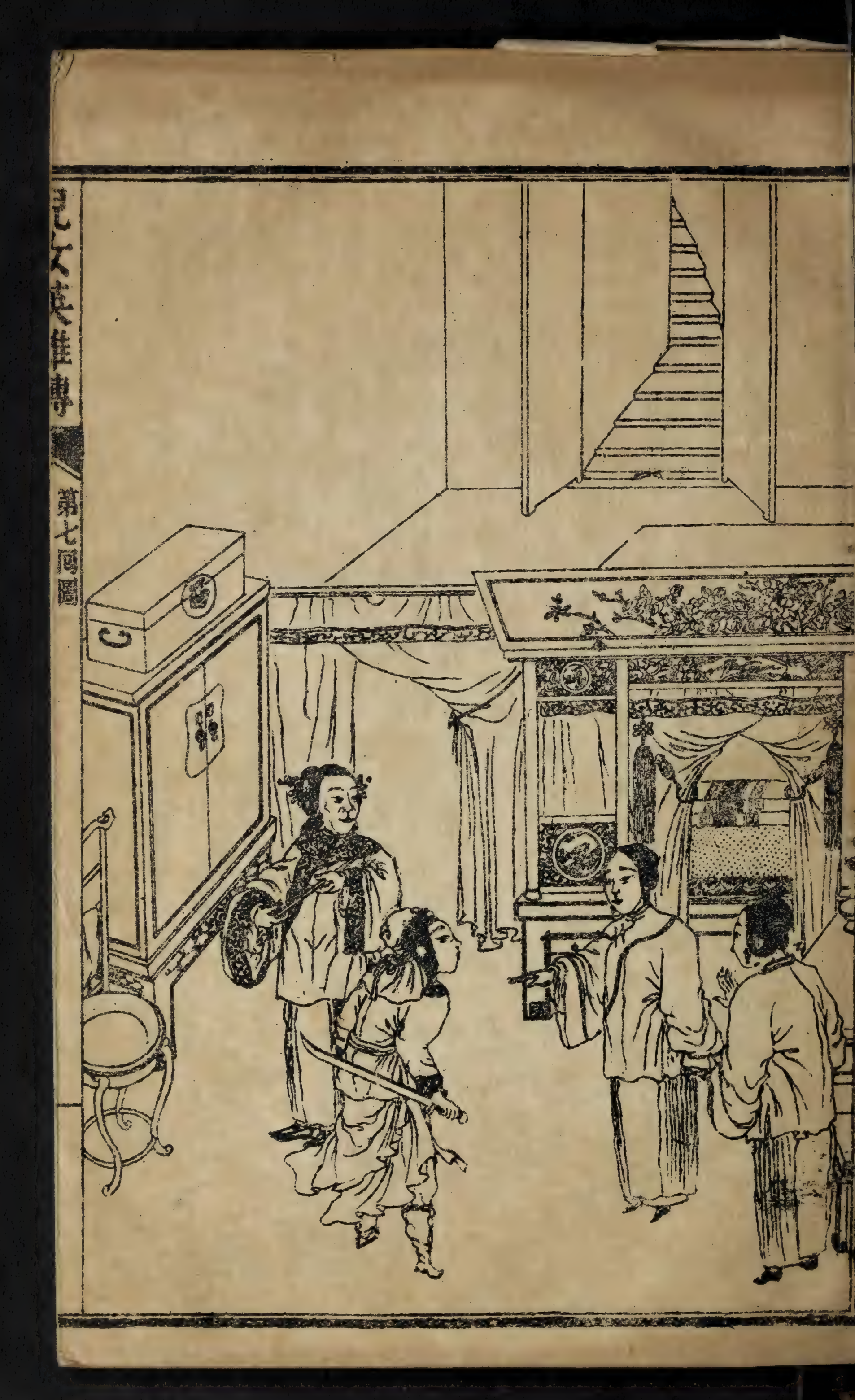


繪圖俠女奇緣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第七回　探地穴辛勤憐弱女　摘鬼臉談笑戲淫娃

上回書表的是那個不知姓名穿紅的女子在能仁寺掃蕩了廟裡的凶僧救了安公子的性命正待向安公子講他前番在悅來店走的情由此番到這廟裡的原故（正在洗耳拭目忽有橫風吹斷）只聽得一片哭聲口叫皇天救命他便詫異道奇呀這廟裡和尚被的我殺得盡淨廟外又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落近無人家況又是深更半夜這哭聲從何而來安公子說哭了這半日了方纔還像是拌嘴似的來着我只道是街坊家呢女子說豈有此理此處那有個街坊事有蹊蹺說着又聽得哭起來那女子便走到當院裡順着那聲音聽去好似在廚房院裡一般他忙忙的掖好了刀來到那月光門裡只聽得哭聲越近竟是在堆柴炭的那一間房裡走到那破牕戶跟前一看只見堆着些柴炭並無人跡看了看那門却是鎖着他便用手扭斷了鎖進去只見挨北牆靠西也有個小門關着靠東柴垜後面合着裝煤的一個大荊條筐上面扣着一口破鐘也有水缸般大小他心裡想道這口鐘放得好蹊蹺因把那破鐘揭起放在一邊再掀開筐一看果見一個人黑魆魆的作一堆兒蹲在那裡喘氣列公你道這人為何在此原來這廟裡和尚作惡多端平日不公不法的事也不止安公子這一件就筐子裡這個人也是這日午間來打尖的那和尚把他關鎖在屋裡扣在大筐底下並說不許作聲但要高聲一定要他性命就交給那個秃子合那瘦的和尚換替照應這人在筐裡悶了半日忽聽得外面一陣喧鬧次後却聽不見些聲息連那兩個和尚也不來查看他他一時急悶饑餓難當不由的一聲哭喊被這位好事的姑娘聽見就尋聲救苦的搜尋出來那人還只道是和尚來了嚇得不敢作聲女子道你這人不要害怕我是來救你的快些隨我出來到這月色燈光之下問你個端的說着自己先走進了廚房那人聽得是個女子聲音纔慢慢的站起來戰兢兢的隨後跟了來那女子正在那裡撥那盞油燈聽他跟了來回頭一看只見他年紀約莫五十餘歲是個鄉下打扮纔待合他說話不想那人奔向前來叫了聲我的孩兒我只道今生不能合你相見原來你還好端端的在此只是你媽媽怎麼不見（故作驚人之筆正是極力描寫面龐相似）女子一聽心裡詫異道這是那裡說起因說道想是悶糊塗了認錯了人那人揉了揉眼睛一看纔曉得是自己認差了慌得他連忙跪下道姑娘是我小老兒眼瞎了姑娘你是何人前來救我女子說你且莫問我且把你的姓名原故說來那人說這話說來話長姑娘既承你救了我這條草命怎的領我去見見我那女兒老伴兒纔好女子忙問道你的妻女在那裡那人說那大師傅推推搡搡的把我推出來就鎖我在這裡誰知道他弄到那裡去了女子道咻既這等我方纔把這廟裡走了個遍怎的不曾見個人來那人聽了又哭起來道天哪這一定是沒了命了女子道你且莫哭你耐心在這裡歇歇兒等候不可亂走等我務必給你尋來纔罷那人聽了又磕下頭去及至起來那女子早一路刀光出去了却說安公子正因女子尋那哭聲不見回來心中在那裡盼望忽然聽得女子進來隔着排插說道姑娘你聽這院壁又拌起來了女子側耳凝神的聽了一會那聲音竟是從裡間屋裡來他便進到裡邊留神向桌子底下以至牀下看了一番連連的搖頭納悶列公你道他為何在桌子底下尋找起來原來外間窮山僻壤有等慣劫客商的黑店合不守清規的廟宇多有在那臥牀後邊供桌底下設着地窨子或是安着地道往往

過着孤身客人半夜出來刧他的資財不就害人性命甚至闗藏婦女在內外省的地平又多是用木板鋪的上面嚴絲合縫蓋上輕易看不出來這些勾當大約一椿也瞞不過這女子就便這能仁寺廟裡的和尚平日怎的不公不法他也畧知只是與自己無干不值得管這閑事及至方纔合那個瘦子秃子兩個和尚交手聽了那一段不三不四的早料定這廟中除了刧財害命定還有些傷天害理的勾當作出來因急切要救安公子且不能兼顧到此如今聽了那個老頭兒的一番話早又動了他一個俠烈心腸定要尋出那母女二人的所在看是個甚麼情由滿屋裡尋了一會不見個踪跡急的怒氣塡胸說道今日就上天入地一定要尋着他纔罷說着滿屋裡端相一會看着北面那一槽隔斷安的有些古怪進了那小門一看只見並無一物止一條黑夾道子從那間柴炭房北牆後面直通到兩間廚房的西北牆角那個門去從那門縫裡便看得見廚房燈光也不像有甚麼原故楚身回來再找只見那屋裡放着的兩個平頂櫃北邊一頂搭着鎖南邊一頂櫃門虛掩順手開了那櫃門見裡面擱着一頂舊僧帽合些茶碗茶盤隨手動用的東西一層塵土像是不大開的光景看完又到北邊那頂櫃子跟前把鎖頭開開一看心中大喜說在這裡了原來這頂櫃子裡面中腰不安抽屜下面也沒槅板那後面的背板一扇到底抹的油光水滑像是常有人出入的樣子那櫃門一開早聽得隔着背板一個人說道我勸你的不是好話張嘴就講罵動手就講打等太師傅回來你瞧我給你告訴不給你告訴告訴了這裡了你的小命兒我見不得你又一個道那怕你這禽獸告訴我此時視死如歸那個還要這性命又聽得一個蒼老聲音說道事情到了這裡我們還是好生求他別價破口這女子聽了那裡還按納得住一面把那把刀掖在背後一面伸手就把那櫃子背板一拍拍的連聲的响只這一拍聽得裡面嘩啷嘩啷的一陣鈴鐺响就有個人接聲兒說來了又聽他一面走着一面嘟囔道我告訴你大師傅可是回來了我看你可再罵罷外面聽了連連的又拍了兩下又聽得裡面說來了你老人家別忙啊這個夾道子還帶是漆黑也得一步兒一步兒的慢慢兒的上啊說着那聲音便到了跟前接着聽得扯的那闗門的鎖鍊子响又一陣鈴聲那扇背板便從裡邊吱嘍開了那女子對面一看門裡閃出一個中年婦人只見他打半截子黑炭頭也似價的鬢角子擦一層石灰牆也似價的粉臉點一張猪血盆也似價的嘴唇一雙肉胞眼兩道掃箒眉鼻孔撩天包牙外露戴一頭黃塊塊的簪子穿一件元青扣綢的衣裳捲着大寬的桃紅袖子妖氣妖聲怪模怪樣的問了那女子一聲說我只當是我們大師傅呢你是誰呀說着就要闗那門那女子探身子輕輕的用指頭把門點住那婦人說你只不叫闗門你到底說明白了你是誰啷那女子道你怎的連我也不認得了我就是我麼那婦人道可一個怎麼你是你呢女子道你不叫我是我難道叫我也是你不成不著一字包羅萬象婦人道我不懂得你這繞口令兒啊你只說你作甚麼來已誰叫你來的你怎麼就知道有這個門兒那女子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他就借着那婦人方纔的話音兒說道我是你們大師傅請我來的你不容我進去我就走婦人道我們大師傅請你來的請你來作甚麼女子道請我來幫着你勸他呀此句本是入門之訣不料竟成招罵之根那婦人聽了這纔裂着那大薄片子嘴笑道你瞧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咧那麼着請屋裡坐他這纔把門開開女子道你先走只見他一面先走口裡說道你瞧大師傅可又找了個人兒勸你來了人家可比我[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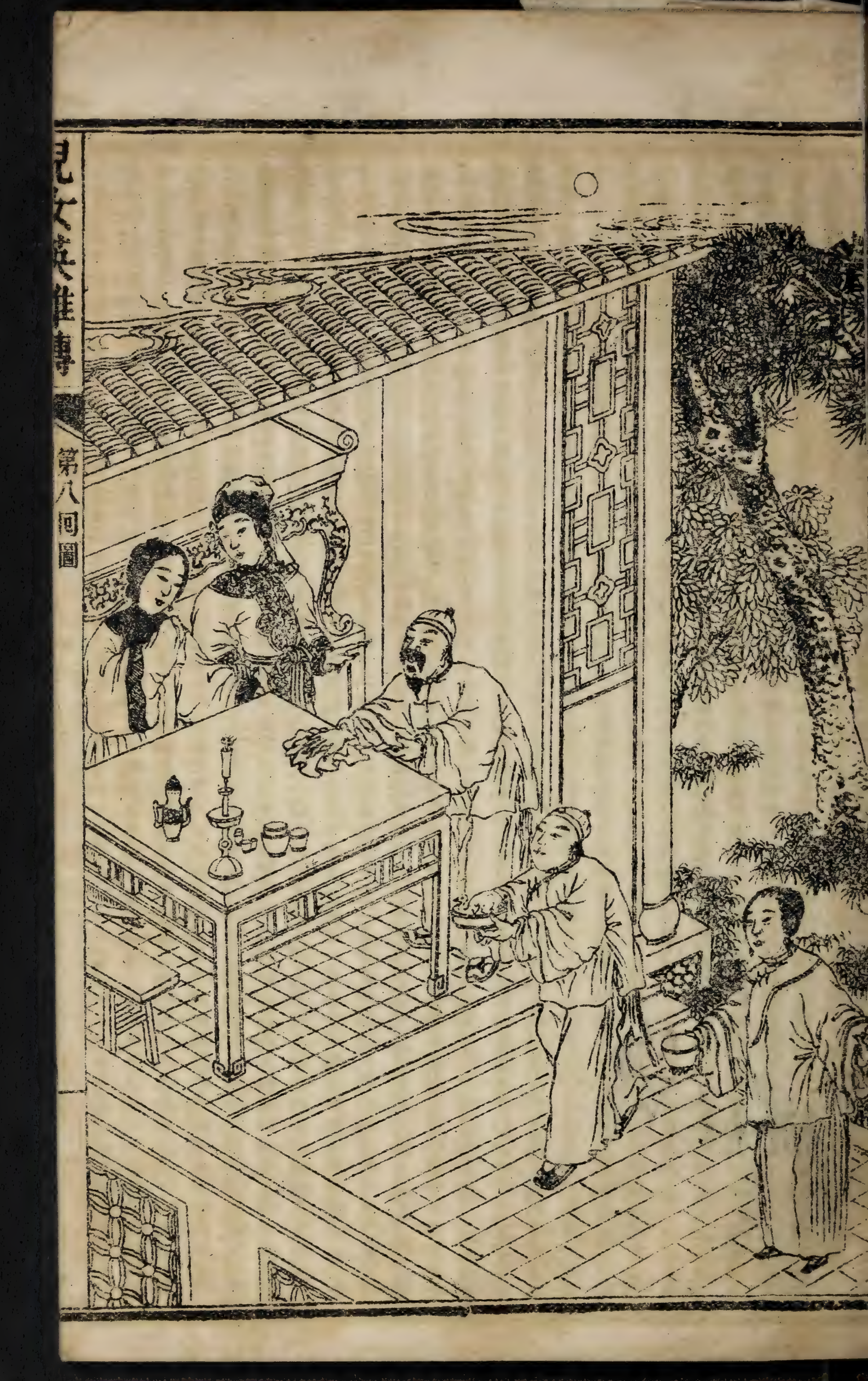
有個小門。從門裡直透出燈光來。女子看了。先把那扇背板門摘下來立在旁邊。纔一步步的下台堦來。走到台堦盡處。進了那個小門一瞧。就看見十七八歲的女子在裡面。他那形容合自己生的一模一樣。倒像照着了鏡子一般。不覺心裡暗驚道。奇怪。都道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怎生有這等相像的。定了一定。把那地窨子裡週遭一看。下面一樣的方磚墁地。上面橫着一尺來見方的通連大木。大木上搭着一塊一塊的石板。料想着石板上便是那間堆柴炭的屋子。四圍一看。西面板壁門牕。南北東三面都是磚墻。西北角留個進風出氣的氣眼。屋裡正北安一張大牀。牀東頭直上擺着三四個箱子。牀西腳底下挂着個帘兒。靠西壁又是一張獨睡牀。靠東墻南首一架衣裳隔子。北首一桌兩杌。靠南墻一張春櫈。那女子便坐在那條櫈上。旁邊坐着個老婆兒。想是他的母親。那老婆兒也是個村莊打扮。那女孩兒穿一件舊月白宮綢夾襖。繫一條青串綢夾裙。頭上畧畧的有些釵環。下面被裙兒蓋着。看不出那腳的大小。但見他雖則隨常裝束。却是紅顏綠鬢。俏麗動人。雖是鄉間女兒。露着慧性靈心。溫柔不俗。只是哭得粉光慘淡。鬢影蓬鬆。低頭坐在那裡垂淚。看着好生令人不忍。這穿紅的女子看罷。走到他跟前。平平的道了一個萬福。說道。這位姑娘。一個女孩兒人家。既把身子落在這等地方。自然要商量個長法兒。事款則圓。你且住啼哭。休得叫罵。這句話還不曾說完。只見那穿月白的女子站起身來。惡狠狠的向他面上啐了一口道。呀。呸。放屁。這是甚麼所在。甚的勾當。還有何商量。你怎麼叫我不要啼哭叫罵。我看你也是人家一個女孩兒。你難道就能甘心忍受不成。你快快給我閉了那張口。再要多言。可莫怒我女孩兒家粗魯。那老婆兒忙攔道。兒啊。不要這樣。這位姑娘說的是好話。那女子又厲聲道。甚麼好話。他不過與强盜通同一氣。我倒可惜他這等一個好模樣兒。作這等的無恥不堪的行逕。可不辱沒了女孩兒三個字。列公。這兒女英雄傳已演到第七回了。這位穿紅的姑娘的談鋒本領性格兒。衆位也都領教過了。大約他自出娘胎。不曾屈過心服過氣。如今被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辱罵。有個不翻臉的麼。誰知兒女英雄作事。畢竟不同。他見了這穿月白的女子這等的貞烈。心裡越加敬愛。說這纔不枉長的合我一個模樣兒呢。隨即向後退了一步。把臉上的唾沫星子搽了搽。笑着歎了一聲道。姑娘。你受這等的委屈。自然該惹怒交加。我不怪你。只是我要請教。難道只這等啼哭叫罵會子。就沒事了不成。你再想想。穿月白的女子道。還想些甚麼。我不過是個死。穿紅的女子聽了。笑道。螻蟻尚且貪生。怎麼輕輕兒的就說個死字。穿月白的女子道。我不像你這等怕死貪生。甘心卑污苟賤。給那惡僧支使。虧你還有臉說來勸我。那個討厭的女人。見他一句一罵。看不過了。拿着根潮烟袋。指着那穿月白的女子說道。格格兒。你可別拿着合我的你一銑子性兒合人家鬧。你瞧瞧人家脊梁上。可掖着把大刀呢。那穿月白的女子道。那怕他一把刀。就是劍樹刀山。我不怕。穿紅的女子正要打疊起無限的低情屈意。安慰那穿月白的女子。又被這討厭的婦人一岔。他便回頭喝道。這又與你何干。要你來多嘴。那婦人道。一個人鼻子底下長着嘴。誰還管着誰。不准說話嗎。穿紅的女子道。就是我管着你。不准說話。說着就回手摸身後那把刀。那婦人見這樣子。便有些發毛。一扭頭道。不說就不說。你打諒我愛說話呢。我留着話。還打點閻王爺呢。又是一個出口成讖那女子纔轉身來向着那老婆兒道。老人家。我看你這令愛姑娘一團的烈性。萬種的傷心。此時就有甚麼樣的話。大約

也合他說不進去。老人家你問他一聲。我們且離了這個地方。外面見見天光。可好不好。老婆兒聽了。向他女兒道。聽見了。兒啊。這位姑娘敘是好意。那穿月白的女子道。甚麼地方。我不敢去。就走。看他又把我怎的。說着站起來就走。那個婦人見了扯住他道。你站住。人家大師傅叫我在這兒勸你。可沒說准你出這個門兒。你那兒走哇。守着錢糧兒過啵。你又走囉。那穿紅的女子聽了。拔下那把刀來。用刀背把他的胳膊一攔。向那母女二人道。你娘兒兩個只顧走。那母女見了也有些害怕。只得就走。那穿紅的女子用刀指着那婦人道。你也出去。那婦人道。又要我作甚麼呀。口裡只顧說。他卻連忙拿了他的煙袋潮煙火紙。跟了出來。那穿紅的女子。也隨即拿了燈盞。跟着出了那地窨子門。他恐怕那婦人到西間去看見安公子。又得費一番唇舌。便站在當門。讓他母女二人在那張木牀上坐下。說道。姑娘少坐。等我請個人來給你見見。說着便拉了那婦人。脚不沾地的。進了北邊那隔斷門。正不知他那裡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納悶道。這個人來的好生作怪。方纔我乍聽了那混賬女人的話。只道他果然是和尚我來勸我的。及至我那等拒絕他。他不着一些惱。還是和容悅色。宛轉着說。看他竟是一片柔腸。一團俠氣。怎的此時又把那混賬東西拉了去。難道是又去請那個和尚去了不成。果然如此。好叫人不得明白。那老婆兒也是獃獃的發悶。正盼望間。只見那女子同了那婦人拿着個火亮兒。從夾道子裡領了一個人來。望着他母女說道。你娘兒們且見見這個人再講。那穿月白的女子抬頭一看。那裡是和尚。原來是他父親。他父女夫妻一見。呀的一聲。就攜手大哭起來。那老頭兒道。兒啊。千虧萬虧。虧了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不然。此時早已悶死了。那穿月白的女子。此時纔知那穿紅的女子。全是一片屈己救人之心。正要下拜。只聽他說道。你們且不必繁文。大家坐好了。把你們的一往情由說明。我自有個道理。他父女夫妻就在木牀上坐下。穿紅的女子便在靠窻戶杌子上坐下。那婦人也要挨着他坐。他喝聲道。你另找地方坐去。那婦人道。這可是新樣兒的游僧攆住持。（住持既揮游僧即住持矣請看大師傅可知）我們的屋子。我倒沒了座兒了。說着蹲下。在那櫃子底下。掏出一個小板櫈兒來。塞在屁股底下坐了。一聲兒不言語。噗哧噗哧。只吃他的潮煙。亂過了這一陣。那老頭兒纔望着穿紅的女子說道。姑娘。我小老兒姓張。名叫張樂世。鄉親叫順了嘴。都叫我張老實。我是河南彰德府人。在東關外落鄉居住。哥兒兩個。兄弟張樂天是學裡的秀才。去年沒了。剩了我一個人。同了我這老伴兒。帶着女兒過日子。我這女孩叫作張金鳳。今年十八歲了。從小兒他叔叔教他念書認字。甚麼書兒都念過。甚麼字兒都認得。學得能寫會算。又是一把的好活計。我這老婆子是京東人。他有個哥哥在京東幫人作買賣。要講我家。還算有碗粥喝。只因我們河南一連三年旱澇不收。慌亂的了不得。這些鄉親。不是這家借一斗高粱。就是那家要幾升豆子。我那裡供給得起。說聲沒有。他們就強奪硬搶。我合老婆兒說。這個地方兒可住不住了。我們商量着把幾間房幾畝地典給村裡的大戶。又把傢傢伙伙的折變了。一共得了百十兩銀子。套上家裡的大車。帶上娘兒兩個。想着到京東去投奔親戚。我個小買賣作。不想今早走岔了路。走到這條背道上來。走了半日。肚子裡餓了。沒處打尖。見這廟門上掛着個飯幌子。就在這裡歇下。這廟裡的師傅們把我們讓到這禪堂來。吃了他一頓素飯。臨走我拿了兩個兒東錢。合六百六十六個京錢。給他。他家當家的大和尚擺手說。一頓飯也值得收你的錢。我化你的善緣罷。我說我一個鄉老兒。你可化我個甚麼兒。他說不化你東。不化你西。[illegible]

他就指着女兒說道你這不是現成的一個[illegible]

着門。不叫我們走。這大嫂也不知從那裡來。把他娘兒兩個拉住。那大師傅就把我推推搡搡推到那間柴炭房裡去扣在大筐底下。住後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說着向他老婆兒道。後來是怎的。你告訴這位姑娘。那老婆兒哭眼抹淚的說道。阿彌陀佛。說也不當家花拉的。這位大嫂一拉。就把我們拉在那地窨子裡。落後那大師傅也來了。要把我們留下。說了半日。女兒只是拾頭撞腦。要尋死。也是這位大嫂。說着讓那大師傅出去。等他慢慢的勸我女兒。姑娘你想想這件事。可怎麼黙得頭呢。正鬧得難解難分。姑娘你就進來了。那穿紅的女子道。且住。你們是甚麼時候進去的。那和尚是甚麼時候出來的。你這令愛姑娘。可曾受他的作踐。那婦人道。月亮爺照着膝膈眼子呢。人家大師傅甜言蜜語兒。哄着他。還沒說上三句話。他就把人家抓了個希爛。還作踐他呢。說得他那麼軟餑餑兒似的。那穿紅的女子也不理他。只見那老婆兒連連搖手。說受他甚麼作踐。倒沒有價。那穿紅的女子點了點頭兒。說這話我都明白了。既然如此。少時我見了那大師傅。央及央及的叫他放你一家兒逃生。如何。那張金鳳只是低頭垂淚。那老兩口兒聽了。連連的作揖下拜。說道果然如此。我們來生來世。就變個驢。變個馬。報姑娘的好處。再不。我們就給你吃一輩子的長齋。都使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這話言重。纔回頭要向那婦人搭話。只聽他自己在那裡咕囔道。放啊。我們還留着祭竈呢。那穿紅的女子。見他這等的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那怒氣已是按納不住。無奈得問問他的來歷。只得冷笑了一聲。向他道。就讓你說。你把你是怎樣一樁事情。也說來我聽聽。那婦人道。我還說話嗎。我只打量你們把我當啞吧賣了呢。說着又伸着脖子抽了兩口潮煙。磕了烟袋。滅了火紙。他就站起來。滿地張牙舞爪的說道。說道。這不當着他們倆老的兒麼。你也不是外人。我討個大說。偺們姐兒們。今兒碰在一塊兒。算有緣。那穿紅的女子說。你站住。別合我論姐兒們。我是我。他是他。你是你。那婦人道。親香點兒倒不好。我今兒怎麼碰見你們姐兒們。都是這麼撅巴棍子似的呢。那穿紅的女子。催他說道。你說罷。別累贅。他纔接着說道。我賤姓王。呸。我們死鬼當家兒的。他們哥兒八個。我們當家兒的是第老的。人家都知道掙錢養家。獨他好吃懶做。喝酒耍錢。永遠不知道顧顧我。我全仗着人家大師傅一個月貼補個三吊五吊的。趕他死了。我說這還守個甚麼勁兒呢。我可就跟了這廟裡的大師傅來了。要提起人家大師傅來。忒好咧。真別辜負了人家的心。你們瞧我這腦袋上。都是鍍金的。這件衣裳。是買了整疋的花兒洋縐現裁的。我這褲子汗塌兒。都是綢子的。總說了罷。算萬道絲兒把我裹着呢。吃的更不用講了。天天的肥雞大鴨子。你想偺們配麼。那女子說道。別偺們你。婦人道。我就是我。我到了這廟裡沒半年。人家大師傅花的那錢。打我這麼個銀人兒都打出來了。就是一樣兒活重些兒。那女子問道。你這樣好吃好穿。還有甚麼重活叫你作呀。婦人道。你不知道。我們這廟裡爺兒六七個呢。大師傅是個當家的。二師傅是個帶髮兒修行。好本事渾實着的哪。還有個小大師傅。小二師傅。小大師傅打的一部的好拳。小二師傅是個掃腦兒也不猶。還有個三兒。你等回來大師傅來了你都見的着的。他們爺兒五哇。洗洗汕汕。縫縫連連。都得我。我一個人兒張羅的過來嗎。可巧今兒個早起。他們娘兒們來了。我們大師傅就要把他們留下。我樂得甚麼似的。誰知大師傅那麼耐着煩兒。倆給他。他還不願意。人家拿出來的大紅綢子。他也不要。還有五兩的中錠整個兒的大元寶。他也不要。末後大師傅翻箱倒籠。我出

小拇指頭兒壯的一支真金鐲子來。想着要給他帶在手上呢。他伸手喫嚓的一下子。把人家的脖子抓了個長血直流的。你瞧他歹毒不歹毒。（以此責張姑娘於十三妹之前十三妹之敘張姑娘也蓋至天下有極力參勑轉成保舉者皆此類也）那女子問道。這之後便怎麽樣呢。那婦人道怎麽樣人家大師傅拔出刀來就要殺他呀。你打量怎麽着我好容易救月兒似的纔攔住了。我說人生面不熟的。别忙。你老等我勸勸他。誰知越勸倒把他勸翻了。張口娼婦閉口蹄子。說着又對那穿月白的女子道。你瞧娼婦頭上戴這個。身上也穿這個。你怎麽說呢。那穿紅的女子問他道。這等說。你還不曾勸動他。少停你們大師傅回來。你怎麽對他呢。那婦人笑嘻嘻的道。你聽啊。如今不是我們大師傅找了你來了麽。我瞧你這嘴又來得。你勸他。他沒個不荅應的。你算我們廟裡他們爺兒五哇。除了二師傅他是在外頭跑海走黑道兒的。三兒小呢。可巧剩他爺們三個。偺們姐兒三個。偺們鬧個劉海兒的金錢盤香爐。各抱一條腿兒。你瞧這高不高。那穿紅的女子本就一腔子的怒氣。聽這婦人說的這等無恥不堪。那裡還忍耐得住。只見他一言不發。回手拔出那把刀來。刀背向地。刀刃朝天。從那婦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唰一聲。早變了個血臉的人。不曾聽他一聲兒。咕咚。往後便倒。這一倒但見個東西翻在半空裡。從半空打了一個滾兒。吧掉在地下。大家一看。原來把那婦人的前臉子削下來了。落在平地。還是五官亂動。那穿紅的女子不禁持刀大笑說。這個東西怪不得他如此不堪無恥。原來他帶着個鬼臉兒呢。那老兩口兒見了。嚇得體似篩糠的道。姑娘你咱的把他殺了。可不嚇煞了人。到是那張金鳳一見十分痛快。說道殺得好。這等禽獸一般的人。留他在世上何用。那老兩口兒道。兒啊。你那裡知道。他是那大師傅的心上人。他回來見殺了他的人。你我都是沒命的了。這越發不好了。那穿紅的女子笑道。我看你們說來說去。不過是怕那個大師傅。你們跟我見見那大師傅去。那張金鳳聽見要見和尚去。他便有些不愿意。穿紅的女子笑道。方纔我聽你刀山劍樹剝死呀活呀的。倒像傻冲打的似的。怎麽此刻完了本事了。（疼之愛之敬之重之不覺以激之者諸之）遂不妨跟我走。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走。那老兩口兒也只得跟了出來。及至出了房門一看。只見那月光之下。滿院橫倒豎臥七長八短的一地死和尚。把個老婆兒嚇得跌了一跤。幸喜隐戶擋住。不曾跌倒。老頭兒嚇得閉口無言。那張金鳳怔了一回。說道。呀。如今世上那有這等的一個出衆英雄。來作這等的驚人事業。那穿紅的女子聽了他這話。酒窩兒一動。蛾眉兒一挑。用兩個指頭指着鼻子笑着說道。不敢欺。就是我。（我字響得意情形如畫）當下姑娘臉上的那番得意。漫說出將入相。八座三台。大約立刻叫他登基坐殿。成佛昇天。他也不換。閑話休提。却說他把話說完。便把那父女夫妻三人讓進房來。自己重新進屋裡。一刀把那婦人的鬼臉兒扎起來。往院子一丟。又把那尸首提起來。也向那西墻角一扔。說聲跟了你大師傅去罷。把那張金鳳看了。定了會神。這纔大悟轉來。說哦。我曉得了。你那裡是甚麽勸我。竟是來救我一家兒的性命的。一位恩深義重的姐姐。姐姐請上受我全家一拜。連那老兩口兒也跪在塵埃拜個不住。忙得那穿紅的女子說。阿呀呀。你二位老人家快快請起。不可折了我的壽數。他老兩口兒起來。那女子又去拉張金鳳。那張金鳳跪着不肯起來。說道。請問姐姐姓甚名誰。家鄉何處。住在那裡。怎的就曉得我在此地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望姐姐說個明白。我張金鳳生必啣環。死當結草。那穿紅的女子說道。這話纔叫作說也話長。說着便把張樂世張老頭兒讓在堂屋西邊春凳上。張老婆兒母女二人讓在東邊春凳上。[illegible]


兒女英雄傳
第八回圖



心事辛苦幼成閒話時要知那姑娘說出些甚麼言詞下回書交代

第八回　十三妹故露尾藏頭　一雙人偏尋根覓究

這回書說書的先有個交代列公你看書中說的不知姓名的這個穿紅的女子不過是個過路兒的人遇見樁不相干兒的事得了騾夫的一句話救了安公子聽得張老頭兒的一聲哭救了張金鳳便救了他兩家的性命殺了一晚講了萬言講得來滿口生煙殺得來渾身是汗被那張金鳳罵得眼淚往肚子裡咽被那王八的奶奶兒嘔得肝火往頂門上攻直到此時方喘轉這口氣來纔落得張金鳳明白他是片俠氣柔腸那排插後面還寄放着一個說煞說不清的安公子還得合他費無限的唇舌要講一個閨門女子還叫作不安本分無故多事要講他這種胸襟這番舉動就讓是個血性男子也作不來替他細想去他是沽名還是圖利難道誰求他作的還是誰派他作的不成總不過一個不忍人之心纔動得了這片兒女心腸英雄肝膽只是天地雖大苦人甚多那裡救的着許多的穿紅女子來閒言少敘却說這位姑娘見張金鳳問他的姓名來歷欲待不說不但打不破張金鳳這個疑團就連安公子直到此時也還不得知他是怎樣一個人怎生一樁事若此刻先對張金鳳講一番回來又向安公子說一遍又恐聽書的說是重絮（一件情節連序兩遍非歧即複自以打疊歸併為宜此定法也至於打疊不來歸併不得則有第十二回詳略伸縮之法）故此他未曾開口先向西間排插後面叫了聲安公子這個當兒張老夫妻兩個因方纔險些兒性命不保此時忽然的骨肉團圓驚喜交加匆忙裡並不曾聽得那姑娘叫安公子三個字張金鳳聽得明白心裡詫異道這裡怎生的有個甚麼安公子況且我看這人也是個黃花女兒豈有遠路深更合位公子同行之理就說是他的至親兄弟也該有個稱呼怎的稱作公子還稱起他的姓來此事好不明白且不言張金鳳在那裡納悶却說安公子在排插後面炕裡邊守着那個黃包袱聽得東間忽而殺了一個人忽而救了一個人哭一陣笑一陣罵一陣拜一陣聽得呆了那位姑娘叫了他一聲他直不曾聽見姑娘見他不答應又連叫道安公子睡着了他這纔聽得連忙的答應了一聲嗻說不曾睡姑娘說既沒睡下炕來有話合你說只聽他又應了一聲只是止聽得人聲兒不見個人影兒那姑娘急了又催他說怎麼着下不來炕了呢聽他道一身的鈕襻子被那和尚撕了個稀爛敞胸開懷赤身露體走到人前成何體面姑娘道這又奇了你方纔不是這個樣兒見的我麼難道不是個人不成又聽他慢條斯理的說道呵呵非也非也方纔是性命呼吸之間何暇及此如今是患退身安哪我是寧可失儀不肯錯步姑娘聽了說道我的少爺你可酸死我了這麼着我給你出個主意你把那帶子解開衣裳一件一件的掩上繫上帶子套上你那件馬褂兒大約也就不至於赤身露體了罷（轉替他出一主意讀此段覺第五回白嫩嫩的胸脯句如懸心目第二十六回敞胸露懷句益有聲光）只聽他道有理有理緊接着就像是在那裡整理衣裳帶子遲了一會依然不見下來但聽他咳了一聲說了不得了這更下不去了姑娘聞說這又是個甚麼緣故呢只這一句再也聽不見他答應此時把個姑娘慪得冒火合他嚷道是怎麼下不來你到底說呀憑他甚麼為難的事你自說我有主意（姑娘且慢天下極易之事往往有因聰明而窘才力之時我有主意四字豈可不問事由輕易出口）他又俄延了半晌纔低聲慢語的說道我溺了姑娘一聽心裡說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這裡又不曾衝鋒打仗又不曾放

磤開山不過是我用刀砍了幾個不成材的和尚何至於就把他嚇的溺了呢這姑娘心裡只管是這等想但是他已經溺了憑是怎樣的大本領可怎麼替他出這個主意呢想了半日無法只好作硬文章了說你就溺了也得下炕來不想這句話一逼人急智生又逼出他一個見識來了他見那姑娘催得緊急便蹲在那排插的角落裡把褲子搕乾拉起襯衣裳的裌襖來擦了擦手跳下炕來纔一下炕又朝着那位姑娘跪下了那姑娘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面把眉一綳說你怎麼這麼俗啊起來列　話下且慢講那姑娘的話百忙裡先把安公子合張金鳳的情形交代明白在安公子是個尊重誠實位少年此時只望那穿紅的姑娘說明來歷商個辦法早早的上路去見他父母兩隻眼並不曾照到張金鳳身上在張金鳳此時幸而保得自己的身子父母的性命只知感激依戀那位穿紅的姑娘一條心更送不到安公子身上但是從炕上跳下那樣大一個人來再沒說看不見的況且他雖說是個鄉村女子外面生得一副月貌花容心裡藏着一副蘭心蕙性他平日見的只不過是些俗子村夫今日萍水相逢忽然見這等一個斯文一脈的少年公子自然不覺得眼光一閃又見那公子跪在地下把他羞得面起紅雲抬身往裡間就走那穿紅的姑娘一把拉住說不許跑跟姐姐這裡坐着便把他拉在自己身後坐下這纔向安公子道我們方纔作的這樁事說的這段話你都聽明白了不曾安公子道聽明白了姑娘說如此狠好免得我重敘因指着張老夫妻二位向他道你看這兩位老人家可是一介平民你可是個貴家公子他們就不應同你一處坐何況叫你同他敘禮但是聖人說的素患難行乎患難如今大家都在患難之中這可講不得你的門第過去見個禮兒安公子此時感激姑娘佩服姑娘真同天人一樣假如姑娘說日頭從西出來他都信得極豈有個不謹遵台命的忙答應了一聲一抖積伶兒把作揖也忘了左右開弓的請了倆安張老實慌得搶過來跪下說公子你折煞我小老兒了那老婆兒也是拉着兩隻袖子拜呀拜的拜個不住口裡說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公子見禮罷那姑娘又指張金鳳向他道這裡還有個人兒呢這是我妹子也見個禮兒又趕着說別請安了作揖罷安公子轉過身來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那張金鳳也羞答答的還了一個萬福那姑娘先向張老說道老人家勞動你先把這一棹子的酒菜傢伙撿開擦乾淨了棹子大家好說話張老應了一聲便一件一件的搬出門去堆在廊下安公子此時經了那姑娘的這番琢磨臉兒也闊老了膽子也闊大了也來幫着張老搬運他一眼看見了那把酒壺就發起恨來道噯這就是方纔那賊禿灌我的那毒藥壺待我來說着提了那把酒壺站在簷下向那和尚跟前一扔說如今我也會敬你一盃姑娘說道還要怎麼沒來由一時張老擦淨了棹子那姑娘便把張老同公子讓在西首椿櫈張老婆兒讓在東首椿櫈坐下他纔回頭向張金鳳道妹子你方纔問我的姓名家鄉住處還說怎的就曉得你在這裡遭這場大難前來搭救不是這話嗎我是個不通世路隱姓埋名的人況且你我如浮萍暫聚少一時伯勞東去雁西飛我這殘名賤姓竟不消提起至於我的家鄉離此甚遠即便說出個地名兒來你們也不知道方向兒也不必講到話下要問我的住處說來卻離此不遠也不過在四五十里之外卻是個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地方兒安公子聽了說這等難道姑娘你在雲端裡住不曾姑娘答道差也不多公子說那有個在雲端裡住的理呢那姑娘也不合他分辨接着又向張金鳳道妹子[illegible]

風使船以至買好名兒戴高帽兒的那些營生我都不會作我今日可是為救一個人來了却不是救你說着把臉一沉手一指指着安公子道我可是特來救安公子你來了不知你知道不知道明白不明白安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道姑娘人非草木方纔我安驥只為自己沒眼力沒見識誤信人言以致自投羅網被那和尚綁上要取我的心肝那時我的生死關頭不過只爭一綫若不虧姑娘前來搭救再有十個安驥只怕此時也到無何有之鄉了此恩終身難報怎說得個不知只是我知姑娘道前來救我却不知姑娘因何前來救我更不得知姑娘因何一直趕到此地來救我（此皆讀者意中之所欲問也指點如畫梳櫛入細）還求你說個明白再求你留下名姓待我安驥稟過父母先給你寫個長生祿位牌兒香花供養你的救命深恩再容圖報那姑娘道幸而你明白是我救你不然大約你有三條命也沒了你那圖報不圖報的話不必提我的姓名你不必問必要問我就揑個假名姓告訴你何妨那張金鳳說道姐姐不是如此便是妹子這裡也一定要請問姐姐個姓名就便是姐姐施恩不望報也得給我們這受恩的留些地步纔好姐姐要不說妹妹只得又跪下了那姑娘連忙一把拉住說快休這樣我縱然不說姓名自然也得說明來歷不然叫你們大家看着我這個樣兒還是平妖傳的胡永兒還是鎖雲囊的梅花娘還真個的照方纔那香孽障說的我是個女金斗呢我的姓名雖然可以不談有等知道我的認識我的都稱我作十三妹你們大家都叫我十三妹就是了大家聽了都稱了聲十三妹姑娘這個地方兒要讓安公子積伶了他聽了這話想了一想道姑娘你這稱呼是九十的十字還是金石的石字十三妹道這隨你算那個字都使得只見他不容再問便長歎了口氣眼圈兒一紅說道你們要知我的來歷我也是個好人家的兒女我父親也坐過朝廷的二品大員張金鳳聽了忙站起來福了一福道原來是位千金小姐妹子不知方纔多多得罪那姑娘笑道你這話更可不必你我不幸託生個女孩兒不能在世界上烈烈轟轟作番事業也得有個人味兒有個人味兒就是乞婆丐婦也是天人沒些人味兒讓他紫誥金閨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樣大姐又怎樣還說句笑話兒你也見過一個千金小姐合強盜撒對兒的麼那張老道甚麼話那說書說古的菩薩降妖捉怪的多着呢安公子接着問道姑娘既是位大家閨秀怎生來得到此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我父親曾任副將只因遇着了個對頭這對頭是個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一個大腳色正是我父親的上司說到這裡咽住把臉一紅又說道却又因我身上的事得罪了那廝他就尋個縫子參了一本將我父親革職拿問下在監裡父親一氣身亡那時要仗我這把刀這張彈弓子不是取不了那賊子的首級要不了那賊子的性命但是使不得甚麼原故呢一則他是朝廷重臣國家正在用他建功立業的時候不可因我一人私仇壞國家的大事二則我父親的冤枉我的本領閤省官員皆知設若我作出件事來簇簇新的冤冤相報大家未必不疑心到我縱然奈何我不得我使父親九泉之下被一個不美之名我斷不肯三則我上有老母下無弟兄父親既死就仗我一人奉養老母萬一機事不密我有個短長母親無人養贍因此上忍了這口惡氣又恐那賊子還放我孀母孤女不下我叫我的乳母丫鬟身穿重孝扮作我母女模樣扶柩還鄉我自己却奉了母親避到此地五十里地開外的一個地方投奔一家英雄這家英雄現年八十餘歲真算得個不讀詩書的聖賢不怕勢利的豪傑不想到了那裡正遇着他遭了

椿不得意事情。幾乎把前半世的英名喪盡。是我拔刀相助。不能保全了他的英名。還給他掙過一口大氣來。他便情願破業傾家要把我母女請他到家奉養。只是我這人。與世人性情不同。恰恰的是曹操一個反面。曹操曾說甯使我負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負我。我卻是只願天下人受我的好處。不願我受天下人的好處。當下只收了他一匹驢兒。此外不曾受他一絲一粒。只叫他在這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給我結了幾間茅屋。我同老母屈住。又承他的推情。那裡村中眾人的仗義。每日倒有三五個村莊婦女。輪流服侍老人家。頗不寂寞。我纔得騰出這條身子來。弄幾文錢供給老母的衣食。只是我一個女孩兒家。除了針繡女工。那是我生財之道。說來不怕你大家笑話。我活了十九歲。不知橫針豎線。你就叫我釘個鈕襻子。我不知從那頭兒釘起。我只得靠着這把刀。這張彈弓。尋趁些沒主兒的銀錢用度。那安公子聽到這裡。問道。姑娘。世間那有個沒主兒的銀錢。姑娘道。你是個紈袴膏粱。這也無怪。你不知。聽我告訴你。即如你這囊中的銀錢。是自己折變了產業。去救你的令尊。交國家的官項。這便是有主兒的錢。再如那清官能吏。勤儉自奉。攢些廉俸。那買賣經商。辛苦販運。攢些資財。那莊農人家。耕種刨鋤。攢些衣食。也叫作有主兒的錢。此外有等貪官污吏。不顧官聲。不惜民命。腰纏一滿十萬八萬的。飽載而歸。又有等劣幕豪奴。主人賺朝廷的。他便賺主人的。及至主人一敗。他就遠走高飛。捲囊而去。還有等刁民惡棍。結交官府。盤剝鄉愚。仗着銀錢。霸道橫行。無惡不作。這等錢都叫作沒主兒錢。凡是這等我都要用他幾文。不但不領他的情。還不愁他不雙手奉送。這句話要說白了。就叫作女強盜了。公子說。姑娘言重。據這等聽起來。雖那崑崙古押衙。公孫大娘。線娘等輩。皆不足道也。強盜云乎哉。強盜云乎哉。姑娘忙攔他道。算了夠酸的了。那張金鳳接着問道。我看姐姐這等細條條的個身子。這等嬌娜娜的個模樣兒。況又是官宦人家的千金。怎生有這般的本領。倒要請教。那姑娘道。這也有個原故。我家原是歷代書香。我自幼也曾讀書識字。自從我祖父手裡。就了武職。便講究些兵法陣圖。練習各般武備。因此我父親得了家學真傳。那時我在旁見了這些東西。便無般的不愛。我父親膝下無兒。就把我當個男孩兒教養。見我性情合這事相近。閒來也指點我些刀法鎗法。久之就漸漸曉得了些道理。及至看了那各種兵書。纔知不但技藝可以練得精。就是膂力也可以練得到。若論十八般兵器。我都算拿得起來。只這刀法鎗法。彈弓袖箭。拳腳。卻是老人家口傳心授。又得那位老英雄贈我的這頭驢兒。這驢兒日行五百里。但遇着歹人。或者異怪物事。他便咆哮不止。真真是個神物。因此任我所為。就把個紅粉的家風。作成個綠林的變相。這便是我的來歷。我可不是上山學藝跟着雛山老母學來的。張金鳳也嫣然一笑。張老夫妻在旁聽了。只是點頭咂嘴。安公子說道。方纔我看那些和尚都來得不弱。那個頭陀尤其凶橫異常。怎的姑娘你輕描淡寫的就斷送了他。今聽如此說來。原來家學淵源。正所謂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了。十三妹道。你先慢講這些閒話。如今我的話是說完了。要請教你了。你我在悅來店怎的個遇見。怎的個情由。他三位無從曉得。也與他三位無干。此時不必嘵舌。只是我臨別的時節。那等的囑咐你千萬等我回來。見面再走。你到底不候着我回店。索性等不到明日。倉猝而行。這怎麼講。這也罷了。只是你又怎的會走到這廟裡來。到要請教。安公子聽了這話。慚惶滿面。說道。姑娘你問到這裡。我安驥誠惶誠恐。愧悔無地。如今真人面前講不得假話。我在店裡聽了姑娘你那番話[illegible]

的話。那騾夫店家又兩下裡一齊在旁攛掇。是我一時慌亂。就匆匆而走。不想將上那座高嶺。又出樁岔事。連那不通人性的啞吧畜生也欺負起人來。忽然的一驚。就跑到此地。要不虧兩個騾夫沿途保護他。還不知跑到那裡纔止。偏偏的又投了這凶僧的一座惡廟。正所謂飛蛾投火。自取焚身。姑娘。我死不足惜。只是我讀書一場。不得報父母的大恩。倒誤了父母的大事。已經十死莫贖了。如今幸而不死。又把姑娘你一片俠腸。埋沒得曖昧不明。我安龍媒真真的媿悔無地。十三妹道。你也曉得後悔。我索性叫你大悔一悔。你不但不曾認清我這番好意。你連那騾子的好意都辜負了。聽我告訴你。你方纔口口聲聲罵的那個欺負你的畜生。正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心心念念感激的那兩個騾夫倒是你的勾魂使者。(賢奸雜糅是非顛倒古之有國有家類此者多矣又何責乎不更事少年)安公子聽了。吃驚道。姑娘。你此話怎講。那張老夫妻二人合張金鳳聽了這話。更摸不着頭腦。只聽姑娘望着大家說道。今日這場是非。也叫作合當有事。我今日因母親的薪水不繼。偶然出來走走。不想走到岔道口的山前遇見兩個人在那裡說話。我騎着驢兒從旁經過。只聽得一個道。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裡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我聽了這話一想。這豈不是一樁現成的事。與其等他搬運。我何不搬運來用用。因把牲口一帶。繞到山後。要聽聽這樁事的方向來歷。安公子便問道。究竟是兩個甚麼人呢。十三妹笑道。好叫你得知。就是你感激不盡的那兩個騾夫。說着便把他怎的抱怨。怎的商量。怎的說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送信回來。怎的賺安公子出店上路。怎的到黑風崗要把他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的話。說了一遍。又把自己如何借搬弄那塊石頭搭話。纔得說明。臨別又如何諄諄的囑咐安公子不可輕易動身。他到底懷疑不信。以致遭此大難。向張金鳳併張老夫妻訴了一番。張金鳳這纔得明白這姑娘的始末根由。就連安公子也是此時纔如夢方醒。只聽他說道。姑娘。我安龍媒枉讀詩書。在你覆載包羅之下。全然不解。如今看了你這番雄心俠氣。竟激動我的性兒了。我竟要借你這把鋼刀一用。說着伸手就拿那刀。十三妹一把按住。問他道。個這又作甚麼。這個東西可不是頑兒的。一個不留神。把手指頭拉個挺大的大口子。生疼。要流血的。你嬤嬤爹又沒在跟前。誰給你吹呀。(若十三妹遇以騾夫被咬情節相告序事未免平直作者不過欲避此病轉將安公子稚弱嗔憨之態十三妹嫵笑奚落之神寫得栩栩欲活文須如此作方有聲色書須如此看乃見會心)只見他滿臉通紅。說道。這也顧不及許多了。姑娘你務必借我一用。十三妹說。你要作甚麼罷。安公子道。我要尋着那兩個騾夫。把這大膽的狗男女碎尸萬段。消我胸中之恨。十三妹道。這樁事不勞費心。方纔那位大師傅。不曾取你的心肝的時候。二師傅已就把他兩個的心肝取了去了。你要不信。給你個憑據看看。說着向懷裡掏出那封信來。遞給公子。安公子一看。果然是交騾夫送去的那封信。連說道。有天理呀有天理。十三妹說。少爺你別慪我了。我還有許多話要講呢。安公子這纔歸坐。只見那十三妹指着他向張老夫妻並張金鳳道。你們三位可別打量這位安公子合我是親是故。我合他也是水米無交。今日纔見。然則一個萍水相逢的人。我因何替他出這樣的死力呢。我本來的意思。原是得了那騾夫口裡一個信息。要擎這注現成銀子。及至訪着安公子。見他那番光景。知他是個正人。問起情由。又知他是個孝子。我心裡先暗暗的欽敬。便不肯動手。後來聽到他令尊的那番委屈。又與我父親所遺的冤枉大略相同。因此我從那任俠尚義之中。又動個同病相憐之意。便想救他這場大難。說着回頭又向安公子

道俗語説的救火須救滅。救人須救徹。我明明聽得那騾夫説。不肯給你送這封信去請褚一官。況且那褚一官。我也畧曉得些消息。便去請他。他三五天裡也來不了。到了他的娘子。你就等他一百年。也未必來的了。就讓你在悅來店呆等。不致遭騾夫的毒手。你又怎生的到得淮安。所以我纔出去走那一盪。要把事情替你佈置的周全停妥。好叫你上路趲程。早早的圖一個父子團圓。人財無恙。不想我把事情弄妥了。趕回店來。你倒躲了。我問問店家。他合我言語支離。推説不知去向。及至問道他無話可支了。他纔説是兩個騾夫請你到褚家住歇去了。我一聽這事不好了。他兩個既不曾到褚家去。褚家這話從何而來。可不是他賺你上黑風崗去。是那裡去。這豈不是我不曾提你出火坑來。反況你到海底去了麼。我十三妹這場孽可也造得不淺。我就撥轉頭來。順着黑風崗這條路。趕了下來。纔上得黑風崗的山坡。月光之下。只見一個牲口脖子上拴的鈴鐺。合一個草帽子。扔在路旁。我只説這一定是走這條路無疑了。不想前行了幾步。轉尋不出那牲口的脚踪兒來。眼前一片荒草。倒像人跡不到的一般。一直尋到崗子頂上。越不見個影兒。那月色照得如同白晝。我便探身往山澗下一望。也不得些情形。只得順着牲口的脚踪。我下回來。見那牲口脚踪兒踹的散亂。直奔了這廟裡來。至於這座廟裡和尚的行徑。我早已曉得。我一想這事。尤其不妙了。便算你幸而不曾遭那騾夫的暗算。依然脱不了強盜的明劫。還不是一樣。我就一口氣趕到廟前。還不曾見個端的。我那個騾兒先不住的打鼻兒。不肯往前走。我看了看廟門又關得鐵桶相似。我便下了牲口。拴在樹上。一縱身上了山門。往廟裡一望。只見正殿院落漆黑。只有那東西兩院看得見燈火。我就蹲身跳將下來。只是我雖會蹲縱。我那驢兒可不會蹲縱。我便悄悄的開了左邊角門。把牲口拉進來。見那東配殿裡堆着些糧食。就先把牲口寄頓在那屋裡。然後出來縱上房去。且住。列公聽説書的打個岔。你聽這姑娘的話。就怪不得他方纔把廟裡走了個遍。就是不曾到東配殿了。原來他進廟裡就偷偷兒的進去寄頓了一回騾兒了。你我不知。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再講那十三妹説道。及至我上了房。隱在山脊後一看。正見那凶僧手執尖刀。合公子你説那段話。彼時我要跳下去。誠恐一個措手不及。那和尚先下手傷了你的性命。因此暗中連放了兩個彈子。結果了兩個僧人。至於後來的那般禿廝。都是經公子你眼見的。我原無心要他的性命。怎奈他一個個自來送死。也是他們惡貫滿盈。莫如叫他早把這口氣還了太空。早變個披毛戴角的畜生。倒也是法門的方便。再説假如那時要留他一個。你未必不再受累。又費一番唇舌精神。所以纔斬草除根。不曾留得一個。安公子如今你大約該信得及我不是為打算你這幾兩銀子而來了罷。説到這裡。回頭又向着張金鳳叫了聲妹子。你聽我這話可是我特來救安公子。不是特來救你一家性命。這就不消再講了。此時安公子被十三妹一番言語。問得閉口無言。只有垂淚。半晌。嘆了一口氣道。姑娘。我安龍媒真是百口無詞。只是姑娘你也有一些兒欠通之處。十三妹聽了説道。怎麼説了半天。我倒有了不是了呢。你倒説説。我倒聽聽。（問得有理我亦要問當論書中事有易涉招問者若俟將來讀者疑而駁之則作者無從聲訴矣於是往往以書中一人難之亦即以書中一人解之一難一解怡然渙然此史法也補苴罅漏莫善於此燕北閒人每用此法此其一也又其變則有設為問答之法）安公子説。姑娘你若在店裡就把那騾夫要謀我資財害我性命的話。直捷了當的告訴了我。豈不省了你一番大事。十三妹聽了這話。倒不禁笑起來説。這話我一點兒不欠通。倒底是你作夢呢。假如你是個老練深沉。有膽有識的人。我説了這話。你自然就用上[illegible]





安公子聽了連連拍腿點頭說不錯的不錯的姑娘你如今就說我酸也罷俗也罷我安龍媒對了你這樣的天人只有五體投地了說着又拜了下去那十三妹把身子閃在一旁也不來拉也不還拜只說了一句這到不敢當此大禮張老也連忙站起來道我小老兒倒有一句拙笑話也不用講這個那個只我們兩家六條性命都是姑娘你救的安公子他為官作宦怎麽樣也報了恩了只是我們兩口兒是一對老朽無用的鄉老兒女兒又是個女孩兒家你這樣大恩今生今世怎生答報的了那老婆兒也在一旁說嗳真話的十三妹把手一擺說老人家快休如此說要說你兩家性命不是我十三妹救的這話也是欺人只是我方纔說過的安公子還得感激那頭騾子我這妹妹還得感激那個沒臉的女人這話怎麽講呢要不虧那個騾子忽然一跑安公子早已上了山崗被那騾夫推落山澗我便來救也是遲了我這妹子要不虧那沒臉的女人從中多事早已遭那凶僧作踐我便來救也是晚了難道這渠真是一個兩條腿的畜生一個四條腿的畜生作得來的不成這是個天難道誰又看見天那裡怎的個支使誰又聽見天怎的個吩咐的不成這便是你二人一個孝心一個節烈所感天纔牽引了我來正不是一樁偶然的事（絕大道理滴滴歸源）如今安公子的性命保住了資財保住了他的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這妹子的性命保住了身子保住了你二位老人家可保無事了我雖然句句的藏頭露尾被你二人層層的尋根覓究話也大概說明白了千里搭長棚沒個的不散筵席你我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然我失陪說着掖上那把刀邁步出門往外就走這正是鏡中花影波中月假假真真辨不清要知那十三妹忙碌碌的又向那裡去下回書交代

第九回

憐同病解橐贈黃金　識良緣橫刀聯嘉耦

這回書緊接上回講得是十三妹向安公子張金鳳併張老夫妻把一往的原由來歷交代明白邁步出門朝外就走安公子一見慌了只慌得手足無措卻又不好上前相攔張老夫妻二人更是沒了主意也只說得個姑娘不要忙只有張金鳳乖覺他見十三妹纔把話說完掖上那把雁翎寶刀頭也不回抬身就走他便連忙搶了兩步搶到十三妹面前回身迎頭一跪雙手抱住十三妹兩腿說姐姐那裡去你此時是去不得的了嚷安公子同張老夫妻見了便也一同上前圍着不放十三妹道這又奇了你們的事是撥弄清楚了我的話也交代明白了你們如何還不放我去張金鳳道我是斷斷不放姐姐去的十三妹道既如此你且起來張金鳳雙關緊抱把臉靠住了那姑娘的腿賴住不動說要姐姐說了不去我纔起來十三妹用手把他扶起說你且起來我纔說去不去的話說着扶起張金鳳大家重復歸坐只見十三妹笑向大家指着張老夫妻道他二位老人家罷了你們兩個枉有這等個聰明樣子怎麽也恁般獃氣你們道我真個要去麽你看這等的深更半夜古廟荒山雖說救了你兩家性命這個所在被我鬧得血濺長空尸橫遍地請問就這樣撂下走了叫你們兩家四個無依無靠的人怎麽處就便你們等到天明各自逃生大路上也難免有人盤問這豈不是沒救成你們倒害了你們了麽就算我是個冒失鬼鬧了個烟霧塵天一概不管甩手走了你們想想難道炕上那個黃布包袱我就這等含含糊糊的丟下不成就算我也丟下不要了你們只看墻上挂的我這

張彈弓。我這張彈弓。是銅胎鐵背鏤銀研金。打一百二十步開外。不同尋常兵器。從我祖父手裡傳流到今。算個傳家至寶。我從十二歲用起。至今不曾離手。難道我也肯丟下他不成。張金鳳道。既如此。姐姐為何忽然說要去呢。十三妹道。一則看看你二人的心思。二則試試你二人的膽量。三則我們今日這樁公案。情節過繁。話白過多。萬一日後有人編起書來。這回書我不着個結扣回頭兒。太長。因此我方纔說完了話。便站起來要走。作個收場。好讓那作書的借此歇歇筆墨。說書的借此潤潤喉嚨。你們聽聽有理無理。筆舌互用謂燕北閒人為十三妹後身誰曰不宜十三妹說明這段話。不但當時在場的大家聽了。把心放下。就連現在聽書的。也都說有理。却說安公子經了這一番喧鬧。又聽了這半日長談。早把那黃布包袱忘在九霄雲外。如今因十三妹提到。他纔想起。連忙爬到炕上。雙手抱起來送到十三妹跟前。放在棹兒上。說。姑娘這是你交給我看守着的那個包袱。我聽你說的要緊。方纔鬧得那等亂烘烘的。我只怕有些失閃。如今幸而無事。原包交還。姑娘請收明了。姑娘道。借重費神。只是我不領情。還東西與我無干。却是你的。安公子詫異道。這分明是姑娘你方纔交給我的。怎生說是我的東西起來。十三妹道。你聽我說。方纔在店裡的時候。你不說你令尊太爺的官項須得五千餘金。纔能無事麼。如今你囊中止得二千數百兩。纔有一半。聽起來老人家又是位一塵不染兩袖皆空的。世情如紙。只有錦上添花。誰肯雪中送炭。那一半又向那裡弄去。萬一一時不得措手。後任催得緊。上司逼得嚴。依然不得了事。那時豈不連你這一半的萬苦千辛也前功盡棄。所以今日晌午我在悅來店出去走那一盪。就是為此。雪亮我從店中別後。便忙忙的先到家中。把今晚不得早回的原由稟過母親。一面換了行裝。就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着我提的那位老英雄。要暫借他三千金。了你這樁大事。若論這位英雄的家當。漫說三千金。就是三萬金。他一時也還拿得出來。若論他同我的氣義。萬講三萬金。便是三十萬金。他也甘心情願。我也用得他的。所以他聽見我說個借字。就立刻照數的盤出來。問我送到那裡。我說不必遣人運送。給我捆載停妥。就捎在我驢兒上帶去罷。倒虧他的老成見識。說道。這三千金通共也不過二百來斤。怕帶不了去。但是東西狼犺。路上走着也未免觸眼。因問我還是本地用。遠地用。如本地用。有現成的縣城裡字號票子。遠路用。有現成的黃金。帶着豈不簡便些。我聽他說得有理。就用了他二百兩足色黃金。大約也夠三千兩光景了。說着解開那包袱。又把兩封紙包拆開。只見包着二百兩同泰號硃印上色葉金。安公子還不曾答話。那張老看了。說。這樣值錢的東西。二百二百的幫人。真可少見。又想的這樣周到。姑娘你不要真是個菩薩轉世罷。張老婆兒一旁觀了。也不住的點頭咂嘴。說道。只聽說金子是件寶貝。鍍個冠簪兒。啊。丁香兒啊。還得好些錢呢。敢是真有這麼大包的。你看看黃澄澄的。怪愛人兒。阿彌陀佛。那張金鳳雖是個鄉村女子。却天生得不落小家氣象。且此時一心只有個十三妹姐姐。餘事都不在心上。不過遠遠的看了一看。暗暗的歎服十三妹。略無多言。只有安公子承這位十三妹姑娘保了資財。救了性命。安了父母。已是喜出望外。如今又見他這番深心厚意。宛轉成全。又是歡祈。又是感激。想起自己一時的不達時務。還把他當作個歹人看待。又加上了一層懊悔。一層羞愧。只管滿臉是笑。不覺得那兩行眼淚。就如湧泉一般。流得滿面啼痕。只聽他抽抽噎噎的向那姑娘道。姑娘。我安驥真無話可說了。自古道。大恩當謝。此時我倒不能說那些客套虛文。只是我安驥有數的七尺之軀。[illegible]

這樁東西正言莊論侃侃而談頑石點頭小儒咋舌說這是你的那是我的到頭來究竟誰是誰的只求個現在取之有名用之得當就是了用得當萬金也不算虛花用得不當一文也叫作枉費錢之為物也愚者重之如命是謂溺情俠者輕之如土是謂矯情有如此予奪咸宜權衡不爽得用情之正者乎吾將鑄金事之即如這三千金成全了你的一片孝心老人家半世清名這就不叫作虛花枉費不但授者心安受者心安連那銀子都算不枉生在天地間了何況這幾兩銀子我原說一月必還又不是白用他的這一月之內自有那沒主兒的錢送上門來替你還他連我也不過作個知情底保的中人這手來那手去你又何必這等較量錙銖安公子聽了只得領受收好不提再講那十三妹這番解囊贈金又了卻一樁心事便要商議打發他兩家男女上路的話提筆有力只是看看這四個人之中一個是瘦怯怯的書生一個是嬌滴滴的女子那張老夫妻雖然年紀大些又是一對鄉愚經了這番大難一個個嚇得神魂不定坐立不安這上路的事情一時從何商議想了一想便對大家說道如今諸事已妥就該計議到你們的上路了但是要計議大事先得定了心神纔得周到細密如今我要不先把你們的心安了神定了就說萬言也是無益大約此時你們心裡第一件怕這一院子死和尚第二件怕有外人來闖破這場人命官司性命干連第三件惹了這場大禍便走了日後破案也難免挂悞我告訴你們這三件事都不要緊人生在世不過仗着天地的一口氣及至死了是個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超出輪迴這口氣便去成神是個平人這口氣再入輪迴便去作鬼到了這班混帳和尚人死燈滅就想作個鬼也不能這是第一樁不必怕再講到這個地方我方纔表過的前是高山後是曠野遠無村近無鄰這樣深更半夜絕沒人來就便這和尚再有些夥黨找了來仗我這口刀多了不能有個三五百人兒還擋住了這是第二樁不必怕至於慮到日後的挂悞官司我若見不透日後的怎樣收場也不肯作眼前的這番事業這是第三樁不必怕這話不是空談得的少一時自然要還你們一個憑據可不知你們四位信得及信不及張老聽了先說道姑娘的話也有個不信的可是說的咧不過怕來個人兒鬧見鬧鐵荒鬼可怕他作傖呀我們作莊稼的到了青苗在地的時候那一夜不到地裡守莊稼去誰見有個鬼哪安公子接着說道是啊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返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怕他則甚怕他則甚只是姑娘到底怎樣打發我們上路十三妹也沒工夫合他掉那酸文說道你且不要忙如今你們為難的事是都結了我此刻卻有件為難的事要求你諸位話未說完安公子先跳起來道姑娘你有甚麼為難的事只管說慢講上山捉虎下海擒龍就便赴湯蹈火碎骨粉身公子禮經最熟動輒稱引此時感激之至遂致忘卻一句曰父母在不許友以死我安龍媒此時都敢替你去作那十三妹把眼皮兒挑了一挑說道如此好極了你就先把這一院子死和尚給我背開他安公子聽了皺着眉裂着嘴搖着頭道這這樁事卻難十三妹道既這樣可詐甚麼鬧兒呢因回頭向張老夫妻道這事得求你二位老人家張老道這背死尸小老兒卻也來不得的呢姑娘笑道豈有此理難道咱們還管給他打掃地面麼那老婆兒問道到底作啥哪姑娘道我從晌午起鬧到這時候兒了這如今便再有這等的五六十里地我還趕得來就再有那等的二三十和尚我也送的了但是我從吃早飯後到此時水米沒沾牙我可餓不起了想來你們四位也未必不餓那老婆兒道咬這太半日誰見個黃湯辣水來咧就是這早晚那去

個饝饝餅子去呢。姑娘道不用買我方纔到廚房裡見那裡煮的現成的肉現成的飯。想來是那班和尚的夜消兒。咱們何不替他吃了也算一場功德。張老夫妻聽了道這敢最好。說着趁着月色。老倆口兒連忙到廚房裡去整頓。到了廚房見那燈也待暗了。火也待乏了。便去剔亮了燈。通開了火。果見那連二竈上靠着一個結子裡頭煮着一蹄肘子。又是兩隻肥雞。大沙鍋裡的飯因作在膛礶口上。還是熱騰騰的籠屜裡又蓋着一屜饅頭。那案子上調和作料一應俱全。二人正在那裡打點。只見安公子也跑來幫着撓。張老兒道。公子你不能小心看淡了手。你去等着吃去罷。安公子看了看。却也沒處下手。只得走開。纔走到正房。十三妹便問道。你又作甚麼來了。安公子道。那裡用不着我。十三妹道。你看人家那樣大年紀都在那裡張羅。你難道連剝個蒜也不會麼。安公子道剝蒜我會。說着忙忙又跑了去不提。却說那十三妹見他三人都往廚房去了。便拉了張金鳳的手來到西間坑上坐下。這纔慢慢的問他幾歲上留的頭。幾歲上裹的脚。學過活計不成。有了婆家沒有。問了半天。怎奈那十三妹只管一長一短的問。那張金鳳只有口裡勉强支應的分兒。却顰皺雙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十三妹心中納悶。說妹子你如今禍退身安。正該歡喜。怎麼倒發起怔來了。這句話一問。那張金鳳越發臉上青黃不定。索性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起來把個十三妹急得拉着他問道。你不是嚇着了氣着了。心裡不舒服呀。張金鳳只是搖頭。十三妹納了半天的悶兒。忽然明白了。說我的姑奶奶。你不是要撒尿哇。餓也要姑娘提起脹也要姑娘提起招呼可謂周到張金鳳聽了這句纔說道可不是。只是此刻怎得那裡有個淨桶纔好。十三妹說道。這麼大人了。要撒溺倒底說呀。怎麼彆着不言語呢。還這麼鱉四方眼兒。一定要使個淨桶。請問一個和尚廟可那裡給你找馬子去。快跟了我來罷。說着攙着張姑娘到東裡間。替他四處一找。一時也找不出個撒溺的傢伙來。一眼看見那和尚的洗臉盆在盆架兒上放着。裡頭還有半盆洗臉水。十三妹姑娘連忙拿到房門口兒潑在當院子裡。進來便把那洗臉盆放在靠牀沿跟前。催着他小解。張金鳳見了這纔忙的袖手進去解下裙子。退了中衣。用外面長衣蓋沿。然後蹲下去鴉雀無聲的小解。從猥褻事寫出兩人性情所謂道在乾矢橛柳亦倏儒觀一節之驗也然而作者之意正不在此一時完事。因向十三妹道。姐姐不方便方便麼。十三妹道。真個的我也撒一泡。不咱因低頭看了一看。見那臉盆裡張姑娘的一泡溺。不差甚麼就裝滿了。他便伸手端起來也潑在院子裡。重新拿進房來小解。這位姑娘的小解法。就與那金鳳姑娘大不相同了。渾身上下本就只一件短襖。一條褲子。莫說裙子。連件長衣也不曾穿着。只見他雙手拉下中衣。還不曾蹲好。就嘩拉拉鏘啷啷的撒將起來。張金鳳從旁看着。心裡暗暗的說道。看他悄生生的這兩條腿兒。雪白粉嫩。同我一般。怎麼會有這樣的武藝。這樣的氣力。真也令人納罕。說話間十三妹站起整理中衣。張金鳳便要去倒那盆子。十三妹道。那還倒他作甚麼呀。給他放在盆架兒上罷。不必倒他是矣還要放在盆架兒上何故且住。說書的這十三妹既是一位正氣不過的俠女。你為何這等唐突他起來。列公。非唐突也。一則是這位姑娘生性豪爽。一片天真。從不會學那小家女子遮遮掩掩。扭扭捏捏。二則兩個女孩兒在一處。本沒有甚麼避諱。三則一則二則三則言之鑿鑿其實皆燕北閒人誑我也此段事由只為第二十六回關防盆兒都叫人家油了个兒了句張本耳不獨本文撒溺非有心唐突即下文之洗手擦臉亦非隨意誑諂姑娘的這泡溺。大約也是彆急了。這叫作風火事兒。斯文不來。閒話休提。且說那張金鳳整好衣裙。仍同十三妹回到西間坐下。此時氣兒也緩過來了。臉兒也有紅似白的了。兩個人纔掩上房門。一同一蓋的[illegible]

還沒有呢。十三妹道。我問你一句話。可不怕你思量。我聽見說。你們居鄉的人兒。都是從小兒就說婆婆家。還有十一二歲就給人家童養去的。怎麽妹妹的大事還沒定呢。張金鳳道。這也有個緣故。只因我爹媽膝下無兒。想要招贅。又因我叔叔臨危。再三囑咐。說一定要揀一個讀書種子。因此還不曾定。十三妹道。噯喲。這鄉村地方兒。可那裡去找個真讀書種子呢。就有也不過是個平常鄉愚。如何消受得妹子。你起說着低頭想了一想。又道。妹子。既如此。姐姐給你做個媒。提一門親如何。張金鳳聽了。低下頭去又不言語。十三妹站起來。拍着他的肩膀兒說不許害羞。說話。張金鳳悄聲道。姐姐。你叫我怎樣個說法。此時爹媽是甚麽樣的心緒。妹子是甚麽樣的時運。況這途路之中。那裡還提得到此。十三妹道。你這話我聽出來了。想是不知我說的是個甚麽人家兒甚麽人物兒。我索性明明白白的告訴你。我要給你提的。就是你方纔你見的這個安公子。你瞧瞧門戶兒。模樣兒。人品兒。心地兒。大約也還配得上妹妹你罷。這張金鳳再也想不到十三妹提的就是眼前這個人。霎時間羞得他面起紅雲。眉含春色。要住不好。要躲不好。只得扭過頭去。怎當他十三妹定要問他個牙白口清。此處但覺十三妹作事精細結實耳不知其為張姑娘他日名口實作地也。急得無法。說道。姐姐。這事要爹媽作主。怎生的只管問起妹子來。十三妹道。自然要他二位老人家作主。何消說得。只是我先要問你個願意不願意。那張金鳳此時被十三妹磨的也不知嘴裡是酸是甜。心裡是悲是喜。只覺得胸口裡像小鹿兒一般。突突的亂跳。緊咬着牙。始終一聲兒不言語。倒把個十三妹慪的沒法兒了。因說道。我看這句話大約是問不出你來了。你瞧我也認得幾個字兒。說着走到堂屋裡。把那桌子上茶壺裡的茶倒了半碗過來。蘸着那茶在炕桌上寫了兩行字。張金鳳偷眼一看。只見寫的一行是願意兩個字。一行是不願意三個字。只聽十三妹笑道。妹妹來罷。你要願意。就把那不願意三個字抹了去。留願意兩個字。你要不願意。就把那願意兩個字抹了去。留不願意三個字。這沒甚麽為難的了罷。說着便去拉張金鳳的手。那張姑娘那裡肯伸手去抹那字。只是怎禁得十三妹的勁大。被拉不過。只得隨手一陣亂抹。不想可巧恰恰的把個不字抹了去。十三妹嘻嘻的笑道。哦。單把個不字兒抹去了。這的是願意願意。是不是。果然如此好極了。這件事交給姐姐。保管你稱心如意。這張金鳳姑娘被十三妹纏磨了半日。臉上雖然十分的下不來。心上卻是二十分的過不去。只在這過不去的上頭。不免又生出一段疑惑來。你道這是甚麽緣故。這張金鳳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心裡想着要論安公子的才貌品學。自然不必講。是個上等人物了。尤其難得的。是眼見他的相貌。耳聽他的言談。見他相貌端莊。就可知他的性情。聽他言談儒雅。就可知他的學問。更與那傳說風聞的不同。然雖如此。一個人既作了個女孩兒。這條身子比精金美玉還尊貴。縱然遇見潘安子建一流人物。也只好發乎情。止乎禮。但是止乎禮。是人人有法兒的。要說不准他發乎情。雖聖賢仙佛也沒法兒。所苦的是這情字兒。雖到海枯石爛。也只好擱在心裡。斷斷說不出口來。便是女孩兒家不識羞。說出口來。這事也不是求得人的。也不是旁人包辦得來的。不想今日無端的萍水相逢。碰見了這個十三妹。第一件先從泥裡救了我的性命。第二件便從意外算到我的終身。這等才貌雙全的一個安公子。他還恐怕我有個不願意。要問我個牙白口清。還不許不說。這個人心地的厚。腸子的熱。也算到了頭兒了。只是他也是個女孩兒。俗語說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說照

安公子這等的人物他還看不入眼這眼界也就太高了不是情理（姐姐疼妹妹於情理之中妹妹豈敢測姐姐於情理之外）若說他既看得入眼這心就同枯木死灰絲毫不動這心地也就太冷了更不是情理若說一樣的動心把這等終身要緊的大事百年難遇的良緣倒扔開自己雙手送給我這樣一個初次見面旁不相干的張金鳳尤其不是情理這段緣故叫人實在不能不疑莫非他心裡有這段姻緣自己不好開口卻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先說定了我的事然後好借重我爹媽給他作個月下老人聯成一牀三好也定不得若果如此我不但不好辜負他這番美意更得體貼他這片苦心纔報的過他來只是我怎麼個問法兒呢這張姑娘只管如此心問口口問心的一番盤算臉上那種為難的樣子比方纔驚着那泡溺還露着為難忍不住趕着十三妹叫了一聲姐姐說道姐姐妹子雖則念了幾年書也知道了古往今來的幾個人物幾樁公案只是有一個故典心裡始終不得明白要請教姐姐十三妹早聽出他話裡有話笑問道你且說來我聽張金鳳道記得那大乘經上講的我佛未成佛以前在深山參修正果見那虎餓了便割下自己的肉來喂虎見那鷹餓了便割出自己的腸子來餵鷹果然如此那我佛的慈悲真算得愛及飛禽走獸了只是他自己不顧他自己的皮肉肝腸這是個甚麼意思（此與來生福鐘建負我矣同一機軸）列公這句話要問一個村姑蠢婦那自然就一世也莫想明白了這十三妹本是個玲瓏剔透的人他那聰明正合張金鳳針鋒相對聽了這話冷笑了一聲接着歎了一口氣說妹子你可記得漢書有兩句話道的最好道是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你我雖是傾蓋之交你也算得我一個知己了但是作姐姐的心事更自不同只可為自己道難為知者言（非復漢書所言之淺矣）總而言之一句話慢說跟前這樣的美滿良緣大約這人世上的姻緣二字今生於我無分張金鳳聽了這段話更加狐疑還要往下問只聽安公子在院子裡說道噯噯好燙快開門（橫風吹斷作者慣技）說着只見他捧着一盤子熱騰騰的饅頭推門放在桌子上他姐妹兩個就連忙把話掩住不提緊接着張老夫妻把煮的肘子肥雞連飯鍋小菜醬油蒜片飯碗匙筯分作兩三盪都搬運了來分作兩桌安公子同張老在堂屋地桌上張金鳳母女同十三妹在西間炕桌上張老又把菜刀案板也拿來把那肘子切作兩盤分開十三妹道那兩隻雞不用切了偺們撕了吃罷安公子聽見就要下手去撕十三妹想起他那兩隻手是方纔搵溺褲襠的連忙攔他道你那兩隻手算了罷安公子聽了說等我洗洗去說着跑到東屋裡在那洗臉盆裡就洗十三妹嚷道用不着你多事你不用在那盆裡洗手安公子說不怕水不涼這是我纔剛擦臉的還溫和呢（怕他洗手已擦臉）把個張金鳳急的又是含羞又是要笑只得掉過頭去十三妹絲毫不在意如同沒事人一般只說了句你就洗了手我也不准你動說話間那張老婆兒已經把兩隻肥雞撕作兩盤子放好他老兩口兒餓了一天各各飽飡一頓張姑娘安公子也吃了些只有十三妹姑娘風捲雲殘吃了七個饅頭還找補了四碗半飯這纔放下筷子道得了我這肚子裡是一點兒不為難了偺們打仗啊上路啊商量罷張老道等我把傢伙先揀下去歸着歸着十三妹道還管他歸着傢伙嗎你老人家倒是沏壺茶來罷張老一面去沏茶安公子幫着張老婆兒忙着把傢伙都撤去都堆在廊下一時茶來了大家漱口喝茶張姑娘同母親這纔在炕台兒上各人找着自己的煙荷包煙袋吃了一袋烟大家照舊在堂屋裡歸坐已畢十三妹對衆人說道飯兒是吃在肚子裡了上路的主意我之有了就是得先合你兩家商量[illegible]

廟裡餓着等人命官司。安公子道。不然。他有爺兒三個。還怕路上沒照應不成。十三妹道。夢話。這裡弄了這樣一個大案。兇自然得趕天不亮走。半夜裡難免不撞着歹人。即或幸而無事。你瞧這爺兒三個。老的老。少的少。男的男。女的女。露頭露腦走到大路上。算一羣逃難的還是算一羣拍花的呢。遇見個眼明手快作公的。有個不盤問的嗎。一盤問。有個不出岔兒的嗎。你算是沒事了。你也想想這句話說的出口呀。說畢也不合他再談。回頭問着張老夫妻說。你二位老人家的意思怎麼樣。二人還未及答言。張金鳳是個有心事的。他可把正話兒反說着。便對十三妹道。姐姐原是為救安公子而來。如今自然送佛送到西天。我爺兒三個託安公子的一點福星。蒙姐姐救了性命。已經是萬分之幸。不見得此去再有甚麼意外的事。即或有事。這也是命中造定。真個的叫姐姐管我們一輩子不成。十三妹也不搭言。又回轉頭來向着安公子道。你聽聽人家這纔叫話。你聽着臉上也下得來呀。心裡也過得去呀。把個安公子問的諾諾連聲。不敢回答。只見十三妹欠身離坐向張老夫妻道。這樁事却得你二位老人家作主。要得安然無事。除非把你兩家合成一家。我一個人兒就好照顧了。張老道。怎麼合成一家呢。十三妹道。如今且把上路的話擱起。我的意思要先給我這妹妹提門親。給你二位老人家招贅個女壻。可不知你二位願意不願意。張金鳳聽了。站起來就走。十三妹離坐一把拉住。按在身旁坐下。說不許跑。把個張姑娘羞的無地自容。坐又不是。走又不能。只聽得他父親說道。姑娘。我一家子的性命都是你給的。你說甚麼有個不願意的。只是這個地方。這個時候。那裡去說親去呀。十三妹道。遠不在千里。近只在目前。因指着安公子道。就是他。你二位相看相看。中意不中意。張老跳起來道。姑娘。這是儘話。他是個官宦人家。我是個鄉老兒。怎麼攀配得起。罪過罪過。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不用管。只說願意不願意。張老聽了。瞅着老婆兒。老婆兒瞅着女兒。一時老兩口兒大不得主意起來。十三妹道。不用問你們姑娘。在家從父。嫁從夫。願意不願意。由不得他作主。老婆兒道。好。還怕不好喂。只是俺們拿傢賠送呢。十三妹道。這話你們也不必管。就只成不成的一句話。不用猶疑。張老心裡掇掇了半日。說道。姑娘這話這麼說罷。我們公母倆是千肯萬肯的咧。可是倒踏門兒的女壻我們纔敢應聲兒呢。再這話也得問問安公子。十三妹道。這事在我。我若在傍當拉一把告訴他道纔些說罷防受熱啊因含笑先拍了張金鳳一把。說姑奶奶。我唱定了你的謝媒茶了。這纔叫了聲安公子說道。你大概沒甚麼推辭罷。誰想安公子起初見這位姑娘。且不商量上路。百忙裡要給張金鳳說親。已經覺得離奇。及至聽見說到自己身上。更加詫異。心裡一想。這可又是件糟事。我從幼兒的毛病兒。見個生眼兒的娘兒們。就沒說話先紅臉。再要聽見說媳婦兒。那更了不得了。今日同這二位混混了半夜。好容易臉不紅了。這時候忽然又給說起媳婦來。就說媳婦兒也罷。也有這樣當面鼓對面鑼的說親的嗎。這位媒人的脾氣兒還帶着是不容人說話。這可怎麼好。我看這事比方纔那和尚讓酒還累贅。這小爺正在那裡心裡為難。聽十三妹如此一鬧。他趕緊站起。連連的擺手說。姑娘。這事斷斷不可。十三妹道。哦。不可。想是你嫌我這妹妹醜。安公子道。非也。從來娶妻娶德。選妾選色。那戰國的齊宣王也曾娶過無鹽。蜀漢的諸葛武侯也曾娶過黃承彥之女。都是奇醜無對的。究竟這二位淑女相夫。一個作了英主。一個作了賢相。醜又何妨。況且這張家姑娘是何等的天人相貌。那裡還說到得個醜字。不為此。十三妹道。既不為此想

來是你嫌我這妹妹窮。安公子道。更非也。自古濁富莫如清貧。我夫子也曾說過富貴貧賤皆須以道得之。這貧富二字。原是市井小人的見識。豈是君子談得的。窮又何妨。也不為此。十三妹道。也不為此。想來是你嫌我這妹妹家裡沒根基。安公子道。尤其非也。姑娘你這等一位高明人。難道連那瑤草無塵根的這句話。也不曉得。這根基兩個字。不在門庭家世上講。要在心地品行上講的。你只看張家姑娘這等的玉潔冰清。可是沒根基的人做得來的。不為此。不為此。十三妹道。你這話我聽出來了。一定是你已經定下親事了。這又何妨。像你這等的世家。三妻四妾的儘有。也沒有甚麼斷斷不可的去處呀。可憐一片熱腸處處授人以柄安公子急的搖頭道。不曾不曾。我並不曾定下親事。十三妹笑道。既不曾定親。問着你。你這也飛也。那也飛也。儘着飛來飛去。可把我飛暈了。倒是你自己說說罷。安公子纔說道。姑娘。我安驥此番拋棄功名。折變產業。離鄉背井。冒雨沖風。為着何來。為的是父親身在縲絏之中。我早到一日。老人家早安一日。不想我這途中忽然的主僕分離。到此地又險些兒性命不保。若不虧姑娘趕來搭救。我雖死也作個不孝之鬼。如今得了殘生。又承姑娘的厚贈。恨不得立刻就飛到父親跟前。纔好。那裡還有閒工夫。作這等沒要緊的勾當。況且父親的待我。雖然百般愛惜。教訓起來。卻是十分嚴厲。今日這樁事。不要稟明而行。萬一日後父親有個不然起來。我何以處張金鳳姑娘。又何以對姑娘。你姑娘這事斷斷不可。十三妹聽安公子的話。說得有裏有面。近情近理。待要駁他。一時卻駁不倒。無如此時自己是騎着老虎過海。可真下不來了。只得勉強冷笑一聲說。我的少爺。你這可是大書鼓兒詞看邪了。你大概就把這個叫作臨陣收妻。你聽我告訴你。你要說為老人家的事。如今銀子是有了。我既說過保你個人財無恙。骨肉重逢。這話自然要說到那裡。作到那裡。你要說定親這件也沒要緊。自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況且俗語說的。過了這個村兒。沒這個店兒。你要再找我妹妹這麼一個人兒。只怕走遍天下。打着燈籠也沒處找去。你要說慮到老人家日後有個不允。據我聽你講起你家太爺的光景來。一定是一位品學兼優閱歷通達的老輩。斷不像你這樣固執不通。慢說見了我妹妹這等德工言貌的全才。就聽見我這等的癡傻獃杲的作事。都沒有個不允的理。你放心。況且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了。只有成的理。沒有破的理。你以為可也是這樣定了。你以為不可也是這樣定了。留神留神防張姑娘學舌說姐姐依也是這樣辦不依也是這樣辦你可知些進退。張老夫妻一旁看了。自然不好搭話。張金鳳更是萬分的作難。不想死心眼兒的遇見死心眼兒的了。只見安公子氣昂昂的高聲說道。姑娘不可如此。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我安驥甯可負了姑娘。作個無義人。絕不敢背了父母。作個不孝子。這是斷斷不能從命。十三妹聽了。登時把兩道蛾眉一豎。說不信你就講的這等決裂。狠好。你既不能從命。我也不敢承情。算我年輕好事。冒失糊塗。我是沒得說了。只怕有個主兒你倒未必合他講的過去。安公子道。憑他甚麼主兒。難道還好強人所難不成。便是這等。我也不妨合他去講。十三妹聽了這話。滿臉怒容。更不答話。一伸手往桌子上拿起那把雁翎寶刀來。在燈前一擺。說就是我這把刀要問問你這事倒底是可啲是不可。還是斷斷不可。說話間只見他單臂一揚。把刀往上一舉。撲了安公子去。對准頂門往下就砍。這正是信有雲鬟稱月老。何妨白刃代紅絲。要知安公子性命如何。下回書交代。



上回書說的是十三妹仗義任俠救了安龍媒[illegible]弟。自己便輕輕的把一個月下老人的沉重。就在身上。要給他二人聯成這段良緣。不想合安公子。一時話不投機。惹動他一冲的性兒。羞惱成怒。還不曾紅絲暗繫。先弄得白刃相加。按這段評話的面子。聽起來。似乎純是十三妹一味的少不更事。生做蠻來。却是不然。書裡一路表過的這位十三妹姑娘。是天生的一個俠烈機警人。但遇着濟困扶危的事。必先通盤打算一個水落石出。纔肯下手。與那西遊記上的羅剎女。水滸傳裡的顧大嫂的作事。却是大不相同。即如這樁事。十三妹原因俠義兩個字上起見。一心要救安張兩家四口的性命。纔殺了僧俗若干人。既殺了若干人。其勢必得打發兩家。趕緊上路逃走。纔得遠禍。講到上路。一邊是一個瘦弱書生。帶着黃金鉅重。一邊是兩個鄉愚老者。伴着紅粉嬌娃。就免不了路上不撞着歹人。其勢必得有人護送。講到護送。除了自己一身之外。責堪旁貸者。再無一人。講到自己護送。無論家有老母。不能分身遠離。就便得分身。他兩家一南一北。兩路分程。不能兼顧。其勢不得不把兩家合成一路。講到兩家合成一路。又是一個孤男。一個幼女。非鴛非鳳。不好同行。更兼二人年貌相當。天生就的一雙嘉耦。使他當面錯過。也是天地間的一樁恨事。莫若借此給他合成這段美滿姻緣。不但張金鳳此身得所。連他父母也不必再計及到招贅門婿。一同跟了女兒前去。倒可圖個半生安飽。如此一轉移間。就打算個護送他們的法兒。也還不難。自己也算救人救徹。救火救滅。不枉費這番心力。此十三妹所以挺身出來。給安龍媒張金鳳二人執柯作伐的一番苦心孤詣也。作人不易作書亦正不易又因他自己是個女孩兒。看着世間的女孩兒。自然都是一般的尊貴。未免就把世間這些男子。貶低了一層。再兼這張金鳳的模樣。言談性情。行逕。都與自己相同。更存了個惺惺惜惺惺的意見。所以未從作這個媒。心裡只有張金鳳的願不願。張老夫妻的肯不肯。那安公子一邊。直不曾着意。料他也斷沒個不願不肯的理。誰想安公子雖是個年少後生。却生來的老成端正。一口咬定着幾句聖經賢傳。斷不放鬆。這其間弄得個作媒的。在那一頭兒。把弓兒拉滿了。在這一頭兒。可把釘子碰着了。自然就不能不鬧到揚眉吐氣。拔刀相向起來。這是情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一段文章。列公莫認作十三妹生做蠻來。也莫怪道說書的胡謅硬扭。話休絮煩。言歸正傳。却說安公子見十三妹揚刀奔了他來。嗳呀了一聲。雙手握着脖子。望門外就跑。張老婆兒是嚇得渾身亂抖。不能出聲。張老見了。一步搶到屋門。雙手叉住門框說。姑娘。這可使不得。有話好講。嘴裡口口聲聲苦勸。却又不好上前用手相攔。這個當兒。張金鳳更比他父母着急。你道他為何更加着急。原來當十三妹向他私下盤問的時候。他早已猜透十三妹要把他兩路合成一家。一舉三得的用意。所以一任十三妹調度。更不過問。料想安公子在十三妹跟前受恩深重。也斷沒個不應之理。不料安公子倒再三的一推辭。他聽着如坐針氊。正不知這事怎的個收場。只是不好開口。如今見一直鬧到拿刀動仗起來。便安公子被逼無奈應了。自己已經覺得無味。儻然他始終不應這句話。這十三妹雷厲風行一般的性子。果然鬧出一個大未完來。不但想不出自己這條身子何以自處。請問這是一樁甚麼事。成一同甚麼書。莫若此時趁事在成敗未定之天。自己先留個地步。一則保了這沒過門女婿的性命。二則全了這一相情願媒人的臉面。三則也占了我女孩兒家自己的身分。四則如此一行。只怕這事倒有個十拿九穩也不見得。想罷。他也顧不得那叫避嫌。那叫害羞。連忙上前。把十三妹擎刀的這隻右胳膊。

擗手抱住往下一墜乘勢跪下叫聲姐姐請息怒聽妹子一言告稟因說道姐姐這話不是我女孩兒家不顧羞恥事到其間不說是斷斷不得明白的了姐姐的初意原是因我兩家分途行走兼顧不來纔要歸作一路歸作一路同行不便纔有這番作合姐姐的深心除了妹子體貼的到（先原十三妹一筆）不但爹媽不得明白大約安公子也不得明白若論安公子方纔這番話所慮也不為無理（續原龍媒一筆）只是我們作女孩的被人這等當面拒絕難消受些在我替我算計此時惟有早早退避纔是個自全的道理還有何話可說所難的是姐姐方纔當面給我兩家作合的這句話不但爺媽應准的連天地鬼神都聽見的（龍媒聽者怎生辭得十三妹聽者怎生殺得）我張金鳳可只有這一條道兒可走沒第二句話可商量如今事情鬧到這步田地依我說把這婚姻兩字權且擱起也不必問安公子到底可與不可的話我就遵着姐姐的話跟着爹媽一直送安公子到淮安一路行則分轍住則異室也沒甚麼不方便的去處到了淮安他家太爺太太以為可妹子就遵姐姐的話作他安家的媳婦以為不可靠着我爹爹的耕種刨鋤我娘兒兩個的縫聯補綻到那裡也吃了飯了我依然作我張家的女兒（斬截明畫四平八穩如此處事天下幾無難處之事）只是我雖作張家女兒却得借重他家這個安字兒虛挂個招牌字號那時我便長齋繡佛奉養爹媽一世也算遵了姐姐的話一天大事就完了姐姐此時何必合他惹這閑氣張姑娘這幾句話說得軟中帶硬八面兒見光包羅萬象把個鐵錚錚的十三妹倒寄放在那裡為起難來了只得勉强說道咻豈有此理難道偺們作女孩兒的活得不值了倒去將就人家不成你看我到底要問出他個可不可來再講再說安公子若說不顧得這等一個絕代佳人斷無此理只因他一團純孝此時心中只有個父母更不能再顧到第二層再加十三妹心裡作事他又不是這位姑娘肚子裡的蛔虫如何能體貼得這樣到呢所以纔有這場決裂如今聽張金鳳這幾句話說了個雪亮這是椿一舉三得的事難道還有甚麼扭揑的去處那時他正在牕外進退兩難聽得十三妹說到底要問他個可不可便從張老膈肢窩底下鑽進來跪下向十三妹道姑娘不必動氣了我方纔是一時迂執守經而不能達權恰纔聽了張家姑娘這番話心中豁然貫通如今就求姑娘主婚把我二人聯成匹耦一同上路到了淮安我把這段下情先向母親說明父親如果准行却是天從人願儻然不准我豁着受一場教訓挨一頓板子也沒的怨到了萬萬無可挽回張姑娘他說為我守貞我便為他守義情願一世不娶哪這話皇天后土實所共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姑娘你道如何啦阿十三妹見安公子這個光景知他這話不是被逼無奈直是出於天良至誠不覺變嗔為喜這纔把膀眼兒一鬆刀尖兒朝下一轉手裡攥着那把刀向安公子張金鳳道你二人媒都謝了還合我鬧的是甚麼假惺惺兒呢（諧語作收妙人妙舌）說着把張姑娘攙起送到東間暫避回身出來如今可好咧姑娘道告訴你老人家罷這就叫作不打不成相與說着回頭又向安公子道妹夫你可莫怪我鹵莽這是天生的一件成得破不得的事大約不是我這等鹵莽這事也不得成至於你方纔拒婚的那段話却也說得不錯婚姻大事自然要聽父母之命纔是但是父母也太不過天地今夜正是圓月當空三星在戶你看這星月的光兒一直照進門來了你二人都在客邊想來彼此都沒個紅定只是這大禮不可不行（張羅周到孰知今日件件心血轉為後日件件口實天下事往往有之）就對着這月色星光你二人在門裡對天一拜完成大禮說着便請張老招護了安公子張老婆兒招護了張姑娘拜過天地十三妹又走到八仙桌子跟前把那盞燈拿起來彈了彈蠟花放在桌子正中說道你二人就向上磕三個頭謝天

這半日也該吁姑爺歇歇兒了。十三妹道。不然。這個禮可錯不得。說着便自己過去扶了張姑娘同安公子站齊了。雙雙磕下頭去。張老道。白頭到老的。這都是恩人的好處。我老兩口兒下半世。可就靠着姑爺了。老婆兒道。那還用說哩。他疼偺們閨女有個不疼偺倆的。一時大禮行罷。把個張老喜歡的無可不可。說等我沏壺熱茶來。大家喝喝。說着拿了茶壺到厨房裡沏茶去了。安公子此時是怕也忘了。臊也忘了。樂的也不知該說那一句話是頭一句。轉覺得滿臉週身的不得勁兒。在那裡滿地轉。轉這個當兒。張姑娘還低着頭站在當地不動。他母親道。姑娘你這邊兒坐下歇歇腿兒罷。張姑娘只合他母親努嘴兒。抬眼皮兒的使眼色。無奈這位老媽媽兒總看不出來。急得個張姑娘沒法兒只好賣嘴兒了。他便望空說道。啊。我們到底該叩謝叩謝這位恩深義重的姐姐纔是。一句話把安公子提醒。連說有理有理。這纔忙忙的跑過來。同張姑娘雙雙跪下。向上給十三妹磕頭。安公子這幾個頭。真是磕了個死心落地的。只見他連起帶拜的鬧了一陣。大約連他自己也不記得是磕了三個啊。還是磕了五個。十三妹也斂衽萬福。還過了禮。便一把把張金鳳拉到身旁坐下。看了他笑道。嘖嘖嘖。果然是一對美滿姻緣。不想姐姐竟給你弄成了。這也不枉我這滴心血。張姑娘聽了感極而泣。不覺掉下淚來。正說着張老沏了茶來。大家喝罷。十三妹道。這偺們可就要歸着行李了。提三因對張老道。你老人家帶了你們姑爺拿了燈先到那地窨子裡。把他那幾個箱子打開。凡衣服首飾。以及零星有記認的東西。一槩不要。但是有的金銀。不論多少。都給我拿出來。二人聽了。也不知甚麼意思。只得拿燈前去。進了那個櫃門。張老道。姑爺你讓我拿着燈罷。說着接過燈來。照了安公子。一步步從台堦兒下去。二人進了地窨子門。果見有幾個箱子砦在牀頭上。一個個搬下來打開。裡頭不過是些衣飾之類。也不細看。只見每個箱子裡。整的也有。碎的也有。都有兩三包銀子。一一的拿出來。堆在地下。回頭看了看牀裡邊。還放着個小包袱。提了提覺得沉重。打開一看。原來是他老婆兒合女孩兒的隨身包袱。連家裡帶出來的那一百銀子都在裡頭。也提在地下。重復拿着燈搬運出來。說明了原由。十三妹畧畧的數了一數。通共也有個千把兩銀子。因先揀了一包碎的。約畧不足百兩。撂在一邊。又把那小包袱仍交還他母女。然後指了那十幾包銀子。向安公子道。我圖個便宜。你把這一千來的銀子拿去。換給我一百金子。使安公子聽了。吁聲姑娘自己忙又改口道。我怎麼還是這等稱呼。我自然也該稱作姐姐纔是。姐姐這原是你的東西。怎說到換起來。十三妹道。你不換我不要了。安公子連說換換。就拿了一包過來。十三妹接在手裡。向張金鳳道。妹妹。偺們可不是空身兒投到他家去了。這一百金子算姐姐給你墊個箱底兒罷。隨把包兒遞給張老婆兒手裡。那老婆兒道。姑娘作嗎呢。罷呀。你疼你妹子。還疼的不夠。喂還給他這東西。嘴裡說着手裡可接過去了。張老看了也一旁道謝不迭。十三妹交明了。就催安公子收那銀子。安公子再三的不肯。道。姐姐你難道不留些。使十三妹道。方纔留的那一包碎的。儘夠我同母親過冬的了。即或不夠。左右有那一項沒主兒的錢。我甚麼時候用。甚麼時候取。你別累贅。快些收去。大家好打點起身。安公子聽了。無法只得收下。十三妹出了一回神。問着張老道。我方纔在馬圈裡看見一輛蓆棚兒車。想來就是他娘兒兩個坐的。一定是你老人家趕了來的呀。張老道。可不是。我還有誰呢。十三妹道。這輛車連牲口都好端端的在那裡呢。你老人家這時候就去

把他收拾妥當了同來把你們姑爺的被套行李銀兩給他裝在車上把一應的東西裝好鋪墊平了叫他娘兒兩個好坐再把那個驢兒解下邊套來匀給你們姑爺騎說着便問安公子道會騎驢呀安公子道馬也會騎何況於驢難道我一路不是騎了包程騾子來的只怕沒有鞍子張老道有我車上捎着個帶馬褥子的軟屜鞍子呢十三妹道那就巧極了牲口也有了就叫你們姑爺騎上跟着一夥同行等都弄妥當了偺們大家趁着天不亮就動身我一直送你們過了縣東關那裡自然有人接着護送下去管保你們老少四口兒一路安然無事這算完了我的事了你們爺兒三個就去收拾起來我同我這妹妹再多說一刻的話兒大家聽了自是個個歡喜張老道等我去看看牲口把草口袋拿出來先喂上他回來好走路安公子道我也去我在這裡閑着作甚麼說着一同去了這工夫張家母女二人把行李金銀一一的包捆妥當張老喂上牲口同安公子進來又叫上老婆兒幫着三個搬運了幾次纔得運完裝好只見張老又忙忙的回來向十三妹道姑娘我又想起件事情來了偺們走後萬一天明進來一個人這一院子的死和尚可怎麼好哇十三妹笑道這個都在我只管放心走路橫豎不與你我相干張老道這樣敢是好我可招護車去了你們娘兒們收拾收拾也是時候兒了上車罷却說十三妹見諸事已畢便叫安公子去屋裡找分筆硯來用安公子道此時要筆硯何用我這裡現成說着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小的布包來打開只見裡面包着一塊圓式硯台用擅木盒兒裝着那塊石頭細膩精純那硯台盒子上面又密密的鐫着銘跋字跡端的是塊寶硯安公子又在鞋掖裡取出筆墨來研好了墨連筆遞將過去那十三妹左手托了硯台右手把筆蘸得飽了跳上桌子回頭叫安公子舉燈照着他便在那正中對着房門的北墻上筆墨淋漓寫了兩行大字安公子一面拿燈光照着一面眼睛隨着筆一字字的往下看接着口中念道

一貪嗔癡愛四重關這闍黎重重都犯他殺人污佛地我救苦下雲端剗惡鋤奸覓我時合你雲中相見

念完樂的他咂嘴搖頭拍腿打掌的呵呵大笑說道姐姐我只見你舞刀弄棒殺人如麻以為奇特再不曉得你胸中還埋沒着如此的一段珠璣錦繡只這書法也寫得這等鳳舞龍飛闗合在有意無意之間真令人拜服只是大家方纔問姐姐你的住處你只說在雲端裡住如今這詞兒裡又是甚麼雲中相見莫非你真個在雲端裡不成十三妹笑道我這都是夢話你不用問他安公子搖着頭道不然不然這裡邊定有個道理說畢還在那裡歎歎的細揣摩那雲中相見的這句話那十三妹早下了桌子把筆硯放下便把那把寶刀依舊的插在腰間又向墻上取下那張彈弓來跨上然後揣上那包銀子一口把燈吹滅說道別耽延了走罷邁步出門朝外先走張家母女合安公子見了也只得忙忙的隨了出來這十三妹出得院門先到配殿把驢兒拉上就一直的奔了馬圈見那車輛牲口都已妥當隨即打發張家母女上了車安公子也拉人他的牲口十三妹又把自己的驢兒也交給他帶着開了門讓大家出去張姑娘在車裡問道姐姐不走還等甚麼十三妹道我還有點事兒你們在外邊畧等說着催了車輛牲口出門自己從新把門關好然後他纔就地托的一縱縱上房去從房外頭跳將下來便在驢兒上解一包袱依然罩上那塊青紗包頭穿上那件佛青布衫兒重新跨上彈弓騎上驢兒趁着那斜月殘星護送着一行人逍遙自在的竟自投東去了走了一程到了岔道口那天纔東方閃亮就從那裡上了大道一直向[illegible]

趕來說着一磕牲口如飛而去安公子同張老隨後趕着牲口趕來走了約莫有一個時辰早已遠遠的望着一帶柳樹林子大家趲向前去只見十三妹的那匹黑驢兒拴在一棵樹上大家到了跟前安公子下了牲口張家母女也從車上下來轉進樹林十三妹早從裡邊迎了出來安公子一見就先問道姐姐說的護送我們那位在那裡請來相見十三妹道已經在此恭候多時你不用忙大家且在這樹底下坐了歇歇兒再說因對眾人說道你們大家自然都要見見這位護送你們去的人是怎樣一個英雄如今我實對你們說罷你們此去經過牲牛山一彌衆嶺雄雞渡野豬林都是歹人出沒的去處漫講一個人護送就有三個五個十個八個人護送也不過沒事的時候仗個膽子兒果然到有了事依然無用要得平安萬當還得有我親身送了你們去無奈我家有老母不能遠離如今我看我這妹子面上把我這張彈弓兒借給你妹夫說到這裡安公子道姐姐只是我那裡會打這彈弓兒況且姐姐這張彈弓我又如何拉得開使得動十三妹道不用你使你只把他背在身上一路雖然抵不得萬馬千軍大約也算得一個開路的先鋒保標的壯士大家聽了將信將疑面面相覷十三妹道我這話大家乍聽自然不能見信你們試想我豈有拿着你兩家若干條性命當兒戲的你們今日走一站明日就過牲牛山那山上的頭領個個武藝來得手下還聚着百十個嘍囉這第一處就不好過你們明日倒要趁着後半夜的月色早走到了牲牛山跟前這班人一定下山攔路要借盤纏你們千萬不可合他動手張老太爺你也不必搭話只把車攏住這算讓他一步他一看就知是個走路的行家便不動手了這可就用着妹夫你了你只管仗着膽子不必害怕天下的強盜只有打算劫財的斷沒無故殺人的那時無論他是騎牲口是步行你先下了牲口只管上前合他搭話切記不可說車上沒銀子他們的本領大足有起客人經過有無金錢并那金銀的數目多少都料估的出來你就道車上却帶着三五千金只是要給老人家如何如何料理官司大事用的不能付出來奉送其餘隨身行李所值無多只有這張彈弓還值得幾兩銀子就把來奉送等他接過這彈弓去看了不用你開口他必先問我那時他不但不敢收這張彈弓只怕還要備酒備飯幫助盤纏也不可知只是你們都不必領他的也不必到他山上去就說我的話合他們借兩個牲口添上幫套拉這輛車再撥兩個老作人一直送你們到淮安界上我日後見面定自面謝那時人也夠用的了牲口也夠使的了你們路上也可以快走了你家太爺的公事也可以早完了不但這樣再有了這兩個人便沿路護送他們都是一氣不怕有一萬個強盜你們只管大搖大擺的走罷這是我給你們打算的萬無一失的一條出路大家只管放心前去不必猶疑說着便從脅子上褪下那張彈弓來雙手遞給安公子又對着張金鳳說道妹妹妹夫當着他二位老人家在此你我今日這番相逢幷我今日這番相救是我天生的好事慣了你們倒都不必在意只有這張彈[illegible]的家傳至寶我從幼兒用到今日刻不可離如今因我這妹妹面上借給妹夫你千萬不可損壞失落你一到淮安完了老人家的公事之後第一件是我妹妹的終身大事第二件就是我這張彈弓兒了務必尊差一個妥當人送來還我這就是你以德報德了要緊要緊安公子聽一句應一句這其間張姑娘心細聽了這話便問十三妹道姐姐你方纔苦苦的不肯說個實在姓名住處將來給你送這彈弓來便算人人知道有個十三妹姑娘到底向那裡

尋你交代這件東西。十三妹聽了低頭想了想說有了。方纔妹夫他不是說褚一官合他奶公華的是至親嗎。將來等你家華奶公趕到任上就尋他送交褚一官。轉交一位鄧九公。這鄧九公便是我說的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那位老英雄。他還算我的師傅。褚一官正是他的親戚。你家華奶公又是褚一官的親戚。這樣一交代斷不會錯。你我話盡於此。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我也不往下送了。你老少四位夫妻前途保重。我們就此作別。大家熱刺刺的聽了作別二字。受恩深處都不覺滴下淚來。那張金鳳更哭的哽噎難言。忍淚向十三妹說道。姐姐你我此一別。不知幾時再得見面。十三妹道。若論我你今生見得着我也不定。見不着我也不定。但是萬事都有個定數。事由天定豈在人為。說着撒手說聲你們請罷。走到樹跟前解下那頭驢兒。就待騎上要走。忽見安公子呵嘍了一聲雙手把兩腿一拍直跳起來。說了不得了。這事可不好了。大家嚇了一跳。連十三妹也拉着驢兒問他這是為何。安公子急得紫漲了臉說道。姐姐且不要走。也不必細問我們。此時且急急的趕回黑風崗那座能仁寺去再講。十三妹道。到底是怎麼了。不是落了烟袋了。安公子連連擺手道。不是不是。張老夫妻也幫着問他。他纔指手畫腳的向大家說道。方纔這十三妹姐姐不是在廟裡牆上題那兩行北新水令的詞兒嗎。我因見那詞兒的聲調雄壯。更兼書法飛舞。又推敲雲中相見的這句話。不覺出了神。正在那裡細看。不防姐姐就催着快走。我一時大意就隨着大家出來。不想把那塊硯台落在那廟裡。這便如何是好。十三妹道。我只道甚麼大不了事。原來就為這塊硯台。能值幾何。也值得這等大驚小怪。安公子道。姐姐你有所不知。我這塊硯台非尋常硯台可比。這是祖父留下的一塊寶硯。祖父臨終交付父親。父親半世苦功都在這硯台上面。臨起身珍珍重重的賞給我。說叫我好好用功。對了這硯石。就如同對着老人家一般。不可違背平日教訓。日後到任上還要交還老人家。如今失落在這廟裡。叫我拿甚麼回老人家的話。況且那硯台上的銘跋鐫着老人家的名號。你我廟裡又弄了這個未完。萬一被人勘破追究起來。我當如何。走走我們快快回去。大家聽了。也道這樁東西失落不得。都沒作理會處。十三妹沉吟了半晌說。這樁東西誠然不可失落。但是眼下我們這一羣人斷斷沒個回去的理。這件事你也交給我。我此番回家得了空兒。本也要看看聽聽那廟裡合地方上的動靜。如今我就立刻遶道先到那廟裡。從廟後進去把你這塊硯台取了。拿到我家給你好好的收着。斷不至於失損。等你將來專人給我送彈弓來。就把那彈弓算個憑據。取這硯台。我這裡見了彈弓交還硯台。那時兩件東西各歸本主。豈不是一樁大好事麼。安公子還在那裡猶疑。張金鳳聽了這句話正好在心坎兒上。（句中有眼）連忙說道。姐姐說的有理。就是這等一言為定。不可再改。（話裏藏機）說着倒催着十三妹快走。十三妹便一手帶過那頭驢兒。認鐙扳鞍飛身上去。加上一鞭。回頭向大家說聲請了。霎時閃電掣星馳不見蹤影。這正是神龍破壁騰空去。夭矯雲中沒處尋。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一回　糊縣官糊塗銷巨案　安公子安穩上長淮

上回書講的是雕弓寶硯自合而分。十三妹同安龍媒張金鳳並張老夫妻柳林話別。是這書中鬧場緊要關頭。那十三妹別後。安公子一行人直望到望不見了。也就大家上了車輛牲口。投奔南河大路而去。這且不提。折回來再講那黑風崗的能仁寺。却說這能仁寺原是一座敗落古廟。向來有兩個游僧在內棲身[illegible]


迴避
茌平縣正堂
茌平縣正堂


兒女英雄傳

人那倒進的神像宇了也不上一個婦人[illegible]

裡頭關了個鐵桶相似。這條本是條背道。附近又等閑無人來拜佛燒香。就連本地的鄉約地保也住的甚遠。因此廟裡只管鬧的那等馬仰人翻。外人竟一點消息也不得知道。自來無巧不成話。不想這茌平縣的西北鄉偏偏出了一案。地保報到縣裡。這縣官姓胡。原是個賣麵茶的出身。到了正月節。帶賣元宵。不知怎的無意中發了一注橫財。忽然的官星發動。就捐了一個知縣。選在茌平地方上。都叫他糊太爺。這日胡知縣接了地保的稟報。問了問這西鄉離縣衙有三十多里。便傳了次日下鄉。那縣衙的一班官役。巴不得地方上有事。好去吃地保。又可向事主勒索幾文。到了次日。那些刑書招房仵作捕快人等。一窩蜂的都跟了去。及至到了鄉下。只見不過是兩人口角。彼此揪扭。因傷致死的一樁尋常命案。照例相驗。填了尸格回來。那地保規矩是送縣官過了他管的地界。纔敢回去。這能仁寺正在他的地界上。來回都從廟前經過。恰巧走到離廟不遠。這位縣官因早起着了些涼。忽然犯了疝氣。要找個地方歇歇。弄口薑湯喝。跟班的便吩咐衙役叫地保預備地方。地保想了想。這一帶都是曠野荒山。那有人家。去尋熱水。便想到這座能仁寺上。說前面不遠有所古廟。就請太老爺的駕到那裡將就坐落罷。便飛跑的趕到廟前。那正中山門本是用亂磚從外面砌嚴了的。看了看左右兩個角門兒也關得結實。只得走到馬圈門前叫門。一直叫了半日。也不聽得有個人答應。正在叫不開。那些三班衙役也有趕到前頭來的。大家一頓亂推帶踹。把個門插管兒弄折了。門纔得開。地保忙着推門。同了眾人進去。叫和尚出來接太老爺。但見空落落的院子。靜悄無人。只有馬棚裡拴着四個騾子。餓的在那裡打攪兒。當院裡兩條大狗。因搶着一個血淋淋的東西在那裡打架。大家喝開了狗一看。原來是個和尚腦袋。嚇了一跳。地保說不好。這不又出了案了嗎。連忙把這顆頭搶在手裡。奔了那三間正房來找和尚。一進門。就看見一個半老的和尚躺在地下。叫了一聲不見答應。敢是死了。這個當兒聽見喝道的聲音。縣官轎子早已到門。眾人連忙跑出去。把上項事稟明縣官。聽了。打轎進門。下轎一看。心裡納悶。說這可罷了我了。這一個和尚的腦袋好端端的在腔子上。那個腦袋可是那裡來的呢。高明足見旁邊一個捕快班頭跪倒回話。說回太老爺的話。這得拿兇手。縣官問道。兇手是誰。眾人只得說道。在廟裡搜一搜就知道了。縣官說。那麼着。偺們就搜哇。眾人答應一聲。便順着那帶廠棚搜去。搜到南頭那間。見關着扇門。大家把着窗戶瞧了瞧。早瞧見草堆邊露着兩隻腳。說得了。尸身有了。連忙踹門進去一看。又是兩個尸身。肝花五臟都被人掏了去了。卻都有腦袋。不算外。腦袋上還帶着兩條辮子。大家又來稟過縣官。縣官說。這事更糟了。怎麼和尚腦袋上會長出辮子來呢。這不是野岔兒嗎。不愧青天當下亂了一陣。便出了馬圈門。從大殿配殿一路查去。只見都是些破落空房。一直亂着查到東院。進了角門。將轉過拐角牆一看。但見院子裡橫七豎八躺着一地和尚。也有有腦袋的。也有沒腦袋的。也有囫圇的。也有兩截兒的。裡頭還有個沒臉的。卻是個婦人。眾人發聲喊。說了不得了。把個縣官唬得目瞪口呆。臉上青黃不定。疝氣也唬回去了。銅錢可以治昏迷命案亦可以治疝氣乎作者欲胡太爺之入能仁寺也故贈之疝氣以促之既入能仁寺則疝氣用不着矣因即隨手撤銷。口中只說這是為甚麼事。那馬步快手一個個亂着腰間抽出鐵尺。便去把住正房廚房院門。要想拿人。內中又有幾個壯着膽子闖將進去。裡外屋裡。甚至地窨子裡。搜了個遍。那有個兇手的影兒。亂了一陣。大家只得請縣官進屋裡坐下。再說這位縣官一進門。就看見正面

墻上寫着碗口來大的兩行字看了看倒有一大半字不認得只得叫過個書辦來念了一遍聽了聽也猜不透怎麼個意思為難了一會說有了好在偺門帶着件作呢且相驗相驗就明白了只見那書辦使了個眼色暗暗的合他搖手原來這書辦是本衙門刑房的一個掌案的老吏平日無論有甚麼疑難大事到他手裡沒有完不了的案這案裡頭也沒有作不出來的弊（略其心術之難防而賞其才智之可用一時取快後將噬臍雖使詐使貪聖人不廢要豈胡太爺之所能驟哉聽其穿鼻而已）當下縣官見他如此便迴避了眾人問他道方纔我要叫件作相驗你却搖手這是怎麼個意思那書辦道這一案斷乎辦不得倒上殺死一家三命拿不着凶手本官就是偌大的處分如今倒鬧了十幾條人命出來儻然辦出去一時拿不着人太老爺這前程如何保得住縣官道唲你這麼個人難道連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不知道嗎咱們只要多派幾個人兒再重重的懸上賞還有個拿不住人的書辦搖着頭說道太老爺要拿這個人只怕比海底撈針還難據書辦的風聞這起子和尚平日本就不是善男信女至於這個殺人的看起來也不是圖財害命也不是挾仇故殺竟是一個奇才異能之輩路見不平作出來的（好眼力不亞談爾音之識安水心）縣官道這你又從那裡瞧出來的書辦道太老爺只看他這兩行字就知道了頭兩句說貪嗔癡愛四重關這闍黎重重都犯這分明說是這班和尚平日刼人錢財佔人婦女害人性命傷天害理無所不為底下幾句道他殺人污佛地我仗劍下雲端剗惡除奸這幾句分明說他路見不平替民除害劈空而來如同從雲端裡下來的一般把這起子和尚屠了末了一句道是覓我時合你雲中相見這個你字是誰他分明指的是太老爺的大駕見得他雖然在地方上殺了許多人却不是畏罪而逃你們要來找我就在雲中等着見你們看這光景就讓太老爺懸千金的賞靠我們衙門這班捕役怎麼能彀到雲端拿人去況且看這幾句話的口氣這人的膽量智謀也就非同小可就便見了他又如何敢動他呢那個時候怎麼的結這個案所以書辦說這個案辦不得縣官道照你這樣說起來這一案敢只算糟透了膛了你還有個甚麼透鮮的主意沒有書辦道據書辦的主意這一堆尸身只好揀出三個來一個是那胖大和尚一個是那帶髮陀頭那個就是那沒臉的婦人請太老爺吩咐地保遞上一張報單就報說本廟僧人窩留婦女彼此妒奸（石秀殺海闍黎之計師其意了此巨案可謂運古入化刑房先生之讀水滸傳勝於程世兄之讀封神榜遠矣）那陀頭一時氣忿把婦人用刀砍死胖大和尚見砍了婦人兩下爭競用棍將陀頭顋門打傷致命氣絕他自己畏罪情急自戕（此案若以律論之不得不料以擅殺之罪罪有可科則兇必當緝第緝而不獲胡太爺不過罷官緝而獲之燕北閒人能無擱筆與其拖泥帶水何如雲過天空刑房先生才大如海舉重若輕即談爾音亦當拜下風豈獨胡太爺著蔡以奉之）這等一辦把太老爺失察一家殺死三命的處分也躲開了凶手也不用拿了其餘的尸身講不起費些事刨個坑兒把他們一埋眼前都是太老爺的牙爪誰敢不遵便是那地保他地面上消彌了這等一個大案也省得許多的拖累花消他還有甚麼不愿意的再把廟裡一應的細軟粗重分散給眾人作個賞號只怕大家還樂而為之請太爺的示書辦這主意如何把個胡縣官樂得滿臉陪笑說先生倒底是你我本來字兒也沒你的深主意也沒你的巧妙咱們就是這等辦了書辦道太老爺還得吩咐頭兒一句說着把那班頭叫來官吏二人言三語四又告訴了他一遍班頭想了想說也只得如此小的們遵太老爺的吩咐就去辦去只是一時那裡有這許多鐵鍬钁頭刨那坑去低頭為難了一會忽然說有了小的方纔到廚房院裡見那裡有口乾井如今把井面石

[illegible]人先謝了出來暗暗的告知眾人大家聽了一來是本官作主二則又得若干東西就不分書吏班頭散役仵作作甚至連跟班轎夫大家動起手來直鬧了大半日纔弄停妥留下地保一面廟外找人掩埋那兩個和尚一個婦人的尸身一面找泥水匠砌塔一面補遞報單諸事料理完畢大家趁此胡擄了些細軟東西只剩了四個張口貨的馱騾沒人要鳳之翔已千仞矣馬之行已千里矣狼狗也狼也驢也日以吞噬為事曾不若此四瘦騾猶得生入胡太爺之外廄也便入了太老爺的官馬號縣官便打導回衙據地保那張報單五路通詳上去奉到憲批批了如詳辦理四個大字把一樁驚風駭浪的大案辦得求雲過天空那地保另找了兩個老實和尚在廟募化焚修不上幾年倒把座能仁寺募化的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這是後話不表列公你道十三妹這兩行字兒有多大神煞結煞有力筆大如椽却說安公子一行人別了十三妹遥遥行來張老路上向他道姑爺咱們今兒走半站罷大家都得歇歇了安公子正在那裡心裡盤算着想十三妹此去不知果然可去給我找那塊硯台他這張彈弓不知果然可能照他說的那等中用儻然兩件事都無着如何是好心中萬緒千頭在牲口上悶悶不語忽聽得張老合他說話便答道正是如此說話間又走了一程只見前面有幾座客店就揀了一座乾淨店面住下大家忙着搬行李洗臉吃飯都不必煩瑣一時諸事完畢張老陪了安公子在一間他母女二人另在一間住下那張老婆兒便催張金鳳道姑娘偺早些兒睡罷昨兒鬧了一夜了張姑娘道偺們娘兒兩個車上睡了一道兒了你老人家這時候又困了天還大亮的那裡就講到睡覺了呢咱們還有許多事沒作呢張老婆兒道還有偺事呀張姑娘道你老人家知道喲不要儘只嘔人來了張老婆兒道可罷了我了偺這會兒呢哦你要溺尿啊你那馬桶我早給你拿進來咧他女兒急了道瞧誰倒是只是要撒溺呢張老婆兒道這可悶殺我了你說罷張姑娘這纔低着頭紅着臉說道你老人家瞧他身上的那鈕襻子都撕掉了那條褲子溻濕漉漉的塌在身上的呌人怎麼受呢一句話提醒了那老婆兒說可是的了你等我告訴他換下來我拿偺那個木盆給他把那個溺褲洗乾淨了你給他把那鈕襻子釘上說着往外就走張姑娘連忙呌住道媽你老人家先回來那老婆兒道還有甚麼呀張姑娘道沒甚麼了你老人家可不要說我說的那老婆兒一面答應一面走到那屋裡把前番話向安公子說了這安公子纔作了一天的女婿又遇見這等一個不善詞令的丈母娘臉上有些下不來說我換上了鈕襻兒將就着罷說了兩次那丈母娘可警不住了說姑爺你換下來給我快拿去罷不的時候姑娘他也是着急張老又在旁邊攛掇這安公子纔打發開丈母娘換下那條塌乾了的溺褲子連衣服一併着張老送了過去張姑娘見他母親在那裡忙着洗褲子只得自己把那衣裳的鈕襻子一個個的釘好了他母親直等把那洗的褲子收拾停妥送了過去娘兒兩個纔睡列公這樁事却不可看作張姑娘不識羞張老婆兒不辭勞要知女婿有半子之親夫妻為人倫之始有了這樣天性纔有這樣人情不然一個根兒裡想不到一個根兒裡不耐煩你呌他從那一頭兒羞那一頭兒勞起這却與那等女兒嬌得慣老兒燒得慣的大不相同閑話少說却講那張老一心記罣着十三妹囑咐的明日過牤牛山倒要早走的這句話那天纔四更便爬起來喂牲口裝車便催着大家起來收拾動身又囑咐安公子道姑爺你可記着十三妹姑娘的話到跟前千萬莫要怕的說不出話來安公子笑道你老人家放心莫打量小婿還是昨日的安驥我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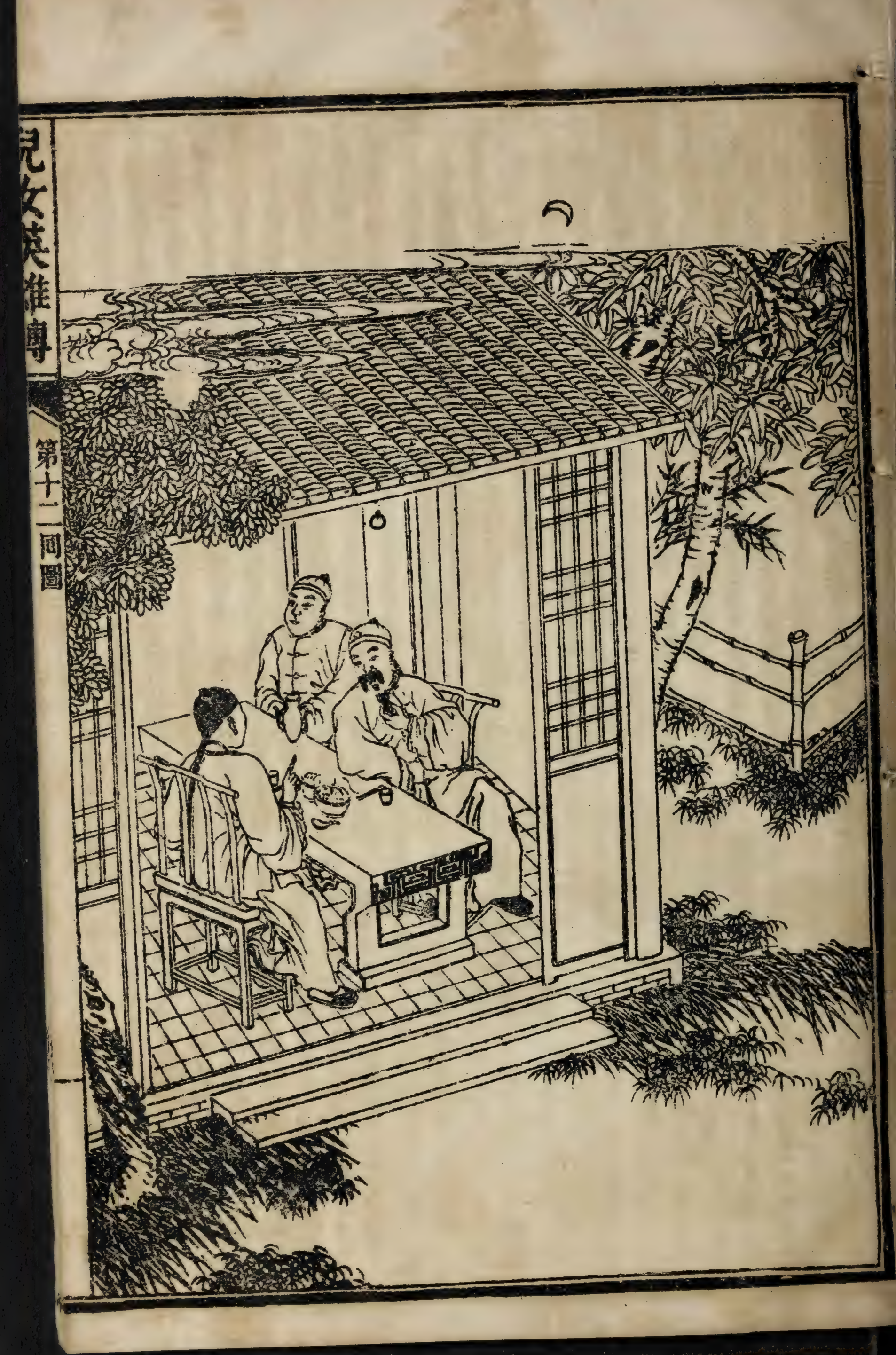
從昨日受了那和尚的一番折磨又經了十三妹姐姐的一番教化不覺得膽粗氣壯起來況且死生有命譬如昨日的事可是怕得來的今日不但性命無傷而且姻緣成就可見這事自有天作主萬事仗皇天怕他怎的只是我倒不信這張小小的彈弓兒說得來這樣的中用那張姑娘算感激定了那位姐姐信定他的話了見安公子如此說恐怕他一時猶疑誤事待要合他說話還是個沒過門的媳婦臉上未免下不來只得搭訕着向父母說道爹媽（取瑟而歌）我這姐姐斷不會說假話賺人的況且他昨日不救我們有甚麼使不得救了我們他更不必顧我們路上的事不借給這張彈弓又有甚麼使不得他何必妄口說這大話此理可信我們斷不可疑三人聽了齊說有理張老便算清了店錢吽店家開了店門上路此時正是二十前後天氣後半夜月色正亮一行人出了店門趁着月色行了一程遠遠的早望見那座牲牛山只見黑壓壓的樹木叢雜烟霧瀰漫氣象十分凶惡張老道姑爺留神快到了一句話未完只聽得山腰裡哎的一聲骲頭響箭一直射在半空裡去說書的這強盜這支箭放着人不射他為何要射在半空裡他只要使一支梅針箭那人豈不應弦而倒為何倒要用骲頭箭他還是射鵠子呢還是射帽子呢列公不然大凡作強盜的敢於攔路刼財了斷不是三個五個內中有瞭高的把風的動手的接贓的至少也有二三十個人豈有大家擠擦在一塊子理自然是三個一羣五個一夥藏在那山坳樹影之中瞭望的等到望見過往的客商到了一隻响箭便算個號令大家纔不約而同的下山這是一二則既作綠林大盜便與那偷貓盜狗的不同也斷不肯悄悄兒的下來放這枝响箭就如同告訴那行人說我可來打刼來了不然為甚麼吽作响馬呢話休饒舌却說那安公子一行人正走之間忽然聽得一聲箭响箭响過處早見一羣人簇擁着三個騎馬的強人拍喇喇後半山裡跑將下來一字兒擺開攔住去路只聽為頭的那個大聲吆喝他說的却不是留下買路錢再走的那句鼓兒詞他那話只得兩個字說站住張老是心裡有了底兒的聽得一聲站住便把牲口攏住鞭子往後鞦裡一掖抄着手靠了車轅站住不動也不答話這個當兒要說安公子果然不怕沒這情理一則是曾經和尚那等的性命相撲合十三妹那等的電雷交作覺得曾經滄海難為水二則也仗着十三妹的這張彈弓是個護身符料想無妨三則事到其間也無法了只得把驢兒一磕迎上前去那三個騎馬的強人正攔着路見一個少年身背彈弓迎來早各各的把兵器掣在手裡閘住面門當下安公子走到跟前在驢兒上一拱手說道眾位好漢請了我們正要趕路列位攔路不放前行却是為何那三個強人只認作他是個纔出馬的保鏢的答道咻行家莫說力把話你難道沒帶着眼睛還要問却是為何所為的要合你借幾兩盤纏用用安公子道列位且慢盤纏却有幾兩只是我費了萬苦千辛弄來要去救父親性命的因此不好奉送但是列位既出寶山斷無撒手空回的理我這裡有小小的一張彈弓却還值得幾文這叫作寶劍贈與烈士拿去算發個利市如何（此處詞令却是龍媒濁色出來）說着就把彈弓褪下來遞將過去那為頭的強人道靠你這張彈弓又值得幾何也值文謅謅的費這些話我勸你把這些話收了快把金銀獻出來還有個佛眼相看不然太爺們就要動手了安公子道且請看看這彈弓果然不直一笑那時我再送金銀不遲那為頭的強人聽了把手中的那竹節虎尾鋼鞭伸過來把彈弓一挑接在手中先覺得分量沉重重復在月光之下翻覆一看口中大吽說了不得險些兒不曾誤了大事

過馬去只騎着頭的那[illegible]
謝了。這青雲峯可是那裡呢。況且我又本不是從青雲峯來。不用管他且答應他半句。因說道。我正是從十三妹那裡來（縱擒有法想見強人 龍媒八股工夫）
道十三妹姑娘可有甚麼交代。安公子道。我同他分手的時節。他道我此番載着金銀行走。定從牡牛山經過。難保列位不下來借盤纏。所喜
列位都是些仗義疎財的豪客。與那尋常之輩不同。（妙品 詞林）因此付我這張彈弓作一個討關的憑據。他還說請列位看他這張彈弓分上。借我
兩頭牲口。還請兩位壯士一直護送我們到淮安地面。日後十三妹見了列位。定當面謝。那強人聽了。哈哈大笑道。言重言重。這個怎敢。這彈
弓還請收好。十三妹姑娘吩咐的話。一一如命。說着回頭向那兩個頭目道。就是你們老弟兄倆辛苦一盪罷。二人領命。急忙回山打點行李
牲口去了。這裡眾人纔你一言我一語。問安公子的姓名。安公子道。學生姓安單名一個驥字。只見內中一個小頭目走過來問道。尊客方纔
說到淮安。請問有位安太老爺諱叫作學海的。同尊客可是一家。安公子道。那正是我的老人家。此番帶了這項金銀。就為了父親的官事。那
小頭目道。原來是安少爺。那安老太爺是淮安地方上一點福星。小人們的家堂佛一般。真真廉明公正。不想被河台大人參了一本。誰人不
說冤枉。小人從前原也作些小道兒上的買賣。後來洗手不幹。就在河工上充了一個夫頭。因看了看作官的。尚且這等有冤沒處訴。何況我
們百姓。想了想還是當強盜的好。因投奔山上落草。如今難得遇見我恩官的少爺。敢煩大哥把少爺請到寨裡。用些酒飯。也見得我們的義
氣。安公子連連推謝說。本該奉擾。只是現同着家眷不便。那頭目還再三的儘讓。倒是為頭的強人說。這話使不得。慢講你恩官面上。只看十
三妹姑娘。我們合山的人都該盡些人情。但是公子是宦門。你我是綠林。隔着一道門檻兒呢。如何請到寨裡去。得人情的事小。輕慢了公子
的事大。可不必。大家都說有理。那小頭目也只索罷了。說話間。上山去的兩個人早已拉了兩頭騾子。連他們的隨身行李器械都帶下來
隨手就把那邊套拴好。套上牲口。那為頭的便吩咐道。你二位這盪可莫當兒戲。一來要守十三妹姑娘的規矩。二則要保山寨的臉面。講不
得辛苦。一路上逢山開路。過水疊橋。甚至打店看車。都是你二位的事。到了地土。不可露盤兒。趕緊的回山要緊。那二人諾諾連聲。一一的領
命。說完他又向安公子道。公子你我今日相逢。三生有幸。只是呼禮字兒管住了。我們連一杯水酒也不曾備得。如今有這兩個人同去。路上
不怕衝風破浪。萬無一失。保你安穩無事直到淮安。日後儻然再見了十三妹姑娘。只說我海馬周三同着截江獺李老避水獺韓七三個人。
憑着這張彈弓。已結了些些小事。不足掛齒。這天也快亮了。我們不往前送。就此告別回山。說着上了馬。打聲唿哨。一羣人馬先回山去了。這
裡李老韓七早吆喝着車輛動身。安公子也上了牲口。仍舊背上彈弓同行。他一行人這纔把心放下。安公子在驢兒上。心中着實的感念十
三妹。口中不言。心內暗想道。再不想那等一個小小女子有許大的聲名。偌大的神煞。只是我看那般人的漢仗氣槩。大約本領也不弱。為何
如此的敬重這位十三妹姑娘。是何原故呢。（這個原故問鄧九公便知。實則作者暗用李元忠事也。龍媒此時蓋尚未讀北史）且不表安公子一路心中猜度。却說李老韓七兩個一
路上真個的是小心謹慎。不辭勞苦。不但安公子省了多少心神。連張老也省得多少辛苦。沿路上並不是不曾遇見歹人。不是他倆人勻一
個遠遠的先去看風。就是見了面說兩句市語。彼此一笑過去。果然一不見個風吹草動。話休饒舌。不則一日已近淮安地界。那截江獺避水獺

兩個攏住牲口向安公子道前面再二十里就是淮安府城東關裡了我們不好前進見見公子我們同去了安公子聽說先道了他二人的一路辛苦又囑咐上覆他家寨主回手便向車上取下兩封銀子來每人五十兩給他們作盤費兩人那裡肯受齊聲道這個斷不敢領一則呢是十三妹姑娘的委派再我們頭領也有話在頭裡只要公子日後見着十三妹姑娘說我們兩個這一遭還不算藏私偷嬾我們這臉上就沾了光了說着一個認鐙跨上騾子那個把還套擄繩搭在騾子上騎上那頭刻騾子一直的向北去了安公子只得將銀子收好因向張老道不想這強盜裡邊也有如此輕財仗義的張老道姑爺俗話兒說的行行出狀元又說好漢不怕出身低那一行沒有好人哪就是強盜裡也有不得已而落草的翁婿兩個一路閑談已遠到東門關廂那府城的地面本與小地方不同又有河台大人駐劄在此那繁華熱鬧也就不減一個小省分的省城只見兩邊鋪面排山也似價開着大小客店也是連二併三張老同安公子便找了一座小店安頓家眷行李那張家母女二人進店下車先張羅着洗臉梳頭預備好去叩見新婆婆會新親家安公子向張老道泰山你老人家張羅行李罷我可要先打聽母親的公館在那裡去了張老說這是要緊的這裡交給我安公子隨即出來到了櫃房裡只看那掌櫃的是個極善相的半老老頭兒正在櫃房坐着面前桌上攤着一本賬旁邊擱着一面算盤歸着賬目呢見了安公子進來起身道客人要甚麼安公子拱了拱手道借問一聲有位安太老爺家眷的公館在那條街上那掌櫃的聽了把安公子上下一打量問道客人你問的可是那承辦高家堰堤工冤枉被參的安太老爺的家眷麼安公子點頭道正是那老頭兒未從說話先咳了一聲道你還要問他的甚麼公館這話說來真真叫人怒髮沖冠淚珠滿面故作驚人之筆一句話把個安公子嚇得目瞪口呆忙問却是為何那老頭兒纔拍着板櫈道客人你且坐了等我慢慢的對你講這正是不是雷轟隨電掣也教魄散共魂飛畢竟那掌櫃的老頭兒對安公子說出些甚麼話來下回書交代

第十二回　安太令骨肉敘天倫　佟儒人姑媳侃俠女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到了淮安府安頓了家眷行李便去打聽安太太的公館急切裡要想母子相見不料一問店家見他說那話的神情來得詫異不覺先吃一大驚忙問了端的那老頭兒讓他坐下纔慢慢的說道若講我們這位安太老爺真算得江北的第一位好官府也不知怎麼惹着這位河台大人了把他革了職下在監裡還追他的銀子這也罷了說到這位官太太既是安太老爺遭了事憑他怎麼樣我們這位山陽縣也該看同寅的分上張羅張羅他誰家保的過常常無事也不要前人撒土迷了後人的眼哪誰想他全不理會如今那位官太太落得自家找了個飯店住着客人你想可傷不可傷你還問他的公館在那條街呢安公子聽他絮絮叨叨鬧了半天纔說完了敢則是這等樣一套話纔得把心放下心裡說這個人是怎麼個說話法子只是他天生的這樣的滯礙人也就無法況且聽他的話到是一片良心不好怪他只得耐着煩又問他道這飯店在那裡那店家道就在東邊兒隔一家門面聚合店就是安公子聽得辭了店家出了這店門走了不上一箭多路果有個聚合店問了問說安官府的家眷在儘後一層住着寫母子相見從一邊敘起安公子也不等通報一直往後去了去却說安老爺當日出京家人本就無多自從遭了事守閒些的長隨先散了使有那班一時無處可去且圖現成茶飯的因養不開多人也都打發


兒女英雄傳
第十二回圖



了梁材是打發進了京了安老爺只有戴勤同他女婿隨緣兒還有小程相公在那裡照料伺候店中單剩下一個晉升帶了兩個粗笨雜使小子支應偏值晉升又出去買東西去了雖有兩個打雜的在那裡他又不認得公子因此公子進了店並不曾遇見自家一個人一直進後院見戴勤媳婦背着臉在墻根前洗衣服公子也不及招呼他忙忙的走進了房門只見窄巴巴的三間小屋子掀起裡間簾子進去一眼就看見太太坐在挨窗戶在那裡成裹帽頭兒呢那安太太正在低頭作針線一抬頭見個行裝打扮的人進來正不知是誰一時間斷不想到是公子公子早已請下安去太太定睛一看纔看出是公子來及至看出來倒唬了一跳不覺口中噯喲一聲說我的孩子你從那裡來你可作甚麼來了說着慌得顧不的穿鞋光着襪底兒就下了地一把拉住公子那眼淚望下直流公子也覺心中十分傷慘哽咽難言這個當兒女人丫頭聽了太太說話都進來了一看纔知是大爺來了這個忙着給太太拿鞋那個又去給大爺倒茶太太一面提鞋口裡還連連的問誰跟了你來的公子生怕母親猛然聽見路上的情形一定是異常的悲傷驚恐只得說華忠合趕露兒跟我出來的太太聽得便叫華忠公子只推他那邊店裡看行李呢因請太太坐下太太又催他快說來的原由公子纔慢慢的回道母親且莫着忙兒子先請示我父親這一向身子可安應交的官項都有了不曾太太聽了先嘆了口氣道咳都是偺們家的家運只說是出來作外官誰想外官是這麼個味兒幸而你父親的身子狠好這也是自己素來的學問涵養看得穿把得定說這幾天臉面倒好了也不是他們叫我寬心喲只是這官項這裡纔有了幾百銀子給烏大爺帶了信去這些日子了也沒個回信兒真叫人怎的不着急呢公子道母親不必着急了如今這項銀子兒子已經如數帶了來了只怕還有餘況且我父親身子也狠好母親也見着兒子了這正該喜歡纔是安公子這話原是先要把母親安慰住了然後好說路上的話那安太太聽了果然又是暢快又是納罕說本可是的只是小子你一時那裡去張羅得這些銀子說着又問梁材他難道這樣快就到了家了麼公子道並不曾見着梁材兒子這盪出來說也話長若不虧上天的慈悲父母的陰庇兒子險些兒不得與父母相見作了不孝之人說到這裡自己掌不住先哭了太太見這光景急得滿面淚痕忙又一把拉住他道這是怎麼說你快說給我聽公子勉強陪笑道母親不要着急兒子此刻是好好的見着母親了還有甚麼急的只是這段情節不可不細細回稟父母知道安太太順手就把他拉在挨炕一個杌櫈上坐下說你坐了說這安公子斜簽着坐下纔從頭把他在家怎的聽見父親被事的信一心懸念不及下場怎的趕緊措辦銀兩帶了他嬤嬤爹華忠並劉住兒出來到了長新店怎的劉住兒丁憂回去叫趕露兒趕露兒至今不曾趕到了茌平華忠怎的一病幾死不能行路只得打算找那褚一官來送我到淮安太太直着眼皺着眉聽一句難過一句聽到這裡說喲這姓褚的又是個甚麼人兒啊公子連忙說明原故太太又着急道難道就這等一個生人就送了你來了嗎公子道要得他送來倒又沒事了太太問道怎麼難道還有甚麼岔兒麼公子又把到了店裡怎的打發騾夫去找褚一官那個當兒怎的來了個異樣女子並那女子的相貌言談舉止裝束以至怎的個威風出衆神力異常落後怎的借撇那塊石頭進房坐下便不肯走怎的他見面便知我路上的底細怎的開口便問我南來的原由及至問明原由他怎的變色含悲起身就走臨走又怎的千叮萬囑叫務必等合他見面然後動身怎的許護送我到淮安保我父子團圓人財無恙太太道這

個女孩兒怎的這等的神道哇就算他有本事罷一個女孩兒家可怎麼合你同行同往呢莫非不是個正道人罷只是他怎麼又有那樣的大力量呢這可悶熬人了公子道彼時兒子也是如此想誰知大不然他不但是個正道人竟是一副兒女情腸英雄本領更兼一團的聖賢學問若不虧此人孩兒今日也見不着母親了太太聽如此說忙問道他走了可回來了沒有公子道請母親往下聽這可就怨兒子自己糊塗了正是他走後去找褚一官的兩個騾夫回來了太太道是啊這裡頭還夾雜的個甚麼褚一官兒呢他來了也就好了到底有個作伴兒的呀公子說他並不曾來據那騾夫說他有事不得分身他家離店不遠就請我到他那裡去住那時兒子一想這女子雖然說得天花亂墜只是他來的古怪去的古怪以至說話行事無不古怪心裡有些信他不及又加着騾夫店家兩下裡攛掇都說這人來的邪道躲了他為是兒子一時慌不擇路就打算同了兩個騾夫奔到褚一官家去那知兩個騾夫不是好意他並不曾到褚一官家去要想把我賺到黑風崗推落山澗拐了銀子逃走太太聽了急得搓手道這是甚麼話呀公子道母親放心不妨總是天恩祖德五行有救說着又把那到了黑風崗騾夫怎生落下牲口牲口怎得驚得飛跑一直跑到一所大廟纔得站住的話說了一遍太太聽到這裡不禁念了一聲阿彌陀佛說走到佛地上這可好了公子道母親那知這纔闖進鬼門關去了當下又把那自進廟門直到被和尚綁在柱上要剖出心肝的種種苦惱情形詳細說了一遍那安太太不聽猶可聽了這話登時急的滿臉發青唬得渾身亂抖痛得兩淚交流噯喲一聲抱住公子只叫我的孩子你可受了苦了你可疼死我了你可坑死我了說罷放聲大哭公子想起自己那番苦楚痛定思痛也不覺失聲痛哭兩邊僕婦丫鬟看見無不落淚個個上前相勸公子怕痛壞了老人家只得忍淚勸道母親請免傷心兒子現在是好端端的見父母來了母親請想假如那時候竟無救星此時又當如何太太說這是甚麼話呢要那樣可叫我們怎麼活着呀說着緊緊的拉住公子的手不放鬆口裡還說道咳這都是氣運領的無端的弄出這樣大事來小子在你吃這一場苦送這銀子來可算你父親沒白養你只是你叫我們作老家兒的心裡怎麼受啊說着抽抽噎噎的又哭起來旁邊丫鬟忙着倒上茶來吃了一口又遞過手紙去擤鼻涕隨緣兒媳婦便忙着去濕手巾預備擦臉梁材家的纔要裝烟太太說我顧不得吃煙了因拉着公子問道你說說到底又遇見個甚麼救星兒呢公子說這往後都是活路了母親可不必再着急傷心了不然兒子心裡一亂益發說不上來了因說道那日正在性命呼吸之間忽然憑空裡怕拍的兩個彈子把面前的兩個和尚打倒緊接着就從半空飛下一個人來鬆了綁繩救了孩兒的性命太太問道這又是誰呀我的天爺公子說母親道是誰就是那日在店中相會的那個女子安太太此時也不及再說閒話止有聽一句口心呢一句又誦兩聲佛號而已公子隨急又把那女子怎的掃除了衆僧驗明了騾夫搜着了書信這些情節一直說到贈金送別借弓的話講了一遍就中只是張金鳳這節一時且說不出口太太見公子說到這裡胸中臉上畧為舒暢纔得騰出心來想事想了想便說道據你這樣說那個姓褚的自然是沒見着到底是誰跟了你來的（告安太太張金鳳事從跟送引出）公子聽了連忙站起來回道母親問到這裡這其中還有一段隱情兒子不敢不稟知母親不敢就稟明父親這樁事兒子出於萬分不得已此時實在作難實在害怕太太說甚麼事啊你好歹的不要為難我的孩子你可擱不住再受委屈了你如果有甚麼不得主意的事不敢告訴你父親有我呢我

給你宛轉着說公子纔把那張金鳳的一段始末因由合那媒人怎麼硬作自己怎樣苦辭張家姑娘怎樣俯就所以然的原故從頭至尾拐角轉灣本本源源滔滔汩汩的告訴母親一遍並說此來就虧這張老夫妻同了張金鳳送來的請示母親這事該當怎樣纔好兒子不得主意說罷跪了下去太太一面拉起他來一面心裡沉吟暗說這樁事倒不好處若聽那個女孩子的那番依義這個女孩兒的這番識體都叫人可感可疼至於親家的怯不怯合那貧富高低倒不關緊要但是我原想給孩子娶一房十全的媳婦如今聽起來這張姑娘的女孩兒身分性情自然無可說了我只愁他倒底是個鄉間的孩子萬一長的醜巴怪似的可怎麼配我這個好孩子呢想到這裡不禁便問了問那姑娘的歲數兒身量兒然後纔問到模樣兒安公子聽得這一問紅了臉半日答不出來其實安公子不是不會說官話的人或者說相貌也還端正或者說舉止也大方都沒甚麼使不得無奈他此時又盼事成又怕事不成把害怕為難暢快歡喜一股腦子攪成一團一時抓不着話頭又後磨了一會子纔訕不搭的說了三個字說道是長的好安太太聽了這話笑逐顏開說等我瞧瞧去說着也不等人攙起站來往外就走公子忙笑着攔道母親那裡去自然是我過去告訴明白了叫他來叩見母親豈有母親倒去見他之理安太太道叫人家孩子委屈了一道兒就是他父母照應你一場我也得給人道個謝去公子又笑道講行客拜坐客也是等他二位來難道母親就這樣跑到街上去不成太太這纔想過來說是呀真真的我也是叫你們唬糊塗了說着便叫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去請張太太合姑娘又派晉升再同上一個粗使的小子請那位張老爺就連行李一併搬過來列公牢記話頭從此張老頭兒張老婆兒可就老爺太太了閑話休提安太太趁這個當兒便收了活計吩咐備飯騰挪屋子一時晉升家的隨緣兒媳婦也換了件乾淨衣裳知會了外面的人跟了大爺過去誰想剛出了院門大爺要出恭又抓住晉升細問老爺近日的起居臉面那兩個僕婦惦記着去看新大奶奶帶上那個小子慢慢的便先過去將進得那邊店門早看見一個老頭兒在那裡喂驢那小子上前問了一句說張太太住在那屋裡那老頭兒一時不知問的是誰小子又說明原故他纔帶了大家到店房門外叫了聲媽媽兒安家有客看你娘兒們來了說完他依然去喂驢去了那小子再不曉得這位就是親家老爺却說晉升家的進了那間店房只見他母女二人都在一處纔待說話張太太就問說你倆那個是安太太呀隨緣兒媳婦到底是個小孩子先忍不住要笑晉升家的忙道太太不是我們是家下人當奴才的我們太太打發過來請太太合姑娘那邊坐說着便跪下去請安把個張太太慌的兩隻手拜個不迭二人轉過身來又拜張姑娘請安張姑娘知是婆婆的人便不還禮却也不十分羞澀口中無言雙手拉了起來說話間安公子也過來了便把方纔的話明白告訴張老張老自是歡喜因說道旣這樣姑爺你先同了他娘兒兩個過去我這裡看着行李別的不打緊這銀子可是你拿性命換來的好容易到了地土上了咱們保重些好公子連說有理晉升早僱了兩乘小官轎來僕婦們便請張太太張姑娘上轎大家跟着抬到聚合店裡來安太太正在盼望晉升進來回張太太同張姑娘過來了安太太連忙攙人迎將出去張太太早進院門只見他穿着一件簇簇新的紅青布袷襖左手攥着烟袋荷包右手攥着一團藍綢絹子晉升家的跟着生怕又弄錯了上前說道這是我們太太安太太趕着過去雙手拉手張太太是兩隻手都佔着呢只得把攥絹子的那隻手伸了兩個指頭拉住了安太太的手一面咳嗽着口裡

說好哇太太安太太道不要這樣稱呼着光景比我歲數兒大該叫我妹妹纔是呢張太太道我小呢屬小龍兒的到年五十二了（張太太今年非四十二歲即五十二歲其所言五十二者誤也於何知之於張太太母女同一屬蛇知之十三妹屬龍今年十九玉格屬馬今年十七張姑娘今年十八其為屬蛇可知張太太若大兩輪則四十二三輪則五十四故曰言五十二者誤也）安太太口裡雖合張太太說話那一副眼光早注到張姑娘跟前只見他眉宇開展氣度幽嫻顋壓桃花脣含櫻顆一雙尖生生的手兒一對小可可的脚兒雖然是個家常裝束卻是滿臉春風通身大雅隨緣兒媳婦半扶半攙的拉着隨在他母親身後見了安太太垂下手來安安詳詳的道了兩個萬福安太太連忙拉住他問了問一路風霜光景聽他說話雖帶點外路口音兒卻不倚不怯安太太心裡先就有幾分願意這纔回頭讓張太太走一看張太太早已豪着屁股上了台堦兒進了屋子了安太太又讓張姑娘他此時見太太這等的溫和慈厚心裡算早把這個婆婆認定了那裡肯先走安太太便拉了他說咱們娘兒們一塊兒走比及到門他到底讓太太先進去纔罷一時安太太合張太太分賓主坐下了丫鬟倒上茶來安太太便讓張姑娘上炕去坐只聽他低聲款語答道這斷不敢我張金鳳此番隨爹媽護送了公子到此原說給太太作些針線或者作個指使纔不是閑茶閑飯養閑人日後名分所關如何敢坐一席話把個安太太疼的不由得趕着他叫了聲我的兒你千萬不要如此你在廟裡合咱們兩家那位恩人媒人說的話我都盡情的知道了你聽我告訴你不但人家那番恩義不可辜負就是平白的見了你這樣一個人這門親我也願意作你放心罷張姑娘聽了這話心裡先一塊石頭落了地了安太太說着又叫玉格呢公子答應了一聲進來安太太道我細想這樁事你媳婦方纔的話是因你那日在廟裡辭婚他得站住女孩兒的身分你辭婚是因不曾稟過我同你父親不敢自主你得循着人子的道理如今雖不曾同你父親見了我我就可以作大半主意甚麼原故呢第一聽着路上的情形他這心地兒性格兒是無可言了就據這模樣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找不出這樣一個媳婦兒來至於那貧富高低的話不是咱們書香人家講的我就見有多少人家因較量貧富高低又是甚麼嫡庶誤了大事這話不用合你商量我看你的神情兒也沒甚麼不願意我估量着你父親也必願意這又怎麼見得呢你還記得臨出京的時候你父親說過只要得個相貌端莊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南山裡北部裡的都使得看起今日這的局面來這豈不是姻緣前定麼咱們今日就一言為定不必再商張姑娘聽到這裡心裡早兩塊石頭落了地了安太太回過頭來便向張太太道老姐姐你想我這話是不是張太太道我們是個鄉下人兒攀高砌沒的怪臊的可說個啥兒呢俺這閨女可是個頭兒的不弱親家太太你老往後瞧着罷聽說着的呢安太太帶笑答應着又問公子道你們路上匆匆的自然也不曾放個定人家孩子可怪委屈的我今日補着下個定禮罷說着把自己頭上帶的一枝累絲點翠嵌寶啣珠的雁釵摘下來給張姑娘插在鬢兒上說第一件事是勸你女婿讀書上進早早的雁塔題名回手又把腕上的一副金鐲子褪下來給他帶上圈口大小恰好合式說和合雙全的罷張姑娘此時心裡可是三塊石頭落了地了帶好釵釧纔要下拜安太太攔道這點東西倒不要拜今日是個好日子你就先認了婆婆咱們娘兒們好天天兒一處過日子不然你可叫我甚麼呢至於你們磕雙頭成大禮那可得等你公公出來擇吉再辦這大節目是錯不得的當下早有僕婦丫鬟鋪下紅氈子仍是曾升家的隨緣兒媳婦扶着那張姑娘便在紅氈上插燭也似價拜了四拜安太太便坐着受了禮說你們攙起大奶奶來吉祥話

兒留着磕硬頭的時候再多說兩句罷張姑娘磕頭起來便裝了一袋烟給婆婆遞過去把個張太太一旁樂的張開嘴閉不上說道親家太
太我看你們這裡都是這大盤頭大高的鞋底子俺姑娘這打扮可不隨溜兒不俗也給他放了脚罷安太太連忙擺手說不用我們雖說是
漢軍旗人那駐防的屯居的多有漢裝就連我們現在的本家親戚裡頭也有好幾個裹脚的呢原來張姑娘見婆婆這等束裝正恐自己也
須改裝這一改兩隻脚蹅蹅蹅蹅的倒走不上來今聽如此說自是放心安公子却又是一個見識以為上古原不纏足自中古以後也就相
沿既久了一時改了轉不及本來面目好看聽母親如此說更是歡喜在外間屋裡端了一碗熱茶喝着䟴牙兒不住的傻笑晉升家的梁材
家的一班兒陳些的人便來慪他道真好俊一位大奶奶大爺還記得小時候兒見個小媳婦子先臉紅這時候怎麼不羞了公子笑着道你
們不用慪我了正經倒碗熱茶我喝罷晉升家的道我的小爺你手裡端的那不叫熱茶嗎咱的了樂糊塗了說的大家大笑公子也不禁笑
將起來正熱鬧着外邊家人將銀子行李一起起的搬來交代明白那輛車並牲口就交給店裡照看喂養晉升已在前層收拾了兩間潔淨
店房預備張親家老爺住一時行李發完張親家老爺過來安太太忙叫請請了進來只見他穿一件搭襪口的灰色粗布襖套一件新石青
細布馬褂繫一條月白標布搭包本是戴帽來的借了店裡掌櫃的一頂高提梁兒秋帽兒見了安太太作了一個揖安太太不會行漢禮只
得手摸頭把兒以旗禮答之進房坐下茶罷安太太便道了一路照料的致謝又把方纔的話告訴一遍那親家老爺到也本本分分的說了
幾句謙虛話又囑咐了女兒一番雖說是個鄉下風味兒比那位親家太太就怯的有個樣兒多了坐了一會便告辭外邊坐去安太太又說
你們親家兩個索性等消停消停再說罷那老兒答應着站起去了安公子這纔敢去見父親並討了母親的主意安太太也把怎的說法
一一的教導他明白這裡便催着給親家太太擺飯書中且不表這邊的事却說安老爺自從住在這土地祠裡轉瞬將近一月那銀限日緊
手下湊了不足千金寄烏學士告助的信至今不見回音梁材進京往返總須兩月且不知究竟辦的成否何如眼前九月初旬已近又正是
放榜之期不知公子三場詩文可能望中更奇的是許久不接家信不得家中近日情形公子是出場就動身了啊還是不曾上路呢更加此
地雖有幾個朋友可談在這縣衙裡又不得常見只有程相公陪着談談偏又是個不大通的（程相公胸中有封神榜一部其通可想而知）雨夕風晨十分悶倦這
日飯後（父子相見從父一邊敘起）正拿了一本周易在那裡破悶只聽墻外人聲說話像有客來的光景正待要問隨緣兒慌慌張張的跑將進來說道大爺
來了老爺也不免嚇了一跳說着公子早已進門請下安去起來趕了兩步跪在老爺膝前扶了腿失聲要哭安老爺正在不得意之中父子
異地相逢也不免落淚只是嚴父慈母所處不同便不似太太那番光景一面點頭拉起公子來說道你可出來作甚麼因大槩問了問何人
跟隨一路行色光景隨即問道你難道沒下場嗎第一句公子就不好登答只得斂神拭淚答道正在場前聽見父親這個信息方寸已亂自
問下場也作不出好文章來便僥倖中了父親現在這個地方兒子還何心顧及功名末節所以忙得不及下場趕來見見父母老爺嘆息一
聲說這却也難怪你父子天性你豈有漠然不動的理了不過來也無濟於事我已經打發梁材進京去了算這日期你自然是在他到的以
前就動身的我早已料到你聽見這信必趕出來所以打發梁材兼程進京一來為止住你來二來也為將家裡現有的產業折變幾兩銀子

湊着又是這賠項。你這事雖不在行。到底還算個作蘇旗兒。如今你又出來了。這怎麼樣呢。說着皺了眉宛轉思索。公子見這光景。回道這事已經遵父親的主意辦妥當來了。老爺道你方纔說不曾見着梁材。自然不曾見着我的諭帖。從那裡遵起。公子道兒子想除此也別無辦法。所以大膽就作主這樣辦了。老爺道這倒難為你了。只是了我計算多也不過二千餘金。終究還不足數。強如并此而無。且慢慢的湊罷了。公子道據現有的數目大約也敷衍着夠了。老爺說這又是不知物力艱難的孩子話了。如今我這裡纔有不足千金。搭上這項不過三千金。我雖致信烏克齋。他在差次還不知有無。便有。充其量也不過千金。連上下平色還差千餘金呢。你看着世上的銀子就這等容易。公子回道兒子此番帶來。約有七千金上下。光景便不候烏克齋的信。想也足用了。老爺聽了這話把臉一沉問道。阿哥你在那裡弄得許多銀子。我平生於銀錢一道一介不苟。便是朋友有通財之誼。也須誼可通財的。纔可作將伯之呼。你若借了這事向親友各家不問交誼一槩的沿門托鉢搖尾乞憐起來。就大不是我的意思了。公子此時心下一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況且父母跟前便是自己作錯了事。豈容有一字欺隱。莫如直捷痛快的盡情一吐。便是有干嚴怒。也合受一場教訓。便回道並不曾求着親友。（告安老爺張金鳳事從幫助引出）只是這樁事說來頭緒也亂。情節也多。先得求父親不要吃驚着急生氣。容兒子慢慢的細稟。說着便跪了下去。安老爺平日雖是方正嚴厲。見這等嬌生慣養一個兒子。為了自己這路跋涉而來。已是老大的心疼。祇是有見於愛之能勿勞乎。合那玉不琢不成器的這兩句話。不肯驕縱了他。今又見他如此舉動。滿面慘惶。更加不忍。且料其中必另有一段原故。卻也斷想不到公子竟遭了這等一場大顛險。（路中之事告母一遍又告父一遍話原不可兩歧文則最嫌合掌必先識此題之難然後知此文之妙）當下向公子道你不必慌。只管起來明明白白的說。公子這纔站起身來。從家中得信起身。一直到今日到店止。照方纔回太太的話。應節省的節省。應加詳的加詳。並合張金鳳聯姻一段。一字不落的都稟了他父親。（母子相見逐節盤問逐節登答父子相見一氣論斷一氣序述題只一題文則兩文片語不複題文神通書）中交代清楚。嚴父慈母其性則一。其情不同。況且這位安老爺又是才學識三者兼備的人。當公子說的時節。便不肯用話打他的岔。默默凝神靜氣聽去。但見他聽着忽而搖頭。忽而點頭。忽而抬頭。忽而低頭。那心裡大約是驚一番。喜一番。感一番。痛一番。直等他把話聽完了。纔透過口氣來。不由得一陣酸心。兩行熱淚。公子也嗚咽惶恐個不住。安老爺定了一定。長出了一口氣。纔向公子道這樁事我都聽明白了。你想我聽着怎能勾不驚。到了此時。卻急也無益。更無氣可生。只是苦了你了。你如今不必害怕着忙。聽我告訴你。你此番為我出來。這是天理人情。無所為錯。（天理人情全者之骨操之則聖賢舍之則禽獸故安老三復之）況又受了這場掀天風浪。難道我還責備你不成。然而這事卻是都由你少不更事而起。你想這條路帶着若干的銀子。便華忠跟着。且難保無事。何況你孤身一人。以致險遭不測。你想儻然果遭不測。不但你成了罪人。連我也是個罪人了。比起你給我送銀子來。孰輕孰重。及至你在店裡遇見那個甚麼十三妹女子。卻純是你不學無識了。方纔聽你說起那情景來。他句句話與你針鋒相對。分明是豪客劍俠一流人物。豈為財色兩字而來。你千不合萬不合不合那一走。這纔是就叫作吉凶悔吝生乎動了。哇再講到那騾夫和尚。原是天理人情之外的事。（燕北閑人用法平恕從不輕加斧鉞除紀獻唐父子伏誅外貪狡若談爾音尚聽其以怨艾終餘如吳良吳法謝楙霍士道以懲而戒海馬周得勝截江獺李茂避水貐韓勇大鼻子金大力小眼兒寶雲光黑金剛鄧武一葉油謝標草上飛呂萬程吽五貞董方亮以感而化但有一線可原均得保全首領惟其人出乎天理人情之外則在所不宥於是或落髮皈依之服或死義俠之手仍宜讀犯懸於冰心大令之口天理人情之外六字最書部千秋金鑑尋而含蓄藏髮尚其細意於）

天理人情勿令斷滅哉也難怪你見不及此只是果然不走這禍又從何而來呢至於你受那十三妹的金銀允那張金鳳的姻事這兩樁事你自己以為大錯我倒原諒你何也聖人說觀過知仁原不盡在黨字上講當那進退維谷的時候便是個練達老成人也只得如此何況於你又何況你心裡還多着為我的一層倒是我作老人家兒的不曾蔭庇到你轉叫你為我先受了累了這是我心裡難過的去處如今這項金銀也還算得從義路而來此時也無法不受況且我也正用得着竟是用了他的成全了那女子一番義舉合你一片孝心我們再圖後報那張家姑娘方纔聽你說來竟是天作之合的一段姻緣你可不准嫌他父母鄉愚嫌他鄙陋稍存求全之見如今竟是以前言為定却等我完了官事出去給你們作合想來你娘也沒甚麼不肯的公子聽一句應一句緊記了母親的話說且慢說方纔放定的一層今聽安老爺如此一問乘勢回道看母親的光景也以為必當作合是不得父親的話只不好就定還叫兒子請示是為得體非敢面欺老爺說那更好了你略歇歇兒就先回去把這話說給你娘並致意你岳父岳母叫他二位好放心你也無可為難着窄了安公子聽完這話一切得了主意心裡一想暗道我安驥修了幾生有多的大造化得這樣恩勤覆育的二位老人家想到這裡轉不禁痛定思痛感深而泣安老爺道這又哭甚麼不必哭了再哭就叫不着要了公子這纔收了淚痕換出笑臉詳問父親的起居眠食老爺說你此時且不絮叨先把方纔的話必去說了就換了衣裳來跟我吃了飯今日就在此住我還有話說呢你丈人那裡我請程相公替我陪去公子領命退出本是僱了乘小轎來的就坐了那小轎飛奔回店見了安太太不及細說笑嘻嘻的道我父親沒生氣都依了安太太道我早曉得了我只管那等叫你去了到底不放心打發人跟了聽去回來回了我都知道了這好極了你去陪你丈人吃飯去罷公子又把父親還叫回去并請程相公陪着的話回明忙忙的換衣回去他父子纔得說一番無限離情敘一番天倫樂事這話暫且不暇多談且說回來再講店裡却說那張老有程相公在那裡陪着一個講的是抄謄繕寫一個講的是耕種刨鋤說了一晚也不曾說到一處安老聞此定當點頭嘆息道此之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那張太太是提着精神招護了一道兒女兒女婿到了這裡放了心了晚飯又多飲了一盃更加那裡的人兒不會熬夜纔點燈就有些上眼皮兒找下眼皮兒打了兩個呵欠說道要不偺睡罷張姑娘正要合婆婆多親熱一刻說我還不困呢媽先睡去罷那婆兒更無謙讓過西間去脫了衣裳躺下就睡了這裡安太太叫張姑娘上了炕纔細細的問他家鄉路上一切閒話說到路上那張姑娘不住的十三妹姐姐長十三妹姐姐短安太太這纔知道那位救命的姑娘叫作十三妹張姑娘又把十三妹的形容舉止並定親以前怎樣先私下問他許多的話都傾心吐膽的告訴了婆婆安太太更是心感因說道這位姑娘不要真是位菩薩轉世罷了只是你們受了他的好處還當面給他道了個謝我可那裡謝他一聲去呢我方纔心裡許了個願等十五日在天地前上個滿堂供焚個滿斗香一來答謝上天叫咱們父子婆媳完聚的天恩二來祝讚着那十三妹姑娘增福延壽將來得個好婆婆好女婿我還打算着設張桌兒望空遙拜他一拜心裡纔過的去呢張姑娘道這個只怕使不得他合媳婦結了姐妹在婆婆看着也是孩子一樣這一拜他斷當不起媳婦到有個見識媳婦本也有個愚心許下給他供個長生祿位早晚禮拜願生生世世合他托生一處婆婆想着使得使不得安太太聽了說狠好說是這樣咱們娘兒們都是十五那天還願婆媳二人又談了許久聽了聽那天已交四更纔各歸寢列公聽這回書

不覺得像是把上幾回的事又寫了一番有些頭緒拖沓麽却是不然在我說書的不過是照本演說在作書的却別有一段苦心孤詣這野史稗官雖不可與正史同日而語其中伏應虛實的結構也不可少不然都照宋子京修史一般大書一句了事雖正史也成了笑柄了至於聽書的又那能逐位都從開宗明義聽起非這番找足前文不成文章片段並不是消磨他工夫浪費筆墨也因這第十二回是個小團圓正是兒女英雄傳的第一番結束這也正是好向源頭通曲水再從天外看奇峯要知後事何如下回書交代

第十三回　敦古誼集腋報師門　感舊情掛冠尋孤女

這回書接着上回表的是安公子回到店裏把安老爺的話回明母親並上覆岳父岳母大家自是異常歡喜張姑娘心裏益發佩服十三妹的料事不差那張老自有程相公照料安公子便忙忙的換了家常衣服趕縣衙而來那些散了的長隨還有幾個沒找着飯主滿處裏打游飛的聽見少爺來了又帶了若干銀子給老爺完交官項老爺指日就要開復原官都趕了來借着道喜要想喝這碗舊鍋的粥老爺見這班人本無人味又沒天良一個個善言辭去內中只有個葉通原是由京代出來的雖也是個長隨因他從幼也讀過幾年書讀的有些獃氣自從跟了安老爺他便說從來不曾遇見這等一位高明渾厚的老爺立誓不再投第二個主人安老爺給他薦了幾處地方他都不肯去甘受清苦（蕭穎士僕後得見甚矣獃氣之可寶如此）老爺見公子無人跟隨叫他且伺候公子恰好趕露兒也趕到了安老爺因他誤事正要責罰嚇的他長跪不起只得把劉住兒到家一時痛親昏瞶忘說後纔想起隨即趕來的話回明老爺見其情由可原仍派他跟隨公子說着擺上飯來又有太太送來幾樣可吃的小菜並下高麩原來安老爺酒量頗豪自己却不肯濫飲每飯總以三五斤為度（為晤鄧九公豪飲伏綫）因向公子道我喝酒你只管坐下先吃飯不必等我公子便搬了個坐兒坐在横頭一時吃飯漱盥已畢安老爺便命他隅坐侍談這纔問了問京中家裏一切情形因長吁道我讀書半世兢兢業業不敢有一步踰閑取敗就這迂拙兩個字是我的短處不想纔入宦海就因這兩個字上誤事幾乎弄得身名俱敗骨肉淪亡今日幸得我父子相聚而且官事可完如釋重負這都是上蒼默佑惟有刻刻各自修省勉答天慈而已至於你沒出土兒就遭了這場顛沛流離驚風駭浪更自可憐又安知不是我家素來享用稍過福薄災生以致如此經此一番未必非福此時都無可說了只是我方纔細想你在那能仁寺遭的這場事在那班和尚傷天害理為天理所必誅無所為冤在那個女子取義成仁仁至義盡無所為德我們心裏便無所為過不去我只慮地方上弄了這等一樁大案儻然遇見個廉明官兒查究起來倒是一樁未完的心事公子說這事大料無妨前日在路上聽見各店裏沸沸揚揚的傳說茌平縣黑風崗廟裏一個和尚一個頭陀一個女人因為妬奸彼此自相殘害經本縣的一位胡縣官訪查出來那地方上百姓也有受過那和尚荼毒的人人稱快感念那位胡縣官都稱他作青天太爺安老爺笑道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也那時葉通正在那裏伺候老爺吃飯便回道這話大約是真的老爺道你又怎麽曉得葉通道這裏的二府就合茌平的這位胡太爺是兒女親家奴才有個舅舅跟胡太爺昨日打發來看姑奶奶他也是這等說還說胡太爺因此上台見重說他留心地方公事還保了卓異了呢（既藏安老宜從得）笑何如真[illegible]之文老爺聽了不禁大笑說這可叫作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了若果如此案但那女子可以逃禍我們也可放心公子答應了個是就


土地祠
迴避
肅靜



趁勢回道。倒是兒子這裏還有件未完的心事。老爺忙問何事。公子便把失了那塊硯台的話說出來。老爺先說了句可惜。便問怎的會丟了。公子道。只因正在貪看十三妹在牆上題的那幾行詞兒。他又催促着走。一時匆匆的便遺失了。老爺問又是甚麼詞兒。公子見問。便從靴掖裏把自己記下的個底兒掏出來請老爺看。安老爺看了一會說道。這個女子好生奇怪也。好大神煞。你看他這折北新水令。雖是不文。一邊出豁了你。一邊擺脫了他。既定了這愿償的罪名。又留下那地方官的出路。看他這樣機警。那硯台必不肯使落他人之手。詞之作用逐層標出一字一珠彼流連風景者文則文矣亦八個盒子親家之類也硯以題詞而失硯之不終於失即以題詞之人之機警決之只他這詞兒裏的甚麼雲端。雲中自是故作疑人之筆。他究竟住在何處。你自然問明白了。公子道。也曾問過。無奈他含糊其詞。只說在個上不在天。下不着地的地方住。並且兒子連他這稱謂都留心問過。問他這十三妹三個字。還是排行。還是姓名。他也不肯說明。我的龍媒老弟台你怎不把牡牛山前海馬周三所說你不能答應的圖青雲峯三字告訴你老人家帶累燕北聞人被聽書的挑他漏此一筆那老爺道。呃。這是甚麼話。無論怎樣你也該問個明白。在他雖說是不望報。難道你我受了人家這樣大德。今生就罷了不成。公子見父親教訓。也不敢辯說。他怎生的生龍活虎一般。我不敢多煩瑣他。只得回道。將來總要還他這張彈弓。取我們那塊硯台。趁那時。也可以打聽得出來的。老爺只是搖頭。一面口裏却把那詞兒裏雲中相見四個字。翻來覆去不住的念。又用手把那十三妹三個字在桌子上一豎一畫不住的寫。默然良久。忽然的把桌子一拍。筆意亦不讓生龍活虎喜形於色。說道。得之矣。我知之矣。我之知矣安老自知之餘俱不知也至第十六回則鄧九公褚一官夫婦知之讀者仍不知之洎乎第十九回不獨讀者知之即十三妹亦始知人之知之因忙問公子道。這姑娘可是左右鬢角兒上有米心大必正的兩顆硃砂痣。不是。罷了。這公子實在不曾留心。只得據實答應。老爺又問道。那相貌呢。公子道。說起相貌來。却是作怪。就合這新媳婦的相貌一樣。不但像是個同胞姊妹。並且像是雙生姊妹。老爺道。這又是夢話了。我又何曾看見你這新媳婦是怎生個相貌呢。公子一時覺得說的忘情。扯挬子帶臉臊了個緋紅。老爺道。這又臊甚麼。說呀。公子只得勉強道。此時說也說不周全。等父親出去看了媳婦就明白了。大約這個是一團和氣。幽嫻。那個是一派英風流露。品隲兩美同中辨異蝦令左公紀此恰好用着緬息嬀以語楚子之蠅老爺聽了。笑了一笑。說道。文法兒也急出來了。公子也陪着一笑。列公。天下第一樂事。莫如談心。更莫如父子談心。更莫如父子久別乍會異地談心。尤其莫如父子事靜心安。苦盡甘來。久別乍會的異地深夜談心。安老爺合公子。此時真真是天下父子第一樂境。正所謂等閒難到開心處。似此開心又幾回了。公子見老人家心開色喜。就便請示父親。方纔說到那十三妹。父親說得之矣。知之矣。敢是父親倒猜着他些來歷麼。老爺道。豈但猜着。此事你固然不得明白。連你母親大約也未必想的到。此我心裏却是明白如見。此時且不必談。等我事畢身閒。再慢慢的說明。我自然還有個道理。挈起後文公子聽如此說。便不好問。只是未免滿腹狐疑。那時不但安公子設疑。大約連聽書的此時也不免發問。無如他著書的。要作這等欲擒故縱的文章。我說書的也只得這等依頭順尾的演說。大衆且耐些煩。少不得聽到那裏就曉得了。閒話擱起。一時安老爺飯罷。收拾了傢具。又同安公子計議了一番公事。如何清結。家眷怎的位置。公子便在父親屋裡小床上另打一鋪睡下。衆家人也分投安置。一宿無話。次日清早。安太太便遣晉升來看老爺。公子並叫請示那銀子怎的個辦法。早一日完了官事也好早一日出去。老爺便教公子去告知他母親。這事不忙在一刻。再候兩三日。烏克齋總該有信來了。那時再定規。你也就去合你娘親近親近去。公子纔要走。晉升回道。請大

爺等一刻再走罷。可將纔奴才來的時候。街上正打道呢。說河台大人到馬頭接欽差去。已經出了衙門了。路上撞見。又得躲避。老爺問道。也不曾聽見個信兒。忽然那裏來了這等一個欽差。晉升道。奴才也是纔聽見說。說是一位兵部的甚麼吳大人。望眼將穿偏不便厚袁簡齋詩品云挑直使曲吾於此文亦云這位欽差來得嚴密得狠。只帶着兩個家人。坐了一隻小船兒。昨夜五更到了馬頭。天不亮就傳馬頭差到船上。交下兩角文書來。一角劄山陽縣預備轎馬。一角知照河台。欽差到境。這裏縣太爺早到馬頭接差去了。安老爺心想那個甚麼吳大人。莫非吳侍郎出來了。他是禮部啊。此地也不曾聽見有甚麼案。這欽差何來呢。斷不致於用着欽差來催我的官項呀。大家一時猜度不出。老爺道。管他橫豎我是個局外人。於我無干。去瞎費這心猜他作甚麼。說着。只聽得縣門前道府廳縣各各一起一起的過去。落後便是那河台鳴鑼喝道。前呼後擁的過去。直等過去了。公子纔得回店。話分兩頭。你道這位欽差是誰。原來就是那號克齋名烏明阿的烏大人。他在浙江差次。就接到吏部公文。得知由閣學升了兵部侍郎。把浙江的公事查辦清楚。拜了摺子。正要回京覆命謝恩。纔由水路走出一程。又奉到廷寄。命他到南河查辦事件。這正是回程進京必由之路。他便且不行文知照。把自己的官船留在後面。同隨帶司員人等一起行走。自己却喬粧打扮的。僱了一隻小船。帶了兩個家丁。沿路私訪而來。直等靠了馬頭。纔知照地方官。把個山陽縣嚇得忙着分派人打掃公館。伺候轎馬。預備下程酒飯。鬧的頭昏。纔得辦妥。只是欽差究竟為着何事而來。不能曉得。這正是首縣第一樁要緊差使。為得是打聽明白。好去答應上司。是個美差。他一到馬頭便上手本叩安稟見。不想欽差止於傳話道之。不曾傳見。看了看船上。只得兩個家人。連門包都不收。料是無處打聽。費盡方法。派了個心腹能幹家人把船家暗暗的叫下來。問他端的。又許他銀子。那船家道。他僱船的時候。我只知他是夥計三個到淮安要賬來的。一路也同我們在船頭上同坐。問長問短的。有客人之問長問短自必有船家之說長說短而地方之利病官吏之賢否其在中矣沿途私訪情事借此暗補一筆一直到了馬頭。見大家出來接差。我纔知道他是個官府。誰知道他作甚麼來的呢。那家人聽了。無法。只得回復縣官。把個山陽縣急得搓手。一時大小官員都到。緊接着河台到船拜會。早見那位欽差頂冠束帶。滿臉春風的迎出艙來。河台下船。只得在那小船裏面向上請了聖安。烏大人站在一傍。說了句聖躬甚安。二人見禮坐下。河台滿臉青黃不定。勉强支持着寒暄幾句。又不敢問到此何事。倒是烏大人先開口說道。此來沒甚麼緊要事。上意因為此番回京。此地是必由之路。命順路看看河工情形。這河工的事。自己實在絲毫不懂。前在浙江。但見那些辦工的官員。實在辛勤苦累。不言淮而言浙不言侵冒偷減而言辛勤苦累好寬心丸好完身法大人止把那沿路工段教人開個節畧見賜。便可照這節畧畧查一查廻奏。就算當過這差去了。自己也急於要進京謝恩。恐不能多耽擱。地方上一切不必費事。這船上實在窄窄。下船就奉拜。再長談罷。那河台聽了這話。纔咕咚一聲。把心放下去。那恭維人的本領。他却從作佐雜時候就學得濫熟。又見烏大人這等謙和體諒。心裏早打算到這滿破個二三千銀子送他。也值。左右向那些工員身上撈的回來的。因此着實的頌揚了欽差一陣。纔打道回院。河台去後。各官纔上手本。烏大人都回說。船上過窄。公館相見。大家只得紛紛進城。河台早把自己新得的一乘八人大轎。並自己新作全副執事送來。又派了武巡捕帶了許多材官來接。烏大人便留了一個家人收拾行李。搬進公館。自己只帶一個家人。跟着前頭全副執事擺開。衆材官擺隊的擺隊。扶轎的扶轎。馬頭上三聲大炮。簇擁着欽差。那頂大轎浩浩蕩蕩。鴉雀無聲。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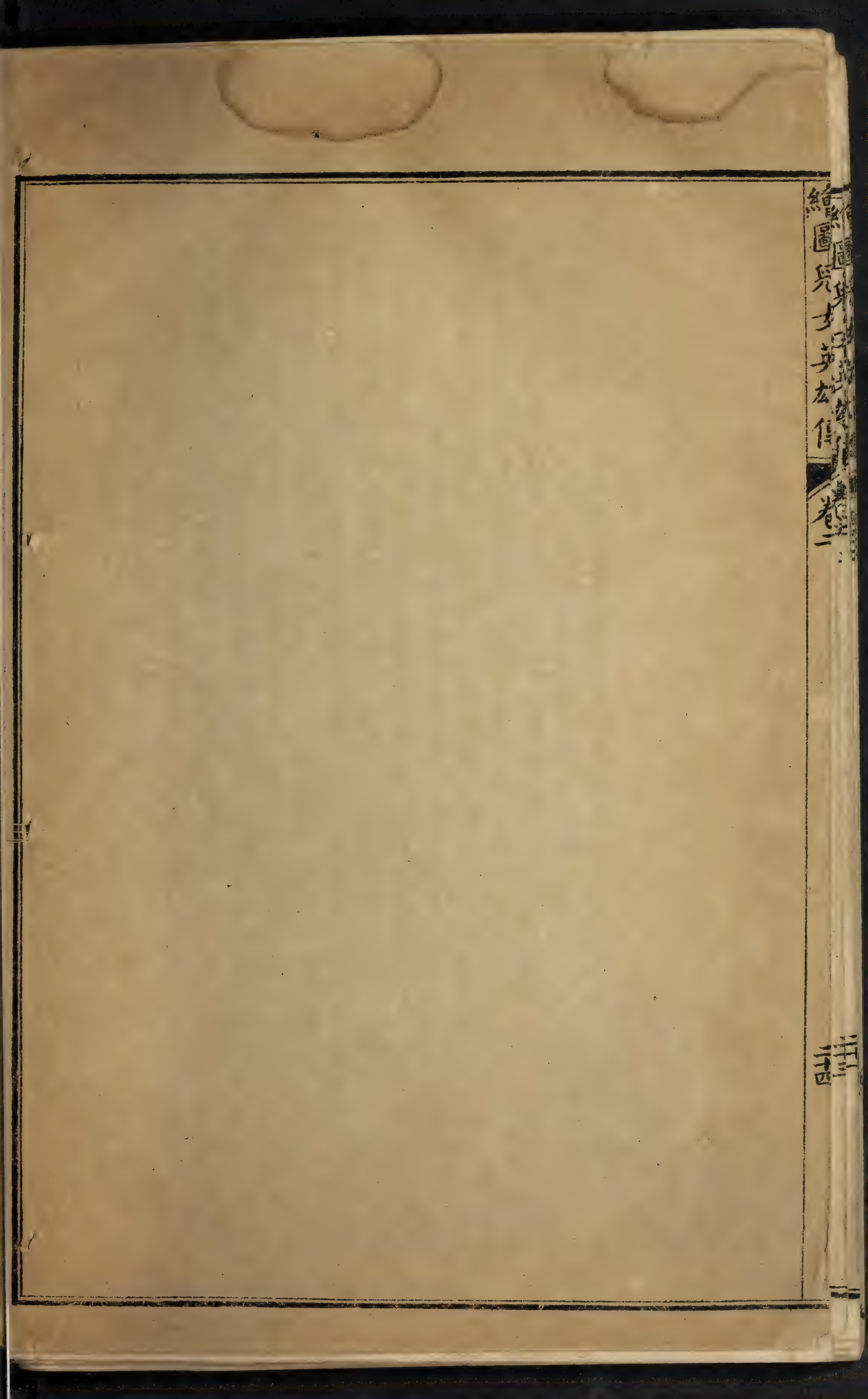
淮城東門而來。一進城門。武巡捕轎旁請示。大人先到公館。先到河院。那大人口公說得一句先到山陽縣。那巡捕應了一聲。忙傳下去。心裏卻是驚異。怎的倒先到縣衙呢。那個當兒山陽縣的縣官。早到公館伺候去了。原來外省的怯排場。大凡大憲來拜州縣。從不下轎。那縣官倒隱了不敢出頭。都是管門家丁同着簽押房書吏老遠的迎出來道旁迎着轎子。把他那條左腿一蹺。把上司的拜帖用手舉的過頂。鑽雲口中高報說小的主人不敢當大人的寵駕。如今這山陽縣門上聽得欽差來拜他們太爺。他更比尋常晚的腿快。喊得聲高。只見那欽差也不用人傳話。就在轎裏吩咐道。我不是拜你主人來了。那門丁聽了。嚇得爬起來。找了條小路往回就跑。此時但恨他爹娘少生了兩條腿。將跑到縣門。欽差的轎子已到。他又同了衙役門前伺候。又聽得欽差問道。有位被參的安太老爺。想來是在監裏呢。門丁忙跪稟道。不在縣監。在縣頭門裏典史衙門土地祠。欽差便命打道典史衙門。把個管獄的典史登時嚇得渾身亂抖。口裏叫道。皇天菩薩。自從周公作周禮設官分職。到今日也不曾聽得欽差拜過典史。這是甚麼勾當呀。慌得他抓了頂帽子。拉了件褂子。一路穿着跑了出來。跪在門外。口中高報山陽縣典史郝饕餮叩接大人。轎子過去了良久。他還在那裏長跪不起。兩旁眾人都看了他指點着笑個不住。他也不知眾人笑他何來。及至站起來自己低頭一看。纔知穿的那件石青褂子。鑲着一身的狗牙兒𦅸子。原來是慌的拉錯了。把他們官太太的褂子穿出來了。咳。正所謂宦海無邊孽海同源。作官作孽。君自擇焉。閑話休提。卻說那欽差到了典史衙門。望見那土地祠。便命住轎。落平下來。只見跟班的從懷裏掏出一個黑皮子手本來。眾人兩旁看了。說異道。欽差大人怎生還用着這上行手本拜誰呀。便是拜土地爺。也只合用個年家眷弟的大帖。到底拜誰呀。正在猜度。那家人把手本呈老爺看過。便交付巡捕說。拜會安太老爺。那巡捕接了。偷眼一看。手本上端恭小楷寫着受業烏明阿一行字。連忙飛奔到門投帖。卻說那時正近重陽。南闈鄉試放榜。安老爺正得了一本江南新科闈墨在那裏看。聽得縣衙前纔得一片喧嘩。旋即不聞聲息。卻也聽慣了。不以為意。依然看那本文章。忽見戴勤匆匆的跑進來回稱欽差來拜。雖安老爺的鎮靜。也不免驚疑。心裏說難道真個的欽差來催官項來了不成。伸手接過手本一看。笑道。原來是他呀。只說甚麼吳大人吳大人。我就再想不起是誰了。因慢慢的起身離坐說請進來。罷早見那烏大爺褊體行裝的進來。先向安老爺行了個旗禮。請了安起來。又行了個外官禮兒。拜了三拜。安老爺也半禮相還。烏大爺起身又走近前來。看了看老爺的臉面。說老師的臉面竟還好。只是怎生碰出這等一個岔兒來。一時讓坐茶罷。烏大人開口先說老師的信門生接到了。因有幾兩銀子不好轉人送來。旋即奉了到此地來的廷寄。如今自己帶了來。又問老師的官項現在怎樣。安老爺不便就提公子來的話。便答說也有了些眉目了。烏大爺道。門生給老師帶了萬金來。在後面大船上呢。一到就送到公館去。安老爺忙道。多了多了。這斷乎用不了。你雖是個便家。況你我還有個通財之誼。只是你在差次。那有許多銀子。烏大爺道。這也非門生一人的意思。沒接着老師的信以前。並且還不曾看見京報。便接着管子金何麥舟他兩家老伯的急腳信。曉得了老師這場不得意。門生即刻給同門受過師恩的眾門生分頭寫了信去。派了個數兒。教他們量力盡心。因門生差次不久。他們又不能各各的尊人前來。便叫他們止發信來。把銀子匯京。都交到門生家裏。正愁緩不濟急。恰好有現任杭州織造的富周三爺。是門生的大舅子。他有托門生帶京的一萬銀子。門生合他說明。先用了他的。到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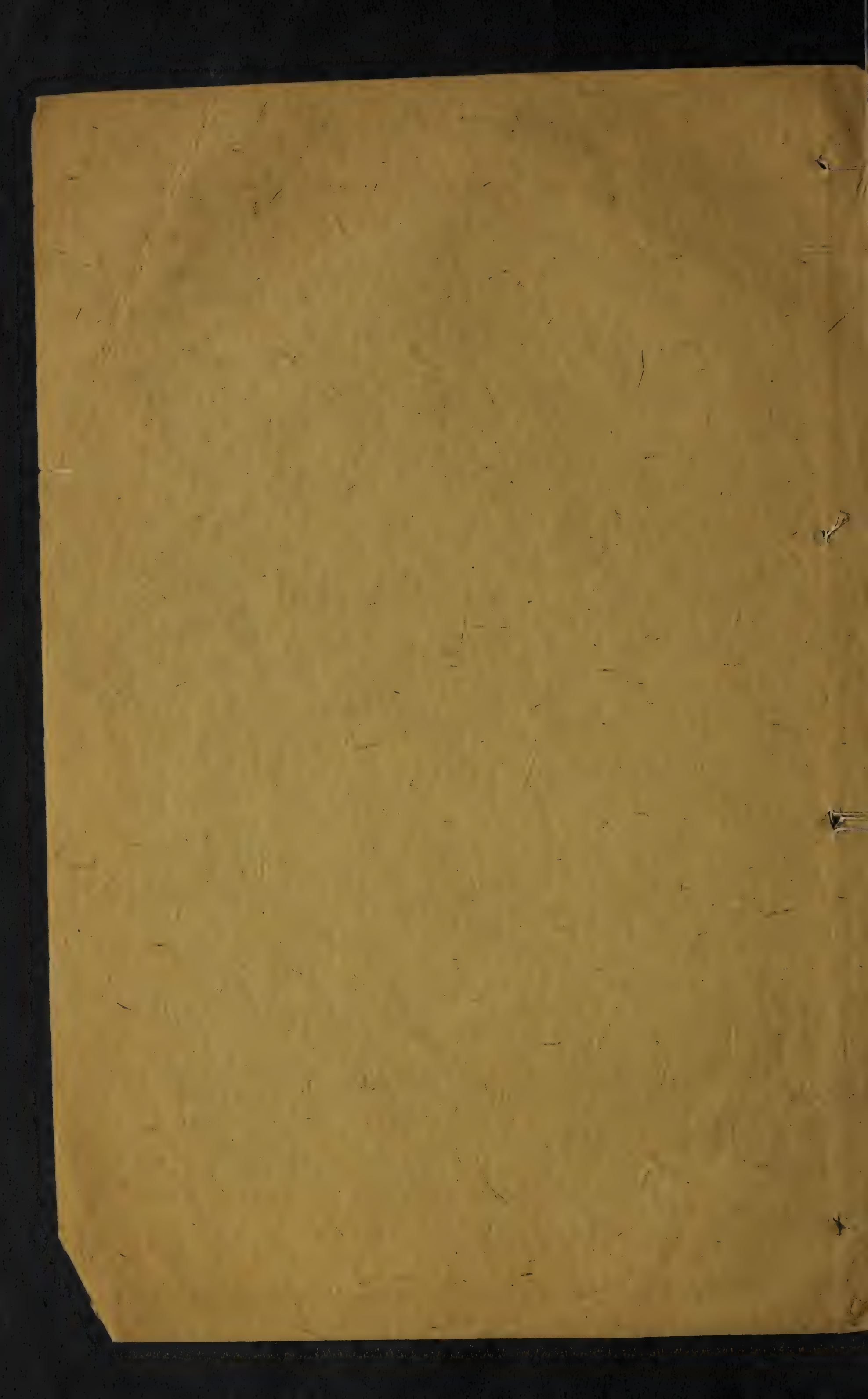
再由門生家裡歸還這萬金內一半作為門生的盡心一半作為衆門生的集腋將來他們滙到門生那裡再從門生那裡扣存也是一樣此時且應老師的急用老師接到他們的信只要付一封收到的回信就完了事了安老爺道非我合你客氣你大兄弟也送了幾兩銀子來再有二三千金便夠了這種東西多也無用再與者受者都要心安烏大爺道老師這幾個門生現在的立身植品以至御事術蓄穿衣吃飯那不是出自師門誰也該飲水思源緣木思本的門生受恩最深就該作個倡首就譬如世兄孝敬老師萬金難道老師也合他讓再讓三不成再門生還有句放肆的笑話兒以老師的古道處在這有天無日的地方只怕往後還得預備個幾千銀子賠賠定不得呢安老爺聽了啞然大笑因見他辦得這樣妥當又說得這樣懇切不好再推便說道我說你不過就是這樣罷我也合你說不到卻之不恭卻是受之有愧了那烏大爺又謙遜了一番話完便向他那家人使了個眼色那家人早退下去連戴勤等一並招呼開彼此會意就都躲在院門外坐下喝茶吃烟閑話卻說那位與史老爺見欽差來拜安老爺不知怎樣恭維恭維纔好忙忙的換了褂子弄了一壺茶跟了個衙役親自送來讓家丁門喝也為趁便探聽探聽消息誰想大家都堵着門坐着呢不得進去他一面讓茶一面搭赸着就要同坐戴勤先站起來道郝老爺你請治公罷你在這裡我們不好坐同你一處坐主人知道也必嗔責茶這裡有郝老爺別費心了那與史看這光景料是打不進去只得周旋一陣把那壺茶送給轎夫喝去了卻說安老爺見烏大人把人支開料是有說的只見他低聲道門生此來卻不專為這事現在奉旨到此訪察一樁公事一路也訪得些情形未敢為據所以來請示老師老師知之必確安老爺忙問何事烏大爺道此地河台被御史參了一本說他怎的待屬員以趨奉為賢員以誠樸為無用演戲作壽受賄婪贓侵冒錢糧偷工減料以致官場短氣習俗頹靡等情參得十分利害這事關係甚大門生初次奉差有些不得主意所以討老師教導了安老爺聽了這話沉了一沉說克齋這話既承你以我為識途老馬我卻有無多的幾句話只恐你不信因說道我到此不久就到邳州高堰署了兩回事河台的行止我都不得深知至於我之被參事屬因公此中毫無屈抑（奉到之言實亦見到之言蓋就素論業國無從平反也）你知令既奉命而來我以為國法不可不執國體也不可不顧察事不得不精存心卻不可不厚（訓詞深厚可箴可銘）老賢弟以為何如烏大人覺得安老爺受了那河台無限的屈抑豈無個不平之鳴誰知他竟無一字怨尤益加佩服老師的學識雅度說了幾句閒話起身告辭安老爺道我可不能看你去也不便差人到你公館裡改日長談罷說着送到院門便不望外再送卻說那山陽縣知縣得了這個信早差人稟知河台說欽差在縣裡合安老爺長談那河台倒是一驚纔要問話聽得頭門炮响欽差早已到門連忙開煖閣迎了出來見那欽差仍是春風滿面說纔望了望敝老師來遲了一步說着一路進來坐下可奈他絕口不談公事至要緊的話問的是淮安膏藥那鋪子裡的好竹瀝滌痰丸那鋪子裡的真（藥名鍼砭御綱犢犢蓋疾中膏肓久矣）河台也只得順着答應一番因便趁着糊塗問道方纔說貴老師是那一位烏大人道就是被參的安令河台連忙道這位安水心先生老成練達為守兼優是此地第一賢員無奈官運平常可可的遇見這等個不巧的事情現在我們大家替他打算衆擎易舉已有個成數了不日便可奏請開復烏大人道這倒不敢勞大人費心他世兄已經從京裡變產而來大約可以了結公事況且敝老師是位一介不苟的便承大人費心他也未必敢領河台聽了大失所望欽差坐了一刻便告辭進了公館那時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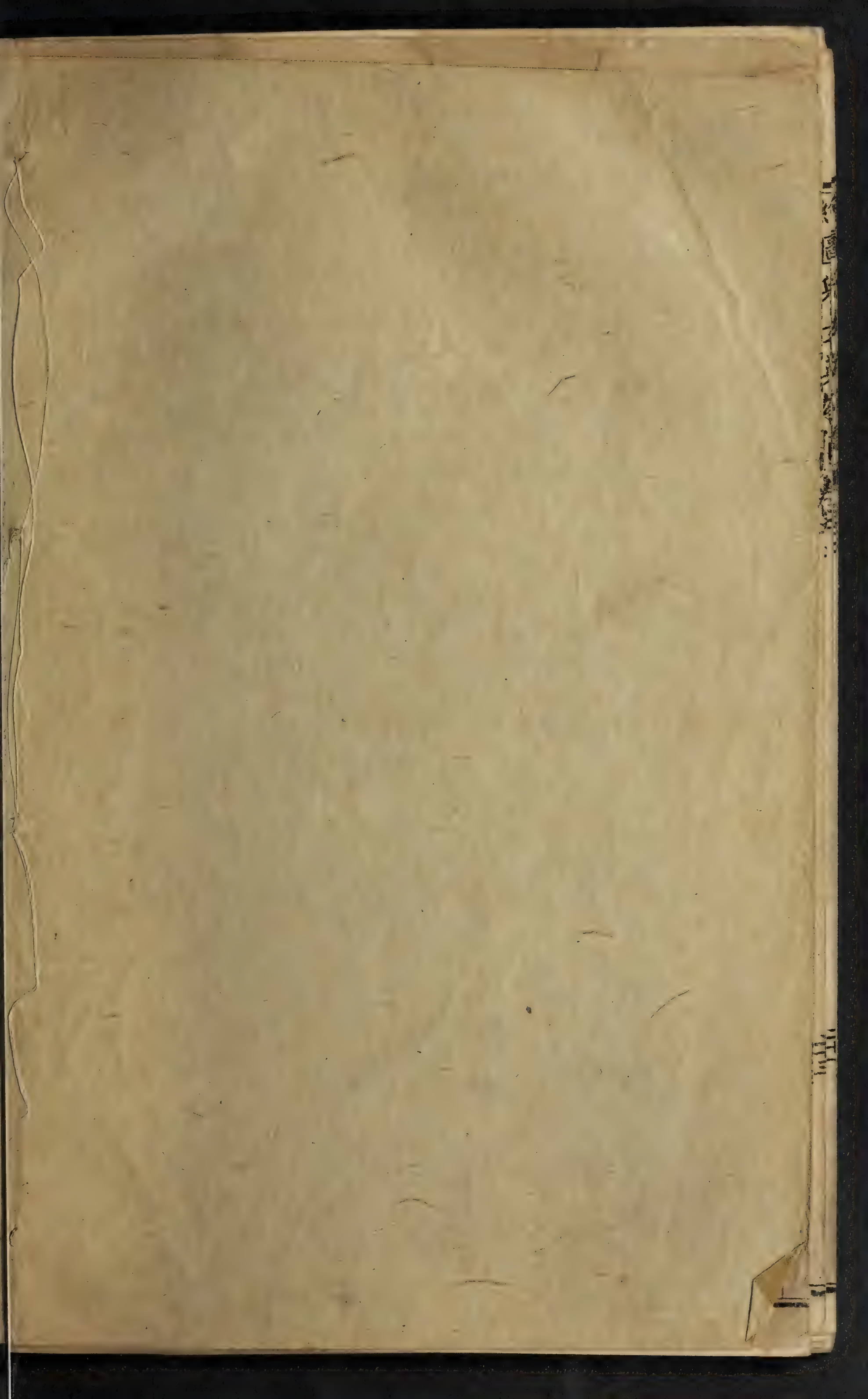
官船已到幾位隨帶司員也趕了來那些地方官欽差都請在一處公同一見應酬已畢少微歇息吃些東西早發下一角文書提河台的文
武巡捕管門管帳家丁須臾拿到便封了門照着那言官指參的款跡連夜熬審起來從來說人情似鐵官法如爐況且隨帶的那些司員又
都是些精明强幹久經審案的能員那消幾日早問出許多贓款來欽差一面行文仍用名帖去請河台過來說話不一時河台已到欽差照
舊以客禮相待讓坐送茶已畢更將廷寄并那御史的參摺合他的巡捕家丁的口供送給他看河台一看這纔如夢方醒只嚇得他面如金
紙目瞪口呆又見上面有如果審有贓款即傳旨革職所有南河河道總督即着烏明阿暫署的話他慌忙着完摘了帽子向上跪倒磕頭口
稱他的名字說犯官談爾音昏瞶糊塗辜負天恩但求重重的治罪並罰鍰報效原來那時候有個罰鍰助餉助工的功令只因朝廷深知督
撫的豐厚那時的風氣湻樸督撫也不避豐厚之名每逢獲罪都求報效若干銀子助功助餉也爲圖輕減罪名所以他纔有這番舉動說罷
起來戴上帽子烏大人道請大人具個親供便是自認罰鍰也得有個數目好據供入奏那談爾音道犯官打算竭力已給十萬銀子交庫烏
大人道大人的情甘報效我原不便多言但是聖意甚嚴案情較重左右近年的案都有個樣子在前頭大人還得自己斟酌斟酌不可自誤
他答應了兩個是下去寫具親供一時早有首府中軍送過印來烏大人即日拜印接署便下了一個札子委山陽縣伺候前印河台大人這
漢話就叫作看起來了這個信傳出去那些紳衿百姓舖户聽得好不暢快原來這河台姓談名爾音號鈺甫便有等尖酸的指了新舊河台
的名號編了一副對聯道是月向日邊明日月當空天有限玉鑲金作鈺玉金滿稾地無皮閒話擱起却說那談爾音下去寫具親供見欽差
的話來得嚴厲一定朝廷還有甚麼密旨如今報效得少了罷誠恐罪名減不去多了罷實在心上捨不得心問口口問心打算良久連那些
奇珍異寶折變了大約也夠了且自顧命要緊因此上一狠二狠寫了二十萬兩的報效那烏大人就把案歸着了歸着據情轉奏當朝聖人
最惱的貪官污吏也還算法外施仁止於把他革職發往軍台効力不日批摺回來那談爾音便忙忙交官項上庫送家眷回鄉剩了個空人
兒赴軍台効力去了只是這些金銀珠寶千方百計纔弄得來三言兩語便花將去當日嫌他來的少今日轉痛他去的多也最可憐的是他
見過烏大人之後不曾等安老爺交官項早替他處出通關連夜發了摺子奏請開復想在欽差跟前作個大人的情面也是發於天良要想
存些公道只是遲矣晚矣却說安太太那邊自從張金鳳進門之後在安太太是本不曾生得這等一個愛女在張姑娘是難得遇着這等一
位慈姑彼此相投竟比那多年的婆媳還覺親熱那張老夫妻雖然有些鄉下氣初來時衆人見了不免笑他及至處下來見他一味誠實不
辭勞不自大沒一些心眼兒沒一分脾氣你就笑他也是那樣不笑他也是那樣可作張老傳贊因此大家不但不笑他轉都愛他敬他雖是兩家合
成一家倒過得一團和氣這日安老爺收到烏大爺的幫項即日把文書備妥如數交納照例開復又因此地正在官場有事自己不好出便
告了兩個月病假早有公子領着家人們預備轎馬前來這老爺離了土地祠來到聚合店安太太迎了出來老夫妻本來伉儷甚篤更兼在
異鄉同患難又想到公子這場落難彼此見了十分傷感虧得公子一旁極力勸慰方住安太太便叫媳婦出來拜見安老爺一看又叫他近
前來細看一番因向太太道我告訴玉格的話想來都說到了不必再說這個孩子天生的是偺們家的媳婦兒等着消停消停就給他們辦

起這件喜事來。安老爺不吃烟。張姑娘便送上一碗茶來。一時親家太太也來相見。這親家太太可不是那兩日的親家太太了。也穿上裙子了。好容易女兒勸着。把那個冠子也摘了。見了安老爺拜了兩拜。口裡說好哇。親家。俺們在這裡可糟擾了。安老爺也合他謙了幾句。人回親家老爺進來了。安老爺迎進來見禮歸坐。着實謝了謝他途中照應公子。張老道。親家不要說這話。我的嘴笨也說不上個甚麼來。咱都是一家人。往後只有我們沾光的。就只一件。我在家貧苦慣了。這幾天吃飽了飯竟白呆着。就困了。親家這不是你來家了嗎。有僭笨活只管交給我。管作的動不的時候兒。這大米飯老天可不是叫人白吃的。安老爺聽了道。就是這樣。如今我第一樁大事。就是你這個女婿。他只管這麼大了。還得有個人兒招護着。這幾日裡還有個媳婦。不好叫他在裡頭不周不備。我可就都求了親家了。張老爺連忙答應。安太太道。這幾天就多虧了親家老爺疼他。一句話沒完。張太太話來了。說僭話呢。疼閨女有個不疼女婿的。大家正說到熱鬧中間。人回河台烏大人來拜。把個張老夫妻嚇得往外藏躲不迭。一時鳴鑼喝道。烏大人已到店門。安老爺說請。進來坐罷。說着便迎了進來。那烏大人先給師母請了安。然後又合公子敘了一向的闊別。提到前任談公的事。安老爺倒着實感嘆了一番。烏大人因道。門生看老師沒甚麼大災。安為何告起假來。安老爺便說是有些瑣事。便把公子途中結親一事。畧提了幾句。只是不提那番駭人見聞的話。烏大人也連忙道喜。又說此地總河的缺。已調了北河的同峻峰過來了。也是個熟人。老師完了私事。何不早些出去。門生既可多聽兩次教導。等那同峻峰也來。可當面作一番囑托。安老爺道。說得有理。我事情一清楚就出去的。烏大人長談了半日。告辭而去。早有那些實任候補的官員。聽得河台大人到店來拜安老爺。長談久坐。見安老爺又是大人的老師。那個不來周旋。也有送下程的。到後來就不好了。鬧起整匣的燕窩。整桶的海參魚翅。甚至尺頭珍玩。打聽着甚麼貴送甚麼來。老爺一槩都璧謝不收。卻說那日安老爺迎賓謝客。忙的半日不曾住脚。一直到下半日。纔得消停。那張姑娘便送過帽頭兒來。請換帽子。伏侍得直像個多年的兒媳婦。又像個親生的女兒。安老爺看了。自是歡喜。因對太太道。我們如今事情正多。有兩樁得先作起來。一件是為我家險遭一場意外的災殃。幸而安然無事。這都是天公默佑。我們闔家都該辦注名香。達謝上蒼。那一件無論怎樣。這店裡非久居之地。得找一所公館。安太太道。這兩樁事都不用老爺費心。公館我已經叫晉升找下了。老爺道。一處不夠。太太道。找得這處狠寬綽。連親家都住下了。老爺道。不然。日後自然是住在一處。纔是有個照應。眼前辦這喜事。必得兩處辦。纔成個一娶一嫁的大禮。太太聽了。也以為是。恰好晉升進來回事。聽得這話。便回道。既老爺這樣吩咐。也不用再找。那公館本是大小兩所相連。內裡通着。外邊各開大門。安老爺道。那更好了。房子說定。說道。謝天。安太太便把自己怎的合媳婦許了十五日還願的話。並媳婦怎的要給那十三妹姑娘供長生祿位的話一一的說明。安老爺便覺暗合了自己的主意。連連點頭道。既如此。明日偺們全家叩謝。不必再看日子了。一家兒議到飯罷掌燈。安老爺早叫人在外層收拾了三間潔淨屋子。下榻出去。又周旋了張老一番。纔得就枕。一宿無話。次日便是十五日。太太早在當院設下香案香燭供品。先是安老爺帶了安公子。次後便是安太太帶了張姑娘。各各一束虔誠。焚香膜拜。叩謝上天加護之恩。拜完。安老爺便對兩親家道。你二位老兄老嫂也該拜謝一番。纔是。張老道。我們正想着借花兒獻佛。磕個頭兒呢。早有僕婦送上兩束香來。張老上了香。磕過頭。親家太太也

把香點着舉得過頂磕下頭去不知他口裡喃喃吶吶祝贊些甚麼磕完了頭將爬起來只見他把右手腿進袖口去摸了半日摸出兩個香錢來遞給安太太安太太笑道親家這是作麼呀你我難道還分彼此麼親家太太道不是價這往後俺兩口子的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丈着你老公們倆合姑爺哩還有倫兒說的呢這燒香可是神佛兒的事情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偺各人兒洗面兒各人兒光你不要可行不的安太太只是笑着不肯收倒是安老爺說太太既親家這等至誠收了再請兩箍香上就是了安太太只得接過來遞給一個丫鬟摸了摸那錢還是洹的滾熱的却說張姑娘隨婆婆謝過了天便忙着進房設了一張小桌兒供上那十三妹姑娘的長生牌上寫着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安太太便向安老爺道我們玉格也該叫他來磕個頭纔是呢安老爺道且慢他的事不是磕一個頭可了事的我另有辦法酬之安太太聽了便同張太太各拈了一撮香看着那張姑娘插燭似價拜了四拜就把那個彈弓供在面前話休絮煩自此以後安老爺夫妻二位便忙着搬公館辦喜事張老夫妻把十三妹贈的那一百金子依然交給安老爺安太太辦理粧奩一婚一嫁忙在一處忙了也不止一日纔得齊備那怎的個下茶行聘送粧過門都不及細說（看似旅次不必張皇實則預為第二十八回地也極不經意却非無意）到了吉期鼓樂前導花燭雙輝把張金鳳姑娘一乘彩轎迎娶過來一樣的叅拜天地遥拜祖先叩見翁姑然後完成百年大禮這日安老爺雖不曾知會外客有等知道的也來送禮道賀雖說不得百輛盈門也就算六禮全備了轉眼就是安老爺假限將滿河台已經到任烏大人已經同京太太便帶了兒子媳婦忙着張羅老爺的冠裳一切便問那日出去銷假安老爺道難道你們娘兒們真個的還忍得叫我再作這官不成我平生天性恬淡本就無意富貴功名况經了這場宦海風波益發心灰意懶只是生為國家的旗人不作官又去作甚麼無知我眼前有樁大似作官的事不得不先去料理三挈太太公子見老爺說得這般鄭重忙問何事老爺道呪難道救了我一家性命的那個十三妹的這番深恩重義我們竟不想尋着他答報不成（三挈之後揭明本意）太太道何嘗不想答報呢只是他又沒個準住處真名姓可那裡找他去呢老爺說你們都不必管我自有個道理實合你們說從烏老大滆滆請我出去那日我已經定了個告退的主意只恐他苦苦相攔所以挨到今日如今挨得他也回京了新河台也到任了我前日已將告休的文書發出去了從此卸了這副擔子我正好掛冠去辦我這樁正事此去尋的着那十三妹我纔得心願滿足倘然尋不着他那管芒鞋竹笠海角天涯我一定要尋着這個女孩兒纔罷這正是丈夫第一關心事受恩深處報恩時要知安老爺怎的個去尋那十三妹下回書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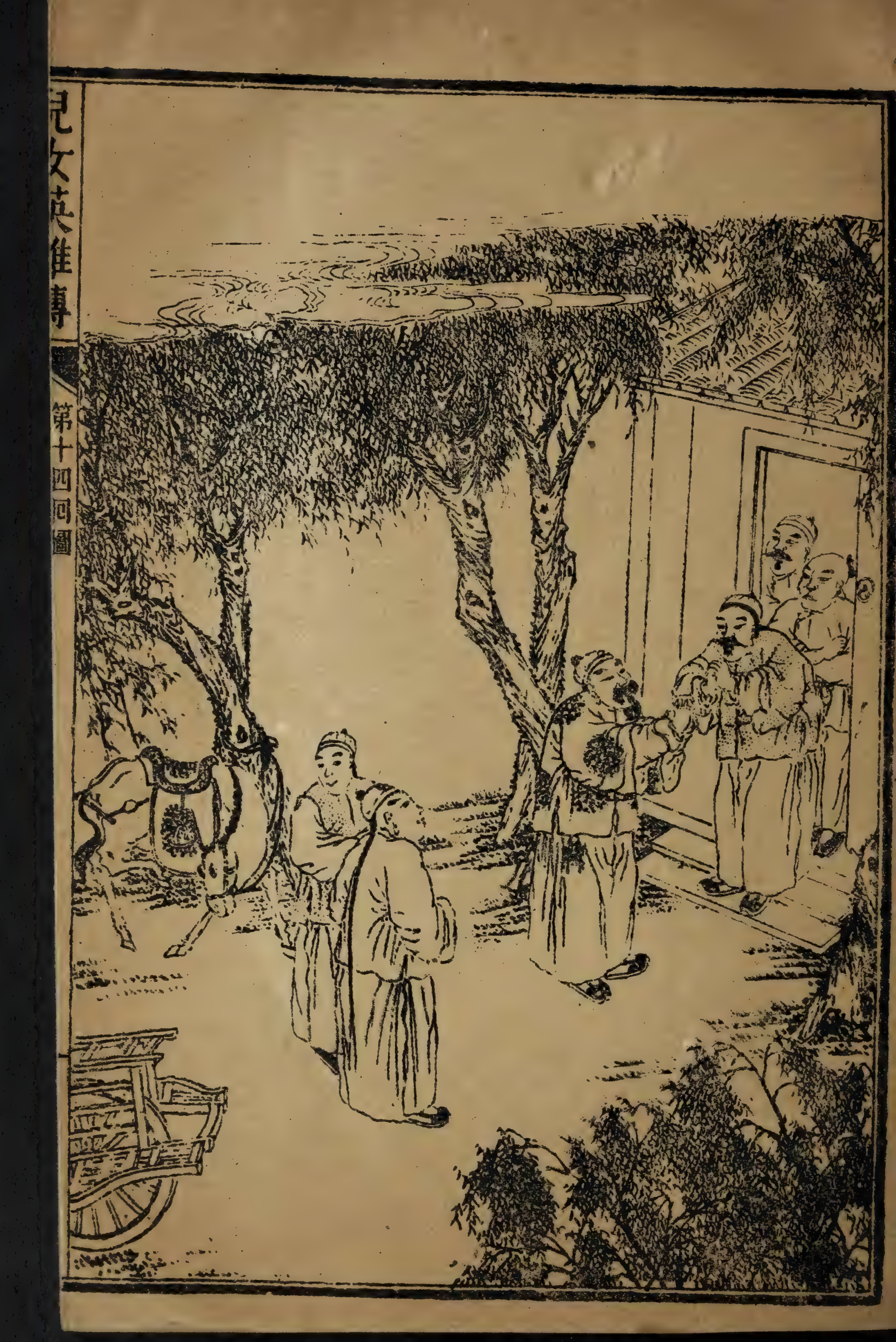




繪圖俠女奇緣

三




兒女英雄傳
第十四回圖



第十四回　紅柳樹空訪褚壯士。青雲堡巧遇華蒼頭。

上回書既把安張兩家公案。交代明白。這回書之後。便入十三妹的正傳。却說安老爺認定天理人情。拋却功名富貴。頓起一片兒女英雄念頭。桂冠不仕。要向海角天涯。尋着那十三妹報他這番恩義。若論十三妹自安太太以至安公子小夫妻。張老老夫妻。又那個心裡不想答報他。只是沒作理會處。如今聽了安老爺這等說了。正合衆人的心事。當下商量定了。一面收拾行李。一面還人過黃河去扣車輛。那時梁材也從京裡回來。只這幾個家人。又有張親家老爺合程相公。外面幫着。人足敷用。況大家又都是一心一計。這番去官比起前番的上任。轉覺得興頭熱鬧。話休煩瑣。那消幾日。都佈置停妥。安老爺本因告病。一向不曾出門。也不拜客辭行。擇了個長行日子。便渡黃北上。於路無話。不期一日。到了離茌平四十里下店打尖。這座店正是安公子同張金鳳來時住那座店。安老爺飯罷。等着家人們喫飯。自己便踱出店外。看那些車夫喫飯。見他們一個個蹲在地下。喫了個狼飧虎咽。溝滿壕平。老爺便合他們閒話。問道我們今日往茌平。從那裡岔道下去。有個地方叫作二十八棵紅柳樹。離茌平有多遠。內中有兩個知道的說道。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為甚麼打茌平岔道呢。那不是繞了遠兒。往回來走嗎。要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打這裡就岔下去了。安老所問乃昔日公子自北而南由大道左所經之岔道車夫所言乃現時安老自南而北由大道右應行之岔道一條北道一條南道序次明白如畫如話往前不遠。有個地方叫桐口。順着這桐口進去。斜半籤着就奔了二十八棵紅柳樹了。到了那裡。打鄧家莊兒頭裡過去。就是青雲堡。青雲堡再走十來里地有個岔道口。出了岔道口。那就是茌平的大道了。打這裡去近哪。可就是這一頭兒沒得車道。騎牲口不就坐二把手車子也行得。老爺把這話聽在心裡。看了看這座店。雖然窄些。也將就住下了。進來便合太太商議道。太太我看這座店。也還乾淨嚴密。今日我們就這裡住下罷。太太道。再半站。今日就到茌平了。到了茌平。老爺不是還有事去呢麼。念念在心為甚麼又躭擱半天的路程呢。老爺道。我正為不躭擱路程。我方纔在外頭問了問。原來從這裡有條小路。走着近便。我們今日歇半天。明日你們仍走大路往茌平等我。我就從這裡小路走幹我的去。太太道。罷呀。老爺可不要鬧了。聽起來那小道兒可不是頑兒的。談虎色變老爺道。太太你想是因玉格前番的事嚇怕了。要知人生在世界之大。除了這寸許的心地是塊平穩路。此外別沒有一步平穩的。只有認定了這條路走。至於禍福。有個天在。注定的禍避不來。非分的福求不到。那避禍的縱讓千方百計的避開。莫認作自己乖覺。究竟立脚不穩。安身不牢。那求富的。縱讓千辛萬苦的求得。莫認作可以僥倖。須知飛的不高。跌的不重。其實明日所行不但非儍狗白臉狼誑誘所經亂石荒草之道且並非十三妹護送所經斜月殘星之道安老不此之辯而另出機杼真覺魚躍鳶飛天空海闊由其襟懷浩落故其議論高超太太你只看我同玉格。一個險些兒骨肉分離。一個險些兒身命俱敗。今竟何如。這豈是人力能為的。太太見老爺說得有理。便說既那樣就多帶兩個人兒去。張老聽了說道。親家太太放心。我跟了親家去保妥當。安老爺笑道。怎麼敢驚動親家呢。此去我保不定躭擱一半天。家眷自然就在茌平住下。聽信親家。你自然照應家眷。為是我同了玉格帶上戴勤隨緣兒。再帶上十三妹那張彈弓。豈不是絕好的一道護身符麼。說着便吩咐家人們。今日就在此站住下。因又叫戴勤明日僱一輛二把手小車子我坐。再僱三頭驢兒。你同隨緣兒跟了大爺。我們就便衣便帽。喬粧而往。我自有道理。戴勤笑

道。那短盤驢搭上馬褥子倒騎得。那倚車子只怕老爺坐不來罷。老爺道。你莫管。照我的話弄去就是了。戴勤只得去僱小車合驢兒。心裡卻是納悶。說這是怎的個用意呢。一時老爺又叫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來問道。你母女兩個從前在那家子跟的那位姑娘。你可記得他的生辰八字。他是幾歲上裹腳。幾歲上留頭。合他那小時候可有甚麼異樣淘氣的事。你可想得起一兩樁來。安老此問印證所知典故耶預備作文材料耶讀者試掩卷猜之戴勤家的經這一問。一時倒蒙住了。想了想纔說。奴才那位姑娘今年算計着是十九歲屬龍的。三月初三日生的。時辰奴才可記不准了。他女兒接口道。是辰時。那年給姑娘算命。那算命的。不是說過底下四個辰字。是有講究的。叫甚麼甚麼地甚麼一氣。這是個有錢使的命。還說將來在說個屬馬的姑爺。就合個甚麼論兒了。還要作一品夫人呢。他媽也道不錯。這話有的。因又說道。那姑娘是七歲上就裹腳。不怎麼那一雙好小腳兒呢。九歲上留的頭。隨緣媳婦又說道。小時候奴才們跟着頑兒。姑娘可淘氣呀。最愛粧個爺們。弄個刀兒鎗兒。誰知道都學會了呢。就只怕作活。奴才老爺太太常說。將來到了婆婆家可怎麼好。姑娘說的更好。說難道婆婆家是僱了人去作活不成。奴才們背地裡還慪姑娘不害羞。姑娘說。我不懂。一個女孩兒提起公公婆婆。羞的是甚麼。這公婆自然就同父母一樣。你見誰提起爸爸奶奶來也害羞來着。安老爺合太太聽了。點頭而笑。說卻也說得有理。太太便問道。老爺此時從那裡想起。問這些閒話兒來。張金鳳也接口道。不要這位姑娘就是我十三妹姐姐罷。老爺拈鬚笑道。你娘兒們先不必急着。橫豎不出三日。一定叫你們見着十三妹。如何。張姑娘聽了。先就歡喜。當晚無話。到了次日早起。張老程相公依然同了一衆家人。護了家眷北行。去到茌平那座悅來老店。落程住下。安老爺同了公子。帶了戴勤隨緣兒。便向二十八棵紅柳樹進發。安老爺上了小車。伸腿坐在一邊。那邊載上行李。前頭一個拉。後面一個推。安老爺從不曾坐過這東西。果然坐不慣。纔走幾步。兩條腿早溜下去了。戴勤笑說。奴才昨日就回老爺說坐不慣的。老爺也不禁大笑。及坐好了。走了幾步。腿又溜下去。險些兒不曾閃下來。那推小車子的先說道。這不行啊。不截把你老薩杭罷。老爺不懂這句話。問怎麼叫薩杭。戴勤說。攏住點兒。他們就叫煞上。老爺說狠好。你就把我薩杭試試。只見他把車放下。解下車底下拴的那個彎柳桿子來。望老爺身旁一搭。把中間那彎弓兒的地方。向車梁上一攀。老爺將身往後一靠。果覺坐得安穩。公子背着彈弓。跨着驢兒。同兩個家丁。便隨着老爺的車前前後後行走。那時正是秋末冬初。小陽天氣。霜華在樹。朝日弄晴。雲歛山青。草枯人健。安老爺此時偷得閒身。倍覺胸中暢快。一路走着。只聽那推車的道。好了。快到了。老爺一望。只見前面有幾叢雜樹。一簇草房。心裡想道。鄧家莊難道就是這等荒涼不成。說話間已到那裡。推車的把車落下。老爺問到了嗎。他說那裡纔走了一半兒呀。這叫二十鋪。老爺說既這樣。你為何歇下呢。只聽他道。我的老爺。這兩條腿兒的頭口。可比不得四條腿兒的頭口。那四條腿兒的頭口。餓了不會言語。俺這兩條腿兒的頭口。餓了肚子。先就不答應咧。吃點嗎兒再走。隨緣兒是不准他吃。老爺聽了道。叫他們吃罷。吃了快些走。安老爺合公子也下來。只見兩個車夫。三個腳夫。每人要了一觔半麵的薄餅。有的抹上點子生醬。捲上棵葱。有的就蘸着那黃沙碗裡的鹽水爛葱。吃了個滿口香甜。還在那裡讓着老爺說。你老也得一張罷。好齊整白麵哪。須臾吃畢。車夫道。這可走罷。管走得快了。說着推着車子。果然轉眼之間。就望見那一片柳樹。那葉子還不曾落淨。遠遠看去。好似半林風葉一般。公子倚着驢兒[illegible]

裡字即此物也。閒話閒已到鄧家莊門首。老爺下車一看。好一座大莊院。只見週圍城磚砌墻。四角有四座更樓。中間廣樑大門。左右兩邊。排列着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裡面房閣高大。屋瓦鱗鱗。只是莊門緊閉不開。戴勤纔要上前叫門。老爺連忙攔住。自已上前。把那門輕敲了兩下。早聽見門裡看家的狗。甕聲甕氣。如惡豹一般。頓着那鎖鍊子吠起來。緊接着就有人。一面吆喝那狗。隔着門問道。找誰呀。安老爺道。借問一聲。這裡可是鄧府上。開了門。我有句話說。只聽那人道。開門得我言語一聲兒去。那人去不多時。便聽得裡面開得鐵鎖響。莊門開處。走出一個人來。約有四十餘歲年紀。頭戴窄沿秋帽。穿一件元青縐綢棉襖。套着件青氈馬褂兒。身後還跟着兩三個笨漢。那人見了安老爺。執手當胸。拱了一拱。問道。尊客何來。安老爺心想。這人一定是那褚一官了。因問道。足下上姓。這裡可是鄧九公府上。那人答道。在下姓李。鄧九太爺便是敝東。人不在家裡。大約還得個三五天回來。尊客如有甚麼書信。以至東西。只管交給我。萬無一失。五日後來取回信。儻一定有甚麼要緊的話。得等着面說。我這裡付一面對牌。請到前街客寓裡安歇。那裡飯食油燭草料。以至店錢。看你老合我東人二位交情。在那裡。敝東回來。自然有個地主之情。不然。那店裡也是公平交易。絕不相欺。說到這裡。只聽莊門裡有人高聲叫說。李二爺。發鑰匙開倉。他這裡一面應着。一面聽老爺的回話。老爺見訪鄧九公不着。只得又問道。既如此。有位姓褚的。我們見見。那人道。我們這裡姓褚的多呢。可不知尊客問的是那一位。老爺道。這人人稱他褚一官。那人道。要問我們褚一爺麼。他老不在這裡住了。搬到東莊兒去了。請到東莊兒就找着了。纔說完。裡面又在那裡催說。李二爺。等你開倉呢。那人便向安老爺一拱。說請便罷。尊客老爺還要問話。他早回頭進去了。那兩三個笨漢。見他進去。隨即把門關上。老爺只得隔着門。又問了一聲。說。這東莊兒在那裡。裡邊應了一句。說。一直往東去。說着也走了。（轉借尋訪不着提清主意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作者慣用此法）安老爺此番來訪十三妹。原想着褚一官是華忠妹夫。鄧九公是褚一官的師傅。且合十三妹有師弟之誼。因褚一官見鄧九公。因鄧九公見十三妹。再沒個不見着的。如今見褚鄧二人。都見不着。因向公子道。怎生的這般不巧。又不知這東莊兒在那裡。那安公子此時。却大非兩個月頭裡的安公子可比了。經了這場折磨。自已覺得那走路的情形。都已久慣在行。因說道。一直往東去。逢人便問。還怕找不着東莊兒麼。老爺說道。固是如此。難道一路問不着。還一直的問到東海之濱。找文王去不成。公子笑道。再沒問不着的。說着跨上驢兒。跑到前頭。只見過了鄧家莊。人煙漸少。那時正是收莊稼的時候。一望無際。都是些蔓草荒烟。無處可問。走了里許。好容易看見路南頭遠遠的一個小村落。村外一個大場院。堆着大高的糧食。一簇人像是在那裡揚場呢。喜得他一催驢兒。奔到跟前。便開口問道。那裡是個東莊兒啊。只見那場院邊有三五個莊家。坐着歇乏。內中一個年輕的。轉問他道。你是問道兒的嗎。公子道。正是。那人說。問道兒下驢來問啊。公子聽了。這纔下了驢。那少年道。你要找東莊兒。一直的往西去。就找着了。（久慣在行先碰一釘又受一誆）公子道。東莊兒怎麼倒往西去呢。內中一個老頭兒說道。你何苦耍他做甚麼。因告訴公子道。這裡沒個東莊兒。你照直的往東去。八里地就是青雲堡。到那裡問去。公子得了這句話。上了驢兒。又跑回來。恰好安老爺的小車兒也趕到了。問道。問的有些意思沒有。公子把幾乎上賺的話說了。老爺笑道。這還算好。他到底說了個方向兒。你沒見長沮桀溺待仲夫

子的那番光景嗎。說着又往前走了一程。果見眼前有個大鎮店。還不曾到那街口。早望見一個人。扛着個被套。腰裡掖着根巴棍子。頤面走來。公子這番不是前番了。下了驢。上前把那人的袖子扯住道。借光。東莊兒在那邊兒。那人正低了頭走。肩膀上行李又沉。走得滿頭大汗。不防有人扯了他一把。倒嚇了一跳。站住抬頭一看。見是個向他問路的。他一面拉下手巾來擦汗。一面陪個笑兒道。老鄉親。我也是個過路兒的。說完大分步便走了。又被一問人之不可自已覺久慣在行如此 公子心裡說道。原來離了家門口兒問問路。都是這等累贅。老爺道。這卻不要怪他。你這問法本叫作問道于盲。我個舖户人家問問罷。說着進了青雲堡那條街。只見街口有座小廟。豎着一根小小棋桿。那廟門掛一塊三聖祠的匾。卻是鎖着門。一進街來。南北對面。都是些棧房店口。也有燒鍋當舖雜貨店面。話休絮煩。一連問了幾處。都不知有這個東莊兒。一直的走出了這五里長街。只見路南一座小野茶館兒。外面有幾個莊家漢。在那裡喝茶閒話。老爺說下來歇歇兒罷。說着下了車。也到那灰台兒跟前坐下。隨緣兒便從腰間拿下茶葉口袋來。叫跑堂兒的泡了壺茶。老爺問那跑堂兒說。你們這裡有個東莊兒麼。那跑堂兒的見問。一手把開水壺擱在灰台兒上。扶着又把那隻胳膊圈過來。抱了那壺梁兒。歪着頭說道。咱們這裡沒個東莊兒啊。老爺說或者不在附近。也定不得。跑堂兒指手畫脚的道。不啊。客人你順着我的手瞧。西滔子那個大村兒叫金家村。這東邊兒的叫青村。正北上一攢子樹。那一塊兒那是黑家窩舖。這往近了說。那道小河子北邊的一帶大瓦房。那叫小鄧家莊兒。跌宕而出若朱子注此當云以局面言之則曰小以方向言之則曰東 原本是二十八棵紅柳樹鄧老爺的房子。如今給了他女婿一個姓褚的住着。又叫作褚家莊。說到這裡。老爺忙問道。這姓褚的可是人稱他褚一官的不是。跑堂兒說着哇。就是他。他是標行裡的。安老爺向公子說道。這纔叫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呢。原來只在眼前。他在西莊兒說話。又是他家的房子。自然就叫作東莊兒了。天下有知稱別號而人不知其為誰何者安得盡遇水心先生解也 公子聽了。忙着放下茶盌說。等我先去問他在家不在家。不要到了跟前。又撲個空。說着也不騎牲口。帶了隨緣兒就去了。一過北道。便遠遠望見褚家莊。雖不比那鄧家莊的氣槩。只見一帶清水瓦房。虎皮石下剪白灰砌墻。當中一個高門樓的如意小門兒。安着兩扇黃油板門。門前也有幾株槐樹。兩座磚砌石蓋的平面馬台石。西邊馬台石上坐着個乾瘦老者。却是面西正東看不見他的面目。一提 懷中抱了一個孩子。又有個十七八歲的村童。蹲在地下。引逗那孩子耍笑。一颺 離門約有一箭多遠。橫着一道溪河。河上駕着個板橋。公子纔走過橋。又見橋邊一個老頭子。守着一個筐子。刁着根短煙袋。蹲在河邊在那裡洗菜。公子等不得到門。便先問了他一聲。說你可是褚家莊的。你們當家的在家裡沒有。問了半日。他言也不答。頭也不回。只顧低了頭洗他的菜。隨緣兒一旁看不過。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說咻。問你話呢。他這纔站起來。含着煙袋。笑嘻嘻的勾了勾頭。公子又問了他一句。他但指指耳朵。也不言語。公子道。偏又是個聾子。因大聲的喊道。你們褚當家的在家裡沒有。只見他把煙袋拿下來。指着口。啊啊啊了兩聲。又搖了搖頭。原來是個又聾又啞的。真真十啞九聾。古語不謬。不想公子這一喊。早驚動了馬台石上坐的那個人。陡然迸合 只見他聽得這邊嚷。回頭望了一望。連忙把懷裡的孩子交給那村童抱了進去。又手遮日光。向這邊一看。就匆匆的跑過來。相離不遠。只見手一拍。口裡說道。可不是我家小爺。公子正不解

[illegible]

爹。華忠纔想起給公子請安隨緣兒又哭着。圍着他老子問長問短。華忠道。咳我還時候沒那麼大工夫合你訴家常啊。因問公子道。我的爺你怎麼直到如今還在這裡轉我合你別了將近兩個月。我是沒一天放心。好容易扎挣起來。奔到這裡。問了問寄諸老一的那封信。他並不曾收到端的是個甚麼原故我的爺你要把老爺的大事悞了。那可怎麼好。說着急得搓手頓足。滿面流淚。公子此時。也不及從頭細說。便指給他看道。你看那廟茶館外面生的不是老爺。華忠道。老爺怎麼也到了這裡。敢是進京引見。公子道。閒話休提。我且問你。諸一官在家也不。華忠道。他不在家。他這兩天忙呢。因看了看太陽說大約這早晚也就好回來了。大爺你此時還問他作甚麼（回問一句入情入理一似真有是事真有是人真有是語者然）公子道。這話說也話長。你先見老爺去。就知道了。華忠便同公子飛奔而來。於路不及閒談。到了跟前。老爺纔瞧出是華忠。因說你從那裡來。華忠早在那裡摘了帽子碰頭。說奴才華忠閃下奴才大爺。悞了老爺事。奴才該死。只求老爺的家法。老爺道。不必這樣難道你願意害這場大病不成。起來。華忠聽了。纔戴上帽子。爬起來。卻說一旁生着喝茶的那些人。那裡見過這等舉動。又是老爺奴才。又是磕頭禮拜知道是知縣下鄉私訪來了。早嚇得一個個的溜開。跑堂兒的。是怕躭悞了他的買賣。便向安老爺說。我看這個地方兒屈尊你老喜也不得說話。我這後院子後頭有個松棚兒。你老挪到後頭去好不好。（挪松棚用逆筆若順敘安老找地方便平）老爺正嫌嘈雜。公子聽得有個松棚兒。覺得雅致有趣。連說狠好。便留了戴勤看行李。跟了老爺挪過後面去。公子到那裡一看。那裡甚麼松棚兒。原來是四根破竹竿子支着。上面又橫搭了幾根竹竿兒。把那砍了來作柴火的帶葉松枝兒。搭上面晾着。就着遮了日曬兒。那就叫松棚兒。不覺得一笑。忙叫人取了馬褥子來。就地鋪好。爺兒兩個坐下。老爺便將公子在途中遭難的事。大約說了幾句。把個華忠急得哭一陣。叫一陣。又打着自己的腦袋罵一陣。老爺道。此時是幸而無事了。你這等也無益。因又把公子成親的事告訴他。他纔擦擦眼淚。給老爺公子道喜。又問說的誰家姑娘。十幾歲。老爺道。且不能合你說這個。你且說你怎的又在此躭擱住了呢。（不說這箇者這箇讀者早已爛熟胸中也怎的在此躭擱住了此則讀者所急欲聞矣每憾燕北閒人愛令人氣悶如此等令人暢快處安得不深感之。或曰讀者暢快矣華忠氣悶奈何此鄉人皆好之不易辭微生篤）（亦恐鄰家有無醞之時）華忠回道。奴才自從送了奴才大爺起身。原想十天八天就好了。不想躺了。將近一個月纔起炕。奴才大爺給留的二十兩銀子。是盤纏完了幾件衣裳是當淨了。好容易扎挣得起來。掘湊了兩吊來錢。奴才就僱了個短盤兒驢子。盤到他們這裡。他們看奴才這個樣兒。說給奴才作兩件衣裳。好上路。打着後日一早起身。不想今日在這裡遇見老爺。也是天緣湊巧。不然。一定差過去了。老爺道。這裡自然就是你那妹夫褚一官的家了。他在家不在家。華忠道。他上縣城有事去了。說也就回來。老爺說他不在家也罷。我們先到他家等他去。我要見他有話。說華忠聽了口中雖是答應。臉上似乎露着有個為難的樣子。（春雲漸展舒徐為妍）老爺道。他說是你的至親。難道我們借個地方兒坐坐也不肯。你有甚麼為難的。華忠道。倒不是奴才為難。有句話。奴才得先回明白了。他雖在這裡住家。這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丈人的。老爺道。你這話怎麼講。褚一官是你妹夫。他丈人豈不就是你老子。怎麼他又有個丈人起來。（褚一官續娶用逆筆若順敘便平）華忠聽了。自己也覺好笑。又說道。這裡頭有個原故。原來奴才那個妹子。倆月頭裡就死了。他死的日子。正是奴才同大爺在店裡商量給他寫信的那兩天。奴才也是到這裡纔知道。

（大約文章順叙易致嚼蠟用逆筆便覺改觀玩此可悟）安公子聽了。便對安老爺道。哦這就無怪那日十三妹。說他夫妻斷不能來了。（雪亮）老爺連連點頭。一面又往下聽華忠的話。他又道。奴才這妹子死後。丟下一個小小兒子。無人照管。便張羅着趕緊續絃。他有個師傅。叫作鄧振彪。人稱他是鄧九公。是個有名的標客。褚一官一向跟他走鏢。就在他家同住。那鄧九公今年八十七歲。膝下無兒。止有個女兒。他因看着褚一官人還靠得。本領也去得。便許給他作了塡房。招作女壻。這老頭子在西莊兒住家。因疼女兒。便把這東莊兒的房子。給了褚一官。又給他立了產業。就成果起這分家來。那鄧九公一個月。倒有二十天帶了他一個身邊人。在女兒家住。這個人靠着有了幾歲年紀。又拙又橫。又不講禮。又不容人說話。褚一官是怕得神出鬼入。只有他個女兒。降的住他。他這幾日。正在這裡住着。每日到離此地不遠。一座青雲山去。也不知甚麼勾當。據奴才看。好像有甚麼機密大事似的。那老頭子天天從山裡回來。不是垂涕抹淚。便是短嘆長吁。一應人來客往。他都不見。並且吩咐他家等閒的人。不許讓進門來。如今老爺要到他家去。此刻正不差甚麼是那老頭子回來的時候。萬一他見了。說上兩句不知高低的話。奴才持不住。所以奴才在這裡為難。老爺聽了。也為起難來。說我找褚一官。正為找這姓鄧的說話。這便怎麼樣呢。華忠道。老爺找他有甚麼話說。老爺指着公子身上背的那張彈弓道。我交還他這件東西。還訪一個人。華忠道。依奴才糊塗見識。老爺竟不必理那個瘋老頭子。也罷了。此地也不好久坐。這街上有幾座店口。奴才找處乾淨的。請老爺歇息。竟等褚一官回來。奴才把他暗暗的約出來。老爺見了他。先問他個端的。請示老爺可使得。老爺道。自然要見見褚一官。既如此。就在這裡坐着等他罷。近便些。你倒是在那裡弄些喫的來。再弄碗乾淨茶來喝。華忠忙道。這容易。奴才這個續妹妹。却待奴才狠親熱。竟像他親哥哥一般。也因這上頭。他父親纔肯留奴才住下。奴才如今就找他預備些點心茶水來。說着一逕去了。華忠去後。安老爺把他方纔的話。心中默默盤算。據他說鄧九公那番光景。不知究竟是何等一樁事。好叫人無從猜度。正在那裡盤算着。只見華忠依然空着兩手回來。安老爺道。難道他家就連一壺茶。都不肯拿出來不成。華忠忙答道。有有。奴才方纔把這番話。對奴才續妹子說了。他先就說。既是老爺的駕到了。況又是奴才的主兒。不比尋常人。豈有讓在外頭坐着的理。及至奴才說到那彈弓的話。他便說這更不必講了。叫奴才快請老爺合奴才大爺到他家獻茶。他還說便是他父親有甚話說。有他一面承管。（不由華忠讓進轉由續妹來請逆筆也）既這樣就請老爺大爺賞他家個臉過去坐坐。安老爺聽了甚喜。便同了公子步行過去。兩個家人。付了茶錢。連牲口車輛一並招護跟來。却說安老爺到了莊門。只見有兩個體面些的莊客迎出來。見老爺各各打恭。口裡說二位當家的辛苦。原來外省鄉居。沒有那些老爺少爺稱呼。止稱作當家的。便如稱主人東人一樣。他這樣稱安老爺。也是個看主敬客的意思。揖無不答。老爺也還了個禮。一進門來。只見極寬的一個院落。也有個門房。西邊一帶粉墻。四扇屏門。進了屏門。便是一所四合房。三間正廳。三間倒廳。東西廂房。東北角上一個角門。兩間耳房。像是進裡面去的路逕。那莊客便讓老爺到西北角上。那角門裡兩間耳房坐定。他們也不在此相陪。便幹他的事去了。早有兩個小小子。端出一盆洗臉水。手巾胰子。又是兩碗漱口水。放下又去端出一個紫漆木盤。上面托着兩盞碗泡茶。餘外兩個折盅

這等人家真個逍遙快樂正說着華忠出來回道回老爺奴才這續妹子要叩見老爺老爺道他父親丈夫都不在家我怎好見他說話間那褚大娘子已經進來安老爺見了纔起身離坐只見他家常打扮穿條元青裙兒罩件月白襖兒頭上戴些不村不俏的簪環花朵年紀約有三十光景雖是半老佳人只因是個初過門的新媳婦還依然打扮的脂光粉膩只聽他說道老爺請坐小婦人是個鄉間女子不會京城的規矩行個怯禮兒罷說着福了兩福便拜下去老爺忙說不要行禮也恭恭敬敬的還了一揖他回身又見了公子安老爺便道我們是特地找褚一爺來說句話倒驚動了請進去歇着罷褚家娘子道我丈夫不在家大約也就回來老爺既是我這大哥的主人也同我們的衣食父母一樣我該當伺候的並且還有一句話請老爺的示下安老爺道既如此請坐下好講話那褚家娘子那裡肯坐安老爺讓再讓三說大娘子你不肯坐我也只得站着陪談了還是華忠從旁說姑奶奶既老爺這等吩咐恭敬不如從命你竟是伺候坐下好說話他纔搬了一張杌子斜籤着坐了便問老爺道我方纔聽見我們這大哥說老爺帶了一張彈弓到這裡要訪一個人我大膽問老爺這彈弓從何而來還要訪的又是何等樣人呢（十三妹不待安老爺問及轉出褚大娘發端亦逆筆也）老爺見他問的不像無意閒話開口便道我這彈弓是此地十三妹的東西因我這孩子前番在路上遇了歹人承這十三妹救了性命贈給盤纏又把這張彈弓借與他護送上路我父子受他這等的好處故此特地來親身送還他這張彈弓又曉他合你尊翁鄧九公有師徒之誼因此來找你們褚一爺引見九公問明了那十三妹的門戶好去謝他一謝那褚家娘子聽了道這事幸得我先見着老爺老爺假如這等問我家一官管取他還摸不着頭腦呢我也再不想這張彈弓竟在老爺手裡只是可惜老爺來遲了一步只怕這十三妹老爺見他不着了老爺忙問原故只見他嘆了口氣道要說起這十三妹來真真的算個奇人罕事他從兩年前頭奉了母親到這裡誰也不得知他的來路誰也不得知他的根由他只說是逃荒來的後來合我父親結了師徒我父親見他母子無依就要留他在家同住他是執意不肯在這東南青雲山山崗兒上結了幾間茅屋自己同了他母親住老爺聽了便向公子道此雲中相見的這句詞兒所由來也（雪亮）公子忙起身答應了一聲又聽他往下說道我從作女孩兒的時候合他兩個人後來最為親密雖是這等親密他的根底他可絕口不提不想前幾天他這位老太太死了我合父親商量等他事情完了這正好請他到家我們作個長遠姐妹將來就在此地給他找個好好的人家又可當親戚走着豈不好呢誰想他遭了這樣大事哀也不舉靈也不守孝也不穿打算停靈七天就在這山中埋葬葬後他便要遠走高飛老爺詫異道他遠走高飛到那裡去褚家娘子道老爺可說麼大約他走的這個原故止有我父親知道也是他母親死後他纔說的我父親把這事機密的了不得不肯向人說問着也是含含糊糊的我這兩日聽那口風兒看那神情兒倒像不是件甚麼小事兒也不知到底是甚麼因由只是我想他究竟是個女孩兒無論甚麼樣的本領怎生擺的智謀這萬水千山曉行夜住一個女孩兒就有多少的難處因此我勸了他這幾天教他且莫着急就走也等完了事慢慢的商量一個萬全的打算再走不遲無奈說破了嘴他也是百折不回為甚麼方纔聽得老爺的駕到了又說帶着張彈弓兒我心裡可就一動甚麼原故呢因前日他母親死後他忽然的告訴我父親說他

的張彈弓借給人用去了。早晚必送來。他如今要走等不得。又交給我父親一塊硯台。說儻他走後有人送那彈弓來。把這硯台交那人帶去。把那彈弓就留在我家作個記念。他也不曾說起老爺合少爺。更不曾提到途中相救的一個字。這硯台我父親交給我了。我卻斷不想到這番原由就在老爺身上。如今恰好老爺少爺都到了。況且受過他的好處。正要訪他。老爺是念書作官的人。比我們總有韜畧。怎麽得求求老爺。想個方法勸着他留住了。他也是樁好事。不然。這等一個人。此番一去。知他怎麽個下落呢。可不心疼死人嗎。安老爺聽了這番話。正合了自己的心事。心裡說看不出這鄉間女子。竟有如此的言談見識。前番我家得了一個媳婦張金鳳。是那等的深明大義。今番我遇見這褚家娘子。又是這等的通達人情。可見地靈人傑。何地無才。更不必定向錦衣玉食中去講那德言工貌了。因又把他方纔的話度量一番。這十三妹要走的原故。心裡早已明白八九。只是此時不好說破。便對褚家娘子道。大娘子怎生說到一個求字。這也正是我身上的事。如今就煩你少停引我見見尊翁。我二人商量個良策。定要把這樁事挽回轉來。褚家娘子聽了。連連擺手說。老爺。這不是主意。（又用逆筆一跌）我這老人家雖合他有師徒之分。只是他老人家上了幾歲年紀。又愛吃兩杯酒。性子又烈。火轟雷似的。煞是不好說話。外加着這兩年有點子反老還童。一會兒價好鬧個小性兒。就這十三妹的這樁事。我好容易勸得他活動些了。他老人家在旁邊兒。又是甚麽英雄咧。好漢咧。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場咧。說個不了。把那個越發鬧得回不得頭。下不來馬了。老爺如今合他老人家一說。管保還是這套。甚而至於機密起來。還合老爺粧糊塗。說不認得十三妹呢。老爺道。若不仗尊翁作個線索。我縱有千言萬語。怎得說的到那十三妹跟前。那褚家娘子。低頭想了一想。笑道。這樣罷。老爺要得合我父親說到一處。卻也有個法兒。只是屈尊老爺些。老爺忙問怎樣。褚家娘子道。他老人家雖說是這等脾氣。卻是吃順不吃強。又愛戴個高帽兒。第一最愛人贊一句。說是個英雄豪傑。第二最喜歡人說這樣年紀怎的還得這樣精神飽滿。心思周到。第三。卻難他老人家酒量極大。不用講家裡。便是外面交徧天下。總不曾遇見個對手的酒量。往往見人不會吃酒。他說這人沒出長兒。沒幹頭兒。只要遇着一個大量合他老人家坐下。說入了彀。大槩那人說西山煤是白的。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是灰色的。說太陽從西邊兒出來。他老人家也斷不肯說從西南犄角兒出來。（寫愛酒人愛酒之人形容盡致）只是那有這等一個大酒量呢。老爺你想想這難不難。老爺聽罷。哈哈大笑。說這三樁事都在我身上。第一據他的本領。本是個英雄。就贊揚他兩句也不是虛話。第二論年紀。他比我幾乎長着一半子呢。我就作個前輩看待他也狠使得。第三尤其容易。據我這酒量雖不曾同他合過酒席。大約也可以勉強奉陪。（讀此句安老一口應承覺得心應手毫無隨口旋謅之嫌蓋第十三回表安老於鄧飲時每飯猶以三五斛為度業經伏脈在前也此後渴驥奔泉長鯨吸川順流而下矣）褚家娘子聽了大喜。說果然如此。只怕這事有些指望了。因又囑咐安老爺道。只是我老人家少刻見了老爺。可難保得住禮貌周全。還求老爺海量。耽待他個老更。切切不可提我方纔說的這番話。老爺道。不消囑咐。既如此商定。豈但不提方纔的話。並且連這彈弓也先不好提起。我自有道理。因吩咐先把彈弓收好。正說着。褚一官也回來了。他本是走江湖的人。甚麽不在行的。見了老爺。也恭恭敬敬的請了安。他娘子便把安老爺的來意合方纔這番話。告訴了他。只見他口裡答應。心裡卻是忐忑。他娘子道。你不必着忙。萬事有我


兒女英雄傳
第十五回圖



化他娘子道。也不到那個場中。倘在這裡。倚仗老爺。我預備點心去。說着去了。少時[illegible]
些。便揀下去。又問了問褚一官走過幾省。說了些那省的風土人情。論了些那省的山川形勝。正談得熱鬧。只聽得前面莊客嚷了一聲道。老
爺子回來了。先聲奪人寫得紙上炎炎震撼褚一官聽了。發腳往外就跑。連那華忠也有些不得主意。兩個伏侍的小小子。嚇得踪影全無。這正是非關猛虎
山頭吼。早見麈狐穴底藏。要知那鄧九公回來。見了安老爺。怎的個開交。下回書交代。

第十五回　酒合歡義結鄧九公　話投機演說十三妹。

上回書講的是安老爺來到褚家莊。探着十三妹的消息。正合褚一官閒話。聽說鄧九公回來了。早見那褚一官荒着一團。同了華忠同衆莊
客。忙忙的迎出去。老爺心裡想道。這鄧九公。被他衆人說的那等的難說話。不知到底怎生一個人物。待我先看他一看。說着依然戴上那個
帽罩兒。走到角門。隱在門後。向外窺探。恰好那鄧九公正從東邊屏門進來。只見他頭戴一頂自來舊窄沿氈帽。上面釘着個加高放大的藏
紫菊花頂兒。撒着不長的一撮鳳尾線紅穗子。身穿一件駝絨窄盪兒實行的箭袖棉襖。繫一條青縐綢搭包。挽着雙股扣兒。垂在前面。套一
件倭緞廂沿。加廂巴圖魯坎肩兒的絳色小呢對門長袖馬褂兒。上着豎領兒。敞着鈕門兒。脚下一雙薄底兒快靴。那身材足有六尺上下。來
高一張肉紅臉。星眼劍眉。高鼻子大耳朵。頷下一部銀鬚。連鬢過腹。足有二尺來長。被風吹得飄飄然擋着半身。雖說八十餘歲的人。看去也
不過六旬光景。他一手搓着兩個鐵毬。大蹈步從莊門上就嚷進來了。只聽他一面走。一面說道。你們這般孩子。也忒不聽說。我那等的囑咐
你們。說我這幾天有些心事。心裡不自在。親友們來。憑他是誰。都回他說我不能接待。等閒的人。也不必讓進來。你們到底弄得車輛牲口的
圍了一門口子。這是怎麼個原故。姑爺。真個的你住在這裡。就是你的一畝三分地。我一個錢的主意都作不得不成。褚一官連忙答說。老爺
子。這又來了。這話叫人怎麼搭岔兒呢。你老人家是一家之主。說句話誰敢不聽。只因今日來的不是外人。是我大舅兒面上來的親戚。理道
的。偺們怎麼好不讓人家進來喝碗茶呢。那鄧九公道。哦。舅爺面上來的。舅爺到這裡。我鄧老九沒敢錯啊。誰家沒個糟心的事。直性人有事在心隨時流露活畫出來
難道因為舅爺。我還說不得句話嗎。不是我說句分斤掰兩的話。咧。舅爺有甚麼高親貴友。該請到他華府上去。偏要趁這個當兒熱
鬧我。是個甚麼講究。華忠一聽。說不好了。這是衝着我來了。因陪笑道。親家爹。你老人家聽我說。要是我平日的認得這等一個尋常人。我斷
不肯請他進來。只因他是個主兒。你老人家有甚麼不聖明的。那鄧九公聽了。把眉毛一搭。眼睛一窄巴。說甚麼行子主兒。誰是主兒啊。我鄧
老九仗的是天地的養活。受的是父母的骨血。吃的是皇王的水土。我就是主兒。誰是主兒呀。那主兒賣幾個錢兒一個。褚一官是怕安老爺
聽着不雅。忙攔道。你老人家這句可不要。鄧九公見他如此說。便丟下華忠。向着他道。哦。我錯了。露着你們先親後不改。欺負我老邁無能。這
麼着。不信偺們爺兒們較量較量。說着挽起那大寬的馬褂兒袖子來。舉拳就待動身。極力寫鄧九公落落難合自係為安老片言投契作勢只覺太難為褚一官燕北閒人於楔子內特列褚一官於有數人物之中或者看不過意借此替賠不是一笑老爺從門裡看見。說這一動手。可就不成事了。連忙跑到跟前。拖地一躬。說九公老人家。且莫動手。聽晚生一言
告稟。那鄧九公正在揮拳。忽見一個人從西角門兒裡出來相勸。定睛一看。只見那人穿一件老臉兒灰色三朶菊的庫紬缺衿兒棉袍。套一

件天青荷蘭雨緞厚棉馬褂兒捲着雙銀鼠袖兒頭上罩着個藍氈子帽罩兒看不出甚麼帽子有頂戴沒頂戴來他提着拳頭看了一眼便問褚一官道這又是誰華忠恐他說別的連忙說這就是我們老爺安老爺連喝道你這個人好蠢怎麼還這等說法因對鄧九公道晚生是從此路過遇見我們這姓華的因此纔見着這位褚一爺提起來知道九公也在這裡晚生久聞大名如雷貫耳要想拜見拜見他兩個是再三相辭却是晚生一時不知進退定要候着瞻仰尊顏這事却與他兩個無干如今既是九公不耐煩晚生立刻告退斷不可因我外人壞了自己的骨肉情分說罷又是一躬那老頭兒見安老爺這番光景心裡先有三分願意說且住我也曾聞着我們這舅爺跟的是個官兒這麼着尊駕先通個姓名來我聽聽這個當兒他一隻手只管得兒楞楞得兒楞楞的搓着那副鐵毬那一隻拳頭可就慢慢的搭拉下來了安老爺見問便說道不敢晚生姓安名字叫作學海說了這句話只見他兩眼一怔哈了一聲說你叫安學海你莫非是作過南河知縣被談爾音那廝冤枉參了一本的安青天安太老爺嗎安老爺道晚生却是作過幾天河工知縣如今辭官不作了那鄧九公聽得把手一拍便對着衆人道我說你們這班孩子紫嘴子一抹汗兒不中用褚一官道又怎麼了老爺子鄧九公睜着雙大眼睛道這位安太老爺的根基你們大略着也未必知道他是天子脚底下的從龍世家在南河的時候不肯賺朝廷一個大錢不肯叫百姓受一分累是一個清如水明如鏡的好官真是金山也是的人這是一再說我是淮安府根生土長他作那裡的知縣就是我的父母官今日之下人家到了咱們家就好比那太陽爺照進屋子裡來了怎麼着你們連個大廳也不開把人家讓到那背兒旯子裡去這都是你們幹出來的褚一官一聽心裡說得了够了我的了忙說我們不行哟（聊以反唇老九只好不聽）還得你老人家操心哪說着暗地裡合那些莊客擠眉弄眼說走哇咱們收拾大廳去鄧九公還纔轉到下手讓安老爺大廳待茶老爺纔把帽罩子摘了遞給華忠進了屋子那鄧九公連忙把那副鐵毬揣在懷裡向安老爺道老父母子民鄧振彪叩見可恕我腰腿不濟不能全禮說罷打了一躬老爺頂禮相還老爺此時早看透了鄧九公是個重交尚義有口無心年高好勝的人便道九公我安某今日初次登堂見你這番英雄氣槩況又這等年紀還是這樣精神真是名下無虛我安某得見恁般人物大快平生我這裡有一拜說着借着還那一躬就拜了下去慌得鄧九公連忙爬下還禮不迭說我的老父母你可不要折了我鄧振彪的草料（寫鄧九公如風馳雨驟咄咄逼人又如太虛浮雲毫無沾沾滯自上以物）還了禮一面把那大巴掌攙住老爺的胳膊那隻手架着膈肢窩攙了起來看他那起跪比安老爺還來得利便老爺起來又對他說道我們先交代句話這父母官子民的稱呼原是官場的俗套兒請問如今那些地方官又那個真對得住百姓作得起個民之父母況且我又是個下場的人足下又不是身入公門要一定這樣的稱呼倒覺俗氣就論歲數也比我長着三十餘年如不見棄我今日就認你作個老哥哥何如鄧九公聽了喜出望外口裡却作謙讓說這可不當老父母你是甚麼樣的根基我鄧老九雖然癡長幾歲算得個甚麼也好妄攀起來老爺道快休說這話你我丈夫行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說着早又拜了下去鄧九公也忙着平磕了頭起來拉了老爺的手哈哈大笑說道老弟這實在是承你的錯愛劣兄今年活了八十七歲再三年就九十歲的人了天下十七省不差甚麼走了一大半子也三[illegible]的朋[illegible]之下[illegible]一個[illegible]人生一世[illegible]了（傾心吐膽瀝瀝淋血[illegible]）

禮。老爺拉起他來。這個當兒。華忠抖積伶兒。拿了把綢撣子來。給老爺撣衣裳上的土。老爺笑道。這不好勞動舅爺呀。把個華忠嚇得一面忍笑。一面撣着土說道。這裡頭可沒奴才的事。安老爺因命他。你把大爺叫來。鄧九公道。原來少爺也跟在這裡。你們旗下門兒裡都叫阿哥。快請快請。安公子在那邊。早曉得了這邊的消息。聽見老爺叫。便帶了戴勤隨緣兒過來。安老爺指了鄧九公。向公子道。這是九大爺。請安。公子便恭恭敬敬的請了個安。喜得個鄧九公雙手敬捧起他來。說老賢姪。大爺可合你謙不上來了。又望着老爺說。老弟。你好造化。看這樣子。將來准是個八擡八座罷咧。一時褚一官便用那個漆木盤兒。又端上三盞茶來。老頭子一見。又不願意了。說。姑爺。你瞧怎麼使這傢伙。給二叔倒茶。露着咱們太不是敬客的禮了。有前日那個九江客人給我的那御製詩蓋碗兒。說那上頭是當今佛爺作的詩。還有蘇州總運二府送的那個甚麼曼生壺。合咱們得的那雨前春茶。你都拿出他來。褚一官答應着。纔要走。安老爺忙攔說。不用這樣費事。我向來不大喝茶。我此時倒用得着一件東西。老哥哥可莫笑我沒出息兒。還怕你這裡未必有。鄧九公聽了。怔了一怔。說老弟。難道拿着你這樣一個人。吃鴉片煙不成。老爺道。不是。不是。我生平別無所好。就是好喝口紹興酒。可不知你老人家裡有這東西沒有。鄧九公見問。把兩隻手往棹子上一拍。身子往前一探。說怎麼說。老弟你也善飲。老爺道。算不得善飲。不過沒出息兒。貪杯。鄧九公道。哦哦哦。我聽聽。也能喝個多少呢。老爺道。從前年輕的時候。渾喝也不大知道甚麼叫醉。如今不中用了。喝過三二十觔也就露了酒了。鄧九公聽了。樂得直跳起來。說。幸會幸會。有趣有趣。再不想我今日遇見這等一個知己。愚兄就喝口酒。他們大家影子兒。竟跟着嘈嘈。又說這東西怎麼犯脾濕。又是甚麼酒能合歡。也能亂性。那裡的話呢。我喝了八十年了。也沒見他亂性。你看那喝醉了的。他打過自己罵過自己。這都是那沒出息兒的人不會喝酒。造出來的謠言。說着便向褚一官道。既這樣。不用鬧茶了。家裡不是有前日得的那四個大花雕。喝今日咱們開他一罈兒。合你二叔喝。褚一官說。拉倒罷。老爺子。你老人家無論叫我幹甚麼。我都去。獨你老人家的酒。我可不敢動他。回來又是怎麼提鬍子了。溫毛了。我又不會喝。那東西我也不懂。我經不清。等我找了你老的女孩兒來。你老自己告訴他罷。再者二叔在這裡。也該叫他出來見見。鄧九公說。這話倒是。你就去。原來褚家娘子雖是那等合安老爺說了。也防他父親的脾氣靠不住。正在廳後暗聽。聽見如此說。便出來重新見過。因說道。這些事。都不用老爺子操心。我纔聽得老哥兒倆一見。就這樣熱火。我都預備妥當了。再說既要喝酒。必要說說話兒。這裡也不是講話的地方兒。一家人罷咧。自然該把二叔請到咱裡頭坐去。再這天也不早了。二叔這等大遠的來了。難道還讓他別處住去麼。自然留他老人家在家多住兩天。你老人家要有事。只管去。家裡橫豎有人照應。鄧九公道。是呀。是呀。得虧你提補我。因道。老弟。一個人上了兩歲歲數。到底不濟了。我如今全靠我們這姑奶奶。你我就依着他。住幾天。咱們痛痛的多喝兩塲。安老爺聽了。料這事也得大大的費一番說詞。今日不得就走。便道。如此甚好。只是打攪了。說着便命家人。把車子牲口打發了。行李搬進來。便同了九公進去。先到了正房。原來那正房。卻是褚一官夫妻住着。只見屋裡也有幾件硬木的木器。也有幾件簇新的陳設。只是擺得不倫不類。這邊棹子上放着點子傢伙吃食。那邊棹子上又堆着天平算盤賬本子等類。鄧九公道。他這

裡閙得慌偺們到我那小屋兒裡坐去便讓老爺出了正房從西山墻一個屏門過去只見當門豎着一個彩畫的影壁過了影壁一個大寬
轉院落兩棵大槐樹不差甚麼就遮了半個院子也堆着點子高高矮矮不成丈理的山石也種着幾叢疎疎密密不合點綴的竹子又有個
不當不正的六角亭子在西南角上那房子是小小的五間也都安着八玻璃一進屋門堂屋三間通連東西兩進間鄧九公便讓安老爺在
中間北炕坐下公子在靠南炕坐下褚大娘子張羅着倒了茶便向鄧九公道把偺們姨奶奶也叫出來見見也好帮帮我鄧九公道姑奶奶
罷呀沒的叫你二叔笑話褚大娘子道二叔狠不笑話我們也不可笑因說道二叔你老人家不知道我父親只養了我一個兒我又沒個弟
兄巴不得多一個親人再說我父親這個年紀了我怎麼樣的服侍總有服侍不到的地方兒所以說給他老人家弄個人他老人家瞧了幾
個都不中意到後來瞧見這一個因他是我們淮安人纔留下了雖說是沒甚麼模樣兒絕好的一個熱心腸兒甚麼叫鬧心眼兒頂歪他都
不會第一是在我父親跟前服侍的盡心這就是我的大造化等我叫他來二叔瞧瞧安老爺說好極了也必該有這等一個人服侍我倒得
見見我們這位如嫂褚大娘子聽了便自己向西間去找他還不曾走到跟前只聽得那簾子吻搭一聲就出來了一個人安老爺在堂屋上
首向西坐着看得必真看那人約畧不上三十歲穿着件棗兒紅的絳色棉襖套着件桃紅襯衣戴着條大紅領子挽着雙水紅袖子家常不
穿裙兒下邊露着玫瑰紫的褲子對着那一雙四寸有餘的金蓮兒穿着雙藕色小鞋子顏色配合得十分勻襯手上帶着金鐲子玉釧叮噹
作响鐲子上還拴條鴛鴦戲水的杏黃繡手巾頭上廟髻兒珠挑金翠爭光簪兒邊邊配着根猴兒爬桿兒的赤金耳挖子花枝招展粧點鮮
明褚大娘子看了問道今日甚麼事這麼打扮着只聽他笑道說有客來了麼我說着老爺子叫我見見呢褚大娘子說着又望他胸前一看只
見帶着攧猪也似的一大嘟嚕因用手撥弄着看了二看原來胸坎兒上帶着一掛茄楠香的十八羅漢香珠兒又是一掛旱桂香的香牌子
又是一掛紫金錠的葫蘆兒又是一掛肉桂香的手串兒又是一個蘇繡的香荷包又是一掛川椒香荔枝餘外還用線絡子絡着一瓶兒東
洋玫瑰油這都是鄧九公走遍各省給他帶來的這裡頭還加雜着一副鑲金三色兒一面檀香懷鏡兒都交代在那一個二鈕兒上褚大娘
子看了說我的小媽兒呀你可坑死我了怎麼好好歹歹的都帶出來了他又嘻嘻的笑道都怪香兒的麼叫我丟下那件子呢褚大娘子笑
道怪香兒的就該都搬運出來麼跟我來罷說着又給他拉拉袖子整整花兒臨近了安老爺又細看了看却倒是漆黑的一頭頭髮只是多
些就鬢角兒還不用梳篦頭那頭髮便够一指多厚雪白的一個臉皮兒只是胖些那臉蛋子一走一哆嗦活脫兒一塊涼粉兒眉眼不露輕
狂只是眉毛眼毛重些鼻子嘴兒倒也端正只是鼻梁兒塌些嘴唇兒厚些此外畧無瑕疵更加脂香粉膩刷的一口的白牙把個鄧九公
疼的望着他眼睛樂得沒縫兒口笑的合不攏來只見他將到跟前就奔了安老爺去了鄧九公道你來等我告訴你這位安二老爺人家是
在旗的世家因爲瞧的起我纔合我結了弟兄纔說到這句他便道是他二叔哇九公道這又來了到底是誰二叔啊此佳識也你老莫忙他之爲誰讀至第三十九
回將了不的了他二叔進來了句便知者落你見了得稱他老爺他聽了便說道哦老爺哪那麼請安說着扎煞着兩隻胳膊直挺挺的就請了一個單腿兒鄧九

了。說沒有價就我一個兒我叫二頭。褚大娘子笑說二叔聽我們是沒心眼兒。不是有甚麼說甚麼。一句話沒說完。他早趯身走了。褚大娘子說。怎麼走了。我還有話呢。他道。姑奶奶。等着我就來。只見他去不多會兒。從屋裡裝出一袋烟來。那烟袋足有五尺多長。安着個七寸多長的菜玉烟袋嘴兒。那烟袋嘴兒上。打着一個青線笄盤疙疸。烟袋鍋兒上。還挑着一個二寸來大的紅葫蘆烟荷包。裡面却不裝着烟。烟是另擱在一個笸籮兒裡。只見他一面嘴裡抽着。走過來。從他嘴裡掏出來。就遞給安老爺。說。老爺抽烟兒呀。安老爺忙着欠身說。我不吃烟。他說。不是湖廣葉子呀。是渣頭哇。裡頭還有荳蔻皮兒哩。老爺說。我是不會吃烟。他便說。一袋烟可惜了的。不姑奶奶抽罷。褚大娘子道。我可要不上你那桿長鎗來。你先擱下。我告訴你話。酒菓子我那邊都弄好了。回來在我那邊招呼着送過來。你可在這裡好好兒的張羅張羅那幾個小行行子。靠不住。因問黑兒。他們都那裡去了。只聽答應了一聲進來了。一順兒十一二歲的四個孩子。一個漆黑。一個大胖。一個子醜。一個多麻。就叫作黑兒胖兒醜兒麻兒。原是鄧九公家的四個村童。合這位二姑娘要算這老頭兒的一分儀從。離不開的。所以到女兒家住着也帶了來。當下褚大娘子又囑咐了四人幾句。早有幾個小脚兒老婆子。送過酒菓來。褚大娘子便合鄧九公道。大爺請到我們那院裡。我張羅他去罷。我瞧他在這裡怪拘束的。安老爺先道。狠好。你就跟了大姐姐去。因說。你也過來見見姨奶奶。公子只得過來作了個揖。那姨奶奶也拜了一拜。笑道。好個少爺。長的怪俊兒的。褚大娘子道。喲。你怎麼這些話。喲。他又道。姑奶奶你只說我愛說話哩。你瞧瞧他那臉蛋子。有紅似白兒的。不像那娘娘廟裡的小娃娃子。鄧九公褚大娘子聽了。都呵呵大笑。連安老爺也忍不住笑起來。倒把個公子臊了個滿臉緋紅。便同了褚家娘子過那院去了。列公。切不可把這位姨奶奶誤認作狎邪一路。自天地開闢以來。原有這等混沌未鑿的人。無懷葛天。遺風未泯。世間除了那精忠純孝大義苦節四項人。定可至誠格天之外。惟有這混沌未鑿的人。最蒙上天愛惜。無不富貴壽考。安樂終身。他絕不得有那紅顏薄命。皓首無依之嘆。只怕比起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更上一層。真真令人起忻起羨也。閒話休提。言歸正傳。却說這裡撤下菓菜。褚一官也來這裡照料了一番去後。鄧九公便取出一對大盃。同安老爺高談暢飲起來。那安老爺酒在肚裡。事在心裡。暗暗盤算。說這老頭兒雖說粗豪。却是個久經世故的。須是不露一毫芒角。纔引得出他的真話來呢。酒過三巡。恰好那鄧九公問起老爺的官塲來。他道。老弟。你方纔說如今辭官不作。我聽得我們淮安親友們來說。那談爾音被御史參了一本。朝廷差了一位甚麼吳大人來。把他拿問。老弟你官復原職了。我想老弟你這年紀。正好給朝廷出力。為甚麼到要告退還鄉。再說還鄉。又怎的不走官塘大路。從這條路來呢。安老爺道。九兄。你有所不知。想我半生苦志讀書。幾巳結作個知縣。不上半載。便經了這等意外的風波。大約官途的味兒。不過如此。不如退歸林下。徧走江湖。結識幾個肝膽英雄。合他杯酒談心。倒是人生一椿快事。鄧九公聽到這裡。不由得端起杯來。一飲而盡。又伸了一個大拇指頭說道。高。老爺便接着往下說道。至於此來。却原為小兒出京的時候。這華忠一路跟隨。病在店裡。及至小兒到了淮上。久不見他南來的消息。此番走到這路。想這褚一官。褚壯士正是他的至親。尋着一官一問。便知端的。因沿途訪問。都說褚壯士在二十八棵紅柳樹住家。到了那裡。纔知他就住在吾兄的寶莊上。我想既

到靈山。豈可不朝我佛。到把打聽華忠消息這樁事擱起。徑投寶莊拜識尊顏。誰想吾兄不在莊上。就連那褚壯士。也說搬在東莊去了。我就一路跟尋到此。恰巧在此地莊外。遇見華忠。得見一官。又知他作了吾兄的快婿。談起來。纔知吾兄的大駕。也在此地。不承望天緣湊巧。倒在此地相會。又得彼此情同針芥。一言訂交。真是難得的一番奇遇。鄧九公道。原來老弟倒枉駕先到舍下。只是我多多失候。越發不安了。安老爺道。你我豪傑相逢。何必拘拘形迹。我方纔還同令婿議論海內的人物。提起一家有名的豪傑。不想問他竟自不知底裡借令坦以激泰山鄧九公道。老弟你看不得這些年輕的小爺們。花說柳說的。不中用。一按就渙了。早呢。你問的這人。你既稱到他是個豪傑。大約也不是甚麽無名之輩。你說給我聽聽。慢講這大江南北。那怕三江兩湖。川陝雲貴。以至關裡關外。但是個有點聽頭兒的。提起來大槩都知道他個根兒襻兒。你問誰罷。安老爺道。這人說來卻不甚遠。只在就近地方。只是隔了這幾年。不知他現在的住處。鄧九公聽了。把嘴一撇道。甚嗎。我們這個地方兒。曾有個有名兒的豪傑。老弟那可是聽了謡言來了。這地方要找紹興罈子大的倭瓜。棒槌壯的玉米棒子。只怕還找得出來。要講豪傑。劣兄在此地住了冒冒的七十年了。也沒見過那豪傑。四方腦袋八楞兒腦袋。安老爺正色道。老哥哥。古人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道是。真人不露相。何地無才。這話倒不可如此講。縱說是九凡。你觀於海者難為水。只怕小弟說的這個人。老哥哥也看小他不起。大約你也必該認得他。並且除了你。別人也不配認得他。鄧九公聽了。歪着頭想了一會。道。呢。誰。因向老爺道。老弟。你試把他的姓名說來我領教領教。安老爺拈着幾根小鬍子兒。眼睛望着鄧九公說道。這人人稱呌他作十三妹。鄧九公纔聽得十三妹三個字。早把手裡的酒杯吧的往桌子上一放。說。老弟你是怎生曉得這個人。安老爺道。你且慢問我怎生曉得這人。你只說這人究竟算得個豪傑。算不得個豪傑。你可認識他。不認識他。鄧九公見問。未從說話。先嘆了一聲說。老弟若論此人。雖是三綹梳頭。兩截穿衣。不但算脂粉隊裡的一個英雄。這要算英雄隊裡一個領袖。說起來天下的男子漢都該愧死。我豈止認得他。還要算我個知己恩人哩。安老爺一聽。心裡暗說。有些意思了。因說道。話雖如此。他只是他究竟是個年輕女子。老哥哥你這樣的年紀。這等的威名。說他是個知己。有之。怎生說到這個恩人起來。這話倒願問一個詳細。九公道。酒涼了。咱們換一換。說着換上熱酒來。二人酒到盃乾。只那姨奶奶帶了兩三個婆子。照料幾個村童來往穿梭也似價伺候。倒也頗為簡便。且是乾淨。說話間。褚大娘子又帶人送過點心湯來。讓了一番。原來安老爺喝酒不大吃菜。又就着鮮菓子小菜過酒。鄧九公喝起來更是鯨吞一般的豪飲。沒有吃菜的空兒。因此點心不過用了些。褚大娘子便呌人端去。讓姨奶奶吃。完。散給那些孩子們了。鄧九公說。姑奶奶你張羅你的去罷。褚大娘子道。你們不用張羅他們。連麪都吃了。那大爺纔坐下。聽着那麽怪腼腆的。被我慪了他一陣。這會子熟化了。也吃飽了。同女婿合他大舅倒說的熱鬧。中間的說話。問姨奶奶吃完餑餑。合褚大娘子道。姑奶奶在這裡。我也瞧瞧大爺去。九公道。你走了。可小心了他們溫毛了我的酒。褚大娘子道。只管去罷。有我呢。那姨奶奶便笑嘻嘻的走到九公跟前。從袖子裡掏出一個紅燈花紙包囊兒來說。老爺子你瞧瞧這個。九公打開一看。原來是蘇繡的一個大紅緞子小腳兒香袋兒。一個石青平口抽子。九公問他。這作嗎呀。他道。我給那大爺好不好

我怎生說到他是我的恩人你可知道愚兄是個敗子回頭金不換我自幼兒也念過幾年書有我們先人在日也叫我跟着人家考秀才去文章呢倒糊弄着作上了誰知把個詩倒了平仄六韻詩我又只作了十句給他落了一韻連個覆試也沒巴結上後來他老人家就沒了我看了看我不像是這裡頭的蟲兒就結識了一班不安分的人使鎗弄棒甚至吃喝嫖賭無所不至已經算走到下坡路上去了還虧幾個老輩子的說放着你這樣一個漢仗這樣一分膂力去考武不好為甚麼幹這不長進的營生呢我想一個沒爺的孩子有個人出來告訴這麼句正經話就算難得我就一彎頭的學着拉硬弓騎快馬端石頭練大刀這年學台下馬報了考到了考的這天我開得十六力的硬弓那三百六十觔的頭號石頭平端起來在場上要走三個來回大刀單撒手舞三個面花三個背花還帶開四門馬步箭全中這麼說罷老弟算盖了場了不想到了末場默寫孫武子兵書我又落了兩個字自已也沒看出來便有學院上的書辦找來說大人見我的武藝件件超羣要中我個案首只因兵書裡落了字打下來了叫我花五百銀子依然保我個插花披紅的秀才那時候要論我的家當兒再有幾個五百也拿出來了只是我想大丈夫仗本事幹功名一下脚就講究花錢塌了銳氣了我就回他說中與不中各由天命不走小道兒安老爺道這纔是正人君子的作事只怕這本領可要埋沒了九公道你聽麼他不中我倒也平常誰想他單單把我擱在末尾兒一名叫我坐紅椅子我說這就算他給朝廷開科取士來了一賭子氣我老師也沒拜鹿鳴宴也沒赴花紅也沒領我說功名一路算沒我了到後來親友們見我在家裡閒坐着便有幾個標行的朋友請我跟他們走標走了兩年我就自已立了字號單身出馬整整的走了六十年仗着老天養活不曾撂過筋斗過事到今日之下吃這碗飽飯都是老天賞的這年到了八十歲了我說收船好在順風時告訴親友們我可要摘鞍下馬咧誰知那些有字號的大買賣行中苦苦的不放都隔年下了關書聘金來請只得又走了五年我說這可該收了便預先給各省稍下書子去說來年一定歇馬一應聘金槩不收領承那些客商們的台愛都遠路差人送彩禮來給我慶功又大家給我掛了一塊匾寫得是甚麼名鎮江湖四個大字老弟你想人家好看咱們咱們有個自已不愛好看的嗎我那二十八棵紅柳樹莊上本也寬綽西院裡有教場一般的一個大院落蓋着五間正廳那是我帶了徒弟們教武藝的地方我就在那個所在正中搭了座戲台兩旁扎起兩路看棚來在府城裡叫了一班戲子把那些遠來的客人合本地城裡關外的紳衿鋪戶以至坊邊左右這些鄉鄰普通一請一連兒熱鬧了三天一日無事二日安然到了第三日正是本地那些鄉鄰們來吃酒看戲那日人來的更多廳上棚裡都坐得滿滿的再搭上那賣熟食的賣糖兒豆兒趕小買賣的兩邊站得千佛頭一般台上唱的是飛標黃三太打竇二墩正唱到黃三太打敗了竇二墩大家賀喜他家裡來報說生了黃天霸了大家都說這戲唱得對景我們鄧九太爺將來一定也要得這樣一位相公就這個一盃那個一盞冷的熱的輪流把我一灌我可就喝得有些意思了正在高興忽見我莊上看門的一個莊客跑了進來報說外面來了一個人口稱前來送禮賀喜問他姓名他說見面自然認得我就吩咐那莊客說莫問他是誰只管請進來大家吃酒看戲一時請了進來只見那人身穿一件青縐紬袷襖斜披件喀喇馬褂兒歪戴頂樂亭帽兒脚穿一雙雙褺熟皮

鞦子鞋。身上背着藍布纏的一椿東西。雖着不見裡面。約莫是件兵器。後邊還跟着個人。手裡托着一個紅漆小盒兒。走上廳來。把手一拱。說道請了。只此兩個字。他就挺着腰。叉着隻脚。扭過臉去。攏着拳頭站着。我心裡說。這個賀喜的來的古怪呀。因問他足下何來。他道。姓鄧的。你非不認得我。我非不認得你。休推睡裡夢裡。今日聽得你摘鞍下馬。賀喜慶功。特來會你。我仔細一看。那人却也有些面熟。只是猛可裡想不出是誰。因對他說。足下恕我眼拙。一時間想不起那裡會過。他說我叫海馬周三。你我牡牛山曾有一鞭的交情。這句話我想起來了。五年前。後我從京裡保標往下路去。我們同行有個金振聲。他從南省保標往上路來。對上走到牡牛山。他的標貨被人吃了去了。是我路見不平。趕上那厮。打了一鞭。奪回原物。他因此懷恨。前來報仇。趁着我家有事。要在衆人面前砢磣我一塲。我說朋友。你錯怪了我了。這同行彼此相救。是我們一個行規。況這事雲過天空。今日既承下顧。掀過這篇子去。現成兒的酒席。咱們喝酒。你我就借着這盃酒。解開這個扣兒。作個相與。你道如何。早有那些在坐的。一同上前解和。老弟。你道我看衆朋友的面上。也算忒讓了他了罷。誰知他倒不中抬舉起來。說道不必讓茶讓酒。自你我牡牛山一別。我埋頭等你。終要合你狹路相遇。見過高低。今日之下。你既摘鞍下馬。我海馬周三若暗地裡等你。也算不得好漢。今日到此。當着在坐的衆位。請他們作個証明。要合你借個一萬八千的盤纏。補還我牡牛山的那椿買賣。你是會的。破個笑臉兒。雙手捧來便罷。儻若不肯。我也不吽你過於為難。我這盒兒裡裝着一碗兒雙紅胭脂。一匣滴珠香粉。兩朵時樣的通草花兒。你打扮好了。就在這台上扭個週遭兒。我瞧瞧。我塵土不沾。拍腿就走。說罷。把個盒兒揭開。放在當中桌上。老弟。你說就讓是個泥佛兒罷。可能聽了不動氣。安老爺道。這人豈不是個憊賴小人的行逕了。鄧九公道。哈哈。老弟。你可也莫要小看了他。不想到這等一個人。竟自能屈能伸。有抽有長。說着又乾了一盃。說話的。這個當兒。主客二位已都是五七十大盃過了呼了。褚大娘子在一旁說道。我看老爺子今日的酒又有點兒過去了。人家二叔問的是十三妹。你老人家可先說這些陳穀子爛芝麻的作甚麼。（先經起義。理固宜然。一挑一答。意更醒豁。始悟浮雲宿靄。都為初日張本。迨乎金輪湧現。益覺光芒射人。）鄧九公道。姑奶奶。你當我說的是醉話嗎。要不從這根子上說起。怎見得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風義氣來。見不出那十三妹姑娘的英風義氣。這回書可還有個甚麼大聽頭兒呢。再說人家聽書的。又知道我鄧九公到底是個誰呢。安老爺便接着問道。後來吾兄便怎麼樣呢。鄧九公道。那時我一把無名孽火。從脚跟下直透頂門。只是礙着衆親友。不好動粗。我便變作一番啞然大笑。我說我只道你用個一百萬八十萬的。那可吽短了我了。一萬銀還備得起。回頭我就吽人盤銀子去。在座的衆人還苦苦的相勸道。二位不可過於認真。有我們在此。大家緩商。我便對他大家說道。衆位休得驚慌。我鄧某雖不才。還分得出個是白清濁。這事無論鬧到怎的塲中。絕不相累。霎時把那銀子搬齊。放在當院一張八仙桌兒上。我說朋友。紋銀一萬兩在此。只是我鄧老九的銀子。是憑精氣命脈神掙來的。你這等輕輕鬆鬆。只怕拿不了去。此地却是我的舍下。自古主不欺賓。你我兩家說明。都不許人帮。就在這當塲見個強弱。你打倒了我。立刻盤了銀子去。那怕我身帶重傷。一定抹了脂粉。帶了花朵。湊這個趣兒。萬一我的兵器上沒眼睛。一時傷犯了你。可也難逃公道。說着我便甩了衣裳。拿了我那把保標的虎尾竹節鋼鞭。他也脫去馬褂。抖開他

在南面亮了兵器。就交起手來。及至一交手。纔知他不是五年前的海馬周三了。原來他自從挨了我那一鞭之後便隱項埋頭去練這家武藝。要洗壯牛山前的那一張羞臉。一條鞭使了個風雨不透。休想破他一絲。我兩個來來往往。正鬬得難分難解。只見從正東人羣裡閃一般攛出一個人來。手使一把倭刀。把我兩個的鋼鞭。用刀背兒往兩下裡一挑。說你二位住手。聽我有句公道話講。那時我只道是來幫他的。他只道是來幫我的。各各收回兵器。跳出圈子一看。只見那人身穿素妝。戴着孝髻。斜挎張彈弓兒。原來是個女子。安老爺擎杯道。不必講。這一定是十三妹無疑了。鄧九公綽着那一部長鬍說。老弟。不是他還有誰。那時我同周三兩個纔要合他講話。忽然正西上嗖飛過一枝標來。正奔了那十三妹的胸前。我將說得聲招傢伙。他早把身子一閃。那標早打了空。接着又是第二枝打來。他不閃了。只把身子一蹲。伸手向上一綽。早把那枝標綽在手裡。說時遲。那時快。他把手裡這枝標迎着那枝標發出去。打個正着。只見噹的一聲。冒了一股火星子。噹啷啷兩枝標雙雙落地。那四面看的人。就海潮一般。喝了個連環大彩。那發標的人也不曾露個面兒。早不知嚇到那裡去了。他也更不去尋。更不在意。便向我合周三道。你二位今日這場鬬。我也不問你們是非長短。只是一個靠着家門口兒。一個靠仗着暗器。便那贏了也被天下英雄恥笑。這恥笑不恥笑。卻與我無干。只是我要問問。怎生輸了的。便該擦脂抹粉戴花。難道這脂粉花朵的裡頭。便不許有個英雄不成。如今你兩個且慢動手。這一桌銀子算我的。你兩個那個出頭。合我試鬬一鬬。且看看誰輸誰贏。那個戴那朵花兒。擦那嘴胭脂。抹那臉粉。老弟。那個當兒。劣兄到底比周三多吃了幾年老米飯。一看他那光景。斷非尋常之輩。不可輕敵。纔待合他講禮。那周三見壞了他的道路。又欺那十三妹是個女子。冷不防嗖的就是一鞭。那十三妹也不舉刀相迎。只把身子順着來鞭。翻過腕子。從鞭底下用刀刃往上一磕。喇早把周三的鞭削作兩段。眾人又是聲喝彩。只就那喝彩的聲音裡頭。接着一片喊聲。早從人隊子裡噗噗跳出二三十條捎長大漢來。安老爺問道。這又是些甚麼人呢。鄧九公道。這班人原來是那海馬周三預先呼他的影伴。隨了那起戲子。喬粧打扮。混了進來。預先一個個埋伏在此。那時纔聽得眾人一聲喊。這十三妹早上面一刀。削斷了周三的鋼鞭。下面趁勢就是一個潑腳。把周三踢得爬在地下。他趕上一步。一腳踏住了脊梁。用刀指着那羣賊夥道。你們那個上前。我就先宰了你這匹海馬。作個榜樣。那班人聽了這話。生怕壞了他頭領性命。都嚇得不敢上前。倒退下去。他便對那班賊夥說道。就請你眾人偏勞。把那個紅漆盒兒捧過來。給你這位大王戴上花兒。抹上脂粉。好讓他上台扭給大家看。老弟。你這可就聽出周三的有抽有長兒來了。只聽他爬在地下。高聲叫道。眾弟兄休得上前。這位女英雄也且莫動身。我海馬周三也作了半生好漢。此時我不悔我來得錯。我只悔我輕看了天下的英雄。今日出醜當場。我也無顏再生人世。便是死在你這等一位英雄刀下。也死得值。就請砍下頭去。不必多言。老弟。你只聽聽十三妹這本領。可是脂粉隊裡的一個英雄。英雄隊裡的一個領袖。安老爺用手把桌子一拍。說道。痛快。拿起盃來。一飲而盡。褚大娘子道。二叔怎的儘喝酒。也不用些菜。安老爺道。姑奶奶。你聽你老人家這段話。還抵不得一鍾下酒的美品麼。何用再去吃菜。鄧九公一面喝着酒。一面說道。老弟。這話還算不得下酒的美品呢。你看那十三妹打倒海馬周三。他又言

無數句話。不一席疊兩個指頭。說出一番話來。待為兄慢慢的說與你聽。纔算得酒菜裡的一品美饌海錯。管教你連吃十大碗。還痛快得不耐煩哩。這正是何用漢書來下酒。者番清話也消愁。要知那鄧九公。又向安老爺說出些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

上回書講得是安老爺義結鄧九公。想要借鄧九公作自已隨身的一個貫索蠻奴。為的是先收服了十三妹這條孽龍。使他得水安身。然後自已好報他那為公子解難贈金借弓退寇。並擇配聯姻的許多恩義。又喜得先從褚大娘子口裡。得了那鄧九公的性情。因此順着他的性情。一見面便合他歡飲雄談。從無心閒話裡。談到十三妹。果然引動了那老頭兒的滿肚皮牢騷。不必等人盤問。他早不禁不由口似懸河的講將起來。講到那十三妹刀斷鋼鞭。鬬敗了周海馬。作色掀髯。十分得意。安老爺聽了。說道。這場惡鬬。鬬到後來。怎的個落場呢。鄧九公道老弟呀。那時只怕十三妹聽了海馬周三這段話。一時性起。他把手起一刀。雖說給我贈了光。了我出了氣了。可就難免在場這些親友們受累。正在為難。又不好轉去勸他。誰想那些盜夥。一見他的頭領吃虧。十三妹定要叫他戴花擦粉。急了一個個早丟了手中兵器。跪倒哀求說這事本是我家頭領不知進退。冒犯尊威。還求貴手高抬。給他留些體面。我等恩當重報。只聽那十三妹冷笑一聲說。你這班人也曉得要體面麼。假如方纔這九十歲的老頭兒。被你們一鞭打倒。他的體面安在。再說方纔若不虧你姑娘有接標的手段。着你一標。我的體面安在剌眉弁翦哀梨衆人聽了。更是無言可答。只有磕頭認罪。那十三妹採也不採。使一腳踏定周海馬。一手擎着那把倭刀。換出一副笑盈盈的臉兒。對着那在場的大衆說道。你衆位在此。休猜我合這鄧九翁是親是故。前來幫他。我是個遠方過路的人。合他水米無交。我平生慣打無禮硬漢今日撞着這場是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並非圖這幾兩銀子。說了這話。他然後纔回頭對那班盜夥道。我本待一刀了却這廝性命。既是你衆人代他苦苦哀求。殺人不過頭點地。如今權且寄下他這顆驢頭。你們要我饒他。只依我三件事。第一要你們當着在場的衆位。給這主人賠禮。此後無論那裡見了。不准錯敬。第二這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的周圍百里以內。不准你們前來騷擾。第三你們認一認我這把倭刀合這張彈弓。此後這兩樁東西一到。無論何時何地何人。都要照我的話行事。這三件事。件件依得。便饒他天字第一號的這場羞辱。你大家快快商量回話。衆人還不曾開口。那海馬周三早在地下喊道。只要免得戴花擦脂抹粉。都依都依。再無翻悔。衆人也一疊聲兒合着答應。那十三妹這纔一抬腿。放起周三。那廝爬起來。同了衆人。走到我跟前。齊齊的尊了我聲鄧九公爺。向我搗蒜也似價磕了陣頭。就待告退。老弟古人說的好。得意不可再往。我鄧老九這就忒殺瞧的了。再說也不可向世路結仇。我就連忙扶起他來說。周朋友。你走不得。從來說勝敗兵家常事。又道是識時務者呼為俊傑。今日這樁事。自此一字休提。現成的戲酒。就請你們老弟兄們在此開懷痛飲。你我作一個不打不成相與的交情。好不好。周三他倒也得風便轉。他道。既承台愛。我們就在這位姑娘的面前。從這句話。敬你老人家起。當下大家上廳來。連那在場的諸位也都加倍的高興。我使叫人收過兵器銀兩。重新開戲。洗盞更酌。老弟。你想這個過節兒。得讓那位十三妹姑娘首座。不得我連忙滿



第十六回圖



事的前後因由。劣兄那日要不虧這位十三妹姑娘。豈不在人輪子裡把一世的英名喪盡。你道他怎的算不得我一個恩人。因此那天酒席一散。我也顧不得歇乏了。便要去跟尋這人。這纔據我們莊客們說。這人三日前就投奔到此。那時因莊上正有句當。莊客們便把他讓在前街店房暫住。約他三日後再來。現在他還在店裡住着。我聽了這話。使趕到店裡。合他相見。原來他只得母女二人。他那母親又是個既聾且病的。看那光景。也露着十分清苦。我便要把合周三賭賽的那萬金相贈。爭耐他分文不取。及至我要請他母女到家贍養。他又再三推辭。問起他的來由。他說自遠方避難而來。因他一家孤寡。生怕到此人地生疎。知我小小有些聲名。又有幾歲年紀。特來投奔。要我給他家遮掩個門戶。此外一無所求。當下便合我認作師徒。他自己卻在這東崗上青雲山山峰高處。踹了一塊地方。結幾間茅屋。仗着他那口倭刀自食其力。贍養老母。我除了給他送些薪水之外。憑你送他甚麼。一概不收。只一個月頭裡借了我些微財物。不到半月。他依然還照數還了我了。因此直到今日。我不曾報得他一分好處。安老爺道。據這等聽起來。這人還不單是那長鎗大戰的英雄。竟是個揮金殺人的俠客。我也難得到此。老兄台你合他既有這等的氣誼。怎的得引我會他一會也好。鄧九公聽了這話。怔了一怔。說。老弟若論你合這人。彼此都該見一見。纔不算世上一樁缺陷事。只可惜老弟來遲了一步。他不日就要天涯海角。遠走高飛。你見他不着了。〔六字嗚咽凄楚不減燕丹易水變徵之音〕安老爺故作驚疑問道。這卻為何。只見鄧九公未從說話。兩眼一酸。那眼淚早泉湧一般。落得滿衣襟都是。連那白鬚上也沾了一片淚痕。嘆了一聲道。老弟。劣兄是個直腸漢。肚子裡藏不住話。獨有這樁事。我家裡都不曾提着一字。不信你只問你姪女兒就知道了。原故只因十三妹的這樁事大須慎密。不好泄漏他的機關。如今承老弟你問到這句話。我兩個一見氣味相投。肝膽相照。我可瞞不上你來。原來這位姑娘。他身上有殺父大仇。只因老母在堂無人奉養。一向不曾報得。不想前幾天他這母親又得了一個緊痰症沒了。他如今孝也不及穿。事也不及辦。過了一七。葬了母親。便要去幹這大事。今日他母親死了第四天了。只有明日後日兩天。他此時的心緒。避人還避不及。我怎好引你去見他。我昨日還問他歸期。他說是大事一了。便整歸裝。但這樁事。也要看看個機會。也得了得了事。纔好再回此地。知他是三個月兩個月。老弟你又那裡等得他。便是愚兄這幾日。也正為這事。心中難過。安老爺又佯作不知的道。哦。原來如此。但不知他的父親是何等樣人。因何事被這仇家陷害。他這仇人又是何等樣人。現在在甚麼地方。鄧九公擺手道。這事一概不知。安老爺道。吾兄這句話。是欺人之談了。他既合你有師生之誼。又把這等的機密大事告訴了你。你豈有不問他個詳細原由的理。一句話。把鄧九公問急了。只見他瞪了兩隻大眼睛。嚷起來道。豈有此理。難道我好欺你老弟不成。你是不曾見過他那等的光景。就如生龍活虎一般。大約他要說的話。作的事。你就攔他也莫想攔得個住手住口。否則你使百般問他求他。也是徒勞無益。況且他仇還沒報。這仇人的名兒。如何肯說。我又怎的好問。只有等他事畢回來。少不得就得知這樁快事了。安老爺道。如此說來。此時既不知他這仇人為何人。又不知他此去報仇在何地。他強煞究竟是個女孩兒。千山萬水。單人獨騎。就輕輕兒的說到去報仇。可不覺得孟浪些。在這十三妹的輕年任性。不足深責。只是老哥哥你既受他的恩情。又合他師弟相關。也該阻止他一番。纔是。

怎的看了他這等輕舉妄動起來。鄧九公聽了。哈哈大笑說老弟台我說句不怕你愚量的話。這個事可不是你們文字班兒懂得的講他的心胸本領。莫說殺一個仇人。就萬馬千軍衝鋒打仗也了的了。不用旁人過慮。這是一。二則從來說父仇不共戴天。又道是君子成人之美。使是個漠不相關的朋友。咱們還要勸他作成這件事。何況我合他呢。所以我想了想。眼前的聚散事小。作成他這番英雄豪舉的事大。我方纔極力幫着他。早些葬了他家老太太。好讓他一心去幹這張大事。也算盡我幾分以德報德之心。此時我只有催促他的。怎的老弟你顛倒嗔我不但止他起來。却說安老爺的話一層逼進一層。引得個鄧九公雄辯高談。真情畢露。心裡說道。此其時矣。且等我先收伏了這個貫索奴作個引線。節節不怕那條孽龍不弭耳受教。待他弭耳受教。便好全他那片孝心。成這老頭兒這番義舉。也完我父子的一腔心事。便對鄧九公說道。自來說英雄所見畧同。小弟雖不敢自命英雄。這樁事却合老兄台的見識微微有些不同之處。既承不棄。見到這裡。可不敢不言。只是吾兄切莫作惱。你這不叫作以德報德。恰恰是個以德報怨的反面。叫作以怨報德。那十三妹的一條性命。生生送在你這番作成上了。鄧九公聽了駭然道。哈老弟。你這話怎講。安老爺道。這十三妹是怎的個英雄。我却也只得耳聞。不曾目睹。就據吾兄你方纔的話聽起來。這人大約是一團至性。一副奇才。至性人往往多過於認真。奇才人往往多過於好勝。要知一個人秉了這團至性。這副奇才。來也得天賜他一段至性奇才的福田。纔許他作那番認真好勝的事業。否則一生遭逢不偶。志量不售。不免就逼成一個過則失中的行逕。看了世人。萬人皆不入眼。自己位置的。想比聖賢還要高一層。看了世事。萬事都不如心。自己作來的。要想古今無第二個。干他的事他也作。不干他的事他也作。作的來的他也作。作不來的他也作。不怕自己瀝膽披肝。不肯受他人一分好處。只圖一時快心滿志。不管犯世途萬種危機。久而久之。把那一團至性。一副奇才。弄成一團雄心俠氣。甚至睚眦必報。黑白必分。這等人若不得個賢父兄良師友苦口婆心的成全他。喚醒他。可惜那至性奇才。終歸名隳身敗。如古之屈原賈誼荊軻聶政諸人。道雖不同。同一受病。此聖人所謂質美而未學者也。這種人有個極粗的譬喻。比如那鷹師養鷹一般。一放出去。他縱目摩空。見個狐兔。定要竦翅下來。一爪把他擒住。及至遇見個狡兔黠狐。那怕把他拉到汚泥荊棘裡頭。他也自己不惜毛羽。絕不鬆那一爪。再偶然一個抓不着。他便高飄遠舉。甯可老死空山。再不飛回來重受那鷹師的喂養。這就是這十三妹現在的一副小照真容。據我看他此去。絕不回來。老兄你怎的還妄想兩三個月後。聽他來說那椿快事。鄧九公道。他怎的不回來。老弟你這話我就想不出這個理兒來了。安老爺道。老兄你只想他這仇人。我們此時雖不知底裡。大約不是個甚麼尋常人。如果是個尋常人。有他這等本領。早已不動聲色把仇報了。也不必避難到此。這人一定也是個有聲有勢能生人能殺人的脚色。他此去報仇。只怕就未必得着機會下手。那時大事不成。休見江東父老。便不回來了。此其一。便讓他得個機會下手。他那仇家豈沒個羽翼爪牙。再方今聖朝清平世界。豈是照那鼓兒詞上頑得的。一個走不脫。王法所在。他也便不得回來了。此其二。再讓他就如妙手空空兒一般。報了仇。竟有那本領潛身遠禍。他又是個女孩兒家。難道還披髮入山不成。況且聽他那番冷心冷面。早同枯木死灰。把生死關頭看破。這大事已完。還有甚的依戀。你只聽他合你

着那杯殘酒發怔。這個當兒褚大娘子。又在一旁說道。老爺子聽見了沒有。我前日合你老人家怎麼說來着。我雖然說不出這些講究來。我總覺一個女孩兒家大遠的道兒。一個人兒跑。不是件事。你老人家只說我不懂這些事。聽聽人家二叔這話。說的透亮不透亮。那老頭兒此時。心裡已是七上八下。萬緒千頭。再加上女兒這幾句話。不覺急得酒湧上來。把一張肉紅臉。登時扯耳朶帶顋頰。彆了個漆紫。頭上熱氣騰騰出了黃豆大的一腦門子汗珠子。拿了條上海布的大手巾。不住的擦。半天從鼻子裡哼出了一股氣來。望着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我越想你這話越不錯。真有這個理。如今剩了明日後日兩天。他大後日就要走了。這可怎麼好。安老爺道。事情到了這個場中。只好聽天由命了。那還有甚沒法兒。鄧九公道。咳。豈有此理。人家在我跟前。盡了那麼大情。我一分也沒得補報。人家這會子生生的。把他送到死道兒上去。我鄧老九這罪過。也就不小。就讓我再活八十七歲。我這心裡可有一天過得去呀。他女兒見父親真急了。說道。你老人家先莫焦躁。不如明日請上二叔。帮着再攔他一攔去罷。那老頭兒聽了。益發不耐煩起來。說姑奶奶你這又來了。你二叔不知道他。難道你也不知道他。喝你看他那性子脾氣。你二叔人生面不熟的。就攔得住他了。安老爺道。這話難說。只怕老哥哥你用我不着。如果用得着我。我就陪你走一遭。俗語說的天下無難事。只怕死求白賴。或者竟攔住他。也不可知。鄧九公聽了這句話。伸腿跳下炕來。爬在地下。就磕個頭。說老弟。你果然有這手段。你不是救十三妹。真算你救了這個哥哥了。慌得安老爺也下炕還禮。說老哥哥不必如此。我此舉也算為你。也算為我。你只知那十三妹是你的恩人。却不知他也是我的恩人哩。鄧九公更加詫異。慌讓了安老爺歸坐。問道。他怎的又是你的恩人起來。安老爺這纔把此番公子南來十三妹在茌平悅來店。怎的合他相逢。在黑風崗能仁寺。怎的救他性命。怎的贈金聯姻。怎的借弓退寇。那盜寇怎的便是方纔講的那牤牛山海馬周三。見了他那彈弓。怎的立刻備了人馬。護送公子。安穩到淮。公子又怎的在廟裡落下一塊寶硯。十三妹他怎的應許我尋弓說送這雕弓。取那寶硯。自己怎的感他情意。因此辭官。親身尋訪的話。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鄧九公這纔恍然大悟。說怪道呢。他昨日忽然交給我一塊硯台。說是一個人寄存的。還說他走後。定有人來取這硯台。並送還一張彈弓。又囑我好好的存着那彈弓。作個記念。我還問他是個何等樣人。他說都不必管。只憑這寶硯。收那雕弓。憑那雕弓。付這寶硯。萬不得錯。路上的這段情節。他並不曾提着一字。再不想就是老弟合賢姪父子。這不但是這樁事裡的一好機緣。還要算這回書裡的一個好穿插呢。說着直樂得他一天煩惱。丟在九霄雲外。連叫快拿熱酒來。安老爺道。酒彀了。如今既要商量正事。我們且撤去這酒席。趁早吃飯。好慢慢的從長計較。怎的個辦法。褚大娘子也說有理。老頭兒沒法。說道我們再取個大些的杯子。喝他三杯。痛快痛快。說着取來。二人連乾了三巨觥。恰好安公子已吃過飯。同了褚一官過來。安老爺便把方纔的話大畧合他說了一遍。公子請示道。既是這事有個大槩的局面了。何不打發戴勤去先回我母親一句。也好放心。鄧九公聽了道。原來弟夫人也同行在此麼。現在那裡。褚大娘子也說。既那樣。二叔可不早說。我們娘兒們也該見見親熱親熱。再說既到了這裡。有個不請到我家吃杯你的。鄧九公也道。可是的。立刻就要着人去請。安老爺道。且莫忙。如今這十三妹既找着下落。便姑奶奶你不去紆他同媳婦也必到莊奉候

好去見那位十三妹姑娘。今日這天也不早了。而且不可過於聲張。因吩咐公子道。不必叫戴勤去。留下他我另有用處。就打發華忠帶了隨緣兒去。把這話密密的告訴你母親合你媳婦。也通知你丈人丈母。就請你母親合媳婦坐輛車兒。止帶了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明日照起早上路的時候。從店裡動身。只說看個親戚。不必提別的話。留你丈人丈母合家人們在店裡料行李。他二位自然也惦着要來。且等事體定規了。再說這話。你把華忠叫來。我當面告訴他。外面不可聲張。褚一官道。我去罷。一時叫了華忠並隨緣兒來。安老爺又囑咐一遍。又叫他到一旁耳語了一番。只聽他答應。卻不知說的甚麼。老爺因向褚一官道。這一路不通車道罷。鄧九公道。從桐口往這路來沒車道。從這裡上往平去有車道。我們趕買賣運糧食都走這股道。褚大娘子又向褚一官道。叫兩個妥當些的莊客同他爺兒們去。老爺道。兩個人够了。這一路還怕甚麼。不成。褚大娘子道。不是怕甚麼。一來這一路岔道兒多。防走錯了。二來我們也該專個人去請一請。三來大短的天。我瞧明日這話說結了。他娘兒這一見。管取捨不得散。我家只管有的是地方兒。可沒那些乾淨鋪蓋。叫他們把家裡的大車套了去。沿路也坐了人。也拉了行李。褚一官道。索興再備上兩個牲口騎着。路上好照應。說着。同了華忠父子。出去打發他們起身去了。鄧九公先就說好極了。因又向安老爺道。老弟。看我說我的事。都得我們這姑奶奶。不是。褚大娘子道。是了。都得我。喲。到了留十三妹。我就都不懂了。鄧九公哈哈的笑道。這又動了姑奶奶脾氣了。大家說笑一陣。鄧九公又去周旋公子。一時又打一路拳給他看。一時又打個飛脚給他看。褚大娘子在旁。一眼看見公子把那香袋兒合平口抽子都帶在身上。說道。大爺你真把這兩件東西都帶上了。你看叫你的那活計。一趁這兩件越發得樣兒了。公子說我原不要帶的。姨奶奶不依麼。我沒法兒。只得把二百錢掏出來交給我嬤嬤爹。纔帶上的。安老爺道。姑奶奶。你這麼這等稱呼他。褚大娘子道。二叔使得我們叫聲二叔。就同父母似的。這大爺跟前。我可怎麼好老大老大的叫他呢。我們還論我們的。萬一我有一天到了二叔家裡。我還合他充續嬤嬤姑姑呢。因問着公子道。是不是。公子也只得一笑。安老爺道。那我們又不敢那樣論法了。說話間。那位姨奶奶早已帶了人把飯擺齊。安老爺坐下看了看。也有廚下打發的整桌雞魚菜蔬合麥的白鴨子白煑肉。又有褚大娘子裡邊弄的家園裡的瓜菜自己醃的肉腥。並現拉的過水麪。現蒸的大包子。老爺在任上吃了半年來的南席。又吃了一道兒的頓飯。乍吃着這些家常東西。轉覺得十分香甜可口。只見鄧九公他並不吃那些菜。一個小小子兒給他捧過一個小缸盆大的霽盬海碗來。盛着滿滿的一碗老米飯。那個又端着一大碗肉一大碗湯。他接來把肉也倒在飯碗裡。又添了半碗白湯。拿筷子拌了崗尖的一碗。就着辣鹹菜。唿嚕嚕嚕吱吱。不上半刻。吃了個罄淨。老爺這裡纔吃了一碗麪。添了半碗飯。因道。老哥哥的牙口竟還好。他道。不中了。右邊兒的槽牙活動了一個了。一時飯畢。便挪在東間一張方桌前坐。便有小小子給安老爺端了盥漱水來。鄧九公卻不用盥漱。只使一個大錫漱口碗。自己端着出了屋子。大漱大喀的鬧了一陣。把那水都噴在院子裡。回首又見那姨奶奶給他端過一個揚州千層板兒的木盆來。裝着涼水。說老爺子使水呀。那老頭兒把那將及二尺長的白鬍子放在涼水裡湃了又湃。油了又油。鬧了半日。又用烤熱了的乾布手巾沍一回。擦一回。然後用個大木梳梳了半日。收拾得十分潔淨光

吃罷了飯諸事了當他卻耐不得了向安老爺道老弟你快把明日到那裡怎的個說法告訴我罷（提挈有力）安老爺道既如此大家都坐好了當下安老爺同鄧九公對面坐了叫公子同褚一官上面打橫褚大娘子也在下面坐了褚一官坐下就開口道我先有句話明日如果見了面老爺子你老人家可千萬莫要性急索興讓我們二叔先說安老爺道不必講這齣戲自然是我唱也得老兄給我作一個好場面還得請上姑爺姑奶奶走走場並且還得今日趁早備下一件行頭鄧九公問道怎的又要甚麼行頭安老爺道大家方纔不說這姑娘不肯穿孝嗎如今要先把這件東西給他趕出來臨時好用褚大娘子忙道都有了那一天我瞧着他老太太那光景不好我從頭上直到腳下以至他的鋪蓋坐褥都給他張羅妥當了他拿去執意不穿是去報定了仇了可叫人有甚麼法兒呢老爺道有了更好鄧九公便道老弟你可別硬作研不是我毛草他那脾氣性子可真累贅安老爺笑道不妨若無破浪揚波手怎取驪龍頷下珠就是老媽媽論兒也道是沒那金鋼鑽兒也不攬那磁器傢伙你看我三言兩語定叫他歇了這條報仇的念頭不但這樣還要叫他立刻穿孝盡禮不但這樣還要叫他扶柩還鄉不但這樣還要叫他雙親合葬不但這樣還要給他立命安身那時纔算當完了老哥哥的這差了結了我的這條心願鄧九公道老弟我說句外話你莫要鋪張了罷老爺道不然這其中有個原故等我把原故說明白大家自然見信了但是這事不是三句五句話了事的再也定法不是法我們今日須得先排演一番但是這事卻要作得機密雖說你這裡沒外人萬一這些小孩子們出去不知輕重露個一半句那姑娘又神通儻被他預先知覺了於事大為無益如今我們拿分紙墨筆硯來大家作個筆談（以筆談伏下脫盡恒蹊由是兼許讀者豫知之則口說幾句不許讀者與知之則筆寫幾行擒控縱送無不如志文心狡獪至此已極）只不知姑奶奶可識字不識褚一官道他認得字字兒比我深還寫得上來呢老爺道這尤其巧了說着褚一官便起身去取紙筆

列公趁他取紙的這個當兒說書的打個岔你看這十三妹從第四回書就出了頭無名無姓直到第八名他纔自己說了句人稱他作十三妹究竟也不知他姓甚名誰甚麼來歷這書演到第十六回了好容易盼到安老爺知道他的根底這可要聽聽他的姓名了又出了這等一個西洋法子要鬧甚麼筆談豈不惹聽書的心煩性燥麼列公且耐性安心少煩勿燥這也不是我說書的定要如此這稗官野史雖說是個頑意兒其為法則如文章家一也必先分出個正傳附傳主位賓位伏筆應筆虛寫實寫然後纔得有個間架結構即如這段書是十三妹的正傳十三妹為主位安老爺為賓位如鄧褚諸人并賓位也佔不着只算個願為小相焉但這十三妹的正傳都在後文此時若縱筆大書就佔了後文地步到了正傳寫來便沒些些氣勢味同嚼蠟若竟不先伏一筆直待後文無端的寫來這又叫作沒來由又叫作無端半空伸一腳為文章家最忌然則此地斷不能不虛寫一番虛寫一番又斷非照那稗官家的附耳過來如此如此八個大字的故套可以了事所以纔把這文章的筋脈放在後面去魂魄提向前頭來（平序与實其弊也直泛語蹈空其弊也率忽聞異覺壁壘一新）作者也煞費一番筆墨然雖如此列公卻又切莫認作不過一番空談後面自有實事把他輕輕放過去要聽他這段虛文合後面的實事卻是逐句逐字針鋒相對列公樂得分破許精神尋些須趣味也剪斷殘言卻說那褚一官取了紙筆墨硯來安老爺便研得墨濃蘸得筆飽手下一面寫口裡一面說道九兄你大家要知那十三妹的

根底須先知那十三妹的名姓因寫了一行給大家看道那姑娘並不叫作十三妹他的姓是這個字他的名字是這兩個字他這十三妹三字就從他名字上這字來的大家道哦原來如此安老爺又寫了一行指道他的父親是這個名字是這等官他家是這樣一個家世鄧九公道如何我說他那等的氣度斷不是個民間女子呢這就無怪其然了諸大娘子道這我又不明白了既這樣說怎他的又是那樣個打扮呢安老爺道你大家有所不知因又寫了幾句給大家看道是這樣一個原故就如我家這個樣子也儘有大家聽了這纔明白安老爺又道你大家道他這仇人是誰真算得個天大地大希大無大不大的大腳色因又寫了幾個字指給衆人看道便是這個人鄧九公道啊吹他怎的會惹着這位太歲去合他結起仇來（不占實亦不蹈空極醒豁仍極含蓄宛如寒山夜火滅明林外又似游龍戲空有東雲出鱗西雲露爪之奇）安老爺道他父親合那人是個親臨上司屬員怎生敢去合他結仇就為了這姑娘身上的事說着又寫了兩句指道便是這等一個情節無奈他父親又是個明道理尚氣節的人不同那趨炎附勢的世俗庸流見他那上司平日如此如此更兼他那位賢郎又是如此如此任他那上司的百般牢籠這事他絕不吐口應許那一個老羞成怒就假公濟私把他參革拿問在監因此一口暗氣而亡那姑娘既痛他父親的含冤更痛那冤由自己而起這便是他誓死報仇的根子鄧九公聽了輪起大巴掌來把桌子拍的山响說道這事叫人怎生耐得只恨我鄧老九有了兩歲年紀家裡不放我走不然的時候我豁着這條老命走一盪到那裡怎的三拳兩脚也把那廝結果了安老爺道不勞你老兄動這等大氣因又寫了一行指道這人現在已是這等光景了鄧九公道是呀前些日子我也模模糊糊聽見誰說過一句來着因是不干己事就不曾留心去問這也是朝廷無私天公有眼這等說起來這姑娘更不該去了褚大娘子笑道誰倒底說他該去來着都不是你老人家甚麼英雄咧豪傑咧又是甚麼大丈夫烈烈轟轟作一塲咧鬧出來的嗎鄧九公呵呵的笑道我的不是我就知道有這些彎子轉子嗎安老爺道這話倒不可竟怪我們這位老哥哥我若不來你大家從那裡知道起便是我雖知道若不知道底裡方纔也不說那等的滿話至於我此番來還不專在他救我的孩子的這樁事上因又寫了幾句道我們兩家還多着這樣一層是如此如此便是這姑娘我從他懷抱兒時候就見過算到如今恰恰的十七年不曾見着自他父親死後更是不通音問這些年我隨處留心逢人便問總不得個消息直到我這孩子到了淮安說起路上的事來我越聽越是他如今果然不錯你看我若早幾日到沒他母親這樁事便難說話再晚幾日見不着他這個人就有話也無處可說如今不早不晚恰恰的今日我兩人相聚這豈是為你我報德湊的機緣這真是上天監察他那片孝心從前叫他自己造那番分救你我兩家的因今日叫你我兩個結合救他一人的果分明是天理人情的一樁公案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據此看去明日的事只怕竟有個八分成局哩褚一官道豈但八分十成都可保安爺說這也難道明日只怕還得大大的費番唇舌（提筆筋節）我們如今私塲演官塲可就要串起這齣戲來了說着那位嬷奶奶送過茶來大家喝着茶那姨奶奶便湊到褚大娘子耳邊嘁喳了幾句（橫風吹斷）褚大娘子笑着縐縐眉道咳不用啲鄧九公道你們鬼鬼祟祟又說些甚麼褚大娘子笑着說不用問了鄧九公這幾日是時刻惦着十三妹生怕他那邊有個甚麼岔兒迫着要問（語不離宗則神不外散豈復尋常料識）那姨奶奶忍不住自己說道[illegible]

麼着。你只別來攪。就悞人家聽書。一時茶罷笑止。鄧九公道。如今這個人的來歷是澈底澄清的明白了。只是老弟用何等妙計能叫他照方纔說的那樣遵教呢。安老爺道。從來只聞定計報仇。不曾見過定計報恩。定計報恩簇新花樣報恩必須定計則施者之不願報可知欲定計則受者之不忘報可知自第十三回以來曰以報恩為事曰以定計報恩為事歷第二十六回計始定第二十八回恩纔報卿吿龍媒之言曰勉力報恩蓋至是報恩之計大功於以告成然而這個人的情性。非用條妙計。斷斷制他不住。制他不住。你我這報恩的心。也無從盡起。等我寫出一個畧節來。大家商議。說着就提筆。一條一條的寫了一大篇。便望着鄧九公褚家夫妻道。我們此去。我不必講。自然是從送還這張彈弓說起。但是第一。只愁他收了彈弓。不肯出來見我。便有話也沒處說了。明日卻請你爺兒三位借椿事兒分起先去。我後我再作怎般個行逕而來。到那裡。九兄你卻如此如此說。我便如此如此說。卻勞動姑奶奶。這般這般的。暗中調度。便不愁他不出來見我了。及至我見着了他。他還愁心交代彈弓之後。我只管問長問短。他卻一副冰冷的面孔。寡言寡笑。我縱然有話。從那裡說起。我便開口先問怎的一樁事。不愁他不還出我個實在來。我聽了便想作這般一個舉動。他若推托。卻請九兄從旁如此如此的一團和我。使得又進一步。直入後堂了。及至到了裡面。我一面參靈禮拜。假如他還過禮。依然孝子一般伏地不起。難道我好上前拉他起來合我說話不成。卻得姑奶奶姑奶奶一位如此的一周旋。一位再如彼的一指點。九兄又從中作個代東陪客。我就居然得高坐長談了。坐下我開口第一句可便是這句話。他絕不肯說到報仇原由。一定的用淡話支吾他。但一支吾。我第二句便是這句話。安老爺說到這裡。褚一官道。說是這等說。二叔你老也得悠着來呀。作者自係以褚一之膽怯襯安老之膽壯實則褚老一輩灼於鄧九公十三妹兩位氣燄之間久領大教一筆寫出安老爺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然的一激。怎生激得出他報仇的那句話來。鄧九公道。有理。不錯的。就是這等。不妨。便是他有甚話說。有我從中和解呢。安老爺道。到那時節。倒用不着和解。你但如此如此作去。他自然沒話可說。但是這節關目。老兄你可得作的像。我再如此用話一敲打。一定要叫他自己說出這句報仇的話來。纔罷。鄧九公道。他始終不說也難。安老爺道。老兄你要知他是好勝不過的人。怎肯被人尋着短處。有那等一句話在前頭。便不容他不說了。但是說雖說了。還遠遠的問他那仇人的姓名。可休想他說出來了。問來問去。不等他說。我便一口道破。鄧九公拍手道。好。安老爺道。九兄。你莫先贊好着。你須知他又是個機警不過的人。這樁事合那仇人的姓名。無一刻不橫在他心頭。卻又萬分的機密。防着洩露。忽然的被一個蓦生人當面叫破。他如何不疑難保不無一場大動作。果的。如此。此番卻得仗老兄你解和了。鄧九公道。便是這樣。也不防事。他雖是難纏。卻不蠻作。你只看他作過的那幾樁事。就是個樣子了。老爺道。只要成全了他。就你我吃些虧。也說不得。等過了這關。我卻把他那仇人的原委說來。這卻得大費一番唇舌。纔平得他那口盛氣。等到把這事的原委說明。這是有證有據。共聞共見的事情。難道這怕他不信。一定要去報仇不成。鄧九公道。是呀。到了這個場中。就算完了。安老爺道。完了未必呀。只怕還有大未完在後頭呢。老兄。你切莫把他平日的那番俠烈。認作他的得意。那他條腸子是凉透了。那片心是横絕了。也只為他父母這兩樁大事未完。弄成這等一個游戲三昧樣子。如今不幸。母親已是死了。再聽得父仇不消報了。可防他頓生他變。這倒是一樁要緊的關頭。褚大娘子道。不妨。那等我勸他。老爺道。這是豈勸得轉的。你爺兒三個。只要保護得他那一時的平

地風波。此後的事。都是我的責成。只消我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一片說詞。管取他一片雄心俠氣。立地化成宛轉柔腸。好叫他向那快活場中安身立命也。鄧九公聽完。不住點頭咂嘴。撫掌撚鬚。說道。老弟呀。愚兄闖了一輩子。沒服過人。今日遇見老弟。你了。我算孫大聖見了唐長老了。你們念書的心裡。真有點子道理子。說着把那字紙撕成條兒。莫撕莫撕我要看看一笑交與褚一官。拿去燒了。以防泄露。安公子也便站起身來。外面去坐。只有褚大娘子。只管在那裡坐着。默默出神。安老爺道。姑奶奶怎麼沒話。難道你捨不得你那世妹還鄉不成。褚大娘子道。他這樣的還鄉。不強似他鄉流落。豈有不願意之理。只是我方纔通前徹後一想。這件事。二叔。你老人家料估得。防範得。計算得。都不差。便是有想不到的想過去的去處。以撇為補見褚大娘之用心精細然此閒人之用筆周匝益見有這大譜兒在這裡。臨時都容易作。只是你老人家方纔說的。給我那十三妹妹子安身立命這句話。究竟打算怎的給他安家。怎的給他立命。何必索興說來。我們聽聽也得放心。好哇好哇我們聽聽我們說書的也得放心我們聽書的也得放心安老爺道。這不過等完事之後。給他說個門戶相對的婆家。選個才貌相當的女壻。便是他的安身立命了。姑奶奶。你還要怎樣。褚大娘子道。我都有個見識在此。因望着他父親。合安老爺。悄悄兒的道。我想莫如把他如此這般的一辦。如此這般我們聽書的沒聽見連我們說書的也沒聽見豈不更完成一段美事。鄧九公說好好哇。我怎的就沒想到這裡。老弟不必猶疑。就是這樣定了這事。咱們也在明日定規。從明日起。掃地出門。愚兄一人包辦了。安老爺連忙站起身來向褚大娘子道。賢姪女。我的心事。被你一口道着了。但是這樁事大不容易。因又向鄧九公道。老哥哥你明日切切不可提起。不獨今日沒聽見連明日還見沒聽見儻提着一字。管取你我今日這片心神。都成畫餅。所關匪細。且作緩商。這正是。笠頓金籠關玉鳳。安排寶鉢兒神龍。要知安老爺鄧九公次日怎的去見那十三妹。下回書交代

第十七回

隱名姓巧扮作西賓　借雕弓設局賺俠女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的是安老爺同公子到了褚家莊。會着鄧九公。合褚家夫妻說起那十三妹姑娘葬母之後。要單人獨騎。遠去報仇。他安鄧兩家都受過十三妹從前相救之恩。正想報答。棄慮那姑娘此去。輕身犯難。難免有些差池。想要留住他這番遠行。又料着那位姑娘俠腸烈性。定是百折不回。斷非三兩句留得住他。因此大家密密的定了一條連環妙計。當下計議得妥當。安老爺同公子便在褚家住下。褚家夫婦把正房東院小小的幾間房子收拾出來。請老爺公子住歇。這房子是個獨門獨院。原是褚一官設榻留賓之所。這晚褚一官便在外相陪。一宿無話。安老爺心中有事。天還沒亮。一覺醒在枕上。聽得遠寺鐘鼓。沿村雞唱。林鴉簷雀。格磔弄晴。便聽得鄧九公在那裡催着那些莊客長工們起來打水熬粥。放牛羊。餵牲口。打掃莊院。接着就聽得掃葉聲。叱犢聲。桔槔聲。此唱彼和。大有那古桃源的風景。老爺公子也就起來盥漱。鄧九公便過來陪坐。安老爺也道了昨日的奉擾。鄧九公道。老弟咱們也不用喝那早粥了。你姪女兒那裡。給你包的煑餃子也得了。偺們就趁早兒吃飯。褚一官早張羅着送出飯來。又有老爺公子要的小米麪窩窩頭。黃米麪烙糕子。大家飽餐一頓。吃過了飯。那太陽不過纔上樹梢。早見隨緣兒挽着衣裳。提着馬鞭子。雞叚叙的跑進來。老爺問道。路上沒甚麼人兒。你又跑在頭裡來作甚麼。你來的時候。太太動身





見張姑娘都覺詫異只道十三妹姑娘怎生倒會了安太太同來了呢及至細看纔看出他合十三妹面目雖然相像精神迥不相同一時大家相見老爺迎着太太一面走着一面便問了一句道我昨日叫華忠的東西趕上了不曾太太道得了帶了來了老爺又道太太想着可該如此太太道實在該的只是那裡補報的過人家來哟老爺道正是了我們得盡一番心且盡一番心鄧九公聽了這話摸不着頭腦但是人家兩口兒叙家常可怎好插嘴去問呢只得心中悶悶的猜度（此等處不言則嫌漏言之又嫌贅以撇為補斟酌得宜）說話間大家一路穿過前廳到了正房這其間鄧九公見了安太太合張姑娘自然該有一番應酬安太太張姑娘見了褚大娘子也自然該有一番親熱那位姨奶奶從中自然也該畧畧點綴隨緣兒媳婦也該拜見拜見續姑婆他家那些村婆兒從不曾見過安太太這等旗裝打扮更該有一番指點窺探無如此時安老爺是忙着要講十三妹安太太張姑娘是忙着要問十三妹聽書的是忙着要聽十三妹說書的只得一張口說不及八面的話只得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筆勾消作一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那安太太合張姑娘本是打了坐尖來的褚大娘子卻又豐豐盛盛備了一桌飯太太不好卻他美意只得又隨意吃了些他又叫人在外面給那些車馬跟人賁的白肉下得新麪過水合漏裡裡外外上上下下轟轟亂亂匆匆忙忙的吃了一頓飯把個褚大娘了忙了個手脚不閒須臾飯罷安老爺又囑咐太太合媳婦只在莊上相候等自己見過十三妹再叫人來送信便同鄧九公褚家夫妻分了前後起身迤邐往青雲山而來話分兩頭如今書中單表十三妹自從他母親故後算來已是第五日只剩明日一天後日葬了母親就要遠行去幹那椿報仇的大事這日清早起來便把那點薄薄家私歸了三口箱子一切陳設器具鋪墊以至零星東西都裝在櫃子裡把些粗重傢伙并罈子裡的鹹菜鋼裡的米養的鷄鴨還有積下的幾十串錢都散給看門的莊客長工合近村平日服侍他母親的那些婦女又把自己的隨身行李放在手下一切了當覺得這事作得海枯石爛雲淨天空何等乾淨俐脫胸中十分痛快纔得坐定早見鄧九公走進門來他便起身迎着笑道你老人家不說今日要歇半天兒嗎怎的倒這麼早就來了鄧九公道我何嘗是要歇着只因惦記着那繩槓怕他們弄的不妥當咱們這裡雖說不短人抬都是些劣把這是你老太太黃金入櫃萬年的大事要有一點兒不保重姑娘我可就對不起你了所以我要趁今早在莊上看着打點好了誰知昨日回去見他們已經弄妥當了我想只有今日一天明日是個半宿這些遠村近隣的必來上上祭怕沒工夫繩槓既弄妥當了莫若趁今日偺們把他作好了也省得臨時現忙你想是這麼着十三妹道這全仗你老老人家我再無可說了正說着只見褚大娘子也來了跟着兩個老婆子兩個笨漢一個背着個鋪蓋捲兒一個抱着個大包袱姑娘望着他道這作甚麼呀我這裡的東西還嫌歸着不清楚呢你又扛了這麼些東西來了褚大娘子道我想明日來的人必多你得在靈前還禮分不開身張羅張羅人哪歸着歸着屋子啊那不得人呢再就剩這兩天了知道你此去偺們是一個月兩個月纔見我也合你親熱親熱所以我帶了鋪蓋來打算住下省得一天一盪的跑姑娘道難為你這等想得到只是歸着屋子可算你誤了不信你看我一個人兒一早的工夫都歸着完了褚大娘子一看果見滿屋裡都歸着了個清淨箱子櫃子都上了鎖只見炕上幾件鋪墊合隨手應用的家伙不曾動因問道你這

可忙甚麼呢你走後交給我給你歸着還不放心哪姑娘道不是不放心因指着那箱子道這裡頭還剩我母親合我的幾件衣裳母親的衣
也不忍穿我那顏色衣裳又暫且穿不着放着白糟塌了你都拿去你留下幾件其餘的送你們姨奶奶剩下破的爛的都分散給你家那些
媽媽子們零零星星的東西都在這兩頂櫃子裡你也叫人搬了去不要緊的傢伙我都給了這裡照應服侍的人了也算他們伺候我母親
一場鄧九公聽見道姑娘你幾天兒就回來這些東西難道回來就都用不着了叫個人在這裡看着就得了何必這等十三妹道不然一則
這裡頭有我的鞋腳兒不好交在他們手裡再說回來難道我一個人兒還在這山裡住不成自然是跟了你老人家去那時我短甚麼要甚
麼還怕你老人家不給我弄麼鄧九公道就是這樣你也得帶些隨身行李走呀十三妹指着炕裡邊的東西說道你老人家看那一條馬褥
子一個小包袱捲兒裡頭還包着二三十兩碎銀子再就是那把刀那頭驢兒便是我的行李了還要甚麼鄧九公看他作的這等斬鋼截鐵
心裡想到昨日安老爺的話真是大有見識暗暗佩服還要說話褚大娘子生怕他父親一陣嘮叨露了馬脚便攔他道你老人家不用合他
說了他說怎麼好就怎麼好罷我算纏不清我們這位小姑奶奶就完了十三妹聽了這纔歡歡喜喜的把鑰匙交給褚大娘子收了說話間
聽得門外一陣喧嘩原來是褚一官押了繩槓來了只見他進門就叫道老爺子都來了擱在那裡呀鄧九公道你把那大槓順在外頭肩槓
繩子墊子都堆在這院子裡你歇會子偺們就作起來褚一官道還歇甚麼大短的天歸着歸着偺們就動手啊說着出去便帶着人把那些
東西都搬進來早有在那裡幫忙的村婆兒們泡了一大壺茶擱在那裡從來武不善作鄧九公合褚一官便都摘了帽子甩了大衣盤上辮
子又在短衣上撚緊了腰叫了四個人進來捆那繩槓褚一官料理前頭鄧九公照應後面那四個長工裡頭有一個原是抬槓的團頭出身
只因有一膀好力氣認識鄧九公便投在他莊上只聽他說怎樣的安耐磨兒打底盤兒拴腰攔兒撕象鼻子坐卧牛子一口抬槓的行話（此等行話不知作者從何得來）他翁婿兩個也幫着動手十三妹只合褚大娘子站在一邊閒話看着那口靈柩無一分悲感留念的光景卻說鄧九公褚一官
正在那裡帶了四個工人盤繩的盤繩穿槓的穿槓忙成一處只見一個莊客進來望着褚一官說道少當家的外頭有人找你老說話他爺
兒三個早明白是安老爺到了只見褚一官一手揪着把繩一脚蹬着槓抬頭合那莊客道有人找我說話你沒看見我手裡做着活呢嗎有
甚麼話你叫他進來說不結了莊客道不是這村兒的人哪褚一官道你瞧這個死心眼兒的憑他是那村兒便是偺們東西兩莊的人誰又
沒到過這院子裡呢那莊客搖頭道咧也不是偺莊兒上的呀是個遠路來的褚一官道遠路來的誰呀莊客道不認識他麼我問他貴姓他
說你老見了自然知道他還問偺老爺子來着呢褚一官故意歪着頭縐着眉想道這是誰呢他怎麼又會找到這個地方兒來呢那莊客道
誰知道哇褚一官低了低頭又問道你看看是怎麼個人兒呀那莊客道我看看只怕也是偺們同行的爺們我見他也背着像老爺子使的
那麼個彈弓子麼褚一官又故作猜疑道你站住同行裡沒這麼一個使彈弓子的呀說着隔着那座靈位便叫了鄧九公一聲如今書裡且
按下褚一官這邊再講那鄧九公卻說他站在那棺材的後頭看了兩個長工做活越是褚一官這裡合人說話他那裡越吵吵得緊一會兒
又是那般[illegible]

來問作嗎呀褚一官道你老人家知道偺們這親裡頭有位使彈弓子的嗎他揚着頭想了一想說有哇走西口外的在教馬三爸他使彈弓子你這會子想起甚麼來了問這話褚一官道你老人家纔沒聽見說嗎鄧九公道我只顧做活誰聽見你們說的是甚麼褚一官便故意把那莊客的話又向他說了一遍他道不就是馬三爸來了因問那莊客道這個人有多大年紀兒了莊客道看着中個五十歲光景鄧九公道這就不對了馬三爸比我小一輪屬牛的今年七十一再說他也歇馬兩三年了這一向總沒見他稍個書子來這人還不知是有哇是沒了呢說着又合那工人嚷道你那套兒打那麼緊回來怎麼穿肩槓啊更不說合褚一官答話〔此老真會唱戲一似毫沒要緊全不關心者然〕書中卻再敍下鄧九公這邊單表那十三妹只見他默默的聽了半日眼睛一轉像是打動了來甚麼心事列公從來俗語說的再不錯道是無心人說話只怕有心人來聽何況是兩個有心的裝作個無心的彼此一荅一合說話傍邊聽話的又本是個有心人從無心中聽得心裡的一句話憑他怎的聰明有個不落圈套的麼所以姑娘起先聽着鄧九公褚一官合那莊客三人說話還不在意不過睜着兩隻小眼睛兒不瞪兒不瞪兒的在一旁聽熱鬧兒及至褚一官問出那句背着張彈弓的話鄧九公又問出一句那背彈弓的人約莫五十歲光景的話正碰在心坎兒上因向鄧九公道師傅你老聽這豈不是那個話來了嗎鄧九公又粧了一個楞那話呀姑娘道瞧瞧你老人家可了不得了可是有點子真悖悔了〔可憐鄧老忠於為謀只防人家生疑不顧自己捱罵〕我前日交給你老人家那塊硯台的時候怎麼說的鄧九公道是啊要果然是這樁事可就算來的巧極了一則那東西是你一件家傳至寶我呢如今又不出馬了你走後我留他也是無用倒是你此番遠行帶去是件當戲的傢伙就只是這塊硯台偏偏的我前日又帶回二十八棵紅柳樹西莊兒上收起來了如今人家交偺們的東西來人家的東西咱們倒一時交不出去怎麼樣呢褚大娘子一旁說道那也不值甚麼叫他姐夫出去見見那個人叫他把彈弓子留下讓他到咱們東莊兒住兩天等你老人家完了事再同了他到西莊兒取那塊硯台給他又有甚麼使不得的十三妹先說有理鄧九公也合褚一官道也只好這樣姑爺你就去見見他留下那弓我不耐煩出去了褚一官便丟下這裡的事忙着衣服戴帽子姑娘笑道一哥你不用儘着打扮了你只管見去罷管你一見就認得還是你們個親戚兒呢你收了那弓可不必讓他進來褚一官道我的親戚兒我從那裡來這麼一門子親戚兒呀說着穿戴好了便出去見那人去且住這姑娘的這話又從何而來呢當日他同安公子張金鳳柳林話別的時候原說定安公子到了淮安尋他奶公華忠到後打發華忠來送這彈弓我着褚一官轉尋鄧九公取那硯台這姑娘又素知華忠合褚一官的前妻是嫡親兄妹如今聽說得這送彈弓的正是個半百老頭兒可不是華奶公是兀誰因此鬧了這麼一句俏皮話兒自己想着這是只有我一個人心裡明白你們大家都在鐔子胡同呢說想褚一官出去沒半盞茶時依然空手回來一進屋門先擺手道不行不行不但我不認得他這個人來得有點子酸溜溜還外帶着挺累贅我問了問他他說姓尹從淮安來那弓合硯台倒說得對及至我叫他先留下那弓他就鬧了一大篇子文縐縐說要見你老人家我說你老人家手底下有事不得工夫他說那怕他就在樹陰兒底下候一候兒都使得一定來見姑娘一聽竟不是華奶公便向鄧九公道不然你老人家就見見他去只

聽鄧九公合褚一官道。你不要把他擱在門兒外頭。把他約在這前廳裡。你且陪他坐着。等我作完了點活。再出去。褚一官去後。不一時。這裡的樻也弄得停妥。鄧九公纔慢慢的擦臉理順鬍子。穿戴衣帽。這個當兒。褚大娘子問姑娘道。你方纔說這人怎的是我們的親戚。姑娘道。既然不是。何必提他。褚大娘子道。等回來老爺子出去見他。咱們倒偷着瞧瞧。倒底是個甚麼人兒。姑娘也無不可。列公。這書要照這等說起來。豈不是由着說書的一張口。湊着上回的連環計的話說。有個不針鋒相對的麼。便是這十三妹。難道是個傀儡人兒。也由着說的一雙手耍怎樣。要就怎樣要不成。這却不然。這裡頭有個理。列公試想。這十三妹本是個好動喜事的人。這其中又關着他自己一件家傳的至寶心愛的兵器。再也要聽聽那人交代這件東西。安公子是怎樣一番話。便褚大娘子不說這話。他也要去聽聽。何況又從旁邊這等一挑。豈有個不欣然樂從的理麼。閒話休提。却說鄧九公收拾完了出去。十三妹便也合褚大娘子躡足潛蹤的走到那前廳後窗竊聽。又用簪子扎了兩個小窟籠。望外看着。只見那也是個端正清奇。不胖不瘦的容長臉兒。一口微帶蒼白疎疎落落的鬍鬚。身穿一件行裝。頭上戴個金頂兒。桌子上放着一個藍龍帽罩子。身上背的正是他那張研金鏤銀銅胎鐵背打二百步開的彈弓。坐在那南炕的上首。心裡先說道。這人生得怎樣清奇厚重。斷不是個下人。正想着。便見褚一官指着鄧九公合那人說道。這就是我們舍親鄧九公太爺。只見那人站起身來。控背一躬。說小子這廂有禮。鄧九公也頂禮相還。大家歸坐。長工送上茶來。只聽鄧九公道。足下尊姓是尹。不敢動問大名。仙鄉那裡。既承光降。怎的不到舍下。却一直尋到這裡。又怎的知道我老拙在此。便見那人笑容可掬的答道。小弟姓尹。名字叫作其明。北京大興人氏。合一位在旗的安學海安二老爺。是個至交朋友。因他分發河南。便同到淮安。幫他辦辦筆墨。說到這裡。鄧九公稱了一句。說原來是尹先生。那人謙道。不敢。便說如今承我老東人合少東人安驥的托付。托我把這彈弓送到九公你的寶莊。先找着這位褚一爺。然後煩他引進。見了尊駕。交還這張彈弓。還取一塊硯臺。便要向尊駕打採一位十三妹姑娘的住處。托我前去拜訪。不想我到了二十八棵紅柳樹寶莊上一問。說這褚一爺搬到東莊兒上去了。連九公你也不在莊上。說不定那日回來。及至跟尋到東莊。褚一爺又不在家。問他家莊客。又說有事去了。不得知道那裡去。早晚一定回來。因是家下無人。不好留客。我就坐在對門一個野茶館兒裡等候。只見道旁有兩個放羊的孩子。因為踢毽。一個輸了錢。一個不給錢。兩個打了個熱鬧喧闐。我左右閒着無事。把他兩個勸開。又給他幾文錢。就合他閒話。問起這羊是誰家的。他便指着那莊門。說就是這褚家莊的。我因問起褚一爺那裡去了。他道跟了西莊兒的鄧老爺子進山到石家去了。我一想。豈不是你二位都有下落。況又同在一處。我便向那放羊的孩子說。你兩個誰帶我在山裡找他去。我再給你幾文錢。他道怕丟了羊回去挨打。便將這山裡的方向村庄路徑門戶都告訴我明白。我就依他說的穿過兩個村子。尋着山口上來。果然這山崗上有個小村。村裡果然有這等一個黑漆門。到門一問。果是石家。果然你二位都在此。真是天緣幸會。就請收明這張彈弓。把那塊硯臺交付小弟。更求將那位十三妹姑娘的住處說明。我還要趕路。鄧九公道。原來先生已經到了我兩家舍下。着實的失迎。這彈弓合硯臺的話。說來都對。只是那塊硯臺却一時不在手下。在我舍下收着。今日你我見着了。只管把弓先留下。這兩天我老拙忙些個。不得回家。便請足下在東莊住兩天。等我約事一完。就同你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取那塊硯台當面

話。沉了一沉。說這話都不敢奉命。我老少東人交付我這件東西的時候。原說憑弓取硯。憑硯付弓。如今硯臺不曾到手。這弓怎好交代。鄧九公哈哈的笑道。先生你我雖是初交。你外面詢一詢鄧某。也頗頗的有些微名。況我這樣年紀。難道還謙你這張彈弓不成。那先生道。非此之謂也。這張彈弓。我東人常向我說起。就是方纔提的這位十三妹姑娘的東西。這姑娘是一個大孝大義至仁至勇的豪傑。曾用這張彈弓。救過他全家性命。因此他家把這位姑娘。設了一個長生祿位牌兒。朝夕禮拜。香花供養。這張彈弓。便供在那牌位的前頭。是何等的珍重。因看得我是泰山一般的朋友。纔肯把這東西托付於我。士為知己者用。我就不能不多加一層小心。再說我同我這東人。一路北來。由大道分手的時節。約定他今日護着家眷投茌平。悅來老店住下。等我。我由桐口岔路到此。完了他這樁事體。今晚還要趕到店中相見。不爭我在此住上兩天。累他花費些店用車腳。還是小事。可不使他父子懸望。覺得我作事荒唐。如今既是硯臺不在手下。我倒有個道理。小弟此來。只愁見不着二位。既見着了。何愁這兩件東西交代不清。我如今暫且告辭。趕回店中。告明原故。我們索性在悅來店住下。等上兩天。等九太爺你的公忙完了。我再到二十八棵紅柳樹寶莊相見。將這兩件東西當面交代明白。這叫作一手托兩家。就遲不躭錯。至於那十三妹姑娘的住處。倒底還求見教。說罷。拿起那帽罩子來。就有個忽忽要走的樣子。姑娘在窗外看見急了。你道他急着何來。書裡交代過的。一張弓原是他刻不可離的一件東西。正因他母親已故。急於要去遠報父讐。正等這張弓應用。却不知安公子何日纔得着人送還。不能久候。所以纔留給鄧九公。如今恰恰的不曾動身。這個東西送上門來。楚弓楚得。豈有再容他已來復去的理。因此聽了那尹先生的話。生怕鄧九公留他不住。便隔窗說道。九師傅。莫要放先生走。待我自己出來見他。不想這第一寶。就被那位假尹先生壓着了。鄧九公正在那裡說且住。我們再作商量。聽得姑娘要自己出來。便說這更好了。人家本主兒出來了。說着十三妹早已進了前廳後門。那尹先生站起來。故作驚訝問道。此位何人。一面留神。上下把姑娘一打量。只見雖然出落得花容月貌。好一似野鶴閒雲。那小時節的面龐兒。還彷彿認得出來。一眼就早看見了他左右鬢角邊。必正的那兩點硃砂痣。鄧九公指了姑娘道。這便是先生。你方纔問的那位十三妹姑娘。那先生又故作驚喜道。原來這就是十三妹姑娘。我尹其明今日無意中見着這位脂粉英雄。巾幗豪傑。真是人生快事。只是怎的這樣湊巧。這位姑娘也在此。褚一官笑道。怎麼也在此呢。這就是人家的家麼。假尹先生又故作省悟道。原來這就是姑娘府上。我只聽那放羊的孩子說甚麼石家石家。我只道是一個姓石的人家。就是見着姑娘。就是有了着落。不須忙着走了。說罷。便向姑娘執手鞠躬。行了個半禮。姑娘也連忙把身一閃。萬福相還。那尹先生道。我東人安家父子。曾說果得見着姑娘。囑我先替他多多拜上。說他現因護着家眷。不得分身。容他送了家眷到京。還要親來拜謝。他又道。姑娘是位施恩不望報的英雄。況又是輕年閨秀。定不肯受禮。說有位尊堂老太太。囑我務求一見。替他下個全禮。便同拜謝姑娘了一般。老太太一定在內堂。望姑娘叫人通報一聲。容我尹其明代東叩謝。姑娘聽了這話。答道。先生你問家母麼。不幸去世了。尹先生聽了。先跌一跌腳。說道怎生老太太竟仙遊了。咳。可惜我東人父子一片誠心。不知要怎生般把你老家這位老太太安榮尊養。略盡他答報的心。如今他老人家倒先

辭世。姑娘你這番救命恩情。叫他何處報答。不信我尹其明連一拜之緣。也不曾修得。也罷。請問尊堂葬在那裡。待我墳前一拜。也不枉走這一盪。姑娘纔要答言。鄧九公接口道。沒下葬呢。就在後堂停着呢。尹先生道。如此就待我拿了這張彈弓靈前拜祝一番也好回我東人的話。說着往裡就走。姑娘忙攔道。先生素昧平生。寒門不敢當此大禮。說完了搭撒着兩個眼皮兒。那小臉兒繃的比貼緊了的笛子膜兒的還緊。鄧九公花鬍子一綽。說姑娘這話。可不是這麼說了。俗語怎說的。有錢難買靈前弔。這可不當作兒女的推辭。再說這尹先生。他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也得讓他交得個排場去。說着便叫褚一官道。來。你先去把香燭點起來。姑娘也請進去。候着這禮。等裡頭齊備了。我再陪進去。姑娘一想。彈弓是來了。就讓他進去靈前一拜何妨。應了一聲。回身走進。褚一官也忙忙的去預備香燭。這個當兒。鄧九公暗暗的用那大巴掌把安老爺肩上拍了一把。又攏着四指把個老壯兒大拇指頭伸得直挺挺的。滿臉是笑。却口無一言。言外說你真是個好的。都被你料估着了。不一時。褚一官出來相請。那位假尹先生真安老爺。同了鄧九公進去。只見裡面是小小的三間兩捲房子。前一捲三間通連。左右兩鋪靠窗南炕。後一捲一明兩暗。前後捲的堂屋。却又通連。那口靈就供在堂屋正中。姑娘跪在靈右。候着還禮。早見那褚大娘子站在他身後照料。安老爺走到靈前。褚一官送上檀香。安老爺恭恭敬敬的拈了三撮香。然後褪下那張彈弓。雙手捧着。含了兩眶眼淚。對靈祝告道。阿老老太太。我阿唏唏唏唏尹其明。姑娘看了。心裏早有些不耐煩起來。心裡說道。這先生一定有些甚麼症候。他這滿口裡不倫不類。祝贊的是些甚麼。他又從那裡來的這副急淚。好不着要可憐。姑娘那裡知安老爺此刻心裡的苦楚。大凡人生在世。挺着一條身子。合世界上恒河沙數的人打交道。那怕忠孝節義。都有假的。獨有自己合自己打起交道來。這喜怒哀樂四個字。是個貨真價實的生意。斷假不來。這四個字含而未發。便是天性。發皆中節。便是人情。世上沒不循天性人情的喜怒哀樂。離了天性人情。那位朋友可就離人遠了。這顆頭兒自從被朱考亭先生咬破了之後。人斷逃不出這兩句話去。安老爺是個天性人情裡的人。此時見了十三妹。他家老太太這個靈位。先想起合他祖父的累代交情。又感動他搭救公子的一段恩義。更看看他一個女孩兒家。一身落魄。四海無家。不覺動了真的了。所以未從開口。先說了一個阿字的發語詞。緊接一個老字。意思要叫老弟婦。及至那老字出了口。一想便不得。無論此時。我暫作尹其明。不好稱他老弟婦。就便我依然作安學海。這等沒頭沒腦的稱他聲老弟婦。這姑娘也但不知因由。就連忙改口稱了聲老太太。緊接着自己稱名祝告。意思就要說我安學海。一想更使不得。這一個真名道出來。今日的事章法全亂了。幸而那安字同阿字一個字母。納音轉韻。轉作個阿字。接就跟着字母了個唏唏唏唏作了個噓唏悲切之聲。連忙改說我尹其明受了我老少東人的托付。來尋訪令愛姑娘。拜謝老太太送這張雕弓。取那塊端硯。我東人曾說。倘得見面。命我稱着他父子安學海安驥的名字。替他竭誠拜謝。還有許多肺腑之談。不想老太太你已騎鶴西歸。叫我向誰說起。所喜你的音塵雖遠。神靈尚在。待我默祝一遍。望察微衷。老太太你可受我一拜。祝罷。把那張彈弓供在桌兒上。退下來。肅整威儀拜了三拜。淚如泉湧。姑娘還着禮。暗道他可嘮叨完了。彈弓兒是留下的了。這大概是沒甚麼累贅了。老索我等他出去我再起來。誰想這個當

因為他是替死者磕頭不但不敢答並且不敢受是個極有講究的古禮姑娘磕頭起來正等着送客這個當兒可巧又走過一個穩婆不過的茶司務來便是褚一官手裡拿着一個盤兒托着三盌茶說尹先生我們姑娘是孝家不親遞茶了他便把尹先生的一盌安在西間南炕炕桌上首下首又給鄧九公安了一碗還剩一碗說姑娘這裡陪便放在靠北壁子地桌下首姑娘此時何論這樣斷不好說你們外頭喝茶去罷怎當那鄧九公又儘在那麼讓先生上坐只見那先生並不謙讓轉過去坐定開口便問道這位老太太想是早過了七了鄧九公道那裏等我算算說着屈着指頭道五兒六兒七兒八兒九兒今日纔第五天明日伴宿後日就抬埋入土了姑娘正嫌鄧九公何必合他絮煩這些話只見那先生望着姑娘把神眼兒一定說難道今日是第五天我聞古禮殮而成服既葬而除如今纔得五天既不是除服日期況且大殮已經五天又斷不至於作不成一領孝服這姑娘怎的不穿孝罷了姑娘心裡真沒防他問到這句又不肯說我因為此番要去報仇不及穿孝尤其不好說你管我呢只管支吾道此地風俗何來如此那先生說道外豈有此理雖說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冠婚喪祭各省不得一樣這兒女為父母成服自天子以至庶人無貴賤一也怎講道此地何來如此起來姑娘道此地既然如此我也只得是隨鄉兒入鄉兒了那先生道呀呸更豈有此理縱說這窮山僻壤不知禮教有了姑娘你這等一個人在此正該作個榜樣化民成俗怎倒說起這隨鄉入鄉的話來這等看來聞名不如見面這句話古人真不我欺據我那小東人說得來十三妹姑娘怎得個孝義怎得個英雄我那老東人以耳為目便輕信了這話而今如此據我尹其明看來也只不過是個尋常女子只是我尹其明是個傲骨四海交遊何嘗輕易禮下於人今日倒累我揖了又揖拜了又拜小東人你好沒胸襟沒眼力累我枉走這一盪唉我尹其明此番來得錯矣列公你看十三妹那等俠氣雄心兼人好勝的一個人如何肯認尋常女子這個名目無如報仇這樁事自己打着萬分慎密不穿孝這樁事自己也知是一時權宜其實為去報仇所以纔不穿孝兩樁事仍是一樁事只因說不出口轉覺對不住人卻又一片深心打了個呼牛亦可呼馬亦可的主意任是誰說甚麼我只拿定主意幹我的大事去不想這位尹先生是話不說單單的輕描淡寫的給他加上了尋常女子這等四個大字可憐忍耐不住了只見他一手扶了桌子把胸膛兒一挺纔得說話不妨這邊噹的一聲把桌子一拍鄧九公先番了說喂尹先生你這人好沒趣呀拿了一張彈弓我說留下你又不留你說要走你又不走到像誰要拐你的似的及至人家本主出來了你交了你的彈弓又就完了事了又替你東人參的是甚麼靈是我多了句嘴讓你進來人家謝客遞茶讓坐是人家孝家的禮數你是會的就應該避出去不出去坐了也罷了人家穿孝不穿孝可與你甚麼相干用你東瓜茄子陳穀子爛芝麻的鬧這些累贅呀那尹先生道我講的是禮禮設天下大坊於禮不合天下人都講得難道我到了你們這不講禮的地方也隨鄉入鄉跟你們不講禮起來不成一句話鄧九公索性站起來了說咄姓尹的你莫要撒野呀不是我作踐的口剌你也是吃人的稀的拿人的乾的不過一個坐着的奴才罷咧你可切莫拿出你那外府州縣衙門裡的吹六房詐三班的款兒來好便好不然叫你先吃我一頓精拳頭去那尹先生聽下安然坐在那裡不動只見他揚着個臉兒望了鄧九公道我尹其明一介儒生手無縛

雖之力。也不敢妄稱作英雄豪傑。卻也頗頗見過幾個英雄豪傑。今日因這樁事。這句話領你這頓拳頭。倒也見得過天下的英雄豪傑。就着把脖頸兒一低。膀兒一鬆。說領教。姑娘在旁一看。說這是塊魔。不可合他變作。因攔鄧九公道。師傅不必如此。他是客。你我是主。便打兩拳也不值一笑。況他以禮而來。尤其不可使他藉口。他既滿口的講禮。你我便合他講禮。等他講不過禮去。再給他個利害不遲。鄧九公道。姑娘。你不見是我讓進他來的嗎。他這裡叫我受着窄呢麼。一面說着。一面依舊坐下。帽子也摘了。拿一隻大寬的袖子搧着。就氣得他喲咈咈咈咈的。真作了個手眼身法步。一絲不漏。姑娘勸住了鄧九公。也就歸坐。先看了那先生一眼。只見他手撚着幾根小鬍子兒。微微而笑。姑娘納着氣。從容問道。尹先生。我先請教你。從那處見得我是個尋常女子。那先生道。尋常者。對英雄豪傑而言也。英雄豪傑。本是忠孝節義。毋死不知成服。其為孝也。安在。這便叫做尋常女子。姑娘聽了這話。口裡欲待不合他辯。爭奈心裡那點兒好勝的性兒。不准不合他辯。便又問道。我再請教。這盡孝的上頭。父親母親那一邊兒重。尹先生沉吟一會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其重一也。這話卻又有兩講。姑娘道。怎的個兩講兒。尹先生說。你們女子。有同母親共得的事。同父親共不得。有合母親說得的話。合父親說不得。這叫作父道尊。母道親。看得親自然看得重。據此一說。未免覺得母親重。姑娘道。那一說呢。尹先生道。一個人有生母。便許有繼母。有嫡母。便許有庶母。推而至於養母慈母事非常有。凡這生繼嫡庶。皆母也。所謂坤道也。地道也。講到父親。天道也。乾道也。乾道大生。坤道廣生。看得大。更該看得重。據此一說。自然應是父親更重。姑娘道。你原來也知道父親更重。我還要請教這盡孝的事情上頭。為親穿孝。為親報仇。那一樁要緊。尹先生連忙答道。這何消問得。自然是報仇要緊。拿為親穿孝論。假如遇着軍事。正在軍興旁午。也只得墨絰從戎。回籍成服。假如身在官場。有個丁憂。在先聞訃在後。也只得聞訃成服。便是為人子女。不幸遇着大故。立刻穿上一身孝。難道釋服後便算完了事了不成。你只看那大舜的大孝。終身慕父母。以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便不穿那身孝。他心裡又何嘗一時一刻忘了那個孝字。所以叫作喪服外除。外除者。明乎其終身未嘗內除也。這是樁終身無窮無盡。有工夫作的事。至於為親報仇。所謂父仇不共戴天。豈容片刻隱忍。但得個機會。正用着那守如處女。出如脫兔的兩句話。要作得迅雷不及掩耳。其間不容髮。否則機會一失。此生還怎生補行得來。豈不是終天大恨。何況這報仇。正是盡孝。自然報仇更加要緊。姑娘道。原來你也知道報仇更加要緊。這等說起來。我還不至於落到個尋常女子。尹先生道。這話我就不解了。難道姑娘這等一個孝義女子。還有人合姑娘結仇不成。姑娘道。這個當兒。一肚子的話。是倒出來了。尋常女子四個字。是擺脫開了。理是拚住了。憑他絮絮的問。只顧着個小鬍子兒。一聲兒不哼。問來問去。把個鄧九公問煩了。說道。我真沒這麼大工夫合你說話。不說罷。我又管的慌。人家這位姑娘。有殺父大仇。只因老母在堂。不曾報得。如今不幸他老太太去世了。故此他顧不得穿孝守靈。到了首七。葬母之後。就要去報仇。這話你明白了。尹先生道。哦。原來如此。這段隱情。我尹其明那裡曉得。只是我還要請教姑娘。這等一身本領。這仇人是個何等樣人。姓甚名誰。有多大膽敢來合姑娘作對。鄧九公道。這個我不知道。尹先生道。老翁。我方纔見你二位的稱呼。有個師生之誼。豈有不知之禮。鄧九公道。我不能像你相干的也問。不相干的也問。問得的也問。問不得的也問。人家報仇。與我何干。我沒問。我不知道。尹先生道。報仇的這樁事。是樁光明磊落。見得天地


誥封夫人尚太君位



這仇纔報得痛快。這位鄧老翁大約是年紀來了。暮氣至矣。也未必領略到此。姑娘你何不把這仇人的姓名說與尹其明聽聽。大家痛快痛快。正經姑娘此時依然給他個老不開口。那位尹先生也就入不進話去了。無奈聽着他這幾句話。來得高超。且暗暗有個菲薄自己的意思。又動了個不服氣。便冷笑了一聲道。我的仇人。與你何干。要你痛快。我便說了他的姓名。你聽了也不過把舌頭伸上一伸。頸兒縮上一縮。又知道他何用。那尹先生搖着頭道。姑娘你也莫過於小看了我尹其明。我雖不會長鎗大戟。不知定璧飛簷。也頗頗有些肝膽。或者聽了你那仇人名姓。不得倒伸舌縮頸。轉給你出一臂之力。展半籌之謀。也不見得。姑娘道。惹厭。那尹先生聽到惹厭兩個字。他轉呼呼大笑說。姑娘你既苦苦不肯說。倒等我尹其明索性惹你一場大厭。替你說出那仇人的姓名來。你可切莫着惱。姑娘聽他說得這等離離奇奇。閃閃爍爍。倒疑忌起來。道。你說。那尹先生。疊兩個指頭說道。你那仇人。正是現在經略七省。掛九頭鐵獅子印。禿頭無字大將軍。紀獻唐。你道我說的錯也不錯。他說完這句。定睛看着那十三妹姑娘。要看他怎生個動作。只見那十三妹。聽了這話。顋頰邊起兩朵紅雲。眉宇間橫一團青氣。一步跨上炕去。拿起那把雁翎寶刀。扳將出來。翻身跳在當地。一聲斷喝說道。咄。你那人聽着。我看你也不是甚麼尹其明尹七明。你定是紀獻唐那賊的私人。不曉得在那裡。怎生賺得這張彈弓。喬粧打扮前來。探我的行藏。作個說客。你不曾生得眼睛。須是生着耳朵。也要打聽打聽你姑娘。可是怕你來探的。可是你說得動的。你快快說出實話。我還佛眼相看。少若遲延。哼哼。尹其明。我只怕我這三間小小茅簷。你鬧得進來。叫你飛不出去。這正是不曾項下解金鈴。早聽山頭嘯虎虎。要知那十三妹合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爺怎的個開交。下回書交代。

第十八回　假西賓高談紀府案　真孝女快慰兩親靈

這回書接連上回。講得是十三妹。他見那位尹先生。一口道破他仇人紀獻唐姓名。心下一想。我這事自來無人曉得。縱然有人曉得紀獻唐。那厮勢燄燻天。人避他還怕避不及。誰肯無端的捋這虎鬚。提着他的名字。來問這等不相干的閒事。又見那尹先生言語之間。雖是滿口稱捋。暗中却大有菲薄之意。（姑娘怒氣有菲薄之意讀者正愛其措詞之妙）便疑道是紀獻唐放他母女不過。不知從那裡怎生賺了這張彈弓。差這人來打聽他的行藏。作個說客。正是仇人相見。分外眼明。登時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掣那把刀在手裡。便要取那假西賓的性命。不想這着棋。可又叫安老爺。先料着了。鄧九公是昨日合老爺搭就了的伏地扣子。見姑娘手執倭刀。站在當地。指定安老爺。大聲呴喝。忙將遍身來兩隻胳膊一橫。迎面攔住說道。姑娘這是怎麼說。你方纔怎麼勸我來着。（反脣妙甚）正在那裡勸解。褚大娘子過來一把把姑娘扯住道。這怎麼索性刀兒鎗兒的鬧起來了。我也不知道你們。這些甚麼紀獻兒唐啊。灌餡兒糖的事。憑他是甚麼糖。也得慢慢兒的問個牙白口清。再說呀。怎麼就講拿刀動杖呢。就讓你這時候一刀。把他殺了。這件事難道就算明白了不成。緒鬧麼坐下啵。說着把姑娘推到原坐的那個座上坐下。姑娘這纔一回手。把那把刀。倚在身後壁子跟前。看了看右邊。有根棹棖兒礙着手。便提起來。回手倚在左邊。鄧九公便去培植那位尹先生。又叫褚一官張羅換茶。這個當兒。姑娘提着一副眼神兒。又向那先生。喝了一聲道。講。那尹先生。且不答話。依然坐在那裡乾笑。姑娘道。你話又不講。只是作這

狂態。笑些甚麼。快講。尹先生道。我不笑別的。我笑你倒底要算一個尋常女子。愈覆愈妙鄧九公道。喂先生。你這也太不得過逾分了。怎麼這句又來了呢。那先生也不合他分辯。望着十三妹道。你未從開口說這句話。心裡也該想想你那仇人。朝廷給他是何等威權。他自己是何等腳色。況他那裡雄兵十萬。甲士千員。猛將如雲。謀臣似雨。慢說別的。祇他那幕中那幾個參謀。真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深明韜畧。廣有機謀。就是他帳下那班奔走的健兒。也是一個個有飛空躡壁之能。虎跳龍拿之技。他果然要深你的行藏。差那一個來不了了事。單單的要用着我這等一個推不轉搡不動的尹其明。只這些小機關。你尚且見不到此。要費無限狐疑。豈不可笑。姑娘聽了這話。低頭一想。這裡頭却有這麼個理兒。我方纔這一陣鬧。敢是鬧的有些孟浪。雖然如此。我輸了理。可不輸氣。輸了氣。也不輸嘴。且翻打他一把。倒問他。因問道。你既不是那紀賊的私人。怎的曉得他是我的仇家。也要說個明白。那先生道。你且莫問我怎麼曉得他是那的仇家。你先說他倒底可是你的仇家。不是你的仇家。幼讀論語何哉爾所謂達者嘗吃一驚比讀西廂我要問大師真個用僧不用僧又復一驚然皆一邊盤詰爭先手也此則十三妹安水心互相盤詰兩邊各爭先手好看煞人這句話。姑娘要隨接着答應一個是字就完了。那不又算輸了氣了嗎。他便把那話變了個相兒。倒問着人家說是便怎麼樣。那先生道。我說的果然不錯。又倒也不消往下再談。既然是他。這段仇你早該去報。直等到今日。却是可惜報得遲了。我勸你早早的打斷了這個念頭。你要不聽我這良言。只怕你到了那裡。莫講取不得他的首級。就休想動他一根毫毛。這等的路遠山遙。可不白白的喫了一場辛苦。姑娘道。呪那紀賊就被你說的這利害。想就因你講的他那等威權。那等腳色。覺得我動不得他。先生道。非也。以姑娘的這樣志氣。那怕他怎樣的威權。怎樣的腳色。姑娘又道。然則便因你說的他那猛將如雲。謀臣似雨。覺得我動不得他。先生道。也不然。以姑娘的本領。又那怕他甚麼猛將。甚麼謀臣。我方纔說你不必吃這場辛苦。不是說怕你報不了這仇。是說這仇用不着你報。早有一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蓋世英雄。替你報了仇去了。姑娘道。夢話。我這段寃仇。從來不曾向人提過。就我這師傅面前。也是前日纔得說起。外人怎的得知。況如今世上那有恁般大英雄。作這等大事。尹先生道。姑娘。你且莫自負不凡。把天下英雄。一筆抹倒。要知泰山雖高。更有天山。寰海之外。還有渤海。我若說起這位英雄來。只怕你倒嚇得把舌頭一伸。頸兒一縮。哩反脣愈妙姑娘聽了這話。心下暗想道。不信世間有這等人。我怎的會不曉得。我且聽聽他端的說出個甚麼人。有甚對証。再合他講。便道。我倒要聽聽這位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英雄。那先生道。姑娘。你生穩着。我說的這位蓋世英雄。便是當今九五之尊龍飛天子。姑娘聽了。從鼻子裡笑了一聲說。豈有此理。尤其夢話。萬歲爺怎的曉得我有這段奇寃。替我一個小小民女報起仇來。尹先生道。你要知這話的原故。竟捺得一回評書。你且少安毋躁。等我把始末因由。細演一番。你聽了。纔知我說的不是夢話。姑娘此刻只管心裡一不服氣。不知怎的耳朵裡聽了這一路的話。覺得對胃脫。漸漸臉兒上也就和平起來。口兒裡也就乖滑起來。陪了個笑兒。叫了個先生說。既然如此。倒望你莫嫌絮煩。詳細說與我們知道。列公。你大家却莫把那假尹先生真安老爺說的這段話。認作個撥騙十三妹的文章。這紀獻唐。却實實的是個有來處的人。紀獻唐事若還入安老口中序述恐嫌拖沓故用特提以振起之作者一篇小傳序述既完然後輕輕遞入安老口中讀者但覺壁壘漸新神迴氣合似此構局自有大營包小營之妙絕無堆垛笨重之嫌只可惜他昧了天理人情。壞了兒女心腸。送了英雄性命。弄到這去處去。這其中還若只看一回出奇的奇人作出來的一番出奇的奇事。並且還是無限之戲說起來[illegible]一回

來那十三妹的根兒蒂兒枝兒葉兒自然都明白了。你道這話從何說起原來書中表的那經畧七省掛九頭獅子鐵印禿頭無字大將軍紀獻唐。他也是漢軍人氏。他的太翁紀延壽內任侍郎。外任巡撫後來因這紀獻唐的累次軍功加銜尚書晉贈太傅。人稱他是紀太傅。這紀太傅生了兩個兒子。長名紀望唐。次名紀獻唐。紀獻唐也生兩個兒子。一名紀成武。一名紀多文。那紀望唐自幼恪遵庭訓。循分守理奮志讀書那紀獻唐當他太夫人生他這晚忽然當院裡起了一陣狂風。那風刮得走石飛砂。偃草拔木連門牕户壁都撼得岌岌的要動風過處他太夫人正要分娩恍惚中見一隻弔睛白額黑虎撲進房來吃了一驚恰好這紀獻唐離懷落草收生婆收裹起來只聽他哭得聲音洪亮且是相貌魁梧到了五六歲上識字讀書聰明出衆只是生成一個桀驁不馴的性子頑劣異常淘氣起來莫說平人說他勸他不聽有時父兄的教訓。他也不甚在意年交七歲紀太傅便送他到學房隨哥哥讀書那先生是位老儒見他一目十行到口成誦到十一二歲便把經書念完大是穎悟便叫他隨了哥哥聽着講書只是他心地雖然靈通性情卻欠恬靜纔覺着有些知覺便要搬駁先生那先生往往就被他問得無話可講。一日那先生開講中庸開卷便是天命之謂性一章先生見了那沒頭沒腦闢空而來的十五個大字正不知從那裡開口纔入得進這中庸兩個字去只得先看了一遍高頭講章照着那講章往下敷衍半日纔得講完他便問道先生講的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這句話我懂了。下面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五常健順之德難道那物也曉得五常仁義禮智信不成先生瞪着眼睛向他道物怎麼不曉得五常那羊跪乳烏反哺豈不是仁獼獨邪鶯求友豈不是義獺知祭雁成行豈不是禮猴聽冰鵲營巢豈不是智犬守夜雞司晨豈不是信怎的說得物不曉得五常先生這句話本也誤於宋註講得有些牽強他便說道照先生這等講起來那下文的人物各得其性之自然直說到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難道那禽獸也曉得禮樂刑政不成一句話把先生問急了說道依註講解只管胡纏人為萬物之靈人與物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甚麼誤獻唐聽了哈哈大笑說照這等講起來先生也是個人假如我如今不叫你人叫你個老物兒你答應不答應先生登時大怒氣得渾身亂抖大聲喊道豈有此理將人比畜放肆放肆我要打了拿起戒尺來纔要拉他的手早被他一把奪過來仍在當地說道甚嗎你敢打二爺二爺可是你打得的照你這樣的先生叫作通稱本是教書匠到處都能僱得來打不成我先教你吃我一脚吧照着那先生的腿窪子就是一脚把先生踢了個大仰爬脚子倒在當地紀望唐見了趕緊攙起先生來一面喝禁兄弟不得無禮只是他那裡肯受教還在那裡頂撞先生先生道反了反了要辭館了正在鬧得煙霧塵天恰巧紀太傅送客出來聽見送客走後連忙進書房來問起原由纔再三的與先生陪禮又把兒子着實責了一頓說還求先生以不屑教誨教誨之那先生搖手道不大人我們賓東相處多年君子絕交不出惡聲晚生也不愿是這等不歡而散既蒙苦苦相留只好單叫這大令郎作我個陳蔡及門你這個二令郎憑你另請高明倘還叫他由也升堂起來我只得不脫冕而行矣紀太傅聽說無法便留紀望唐一人課讀打算給紀獻唐另請一位先生叫他弟兄兩個各從一師受業但是為子擇師這樁事也非容易更兼那紀太傅每日上朝進署不得在家他家太夫人又身在內堂照應不到外面的事這個

當兒那紀獻唐離開書房一似溜了韁的野馬益發淘氣得無法無天紀府又本是個巨族只那些家人孩子就有一二十個他便把這般孩
子都聚在一處不是練着揮拳弄棒便是學着打仗衝鋒大家頑耍那時國初時候大凡旗人家裡都還有幾名家將與如今使僱工家人的
不同那些家將也都會些摔跤打拳馬鎗步箭桿子單刀跳高爬繩的本領所以從前征噶爾旦的時候曾經調過八旗大員家的庫圖勒兵
這項人便叫作家將紀府上的幾個家將裡面有一名教師見他家二爺好這些武藝便逐件的指點起來他聽得越發高興就置辦了許多
桿子單刀之類合那羣孩子每日練習又用磚瓦一堆堆的堆起作個五花陣八卦陣雖說是個頑意兒也講究個休生傷杜景死驚開以至
怎的五行相生八卦相錯怎的明增暗減背孤擊虛教那些孩子們穿梭一般演習倒也大有意思他卻搬張桌子又擱張椅子坐在上面腰
懸寶劍手裡拿個旗兒指揮調度但有走錯了的他不是用棍打便是用刀背打因此那班孩子怕的神出鬼沒沒一個不聽他的指使除了
那些頑的之外第一是一味地裡愛馬他那愛馬也合人不同不講毛皮不講骨格不講性情轉講本領紀太傅家裡也有十來匹好馬他都
說無用便着人每日到市上拉了馬來看他那相馬的法子也與人兩道先不騎不試只用一個錢扔在馬肚子底下他自己卻向馬肚子底
下去揀那個錢要那馬見了他不驚不動他纔問價一連拉了許多名馬來看那馬不是見了他先踶蹶咆哮的閃躲便是嚇得過身亂顫甚
至嚇得撒出溺來這日他自己出門偶然看見拉鹽車駕轅的一匹鐵青馬那馬生得來一身的捲毛兩個繞眼圈兒並且是個白鼻梁子更
是渾身磨得純泥稀爛他失聲道可惜這等一個駿物埋沒風塵也不管那車夫肯賣不肯便唾手一百金硬強強的買來可煞作怪那馬憑
他怎樣的摸索風絲兒不動他便每日親自看着刷洗喂養起來那消兩三個月的工夫早變成了一匹神駿他日後的軍功就全虧了這匹
馬此是後話卻說紀太傅好容易給他請着一位先生就另收拾了一處書房送他上學不上一月先生早已辭館而去落後一連換了十位
先生倒被他打跑了九個那一個還是跑的快纔沒挨打因此上前三門外那些找館的朋友聽說他家相請便都望影而逃那紀太傅為了
這事正在煩悶恰好這日下朝回府轎子纔得到門轉正將要進門忽見馬台石邊站着一個人戴一頂雨纓涼帽貫着個純泥滿銹的金頂
穿一件下過水的葛布短襟袍子套一件磨了邊兒的天青羽紗馬褂子脚下一雙破靴靠馬台石還放着一個竹箱兒合小小的一捲鋪蓋
一個包袱那人望着太傅轎旁拖地便是一躬轎夫見有人參見連忙打住杵桿太傅那時正在工部侍郎任內見了這人只道他是解工料
的微員吩咐道你想是個解官我這私宅向來不收公事有甚麼文批衙門投遞那人道晚生身列膠庠不是解差因仰慕大人的清名特來
瞻謁倘大人不惜階前盈尺之地進而教之幸甚那太傅素日最重讀書人聽見他是個秀才便命落平就在門外下了轎吩咐門上給他看
了行李陪那秀才進來讓到書房待茶分賓主坐下因問道先生何來有甚見教那秀才道晚生姓顧名肇別號肯堂浙江紹興府會稽人氏
一向落魄江湖無心進取偶然遊到帝都聽得十停人倒有九停人說大人府上有位二公子要延師課讀晚生也曾囑人推薦無奈那些朋
友都說這個館地是就不得的為此晚生不揣鄙陋竟學那毛遂自薦倘大人看我可為公子之師情願附驥自問也還不至於尸位素餐慚

再訂吉期送闢奉請顧肯堂道天下無不可化育之人材只怕那為人師者本無化育人材的本領又把化育人材這樁事看成個牟利的生涯。自然就難得功效了。如今既承大人青盼。多也不過三五年。晚生定要把這位公子送入清秘堂中。成就他一生事業。只是此後書房功課大人休得過問。至於關聘竟不消拘這形跡。便是此後的十脡兩餐。也任尊便。祇今日便是個黃道吉日。請大人吩咐一個小僮。把我那半肩行李撒了進來。便可開館。又何勞大人枉駕答拜。紀太傅聽了大喜。一面吩咐家人打掃書房。安頓行李。收拾酒飯。預備贄儀。就着公服便陪那先生到了書房。立刻叫紀獻唐穿衣出來拜見。一時擺上酒席。太傅先遞了一杯酒。然後纔叫兒子遞上贄見。拜師。顧先生不抗不卑受了半禮。便道大人請便。好讓我合公子快談。紀太傅又奉了一揖。說此後弟一切不問。但憑循循善誘。說罷辭了進去。那紀獻唐也不知從那裡就來了這等一個先生。又見他那偃蹇寒酸樣子。更加可厭。方纔只因在父親面前。勉循規矩。不好奚落他。及至陪他喫了飯。便問道先生你可曉得以前那幾個先生是怎樣走的。顧肯堂道。聽說都是吃不起公子的打。走的。紀獻堂道。可又來。難道你是個不怕打的。不成。顧肯堂道。我料公子決不打我。他那些人。大約都是一般。數子想他那討打的原故。不過為着書房的功課起見。此後公子歡喜到書房來。有我這等一個人。磨墨撫紙。作個伴讀。也與公子無傷。不願到書房來。我正得一覺好睡。從那裡討你的打起。紀獻唐道。倒莫看你這等一個人竟知些進退。說着帶了幾個小廝。早走的不知去向。從此他雖不是往日的橫鬧。大約一月之間。也在書房坐上十天八天。但那一天之內。却在書房作不得一時半刻。這天正遇着中旬十五六天氣晴明。晚來絕好的一天月色。他便帶了一羣家丁。聚在箭道大空地裡。拉了一匹劃馬。着個人拉着。都教那些小廝騎馬作耍。有的從老遠跑來。一縱身就過去的。有的打着踢級。轉着紡車過去的。有的兩手扶定。迎鞍。後胯豎起直栁來翻身跳過去的。他看着大樂。正在頑的高興。忽然一陣風兒送過一片琵琶聲音來。那琵琶彈得來十分圓熟清脆。他聽了道。誰聽曲兒呢。一個小小子見問。咕咚咚就撒腳跑了去打探。一時跑回來說。沒人聽曲兒。是新來的那位顧師爺。一個人兒在屋裡彈琵琶呢。紀獻堂道。他會彈琵琶。走。偺們去看看去。說着丟下這裡。一窩蜂跑到書房。顧肯堂見他進來。連忙放下琵琶讓坐。他道先生。不想你竟會這個頑意兒。莫放下彈來我聽。那顧肯堂。重新和了絃。彈起來。彈得一時金戈鐵馬。破空而來。一時流水落花。悠然而去。把他樂得手舞足蹈。問道先生我學得會學不會。先生道。既要學。怎得個不會。就把怎的撥絃。怎的按品。怎的以工尺上乙四合五六凡九字。分配宮商角徵羽五音。怎的以五音分配六呂六律。怎的推手向外為琵。合手向內為琶。怎的為挑為弄為勾為撥。指使的他眼耳手口。隨了一個心。不曾一刻少閒。那消半月工夫。凡如出塞。卸甲。潯陽夜月。以至兩音板兒。兩音串兒。兩音月兒高。兩套令子。松青海青。陽關晉安兒。五名馬之類。按譜徵歌。都學得心手相應。及至會了。却早厭了。又問先生還會甚麼技藝。先生便把絲絃竹管。鼗鼓方響。各樣樂器。一一的教他。他一竅通。百竅通。會得更覺容易。漸次學到手談。象戲。五木。雙陸。彈棋。又漸次學到作畫。賓戲。勾股。占驗。甚至鐫印章。調印色。凡是他問的。那先生無一不知。無一不能。他也每見必學。每學必會。每會必精。却是每精必厭。然雖如此。却也有大半年不曾出那座書房門。一日師生兩個正閒立空庭。望那鈎新月。他又道這一

何悶得緊。還得先生尋個甚麼新色鮮悶的營生纔好。先生道。我那解悶的本領都被公子學去了。那裡再尋甚麼新色的去。我們教學相長。公子有甚麼本領。何不也指點我一兩件。彼此頑起來。倒也解悶。紀獻唐道。我的本領與這些頑意兒不同。這些頑意兒盡是些雕虫小技。不過解悶消閒。我講得是長鎗大戟。東蕩西馳的本領。先生你那裡學得來。先生道。這些事我雖不能。卻也有志未逮。公子何不作一番我看。或者我見獵心喜。竟領會得一兩件也不見得。他聽了道。先生既要學更有趣了。但是今日天色已晚。那槍棒上卻沒眼睛。可不曉得甚麼叫作師生。傷着先生不大穩便。明日卻作來先生看。先生道。只晚何妨。難道將來公子作了大將軍。遇着那強敵壓境。也對他說今日天晚不當穩便不成。他聽先生這等說。更加高興。便同先生來到箭道。叫了許多家丁。把些兵器搬來。趁那新月微光。使了一回拳。又扎一回桿子。再合那些家丁們比試了一番。一個個都沒有勝得他的。他便對了那先生。得意洋洋賣弄他那家本領。顧先生說待我也學着。合公子交交手頑回拳看。但我可是外行。公子不要見笑。紀獻唐看着他那等拱肩縮背。擺擺搖搖的樣子。不禁要笑。只因他再三要學。便合他各站了地步。自己先把左手向懷裡一攏。右手向右一橫。亮開架式。然後右腳一跺。抬左腳一轉身。便向顧先生打去。說着打。及至轉過身來。向前打去。早不見了顧先生。但覺一個東西貼在辮頂上。左閃右閃。那件東西擺脫不開。溜勢的纔撥轉身來。那件東西卻又隨身轉過去了。鬧了半日。纔覺出是顧先生跟在身後。把個巴掌貼在自己的腦後。再也躲閃不開。擺脫不動。慪得他想要翻轉拳頭向後搗去。卻又搗他不着。便回身一腳飛去。早見那先生倒退一步。把手往上一綽。正托住他的腳跟。說道。公子我這一送。你可跌倒了。拳不是這等打法。倒是頑頑桿子罷。這要是個識竅的。就該罷手了。無奈他一團少年盛氣。那裡肯罷手。早向地下拿起他用慣的那桿兩丈二長的白蠟桿子。使的是怪蟒一般。望了顧先生道。來來來。顧先生笑了一笑。也揀了一根短些的。拿在手裡。兩下的桿梢點地。顧先生道。且住。顛倒你我兩個沒倚意思。你這些管家既都會使傢伙。何不大家頑着熱鬧些。紀獻唐聽了。便挑了四個能使桿子的。分在左右。五個人哈了一聲。一齊向顧先生使來。顧先生不慌不忙。把手裡的桿子一抖。抖成一個大圓圈。早把那四個家丁的桿子撥在地下。那四人桿了手。豁口只是叫疼。紀獻唐看見往後撤了一步。把桿子一掄。奔着顧先生的肩胛向上挑來。顧先生也不破他的桿子。只把右腿一撤。左腿一趁。前身一低。紀獻唐那條桿子早從他脊梁上面過去。使了個空。他就跟着那桿子底下。打了個進步。用自己手裡的桿子向紀獻唐腿襠裡。只一繳。紀獻唐一個站不牢。早翻觔斗跌倒在地。顧先生連忙丟下桿子。扶起他來道。孟浪孟浪。紀獻唐一骨碌身爬起來道。先生你這纔叫本事。我一向直是瞎鬧。沒奈何你須是盡情講究講究。指點與我。顧先生道。這裡也不是講究的所在。我們還到書房去談。說着來到書房。他急得就等不到明日。便扯了那顧先生問長問短。顧先生道。你切莫絮叨叨的問這些無足重輕的閒事。你豈不聞西楚霸王有云。一人敵不足學。請學萬人敵的這句話麼。紀獻唐道。那萬人敵怎生輕易學得來。顧先生道。要學萬人敵。卻也易如拾芥。只是沒第二條路。只有讀書。紀獻唐聽了。縐眉道。書我何嘗不讀。只是那些能說不能行的空談。怎幹得天下大事。顧先生正色道。公子此言差矣。聖賢大道。你怎生的看作空談起來。離了聖道。怎生作得個偉人。作不得個偉人。怎生幹得起大事。

是個有來歷的人。一語點破他。果然從第二天起。便潛心埋首。簡鍊揣摩起來。次年鄉試。便高中了孝廉。轉年會試。又連捷 進士。歷升了內閣學士。朝廷見他強幹精明。材堪大用。便放了四川巡撫。那紀獻唐一生。受了那顧先生的好處。合他寸步不離。便要請他一同赴任。顧先生也無所可否。這日紀獻唐陛辭下來。便約定顧肯堂先生。第二日午刻。一同動身。次日纔得起來。便見門上家人。傳進一個簡帖。合一本書來回道。顧師爺今日五鼓。覓了一輛小車兒。說道。先走一程。前途相候。留下這兩件東西。請老爺看。紀獻堂聽了。便有些詫異。接過那封書一看。只見信上寫着留別大將軍鈞啓。心下跋跋道。顧先生斷不至於這等不通。我纔作了個撫院。怎的便稱我大將軍起來。又看那本書。封的密密層層。面上貼了個空白紅籤。不着一字。忙忙的拆開那封信看。只見上寫道。

友生顧際留書。拜上

大將軍賢友麾下。僕與

足下十年相聚。自信識途老馬。底

君於成。今且建牙開府矣。此去擁十萬貔貅。作西南半壁。建大業。爵上公。炳旗常。銘鐘鼎。振鑠千秋。都不足慮。所慮者。

足下天資過高。人慾過重。才有餘而學不足。以養之。所望刻自惕厲。進為純臣。退為孝子。自茲二十年後。

足下年造不吉。時至。當早圖返轡。收飄移。忠作孝。儻有危急。僕當在天台雁宕間。遲

君相會也。切記切記。僕閒雲野鶴。不欲偕赴

軍門。昔日翻然而來。今日翻然而去。此會非偶。

足下幸留意焉。秘書一本。當於無字處求之。其勿

視為河漢。顧際拜手。

他看了這封簡帖。默默無言。心下卻十分凜懼。曉得這位顧先生。大大的有些道理。料想着人追趕。也是無益。便連那本秘書。也不敢在人面前拆看。收了起來。到了吉時。拜別宗祠父母。就赴四川而去。自此仗了顧先生那本書。一征西藏。一平臬子山。兩定青海。建了大功。一直的封到一等公爵。連他的太翁。也晉贈太傅。兩個兒子。也封了子男。朝廷並加賞他的寶石頂。三眼花翎。四團龍褂。四開禊袍。紫韁黃帶。又將命經略七省。掛九頭獅子印。稱為禿頭無字大將軍。則公。你道人臣之榮至此。當怎的個報國酬恩。否則也當聽那顧肯堂先生一片苦口良言。急流勇退。誰想他倚了功高權重。早把顧先生的話。也看成一片空談。任着他那矯情劣性。便漸漸的放縱起來。又加上他那次子紀多文。助桀為虐。作的那些侵冒貪黷。忌刻殘忍的事。一時也道不盡許多。祇那屈死的官民。何止六七千人。入己的贓私。何止三四百萬。又私行鹽茶。私販木植。豈知人慾日長。天理日消。他不禁不由的自己就擺弄起自己來了。出入衙門。便要走黃土道。驗看武弁。便要用綠頭牌。督撫都要跪

迎跪送。他的家人。却都濫入薦章。作到副叅道府。後來竟鬧到私藏鉛彈火藥。編造讖書妖言。謀為不軌起來。他再不想我大清。是何等洪福。當朝聖人。是何等神聖文武。那時朝廷早照見那的肺腑。差親信大臣。密密的防範訪察。便有內而內閣翰詹。九卿科道。外而督撫提鎮。合詞叅奏了他九十二大欵的重罪。當下天顏震怒。把他革職拿問。解進京來。交在三法司議罪。三法司請將他按大逆不道。大辟夷族。幸是天恩浩蕩。念他薄薄的有些軍功。法外施仁。加恩賜帛。令他自盡。他的太翁紀延壽。同他長兄紀望唐。革職免罪。十五歲以上男孩。免死充軍。女眷免給功臣為奴。獨把他那助桀為虐的次子紀多文立斬。他賜帛的那夜。獄卒人等。都見那獄庭中。一陣旋風。旋着猛虎大的一團黑氣。不言黑氣似猛虎而言猛虎大的黑氣。此句法避熟處而讀之不覺攛向半空而去。這便是那紀大將軍的始末原由。一篇小傳。交回來再講他經畧七省的時節。正是十三妹姑娘的父親。作他的中軍副將。他聽得這中軍的女兒。有恁般的人才本領。那時正值他第二個兒子紀多文。求配續作填房。這要遇見個趨炎附勢的。一個小小中軍。得這等一位掀動乾坤的大上司。紆尊降貴。合他作親家。豈有不愿之理。無如這位副將爺。正是位累代名臣之後。有見識尚氣節的人。他起初還把些官職門戶年歲都不相當。不敢攀附的套話推辭。後來那紀大將軍。又着實的牢籠他。保了他堪勝總兵。又請出本省督撫提鎮。強逼作伐。却惹惱了這位爺的性兒。用了一個三國時候東吳求配的故事。道吾虎女豈配犬子。吾頭可斷。此話再也休提。這話到了那紀大將軍耳朶裡。他老羞變怒。便借樁公事。叅了這位爺一本。道他剛愎任性。遺悞軍情。那時紀大將軍。叅一員官。也只當抹個臭虫。那個敢出來辨這寃枉可憐。就把個鐵錚錚的漢子。立刻革職拿問。監在監牢。不上幾日。一口暗氣。鬱結而亡。以致十三妹姑娘弄得人亡家破。還被了萬載不白說不出口的一段奇寃。他這等的一個孝義情性。英雄志量。如何肯甘心忍受。偏偏的又有個老母在堂。無人奉養。這段仇愈擱愈久。愈久愈深。愈深愈恨。如今不幸老母已故。想了想一個女孩兒家。獨處空山。斷非久計。莫如早去報了這段寃仇。也算了却今生大事。這便是十三妹切齒痛心。顧不得守靈穿孝。盡禮盡哀。急急的便要遠去報仇的根子。無奈他又住在這山旮旯子裡。外間事務。一概不知。鄧九公偶然得些傳言。也是那鄉下老兒談國政。况又只管聽他說報仇報仇。究竟不知這仇人是誰。更不想便是他聽見的那個紀獻唐。所以一直不曾提起。直到安老爺昨日到了褚家莊。纔一番筆談。談出這底裡深情的原故來。這又叫作無巧不成話。列公。你看這段公案。那紀大將軍在天理人情之外去作人。以致身沒兒女英雄不足道。也只他這個中軍。從紀大將軍那等轟轟烈烈的時候。早看出紀家不是個善終之局。這人不是個載福之器。寧甘一敗塗地。不肯辱沒了自己門第。躭悞了兒女終身。也就算得個人傑了。不然他怎的會生出十三妹這等掀動乾坤的一個女兒來。剪斷閒言。言歸正傳。當下那尹先生。便把這段公案。照說評書一般。從那黑虎下界起。一直說道他白練套頭。這其間因礙着十三妹姑娘面皮。却把紀大將軍代子求婚一層。不曾提着一字。鄧九公合褚家夫妻。雖然昨日聽了個大概。也直到今日。纔知始末根由。那些村婆村姑。只當聽了一回豆棚閒話。却說十三妹起先聽了那尹先生。說他這仇早有當今天子替他報了去了。也只把那先生看作個江湖流派。大言欺人。及至聽他說的有本有源。有憑有據。不容不信。只是話裡不曾聽他說到紀家求婚一節。又追問了一句道。話雖如此。只是



第十九回圖


西方接引

你這句話可大有關係不可打一字誑語尹先生道且無論我尹其明生平光明磊落不肯妄言便是妄言姑娘只想你報你家的仇干我尹其明甚事要不攔你況你這樣不共戴天的勾當誰無父母可是欺得人的你若不見信只怕我身邊還帶得有抄白文書一紙不妨一看只不知姑娘你可識字鄧九公道豈但識字字兒忒深了那尹先生聽了便從靴掖兒裡尋出一張抄白的通行上諭遞給鄧九公送給姑娘閱看只見他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擱在桌兒上把張一團清白無氣的臉漸漸的紅暈過來兩手扶了膝蓋兒目不轉睛的怔着望了他母親那口靈良久良久默然不語列公你道他這是甚麼原故原來這十三妹雖是將門之女自幼喜作那些彎弓擊劍的事這拓弛不羈却不是他的本來面目只因他一生所遭不偶拂亂流離一團苦志酸心便釀成了這等一個遯跡空山游戲三昧的樣子如今大事已了這要說句優俳之談叫作叫化子丟了猢猻了沒得弄的了若歸正論便用着那趙州和尚說的大事已完如喪考妣的這兩句禪語這兩句禪語聽了去好像個葫蘆提列公你只閉上眼睛想作一個人文官到了入閣拜相武官到了奏凱成功以至才子登科佳人新婦豈不是人生得意的事不解到了那得意的時候不知怎的自然而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慨再如天下最樂的事還有比飲酒看戲游目快心的麼及至到了酒闌人散對着那燈火樓臺靜坐着一想就覺得像有一樁無限傷心的大事兜的堆上心來這十三妹心裡此刻便是怎般光景鄧九公合褚家夫妻看了還只道自從他家老太太死後不曾見他落下一滴眼淚此時聽了這個原故定有一番大痛正待勸他只見他悶坐了半日忽然浩歎了一聲道原來如此便整了整衣襟望空深深的作了一萬福道謝天地原來那賊的父子也有今日轉身又向那尹先生福了一福謝道先生多虧你說明這段因由省了我妄奔這遭我倒不怕山遙水遠渴飲饑餐只是我起興而去難道還想敗興而回豈不畫蛇添足轉落一場話靶回身又向鄧九公福了一福道師傅我合你三載相依多承你與我堂持這小小門庭深銘肺腑容當再報鄧九公正說姑娘你這話又從那裡說起只見他並不回答這話早退回去坐下冷笑了一聲望空叫道母親父親你二位老人家可曾聽見那紀賊父子竟被朝廷正法了可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只是你養女兒一場不曾得我一日孝養從我略有些知識便撞着這場惡姻緣弄得父親含冤母親落難你女兒早辦一死我又上無長兄下無弱弟無人侍奉母親如今母親天年已終父親大仇已報我的大事已完我看着你二位老人家在那不識不知的黃泉之下好不逍遙快樂二位老人家你的神靈不遠慢走一步待你女兒趕來合你同享那逍遙快樂說着把左手向身後一綽便要綽起那把刀來就想往項下一橫拚這副月貌花容作一團珠塵玉碎這正是為防濁水污蓮葉先取鋼刀斷藕絲要知那十三妹的性命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十九回

恩怨了了慷慨捐生　變幻重重從容救死

這回書不消多談開口先道着十三妹却說那十三妹他聽得仇人已死大事已完剩了自己孑然一身無可留戀便想回手綽起那把雁翎寶刀來往項下一橫拚着這副月貌花容珠沉玉碎且住倘他這副月貌花容果然珠沉玉碎在他算是一了百了只是他也不曾想想這

兒女英雄傳。纔演到第十九回。叫說書的怎生往下交代。在下所以會先說起能仁寺棄若破獲怎恐科以擅殺生愁燕北間人將擱筆也　天無絕人之路。虧而他一回手。要綽那把刀的時候。撈了兩撈。竟同水中撈月一般。撈了個空。連忙回頭一看。原来那把刀。早已不見了。他便吃驚道。阿我這把刀。那裡去了。褚大娘子站在一傍說道。你問那把刀啊。是我見你方纔鬧得不像。怕傷了這位尹先生。給你拿開了。十三妹道。嗨。你怎麽這等悞事。快快給我拿來。褚大娘子道。我叫你姐夫交給人帶回我們莊兒上去了。我那裡給你快快的拿去呀。你這時候又要這把刀作甚麽。罷罷姑娘道。我要跟了爺娘去。褚大娘子道。胡鬧的話了。你可是沒的幹的了。你見過有個爺娘死。兒女跟了去的沒有。好好兒的叫人瞧着。這是怎麽了。作了甚麽見不得人的事了。姑娘你這不是撑糊塗了嗎。鄧九公也夾雜在裡頭亂嚷。他道姑娘你這是那裡說起。俗們原為這仇不能報。出不了這口氣。纔忙着要去報仇。如今仇是報了。俗們正該心裡痛快痛快。再完了老太太的事。俗們就該着淨找樂兒了。怎麽倒添了想不開了呢。褚一官也在一傍相勸。你一言。我一語。姑娘都作不聽見。只逼着褚大娘子要他那把刀。褚大娘子道。那你可是白說了。今日你憑我點兒都使得。那有個我遞給你刀。叫你尋死去的。姑娘賭氣道。我要死也不必定在那把刀上。列公。聖人講的殺身成仁。孟子講的舍生取義。你看他這成字取字。下得是何等分量。便是那史書上所載的那些忠臣烈士。以至愚夫愚婦。雖所遇不同。大都各有個萬不得已。只這萬不得已之中。却又有個分別。叫作慷慨捐生易。從容就死難。即如這十三妹。假使地方纔一伸手。就把那把刀綽在手裡。往項下一橫。早已一旦無常。萬事休了。就讓有一百個假尹先生。還往下合他說些甚麽。及至鼓着氣。冒着勁。橫着心。要就那把雁翎寶刀上作個了當。這正是件迅雷不及掩耳的事情。說句外話。叫作胡蘿蔔就燒酒。仗個乾脆。怎禁得一伸手取那把刀。先撲了個空。氣兒一洩。勁兒一破。心早打了回頭了。再加上鄧褚翁婿父女三人。在耳邊上吵吵鬧鬧。說的都是些不入耳之談。總不曾道着他那一肚子說不出來的苦楚。姑娘聽了。益發覺得不耐煩。此刻轉後悔。方纔不該當作這班人作這舉動。又多了一番牽扯。只落得一聲兒不哼。獃獃的坐在那裡發怔。這個當兒鄧九公見勸他不理。回頭正要望着尹先生說話。見他又在那裡拈鬚而笑。因說道。喂先生。這都是你一套話惹出來的。你也這麽瞧着勸勸。怎麽袖手旁觀的。又睫瞜睫瞜的笑起來了呢。莫不說人家。這又是個尋常女子。鄧九公這話。正是要引出安老爺的話來。只聽他道。九公。我此時倒不單笑這姑娘是個尋常女子。倒笑着你這糊塗老頭兒。鄧九公道。我怎麽糊塗了。先生道。你合這姑娘既是個師生之誼。況又這等的高年。他但有個見不到的去處。自然就仗你指引。你只看你以前見他無端要報那不消去報的仇。正該攔他。你不攔他。如今見他無法要走這沒奈何走的路。正該由他。你又不由他。也不曾替這位姑娘設身處地想想。他雖然大仇已報。大事已完。可憐上無父母。中無兄弟。往下就連個着己的僕婦丫鬟也不在跟前。況又獨處空山。飄流異地。舉頭看看那一塊雲是他的天。低頭看看那撮土是他的地。這纔叫作一身伴影。四海無家。憑他怎樣的腦襟本領。到底是個女孩兒家。便說眼前靠了九公。你合大娘子這萍水相逢的師生姊妹。將來他葉落歸根。怎生是個結果。我倒請教你。不許他走這條路。待教他走那條路。鄧九公嚷道。我的爺。也有個見死兒不救的。你這話我就不懂了。按下鄧九公這邊不表。却說十三妹聽了鄧

答話。先生道。雖是不差。却也差得一着。又是可惜死得早了。這姑娘是天生半分不認錯一字不饒人拉口子要見血刨樹要搜根兒的脾氣。聽了這話。早把那要刀的話且擱起。先要合尹先生辨明這遲早兩個字。他便問着那先生道。方纔我那替父報仇的話。先生你道可惜遲了。是我苦於不知就理。如今我要殉母終身。你怎的又道是可惜早了。請問要到幾時纔是個不早。尹先生道。呵呀姑娘。明人不待細講。這話何消再問。你如今雖然父仇已報。母壽已終。難道你尊翁那口靈。你就果的忍心丟在那間破廟。不把他入土不成。你令堂這口靈。你就果的忍心埋在這塵土。不想他合葬不成。從來父母生兒也要得濟。生女也要得濟。他二位老人家一靈不瞑。眼睜睜只望了你一個人。你若果然是個尋常女子。我倒也不值得合你饒舌。你要算個智仁勇三者兼備的巾幗丈夫。只看當那紀獻唐勢焰燻天的時節。你尚且有那膽量智謀。把你尊翁的骸骨。遣人送到故鄉。你母女自去全身遠禍。怎的如今那斷冰山已倒。你又大了兩年。倒不知顧眼前大義。且學那匹夫匹婦的行逕。要作這等沒氣力的勾當起來。可不是可惜死得早了。姑娘你的智仁勇安在。這位安老爺真會作這篇一折一伏一提一醒的文章前番話把十三妹一團盛氣。折了下去。這番話。却又把他一片雄心提將起來。那姑娘聽了這話。果然把小脖頸兒一梗。梗眼珠兒一轉。心裡說道。這話不錯。倒不要被這先生看輕了。我果然該把母親送到故鄉。然後從容就義。纔是。隨又轉念一想道。話雖如是。只是這番護着靈柩回京。大非前番奉着母親逃難可比。縱說我有這身本領。那沿途的曉行夜住。擺渡過橋。豈是一人能夠照料。再說當日有母親在。無論甚麼大事。都說交給我罷。我却依然得把我交給母親。如今我又把我交給誰去。眼前可以急難相告的。只有鄧褚兩家父女翁婿三個人。這位將近九十歲的老人家。難道還指望他辛苦辛苦。跟了我去不成。他不能去。他的女兒自然父女相依。不好遠離。還是我就好合個褚一官同行呢。就便算他父女翁婿同心仗義。都肯伴送我去。及至到了家。我那祖塋上是無餘地可葬了。只這找地立墳。以至葬埋封樹。豈是件容易事便是當日護送父親靈柩的。兩個家人還在。難道是我一個女孩兒家。帶了他們就弄得完成麽。何況又兩手空空。從何辦起。一時左思右想千頭萬緒。心裡倒大大的為起難來。只這為難的去處。又被他那好勝的心腸。繞成一處。更不肯輕易出口。在人前落了褒貶。他轉大剌剌的說了一句道。先生這叫作彼一時。此一時。你這話談何容易。豈知姑娘這番為難光景。早被那假尹先生猜透。他便說道。這又何難。天下事只怕沒得銀錢。便是俗語說的。一文錢難倒英雄漢。有了銀錢。却又只怕沒人。又道是牡丹花好。終須綠葉扶持。如今無論眼前。還有個鄧老翁。合這大娘子。不難助你一臂之力。便是我東人安學海父子也受了你的大恩。眼前辭官不作。正為尋你答這番恩情。他只為護了家眷同行。更兼不知你的實在住處。不能在此耽擱。所以纔托我尹其明來尋訪。如今我既合姑娘見了面。況又遇着你老太太這樣意外之事。待我報個信給他。他必定親來見你。那時把這樁事。就責成在他身上。豈不是好。姑娘聽了。連連擺手說道。先生你快快休提此話。我在那黑風崗能仁古剎作的這場把戲。原為那騾夫和尚無故坑陷平人。一時奮起我的義憤性兒。要出我那口惡氣。並不是合安家父子有甚痛癢相關。我自來施恩於人。從不望報。這事怎好責成在他身上。況且自己父母大事。可是責成得人的。姑娘這句話。更被那位假尹先生扣着線頭兒了。

他便笑了一笑道。姑娘。我看你這人。一生受病。正在這句話上。你道施恩不望報。大意不過只許人來看你。你不肯求着人。你這病根却又只吃虧在一個聰明好勝。天下的聰明好勝人。大概都是看了聖賢的庸行學問。學得平淡。定要再高一層。轉弄到流為怪僻。看了事物的當然情理。覺得尋常。定要另走一路。必致於漸入乖張。其實按下去。任是甚的頂天立地的男兒。也究竟不曾見他不求人。便作出那等驚人事業。何況你強煞是個女孩兒家。怎說得不求人三個字。你只看世界上。除了父子兄弟夫婦。講不到個求字之外。那鄉黨之間不求人。何以有朋友一倫。廟堂之上。不求人。何以有君臣大義。不但此也。就作了個天不求人。那個代他推測寒暑。豈不成了混沌陰陽。作了個地不求人。那個給他利導山川。豈不成了個洪荒世界。至於施不望報。原是盛德。但也只好自己存個不望報的念頭。不得禁住天下受恩人不來報恩。世人造因結果的這場公案。原是上天給衆生開得一個公共道場。姑娘你一定要自己站在這個路頭。不准他人踹進一步。纔算個英雄。可不先把英雄兩字看得差了。姑娘你去想來。可憐這位姑娘雖說活了十九歲。從纔解人事。就遭了一場橫禍。弄得家破人亡。逃到這山兒旮子裡來。耳朵裡何嘗聽見過這等一番學問話。幸得他有那過人的天分。領畧得到。聽了這話。心裡便暗暗裡着實敬服這位先生。早把那威氣消盡。說出幾句實話來。他道先生。我也不是單單為此。我合你那東人安官長素昧平生。知他怎的個性情。怎的個見識。況人家好端端的同了家眷走路。叫他合我這等一個不祥之家同行。知他肯也不肯。便說他礙了我前番相救的情面。不好推辭。日長路遠。倘到了路上。彼此有一絲的勉強。起來他是位官長。我這等孤寒。那時有母親的靈柩在前。便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却怎麼處。便是先生你又怎保得住你那東人父子。一定也像你這等肝膽照人。一心向熱。話擠話。說到這個場中。算把姑娘前前後後的話。都擠出來了。當下先把鄧九公樂了個拍手打掌。他活了這樣大年紀。從不曾照今日這等挨着三眼一板的說過話。此刻憋了半天。早受不得了。恨不得跳起來一句告訴那姑娘說。這說話的就是安學海。根兒裡就沒這麼一個尹其明。安老爺生恐他說決撒了。連忙向着姑娘道。姑娘。你也不可過於誇賞這尹其明。倒輕視那安學海。此時正用着你方纔的話道。我也不是甚麼尹七明尹八明。只我就是你在能仁古剎救的那一對小夫妻安驥的父親。張金鳳的公公。河南被參知縣安學海的便是。將來借着送這張彈弓。訪你的下落。我還有萬言相告。十三妹聽了。一怔。重復把安老爺上下一打量。又看了看鄧九公。褚大娘子。只得站起身來。向安老爺福了一福。道原來便是安官長。方纔民女不知。多多唐突。望官長恕民女的冒昧。老爺也連忙答禮讓坐。只見他對着老爺。默默的望了一刻。又說怪道這言談氣度不像個寒酸幕客的樣子。只是既蒙官長下降。怎的不光明正大。而來。便是九師傅你合褚家姐姐夫妻二位。也該說個明白。怎的大家作這許多張致。是個甚麼意思。鄧九公這可憋不住了。只站起來。紅頭漲臉。張牙舞爪的道。姑娘我實告訴你說罷。人家這位安太老爺。昨日就來了。他是想長念你的好處。人家把七品黃堂的前程都扔了。辭官不作。親自到這個地方。特為找你。未從找你來先到了西莊兒。我們沒見着。他又到了那東莊兒。我昨日直等到我從山裡回來。我們纔見着了。姑娘。偺爺兒倆可沒剩下的話。你想人家既誠心誠意的找偺們來。偺們有個不說實話的嗎。我可就如此長短的都說給他了。是說這報仇的話我不知底。沒提明白 [illegible]

性把個姑娘也鬧得迷了攢兒了。〔姑娘雖是鬧得迷了攢兒了然心中警住的話則已倒出來了〕鄧九公瞅瞅這個。看看那個。也不知聽那句好。問那句好。褚大娘子道。你老人家這話。不是這麼說。等我告訴他。說着。也擻了個座兒。在十三妹身旁坐下。向他說道。好妹子。你瞧你我在一塊兒過了這麼二三年。我的話。從沒瞞過你一個字。到了今日的事。可是出在沒法兒了。這如今我們這二叔。不是把真名姓兒說出來了嗎。聽我澈底澄清的告訴明白了你。人家二叔這盪來。可並不是專為送這張彈弓來的。他也不知你家老太太去世。更不知你又有要去給你家老爺子報仇的這一件事。人家是誠心誠意的接你們娘兒兩個回老家來了。〔一語揭明來意是霹靂手〕要講你這報仇的事。你連我瞞了個風雨不透。就算我們老爺子知道。他究竟不知你賣的是那葫蘆裡的藥。敢則昨日提起來。人家比偺們知道的多着呢。因這上頭。大家夥兒纔商量着。說必得把這話先告訴你。然後人家二叔。還有多少正經話要說。小姑太太。你只想想你那個性格兒。可是一句半句話省的了事的人嗎。所以〔一事疏解透亮底蘊畢宣豈用十二所以有手如白雨點之妙真覺天花散落頑石點頭〕昨日。纔商量了這樣一條主意來的。你方纔只曉得說人家為甚麼不光明正大的來。我們爺兒們為甚麼不告訴明白了你。我且問你。假如昨日沒個商量。人家就這麼冒然的到門口兒。說安某人送彈弓兒來了。你自己估量着。你見人家不見。不用講。心裡先橫上一個甚麼施恩望報咧。不望報咧的一想。他准是為前番在廟裡救了他家、公子報恩來了。再加上你為你老太太的事。心裡不耐煩。為老爺子的仇。怕走露這個話。你管定連門兒也不准他進。叫他留下彈弓兒。找鄧九太爺去。我為甚麼說這話呢。你當日合他家、公子。約下送這張彈弓兒。取那塊硯台的時候。就叫他找我們老爺子。這就明顯着是不許來人到門。認着你的住處了。你算人家連你的門兒都進不來。就有一肚子話。合誰說去。所以二纔商量着。作成那樣假局子。我們爺兒三個先來。好把人家引進門兒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容我們把這位老人家引進門兒來了。是說進了門兒了。姑娘你也不是甚麼怕見人的人。只是估量着不是方纔那個光景兒。請你出去到前廳兒。人家你肯不肯。一個不肯見面。這話又從那裡說起。所以三纔商量着。編成那個壩。我便攛掇到你總根兒底下聽去。那裡都作成一邊定要留下那弓。一邊定不肯留下那弓。好把姑娘你引出去。不想果然就把姑娘你引出去。彼此見着面兒了。是說見着面兒了。還怕你不三言兩語把彈弓兒要過來。趕身往裡就走嗎。人家各有個內外。難道人家還好後腳兒就跟你進來不成。那時雖然見了面。這話還是說不成。所以四纔商量着。我們這二叔開口。便問你家老太太。為的是接着拜靈。好進來說這段話。不想我們老爺子從旁一慫恿。姑娘你果然就讓這位老人家到裡一層兒來了。是說到了這裡了。難道拜過了靈。交還了彈弓兒。人生面不熟的。人家還好硬坐下不走不成。這話又打住了。所以五纔商量着。我拉起你來謝客。你姐夫就替你遞茶。為的是好留住人家坐下說話。不想姑娘你果然就讓他坐下了。是說是坐下了。難道人家沒頭沒腦兒的開口。就說你這不穿孝。不是要報仇去呀。這像句話嗎。便是我們爺兒們。又怎心好多這個口呢。這話又躭誤了。所以六纔商量着。就借着問你為何不穿孝。閑話激着你。叫你自己說出這句報仇的話來。又怕一下子把你激怕了。打斷了話頭兒。所以七纔商量着。不等你番。老爺子先番。好壓下你的氣去。引出你的話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自己不禁又一日。就把報仇這句話說出來了。是說說出來了。再要你

說出這個仇人的姓名來。只怕問到來年。打罷了春。也休想你說。所以八 纔商量着。索性給你一口道破了。我們爺兒們。可也想不到你就鬧到那個場中。人家二叔可早料透了。所以九 纔商量定了。老爺子那裡。緊防着你。不想姑娘你果然就鎗兒刀兒煙霧塵天的鬧起來了。到了鬧到這個場中了。你那性兒有個不問人家一個牙白口清。還得掉在地下砸個坑兒的嗎。這話其實也不過幾句話。就說明白了。又要那樣說評書的似的。合你叨叨了那半天。是為甚麼。就防你一時想左了。信不及這位假尹先生的話。一個不信。你嘴裡只管答應着。心裡彆主意。半夜裡一聲兒不言語。奶嘣騎上那頭一天五百里腳程的驢兒走了。姑娘你說這個事。你作得出來作不出來。那時候誰駕了觔斗雲。趕你去呀。這不是只管把話說明白了。還是誤了事了嗎。所以十 人家纔耐着煩兒起根發腳的合你說。說的待終把紀家門兒的蹺蹊家。都倒出來了。也是為要出出你這口怨氣。好平下心去商量正事。我們也只想着你聽見只有痛快的樂的。再不然想起你們老爺子老太太來。倒痛痛的哭一場。再不至於有別的岔兒。人家二叔可又早料透了。所以十一 纔商量定了。囑咐我小心留神。所以十二 我來你合人家。攏眉毛瞪眼睛的那個當兒。我就把你那把刀溜開了。不想姑娘你果然就死呀活呀的胡鬧起來了。到了鬧到這個分兒上。算鬧到頭兒了。就要仗着我們爺兒們勸你。老爺子是說是你個師傅。他老人家的性子。沒三句話先嚷起來了。你姐夫更合你說不進話去。我這鋸子嘴的葫蘆似的。大約說破了嘴。你也只當是兩片兒鞦。難道我沒勸過你去不得嗎。你何嘗聽我一個字兒來着。你只聽人家二叔方纔說的這篇大道理。把你心裡的為難。想了個透亮。把這事情的用不着為難。說了個簡捷。纔把姑娘你的實話。窨窨啊似的彎出來了。好容易盼到你說了實話了。人家不敢撒開假姓名。露出真面目來。合你說實話。是啊說了個過遭兒。人家好好兒的倒底為甚麼。把位安老爺算作尹先生。我們爺兒們又粧神弄鬼的跟在裡頭。這又是作甚麼呀。可都是你那個甚麼施恩望報不望報的這個脾氣兒鬧的。的確不易百喙何辭你只看方纔說到歸根兒。你還是這句。總而言之一句話。說是尹先生纔進的了你這個門兒。說得上這套說話。是安老爺只怕這時候慢講說這套話就進不了這個門兒。至於方纔那番話。也必是從你嘴裡說出來纔話裡引的出話來。要是從旁人嘴裡說出來。管保你又是把那小眼皮兒一搭拉。小顋幫子兒一鼓。再別想你言語了。人家還說甚麼。那可就悞事悞到底兒了。為甚麼為這個事。他老哥兒倆昨日商量了不差甚麼一天的。還弄了分筆硯寫着。除了我們爺兒四個。連個鬼也不叫聽見。妹子你自想想。我們這位二叔在你跟前。心思用的深到甚麼分兒上。意思用的厚到甚麼分兒上。人家是怎麼個樣兒的重。你人家怎麼個樣兒的疼。你這是我們二叔合我父親一片苦心。一團誠意。你可別認成三國演義上的諸葛亮七擒孟獲。水滸上的吳用智取生辰綱。作成圈套兒來汕你的。那可就更擅了。再說人家也是這個歲數兒了。又合老爺子結了弟兄。就合偺們的老家兒一樣。依我說這時候且把那些甚麼英雄不英雄的。扔開。偺們作兒女的就是聽人家的話。怎麼說怎麼依着好妹子。好姑奶奶。你可不許貓鬧了。你往下聽這位老人家的正經話。多着的呢。却說那十三妹姑娘聽了褚大娘子這話。纔如夢方醒。心裡暗暗的說這位安官長。纔是位作英雄的見識。養兒女的心腸。他登時把一段剛腸。化作柔腸。一腔俠氣。融成和氣。心裡着實的感激佩服安老爺。列公。說起來。人生在世。都有個代勞任怨的剛腸。排難解紛的俠氣。成全朋友。撫恤骨肉。只是到了自己背了氣。迷了頭。就難得受過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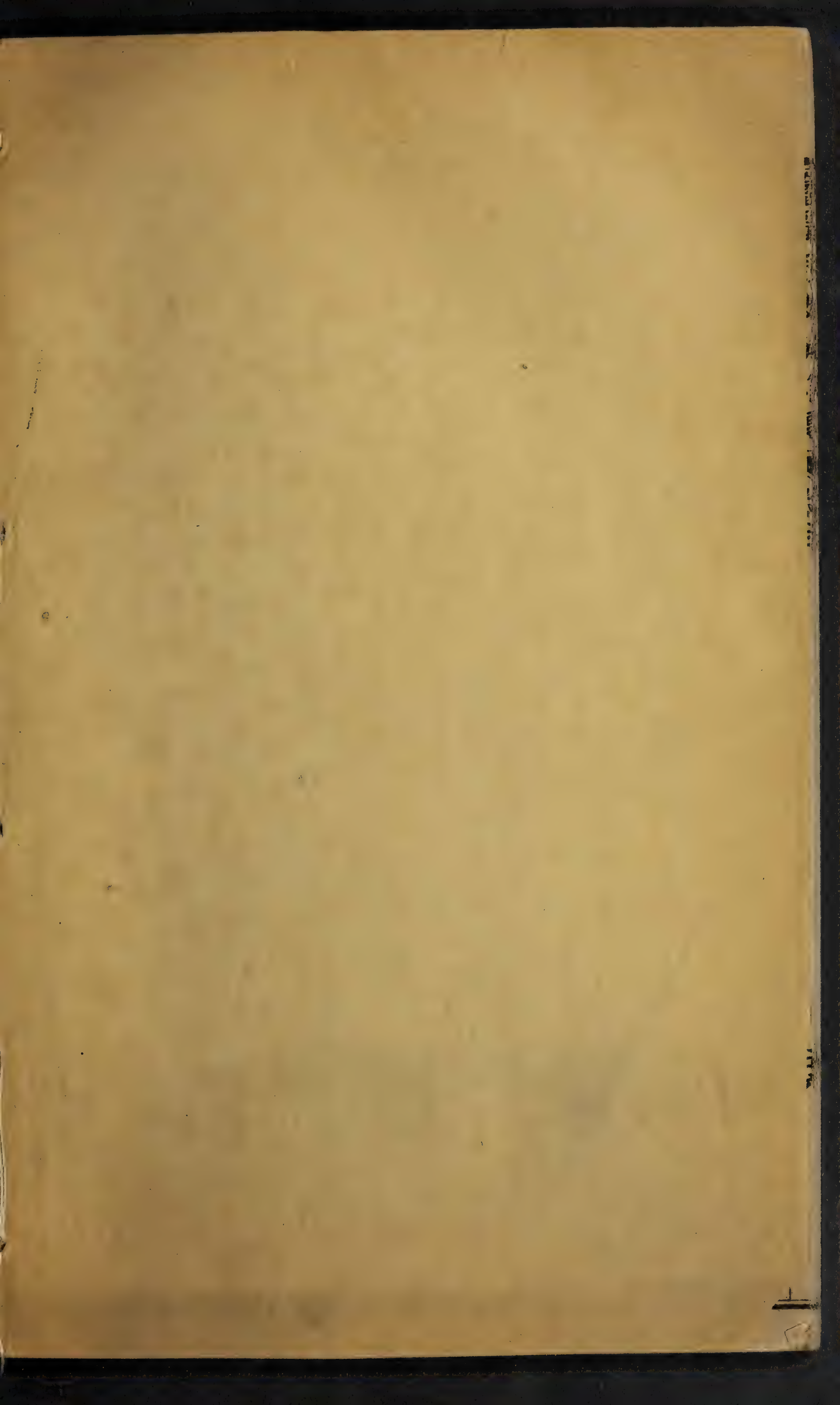
好處的那班人知恩報恩都像這位安水心先生這等破釜沉舟披肝瀝膽假如我說書的遇了這等事遇見這等人說着這番話我只有給他磕上一個頭。跟着他去。由他怎麽好怎麽好。誰想這位十三妹姑娘力大於身。還心細於髮。沉下心去。把前後的話一想。第一句他就想道。方纔這位安官長的話。講到我當日遣人送了我父親柩一節。這話我記得曾在能仁寺。向他家公子合張家妹子說過。個大概。算他父子翁媳見面談到罷了。至於我的老家在京裏。我父親的靈在廟裏。這話我合鄧褚兩家都不曾談過。他是怎的知道。好不作怪。且等我問個端的再定行止。且向安老爺說道。官長這番高義。無論我十三妹有這造化跟了去。沒這造化跟了去。只這幾句話。終身不敢忘報。只是民女的家事官長怎麽曉得的這樣詳細。還要求明白指教。安老爺聽了這話。呵呵大笑。說道。姑娘你問到這句話。我若說將起來。只怕我雖不是尹其明。你也不好稱我作官長。你雖自稱是民女。我還不信你是十三妹姑娘。此刻氣兒是餒下去了。心兒是平下去了。小嘴兒也不像那樣梆啊梆的梆子似的了。只得給人家陪個笑兒道。官長不信民女是十三妹。卻是那個。安老爺道。姑娘。話到其間。我也只好直說了。只是你卻不要害羞。不可動氣。你不但不是姓石行三。並且也不排行十三妹。你家姓一個人可的何字。同我一樣。都是正黃旗漢軍人。你家三代單傳。你曾祖太爺雙名登瀛。翰林出身。作到詹事府正詹。終於江西學院。你祖太爺單名一個焯字。卻只中了一名孝廉。你父親單名一個杞字。官居二品。便是那紀大將軍的中軍副將。你家太夫人尚氏。便是三藩尚府的遠族。本家當日在京。我們彼此都是通家。便是姑娘你小時節。我也曾見過。只是今日之下。我認得你。你卻不認得我了。我除了你曾祖太爺不曾趕上。你祖太爺便是我的恩師。那時他老人家正在用功想中那名進士。不想你家從龍過來。有個騎都尉的世職。恰好出缺無人。輪該你祖太爺承襲。出十六引見。便用了一個本旗章京。你祖太爺因是歷代書香。自己不願棄文就武。便退歸林下。把這前程讓給你父親承襲。他幼官出學。用了一個三等侍衛。你祖太爺從此無心進取。便聚積了許多八旗子弟。逐日講書論文。只是安某要算他老人家第一個得意學生。分雖師生。情同骨肉。我今兒稍稍的有些知識。都是我這恩師的教導成全。至今無可答報。他老人家是早年斷絃。一向便在書房下榻。直到一病垂危。我還同你父親在那裏服侍湯藥。早晚不離。一天他老人家把我兩個叫到牀前。叫着你父親的名字說道。我這病多分不起。生寄死歸。不足介意。只是我平生有兩樁恨事。一樁是不曾中得一名進士。但我雖不曾中那進士。卻也教育了無數英才。看去將來大半都要青雲直上。就中若講人品心地。卻只有我這安學生。只可惜他清而不貴。不能騰達飛黃。然而天佑善人。其後必有昌者。至於你雖然作個武官。斷非封侯骨相。恰好我一弟一子。都無兄弟。這兄弟一倫也是人生不可缺陷的。你兩個今日就在我面前對天一拜。結作弟兄。日後也好手足相顧。因此上我合你父親又多了一層香火因緣。算得個異姓骨肉。他老人家又道。那一樁恨事。便是我不曾見着個孫兒。我家媳婦現在身懷六甲。未卜是女是男。倘得個孫兒長大。就拜這安學生為師。教他好好讀書。早圖上進。切不可等襲了這世職。依然去作武弁。倘得個女孩兒。也要許配一個讀書種子。好接我這書香一脈。你兩個切切不可忘了我的囑咐。這些話我都一一的親承師命。姑娘你我兩家是這等一個淵源。你怎生還合我稱的甚麽民女咧官長。姑娘此刻是聽進點兒去了。話也沒了。只數數的望了安老爺的臉往下聽。安老爺又接着說道。及至你祖太爺見背之後。次年三月初三日辰時。姑娘你纔

降臨人世。那年是個辰年。你這八字。恰好合着辰年辰月辰日辰時。從你裹着裓子的時候。我抱也不止抱過一次。這年正是你的週歲。我去給你父母道喜。那日你家父母在坑上。擺了許多的針線刀尺。脂粉釵環。筆墨書籍。戥子算盤。以至金銀錢物之類。又在廟上買了許多耍貨邀我進去。一同看你抓週兒。不想你爬在坑上。凡是挨近的針黹花粉。一概不取。只抓了那廟上買的刀兒鎗兒弓兒箭兒。這些耍貨攥在手底下。樂個不住。我便合你父母笑道。這姪女兒將來。只怕他要學個代父從征的花木蘭。定不得呢。誰知你聽得我說了這句。便抬起頭來笑嘻嘻的趕着要我抱。及至我抱到懷裡。你便張着兩隻小手兒。倒像見了許多年不曾相會的熟人一般。說說笑笑。鑽鑽跳跳。十分親熱。倒是誰來接着。只不肯去。落後還是你家老太太。吩咐你家奶娘道。快接過去罷。看溺了二大爺。一句話不曾說完。且喜姑娘你不曾小解。倒大解了我一褂袖子。那時你家老太太連忙叫人給我收拾。我道不必。只把他擦乾了。留這點古記兒。將來等姑娘長大。不認識我的時候。好給他看看。看他怎生合我說嘴。姑娘。不想這話。卻應在今日。那時我同你父母大家笑了一回。你那奶娘早給你換了衣裳。抱來你老太太接過來道。快給大爺陪個不是。說等鳳兒大了。好生孝順孝順大爺罷。我因問說。你我旗人家的姑娘。怎生取這等一個名字。你家老爺道。說也好笑他母親生他的前一晚。夢見雲端的一隻純白如玉的鳳鳥。一隻金碧輝煌的鳳鳥。空中飛舞。一時這隻把那隻引來了。一時那隻又把這隻引了去。對着飛舞一回。雙雙飛入雲端而去。兩鳳齊飛一黄一白彼何人斯式金式玉不解是個甚麼因由。想去總該是個吉兆。因此就叫他作玉鳳。姑娘。你這名兒從你抓週兒那日。就在我耳輪中聽得不耐煩了。此時你還合我講甚麼十三姐呀。十三妹。然則你又因何單單的自稱個十三妹呢。這三個字。大約還從你名兒裡的這個玉字而來。你是用了個拆字法。把這玉字中間十字。合旁邊一點。提開。豈不是個二字。再把十字加再二字頭上。把一點化作一橫。補在二字中間。豈不是十三兩個字。又把九十的十字。金石的石字。音同字異。影射起來。一定是你借此躲避你那仇家。作一個隱姓埋名啞謎兒。全身遠害。賢姪女。你道愚伯父猜得是也不是。聽起安老爺這幾句話。說得來也平淡無奇。瑣碎得緊。不見得有甚麼驚動人的去處。那知這話。越平淡。越動性。越瑣碎。越痛情。姑娘是個性情中的人。豈有不感化的理。再加自己家裡的老底兒。人家比自己還知道。索性把小時候拉青屎的根兒。都叫人刨着了。這還合人家說甚麼呢。只見他把這許多年磐成的一張冷森森煞氣橫縱的面孔早連腮帶耳紅暈上來。站起身來望前走了一步道。原來是我何玉鳳三代深交有恩有義的一位伯父。你姪女兒那裡知道。說着纔要下拜安老爺站起來說道。姑娘且慢為禮。你且歸生聽我把這段話講完了。因接着前文說道。後來你老人家服滿升了二等侍衞。便外轉了參將帶你上任。這話算到今日。整整十七個年頭。一向我們書信來往。我那次不問着你。你父親信來道。因他膝下無兒。便把你作個男孩兒看待且喜你近年身量長成。雖是不工針黹。卻肯讀書。更喜弓馬。竟學得全身武藝。我還想到你抓週兒時節說的那句話。誰想前年。又接得你尊翁的信道。他陞了副將。又作了那紀大將軍的中軍。並且保舉了堪勝總兵。忽然一路順風裡說道。想要告休歸里。我正在不解。看到後面纔知那紀大將軍聽得你有這般武藝。要合你父親結親。你父親因他不是個詩書禮樂之門。一面推辭。便要離了這龍潭虎穴。我正在盼他回家相會。豈知不幾日。便曉得了他的凶信。我便差了兩個家人連夜起程。去接你母女合你父親的靈柩。及至接了回來。纔曉得你要避那仇

子安驥。同你那義妹張金鳳。同到了淮安。說起你途中相救的情由。講到你這十三妹的名字。並你的相貌情形。我料定除了你家。斷不得有第二家。除了你也斷不得有第二個。所以我雖然開復原官。也無心富貴。便脫去那領朝衫。一路尋你到此。要想接你母女回京。給你我個安身立命之處。好不負我恩師的那番囑咐。不止專為你能仁寺。那番贈金救命的恩情而來。姑娘。只要有你老太太在。我尚且要請你母女回京。如今剩你一人。便說有九公合這大娘子可托。我又怎肯丟下你去。現在你的伯母。合你的義妹張姑娘。並他的二位老人家。都在途中候你。便是你父親的靈柩。我也早曉得你家墳上無處可葬。可停。若依你吩咐你那奶公的話。停在那破廟之中。怎生放心得下。我早把他厝在我家墳園。專等尋着你母女的下落。擇地安葬。就連你那奶公戴勤。合那宋官兒。以至你的奶母了鬟。眼下都在我家。此去路上。男丁不多。除了我父子。合張親翁。還有家丁十餘名。女眷不多。除了我內子婆媳。合張親母。還有女伴八九口。那一個不照料了你老太太這口靈柩。姑娘你這條身子。便算我費些事。不過順帶一角公文。便算我費些銀錢。依然是姑娘你的厚贈。及至到京之後。我家還有薄薄幾畝閒地。等閒人還要捨一塊給他作個義塚。何況這等正事。那時待我替你給他二位老人家。小小的修起一座墳塋。種上幾顆樹木。雙雙合葬。你在他墳前燒一陌紙錢。奠一杯漿水。叫聲父母。孩兒今日把你二位老人家。都送歸故土了。那纔是個英雄。那纔是個兒女。姑娘。你要聽我這話。切切不可亂了念頭。何姑娘還不曾答話。鄧九公聽到這里。早逆起來。嚷道。老弟呀。痛快煞我了。這纔叫話。這纔叫人心。這纔叫好朋友。褚大娘子道。你老人家先別打岔。讓人家說完了。鄧九公道。還不叫我打岔。你瞧今日這樁事。還不難為我老頭子在裡頭打岔嗎（番者打岔也和解者亦打岔也）說罷。呵呵大笑。且莫管他呵呵大笑。再說何玉鳳聽了這話。連忙向安老爺道。伯父。你的話。說的盡性盡情。到這個地步。真真的好比作吹泥絮上青雲。起死人肉白骨。姪女兒若再起別念。便是不念父母深恩。謂之不孝。不尊伯父教訓。謂之不仁。既是承伯父這等疼愛姪女。姪女倒要撒個嬌兒。還有句不知進退的話要說。伯父你若依得我。我何玉鳳死心塌地的跟了你去。這位姑娘。也忒累贅咧。這要按俗語說。這可就叫作難撥弄。却也莫怪他難撥弄。一個女孩兒家千金之體。一句話就說跟人走了。自然也得自己踮個地步。留個身分。安老爺聽他還有話說。便問道。姑娘。你更有何說。他道。我此番扶了母親靈柩。隨伯父進京。我往日那些行逕。都用不着。從此刻起。便當立地回頭。變作兩個人。守着那閨門女子的道理。總是第一上路之後。我只守了母親的靈。除了內眷。不見一個外人。安老爺道。這是一。第二呢。他又道。第二到京之後。死者入土為安。只要三五畝地。早些合葬了我父母便罷。伯父切不可過於靡費。我家殁化生存。纔過得去。安老爺又問第三呢。他道。第三却要伯父給我挨近父母墳塋。找一座小小的廟兒。只要容下一席蒲團之地。我也不是削髮出家。我也不為捨身了道。只為一生守着我父母的魂靈兒。廬墓終身。這便是我何玉鳳的安身立命了。只聽這姑娘心眼兒使得重不重。腳步兒踮得牢不牢。這若依了那褚大娘子。昨日筆談的那句。甚麼何不如此如此的話。再加上鄧九公大廠轅門的一說。管情費了許多的精神命脈。說列國似的說了一天。從這句話起。有個反臉不回京的行市。果然又不出安老爺所料。好安老爺。真是從來說的。有八卦相生。就有五行相尅。有個支巫祈。便有個神禹的金鎖。有個九子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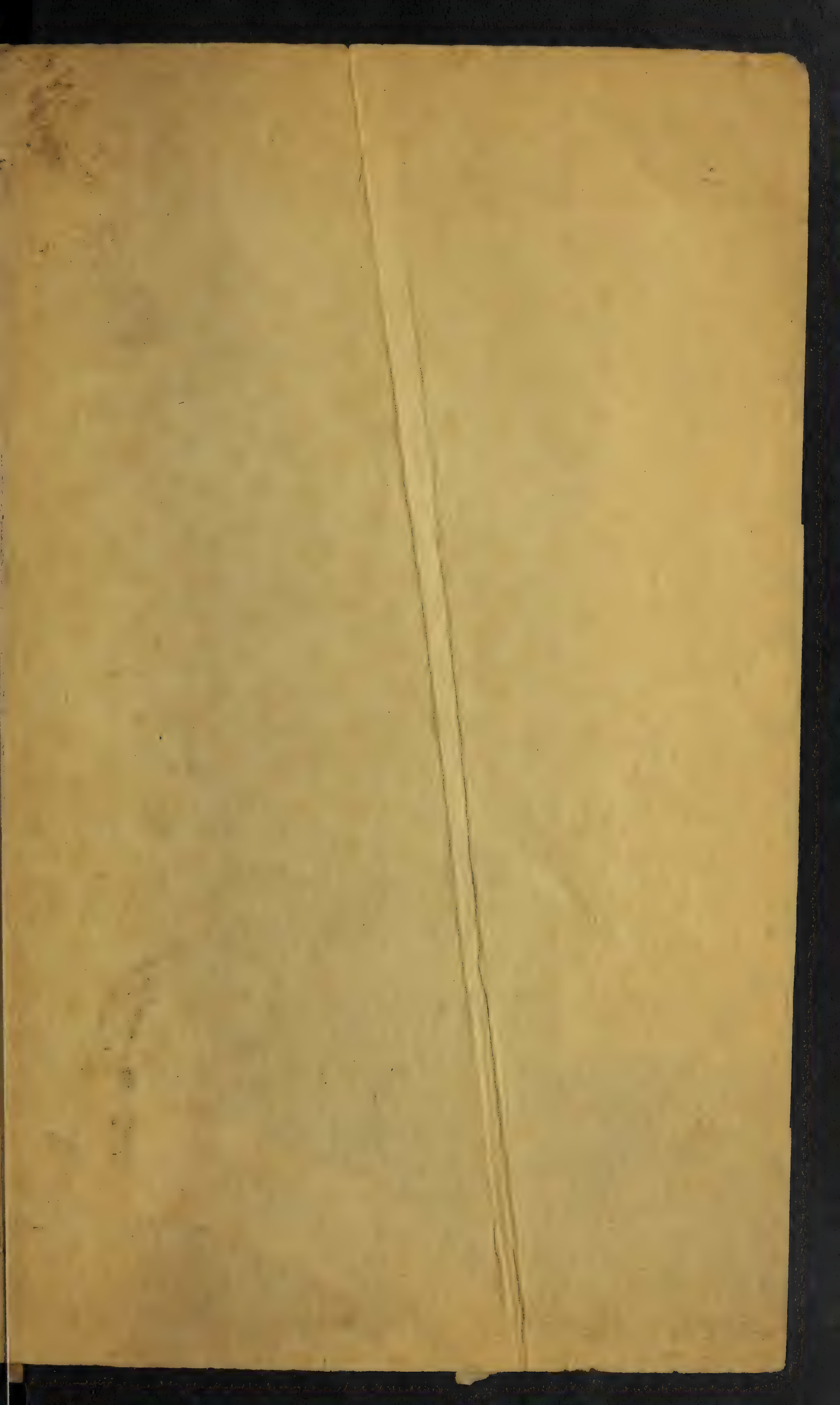
母。便有個如來佛的寶鉢。有個孫悟空。便有個唐一行的緊箍兒咒。你看他真會作。只見他聽了這話。把臉一沉道。姑娘這話。我合你口說無憑。說着便要了一盞潔淨清茶。走到何夫人靈前。打了一躬。把那茶奠了半盞。說道老弟老弟婦。你二位神靈不遠。方纔我安某這片心。合姪女兒這番話。你二位都該聽見。我安某若有一句作不到。哪有如此水。說着把那半盞殘茶潑在當地。便算立了個誓。何玉鳳姑娘見安老爺這樣的至誠。這纔走過來說道。蒙伯父這樣的體諒成全。伯父請上。受你孩兒一拜。安老爺倒掌不住淚流滿面。鄧褚父女翁婿。並那些幫忙的村婆兒。村姑兒。在旁看了。姑娘合安老爺這番恩義。也無不傷心。纔要張羅着讓座讓茶。早見那姑娘。三步兩步。撲了那口靈去叫聲母親。你可曾聽見。如今是又好了。原來他也不是甚麼尹先生。也不好稱他甚麼安宮長。竟是我家三代深交。有恩有義的那一位異姓伯父。他如今要帶了女兒。扶了你的靈柩回京。還要把你同父親雙雙合葬。你道可好。你聽了歡喜不歡喜。你心裡樂不樂。阿呀母親。呵呀父親。你二位老人家。怎的儘着你女孩兒這等叫。答應都不答應一聲兒呀。說完了。拍着那棺材。搥胸頓足。放聲大哭。這場哭。直哭得那鐵佛傷心。石人落淚。風悽雨慘。鶴唳猿啼。便是那樹上的鳥兒。也忒楞楞展翅高飛。路上的行人。也急煎煎聞聲遠避。這場哭。大約要算這位姑娘從他父親死後。直到如今。攢了許多年的第一雙熱眼。這正是傷心有淚不輕彈。知還不是傷心處。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繪圖俠女奇緣

四




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回圖
誥封夫人尚太君


誥封
夫人

第二十回

何玉鳳毀妝全孝道　安龍媒持服報恩情

這回書緊接上回表得是何玉鳳姑娘。自從他父母先後亡故。直到今日。纔表明他那片傷心。發洩他那腔怨氣。抱了他母親那口棺材。哭個不住。鄧九公見他哭得痛切。便叫女兒褚大娘子。上前勸解。褚大娘子道。倒莫忙。他這肚子委屈。也得叫他痛痛的哭一場。不然。弊出個甚麽病兒痛兒的來。倒不好。說着。便叫人取些熱湯水。又叫擰個熱手巾來。這纔慢慢過去勸着。勸了良久。那姑娘纔止住哭聲。大家圍着。都讓他先坐下歇歇。只見他且不歸坐。開口便問着褚大娘子道。姐姐你前日給我作的那件孝衣。可還在手下。褚大娘子道。那天因為你執意不穿立逼着我拿回去。我就帶回去了。今日我連這東西。合你的素衣裳。以至鋪蓋鞋脚。我都帶來了。不然。你瞧我來的時候。作嗎用帶那様一個大包袱來呢。說着。便一手拉了他到裡間去。何玉鳳這纔毀却殘妝。換上孝服。原來漢軍人家的服制甚重。多與漢禮相同。除了衣裙甚至鞋脚。都用一色白的。那姑娘穿了這一身縞素出來。越發顯得如閒雲野鶴一般。有個飄然出世光景。褚大娘子。又叫人給他在地下。鋪了一領葦蓆。墊上孝褥子。他纔在靈右守起制來。鄧九公此時。是把一肚子的話。都倒出來了。也沒有甚麽可為難的了。覺得有點子泛上餓來了。便向他女兒道。姑奶奶。偺們可得弄點甚麽兒吃纔好呢。你看你二叔合妹妹。進門兒就說起。直說到這時候。這天待好晌午歪咧。管保也該餓了。褚大娘子道。這些事等不到老爺子操心。連吃的帶你老人家的酒。我臨來時候。都打點妥當了。叫他們隨後挑了來。這時候敢怕早送來了。在外頭收拾着呢。甚麽時候吃。甚麽時候現成。鄧九公聽了。便催着纔給姑娘些東西吃。豈知這位姑娘。平日雖吃上看不破些兒。到了今日。心靜身安。又經了安老爺這番琢磨點化。霎時把一條冰冷的腸子。渥了個滾熱。心裡的事情都來了。那裡還顧得到吃上。只在那裏默坐。把心事一條條的理論起來。第一條。早就想起他那義妹張金鳳。又急切要見見這位伯母安太太。是怎樣一個性情。怎樣一個行逕。便問着安老爺道。伯父。你方纔說我那伯母合張家妹子。都在半途相候。不知他娘兒們。此時在那裏。怎的我得見見也好。安老爺道。不但你想見他們他們也正在那裡想見你。除了我們張親家老夫妻二位。照應行李不得來。其餘都在莊上。說着便找褚一官。着人送信請去。恰好褚一官外面去了。不在跟前。一時找來。老爺便說明原由。褚一官道。還等這會子呢。到晌午就來了。這裡話沒說結。我又不敢讓進來。沒法兒我把他老人家娘兒兩個。讓到隔壁林大嫂家坐着呢。方纔打發人來問過兩三回了。等我過去言語一句。說着去了。不上一盞茶時。安太太早到。褚大娘子便忙着迎出去。攙了進來。那安太太進門。一眼便看見姑娘哀哀欲絕的跪在那裡。一時也不及參靈。便一直的奔了姑娘去。也顧不得那白褥子的忌諱。便蹲下身去。半跪半坐的。把他一摟摟在懷裡。兒呀肉的哭起來。一面哭着。一面數落道。我的孩子。你可心疼死大娘子。拿着你這様一個好心人。老天怎麽也不可憐可憐你。叫你受這個様兒的苦喲。姑娘聽了這話。心裡更酸。哭得更痛。褚大娘子勸了半日。纔兩下裡勸住。便讓太太炕上坐。太太那裡肯。說姑奶奶。我好容易見着他了。你讓我合他多親熱親熱。說着又拿小手巾。擦眼睛。褚大娘子便向炕上拿了一個坐褥。給太太鋪好。又裝了一袋烟過去。太太便合姑娘對面坐了。手裡拿着烟袋。且不吃烟。着實的給姑娘道了一番謝。說你

大姑娘我就剩了心裡過不去了我實在說不出甚麼來了姑娘此時到也無可謙詞只說了個那時雖然彼此不知方纔聽我伯父說起來我兩家原來是這樣的世誼便是姪女兒出些力豈不是該的姪女兒此後仰仗伯父伯母的去處正多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方纔都求過我伯父了安太太道大姑娘憑你有甚麼為難的事都交給我合你大爺你只別委屈別着急就擱了身子我就放心了說着便拉了他的手問長問短恰好一個婆兒送上茶來安太太接來便擱下那個茶盤兒自己端着盌送到他口邊讓他喝兩口熱茶一會兒又用手指頭給他理理頭髮一會兒又用小手巾兒給他沾沾臉上的眼淚一會兒又說這一個褥子薄再墊個坐褥罷小心地下的涼氣冰着一會兒又說沒外人在這裡只管盤上腿兒坐着看壓麻了腳也不知要怎樣的疼疼那位姑娘纔好再不想姑娘的小脚兒天生的不會盤腿更可憐那姑娘幼年喪父正是用着母親撫養照料的時候母親又沒了便是有他那位老太太也是一個老實不過的人及至逃難至此一病不起連他自己的衣食還得女兒照顧姑娘何曾經過人這等珍惜憐愛過來如今合安太太見了面看了這番說話行事待人纔知道天底下的女孩兒原來還有這等一個境界他心裡頓覺甜苦寒暖大不相同便益發合安太太親熱起來坐定了便目不轉睛的看着安太太只見那太太穿一件魚白的百蝶襯衣兒套一件絳色二則五蝠捧壽織就地景兒的氅衣兒窄生生的袖兒細條條的身子週身絕不是那大寬的織邊繡邊又是甚麼猪牙縧子狗牙縧子的胡鑲滾作都用三分寬的石青片金窄邊兒塌一道十三股裡外挂金線的縧子正捲着二指袖兒頭上梳着短短的兩把頭兒紮着大壯的猩紅頭把兒簪着一枝大如意頭的扁方兒一對三道線兒的玉簪棒兒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却不揷在頭頂上倒拔在頭把兒的後邊左邊翠花上關着一路三根大寶石抱針釘兒還帶着一枝方天戟拴着八棵大東珠的大腰節墜角兒的小挑右邊一排三枝刮絨刷蠟的矗枝兒蘭枝花兒年紀雖近五旬看去也不過四十光景依然的烏鬢黛眉點脂敷粉待人是一團和氣和氣的端莊開口有幾句謙詞謙詞的尊貴高華富麗慈厚和平合安老爺配起來真算得個子子孫孫的天親夫夫婦婦的榜樣姑娘看了半日心裡暗暗的說道我給張家妹妹悞打悞撞說成了這等的一個人家這樣的一雙公婆也算對得住他了他那裡正待問安太太我那妹子怎的不同來一句話不曾出口只聽外面一片哭聲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搖天振地價從門外哭了進來姑娘從來不曉得甚麼叫作害怕的人此時到嚇了一跳心裡掇敠道我這裡除了鄧褚兩家之外再沒個痛癢相關的人他兩家都在眼前這來的又是班甚麼樣人却哭的這般痛切好生作怪自己又拘住禮法不好探頭往外看只得低了頭伏在地下陪着哭只聽這一片哭聲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班人果然都是誰呀原來安太太過來的時候安公子小夫妻合僕婦丫鬟都隨過來了只因一面地方過窄要等安太太自他見過了然後大家纔好進來趁這個空兒便在前廳換了衣裳姑娘在靈傍跪着只顧在這裡應酬安太太却不得知道消息及至他自己伏下身去陪哭安太太便站起身來他哭着閃眼一看早見一男一女拜倒在靈前又是兩個老少婦人跪在門裡一個男的跪在門外都伏在地下痛哭又各各的身穿重孝姑娘眼淚糢糊急切裡看不出誰是誰口裡既不好問心裡更想不出這是怎生一樁事正在納悶却見褚大娘子把靈前見的那個穿孝服的少婦人攙起來那廂那個穿孝的少年也便站起身來[illegible]

娘子一面哭着撲了自己來便在方纔安太太坐的那個坐褥上跪下嬌滴滴悲切切的叫了聲姐姐你想得我好苦[illegible]
鳳此時臨近一看又聽得說話聲音纔曉得是他救的那個結義妹子張金鳳那廂站的那個少年便是安公子一時心中萬緒千頭纔待說
話那後面跪的老少兩個婦女也搶過來給姑娘磕頭扶着姑娘的腿哭個不住門外的那個男的也磕了陣頭站起來姑娘且不及看門外
那個急得一手拉了金鳳姑娘一手推那兩個婦女道你兩個先抬起頭來我瞧瞧是誰及至兩個抬起頭來兩下裡看了一看纔曉得是他
的奶母合他的丫鬟門外那個却是他的奶公戴勤姑娘此時斷想不到這班人忽然在此地同時聚在一處重得相見更加都穿着孝服辨
認不清到了他那個丫鬟隨緣兒媳婦隔了兩三年不見量也長成了又開了臉打扮得一個小媳婦子模樣尤其意想不到覺得詫異這一
陣穿插倒把個姑娘的眼淚穿插回去了獃獃的瞅瞅這個看看那個怔了半日纔問着張金鳳道妹子我難道合你們是夢中相見麼張姑
娘道姐姐你且莫悲傷定一定再說話這姑娘痛定思痛良久良久纔重復哭起來安太太便叫張姑娘好生勸勸你姐姐不要把他再哭了
褚家娘子合他奶娘也來相勸姑娘這纔止住悲啼拉了張金鳳覺得心中有萬語千言只不知從那句說起只見他看了看衆人又看了安
公子夫妻忽地失驚道阿呀豈有此理我這奶公奶母合這丫鬟罷了你二位現在伯父伯母雙雙在堂豈不嫌個忌諱怎生也穿起這不祥
之服快快脫下來纔是安公子跪在那裡答道我兩個受了姐姐的救命大恩無路可報今日遇着嬸母這等大事正該如此況又是父母吩
咐的怎敢違背姑娘連連擺手說這事斷斷行不得張姑娘又道姐姐便是你我又合嫡親姐妹差些甚麼姐姐不必再講了兩人只管這等
說姑娘那裡肯依急得又向安老爺安太太說伯父伯母這事禮過於情不要說我何玉鳳看了不安便是我的母親九泉有知也過不去求
你二位老人家吩咐一句一定叫他們脫了纔好安老爺道姑娘你且不必着急聽我說你道這事禮過於情按古禮講古人的朋友本就有
個袒免之服怎的叫作袒免就如今男去冠纓女去首飾再繫條孝帶兒戴個孝髻兒一般按今禮講你只看內三旗的那些人家遇見父母
大事無論親戚朋友跟前都有個遞孝接孝的禮再講到情你我兩家不但非尋常朋友可比比起那疎遠的親戚來只怕情義還要重些便
是你尊翁靈柩到京的時候也曾在我那墳園上供養他幾日也曾叫我這孩兒去了纓兒穿身孝服替我早晚祭奠這是你奶公奶娘眼
見的那時姑娘你又從那裡不安去何況姑娘你救了他兩個性命便同救了他兩個父母公婆他兩個如今止於給你令堂穿身孝服就論
一報一施你道孰輕孰重這幾身孝正是我昨日聽得你令堂的事合你伯母商議特特的趕做成的你我骨肉一般還講得到甚麼忌諱便
是忌諱我這一兒一媳當日在那能仁寺雙雙落難果然不是你來搭救只怕今日之下想穿這兩身孝服也沒處穿我同你伯母求着這樣
忌諱也求不到我再合姑娘你掉句文這就叫作亡於禮者之禮也故曰其動也中安太太也道是這樣不叫姑娘謙讓又怕他着急便親自
走過來安撫了他一番這且不表却說鄧九公方纔見公子合張金鳳穿了孝來也自詫異及至安老爺說了半日他纔明白過來原來昨日
安老爺把華忠叫在一旁說的那句梯己話合今早安老爺見了安太太老夫妻兩個說的那句啞謎兒他在旁邊聽着乾着了會子急不好
問的便是這件事當下便向姑娘道姑娘師傅總得站在你這頭兒咱們到底是家裡我再沒說架着炮往裡打的這話你伯伯可說的是咱

們不用再說了。姑娘還待再說。褚大娘子也道。我可不懂得這些甚麼古啊今哪。書哇文的。還是我方纔說的那句話。人家是個老家兒說話。再沒有錯的。怎麼說。偺們怎麼依就完了。你說是不是。姑娘見一個人。扭不過衆人去。心裡想道。我從來看了世界上這些施恩望報的人。作那些春種秋收的勾當。便笑他是有意沽名。有心為善。所以我作事。作起來任是潮來海倒。作過去便同雲過天空。即如我在能仁寺救安公子張姑娘的性命。給他二人聯姻。以至贈金借弓這些事。不過是我那多事的脾氣好勝的性兒。趁着一時高興。要作一個痛快淋漓。要出出我自己心中那個不平之氣。究竟何曾望他們怎的領情。怎生答報來着。不想他們竟這等認真起來。可見造因得果。雖有人為。也是上天暗中安排定的。想到這裡。也就默默無言。只得跪起來給安公子合張姑娘行禮叩謝。忙得他兩個還禮不及。然雖如此。姑娘此刻是說勉強依了。他心裡却另有個不願意的意思。他這不願意。想來不是為方纔給安公子張姑娘磕那兩個頭。究竟他是個甚麼意思。這位姑娘心裡灣子轉子過多。我說書的一時摸不着門兒。無從交代。等這書說到那個場中。少不得說書的聽書的都明白了。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再講安老爺自從到了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又訪得青雲堡見了褚一官褚大娘子。這纔見着鄧九公。自從見了鄧九公。費了無限的調停無限的宛轉。纔得到了青雲峰。見着了這位隱姓埋名。昨是今非的十三妹。自從見了這位姑娘。又費了無限唾沫。無限精神。纔得說的他悉心懺悔。五體皈依。一直等安太太安公子張姑娘。以至他的奶公奶母丫鬟。異地重逢。纔算作完了這本戲文。演完了這段評話。纔得畧畧的放心。他便對鄧九公說。九兄這事情的大局已定。我們外面歇歇。好讓他娘兒們說說話兒。各取方便。鄧九公本就嚷嚷了半天。聽了這話。正中下懷。忙說狠好。偺們也該喝兩盅去了。又告訴褚大娘子道。讓姑娘吃些東西。哭只管哭。可不要儘只餓着。囑咐了一陣。這纔陪了老爺公子出來。外面自有褚一官帶了人張羅着預備吃的。內裡褚大娘子也指使着一羣鑁頭脚的婆兒調抹桌櫈。搬運菜飯。便連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也來幫忙。一時裡外都吃起來。安老爺合鄧九公。心裡惦着有事。也不得照昨日那等暢飲。然雖如此。却也瓶罄盃空。不曾少喝了酒。至於那些吃食。不必細述。也沒那古兒詞上的山中走獸雲中雁。陸地飛禽海底魚。不過是酒肉飯菜。吃得醉飽香甜而已。一時吃完。又添了東西。內外下人都吃過了。鄧九公閒話中便合安老爺說道。老弟。你看這等一個好孩子。被你生生的奪了去了。我心裡可真難過。只是一來關着他的重回故鄉。二來又關着他的父母大事。三來更關着他的終身。我可沒法兒留他。但是我也受了他會子好處。一點兒沒報答他。我這心裏怎得過的去。我想如今他不是沒忙着要走的這一說了嗎。我要把他老太太的事重新風風光光的給他辦一辦。也算我們師徒一場。只是要老弟你多住幾日。包些車脚盤纏。可就不知老弟你等得等不得。安老爺道。我倒沒甚麼等不得。那盤費更是小事。便是九兄你不給他辦這事。我們也不能就走。甚麼原故呢。我心裡已經打算在此了。此去帶了一口靈。旱路走着。就有許多不便。我的意思必須改由水路行走。明日就要遣人折回臨清閘去僱船。往返也得個十天八天的躭擱。只是老兄你方纔說的這番舉動。似乎倒可不必。從來喪祭趁家之有無。他自己既不能盡心。要你多費他必不安。況且這些事究竟也不過是個虛文。於存者沒者毫無益處。竟是照舊。明日伴宿。後日却把靈封了。把他接到莊上。你師弟姊妹多聚幾日。叙叙別情。有這項錢。你到是給他作幾件上路素色衣裳。如此事事從實。也也無些許記。鄧九公

賽。他不受我的那一萬銀送他作個程儀。難道他還不受不成。安老爺道。那他可就不受定了。老兄你豈不聞江山好改秉性難移。你切不可打量他。從此就這等好說話兒了。他那平生最怕受人恩的脾氣。難道你沒領教過。設或你定要盡心。他決然不受。那時彼此都難為情。依我說。倒莫如老爺說到這裡掩住口。走到鄧九公跟前。附耳低聲說道。九兄莫要如此如此。如此如此者為鄧九公安置那一萬銀地也程子云避嫌者內不足安老於此略不避嫌朱子云仁義未嘗不利安老從來絕不言利然則程朱何嘗不妙安老何嘗不得力程朱豈不大妙。鄧九公聽了。樂得拍桌子打板櫈的。連說有理。又說就照這麼辦了。老爺道。九兄切莫高聲。此地只隔一層牕紙。倘被他聽見。慢說你這人情作不成。今日這一天的心力可就都白費了。鄧九公伸了伸舌頭。連忙住口。二人正要進後邊去。恰好隨緣兒媳婦出來回說。奴才太太合姑娘請老爺說話。安老爺便同了鄧九公進來。安太太道。大姑娘方纔說了半天。還是為玉格合他媳婦這兩身孝。他始終不願意。他的意思。還要過了明日後日兩天。大後日。就一同動身。我說。這話。你等我合你大爺商量。也得算計算計。這兩天工夫可走得及走不及。姑娘接着說道。我也沒甚麼願意不願意。不過想着他二位穿了孝。參了靈。就算情理兩盡了。究竟有伯父伯母在上頭。況且又是行路。就這樣上路。斷乎使不得。不但他二位便是我這奶公奶母了鬟。現在既在伯父那裡。一併也叫他們脫了孝上路為是。至於我這孝。雖說是脫不下來。這樣跟了伯父伯母同行。究竟不便。縱說你二位老人家不嫌忌諱。也得我心裡安。再說我父親的大事。那時我只顧護了母親。匆匆遠避。便不曾按着日期守孝。此番到京。我却要補着盡這點作兒女的心。那時日子也寬餘了。伯父你給我找的那個廟也該妥當了。我一釋服便去了我的脚跟大事。豈不長便。這樣商量定了。過了明日後日兩天。就可上路。也省得伯父上上下下人馬山集的在此久住。這話伯父想來再沒個不依我的。安老爺一聽。這又是姑娘泛上小心眼兒來了。且自順了他的性兒。我自有道理。便說道。姑娘這話狠是。便是你大兄弟大妹妹。我也不是叫他們穿多少日子的孝。到了你補着穿孝這層。也狠行得。儘有這個樣子。只是兩日後便要起身却來不及。何也呢。我們方纔在外頭商量定了。你此番扶柩回京。旱路斷不方便。就是你也不得早晚相依。我明日便着人看船去。也有幾天躭擱。我們這裡。却依然明日伴宿。後日把靈暫且封起來。大家都搬到你師傅莊上住去。船一雇到。即刻起行。你那一路不要見外人的這句話便不枉說了。姑娘你道如何。姑娘聽了。料是此地山裡既不好一人久住。衆人也沒個長遠在此相伴的理。便也沒得說。點頭俯允。鄧九公見這話說定規了。便道。偺們這可沒事了。太陽爺也待好壓山兒了。二妹子合大奶奶這裡也住不下。莫如趁早回莊兒上去罷。明日再來再換回子。這山裡的道兒黑了可不好走。安太太還不曾答言。何玉鳳姑娘早詫異起來說道。怎麼今日都不住下嗎。原來姑娘自被安老爺一番言語之後。勾起他的兒女柔腸。早合那以前要殺就殺要鐃就鐃要聚便聚要散便散的十三妹。迥不相同。聽得聲都要走。便有些意意思思的捨不得。眼圈兒一紅。不差甚麼。就像安公子在悅來老店的那番光景。要搬酥兒。褚大娘子笑道。嗳喲喲。瞧呵瞧呵。姐兒捨不得大娘子。我這可是頭一遭兒看見你這子樣兒。安太太便連忙道。好孩子。別委屈。我跟着你。因合褚大娘子道。不然。姑奶奶你合你大妹妹同去。我住下罷。誰知這位姑娘。雖然在能仁寺合張姑娘聚了半日。也曾有幾句深談。只是那時節彼此心裡都在有事。究竟不曾談到一句

兒女衷腸。今日重得相逢。更是依依不捨。褚大娘子是個爽快人。見這光景。便道這麼樣罷。因合他父親說。爹是你老人家帶了女婿陪了二叔合大爺回去。我們娘兒三個。都住下。這裏也擠下了。又合褚一官道。你回去。可就把二嬸兒合大妹妹的鋪蓋捲兒合包袱送了來。可別交給外頭人。就叫孟媽兒合芮嫂兩個來。我這裏帶的人不夠使。他們村兒裡的幾個人。晚上也有回家的。我帶着一條被窩呢。不要鋪蓋了。晚上老爺子要合二叔喝酒。我都告訴姨奶奶了。以至明日早起的吃的。老兒合小蔡兒他們都知道。你問他們就是了。可想着給我們送吃的來。褚一官在那裡老老實實的聽一句。應一句。褚大娘子又道。可是。還得把我的梳頭匣子拿來。呢。張姑娘道。不用費事了。兩分鋪蓋裡都帶着梳洗的這一分東西呢。我們天天路上。就是那麼將就着使。連大姐姐你也夠用了。褚大娘子道。如此更省事了。褚一官道。想想還有甚麼莫落下來。褚大娘子道。沒甚麼了。縱就是我不在家。你多費點心兒。照應照應那孩子。別竟靠奶媽兒。褚一官又連連答應。褚大娘子又道。既然這樣。二叔索性早些請回去罷。鄧九公道。明日人來的必多。我已就告訴宰了兩隻羊兩口豬。夠吃的了。姑奶奶放心罷。到是這樁怎麼樣不就卸了他罷。安老爺道。這又礙不着何必再卸。就這樣下船時。豈不省事。鄧九公道。老弟。你有所不知。我也知道不用卸。只是我不說這句。書裡可又漏一個縫子。說着纔嘻嘻哈哈。同了安老爺父子。合褚一官告辭去了。安老爺臨走時。又把戴勤留下。在此照料。便一同回了青雲堡褚家莊去了。不提。卻說何玉鳳姑娘。此時父母終天之恨。已是無可如何。不想自己孤零零一個人。忽然來了個知疼着熱的世交伯母。一個情投意合的義妹。一個依模照樣的義妹。又是嬤嬤媽。嬤嬤妹妹。一盆火似價的哄着姑娘。姑娘本是個天性高曠的爽快人。不覺一時精滿神足。心舒意暢。高談潤論的起來。那時雖是十月天氣。山風甚寒。屋裡又生上火。須臾點起燈來。那鋪蓋包袱也都取到。那位姨奶奶。又送了些零星吃食來。褚大娘子。便都交給人收拾去。等着夜來再要。便讓安太太上了炕。又讓何張二位姑娘上去。因向安太太說。我在左邊。給你老人家擺一隻鳳凰。右邊給你老人家擺一隻鳳凰。他自己卻挨着炕邊坐了。除了玉鳳姑娘不吃煙。那娘兒三個。每人一袋烟兒。安太太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心下十分歡喜。大家便圍爐閑話起來。安太太道。真個的。你家這位姨奶奶。雖說沒甚麼模樣兒。可倒是個心口如一的厚實人兒。我看你們老人家這樣的居心行事。敢怕那姨奶奶。還給他養個兒子。定不得呢。褚大娘子道。那敢是好。我也正盼呢。只是我父親今年八十七了。那裡還指望得定呢。張姑娘道。不然。那姨奶奶自己知道。他告訴我說。他家老爺子命裡有兒子。他還要養兩個呢。安太太道。這兒女的數兒。他自己那裡定得準呢。張姑娘忍不住笑道。我也是這樣問他來着。他說是劉鐵嘴告訴他的。我也不知劉鐵嘴是誰。沒敢往下再問。大家聽了。早已笑將起來。褚大娘子便告訴安太太道。這是他來的那年。我叫了個瞎生給他算命。要算算他命裡有兒子沒有。那瞎生叫劉鐵嘴。說了這麼句話。他就記住了這句話。要是叫他記住了。他肚子裏可就裝不住了。就這麼個傻心腸兒。玉鳳姑娘道。我可就愛他那個傻心腸兒。只是怕他說話。他一說話。我不笑他。我瞥的慌。我笑他。我又怕他惱。褚大娘子道。人家可不懂得怎麼叫個惱哇。說着大家又笑了一陣。一時戴勤進來。隔窗問道。請示。太太合大奶奶。還要甚麼不要。外頭送鋪蓋的車。還在這裡等着呢。安太太道。不用甚麼了。你沒跟大爺去嗎。戴勤道。老爺留奴才在這裏伺候的。玉鳳姑娘聽如此說。便隔窗叫他道。戴勤。你[illegible]

來又[illegible]
了戴勤道。走到德州。姑娘道。他們岸上走。你們河裏走。怎得知道。就是俗們的船呢。戴勤道。姑娘問起這件事。竟有些奇怪。真是老爺的靈聖
頭夜大家就知道這裡老爺差人接下來了。這一日晚上。船靠了德州馬頭。點燈後。他們裡頭在後艙睡了。奴才合宋官兒（後來瑪瑙杯偏逢恰好馬瑙此時宋官兒送棺）
兩個。便在老爺靈旁一邊一個打地鋪。也就睡下。睡到三更多天。耳邊只聽說老爺叫。那時也忘了老爺是歸了西了。就連忙起見老爺
去。及至一看。老爺就在當地站着呢。奴才一時認不出來了。姑娘道。你怎麼又會不認得老爺了呢。戴勤道。只見老爺穿戴。不是本朝衣冠。頭
上帶着一頂方頂鑲金長翅紗帽。身穿大紅蟒袍。圍着玉帶。吩咐奴才說。安二老爺差人接我來了。你們可看着些。莫要錯過。去叫他們空跑
一盪。我上任去了。奴才就說。老爺那裏上任去。怎的也不接太太合姑娘同去。老爺道。太太就來的。姑娘早呢。我不等他了。說着往外就走。奴
才急了。說老爺怎的不等姑娘同去。奴才姑娘此時到底在那裡呢。老爺把袖子一甩。向我說。好糊塗。我見不着姑娘。只怕你就先見着了。此
時何用問我。奴才見老爺生氣。一害怕就唬醒了。原來是一場夢。忙着叫宋官兒。只聽他那裡說睡語。說我的老爺子你是誰呀。及至把他叫
醒了。問他。他說見一個人。打扮得合戲臺上的賜福天官似的。踢了我一靴子腳。說你這東西睡的怎麼這樣死。奴才正告訴他這個夢。只聽
得外面好像人馬喧闐的聲兒。又像鼓樂吹打的聲兒。只恨那時膽子小。不曾出去看看。奴才就合宋官兒說。這事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天亮俗們且別開船。到船頭看看。到底有人來沒人來。誰想這裡老爺果然就打發梁材他們來了。姑娘想這。可不是老爺顯聖嗎。這位姑娘
可從不信這些鬼神陰陽的事。便道。老爺成神。怎的不給我托夢。倒給你托起夢來。不要是你那一天吃多了酒罷。安太太道。大姑娘。你可不
可不信這話。他們一到京。就說過。你大爺還合我說。何老大那樣一個聰明正直的人。成了神也是有的事。只可惜他不知成了甚麼神了。這
神佛的事也是有的。姑娘終是將信將疑。戴嬤嬤笑向安太太道。奴才姑娘從小兒就不信這些。姑娘只想要不是有神佛保着。怎麼想到我
們今日都在這裡見着姑娘啊。太太還記得老爺來的頭裡。叫了奴才娘兒兩個去細問姑娘小時候的事情。那時奴才只納悶兒。誰知老爺
早已知道姑娘的下落。連奴才們也托着老爺太太的福。見着姑娘了。真真是想不到的事。玉鳳姑娘問道。老爺怎問。你們又怎麼說的。隨緣
兒媳婦便把那日的話說了一遍。姑娘道。我不懂你們有一搭兒沒一搭兒的把我小時候的營生回老爺作嗎。（安老爺說十三妹一篇文字得國策之神髓隨緣兒媳婦
蔦蒐之采亦與有力十三妹之責備意不在此燕北閒人之穿插意實在直）褚大娘子道。罷咧罷咧。連你那拉青屎的根子都叫人家抖番出來了。別的還有甚麼怕說的。說的大
家大笑。他自己也不禁伏在安太太懷裡吃吃的笑個不止。從來說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只這等說說笑笑。不覺三鼓。褚大娘子道。不早
了。老太太今日那麼早起來。也鬧了一天了。俗們喝點粥。喫點東西。睡罷。明日還得早些起來。只怕他們這裡遠村近隣的。還要來上祭呢。說
着隨意吃些東西。盥漱已畢。安太太合何玉鳳姑娘便在東間南坑。褚大娘子合張金鳳姑娘便在西間南坑睡下。戴嬤嬤母女合褚家帶來
的四個婆兒。都在後面兩個裡間分住。本村的幾個村姑村婆。也各各的分頭歇息。這裏他娘兒們姐兒們睡在炕上。還絮絮的談個不住。列
公。你道怎個蒼狗白雲。天心無定。桑田滄海。世事何常。這青雲山分明是淒慘慘的幾間風冷茅簷。怎的霎時間變作了暖溶溶的春生畫閣

都只道是這般人。第一個歡場那知恰是這評話裡。第二番結束。這正是但解性情憐骨月寒溫甘苦總相宜。要知那何玉鳳合安老爺怎的同行。何玉鳳合鄧褚兩家怎的作別。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一回　同心向善買犢賣刀　隱語雙關借弓留硯

這書前二十回。已把安何張三家。聯成一片。穿得一串。書中不再煩敘。從這二十一回起。就要作一篇雕弓寶硯。已分重合的文章。成一段雙鳳齊鳴的佳話。卻說安太太婆媳二人。那日會着何玉鳳姑娘。便同褚大娘子。都在他青雲山山莊住下。彼此談了半夜。心意相投。直到更深大家纔得安歇。外面除了本莊莊客長工之外。鄧九公又撥了兩個中用的些人。在此張羅明日伴宿的事。安老爺又留下戴勤。並打發了華忠來。幫着照料連夜的宰牲口定小菜。連那左隣右舍也跟着騰房子調桌櫈預備落作。忙碌得一夜也不曾好生睡得。裡邊褚大娘子纔聽得雞叫。便先起來梳洗完畢。即帶着那些婆兒們打掃屋子。安太太婆媳合玉鳳姑娘也就起來梳頭洗面。早有褚一官帶人送了許多吃食外面收拾好了。端進來。安太太便讓道。大姑娘今日可得多吃些。昨日鬧得也不曾好生吃晚飯。那知這位姑娘諸事好難說話。獨到了吃上不用人操心呢。一時上下大家吃完。安老爺早同鄧九公從家裡吃得一飽前來看望姑娘。合姑娘寒喧了幾句。姑娘便依然跪在靈旁盡哀盡禮。便有戴勤帶着他女婿隨緣兒合親家華忠進來叩見姑娘。姑娘見自己的丫鬟也有了托身之地。並且此後也得一處相聚。更是放心。又見褚大娘子趕着華忠一口一個大哥。姑娘因而問道。你那裡又跑出這個大哥來了。褚大娘子道。這可就是你昨日說的我們那個親戚兒。（親戚則親戚矣送彈弓來的卻不是他）姑娘心中纔明白。便是安公子的華奶公。兩人見過出去。華忠又進來同張親家老爺親家太太來了。原來這老兩口兒昨日聽得十三妹姑娘有了下落。恨不得一口氣就跟了來見見。只因安老爺生恐這裡話沒定規。親家太太來了。再鬧上一陣。不防頭的怯話兒給弄糟了。所以指稱着托他二位照看行李。且不請來。叫在店裡聽信。及至他昨晚得了信。今日天不亮便往這裡趕。趕到青雲堡褚家莊。可可兒的大家都進山來了。他們也沒進。一直的又趕到此地。進門朝靈前拜了幾拜。便過來見姑娘。哭眼抹淚的說了多半天。大意是謝姑娘從前的恩情。道姑娘現在的煩惱。禮到話不到。說是說不清。橫豎算這等一番意思就完了事了。鄧九公。便讓張老在前廳去坐。內中只有褚大娘子。是不曾見過這位張太太的。他心裡暗說。怎麼這等一個娘。會養金鳳姑娘這麼一個聰明俊秀的女孩兒呢。這褚大娘子本就有些頑皮。不免要耍笑他。只是礙着張姑娘。便也問了好。說了幾句話。因問你老人家今日甚麼時候坐車往這麼來的。他道那裡還坐車呀。我說纔多遠兒呢。偺走了去罷。他爹說我怕甚麼。撒開鴨子就到咧。你那躂拉躂拉的躂拉到偺時候纔到哏。那麼着。我可就說不你就給我我個二把手的小單拱兒來罷。誰知僱了輛小單拱兒。那推車的又是老頭子。倒夠着八十多週兒咧。推也推不動。沒的慪的慌。還不及我走着爽利咧。大家聽了要笑。又不好笑。偏偏這八十多週兒的話。又正合了鄧九公的歲數兒。鄧九公聽了。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便搭訕着問褚一官道。偺們外頭的事情都齊了沒有。褚一官道。都齊了。只聽裡頭的信兒。原來安鄧兩家商量定了。都是這日上祭。安老爺見張家二老來了。又告訴鄧九公。給他家也備了一桌現成的供菜。第一起。便是安老爺上祭。褚一官連忙招呼了戴勤華忠隨緣兒進來[illegible]





叫的那些糝雞䓂丸子。紅眼兒魚。花板肉的。十五大碗。却是不零不搭的十三盤裡面擺着全羊十二件。一路四盤。擺了三路中間又架着一盤便是那十二件裡片下來的攢盤連頭蹄下水都有。只見安老爺拈過香帶着公子。行了三拜的禮。次後安太太帶了張姑娘。也一樣的行了禮。姑娘不好相攔。只有按拜還禮。祭完。只見安太太恭恭敬敬把中間供的那攢盤撤下來。又向盌裡撥了一撮飯澆了一匙湯要了雙筷子。便自己端到玉鳳姑娘跟前。蹲身下去。讓他吃些。不想姑娘不吃羊肉。只是搖頭。安太太道。大姑娘。這是老太太的克食多少總得領一點兒。說着便夾了一片肉。幾個飯粒兒。送在姑娘嘴裡。姑娘也只得嚼着咽了。咽只管咽了。却不知這是怎麼個規矩。當下不但姑娘不懂連鄧九公經老了世事的。也以為創見。不知這却是八旗吊祭的一個老風氣。那時候還行這個禮。到了如今。不但見不着。聽也聽不着。竟算得個史闕文了。閒話少說。一時撤下去。鄧九公因為自己算個地主。便讓張家二老上祭。端上一桌葷素供菜來供好。張老也拈了香。磕了頭。到了親家太太了。磕着頭便有些話白兒。只聽不出他嘴裡咕噥的是甚麼。等他兩個祭完了。便是鄧九公同了女兒女婿上祭。只見熱氣騰騰的端上一桌菜來。無非海錯山珍雞鴨魚肉之類。也有大盤的饅頭。整方的紅白肉。却弄的十分潔誠精致。供好。鄧九公同褚一官夫妻也照前拈香行禮。禮畢。褚一官出去焚化紙錁。他父女兩個。便大哭起來。姑娘也在那裡陪哭。戴勤家的合隨緣兒媳婦都跪在姑娘身後跟着哭。你道這鄧家父女兩個是哭那一位。何太太不成。那何太太是位忠厚老實不過的人。再加上後來一病。不但鄧九公合他漠不相關。便是褚大娘子也合他兩年有餘。不曾長篇大論的談過個家長理短。却從那裡得這許多方便眼淚。原來他父女兩個。都各人哭得是各人的心事。鄧九公心裡想着。是人生在世。兒子這種東西。雖說不過一個蒼生。却也是少不得的。即如這何家的夫妻二位。假如也得有安公子這等一個好兒子。何至於弄到等女兒去報仇。要女兒來守孝。眼前雖說有玉鳳姑娘這等一個頂天立地的女兒。作到這個地位。已經不知他心裡有幾萬分說不出的苦楚了。況且世路上。又怎樣指得准有這等一位破死忘魂衛顧人的安老爺呢。撻回來再想到自己身上。也止仗了一個女兒照看。難道眼看九十多歲的人。還指望養兒得濟不成。再說設或生個不肖之子。慢講得濟。只這風燭殘年。沒的倒得眼淚倒回去望肚子裡流。胳膊折了望袖子裡褪。轉不如一心無碍。却也省得多少命脈精神。這是鄧九公的心事。褚大娘子心裡想的是一個人托生給人作個女兒。雖說合那作兒子的侍奉終身不同。却是同一盡孝。都該報答這番養育之恩。只是作個女兒到了何玉鳳這樣光景。也就算强似兒子了。但是天不成全他。遇見這等時運。也就沒法兒。何況於我。縱說我隨了老父朝夕奉養。比他强些。老人家已是老健春寒。秋後熱。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時無論我心裡怎樣的孝養。難道還能派定了人家褚家子弟永遠接續鄧家香烟不成。這是褚大娘子的心事。至於他父女兩個心疼。那姑娘捨不得那姑娘。却是一條腸子。又因這疼他捨不得他的上頭。却又用了一番深心。早打算到姑娘臨起身的時候給他個斬鋼截鐵。不垂別淚。因此要趁着今日把這一腔離恨哭個痛快。便算合他作別。臨期好讓他不着一絲牽挂流連。安心北上去走他那條立命安身的正路。正是一番英雄作用。兒女情腸。當下父女兩個悲悲切切。抽抽噎噎。哭的十分傷慘。安老爺合張老早把鄧九公勸住。安太太

合張媽媽兒。也來勸褚家娘子。張姑娘便去勸玉鳳姑娘。安太太向褚家娘子道。姑奶奶歇歇兒罷。倒別只管招大姑娘哭了。只這一句越發
提起褚大娘子。捨不得姑娘的心事來。委委屈屈。又哭個不住。半日半日。纔慢慢的都勸住了。褚一官同了衆人。便把飯菜撤下去。鄧九公囑
咐道。姑爺這桌菜可不要糟塌了。撤下去就蒸上。回來好打發裡頭吃。褚一官一面答應。便同華忠等把桌子擦抹乾淨。出去。外面早有山上
山下遠村近隣的許多老少男女。都來上祭。也有拿陌紙錢來的。也有糊個紙包袱。裝些錁錠來的。還有買對小雙包燭。打着箍高香。一定要
點上了蠟燭香。纔磕頭的。又有煮兩隻肥雞。拴一尾生魚來供的。甚至有一蒲包子爐食餑餑。十來個雞蛋。幾塊粘糕餅子。也都來供獻供獻
磕個頭的。這些人一來為着姑娘平日待他們恩厚。況又銀錢揮霍。誰家短個三吊兩吊的。有求必應。二來有這等一個人住在山裡。等閑的
匪人。不敢前來欺負。三來這山裡大半是鄧九公的房莊地畝。衆人見東翁尚且如此。誰不想來盡個人情。因此上都真心實意的磕頭禮拜。
那班村婆村姑。還有些讚歎點頭。擦眼抹淚的。這要擱在姑娘平日早不煩耐起來了。不知怎麼個原故。經安老爺昨日一番話。這條腸子一
熱再也涼不轉來。便也合他們灑淚。倒說了許多好話。道達這兩三年承他們服侍母親。支應門戶的辛苦。這一陣應酬。大家散後。那天已將
近晌午。鄧九公道。這大家可該餓了。便催着送飯。自己便陪了安老爺父子張老三人。外面去坐。一時端進菜來。潑滿的燕窩。滾肥的海參。大
片的魚翅。以至油雞醬鴨之類。擺了一桌子。褚大娘子。拿了把筷子。站在當地。向張親家太太道。張親家媽。可不是我外待你老。我們老爺子
合我們二叔。是磕過頭的弟兄。我們二嬸兒也算一半主人。今日可得請你老人家上坐。張太太聽了。擺着手兒。扭個頭去。說道。姑奶奶你不
用價讓。我我可不吃。那飯哪。安太太便問道。親家你這樣早就吃了飯來了麼。張太太道。沒有價。雞叫三遍就忙着往這裡趕。我那吃飯去呀。
張姑娘聽了。便問媽。你老人家既沒吃飯。此刻為甚麼不吃呢。不是身上不大舒服阿。他又縐着眉。連連搖頭。說沒有價。沒有價。褚大娘子笑
道。那麼這是為甚麼呢。你老人家不是挑了我了。他又忙道。我的姑奶奶。我可不知道嗎。叫個挑禮呀。你只管讓他娘兒們吃罷。可惜了的菜。
回來都冷了。大家猜道。這是個甚麼原故呢。他又道。沒原故。我自家心裡的事。我自家知道。何玉鳳姑娘在旁看了。心想這位太太向來沒這
麼大脾氣呀。這是怎麼講呢。忍不住也問說。你老人家不是怪我沒讓阿。我是穿着孝。不好讓客的。他這纔急了。說姑娘可了不的了。你這是
俗話。我要怪起你來。那還成個俗人咧。我把老實話告訴給你說罷。自從姑娘你上年在那廟裡救了俺一家子。不是第二日。偺就分了手了
嗎。我可就合我那老伴兒說。我說這姑娘。偺也不知那年纔見得着他呢。見着他纔好。要見不着。偺可就只好是等那輩子變個牛。變個驢。給
他豁地拽磨去罷。誰知道今兒又見着你了呢。昨日聽見這個信兒。就把我倆樂的百嗎兒似的。我倆可就給你念了兩聲佛。許了個愿心。我
老伴兒他許的是逢山朝頂。見廟磕頭。我許下給你吃齋。玉鳳姑娘道。你老人家就許了為我吃齋。也使得。今日又不是初一十五。又不是甚
麼三災呀八難的。可吃的是那一門子的齋呢。他又道。我不論那個。我許的是一年三百六十天的長齋。安太太先就說親家。這可沒這個道
理。他只是擺着手。搖着頭不聽。褚大娘子見這樣子。只得且讓大家吃飯。一面說道。那也不值甚麼。等我裡頭。趕着給你老。炸點兒鍋渣麪筋。
下點兒素麪。單吃。他便嚷起來了。說姑奶奶你可不要自己去。那事呀。我不吃。別說鍋渣麪筋。我連[illegible]都不動。[illegible]

家無不大笑。他也不管。還是一副正經面孔望了衆人。褚大娘子無法。只得叫人給他端了一碟蒸饅頭。一碟豆兒。合芝蔴醬盛的滾熱的米飯。只見他的那饅頭合芝蔴醬推開。直眉瞪眼白着嘴。摔拉了三碗飯。說得了。你再給我點滾水兒喝。我也不喝那釅茶。我吃白齋不喝他女兒望着他娘又是好笑又是心疼。說道媽呀你老人家這可不是件事。是說是為我姐姐都是該的。這個白齋可吃到多早晚是個了手呢。他向他女兒道。多早晚是了手。我告訴給你。我等他那天有了婆家。齊家得過了。我纔開這齋呢。王鳳姑娘纔要說話。大家聽了先笑道。可斷乎使不得。他道你們這些人。都別價說了。出口是愿。俗這裡只一舉心。那西天的老佛爺早知道了。使不的。咱兒養不當家花拉的。難道還改得口哇。改了也是造孽。我自己各兒造孽倒有其限。這是我為人家姑娘許的。那不給姑娘添罪過哪。恩將仇報是話嗎。王鳳姑娘。一工吃飯。把他這段話聽了半日。前後一想。心裡暗暗的說道。我何玉鳳從十二歲一口單刀創了這幾年。甚麼樣兒的事情都遇見過。可從沒餘過嘴嵩過心。便是昨日安家伯父那樣的經濟學問。韜畧言談。我也還說個一句八句的。今日遇見這位太太。這是塊魔。我可沒了法兒了。此時合他講大約莫想講得清楚。只好慢慢的再商量罷。列公。這念佛持齋兩樁事。不但為儒家所不道。並且與佛門毫不相干。這個道理卻莫向婦人女子去饒舌。何也。有等惜錢的吃天齋。也省些魚肉花消。有等嘴饞的吃天齋。也清些腸胃油膩。吃又何傷。要說一定得吃三百六十天白齋。這卻大難。即如這位張太太。方纔乾嗽了那三碗白飯。再拿一碗白水一滌。據理想着。少一刻他沒有個不醋心的。那知他不但不醋心。敢則從這一頓起。一念吃白齋。九牛拉不轉。他就這麼吃下去了。你看他有多大横勁。一個鄉里的媽媽兒。他可曉得甚麼叫作恒心。他又曉得甚麼叫作定力。無奈他這是從天良裡發出來的一片至誠。且慢說佛門的道理。這便是聖人講的。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又道是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至於作書的。為了一個張親家太太吃白齋。就費了這幾百句話。他想來未必肯這等無端枉費筆墨。列公牢記話頭。你我且看他將來怎樣給這位張太太開齋。開齋的時候。這番筆墨倒底有個甚麼用處。是是你老從無浮烟漲墨此語必有用處在下自然留心記着話休絮煩一時裡外吃罷了飯。張老夫妻惦記店裡無人。便忙忙告辭回去。鄧九公褚一官。送了張老去後。便陪了安家父子進來。安老爺便告知太太。已經叫梁材到臨清去看船。又計議到將來人口怎樣分坐。行李怎樣歸着。這個當兒。鄧九公便合女兒女婿商量。明日封靈後。怎樣撥人在此看守。怎樣給姑娘搬運行李。收拾房間。正在講的熱鬧。忽然一個莊客進來。悄悄的向褚一官使了個眼色。請了出去。不一時褚一官便進來。在鄧九公耳邊喊喊喳喳說了幾句話。只見鄧九公睜起兩隻大眼睛。望着他道。他們老弟兄們。怎麼會得了信兒來了。褚一官道。你老人家想他們離這裡通算不過二三百里地。是說不敢到這裡來騷擾。這裡兩頭兒通着大道。來往不斷的人。有甚麼不得信兒的。安老爺聽了。忙問甚麼人來了。鄧九公說道。便是我前日合你講的那個海馬周三。說着又回頭問褚一官道。就是他一個人來的麼。褚一官道。是怎麼一個人呢。他們四賽的大頭兒會齊了來的。認得的是牤牛山的海馬周三。截江獺李老。避水獝韓七。癩象嶺的金大鼻子。賽小眼兒。野猪林的黑金剛一簍油。雄雞渡的草上飛。叫五更。還有一個我不對付他。他倒合小華相公認識。他們說話來着。他還問起二叔來着呢。鄧九公聽了。低下頭去。大霧

為難且住這班人就這等不三不四的幾個綽號倒底是些甚麼人物怎的個來歷原來這海馬周三名叫周得勝便是那年被十三妹姑娘刀斷鋼鞭打倒在地要給他擦胭抹粉落後饒他性命立了罰約的那個人他一向本是江洋大盜因他善於使船專能搶上風趕順水水面交起鋒來他那隻船使的如快馬一般因此人送他一個綽號叫他作海馬周三那李老名叫李茂韓七名叫韓勇他兩人在水底都伏得三日三夜那李茂使一對熟銅拐能在水底跟着船走得便一拐搭住船幫上去掄起拐來任是你船上有多少人管取都被他打下水去那隻船算屬於他了那韓勇使一把短柄鑌鐵狼頭腰間一條鎖鍊拴着一根白煉鋼錐有一尺餘長其形就彷彿個大冰穰的樣子靠着這兩件兵器專在水裡鑿那船底任是甚麼大船禁不起他鑿上一個窟窿船上一灌進水便就擱住了他搶老實的因此人比他兩個作江裡吃人的水獺水底壞船的海鰍一般叫他作截江獺避水鰍這三個人同了大鼻子金大刀小眼兒賽雲光從前在淮南一帶以至三江兩浙江河湖海裡面刼脫客商那水師官兵等閒不敢正眼來看他後來遇着施世綸施按院放了漕運總督收了無數的綠林好漢杳李海是這幾個人既在水面上安身不牢又不肯改邪歸正跟隨施按院（逆數一筆下文益勁）便改了旱路營生會合他們旱路上一班好朋友黑金剛鄧武一隻油謝標草上飛呂萬程叫五更董方亮四個入夥那鄧武使一根金剛降魔杵一隻油使一把雙刃鏡草上飛使一把雞爪飛抓叫五更不使兵器只挽一面遮身牌專一藏在牌後面用鵝卵石飛石打人百發百中這九籌好漢就分站了牤牛山癩象嶺野猪林雄雞渡四座山頭打家刼舍喂說書的你這話說的有些大言無對了我大清江山一統太平萬年君聖臣賢兵强將勇豈合那季漢南宋一樣怎生容這班人照着三國演義上的黃巾賊水滸傳上的梁山泊胡作非為起來難道那些督府提鎮道府叅游都是不管閒事的不成列公這話却得計算計算那時候的時勢講到我朝自開國以來除小事不論外開首辦了個前後三藩的軍務緊跟着又是平定西北兩路的大軍務通共合着若干年多大事那些王侯相將何嘗得一日的安閒好容易海晏河清放牛歸馬到了海馬周三這班人不過同人身上的一塊頑癬良田裏的一顆蒺藜也值得去大作不成況且這班人雖說不守王法也不過為着飢寒二字他只刼掠些客商絕不敢擄掳婦女慢道是攻打城池他只貪圖些金銀初亦何敢傷人性命慢說是抗拒官府因此上從不曾犯案到官那等安享昇平的時候誰又敢無端的找些事來取巧見長反弄到平民受累便是有等被刼的如那談爾音一流人物就破些不義之財他也只好是啞子吃黃連又如何敢自己聲張呢再說當年如鄧芝龍鄭嬰等帶這班大盜鬧得那樣翻江倒海尚且網開三面招撫他來饒他一死何況這些么麼小醜這正是我朝的深仁厚德生殺大權不然那作書的又豈肯照鼓兒詞的信口胡談隨筆亂寫閒話少說却說牤牛山的海馬周三得勝截江獺李茂避水鰍韓勇三個這日閒暇無事正約了癩象嶺的金大鼻子金大刀賽小眼兒賽雲光野猪林的黑金剛鄧武一隻油謝標雄雞渡的草上飛呂萬程叫五更董方亮在牤牛山山寨一同宴會只見探事的小嘍囉來報說有一起大行李看着箱籠甚多想那金帛定然也是不少的只是白晝裡過去跟隨人甚多不好動手此時聽說這起行李在茌平住了特來報知衆位寨主九籌好漢聽了笑逐顏開都道恭喜買賣到了海馬周三一回頭便向一個小頭老說道老兄弟就是你跑一遭罷你從大路綴下他去看看他落那座店再詢一詢[illegible]

們聽個的確信。大家去彩一彩。那小頭老答應一聲。巧粧打扮就下山奔茌平大路而來。他到了茌平鎮市上。先找了一個小飯鋪吃了些飯。便在街上行走。想找個眼線。怎麼叫作眼線呢。大凡那些作强盜的。沿途都有幾個給他作眼線的熟人。叫作地土蛇。又叫作卧蛋。他便找了這班人。打聽得這號行李落在悅來老店。本行李主兒連家眷都遠路看親戚去了。不在店裏。便是家人也跟了幾個去。店裏剩的人無多。那小頭老聽了大喜。便問可曾打聽得這行李主兒是怎生一個方向兒。那人又道。也打聽明白了。本人姓安。是位在旗的。作過河南知縣。如今是他家少爺。從京裏到南省接他回京去。從這裏經過。他聽了這話。說了不得了。這豈不是我那位恩官安太老爺嗎。幸是我來探得這個詳細。原來這個小頭老姓石名坤。綽號叫作石敢當。當日曾在河南工上充當夫頭。受過安老爺的好處。前番安公子從茌牛山過。要讓公子上山飲酒的。就是他。他聽了這話。急於回山。便不走原來的大路。一直的進了岔道口。要想走青雲堡奔洞口出去。省些路程。恰巧走到青雲堡走得一身大汗。口中乾渴。便在安老爺當日坐過的對着小鄧家莊那座小茶館兒歇着喝茶。只見莊上一會兒一來人往。又挑着些圓籠裝着傢伙。肉腥菜蔬。都往山裏送去。這鄧褚翁壻。他一向都熟識的。便問那跑堂兒的道。今日莊上有甚麼勾當。這等熱鬧。那跑堂兒的見問。便答說。鄧九太爺在這裡住着呢。他爺兒倆這幾天天天進山裏幫人家辦白事。明日伴宿。後日出殯。石敢當因此又問這山裏甚麼要緊人家。用他老人家自己去幫忙兒呀。跑堂兒的說。聽說是鄧九太爺一個女徒弟十三妹家。石敢當心裏說道。這十三妹姑娘向來於我山寨有恩。怎的不曾聽見說起他家有事。忙問他家死了甚麼人。跑堂兒的道。說是他家老太太。石敢當暗說。便是這樁事也得叫我寨主知道。他喝完了茶。付了茶錢。便忙忙的回到茌牛山。把上項事對各家寨主說知詳細。周得勝聽了。向那八籌好漢道。幸得採聽明白。這號行李須是動不得。衆人也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忙問原故。周得勝便把他那年尋鄧九公。遇着十三妹的始末原由。前前後後據實說了一遍。衆人道。既然如此。我們不可壞了山寨的義氣。你道這十三妹刀斷鋼鞭的這段因由。除了海馬周三。截江獺。避水貐三個之外。又與他大家甚麼相干。也跟着講的。是那門子的義氣。自來作强盜也有個作强盜的路數。海馬周三講得是。不怕十三妹刀斷鋼鞭。在人輪子裏把我打倒在地。是勝敗兵家之常。只他饒了我。那塲戴花兒擦胭脂抹粉的羞恥。就算留了朋友咧。衆人講得是一筆寫不出兩綠林來。砍一枝損百枝。好看了海馬周三。就如好看衆人一樣。所以聽得周三說了一句。大家就一口同音說。以義氣為重。其實這些人也不知這十三妹是怎樣一個人。怎生一椿事。這就叫作盜的亦有道焉。却說那海馬周三見衆人這樣尚義。便說道。今日都為我周海馬。就悞了衆弟兄們的事。我明日裏應重整筵席陪話。只因方纔據這家石兄弟說起十三妹姑娘家有他老太太的大事。明日就是伴宿。我明日須得同了韓李兩家弟兄前去盡個情。不得在山奉陪。只好改日竭誠了。衆人裏面要算黑金剛郝武的年長。這人生得身高六尺。膀濶腰圓。一張長油臉。重眉毛。大眼睛。頦下一部鋼鬚。性如烈火。他一聽海馬周三這話。便把手一擺。說道。周兄弟。你這話說遠了。你我兄弟們有財同享。有馬同騎。你的恩人。就是我的恩人。何況這十三妹姑娘。聽起來是個蓋世英雄。難道單是韓李二位給他老太太磕的着頭。我們就不該磕個頭兒嗎。在坐的衆位有一個不給周家兄弟作這個臉。同走一遭的。叫他先吃我黑金剛一杵。衆人齊說。這話有理。大家都去。明日就請這位石家兄弟引路。海馬周三當下

大喜。便吩咐在山寨裏備了一口大猪。一羣肥羊。一大罈酒。又置買了一分香燭紙錁。着人先送到前途等侯。大家歇了一夜。次日五鼓。他十籌好漢。都不帶寸鐵。只跟了兩個看馬嘍囉。從杙牛山奔青雲堡而來。及至問着了十三妹的山莊。一行人趕到門前。離鞍下馬。恰好隨緣兒在莊門外閒望。那石坤從前作夫頭的時候。見他常跟安老爺到過工上督工。因此上前招呼。便向他問起安老爺來。只段話。除了說書的肚子裏明白。連鄧褚兩家。尚且不知。那安老爺怎生曉得底細。因此心中不免詫異。暗想隨緣兒怎生會認得這班强盜。他們怎的還問起我來。又見鄧九公低頭不語。大有個為難的樣子。纔待開口問他的原委。只見他把頭一抬。說道。老弟。今日這椿事。倒有些累贅。他們既到了這裡。不好不讓他們進來。在姑娘看着這班人。如同脚下泥皮。滿不要緊。就是他們也見慣了。只是老弟你雖說下了塲。究竟是位官府。再說弟婦合姪兒媳婦。怎生見的慣這班野人。此地又再沒個退居。如何是好。說着又向玉鳳姑娘道。姑娘不然。倒是你到前廳見見他們。打發他們早早回山。倒也罷了。玉鳳姑娘道。我也正在這裏想。論我出去這遭。倒不要緊。但是他們既說來上祭。他以禮來。我以禮往。却不可不叫他到靈前。盡這個禮。再我眼前就要離這個地方了。也得見見他們。把從前的話。作個交代。至於安伯父爺兒們。娘兒們幾位。誠然不好合這班人相見。如今暫且請在這後廈的裏間避一避。也不算屈尊。安老爺安公子聽了。倒不怎的。只有安太太張姑娘。聽說要把這起人讓進來。早嚇得滿身冷汗。褚大娘子道。二嬸娘。你老人家不用怕。這些人都是我父親手下的敗將。別說還有我何家妹子在這裏。怕甚麼。說着一手攙了安太太。一手拉着張姑娘。連安老爺父子。都讓在後廈西裏間暫坐。鄧九公。便叫人把靈前的香燭點起。又着人把那豬羊酒香楮之類。都抬到院子裏擺下。然後着褚一官。讓那起人進來。安老爺同公子。都站在裏間帘兒邊向外看。安太太婆媳合褚大娘子。也在板壁間一個方窗兒跟前竊聽。不一時。只聽得院子裏許多脚步响。早進來了。怒目横眉。腆胸疊肚的一羣人。一個個倒是纓帽緞靴。長袍短褂。進門來。雄糾糾氣昂昂的。朝靈前拜罷。起身便向姑娘行禮。只聽姑娘向那班人。大馬金刀的說道。周韓李三位。前番承你們看我那張彈弓分上。到淮安走了一盪。我還不曾道得個辛苦。今日又勞你衆人。遠道備禮。到此上祭。海馬周三。連忙答道。這點小事兒。那裏還敢勞姑娘提在話下。倒是老太太昇天。我們該早來效點兒勞。只因得信遲了。故此今日纔趕來。聽說明日就要出殯。倘有用我們的去處。請姑娘吩咐一句。那怕抬一肩兒槓。撮鍬土。也算我們出膀子笨力。盡點兒人心。姑娘道。這事不好勞動。如今明日且不出殯。我家老太太也不葬在這裏。消停幾日。我便要扶柩回鄉。只要我走後。你衆人還同我在這裏一般。不敢錯了鄧九太爺。再就是不叫我這班鄉鄰受累。就算你大家的好處了。海馬周三道。姑娘這話。是三年前在衆人面前交代明白的。怎敢再有反悔。姑娘道。如此很好。足見你們的義氣。我不好奉陪。請外好待茶罷。大家暴雷也似價答應一聲。連忙的退出去。噯。列公。你看好個擺大架子的姑娘。好一班陪小心的强盜。這大概就叫作財壓奴婢。藝壓當行。又叫作一物降一物了。却說衆人退出門來。到院子裏。悄悄向鄧九公道。從不曾聽見說那裏是姑娘的本鄉本土。方纔說要扶柩回鄉。却是怎講。論理這話這班人問的就多事。在鄧九公更不必耐着煩兒告訴他們。豈不省我說書的多少氣力。無如這個鄧老頭兒結識了安老爺這等好一個把

問因話提話。還要我着旁兩句何况問話的又正是海馬周三爲烟瘴氣這班人。他那性格怎生聽得住。只見他一

子一綽歪着腦袋道哈哈你們老弟兄們要問這話麽。聽我告訴你們他便等不及的出去就站在當院子日頭地裏從姑娘當日怎替父親

要報仇說起。一直說到安老爺怎的勸他同鄉合葬雙親不曾下落一個情節連嘴說帶手比忽而嚷忽而笑的向衆人說了一遍。衆人不聽

這話。到也罷了。聽了這話一個個的低垂虎勁半晌無言忽見黑金剛郝武把手拍了拍腦門子。嘆了一口氣。向衆人說道列位呀照這話聽

起來。你我都錯了錯的大了。你想誰無父母誰非人子。這一位姑娘雖然是個女流你只看他這片孝心不忘父親大仇奉養母親半世便有

這等一位慈悲心腸的。安太老爺成全他。這纔算得是英雄氣度。遇見了英雄氣度兒女心腸遇見了兒女心腸你我枉算英雄好漢。從小時

就不聽父母教訓。不讀書。不務正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籃。胡作非爲。以至流爲强盜。可憐我黑金剛也有八十多歲的老媽我何曾得孝順

他一天。便是得些不義之財。他吃着穿着也是提心弔胆。衆位弟兄們都請回山置事。我這個黑金剛從今洗手不幹我便向山寨裏接了母

親尋個安穩地方。何怕耕種刨鋤向老天討碗飯吃也叫我那老媽安樂幾日再不去作强盜了。却說衆人聽了這段情由心裏都有些感動

忽然又加上黑金剛這一番話大家說黑哥哥此話講的有理便是我們也有父母已故的也有父母現存的既然打破迷關若不及早回頭

定然皇天不佑。我們大家同心合意今日都跳出綠林纔是正理鄧九公聽了大喜。嚷道好哇。又把他老壯的那大拇指頭伸出來說這纔是

我鄧老九的好朋友哪。說着。大家向鄧九公深深的做了一個揖說道鄧九太爺我們都要回山尋找房間搬取老小把那些馬匹器械分散

嘍囉們願留的。留他作個隨身伴當。不願留的叫他們各自謀生就此告辭要各幹正經去了。鄧九公雙手一攔說且住我鄧某還有一言奉

勸。大家可恕我直言。别想左了。我想你衆位這一散夥。雖說腰裏都有幾兩盤纏。却一時無家可歸無業可做再說萬金難買的是好朋友你

們老弟兄們。耳鬢斯磨的在一塊子。這一散也怪不得沒趣的。你看這青雲山一帶鞭梢兒一指。站着的都是我鄧老九的房子躺着的都是

我鄧老九的地。那一村兒那一莊兒騰挪騰挪也可安插下你衆位了。房子如不合式。山上現成的木料大約老弟兄們自己也還都蓋得起

果然有意耕種刨鋤。有的是山荒地山價地租。我分文不取。那時候消閒無事我找了你們老弟兄們來尋個樹陰涼兒咱們大家多喝兩塲

子豈不是個快樂兒嗎。衆人聽到這裏便說這個怎好叨擾。鄧九公道列位且莫推辭我還有話再說方纔提的那位安太老爺你大家還不

曾見着他的面。只聽我說了幾句。就立刻跳出火坑來了。這等一位度世菩薩却怎的倒不想見他一見衆人齊說那敢是求之不得只不知

這位老爺。現今在那裏。鄧九公哈哈大笑說好教你衆位得知。就在屋裏坐着呢。說着他便向屋裏高聲叫道兄弟呀請出來你看這又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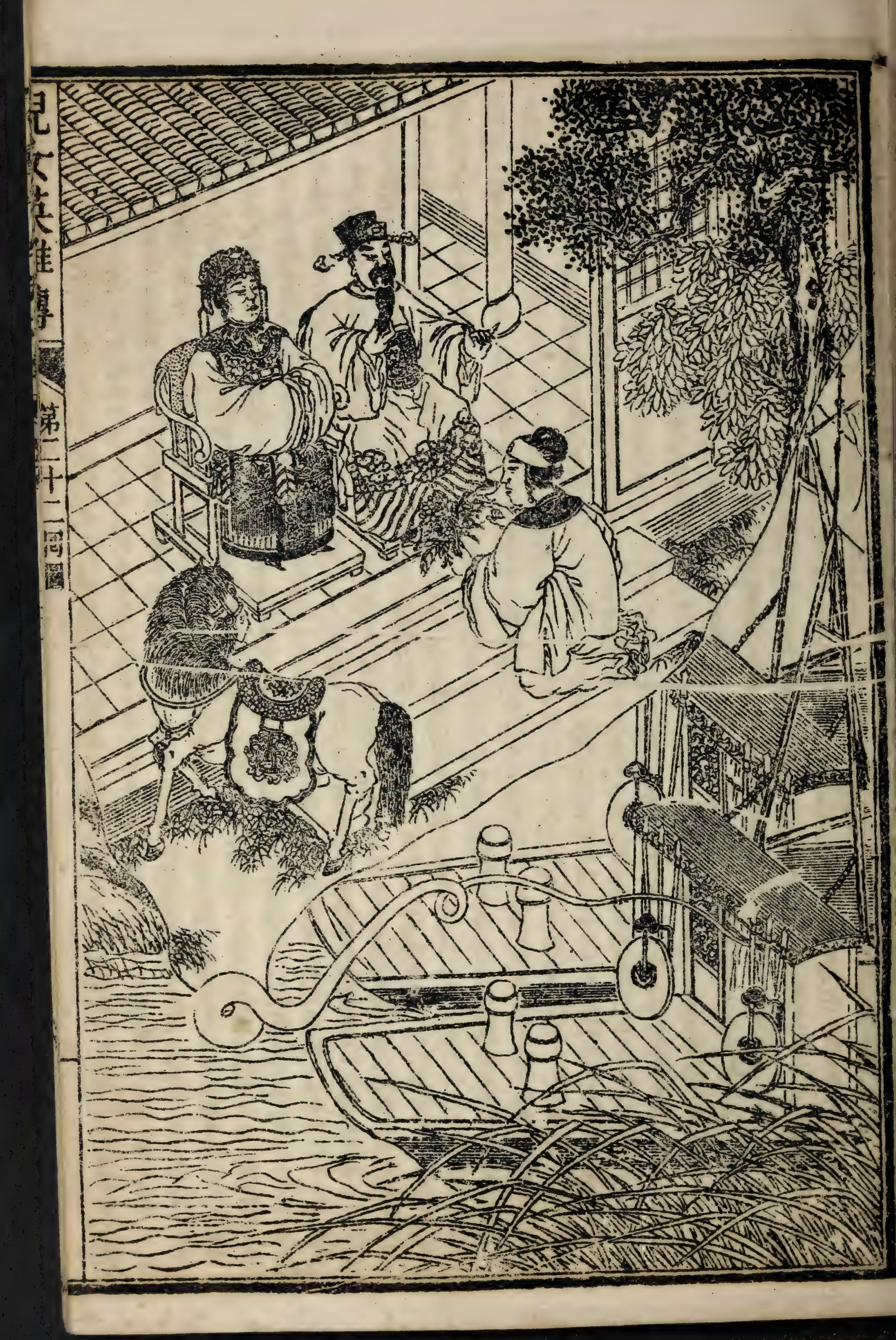
椿痛快人心的事再講安老爺在屋裏聽得清楚正自心中驚喜說不想這班强盜竟有這等見解可見良心不死聽得鄧九公一叫便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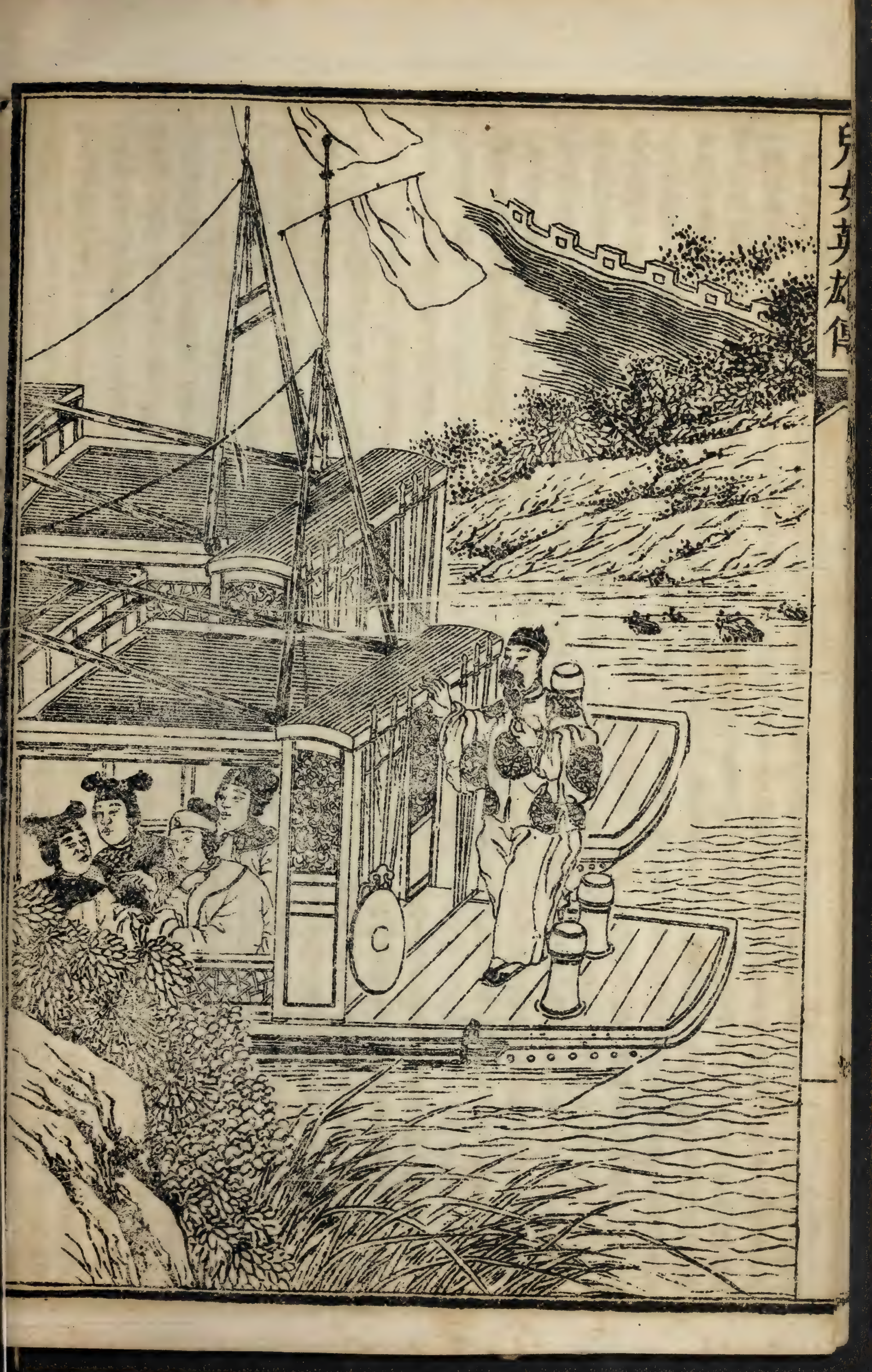
整衣冠。欵欵的出來那石敢當石坤纔望見安老爺便對大衆道衆位哥這便是我那位恩官安老太爺你我快快叩見衆人連忙一齊跪倒

口尊太老爺在上。小人們都是些亂民本不敢驚動老爺的佛駕如今冒死瞻仰恩官求太老爺賞幾句好話小人們來世也得好處托生只

見安老爺站在台階兒上笑容可掬的。把手一拱說道列位壯士請起。方纔的話我都一一聽得明白。從來說孽海茫茫回頭是岸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你們衆人今日這番行事纔不枉稱世界上的英雄纔不枉作人家的兒女從此各人立定脚跟安分守己作一個清白良民上天自然加護至於方纔這一位鄧九兄的話不必再辯到要成全他這番義舉你大家便賣了戰馬買頭牛兒丟下兵器拿把鋤兒學那古人賣刀買犢的故事豈不是綠林中一段佳話況且天地生才必有用處看你衆位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倘然日後遇着邊疆有事去一刀一鎗也好給父母博個誥封衆人聽一句應一句及至聽到這裏一齊磕下頭去說謝謝太老爺的金言列公誰說衆生好度人難度哇那到底是那度人的沒那度人本領閒言少說安老爺說完了話點點頭把手一舉轉身進房鄧九公便讓大家在前廳歇息一個個鼓舞歡欣出門上馬而去落後這班人果然都扶老攜幼投了鄧九公來在青雲山裏聚集了個小小村落耕種度日這是後話不提當下衆人散後大家吃些東西談到這樁事也都覺得快心快意看看天色已晚安家父子鄧家翁婿依然同了褚家莊安太太帶了媳婦同褚大娘子仍在青雲山莊住下一宿無話次日便是何太太首七鄧九公給玉鳳姑娘備了一桌祭品教他自己告祭那姑娘拈香獻酒自然有一番禮拜哀啼不消細講一時禮畢大家勸玉鳳姑娘暫脫孝服封靈後鄧九公早派下了兩個老成莊客八個長工在這裏看守一面另着人把姑娘的細軟衣服貼於箱籠運到莊上把些粗重傢伙等類分散衆人鄧九公又另外替姑娘備了賞賜少時車輛早已備齊男女一行人都向褚家莊而去只可憐山裏的那些村婆村姑還望着姑娘依依不捨玉鳳姑娘到了褚家莊進門便先拜謝鄧褚兩家的情誼那位姨奶奶也着忙張羅烟茶酒飯褚大娘子先忙着看了看孩子便一面騰屋子備吃的給姑娘打首飾作衣服以至上路的行李什物忙的他把兩隻小脚兒都累扎煞了依鄧九公的意思定要請安老爺闔家并玉鳳姑娘到二十八棵紅柳樹也住幾日無如這位姑娘動極思靜絕不像那從前騎上驢兒就沒了影兒的樣子便是褚大娘子也覺得自己分不開身因向他父親說道老爺子不是我攔你老人家的高興這裏也是你老人家的家咱們家裏通共你老人家合姨奶奶兩位都在這裏呢到西莊兒上又見誰去要就爲咱們家那幾間房子人家二叔二嬸兒大概都見過再說鬧了這幾天了他們的娘兒們也得歇歇兒好上路你老人家疼徒弟也得疼疼女兒只看我這手底下的事情堆的還分的開身大遠的兩頭兒跑嗎這還都是小事這回書要再加上寫一陣二十八棵紅柳樹的怎長怎短那文章的氣脉不散了嗎又叫人家作書的怎的作個收場呢安老爺安太太聽了心下先自愿意鄧九公更是女兒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只哈哈笑了一陣也便罷了當下便把安老爺同公子挪到大廳西耳房住讓安太太婆媳同玉鳳姑娘住了東院連張老夫妻也請了來併一應車輛行李都跟過來打算將來就從此地起身幸喜得他家莊上有個大馬圈另開車門出入方便登時把一個鄧家東莊又弄成了個褚家老店連日鄧九公不是同姑娘閒話便是同安老爺喝酒褚大娘子得了空兒便在東院同張姑娘伴了玉鳳姑娘作耍不就弄些吃食給他解悶絕不提起分別一字只有安公子因內裏有位玉鳳姑娘倒不好時常進來只合大人同小程相公褚一官作一處這日恰好梁材從臨清雇船回來雇得是頭二三號太平船并行李船火食船都在離此十餘里一個沿河渡口靠住商定安太太帶了兒子媳婦僕婦丫鬟坐頭船張太太合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跟着姑娘伴靈坐二船張親家老爺合戴勤帶了兩個小廝也在這個船照應安老爺到坐了三船[illegible]





西都已發完。安老爺安太太又忙着差華忠同程相公由旱路先一步回家。告知張進寶預備一切。[illegible]

無用。依然給還了鄧九公。安老爺却又因那驢兒生得神駿。便合九公要了。作為日後自己踏雪看山的代步。合張老家的一牛一驢并車輛都交華忠順代了去。一切料理停當。次日就待搬靈上船。這日鄧九公合褚大娘子正在那裏打點姑娘的梳粧箱匣食簍子隨身包袱。姑娘看了他父女便有個不忍相離之意。不覺滴下淚來。纔待說話。九公道。咱們且張羅事情。不說這個。我們還送你個兩三站呢。姑娘也就信以為真。說話間。他看見墻上掛着他那張彈弓。便說道。我原說這張彈弓給你老人家留下。不可失信。如今這是留下。你老人家見了這彈弓就算見了我罷。褚大娘子道。你先慢着些兒作人情。那彈弓有人借下了。姑娘便問是誰人。又來借。張姑娘接口道。還是我們跟了他一道兒。他保了我們一道兒。我們可離不開他。姐姐暫且借給我們。掛在船上。壯壯膽子。等到家時。橫豎是還姐姐。那時姐姐愛送誰就送誰。姑娘是向來大刀闊斧。於這些小事不大留心。便道。也使得。却又一是因這彈弓想起那塊硯臺來。因說。可是的。那塊硯臺你們大家嚷了我會子。又說在這裏咧。那裏咧。此刻忙忙叨叨的。不要再丟下。早些拿出來還人家。褚大娘子道。你早說呀。我前日裝箱子。順手放在你那個顏色衣服箱子裡了。這時候壓在艙底下。怎麼拿呀。姑娘道。你這幾天也是忙糊塗了。又要收起他來作甚麼呢。褚大娘子道。也好。他們借了咱們的弓去。咱們還留下他們的硯臺。等你到了京。再還他家。你要怕忘了。我給你付托下個人兒。因向張姑娘道。大妹子。你到家想着。等他完了事兒。務必務必提醒着二位老人家把他取過來。說完二人相視而笑。玉鳳姑娘只顧在那邊帶了他的奶娘。合了鬟歸着鞋脚零星。不曾在意。那知他二人這話。却是機帶雙敲。話裏有話。這正是鴛鴦繡了從頭看。暗把金針度與人。要知何玉鳳怎的起身。畢竟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二回

聒雙親勞心驚噩夢　完大事矢志却塵緣

上回書表的是安何兩家忙着上路。鄧褚兩家忙着送別。一邊行色匆匆。一邊離懷耿耿。交代明白。一宿無話。次日何玉鳳起來。見安太太婆媳。合張太太并鄧九公的那位姨奶奶都已梳洗。在那裏看着僕婦丫鬟們歸着隨身行李。只有大娘子不在跟前。姑娘料是他那邊張羅事情。不得過來。自己便急急的梳洗了。要趁這個當兒先過去拜辭九公合褚大娘子。叙叙別情。及至問了姨奶奶。纔知他父女兩個五更天就進山照料起靈去了。玉鳳姑娘聽了。說道。我在這地方整整的住了三年。承他爺兒兩個多少好處。此去不知今生可能再見。正有許多話說。怎麼這樣早就走了。走也不言語一聲兒的呢。安太太道。九公留下話來。說他們從山裡走得遠好遠兒的呢。他同他家姑爺姑奶奶合你大兄弟都先去了。留了你大爺招護咱們娘兒們就從這裏動身。到馬頭上船。等着到了船上。他爺兒兩個也要來的。在那裏有多少話說不了。姑娘聽了無法。只得匆匆的同大家吃些東西。辭了姨奶奶。收拾動身。來到大廳。安老爺正在外面等候。早有褚家的人。同了戴勤隨緣兒趕露兒一班人。把車輛預備在東邊大院落裏。安老爺便着人前面引路。一行上下人等就從那大院裡上了車。當下安太太同玉鳳姑娘同坐一輛。張太太同金鳳姑娘同坐一輛。安老爺看衆人上了車。自己纔上車。帶了戴勤等護送同行。便從青雲堡出岔道口。順着大路奔運河而來。共十來里路。走不上半個時辰。早望見渡口馬頭邊靠着有三隻大太平船。合幾隻伙食船。晉升梁材葉通一班人都在船頭伺候。又有鄧

九公因安老爺帶得人少派了三個老莊客還帶着幾個笨漢子叫他們沿途幫着照料一直送到京這班人見車輛到了馬頭便忙着搭跳板搬行李安老爺把大家都安頓好在安太太船上玉鳳姑娘雖然跟他父親到過一次甘肅走的却是旱路不曾坐過長船如今一上船便覺得另是一般風味耳目為之一新張太太進門就找姑娘的行李張姑娘道媽合姐姐都在那船上住行李都在那邊呢張太太道我們不在這裡睡呀那麽說我家走罷看行李去說着望外艙裡就走安太太道親家你不要忙那船上有人照看你方纔任甚麽東西沒吃等吃了飯再過去不遲他道我吃僚飯哪我還不是那一大碗白飯等回來你大夥兒吃的時候兒給我盛過碗去就得了說着早過那船去了大家歇了一刻只見褚大娘子先坐車趕來一進艙門便說敢則都到了我可悞了誰知這一遠多遠着十來里地呢因又向玉鳳姑娘道道兒上走得狠妥當你放心罷倒真難為我們這個大少爺了拿起來三四十里地我們老爺子合你姐夫倒還換替着坐了坐車他跟着靈一步兒也不離我那樣叫人讓他他說不乏又說二叔吩咐他的叫他緊跟着走你們瞧着罷同來到了這裡橫豎也邊邊了安太太道他小孩子家還不該替替他姐姐嗎玉鳳聽了心上却是十分過不去正待合褚大娘子說話忽聽得問道張親家媽那裡去了張姑娘道他老人家惦着姐姐的行李纔過那船上去了褚大娘子道真個的我也到那邊看看去說着起身就走玉鳳姑娘說你到底忙的是甚麽這等慌神似的一句話沒說完褚大娘子早站起身來出艙去了不一時晉升進來回說何老太太的靈已快到馬頭了安老爺道既然如此我得上岸迎一迎你大家連姑娘且不必動那邊許多人夫擁擠在船上沒處躲避索性等安好了再過去罷說着也就出去少時靈到只聽那邊忙了半日安放妥當人夫纔得散去船上一面上福扇擺桌椅打掃乾淨安老爺纔請玉鳳姑娘過去安太太合張姑娘也陪過去姑娘進門一看只見他母親的靈柩包裹的嚴密停放的安穩轉比當日送他父親回京倍加妥當忙上前拈香磕頭告祭因是合安老爺一家同行便不肯舉哀拜過起來正要給衆人叩謝早不見了褚大娘子因問褚大姐姐呢索性把師傅也請來大家一處叙叙安老爺道姑娘你先坐下聽我告訴你九公父女兩個因合你三載相依一朝分散不忍相别又恐你戀着師弟姊妹情腸不忍分離倒要長途牽挂因此早就打定主意不合你叙别（一則曰不忍居者之於行者不忍也再則曰不忍行者之於居者不忍也兩不忍繾綣糾結有萬語千言所不能盡者矣豈江文通所能賦哉作者另闢一徑曰打斷離情竟不可着一字文家避熟之法不可不知）他兩個方纔一完事就走了此事大約走出好遠的去了說話間只聽得噹噹噹一片鑼響華拉拉扯起船篷那些船家叫着號兒點了一篙那船便離了岸一隻隻蕩漾中流順溜而下此時姑娘的烏雲蓋雪驢兒是跟着華忠進了京了銅胎鐵背的彈弓是被人供了去仗膽兒去了止剩了一把雁翎刀在後艙裡掛着就讓拿上他嗖的一聲跳上房去大約也斷沒那本領撲通一聲跳下水去只得呆呆望了水面發怔再轉念一想這安張鄧褚四家通共為我一個人費了多少心力並且各人是各人的盡心盡力況又這等處處周到事事真誠人生在世也就難得碰着這等遭際因此他把離情打斷更無多言只有一心一意跟着安老爺安太太北去安老爺便托了張太太在船伴着姑娘又派了他的乳母丫鬟便是戴勤家的合隨緣兒媳婦帶着兩個粗使的老婆子伺候安太太又把自己兩個小丫頭一個叫花鈴兒的給了玉鳳姑娘一個叫柳條兒的給了他媳婦張金鳳這日安老爺安太太張姑娘便在船上陪着姑娘直到晚上靠船後纔各自回船只苦了安公子却是限[illegible]

腿生疼在那裡抱着腿哼哼話休絮煩從這日起不是安太太過來同姑娘閒話便是張姑娘過來同他作耍安老爺

路營生不過是早開晚泊阻雨候風也不止一日早到了德州地面卻說這德州地方是個南北通衢人烟輻輳的地方這日靠船甚早那一輪紅日尚未御山一片斜陽照得水面上亂流明滅那船上桅桿影兒一根根橫在岸上趁着幾株疎柳參差正是漁家晚飯分明一幅畫圖恰好三隻船頭尾相連的都順靠在岸邊那運河沿河的風氣但是官船靠住便有些村莊婦女趕到岸邊提個籃兒裝些零星東西來賣如蔴繩棉線零布帶子以及雞蛋燒酒豆腐乾小魚子之類都有也為圖些微利這日安太太婆媳便過玉鳳姑娘這船上來吃飯安太太見岸上只是些婦女那天氣又不寒冷便叫下了外面明瓦牕子把裡面牕槅子也吊起來站在牕前向外合那些村婆兒一長一短的閒談問他這裡的鄉風故事又問他們都在那鄉村住內中一個道我那村兒叫孝子村安太太道怎麼得這等一個好名兒想必你們村裡的人都是孝順的他道不是這麼着這話有百十年了我也是聽見我那老的兒說老年哪有個教學的先生是個南直人在這地方開個學館就沒在這裡了他也沒個親人兒大夥兒就把他埋在那亂葬崗子上咧落後來他的兒作了官來找他父親來聽說沒了他就挨門打聽那埋的地方也沒人兒知道我家住的合他那學堂不遠兒我家老公公可倒知道呢翻屍倒骨的誰多這事去也就沒告訴他在那兒他沒法兒了就在漫荒野地裡哭了一場誰知受了風回到店裡一病不起也死了我村裡給他尋了個三尺來高的小廟兒因這個大家都說他是孝子孝子的叫開了就叫孝子村安太太聽着不禁點頭贊嘆姑娘聽了這話心裡暗道原來作孝子也有個幸不幸也有個天成全不成全只聽這人身為男子讀書成名想尋父親的骸骨竟會到無處可尋終身抱恨想我何玉鳳遇見這位安伯父兩地成全一邱合葬可見不求人的這句話斷說不起這等一想覺得聽着這些話更有滋味不禁又問那村婆兒道你們這裡還有跟這樣的故事兒再說兩件我們聽聽又一個老些的道我們德州這地方兒古怪事兒多着咧古怪再古怪不過我們州城裡的這位新城隍爺咧姑娘笑道怎麼城隍爺又有新舊呢那人道你可說麼那州那縣都有個城隍廟那廟裡都有個城隍爺誰又見城隍爺有個甚麼大靈驗來着我這裡三年前頭忽然一天到了半夜裡聽見那城隍廟裡就合那人馬三齊笙吹細樂也似的說換了城隍爺新官到任來咧那天起這城隍爺就靈起來不下雨求求他天就下雨不收成求求他地就收成有了蝗蟲求求他那蝗蟲就都飛在樹上吃樹葉子去了不傷那莊稼到了誰家為老的病去燒炷香許個愿更有靈驗今年年時個我們山裡可就出來一隻磣大的老虎天天把人家養的猪羊拉了去吃州裡派了多少獵戶們打他倒傷了好幾個人也沒人敢惹他大夥兒可就去求他老人家去了那天刮了一夜沒影兒的大風這東西就不見了後來這些人們都到廟裡還愿去了一開殿門瞧見供桌前頭直挺挺的躺着比牛還大的一隻死黑老虎纔知道是城隍爺把他收了去了紀獻唐之變相也新城隍固當殛之我們那些鄉約地保合獵戶們就報了官那州官兒還親身到廟裡來給他磕頭聽說萬歲爺還要給他修廟掛袍哩你說這城隍爺可靈不靈姑娘向來除了信一個天之外從不信這些說鬼說神的事卻不知怎的聽了這番話像碰了自己心裡一樁甚麼心事又好像在那裡聽見誰說過這話的似的只是一時再想不起說着天色已晚船內上燈那些村婆兒賣了些錢各自回家安太太合張姑娘便也回船玉鳳姑娘合張太太這裡

也就待睡。一路來張太太是在後艙橫牀上睡。姑娘在臥艙牀上睡。隨緣兒媳婦便隨着姑娘在牀下打地鋪睡。當下各各就枕。可煞作怪。這位姑娘。從來也不知怎樣叫作失眠。不想這日身在牀上。翻來覆去。只睡不穩。看看轉了三鼓。纔得沉沉睡去。便聽得隨緣兒媳婦。叫他道。姑娘。老爺太太。打發人請姑娘來了。姑娘道。這早晚老爺太太也該歇下了。有甚麼要緊事半夜裡請我過船。隨緣兒媳婦道。不是這裏老爺太太。是我家老爺太太。從任上打發人請姑娘來的。姑娘聽了。心裡恍惚。好像父母果然還在。便整了整衣服。不知不覺出了門。不見個人。只有一匹雕鞍錦韉的粉白駿馬在岸上等候。姑娘心下想道。我小時候隨着父親最愛騎馬。自從落難以來。從也不曾見匹駿馬。這馬倒像是個駿物。待我試他一試。說着便認鐙扳鞍上去。只見那馬雙耳一豎。四脚凌空。就如騰雲駕霧一般。耳邊只聽得颼颼的風聲。展眼之間落在平地。眼前却是一座大衙門。見門前有許多人在那裡伺候。姑娘心裡說道。原來果然走到父親任上來了。只是一個副將衙門怎得有這般氣概。心裡一面想。那馬早一路進門。直到大堂站住。姑娘纔棄鐙離鞍。便有一對女僮。從屏風迎出來。引了姑娘進去。到了後堂。一進門。果見他父母雙雙的坐在牀上。姑娘見了父母。不覺撲到跟前失聲痛哭。叫聲父親母親。你二位老人家撇得孩兒好苦。只聽他父親道。你不要認差了。我們不是你的父母。你要尋你的父母。須向安樂窩中尋去。却怎生走到這條路上來。你既然到此。不可空回。把這樁東西交付與你去尋個下半世的榮華也好。準折你這場辛苦。說着便向案上花瓶裏拈出三枝花來。原來是一枝金帶圍芍藥。一枝黃鳳仙。一枝白鳳仙。結在一處。姑娘接在手裡。看了看道。爹娘啊。你女兒空山三載。受盡萬苦千辛。好容易見着親人。怎的親熱話也不同我說一句。且給我這不着緊的花兒。況我眼前就要跳出紅塵。我還要這花兒何用。他母親依然如在生一般。不言不語。只聽得父親道。你怎的這等執性。你只看方纔那匹馬。便是你的來由。這三枝花就是你的去處。正是你安身立命的關頭。我這裡有四句偈言吩咐。說着便念了四句道。

天馬行空　名花並蒂
來處同來　去處同去

你可牢牢緊記。切莫錯了念頭。我這裡幽明異路。不可久留。去罷。姑娘低頭聽完了那四句偈言。正待抬頭細問原由。只見上面坐的。那裡是他父母。却是三間城隍殿的寢宮。案上供着泥塑的德州城隍合元配夫人。兩邊排列着許多鬼判。嚇得他撂了那把花兒。忙忙的廻身就走。將要出門。却喜那匹馬還在當院裡。他便跨上一轡頭。跑回來。却是失迷了路。還正在不得主意。只聽路旁有人說道。茫茫前路不可認差了路頭。姑娘急忙催馬到了那人跟前一看。原來是安公子。又聽他說道。姐姐。我那裡不尋到。你父母因你不見了。着人四下裡尋我。你却在這裡頑耍。姑娘見公子迎來。只得下馬。及至下了馬。恍惚間那馬早不見了。安公子便上前攙他道。姐姐你辛苦了。待我扶了你走。姑娘道。豈有此理。你我男女授受不親。你可記得我在能仁寺救你的殘生。那樣性命在呼吸之間。我尚且守這大禮。把那弓稍兒扶你。你在這曠野無人之地。怎便這等冒失起來。公子笑道。姐姐你只曉得男女授受不親。禮也。你可記得那下一句。姑娘聽了公子這話。分明是輕薄他。不由的心中大怒。起來纔待用武。怎奈四肢無力。平日那本領氣力。一些使不出來。登時急得一身冷汗。噯呀一聲醒來。却是南柯一夢。連忙翻身坐起。還不曾醒得明白。一手攥着個空拳頭。口裡說道。我的花兒呢。只聽隨緣兒媳婦答應道。姑娘的花兒我收在鏡匣兒裡了。姑娘這纔曉得

自己說得是夢話。（作者寫何姑娘舟中一夢兼寫其逐層圓夢是明明以擒筆合之也此圓夢後主意一拿較未夢以前更多 說話則又以縱筆離之非自己雖為自己哉雖然合兮離所倚離兮合所伏不合之不成事運合之不一離之不相成文章得）他在那裡答岔兒。便呸的啐了一口說甚麼花兒你收在鏡匣兒裡。他却鼾鼾的又睡着了。姑娘回頭叫了張太太兩聲。只聽他那裡酣吼如雷睡得更沉自己便披上衣裳坐起來把夢中的事前後一想。說我自來不信這些算命打卦圓夢相面的事。今夜這夢作的却有些古怪。分明是我父母怎的不肯認我。又怎的忽然會變作城隍呢。這不要是方纔我聽見那村婆兒講究甚麼舊城隍新城隍吵鬧的。罷想了半日又自言自語的道且住。我想起來了。記得在青雲山莊。見着我家奶公的。那日他曾說過當日送父親的靈到這德州地方曾夢見父親成神說的那衣冠可就合我夢中見的。一樣再合上這村婆兒的話。這事不竟是有的了嗎。但是既說是我父母却怎麼見了我。沒一些憐惜的樣子。只叫我到安樂窩另尋父母去。我可知道這安樂窩兒在那裡呢。再說又告訴我那匹馬那二枝花便是我的安身立命。這又是個甚麼講究呢。到了那四句話。又像是籤又像是謎叫人從那裡解起。這個葫蘆提可悶壞了人了。姑娘本是個機警不過的人。如此一層層的往裡追究進去心裡早一時大悟過來。自己說道不好了。要照這個夢想起來我這番跟了他們來的竟大錯了。那安樂窩裡面的話。可不正合着個安字。那安公子的名。便叫作安驥表字又叫作千里號又叫作龍媒。可不都合着個馬字。那枝黃鳳仙花。豈不合着張姑娘的名字。那枝白鳳仙花。豈不又正合着我的名字。那枝金帶圍芍藥。不必講自然應着功名富貴的兆頭便是安公子無疑了。且莫管他日後怎樣的富貴怎樣的功名。但是我這作女孩兒的。一條身子。便是黃金無假。一點心。便是白玉無瑕。想我當日在悅來店能仁寺作的那些事。在我心裡不過為着父親的冤讎。自己的委屈。激成一個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的性兒。不作則已。一作定要作個痛快淋漓。纔曉得我這副酸心熱淚這條心可以對得起天地鬼神。究竟我何嘗為着甚麼安公子。不安公子來着呢。如今果然要照夢中光景撞出這等一段姻緣來。不用講我當日救他的命。也是想着他贈金。也是想着他借弓。也是想着他偏偏的我一時高興。無端把個張金鳳給他聯成一雙佳耦。更彷彿是我想着他。纔把他配合他好叫他周旋我。（一直追想至第九回張姑娘大乘 經上割肉餵虎刳腸喂鷹之問）如今索性迤邐迤邐的跟了他來了。就這面子上看我自己且先沒得解說的又焉知他家不是這等想我呢。我何玉鳳這個心迹。大約是說破了嘴。也沒人相信。跳在黃河也洗不清。可就完了。我何玉鳳的身分了。這便如何是好。又呆了一會子。忽然說道不要管他。此刻半路途中。有母親的靈柩在此。料無別法。等到了京。急急的安了葬。我便催他們給我我那座尼庵。那時我身入空門。一身無礙。萬緣俱寂。去向佛火蒲團上。了此餘生。誰還奈何得我。只是這一路上我倒要遠遠避些嫌疑。密密加些防範。大大留番心神。纔是道理。說罷。望了望張太太。又叫了聲隨緣兒媳婦。正在那裡睡得香甜。自己重復脫衣睡下。不提姑娘覺得自己這個主意。元妙如風來雲變。牢靠如鐵壁銅牆。料想他安家的人。夢也夢不到此。那知這段話。正被隨緣兒媳婦聽了個不亦樂乎。原來隨緣兒媳婦說那花兒收在鏡匣裡的時候。却是睡得糊裡糊塗。接下語兒說夢話。他說過這句。把腦袋往被窩裡偎了一偎。又睡着了。及至姑娘後來長篇大論的自言自語。恰好他又醒了。聽了一聽姑娘所說的。都是自己的心事。他一來怕羞了姑娘。二來想到姑娘自幼疼他。到了這裡。又蒙安老爺安太太把他配給隨緣兒成了夫婦。如今好容易見着姑娘。聽了聽姑娘口氣。大有不安於安家的意思。他正沒作理會處。如

今聽見姑娘把夢裡的話自言自語的自己度量他索性不出一言裝睡在那裡靜聽那話雖不曾聽得十分明白却也聽了個大概他便不肯說破因大奶奶合他姑娘最好消了閒兒便把這話悄悄的告訴了他家大奶奶那金鳳姑娘聽了心中一喜一愁喜的是果然應了這個夢真是天上人間第一件好事愁的是這姑娘好容易把條冷腸子熱過來了這一左性怕又左出個岔兒來因此倒告訴隨緣兒媳婦說這話闗係要緊你不但不可回老爺太太連你父母公婆以至你女婿跟前却不許說着一字他嚇得從此便不敢提起這個當兒安老爺安太太又因姑娘當日在青雲山莊有一路不見外人的約法三章早吩咐過公子沿路無事不必到姑娘船上去及至他二位老人家見了姑娘不過談些風清月朗流水行雲絕談不到姑娘身上的事即或談到了談的是到京後怎樣的修墳怎樣的安葬安葬後怎樣找廟那廟要怎樣近邊地方怎樣清淨禪院絕沒一字的縫子可尋只這沒縫子可尋的上頭姑娘又添了一層心事（此段的係悼紅軒筆意）他想着是他們如果空空洞洞心裡沒這樁事便該合我家常瑣屑無所不談怎麽到一派的冠冕堂皇甚至連安驥兩個字都不肯提在話下這不是他們有心是甚麽可見我的見識不差可就難怪我要急急的跳出紅塵了這是姑娘心裡的事在安老爺安太太并不是看不出姑娘這番意思來心裡想的是你我既然要成全這個女孩兒豈有由他胡作非為身入空門之理自然該辦一片至誠心說幾句正經話使他打破迷團早歸正路纔是但這位姑娘可不是一句話了事的人此刻要一語道破必弄到滿盤皆空莫如且順着他的性兒無論他怎樣用心只合他糊塗却慢慢的再看機會眼下只莫惹他說出話來這是安老爺安太太心裡的事其實姑娘是一片真心珍惜自己安老爺安太太更是一片真心衛顧姑娘弄來弄去兩下裡都把真心瞞起來一邊假作痴聾一邊假為歡笑倒弄得像各懷一番假意了只顧他兩家這等一闗心眼兒再不想這樁事越發左了這回書越發累贅了也不知那作書的是因當年果真有這等一樁公案秉筆直書也不知他閑着沒的作了找着鑽鋼眼穿小鞋兒吃難心丸兒撒這等一個大躺線兒要作這篇狡獪文章自己難為自己（自己難為自己莫如作文惟作文者知之不作文者不知也其不知也奈何照帳算帳一妙而已）列公天下事最妙的是雲端裡看廝殺你我且置身事外袖手旁觀看後來這位安水心先生怎的下手這位何玉鳳姑娘怎的回頭張金鳳怎的撮合安龍媒怎的消受那作書的又怎的個着筆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却說過了德州離京一日近似一日安老爺便發信知照家裡備辦到京一事件專差趕露兒同了個雜使小廝由旱路進京大船隨後按程行走還不曾到得通州那老家人張進寶早接下來恰好老爺公子都在太太船上張進寶進艙先叩見了老爺太太起來又給大爺請安太太道你瞧瞧新大奶奶他聽說便轉身磕下頭去說奴才張進寶認主兒張姑娘滿面笑容說伺候老爺太太的人莫要行這個大禮罷公子便趕過去把他扶起來老爺道這算偺們家個老古董兒了他還是爺爺手裡的人呢因問他道你看這個大奶奶我定的好不好他道實在是老爺太太疼奴才爺奴才爺的造化奴才大概齊也聽見華忠說了這一盪老爺合爺可都大大的受驚吃了苦勞了神了說到這裡老爺道這都是你們大家盼我作外官盼出來的呀他又答道回老爺看不得一時天睜着眼睛呢慢說老太爺的德行就講老爺居心待人像偺們家不是這模樣就完了的老爺往後還要高陞幾年兒奴才爺再中了據奴才糊塗說只怕從此倒要興騰起來了安老爺安太太聽了他這老橛話兒到也十分歡喜因問了問京中家裡光景他道朝裡近來無

事也很安靜華忠到京。奴才道老爺的諭帖也沒敢給各親友家送信連烏大爺那裡差人來打聽奴才也回覆說沒得到家的准信就只舅太太時常到家來。奴才不敢不回舅太太因惦記着老爺太太合奴才爺奶奶。已經接下來了在通州馬頭廟裡等着呢老爺道很好。又問園裡的事。都預備妥當了麼。他又回道。那裡交給宋官兒合劉住兒兩個辦的都齊備了。槓房的人。也跟下奴才來了。在這裡伺候聽信兒。奴才都遵老爺的話。竟得不露火勢也不露小家子氣。請老爺太太放心。老爺忽然想起問道。那劉住兒你也派他在園裡中用。嗎。他連忙回道。老爺問起劉住兒來。竟是件怪事。自從他悞了奴才爺的事。等他剃了頭。削了髮。奴才就請出老爺的家法來。傳老爺的諭。結結實實責罰了他三十板子。誰知他挨了這頓打。竟大有出息了。不賺錢。不撒謊。竟可以當個人使換了。老爺點頭道。這都很難為你。你歇歇兒也就回去罷。家裡沒人。他道不相干。家裡奴才把華忠留下了。再程師老爺也肯認真照料的。太太道。告訴他們外頭。好好兒的給他點兒甚麼吃。他這麼大歲數了。莫餓着回去。他聽了。忙着又跪下說太太的恩典。再奴才還得過去見見親家老爺親家太太。還有何大太太靈前合那位姑娘。請示老爺太太。奴才們怎麼樣。老爺道。靈前你們可以不行禮。姑娘且不必見。到家再說罷。止見見親家老爺就是了。公子連說。張爹你先歇歇兒去罷。跕了這半天。船上不好走。不用滿處跑了。他道。爺甚麼話。一筆寫不出兩主兒來。主子的親戚。也是主子。一歲主。百歲奴。何況還關乎着爺奶奶呢。如今這些。纔出土兒的奴才。都是吃他娘的兩天油炒飯。就瞧不起主子。老爺這一回來。奴才們要再不作個樣子。給他們瞧瞧。越發了不得了。公子被他排的。也不敢再說。太太道。你只管去也歇歇兒。不用忙他。這纔答應了兩個是。慢慢退了出去。列公你看怎的連安老爺家的家人。也叫人看着這等可愛。這老頭子。大約合那霍士端的存心行事。就大不相同了。閑話少說。說話之間。那船一隻跟一隻的早靠了通州龍王廟馬頭。這安老爺此番出京。為了一個縣令險些撞破家園。今日之下。重歸故里。再見鄉關。況又保全了一個佳兒。轉添了一個佳婦。便是張老夫妻。初意也不過指望帶女兒投奔一個小本經紀的親眷。不想無意中得這等一門親家。一個快婿。連自己的下半世的安飽。都可不必愁了。至於何玉鳳姑娘。一個世家千金小姐。弄得一身伶仃孤苦。有如斷梗飄蓬。生死存亡。竟難預定。忽然的大事已了。一息尚存。且得重返故鄉。雖是各人心境不同。却團圓是一般的歡喜。當下安老爺便要派人。跟公子到廟裡先給舅太太請安去。正吩咐間。舅太太得了信。早來了。船上眾人。忙着搭跳板。搭扶手。撤圍幔。舅太太下了車。公子上前請安。舅太太一見公子。只叫了聲哎喲。外外。先就紛紛淚落。半日說不上話來。倒是公子說請舅母上船罷。我母親盼舅母呢。他便攙了舅母。後面僕婦同隨着上了船。安老爺在船頭見了舅太太。一面問好。早見姑太太帶了媳婦站在艙門口裡等着。舅太太便趕上去。雙手拉住他姑嫂兩個。平日本最合式。這一見。痛的幾乎失聲哭出來。只是彼此都一時無話。安太太便叫媳婦過來見過舅母。舅太太一把拉住說好個外外媳婦。我自從那天聽見華忠說了。就盼你們。再盼不到今日可以見着了。說着。拉了安太太進艙坐下。公子送上茶來。舅太太纔合安老爺安太太說道。其實咱們離開不到一年。瞧瞧你們在外頭倒碰出多少不順心的事來。一個王格要上淮安。就沒把我急壞了。叫他去又不放心。不叫他去又怕他急出個病來。誰想到底鬧了這麼個大亂兒。真要是不虧老天保佑。我可還見姑老爺姑太太呢。說着又擦眼淚。安老爺道。萬事都有天定。這如何是人力防得來的。安太太道可

是說的都是上天的恩典你看我們雖然受了多少顛險可招下這一個好媳婦兒來呢說話間恰好張姑娘裝了烟來舅太太便道外外姐姐你來我再細瞧瞧你說着拉了他的手從頭上到脚下打量了一番回頭向安老爺安太太道可不是我說我也不怕外外姐姐忌諱這要說是個外路鄉下的孩子再沒人信你瞧這模樣兒就這說話兒氣度兒俗們兒裡頭大家子的孩子只怕也少少兒的也是他生來的大槼也是妹妹會調理說到這裡忽然又問道不是這說還有何家一位姑娘也同着進京來了嗎安老爺道他在那船上跟着我們親家太太呢舅太太又道可是這親家太太我也該會會呀說着把烟袋遞給跟的人站起來就要走原來安太太合他姑嫂兩個有個小傲慪兒便說道你怎麼一年老似一年還是這樣忙叨叨瘋婆兒似的舅太太道老要顛狂少要穩我不像你們小人兒家那麼不出繡房大閨女似的姑太太等你到了我這歲數兒也就像我這麼個樣兒了安太太道不害臊你通共比我大不上整兩歲就老了老了麼不打安太太說到這裡不肯往下說舅太太道不打甚麼我替你說罷老了麼不打貴餛飩的是不是呀當着外外姐姐這句得讓姑娘太太呀說的大家大笑連安老爺也不禁笑了一面便叫晉升家的過去告訴明白姑娘合親家太太這個當兒安太太便在舅太太耳邊說了兩句話舅太太心中似覺詫異又點了點頭大家却也不曾留心聽得說些甚麼再講何玉鳳合安太太這邊兩船緊靠只隔得兩層船窗聽這邊來了位舅太太也不知是誰只聽他那說話的圓和爽利覺得先有幾分對自己的胃脘兒晉升家的過來告訴了知他一進門定要往靈前行禮便跪在靈旁等侯不一時安太太婆媳陪了那位舅太太過來迎門先見過張親家太太又參罷了靈便趕過來見姑娘安太太說姑娘請起來見罷戴勤家的扶起姑娘來低頭道了萬福原來這舅太太也是旗裝說道姑娘我可不會拜拜呀俗們拉拉手兒罷近前合姑娘拉手姑娘一擡頭舅太太先噯喲了一聲說怎麼這姑娘合我們外外姐姐長的樣一個人哪要不是你兩個都在一塊兒我可就分不出你們誰是誰來了姑娘聽了心裡說道這句話說的可不敢當兒因又轉念一想說我心裡的為難人家可怎麼會曉得呢不要怪他大家歸坐舅太太坐在上首便往後挪了一挪拉着姑娘說親不間友俗們這麼坐着親些姑娘再三謙讓安太太便告訴他道姑娘你不必讓這是我大嫂子無兒無女雖說有兩房侄兒又說不到一塊兒我們兩個最好他一年到有大半年在我家裡住着也就好算個主人了有我這大哥比你們老爺大俗們八旗論起來非親即友那麼論你就要叫他大娘論我這頭兒呢屈尊姑娘一點兒就要叫他聲舅母姑娘聽了一想現在舅太太面前自然該論現在的便說道我自然該隨着我張家妹妹也就叫舅母纔是呢及至說出口來剛纔自己這句更不敢當兒一時後悔不來便聽安太太說道那麼俗們娘兒們可更親熱了因又告訴舅太太姑娘怎樣的孝順怎樣的聰明怎樣的心腸怎樣的本領舅太太道你們三家子也不知怎樣修來的姑老爺姑太太有這麼樣一個好兒子我們這位何大妹子合這張親家一家有這麼樣一個好女兒我是怎麼了呢沒修積個兒子來罷了難道連個女兒的命也沒有眞個的我前世燒了斷頭香了說着便有些傷慘姑娘一看心裡說這個人倒是熱腸子且住我如今是進了京了大事一完就想急急的進廟及至進了廟安家伯母自然不能常去伴我這位張親家媽雖說在我跟前諸事不辭辛苦十分可感我却也一口叫他聲媽但是到了京人家自然要合他女兒親近親近再他老人家一會兒價那派怯話兒蠢勁兒合那一雙臭脚丫兒

臭葉子烟兒却也令人難過看這位舅母的心性脾氣都合我對得來他也孤苦伶仃我也孤苦伶仃怎的得合他彼此相依倒也是樁好事姑娘正在那裏一面想一面端起茶來要喝戴勤家的看見道姑娘那茶冷了等換換罷說着走上來換茶舅太太道姑太太派你跟姑娘呢你可好好兒的伏侍這位姑娘戴勤家的笑道奴才不敢錯喲奴才本是姑娘宅裏的人姑娘就是奴才奶大了的舅太太道哦原來你還是嬷嬷呢這麽說連你都比我的命強了你到底還合姑娘有這麽個緣法兒呀姑娘一聽這話又正鑽到心眼裡來了暗道他既這樣我何不認他作個乾娘就叫他娘豈不借此把舅母兩字也躲開了（謂是擺脫乃更牽纏越套越深越和越緊）不由的開口道舅母這話他那裡當得起舅母若果然不嫌我我說算舅母的女孩兒把個舅太太樂得倒把臉一整說姑娘你這話是真話是頑兒話姑娘道這是甚麽事也有個合娘說頑兒話的說着更無商量站起來就在舅太太跟前拜了下去舅太太連忙把他拉起來攬在懷裡一時兩道啼痕一張笑臉悲喜交集的說道姑太太今日這樁事我可夢想不到我也不圖別的你我那幾個侄兒實在不知好歹新近他二房裡還要把那個小的兒叫我養活妹妹知道那個孩子兒更沒出息我說作甚麽呀甚麽續香烟咧又是清明添把土咧我心裡早沒了這些事情了我只要我活着有個知心貼己的人知點疼兒着點熱兒我死後他落兩點真眼淚痛痛的哭我一塲那就算我得了濟了說着把自己胸坎兒上帶的一個玉連環拴着一個懷鏡兒解下來給姑娘帶上還說這算不個甚麽等你脫了孝我好好兒的親自作兩雙鞋你穿姑娘又站起來謝了一謝安太太道你站着我們費了不是容易的事把姑娘請來算叫你搶了去了舅太太道這可難說各自娘兒們的緣法兒說着右手拉着姑娘的左手左手拍着他的右肩膀兒眼望着安太太婆媳道今日可合你們落得起嘴了我也有了兒女咧安太太道也好你也可以給我分分勞因合玉鳳姑娘說道大姑娘你要合他處長了解悶兒着的呢第一描畫剪裁扎拉釘扣是個活計兒他沒有不會的你要想個甚麽吃他還造的一都的好廚再沒了事兒你聽罷甚麽古記兒笑話兒燈虎兒他一肚子呢你有本事醒一夜他可以合你說一夜那是我們家有名兒的夜遊子話拉拉兒姑娘聽了益發覺得這人不但是個熱人並且是個趣人書中再說安老爺隔船靜坐把這邊的話聽了個逼清便渡過這船上來大家連忙站起舅太太道姑老爺來的正好纔要把方纔的話訴說一遍安老爺道我在那邊都聽見了你娘兒們姐妹們說的雖是頑話我却有句正經話大姐姐你這個女兒可不能白認他這一到京在我家墳上總有幾天就擱你們姑太太到家自然得家裡歸着歸着媳婦又過門不久也是個小人兒呢雖說有我們親家太太在那裡他累了一道兒精神有個到不到的怎麽得舅太太在那裡伴他幾天就好了舅太太道這有甚麽要緊我那家左右沒甚麽可惦記的平白的沒事還在這裡成年累月的閒住着何況來招呼姑娘呢安老爺道果然如此好極了說着就站起來把腰一彎頭一低說我這裡先給姐姐磕頭舅太太連忙站起來用手摸了摸頭把兒說這怎麽說都是自己家裏的事再合姑老爺姑太太說句笑話兒我自己疼我的女兒直不與你二位相干也不用你二位領情當下滿堂嬉笑一片寒暄玉鳳姑娘益發覺得此計甚得此身有托咳古人的話再不錯說道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據我說書的看起來那庸人自擾倒也自擾的有限獨這一班兼人好勝的聰明朋友他要自擾起來更自可憐即如這何玉鳳姑娘既打算打破樊籠身歸淨土無論是誰叫舅母就叫舅母那怕拉着何仙姑叫舅母

呢。你幹你的。我了我的。這又何妨。好端端的又認的是甚麼乾娘。不因這番。按俗語說便叫作賣盆的自尋的摔句文。便叫作癡鼠拖薑春蚕自縛。這正是暗中竟有牽絲者。舉步投東却走西。要知那何玉鳳合葬雙親後。怎的個行止。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三回　返故鄉究轉依慈母　圓好事嬌嗔試玉郎

這回書表得是安老爺。攜了家眷。同着張老夫妻兩個。護着何玉鳳姑娘。扶了他母親何太太的靈柩。由水路進京。重歸故里。船靠通州。指日就要到家了。這部兒女英雄傳的書。演到這個場中。後文便是弓硯雙圓的張本。是書裡一個大節目。俗說就叫作書心兒。此回前六頁半挽擬前後幾緒逼清如五城十二樓一時門闢戶牖豁然洞開四通八達毫無障翳又如宿霧朝霽皎日當空凡有鬱湮靡不宣暢閱之心目俱爽從來說的好。說話不明。猶如昏鏡。說書的一張口。本就難交代兩家話。何況還要供給着聽書的許多隻耳朵聽呢。再加聽書的有個先來後到。便讓先來的諸位聽個從頭至尾。各人有各人的穿衣吃飯。正經營生。難道也照燕北閒人。這等睡裡夢裡。吃着自己的清水老米飯。去管安家這些有要沒緊的閒事不成。如今要不把這段節目交代明白。這書聽着可就沒甚麼大意味了。要講這段書的節目。在安老爺當日。原因為十三妹在黑風崗能仁古剎救了公子的性命。全了張金鳳的貞節。走馬聯姻。立刻就把張金鳳許配公子。又解橐贈金。借弓退寇。受他許多恩情。正在一心感恩報圖。却被這姑娘一個十三妹的假姓名。一個雲端裡的假住處。一繞急切裡。再料不到這姑娘便是自己逢人便問。到處留心。不知下落。無處找尋的那個累代世交賢姪女何玉鳳。及至聽了他這十三妹的名字。又看了公子抄下的他那首詞兒。從這上頭摹擬出來。算定了這十三妹定是何玉鳳無疑。既得着了他的下落。便脫去那領朝衫。辭官不作。前去尋訪。及至訪到青雲山。不是容易。纔因褚大娘子見着鄧九公。籠絡住了鄧九公。又不是容易。纔因鄧九公見着十三妹。感化動了十三妹。天道好還。也算保全了他一條身子。救了他一條性命。在安老爺的初意。也只算把他伴了回故鄉。替他葬了父母。給他尋個人家。也算報過他來了。斷斷乎不曾想到公子的姻緣上。不想在褚家莊合鄧褚父女兩個筆談的那一天。話已說結。恰恰的公子同褚一官出去走了一走的。這個當兒。褚大娘子忽然的心事上眉頭。悄悄的向安老爺合他父親說了。何不如此如此的那句話。那句話便是要把何玉鳳也照張金鳳的樣子。合安龍媒聯成一牀三好的一段良緣。當下鄧九公聽了。先就拍案叫絕。立刻便想拿說媒的那把蒲扇。倒是安老爺不肯。這安老爺不肯的原故。一來為姑娘孝服在身。二來想着這番連環記。原是衛顧姑娘的一片公心。假如一朝計成。倒把人家誑來。作了自己的兒子媳婦。這不全是一團私意了嗎。再說看那姑娘的見識心胸。大概也未必肯吃這注。倘然因小失大。轉為不妙。又不好却鄧家父女的美意。所以攔住鄧九公說且從緩商。及至第二日。見着十三妹。費盡三毛七孔。萬語千言。更不是容易。一樁樁一件件。都把他說答應了。他這纔說出他那回京葬親之後。便要身入空門的約法三章來。彼時老爺生怕打攪了事。便順着他的性兒。合他滴水為誓。話雖如此說。假如果然始終順着他的性兒。說到那裡應到那裡。那就只好由着他當姑子去罷。豈不成了整本的孽海記。玉簪記。是算叫他合趙色空湊對兒去。還是合陳妙常比個上下高低呢。那怎麼是安水心先生作出來的勾當。何況這位姑娘。守身若玉。勵志如冰。便說身入空門[illegible]以外人去呢。還是從此就撒手不管。由他作個山上的姑子。背土坏去罷。因此安老爺早打




春靄和光

定了一個主意。無論拚着自己淘乾心血。講破唇皮。總要把這姑娘成全到安富尊榮稱心如意。纔算這樁事作得不落虎頭蛇尾。無奈想了想。這柏女配夫。也不是件容易事。就自己眼底下。見過的這班時派人。裡頭不是紈袴公子。便是輕薄少年。更加姑娘那等天生的一冲性兒。萬一到個不知根底的人家。不是公婆不容。便是夫妻不睦。誰又能照我老夫妻這等體諒他。豈不悮了他的終身大事。左思右想。倒莫如依了褚大娘子的主意。竟照着何玉鳳給張金鳳牽線的。那幅人間沒兩的新奇畫本。就借張金鳳給何玉鳳作稿子。合成一段鼎足而三的美滿姻緣。叫他姐妹二人。學個娥皇女英的故事。倒也於事兩全。於理無礙。於情亦合。因此上在鄧家莊住的先幾天。卻背了衆人。把這話告訴了安太太。安太太聽了。自是歡喜。老夫妻兩個。便密密的來了。鄧家父女說。等回京之後。看了光景。得個機會。商量出個道理來。如果事可望成。再勞大媒完成這樁好事。這句話卻因張金鳳。還是個新娘婦兒。又恐怕他合公子閨房私語。一時洩露了這個機關。老夫妻兩個。且都不合張金鳳提起。那知張姑娘自從遇着何玉鳳那日。就早存了個好花須是並頭開的主意。所以古寺談心。纔有向何玉鳳那一問。秋林送別。纔有償何玉鳳那一走。及至見了褚大娘子。又是一對玲瓏剔透的新媳婦。到了一處。才貌恰正相等。心性自然相投。褚大娘子便背了安老爺安太太。並他父親。把這話盡情的告訴了張金鳳。在褚大娘子。也不過是要作成何玉鳳的一片深心。那知正恰恰的合了張金鳳的主意。所以他兩個。纔有借弓留硯的那番啞謎兒。安老爺安太太。倒不曾留心到此。及至上了路。張金鳳因見公婆不曾提起。自己便也不敢先提。通算起來。這樁事只有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合張金鳳五個人。心裡明白。卻又是各人明白各人的。其餘那些僕婦丫鬟。以至張老兩口兒。一概不知影响。至於安公子。只知把位何小姐。敬的如南海龍女。但有感恩報德的虔心。何小姐又把安公子。看得似門外蕭郎。畧無惜玉憐香的私意。其實這二位。都算叫人家裝在鼓裡了。及至何玉鳳見安老爺安太太。命公子穿孝扶靈。心中卻有老大的過不去。纔把張冰冷的面孔放和了些。把條鐵硬的腸子迴暖了些。安老爺看了。倒也暗中放心。覺得這段姻緣像也有一兩分拿手。夢也夢不到。到了德州。姑娘因作了那等一個夢。這一提魂兒。又把他那斬鋼截鐵的心腸。賽雪欺霜的面孔。給提回來。更打了緊板了。老夫妻看了只是納悶。不解其所以然。張姑娘雖是耳朵裡。有隨緣兒媳婦的一段話。知其所以然。又不好向公婆講起。這個當兒。離京是一天近似一天了。安老爺一個人。坐在船上。心裡暗暗的盤算。說道看這光景。此番到京。一完了事。請他到家。他定不來。送他入廟。我斷不肯。只有合他遷延日子。且把他寄頓在也不算廟。也不算家的。我家那座故園陽宅裡。仍叫他守着他父母的靈。也算依了他約法三章的話了。騰出這個工夫來。卻再作理會。只是他長久住在那裏。這其間隨時隨事。看風色。趁機緣。卻是件蟻串九曲珠的勾當。那位張親家太太。可斷了不了。老爺正在為難。將將船頂馬頭。不想恰巧這位湊趣兒的舅太太接出來了。一進艙門。說完了話。便問何姑娘。見了何姑娘。便認作母女。彼時在這位舅太太。是乍見了這等聰明俊俏的一個女孩兒。無父無母。又憐他又愛他。便想到自己又是膝下荒涼。無兒無女。不覺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念頭。彼時安老爺卻不曾求到他跟前。便是安太太向他耳邊說的那句話兒。也只因為姑娘有紀府提親那件傷心的事。不願人提起。恐怕舅太太不知。囑咐他見了姑娘。千萬莫問他有人家沒人家。的這句話。是個入門問諱的意思。誰想姑娘一見了舅太太。各人為各人的心事。一陣穿插。倒正給安老爺

安太太搭上橋了。安老爺便打倒金剛賴倒佛。雙手把姑娘托付在舅太太身上。那舅太太這日。便在何玉鳳船上住下。接連着伴送他到了墳園。伴送他葬過父母。這其間照應他的服食冷暖。料理他的鞋腳梳裝。姑娘閒來。還要聽個笑話兒古記兒。一直管裝卸。到姑娘抱了娃娃。他作了姥姥。過了個親熱香甜。此是後話。這正是安老爺笑吟吟。不動聲色。一副作英雄的手段。血淋淋出於肺腑。一條養兒女的心腸。纔作出這天理人情中。一樁公案。却不是拿着水心先生。那等一個腳色。由着燕北閒人的性兒。怎麼掇弄。怎麼轉。怎麼叫。怎麼答應。列公請想這樁套頭裏腦的事。這段含着骨頭露着肉的話。這番扯着耳朵顋頰動的節目。無含蓄之筆則醒豁或流為俚直淺露無醒豁之筆則含蓄或失之沈悶晦澀所謂合之雙美離之兩傷也燕北閒人實能調劑其間大約除了安老爺。合燕北閒人。兩個心裡明鏡兒似的。此外就得讓說書的還知道個影子了。至於列公聽這部書。也不過逢場作戲看這部書。也不過走馬觀花。真個的還把有用精神。置之無用之地。費這閒心去刨樹搜根不成。如今說書的。從旁指點桃源路。引得漁郎來問津。算通前徹後交代明白了。這然後再言歸正傳。却說安老爺把何玉鳳姑娘托付了舅太太之後。領筆大書特書屹如山立纔得勻出精神料理手下的事。便忙着商量分撥家人。清船價。定車輛。歸箱籠。發行李。一面打發太太帶了公子合媳婦。並僕婦丫鬟人等。先回莊園照料。只留下舅太太。張親家老爺太太。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花鈴兒。並跟舅太太的僕婦侍婢。並兩個粗使老婆子。合姑娘同行。外邊留下幾個中用些的家人。照料自己。便打算送姑娘隨靈起身之後。先一步進城。到墳園料理一應事件。又計算到靈柩從通州馬頭起身。一路到西山雙鳳村。一天斷不能到。早有張進寶等在德勝關一帶。預備下下處。安靈住宿。那槓房裡得了准信。早把行槓預備下來。一切佈置妥當。到了那日。姑娘穿了孝服。行了告奠禮。便合舅太太同車隨靈。到德勝關住下。按下這邊不表。却說公子先一日。跟了母親。同了媳婦。到家拜過佛堂祠堂。看了看家中風景依然。只一個張進寶。管了個內外嚴肅。一家男女家人。參見已畢。華嬤嬤也見過他家大奶奶。一時樂得他左看一番。右問一番。也不知要怎麼親近親近奶奶纔好。閒話少敘。却說安老爺。次日送姑娘下船。隨靈起身後。自己便穿城行走。先回莊園。一進二門。當院裡早預備下香燭吉祥紙馬。老爺帶領闔家謝過天地。自己又到佛堂祠堂磕過頭。然後進了正房。老夫妻雙雙坐下。兒媳兩旁侍立奉茶。男女家人參見已畢。大家各各的歸着東西。伺候酒飯。來往奔忙。老爺便向太太道。太太你看人生天命。安排自有一定。非分之榮。萬不可以妄求。你我受祖父餘蔭。守着這幾畝薄田。幾間房子。雖不富餘。也還不愁凍餒。無端的官興發作。弄出這一篇離奇古怪的文章。所幸今日安穩到家。你我這幾個有限的骨肉。不曾短得一個。倒多了一個。便是天祖默佑。況又完了何家姪女這場心願。我自今以後。縱然終老林泉。便算榮逾台閣。我依舊還課子讀書。合幾個古聖先賢。時常聚聚。斷不輕舉妄動了。太太道。老爺這話。說的很是。真這世路上的事。看着實在怕人。老夫妻帶着兒子媳婦。說說笑笑。一時吃完了飯。撤去殘席。老爺便出去拜望程師爺。致謝他在家的照料。進來又把大家眾人。看家的。行路的。都叫到跟前。慰勞了一番。又問了問城裡的房子。張進寶道。奴才進城。常到宅裡查看。本家爺們住的很安靜。家人看的也極謹慎。請老爺放心。老爺點了點頭。大家散去。當晚無話。次日老爺太太起來。便趕早吃了飯。帶同兒子媳婦。先到他老太爺老太太墳上行禮。然後過這邊來看看辦得不豐不儉。一切合宜。老爺頗為歡喜。便派人跟了公子。叫他穿上孝服。向十里外迎接何太太的靈。這裡老爺也摘了纓兒。太太也暫除

了首飾張姑娘依然穿上孝服外邊穿孝的便是戴勤宋官兒隨緣兒又派了兩個粗使家人內裡便是路上跟着姑娘的戴勤家的隨緣兒媳婦了鬟花鈴兒合兩個婆子。分撥已定安太太便叫媳婦說在船上也圍了一道兒了。這墳上週圍都是偺們的地方趁着這工夫只管帶着人閑走走去。張姑娘答應了出來。這班了鬟僕婦等閑不得出來又樂得跟着新大奶奶湊個趣兒。一時都跟了去這剩下兩個粗使的婆子在這裏聽叫。安老爺安太太這個當兒倒計議了許多緊要正事（暗伏一筆下文都在籠罩之中）他夫妻怎的計議又是些甚麼話甚麼事說書的不曾在旁無從交代。列公慢慢聽下去少不得有個水落石出暫且不表。再說何玉鳳姑娘同舅太太張太太在德勝關店內住了一夜次早梳洗已畢打了坐尖隨有張進寶同梁材帶了大槓。接了下來。姑娘只當還照昨日一樣走法。及至同舅太太坐車出來一看但見大槓鮮明鼓樂齊備。全分的二品執事擺得隊伍整齊旗旛招展。心裡說道我那等說安伯父還要這等過費豈不叫我愈多受恩愈難圖報一時跟了殯慢慢的前進走到半路舅太太便吩咐拿車的告訴頂馬又招呼了張太太的車都趕到頭裡。一個小下處略歇了歇便一直奔雙鳳村而來還不曾到得那裡舅太太便在車上指點着告訴姑娘道你看那前面搭白棚的地方就是了。那東南上一片大房子便是他家的莊園西北上好些樹那裏便是他家的墳地我聽得說我們姑老爺就要在他墳地的東首給你父母修墳呢。姑娘此時除了心中感激點頭嘆息之外再無別話。說話間車早到了安家陽宅後面的跟車一輛輛搶到頭裡去預備服侍下車。一時把車拉進大門早有安老爺迎着問了問昨日住店的光景舅太太道好哇。姑娘真聽說叫吃就吃。敢則城裡頭的孩兒長這麼大頭一回纔嚐着甜漿粥炸糕油炸果倒很愛吃。老爺道這就叫作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故鄉水了。一時張太太也下了車因脚壓麻了站了會子纔一同進來。安太太合媳婦兒接出來。姑娘正在見着又見一羣穿孝的男女迎接內中除了宋官兒一個餘者多不認識。姑娘同着眾人進了棚從月台西首繞上去見迎門安着供桌門上掛着雲幔。早有一口靈偏東些停在那裡。姑娘此時一則乍到故土所見的都合外省那個排場兒兩樣再也是拘於禮法謹飭過去了不免矜持他一時滕住了。想不到便是父親的靈位將要問說怎麼母親的靈倒先到了不曾問得出口安老爺站在旁邊說道姑娘你尊翁的靈在此還不下拜。一句話提醒了姑娘那裡還顧及行禮撲上前去便放聲大哭。大家從旁勸了良久纔得勸住還是抽噎不止。隨即細看了看那口材好一重重漆的十分嚴密光可鑑人自是放心。想起安老爺這等辦得周到却又添了一層過意不去。大家歇了沒多時早見隨緣兒跑在頭裡來說道快了。安老爺便接了出去。姑娘跪在東間朝外望着但見一對對儀仗一雙雙鼓手進門都排列兩邊。少時鴉雀無聲只聽得一雙响尺噹噹打得迸脆引了他母親那口靈進來。安公子穿了一身孝緊跟在靈前雖然抵不得一個孝子却也頗像半個孝子（似不經意實則點睛）立刻安好了位。大家無非是祭奠進禮姑娘無非是痛切含悲不必再贅。諸事已畢姑娘站起身來便向安老爺安太太道我何玉鳳不想我父母竟有今日更不想我自己仍返故鄉這都是伯父伯母的成全。姪女兒除磕頭之外再無一字可說了。只是伯父母辦得未免過費如今斷不可過於躭延或三日或五日便求伯父想着我青雲山莊的那三句話將我父母早些入土我也得早一日去了我的事免得伯父母再為我勞神費力。因又望着舅太太道我這娘路上已許下在廟裡長遠伴我伯父母更可放心。倘蒙伯父始終成全我何玉鳳縱然今世不能報你

的恩情來世定來作你的兒女說着便拜下去。安老爺看這光景。心裡先說道。來了。我早就料着你有這把神沙。愈多受恩愈難圖報一心中感激點頭嘆息二添了一層過意不去三却也頗像半個孝子四有此四者換了姑娘一把神妙因合太太連忙把他攙起來。說道姑娘你這個禮這番話都多餘。你我兩家的交情。前番已談過。這都是情理當然。此時不須煩瑣。只是依你說停三日五日。未免簡畧。如今也照你在山裡的樣子。停放七天。講到安葬。化者入土為安。自然早一日好一日。我向來却從不信陰陽風水。這些講究。但為了老人家的事。你作兒女的。却不可不存一番慎重。須得請個人看看。聽他說定那天。便是那天。至你那三句話。我既合你靈前設誓。絕不食言。但是要我這座廟。既須個近便所在。又得個清淨道場。斷非十日八日可成。少也得一月兩月。甚至三月半年都難預定。總之無論怎樣。我一定還你個香火不斷的地方。就是了。姑娘你道如何。姑娘聽這話。說的層層有理。再不想大遠的。從德州暫了這麼一個乾脆的招兒來。纔使出來就之了。妙則有之神則馬能招兒則有之亦但見其乏而未可云乾脆也無法只好等那風水來看了再講。當下大家一連勞碌了幾日。晚飯已罷。即便分投安置。安老爺仍同了眷屬回家。姑娘便同原來的一行上下人等在此住下。外面自有張老同了派定的家人照應。從這日起。也作了幾日好事。也燒了些個冥資。所喜的是何家無多親友來往。便是安老爺的親友。本家也因尚不知安老爺攜眷回京的消息。都不曾來。倒落得少了許多應酬。可以安心作事。却說次日安老爺夫妻正在裡面合姑娘閑談。只見人回請的風水端木二爺來了。原來這風水覆姓端木名渙表字仲輿。與他家世代相傳專門精通周易河洛地理。安老爺家這塊墳地。就是他乃翁在日看定的。他合安府上也算個世交。稱安老爺作世叔。因此安老爺請他來給何協戎夫婦點穴。就定規安葬日子。老爺有心叫姑娘聽個底細。便把那風水請到棚裡靠前窗一張桌兒邊坐下。姑娘盼得風水來了。也正要聽他定在幾時。只聽一時請了進來。那風水合安老爺講禮已畢。便問說世叔幾時到京。竟不曉得。更不知府上有事。怎不見賜一信。安老爺道。並非舍間的事。却是位至契好友。因他家現無男丁。所以就在荒塋代他料理。並且就要在這塋地的東首擇地安葬。就請看一看。定個葬期。愈早愈好。那風水先說道。無論怎樣。早今年是斷不能的了。寶塋便是家君定的。記得這山向是子午兼壬丙正向。今年三煞在南。如何動得。安老爺道。世兄你是曉得我向來不解青烏之術。如果無大妨礙。我這個好友既然百歲歸居。還以早葬為是。那風水道。這却不好遷就。等小姪兒過去安了盤子。拉了中線。看了再定規罷。安老爺因為自己是個父輩相交。便叫公子陪過去。說聲恕不奉陪了。便在棚裡坐候。姑娘這個當兒。聽着今年下不得葬。先就有些不願意了。歎歎的坐着。良久。纔聽得那個風水過來。進門就說道。方纔看了看東首這塊地。東西辛甲分金。上倒是上好上好的一個結穴。此處安葬按那龍脈。正自震方而來。定主宗祧延綿。只是一山無二向。本年不惟三煞有礙。而且大將軍正在朗堂。安葬是斷斷不可的。明年正二三月。木氣正旺於東。這塊地正是主塋的青龍方。更不好動。四五六月月建都吉。只巳午兩個字。又正合太世叔嬸母的化命亥子一冲。六月建未。明年太歲在未。書云一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雖說月支與年支不礙。究竟不可不避。七八兩月恰恰的與現在的化命逢着穿害。九月上半月。不得安葬吉日。下半月一交土王用事禁土了。只有明年十月最好。安葬吉期上下半月都容易選擇。到那時聽憑世叔吩咐再定。就是了。安老爺一聽自己心裡先道。這算得無巧不成書了。要不這樣。怎麼就耗到過姑娘滿一年的服呢。要不耗到他滿服。我們家怎麼娶他呢。當下心中大喜。却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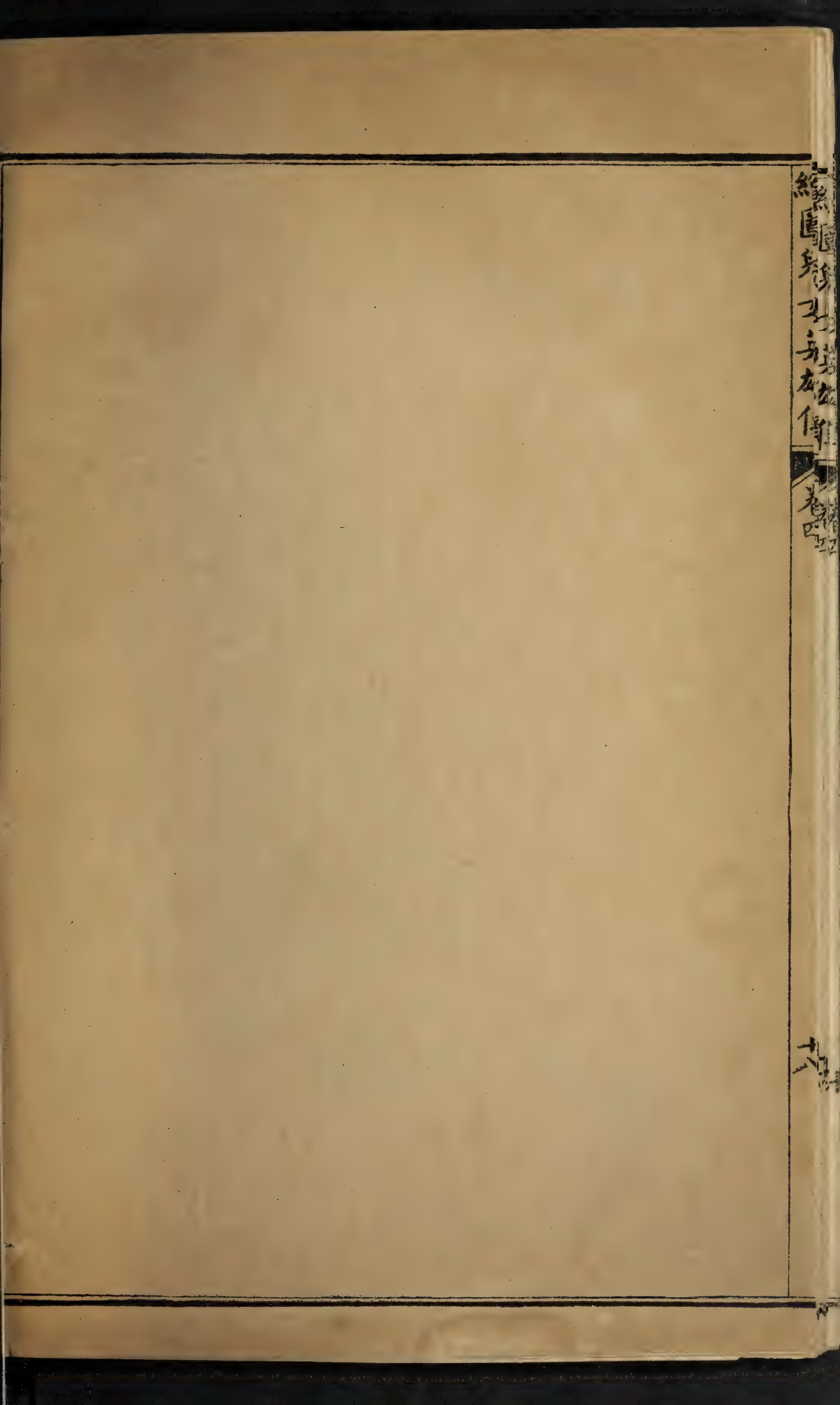
意的儘了那風水幾句風水道世叔是最高明不過的人這塊地當日便是家嚴效的勞小侄怎敢另生他議況且陰陽怕懵懂這句話不說破也就罷了小侄既看出來萬萬不敢相欺此中絲毫不可遷就說着提起筆來便把這話寫了一篇又寒暄了幾句領茶而去這番話姑娘在屋裏聽了個逼清算省了安老爺的唇舌了謊也謊也實是省了燕北閑人的筆墨了安老爺送那風水走後便手裡拿着那一篇東西一步步踱了進來向姑娘道姑娘聽明白不曾偏又有許多講究這怎麼樣呢姑娘也無心看那一篇東西只望了舅太太發怔却不知這舅太太實在算得姑娘知疼着熱的一位乾娘無奈他又作了安府上傳遞消息的一個細作筋節自從他合姑娘認了母女之後在船上那幾天安太太早把這事告訴了他一個澈底澄清難道把他極愛的一個乾女兒給他最疼的一個外甥兒他還有甚麼不願意的不成他見姑娘望着他發怔可就搭上岔兒了他說道我這裡倒有個好主意姑老爺姑太太聽聽使得使不得你們方纔講的那些甚麼子午卯酉我可全不懂要說忙着安葬果然於太爺老太太墳上有甚麼妨礙無論我們姑娘此時心裡怎樣着急他也斷不肯忙在一時講到他要住廟原不過為近着他父母的墳哪如今既然不得葬在這裡住着守着棺材不比墳更近嗎再講這個地方兒內裏就是我們娘兒們上下幾個人外頭就止張親家老爺合看墳的又合廟裡着甚麼呢莫若我們只管在這裡住着姑老爺一面在外頭上緊的給我們找廟一天找不着我們在這裡住一天一年找不着我們在這裡住一年要趕到人家滿了孝姑老爺這廟還找不出來那個就對不起人家孩子了此句看似極力撈通安老極力衛顧姑娘實則一年工夫已由此句騰挪出姑老爺姑太太要怕我住長了費了你家的老米慢講我一個人兒連我們姑娘合張親家我那點兒絕户家產供給十年八年還巴結的來起他說着便望着姑娘道是不是姑娘回頭又向着安老爺夫妻道你們二位想着怎麼樣罷安老爺忙說如果有一年的工夫縱然我不出廟來我蓋也給他蓋了一座此句看似徽足上句極言有此工夫必能找成實則正經主意已由此句從容拿定至於姐姐在這裡住着也是替我們分心招護姑娘些須小費何足掛齒我自有道理安太太也說要能這樣一動不如一靜倒也罷了可不知姑娘心裡怎樣姑娘還未及開言張太太的話也來了說這麼着好哇可是我們親家太太說的一個甚麼一秤不抵一秤的你看在這地方兒住下等開了春兒滿地的高糧穀子蟈蟈兒螞蚱坐在那樹陰兒底下看個青兒纔是怪好兒的呢說的大家大笑連張姑娘也忍不住笑的扶着桌子亂顫玉鳳姑娘此時被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說的心裡亂舞鶯花笑也顧不及了細想了想這事不但無法而且有理料是一不扭衆只得點頭依允說也只好如此安老爺滿心歡喜心裡暗道天哪可夠了我的了只他這五個字這事我便有了五分拿手話休絮煩轉眼之間到了七日封靈何玉鳳合舅太太便搬在西廂房裡間張太太帶了戴嬤嬤合兩個丫頭便住在外間隨緣兒媳婦舅太太的下人住了東廂房安太太又在下房裡給姑娘安了個小廚房外面自有張老同戴勤宋官兒合安家看墳的照料內外住了個嚴密又把安家陽宅暫作了個何姑禪院這都是那燕北閒人的無中生有的營生便有這位安水心先生給他週規折矩的辦理却說七日之後安老爺夫妻把那邊安頓妥帖纔得回家料理自己的家務便有許多親友本家都來拜望老爺一一的款待却扶了個小僮只推因腿疾告歸暫且不及答拜一面又遣公子進城持帖謝步公子也有一班世交相好少年請酒接風接連不止忙了一日纔得消停老爺得些閒空便先打發了鄧九公的來人又給他父女帶去些人事把何姑娘那張彈弓仍交給媳

婦懸掛着。又叫太太向何姑娘衣箱裡把公子那塊硯臺尋出來擦洗乾淨嚴密收藏文中緊要眼目實事中緊要關目也平序於安頓各件之中不露一毫痕跡就把姑娘合張太太的衣箱差人送過去那頭烏雲蓋雪的驢兒便交給華忠。叫他好生餵養。說這是我將來無事玩水遊山的一個好腳力。那時不空和尚的二千頭借款早已歸清。老爺通盤算了一算。此行不曾要得地方上一文倒有公子帶去的八千金烏克齊贈的萬金連沿途在家門生故舊的義助不下兩萬餘金除了賠項盤纏。還剩萬餘金在橐。辦何姑娘這樁事無論怎樣鋪排也用不了。便合太太商議道。何姑娘這樁事你我費了無限精神。纔得略有面目。我算着將來辦起事來。也不過收拾房子。添補頭面衣服。辦理鼓樂彩轎預備酒席這幾件事房子我已有了辦法。太太道。還房子作甚麼那邊儘辦開了趕到過來。難道不叫他三口兒一處住嗎。老爺道。豈有不叫他們住一處之理自然兩個人就在他那屋裏分東西住。你只想張姑娘過門的時候。租個公館還要匀在兩處。成個一婚一姻如今自然也得給他安起一個家來至於他說的那一座廟。我倒底要找着還給他纔圓得上那句話。這事須得如此如此辦法。纔免得他夜長夢多。又生枝葉。太太聽了此言大喜。說既是這樣。那衣服頭面更容易了。我們說到了京。給張姑娘添補些簪環衣飾。只算是給他弄的。再說還有老太太的許多顏色衣服。他舅母前日也提他那裡還有些頭面。勻着使所添也有限了。到了轎子。一切臨期好說的。倒是這句話得合偺們這個媳婦先說一聲纔是。這是他們屋裡百年相處的事。老爺道。太太這話很是。說着便把媳婦叫來。把這話從褚大娘子提起以至現在的計較日後的辦法告訴了他一遍。只見他聽完這話便跪下來。先給公婆磕了兩個頭起來。說道。如果這樣不是公婆疼玉鳳姐姐。竟是公婆疼我。公婆請想。玉鳳姐姐救了我們兩家性命。在公婆現在這番情義。已就算報過他來了。只是媳婦合我父母今生怎的答報。至於他給媳婦聯姻這樁事且莫講投着這樣的公婆。配着這樣的夫壻。就他當日那番用心。也實在令人可感。所以媳婦時常想着要打斷了他這段住廟的念頭無論怎樣也要照他當日成全媳婦的那一番用心給他作成這樁好事。只是回家來。不曾消停得一日。不好冒冒失失的告稟公婆。如今公婆商量的這等妥當嚴密真是意想不到。便是玉鳳姐姐難得說話。俗語說的鐵打房樑磨繡針功到自然成。眼前還有大半年的光景。再說還有舅母在那邊。大約也沒有個磨不成的。這其間却有一關頗頗的難過。倒得設個法子纔好。老爺太太忙問除這位姑娘的難說話還有甚麼再難之處此亦十三妹在能仁寺料龍媒之見識也此種見識在下聽了也為龍媒不服張姑娘低聲笑道。媳婦所說難個的這關便是我家玉郎。公婆再想不到拿着我玉鳳姐姐那樣一個幽嫻淑女玉郎他竟不肯君子好逑。老爺道。這是為何。張姑娘回道據媳婦看着一來是感他的恩義見公婆尚且這等愛重他自己便不敢有一毫簡褻却是番體貼父母的心。二則他合媳婦雖是過的未久彼此相敬如賓。聽他那口氣大約今生別無苟且妄想又是番重倫常的心總之是個自愛的心。他搭着他實在有點兒怕人家。有一天媳婦偶然慪了他一句。就惹得他講了一篇大道理。數落了媳婦一塲張姑娘這話還沒說完老爺道你理他呢等我吩咐他。太太道。老爺看不得偺們那個孩子。可有這種留心的地方兒張姑娘便接着回道媳婦也正為此是說父母之命。他不敢不依從設或他一時固執起來也合公公背上一套聖經賢傳倒不好處置。莫若容媳婦設個套兒先澈底澄清把他說個心肯意肯不叫這樁事有一絲牽強。張前觀先而安固辭能仁寺久領大教張姑娘所以有戒心懲前從後告此番勇勿謂僅圖閨房游戲特飾說於長者之前也不枉費了公婆這一片慈心媳婦這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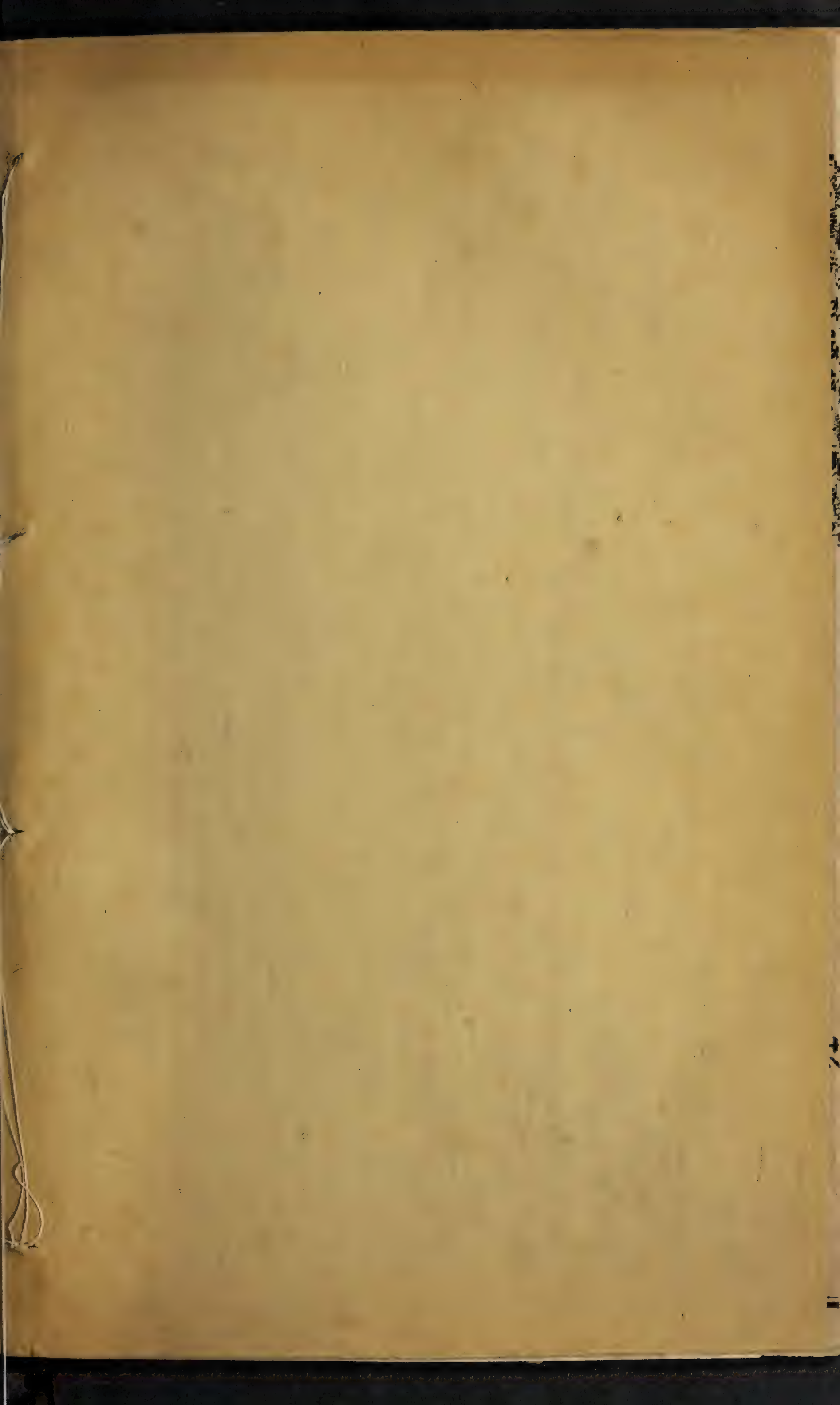
報。那時仗鄧九公的作合成就玉鳳姐姐這一段良緣。豈不是好。安老爺夫妻聽了。心下大喜。同聲說好。安老爺便點頭贊道。難得難得。賢哉媳婦。這要遇見個糊塗庸鄙的女流。只怕這番話說不成。我兩位老人家。還要碰你個老大的釘子呢。因合太太說道。既然如此。你我兩個便學個不癡不聾的阿姑阿翁。好讓他三人得親順親。去為人為子。此事不必再提。當下爺兒三個。計議已定。便分頭各人幹各人的事。安老爺又明明白白。親自寫了一封請媒的信。預先通知鄧九公。話休煩瑣。却說張金鳳過了些天。倒了臨近時。見公婆諸事安排已有就緒。纔打算把這樁事。告訴公子明白。又想到若就是這等老老實實的合他說。一定又招他一套四方話。上言一套聖經賢傳此言一套四方話蓋四方話即自聖經賢傳來實自不善讀聖經賢傳來桐卿欲闕其口得了主意便宜燕北閒人就此撰出一篇佼獪游戲文章思索良久。得了主意。不覺喜上眉梢。恰好這日安公子到他進學的老師莫友士先生那裡拜壽。原來這莫友士先生在南書房行走。便在海淀翰林花園住。因此這日。公子回家尚早。到見過父母後。便同到自己屋裡來。張姑娘見他面帶春色。像飲了兩杯。站起身來。不响一聲。依然垂頭坐下。便有華嬤嬤帶了僕婦丫鬟上來服侍。公子忙忙的換了衣裳坐定。一看只見張姑娘兩隻眼睛。揉得紅紅兒的。滿臉怒容坐在那裡。心裡詫異道。我往日歸來。他總是悅色和容。有說有笑。從不像今日這般光景。這却為何。不禁搭赸着問了一句。說我今日一天不在家。你在家裡作甚麼來着。他道。問我麼。我在家裡作夢。公子道。好端端大清白日。怎麼作起夢來。夢見甚麼。可是夢見我。他道。倒被你一句就猜着了。正是夢見你。我夢見你娶了何玉鳳姑娘。却瞞得我好吾見古今之醋而喬不醋者矣金雀記喬醋一齣可謂花樣斬新今讀此覺閨中雅謔莫妙如此似復過之公子道。喲喲這就無怪其然。你把個小臉兒繃的單皮鼓也似的了。原來為這樁事。我勸你快快不必動這閒氣。這是夢。他道。我從不會這麼胡夢顛倒。想是你心裡有這個念頭。我夢裡纔有這樁奇事。論這樁事。我也曾合你說過。還不曾說得三句。倒惹得你道學先生講四書似的。合我叨叨了那麼一大篇子。我這個傻心腸兒的就信以為真了。怎麼今日之下。你自己忽然起了這個念頭。倒苦苦的瞞起我來。說着似笑非笑。對着公子。獃獃的瞅着。公子見他波臉如嬌花含笑。倩語如好鳥弄晴。不禁也笑嘻嘻的道。你又來冤枉人了。你我從患難中作合良緣。名分叫作夫妻。情分過於兄妹。毛詩有云。甘與子同夢。我就作個夢兒。也要與你同心合意。無論何事情。豈有瞞你的道理。他道罷了罷了。我可不信你這假惺惺兒了。就止嘴裡說的好聽。只怕見了姐姐。就要忘了妹妹了。有了恩愛夫妻。也不顧患難夫妻了。公子道。你這話那裡說起。他道。那裏說起。就從昨日夜裡說起。你如果沒這心事。昨夜怎麼好端端的說夢話。會叫起人家來了。真個的這麼大人咧。還賴是睡迷婆叫的不成。張姑娘這句話。公子倒有些自己猶疑。何以呢。一個人要是吃多了。咬牙放屁說夢話。這三樁事。可保不齊。沒有還帶着自己真合連影兒不知道。他便心想。或者偶然睡裡模模糊糊夢見當日能仁寺的情由。叫出口來也定不得。便連忙問了一句話。我叫誰來着。張姑娘道。你所叫的是何姑娘。叫的還是我那有情有義的十三妹姐姐呢。公子當着一屋子的丫鬟僕婦。滿臉不好意思。搖着頭道。荒唐荒唐。你奚落我也罷了。那何玉鳳姐姐待你也算不薄。怎生的這等輕薄起他來。張姑娘道。你夢裡輕薄他使得。我說一聲兒就錯了。要你護在頭裡。倒是我荒唐了。公子道。益發荒唐之至。此所謂既荒且唐。荒乎其唐。無一而不荒唐者也。說到這裡。恰好丫鬟點上燈來。放在炕桌兒上。張金鳳姑娘便一隻胳膊斜靠着桌兒。臉近了燈前。笑道。你果然愛他。我却也愛他。況且這句話我也說過。莫若真個把他娶過來罷。你說好

不好。公子道。可了不得了。這個人今日大概是多飲了幾杯有些醉了。他道我倒是在這裡醒眼觀醉眼。只怕你倒有些酒不醉人人自醉那句的下句兒罷。公子聽了這話。心下有些不悅。說道豈有此理。你我向來相憐相愛相敬如賓。就說閨房之中。甚於畫眉。也要有個分寸。怎生這等的亂談起來。況且那何玉鳳姐姐。救了你我兩人性命。便是救了你我父母的性命。父母尚且把他作珍寶一般愛惜。天人一般敬重。又何況人家現在立志出家。他也是為他的父母起見。無論你這等作踐他。大傷忠厚。這話儻然被父母聽見。定要大大的教訓一場。我看你那時顏面何在。張姑娘道。你們作事。瞞得我風雨都不透。我好意體貼你。怎麼倒體貼不耐煩了呢。況且你知道他是立志出家。我只知道他家字這邊兒還得加上個女字旁兒。是立志出嫁。也沒甚麼作踐他的去處呀。公子道。你不要真是在這裡作夢呢罷。不然。那裡來這些無影無形的。這些夢話。張姑娘含着笑。繃着眉。把兩隻小脚兒顛的脚踏兒哆哆哆的亂响。說聽聽。你把媒人都求下了。怎麼還要瞞我。倒說我是無影無形的夢話呢。公子見他這樣子說的。竟不像頑話。忙正色道。媒人是誰。我怎麼求的。張姑娘道。媒人是舅母。初一那一天。舅母過來拜佛。你瞞了我求的舅母。有這事沒有。公子聽了。不禁哈哈大笑道。我說是夢話。不想果然是夢話。那日舅母過來。我閑話之中。提起玉鳳姐姐。舅母說我這個乾女兒都好。就只總完不了他那進廟的念頭。我便說男大須婚。女大須嫁。這是人生大禮。那男子無端的棄了五倫去當和尚。本就不是聖賢的道理。何況女子。拿他這等一個人。果然出了家。佛門中未必添一個護法的大菩薩。人世上倒短一個持家的好媳婦。舅母既這等疼他。何不勸他歇了這個念頭。再合父母商量商量。給他說一個修德人家讀書種子。倒是一場大功德。張姑娘不容他說完。便道如何如何。我說我聽見的這話。斷不是無因的。我只請教他佛門中添個大菩薩不添個大菩薩。與你何干。人世上短一個好媳婦不短個好媳婦。又與你何干。你說的那修德之家。難道偺們家還算不得個德門。豈不是暗指偺們家嗎。你說的那讀書種子。難道你還算不得個念書的。豈不是有意說你自己嗎。況且好端端舅母並不曾合你提起他來。你又去問他作甚麼。替他求那些人情作甚麼。你倒要說說與我聽。公子被他問的張口結舌。面紅過耳。坐在那裡。只管發怔。怔了半晌。忽然的省悟過來。說道哦是了。這纔明白了。這一定是那天我合舅母說話的時候。不知被那個丫頭女人們在跟前聽見。隨後在大奶奶面前獻一個殷勤兒。了來搬弄這場是非。你我好家居。此風斷不可長。等我明日查問出來。一定要回明母親。將那人重重責罰他一頓板子。便是你此後也切切不可受這班人兒的愚弄。張姑娘道。好沒意思。你我屋裡說頑話兒。怎麼驚動起老人家來了。你切莫着惱。也不用着這等發急。偺們總好商量。假如我此刻便求了父母。把他娶過來。你還是要不要。公子只是腹內尋思。那傳話人究竟是誰。默默不答。張姑娘又問。倒底要不要。說話呀。公子道。你今日怎麼這等頑皮憊賴起來。我不要。張姑娘道。你為甚麼不要。說個道理出來。把我聽聽。公子道。你問道理。我就還你個道理。且無論我受了何玉鳳姐姐那等大恩。不可生此妄想。便是我家祖訓。非年過五十無子。尚且不得納妾。何況這停妻再娶的勾當。我安龍媒也還粗粗的讀過幾句聖賢經書。也還頗頗的受過幾句父母教訓。如何肯作。便算我年輕把持不定。父母也斷斷不肯。你不要看你我作合的時節。父親那等寬容。事有經權。不可執一而論。惹老人家煩惱。就講道你我也難得浩劫之中。成就這段美滿姻緣。便是厮守百年。也不過是電光石火。怎說道再要添個人來分了你我的恩愛。你道

我所說的。可是天理人情的實話。張姑娘道。噯喲。又招了你這麼一車書。你不要他就罷。等娶了來。我留下。公子冷笑道。你要他有何用。張姑娘道。你莫要管。我把他就當個活長生祿位牌兒。供着。我天天兒合他一同侍奉公婆。同起同臥。同說同笑。就只不准你親近他。你瞞得我好。我也瞞得你好。那時候。我看你生氣不生氣。公子越聽這話。越加可疑。便道。究竟不知誰。無端的造我這番黑白。其中還有些無根之談。這事却不是當耍的。張姑娘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有憑有據。怎麼說是無根之談呢。公子道。不信。你竟有甚麼憑據。拿憑據來把我看。張姑娘聽了。不響一聲。站起身來。走到外間。便向大櫃裡。取出個大長的錦匣兒來。向他懷裡一送。說請看。公子打開一看。却是簇簇新新的。一分龍鳳庚帖。從那帖套裡抽出來。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原來自己同何玉鳳的姓氏年歲生辰。并那嫁娶的吉日。都開在上面。（庚帖一節大涉詭譎律設大法礙難正叙今從閨房游戲中點出遂令讀者但覺張姑娘之迷離惝怳忘却安水心先生作轡來）不覺十分詫異。說道。這這這是怎的一樁事。我莫不是在此作夢。張姑娘道。我原說作夢。你只不信。如今是夢非夢。連我也不得明白了。等你夢中叫的那個有情有義的玉鳳姐姐來了。你問他一聲兒看。公子只急得抓耳撓腮。悶了半日。忽然的跳下炕來。對着張金鳳深深打了一躬。說道。今日算被你把我帶進八卦陣九嶷山去。我再轉轉不明白了。倒是求你快說明白了罷。張姑娘不覺嫣然一笑。說道。也奈何得你彀了。你且坐下。聽我慢慢的講。這纔把這樁事。從頭至尾。并其中的委宛周折。（正面只此一行可悟文章貪寫正面無從出色）詳細向他告訴了一遍。公子一想。既是父母之命。又是媒妁之言。況又有舅母從中成全。（有此四字扼要自可不須拿刀動仗）賢妻這般作合。還有甚麼不肯的去處。便樂得他無話可說。只得望着張姑娘。呵呵的傻笑。張姑娘料他再無別說了。便問他道。如今我倒要請教。到底是要他呢。還是不要他呢。公子笑道。他果然既來之。則安之。我也只得因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了。（引用這幾句聖經賢傳真乃剖觚為圜異常波峭話果如此何四方之有然賦詩斷章將叔無扭恐說四方話人或不免以侮聖言責之）依然逃不出我這幾句聖經賢傳。張金鳳聽了。倒羞得兩頰微紅。不覺的輕輕啐了他一口。便作了這回書的結扣。這正是牽牛暗被天孫笑。別向銀河渡鵲橋。要知那何玉鳳究竟是出家。抑是出嫁。下回書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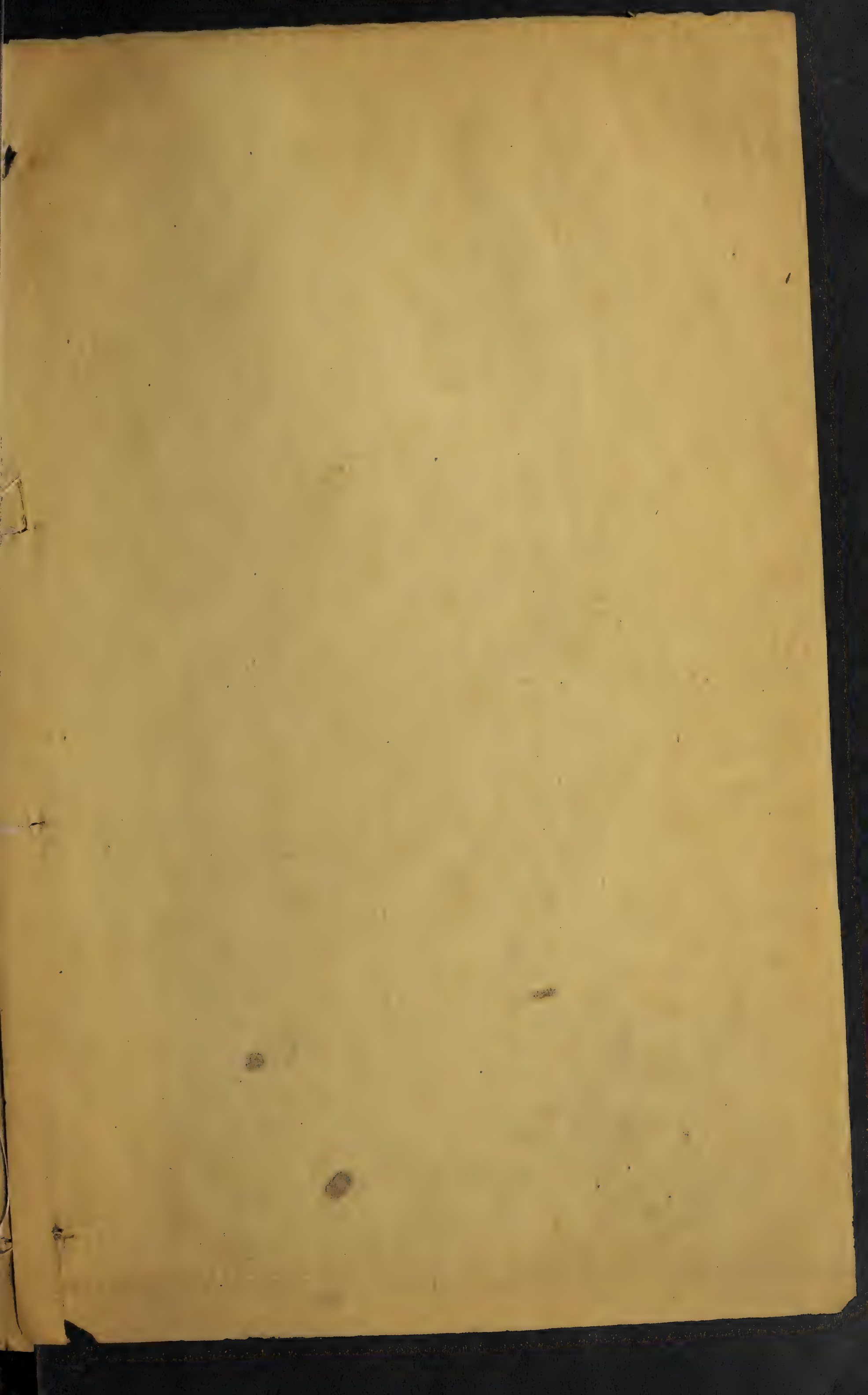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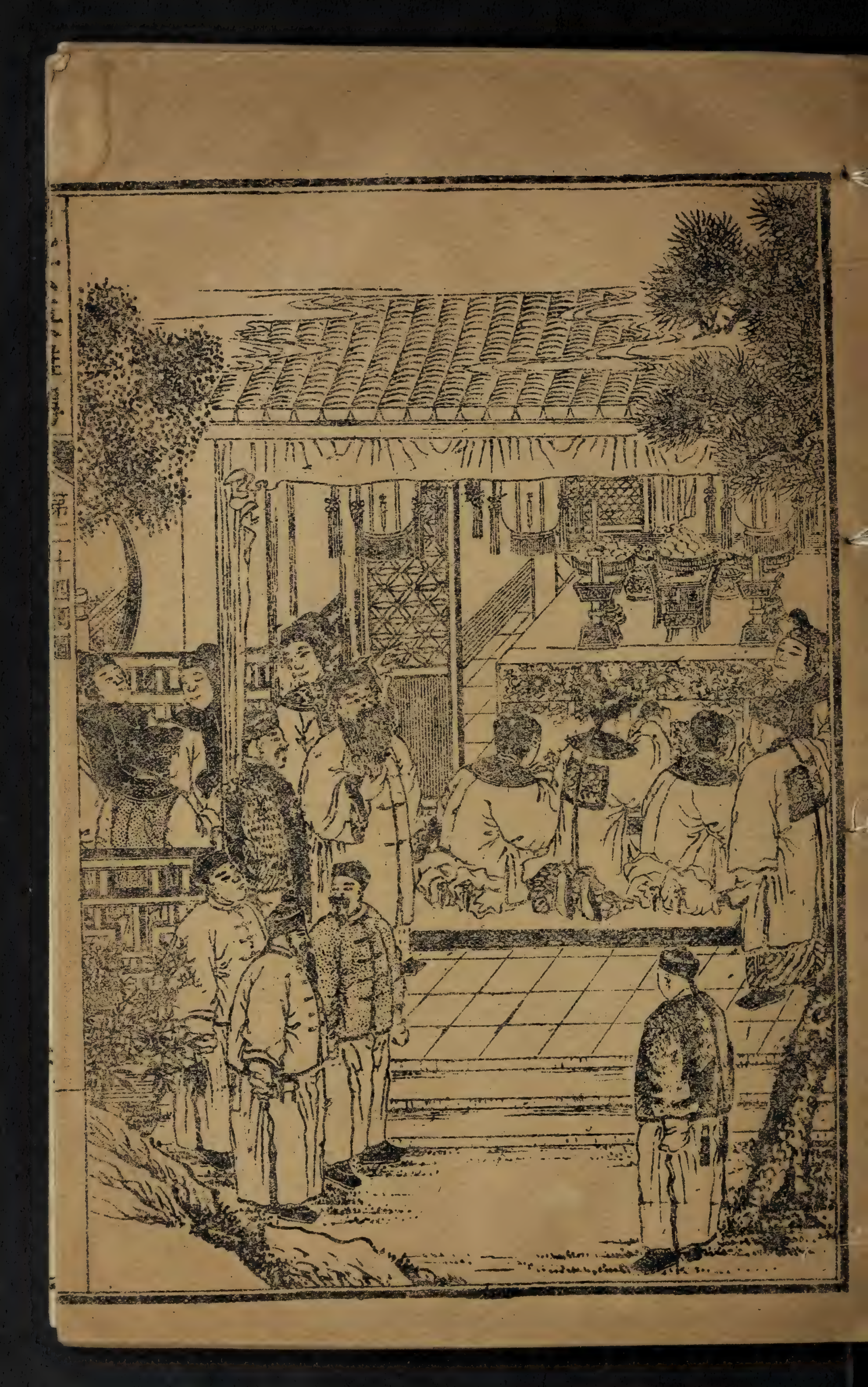




繪圖俠女奇緣

五





第二十四回圖

第二十四回　認蒲團幻境拜親祠　破冰斧正言傳月老

這書一路交代得清楚雕弓寶硯無端的自分而合又自合而分無端的弓就硯來又硯隨弓去好容易物雖暫聚尚在人未雙圓偏偏一個坐懷不亂的安龍媒苦要從聖經賢傳作工夫一個立志修行的何玉鳳又要向古寺青燈尋活計這也不知是那燕北閑人無端弄筆也不知果是天公造物有意弄人上回書費了無限的周折纔把安龍媒一邊安頓妥貼這回書倒轉來便要講到何玉鳳那一邊却說何玉鳳自從守着他父母的靈在安家墳園住下有他的義娘佟舅太太合他乳母陪伴一應粗重事兒又有張太太料理更有許多婢子婆兒服侍周隨倒也頗不冷落又得安太太婆媳時常過來閑談此外除了張老在外照料門戶只有安老爺偶然過來應酬一番等閑也沒個外人到此真倒成了個禪關掩落葉佛座穩寒燈的清淨門庭姑娘見住下來彼此相安便不好只管去問那武廟的消息只是他天生的那好動不好靜的性兒仗着幾天這片心怎生扭得過先天的性兒去起初何嘗也不弄了個香爐焚上爐好香坐在那裡收視返聽的想要坐成個十年面壁怎禁得心裡並不曾有一毫私心妄念不知此中怎的便如萬馬奔馳一般早跳下炕來了舅太太見他怎個樣兒又是心疼又是好笑那時手裡正給他的那個作着認乾女兒的那雙鞋便叫他跟在一旁不是給燒燒烙鐵便是替刮刮漿子混着他都算一樁事實在沒法兒了便放下活計同上張太太帶上兩個婆子丫鬟同他從陽宅的角門出去走走望望回來又掉着樣兒弄兩樣可吃的家常菜他吃也叫他跟着抓攪到晚來便講些老話兒說些古記兒引得他困了好睡睡不着一會給他抓抓又給他拍拍那麼大個兒了有時候還攬在懷裡罷卜着睡那舅太太也沒些兒不耐煩那消幾日把姑娘的臉面兒保養得有紅似白光滑飽滿心窩兒體貼得無憂無慮舒暢安和人都道是舅太太憐恤孤女的一片心腸我只道這正是上天報復孝女的一番因果列公你只看他這點遭際我覺得比入閣登壇金閨紫誥還勝幾分你道這話怎麼講人生在世有如電光石火講到立德立言立功豈不是檣不朽的事業但是也得你有那福命去消受那不朽沒那福命但生一分妄想心定遭一番拂意事（守分安命　順時聽天　閱歷有得之言）便是有那福命計算起來也吾生有限浩刼無涯倒莫如隨遇而安不貪利不圖名不非為不作孽不失自來的性情領些現在的機緣倒也是個神仙境界話裡引話說書的忽然想起一個笑話來曾聞有個人在生德行浩大功業無邊一朝數盡投到閻王殿前閻王便叫判官查他的善惡簿那判官稟道此人善簿堆積如山惡簿並無一字閻王只把他那善事的事由看了一看說道這人功德非凡我這裡不敢發落只好報知值日功曹啟奏天庭請玉帝定奪少時值日功曹把他帶上天庭奏知玉帝玉帝天眼一看果然便向那人道似你這等的功行便是我這裡也無天條可引只好破格施恩憑你自己願意怎樣我叫你稱心如意便了那人謝過玉帝低頭想了一想說道不願為官不願參禪不願修仙但願父作公卿子狀元給我掙下萬頃莊田萬貫金錢買些秘書古畫奇珍雅玩合那佳肴美酒擺設在名園儘着我同我的嬌妻美妾呼兒換女笑燈前不談民生國計不談人情物理不談柴米油鹽只談些無盡無休的夢中夢何思何想的天外天直談到地老天荒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那時再逢開闢依然還我這座好家山玉帝遲疑道論你的善

緣却這也不算妄想只恐世界裡沒這樣人家他道世界之大何所不有一定有的玉帝聽了大喜立刻抽身離座轉下來向他打了一躬說道我一向只打量沒這等人家你既知道一定有的好極了請問這人家在那裡就請你在天上作昊天上帝讓我下界托生去據這笑話聽起來照這樣的遭際玉帝尚且求之不得那何玉鳳現在所處的豈不算個人生樂境那知天佑善人所成全他的還不止此此是後話暫且休提且說那舅太太只合姑娘這等消磨歲月轉瞬之間早度過幾歲又到新年舅太太年前忙忙的回家走了一盪料理畢了年事便趕回來姑娘因在制中不過年節安老爺安太太也給他送了許多的吃食菓品糖食之類舅太太便同張太太帶了丫鬟僕婦哄他抹骨牌擲覽勝圖搶狀元籌再加上包餈餑作年菜也不曾得個消閒安老爺那邊公子已經成人又添了一個張金鳳帶了兒婦度歲自然另有一番更新氣象無非熱鬧喧闐一時也不及細寫過了元旦舅太太合張老夫妻分投過去拜年安老爺合家也來回拜并看姑娘匆匆的忙過正月到了仲春春晝初長一日安太太閑中無事合媳婦張姑娘過來坐下談了一會只見外面家人抬進兩個箱子來舅太太便道這是作甚麼呀年也過了節也過了又給我們娘兒們送禮來了不成安太太笑道倒不是送禮我今日是劫掯你娘兒們來了因指張金鳳說道我們親家太太是知道的我娶這房媳婦的時候正在淮安那時候忙忙碌碌的將就完了事也不曾好生給他打幾件首飾做幾件衣裳如今到了家這幾日天也長了我纔打點出來大衣裳呢都交給裁縫作去了幾件裡衣兒合些鞋脚不好交出去我那裡是一天不斷的事我想着舅母合我們親家夫長的天也是白閑着幫幫我又解了悶兒張太太見張羅他女兒有個不愿意的忙說使的舅太太道姑太太你等着咱們商量商量你們兩親家一個疼媳婦兒一個疼女孩兒罷了我放着我的女孩兒不會紮裹我替你們白出的是甚麼苦力叫你們給我多少工錢哪玉鳳姑娘此時承安老爺安太太這番相待心中自是不安巴不得借椿事兒補報一分纔好聽舅太太如此說便道娘不要這麼說咱們也時天天兒白閑着都是家裡的事怎麼合人家要起工錢來了你老人家要怕累的荒我幫着你老人家張羅橫竪這會子縫個縫兒跷個帶子釘個鈕襻兒的我也弄上來了說着又向安太太道大娘只管留下罷我娘不應我替他老人家應了安太太連說狠好張金鳳便過來給他道了個萬福說我的事情倒勞動起姐姐來了我先給姐姐道謝等完了事再一總給舅母磕頭罷玉鳳姑娘笑道咱們兩個誰是誰你還合我說這些舅太太看了樂得笑着說道也罷了看着我們外甥媳婦分上幫幫姑太太罷便叫人把箱子打開一件件的收清姑娘也幫着歸着他只顧一團高興手口不停夢也夢不到自己張羅的就是自己的嫁妝從第二日起他便催着舅太太動手舅太太便打點了一件件的分給那些僕婦丫鬟作起來自己合張太太也親動手姑娘看看這裡又幫幫那裡無事忙覺得這日子倒好過一日正遇着陰天霎時傾盆價下起大雨來舅太太道瞧這雨下得天漆黑的咱們今日歇天工弄點甚麼吃過陰天兒罷張太太道我過儉陰天兒哪你讓我把這隻底子給姑娘納完了他罷說着手裡一帶那麻繩子把個針拉脫落下來了他對着門兒覷着眼睛紉了半日也沒紉上便央及花鈴兒說好孩子兒你給我紉紉你看我這眼可要不的了姑娘看見一把手搶過來道拿來啵紉一個針也值得這麼累贅說着果然兩手一逗就紉好了丟給張太太回身就走說我幫我娘作菜去了將走得兩步張太太這裡嚷起來了說姑娘你回來我那麼老長的個大針你紉了

紉咱的給我剩了半截子了那半截子那去咧姑娘聽了也覺詫異合花鈴兒四處一找花鈴兒滿處向地下摸起來道這不是這半截兒在
地下呢原來姑娘紉了忙了手指頭壯兒上些微使了點兒勁就把個大針掰兩截兒了自己看了也不覺大笑瑣屑休提卻說安老爺安頓
下了姑娘這邊得了工夫便一面擇定日子先給何老夫妻墳上砌墻栽樹一面又暗地裡給姑娘佈置他要找的那廟宇那時已接着鄧九
公的回信說臨期準於某日動身約在某日可以到京張金鳳閒中又把這事已向公子說明始末原由的話回復了公婆老夫妻聽了自是
歡喜向公子不免有一番的勉勵教導公子此時是前度劉郎今又來也用不着那樣害臊惟有恪遵親命靜候吉期而已光陰似箭日月如
梭只這等忙着吃了粽子又吃月餅轉眼之間看看重陽節近就要吃花糕了安老爺見諸事大有頭緒纔略略放心便合太太商量要過去
向何玉鳳姑娘閒談說個明白列公此時自然要聽聽安老夫妻見了何玉鳳姑娘這話究竟從何談起且請消停儘管消停我不開氣這話非一時三
言五語可盡如今等說書的先把安家這所莊園交代一番等何玉鳳過來諸公聽着方不至辨不清門庭分不出路逕原來他家這所莊園
本是三所自西山迤邐而來儘西一所是個極大的院落只有幾處竹籬茅舍菜園稻田從墻外引進水來灌那稻田菜蔬是他家太翁手創
的一個閒話桑麻之所往東一所是個園亭樣子竹樹泉石之間也有幾處座落大勢就如廣渠門外的十里河西直門外的白石山莊一般
不到得像小說部中說的那樣畫落天宮神仙洞府中夢境夢話這兩所自安太翁去世安老爺因家事中落人口無多便與一個一般在
旗的捐班候選道員史觀察居住再往東一所便是安老爺現在的住宅他這所住宅門前遠遠的對着一座山峰東南上有從滹沱桑乾下
來的一股來源流向西北灌入園中有無數的杉榆槐柳映帶清溪進了大門順着一路羣房北面一帶粉墻正中一座甬瓦隨墻門樓四扇
屏風進去一個院落因西邊園裡有個大花廳當日這邊便不曾蓋廳房只一溜七間腰房左右兩間各有便門中間茅堂東兩間為安老爺
靜座之所西兩間便是安老爺合那些學生門生講學的絳帳院中向西門裡另有個客座向東門裡給公子作了學房過了腰房穿堂一座
垂花二門進去抄手遊廊五間正房便是安老爺夫妻的內室從遊廊往東院裡安公子合張姑娘住舅太太來時便在西院一樣的那一所
居住上房後層正中佛堂其餘房間作為閒房以及堆東西合僕婦丫鬟的退居佛堂後面一座土石相間的大土山界了內外另有一個小
角門兒鎖着不開是他家眷到家祠去的路徑山後一道長街東頭有個向東的大柵欄門便是這莊園的後門對着那座大山便是他家太
翁的祠堂左右羣房都有成窩兒的家人住着從後門順着東邊界墻向南有個箭道由那一路出去便是馬圈廚房再出了東首的隨墻門
便到大門了這便是他家這座莊園的方向交代明白書中再表安老爺當日在青雲山訪着了何玉鳳便要護送他扶了他母親的靈柩重
回故里與他父親合葬不想姑娘另有一段心事當下便合安老爺說了約法三章講明到京葬了父母許他找座廟宇廬墓終身纔肯一同
上路安老爺看透他的心事只得且順着他的性兒合他覆水為誓一路到京盤算如果依他這句話不但一個世族千金使他寄身空門不
成件事我的所謂報師門者安在所謂報他者又安在呢便說眼前有舅太太親家太太以及他的乳母丫鬟伴着他日後終究如何是個了
局待說不依他這句話罷慢講他那性兒不肯干休又何以全他那片孺慕孝心圓我那句千金一諾何況承鄧九公褚大娘子的一番美意

還要把他合公子聯就姻緣如今我先失了這句信任是鄧九公怎樣的年高有德褚大娘子怎樣的能說會道這是益發無望了老爺這節為難沒日沒夜的擱在心裡展轉尋思也非止一日總想了個兩全的辦法密密合孺人議妥便在緊靠他太翁祠堂兩旁拆去厢房照樣蓋起兩所小四合房來東首一所便給何玉鳳作了家廟算給姑娘安了分家西首一所作為張老夫妻的住房便算他倆個日後百歲歸居的樂土不則一日修蓋完工鋪設齊全老夫妻看過見一切位置得妥當心中大喜恰好這日舅太太那裡的活計也作得了叫戴嬤嬤連箱子送過來太太便合老爺說明要趁個機緣過去因叫戴嬤嬤回去致意說我少停親自過來道乏打發戴嬤走後安太太便帶了張金鳳先行到了那邊見了姑娘事故了幾句作為無事只合舅太太親家太太說些閒話又提到姑娘滿服快了得給他張羅衣飾舅太太道不勞費心我女孩兒的事我自己早都弄妥當了臨期橫豎悮不了姑娘聽了心裡一想果然這日子近了我覺甚麼簪子衣裳都是小事倒是我這廟怎麼越發不聽得提起了難道父母下了葬我還在這裡住不成總待合安太太說話只見安老爺帶了一個小僮蹺了進來彼此見過老爺坐下便望着姑娘說道姑娘大喜何玉鳳倒是一驚說伯父這話何來我還有甚麼喜事安老爺道你說的那廟我竟給你找妥當了姑娘這纔轉驚為喜忙問在甚麼地方離我父母的葬地有多遠安老爺道我一共找了三處就中兩處我先有些不中意特來合你商量一處離此地有一里來地還不算遠廟中只有一個老尼開房倒也有幾間却是附近的那些作長短工的以至串鄉村小買賣人包租的你原為圖個清淨這處要想清淨却是不能姑娘道這處敢是不妥安老爺道一處大約更不合你的式了第一離這裡過遠坐落在城裡叫作甚麼汪芝蔴衚衕也不知是賀芝蔴胡同當日那廟裡的老姑子原是個在嫁出家他的丈夫時常還到廟裡那來往如今那老姑子死了他這個徒弟因交游甚廣認得的王孫公子極多廟裡要請一位知客代書並且說帶髮修行的都使得他廟裡一年兩季善會知客是要出來讓茶送酒應酬施主的姑娘你想這如何是偺們這種人家去得的何况於你姑娘道不必講這更不妥了還有一處呢老爺道那一處却又更近了又怕姑娘你不肯這座廟就在我家姑娘笑道伯父家裡怎麼有起廟來安老爺道姑娘你却不知我家這所莊園後墻却是一座土石相間的大山山後隔着一道長街纔是園墻那山以外墻以內本有我家一座家廟如今我就要在靠着我那家廟給你暫且收拾出一個清淨地方來便是你伯母合你張家妹子來着也近便我們舅太太合親家太太更可以合你常久同居離你父母的墳上更是不遠你道這處如何姑娘聽了一想這不鬧來鬧去還是鬧到他家去了嗎可不是這麼是甚麼正在猶疑只聽他乾娘問道姑老爺說的還是那裡呀不是挨着戴嬤嬤他家住的那一小所兒阿安老爺道可不是就那裡舅太太道姑娘不用猶疑了聽我告訴你他家是前後兩個大門裡邊不通方纔說的這個地方兒正在他家後門裡頭那房子另有個外層門還有層二門沒那麼個清淨地方兒了除了正房供佛其餘的屋子由着偺們愛住那裡住那裡離你父母的墳比這裡遠不了多少况且門外過圍都是成富兒的家人又緊近着你嬤嬤的住房比這裡還嚴謹呢就這麼定規了罷姑娘見他乾娘說得這般合式便說道既這樣就遵伯父的話罷等我過去再謝伯父伯母安太太道甚麼謝不謝的要是果然這樣定規了好趁早兒收拾起來安老爺笑道正是姑娘都不可叫我白花錢姑娘也笑道二位老人家你見我那句話討定了改過口但是我得幾時搬

過去安老爺道這倒不怕在一時了算計着姑娘你是二十八滿服恰好就是這天安葬這個月小建索性等過了初一圓墳十月初二日正是個陰陽不將三合吉日你就這天過去當下說定安老夫妻又閒話了幾句回家安老爺安太太便在這邊暗暗的排兵佈陣舅太太便在那邊密密的引線穿針（虛頭雙控提挈有力）書中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看看到了何老夫妻安葬之期事前也作了兩日好事到了那日何玉鳳便奉了父母雙雙合葬姑娘自然有一番悲痛并那怎的掩埋澆奠焚獻營修俱不必細述姑娘脫孝回來舅太太便催着他洗頭洗浴姑娘只說我這頭天天兒篦娘沒瞧見我換了衣裳纔幾天兒都不用了舅太太道姑娘甚麼話這安佛可得潔淨些兒再說也去去這一年的不吉祥姑娘只得依着舅太太又把給姑娘打的簪子作的衣服拿出來一一試妥當了到了圓墳這日安太太合媳婦也一早過來幫着料理一切歸着完畢正談明日的事忽見晉升匆匆的跑過來回道舅太太家打發車接來了說請舅太太立刻回去舅太太滿臉驚慌道甚麼事呀晉升回道奴才問過來人他說不知道甚麼事只說那兩房的爺們說的務必求舅太太今日回去纔好安太太也慌了說到底是怎麼了舅太太道大也不過那幾個姪兒們不安靜家裡沒個正經人兒我倒得走一盪只是偏碰在今日那裡這麼巧事呢姑娘先說道娘有事只管去罷這裡的事都妥當了況且還有伯母媽媽在這裡難道還丟的了我不成安太太道說的也是今晚我留你妹子在這裡陪着你罷舅太太正在覺得去住兩難見如此說便說也罷我且去明日早晚必趕回來說着忙忙的換了兩件衣服又包了個包袱催齊了車忙忙的去了這裡安太太走後便留下張金鳳給姑娘作伴吃過飯後點上燈來二人因明日起早便也就寢一宿無話卻說安太太次日（次日者即前所稱十月初二日陰陽不將三合吉日也自此回第十四頁起歷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回至第二十八回第十九頁皆此一日事也可謂化國之日舒以長）繼交五鼓（幼讀儀禮射燕等篇見其文繁節縟疑非一日晝六時所能卒事比讀此傳乃合既葬而虞禫祔即吉以及婚禮中令之所謂下茶通聘奠雁送粧迎娶古之所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統舉於一日之內然後知儀禮諸篇之不足疑也十三妹之言曰散則三禮彙通這部書是他們家纂的亮哉）早坐了車燈燭輝煌的來請姑娘進廟恰好姑娘梳洗完畢安太太便催他吃些東西穿好衣服一面叫跟的人先過那邊去伺候又留人在這邊照着東西自己便同姑娘出去上了車張太太母女隨後也上了車出了陽宅大門一路奔那座莊園後門而來姑娘在車裡借着燈光看那座門時原來是座極寬大的車門那車一直拉進門去門裡兩旁也有幾家人家家家廳户裡都透着燈光卻是各各的閉着門户走了不遠便望見莊園那座大土山對面正北果然有他家一座家廟不曾到得跟前東首便是一座小廟的樣子車到門前站住安太太說到了姑娘隔着車玻璃一看只見那座小廟一溜約莫是五間中間廟門卻不是山門樣子起着個鞍子脊的門樓兒好像個禪院光景門前燈籠照的如同白晝拿車的小廝們卸了車車夫便把騾子拉開安太太合姑娘下來等張太太母女到齊便讓姑娘先走姑娘笑道到了這裡可沒我先走的禮了（能仁寺於屍山血海之旁行納采問名之禮吉凶不嫌同日業經作倆於前請公入甕將焉避之）正讓着安老爺同了張親家從二門裡迎出來說姑娘不用讓了隨着我先到各處瞧瞧等到屋裡在讓說着自己便在前引道前頭兩個小廝打了一對漆紗風燈又是那個女人拿着手把燈照着姑娘只得扶了人隨着安老爺穿過那座大門兩旁一看都隔着一溜板院即板院裡也透着燈光都像有人在裡面再向前走對着大門便是一座小小的門樓迎門齒尺板墻上四扇碧綠的屏風上面貼着鮮紅的四個斗方上寫着登歡喜地（未畫歡喜圖先登歡喜地玩此四字語意亦復雙關）四個大字正中屏風不開西首隔着一道板墻從東首轉進去便是正殿院落上

面三間正房東西六間廂房順着正房兩山兩個隨墻角門進去一邊兩間耳房正院裡邊前十字甬路四角還有新種的四棵小松樹姑娘看了這地方真個收拾乾淨得嚴謹心下甚喜安老爺便指點給他道姑娘你看這正面是個正房東廂房算個客房西廂房便是你的座落其餘作個下房這邊還有個夾道兒通着後院姑娘你看我給你安的這個家可還合宜姑娘嘆道還要怎樣只是伯父太費心了說着又回頭四圍一看只見各屋裡都大亮的點着燈只有那三間正殿黑洞洞的房門緊閉因問道怎的這正殿上到不點個燈兒安老爺道我那天不告訴你的是卯時安位此時佛像還在我家前廳上供着等到吉時安位再開這門不遲此時開着防個大家出來進去的不潔淨姑娘聽了這話益發覺得這位伯父想得到家說得有理便請大家西廂房坐安老爺安太太一行人也不合姑娘謙讓便先進了屋子姑娘隨衆進來一看只見那屋子南北兩間都是靠牕大炕北間隔成一個裡間南間順炕安着一個矮排插兒裡外間炕上擺着坐褥炕桌兒地下也有幾件粗木油漆桌凳畧無陳設只有那裡間條桌上放着茶盤茶盌又擺着一架小自鳴鐘四壁糊飾得簇新也無多貼落只有堂屋正中八先桌跟前掛着一張條扇一幅雙紅硃箋的對聯正在看着僕婦們端上茶來姑娘忙道給我自己接過來一盞盞的給大家送過茶到了張姑娘跟前他道姐姐怎麽也合我鬧起這個禮兒來了向姑娘道甚麽話呢這就算我的家了麽（可憐到此復投張姑娘一柄）張姑娘道就算姐姐的家可也只好就這一遭兒罷往後却使不得說着大家歸坐安老爺合張老爺便在迎門靠椊坐下安太太便陪張太太在南間挨炕坐下姑娘便拉了張姑娘坐在靠墻凳兒上相陪這纔扭轉頭來留心看那掛的字畫只見那幅對聯寫的是

果是因緣因結果　空由色幻色非空

姑娘看了這兩句懂了（姑娘懂了姑娘自呼為懂耳過目而不深思自來天分高者多犯此病與張太太說月食我懂的固自不同）不由得一笑心裡說道我原為我這麽個地方兒近着父母的墳塋圖個清淨誰倒是信這些因哪果啊色呀空的壺蘆提呢看了對聯一面又看那張畫兒只見上面畫一池清水週圍畫着金銀嵌寶欄桿池裡栽着三枝蓮花那兩枝却是並蒂的姑娘看了不解這畫兒是怎生個故事又見上面橫寫着四個垂珠篆字姑娘可認不清楚了不免問道伯父這幅畫兒是個甚麽典故安老爺見問心裡說道這可叫作菡萏雙開並蒂花我此時先不告訴你呢因笑道姑娘你不見那上面四個字寫得是七寶蓮池這池裡面的水就叫作八功德水這是西方救度衆生離苦惱的一個慈悲源頭（原來此老也會信口開河）姑娘聽了也不求其解但點點頭張老爺見這些話自己插不上嘴便站起來道這會子沒我的事我過那邊兒幫他們歸着歸着東西去早些兒弄完了好讓戴奶奶他們早些過來說着一徑去了這裡安太太合姑娘又談了一會閒話東方就漸漸發白起來安老爺看了看鐘已待交寅正二刻（寅正刻二）說叫個人來一時戴勤華忠兩箇進來老爺吩咐道天也快亮了你們把那正房的門開開再打掃一遍二人領命出去安太太這裡便叫人倒洗手水大家淨了手這個當兒安老爺出去不知到那裡走了一盪回來道姑娘到正殿上看看去罷說着大家出了西廂房天已黎明姑娘這纔看出這所房子一切磚瓦木料油漆彩畫一色簇新原來竟是新蓋的心裡益發過意不去便同大衆順着甬路上了正殿台堦進門一看見那屋裡通連三間露明彩画正中靠北墻安着一張大供桌桌上先設着一座一殿一捲雕刻細作的大木龕龕裡安着一座小小

的佛牀順着供桌左右八字兒斜設兩張小案因佛像還不曾請來那供桌便在東西墻角放着正中當地又設着一張八仙桌上面鋪着猩紅氈子地下靠東西山墻一順擺着八張椅子正中地下鋪着地毯拜墊姑娘自來也不曾見過進廟安佛是怎樣一個規矩（這箇連在下也沒見過難怪姑娘）只說是我個廟我看守着父母的墳住着我幹我的去就結了那知安老爺這等大鋪排起來又不知少停安佛自己該是怎樣個儀注更好一樁樁煩瑣人心裡早有些不得主意正在心裡躊躇只見張進寶喘吁吁的跑來稟道回老爺山東茌平縣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鄧九太爺到了還有褚大姑爺合姑奶奶也同着來了當下但見安老爺安太太樂得笑逐顏開安老爺先問住那裡呢快請張進寶回道方纔鄧九太爺到了門口兒先問何大老爺何大太太安了葬不曾奴才回說上月二十八就安葬了姑娘今日都請過這邊兒來了鄧九太爺聽了就說我可悞了因問奴才何大老爺的塋地在那邊奴才指引明白鄧九太爺說等我先到老太爺墳上磕過頭還到何大老爺那邊行禮行完了禮再過來安老爺聽了便連忙要趕過去張進寶道老爺此時就過去也來不及了奴才已經叫人過去回明張親家老爺又請奴才大爺過去了安老爺道既如此叫人看着快到了先進來回我一句因向太太說道這老年兒去年臨別之前曾說等姑娘滿孝他一定進京來看姑娘我只道他不過那樣說說不想竟真來了太太道這老人家眼看着九十歲了實在可難為人家大槩他們姑爺姑奶奶也是不放心他這年紀纔跟了來的且住難道這鄧九公是安老爺飛符召將現抓了來的不成不然怎生來的這樣巧原來他前幾天早來了那褚大娘子還帶着他那個孩兒依鄧九公定要在西山找個下處住下他借此要逛寶珠洞登秘魔崖瞻禮天下大師塔還要看看紅葉是安老爺再三不肯讓他在外住便把褚大娘子留在這廊西院兒住下鄧九公合褚一官便在公子的書房下榻他已經合安老爺逛了個不耐煩喝了個不耐煩了姑娘是苦於不知如今忽然聽見師傅來了更覺驚喜悲歡感激嘆賞湊在一處一時便有人回張親家老爺陪了鄧九太爺過來了安老爺聞聽連忙迎了出去安太太便也拉了姑娘同張家母女迎到當院裡隔着一道二門早聽得鄧九公在外面連說帶笑的嚷道老弟老弟久違久違你可想壞了愚兄了（又是一齣好戲可謂大忠若詐）也聽得老爺在那裡合他見禮說道我算定了老哥哥必來只是今日怎得來的這般早九公道說也話長等偺們慢慢的談說着已進二門大家迎着一見只見那老頭兒不是前番的打扮了腳下登着雙包縧子實納轉底三衕的尖靴老倌皮襯一件米湯嬌色的春綢袷襖穿一件黑頭兒絳色庫綢羔兒皮缺衿袍子套一件草上霜帶混膝的裡外發燒馬掛兒胸前逵掛着一盤金線菩提的念珠兒又一個漢玉圈兒拴着個三寸來長的玳瑁鬍梳兒戴種羊帽四兩重的紅纓子上頭帶着他那武秀才的金頂兒褚一官也衣冠齊楚的跟在後面因到安老爺這局面地方來也戴上了個金頂兒卻是那年黃河開口子地方搶險鄧九公給上了他二百銀子議敘的個八品頂戴鄧九公進來匆匆的見過安太太張太太張姑娘便走到玉鳳姑娘跟前問好說這姑娘偺們爺兒倆別了整一年了師傅是時時刻刻惦記着你說着從腰裡扯下條條兒手巾來揩了揩眼睛又細看了一看姑娘說好臉面兒胖了姑娘也謝他前番的費心此番的來意正說着褚大娘子已到門下車戴嬷嬷那邊完了事也跟過來便攙了褚大娘子進來後面還有跟他的兩三個婆兒且慢說褚大娘子此來打扮得花枝招展連他那跟的人也都套件二藍宮綢的夾襖紮幅新褲褪兒換雙新鞋的打扮着安太太合他作

了個久別乍會的樣子褚大娘子見過了眾人連忙過來見姑娘見他頭上略帶着幾枝內款時妝的珠翠襯着件淺桃紅碎花綾子綿襖兒套着一件深藕色折枝梅花的綿綢銀鼠披風繫一條松花綠灑線灰鼠裙兒西湖光綾挽袖大紅小泥兒竪領兒出落得面如秋月體似春風配着他那柳葉眉兒杏子眼兒玉柱般鼻子兒櫻桃般口兒再加上鬢角邊那兩點珠砂痣合顋頰上那兩點酒窩兒益發顯得紅白鮮明香甜美滿褚大娘子一看心裡先說這那裡還是一年頭裡跑青雲山的十三妹子呢（衆在鐔子裏無憂無慮樂陶陶敢自好其養敢自容易胖）他二人彼此福了一福一時情性相感不覺拉住手都落了幾點淚姑娘嘆噎道我只道你臨別的時候那一躲我今生再見不着你了呢褚大娘子道我今日大遠的來可就是為陪這個不是哭去今日可是大喜的日子咱們不許哭安老爺道請進屋裡坐下談罷說着便往正屋裡讓大家進了門分了個男東女西鄧九公褚一官張老安老爺便在東邊一帶椅子上坐了褚大娘子張媽媽何玉鳳安太太便在西邊一帶椅子上坐了安太太也叫張金鳳搬了個座兒坐下不必講自然有一番裝煙倒茶鄧九公先應酬了幾句閒話又讚了會房子只聽安太太向九公道這樣大年紀又這樣遠路還驚動姑爺姑奶奶同來這都是為我們大姑娘鄧九公道二妹子再不要提了我這纔叫起了便五更起了個晚集呢我原想月裡頭就趕到的不想道兒上遭了幾天天氣這天到了涿州我又合我們一個同行相好的喝了一場子不然昨日也到了誰知昨日過盧溝橋那稅局子裡磨了我個日平西趕走到南海淀就上了燈了幸而那裡有我個親戚在他家住了一夜今日四更天就往這麼趕還好算趕上今日的事了安老爺道老哥哥來的甚巧今日正有事奉求說話間聽得那個鐘叮噹叮噹已打了卯初二刻（卯初二刻）老爺道咱們且慢閒談作正經的罷便叫玉格呢公子這個當兒正在東廂房裡捫着呢聽得父親叫他連忙上來安老爺便吩咐他道是時候了就安位罷論理該你姐姐自己恭請入廟纔是但是大遠的他不好自己到外面去況且他回來還得跪接你替他走這盪也是該的又說這樣吉祥事情你就暫借我的品級也穿上公服（親迎攝盛禮也非親迎而攝盛他們家纂的那部三禮通或者有之我則未之前聞）公子答應了一聲便走了玉鳳姑娘本就覺這事過于小題大作如今索性穿起公服來了便問安老爺說伯父回來我倒底該怎麼樣安太太接口道大姑娘你不用慌都有我招護你呢等我告訴你你只依着我就是了姑娘當下得了主意眼巴巴只望着請了佛來沒多時只見從東邊先進來兩個家人下了屏門的門閂分左右站着把定那門便聽得門外靴子腳步蹤踏之聲吱的一聲屏門開處先進來了四個穿衣戴帽的家人各各手執一炷大香分隊前引後面便是安公子身穿公服引了人抬着兩座彩亭進來這個當兒屋裡早有僕婦們捧着個金漆盤兒擎着個大紅緞子上面扎着個小檀香爐點得香烟繚繞安太太拉着姑娘在右首跪下便把那個香爐盤兒遞給姑娘捧着姑娘此時是怎麼敬怎麼唱捧了香炉恭恭敬敬直挪柳的跪在那邊一面跪着不免偷眼望外一看見那些抬的人把彩亭安在簷前把槓襻撤了出去看那彩亭時前面一座抬的兩座不高的佛像只是用紅綢控單幪着卻看不見裡面是甚麼佛後面那座彩亭抬着卻像件扁扁的東西又平放着不像是佛像也蓋着紅綢子姑娘心裡猜道這莫不是畫像那時安老爺也換了公服同大家都在廊下站着道吩咐請公子便走到彩亭跟前將西邊那位請進門來安在當地那張八仙桌兒上首次後又將東邊那位請來安在下首安太太這裡便叫人接過姑娘的香爐去說姑娘站起來罷姑娘站起仍向外看又聽安老爺向鄧九

公道老哥哥幫幫我罷說着二人走到後面彩亭前把紅綢揭起原來是一高一矮一長一方的兩個紅錦匣子鄧九公捧了那個長方匣兒安老爺便捧了那個高方匣兒公子隨在後面進來鄧九公朝上把那匣子一舉又把身子往旁邊一閃向公子道老賢姪接過去公子便朝上雙手接來捧着安在東邊小棹上然後安老爺過來也是朝上把那匣子一舉安太太這裡便道姑娘過去接着姑娘只得連忙過去安老爺也一樣的把身子一閃姑娘接過那個匣子來心裡一猜伶說這匣管保該放在西邊小案上果見安太太過來招着叫他送在那案上安好安太太便道姑娘先行了禮好開光安位姑娘見是兩尊佛像便打着問訊磕了六個頭只見安老爺上前去了那層紅綢挖單現出裡面原來還有一層小龕及至下了迎面龕門纔看見不是塑像却是兩尊牌位安老爺道姑娘請過來瞻仰瞻仰你這兩尊佛姑娘過來仔細一看只見上首那座牌位鐫的字是皇清誥授振威大夫何府君神主下首那座是皇清誥封夫人何母尚太君神主姑娘這纔恍然大悟說道伯母你只說是請佛請佛原來是給我父母立的神主還却是姪女夢想也不到此安老爺道從來說得好在家敬父母何用遠燒香人生在世除了父母這是尊佛那裡再尋佛去（此實至言然而人可無佛試問誰無父母父母猶非佛可比故復推極其至于天）孝順父母不必求佛上天自然默佑不孝父母天且不容來佛豈能懺悔況佛天一理他又不是座受賄賂的衙門聽情面的上司憑你怎的巴結他他怎肯忍心害理的違天行事況且你的意思找座廟原為近着父母我如今把你令尊令堂給你請到你家廟來豈不早晚厮守且喜你青雲山的約法三章我都不曾失信（從前之神沙乾臉招兒一齊消繳）姑娘此時直感激到淚如雨下無可再言安老爺道且待我點過主再請你安位姑娘又不懂點主是怎麼樣一椿事只得入太廟每事問安老爺道你不見神牌上主字那點還不曾點神像便叫作開光神牌便叫作點主安太太便拉着姑娘道你照舊跪在這裡看着點一點你就磕一個頭姑娘跪好安老爺便盥手熏香請了鄧九公褚一官二位襄點早有家人預備下硃筆藍筆雞冠血淨水鄧家翁婿便從龕裡請出那神主來老爺先填了藍後蓋了硃姑娘跪在那裡只記着磕頭也不及仔細去看（此時只好看見中間一行大字句中有眼）點完了照舊入龕安老爺退下姑娘站起來安老爺便說道姑娘這安位可是你自己的事了但是他二位老人家自然該雙雙升座為是你一人斷分不過來況且你令尊的神主究竟不好你捧了入龕這便是我從前合你講過的女兒家父親尊母親親的話如今也叫玉格替你代勞你便捧了你令堂的那一位姑娘一聽心裡說道敢則三禮彙通這部書是他們家纂的怎麼越說越有禮呢只得唯唯答應老爺着了公子一眼公子便上前捧了何公的那一座何姑娘捧了尚太君的那一座繞過過八仙棹子分左右一齊捧到那座大龕的神牀上雙雙安了位你道可煞作怪只安公子同何姑娘向上這一走忽然從門外一陣風兒吹得那牕櫺紙忒楞楞長鳴連那神幔上掛的流蘇也都飄飄飛舞好像真個的有神靈進來一般一時大禮告成早有眾家人撤下那張八仙桌去把供桌安好隨後獻上了供品點齊香燭有例在前無可再議便是公子捧飯姑娘進湯供完安老爺肅整威儀的獻了兩爵酒退下來便先讓鄧九公行禮鄧九公道不然老弟今日這回事不是我外着你說我究竟要算是在我們姑娘這頭兒站着自然儘老弟你合張老夫你們兩親家你二位較量起來這樁事是你的一番心你自然該先通個誠告個祭這之後纔是我們（句中有眼八面玲瓏）說着又回頭問着何姑娘道姑娘你想這話是怎麼說不是姑娘連稱狠是安老爺更不推讓便上前向檀香炉內炷了香

行過禮姑娘便在下首陪拜眾人看那香燭時只見燈展長眉雙花欲笑煙結寶篆一縷輕飄倒像含着一團的喜氣隨後安太太也行過了禮便是張老夫妻到了鄧九公便合他女兒女婿道僧爺兒三個一齊磕罷（又溯一例其中均有妙義問何以故曰為張姑娘預備材料）他父女翁婿拜過鄧九公起來又向安公子道老賢姪你夫妻也同拜了罷也省得只管勞動你姐姐安老爺道給他叔父嬸母磕頭豈不是該的難道還要姑娘答拜不成姑娘笑道禮無不答豈有我倒不磕頭的禮呢張姑娘此時早過去在西邊站了下首鄧九公道姑娘既這麼說可得過上首去怎麼說呢這裡頭有個說則假如你二位老人家在他們小兩口兒磕頭的時候他二位還一揖答兩拜也只好站在上首斷沒在下首的說着褚大娘子早把姑娘拉着東邊來站着安公子一秉虔誠的上前炷了香居中跪下磕下頭去張姑娘在這邊隨叩何姑娘在那邊還禮正跪了不先不後拜了個成對成雙列公可記得那周后稷廟裡的緘口金人背上那段銘說道是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正經方纔姑娘還照一年頭裡那番斬鋼截鐵海闊天空的行逕你們既說不周我還禮咱們就算咧豈不完了一天的大事無奈他此時是凝心靜氣聚精會神生怕錯了過節兒一定要答拜回禮不想這一拜恰恰的合成一個名花並蒂儼然是金相玉琢鳳舞龍盤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四個人在後邊看了彼此點頭會意好不歡喜正在看着只見那供桌上的蠟燭花齊齊的雙爆了一聲那燭焰起的足有五寸餘長爐裡的香烟裊裊的一縷升空被風吹得往裡一趕又向外一轉忽然向東吹去從何玉鳳面前繞過身後聯合了安龍媒絡住了張金鳳重復繞到他三個面前連絡成一個團圞的大圈兒好一似把他三個圍住祥雲彩霧之中一般玉鳳姑娘此時只顧還禮不迭不曾留意大家看了無不納罕安老爺在一旁拈着幾根小鬍子兒默然含笑道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子思子良不我欺一時撤饌奠漿獻茶禮畢褚大娘子便走過來向玉鳳姑娘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姑娘連連點頭只見他走到安老爺安太太跟前說道伯父伯母今日此舉不但我父母感情不盡便是我何玉鳳也受惠無窮方纔是替父母還禮如今伯父母請上再受你姪女兒一拜安老爺道姑娘你我二人說不到此安太太忙把姑娘扶起鄧九公一旁點着頭道姑娘你這一拜拜的真是千該萬該只是你看今日這番光景你還要稱他甚麼伯父伯母竟叫他聲父母纔是姑娘嘆了一聲道師傅我豈無此心只是大恩不輕言報論我伯父母這番恩義豈是空口叫聲父母報得來的我惟有叩天默祝敬我早早的見了我的爹娘或是今生或是來世轉生在我這伯父伯母的膝下作個兒女那纔是我何玉鳳報恩的日子鄧九公大笑道姑娘你現鐘不打倒去等着借鑼篩怎的越說越遠鬧到來生去了依我的主意他家合你既是三代香烟姻緣今日趁師傅在這裡再把你合他家聯成一雙恩愛配偶你也照你張家妹子一般作他個兒女叫他聲父母豈不是一樁天大的好事何玉鳳不曾聽得這句話的時節還是一團笑臉及至聽了這句話見他把臉一沉把眉一逗望着鄧九公說道師傅你這話從何說起你今日大清早起想來不醉便是我合你別了一年你悖悔也不應悖悔至此怎生說出這等冒失話來這話你趁早休提免得攪散了今日這個道場枉了他老夫妻的一片好心壞了我師生的三年義氣這正是此身已證菩提樹冰斧無勞強執柯要知鄧九公聽了這話怎的收場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五回　何小姐證明守宮砂　安老翁諷誦列女傳


富貴壽考


兒女英雄傳

這回書接着上回表的是鄧家父女不遠千里而來要給安公子何小姐聯姻見安老爺替姑娘給他的父母何太翁何夫人立了家廟教他接續香烟姑娘喜出望外一時感激歡欣五體投地鄧九公見他這番光景是發於至性自己正在急於成全他的終身大事要藉安老爺安太太的重托便要趁今日這個機緣作個牽絲的月老料姑娘情隨性轉事無不成不想纔得開口姑娘便說出此話休提免得攪散了今日這個道場枉了他老夫妻二位一片深心環了我師徒三年義氣這等幾句話來這話要照姑娘平日大約還不是這等說法這還算安老爺安太太一年的水磨工夫纔陶鎔得姑娘這等幽閒貞靜又兼看着九公有個師徒分際褚大娘子有個姐妹情腸纔得這樣款款而談其實按俗話這也就叫作番了這一番安老爺安太太為着自己的事自然不好說話張太太是不會調停褚大娘子雖是善談看了看今日這局面姑娘這來頭不是連頑帶笑便過得去的只說了句妹妹先不要着急聽我父親慢慢的講此外就是張老合褚一官兩個人早到廂房合公子攀談去了安老爺見這位大媒纔拿起一把蒲扇來就輪圓裡碰了這等一個大釘子生怕卸了場誤了事只得說道姑娘論理這話我却不好多言只是你也莫要錯怪了九公他的來意正為着你師生的義氣我夫妻的深心不要攪散了今日這個道場所以纔提到這句話安老爺這一開口原想姑娘心高氣傲不耐煩去詳細領會鄧九公的意思所以先把他這三句開場話兒作了個破題兒好往下講出個所以然來那知此刻的姑娘不是青雲山合安老爺初次相見的姑娘了纔聽安老爺說了這幾句便說道伯父不必往下再談了這話我都明白倒聽我說人生在世含情負性豈同草木無知自從你我三家在青雲山莊初會直到如今一年之久承伯父母的深恩我師傅合這褚家姐姐的厚意那一時那一事那個去處那個情節不是要保全我的性命成就我的終身我便是鐵石心腸也該知感恩情諸事聽命無奈我心裏有難以告人的一段苦楚雖是伯父母善體人情一時也體不到此事今至此我也不得不說了想我自從一十六歲纔有知識便遭了紀獻唐那賊為他那賊子紀多文求婚的一樁謊事以至父親持正拒婚觸惱那賊壞了性命我見父親負屈含冤都因我的婚姻而起我從那日便打了個終身守志永遠不出閨門的主意好給父親爭這口氣誰知那紀賊萬惡滔天既逼死我父親還放我母女不過我所以纔設法着人送了父親靈柩回京我自己便保着母親逃到山東地面聽說這九公老人家是位年高有德的誠實君子血性英雄我纔去投奔他為的是靠他這年紀聲名替我女孩兒家作一個證明師傅好叫世人知我母女不是來歷不明及時得了那座青雲山棲身我既不能靠着十個指頭趁些銀錢換些担柴斗米又不肯舍着這條身子作人奴婢看人眉高眼低却叫我把甚麼奉養老母論我所能的就是我那把單刀無法只得就這條路上我母女苟且圖個生活及至走了這條路說不盡的風塵骯髒龍蛇混雜（龍蛇混雜兩見一在姑娘所聞羅新水之道路一在公子所樂教育英才之衙門）已就大不是女孩兒家的身分了縱說我這個心心無可愧見得天地鬼神我這條身子身未分明就難免世人議論因此我一到青雲山莊便稟明母親焚香告天對天設誓永不適人請我母親在我這右臂上點了一點守宮砂好容我單人獨騎夜去明來趁幾文沒主兒的銀錢供給母親的薪水這是我明心的實據並非空口的推辭此地並無外人我這師傅是九十歲的人了便是伯父你待我的恩情也抵得個生身父母不妨請看姑娘一壁廂說着一壁廂便把袖子高高的擄起請大家驗明果見他那隻右胳膊上點着指頂大旋圓必正的一點

鮮紅硃砂印記深深透入皮肉腠裡憑怎麽樣的擦抹盥洗也不退一些兒顏色當下鄧九公父女合張太太以至那些僕婦丫鬟看了都不解是怎生一個講究只有安老夫妻心裡明白看着不禁又驚又喜又疼又愛你道他這番驚喜疼愛從何而來原來他老夫妻看准姑娘的性情純正心地光明雖是埋沒風塵倒像形跡詭秘其實信得及他這朵妙法蓮花出汙泥而不染真有個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光景只是要娶到家來作個媳婦世上這般雙瞳如豆一葉迷山的以至糊塗下人又有幾個深明大義的呢心裡未嘗不慮到日後有個人說長道短衆口難調只是他二位是一片仁厚心腸只感念姑娘救了自己的兒子延了安家的宗祀大處着眼便不忍吹求到此如今見姑娘小小年紀早存了這般苦志深心他老夫妻更覺出於意料之外不禁四目相關點頭贊嘆只這番贊嘆把姑娘個宛轉拒婚的心思益發作成了他老夫妻的求親張本（志在璞完轉成玉衡 君子原其心焉可矣）這便叫事由天定豈在人為閒話少說卻說玉鳳姑娘證明他那點守宮砂依然放好袖子褪進手去對安老爺安太太說道我這番舉動也就如古人的卧薪嘗膽吞炭漆身一般原想等終了母親的天年雪了父親的大恨我把這口氣也交還太空便算完了我這生的事業那時叫世人知我冰清玉潔來去分明也原諒我這不守閨門是出於萬分無奈不曾玷辱門庭不想母親故後正待去報父仇也是天不絕人便遇見你這義重恩深的伯父伯母合我師傅父女兩人同心合意費了無限精神成全得我何玉鳳禍轉為福死裡求生合葬雙親重歸故土便是俗語也道得個貓兒狗兒識溫存我何玉鳳那時若一定不跟你二位老人家回京便是不識溫存不如畜類所以我纔預先說明到京葬親之後只求伯父你給我尋座小小的廟兒近着我父母的墳塋息影偷生完成素志如今承伯父不枉了我棲身廟宇這句話特特的給我父母立了這座家廟不但我身有所歸便是我的雙親也神有所托這是一片良工苦心這纔叫作義重如山恩深似海便算你二位老人家念我搭救你家公子那點微勞也足足的報過來了至於人世姻緣兩字久已與我何玉鳳無干便是諭旨綸音也須原諒個人各有志更不必再講到你令郎公子身上了想來伯父母定該可憐我這苦情不疑我是推卻姑娘這段話說了個知甘苦近情理並且說得心平氣和委屈宛轉迴不是前番在青雲山那輸理不輸嘴輸嘴不輸氣的樣子要照這等看起來敢是今日安老夫妻鄧家母女四人作的這樁事竟大大的有些欠斟酌從來問名納采古禮昭昭便是愛親作親罷也得循乎禮法豈有趁人家有事宗廟的這天大家影子攢在一處當面鼓對面鑼就合人家本人兒嘈嘈說起親來的便是段小說也就作的無禮何況是橋宴事然而細按下去卻也有個道理書裡交代過的安老爺當日的本意只要保重這位姑娘給他立命安身好完他的終身大事這段姻緣並不曾打算到公子身上因鄧九公父女一心向熱定要給公子聯姻成就這段如花美眷的姻緣再加上媳婦張金鳳因姑娘當日給他作成這段良緣奉着這等二位恩勤備至的翁姑伴着這等一個才貌雙全的夫壻飲水思源打算自己當日受了八兩此時定要還他半觔他當日種的是瓜此時斷不肯還他豆子今生一定要合他花開竝蔕蚌孕雙珠纔得心滿意足在安老夫妻也非不知此刻事事給他辦得完全將他聘到別家纔是公心娶到自家便成私心轉念一想既要成全他到底與其聘到別家萬一弄得有始無終莫如娶到我家轉覺可期一勞永逸所以纔大家意見相同計議停當只在今日須是如此如此然則他四位之中如安老爺的學問見識安太太的精神操持鄧九公的閱歷褚大娘子

的積伶豈不深知姑娘的性兒怎的就肯這等冒冒失失的提將起來這也有個原故在鄧家父女一邊是服定了安老爺了覺得我這把弟我那二叔的本領慢說一個十三妹就讓捆上十個十三妹也不怕弄他不轉在安老夫妻這邊是見姑娘在青雲山莊經了那番開導在船上又受了一路溫存到京裡更經了一年作養近來看姑娘那舉止言談早把冷森森的一團秋氣化成了和靄靄的滿面春風認定了姑娘是個性情中人所以也把性情來感動他給他父母安葬便叫公子扶櫬代勞給他父母立祠也叫公子捧牌代勞料想他性動情移斷無不肯俯就之理再經鄧九公年高有德出來作這個大媒姑娘縱然不便一諾千金一定是兩心相印到了兩心相印止要姑娘眼皮兒一低頭頦兒一熱含羞不語這門親事就算定規了至於姑娘當日在青雲山莊因他父親為他的姻事含冤負屈焚香告天臂上點了守宮砂對天設誓永不適人的這個隱情便是佟舅太太合他同牀睡了將及一年他的乳母丫鬟貼身服侍他更衣洗浴尚且不知這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四位怎的曉得所以弄到這邊鄧老頭兒纔拿起那把冰斧來一斧子就碰在釘子上捲了刃了那邊安老先生見風頭不順正待破釜沉舟講一篇澈底澄清的大道理將作了個破題兒又早被姑娘接過話來滔滔不斷的一套把他四位湊起來二百多週兒商量了將及一年的一個透鮮的招兒說了個隔腸如見安老爺聽罷心裡暗道這姑娘的見解雖說愚忠愚孝其實可敬可憐但是事情到了這個場中斷無中止的理治病尋源他這病源全在痛親而不知慰親守志而不知繼志所以纔把個見識弄左了（脈案親切要不急脈緩受老眼無花）且把鄧翁的話撇開先治他這個病源只怕越說越左因向姑娘嘆了一聲說道姑娘你這片至誠我卻影响不知無怪你方纔拒絕九公如今九公這話且作緩商（似縱非縱之筆）但是你這番舉動雖不失兒女孝心卻不合倫常至理經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定而後地平天成女大須嫁男大須婚男女別而後夫義婦順這是大聖大賢的大經大法不同那愚夫愚婦的愚孝愚忠何況古人明明道着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又道女子從人者也你這永不適人的主見我竊以為斷斷不可你是個名門閨秀也曾讀過詩書你只就史鑑上幾個眼前的有名女子看去（安老自以為鐵據可憑）講孝女如漢淳于意的女兒緹縈上書救父鄭義宗的妻子盧氏冒刃衛姑講賢女如晉陶侃的母親湛氏截髮留賓周顗的母親李氏具饌供客講烈女如朝重成的女兒玖英保身投冀張叔明的妹子陳仲婦遇賊投崖講節女如五代時王凝的妻子李氏持斧斷臂李漢曹文叔的妻子引刀割鼻講才女如漢班固的妻子曹大家續成漢史蔡邕的女兒文姬賸寫賜書講傑女如韓夫人的助夫破虜木蘭的代父從軍以至戴良之女練裳竹笥梁鴻之妻裙布荊釵也稱得個賢女這班人才德賢孝節烈智勇無說不有只不曾聽見個父死含冤終身不嫁的（安老又自以為讀書得間）這是甚麼原故也不過為着倫常所關必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不絕纔得高曾祖父身子孫曾元九倫不斁假若永不適人豈不先於倫常有礙安老爺這一套老道學話兒算起楞見線四方到盡頭兒了無論你怎的笑他迂腐要駁他卻一個字駁他不倒姑娘一聽也知安老爺是一團化解自己的意思無如他的主意是拿了個老道轉毫不用一絲勝氣凌人只淡淡的笑道伯父講的這些話怎生不曾聽得這班人以前又有一班人作過這些事想也是從他作起這永不適人便從我何玉鳳作起又有何不可（父母沒而終身不嫁自十三妹始也檀弓兩卷皆言物始姑娘直欲自我作古顛補禮經之闕）列公我說書的曾經聽見老輩說過一句閱歷話道是越是京城首善之地越不出息人只看這位姑娘纔在此京城住了幾天

兒不是他從前那丁是丁卯是卯的行逕已經學會了皮子了豈知眼前這樁事他只顧一鬧皮子可只怕安老爺就難受窄說書的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話休絮煩卻說安老爺料着姑娘不受這話定有一番雄辯高談看他怎的說法再合他說到本地風光設法擒題不想姑娘鬧了個皮子萬萬兒的受了自己倒出乎意外一時抓不着話岔兒鄧九公旁邊一看急了你道他因甚的着急他此來本是一片血心這頭兒要衛顧把弟那頭兒要成全徒弟再不料一開口先受了那麼幾句厭話鬧了個兩頭兒都對不住算是栽了個懸梁子的大觔斗這一栽他覺得比當日在人輪子裡栽在海馬周三跟前還露着砢磣只羞得他那張老臉紫裡透紅紅裡透紫兩眼圓睜滿頭大汗把帽子往下推了一推兩隻手不住的往下擄汗及至聽安老爺接上話了料着安老爺定有幾句吃緊的話問得住姑娘不想安老爺不過合他鬧了會子之乎者也倒背了有大半本列女傳漸漸的話有些釘不住姑娘這不是前番青雲山的樣子了再照這麼鬧會子文謅謅大事不散了嗎因此他不容安老爺往下分說便向玉鳳姑娘道姑娘你這話不是這麼說俗語說得好在家從父嫁從夫是個娘兒們沒說一輩子不出嫁的再說這樁事也不是一天兒半天兒的話了我實告訴你說罷說着他便把他合安老爺當日筆談的那天他女兒怎的忽然提親他怎的立刻就要作媒安老爺怎的料定姑娘不肯恐致誤事攔他先莫提起且等姑娘到京服滿之後再看機會的話一直說到他父女今日怎的特來作媒向玉鳳姑娘告訴了一遍告訴完了重新又叫聲姑娘說你瞧憑他怎麼樣師傅比你矖日頭暘兒看三星兒也多吃了七十多年了師傅的話沒錯的無論你當日對天焚香起的是甚輕重誓都應在師傅身上了你說好不好你只依着師傅這話就算給師傅圓上這個臉了一段話說了個亂糟糟驢唇不對馬嘴更來的不着要把個褚大娘子急得搓手忙攔他說你老人家不要着急這可是急不來的事事款則圓饒是那等攔他他還是把一肚子話可桶兒的都倒出來玉鳳姑娘一聽心裡一想照這話說起來這又不是青雲山假西賓的樣子我索性被他們當面裝了去了嗎看這局面連張家夫妻母女三人只怕也通同一氣別人猶可我只恨張金鳳這個小人兒沒良心且慢恨着你等着瞧當日我在深山古廟給他聯姻我是何等開心見誠的待他今日的事怎的他連個信兒也不先透給我更可氣的是我那乾娘跟了我將及一年時刻不離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剩了我一個人兒叫我合他們怎生打這個交道心裡越想越氣總待要番又轉念一想使不得便算是他們都是有心算計我人家安伯父安伯母二位老人家不是容易把我母女死的活的綏護送回鄉況且我父親的靈柩人家放在自己的墳上守護了這幾年了難道他從那時候就算計我來着不成何況人家為我父母立塋安葬蓋祠奉祀這是何等恩情豈可一筆抹倒就是我這師傅不辭年高路遠挽男帶女而來他也是為好更何況今日我既有了這座祠堂這裡便是我的家了自我無禮斷斷不可還用好言合他們講禮憑他萬語千言只買不轉我一個不就給了姑娘主意已定他便把一臉怒容強變作一團冷笑向鄧九公道師傅你老人家怎的只知顧你的臉面不知顧我的心跡人各有志不可相強即如我安伯父方纔的話豈不是萬人駁不動的大道理但是一個人存了這片心說了這句話豈可絲毫搖動假如我這心我這話可以搖動當日我救這位公子的時候在悅來店也曾合他共坐長談在能仁寺也曾合他深更獨對那時我便學了那班才子佳人的故套自訂終身又誰來管我我為甚麼把眼前姻緣雙手送給個萍水相逢素昧平生的張金鳳只這一

節便是我提筆画押的一件親供眾人有目共照的一面鏡子師傅你就再不必絮叨了鄧九公道照姑娘你這說起來我們爺兒今日大遠的跑了來幹甚麼來了老頭兒這句話來的更乏書裡表過的這鄧九公雖是粗豪却也是個久經大敵的老手怎生會說出這等一句沒氣力的話來原來他心裡還彆着一樁事他此來打算說成了姑娘這樁好事還有一分潤禮幫箱此是彆在心裡密而不宣要等親事說成當面一送作這麼大大的一個好看兒不想這話越說越遠就急出他這句乏的來了姑娘聽了這話倒不見怪（云不見怪寔深怪之筆意跳脫出人意表）只說道你老人家今日算來看我我也領情算為我父母的事我更領情要說為方纔這句話來的我不但不領情還要怪你老人家的大錯鄧九公哈哈大笑道師傅又錯了師傅錯了嬸你師傅的鬍子好不好姑娘道我這話從何說起呢你老人家合我相處到底比我這伯父伯母在先吃緊的地方兒你老人家不帮我說句話兒罷了怎的倒拿我在人家跟前送起人情來這豈不大錯再說今日這局面也不是說這句話的日子怎麼就把你老人家急得這様欽此欽遵倒像非立刻施行不可你老人家也該想想便是我不曾有對天設誓永不適人的這節事這話先有五不可行褚大娘子纔要答話安老爺是聽了半日好容易捉着姑娘一個縫子不可撒手了（筋節○安老爺還不算捉着只算替張姑娘捉着）連忙問道姑娘你到是那五不可行姑娘道第一無父母之命不可行第二無媒妁之言不可行三無庚帖四無紅定更不可行到了第五我伶仃一身寄人籬下沒有寸絲片紙的賠送尤其不可行縱說五件都有這話向我一個立誓永不適人的人來說正是合金剛讓座對石佛談禪再也休想弄得圓通說得明白了（兜轉主意在姑娘口氣原不透風）安老爺道姑娘你須知那金剛也有個不忍石佛也有時點頭何況你說的這五樁樁皆有因指着他父母的神龕道你看這豈不是你父母之命又指着鄧家父女合張親家太太道你看這豈不是你媒妁之言你要問你的庚帖只問我老夫妻你要問你的紅定却只問你的父母至於賠送姑娘你有的不多却也不到得並無寸絲片紙待我來說與你聽安老爺這話就如對策一様總不過作了個策帽兒還不曾一條條對起來呢姑娘聽了先就有些不耐煩鄧九公又在一旁拍手道好哇好哇我看姑娘這還說甚麼安太太恐姑娘着腦便拉着他的手說不要着急慢慢的說着就有個頭緒了褚大娘子道正是這話好妹子你只記着我當日合你說的老家兒說話再沒錯的那句話還是老家兒怎麼說偺們怎麼依着姑娘一看這光景你一言我一語是要齊下虎牢關的來派了他倒也不着惱也不動氣倒笑了笑（惱到十二分氣到十二分所以激而付之一笑也偏說不着惱不動氣與上倒不見怪同一機軸文心矯變之至）說道伯父不必講了你二位老人家從五更頭鬧到此時也該乏了我師傅合褚大姐姐大遠的跑到這裡也着實辛苦了竟請伯父張親家爹陪了我師傅合褚大姐夫前邊坐去我同伯母合媽媽也陪了褚大姐姐到廂房說些閒話你我大家離了這個所在揭過這篇兒去方纔的話再也休提如不見諒我抄總兒說一句泰山可撼北斗可移我這條心這句話斷不能改我言盡於此更不再談憑你大家萬語千言却莫怪我不答一字說着只見他退了兩步果然照褚大娘子前番說的那光景把小眼皮兒一搭撒小臉兒一括搭小腮幫子兒一鼓抄着兩隻手在桌兒邊一靠憑你是誰憑你是怎樣合他說着再也休想他開一開口這事可糟了糟狠了糟的沒底兒了（故拈難題以顯佳構）列公你道兩好並一好愛親總作親一家不成兩家現在何至於就糟到如此原來今日這樁事果然說成不是還有個十天八天三月兩月的躭擱只因安老爺一愁姑娘難于說話二愁姑娘夜長夢多果然

一言為定那問名納采行聘送妝都在今日這一天只在今日酉時陰陽不將天月二德便要迎娶過門了此刻這裡雖是這等一個清淨壇場前頭早已結彩懸燈排筵設宴吹鼓手廚茶房以致儐相伴娘家人僕婦一個個擦拳磨掌吊膽提心的只等姑娘一句話應了聲立刻就要鼓樂喧天歡聲匝地連那頂八人猩紅喜轎早已亮在前面正房當院子了安老爺安太太雖不曾請得外家也有好幾位得意門生同心至好以至近些的親友本家都衣冠齊楚的在前邊張羅侯着賀喜不想姑娘這個當兒拿出那老不言語的看家本事來請問這一嘵嘈串兒叫安老爺一家怎生見人鄧褚兩家怎的回去便是張老夫妻那逢山朝頂見廟磕頭合一年三百六十日的白齋那天纔是個了愿至於安公子空巴踏了幾個月的嘴今日之下把隻煑熟的鴨子飛了又叫張金鳳怎的對他的王郎又叫何玉鳳此後怎的往下再處你道糟也不糟此猶其小焉者也便是我說書的說道這裡就算二十五回團圓了聽書的又如何肯善罷干休那可就叫作盤本的糟糕傳還講甚麼兒女英雄傳呢列公不須焦躁你只看那安水心先生是何等心胸本領豈有想不到這裡不防這一着的理然則他何不一開口就照在青雲山口似懸河的那派談鋒也不愁姑娘不低首下心的心服首肯怎的又合他皮鬆肉緊的談了會子道學又指東說西的打了會子悶葫蘆呢縱橫捭闔之術出於周規折矩之人一之已甚若踵行之文字之犯複事小有傷於醞正之人品寔多豈可令為馮婦這便叫作逞遊談易發莊論難當日在青雲山是先要籠絡住這姑娘不得不用此權術今日在此地是定要成全這姑娘不能不純用正經既講到舍權用經凡一切詼諧話優俳話譬喻話影射話都用不着欲讓張姑出娘一頭地自必先周旋安老一面凡易犯駁處作者均極經營完固立於不敗之地良工苦心如是如是再說安老爺本是個端方厚重的長者少一時坐在堂前就要作姑娘的阿翁了一片慈祥雖望着姑娘心迴意轉却絕不肯逼得姑娘理屈詞窮他心裡却早有了個成算及至見姑娘話完告退不則一聲老爺便兩眼望着太太道太太你聽姑娘終歸不了這本來至性你我倒枉用了這番妄想癡心這便怎樣纔好安太太似笑非笑似嘆非嘆的應了一聲老夫妻兩個四隻眼睛一齊望着媳婦張金鳳張金鳳見公婆遞過眼色來便越眾出班的道今日這事算我家一樁大事公婆父母都在前頭再說九公合褚大姐姐是客又專為這事而來却沒媳婦說話的分兒但是我姐姐的性格兒我知道他但是肯不用人求他果然不肯求也無益好入門訣公公不必往下再說了竟依着我姐姐的話真個陪九公到前頭坐去讓媳婦問問姐姐或者我姐姐還有甚麼不得已的苦衷說不出的私話也不可知我們女孩對女孩兒沒個礙口難說的只怕倒說的到一處便是婆婆合媽媽在這裡陪着褚大姐姐正好談談這一年不見的閒話兒也不必費心勞神這事竟全責成在媳婦身上公婆想着如何安太太先就說你小人兒家可有多大能耐呢要作這麼大事你能嗎安老爺搖着頭道媳婦你看我兩個老人家處在這要進不能要退不可的去處得你來接過我們這個擔子去我們豈不願意但是這樁事的任大責重你却比不得我同九公我兩個作不成大家不過說一句這事想的不仔細作的不周全你一個作不成有等知道的道是你姐姐的心執性有等不知道的還道你本就不能盡心不曾着力有心敗事無意成功儻被親友中傳說開去你小小年紀這個名兒却怎生擔得起十三妹聽者他翁媳兩個這陣真話兒假說着假話兒真說着也不知是他家搭就了的伏地扣子喲也不知是那燕北閒人因張金鳳從第七回出名直到第二十五回雖是這回的露面登場總不曾作到他的正傳文章寫得出色作者已自揚出本意矣妙在用蜻蜓點水之筆如今且不去管他再說

何玉鳳先聽得張姑娘說他但是背的不必人求果然不肯求也無益不覺暗喜道到底還是他知道我此一甘苦及至聽他說到也不勞公婆父母也不用褚家大娘只把這事責成在他身上這些話姑娘又不禁轉喜為怒起來暗道好個小金鳳兒難道連你也要合我嘚啵嘚啵不成果然如此可算你猴兒拉稀小人兒壞了腸子了少停你不奈何我便罷你少要奈何我一奈何我也顧不得那叫情那叫義我要不起根發腳把你我從能仁寺見面起的情由都給你當着人抖摟出來問你個白瞪白瞪的我就白闖出個十三妹來了想罷依然坐在那裡一聲兒不哼張金鳳分明看見姑娘那番神情只不在意他依然答應公婆道媳婦豈不知公婆這番憐惜媳婦的心只是九公同褚大姐姐說姐姐說姐姐不容說公婆合姐姐說姐姐又不容說我爹媽在此更不能說倒有個能說會道的舅母呢今日偏又不在這裡媳婦若再袖手旁觀難道真個的今日這樁事就這等罷了不成慢說媳婦受此冤枉談論便觸惱了姐姐隨姐姐怎樣媳婦也甘心情愿公公只管安坐前廳靜聽消息讓媳婦這裡求姐姐磨姐姐央及姐姐幸而說得成不敢領公婆的賞賜萬一說不成再受公婆的責罰安老爺聽到這裡只合太太說了聲太太我們也只得如此說完拉了鄧九公頭也不回竟自去了何玉鳳看了越想越氣他在那裡梗梗着個小脖頸兒撐着兩個小鼻翅兒挺着腰板兒雙手扶定兒膝蓋兒扐馬橫鎗只等張金鳳過來說話打算等他一開口先給他個下馬威那知人家更不過來只見他站在當地向那羣婆兒了頭說道你們是聽住了熱鬧兒了瞧瞧褚大姑奶奶合二位太太的茶也不知道換一換煙也不裝一袋也這广給姑娘熱熱兒的倒碗茶來眾人聽了忙着分頭去倒茶倒了茶來他便先端了一盌親自捧到姑娘跟前說姐姐喝點兒茶姑娘欲待不理想了一想這是在自己家祠堂裡禮上真寔不過去沒奈何站起身來乾了人家一句說了六個大字道是多禮我不敢當張金鳳也只作個不理會回身便給褚大娘子裝了袋煙褚大娘子道妹子請坐罷怎麼只是勞動起你來了張金鳳笑道我到你家你怎麼服侍我來着呢已為一般兒大的人伏脉說着又給婆婆遞了袋煙安太太一手接煙袋只揚着臉皺着眉望着他長出氣張姑娘但低頭微笑成竹在胷自爾神閒氣暇真乃名士風流然後緩緩給母親裝烟到了給他母親裝烟他却不是照那等抽着了用小綃子擦乾淨了烟袋嘴兒悶着身子把烟袋鍋兒順在左邊烟袋嘴兒讓在右邊兒折胸伏背的那等遞法兒了他裝好了烟却用左手拿着烟袋右手拿着香火說你老人家自己點罷原故並不是他鬧姑奶奶脾氣親家太太那根烟袋實在又辣又臭惡歹子難抽只見那張太太愁眉苦眼的向他道姑奶奶你別鬧了你瞧這還有甚麼心腸抽這烟呢張金鳳道媽不吃會子烟這親就說成了就讓你老人家再許三百六十天的不動烟火不成還是不成啊說的褚大娘子合安太太掩口而笑姑娘聽了益發不受用又聽安太太吩咐道你們也給你太奶奶裝袋烟兒因合張金鳳道你有甚麼話只管坐在那裡合姐姐說張金鳳答應一聲過去便挨着玉鳳姑娘坐好恰好華嬤嬤送上一盌茶來張姑娘接過茶來一壁廂喝着一壁廂目不轉睛的只看着那盌裡的茶想主意一時喝完了茶柳條兒又裝上烟來因見太太在上面坐着他便隱着烟袋遞給他家大奶奶張姑娘接過來不敢當着婆婆公然就咗烟兒便順在身旁回過頭去抽了兩口又扭着頭噴淨了口裡的烟便把烟袋遞給跟人暗暗的搖搖頭說不要了從來造就人材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不懂一個北邮裡的怯閨女怎的到了安太太手裡總得一年就會把他調理到如此却說張姑娘正待說話只聽婆婆那裡吩咐晉升女

人道你告訴院子裡聽差的那幾個小廝此時無事先叫他們出去等用着再叫他們那裡是聽差都貪着聽熱鬧兒呢就連你們也可以換替着在這裡伺候那供桌上的爉盡了先不用換呢大家答應了一聲忙去傳話張姑娘這纔把身子向玉鳳姑娘斜籤着坐了未從開口先和容悅色低聲下氣的叫了聲姐姐只見姑娘把眼皮兒往上一閃冰冷的一副面孔問道怎麼樣只這第一句這親就不像個說的成的樣子張金鳳道姐姐我可敢怎麼樣呢我只勸姐姐先消消氣兒妹子另有幾句肺腑之談要合姐姐從長細講這正是千紅萬紫看花未先聽鶯聲上柳條要知張金鳳合何玉鳳怎的個開談這親事到底說得成也不成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六回

燦舌如花立消俠氣　慧心相印頓悟良緣

這回書不及多餘交代便講何玉鳳他聽得張金鳳對他說另有幾句肺腑之談待要合他從長細講他便把那一臉怒氣略略的放緩了三分依舊搭撒着眼皮兒說道你若果然有成全我的心衛顧我的話就請說要是方纔伯父合九公說的那套我都聽見了也明白了免開尊口張金鳳笑道姐姐又來了難道姐姐沒聽見公婆怎的吩咐我我怎的回稟公婆妹子此時除了這話還有甚麼合姐姐說的只是妹子說的雖是這套話却合公公說的有些不同打頭公公說的姐姐永不出嫁斷使不得的這句話妹子此時更不必向姐姐再問原故合姐姐再講道理只知這事是斷使不得得遵着公公的話定了至於妹子又曉得些甚麼說起來可不能像公公講的那樣圓和宛轉這裡頭萬一有一半句不知深淺的話還得求姐姐原諒妹子個糊塗就待妹子個小便是姐姐不原諒妹子不就待妹子那怕姐姐就打兩下子罵兩句都使得可不許粧糊塗不言語就讓姐姐粧糊塗不言語我可也打是破沙鍋璺到底問明白了我好去回我公婆的話這話得先講在裡頭姑娘這麼一聽他這話來的比自己還妹子只得綳着個盤兒說道既如此請教張金鳳道姐姐既要我說你我這些煩文散話都收起來偺們只講實在的講實在的第一姐姐得看九公這位老人家姐姐要知人家是九十歲的老人家了他老人家要不為給姐姐提這樁親事大約從今日到他慶二百歲也不肯大遠的往京裡跑這盪就算褚大姐姐夫妻二位合你我同輩為姐姐都是該的他兩個自然也為這九十歲的老人家跑上千里的地作兒女的不放心所以纔跟了他老人家來姐姐替他兩個想想一路服侍這麼一位老人家曉行夜住渴飲饑飧人家得懸多少心費多大神通共算起來人家都是為姐姐一個人兒呀再說姐姐就得看我公婆我公公去年遭了那等不順的事無原無故只為不會巴結上司丟了官惹了氣變了產破了財還在縣監裡坐了兩個月出來依然是滿面精神無煩無惱據婆婆說臉面兒比在外面倒胖了自從心裡有了姐姐這件事今年倒露清減了許多腰裡的帶子是我新近縫的比去年摶進一寸多去了我婆婆去年這時候合姐姐初次見面的時候姐姐還該記得真說起是四鬢刀裁的自從心裡有了姐姐這件事這些日子左右鬢角兒上竟有十幾根白頭髮了這也都是為姐姐講到我爹媽却不曾在姐姐跟前有甚麼大好處只我媽從去年一口白齋直喫到今日近來更添了半夜裡起來燒子時香這個樣兒的冷天直橛橛的跪在風地裡舉着筵香一面燒香一面磕頭一直等手裡的香盡了纔站起來姐姐在裡間屋裡跟着舅母睡大約就未必知道姐姐只想我心疼不心疼我爹是每月初一一盪前門關帝廟十五一盪前門菩薩廟這也在內城住出盪前門可費甚麼


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六回圖
空由色幻色非空
七寶蓮池
燕北閒人寫意


七寶蓮池
果是因緣因是果

呢姐姐想從這裡去這是多遠道兒他老人家是風雨無阻步行去步行回來還帶着來回不吃一口東西不喝一點兒水嘴裡不住聲兒的念佛這也都是為姐姐我只想着姐姐萬事都不必講只看這五位老人家分上無論有甚麼樣的為難是怎麼樣的受屈不必等妹子求姐姐也該沒的說了姐姐若果然沒的說妹子往下千言萬語都不必提只給姐姐磕頭回覆了公婆就完了事了這張金鳳第一段話主意就來得不弱只因他一眼看定了姑娘是個情性中人所以只把性情話打動他要說何玉鳳不曾被他打動絕無此理只是他心裡的勁兒一時背住扣子了轉不過磨盤兒來只聽得說道這話妹子你就不講我豈不知講到這幾位老人家待我的光景雖是不同同一恩深義重須發着我何玉鳳不死我今生能報便是今生來世能報便是來世天地鬼神都聽得見這句話我何玉鳳絕不食言要說妹妹你一定叫我把我的終身大事去在人跟前去報恩這可斷斷不能從命至於你我我雖說是施恩不望報你也切莫是受恩便忘報你可記得你我在能仁寺廟內初會的時候我待你也有小小一點人情的今日之下你不想個方兒幫我罷了怎的倒拿這話兒擠起我來妹妹你莫非也憂差了些兒說着便把那眉頭兒一鬬眼神兒一足便有個待要發作的樣子張金鳳不等他發作說話比先前高了一調這個當兒安太太合褚大娘子只低言悄語在那邊閒談絕不來管張太太忽然接上話了說姑奶奶你好好兒的合他說別價合他着急掰臉的啊（張太太一句想張姑娘此時說話比前還不止高一調）張姑娘一面回答他母親說這事不與媽相干兒不用你老人家管一面合姑娘說道我張金鳳只道姐姐把從前能仁寺的事忘了呢原來姐姐還沒忘這話倒好說了只是妹子斷想不到落得姐姐說我不[illegible]倒擠姐姐的這句話姐姐既這等說大料今日這親事妹子在姐姐跟前斷說不進去我也不必枉費唇舌求姐姐磨姐姐央及姐姐了（真得以縱之實非縱之家學）只是妹子還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不得不交代明白了為甚麼呢此時假如妹子說了姐姐始終執意不從日後姐姐無的後悔的妹子也無的抱愧的一個不說儻然日然姐姐想過滋味兒後悔起來說道哎喲原來如此一定說當日別人不肯多句話兒罷了怎的張金鳳他也不打禰我一聲兒那時妹子可就住對不姐姐了（凡進言者當如此凡聽言者當知此）他說着把座兒向前挪了一挪身子向前湊了一湊問着何玉鳳道妹子先要請教姐姐當初一日我同姐姐的妹夫玉郎兩個人在黑風崗能仁寺廟裡雙雙落難他的一條命離見閻王爺就剩了一層紙兒了我的一條身子離掉在鼓鍋裡也只差着一根絲兒了那時虧了誰全虧了姐姐姐姐非親非故橫身出來彈打了和尚刀劈了衆僧救了我兩個的性命便是救了我兩家的性命我兩家生生世世也感激不盡報答不來張金鳳纔說道這裡何玉鳳便攔他道這是已往之事與今日何干要你講這些沒要緊的閒話張金鳳道怎麼閒話呢姐姐鹽從那麼鹹醋打那麼酸不有當初怎得今日只是我想着當初姐姐既救了我兩家性命姐姐的心是盡了事算完了那時候我替姐姐既算真個的就該塵土不沾拍腿一走那怕玉郎他再撞見幾個騾夫我再撞見幾個和尚那是我兩個的定數難逃姐姐於心無愧我不懂姐姐無端的把我兩個强扭作夫妻這是怎麼個意思何玉鳳聽了這話大是詫異忙說道你這話問得奇呀那時我見你兩個末路窮途彼時無靠是我一片好心一團熱念難道我有甚麼貪圖不成張金鳳笑道可又來誰又說姐姐有甚麼貪圖來着呢但是我想我那時候雖說無靠到底還有我的爹媽他雖說無靠合我還算得上個彼此姐姐如今只剩了孤鬼兒似的一個人兒連個彼此都講不

到是算有靠啊是不算末路窮途啊還是姐姐當日給我兩個作合是一片好心一團熱念我公婆今日給你兩個作合是一片歹心一團冷念呢怎麼倒招出姐姐一無這個二無那個這許多累贅來了請教何玉鳳道這個又當別論張金鳳道咻一樣的人一樣的事你還是當日的你我還是當日的我他還是當日的他怎麼又當別論呢姐姐你方纔開口便道是一無父母之命姐姐合妹子都算不得讀過書父母之命這句話書也還該記得還得明白這句書的下文是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原是北方作官的話本與女孩兒出嫁無干就讓扣着字面兒講說俗了也說的是一個女孩兒家有爹娘在頭上要是不等着爹娘許人家兒自己就在墻上挖個窟窿兒合人家的男子偷着對相看相看准了跳過墻去就跟了人家走了連他的爹娘合世上的人可就都把他看得輕賤了這是孟夫子當日合周霄打了一個鶻鶻跳過粉皮墻的反西廂皮磕兒不是說爹娘沒了沒有爹娘給說人家兒了這一輩子就該永遠不出嫁要都照姐姐這等講起來世界之大何止萬萬人少說這裡頭也有一停兒沒爹娘的女孩兒只好都當姑子去罷那裡給他找這些座姑子庵兒呀要講到姐姐身上並且說不得無父母之命這話怎麼講呢假如我公婆在不曾替姐姐給叔父嬸娘立這座祠堂以前便合姐姐提到親事那無怪姐姐作難如今既有了這座祠堂可是姐姐說的便算姐姐的家了（簇新把柄）這座龕可也就算得是叔父嬸娘的住房了我公婆親自到姐姐家在他二位老人家跟前跪在地下求這門親這怎麼叫無父母之命姐姐要算一定得他二位老人家應了纔算父母之命誠則靈許我公婆誠求就許他二位老人家有個顯應萬事是假的姐姐只看方纔玉郎同你奉主安位的時候那陣風兒不是個顯應嗎方纔我婆婆行禮的時候那香燭的一派喜氣不又是個顯應嗎何玉鳳聽了這話只管搖頭張金鳳道姐姐你必又是不信這些請問到了你我三個人下拜的時候那一縷香煙忽然的轉成那個大圓圈兒凝結不散把你我三個團團的圍住還要神氣靈感到甚麼分兒上去那個工夫兒就短了兩位神主真個的說一句姑爺請起了這是這屋裡上上下下三四十人親眼見的難道是我張金鳳無中生有的造謠言哪是獨姐姐你沒看見呢還是你也看見了不信呢要說你又講到你那些甚麼英雄豪傑不信鬼神的話要知道雖聖人尚且講得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就讓姐姐是個英雄也不能不信聖人不信你的父母何玉鳳道你倒底那裡來的這些沒影兒的話張金鳳道就算我這話沒影兒等我說句有影兒的姐姐聽我曾聽見公婆說過當日你家祖太爺臨危的時候你家嬸娘正懷着你你家祖太爺把我公公合你家叔父叫到跟前親口囑咐說懷得生個男孩兒便叫他跟着我公公讀書即或生個女孩兒長大也要許個書香人家配個讀書子弟這話我公公在青雲山莊也曾合姐姐說過姐姐也該記得難道這也沒影兒的細想那老人家當日的意思未必不就指的是今日的事只是不好明說老輩子的心思見識斷不得錯便是叔父嬸娘現在今日之下我公婆上門求這門親他二位老人家想起你祖太爺的話來只怕還沒個不歡天喜地的應許的然則方纔那些顯應怎見得不是他二位神靈有知來完成這樁好事照這等說起來姐姐不但有父母之命還多着一層祖父之命呢這話方纔我公公指點的明白姐姐不耐煩往下聽就算是無父母之命定了姐姐可記得你在能仁寺給我同玉郎聯姻的時候人家辭婚開口第一句說的就是無父母之命阿人家可是父母現在只因不在跟前婚姻大事不奉父母之命自己不敢作主人家的話卻比姐姐說得嚮理也

比姐姐講得足那時姐姐不依三句話不合揚起刀來就講砍人家的腦袋請問一個人有個不怕砍腦袋的嗎及至人家沒法兒了跪下求姐姐開恩姐姐這纔喜歡了就在那布髏金臭的和尚屋子裡棹子上擱了盞燈說這就算你父母之命叫我們倆朝上磕頭罷姐姐的話敢不敢麼我兩個連忙就朝着那盞燈磕了頭算領了父母之命究竟起來他的父親我的公公還在山陽縣縣監裡他的母親我的婆婆還在淮安城飯店裡呢縱說那時候我的父母算在跟前（縱說句幹旋鎖納毫無滲漏直是呂相絕秦妙意得此一曲以下大放厥詞迎亦而解）倒底那是他的父母之命啊這樣看起來人家不奉父母之命姐姐就可以硬作主張姐姐站在自家祠堂屋裡守在父母神主跟前又有這等如見如聞有憑有據的顯應還道是無父母之命一般兒大的人怎的姐姐的父母之命就該這等認真人家的父母之命就該那等將就這是個甚麼道理姐姐講給我聽姑娘還是平日那不服輸不讓話的牌子兒把眉兒一挑說道這個不想只說了這兩個字底下卻一時抓不住話頭兒張金鳳便問着他道這個那個呀姐姐聽着罷我還有話呢姐姐方纔又道是一無媒妁之言我請教姐姐倒底怎麼是媒怎麼是妁呀我知道男家的媒人叫作媒女家的媒人叫作妁這是個大禮到了如今的時候兒或者兩家兒本是至親相好請一位媒人的也儘有再講到偺們旗人的老規矩我聽婆婆說起來甚至還有不用媒人親身拿柄如意跪門求親的呢講到姐姐今日這喜事不但有媒有妁并且還請得是成雙成對的媒妁餘外更多着一位月下老人姐姐不信只看今日祠堂裡這行禮的次序就知道了今日這箇禮節講遠近兒講歲數兒講親友論甚麼也該讓九公合褚大姐姐夫妻二位先行禮纔是為甚麼大家倒先儘我公婆行禮我公婆怎麼不謙不讓就先行起禮來了姐姐心裡明白不明白何玉鳳道這因伯父母替我家立的祠堂所以先請他二位通誠告祭你難道不知要來問我張金鳳道我知道是通誠我知道通的不是告祭的誠通是卻是求親的誠等我告訴明白了姐姐我公婆第一起行禮就是求親我父母第二起行禮便是男家請來問名的大媒九公合褚家姐姐夫妻第三起行禮便是你女家的主婚大媒現放着媒妁雙雙大禮全備怎麼叫作無媒妁之言這話方纔公公分明指點給姐姐姐姐也不耐煩往下聽姐姐想想姐姐當日把我配給玉郎的時候除了姐姐合姐姐那把刀那是他的媒那是我的妁呀可倒別緻人家作媒是拿把滷扇姐姐作媒是拿把刀一手托兩家當面鼓對面鑼不問男家要不要先問女家給不給那個當兒我家敢說不給嗎姐姐是恩人麼及至把我家問得牙白口清千肯萬肯人家這纔不要了（此十三妹前日第一難心之事即張姑娘今日第一籍口之詞）姐姐一怒可就要起刀來了姐姐可記得姐姐要刀的那個當兒可是已經當面把我許給人家了那時我只怕他那個死心眼兒姐姐這個天性一時兩下裡合不攏來姐姐認真把他傷了姐姐想我該怎麼好我焉得不急沒法兒也顧不得那叫羞臊跟着他跪在地下求姐姐吩咐怎麼好怎麼好姐姐這纔沒得說了手裡攥着把刀奚落了我們一陣說你們倆媒都謝了還鬧得甚麼假惺惺兒這是我張金鳳當日經過的大媒姐姐姐姐強煞是個黃花女兒呀今日之下我公婆恭恭敬敬給姐姐請了這一堂錡媒人來就算我爹媽不能說甚麼不能作甚麼也算一片誠心褚家姐姐夫妻二位又是成雙成對再加上九公多福多壽的一位老人家大夥兒跪起八拜的朝上磕頭求親姐姐還不認是媒妁之言請教這比我們叫人拿着把刀逼着成親的何如一般兒大的人怎麼姐姐給我作媒就那樣霸道他眾位給姐姐作媒就這等煩難這是個甚麼講究姐姐說給我聽何玉鳳聽了這話漸

漸低垂粉頸索興連那這個倆字也沒了只抬起眼皮兒來惡惡實實的瞪了人家一眼張金鳳道姐姐說話呀瞪甚麼我慪姐姐一句不用瞪了連湯兒吃罷等着我還有話呢姐姐方纔又道是三無庚帖這庚帖姐姐講究的自然就是男女兩家的八字兒了要講王郎的八字兒就讓公婆立刻請媒人送到姐姐跟前請問交給誰還是姐姐自己會算命啊會合婚呢講到姐姐的八字兒從姐姐嘴拉的一聲我公公婆婆就知道不用再向你家要庚帖去姐姐要說不放心此時必得把倆八字兒合一合實告訴姐姐我家合了不算外連你家也早已合過了何玉鳳道今日你怎的清醒白醒說的都是些夢話張金鳳道我一點兒也不是夢話我聽見說你家叔父嬸娘從你小時候給你算命就說你這八字兒四個辰字叫作地支一氣土星重重將來是個有錢使的命要再配個屬馬的姑爺合成天馬雲龍的格局將來還要作一品夫人呢這話姐姐要不知道只問你家戴嬷嬷大約姐姐不用問也不是不知道要果然知道更用不着粧糊塗至於那些算命瞎生的奉承話兒原不足信只講叔父嬸娘當日給你算命可可兒的那瞎生就說了這等一句話你可可兒的在悅來店遇着的是這個屬馬的在能仁寺救了的也是這個屬馬的你兩個只管南北分飛倒底同歸故里姐姐你算這裡頭豈不是有個命定麼你同鄧九公褚大姐姐扭得過去同我公婆扭得過去你難道還同你的命扭得過去不成公公方纔說你要問庚帖只問他二位老人家說的正是這句話姐姐不求甚解只說是無庚帖可惜我張金鳳說婆婆家的時候兒我知道甚麼叫個庚銅啊庚鐵呀單講我還承姐姐問了問我的歲數兒也就沒管我那月那日那時生人到了王郎要不是我方纔提他是屬馬的大約直到今日姐姐還不知道他是屬鷄屬鷹的屬駱駝呢（十三妹周到處有周到之不是十三妹疏漏處有疏漏之不是然自張姑娘言之凡其周到處亦其疏漏處也蓋任事之難如此）便沒庚帖我們受姐姐的好處也作了夫妻了況且姐姐的庚帖不是沒有只是此時就請姐姐看略早些兒姐姐如果一定要見個真章兒少一時自然看得見我只問姐姐一般兒大的人怎麼姐姐給我說人家兒這庚帖就可有可無九公合褚大姐姐給你說人家兒兩頭兒合婚有了庚帖還不依這話怎麼講姐姐講給我聽張金鳳說話的這個當兒他母親只愁眉苦眼的一聲兒不言語坐在那裡嘆哧嘆哧一袋跟一袋的吃那老葉子煙兒安太太合褚大娘子二人只管說些閒話却是留神細聽張金鳳的話細着何玉鳳的神情只見何玉鳳聽了這段話低首尋思默默不語你道他這是甚麼原故原來姑娘被張金鳳一席話把他久已付之度外的一肚子事由兒給提起魂兒來一時擺佈不開了他只在那裡口問心心問口的盤算道且住要講算命圓夢這些不經之談我可自來不信只是父母給我算命的這幾句話却是的確有的縱說這話不足為憑前番我在德州作那個夢夢見那匹馬及至夢中遇着了他那匹馬就不見了並且我父母明明白白吩咐我的那個甚麼天馬行空名花並蒂的四句偈言這可真而且真的我那時便想到他的名字是個驥字所以總留心迴避還不曾曉得他是屬馬要照張金鳳方纔這話聽起來再合上父母給我託的那個夢算的那個命莫非萬事果然有個命定麼天哪我何玉鳳怎的這等命苦要想尋條清淨路走走都不能夠想到這裡不禁長嘆了口氣張金鳳道姐姐嘆氣也當不了說話我的話還沒說完呢姐姐不用胡思亂想好好兒的聽着啵姐姐方纔又道是四無紅定講到這層這個話就可長了在姐姐想着自然也該照着外省那怯禮兒說定了親婆婆家先給送定紅綢子掛紅那叫紅定在先我也知道是那麼着及至我跟了婆婆來聽婆婆說起敢則偺們旗人

一不是那麼樁事。說也有用如意的。也有用個玉玩手串兒的。甚至隨身帶的一件活計都使得。講究的是一[illegible]
定禮不但比這些東西還貴重。還吉祥。並且兩下裡早放過定了。說不得四無紅定。上何玉鳳聽到這裡。心裡道。張姑娘今日只怕是瘋了。滿
算我教你們裝了去了罷。我也是個帶氣兒的活人。難道叫人定了我去。我會不知道。這不是新樣兒的嗎。他只顧這麼想。卻不由的口裡要
問。又苦於問不出口。說我的定禮在那裡呢。只急得兩隻小眼睛兒來回的亂轉。張金鳳知道他心裡有些詫異。笑道。這話姐姐大槩又是不
信。方纔公公說你要問紅定。只問你的父母。分明指的是神龕旁邊兩個紅匣子。姐姐不信。不耐煩不往下聽了。麼可叫公公有甚麼法兒呢。
原來姑娘自從鄧九公合他開口提親。一時事出意外。這半日只顧斯摟這樁事。更顧不及別的閒事。如今聽了這話。猛然想起。楞了一楞。心
裡說道。是啊。方纔我見抬進那兩個匣子來。我還猜道是畫像。及至鬧了這一陣。始終沒得斟酌這句話。他說這兩個匣子。就是紅定。莫非那
長些的匣子裡裝的是尺頭。短些的匣子裡放的是釵釧。說明之後。他們竟硬放起插戴來。那可益發是生作蠻來。不循禮法。我可也就講不
得他兩家的情義。只得破着我這條身心性命。合他們大作一場了。喂。說書的。你先慢來。我要打你個岔。可惜這等花團錦簇的一回好書。這
一段交代交代的有些脫岔露空了。這書裡表的兩個紅匣子。就我聽書的聽了。也料得到定是那張雕弓。那圓寶硯。豈有何玉鳳那等一個
聰明機警女子本人兒倒會想不到此。還用這等左疑右猜。這不叫作不對笋節兒了麼。列公。不然。書裡交代過的。這位姑娘雖是細針密縷
的一個心思。卻是海闊天空的一個性氣。平日在一切瑣屑小節上本就不大經心。即如他當日第一次的借弓。一心只知保護安龍媒張金
鳳的性命資財。第一次的留硯。只知這樁東西是他安家一件世傳之物。也如自己的雕弓一般。更兼那時廟裡鬧了那等一個大案。也慮到
那硯台落在他人手裡。上面款識分明。儻然追究起來。不免倒叫安家受累。此外並無一毫私意。第二回借弓。在他以為是已竟轉贈鄧九公
的東西了。至於諸大娘子又把那塊硯台隨手放在他衣箱裡。也只道是匆忙之際。情理之常。不足為怪。所以然的原故。卻不是這位姑娘沒
心眼兒。他本無那些無來由的私意。叫他從那裡用那些不着己的閒心去呢。這卻合那薛寶釵心裡的通靈寶玉。史湘雲手裡的金麒麟。小
紅口裡的相思帕。甚至襲人的茜香羅。尤二姐的九龍佩。司棋的繡香囊。並那椿齡筆下的薔字。茗煙身邊的萬兒。迥乎是兩樁事。況且諸家
小說。大半是費筆墨談淫慾。這兒女英雄傳評話。卻是借題目寫性情。從通部以至一回。乃至一句一字。都是從龍門筆法來的。有得他說嘴安得
有此敗筆。便是我說書的說來說去。也只看得個熱鬧。到今日還不曾看出他的意旨在那裡呢。足下涉獵一過。又安得有如許的聰明。然則
這兩件東西在案上放了這半日。他也不曾開口問問。打開瞧瞧。不成。這可就得細聽書裡一路交代的情節了。這位姑娘從五更頭進門起。
五官並用。片刻不閒。將安好位。行過禮。謝了安老夫妻。站起身來。不曾轉身。鄧九公劈面開口第一句就講提親的這樁事。大家一直嘈嘈到
此時。甚麼功夫兒容他去問這句話。看這兩樁東西。只要這等通前澈後一算。就知這書不是脫岔露空了。列公莫訝驚尾。且聽鳴鳳。卻說張
金鳳見何玉鳳雖是在那裡默坐不語。眉宇之間卻露着一團怒氣。知他定為着這兩個匣子說得含糊。猜不透澈。有些不耐煩。這要擱在平
日的張金鳳。見了姑娘這個神情。那裡還敢合他抗衡。到了今日的張金鳳。卻同往日大不相同。這又是何原故呢。一來他自己打定主意定

要趁今日這個機緣背城一戰作成姑娘這段良緣為的是好答報他當日作成自己這段良緣的一番好處便因此受他的委屈也甘心情愿二來這樁事任大責重方纔一口氣許了公婆成敗在此一舉所以不敢一步放鬆三來他的那點聰明本不在何玉鳳姑娘以下況又受了公婆的許多錦囊妙計此時轉比何玉鳳來的氣壯膽粗更加凡公婆口裡不好合他說的話自己都好說無可礙口便是把他惹翻了今昔情形不同也不怕他遠走高飛拿刀動杖這事便有幾分可操必勝之權也主意已定趁那何玉鳳不得主意他轉拉了他一把道姐姐你且合我看看你那紅定再講不想這一拉却正合了何玉鳳的式了暗想道他既拉我去同看料想不到得安伯母拿着釵釧硬來插戴這是還有輾轉他便跟着張金鳳走到東邊案上那個長匣子跟前張金鳳也不合他說長道短忙忙的揭開匣盖只見裡邊還包着一層紅綢子包袱繫着個連環扣兒及至解了扣兒打開一看原來裡面放的便是他自己那張硨金鑲銀銅胎鐵背打二百步開外的彈弓兒週身用大紅絲綢紮了個精緻兩頭弓梢兒上還垂着一對繡毬流蘇此時他早悟到那一匣不必講裝着定是那塊硯台了忙同張金鳳過去一看果然不錯先急得他自己合自己說了一句道我說如何他此時特有千言萬語要發作出來明一明自己的心只是一時不知從那句說起是頭一句重新納下氣去一盤算這事當日本是我自己多事然而我却是一片光明磊落事出無心今日之下被他們無巧不成話的這等一弄弄得我倒像作得有意了照這樣作起來我那青雲山的約法三章德州的深更一夢合甚麼防嫌咧以至苦苦要去住廟豈不都是瞎鬧嗎想罷多會眉頭一縐計上心來說有了我不管他是生癬生瘡我只合他們生癩我不管他是譎雞譎鴨子我只合他們譎鵝便向張金鳳道豈有此理這事可是蠻來生作得的纔說得一句張金鳳不容分說早小嘴兒爆炒豆兒似的接上話（爆炒豆兒似的又不知比前高幾調想更無調數之可計）說道姐姐這便算蠻來生作却不干我事並且不干公婆諸位大媒的事姐姐就只問天罷拿姐姐這張彈弓兒說本是姐姐的東西從那裡說起會到玉郎手裡當日姐姐同我們在柳林話別何嘗不存一番深心說着妹子分上纔把這彈弓借給我們及至交代姐姐可是親手兒交給他的交給他姐姐一件刻不離身的東西不由的就背在人家身上了再合他這塊硯台說本是他的東西從那裡說起會到姐姐手裡當日他失落這塊硯台的時候原出無心假如是樁別的東西也就不犯着再去取了偏偏是這等一件東西他自己既不能去就不能不托附姐姐托附了姐姐他一件刻不離懷的東西不由得就揣在姐姐懷裡了姐姐想這豈不是個天意麼這個天意可都是姐姐自己惹出來的（奇險逼人）（頗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家傳）何玉鳳聽到這裡陡然變色說道張姑娘你這話得分清楚些這等說起來難道這兩樁東西要算我兩個敗化傷風私相投贈不成張金鳳笑道姐姐不用哈我哈我我也是說我為甚麼說是姐姐自己惹出來的呢公公方纔怎麼講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是人生一定的大道理就讓姐姐因老人家為自己的姻是含寃負屈終身不嫁不嫁就是了可無端的去告訴天去作甚麼（辭氣恢詭譎怪極矣道理仍自布帛菽粟）再不想憑怎麼樣的告訴天都由得姐姐告訴了天天答應不答應可得由着天上天的意思正因你這番至誠純孝叫你來作這樁孝順翁姑相夫教子持家理紀的事業好給你家叔父爭那口不平之氣慰那片負曲之心怎能由着你的性兒容你自在逍遙過這下半世這話難道是天告訴我張金鳳的不成誰知道天上是怎麼個模樣兒呀只跟前這個理就是天如果沒這層天理姐姐在悅來店也遇不着安龍媒在

能仁寺也遇不見張金鳳在青雲山莊也遇不見我公婆弓也到不了[illegible]硯也到[illegible]從來當局者迷道點巧妙用不着開口用不着動手暗中支使個人兒就作成了甚至不用另支使人叫他自己就給他自己作成了（可謂善於言天）旁觀者清姐姐細想這寶硯雕弓豈不是天生地設的兩椿紅定只可笑我張金鳳定親的時候我兩個都是兩個肩膀扛張嘴此外我有的就是我家拉車的那頭黃牛他有的就是他那沒主兒的幾個馱騾只是姐姐却也不曾向我兩家問聲你們彼此各有個甚麼紅定一般兒大的人怎麼我的紅定絕不提起姐姐這樣天造地設的紅定倒說是我家生作變來這話怎麽講姐姐講給我聽此時姑娘越聽張金鳳的話有理並且還不是強詞奪理早把一腔怒氣撇在九霄雲外心裡只有暗暗的佩服却又一時不好改口無奈何倒合人家鬧了個雙睖睖着雙小眼睛兒問道你這話大概也夠着萬言書了罷可還有甚麼說的了張金鳳道話呀多着的呢姐姐方纔又道是第五你家沒有妝奩賠送且慢說你我這等人家兒講不到財禮上頭便是爭財爭禮姐姐現有的妝奩別的我不知道內囊兒舅母都給張羅齊了外妝公婆都給辦妥了姐姐要講不肯用舅母的那是姐姐自己認的乾娘姐姐要講不肯用公婆的公婆用的還是姐姐幫的銀子此外只怕還有個人兒幫箱是誰幫箱幫的是甚麼人家的人情人家會行此時用不着我告訴姐姐不到得無妝奩賠送這要講拿我比起來更是笑話了當日承姐姐當着我的面兒指和尚那堆銀子重換重兒合人家換了一百金子給我添箱這要擱在我家鄉聘十個女兒却也用不了是姐姐不叫我空手兒進婆家門兒的一番細心究竟問起換金子的那一堆銀子來可是和尚的賍賊我倒底算姐姐聘的算和尚聘的呀一般兒大的人怎麼我的賠送就該那等茍簡姐姐有這些人給辦妝奩還嫌長道短這話怎麼講這不是嗎姐姐方纔說的五件事嗎公公一一指點得明白（善則稱親）姐姐都不耐煩往下聽如今妹子樁樁件件都替公公解說出來了姐姐却是不曾還出我一個字來我這話那一句講的不是姐姐只管駁姐姐今日總得說出個不肯就我安家這門親的所以然來我纔依呢可憐姑娘此時那裡還得說出甚麼所以然他自從鄧九公合他說了那句提親的話始而還只道是老頭兒向來的心直口快想起甚麼來說甚麼安老夫妻大概初無此心及至安老爺一開口纔覺得這話竟大家要作起來了無法只得自己表明心跡說個倒斷却又被安老爺用四方話一排他也知是一篇大道理一時駁不動便也說出個五不可的大道理來心想挑個斜岔兒把大家逃出去就完了事了再不想從旁出來了個張金鳳就本地風光一講雖說話兒來的刁鑽却說不得是無父母之命無媒妁之言無庚帖紅定無賠送妝奩至於他說的幫箱的話也料道定是鄧家父女了細想起來安家伯父伯母這番深心九公父女這番義舉便是張家二老素日在我跟前的辛勤也就難得到了今日我這金鳳妹子這番傾心吐胆更叫我無話可說了統算起來這事除了便宜了安龍媒這阿哥之外這一羣人那一個不是真心為我何玉鳳的我還合人家說甚麼話雖如此此時我便依了他大家的話再向天懺悔一番上天也定原諒我前番冒昧只是這句話我可對他們怎麼答應得出口來呢一陣為難心窩兒一酸眼胞兒一熱早點點滴滴落了一衣襟眼淚張金鳳連忙掏出小手巾兒來一面給他擦着衣裳一面說道完了新藕合皮襖了姐姐別哭英雄可沒個哭的哭也得說話却說安太太坐在那裡看着又是愛這過門的媳婦又疼那沒過門的媳婦滿臉是笑却又眼淚婆娑的獃獃的望

着他兩個手裡擎着煙袋舉了半天想不起抽來一袋烟也就擱滅了忙遞過煙袋去便向旁邊站的女人們道你們也給大姑娘合你大奶奶倒碗茶呀索興把那小杌子給你姐兒倆搬過去有甚麼話坐下說不好只是站着怪乏的說着又向褚大娘子使個眼色褚大娘子積伶早含着烟袋用着大寬的袖子俏擺春風的扭過來一面走回頭向隨緣兒媳婦道大姑娘你也給我搬個坐兒過來他三個便在這邊坐下褚大娘子笑向張金鳳道說是這麼說大妹子你可不許借着這事叫我們姑娘受委屈張金鳳此時看透姑娘意中大有轉機暗道等我索興給他連三緊板這件事可就攛掇成了恰巧又遇着褚大娘子無意中湊了這麼個話靶兒他便道怎麼倒說我委屈了你們姑娘了大姐姐你過來得正好等我把我的委屈訴訴你聽聽（委屈二字從褚大娘口中說出突被張姑娘捉住）因合褚大娘子道我這姐姐當日在廟裡苦苦的給我擇壻你妹夫是苦苦的向他辭婚他左問人家一條兒右問人家一條兒問到其間又問他說你不是定下親了便是定下親像你們這樣世家三妻四妾的也儘有這又何妨說着又回頭問着何玉鳳道姐姐是這麼說的不是幸而人家沒定親假如那時候他竟有個三妻四妾姐姐叫我跟了他走我也只好跟了他走我到他家可算個甚麼姐姐人的本事有高低（本事有高低句語則推重意則斡旋）女孩兒的身分可無貴賤哪你也是個女孩兒我也是個女孩兒怎麼在我張金鳳人家有了三妻四妾姐姐還要把我塞給人家如今到了姐姐身上便有許多的作難姐姐不是多嫌着我一個張金鳳啊若果如此我張金鳳情愿稟明公婆來替姐姐看祠堂也一定要成全了這樁好事這句話張金鳳可來得促狹真委屈了人了那何玉鳳此時感他疼他愛他心裡還過不去那有多嫌他的理這話我說書的都敢下保果然把個姑娘說急了只見他拉住褚大娘子說道大姐姐你聽他說的這是甚麼話說着又眉梢微鬬眼角含情似喜似怒的向張金鳳道我看你縂不過作了一年的新娘子怎麼就學得這樣皮賴歪派（別來三日便當刮目相待何況一年之久姐姐瞧妹妹何遽不如吳下阿蒙）褚大娘子嘻嘻的笑道別着急他慪你呢我一碗水往平處端論情理人家可也真委屈些兒姑娘此時好容易盼得個褚大姐姐湊過來覺得有了個伴兒不想他也順着桿兒爬到那頭兒去了因說道你們這班人真真不好說話不管人心裡怎樣的為難還只管這等嘻皮笑臉張金鳳道姐姐這就為難了等我再把我那為過的難說說（為難二字從十三妹口中說出又被張姑娘捉住張姑娘此時頭頭是道所向無前）便又告訴褚大娘子我這句話只有你妹夫知道再我不敢瞞婆婆便是公公跟前我也不曾提過如今說到這裡褚大姐姐不算外人也還談得我這姐姐當初要給我提親的時候不曾合我爹媽說私下先問我愿意不愿意論我姐姐這條心可疼我疼的沒處疼了我固然是不肯說他就蘸着水在桌子上寫了兩行字一行寫得是愿意一行是不愿意告訴我說你要不愿意就把愿意兩個字抹了去留不愿意要愿意就把不愿意三個字抹了去留愿意就算你說了話了那時候我要說愿意罷一個女孩兒家怎麼說得出口來要說不愿意罷人也得有個天良是這樣的門第我不愿意喲是這樣的公婆我不愿意喲就拿你妹夫說相貌品行心地學問那一條兒叫我說的上不愿意來（現身設法以歆之也千道龍媒良不易得舍斯人其誰與歸）不去抹那字罷是生拉活拽的鬧大姐姐只說我為難不為難我沒法兒了只得用手一陣胡擄不想可可兒的把個不字兒胡擄了去了說着又問何玉鳳道姐姐這不是妹子造謠言哪妹子如今也有幾個字兒請姐姐看看何玉鳳聽了嗤的一聲道這樣事情依樣葫蘆再作一遍還有甚麼意味張金鳳道你且莫管只跟我來看說着便把姑娘拉到神龕跟前對着何公

何母兩座神主向姑娘道姐姐請看這是幾個甚麼字何玉鳳道這[illegible]
認得張金鳳道姐姐再往旁邊兒看姑娘閃過身子去一看那神主的右首旁邊果然刻着兩行字只是被那神龕邊扇兒遮着一時看不清
楚。張金鳳道這樣罷他便恭恭敬敬深深的向那神主福了兩福祝告道叔父嬸母只得驚動二位老人家請你二位老人家向前升一升兒
自己吩咐我姐姐一句想來他就沒的說了。說着他便把那兩座神主都往龕外請了一請。姑娘一看可了不得了原來兩座神主下首的旁
邊各鐫着兩行八個小字歸總又是一行三個大字通共是十一個字不但是寫的并且是刻的刻的是子婿安驥孝女玉鳳仝奉祀姑娘大
驚道這是誰幹的。張金鳳道是刻字匠刻的我家玉郎寫的是我張金鳳的作成卻是公婆的主意請問姐姐此時還是抹了這幾個字去你
一人去作何府祠堂掃地焚香的侍兒還是存着這幾個字我兩個同作安家門裡侍膳問安的媳婦姑娘此時心慌意亂如生芒刺如坐針
氈。張金鳳臨了問他的兩句話並不曾聽見只獃獃的望着神主上兩行字半晌咳了一聲道怎的我安伯父安伯母也作出這樣的孟浪事
來張金鳳道這事作的一點兒也不孟浪這正是我公婆今日給叔父嬸母立這座祠堂的本意這座祠堂也為的是你家祖太爺的師恩也
為的是你家叔父的世誼這還都不是正文正文正因為姐姐你在黑風崗能仁寺救了他兒子性命保了他安家一脈香煙因此我公婆以
德報德也想續你何家一脈香煙（意美法良無微不至豈小心眼兒夢想所能到張姑娘纔言及 此鼓宮宮動鼓商商動幽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纔給叔父嬸母立這祠堂叫你家永奉祭祀
無論姐姐你怎樣的本領怎樣的孝心這事可不是一個女孩兒作的來的所以纔不許你守志終身一定要你出閣成禮圖個安身立命講
到你出閣成禮只這北京城裡還少甚麼公子王孫郎君子弟又何必一定叫你嫁到安家許配玉郎呢又慮到把你給個不關痛癢的人家
兒。丈人絕後不絕後與那女婿何干所以不曾合你提到親事以前當日在你青雲山莊便叫玉郎扶靈穿孝今日到你這座家廟便叫玉郎奉
主入祠使你二位老人家無後如同有後這話還講得是眼前再要講到日後實指望娶你過去將來抱個娃娃子再生孫孫又生子綿綿瓜
瓞世代相傳奉祀這座祠堂纔是我公婆的心思總算姐姐你的孝順成全你作個兒女英雄便是我張金鳳的爹媽也蒙公婆在這西邊一
帶一樣的蓋了這樣一所房子作為我爹媽現在的住房我張金鳳將來的家廟只是我張金鳳除了受公婆養育深恩之外我又有何好處
也同姐姐一樣呢（令舅稱呼曰詹光兒令甥 自嫌亦當曰為點光兒）這可就是作父母帶兒女的心腸叫作乖的也疼獃的也疼這都是公婆說不出口的話妹子如
今都告訴明白姐姐了。姐姐只想公婆這番用心深厚到甚麼地位可見老輩的作事與你我的小孩子見識畢竟不同姐姐此時縱有萬語
千言不必合我再講我索興澈底澄清的都合姐姐說了罷如今姐姐打錯了那條永不出嫁的主意是無庸議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庚帖
紅定以至賠送是都有了他二位老人家是安了葬了你一年的服是滿了你家萬代的香煙是永永不斷了我公婆的神也淘苦了心也使
碎了這事也沒有十天八天一月半月的躭擱一切下茶通聘奠雁送妝都在今日只今日酉時陰陽不將天月二德便迎娶你過門姐姐你
此時依也是這樣辦不依也是這樣辦（酷肖第九回你以為可也是這樣定了你以為不可 也是這樣定了語意即以其人之言還制其人之身）何玉鳳聽張金鳳這話覺得沒一個字不是從肺
腑裡掏出來的他登時好似從頂門上澆了一桶冰水從脚底下起了一個焦雷只痛得他欲待放聲大哭卻也哭不出來只有抽抽噎噎聲

斷氣咽的靠定那張神案如帶雨嬌花因風亂顫想到安老夫妻合張姑娘的這番好處立刻粉身碎骨他都情愿慢講是娶了他去作新媳婦好張金鳳他把心思力量盡到這個分兒上料定姑娘無不死心塌地的依從了還想他作女孩兒的這句話畢竟自己不好出口因又勸道姐姐且莫傷心妹子還有一言奉告這話並且要背諸大姐姐說着又把玉鳳姑娘拶到東北墻角跟前那時許多僕婦丫鬟以至華嬤嬤戴嬤嬤隨緣兒媳婦兒花鈴兒柳條兒幾個人在東邊挨牕一帶正伺候聽了他家大奶奶這番話也有點頭讚嘆的也有傷心落淚的張金鳳便向他們道你們先躲躲兒讓我們說話他便向何玉鳳耳邊低低的說道我知道姐姐此時已是千肯萬肯不用妹子再絮煩姐姐你可還得明白這不但是我的公婆我的爹媽合九公褚大姐姐齊心要盼你同玉郎完成這段美滿姻緣便是我替姐姐打算四海雖大九州雖廣你除玉郎一人之外也斷合第二個結不得連理這話我從何說起呢你我作女孩的男子的跟前錯走不得一步到了自己的貼身兒的東西莫說男子連自己親娘都有見不得的時候姐姐只想你當日救玉郎的時候正是他敞胸露懷綁在那裡（此卻虧了大師傅　稱龍媒氏之孫飛虎）可姐姐上前給他解那條繩子怎保住個不氣息相通肌膚相近到了後來索興連你的關防盆兒都叫人家汕了朳兒了縱說你玉潔冰清於心無愧究竟起來倒底要算一塊溫潤美玉多了一點黑青一方透亮淨冰着了一痕泥水只有合他成了百年良眷便如浮雲盡散何消錦被嚴遮姐姐你道妹子這話說的是也不是這話若說在姑娘一頭驢兒一把刀的時候必想着心正不怕影兒邪腳正不怕倒踹鞋不過赧然一笑絕不關心如今聽了這話竟同雷轟閃掣一般如夢方覺只羞得兩耳通紅淚痕滿面雙手扯住張金鳳的袖子說道阿呀妹子這便怎麼處我此時是方寸搖搖柔腸寸斷你怎生救救作姐姐的纔好張金鳳道姐姐沒了主意了聽妹子告訴你你我作女孩兒的沒一件事不得站住地步也沒有一句話該讓人却也是個英雄豪傑的身分獨有到了自己的婚姻了甚麼叫英雄呀豪傑呀只有聽天由命一跤跌在娘懷裡由娘去怎麼做怎麼好何玉鳳道妹妹你又來了我要有個親娘今日之下也不到得如此張金鳳道姐姐怎麼拿着你這等一個人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起來你的意思不過說孀娘去世沒人來體貼你的心腹妹子說句不怕你見怪的話便是有你家孀娘在他老人家那老實性兒病痛身子連自己的起居衣食還要你來照管那裡還體貼得你這些苦楚你只看你我這位婆婆從見你那日起以至如今是怎生般待你難道還抵不得你一位親娘你此時不趁早兒一跤跌倒他老人家懷裡去還等甚的說着拉住姑娘的袖子只往那邊一甩何玉鳳本是個性情中人只因他天性過重後天的那個情字扭不過他先天的那個性字去如今聽了張金鳳這話正如水月鏡花心心相印玉匙金鎖息息相通竟不回答也沒商量趁張金鳳拉着他的袖子那一甩就勢兒把身子一扭蓮步細碎的趕到安太太跟前雙膝跪倒兩手雙關把太太的腰胯抱住果然一頭抬在懷裡叫了聲我那嫡嫡親親的娘啊得了（躊躇滿志）這正是一個圈兒跳不出人間甚處着虛空要知安公子合何小姐成親怎的熱鬧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七回　踐前言助奩伸情誼　復故態怯嫁作嬌癡

上回所表的是張金鳳現身說法十層妙解得個何玉鳳俠氣全消何玉鳳立地回心一點靈犀悟澈那安龍媒良緣有定乍聽去衹幾句閒





閤閒話無非兒女喁喁細按來却一片肝膽照人不讓英雄袞袞這話又似乎說書的迂闊之論了殊不知凡為女子必先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四者兼備纔算得個全人又得知道那婦工講的不是會納單絲兒紗會打七股兒帶子就完了須知整理門庭親操井臼總說一句便是勤儉兩個字（指迷錄似循名責實言簡意該可稱壹議揭要蔡伯階之女訓曹大家之女訓似尚訓其精覈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慎勿弁髦視之）婦容講的不是梳髻頭甩大袖穿撒褲腳兒裁小底托兒就得了須要坐如鐘立如松臥如弓動不輕狂笑不露齒總說一句便是端莊兩個字婦言不是花言巧語嘴快舌長須是不苟言不苟笑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總說一句便是貞靜兩個字講到婦德最難要把初一十五吃花齋和尚廟裡去掛袍姑子廟裡去添斗借看出善會熱鬧熱鬧撒和撒和認作婦德那就悞了大事了這婦德須孝敬翁姑相夫教子調理媳婦作養女兒以至和睦親戚約束僕婢都是天性人情的勾當果然有了婦德那婦言婦容婦工件件樁樁自然會循規蹈矩便是生來的心思笨些相貌差些也不失為本色婦女却又有第一不可犯偏最容易犯的一樁事切切莫被那賣甜醬高醋的過逾賺了你的錢去你受一個妬嫉的病兒博一個醋娘子的美號（禹鼎神姦楚書檮杌窮形盡相咄咄逼人夫已氏觸目警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說書的最講恕道話同一個人怎的女子就該從一而終男子便許大妻小妾這條例本有些不公道易地而觀假如丈夫這裡擁着金釵十二妻兒那裡也置了面首十人那作丈夫的答應不答應無如陽奇陰耦乃造化之微權此倡彼隨是人生之至理偏是這班醋娘子這樁事自己再也看不破這句話誰也合他說不清所以從古至今的婦人孝順節烈儘有找個不吃醋的竟少少兒的但是同樣一口醋却得分一個會吃不會吃先講那會吃醋的如文王的后妃自然要算千古第一人了其餘大約有三種一種是仗心地吃醋不是自己久不生育便是生育不存把宗祧家業兩件事看得着緊給丈夫置幾房姬妾自己調理管教疼起來比丈夫疼的甚管起來比丈夫管的嚴不怕那侍妾不敬我如天神丈夫不感我如菩薩無論那一房生個孩子我比他生母還知痛癢還能教訓人道妾側礙於妻齊我道嫡母大似生母親族交贊名利雙收這種吃醋要算神品再一種是靠本領吃醋自己本生得一副月貌花容一團靈心慧性那怕丈夫千金買笑自料斷不及我一顧傾城不怕你有喜新厭舊的心腸我自有移星換斗的手段久而久之自己依然不失專房擅寵那侍妾倒作了個掛號虛名却道不出他一個不字這種吃醋叫作能品再一種是顧臉面的吃醋或者本家弟兄衆多親戚宴會姐妹妯娌談起來你誇我耀彼此家裡都有兩房姬妾自己一想又無兒無女又有錢有鈔不給丈夫置個妾覺得在人面上挂不住沒奈何一狠二狠給他作成了却是三面說不到家一生不得合式這毛病人人易犯處處皆同這種吃醋便是常品這都講的是會吃醋的如今再講那不會吃醋的也有三種一種是沒來由的吃醋自己也有幾分姿容丈夫又有些兒淘氣既沒那見解規諫他又沒那才情籠絡他房裡只用幾個童顏鶴髮的婆兒鬼臉神頭的小婢只見丈夫合外人說句話便要費番稽查望一眼也要加些防範甚至前腳纔出房門後腳便差個能行探子前去打探再不想丈夫也是個帶腿兒的把他逼得房幃以內生趣毫無荊棘滿眼就不免在外眠花宿柳蕩檢踰閑丈夫的品行也丟了他的聲名也丟了他還在那裡賊去關門明察暗訪這種醋吃得可笑一種是不自量的吃醋自己不但不能料理薪水連丈夫身上一針一線也照顧不來作大夫的沒奈何弄個供應櫛沐衾裯的人也算照顧了自己也算帮助了他於他何等不妙他不是左丟一鼻子便是右扯一眼甚至指桑罵

槐壽端覓覺始兩那丈夫還顧名分侍妾還拘禮法及至鬧到糊塗蠻纏講不清了只好儘他鬧他的人家過人家的他可竟剩了犯水欲害肝氣疼了這種醋吃得可憐一種是渾頭沒腦的吃醋自己只管其醜如鬼那怕丈夫弄個比鬼醜的他也不容自家只管其笨如牛那怕丈夫弄個比牛笨的他還不肯抄總兒一句話要我的大靈蓋着悶棍敲要我的心頭血用尖刀刺要講給丈夫納妾我寗可這一生一世看着他沒兒子都使得想納妾不能這種醋吃的却是可怕世上偏有等不爭氣沒出豁的男子越是遇見這等賢內助他越不安本分一味的睒腥逐臭還道是竊玉偷香弄得個茫茫孽海醋浪滔天擾擾塵寰醋風滿地又豈不大是可慘列公你道好端端的兒女英雄傳怎的會鬧出這許多醋米豈不連茫茫四書也壞了醋了這話正因這書裡的張金鳳合何玉鳳兩起如今把他兩個相提並論起來正是豔麗爭研聰明相等論才藝何玉鳳比他有無限本領論家世何玉鳳比他何等根基況且公婆合他既是累代淵源丈夫待他自然益加親厚這等一個人便在宦途路世上遇着了還不免弄成個避面尹邢怎的肯引他作同心管鮑不想張金鳳他小小一個婦人女子竟能認定性情作得這樣到地不知安老夫妻何修得此佳婦安公子何修得此賢妻何小姐何修得此膩友想到這裡就令人不能不信不善餘殃積善餘慶乖氣致戾和氣致祥的這句話了剪斷殘言言歸正傳却說安太太見何玉鳳經張金鳳一片良言言下大悟奔到自己膝下跪倒塵埃低首含羞的叫了聲親娘知他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太太便先作了個婆婆身分不像先前謙讓端坐不動的一手把他攬在懷中說道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不許傷心你這纔是你父母的孝順女兒纔是我安家的孝順媳婦你方纔要沒那番推托也不是女孩兒的身分如今要沒這番悔悟也不是女孩兒的心腸也難為你妹妹真會說也難為你真聽話（娘曰親娘當之者何以報稱觀安太太下奬慰之辭真覺層層俱到面面俱圓吁曰親娘吾無閒然）我合你公公一年的提心吊膽到今日且喜遂心如意了說着便一隻手拉起他來又叫丫頭給你新大奶奶濕個手巾來把粉勻勻褚大娘子忙一把攙了他過來說先歇歇兒罷站了這半天了讓再讓三姑娘只搖頭不肯坐褚大娘子此時是樂得眉開眼笑要露出個娘家的過節兒來只管讓把個姑娘讓急了低聲說道你怎麼這麼糊塗你瞧這如何比得方纔也有來不來的我就大馬金刀的先坐下的咦雖說姑娘浪心眼兒呀按下這邊再整張金鳳這半日合何玉鳳講了萬言嘴也說酸了嗓子也說乾了連嘴說帶手比袖子也累掉了袖口裡的手小手巾兒紙掉了一地（寫出任事者勞苦功高）柳條兒忙着過來給他揀隨緣兒媳婦又倒過一碗茶來他一面就着那媳婦手裡喝茶一面挽着袖子又看見華嬤嬤戴嬤嬤兩個在那裡悄悄的彼此道喜（寫出旁觀者現成便宜）他便慪他兩個道嘆兩位嬤嬤倒先認着親家了說着挽好袖子纔整衣理鬢過來給婆婆道喜安太太自然更有一番嘉獎不及細述他見過婆婆便走到玉鳳姑娘跟前先深深道了個萬福說道姐姐大喜隨又跪下說妹子今日說話莽撞冒犯姐姐可實在是出於萬不得已妹子不這樣莽撞大料姐姐也不得心回意轉我這裡給姐姐陪個不是姑娘心裡這一感一愧也顧不得大家在坐連忙跪下雙手把他抱住叫了聲我那嫡嫡親親的妹子往下只有哽咽的分兒却說不出第二句話來（誰想好事多磨聽者正爾戀心編者忽然作耍好事多磨四字一閃能無駭人心目）這個當兒張太太又喧吵起來了說姑奶奶越說叫你好好兒的合他說別逼扣他說結了咱好給他張羅事情這天也是時候了你可儘着招他哭哭咧咧的是作甚麼呢是作甚麼呢張金鳳站起來笑道人家婆婆都認過了你老人家還叫我合他

說甚麼呀他道咱兒着他依了真的嗎褚大娘子道你老在那兒來着他聽了口中念念有詞先念了聲阿彌陀佛站起來往外就跑只聽他那兩隻腳踹得地蹬蹬的山響掀開簾子就出去了安太太忙問親家你那裡去他也不理張姑娘隨後趕到簾子跟前往外一看原來他頭南腳北跪在當院子裡碰頭呢只聽得咕咚咕咚把腦袋碰的山響說道神天菩薩這可好了說着站起來𧼮身又進了屋子對着那神主也打着問訊磕了陣頭說哎這都是你老公母倆有靈有聖啊我多給你磕倆罷大家看了無不要笑姑娘心裡卻是更覺不安定了一定安太太便道快着先叫人請你公公合九公去罷這老弟兄兩個不知怎樣惦着呢正說着只聽窗外哈哈大笑正是鄧九公的聲音說道不用請不用請我們在此聽得多時了好一個能說會道的張姑娘好一個聽說識勸的何姑娘這都是我們老弟合二妹子你二位的德行我這還沒白來了我們姑娘呢這還不當見見你這位舊伯伯新公公麼原來此時姑娘見張老合褚一官都跟進來人多有些害羞躲在人背後藏着褚大娘子忙拉他出來他便同褚大娘子過去低頭不語的在公公跟前拜了下去安老爺道媳婦起來你看這纔是天地無私姻緣有定我今日纔對住我那恩師世弟因合太太說道太太我家有何修持玉格有多大造化上天賜我家這一雙賢孝媳婦太太道這也都是一家老爺可記得當日出京的時候說的話說將來娶個媳婦不在乎富室豪門只要得個相貌端莊性情賢慧持得家吃得苦的孩子那怕他是南山裡的北邨裡的都使得不想今日之下得了這樣相貌端莊性情賢慧的一對兒真個一個是南山裡的一個是北邨裡的老爺看這兩個孩子還愁他不會持家不能吃苦麼老爺道是呀我倒不曾想到這裡因把當日卜三爺給公子提親不得成的話告訴了鄧九公一遍鄧九公道姑娘你聽聽萬事由不得人哪你不信只看頭上那位穿藍袍子的他是管作甚麼兒的呢你瞧如今師傅是托你終身大事說成了我同你大姐姐我們爺兒倆還有點臊臉禮兒給姑娘墊個箱底兒不值得給你送到跟前來我纔托了我們張老大都給上了抬了偺爺兒倆可有句話講在頭裡你可不許不收我的原故自從偺爺兒倆認識以後是說你算投奔我來了你沒受着我一絲一毫好處師傅受你的好處可就難說了都擱在一邊子只你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替我打倒海馬周三那回事那就算你在世街路上留了朋友做了師傅了講到那一萬銀子原是我賭一口氣同海馬周三賭賽的你既贏了他我把這銀子轉來送你你受之當然白說咧你不要我的及至你偶然短住了偺爺兒倆的交情就說不到個借字兒還字兒通共一星子半點子你纔使了我三百金子這算得個甚麼兒歸齊不到一個月你還轉着灣兒到底照市價還了我了姑娘在你算真夠瞧的了你想師傅九十歲的人我這臉上也消消的不消消的今日之下好容易碰着你這樁事了多了師傅也舉不起一千金子姑娘添補個首飾一萬銀子姑娘買個胭脂粉兒餘外還有繡蟒呢羽綢緞綾羅以至實漏紗葛夏布都有一共四百件子這也不是我花錢買來的都是這些年南來北往那些字號行裡見我保得地全標無事他們送我的可倒都是道地實在貨兒你留着陸續作件衣裳如今沒別的水過地皮濕姑娘就是照師傅的話實打實的這麼一點頭算你瞧得起這個師傅了不然你又講究到甚麼施恩不望報的話不收我的師傅先合你嗝下個點兒師傅這還來京叫我出不去那座彰儀門安老爺連忙道老哥哥你這是怎麼說鄧九公滿臉發燒兩眼含淚的道老弟你不知愚兒的心窩我真對不住他麼褚大娘子道他老人家這話說了可不是一遭兒了提

起來就急得眼淚婆婆的說這是心裡一塊病大妹子你如今可好歹不許辭了列公請看世上照鄧老翁這樣苦好行情的固然少有照何小姐那樣苦不愛錢的卻也無多講到受授兩個字原是世人一座貪廉關然而此中正是難辨伯夷餓死首陽孟子道他聖之清者也陳文子有馬十乘我夫子也道他可謂清矣上古茹毛飲血可算得個清了始終不能不茹毛不飲血還算不曾清到極處自有不近人情的一班朋友無故的妻辟纑妾織蒲無故的布被終身餅餌終日究竟這幾位朋友那個是個人物降而晚近又合這班不同心計一層工一層神通一層大一層鑿衝一層精一層文筆一層竅一層口口說不愛錢是不愛小錢愛大錢口口說不要錢是不要明的要暗的好容易盼得他大的也不愛暗的也不要了卻又打了一個個位結主名利兼收不須伸手自然纏腰的算盤依然逃不出一個貪字所以說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大慝便是老生常談也道是不要錢原非異事過沽名也是私心持論平允無枉無縱又道是聖賢以禮為書豪傑惟情自適何小姐原是個性情中人他怎肯矯同立異只因他一生不得意逼成一個激切行逕所以甯飲盜泉之水不受嗟來之食到了眼下今非昔比冤仇是報了父母是葬了香火姻緣是不絕了終身大事是妥當了人生到此還有甚麼不得意處更兼鄧九公合他有個通財之誼揹了上送了這等一分厚禮豈有個大儀全璧的理只為的是幫箱的東西不好謝出口來安太太怕羞了他便接口道九太爺合大姐姐大遠的來了還這麼費心明日叫媳婦一總磕頭罷鄧九公這纔掀髯大樂說着只聽廂房裡的鐘打了十一下了鐘打十一下了此日此時纔午初安太太道老爺可得讓九哥合大姑爺吃飯了鄧九公道實不相瞞方纔你們說話這個當兒我兩個同張老大女婿大姪兒都在這廂房裡鴉默雀靜兒的把飯吃在肚子裡了我們老弟怕我悞事他一口酒也不許我喝這回來可痛痛的喝一場罷了說罷又呵呵大笑道姑娘你這頭兒的事師傅算張羅完了我可得替我們老弟那頭兒張羅張羅去了安老爺便陪了他同張褚二人往前邊去不提安太太這裡也要到前邊張羅事情去便約褚大娘子過去吃飯褚大娘子因要合姑娘盤桓盤桓就等着送親因說我這裡合他娘兒們就吃了省得回來又過來安太太道要姑奶奶在這邊幫着我更放心了因合張太太道親家這邊小廚房裡預備着飯呢我那裡有給媳婦包下的餛飩裡頭單弄的菜回來叫人送過來親家可叫他多吃點兒鬧了這半天了張太太一一答應安太太便別過褚大娘子把張姑娘留下又吩咐何姑娘說外邊有人不用出來纔帶着一羣僕婦丫鬟往那邊去大家送到院子裡媳婦提補婆婆這件婆婆又囑咐媳婦那件半日還談不完這個當兒只剩姑娘一個人兒在屋裡心下想道我自從小時候就跟父母在任上闖在衙門裡也走不着個親友兒這些婚嫁的喜事我從沒經過瞧不得我在能仁寺給人家當了會子媒人共總這女孩兒出嫁是怎麼樁事我還悶沌沌呢自從去年見了他們算叫他們把我裝在罈子裡罈子衚衕直到今日纔掏出來今日輪到我出嫁了我到了人家我該怎麼着該說甚麼這都是褚大姐姐合小金鳳兒兩個鬧的再說我這不出嫁的話我是合我乾娘說了個老滿兒方纔他老人家要在跟前兒到底也知道我是叫人逼的沒法兒了偏偏兒的單擠在今日個家裡有事等人家回來可叫我怎麼見人家呢越想心上煩悶起來可煞作怪不知怎的往日這兩道眉毛一揝就攢在一塊兒了此刻只管要往中間兒揝那兩個眉梢兒他自己會往兩邊兒展往日那臉一沉就繃住了此刻只管往下瓜搭那兩個腮拐他自己會往上逗不禁不由就是滿臉的笑容兒益發不得主意想了半日忽然計上心來說有了

等我合他們磨宅子磨到那兒是那兒說書的這話卻不是大離話請看人生在世到了兒女傷心英雄短氣的時候那滿懷茹苦吞酸真覺大海茫茫無可告語忽然的有人把他說不出的話替說出來了了不了的事給了了了這個人還正是他一個性情相投的人那一時喜出望外到了衾影獨對的時候真有此情此景閑話休提卻說褚大娘子合張太太送了安太太回來見姑娘一個人坐在那裡把脊梁靠在墻上低頭無語手裡只弄手巾便說道偺們這可到廂房裡歇歇兒去罷回來吃點兒東西妝扮起來也就是時候兒了姑娘頭也不抬口也不開只是不動張姑娘又攛道走哇姐姐他道我走不動了張太太問道咱又走不動咧腳疼啊他道我的腿折了（閨女臨出閣時一切瑣碎從未如此細寫者豈燕北閑人有意詳人所畧乎凡截搭題必須體截而神貫深山曠野單人獨騎之十三妹與雀屏鴛帳添香著書之何姑娘判然兩截細寫一切蓋用急脈緩授紆徐過渡也然而詳人所畧在其中矣）這書裡自來路窮途幸逢俠女一回姑娘露面兒起從沒聽見姑娘說過這等一句不著要的話這句大槩是心裡痛快了要按俗語說這就叫作沒溜兒提一個白字便叫作沒路兒張太太道大好日子的甚麼話呀走罷呀姑娘道我走不動你們大夥兒抬了我去罷褚大娘子道這話早些兒回來少不得有人抬姑娘姑娘從方纔一個不得主意此時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忙問誰抬我褚大娘子道等到了吉時人家就拿花紅轎兒八個人兒抬了去了我不怕你笑話我怯我長這麼大還是頭一遭兒看見大紅猩猩氈的轎子敢是比我們家鄉那怯轎子好看多着呢姑娘這纔想過來了瞅了他一眼嘴裡又嘖嘖了一聲說誰倒是合你們說這些呢張金鳳又催道姐姐別攪快走罷姑娘道你拉的動我我就跟了你去張金鳳道真的呀說着當真用手攥住他的腕子纔一拉只聽姑娘噯喲了一聲說張姑娘女孩兒家怎麼這麼蠢哪拉的人胳膊生疼口裡說着不由得那身子隨了張姑娘站了起來跟着就走噫嘻這是那裡說起姑娘要些微的動動勁兒大約搁上二十張金鳳也未必掰得動他一個指頭這麼一拉就會把姑娘的胳膊拉疼了吾誰欺欺燕北閑人乎但是一個打定主意磨宅子的人不這樣一搭赸叫他怎麼下場又叫那燕北閑人怎生收這一筆卻說張金鳳聽了笑道我的不是走罷走罷褚大娘子便在後頭推着他張太太也跟在後面繞往廂房裡去一進門兒姑娘一抬頭看見方纔那付對聯又叨叨起來了說這還鬧的是甚麼果是因緣因結果呢及至念出口來自己耳輪中一聽心裡忽然悟過來暗說且住這上頭一開口四個字豈不明明白白說的果是因緣麼到果了是因緣了還怕不因這個緣就結那個果嗎隨又看下聯空由色幻色非空七個字心裡又道只說出家出家如今鬧到出嫁了自然是色不是空了還用講嗎可不是空由色幻色非空是甚麼呢那裡的甚麼禪語呀這等看起來這張畫兒一定還有個啞謎兒在裡頭隨又仔細一看早明白了張姑娘見他那裡發獃只望着他笑又聽他忽然問道這都是一口的張金鳳道這是婆婆說姐姐新搬家墻上怪素的叫我弄張畫兒找副對子掛上我想這是姐姐坐靜的地方兒我就出了個主意告訴外頭畫了這麼一張可不知找甚麼人畫的那對子就是纔說的那個屬馬的寫的姑娘又看了一看心裡說道甚麼七寶蓮池八寶蓮池的這可不是我夢裏的那個名花並蒂麼還怕我同張姑娘不跟着那個天馬行空的同來同去呀（不求甚解是乃得真解）至竟攪我麼他們要早告訴了我何苦叫我打這半天的悶葫蘆呢一面想一面扭着頭看一面掀開裡間那個軟簾兒往裡走進門一抬頭不防屋裡牀邊端端正正坐着一個人一時意想不到倒嚇了一跳一看那人不是別人正是他乾娘佟舅太太姑娘見了他乾娘臉上卻一陣大大的磨不開要告訴這件

事一時竟不知從那裡告訴起忙上前拉住舅太太說道娘你怎麼這時候兒纔來只瞧這裡叫他們鬧的這個姑娘這句話不但不接氣并且不成句妙在說了這半句往下也沒話了只有素面起紅雲低着個頭撅着個嘴舅太太早已明白他的意思連忙站起來拉着他的手笑道姑娘可大喜了我不但不是今日這時候纔來我昨日本就沒到那裡去我就在前頭幫着你公公婆婆你的料理事來着到合褚大姑奶奶談了半天這事你不用說了我從船上見着你那天就全知道了今日實告訴你我看你公公婆婆為難的那個樣兒這裡頭還有給他們出的一半子主意呢今日這件大喜的事作成了你這個乾女孩兒我可算認着了這邊是我的女兒那邊兒是我的外甥媳婦還怕你不孝順我嗎舅太太這話是要叫姑娘心裡過得去無奈姑娘自己覺得臉上磨不開只得說道好連你老人家也賺起我來了說着上了炕從鋪蓋垜裡抽出個枕頭來面向牕户躺倒就睡張太太道別價睡了完了那寬咧舅太太道親家太太你叫他歇歇兒罷他整鬧了這一早起了天也早呢這個當兒張姑娘便叫人張羅擺飯便有安太太給姑娘送過來的喜字饅頭栗粉糕棗兒粥又是兩碗百和鴛鴦鴨子如意山雞捲兒還有包過來的餛飩都是姑娘素來愛吃的一時都擺在外間炕桌上舅太太便叫姑娘起來偺們陪褚大姐姐吃飯去了姑娘只在那裡裝睡不理張姑娘道姐姐起來罷不要打主意起麼呀姑娘仍不言語舅太太便向張姑娘打了個手勢張姑娘道姐姐再不起來我上去膈肢去了原來姑娘天不怕地不怕單怕膈肢他的膈肢窪纔聽得這句便笑着說道你敢張姑娘真個上了炕呵了呵手要去膈肢他他已經笑得咯咯咯咯亂顫張姑娘便向他兩掖抓了兩把他不由的兩隻小腳兒亂登便連忙爬起來這纔出外間去吃飯舅太太便叫把棹子橫過來讓褚大娘子坐了上首自己下首相陪玉鳳金鳳兩個坐在炕裡邊姑娘纔坐下話又來了說媽怎麼不一塊兒吃呀張姑娘道姐姐是樂糊塗了你不知道䄂老人家吃長齋呀姑娘道這還吃的是那門子的長齋呢難道今日個還不開嗎張姑娘道不當家花拉的也有個白眉赤眼兒的就這麼開齋的舅太太說你別忙等着你過了門看個好日子你們三個人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再給親家太太順齋那纔是呢姑娘道我不懂娘這會子又拉扯上人家褚大姐姐作甚麼褚大娘子笑道噯喲姑太太不是我喲我沒那麼大造化喲姑娘睜着眼問道那麼那一個是誰舅太太只是笑答應不出來張姑娘道還是那個屬馬的姑娘這歇零零碎碎盡碰釘子可稱喜釘姐姐吃飯罷姑娘這纔不言語了低着頭吃了三個饅首六塊栗粉糕兩碗餛飩還要添一盌飯張太太道今兒個可不興吃飯哪姑娘道怎麼索興連飯也不叫吃了呢那麼還吃餑餑說着又吃了一個饅頭兩塊栗粉糕找補了兩半碗棗兒粥連前帶後算吃了個成對成雙四平八穩飯罷大家盥漱煙茶各取方便仍到裡間來坐早有安老爺安太太那邊差了四個女人來見舅太太內中會升女人回道奴才老爺太太打發老才們來回親家太太給姑娘送過點兒糙東西來算補着下個茶來親家太太給姑娘穿穿戴戴罷舅太太道狠好這些東西我都替我們姑娘領了你們也不用往下搬運等我們各自回來把上轎的穿的戴的拿下來別的不用動省得又費一遍事你們回去說姑娘磕頭我多多的給你們老爺太太道謝你說我樂了我不樂別的我沒想到我這輩子也熬到作了親家太太了便有戴媽媽等一班人讓大家去喝茶舅太太自己備了賞倒像新親一搬辦了個熱鬧張親家老爺合褚大姑爺已經開了正門外面家人早將聘禮一臬臬的抬進來擺在東邊褚一官也叫人把他家的幫箱的

妝奩擺在西邊舅太太合褚大娘子諸人到院子裡看了回來便悄悄的拉姑娘道偺們從這牕戶眼兒裡瞧瞧別叫九公褚姑奶奶合你公婆白費了心姑娘此時自是害羞不肯去看無奈他本是個天生好事的人又搭着向來最聽娘的說借這一拉便挨在玻璃跟前往外看舅太太一一指點着道你看東邊兒這八擡是人家家的那頭擡是一匣如意一匣通書二擡便是你們那兩件定禮那六擡是首飾衣服鋪蓋他們算省了猪羊鵝酒了西邊的八桌便是九公合褚姑奶奶給你辦的妝奩你瞧把個小院子兒給擺滿了說話間張姑娘合褚大娘子早把應穿應戴的衣裳首飾一樁樁的拿進來舅太太打發送禮的男女家人去後便叫人鋪水挖單放梳頭匣兒催姑娘上妝原來姑娘自遭顛沛埋首風塵并不知着意脂粉接着守制一年更是無心修飾這番經舅太太在旁一一的調停指點勻粉調脂修眉理鬢妝點齊整自己照照鏡子果覺淡白輕紅而且香甜滿頰舅太太道好看了可叫妹妹給你梳頭罷姑娘道我不叫他梳還是娘給我梳罷舅太太道今日的頭娘可上不得手了說着又嘆了一聲便向褚大娘子道我只恨我一個好好兒的人怎麼到了這些事上就得算個沒用的了呢說着眼圈兒便有些紅紅兒的這位舅太太也就算得個老馬嘶風英心未退了却說這樁喜事原來安老爺不喜時尚又撆着一肚子的書辦了個恭議旗漢斟酌古今就拿姑娘上頭講便不是照國初舊風或編辮子或綰了髻也不是照前朝古制用那鳳冠霞披當下張姑娘便尊着公婆的指示給他梳了個蟠龍寶髻髻頂上帶上朵雲寶蓋髻尾後安上瓔絡蓮地髻面上蓋上鑲珠嵌寶遍渠兒兩旁插上七星流蘇闘上珍珠對桃後是同心如意前是富榮花耳上兩個硬紅寶石墜子一時姑娘便覺頭上多了好些累贅張姑娘曉得姑娘是個不會靜坐一刻的恐他把首飾甩掉了先用個大紅頭罩兒給他攏上攏好了姑娘對鏡一照忽然笑了一聲張金鳳在背後從鏡子裡看見說道姐姐這一笑我猜着了我猜准是想起在能仁寺從房上跳下來打扮的那個樣兒來了姑娘也從鏡裡合他說道你怎麼這麼討人嫌啷梳粧已罷舅太太便從外間廂子裡拿出一個紅包袱來道姑娘把裡衣兒換上說着自己打開放在炕裡邊姑娘一看原來裡面小襖中衣汗衫兒汗巾兒以至抹胸膝褲裹脚褡帶一分都有連舅太太親自給他作的那雙鳳頭鞋也在裡頭姑娘道我怎麼日前換了衣裳又要換衣裳啊舅太太道碎呀你給我換上罷說着又給他放下玻璃簾兒來姑娘無法只得咕嘟着嘴背過臉去解扣鬆裙在炕旮旯兒裡換上一面低頭繫着汗巾兒不覺嘴裡又叨叨出一句話來說我說呢好好兒的洗了沒兩天兒的脚前日又叫人洗脚作甚麼呢（實是燕北閒人不肯漏此一節事耳轉借此形容出姑娘憨態如此補筆真媧皇補天手也何從覓其痕跡乎）惹得大家抿嘴而笑舅太太笑道我們這個姑娘說他沒心眼兒甚麼事兒都留心說他有心眼兒一會價說話真像個小孩子兒且住姑娘這半日這等亂糟糟的還是冒失無知呢還是過事輕喜都不是天下作女孩兒的除了那班天日不懂麻木不仁的姑娘外是個女兒便有個女兒情態難道何玉鳳天生便是那等專講蹲蹤拳脚飛彈單刀殺人如麻揮金如土的不成何況如今事靜身安心怡氣暢再加上人逢喜事精神爽怎教他不露些女兒嬌癡情態若果然當此之際一毫馬脚不露那人便是元奸巨惡還合他講甚麼性情來閒話少說再整張姑娘見他穿好衣服便上去給他穿大衣服因換汗巾兒又看見那點守宮砂叫舅太太說舅母請過來看他胳膊上這塊真紅的好看舅太太看了也點頭贊嘆不絕說快給人家穿上罷還冷的張姑娘便打發他一件件的穿好因是上妝不穿皮衣外面罩件大紅

繡並蒂百花的披風砂綠繡喜相逢百蝶的裙兒餐上四合如意雲肩然後繞帶上瓔珞項圈金鐲玉釧舅太太便喚人在下首給他鋪了個大紅坐褥坐下說這可不許動了却說姑娘梳洗的這個當兒外面張老同褚一官早帶同這邊派定的家人把那十六抬粧奩送過去就只送粧的新親只得張褚二位人畧少些那邊自然另有一番款待不必細述這邊纔收拾完畢早聽那邊噹一聲鑼響喇叭號筒鼓樂齊奏的響起房來不想鬧了個沒對兒的姑娘纔聽得一聲鑼響唬了個兩手冰冷只叫娘拉着褚大娘子道可是了我們的劍啊舅太太是要過堂去等着公子來謝粧姑娘是苦苦的不放褚大娘子道我同張家妹子倆人跟着你難道還怕嗎這舅太太纔得脫身過去看了看香爐一切早已預備停當那鼓聲也就漸漸聽漸近一時到了門前早見馬蹄兒聲音進了大門便有贊禮的儐相高聲朗誦念道伏以

滿路祥雲彩霧開　紫袍玉帶步金堦　這回好個風流婿　馬前喝道狀元來

攔門第一請請新貴人離鞍下馬升堂奠雁請𨳝門開處先有兩個十字披紅的家人一個手裡捧着一彩罈酒一個手裡抱着一隻鵝用紅絨絷着腿捆得他嘎嘎的山叫那後面便是新郎蟒袍補服緩步安詳進來上了台堦親自接過那鵝酒安在供桌的左右廂退下去端恭肅敬的朝上行了兩跪六叩禮行着禮舅太太在旁道我替他二位說罷吉期過近也沒得叫姑娘好好兒的作點兒針線請親家老爺親家太太躭待姑爺包含罷公子答應着站起來又回舅太太道我父親母親吩咐我叫給舅母行禮請舅母到廂房裡坐下受頭把個舅太太樂得笑逐顏開說道還給我磕頭呢狠好你就這裡給我磕罷我沒這些講究公子轉過身來便在舅太太跟前磕下頭去舅太太一面拉他口裡說道你又是我的外甥兒又是我的女婿我可不合你說客套姐姐只管比你大兩歲他可撒性些兒你可得讓着人家你要欺負了我的孩子我何不依你公子只得笑着答應了個不敢舅太太又道回去先替我道喜罷你們的老規矩兒今日可不留你喝茶公子退了出來依然鼓樂前導回去這奠雁之禮諸位聽書的自然明白不用說書的表白那何玉鳳姑娘却是不曾經過聽了半日心裡納悶道怎麽前來就走也不給人碗茶喝呢再說弄隻鵝嘎啊嘎的又是個甚麽講究兒呢那裡曉得這奠雁却是個古禮怎麽叫作奠奠安也怎麽叫作雁鵝的別名叫作家雁又叫作舒雁怎麽必定用這舒雁取其家室安舒之意怎麽叫新郎自己拿來古來卑幼見尊長都有個贄見禮不是單拜老師纔用得着如今却把這奠雁的古制化雅為俗差個家人送來叫作通信這就叫作鵝稃禮廢了閑話少說公子走不多時只聽那邊二次響房舅太太道快了因叫張姑娘把鞋給姐姐換上姑娘說這雙好穿着又合式又舒服怎麽還換那說着張姑娘拿過個小紅包兒來姑娘打開一看原來是雙綠布的上面釘着單股兒帶子的兩朵紅梅花兒姑娘白說不穿了舅太太千哄萬哄好容易給他穿上張姑娘便把那一雙包了個包兒交給戴嬤嬤帶在身上預備過去好換繞換得妥當早有人報太太過來了便聽得安太太車聲隆隆從後門而來一時下車舅太太同張太太張姑娘都接出去舅太太笑道多遠兒呢親家太太還坐了車來了安太太道甚麽話呢這是個大禮嗎回來我可就從角門兒溜回去了好把車讓你們送親太太坐一路說笑進門姑娘見了婆婆要站起來太太連忙按住說不許動因問吃了點兒東西沒有幾姑娘代答說吃了一個喜字饅頭兒兩塊菓粉糕吃了點兒餛飩喝了點兒棗兒粥倒替姑娘瞞了八成兒昧心食太太還說吃少了說着便



第二十八回圖



坐在姑娘對面上首。看他妝扮起來益發面如滿月皓齒修眉不禁越看越愛舅太太以新親禮相待照例烟兩不茶彼此無非談些天氣春和諸事吉利的熱鬧話。看看交了酉初二刻。合好轎子也將近到門。安太太便給姑娘蓋上蓋頭起身回去這個當兒舅太太倒迴避了。躲在外間排插後面。借着捨不得姑娘。在那裡落淚。安太太走後。只聽得鼓樂喧天。花轎已到門首。搭進院子來。抽去老桿。衆家人手捧進來。安得面向東南。只聽戴媽媽合隨緣兒媳婦一條一條的往屋裡要紅氈子。地下兩三層的鋪得平穩。褚大娘子便遞給姑娘一個小金如意兒。一個小銀錠兒。兩手攥着。取左金右銀必定如意之兆。張姑娘又把個平果送在他嘴邊。姑娘被蓋頭這一握。握得一心的心火。正用得着。便大大的咬了一口。還要再吃。却早拿開了。便聽得院子裡還是先前那個人咬文嚼字的念道。伏以

天街夾道奏笙歌。　兩地歡聲笑語和。　吩咐雲端靈鵲鳥。　今宵織女渡銀河。

攔門第二請。請新人緩步抬身。扶鸞上轎。請褚大娘子攙姑娘。扶着姑娘上子轎。安上扶手板兒。放下轎簾兒。扣上葱管兒。搭出轎去。這個當兒便有許多僕婦伺候褚大娘子上車。先往頭裡去。這裡纔叫轎夫上轎。桿打杵穩轎。只聽前後招呼一聲。請前面十三棒鑼開導。彩燈變照。簫鼓齊鳴。姑娘到底被人家抬了去了。姑娘上了轎子。只覺四圍屋蓋了個嚴密。裡邊靜悄悄的黑暗暗的。只聽得咕咚咕咚的鼓聲振耳。覺得比那單人獨騎跨上驢兒。深山曠野。黑夜微行。大是兩般風味。只把不定心頭的小鹿兒。騰騰的亂跳。又好像是落下了許多事一般。走了半日。忽然想起說。噯呀。我怎的臨走時節。也不曾見着娘。我正有一句要緊要緊的話要問他老人家。一時匆匆不曾問得。此時料想沒法回去。這便如何是好。自己合自己商量了半日。忽然說道有了。便是這等。那知姑娘心裡打的。却又是個斷斷行不去的主意。這正是既為蝴蝶甘同夢。怎學鴛鴦又羨仙。要知何玉鳳過門後。又有些甚的情節。下回書交代。

第二十八回　畫堂花燭頃刻生春　寶硯雕弓完成大禮

這回書接着上回話表。送親太太褚大娘子。扶着何玉鳳姑娘上了轎。他便出來忙忙上車。從莊園東墻一帶。遶向前門而來。到了那座大門。只見門外結綵懸燈。迎門設六曲圍屏。垂幾重繡幙。屏開孔雀。幙展東風。桌兒上擺列名花。安排寶鼎。當中擺着迎門盅兒。說不盡那酥酒頻斟。琥珀光搖金燦爛。瓊卮高捧。葡萄香泛碧琉璃。褚大娘子纔下了車。進得門來。早見公子迎門跪着。手擎台盞。在那裡敬酒。他滿臉堆歡。雙手接過酒來。說道。大爺請起來。我可禁當不起啊。公子道。大姐姐這個稱呼法。我越發不敢起來了。他纔嘻嘻的笑道。你瞧你這個淘氣法兒。我磨不過你。我只好叫你妹夫子了。可得你起來。我纔喝呢。說罷。連飲了三盃喜酒。迎門又深深向公子道了一個萬福。兩旁許多穿衣戴帽的家人。看了只望着華忠笑。笑得華忠倒有些不好意思。他却坦然無事的扶了個婆兒。一路進來。早見安老爺迎過前來相見。那邊遠遠的還站着一羣華冠鮮服的少年。在那裡低言悄語的指點說笑。他料是講究他。他益發慢條斯理。得意洋洋。俏擺春風。談笑自若。不一時穿過前廳。到了二門。安太太合幾家晚輩親戚本家都迎出來。那時舅太太合張親家太太在那邊送了姑娘。也便從角門過前面來。大家把新親讓進上房。歸坐獻茶。彼此閑話。等候花轎到門。且回來再講新人坐在花轎裡。但聽得大吹大擂。絃管喧襍。悶在轎子裡。因是娘吩咐的不許揭

那蓋頭動也不敢動他一動走了也有一會正在盼到只聽得嘀啦啦一片聲音兩掛千頭百子旺邊放得振地價響鼓手便像是一對對站住想是到了門了接着便聽得許多人叫道開門裡面卻靜悄悄的不聽得有人答應姑娘納悶道怎麼使心用計勞神費力的撞了來又關上門不准進去呢叫了一會那門仍然不開聽得又是先前那個人高聲叫道

吉地上起　旺地上行

喜地上來　福地上住

時辰到了開門開門把喜轎請上來吱嘍嘍兩扇大門開放前面花燈鼓樂一隊隊進去轎子纔進門只聽那滿天星金錢噌楞嗆啷撒得連連聲不斷也不知過了幾道門轎夫前後招護了一聲落平好像不曾進屋子便把轎子放下了姑娘聽了聽鼓樂齊住又聽不見個人聲兒了心裡又跳起來你道這轎子為何在當院子裡就放下了原來安老爺自從讀左傳的時候便覺得時尚風氣不古這先配而後祖又不是個正禮所以自己家裡這樁事要拜過天地祖先然後纔入洞房姑娘那裡曉得這個原故忽然靜悄悄半天只聽得一聲弓絃響嗖的就是一箭從轎子左邊兒射過去接着便是第二箭又從轎子右邊兒射過去說時遲那時快又是第三箭卻正正的射在轎框上噔的一聲把枝箭碰回去了姑娘暗想這可不是件事怎麼拿着活人好好兒的當鴿子辦起來了大約再一箭姑娘便要施展他那接標的手段早聽得轎子旁邊念道伏以

彩輿安穩護流蘇　雲淡風和月上初

寶燭雙輝前引道　一枝花影倩人扶

攔門第三請請新人降輿輿步步步登雲請一時兩旁鼓樂齊奏便聽得有許多婦女聲音圍近轎前拔了插管兒掀開轎簾兒去了扶手板兒卻是褚大娘子張姑娘帶着一對喜娘兒請新人下轎姑娘左右扶定了兩個喜娘兒下了轎只覺腳底下踹得軟囊囊的想是鋪的紅氈子又聽那人贊道請新貴新人面向吉方齊眉就位參拜天地拈香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興姑娘起初也不留心他叨叨的是些甚麼及至贊到那個跪字只覺自己上首有個人咈哧咈哧的已經跪下了自己不由得也就隨着他跪下贊道叩首也就隨着他磕頭原來姑娘平日也看過聊齋誌異此時心裡忽然想起說道怪不得蒲柳泉作青梅傳說那個王阿喜道是他遂不覺盈盈而亦拜也這句文章真贊得留人的身分知人的甘苦敢是這樁事擠住了竟自叫人沒法兒一時拜罷平身又聽那人贊道上堂遙拜祖先那張褚兩個引着喜娘兒便扶定新人上了三層台堦兒過了一道門檻兒走了幾步又聽旁邊仍照前一樣的贊唱兩跪六叩起來又聽得贊道請翁姑上堂高升上坐兒媳拜見緊接着又贊了一句道揭去紅巾便聽安太太那裡囑咐公子道阿哥你可慢慢兒的姑娘在蓋頭裡低着頭看着地下只見眼前來了一雙靴子腳又見張姑娘一手拉起個蓋頭角兒一手把着新郎的手用一根紅紙裹的新秤桿兒把那塊蓋頭往下只一挑挑下來姑娘好眼亮啊那時正是十月天氣夜長晝短酉末戌初正是上燈時候姑娘微抬了抬眼皮兒一看只見滿屋裡香氣氤氳燈光璀璨那屋子卻不是照擺玉器攤子洋貨鋪子似的那樣擺法只有些名書古畫周鼎商彝一一的位置不俗幾家女眷都在東間兩旁也擺着幾名花枝招展的丫鬟也站着幾個服飾鮮明的僕婦早見公公婆婆在堂中安了兩張羅漢椅子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旁邊卻站着一個方巾襴衫十字披

紅金花插帽滿臉酸文一嘴尖團字兒的一個人原來是那人宛平縣學從南省冒考落第的一個秀才只因北京城地廣人稠館地難找便學了這椿儐相禮生的生意糊口方纔前前後後裡裡外外嚷了這半天的就是他姑娘纔得去了蓋頭又聽他贊道新郎新婦叩見父翁母姑那時因是老爺太太坐在那裡受禮便有陪客女眷把褚大娘子讓到東間坐下這裡地下鋪了拜毯安龍媒居中何玉鳳在左隨着張金鳳在右陪着三個人聽着那禮生的贊唱跪拜儀節行禮安老爺安太太左顧右盼真個是好個佳兒好雙佳婦老夫妻只樂得眉飛色舞笑逐顏開的連連點頭只說起來起來三個人平身站起禮生又贊道跪三個人又齊齊跪下聽他贊道請堂上致詞賜答只聽安老爺說道你三個人這段姻緣真是天作之合玉格從此更該奮志讀書上進兩個媳婦便要同心理紀持家一家和睦吉事有祥纔不負上天這段慈恩我兩老人這番期望安太太道你父親你公公這話說的狠是從來說功名出於閨閣只要你們兩個一心勸着他讀書上進只怕比個嚴些的師傅還中用呢等他中了舉人中了進士點了翰林你兩個再一個人給我們抱上兩個孫孫那時候不但你各人對得住你各人的父母你三口兒可就都算安家的萬代功臣了因回頭合安老爺說道老爺還有一說今日這何姑娘佔了個上首一則是他第一天進門二則也是張姑娘的意思我想此後叫他們不分彼此都是一樣老爺想是不是安老爺道正該如此當日娥皇女英又何曾聽得他分過個彼此講到家庭自然以玉鳳媳婦為長講到封贈自然以金鳳媳婦為先至於他房幃以內在他夫妻姊妹三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我兩個老人家可以不復過問矣這位老先生真酸了個有樣兒不知怎的聽他這路的話兒不覺討厭閑話休提說書要緊却說安老爺安太太說完了話禮生又贊道叩首謝過父母翁姑與三個人起來又聽他贊道夫妻相見褚大娘子早過來同喜娘兒扶了何姑娘張姑娘便同那個喜娘兒招護了公子男東女西對面站着兩個人彼此都不由得要對對光兒只是圍着一屋子的人只得到一齊低下頭去禮生贊道新人萬福新貴答揖成雙又揖成雙萬福跪夫妻交拜成雙拜兩個人如儀的行了禮又贊道姊妹相見雙雙萬福褚大娘子見姑娘沒人兒招護忙着過來悄悄合張姑娘道我來給你當個喜娘兒罷張姑娘倒臊了個小臉通紅便轉到下首向何玉鳳深深道了個萬福尊聲姐姐何玉鳳也頂禮相還低低的叫聲妹妹禮生又贊道夫妻姊妹連環同見他姐妹兩個又同向公子福了一福公子也鞠躬還禮安老夫妻看了只歡喜得連說有趣相顧而樂禮生贊道新人新貴行綰結同心禮早見華嬤嬤戴嬤嬤兩個手裡捧着丈許長兩尺結在一處的紅綠綵綢兩頭兒各綰着個同心彩結遞給兩個喜娘兒東邊這人便把這頭兒綰在安公子左手西邊那人便把那頭兒綰在何小姐右手褚大娘子便從桌上拖過一個用紅絹五色線紮着口的鎏金寶瓶交何小姐左手抱着張姑娘又送過一個拴彩綢的青銅圓鏡子來交公子右手向新娘照着交代停當只聽那禮生念道伏以

一堂喜氣溢門闌　美玉精金信有緣
三十三天天上客　龍飛鳳舞到人間

聯成並蒂良緣定是百年佳偶緜緜瓜瓞代代簪纓紅絲彩帛堂燈送入洞房禮成禮生告退安老爺一面犒賞禮生早見簷下對對紅燈引路張姑娘帶着個喜娘兒扶了新郎牽着那面鏡子手綰彩帛引着新娘新娘扶着那個寶瓶一步步的隨行廳前止了大樂那些樂工止吹

着笙管笛簫彈着三弦敲着鼓板口裡高唱着筵開處風光好的一套喜詞兒直送到遊廊東院那所新洞房去姑娘一進洞房早看見擺滿一分粧奩凡是應有的公婆都給辦得齊齊整整進了東間但覺燭輝寶炬香熱沉檀翡翠衾溫鴛鴦帳暖粧台邊倚着那桿稱心如意的新秤挑着龍鳳蓋頭兩旁便是那和合雕弓團圞寶硯這個當兒安太太因舅太太不便進新房張太太又屬相不對忌他便留在上房張羅自己也趕過新房來幫着褚大娘子合張姑娘料理進門便放下金盞銀台行交盃合巹禮接着扣銅盆吃子孫餑餑放捧盒挑長壽麵吃完了便搭衣襟倒寶瓶對坐成雙金錢撒帳但覺洞房中歡聲滿耳喜氣揚眉莫講把何玉鳳支使得眼花撩亂連張金鳳在淮安過門時正值那有事之秋也不似者番熱鬧褚大娘子本是淘氣的人遇見這等有興的事益發一團精神有說有笑一時大禮告成他便合安公子道你的差使算當完了請罷外邊吃茶公子笑着纔出得屋門只見從外進來了一羣人却是今日在此賀喜的梅公子管子金何麥舟烏大爺因是奉旨到通州一帶查南糧去了不得來打發他兄弟托明阿托二爺來此外便是莫友士先生的少君吳侍郎的令姪還有安公子兩三個同案秀才連老少二位程師爺張樂世褚一官除了鄧九公安老爺不曾進來一共倒有十幾個人都進來鬧房內中梅公子本是個美少年佳公子又最是年輕淘氣他眼明手快早劈胸一把把安公子捉住說龍媒那裡跑我只問你有多大豔福有了張家嫂夫人這等一位尤物也這儘你消受了一之為甚豈可再乎如今又按圖求駿兩美並收你只顧躲在溫柔鄉裡外面酒也不給我們斟一杯茶也不替我們送一盞禮上可講得去沒有別的且把帽子摘下來讓我打你幾個腦鑿子再講竟不顧你那新人怎的個憐卿愛卿了公子羞的兩頰緋紅只想要跑那幾個少年也圍上來內中烏大爺的令弟說道你們只看龍媒今日作了新郎這兩道眉兒一副臉兒益發顯得風流俊俏這大約就叫作龍鳳呈祥了管子金說那裡是龍鳳呈祥我猜不是那女何郎給他敷的粉定是那雌張敞給他畫了眉你們不信只聞他這身香味兒也不知是惹的花香是沾的人氣梅公子聽了便上前接着他的臉聞個不住公子被他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這個一拳那個一拳的臊得真真無地縫兒可鑽金鳳姑娘在屋裡聽得真切只在那裡含羞而笑玉鳳姑娘却是不曾經過這鬧房的舊風氣心裡想道這班人怎的這等共酸可惡又不好問得落後還是老程師爺聽不過了說諸位兄台不差偺點罷龍媒大禮告成也讓他出去見見老翁眾人那裡肯依張老是向這位一個揖向那位一個揖只是討情還虧褚一官力大把個公子生奪硬搶的救護下來出了房門一溜煙跑了眾人道新郎跑了我們正好看新娘子去那時安太太合張姑娘早躲在西間眾人向洞房裡一擁而進屋裡只有褚大娘子在牀上伴着新人地下便是兩個嬤嬤兩個喜娘兒在那裡伺候兩個喜娘兒是久慣在行的見眾人進來便一齊向前攔住道各位老爺少爺新人辛苦了免鬧房罷眾人也不聽他一窩蜂向牀跟前奔去內中一個喜娘兒是個揚州人纔得二十來歲倒也一點點一雙小脚兒他只顧上頭扎撒着兩隻手攔眾人不防下面不知被那個一靴子脚踹在那小脚兒上只見他縐着眉裂着嘴抱着脚嚷道哎喲喂痛煞哉我的菩薩怎的這等蠢偺褚大娘子見眾人圍在牀前忙的橫着兩隻胳膊護住姑娘他一眼看見了褚一官便拿他發了個筏子說道你也來了好哇你們要看新人只顧看也是兩條眉毛兩個眼睛兩隻耳朵一個鼻子一張嘴瞧手不能我告訴你們也是十個指頭可不能一般兒齊瞧脚更不能我也告訴你們拿營

造尺量不夠三寸。你衆位一定要看也容易可得。端着挨個三拳兩腳的再去。我這一撒手兒姑娘可就來了。衆人一聽說那可來不得。大家纔嘻嘻哈哈。一轟而散跑出去了。安太太這裡賞了兩個喜姑兒。派人去款待他酒飯。一面叫人要了點心湯來請新人吃。又有舅太太給他弄下可吃的東西。一併送進去。安太太便讓了褚大娘子過去赴席。新房只留下兩個嬤嬤同晉升媳婦。因隨緣兒媳婦是三個月的雙身子。又叫了跟舅太太的婆兒老藍四個人伺候。新房裡頭這陣忙。鄧九公合安老爺在外面早已一罈兒半紹興酒過了手了。老程師爺是喝得當面還席合衣而臥。一班少年另有兩席還不曾散。只有張親家老爺只管在席上坐着。却一會兒這裡看看火燭。又去那裡看看門戶。但有家人們沒空兒吃飯的。他便在那裡替他們照料。因此那些家人無不感激他。益加敬愛他。不敢一毫輕慢。一時內外飯罷更鼓初交。那些親友。也有預先在附近廟裡找下下處住的。也有在此下榻的。鄧九公是吃完了飯有他那套步行的工課。遶着灣兒走了會子。便到東書房睡了。安老爺就托張親家老爺。招護公子進去。張老把他送到上房。這日舅太太合張太太商量。也都在新房的對面三間住下。為是多個人照料。安太太見公子進來。叫張金鳳先去招護姑娘。却說姑娘因是拜過堂的。安太太便教他不一定在牀裡坐。也搭着姑娘不會盤腿兒牀裡邊兒坐不慣。只在牀沿上坐着。大家去吃飯的那個當兒。屋裡只有幾個婆兒嬤嬤。姑娘無可多談。且不便多談。聽得乾娘已經過來了。心下却十分歡喜。便叫戴嬤嬤說。嬤嬤你快把娘請進來。說我想他老人家了。戴嬤嬤道。姑娘今日舅太太可進不來呀。明日早起就見着了。姑娘一聽。心裡想道。是呀。有這一說呀。只是我此刻急等見了娘。要商量一句要緊的話。這句話又不好叫人去傳說。如今娘既不好進來。我又不好出去。事在無法。我只得還是拿定方纔的轎子裡想的那個老主意罷。你道這姑娘有甚的飛籤火票緊要話。從轎子裡鬧到此時。他在轎子裡想的。又是甚的主意。原來他正為他臂上那點守宮砂起見。論起他這點守宮砂。真是姑娘的一片孝心苦節。玉潔冰清。想着這世是無意姻緣。定了這話。除了他自已明白。平日從不曾給人看過。直到今早。冷不防大家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提親事。姑娘急了。纔向大家證明這點東西。以明素志不想事由天定。人力到底不能勝天。不知不覺不禁不由。就被人家抬了來了。此時事過一想。倒十分後悔。自已覺道今早千不合萬不合。不合教大家看這點印記。假如我不說明這話。大家斷不得知。如今是揚播擂鼓弄到大家都知道了。都看見了。儻然這些女眷們不論那一時。那個人提起來。都拉住手要瞧瞧希希罕兒。那時我却把個有詩為証的東西弄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了。別人猶可。只小金鳳兒雖說我只比他大兩歲。我可合他充了這一年的老姐姐了。叫我怎的見他。再說褚大姐姐又是個淘氣精促狹鬼。他萬一撒開了。一幅我我一輩子從不曾輸過嘴的人。又叫我合他說甚麽。這是姑娘飛來峰的心事。直到坐上轎子。纔想起來要合娘要個主意。已是來不及了。因此在轎子自已打了半個牢不可破的主意。及至此時。好容易娘來了。心中有些活動。所以急於要見見娘。偏又見不着面兒。便覺道一想紅。二想黑。越發把那個老主意拿住了。要問他那個老主意更是可憐。依然是合他們磨宅子。去年那個乾龍兒的好着兒尚自不行此時這些磨宅子的傻主意更復何濟打着磨到那裡是那裡。明日再講明日的話。行得去行不去。姑娘却沒管。只是這位姑娘怎的又會這麽知古今兒也似的呢。他又怎的懂得那守宮砂的原由呢。難道他還有那讀史書的學問不成。這話不必這等鑿四方眼兒。他縱不曾讀過史書。難道天雨花上的左儀貞他也不

知道不成話休絮煩卻說姑娘正在心裡盤算恰好張金鳳從上房過來說半日在那邊張羅打發飯沒陪姐姐姐姐還吃點兒甚麼不吃姑娘此時肚子裡不差甚麼是分兒了便說不吃了張姑娘又告訴他今日公婆怎的歡喜大家怎的高興鄧九太爺喝了多少酒褚大姐姐也喝的臉紅紅的了姑娘倒也合他歡天喜地的閒談正談的熱鬧人回太太來過了只見太太扶着公子進來玉鳳姑娘也恭恭敬敬合婆婆說了幾句話又倒了一盌茶裝了一袋烟太太坐了片刻便合三人說道偺們今日都忙了整一天了大家都早些安歇罷張金鳳答應一聲太太便站起來說我過南屋裡找你舅母合親家太太去你三口兒都不許出來了又合張姑娘說你招護姐姐罷也不用過去了我回來也就安歇了說着到南屋轉了一轉便過上房去不提這裡張姑娘便讓公子在靠妝台一張桌兒上首坐了他姐妹兩個對面相陪一對新人是不吃烟的伺候的人送上三盌茶又給張姑娘裝了袋烟來公子此時是春來天上喜上眉梢樂不可支倒覺滿臉週身有些不大合折兒無奈是宜室宜家的第一齣戲自然得說幾句門面話兒便合何玉鳳道再不想我合姐姐悅來店一面之緣會成了你我三人的百年眷這都是天地的厚德父母的慈恩岳父岳母的默佑也虧你妹子從中周旋從此你我三個人須要倡隨和睦同心合力侍奉雙親答報天恩也好慰岳父母於地下公子這幾句開門砭兒自覺來的冠冕堂皇姑娘沒有不應酬兩句的不想姑娘只整着個臉兒一聲兒不言語張金鳳道姐姐合人家說話呀姑娘倒轉過臉來合他笑笑公子一看這沒落兒呀只得又說道便是你兩個當日無心相遇也想不到今日璧合珠聯作了同林姐妹豈不是造化無心姻緣有定張姑娘道姐姐人家又說了這些句了閒談哪怎麼發起趟來了呢姑娘仍是瞅着他笑笑不合公子答話張金鳳怕羞了新郎只得說道姐姐今日想是乏了大家早些安歇罷說着便叫兩個嬤嬤燭燃雙輝香添百合又叫花鈴兒柳條兒兩個侍兒在西間屋裡伺候大爺換衣裳公子起身過去那柳條兒是服侍慣了的花鈴兒是今日服侍初次大爺未免有些羞了蔪蔪不甚得勁兒（明寫秋鬟無蹤不至蓋柳條兒即張姑娘之影花鈴兒即何姑娘之影穿花鈴兒意固不在花鈴兒）這邊張姑娘便讓新人方便自己服侍他卸了妝便吃着袋烟同他坐在牀沿上合他談心談了幾句悄悄的在他耳邊又不知說些甚麼那玉鳳姑娘一一的點頭答應及至聽到這番悄悄兒的話立刻把臉一整便嚷起來道（是可嚷也孰不可嚷也）噯那你可是白說了張姑娘聽了兩隻小眼睛兒一楞心裡說這是甚麼說擠到這會子了怎麼說白說了呢正待合他再講公子早從那屋裡換完衣裳穿着件一裹圓兒戴着頂小帽子靸着雙鞋過來張姑娘只得把話掩住一時兩個嬤嬤進和合湯備盥漱水張姑娘便催新郎給新人摘了同心如意富貴榮華都插在東南牆角上因又囑咐說道姐姐方纔聽見婆婆吩咐了叫早些睡呢我也睡去了明早過來給姐姐道喜說着纔待舉步姑娘一把拉住他道你不准走張姑娘生怕惹出他的累贅來一面甩脫了袖子就走一面回頭笑向新人道屈尊成禮笑向新郎道勉力報恩又拱了拱手向他二人同道暫且失陪明日再會（分綴詞兩人各四字合綴詞三人共八字可稱安家新房十六字無一冗字無一泛字無一賸字可謂懸之國門不能增減一字）說着便笑嘻嘻的把門帶上去了張金鳳這一走姑娘這纔離開那張牀索性挨過桌子那邊坐下了公子道姐姐二更了我們睡罷說了兩遍照例的不理公子只得用大題目來正言相勸說道姐姐你只管不肯睡就不想二位老人家為你我兩個費了一年的精神又整整勞乏了這幾日豈有此時還勞老人家懸念之理說了半日姑娘卻也不着惱也不嫌煩只是給你個老不開口公子被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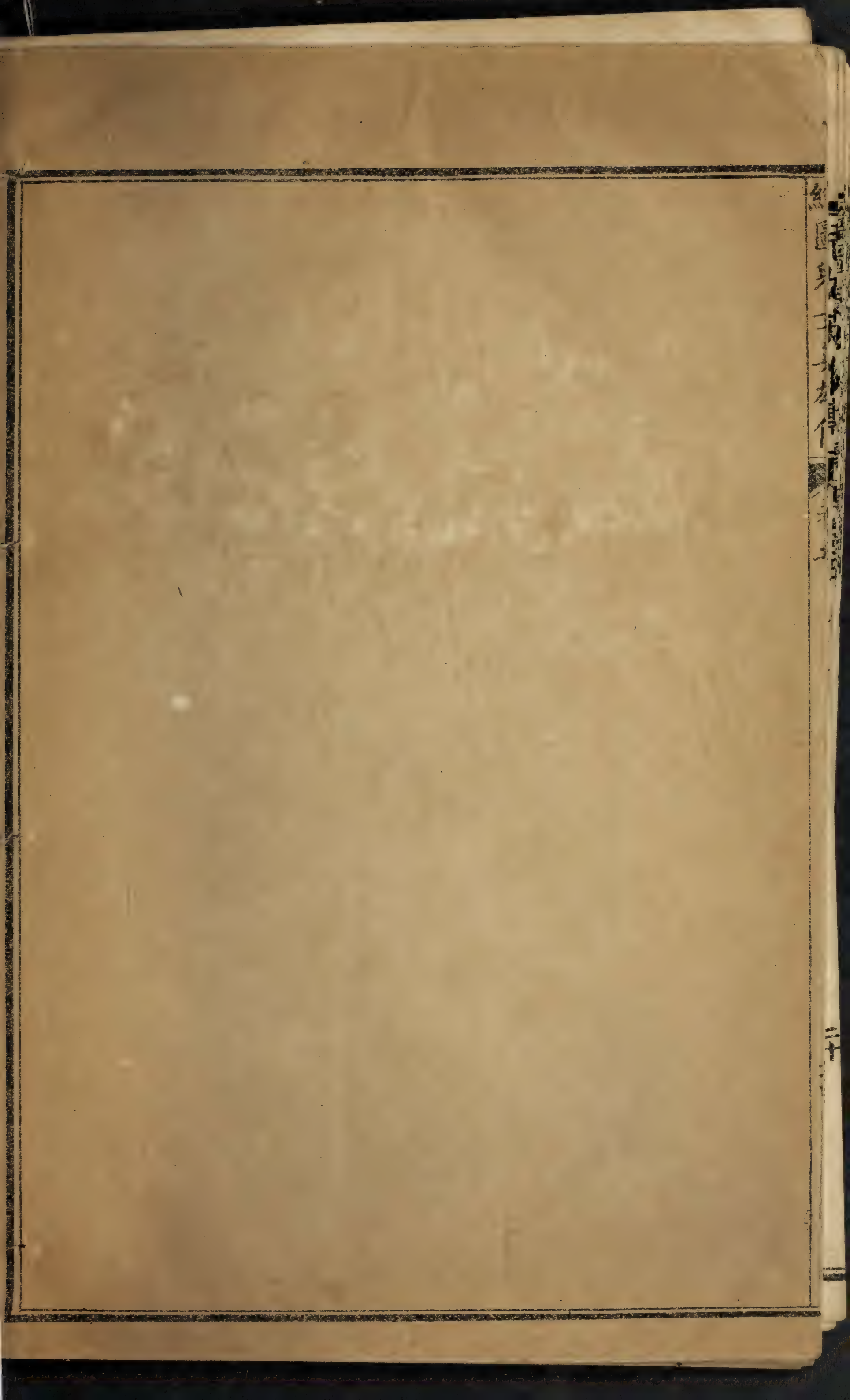
磨得乾轉只得自己勸自己說這自然也是新娘子的嬌羞故態我不攙他過來他怎好自己走上牀去一面想着便走到姑娘跟前攙住姑娘的手腕子嘴裡繞說得個姐姐請睡不要作難一句沒說完姑娘只把腕子輕輕兒的往懷裡一帶公子早立腳不穩一個撲虎兒往前一撲險些就要磕在那銅盆架上咧只見姑娘拾起一隻小腳兒來把那腳面一綳平伸腿往上一挑早把個新郎擎住了不曾跌下去新郎盤槓子似的盤了半日繞站起來笑道怎麼又拿出看家的本事來了姑娘到底不作一聲兒索性躲到挨門兒一張杌子上靠門坐着這邊兩個新人在新房裡乍來乍去如蛺蝶穿花欲即欲離似蜻蜓點水只苦了張金鳳自聽了姑娘那可是白說了的一句話揑着兩把汗只恐把一番好事變作一片戰場打將起來坐在西屋裡只放心不下待要私下走過去聽聽又恐這班僕婦丫鬟不中其知的底裡深情轉覺外觀不雅沒奈何帶了兩個嬤嬤悄地裡站在廳前聽了半日不聞聲息忽然聽得新郎嗤的一聲笑將起來你道他因甚的笑將起來原來他因被這位新娘磨得沒法兒了心想這要不作一篇偏鋒文章大約斷不入了這位大宗師的眼便站在當地向姑娘說道你只把身子賴在這兩扇門上大約今日是不放心這兩扇門果然如此我到給你出個主意你索性開開門出去不想這句話繞把新姑娘的話逼出來了他把頭一抬眉一挑眼一睜說啊你叫我出了這門到那裡去公子道你出去這屋裡便出房門出了房門便出院門出了院門便出大門姑娘益發着惱說道你呪待轟我出大門去我是公婆娶來的我妹子請來的只怕你轟我不動公子道非轟也你出了大門便向正東青龍方奔東南巽地那裡有我家一個大大的場院場院裡有高高的一座土台兒土台兒上有深深的一眼井姑娘不覺大怒說道呸安龍媒我平日何等待你虧了你那些兒今日繞得進門壞了你家那樁事你叫我去跳井公子道少安無躁往下再聽那井口邊也埋着一個碌碡那碌碡上也有個關眼兒你還用你那兩個小指頭兒扣住那關眼兒把他提了來頂上這兩扇門管保你就可以放心睡覺了姑娘聽了這話追想前情回思舊景眉頭兒一逗顋頰兒一紅不覺變嗔為喜嫣焉一笑只就這一笑裡二人便同入羅幃成就了百年大禮張金鳳聽到這裡先默默的念了一聲我那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的碌碡哇可夠了我的了列公你看這位姑娘的磨勁大不大但是那安老夫妻雖然被他磨了一塲到底酬了素志還得了個佳婦安龍媒張金鳳雖然被他磨了一塲到底一慰親心而得豔妻一被賢名而得膩友便是那鄧家父女以至佟舅太太或破貲財成義舉或勞心力盡親情也到底算交下了一個人作完了一樁事只可憐那作兒女英雄傳的燕北閒人果然與他何干卻累他一丸墨是磨滅了一枝筆是磨禿了心血是磨枯了眼光是磨散了（大有王實甫只來之是我圖着甚麼歎）從這書的第四回末路窮途幸逢俠女起被他沒日沒夜的磨磨到第二十八回纔磨得寶硯雕弓完成大禮咳百歲光陰有限一生事業無窮那燕北閒人果然生來的閒身閑心現成的閑茶閑飯閑得沒事作教他弄這閑筆墨消這閑歲月倒也罷了想來他也該作得些些事業爭個小小聲名也須女嫁男昏也須穿衣吃飯卻都不許他作偏偏的要他作個閑人閑人之為閑人苦矣倘然不虧這等一磨卻教他怎的夜磨到明早磨到晚閒話休題言歸正傳卻說張金鳳聽得一對新人雙雙就寢纔覺出兩隻小腳兒站了個生疼連忙扶了個人過上房去見公婆那時褚大娘子合幾家親族女眷都已分頭安睡只有那為兒孫作馬牛的一雙老人家還在那裡閒談靜候張姑娘把話悄悄的回了婆婆他兩老纔得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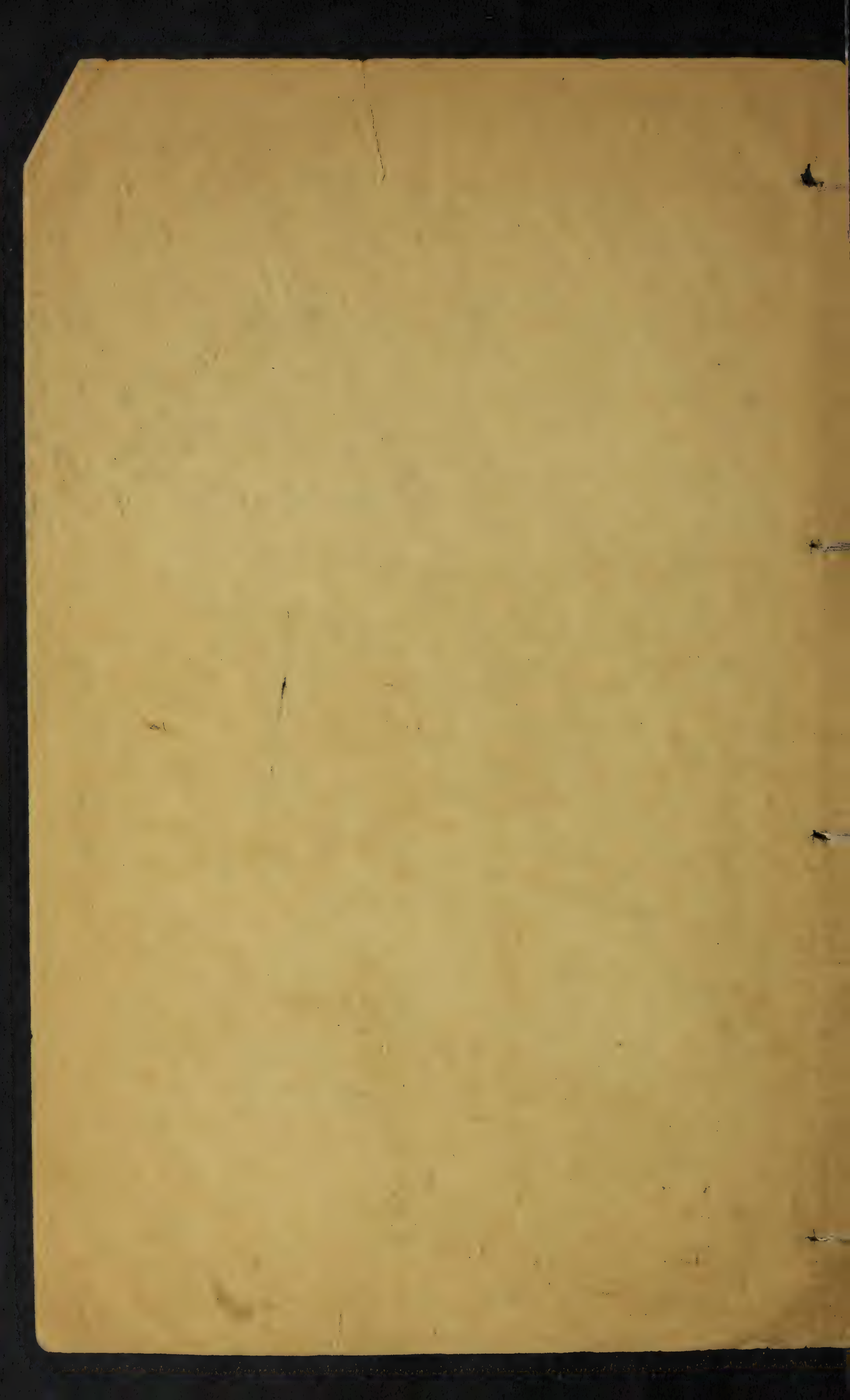
張姑娘也就回房還招護了母親舅母然後就寢一宿晚景提過次日便是筵席繞交五鼓〔以上皆十月初一日事此次日始為初三日兩日皆以繞交五鼓四字為眼目〕張姑娘便起來梳流妝飾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繡帶蹁躚一切完畢正要過去請新郎起來早見公子笑吟吟過這屋裡來張姑娘連忙起來道喜公子道與卿同之又道閒話休提你且給我梳了辮子好讓我急急的洗臉穿衣去稟知父母請二位老人家歡喜放心張姑娘道正該如此只是我得張羅姐姐去了你叫嬤嬤給你梳罷公子道無論誰梳都使得我見過父母還要照料照料外面的事難道我還好照娶你的時候只作新姑爺諸事驚動老人家不成說着忙忙梳洗張姑娘便過新房去請新娘起來纔一揭帳子看見新娘早已端端正正坐在那裡張姑娘先斂衽萬福說道姐姐可大喜了只見玉鳳姑娘一把拉住他道好妹妹你今日可斷不許慪我了〔千萬莫回他那可是白說了〕回來你還得囑咐囑咐褚大姐姐你們鬧的這可真不是件事再要慪我我可就急了張金鳳道不是慪姐姐這叫個姊妹之間不失夫妻姐妹之禮便是褚大姐姐也見了要道喜的他如何肯慪你說着讓他下了牀伺候的人疊起被褥姑娘正在梳洗人回褚大嬸奶奶吃梳頭酒來了舅太太那時早已起來急於要進房看乾女兒因等個齊全人蹕過門自已纔好進去見在大嬸子來了便也同張太太隨後進來姑娘此時見了娘倒也沒甚麼可商量的了〔追魂攝魄之筆淡而彌永味美於回○于孟敏之甑墮自尚有何詰可商這正合姑娘前已言之曰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只見滿耳朵裡一片叫姑奶奶的聲音也聽不出誰是誰來一時看着這些人雖是這等親熱相關想起自已父母不在跟前不覺性動於中情發於外一陣傷心落淚再轉一念若果然父母都在今日看了我嫁了這等人家奉着這樣公婆隨着這樣夫婿又多着這樣一個有情有義合意同心的張家妹子不知何等歡喜不由越想越痛抽抽噎噎起來舅太太忙勸道姑奶奶今日可哭不得回來哭得眼睛桃兒似的人家笑話姑娘聽得人家要笑話了纔止悲不語大家應酬了幾句吉祥話張太太道我見着姑奶奶了放心了我可走了你道他又往那裡去原來這樁喜事安太太算來算去只請得出褚大姑奶奶佟舅太太張親家太太這麼三位新親來女家倒佔了三位男家止剩了安太太一位怎麼算怎麼兩下裡都是單兒然則安老爺這樣一個舊家還請不出十位八位新親不成只因其中有三層原故第一層這樁事安老爺恐姑娘的性兒拿不定不知這日究竟辦得成辦不成並不曾通知親友連日在此住下的便是自已的內媳姪并本家晚輩都合舅太太不好同席第二層這位張太太論遠近本就該請他作男家新親纔是正理並且還慮到他作了女家新親真要鬧到送親演禮打起牙把骨來可就不成事了何況他還是嗽白飯呢第三層從來著書的道理那怕稗官說部借題目作文章便燦然可觀填人數湊熱鬧便索然無味所以燕北閒人這部兒女英雄傳自始至終止這一個題目止這幾個人物便是安老爺安太太再請上幾個旁不相干的人來湊熱鬧那燕北閒人作起書來也一定照孔夫子刪詩書修春秋的例給他刪除了去〔涑水通鑑前代之書其人之無關勸懲者削之紫陽綱目剪裁涑水之書二人之無足重輕者又削之蓋古今史法類然也在平刑房先生且用此法以結能仁寺之案知立說者書者之為燕北閒人〕此張親家太太見着姑奶奶所以就走的原委也按下不表卻說褚大娘子把姑娘的眉稍鬢角畧給他繳了幾線修整了修整粧飾起來大家看了真個是春意透酥胸春色橫眉黛昨日今朝大不相同舅太太看他吃了東西便上上下下花園錦簇圍隨了出來出門邁鞍子過火盆迎喜神避太歲便出了那座遊廊屏門俗語講的再不錯是親的割不掉是假的安不牢姑娘此時便一心惦記公婆想去請安不想出得那座門前面兩個引路的僕婦便

引了順着遊廊一直往後去走了一會進了一個小院門纔進院門便聞得有一陣烟火油醬氣姑娘心想怎麼纔出門兒就把我引到這麼一個地方兒來了進房門只見一個連二竈上弄着大旺的火上面坐着這翻開的鐵鍋地下站着幾個衣飾整齊的僕婦又有個四十餘歲鮎魚脚的胖老婆子也穿件新藍布衫兒戴朵紅石榴花兒鼓着兩個奶膀子腆着個大肚子叉着八字脚兒笑呵呵的跪下説請大奶奶安哪姑娘這纔明白原來是公婆的內厨房只見伺候的僕婦在竈前點燭上香地下鋪好了紅氊子便請拜竈君二位新人行禮起來那個胖女人就拿過一把柴火來説請奶奶添火又拿過半瓢淨水來説請奶奶添湯隨有衆僕婦給他拉着衣服摟着袖子一一的添好了姑娘暗想往後要把這件事全靠了我我可了不了哇那知這是安水心先生的意思他道古者婦人主中饋者也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連那釘堆繡札拉扣都是第二樁事所以定要把這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湯的兩句文章作足了這裡添過水火張姑娘便請姑娘出來跟着前引那兩個僕婦也不知轉灣抹角走了會子又出了一座正北的角門兒姑娘一看對面便是昨日在那裡上轎的那個所在想道怎麼我不曾見公婆倒又先引我到此地來呢只見那前面兩個僕婦不進這座門却引了往東走進了那座大祠堂門原來昨日是遥拜祖先還不曾行廟見祖禮一進門早見安老爺安太太在院子裡肅恭將事的伺候教兒婦兩個在院子望空先拜過宗祠然後老夫妻倆領了他們進祠堂叩見老太爺老太太的神主算自己帶見之意行過了禮姑娘上前問了公婆的起居安老爺道論今日却不是你回門的日期既到了這裡自然該同你女婿過那邊到親家老爺親家太太神主前磕個頭去纔是姑娘答應一聲隨了大家過去安老夫妻便先回去姑娘到父母神主前同公子磕過頭自然不免傷感只得以禮制情便忙忙的回來纔到上房便有兩個女人捧着兩副新紅捧盒在廊下伺候姑娘進門見過翁姑那兩個人便端進盒子來張姑娘幫他打開姑娘一看只見一個盒子裡面放着五個碟子一碟火腿一碟黃悶肉一碟榛子一碟棗兒一碟栗子一碟個裡面是香噴噴熱騰騰的兩碗熱湯兒麵（新婦之獻先以古禮代新婦之獻纔以時禮姑之賜以時禮舅之賜以古禮序次嶔崟歷落可玩自不必瑣細為嫌中間嵌入長姐兒以尤覺化板為活）姑娘納悶道大清早起怎麼這可吃得到一塊兒呢原來這又是安水心先生的制度就把這點兒吃食作了姑娘的開箱禮且住這話越發奇了便是姑娘娘家無人不曾給公婆預備開箱的東西止把鄧九公帮箱的金銀綢緞用些也充得數了這位水心先生却意不在此他講得是禮已上古者婦人之贄椇榛脯修棗栗脯鮮肉也脩乾肉也所以命公子給媳婦裝了三碟乾果子又配成這兩碟肉脯就算了玉鳳姑娘見公婆的贄見以為必該如此而行纔合古禮這同前回叫公子抱着隻鵝去謝妝是一副板印下來的那兩碗熱湯兒麵便是玉鳳姑娘方纔添的那一爐子火那一鍋水煮的但是熱湯兒麵又怎麼算得羹湯呢要作碗三鮮湯十錦湯吃着此不比麵爽口入臟些他講得的是羹湯者有湯餅之遺意存焉古無麵字但是麵食一概都叫作餅今之熱湯兒麵即古之湯餅也所以如今小兒洗三下麵古謂之湯餅也今日這兩碗麵兒保不定還有個我家的媳婦兒會趕麵趕到鍋裡團團轉的秘典在裡頭呢這是安老爺一番考据工夫却說姑娘見公婆家的規矩如此便先放了筷子把那兩葷三素的五碟吃食獻上去擺成一個梅花式然後捧着麪先進公公後進婆婆安老爺十分得意便向太太道太太我們倒要享用他這點敬意安太太只不過挑了兩三筯麵夾了一片火腿安老爺却就着那五樣佳肴把一碗麪忒兒嘍忒兒

嘍吃了個乾淨還滿臉堆歡向玉鳳姑娘說了一句媳婦生受你舅太太在旁看了半日說姑老爺你可慪死我了也沒說你們二位為這個媳婦兒費了多少心多少事連個活計也不叫他遞棗兒栗子的鬧起請姑娘拜姐姐來的我這裡給我們姑娘備了點兒的東西說着便叫人搭過兩個小方盤兒來一個裡頭是一頂帽頭兒一匣家作活計一雙男靴一雙靸脚兒鞋兩雙襪子一個裡頭放着兩個小匣子一匣是一枝彷着聖手摘藍的金簪子那手裡却拈的是一個小小金九連環一匣是一雙汗浸子玉蒲鐲其餘也是一匣家作活計一雙女靴一雙鞋兩雙襪子便叫姑娘分遞了公婆安太太見舅母這等用心精細十分歡喜說這可是個會疼女孩兒的舅太太也笑道姐姐手兒拙也不會作個好活計親家太太慢慢兒的調理他罷說的大合姑太太的意安老爺却是礙於親情不得不收心裡還以為事不師古終非經道這個當兒安太太便把那枝九連環從匣屜兒上抽下來就戴在頭上因叫了聲長姐兒只見走過一個了鬟來長得細條條兒的一個高挑兒身子生得黑黪黪兒的一個圓臉盤兒兩個重眼皮兒頗得人意太太吩咐他說你把我那個匣兒拿來那了鬟答應一聲去不多時拿了一個錦匣子來打開裡頭却是一枝雁釵一雙金鐲子太太嘴裡正吃着煙便點着頭兒叫姑娘姑娘走到跟前太太把烟袋遞給那了鬟張姑娘便過來用簪子挑開那匣屜兒上的綳線兒只聽太太說道我這枝簪子是一對兒你妹妹磕頭那天給了他一枝也有這樣一對鐲子我照樣又打了一對如今給你因說你低下頭我給你戴上姑娘便彎着腰低下頭去請婆婆給戴好了太太又給他換上那雙鐲子便拉着他細瞧了瞧手搭赸着又看了看他胳膊上那點守宮砂可煞作怪連些影子也沒了太太十分歡喜望着兩個媳婦兒看看這個看看那個說道嘖嘖嘖真是一對兒好孩子姑娘謝過婆婆安老爺見太太賞了媳婦拜禮便滿面正氣拈着小鬍子兒叫道來把我給大奶奶那分東西拿來只聽伺候的人大家答應了一聲抬過一個大方盤來上面蓋着一塊大紅挖單老爺便說道媳婦過來以你這樣好媳婦我豈不知賞你幾件奇珍寶玩但今日是你為婦之始用這些俗物非禮也我這裡另有幾件東西你看看安老在自己家中由得他引經據典目空一切所以遇談爾音勢必不行張姑娘便撤去那個紅挖單姑娘一看只見方盤裡擺的是一條堂布手巾一條粗布手巾一把大錐子一把小錐子一分火石火鏈片兒一把子取燈兒一塊磨刀石又有一個小紅布口袋裡頭不知裝着甚麼張姑娘從口袋裡拿出來却是一個針扎兒裝着針一個線板兒繞着線姑娘一看心裡說這可糊塗死我了正在納悶又不好問安老爺便說道大約你不解這幾件東西的用意那禮記上內則有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這方粗布便叫作帨濕了用洗傢伙的這塊堂布叫作紛乾着用擦傢伙的這大小兩把錐子叫作大觿小觿是開個餅口兒匣蓋兒用的那磨刀石便叫作刀礪伺候公婆吃飯磨刀片肉用的那火鏈片兒代金燧用取燈兒代木燧用為生火用的這兩件東西還是從權論理那金燧一定要用火鏡兒向日光取火木燧一定要用鑽向樹上取火所以古人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夏季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如今我這莊園樹木也不全再說遇着個陰天那火鏡兒也着實不便所以我纔給你備了這火鏈取燈兒兩樁東西此老猶自以為參酌時宜不盡師古那口袋叫作縏袠裡面裝針的便是箴管繞線的便是線纊為是給公婆縫縫聯聯用的一共九件東西這是作媳婦的事奉翁姑必需之物想你父母在日斷斷給你備不

到此我所以悉遵古制備這一分賞你按着古禮媳婦每日謁見翁姑這些東西還該隨身佩帶的纔是如今人心不古你若帶在身上大家必詫以為怪只好通權達變放在手下備用罷（此老雖自以為泰古今闕帶不免趨時然）而此等大禮卻不可不知姑娘只得一一答應叩謝當下滿屋裡的人只有太太支應着回答其餘親族女眷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無一不掩口而笑老爺依然一副正經面孔再不想這套話倒把位見過世面的舅太太聽進去了說哦照姑老爺這麼說起來這不就是偺們如今帶的那個密鴉密罕豐庫叫白了叫他媽媽兒手巾上的那分東西嗎原來這件東西是有出典的老爺再想不到談了半天談出這麼一個知己來了樂得一手拍膝說道然可見我講的不是無本之談那密鴉密罕豐庫的漢話便叫作縭帨帨即手巾也只是如今弄到用起綷繡縐緞手巾來連那些東西也都用金銀珠寶作成者便是數典而忘其祖大失命題本意了新娘聽公公講完了這篇考据纔一一的接見親族俗叫作分大小兒第一位便是鄧九公安老爺親自出去請進來只見老頭兒腆着胸脯兒懷裡揣得鼓鼓囊囊的站在當地說免了罷安老爺道如何使得還得請老兄台坐下受禮說着便讓他坐下兩個新人過來行禮磕到第二個頭他早起身過來拉起公子說老賢姪姑爺姑奶奶都請起夫榮妻貴子孝孫賢說着便回手在懷裡掏了半日掏出一個大錦袱子來打開裡面是個青玉蓮花寶月瓶四角有四個孩子單腿跪着打着那瓶算作足兒還有個檀木座子他放在桌子上向公子道你瞧這個瓶應你闔家平平安安的上頭這幾朵蓮花應他姐妹倆和和氣氣的還照這四個娃娃的數兒每人給你父母抱倆孫孫這裡東西有個名兒叫作四海昇平老賢姪你將來作了大官南征北討給萬歲爺家出點子力戴個紅頂子給你老爺子老太太揚揚名風光風光好不好你可別瞧着這玉情兒不怎麽樣年代有了這還是我抓週兒那天我老老家給的應你們三口兒活的比我歲數兒還大你說這還要怎麽吉祥安老爺連忙叫公子合兩個媳婦謝過安太太也道能夠都照九太爺的話就好了他道一定能一定能說着出外去了這裡舅太太張老夫妻褚大娘子都受了禮舅太太給的是現作的幾件家常衣服張老夫妻是女兒給備的四半個尺頭褚大娘子是綷繡領面兒挽袖褪袖兒膝褲之類都送了見面禮其餘都是平輩不肯受禮止彼此一見而已外面鄧張褚三位是昨日赴過舅筵席的了今日裡面便擺起女筵席來褚大娘子首席舅太太二席張太太三席安太太末席相陪公子一一遞過酒彼此都是熟人也不用酒過三巡湯添二道大家便認真吃起飯來張太太被大家勸了半日依然不肯開齋想他必有所持吃過了飯舅太太站起來道親家太太可恕我不能拘那俗禮兒等擺菓子了我可得張羅我們姑爺姑奶奶的團飯去了說着便過新房去那裡炕上早齊齊整整擺了一桌筵席舅太太讓安公子何小姐上面並肩坐了自己合張姑娘東西面相陪安公子是前度劉郎何小姐是司空見慣倒也用不着十分羞澀便舉案齊眉同吃了一頓飯至此吉禮告成他三人從此問安視膳弋雁聽雞卿繡儂吟婦隨夫唱天下那裡有這樣的人家這般的樂事豈還算不得個歡喜團圓不道那燕北閒人還有大半部文章這兒女英雄傳纔演到第二番結束這正是硯待磨穿雙管下只須閑到十分圓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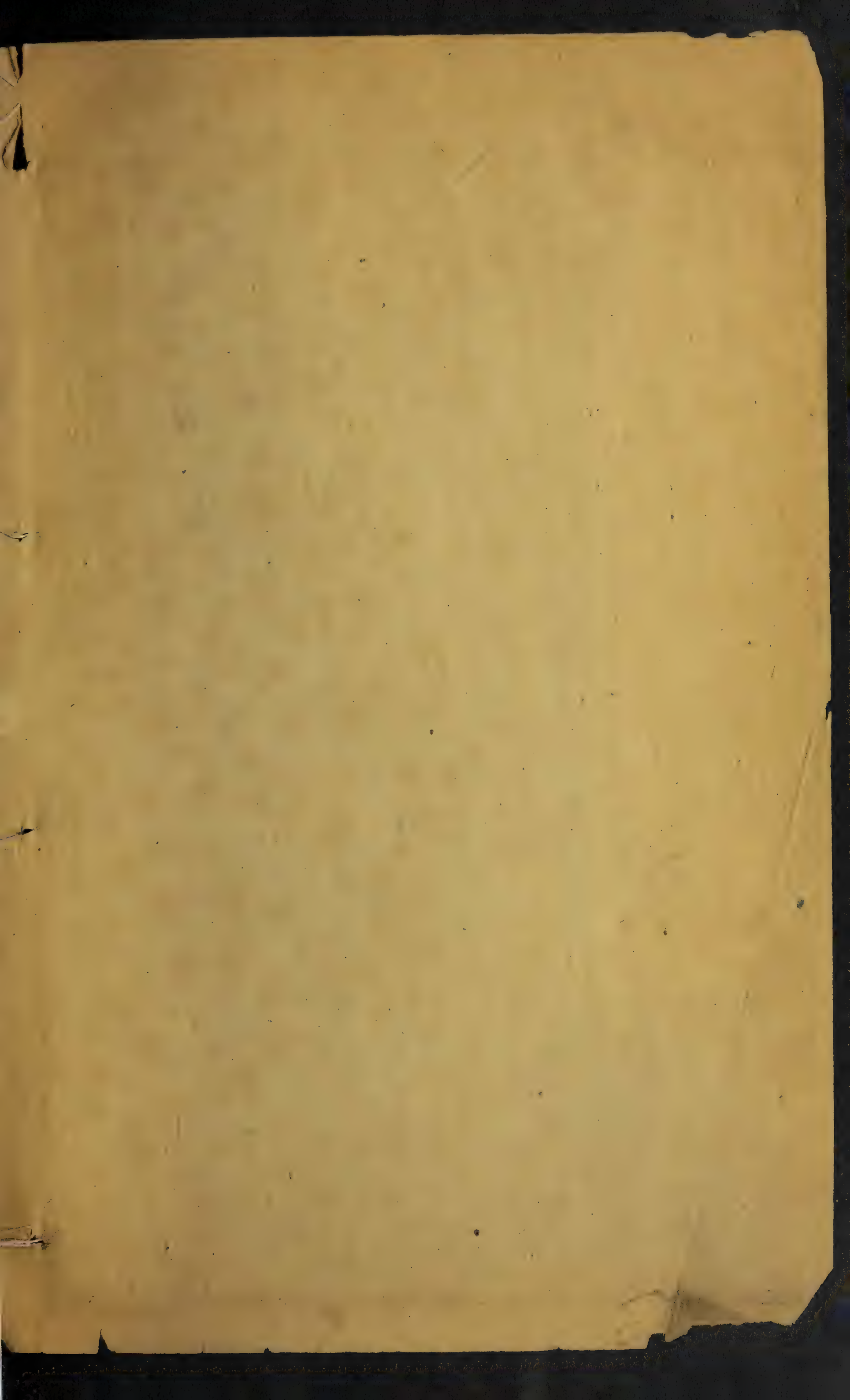






繪圖俠女奇緣

六





第二十九回圖


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卷之六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第二十九回　證同心姊妹談衷曲　酬素願翁媪赴華筵

這部書前半部演到龍鳳合配弓硯雙圓看事跡已是筆酣墨飽論文章畢竟未寫到安龍媒正傳（序事之中夾以議論序事之首冠以議論醒世因緣等書往往有之然彼則論事此兼論文現身說法似因實創亦莊亦諧非甘拾人牙慧者）不為安龍媒立傳則自第一回隱西山閉門課驥子起至第二十八回寶硯雕弓完成大禮皆為無謂陳言便算不曾為安水心立傳如許一部大書安水心其日之精月之魄木之本水之源也不為立傳非龍門世家體例矣燕北閒人知其故故前回書既將何玉鳳張金鳳正傳結束清楚此後便要入安龍媒正傳若撇開雙鳳重煩筆墨另起樓臺通部便有失之兩橛不成一貫之病所以這回書緊接上文先表何玉鳳却說何玉鳳本是個世家千金閨秀只因含冤被難弄得孤苦伶仃連自己一條性命尚在未卜存亡那裡還講得到婚姻二字不想忽然大仇已報身命得安姻緣成就這段姻緣又正是安家這等一分詩禮人家安老爺佟儒人這等一雙慈厚翁姑安公子這等一位儒雅溫文夫婿又得張姑娘這等一個同心合意的作了姊妹共事一人再加舅太太這等一個玲瓏剔透兩地知根兒的人作了乾娘從中調停提補便是今生絕絕不想再見的乳母丫鬟也一時同相聚首此時何玉鳳的遭際真算得千古第一個樂人來享浩劫第一樁快事便從一十八獄獄中獄升到三十三天天外天其快樂也不過如此還不專在乎新婚燕爾似水如魚你道就靠安老夫妻鄧家父女又能有多大神通就把他成全到這個地步這是個天難道天又合他有甚麼年誼世好有心照應他不成無非他那一片孝心一團至性作成兒女英雄合了人情天理自然就轉禍為福遇危而安這是人人作得來的只苦於人人不肯照他那樣作了去即或偶然作到這個地步又向老天算起賬來說這是我苦盡甘來應該食報的享用的就未免氣驕志滿一天一天的放蕩恣縱起來尋些房幃快樂圖些飽暖安閒揮些無益銀錢長些拒人氣燄豈知天道無親惟佑善人這樣斲喪起來那滿招損乖致戾的道理如應斯響便是天果然合你有個年誼世好他也沒法了縱有旺騰騰的好時運也不怕不重新敗壞下來及至自己尋到苦惱場中却要報怨說老天怎的不睜眼嗚呼老天其不寬乎何玉鳳是何等一副兒女心腸雄英見識況且他自幼兒就自己為難慣了自己的了如今從網眼裡拔出來好容易遇着這等月滿花香的時光他如何肯輕易放過因此一進安家門便自己給自己出了一個燒手的大難題目想到上天這番厚恩眾人這番美意我如今既作了他家的媳婦要不給公婆節省幾分精神把丈夫成就一個人物替安家立起一番事業來怎報得這天恩副得這人望（明潔第三十回第三十三四五六等回事妙用反振之筆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之勢）他如此一想早把從前作女兒時節的行徑全副丟開却事事克己步步虛心的作起人家講起世路來更兼他天生得落落大方不似那羞手羞脚的小家氣象再看看安老的上上下下那個也不是驀生人因此該說的就說該問的就問該是公子作主的定有個儘讓該合張姑娘商量的定儘他一聲到了公婆跟前便同張姑娘敘姊妹禮數自己居先到了夫妻之間便合他論房幃資格自己居右處得來天然合拍不即不離把安老夫妻兩個樂得大稱心懷眉開眼笑他當下在上房周旋了褚大娘子合諸位女眷一番見舅太太不在跟前便要到乾娘屋裡盡個禮數安太太吩咐他就便脫了禮服換換衣

裳也合妹妹說說話兒去他答應着等又給婆婆裝了袋烟纔同張姑娘拉着手兒過這院裡來一進院門正要到舅太太屋裡去早見舅太太在廊下站着說姑奶奶必是要到我屋裡你先不用來呢今日是頭一天出來除了見公婆這算進頭一道門檻兒得取個吉祥你先到你妹妹屋裡看看去我這裡張羅給你們弄晌餑餑呢等我告訴明白了他們我也找了你們去何小姐見如此說只得笑着回到自己新房換了衣服便到西屋裡來却說安公子住的那房子雖是三間屋却是前後兩捲通共要算六間金玉姊妹在東西間分住屋裡的裝修隔斷都是一樣只東屋裡因作新房那張合歡牀規矩設在靠南窗便把兩捲打作通連匀出北面來擺粧奩安坐落張姑娘這屋裡却是齊着前後兩捲的中縫安着一溜碧紗櫥隔作裡外兩間南一間算個燕居北一間作為卧室何小姐到了這屋裡便合張姑娘在外間靠窗南牀上坐下早有華嬤嬤了環柳條兒送上茶來何小姐一面喝茶留神看那屋子見牀上當中一般的擺着坑桌引枕坐褥桌上一個陽羨沙盆兒種着幾苗水仙左右靠牆分列兩張小條案兒這邊案上隨意擺兩件陳設那邊擺一對文奩地下順西墻一張攏頭大案案上坐鐘瓶洗之外磊落些書籍法帖案前一張大理石面小方桌上面擺得筆硯精良左右兩張杌子北一面靠碧紗櫥東西兩架書閣兒當中便是卧房門門上挑着葱綠軟簾兒門裡安着個曲折槅子槅子上嵌着塊大玻璃放着綢攩兒却望不見卧房裡的牀帳又見那外間滿屋裡貼落的圖書四壁何小姐自幼也曾正經讀過幾年書自從奔走風塵沒那心興理會到此如今心閑與會見了許多字畫不免賞鑑起來一抬頭先見正南窗戶上檻懸着一面大長的匾額古宣托裱界畫硃絲寫着徑寸來大的四角方的顏字何小姐要看看是何人的筆墨先看了看下款却只得一行年月並無名號重復看那上款寫着老人書付驥兒誦之纔曉得是公公的親筆因讀那匾上的字見寫道是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日持敬動靜弗違表裡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嗚呼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何小姐看了一遍粗枝大葉也還講得明白却不知這是那書上的格言還是公公的庭訓只覺句句說得有理暗說原來老人家弄個筆墨也是這等絲毫不苟的因又看那東隔斷方窗上頭也貼着個小小橫額子却是碗口大的八分書寫得是

　弋鴈聽雞

上款是龍媒老弟屬下款是克齋學隸這兩句詩經姑娘還記得又看方窗兩旁那副小對聯寫得軟軟兒的一筆趙字寫着

　　屋小於舟

　　春深似海

却是新郎自己的手筆何小姐心裡道這屋小於舟不過道其實耳下聯的意思就有些不大老成不合是老人家教訓這段格言本意了一面

回兩又看那身後炕案邊掛的四扇屏寫得都是一方方的蝿頭小楷卻是許多同人送的催粧曲大略看了一看也有幾句莊重的也有幾句輕佻的也有看着不大懂得的合張姑娘一路說笑着便站起來到大案前看西牆掛的那幅堂軸見畫的是倣元人三多圖落款是友生舝龕莫友士寫意（友士之名書中兩見均未正寫莫友士者沒有事也）姑娘都不知這些人為誰又看兩傍那幅描金碡絹對聯寫道是

金門待奏賢良策
玉筍新藏博議書

上款是奉賀龍媒仁兄大人合巹重喜下款是問羮愚弟梅鼎拜題并書何小姐看了一笑因問道這梅鼎是誰呀是個甚麼人兒呀張姑娘道他也是偺們個旗人他們大爺稱呼同大人現任河南河道總督這梅少爺是公公的門生又合玉郎換帖所以去年來了公婆還叫我見過昨日他也在這裡來着姐姐沒聽見進來鬧房的那一羣裡頭第一個討人嫌吵吵不清的就是他公公可爽他呀常說那孩子有出息兒何小姐道這孩子兒呀我只說他沒出息兒張姑娘道姐姐怎麼倒知道他麼何小姐道我何曾知道他你只看他送人副對子也有這麼淘氣的麼張姑娘聽了這話又把那對子念了一遍纔笑起來道果然姐姐這一說破了再看那待字新字下得尤其可惡並且還不能原諒他無心昨日姐姐只管在屋裡坐着橫豎也聽見他那嘴刻了二人說着轉到臥房門口何小姐抬頭看門上時也有塊小匾寫着

瓣香室

心裡想道這瓣香兩個字倒還容易明白只是題在臥房門上不對啊這臥房裡可一瓣心香的供奉誰呢一面想一面看那匾上的字只見那縱橫波磔一筆筆寫的儼如鐵畫銀鉤連那墨氣都像堆起一層來似的配着那粉白雪亮的光綾地兒越顯黑白分明得好看及至細看纔知不是寫的原來照紮花兒一樣用青絨繡出來的那下款還繡着桐卿學繡一行行楷小字還繡着兩方硃紅圖書何小姐道這倒別緻這桐卿又是誰呀手兒怎麼這麼巧哇這個人兒在那裡我見得着他見不着張姑娘道姐姐豈但見得着只怕見着他叫他繡個甚麼他還不敢不繡呢但是這個人兒他可只會繡不能寫這塊匾的藍本是他求人家寫的何小姐只顧貪看那屋子也不往下再問說着將要進門張姑娘道柳條兒你先進去把玻璃上那個擋兒拉開得點亮兒柳條兒答應一聲先側着身子過去何小姐也隨着進了屋門見他的折槅子是向西轉過去的等柳條兒撤玻璃擋兒的這個當兒回頭一看見那槅子東一面長長短短橫的豎的貼着無數詩箋都是公子的近作看了看也有幾首寄懷言志的大抵吟風弄月居多一時也看不完只見內中有一幅雙紅牋紙題着一首七言截句那題目倒寫了有兩三行寫道是

庭前偶植梧桐二本纔似人長日攜清泉洗之欣欣向榮越一繁茂樹猶如此我見應憐口占二十八字
飼博　桐卿一粲並待　簫史就正
亭亭恰合稱眉齊爭怪人將鳳字題好待千雲垂蔭日護他比翼效雙栖

後面另有一行寫着龍媒戲草何小姐看了這首詩臉上登時就有個頗頗不然的様子倒像兒的添了一樁甚麼心事一般（月未光而先暈礎未雨而先潤　月之暈也礎之潤也風雨之驗也來之拔木揚塵排山倒海皆基於此）後纔待開口立刻就用着他那番虛心克己的工夫了忙轉念道且慢這話不是今日說的且等閒來合我妹子仔細計較一番再作道理且住說書的這位姑娘好容易纔安頓了他心裡又神謀魔道的想起甚麼來了列位這句話說書的可不得知道何也呢他在那裡把個臉兒望着稿子看詩他那臉上的神氣連張金鳳還看不見他心裡的事情我說書的怎麽猜的着你我左右閒在此大家閉口弄閒舌何不猜他一番按這書的上文猜了去何小姐同張姑娘正在談笑看到安公子這首詩忽然的心下不然起來（昨晚那篇偏鋒文章叢經中式今日這首好詩連燕北閒人也說不醜不知何以這位大宗師又頗頗不然起來）大概是位聽書的都聽得起來這首詩是為何玉鳳張金鳳而作那桐卿兩個字不必講是鳳鳴桐生的兩句又暗借一個金井梧桐的典含着一個金字在裡頭自然是贈張金鳳的別號那簫史兩個字不必講用的是吹簫引鳳的故事又暗借一個秦弄玉的名號含着一個玉字在裡頭一定是贈何玉鳳的別號因此上這位姑娘看了便有些不然起來也未可知只是這首詩的命意選詞格調體裁也還不醜便是他三個的性情才貌彼此題個號兒叫個號兒也還不至肉麻況且字緣名起伊古已然千古首屈一指的孔聖人便是一位有號的仲尼曰君子中庸仲尼祖述堯舜仲尼日月也一部四書凡三舉聖號稱號亦通例也似不足怪何致就把這位姑娘惹得不然起來呢然而細推敲了去那四書的稱號却有些道理在裡頭中庸兩見明明道着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到了孫述祖訓筆之於書想要垂教萬世既不好書作孔大寇孔協揆更不得書作夫執御者鄹人之子難道竟書作大父曰君子中庸家祖祖述堯舜不成（語雖諧而意則莊詞近詭而理則正較之昌黎辯可謂異曲同工）他是除了稱號沒得稱的只得仲尼長仲尼短了論語一見是子貢見叔孫武叔呼着聖號謗毀聖人因申明聖號說這兩個字啊如同日月一般謗毀不得的此外却不曾見子思稱過仲尼家祖却也不聞子貢提過我們仲尼老師至於孟子那時既無三科以前認前輩的通例可遵以後賢稱先聖自然合稱聖號此外合孔夫子同時的雖尊如魯哀公他祭孔夫子的誄文中也還稱作仲尼然則這號竟不是不問張王李趙長幼親疏混叫得的降而中古風雅不過謝靈運動業不過郭子儀也都不聽得他有個別號然則稱人不稱號也還有得可稱便是我說書的也還趕上聽見旗籍諸老輩的彼此稱謂如稱台閣大老張則張中堂李則李大人遇着旗人則稱他上一個字也有稱姓氏的如章佳相國富察中丞之類但是個大父行輩則成為某幾太爺父執則稱為某幾老爺平輩相交則稱為某幾爺至於宗族中止有大爺叔叔哥哥兄弟的稱呼即使房分稍遠也必稱某幾大爺叔叔家的幾哥哥幾兄弟從不曾聽得動輒稱別號的舊風之淳樸如此到了如今距國初進關時節曾不百年風氣為之一變旗人彼此相見不問氏族先問台甫怪及至問了是個人他就有個號但問過他就會記得更怪一記得了久而久之不論尊卑長幼遠近親疏一概腦子把稱謂擱起來都叫別號尤其怪照這様從流忘反流到我大清二百年後只怕就會有甲齋父親乙亭兒子的通稱了且將奈何何小姐或者有見如此覺得安公子以世家公子無端的從自己閨閣中先鬧起別號來怪他沾染時派過重所以看了那桐卿簫史的稱呼有這番心下不然也未可知若果如此這位姑娘就未免有些積慮過遠嫉惡過嚴了要知如安公子的好稱別號是他為了難了怎見得呢一個人三間屋子裡

任着兩個媳婦兒風趣些鄉長鄉短罷畢竟就為大鄉就為小鄉往懷些若姐若妹罷又未免名不正則言不順猶俗些稱作奶奶罷難道好
分出个東屋裡奶奶西屋裡奶奶何家奶奶張家奶奶來不成這是安公子不得已之苦衷却不是他好趨時的陋習便是被他稱號的人也
該加些體諒照這等說來何小姐的不悅還不為此既不為此為着何來想來其中定有個道理他既說了要合張姑娘商量只好等他們商
量的時候你我再聽罷却說何玉鳳當下不把這話說破便先擱起不題因搭赳回頭望着張姑娘道好哇我老寔寔兒的一个妹妹怎麼
一年來的工夫學壞了這桐卿分明是人贈你的號那簫史自然要算贈我的號了然若這門上擗香室三個字竟是你繡的你怎麼方纔還
合我支支吾吾的鬧起鬼來呢問得個張姑娘無言可荅只是格格的笑說着何玉鳳遶過槅子進了那間卧房只見靠西牆分南北擺兩座
架子牀懸着頂藕色帳子那曲折槅子東找夾空地方竪着架衣裳格子上面還大大小小放着些零星匣子之類那衣格以北卧牀以南靠
墩箱上面一邊硌着兩個衣箱當中放着連三抽屜桌被格上面安着鏡台妝奩以至茶筅漱盂許多零星器具北面靠牕儘東頭安着一張
東壁子當中放着一張方桌左右兩張杌子那桌子上不擺陳設當中供一分爐瓶三事兩旁一邊是個青綠花觚應時對景的養着一枝血
點兒般紅的山茶花一邊是個有架兒的粉定盤子裡面擺着嬌黃的幾個玲瓏佛手那上面却供着一座小小的牌位牌位後面又懸一軸
堂幅橫披却用銀紅蟬翼絹罩着看不清楚是甚麼佛像何小姐心下暗道原來這裡果然供養香火這就無怪題作擗香室了只是怎的佛
像供在卧房裡這前面又是誰的牌位呢一面想走向前一看見上面是十三妹姐姐福德長生祿位一行字把他詫異得咦的一聲問出一
句傻話來問道這供的是誰是誰供的張姑娘笑道我的十三妹姐姐情知可是誰呢難道還有第二位不成何小姐正色道妹妹你忒也胡
鬧這如何使得你這等鬧法豈不要折盡我平生的福分還不快丟開他說着伸手就要把那長生牌兒提起來拿開忙的個張姑娘連忙雙
手護住說道姐姐動不得這是我奉過公婆吩咐的何小姐聽了更加着急起來說越發不成事了你快告訴我公婆怎的說張姑娘道姐姐
別忙咱們就在這桌兒兩旁坐下聽我告訴你二人歸坐柳條兒給他姑娘裝過袋烟來張姑娘一面吃着烟便把他去年到了淮城店裡見
着公婆怎的說起何小姐途中相救兩下聯姻許多好處怎的說一時有恩可感無報可圖便要供這長生祿位朝夕焚香頂禮安老夫妻聽
了怎的喜歡依允後來供的這日安太太怎的要親自行禮他怎的以為不可攔住後來又要公子行禮却是安老爺說他不事一拜可以了
事的這纔自己掛冠帶他尋訪到青雲山莊的話說了一遍何小姐說了心下纔得稍安一時兩意相感未免難過只不好無故傷心想了一
想轉勉强笑道我想起來了記得公公在青雲山合我初見的這天曾經提過這麼一句那時我也不曾往下斟酌不想妹妹你真就鬧出這
些故事兒來如今你既把我鬧了來了你有甚麼好花兒呀好吃的呀就剪直的給我帶給我吃不爽快些兒嗎還要這塊木頭墩子作甚麼
你不許我拿開他你的意思不過又是甚麼搭救性命咧完配終身咧感恩咧報德咧這些沒要緊的話你只想你昨日在祠堂那一番肺腑
之談還不抵救我一命麼還不是完我終身麼我又該怎麼樣呢你必定苦苦的不許我拿開這長生牌兒我從明日起每日清早起來給公
婆請了安就先朝着你燒一柱香磕一陣頭我看你怎麼樣張姑娘道姐姐不用着急姐姐既來了難道我放着現佛不朝還去面壁不成只

這長生牌兒却動不得。姐姐聽我說個道理出來。何小姐道。這還有个甚麼道理呀。你倒說說我聽。張姑娘指了壁上罩着的那畫兒說。姐姐要知道這個道理先看這個頑意兒就明白了。說着便叫過花鈴兒來要扶了他自己上杌櫈兒去揭起那層絹來。這个當兒何小姐早一抬腿上去揭起那擋兒來一看那裡是甚麼佛像。原來是一副極艷麗的士女圖。只見正面畫着一个少年穿着个魚白春衣靠着一張畫案。案上堆着一卷書在那裡拈筆構思。上首橫頭坐着个美人穿着大紅衫兒湖色裙兒面前安着个博山爐在那裡添香。下首也坐着个美人穿着藕色衫兒松綠裙兒面前支着个綉花綳子在那裡挑綉勾邊。還有兩个丫頭拂塵煮茗。只有那士女的臉手是畫工。其餘衣飾都是配着顏色半紮半綉。連那頭上的簪鐶珠翠衣上的花樣褶紋都綉出來。綉得十分工緻。何小姐不由得先贊了一句道。好漂亮針線。這斷不是男工綉的。一定也是那位桐卿先生的手筆了。說着下來轉正了細細的一看畫的那三副臉兒。那少年竟是安公子。那穿藕色的却宛似張姑娘。那穿紅的竟是給自己脫了个影兒。把他樂的連連說道。難爲你好心思。怎麼想來着。你我相處了二年。我竟不知道你這麼手兒巧還會畫呢。張姑娘道。姐姐打諒真個的我有這麼大本事麼。除了這幾針活計是我作的。這稿子是人家的主意。那臉兒是一位姓陶的畫的。連那地步身段首飾衣紋都是他拘出來我照着作起來的。何小姐道。這个姓陶的又是誰呢。張姑娘道。咱們這裡有位程師爺。江蘇常州人。他有个姪兒叫作程銓。不知在那個修書館上當供事。這姓陶的就是那程銓的姪子。這个人叫作陶桂冰。號叫樨禪。我看見他這名字還念了个白字。叫他陶桂冰。被人家笑話了去了。纔告訴我說道是个冰字讀作凝。姐姐屋裡掛的那張玉堂春富貴就是他畫的。工筆人物他也會畫。最擅長的是傳真。今年夏天程師爺叫他來給婆婆請安。婆婆便請公公自己出個稿子叫他畫幅行樂。公公說我出個甚麼稿子呢。古人第一個畫小照的是商朝的傳說。他那幅稿子却不是自己出的。及至漢朝裡馬伏波將軍功標銅柱。却是極好的一幅稿子呢。只是雲台二十八將裡頭又獨獨的不曾畫着他。我這樣年紀一個被參開復的候補知縣。還鬧這些作甚麼。況這程世兄的令政又是个女史。倒是教他們小孩子們畫着頑兒去罷。我們就把他請過這屋裡來。不是容易纔商量定了這个稿子畫成你我三个人這副小照。何小姐道。我且不管你們是容易商量的也罷。不是容易商量的也罷。我只問你。我是个管作甚麼兒的。怎麼會叫你們把我的模樣兒畫了來了。一年之久。我直到今日纔知道啊。張姑娘道。豈但姐姐的模樣兒。連姐姐都叫人家娶了來了。姐姐也是一年之久。直到今日纔知道哇。姐姐要問怎麼就把姐姐的模樣畫了來了。請問這裡現放着姐姐這麼個模樣的妹妹。還怕照着畫不出妹妹這麼個模樣兒的姐姐來麼。（曲折奥衍仍自明白瀏亮玩此句法覺爾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不得專美於前）話雖怎樣說。只你這眉稍眼角的神情。合那點硃砂痣。倆酒窩兒也不知費了我多少話纔畫成的呢。何小姐道。我是急於聽你方纔說的那不許我扔開這長生牌位兒的道理。這話又與那長生牌兒何干呢。張姑娘道。姐姐別忙啊。要留那長生牌兒的道理正在這一幅行樂圖兒上頭說起來。這話長着的啊。自從去年我姊妹兩个在能仁寺草草相逢匆匆分手以後。算到今日整整的一年零兩个月。這其間無限的離合悲歡。今日之下我纔盼到合姐姐一室同居長相聚首。姐姐雖是此時纔來。我這盼着姐姐來的心可不是此時纔有的。這話大約姐姐也該信得及。何小姐連連點頭答應說。豈但信的及。這話大約除了我還沒第二个人明白。張姑娘道。這就見得姐姐知道我

的心了。只是我雖有這條心。我到了淮安。見着公婆。是個纔進門的新媳婦兒。不知公婆心裡怎樣。這句話我可不好向公婆說。不想公公到了青雲堡訪着九公。見着褚大姐姐。褚大姐姐也想到你我合他三个人這段姻緣上。及至婆婆到了。他們早合公婆商量到這段話。這段話他三位老人家自然也因為我是个纔進門的新媳婦兒。又不曾告訴我。落後還是褚大姐姐私下告訴了我。他還囑咐我先不要提起。我只管知道公婆的心裡是怎麼樣了。我可又不敢冒冒失失的問。那時候更摸不着你老人家的主意。我更不敢合你。我這位玉郎商量。這天閒中我要探探他的口氣。誰知纔說了一句。他講起他那番感激姐姐敬重姐姐的意思來。倒合我背了一大套四書。把我排喧了一陣。這話也長等閒了再告訴姐姐。何小姐道。這話也不用你告訴我。我也深知你的甘苦。併且連你們背的那幾句四書我都聽見了。張姑娘聽了一怔便憶他道。姐姐站住。姐姐通共昨日酉正纔進門。道還不夠一週時。姐姐這話是從那裡打聽了去的。我倒要問問罷了。為甚麼先哲有言。當得意時慢開口。當失意時慢開口。與氣味不投者對慢開口。與性情相投者對慢開口（較全人背銘尤切至）這四句話真是戒人失言的深意。只看何小姐這等一个精細人。當那得意的時候。合个性情相投的張姑娘說到熱鬧場中。一个忘神也就漏了兜。益發覺得這四句格言是個閱歷之談了。閒言少敘。却說何小姐一時說得高興。說得忘了情。被張姑娘一嘔不覺羞得小臉兒通紅。本是一對喁喁兒女促膝談心。他只得老着臉兒笑道。討人嫌哪。你給我說底下怎麼着罷。張姑娘道。底下一直到公婆到了家。把一應的事。人都料理清楚了。這天纔叫上我去。從頭至尾告訴了我。我纔委曲宛轉的告訴了你我這个玉郎。公公纔擇吉親自寫的通書合請媒的全帖。這就算定規了。給姐姐作合的這樁大事這幅行樂圖兒可正是定規了這樁事的第三天畫的。不然。姐姐只想也有個八字兒沒見一撇兒。我就敢冒冒失失把姐姐合他畫在一幅畫兒上的理嗎。何小姐聽了。益發覺得他情真心細。自是暗合心意。因望着那幅小照合他說道。是便是了。只是人家在那裡讀書。你我一个弄一個香爐一個。弄一堆針線在那裡攪人家。那心還肯擱在書上去呀。張姑娘歎了一聲道。姐姐的心怎麼就合我的心一个樣呢。姐姐那裡知道。現在的玉郎。早已不是你我在能仁寺初見的那个少年老誠的玉郎了。（何娘娘意中之言轉由張姑娘口中先說出來寫得二人同心真覺水乳交融沆瀣一氣龍媒何修而得此梅問美所言猶皮相也）自從回到京這一年的工夫。家裡本也接連不斷的事。他是弓兒也不拉。書兒也不念。說話也學得尖酸了。舉動也學得輕佻了。妹子是臉軟勸着他。總不大聽。即如這幅小照。依他的意思。定要畫上一个他。對面畫上一个我。倆人這麼對瞅着笑。我說這影响似的算個甚麼呢。他說這叫作歡喜圖。我問他怎麼叫歡喜圖。他就背了一大篇子給我聽。我好容易纔記住了。等我說給姐姐聽聽。他說當日趙松雪學士有贈他夫人管夫人的一首詞。那詞說道。

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兒。捏一個你。塑一个我。忽然歡喜呵。將他來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練。再捏一个你。再塑一個我。

那其間。那其間。我身子裡也有了你。你身子裡也有了我。

姐姐只說這話。有溜兒沒溜兒。我就說。趙學士這首詞兒也太輕薄。你這意思也欠莊重。你要畫。可別畫上我。我怕人家笑話。他儘只鬧着不依我。就想了个主意。我說你要畫我。這不是姐姐的事也定了麼。索興連姐姐偺們三个都畫上。你可得想一个正正經經的題目。還得把你

你我三个人的這場恩義因緣聯合到一處我可要請公婆看過并且留着給姐姐看的我拿姐姐這一鎮纔把他的淘氣鎮回去了也虧他的聰明兒真快就想了這幅稿子他說他那面兒叫作天下無如讀書樂姐姐這面兒叫作紅袖添香伴着書我這面兒就算給姐姐繡這幅小照呢叫作買絲綉作平原君我聽了聽這還有些正經纔請那位陶禪禪畫史畫了手臉我補的這針線這便是這幅行樂的來歷這如今姐姐是來了公婆又費了一番心把你我的兩間屋子給收拾得一模一樣我想等過了姐姐的新滿月把那槽碧紗㡢照舊安好了把姐姐這个長生牌兒還留在我屋裡把我這个小像姐姐帶到姐姐屋裡去這一來不但你我姊妹兩个時時刻刻寸步不離便是他到那屋裡有個我的小像陪着姐姐到這屋裡又有個姐姐的長生牌兒護着我他看着眼前的這番和合歡慶自然該想起從前那番顛險艱難你我兩個再時常的指點勸勉他叫他一心奮志讀書力圖上進豈不是好[好固是好也要留神招呼人家偏鋒文章]這便是我不許姐姐丟開這長生牌兒的道理姐姐道妹子說的是也不是請教張金鳳這等一套話那何玉鳳聽了可有个道他不是的只是你我說書的聽書的可莫爲那燕北閒人所欺據我說書的看來那燕北閒人作第十二回安大令骨肉敘天倫佟儒人姑媳祝俠女的時候偶然高興寫了那麼一個十三妹的長生祿位牌兒不過覺得是新色花樣醒人耳目及至寫到這回十三妹是娶到安家來了這个長生牌兒不提一句罷算漏一筆提一句罷沒處交代替他算算何玉鳳竟看不見這件東西無此理看見不問更無此理看見問了照舊供着尤其無此理除是劈了燒火那便無理而又無理無理到那頭兒了就讓想空了心把那个長生牌兒給他送到何公祠去天下還有比那樣沒溜兒的書嗎[凡事易於發端難於結局不過一長生祿位牌耳然欲安置妥當不知費幾許經營作者甘苦自喻仍期共喻不憚和盤託出倘謂稗官何妨率爾操觚未可爲知言也]大約那燕北閒人也是收拾不來這一筆沒了招兒擠了汗了就搜索枯腸造了這一片漫天的謊話成了這段賺人的文章雖是苦了他作書的却便宜了你我說書的聽書的假如有這椿事却也得未曾有便是沒這椿事何妨作如是觀閒話休提言歸正傳却說何小姐聽了這話不由得赶着張姑娘叫了聲好妹妹怎的你這見識就合我的意思一樣可見我這雙眼珠兒不曾錯認你了我正有段話要合你說纔說到這句戴嬤嬤回道舅太太過來了二人便把這話掩住連忙迎出來讓坐舅太太道我不坐了我那裡給你們烙的滾熱的盒子[讀者願聽下文不願吃這滾熱盒子]我纔叫人給褚大姑奶奶合那兩位少奶奶送過去了咱們娘兒們一塊兒吃我給你們作個和合會說着拉了二人過南屋去了不提他姐妹兩個一同在舅太太屋裡吃了餑餑便同到公婆跟前來安老爺正在外面陪鄧褚諸人暢飲安太太正合褚大娘子張太太并兩个姪兒媳婦閒話又引逗着褚家那个孩子頑耍了會子那天已早晚飯時候二人伺候了婆婆晚飯安太太因他們還不曾過得十二日仍叫張姑娘伴了何小姐回到新房同公子夫妻每共棹而食飯罷晚間安公子隨了父親進來閤家團聚提了些往日世事之難敘了些現在天倫之樂安老爺便合太太說道如今偺們的事情是完了大後日可就是烏老大家的喜事他臨走再三求下太太給他送送親他也爲家裡沒个長輩兒我們自然要去幫幫他纔是安太太道我也正在這裡算計着呢這天一定是得在城裡頭住下的了就着這一盪兒各處看看親戚道道乏去安老爺道豈止太太要去我也正打算趁這機會出去走走偺們娶這兩个媳婦兒都不曾驚動人事情過了到得見着了都當面提一句底下該帶去磕頭的地方太太還得走一盪不要惹人怪只是你我兩个人都出了門

褚大姑奶奶沒个人陪不是禮呀。褚大娘子道。這又從那里說起。二叔真個的還拿外人待我。瞧你二位老人家只管走。這天我正有事。我要赴席去呢。舅太太道。姑奶奶那裡去呀。褚大娘子道。我們大哥大嫂子。要請我去坐坐兒。又不敢回二叔二嬸兒。要弄了吃的。給我送進來。我說。我是借着我們老爺子分兒上。二叔二嬸纔把我當個兒女待。偺們各親兒各論兒。你們要這們鬧起來。那可就是作踐我了。如今我就定下那天吃他們去。安太太道。狠好麼。這他們又有甚麼不敢說的呢。安老爺道。既如此。就求舅太太合親家。給我們看家罷。安太太道。果然的我又想起件事來了。因向何小姐道。你不說要給你媽開齋呢麼。這天正是个好日子。這一席我同老爺又不好陪。倒是你三口兒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早上先在佛堂燒了香。前通個誠。算了了愿。把他二位請到你們屋裡吃。這就算你們給他二位順了齋了。豈不好。張太太聽了。先說作嗎呀。親家。你家那頓飯不吃肉。喂我吃上筯子。就算開了齋了。還用叫姑爺姑奶奶這麼花錢費事。安老爺道。是雖如此。也得叫他們小孩子們。心裡過得去。舅太太聽着說完了。便笑道。你們站着。偺們商量商量。這麼一對鄉你們行人情的行人情。認親戚的認親戚。女兒女婿給開齋的開齋。這天算都有了吃兒了。我呢。悶的大家連安老爺也不禁大笑起來。安太太道。你無論他們誰家。有剩湯剩水的揀點兒就吃了。要不我給你留倆餑餑。舅太太道。可不是呢。我有辦法兒。因合張太太道。親家母。到了那天。你早上同親家老爺赴了女兒女婿的席。晚飯等我弄點兒吃的。請你。我可不管親家公。張太太道。他還敢驚動舅太太咧。他在外頭那不吃了飯。哪。大家又談了一刻。纔各各回房安置。金玉姊妹這裡候公公進了屋子。服侍婆婆摘了簪子。兩个攙扶了了頭。前面僕婦打着一對手把燈。引着回家。又到舅太太屋裡閒談了片刻。舅太太便催着他三个歸房。何小姐這日正是善飲的朋友入席。第三杯有名色的。叫作新郎第二晚。一宿晚景提過。却說安老爺安太太一家向來睡得早起得早。次日清晨。兒女早來問安。大家正在閒談。人回鄧九太爺過來了。安老爺迎出去。一路說笑進來到上房坐下。鄧九公一一的應酬了一陣。便道老弟老弟婦。我今日特來道謝道乏。偺們的正事也完了。過了明日。後日是个好日子。收拾收拾。我可要告辭了。這話褚大娘子聽了。先有些不愿意。他本是个活動熱鬧人。在這裡住了幾日。處得上上下下。沒有一个不合式的。內中金玉姐妹尤其打得火熱。更兼正要去赴華嬤嬤家的請。如今忽然熱刺刺的說聲要走。他如何肯呢。只是自己不好開口。早聽安老爺說道。九哥你忙甚麼。雖說你在這裡幾天。正遇着舍間有事。你我究竟不曾好好兒的喝兩場。安太太也是在旁款留。褚大娘子便道。人家二叔二嬸兒既這麼留偺們就多住兩天不好。你老人家家裡又有些甚麼惦着的呀。九公道。倒不是惦着家。在這裡你二叔二嬸兒過於為我操心。忙了這一程子了。也該讓他老公母倆歇歇兒。安老爺聽了。那裡肯放。便道。老哥哥來不來由你。放不放可就得由我了。鄧九公聽了。哈哈大笑說。那麼着偺們說開了。我也難得到京。一盪往回來了。又身上有事。不得自在。如今老弟你要留下我。你可別管我。我要到前三門外頭熱熱鬧鬧的聽兩天戲。這西山我也沒逛夠。還有海淀萬壽山昆明湖。我都要去見識見識。一直逛到香山。再看看燕台八景。從盤山一路逛回來。撒和撒和。也不用老弟你陪我。我瞧你們那位老程師爺有說有笑的。我們倒合得來。還有寶珠洞那个不空和尚。這東西敢是酒肉全來。他好大量。問了問他這些地方。他都到過。再帶上女婿。我們就走下去了。我回家咱就喝。我出去我們就逛。是這麼着。我就住些日子。不我可就不敢從命了。安

老爺連說就是這樣。當下他父女各各歡喜。鄧九公談了幾句。又到公子新房望了一望。纔高高興興的出去。按下不提。安老夫妻連日在家便把鄧九公幫着的那分盛奩歸着起來。接着就找補開箱清給賬目。收拾傢伙。打掃屋子。安太太先張羅着打發兩个侄兒媳婦進城。安老又吩咐人張羅把張老的那所房子打掃糊裱起來。好預備他搬家。諸事粗定。他老夫妻纔各各出門進城謝客。安公子便預先吩咐了廚房預備了一棹盛饌。又叫備了桌午酒。這日先在天地佛堂。罷了供。燒了香。請張老夫妻磕過頭。然後請到新房。給他二位順齋。兩個老人倍常歡喜。這日打扮得衣飾鮮明。一同過來。張老是足登緞靴。裡面趁着魚白漂布上身兒。油綠綢下身兒的兩截袷襖。寶藍亮花兒緞袍子。釘着雙白朔風袍兒袖頭兒。石青哈喇寒羊皮四不露的褂子。戴種羊帽子。帶着個金頂兒。原來安老爺因家中辦喜事。親家老爺沒個頂帶。不好着石青褂子慶賀親友。錯敬了。非待親戚之道。適逢其會。順天府開着捐輸例。便給他捐了個七缺後的候選未入流。頭上便有了這個朝廷名器。他自己却以為雖是身家清白。究竟世業農桑。不圖這虛好看。因此遇着有事便頂帶榮身。沒事的日子便把頂子拔下來。擱在錢褡褳兒裡。這日也因是叩謝佛天。所以纔戴上的。張太太又是一番氣象了。除了綢裙兒緞衫兒不算外。頭上是金烘烘黃塊塊。莫講別的。只那根烟袋。比舊日長了足有一尺多。烟荷包用到絳色氈子的。裡頭裝的是六百四一觔的湖廣葉子。還是成觔的買了來。家裡存着。隨吃隨裝。這兩个老兒也可作孤始願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了閑話休提。却說他夫妻兩个到了女婿房裡。安公子金玉姐妹先讓到西間客坐坐下。公子同何小姐親自捧茶。張姑娘裝過一袋烟來。仍是照前那等裝法。這個當兒。張太太已經念過七八聲佛了。不一時戴嬤嬤回飯擺齊了。三個人讓他一位出來分東西席坐好。何小姐送了酒。退下去。向着二人便拜。慌得個張老說道。姑奶奶。你這是怎麼說。連忙出席還揖不迭。張太太說嚌了不的了。站起來。赶着過來就要攙。起來不想袖子一帶。把雙筷子掃在地下。把盅酒也掃倒了。酒了一桌子。幸而那盅子不曾掉在地下。僕婦們連忙上前揀筷子。擦棹子。重新斟酒。鬧成一團。他那裡還拉着何小姐說。姑奶奶。你這是咱兒說。你留我多吃幾年太米飯罷。別價儘着折受我咧。何小姐道。慢講爹媽為我吃這一年的齋。我該磕個頭的。我自從在能仁寺受了你二位老人家那个頭。到今日想起來。便覺得罪過。何況今日之下。妹妹是誰。我是誰呢。他兩老也謙不出個甚麼兒來。公子便讓着歸了坐。那老頭兒到依寔吃了兩三個餑餑。一聲兒不言語的。就着菜吃了三盌半飯。張太太先前還是乾嗽白餑餑。何小姐說。媽倒是吃點兒菜呀。他見那桌子上擺着也有前日筵席上的那小雞子兒熬乾粉。又是清蒸刺猬皮似的一盌。合那一盌黑漆漆的一條子一條子上面有許多小肉錐兒的。不知甚麼東西。若論張太太到了安老爺家也一年之久了。難道連燕窩魚翅海參還沒見過不成。只因安老爺家雖是個世族大家。却守定了那老輩的勤儉家風。不比那小人家當枉花那些無味的錢。混作那等不着要的濶。家中除了有個喜事。以至請个遠客之外。等閑不用海菜這一類的東西。因此張太太雖然也見過幾次。知道名兒。只不知道那個名兒是那件上的。所以不敢輕易上筷子。如今經何小姐揀樣的讓着給夾過來。他便忒兒嘍忒兒嘍的吃了些。不想那肚子有冒冒的一年不曾見過油水兒了。這個東西下去。再搭上方纔那口黃酒。敢是肚子裡就不依了。竟咕嚕咕嚕的叫喚起來。險些兒弄到老廉頗一飯三遺矢。幸虧他是個羊獻。咕嚕了會子。竟不曾响動。一時大家吃完了飯。兩个丫鬟用長茶盤兒

送上漱口水來張老擺了擺手說不要因叫這女孩兒你倒是揭起炕氈子來把那蓆篾兒給我撅一根來罷柳條兒一時摸不着頭公子說
拿牙籤兒來柳條兒纔連忙拿過兩張雙摺兒手紙上面托着根柳木牙籤兒張老剔了會子牙又從腰裡拉下一條沒撬邊兒大長的白布
手巾來擦了擦嘴又喝了兩口茶便站起來道姑爺兩位姑奶奶費心我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可到得前頭招護招護去了公子道晌午還須
備着菓子呢張老道姑爺你知道的我不會喝酒又不吃那些零碎東西再說今日親家老爺太太都不在家他們伴兒們倒跟了好幾个去
在外裡的呢也熬了這麼幾天了誰不偷空兒歇歇兒我幫他們前頭照應着去說着便出去了公子一直送出二門方回這裡張太太吃了
一袋烟也忙着要走何小姐道媽可忙甚麼呢沒事就在這裡坐一天說說話兒不好他道外姑奶奶你婆婆托付了我會子咱把人家舅太
太一個人兒丟下不是話再說他晚上還給我弄下吃的了我更不會吃那些菓子呀酒的咧你們自家吃罷說着自己攥上烟袋荷包絹子
也去了他三个跟到上房只見舅太太吃完了飯正看看老婆子們那裡拌鋸末子掃地見了張太太站起來道偏了我們了赴了女兒的席
來了張太太道可吃飽咧齋也開咧我們姑奶奶這就不用惦記着咧舅太太便讓他姐妹兩個也坐下因合公子道這裡不要你你去罷公
子正一心的事由兒想着回家便答應了一聲笑着先走了這裡姐妹兩個便在旁邊的小杌子上坐下那个大丫頭長姐兒便從柳條兒手
裡接過烟袋荷包來給張姑娘裝了袋烟回身又給何小姐倒過碗茶來何小姐連日見這個丫頭在婆婆跟前十分得用便欠了欠身說長
姐姐你叫他們倒罷隨即站起來同張姑娘走到排插兒背後一長一短的合他說話兒因見他是個旗裝却又有些外路口音問了問纔知
他爹娘是貴州狆苗的叛黨老祖太爺手裡得的分賞功臣為奴的罪人他爹娘到這裡纔養得他他從小兒便陪着公子一處頑耍到了十
二歲太太纔叫上來的何小姐見他說話兒甘淨性情兒柔和從此便待他十分親近這且不提他姐妹兩个坐了片刻舅太太便道今日婆
婆不在家你們姐兒倆也歇歇兒去我要合親家太太湊上人鬬牌呢因合何小姐道你這位公公呵我告訴你討人嫌着的呢他最嫌人鬬
牌他看見人鬬牌却也不言語等過了後兒提起來你可聽麼不說他拙笨嬾兒全不會又是甚麼這椿事最是消磨歲月了最是耽悞正經
了又是甚麼此非婦人本務家道所宜了綳着個臉兒嘈嘈個不了偏偏兒的姑太太合我又都愛鬥個牌兒得等他不在家偷着鬬今日我
可要贏我們親家太太倆錢兒了何小姐道娘就鬬牌我們也該在這裡伺候你只聽可再沒舅太太那麼會疼人的了說不用你們倆家去
屋裡是說且不動呢零零碎碎也偷空兒歸着歸着以至公婆喜歡的是甚麼呀家裡的事兒啊你們爹的脾氣性格兒啊隨身的活計啊姐
姐也該問問妹妹也該說說今日不是個空兒嗎去罷何小姐本是不肯走被舅太太這一提倒提起他心裡一椿事來正待要走張姑娘道
姐姐舅母既怎麼吩咐不偺們就走罷家裡坐坐兒再來二人便攜手同行而去且住說書的這回書一開場你就交代此後便要入安龍媒
正傳如今一回書說完了請教那一句是安龍媒的正傳啊況且何玉鳳到了安家纔得兩三天合張金鳳姐妹初聚這一邊自然該入門問
諱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問那一邊自然也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有許多緊要正經話要說纔是情理怎的便談到這些閨閣閒情
合瑣屑筆墨作這等一篇沒氣力的文章莫非那燕北閒人寫到賀硯雕弓完成大禮有些江淹才盡起來了列公待浮海而後知水非善觀

水者也。待登山而後見雲。非善觀雲者也。金玉姊妹兩个到了今日之下。沒得緊要正經話可說了。甚麼原故呢。那燕北閒人早輕輕兒的把位舅太太放在中間。這文章儘夠着了。不必是這等呆寫。至於這回書的文章。沒一个字沒氣力。也沒一處不是安龍媒的正傳。聽到下回。纔知這話不謬。苟謂不然。那燕北閒人雖閒。也斷不肯浪費這等拖泥帶水的閒筆閒墨。彼有取耳。子姑待之。這正是定從正面認廬山。那識廬山真面目。畢竟那金玉姊妹兩个回家。又有些甚的枝節。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回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

這回書緊接上回。話表安公子。却說安公子本是个聰明心性。倜儻人才。也虧父母的教養詩禮的陶鎔。纔不曾走入紈袴輕佻一路。自從上年受了那場顛險。幸得返逆為順。自危而安。安老夫妻暮年守着個獨子。未免舐犢情深。加了幾分憐愛。偏偏的他又一時紅鸞雙照。得了何玉鳳張金鳳這等一雙才貌心性色色出衆的佳人。心是肥了。氣是飛了。主意也漸漸的多了。外務也漸漸的來了。一个人到了成丁授室。離開父母左右。便是安老夫妻恁般嚴慈。那裡還能時刻照管的到。他有時到了興會淋漓的時節。就難免有些小德出入。這日安太太吩咐他給岳父母順齋。原不過說了句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他就這等山珍海味的小題大作起來。還可以說畫龍點睛。至於又無端的弄桌菓酒。便覺畫蛇添足。可以不必了。果然那一雙村老兒作不來這些新花樣。力辭而去了。他便就這桌席酒上。生出篇文章來。（這篇新花樣文章依在下評來不獨比那篇硬篇偏鋒文章大是柔和并且比那文章也還正派）因此在上房時。舅太太讓了他一句。他便忙忙的回到房中。催着打掃淨了屋子。又有個知趣兒的丫頭。點了兩枝蘭花香薰了薰。張太太的葉子烟氣味。那時節正是十月上旬。天氣。北地菊花盛開。他早購了些名種。院子裡小小的堆起一座菊花山來。屋裡簪瓶列盞。也擺得無處不是菊花。回到家裡。便脫了袍褂。換上一件倭緞鑲沿塌二十四股兒金線縧子的絳色縐綢鵪鶉爪兒皮襖套一件鷹脖色摹本緞子面兒的珍珠毛兒半袖。問葫蘆兒帶一頂片金邊兒沿鬼子欄杆的寶藍滿平金的帽頭兒。腦袋後頭。搭拉着大長的紅穗子。凡是這些過於華靡不衷的服飾。都是安老爺平日不准穿戴的。這日父親不在家。便要穿戴起來。擺搭擺搭。打扮好了。又親自提着個宜興花澆。澆了回菊花。見那菊花山上。有一枝金如意。一枝玉連環。開得十分玲瓏婀娜。便自己取了把剪花的小竹剪子。剪下來。養在書桌上那個霽紅花囊裡。等了半日。不見金玉姊妹兩个回來。他就隨手拿了一本李義山的詩翻閱。時當正午。日影在窗。恰好屋裡閒住一個蜂兒。急切不得出去。碰得那窗櫺兒蓼蓼作响。他手裡指着那本詩。正翻着昨夜星辰昨夜風那首無題。看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兩句。益發覺得滿室中古香穠豔。此情此景。世人無此風雅了。正看得高興。只聽窗外鉤聲格格。他姊姐兩個攜手同歸。忙丟下書笑道。你姐妹兩個來得大妙。我這裡正有樁要事相商。居。吾語汝。便讓他兩個牀上坐了。自己就靠着那張書桌說道。今日給岳父母備了絕好的一桌菓子。不想他二位老人家無此雅興。父母既不在家。何不要進來再開罈兒好酒。你我三個人作個賞菊小宴呢。張姑娘聽了。先說道。把菓子要進來。偺們吃了。便得依我說酒可以罷了。罷倒比不得公婆在家裡。況且婆婆出門去了。舅母雖是那樣說。我同姐姐一會兒還得在上屋照料照料去。纔是。公子正在興頭上。吃這一擋。便有些不豫色然。何小姐連忙向張姑娘丟了个眼色。說道。舅母不是外人。既那樣說。偺


兒女英雄傳
第二十回圖



們等會子再過去也使得就是偺們屋裡偶然偷空兒聚這麼一遭兒倒也沒甚麼的公子聽了纔鼓起興來便向着張姑娘道你這人怎的這等欠雅對着美人賞此名花若無旨酒豈不辜負這良辰美景等我親自叫他們開酒去說着興匆匆的跑出去了這裡張姑娘攢着眉帶着笑向何小姐道我的姐姐你老人家是怎麼了前日合我說甚麼來着怎麼今日又這等高興起來了呢姐姐不知道是說公公雇他喝酒他喝開了可沒把門兒人攔不住何小姐先嘆了口氣說道妹子你方纔說的寔在是正經話我豈不知偺們前日沒得談完舅母來叫吃餑餑就把這話打斷了我看你我眼前可愁的還不專在他喝酒上自從我來的第二天看見他寫的春深似海的那副對聯合那首種梧桐的七截詩我就添了樁心事正要合你說你比我早有先見之明又說了那套話我這兩日留上心一看妹妹你的話果然說得不錯這大約總由於他心性過高境遇過順興會所到就未免把這輕佻一路誤認作風雅殊不知便是真風雅這兩個字也最容易誤人誤人還誤得不淺果然性情持得住風雅殊不知便是墨客騷人倘被風雅移動了性情竟會弄成個輕薄子弟前賢那人無風趣官多貴案有琴書家必貧的兩句話雖是過激之談卻也確有此理你只看古往今來那些風雅先生們那一个是置身通顯的講到王郎現在的處境上有兩位老家兒栽培下有你我兩人侍奉豊衣足食無慮無愁可是你說的正是奮志功名力圖上進的時候我看他一切丟開只把這些閨閣情筆墨瑣屑作了個正經已經認錯了路頭了再說一句不是你我不害臊的話若不然是照行樂圖兒上的那等一個不言不語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你或者像長生牌兒似的那等一個無知無識推不動撬不動的我正所謂影裡情郎畫中愛寵他見這屋裡沒甚麼可風雅的去處少不得也得一心撲到書本兒上去偏偏兒守着怎麼個模樣兒的你又來了照你這個樣兒的我一個人能有多大精神要都用在這三間屋子裡還怕他不合脂粉花香日親日近離經濟學問日遠日疎麼所以從來說三日不與士大夫談則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又道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古人何必無端的作這等危言未必不有見於此（此等口吻絕肖阿翁口吻不圖出於姑娘口中然較魯翰林女公子專講八股固自不同）你我若不早為之計及至他久假不歸有個一差二錯那時就難保不被公婆道出個不字來責備你我幾句便算公婆因愛惜他原諒你我不肯責備要知一樣的給人作兒子他這給人作兒子可與衆不同一樣的給人作媳婦你我這給人作媳婦可與衆不同他給人作兒子這條身子所關甚重你我給人作媳婦這兩副担兒也就不輕今日之下你我合他三个人費了公婆無限的精神氣力千難萬難聚在一處既然彼此一心要不看破些枕席私情（要不二字已見上第二十九回蓋稗史先生習用之調然前則心口相商斷獨自斷之詞此則彼此對談要約同心之語口氣又自不同）認定了倫常至性把他激成一個當代人物豈不可惜他這副人才可不負公公婆這番甘苦可不枉結了你我這段因緣何小姐說到這裡張姑娘先舉手加額的念了一聲佛說姐姐這話比我見的更遠我雖說臉嫩着了也勸他幾句說的那會兒好笑嘻嘻的答應着過兩天還是沒事一大堆何小姐道他如今正在興頭上這樣合他輕描淡寫大約未必中用你不見你方纔攔了他一句酒倒罷了他就有些不耐煩起來麼所以我合你使了個眼色我的意思正要借今日這席酒你我看事作事索性破釜沉舟痛下一番鍼砭你道如何張姑娘道好是好極了我在姐姐跟前可不存一點心眼兒姐姐說話可一會價的性急他的脾氣可一會兒的價性左偺們可試着步兒來萬一有个一時說不對路倒不要被人聽見一下子吹到公婆耳朶裡顯見得姐姐纔來了幾天

兒兩个人就不和氣似的。何小姐道。你這話慮的狠是。正是衛顧我的話。你只放心。我自然有個呌他左不到那裡去的說法。張姑娘道。姐姐打算怎的個說法。我聽聽。何小姐纔要開口。兩个酒窩兒一動。把臉一紅。湊到張姑娘耳畔說了幾句。把個張姑娘樂的連連點頭。笑道。姐姐這呌作兵法攻心為上。又呌作彭更有二馬。何小姐似嗔似喜的睄了他一眼。說道。人家合你說正經話。你又來了。因又說道。果然他听進這話去。便是你我受他兩句甚麽話。也不為可媿。不算受屈。只要把他逼到正路上去。不但如了公婆的愿。成了他個人。也不枉我拿着把刀。把你兩个撮合在一塊子。也不枉你說破了嘴。把我兩個撮合在一塊子。便是我的父母。也不白佔人家的一塊墳塋。親家爹媽也不白吃人家的半生茶飯了。這話要擱在第二個人家兒的同房姊妹。也說不得。必弄到這個疑那個取巧。那個疑這個賣乖。倒壞了。錯了。你我兩個不但我信得及你。我料你也一定信得及我。所以我纔合你商量。你想着怎麽樣。張姑娘道。姐姐這還有甚麽可商量的。呌姐姐沒來。就讓我有這見識。也沒這力量。如今姐姐來了。我還愁甚麽。何況這話兩个人說。又比一个人說的多了呢。不用商量。一定如此。列公你看奇哉怪也。好一對奇怪女孩兒。他兩个算把兒女英雄四個字攥住不撒手。刀往不鬆嘴了。閑話休提。再說何玉鳳張金鳳兩個計議停妥。倒歡歡喜喜。先張羅着呌那些僕婦丫頭。放桌椅。安匙筯。洗盞滌器。便傳給廚房把菓子打發上來。將擺得齊整。公子早忙忙的進來。見戴嬤嬤在那裡汕吟嗅壺。便呌道。嬤嬤你先擱下那個。快給我找个干淨盌來掣酒。原來安老爺的酒是交給葉通管着。便見葉通帶着兩个更夫。抬進一大罈酒來。放在廊下。公子忙着問葉通道。滑稽呢。葉通只愣愣的站着不言語。公子道。你沒帶進來嗎。葉通這纔回說。請示爺甚麽是個呱咭呀。公子哈哈笑道。難為你還告訴我你念過古文觀止呢。難道連滑稽列傳那篇漢文也沒念過嗎。葉通道。奴才念過。奴才只知那滑稽兩个字作口角詼諧利辨講。這是個甚麽奴才可怎麽帶得進來呢。公子道。怕不是這等講法。然則何不名曰口角詼諧利辨列傳。而名曰滑稽列傳呢。這滑稽是件東西。就是掣酒的那個酒掣子。俗名呌作過山龍。又呌倒流兒。因這件東西從那頭兒把酒掣出來。繞個灣兒注到這頭兒去。如同人的滑串流口。雖是無稽之談。可以從他口裡繞着灣兒說到人心裡去。所以呌作滑稽。又有個乖滑稽留的意思。所以謂之滑稽列傳。明白了哇。取去罷喲。葉通百忙裡無意中倒明白了個典。笑道。爺要說呌奴才取倒流兒去。奴才此時早取了來了。公子這陣不着要。大約也由高興而起。（論斷一句語有歸宿）不一時葉通拿了酒掣子進來。公子看着掣出來。沍好了。纔進屋子。早見筵開綠綺。人倚紅妝。已預備得停停妥妥。心下十分歡喜。又見正面設着張大椅子。東西對面兩張杌子。因說道。這首坐自然是為我而設了。估了估了。一抬腿便從椅子旁邊拐欄上邁過去。站在椅子上盤腿大坐下來。纔得坐下。便呌酒來酒來。不防這個當兒張姑娘捧壺。何小姐擎盃。滿滿的斟了一盃送到跟前。他連忙道。阿呀怎麽鬧起外官儀注來了。何小姐道。這是俗們屋裡第一次開宴麽。他听了便騰的一聲跳下座來。座旁打了一躬。慌得他姊妹兩個笑而避之。又聽張姑娘道。人家姐姐這盅酒可得乾了哇。公子接過來站着一飲而盡。張姑娘接過盃來。便把壺遞給何小姐照樣斟了一盃送過去。公子道。這是有個在先的。不消再讓他。一口氣飲乾。便要接壺來回敬他姐妹兩个酒。二人一齊正色道。這可使不得。看人家笑話。呌丫頭們斟罷。公子只得歸坐。金玉姊妹便分左右坐了。侍婢們挨坐送上酒來。公子擎盃在手。左顧右盼。望着他姊妹兩個。說請阿自己便先飲了一口。

又撫掌道此人生第一樂也何小姐笑道這個典用得好俗們這堂屋裡正少一塊匾等喝完了酒何不趁興就寫起來公子道用甚麼字呢何小姐道四樂堂公子道怎的叫四樂何小姐道你把這席酒算作第一樂那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只好算第二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只好算第三樂了還敷餘着個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湊起來可不是四樂堂公子聽得這話有些扎耳朶便端起盃來又飲了一口道且食蛤蜊隨即喝乾了那盃向他姊妹照盃何小姐道這等來法濫飲而易醉俗們莫如行個令罷這句話更打進公子心眼兒裡去了連說有理我們行甚麼令呢屋裡書桌上有我養着的絕好一枝玉連環一枝金如意把他拿來大家擊鼓傳花何如他兩個分明曉得把他兩個的芳名作戲只作不解張姑娘道這個令行不成第一公公的家教俗們家從沒樂器這一類東西便是此刻叫人在外頭現找去只聽見背着鼓尋鎚的沒聽見拿着鎚尋鼓的縱讓找了來我們雖沒行過這個令想理去自然也得個會打鼓的打出個遲緩緊慢來花落在誰手裡纔有趣要就交給俗們這些丫頭老婆子一打豈不把你這麼個好令弄得風雅掃地了嗎如今我倒有個主意莫若就把方纔你說的名花美人旨酒作個令牌子想個方兒行起來豈不風雅些呢何小姐先說有理便說如今要每人說賞名花酌旨酒對美人三句便仿着東坡令每句底下要合着本韻綴上一句七言詩不准用花酒美人的通套成句都要切着你我三個今日的本地風光你道好不好公子聽了只樂得眼花兒撩亂心花兒怒發不差甚麼連他自己出過花兒沒出過花兒都樂忘了手裡拿着一隻筷子敲打着桌子道鳳兮鳳兮可兒可兒實獲我心依卿所奏張姑娘見公子狂得章法大亂只低了頭抿了口煙從兩個小鼻子眼兒裡慢慢的噴出來笑而不語何小姐卻生來的言談爽利氣槩飛揚今日又故作出一團高興來但見他在座上鬢花亂顫手釧鏗鏘公子這些趣談他只像不曾留意只聽他向公子說道這個令可是我合妹妹出的主意我們兩個可不在其位況且女子從人者也這屋裡斷沒我兩個出令的理自然從首座行起公子酒入歡腸也不得一聲兒先要行這個新令不用人讓自己告着先喝了一盅令酒想了一想說道

賞名花　穩繫金鈴護絳紗

酌旨酒　玉液金波香滿口

對美人　雪樣肌膚玉精神

金玉二人相視一笑都贊道好各飲了一口門盃公子順着領兒向張姑娘把手一拱道過令該桐卿了張姑娘道我不替姐姐何小姐聽了更不推讓便合公子說道我們兩個可不能說得像你那樣風雅呀只要押韻就是了公子道慢來慢來也得調個平仄合着道理纔算得呢何小姐道自然這平仄幸而還弄得明白道理也還些微的有一點兒在裡頭因說道

賞名花　名花可及那金花

酌旨酒　旨酒可是瓊林酒

纔說得這一句公子便擠着眉搖着頭道俗何小姐也不合他辯又往下說第二句道

公子撇着嘴道罵何小姐便說第三句道

對美人　美人可得作夫人

公子連說醜醜醜醜你這個令收起來罷把我麻犯的一身雞皮疙瘩了你快把那盅酒喝了完事何小姐道怎的這樣的好令不入爺的耳呀要調平仄平仄不錯要合道理道理儘有怎麼倒罰我酒呢公子哈哈大笑道我倒請教請教這番道理安在何小姐道既叫我說偺們先講下說的沒個道理我認罰有此道理你認罰何如公子道說得有個理我吃一大盃沒道理要依金谷酒數受罰諒你也喝不起極少也得罰三杯還不准先儒以為癖也張姑娘道就是這樣我保着姐姐姐姐要賴不但姐姐喝三盃我也陪三盃公子道既如此姑妄言之妄聽之罷囉何小姐見公子定要他說出個道理來趁這機會便把坐兒挪了一挪側過身子來斜籤着坐好了望着公子說道既承清問這話却也小小的有個道理在裡頭你若不嫌絮煩容我合你細講你方纔合妹子說的對着美人賞此名花若無旨酒豈不辜負了良辰美景自然看得美人名花旨酒不容易得良辰美景尤其不容易得這話要不是你胸襟眼界裡有些真見解絕說不出來只是替那美人名花旨酒設想他談何容易作了個美人開成朶名花釀得杯旨酒也要那對美人賞名花飲旨酒的消受得那旨酒名花美人纔算得美人名花旨酒的知音便是那花酒美人也覺得增色不然你只管去對他賞他飲他你幹你的他幹他的那良辰美景也只得算幹那良辰美景的了其中毫無樂趣各不相干還怎生道得個風雅何況這幾件件件都是天不輕容易給人的幸而有杯旨酒又愁沒朶名花可賞有朶名花又愁短個美人相對便算三樁都有了更難的是美景良辰一時間都合在一處講到今日之下大爺你生在這太平盛世又正當有為之年玉食錦衣高堂大厦我合妹妹兩個雖道不算美人且幸不為嫫母就眼前這花兒酒兒也還不同野草村醪再逢着今日這美景良辰真是一刻千金你算所望皆全無意不滿了要知天道忌全人情忌滿美景不長良辰難再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保不住杯中酒不空又怎保得住座上客常滿你怎生想個方兒把這幾樁事撙節得長遠些享用着安穩些便好公子道正好喝酒取樂怎的忽然動起這等的感慨牢騷來了何小姐搖頭道不是這等講我同妹妹兩個一個村姑兒一個孤女兒受上天的厚恩成全到這步田地再要感慨牢騷那便叫無病呻吟無福消受了只是我兩個作了一個婦女可立得起甚麼事業來不過是侍奉翁姑幫助丈夫叫養子女支持門庭料量薪水這幾件事件件作得到家纔對得過天去我過來看了這幾日現在的門庭不用我兩個支持薪水不用我兩個料量眼下且無子女不用我兩個教養第一件是侍奉公婆這樁事我同妹妹儘作得到家就只愁你身上我兩個有些幫助不來我妹妹倒添了樁心事公子笑道這話那裡說起此之謂蘧伯玉帶籠頭牽牽君子放着這等一位恢宏大度的何簫史一位細膩風光的張桐卿還怕幫助不了一個安龍媒我倒請教你二位待要怎個個幫助我又要幫助我到怎的個地位纔得心滿意足呢何小姐道不是謙你我三個人也不用着這個謙字我想人生夢幻泡影石火電光不必往遠裡講就在坐的你我三個人自上年能仁寺初逢青雲山再聚算到今日整整的一年這一年之中你我各各的經了多少滄桑這日月便如落花流水一般的過去了如今天假良緣我兩個侍奉你一個頭一件得幫助得你中個舉人會上個進士點了翰林先交代了讀

書這個場面至於此以後的富貴利達雖說有命存焉難以預定只要先上船自然先到岸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豈不知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那時博得個大纛高牙位尊祿厚你我也好作養親榮親之計這等講起來我那揷金花飲瓊林酒想封贈個夫人的令那一句沒道理你先道是俗腐醜我倒請教怎生纔是個不俗不腐不醜你這見解一定加人一等這等元妙高超法我兩個怎生幫助得你狀公子聽了揚起頭來啞然大笑說道迂哉迂哉我只道你兩個有甚麼石破天驚的大心事這等為難原來為着這兩椿事論取功名不敢欺安龍媒從考秀才起就不曾科考過第二次想那中舉人中進士也還不到得如登天之難據父親授我的這點學業我看着那入金馬步玉堂如同拾芥論養父母我家本不是那等的等着錢粮米養活父母的人家兒只這園着莊園的幾畝薄田儘可敷衍吃飯何況父親還有從淮上一路回京承諸相好義贈的不下萬金再加上鄧翁前日這一項足有四萬金的光景難道還不夠父母的安富不成何必遠慮到此何小姐道便把金馬玉堂這番事業就看得這等容易無論你有多大的學問未必強似公公你只看公公便是個榜樣至於家計我在那邊住的時候也聽見婆婆同舅母說過園着莊園的這片地原是我家的老圈地當日多的狠呢年久日深失迷的也有隱瞞的也有聽說公公不慣經理這些事情家人又不在行甚至被莊頭盜典盜賣的都有如今剩的只怕還不及十分之一果然如此這點兒進項本就所入不抵所出及至我過來問了問自從公公回京時家中不曾減得一口人省得一分用度如今倒添了我合妹妹兩個人親家爹媽二位再加我家的宋官兒合我奶娘家的三口兒就眼前算算無端的就添了七八口人了俗語說的好但添一斗不添一口日子不可長算此後只有再添人的怎生得夠至於你說的這樣銀子公公回京一路盤纏到家安置再加上妹妹合我這兩件喜事所費也就可想而知便有個三四萬銀子又支持得幾年若不早為籌畫到了那展轉不開的時候還是請公公重作出山之計再去奔波來養活你我呢還是請婆婆撡搯薪水受老來的艱窘呢（妙月之暈礎之潤久矣至是風雨驟越來越緊愈唱愈高）張姑娘從旁道姐姐這話實在想的深說的遠大小人家都是一理大概受這個病的居多說話間公子一面聽着又三杯過手了且住安家的家事怎的安公子不知底細何小姐倒知底細何小姐尚知打算安公子倒不知打算何小姐精明也精明不到此安公子懞懂也懞懂不到此這個理怎麼講列公其理甚明人所易曉何小姐是從苦境裡過來的如今得地身安安不忘危立志要成全起這家人家立番事業安公子是自幼嬌養衣來伸手飯來開口的人何曾理會過怎生的叫作生計艱難及至忽然從書房裡掏出來淮上一來一往走了一盪也只不過領略些衙途市井的風土人情長得了甚的心胸見識落後回到家又機緣一步湊巧似一步境界一天從容似一天他看着那烏克齋鄧九公這班人一幫動輒就是成千累萬未免就把世路人情看得容易了然則他當日那番輕身救父守義拒婚以至在淮上店裡監裡見着安老夫妻的那一番神情在自家閨房裡訓飭張姑娘的那一篇議論豈不是個天真至情謹飭一邊的佳子弟如今怎的忽然這等輕狂放縱起來呢這也容易明白他從前那些行逕是天真至性裡住了點兒書毒現在的這番行逕是知識開了習俗所染這就叫學油滑了也還仗他那點書毒纔不學那吃喝嫖賭成一個花花公子所以就近於狂猥一路大凡一個子弟都有四重關開了知識是第一重關出了書房是第二重關成了家是第三重關入了宦途是第四重關一關一變

則化化則倖矣果能始終不變定然成個人物然而不變的少只要變後還能遵父兄的教訓師友的勸勉閨閣的箴規慢慢的再往回來變指望他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也就罷了然而也少且莫只顧閑談打斷了人家小夫妻三個的話柄再說安公子此時是一團的高興那裡聽的進這路話去無如他在何小姐跟前又與張姑娘有些不同自從上年見面的那日一個竪心旁兒寫在那裡直到如今雖不曾在右邊加上個甚麼字畢竟有些愛中生敬敬中生畏況且人家的話正正堂堂料着一時駁不倒便說道言之有理偏現在又得出去謝幾天客這一句忙完了度過殘冬就是年下等明年開了春可要認認真真的用功起來了何小姐道你這話到暗合了那個笑話了一个人嬾於讀書賦詩言志作了一首七言絕句詩道春天不是讀書天夏日初長正好眠秋又凄涼冬又冷收書又待過新年豈不聞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怎的只顧把話兒說遠了據我姊妹的意思等公婆回來家人牲口都勻出來了你便拜兩天客回來且把飲旨酒賞名花對美人的這些風雅事兒以至那些言情遣興的詩詞弄月吟風的勾當一切無益身心的事一概丟開甚至連你的那蕭史桐卿也暫且莫把他擱在心上一心幹正經的埋首用起功來轉眼就是明年秋闈再轉眼就是後年春榜果然高捷連登再點上庶常進了那座清秘堂別的慢講你只看公公正在精神強健的時候忽然的急流勇退要知不是一心指望你來翻稍果然有這天也好慰一慰老人家半世期望之心平一平老人家一生抑鬱之氣你豈不作成了一個養志的孝子俗話說的先下米先吃飯果然有命水到渠成十年之間不愁到不了台閣封疆的地位那時榮養雙親俯仰無愧到了這個分兒上了還怕不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成這三件樂事你算都作到家了我覺得便是那金谷園錦屏風也不是甚麼難事算起來十年過後你纔三十歲依然還是個白面書生也還不算辜負了這良辰美景那時候偺們可對了美人飲着旨酒賞那名花由着性兒樂麼這屋裡那塊四樂堂的匾可算掛定了不然這春深似海的屋子也就難免愁深似海不但我們這兩個鳳兮鳳兮已而已而了只怕連你這今之所謂風雅也就殆而殆而了那時你自己顧自己也不顧來還想好待千雲垂蔭日護他比翼效雙栖焉這話却不為着這席酒而起自從我過來第二天見了你這些筆墨就深以為不然連日更見你一天一天的近於口角與酸止舉輕佻一路迥不是從前的溫文謹厚樣子這却大不是公婆教養成全的本意我兩個深以為愁幾次要勸勉你一番這幾日偏忙忙碌碌不得個機會今日適逢其會遇着你置這席酒方纔妹妹止說了個酒倒罷了你便有些不耐煩照這等流連忘返優柔不斷起來我姐妹竊以為不可所以方纔我兩個商量定了就你口中言道我心腹事下這篇規諫只不知這話大爺聽得進去聽不進去公子聽了這話便有些受不住不似先前那等柔和了只見他沉着臉垂着眼皮兒閉着嘴從鼻子裡吭了一聲把身子挪了一挪歪着頭兒向何小姐道聽得進去便怎麼樣聽不進去便怎麼樣我倒請問其目（亦從何哉爾所謂達者之來可謂孔門心法家學淵源）問得他那意思想着要把乾綱振起來董他一董料想今日之下的十三妹也不好怎樣再不想這位十三妹可是董得動的他却也不怎樣只把嗓子提高了一調說道聽得進去莫講偺們屋裡這點兒小事兒便是侍奉公婆應酬親友支持門户約束家人籌畫銀錢以至料量薪水米鹽這些事都交給我姊妹兩個侍奉公婆是我兩個的第一件事但有不周許你責備支持外面是我的事料理裡面是他的事公婆只樂得安養你只一意讀書但能如此我姊妹縱然給你煖足搔背掃地拂

麼。也甘心情愿。還一定體貼得你周到。侍奉的你殷勤。聽不進去兩峯對峙壁立千仞有介然不可犯之色出此入彼無可調停中立于是兩卿只須君請擇於斯二者一句宛似雙流赴壑石破天驚我兩個又有甚麼法兒呢。左是這個院子。我兩個便退避三舍。搬到那三間南倒座去。同住。儘着你在這屋裡嘲風弄月。詩酒風流。我兩個絕不敢來過問。白日裡便在上屋去侍奉公婆。晚間回房作些針黹。樂得消磨歲月。免得到頭來。既悞了你。還對不住公婆。落了褒貶。列位請聽何小姐這段交代。照市井上外話說。這就叫把朋友碼在那兒了。安公子高高興興的一個酒場。再不想作了這等一個大煞風景。況他又正在年輕心是高的。氣是傲的。臉皮兒是薄的。站着一地的僕婦丫頭。被人家排大姪兒似的這等排了一場。一時臉上就有些大大的磨不開。不由得一把肝火。直攻到顖門子上來。扯脖子帶顋頰。漲了個通紅。纔待開口。張姑娘的話來了。說道。大爺。人家姐姐說的。可是字字肺腑。句句葯石。你可先別鬧左性。且沉着心。捺着氣。細細兒的想想再說話。安公子便扭過頭來。向他道。哦。想來你還有兩句話白兒。張姑娘道。姐姐口裡說的話。就是我心裡要說的話。不過這話。不是這個一言。那個一語的。說得來的。再說讓我說。我也沒姐姐說得這等透澈。如今你聽得進去是如此如此。聽不進去。是如彼如彼。這層話。姐姐已經交代的明明白白的了。還用我說甚麼。必要我說。我只有一句。君請擇於斯二者。何之言詳以周則張之言自宜約而要文章避複避板之法應爾非作者左何右張以少許勝多許安公子先前聽何小姐說話的時節。還只認作他又動了往日那獨往獨來的性情。想到那裡說到那裡。不過句句帶定張姑娘說着得辭些。還不曾怪着張姑娘。及至見他兩次三番的從旁贊襄。如今又加上這等幾句話。把自己相處了一年多的一個同衾共枕的人。也不知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麼兩天兒的工夫。會偷偷兒的爬到人家那頭兒去了。他又是害臊。又是虧心。又是着腦。把小臉兒繃氣黃了。第一個主意。便要發作一場。一想不妙。論今日的局面。講不到雙拳敵不過四手來。却正是三人抬不過理字兒去。人家的話真說的有理。這一發作。父母回來。一定曉得。母親本就把這兩個媳婦兒疼的寶貝兒似的。只他兩个這番話。再請父親一聽。那一個字。那一句。不入老人家的耳。合老人家的意。管取倒當着他兩個教訓我一場。那我可就算輸到家。栽到地兒了。不是主意。待要隱忍下去。只答應着。天長日久。這等幾間小屋子。弄一對大猱頭獅子。不時的對吼起來。更不成事。莫如給他個不說長短。不辨是非。從今日起。且乾着他。不理他。他兩個自然該有些着慌。我却暗裡依他兩個的話。慢慢的把這些不要緊的營生丟開。幹起正經的來。豈不是個兩全之道。轉念一想。也不妥當。這個招兒。要合桐卿使。他或者還有個心裡過不去。臉上磨不開。那位簫史先生。可是說的出來。幹的出來。萬一他認真的搬開了。看這光景。兩個人是一條藤兒。這一個搬了。那一個有個不跟着走的嗎。這屋裡又剩了我跟着嬤嬤了。我這不是自己作冤嗎。再說這等一對花朵兒般嬌豔。水波兒般靈動的人。忍心害理的說乾着他不理他。天良何在。想了半日。左歸不是。右歸不是。勿然眉頭一縐。計上心來。真正俗語說的不錯。強將手下無弱兵。安水心先生的世兄。既有乃翁的那等酒量。豈沒有乃翁那等胸襟。只見他立刻收了怒容滿臉生春的向金玉姊妹笑道。領教。這等講起來。這個令却有道理。算我輸了。我方纔原說我輸了。喝一大杯。如今喝還你兩個一大杯也該沒得說了。說着回頭便叫花鈴兒。你把書格兒上那個紅瑪瑙大杯拿來。一時取到。他便要過壺去。自己滿滿的斟了一杯。金玉兩個見他認真要喝那大杯酒。心裡早不安起來。何小姐忙道。自己屋裡說句頑兒話。怎的認起真來。好沒意思。這些酒吃下去。着不受用。他那裡肯依。張

姑娘也道我罷了。姐姐來了幾天兒既這等說你認真喝那些酒可不怕羞了他公子更不答言雙手端起酒來咕都都一飲而盡向他兩個照杯告乾只羞得他兩個兩張粉臉泛四朵桃花一齊說道這這是我兩個的不是話過於說得急了。一句沒說完只見公子飲乾了那杯酒一隻手按住那個杯說道酒是喝乾。我安龍媒一定謹遵大教明年秋榜插了金花還你個舉人。後年春闈赴瓊林宴還你個進士。待進了那座清秘堂大約不難書兩副紫泥誥封雙手奉送我却洗淨了這雙眼睛看你二位怎生的替我整理家園孝順父母你我三个人之中倘有一個作不到這個場中的便拿這杯子作個榜樣說着抓起那瑪瑙酒杯來唰往着門外石頭台堦子上就摔了去這一摔果然摔在石頭台堦子上。不用講這件東西。一定是鏘琅琅一聲星飛粉碎不想說時遲纔從公子手裡摔出去那時快早見從台堦兒底下搶上一個人來兩手當胸把那紅瑪瑙酒杯緊緊的雙關抱住這正是劇憐脂粉香娃口。抵得十思一諫疏要知後事何如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驚鼠竊魂　憨老翁醉索魚鱗瓦

這回書一開場。列位聽書的都要聽聽接住酒杯的這個人究竟是個甚麼人。列公且慢方纔安公子摔那酒杯的時候旁邊還坐着活跳跳的一個何玉鳳一個張金鳳呢他兩個你一言我一語激出這等一場大沒意思來要生在那裡一聲兒不言語只瞧熱鬧兒那就不是情理了。讓說書的把這話補出來再講那個人是誰不遲却說他兩個見安公子喝乾了那杯酒說完了那段話負着氣賭着誓抓起那杯酒來向門外便摔心裡好不老大的慚惶後悔慌得一齊站起身來口說得一句這是怎麼說四隻眼睛便一直的跟了那件東西向門外望着只見一個人從外面進來三步兩步搶上台堦兒慌忙把那件東西抱得緊緊的竟不曾摔在地下何小姐先說道阿彌陀佛（作者往往借習見語發揮當時情節真納須彌於芥子藏世界於一粟手段此處阿彌陀佛四字亦真一絕）夠了我的了這可真是在難為你張姑娘道真虧了你怎麼來的這麼巧等我好好兒的給你道個乏罷這個人倒底是誰呀看你姊妹兩個開口便道着個你字其為在下的人可知既是個奴才強煞也不過算在主人眼頭裡當了個積伶差使不足為奇不到得二位奶奶過意不去到如此況且何小姐自從作十三妹的時候直到如今又何曾聽見過他婆婆媽媽兒的念過聲佛來有此時嚇得這等慌張的方纔好好兒的哄着人家飲酒取樂豈不是好這話不然這個理要分兩面講方纔他兩個在安公子跟前下那番勸勉是夫妻爾汝相規的勢分也因公子風流過甚他兩個期望過深纔用了個遣將不如激將的法子想把他歸入正路却斷料不到弄到如此既弄到這裡了假如方纔那個瑪瑙杯竟摔在台堦兒上鏘琅琅一聲粉碎星飛無論毀壞了這樁東西未免暴殄天物這席酒正是他三個新婚燕爾吉事有祥夫妻和合姊妹團聚的第一次歡場忽然弄出這等一個破敗決裂的兆頭來已經大是沒趣了再加公子未曾摔那東西先賭着中舉中進士的這口氣說了那等一個不祥之誓請問發甲發科這件事可是先賭下誓後作得來的萬一事到臨期有個文齊福不至秀才康了想起今日這樁事來公子何以自處他兩個又何以處公子所以纔有那番惶恐無措無如公子的話已是說出口來了杯已是飛出門兒去了這個當兒忽然夢想不到來了這麼個人雙手給抱住了扣兒算解了場兒算圓了一欣一感有個不不禁不由替他念出聲佛來的嗎這正是他夫妻痛癢相關的性分說便這等說這個人到底是個誰呢是隨緣兒媳婦這隨緣兒媳婦正是戴嬤嬤的女兒華嬤





嬷的兒婦又派在這屋裡當差。算一個外手裡的內造人兒。今日爺奶奶正是家庭小宴。他早就該在此伺候。怎的此時倒從外來呢。只因這天正是他家接續姑奶奶。正是褚大娘子。他要媳兩個告假。在家待客。華嬷嬷又請了兩個親戚來陪客。大家吃了早飯。拿了副骨牌。四家子頂牛兒。晌午無事。華嬷嬷惦着老爺太太不在家。二位奶奶一定都回房歇歇兒。便叫便進來看看。燕北閒人借此便請他作了個無巧不成書。原來那隨緣兒媳婦雖是自幼兒給何小姐作了頭。他却是個旗裝旗裝打扮的婦女。走道兒。却合那漢裝的擺胯脖兒。擺柳腰兒。低眼皮兒瞅腳尖兒走的走法不同。走起來大半是揚着個臉兒。扳着個胸脯兒。挺着個腰版兒走。況且他那時候正懷着三個來月的胎。漸漸兒的顯了懷了。更兼他身子輕佻。手腳靈便。聽得婆婆說了。答應一聲。便興興頭頭把個肚子腆得高高兒的。兩隻三寸半的木頭底兒。咭噔咯噔走了個飛快。從外頭進了二門。便遶着遊廊往這院裡來。將進院門。聽見大爺說話的聲氣。像是生氣的樣子。趕緊走到當院裡。對着屋門往裡一看。果見公子一臉怒容。他便三步兩步搶上了台堦兒。要想進屋裡看看是怎生一樁事。不想將上得台堦兒。但見個東西。映着日光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從門裡就沖着他懷裡飛了來。他一時躲不及。兩隻手趕緊往懷裡一握。却是怕碰了他的肚子。傷了胎氣。誰知兩手一握的這個當兒。那件東西恰好不偏不正。合在他肚子上。無心中把件東西握住了。握住了自己倒嚇了一跳。連忙把在手裡一看。敢則是青閣兒上擺的那個大瑪瑙杯。裡面還有些殘酒。他筍裡不知卯裡。只道大爺吃醉了。向他飛過一觴來。叫他斟酒。只得舉着那個酒杯送進屋裡來。及至走到屋裡。又見兩位奶奶見他一齊站起來。說了那套話。他一時更摸不着頭腦。便笑嘻嘻的道。請示二位奶奶。再給爺滿滿的斟上這麼一盅啊。一句話倒把金玉兩個問的笑將起來。却說安公子原是個器宇不凡的佳子弟。方纔聽了他姊妹那番話。一點便醒。心裡早深以為然。只因話擠話。一時面上轉不開。纔賭氣摔那杯子。及至摔出去。早已自悔孟浪。見隨緣兒媳婦接住了。正在出其不意。又見他姊妹這一笑。他便也借此隨着哈哈笑道。那可來不得了。擱不住你再幫着你二位奶奶灌我了。快把他拿開罷。因合他姊妹說道。你們的新令是行了。我的輸酒是喝了。只差這令不曾行到桐鄉跟前。大約就行不過申明前令。偺們再喝兩杯。到底得上屋裡招呼招呼去。金玉姊妹也見他把方纔的話。如雲過天空。更不提起一字。臉上依舊一團和容悅色。二人心裡越發過意不去。倒提起精神來。殷殷勤勤陪他談笑了一陣。吃完了酒。收拾收拾。三個人便到了上房。恰值舅太太纔散牌。在那裡洗手。金玉姊姐便在上屋坐談。叫人張羅伺候晚飯。舅太太道。今日是我的東兒。不用你們張羅。你們三個沒過十二天呢。還家裡吃你們的去罷。我這裡有吃的。回來給你們送過去。說話間。舅太太親家太太洗完了手。擺上飯來。他兩個替舅太太張羅了一番。纔同公子回房吃飯。一時飯罷。仍到上房。看看點燈。褚大姑奶奶早起了席回來。一應女眷都迎着說笑。公子見這裡沒他的事。便出去應酬應酬泰山。坐到起更。又照料了各處門戶。嘱咐家人一番。進來。舅太太道。你怎麼又來了。倆外外姐纔叫他們招呼招呼褚大姑奶奶。都家去了。姑老爺姑太太不在家。我今日就在上屋照應。你們那邊還我請親家太太先家去了。還有跟我的在那裡。老華老戴我纔也叫來囑咐過了。你們早些關門睡覺。公子答應着。纔來房來。只見他姊妹兩個也是纔回家。都在堂屋裡。那張八仙桌子跟前坐着。等了頭沓水洗手。公子便湊到一處坐下。一時柳條兒端了洗手水來。慌慌張張的問張姑娘道。奶奶有甚麼止疼的葯

沒有俗們內廚房的老尤擦刀來着手上拉了個大口子呲牙裂嘴的嚷疼叫奴才合奶奶討點兒甚麼藥上上（戚來諸物隨手應用豈新房中所能苦心孤詣想出此節）何小姐便問拉的重嗎他道挺長挺深的一個大口子長血直流的呢何小姐便叫戴嬤嬤道你叫人把我那個零星箱子抬來把個藥匣拿出來一時抬來拿鎖匙開開只見箱子裡面都是些大小匣子以至零碎包囊兒都有（龍宣石出其中酒沖之藥醋調之藥亦詢出其中不獨一袖箭也）何小姐從一個匣子裡拿出一個瓶兒倒了些紅面子子藥交給戴嬤嬤道給他撒在傷口上裹好了立刻就止疼明日就好了隨即收了那藥便向花鈴兒說道你把這幾個匣子留在外頭罷花鈴兒答應着一面往外拿公子一眼看見裡面有一個黑皮子圓筒兒因道那是個甚麼何小姐便拿過來遞給他看公子打開一瞧只見裡面是五寸來長一個鐵筒兒一頭兒鑄得嚴嚴的那頭兒却是五個眼兒都有黃豆來大小外面靠下半段有個鐵機子合張姑娘看了半日認不出是個甚麼用處來何小姐道這件東西叫作袖箭公子道這怎麼個射法呢他又從一個匣子裡拿出個包兒來打開裡面包着三寸來長的一捆小箭兒那箭頭兒都是鈍鋼打就的就如一個四楞子錐子一般溜尖雪亮公子纔要上手去摸何小姐忙攔道別着手那箭頭兒上有毒便拈着箭桿下了五枝在那筒兒裡因說那箭的用法原來那袖箭一筒可裝五枝先撥好機子下上箭一按那機子中間那枝就出去了那週圍四個箭筒兒的夾空裡還有四個漏子再撥好機子只一晃那四枝自然而然一枝跟一枝的漏到中間那個筒兒來可以接連不斷的射出去因此又叫作連珠箭當下何小姐說明這個原故又道這箭射得到七八十步遠合我那把弓那張彈弓都是我自幼兒跟着父親學會的那兩件東西我算都用着了只這袖箭我因他是個暗器傷人不曾用過如今也算無用之物了（來意便用反挑一筆醒豁之至）說着纔要收起來公子道你把這個也留在外面等閒了我弄幾枝沒頭兒的箭試試看何小姐便叫人關好箱子把那袖箭隨手放在一個匣子裡都撒了東間去他三個人這裡因這一副袖箭便話裡引話把舊事重提張姑娘便提起能仁寺的事怎的無限驚心何小姐便提起青雲山的事怎的不堪回首安公子便提起了黑風崗怎的事絕處逢生（追維往昔感慨淋漓遂使埋伏袖箭因說道痕跡化為烟雲情文相生如環斯轉）彼時斷想不到今日之下你我三個人在這裡無事消閒挑燈夜話何小姐又提起他路上怎的夢見父母的前情張姑娘又提起他前番怎的叩見公婆的舊事一時三個人倒像是堂頭大和尚重提作行腳時的風塵翰林學士回想作秀才時的況味真是一番清話天上人間自來寂寞恨更長歡娛嫌夜短那天早交二鼓鐘已打過亥正華嬤嬤過來說道不早了交了二更這半天了南屋裡親家太太早睡下了舅太太纔打發人來來問着要不爺奶奶也早些歇着罷公子正談得高興便叫早呢我們再坐坐兒華嬤嬤看了看他姊妹兩個也像不肯就睡的樣子無法只得且由他們談去書裡交代過的安老爺安太太是個勤儉家風每日清晨即起到晚便息怎的今日連他姊妹兩個有些流連長夜都不循常度起來這其間有個原故只因何玉鳳張金鳳彼此性情相照患難相扶那種你憐我愛的光景不同尋常姐妹何玉鳳又是個瀾落大方不為世態所拘的見公子不曾守得那書生不離學房的常規倒苦苦拘定這新郎不離洞房的俗論他心下便覺得在這個妹子跟前有些過意不去這日早上便推說是晚間要換換衣裳那邊新房裡一通連沒個廻避的地方不大方便囑咐張姑娘晚間請公子在西間去談談就便把在那裡安歇是個周旋妹子的意思張金鳳却又是個幽嫻貞靜不為私情所累的想到春蘭秋菊因時盛採擷誰先

占一等這兩句詩覺得自己齊眉舉案已經一年了何小姐正當新燕恰來小桃初卸怎好叫郎君冷落了他心裡同一過意不去便了些不肯却是個體諒姐姐的意思偏偏兩個人這番揖讓雍容的時候又正值公子在坐在公子是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覺得金鐘大鏞在東序也可珊瑚玉樹交枝柯亦無不可初無成見這可是晌午酒席以前的話不想晌午彼此有了那點痕跡此時三個人心裡纔憑空添出許多事由兒來了張姑娘想道是天呢却不早了此時我要讓他早些兒歇着罷他有姐姐早間那句話在肚子裡倘然如東風吹楊柳順着風兒就飄到西頭兒來了可不像為晌午那個岔兒叫他冷淡了姐姐待說不讓他過來又好像我拒絕了他這是張金鳳心裡的話何小姐想到是我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早間既有那等一句話此時沒個說了不算的理迴不合晌午多了那麽一層我此時要讓他安歇自然得讓他個妹子那邊去這不顯得我有意遠他麽設或妹子一個不肯推讓起來他便是水向東流西邊遶個灣兒又流過來了我又怎生對的住妹子這是何玉鳳心裡的話兩個人都是好意不想這番好意把個可左可右的安公子此時倒弄到左右不知所可正應了句外話叫作絲袄改被窩兩頭兒苦不過來了因此上三個人肚子裡只管繞成一團絲嘴裡可咬不破這個豆兒三下裡一撐把天下通行挑燈睡覺的一樁尋常事一為難給擱在公中就在那可西可東的一間堂屋裡坐下長篇大論整衣價攀談起來了然則公子這日究竟吾誰適從呢這是人家閨房瑣事閨房之中甚於畫眉那著書的既不曾秉筆直書我說書的便無從懸空武斷只好作為千古疑案只就他夫妻三個這番外面情形講此後自然該益發合成一片性情加上幾分伉儷把午間那番盂盂相擊化得水乳無痕（筆意亦如行雲流水雨過天空寔則已為將來發揮一宿無話四字留出地步）這纔成就得安老爺家庭之慶公子閨房之福這是天理人情上信得及的當晚無話却說次日午後安太太便先回來大家接着寒溫起居了一番安太太也謝了舅太太親家太太的在家照料又向褚大娘子道了不安少停安老爺也就回來歇息了半刻便問鄧九太爺回來不曾（這鄧九公筆）一說看看回來了請進來坐褚大娘子忙道二叔罷了罷他老人家回來却有會子了我看那樣子又有點喝過去了還說等二叔回來再喝呢此時大約也好睡了再要一請這一高興今日還想散嗎再者女婿今日也沒回來倒讓他老人家早些睡罷安老爺聽了也便中止不一時大家便分頭安置不提却說這日何小姐因公子不在這邊房裡便換了換衣裳熄燈就寢原來一向因那新房是一通連的戴嬤嬤同花鈴兒都在堂屋裡後一捲睡姑娘是省事慣的這晚也不用人陪伴一個人上牀一覺好睡直睡到三更醒來因要下地小解便披上斗篷就睡鞋上套了雙鞋下來將完了事只聽院子裡吧嗒一聲像從高處落下一塊瓦來那聲音不像從房簷脫落下來的竟像特特的扔在當院裡試個靜動的一般他心下想道作怪這聲響定有些原故便躡足潛踪的閃在屋門槅扇後面靜靜兒的聽着隔了半盞茶時只見靠東這扇窗戶上有豆兒大的一點火光兒一幌早燒了個小窟窿插進枝香來一時便覺那香氣的味有些鑽鼻刺腦請教一個曾經滄海的十三妹這些個頑意兒可有個不在行的他早暗暗的說了句不好先奔到桌邊摸着昨日那個藥匣子（細想這藥匣子今夜何以一到桌兒邊便能摸着要不虧燕北閒人借昨日借重內閨房老九替他手上拉個大口子教他趾牙裂嘴的嚷疼因而尋出那個藥匣子留在外頭安得今夜如此順便）取出一件東西便含在口裡你道他含的是甚麽東西原來是件塊龍亶石怎的叫龍亶石呢大凡是個虎胸前便有一塊骨頭形如乙字叫作虎威佩在身上專能避一切邪物是個龍胸前也有一塊骨頭狀如石卵叫作龍

薰。含在口裡。專能避一切邪氣。不必講方纔插進窗戶來的這枝香。是枝薰香。凡是要使薰香。自己先得備下這樁東西。不然。那不自己先把自己薰背了氣了嗎。這是姑娘當日的一樁隨身法寶。沒想到作新媳婦會用着了。話休煩絮。却說何小姐含了那塊龍宣石。聽了聽窗外沒些聲息。便輕輕的上了牀。先把那香頭兒捻滅了。想道這毛賊要這等作起來。倒不可不防。只是我這一吽喊。不但被這廝看着胆怯。前面走更的。一時也聽不見。倒難保驚了公婆。偏我那把刀因公公道是新房不好懸掛。不在跟前。那彈弓雖在手下。却有一時尋不及那彈子。這便怎樣。正在為難。忽然想起昨日看的那副袖箭。正下了五枝箭在裡頭。便暗地裡摸在手裡。依然隱在屋門槅窗邊看着。一時早見堂屋裡靠西邊那扇大槅窗上。水濕了一大片。他便輕輕的出了東間屋門。躲在堂屋裡東邊這扇槅扇邊。看那個賊待要怎的。纔隱住身子。只見那水濕的地方。從窗櫺兒裡伸進一隻手來。先摸了摸那橫閂。又摸了摸那上閂的鐵環子。便把手掣回去。送進一根帶着鉤子的雙股兒繩子來。只見他用鉤子先把那門閂搭住。又把繩子的那頭兒拴在窗櫺兒上。然後纔用手從那鐵環子裡褪那橫閂。褪了半日。竟被他把那頭兒從環子裡褪出來。那閂只在那繩子的鉤兒上鉤着。何小姐看了。暗說有理。他褪下那頭兒來。一定還要褪這頭兒。好用兩根繩子輕輕兒的繫下來。放在平地兒。免得响動。好笨賊。你這個主意打拙了。說着果聽得槅扇外邊腳步聲音。慢慢的溜過東邊來。他便順着槅扇裡邊也慢慢的溜到西邊兒去。隨即閃着身子從那洞兒裡往來一看。見那天一天雪意。陰得雲濃霧鎖。月暗星迷。且喜是月半天氣。還辨得出影向來。望了半日。只望不見撥門的那個。倒看見屏門那裡蹲着一個。往後夾道去的角門跟前蹲着一個。在那裡把風。對面南房上。又站着一個壯大黑粗的大漢。腰裡板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已經把房上的瓦揭起一路來放在身旁。手裡還搯着兩三片瓦在那裡瞭望。靠東牆却早搬了一扇門。立在牆跟前。何小姐暗道。要不先把房上的這個東西弄住他。怎得歇手。隨又想道。且慢。只要驚走他也就罷了。說着又見靠東槅扇上也陰濕了。果然照前一樣的送進一跟帶鉤子的繩兒來。想要鉤住東頭兒的閂。何小姐趁他入繩子的時節。暗暗的早把這頭兒橫閂依然套進那環子去。把那搭門的鉤子。給他脫落出來。却隱身進了西間。聽了聽。安公子合張姑娘在卧房裡正睡得安穩。南牀上的華嬤嬤合柳條兒。已是受了那屋裡些薰香氣息。酣睡沉沉。他便假裝打了個呵欠。門外那個賊一聽。倒是一驚。暗道怎的薰香點了這半日。還有人醒着。忙的他把個繩頭兒不曾拴好。一失手。連鉤子掉在屋裡地下了。他便趕緊跑開。躲着暗聽裡面的動靜。你看這群賊。要果然得着這位姑娘些底綱。就此時認些晦氣走了。倒也未嘗不是知難而退。不想他聽了屋裡一個呵欠之後。鴉雀無聲。只道又睡着了。他從貪心裡又起了個飛智。便想用西邊這根繩兒。先把這頭兒的閂繫到地。騰出繩兒來。再繫東邊的那頭兒。早又鶴行鴨步的奔到西邊兒去。這個當兒。何小姐早到了堂屋裡。把他失手扔的那根繩子。拿在手裡。却貼着西邊第二扇槅扇蹲着。看他怎的般鼓搗。却說那賊轉過來。從窗櫺上解下那根繩。待要往下繫那橫閂。早覺得那繩子輕飄飄的脫了空。他便悄悄的吼了一聲。似乎覺得詫異。想道莫不是方纔我匆忙裡不曾把那門褪下來。麼重新探進手來摸（一較施耐菴之寫時遷何如一則寫賊之靈極其靈一則寫賊之笨極其笨燕北閒人又復獨闢生面）何小姐見這賊渾到如此。却樞上他點氣兒來了。便把那袖箭放在地下。把手裡那根繩子。遞過來等賊的手探到鐵環子跟前。猛可的從底下往他腕子上一套。（即以其人之繩還擊其人之手是亦[illegible]治人之一道。或曰此賊亦何嘗[illegible]）

遇曾經滄海之十三妹則重者皆笨雖有時還亦爲以爲擋住了只往下一拐又往後一彎乘勢就搭在那根橫門上左三扣右三扣的把隻手反捆在門上還怕他掙開了繩頭兒又把西邊窗櫺上那根空繩子解下來十字八道的背了幾個死扣兒自己却又拿起袖箭來躲在東邊去望着那賊的這隻手本是從靠西槅扇儘西的這個窗櫺裡探進來纔穀得着那鐵環子經這往下一扨往後一彎一隻胳膊是講寄放在屋裡胸膛子是靠了西間金柱了待要伸左手來救那隻右手急切裡轉不過身來作賊的可沒個嚷救人的他掙了兩掙不曾掙得動分毫便嘴裡打了個哨子哨那兩個把風的賊那兩個聽得哨子響知道是撥開門了這就可以下手偷了哈着腰兒就往這邊來何小姐從東邊的窗洞兒裡見這兩個也過來了心裡倒有些忐忑暗想照這等狗一般的賊就再多來幾個也不妨只是我如今非從前可比斷不可合他交手只管拴住了這個倒怕他一時急了豁一個跑三個傷了只個老實的那時倒是大未完這要不用個敲山振虎的主意怎的是個了當想罷他隔着那窗洞兒往外望了望只見房上那個正斜籤着蹲在房簷邊目不轉睛的盼那三個開門呢他便把那袖箭從窗洞兒裡對了房上那賊看得較準把那跳機子只一按但聽嗒吧一聲嚇一箭早釘在那賊的左胯上那賊冷不防着這一箭只疼得他咬着牙不敢則聲待是那等不敢則聲也由不得嗳喲出來腳底下一個蹲不穩便咕嚕嚕從房上直滾下來咕咚跌在地下手裡的瓦一片聲響摔在一地這邊三個賊聽得齊回頭看時見上房那個跌了下來一則怕跌壞了他二則怕驚醒了事主忙的顧不及合拴着的這個搭話便奔過去看那個只這一陣早驚醒了南屋裡的張太太問道僑兒響唧藍嫂你聽聽不是貓把瓦登下來了哇這邊拴着的聽了只乾着急苦掙不脫那兩個跑過去見跌下來的那個纔抱得起來却只坐在地下發怔他兩個也顧不得南屋裡事主說話便把他揪起來攙着要想逃避不想那個的腿已經木的不知痛癢只覺箭眼裡如刀剜一般疼痛那兩個還只道他是跌了趄悄悄的說道你扎掙些溜到背靜地方躲一躲要緊這一陣喊嚷早被何小姐聽見隔牕大聲的說道糊塗東西他腿上看看一枝梅針藥箭呢你叫他怎的個扎掙法一句話嚇得那兩個不及那個帶傷的沒有命的奔了墻邊立的那扇門去慌張張爬到墻上踹的那瓦一片山響纔上房後脚一帶又把一溜簷瓦帶下來嘩溜嘩啦鬧了半院子鬧的大不成個梁上君子的局面兩個上了房又怕自己再着上一箭爬過房脊去纔縱身望下要跳早見一個燈亮兒一閃有人喊道不好了房上有了人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是張親家老爺他那晚睡到半夜忽然要出大恭開了門提了個百步燈出來纔繞到後邊聽得房上瓦響他把燈光兒一轉見兩個人爬過房來他就嚷起來把屎也嚇回去了命案非療疝氣之方窃盜又豈堵出恭之具疝氣出恭偶一借用何妨啊其起滅自由這一嚷早驚動了外面的人房上那兩個賊見不是路重新又爬過房脊來下了房發腳往遊廊門外就跑第一個先跑出來便藏在上房東鑽山門兒裡及至第二個跑出來二門上早燈籠火把進來了一羣人一個個手拿鉤桿子拍水的槓子圍上來這賊解下腰裡的鋼鞭纔要動手不防身後一鉤桿子早被人胡擄住了按在那裡捆了起來這個當兒張進寶早提着根棒槌般粗細的馬鞭子吆喝喝進來先說道拿只管拿別傷他也別只顧大面兒上背靜地方兒要緊一句話那一個藏不住了巴頭兒見一院子的人他一扎頭順着廊簷就往西跑誰知東次間有個炉坑因天涼起來了趁老爺太太不在家燒了燒那地炕怕圍住炕氣敞着爐炕坂兒呢那賊不知就裡一足失空了咕咚一聲掉下去了大家撓鉤繩索的揪

上來又得了一個這一番吵嚷安老夫妻早驚醒了。安老爺隔窗問道。這光景是有了賊了。你們只把他驚走了也罷。何必定要拿住他。張進寶答道。回老爺。這賊鬧的不像。一個個手裡都有傢伙。只這院子裡已經得着倆了。敢怕還有呢。安老爺聽見不止一個賊。又手持器械。也有些詫異。只管詫異。却依然守定了那傷人乎不問馬的聖訓。只問了一聲可曾傷着人。絕口不問。到失落東西不曾這一句。大家回道沒傷人。兩賊都捆上了。安老爺便一面起來下牀穿衣。只聽張進寶說道。留倆人這院裡招護。偺們分開從東西耳房兩路繞到後頭去。小心有背晃兒手裡窩着的。當下張老同了晉升戴勤一班人。帶着人去查西路。張進寶便同了華忠梁林帶着人進了東遊廊門。他一進門。纔要問驚了爺奶奶沒有。一句話不曾說完。燈兒下只見當院裡地下。躺着個人在那裡哼哼。又一個正在那裡掏槅扇窗户呢。張進寶大喝道。你這野雜種好大膽子。見了人竟不跑。還敢在這裡掏窗户。說着四路去的人也轉到這院子來了。繩子也來了。大家一窩蜂上前。有幾個早把當地那個捆上。有幾個便奔到槅扇邊。這個來拉住。往台堦下就拉。可耐拉了半日。絲毫拉他不動。張進寶怕驚了爺奶奶。便叫華奶奶你回爺奶奶家人們都在這裡呢。不用害怕。華嬤嬤這個當兒醒雖醒了。只答應不出來。早聽何小姐在屋裡笑道。我敢是有些害怕。我怕你們拉不動這個賊。他這隻胳膊在橫門上捆着呢。等開了門。你們進來解罷。開了半日。衆人此刻纔得明白。大家便先把那賊的左手左脚綁在一處。那賊只剩得一條腿。在那裡跳咯噔兒了。按下門外的衆人不提。話分兩頭。却說屋裡的何小姐。方纔見四個賊擒住了兩個。那兩個纔辨條逃路。又被外面一聲喊嚇回來了。早料這一驚動了外面。大略那兩也走不了。他便安安詳詳的穿好了衣服。先把嬤嬤丫頭們叫起來。虧那香點得工夫少。人隔的地方遠。一時便都醒了。只是慌作一團。他又慮到怕公婆過來。一面忙忙的漱口攏頭。一面便叫華嬤嬤請公子合張姑娘起來。幸喜那卧房更是嚴密。又放着帳子。兩個都不曾受着那薰香氣息。也因這個上頭悞了點兒事。人家鬧了半夜。他二位纔連影兒不知。直等華嬤嬤隔着帳子。把張姑娘叫醒了。他聽說只嚇得渾身一個整顫兒。連忙推醒了公子。公子畢竟是個丈夫。有些胆氣。翻身起來在帳子裡穿好了衣服。下了牀。登上鞋子。穿上皮袄。繫上搭包。套上件馬褂兒。又把衣裳掖起來。戴好了帽子。手裡提着嵌寶鑽花拖着七才來長大紅穗子的一把玲瓏寶劍。從卧房裡就奔上來了。恰好何小姐完了事。將進西間門。看見笑道。賊都捆上了。你這時候拿着這把劍。劉金定不像劉金定。穆桂英不像穆桂英的。要作甚麼呀。這樣冷天。依我說你莫如擱下這把劍。倒帶上條領子兒。也省得風吹了脖脛兒。公子聽摸了摸。纔知裝扮了半日。不曾帶得領子。還光着個脖兒呢。又忙着去帶領子。一時張姑娘也收拾完畢。嬤嬤丫頭們一面疊起鋪蓋藏過閨器。公子便要出去。何小姐道。莫忙。讓他們歸着完了。開了門。纔出得去呢。公子聽說。提上那把劍。自己便要開門。纔到堂屋裡。但見一隻黑粗的胳膊。掏進窗户來。却捆在那門上。忙的問道。這是誰。何小姐笑道。這是賊。從半夜裡就拴在這裡了。如今外頭也捆好了。我却不耐煩去解他。勞你施展施展你那件兵器。給他了繩子割斷了罷。公子道。交給我。這又何難。(比剝蒜我會本領更大)擄了擄袖子。上前就去割那繩了。顫兒吆嚛的鼓搗了半日。連鋸帶挑。纔得割開。那賊好容易褪出那隻手去。却又受了兩處悞傷。被那劍畫了兩道口子。抿耳低頭。也吃綁了。屋裡開了門。那時天已閃亮。何小姐往外一看。只見兩個賊都捆在那裡。他便先讓張親家老爺進來歇息。隨叫張進寶道。張爹你叫他們把這四個東西。

着據在這旁邊小院兒裡去好讓我們過去請安。再也怕老爺太太要來。遂又叫花鈴兒向桌子上取出兩個紙包兒來。曲箭用明伏龍曾石用暗伏至此兩包酒沖之藥醋調之藥尤暗之暗着更不必提昨日那個藥匣子便指着那受傷的賊。向張進寶道。別的都不要緊。這一個可看了我一藥箭。只要過了午時。他這條命可就交代了。你作件好事。把這一包藥用酒沖了。給他喝下去。那一包藥醋調了。給他上在箭眼上。留他這條命。好問他話。張進寶一一的答應。那賊聽了這話。纔如夢方醒。不提大家去依言料理。却說安太太初時也吃一嚇。及至聽得無事。纔放心。也只略梳了梳頭。罩上塊藍手巾。先叫人去看兒子媳婦。恰恰的他三個前來問安。安老爺依然安詳鎮靜。在那裡漱口淨面。纔得完事。安老夫妻便問了詳細。何小姐前前後後回一遍。安老爺便向公子說道。幸虧這個媳婦。不然竟開了門。失些東西。倒是小事。尚復成何事體。這大約總由於這一向因我家事機過順。自我起不免有些不大經意。或者享用過度。否則心存自滿。纔有無平不頗的這番警戒。大家不可不知修省。說着便站起來說。我過去看看舅太太。便向何小姐道。你可招護着些兒。安老爺道。賊都捆上了。還怕他怎的。索性連你也同過去看看。正說着。舅太太親家太太褚大娘子都過來道受驚。大家說了沒三兩句話。只聽得二門外一聲大叫。說道好囚攮的在那兒呢。讓我瞧瞧他幾個腦袋。此老好勝自是其天性然其引咎之誠任怨之切正復幾人能及一聽却是鄧九公的聲音。老爺同公子連忙迎出來。安太太一班女眷也跟出來。只見鄧九公皮袄也不曾穿。只穿着件套衣裳的大袷袄。披着件皮臥龍袋。敞着懷。光着腦袋。手裡提着他那根壓裝的虎尾鋼鞭。進了二門。怒吽吽的一直奔東耳房去。安老爺忙着赶上拉住說。九哥待要怎的。他道。老弟別管。你不知道這東西糟塌苦了我了。且叫他一個人吃我一鞭再講。安老爺道。不可擅傷罪人。你我是要臉不是的。有王法呢。他又道。王法又王法。也不關賊了。不知有忌諱之當避寫出憤懣已極之神安老爺道。就說如此。你我也得問個明白。再作道理。他又道。那裡那麼大粗的工夫。說着扭身只要趕過去打。安老爺看了看那樣子。一腦門子酒。大約昨日果真喝過去了。睡了一夜。竟沒醒得清楚。好說歹說。死拉活拉的。纔把他拉進屋子。安太太大家也都過來。褚大娘子一見。先說道。這麼冷天。怎麼也衣裳不穿就跑出來了。一句話提醒了安老爺。纔叫人出去取了衣裳來。他一面穿着。一面問何小姐那賊的行逕。何小姐又說了一遍。只氣得他巨眼圓睜。銀鬚亂颯。安老爺勸道。老哥哥這事不消動這等大氣。他也不往下聽。便道。老弟。你莫怪我動粗。你只管把這起狗娘養的叫過來。問個明白。我再合他說話。我有我個理等我把這個理兒說了。你就知道不是愚兄不聽勸了。安老爺是透知他那吃軟不吃硬的脾氣的。便道。就這樣。你我且問問。這班人是怎的個來由。因叫人在廊下放了三張杌子。連張老爺也出去坐下。安太太大家却閃了風門子。都躲在破窗戶洞兒跟前。望外看。只見衆家人把那班賊連提擄帶拉的拉過來。安老爺一看。一個個都綁得手腳朝天的。合伏着把臉貼在地下。老爺已就老大的心裡不忍。先嘆了一聲。說道。一樣的父母遺體。怎生自己作賤到如此。便吩咐道。且把他們鬆開。大約也跑不到那裡去。鄧九公嚷道。跑那算他交了運了。衆人一面答應着。便把那班人腿上的綁繩鬆了。依然背剪着手。還把繩子拴了一條腿。都提起來跪在地下。安老爺一看。只見一個腰粗項短。一個胸濶身長。一個濁眼濁眉。一個鬼頭鬼腦。便往下問道。你們這班人。我也不問你的姓名住處。只是我在此住了多年。從不曾觸惱鄉鄰。欺壓良賤。你們無端的來擾害我家。是何原故。只管實說。那班人又是着慌。又是害臊。一時無言可對。只低了頭。不則一聲。早把鄧九公慪上火來了。一伸手向

懷裡把他那副大鐵毬掏出一個來攥在手裡睜了圓彪彪的眼睛向那班人道說話呀小子別粧襟種謊的鬼頭鬼腦的那個連忙叫道老爺子你老別打讓我說因望着鄧九公道大凡是個北京城的人誰不知道你老這裡是安善人家可有甚麼得罪我們的鄧九公又喝道我不姓安我是尋宿兒的人家本主兒在那邊兒呢你朝上邊兒說那人纔知他鬧了半日敢則全不與他相干扭過來便向着安老爺說道聽我告訴你老一句話沒說完華忠從後頭噎就是一脚說道你連個老爺小的也不會稱嗎你要上了法堂呢那賊連忙改口道小的小的回稟老爺今日這回事都是小的帶累他們三個了因努着嘴指着旁邊兩個道他們是親哥兒倆一個叫吳良一個叫吳發那個姓謝叫謝祇人都稱他謝三哥小的姓霍叫霍士道小的們四個人沒藝業就仗偷點兒摸點兒活着小的有個哥哥叫霍士端在外頭當長隨新近落了逃回來了小的合他說起窮苦難窄他說這座北京城遍地是錢就只沒人去揀小的問起來他就提老爺從南省來人幫的上千上萬的銀子聽說又娶了位少奶奶淨嫁妝就是十萬黃金十萬白銀他還說指了小的這條明路得了手他也要分半成賬小的聽了這話就邀了他三個來的安老爺聽到這裡笑了一笑便問道來了怎麼樣呢那賊道小的們來是從西邊史家房上過來繞到這裡的及至到了房上一看下來不得了安老爺道怎麼又下來不得呢那賊道小的們這作賊有個試驗不怕星光月下看着那人家是黑洞洞的下去必得手不怕夜黑天陰看着那人家是明亮亮的下去不但不得手巧了就會遭事昨晚遠到這房上往下一看院子裡到像一片紅光照着依謝三就要叫我回頭是小的貪心過重好在他們三個的貪心也不算輕可就下來了不想這一下來通共來了四個倒被老爺這裡捆住了兩雙作賊的落到這個場中現眼也算現到家了如今要把小的們送官也是小的們自尋的無的可怨到官也是這個話老爺要看小的們可憐兒的只當這宅裡那晃晃兒子裡下了一窩小狗兒叫人提着耳朶往車轍裡一扔算老爺積德超生了小的們了安老爺還要往下再問鄧九公那邊兒早鬧了談了說照這麼說人家合你沒甚麼岔兒呀該僧們爺兒們稿一稿咧我且問你你們認得我不認得四個人齊聲道不認得登時把個老頭子氣的紫漲了臉嚷成一片說道好哇你們竟敢說不認得我（四人不知世間有鄧老九自然不知世間有十三妹天下似此四人者何限脫令龍媒於柳林話別之後牝牛山未到之前遇之奈何以人是知尋常所備之外之患防不勝防而計必欲出萬全難言也）告訴你我姓鄧可算不得天子脚下的人生長在江北淮安住家在山東茌平也有個小小的名聲兒人稱我一聲鄧九公大凡是綠林中的字號人兒聽見我鄧九公在那裡歇馬就連那方邊左右的草茨兒也未必好意思的動一根怎麼着我今日之下住在我好朋友家裡你們就這麼一起子毛蛋蛋子不說夾着你娘的腦袋滾的遠遠兒的倒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人家房上地下糟塌了個土平你們這不是誠心好看我來了嗎還敢公然說不認得我先一個人砸瞎你一隻眼睛大概往後你就認得我了說着就挽袖子要打安老爺聽了半日纔明白他氣到如此的原故上前一把拉住大笑道老哥哥你氣了個半日原來為此你怎的合畜生請起人話來了他便焦燥道老弟你不知道我真不夠瞧的了嗎安老爺道尤其笑話兒了我一句話老哥哥你管保沒得說你縱然名鎮江湖濫不濟也得金剛鄔武海馬周三那班人纔把結得上曉得你的大名這班人你叫你從那裡知道你又怎的配知道呢安老爺這夕話纔叫作藍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早見他肉飛眉舞的點頭說道老弟你這話我倒依了話雖如此他既沒那雁過拔毛的本事就該悄悄兒走怎麼好兒的把

人家折了個希爛。這個情理可也恕不過去。安老爺道。閙賊天下通行。挖扁窗戶踹兩片瓦。也事所常有。依我說這班人也不過為飢寒二字纔落得這等無恥。如今既不曾傷人。又不曾失落東西。莫如竟把他們放了。叫他去改過自新。也就完了這樁事了。鄧九公只是括着搖頭像在那裡替主意。公子旁邊聽着。是不敢駁父親的話。只說了一句請示父親。放却不好。就放罷。不防一旁早惱了老家將張進寶。他聽得安老爺要放這四個賊。便越衆出班。跪下回道。回爺爺。這四個人放不得。別的都是小事。這裡頭關乎着霍士端呢。霍士端他也曾受過老爺的恩典。吃過老爺的錢糧米兒。行出怎樣沒天良的事來。這不是反了嗎。往後奴才們這些當家人的。還怎麼抬頭見人。依奴才糊塗主意。求老爺把他們送了官。奴才出去作個抱告。合他質對去。這場官司。總得打出霍士端來纔得完呢。安老爺道。阿阿。一位鄧九太爺。我好容易勸住了。你又來了。便果真是霍士端的主意。於我何傷。於你又何傷。小人作苦作小人。君子樂得為君子。不必這等尚氣。鄧九公道。你爺兒倆不用拍。我有個道理。講送官。不必。原故。滿讓把他辦發了。走不上三站兩站。那班解役得上他一塊錢。依舊放回來了。還是個他。說就這麼放了也不得。這裡頭可得讓我比你們爺兒們通精兒了。這不當着他們說嗎。咱們亮盒子搖。老弟你要知道。是個賊上了道。沒個不想得手的。不得手。他不甘心。吃了虧。沒個不想報復的。不報復。他不甘心。就這等放了他。可得防他們再來。就讓他再來。莫講這個嘴臉。就比他再有些能為來這麼一百八十的。也滿不要緊。只是你我那有那麼大工夫。等着合他慪氣去。縱讓他知些進退。不敢再來了。狗可改個把事不了吃屎。一到官說實在。咱們這宅裡放過他。老弟你也耽點兒老成。安老爺一聽他這番話。倒然是有理。便問依九哥你怎麼樣呢。鄧九公道。依我這不算老弟你開了恩了嗎。這事於你無干。把這班人都交給我。你的好意。我絕不違他一指頭。傷他一根汗毛。可得把他搓搓到了家業。我纔放他兒。他說完了這話。更無商量。便向那班賊發話道。這話你們可聽出來了。人家本主兒是放了你們了。沒人家的事。如今就是鄧九太爺親你們說咧。你方纔不說。聽得他家娶了一位少奶奶。淨嫁粧就有十萬黃金。十萬白銀嗎。這話有的。只把他這金銀。你們動不了他的。我先透給你個信兒。昨日聽出你們那塊瓦來的。就是他。滅了你們那枝薰香的。也是他。綁上你們一個胳膊的。也是他。射了你們一個膀骨的。也是他。他從十二歲作姑娘闖江湖起。長槍短棒。十八般武藝。無所不能。講力量。考武舉的頭號石頭。不夠他一滴溜的。講蹿縱。三層樓不够他一伸腰兒的。他可就是我的徒弟。這話可不知你們信不信。現在人家不過是作了奶奶太太了。不肯合你們狗一般的人交手。所以昨日纔不曾開門出來。止輕輕兒的射那一枝箭。給你們報個信兒。他那箭叫作袖箭。又叫作連珠箭。連發五枝。當射你們四個。還數餘着一枝呢。再他有張銅胎鐵背的彈弓。打一兩八錢重的鐵彈子。二百步外取人。要指出地方兒來。這是人家的傳家至寶。不犯着給你們拿出來看。此外還有一把雁翎倭刀。說着他便扭頭向安公子道。老賢姪。那把刀呢。安老爺早已明白他的用意。便道在我那裡。隨叫公子取來。鄧九公接在手裡。拔出來先向那班人面前一閃。那四個的八隻手。都在身背後倒剪着。招架也無從招架。口倒抽了一口冷氣。捋着頭往後躲。鄧九公看了呵呵大笑。說道。諒你們這幾顆腦袋。也擱不住這一刀。但則一件。你九太爺使傢伙可講究刀無空過。講不得。只好拿你們的兵器搪災了。說着就把他四個用的那些順刀鋼鞭斧子鐵尺之類。拿起來用手裡那把倭刀。砍瓜切菜一般。一陣亂砍。霎時削作了一堆碎鋼爛鐵。堆在地

下。說道小子拿了去給你媽媽換涼涼看兒去唬四個賊直驚得目瞪口呆又聽他放下刀嚷道說我是說給了你們要不憑信。不甘心今日走了改日只管來。你們還得知道我毁壞你們這幾件傢伙。不是奚落你是衛顧你。不然的時候少停你們一出這個門兒帶着這幾件不對眼的東西。不怕不吃地方拿了。你們可得領我個大情。這不我衛顧了你們了嗎。你們老弟兄們。也得衛衛衛顧我你瞧我江南江北。關裡關外好容易創到這個分兒了。今日之下。你們偏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我的好朋友家糟塌了個土平。我不答應你瞧我這不是變方法兒把你們這幾件囫囫圇圇的兵器給你們弄碎了嗎。你們就只想方法兒。把我這一地破破爛爛的瓦給我弄整了。這正是補天縱可彌天隙毁瓦焉能望瓦全。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褚大娘得意離筵酒。

上回書表的是安家迎娶何玉鳳過門。只因這日鄧九公幫的那分妝奩。過於豐厚。外來的如吹鼓手。廚茶房。以至抬夫轎夫這些閑雜人等過多。京城地方的局面越大。人的眼皮子越薄。金子是黃的。銀子是白的。綾羅綢緞是紅的綠的。這些人的眼珠子可是黑的。一時看在眼裡。議論紛紛。再添上些枝兒葉兒就傳到一班小人耳朵裡料着安老爺家辦這喜事。一定人人歡喜不加防範。便成羣結夥而來。想要下手。不想被這位新娘子小小的游戲了一陣來了幾個。留下了幾個。不曾跑脫一個。這班賊好不掃興。好容易遇見了一寬宏量大的的事主安老爺。不要合小人為難。待要把他們放了。這班人倒也天良發現。知感知愧。忽然不知從那裡橫撑船兒跑出這麼一個鄧九公來。大家起先還只認作他也是個事主。及至聽他自己道出字號來。纔知他是個出來打抱不平兒的。這樁事通共與他無干。又見他那陣吹鍚憎詐來的過冲。像是有點兒來頭。不敢合他較正。如今鬧是鬧了個烏煙瘴氣。罵是罵了個破米糟糠。也不官罷也不私休。却叫他們摔碎了了的那院子瓦給一塊塊整上。這分明是打主意揉搓活人。四個賊可急了。就亂糟糟望着他道老爺子。你老也得看破着些兒。方纔聽你老那套交代。是位老行家。你老瞧作賊的落到這個場中。算撒臉窩心到那頭兒了。不怕分幾股子的贓。擠住了。都許倒的出來。這摔了個紛碎的瓦可怎麼個整法兒呢。真個的作賊的還會變戲法兒嗎。這不是人家本主兒都開了恩了。你老抬抬腿兒。我們小哥兒們就過去了。出去也念你老的好處。沒別的。祝贊你老壽活八十。好不好。這班賊大約也看出老頭子是個喜歡上順的來了。那知恭維人也是世上一樁難事。（老於世故之談言之可笑亦復可謝）只這一句。纔把他得罪透了。他不問長短。先向那班人惡狠狠的啐了一口。說道。沒你娘的興。你九太爺今年小呢。纔八十八呀。你叫我壽活八十。那不是活回來了嗎。那算你咒我呢。你先不用合我油料着。你們也整不上這瓦。我給你們條明路。這東西磚瓦鋪裡有賣的。人家本主兒蓋房的時候。也是拿錢兒買了來的。你們摔了人家多少塊。就只照樣兒買多少塊來。給人家賠上。索性勞你們的駕連灰帶麻刀。一就手兒給買了來。再叫上他幾個泥水匠。人多了好作活。趁天氣早些兒收拾好了。夜裡騰出工夫來。你們好再趕你們的正經營生去。講到買幾片子瓦也不值得打狠也似價的去這麼一大羣。勻出你們歡蹦亂跳這倆去買瓦。留下房上滾下來的。合爐坑裡掏出來的那倆。先把這院子破瓦揀開院子給人家打掃乾淨了。也省得人家含怨。那靈士道聽了這話。心裡先說道好作賊的。算叫我們四個出了樣子咧。有這麼着





的還不及飽飽的作頓打遠遠的作洪發乾淨呢待要怎樣又不敢合他怎樣只有不住口的央及討饒他更不答言便向安公子要了枝筆蘸得飽了向那四個臉上塗抹了一陣內中只有霍士道認識幾個字又苦於自己看不自己兒的臉也不知他給畫拉了些甚麼望了望那三個臉上原來都寫着核桃來大小笨賊兩個字好像掛了一面不誤主顧的招牌待要上手去擦兩隻手都倒剪着正在着急見他擲下筆便合方纔要把他們送官的那老頭子說張夥計你撥兩個硬掙些的人給我帶上他倆就這麼個模樣兒買瓦去手裡可帶住他拉腿的那把繩不怕他跑也由不得他不走有個闘累贅的先叫他吃我五七拳頭再去那兩個賊聽了這話只急得嘴裡把老爺子叫得如流水說情愿照數賠瓦只求免得這場出醜怎奈他不來理論這話倒瞪着兩隻眼睛搖頭提腦指手畫脚的向那班賊交代道這話你們可得聽明白了人家本主兒算放了你們了沒人家的事這全是我姓鄧的主意你們要不服過了事兒只管到山東茌平縣岔道口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兒找我我那裡是個坐北朝南的廣梁大門門上掛一面黑漆金字匾匾上有名鎮江湖四個大字那就是我舍下我在舍下候着安老爺看他鬧了這半日早覺得君子不為已甚這事儘可不必如此小題大作只是他正在得意場中迎頭一勸管取越勸越硬倒從旁讚道九哥你這辦法果然爽快只是家人們也鬧了半夜了也讓他們歇歇吃些東西再理會這事不遲因合張進寶使了個眼色吩咐道且把他們帶到外頭聽着去張進寶會意便帶着衆家人七手八脚一個個拉住一把繩子轟猪一般的帶出二門去了不提他這裡纔一用手提身上了台堦兒進了屋子還嚷道我就不信咧北京城裡的賊這麼大字號他會不認得鄧九公褚大娘子道得了夠了咱們到那院裡坐去好讓人家拾掇屋子安老爺安太太也一面道乏往那邊讓那邊上房裡早已預備下點心無非素包子炸糕油炸菓甜漿粥熱茶之類衆女眷隨意吃了些纔去重新梳洗鄧九公這裡便合安老爺坐下又要了壺苧蘅棗兒酒說昨日喝多了必得投一投安老爺一面合他喝酒只找些閑話來岔他因說道老哥哥我昨日一回家就問你說你睡了（應前大約好睡了一筆旋即趁手生波）怎麼那麼早就睡下了呢鄧九公道老弟告訴不得你這兩天在南城外頭只差了沒把我的腸子給慪斷了肺給氣炸了我越想越不耐煩還加着越想越糊塗沒法兒回來悶了會子倒頭就睡了安老爺道這話怎講我只說你城外聽這幾天戲一定聽得大樂我正想問問老哥哥也要聽個熱鬧兒怎麼倒如此說他連連的擺手說道再休提起我這肚子悶氣正因聽戲而起我說話再不會藏性我平日見老弟你那不愛聽戲等閑連個戲館子也不肯下我只說你過於默氣誰知敢則這樁事真氣得壞人安老爺道想是戲唱得不好鄧九公道倒不在這上頭愚兄聽戲也就只瞧熱鬧兒那戲兒一齣是怎麼件事或者還許有些知道的曲子就一竅兒不通了到了崑腔哼哼唧唧的我更不懂要講那排場行頭把子可都比外省強便是不好大不過是個頑意兒也沒甚麼可氣的我是被一起子聽戲的爺們把我氣着了（可氣可詫者懷疑幾四十年不圖於此老口中一洩之是時意在游衍正資談料著此等語可謂位置得宜）這一天是不空和尚的東兒他先請我到了前門東裡一個窄衚衕子裡一間門面的一個小樓兒上去吃飯說叫作甚麼青陽居那杓口要屬京都第一及至上了樓要了菜喝上酒口味倒也罷了就只喝了沒兩盅酒我就坐不住了安老爺道怎麼他又說道通共一間屋子上下兩層樓底下倒生着烘烘的個大連二竈老弟你想這樓上的人要坐大了工夫兒有個不成了烤焦包兒的嗎急得我把帽子也摘了馬褂子也脫

了不空和尚這東西大槩他瞧出我那難過來了。他說路南裡有個雅座兒。不偺們挪過那邊去坐罷。我聽說還有雅座兒好極了。就忙忙的叫人提撈着衣裳帽子。零零星星連酒帶菜都搬到雅座兒去。及至下了樓出了門兒盡着東轍過去一看。是座破柵欄門兒進去裡頭瞎裡巴臢的兩間頭髮鋪從那一肩膀來寬的一個夾道子擠過去有一間坐南朝北小灰棚兒。敢則那就叫雅座兒。那雅座兒只管後墻上有個南窗户。比沒牕户還黑。原故那後院子堆着比房簷兒還高的一院子硬煤。那煤堆旁邊就是個溺窩子。太陽一曬。還帶一陣陣的往屋裡灌那臊轟轟的氣味。我沒奈何的就着那臊味兒吃了一頓受罪飯。我說我出去站站兒罷。抬頭一看。看見隔墻那三間大樓了。我纔知這個地方。敢是緊靠着當請我給他保驃的那個緞行裡。他老少掌櫃的我都認得。連他懷抱兒倆小孫子兒一個叫增兒一個叫屋兒的我也見過。早知如此借他家的地方兒吃不好嗎。老弟。你往下聽這可就要聽戲去了。安老爺道。我見城外頭好幾處戲園子呢。那裡聽的。鄧九公道。我也沒那大工夫留這些閒心。橫豎在前門西裡一個衚衕兒裡頭街北是座紅貨鋪。那園子門口兒總擺那麼個大筐筐裡堆着嗰尖的瓜子兒。那不空和尚這禿孽障這些事全在行。進去定要佔下場門兒的兩間官座兒樓一間。說都有人佔下了。只得在順着戲台那間倒座兒樓下窩晉下。及至坐下要想看戲得看脊梁。一開場唱的是余伯牙摔琴。說這是個紅腳色。我聽他連哭帶嚷的鬧了那半天我已經煩的受不得了。瞧了瞧那些聽戲的也有咂嘴兒的也有點頭兒的。還有從丹田裡運着氣往外叫好兒的。還有幾個側着耳朵不錯眼珠兒的當一樁正經事在那裡聽的。看他們那些樣子比那書上說的聞詩聞禮還聽得入神兒。這個當兒那佔第二間樓的聽戲的。可就來了。一個是個高身量兒的胖子。白淨臉兒小鬍子兒嘴唇外頭露着半拉包牙。又一個近視眼。拱着肩兒是個瘦子。這倆人七長八短毬毬蛋蛋的帶了倒有他娘的一大羣小旦。要講到小旦這件東西。更不對老弟你的胃脘了。愚兄老顛狂却不嫌他。為甚麼呢。他見了人請安磕頭低心小膽兒。偺們高了興。打過來罵過去。他還得沒說強說。沒笑強笑的哄着偺們。在他只不過為那掙錢兩銀子。怪可憐不大見兒的。及至我看了那個胖子的頑小旦。纔知北京城小旦另有個頑法兒。只見他一上樓就掮上了兩張桌子。當中一坐。那羣小旦前後左右的也上了桌子擺成這麼一個大兒兒爺攤子。那個瘦子可倒躲在一邊兒坐着。他們當着這班人。敢則不敢提小旦兩個字。都稱相公。偶然叫一聲一樣的二名不偏諱。不肯提名道姓。只稱他的號。我正在那裡詫異。又上來了那麼個字蛇腰的小旦。望着那胖子也沒個理兒表兒。只聽見沖着他說了倆字這倆字我倒聽明白了。說是肚香。說了這倆字也上了桌子。就儘着靠着那胖子坐下。倆人酸文假醋的滿嘴裡噴了會子四個字兒的匾這個當兒那位近視眼的可呆呆的只望着台上。台上唱的正是蝴蝶夢裡的說親回話。一個濃眉大眼黑不溜湫的小旦唧嚼了半天下去了不大的工夫。却了妝也上了那間樓。那胖子先就嚷道。狀元夫人來矣。那近視眼臉上那番得意。立刻就像真是他夫人兒來了。我只納悶兒怎麼狀元夫人到了北京城也下戲館子串座兒呢。問了問不空和尚。纔知那個胖子姓徐。號叫作度香。內城還有一個在旗姓華的這要算北京城城裡城外屬一屬二的兩位闊公子。水蛇腰的那個東西叫作袁寶珠。我瞧他那個大鑼鍋子。哼哼哼哼真也像他媽的個元寶猪原來他纔方說那肚香肚香就是叫那個胖子呢。我這纔知道小旦叫老爺也興叫號。說這纔是雅。我問不空。那狀元夫人。又是怎麼件事呢

他說拱肩縮背的那個姓史。叫作史蓮峯。是位狀元公。是史蝦米的親姪兒。我也不知道史蝦米是誰。又說那個黑、小旦是這位狀元公賞鑑的。所以稱作狀元夫人。我只愁他這位夫人。儻然有別人叫他陪酒。他可去不去呢。安老爺微微一笑。說豈有此理。鄧九公道。你打量這就完了嗎。還有呢。緊接着第一間樓上的聽戲的也來了。一共四個人。嘻嘻哈哈的頑笑成一團兒。看那光景。雖是一起子紫嘴子孩子。卻都像個世家子弟。一坐下。就講究的是叫小旦。亂吵吵了一陣。你叫誰。我叫誰。櫃上借了筆等他自己花了。倒有十來張手紙開條子。奇怪我見他那幾個跟班兒的。跑了倒有五七盪。一個兒也沒叫了來。落後。從下場門兒裡鑽出個蓋不得的大腦袋小旦來。一手純泥的猴兒指甲。到那間樓上來。望着他四個。不是勾頭兒。不像哈腰兒。橫豎算請安。這着呢就栖在那個長臉兒的瘦子身旁坐下。這一坐下。可就五個人頑笑起來了。那個瘦子叫了那小旦一聲椰子頭。他就倚一聲不一聲的道音叫椰子頭。難道你倒不叫噴嚏嗎。還有那麼個肉眼凡胎溜尖的條膝子的。不知又說了他一句甚麼。他把那個的帽子往前一推。腦杓子上吧就是一巴掌。我只說這個小蛋蛋子。可是要作窩心腳。那知這摩爺們被他這一打。這一罵。這纔樂了。我可就再猜不出他們倒底是誰給誰錢來了。恨作者最愛令人納悶讀者一悶即作一樂又即讀者一恨慕想在下數十年納悶之事忽遇此老嫂崖儀崖暢所所欲言在下是於乎無恨矣可謂王斷山金聖歎未經見此不得附於不亦快哉之列安老爺道。這話大約是九兄你嫌惡太嚴。何至說得如此。鄧九公急了。說老弟你這不信我此時說着還在這裡冒火。你再聽罷。可就越出越奇了。第二間樓坐着五個人。正面兒倆都戴着困秋兒。穿着馬褂兒。一個安慶口音。一個湖北口音。一時看不出是甚麼人來。那三個不大的歲數兒。都是白氈帽。綠雲子挖鑲的抓地虎兒的靴子。半截兒皮襖。掩着懷。搭包倒繫在裡頭。不但打拾得一樣。連長相兒也一樣。那光景像是親弟兄。這班人倒不頑笑。只見他把那兩個戴困秋的讓在正面。他三個倒左右相陪。你兄我弟的講交情。交了個親熱。我一看這五個人。不像一路哇。怎麼坐的到一處呢。不空和尚這東西他也知道。他說那兩個戴困秋的。裡頭歲數大些那個赤紅臉。姓虞。叫虞太白。那一個鼻子上紅瘩瘩的。要長楊梅瘡的。姓鹿。名字叫鹿亞元。連上方纔唱拝琴的那個。此外還有一個算四大名班裡的四個二黃硬腳兒。我纔知道他兩個也是戲子。我問他既唱戲。怎的又合那三個小車鵲子兒坐的到一處呢。不空和尚指了我一指頭。他又擺了擺手兒。吐了吐舌頭。閉着他。他便不肯往下說了。老弟你知道這起子人倒底都是誰呀。安老爺道。不惟不知。知之也不消提起。大不外父兄失教。子弟不堪八個大字。但是養到這種兒子。此中自然就該有個天道存焉了。我倒怪九兄你既這等氣不過。何不那日就回來。昨日怎麼又在城外躭擱一天呢。鄧九公道。何嘗不要回來。也是不空和尚鬧的。他說明日有好戲。果然。昨日換上一個和甚麼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對我的勁兒。我弟一愛聽那張桂蘭盜去施公的御賜代天巡狩如朕親臨那面金牌。施公訪到鳳凰張七家裡。不但不罪他。倒叫副將黃天霸合他成其好事。真正寬宏大量。說的起宰相肚子裡撑的下船。安老爺便道。我的哥哥。那是戲。他道老弟。這戲可是借們大清國的實在事兒呀。慢說施公的盡忠報國。無人不知。就連那黃天霸的老兒飛標黃三太。我都趕上見過的。那纔稱得起綠林中一條好漢呢。安老爺笑道。然則這事情是真的。施公是好的。都是老兄你說的。鄧九公綽着鬍子。瞪着眼睛說道。怎的不真。真而又真。難道像施公那樣的人。老弟你還看不上眼不成。安老爺道。既如此說。怎的戲上張桂蘭盜去施公的金牌。施公不罪他。老哥哥你道他是好。我家這等四

個毛賊踹碎了我幾片子瓦我要放他你又苦苦的不准是叫他賠定了瓦了這是怎麼個講究呢鄧九公聽了不覺哈哈大笑直笑的眼淚都出來了說老弟我敢是又叫你饒了去了方纔我原因他說不認得鄧九公這句話其實叫人有些不平如今你要放他正是君子不見小人過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偺們就把他放了罷安老爺這纔叫進張進寶來放那班人那班人還算良心不死後來三個改過作了好人趁個小買賣兒只有霍士道因他哥哥不信作賊不曾得手兩個打起來他一去咬下他哥哥一隻耳朵來到底告到當官問了罪剌配到達州惡郡去了那安老爺家的房子自有人照料修理不提（此句不補原不為漏特著此句盖鄰家魚鱗瓦之笑聲方寂作者欲重為提起於是有此回聲一響也又恐讀者領會不到嫌其筆贅因以提為不）提自此鄧九公又把圍着京門子的名勝逛了幾處也就有些倦遊便擇定日子要趁着天氣回山東去安老爺再三留他不住只得給他料理行裝想了想受他那等一分厚情此時要一定講到一酬一酢不惟力有不能況且他又是個便家轉覺醜出無辭義有未當便祀他素日愛的家做活計內款器皿以及內造精細點路菜之類備辦了些又見天氣冷了給他作了幾件輕暖細毛行衣甚至如斗蓬臥龍袋一切衣服都備得齊整安太太合金玉姊妹另有送褚大娘子并給他那個孩子的東西又有給他那位姨奶奶帶去的人事老頭兒看了十分喜歡這日正是安老爺同了張親家老爺帶同公子在上房給他餞行安太太便在西間合褚大娘子話別就請了舅太太張親家太太作陪兩個媳婦也叫入坐老頭兒在席上看着安老夫妻的這個佳兒這雙佳婦鼎足而三未免因羨生感因感生歎便在坐上擎着酒盃望着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愚兄自從八十四歲來京那盪臨走就合親友們說過我鄧老九此番出京大約往後沒再來的日子了誰想說不來說不來如今八十八了又走了這一盪這一盪把往日沒見過的世面也見着了沒吃過的東西也吃着了這都是小事還了了我們何家姑奶奶這麼一個大心愿又合你老弟多結了一重緣法真是萬般都有個定數如今我們爺兒們在這裡吵鬧了這一程子臨走還承老弟夫人這樣費心費事你我的交情我也不鬧那些虛客套了照單全收不算外我竟還有個貪心不足要指名合你要宗東西還有託付你的一樁事安老爺連忙道老哥哥肯如此好極了但是我辦得來的弄得來的必能報命他笑呵呵的乾了那杯酒說道這話不用我託你大約你也一定辦得到除了你大約別人也未必弄得來只是話到禮到我得說在跟前因又斟上酒端起來喝一口道老弟你瞧愚兄啊閏年閏月冒冒冒的九十歲的人了你我此一別可不知那年再見講到我鄧老九一個無名目白出身兩肩膀扛張嘴仗老天的可憐衆親友們的台愛弄得家成業就名利雙收我還那些兒不足只是一會兒價回過頭來往後看看拿我這麼一個人竟缺少條墳前拜孝的根我這心裡可有點子怪不平的說道這裡安老爺便說道九哥你這話我不以為然洪範五福只講得個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不曾講到兒子合作官兩樁事上可見人生有子無子作官或達或窮這是造化積有餘補不足的一點微權不在本人的身心性命上說話再我還有句話不是傴老哥哥要看着老哥哥這等精神兒只怕還趕得上見個姪兒也不可知呢鄧九公聽了哈哈大笑起來說老弟那可就叫作六枝子擀麪新樣兒的沒了對兒咧張老也說了一句道合該命裡有兒那可也是保不齊的不想座中坐着個褚一官正是個六枝子說落了典了他聽了只抿着嘴低着頭喝酒又不好答碴兒這席上在這裡高談闊論安太太那席上卻都在那裡靜聽聽到這裡舅太太便道九公

這話我就有點子不服。我也是個沒兒子的。難道我這個乾女兒合你們這個大姑奶奶。還抵不得人家的兒子麽。安太太也道這話正是鄧九公那邊早接口高聲叫道好話呀。舅太太。弟夫人。我正為這話要說。因向安老爺說道不但我這女兒就是女婿也抵得一個兒子。第一心地兒使得本領也不弱。只不過老實些兒沒甚麼大嘴末子。為甚麼從前我在道上的時候走一天拉扯他一天。到了我歇了業了。我也不叫他出去了。原故走驃的這一行。雖說仗藝業吃飯。是椿合小人作對頭的勾當。不是條平穩路。老弟你只看饒是愚兄這麼個老坯兒。還吃海馬周三那一合兒。所以我想着將來另給他找條道兒。圖個前程。論愚兄的家計。不是給他捐不起個白頂子藍頂子。那花錢買來的官兒到底銅臭氣不能長久。以後他離了我了。設或遇見有個邊疆上的機會。可得求下二叔想個方法兒。叫他一刀一鎗的巴結個出身一樣的合賊打交道。可就比保驃硬氣多了。這是一。安老爺道這話也算九哥多文。代老兄二百歲以後。果然我作個後兒。看這事還怕不是我的責任再說。只要有機會也不必專在你老人家二百歲後。交給我罷。請問要的那宗東西是甚麼呢。鄧九公道這宗東西比這個又關乎要緊了。老弟不是我合你說過的嗎。我自從十八歲因一口氣上離了淮安本家。搬到山東茌平落了籍。算到今日之下。整整兒的七十年。不但我的房產地土都在這邊兒連墳地我都立在這裡了。二位老人家我也請過來了。我算不想再回老家咧。到了我慶八十的這年。又有位四川木商的朋友送了我副上好的建昌板。我那一頭兒的房子也置下了。內裏兒的東西呢。你姪女是給我預備妥當了。甚麼時候說聲走我跋腿就走。跟着老人家樂去了。我就只短這麼一件東西。這些年總沒張羅下。愚兄還帶管是個怯兒。還不知這東西我使的着使不着。得先討老弟你個教。安老爺道老哥哥你不必往下說。我明白了。你一定是要我一副吉祥陀羅經被。那老頭子聽了把頭一扭嘴一撇道呣我要那東西作甚麼呀。我聽見說那都是那些王公大人。還得萬歲爺賞纔使得着呢。慢講我這分兒使不着。就讓越着禮使了去。也得活着對的起閻王爺。死了他好敬偺們叫偺們好處托生啊。不然的時候憑你就頂上個如來佛去也是瞎鬧哇。陀羅被就中用了。安老爺暗暗的詫異道不想這老兒不讀書。詩見理竟能如此明決。因說道旣如此。老哥哥你剴直說了罷。只見他未曾開口臉上也帶三分恧色。纔笑容可掬的說道我見他們那些有聽頭兒的人。過去之後。他的子孫往往的求那班名公老先生們把他平日的好處怎長怎短的給他寫那麼一大篇子。也有說行述的。行畧的。行狀的。我也不知他准叫作甚麼。是說這些事。也不過是個紙上空談。哪可不知怎麼個原故兒稀不要緊的平常事到了你們文墨人兒嘴裡。一說就活眼活現的。那麼怪有個聽頭兒的。到了劣兄可又有個甚麼可寫的。只是我一輩子功名富貴都看得破。只苦苦的願意聽人說一句。鄧老九是個朋友。所以我心裡想着將來也要弄這麼一篇子東西。這話要不是我從去年結識得老弟你這麼個人。我也沒這妄想。原故我往往的見那些好戴高帽的爺們。只要人給他上上兩句順他。自己就忘了他自己是誰了。覺着那人說的都是實話。這話除了我別人還帶是全不配。再不想那神童詩上說的好。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那文家子的那管筆的利害比我們武家子的傢伙還可怕。看不得面子上只管寫得是好話。暗裡魂消罵苦了他。他還作春夢呢。老弟你知道的。愚兄這學問兒本就有限。萬一求人求得不當的。他再指東殺西之乎者也的奚落我一陣。我又看不澈。那可不是我自尋的麼。講到老弟你了。不但我信得及你是個學問高不過。心地

學不過的人我是怎麼個人兒你也深知愚兄別的書是都就了紹興酒喝了還記得那古文觀止上也不知那篇子裡頭有這麼的兩句話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這兩句話可就應在你我今日了如今我竟要求你的大筆把我的來蹤去跡實打實有一句說一句給我說一篇將來我撒手一走之後叫我們姑爺在我墳頭裡給我立起一個小小的石頭碣子來把老弟的這篇文章鐫在前面兒那背面兒上可就鐫上衆朋友好看我的名鎮江湖那四個大字我也鬧了一輩子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算是這麼件事老弟你瞧着行得行不得列公再不想鄧九公這等一個粗豪老頭兒忽然滿口大段的談起文來並且門外漢講行家話還被他講着些甘苦利害大是奇事世有不讀詩書的英雄此老近之矣更不想他又未能免俗忽然的動了個名想尤其太奇然而細按去那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這句話不是句平靜話名者實之歸也只看從開天畫卦起教耕稼制冠裳以至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這幾樁事實在的事那一樁又不是個名想只是想不想其權在人想得到身上想不到身上其權可在天天心至仁且厚唯恐一物不安其所不遂其生怎的又有個叫他想不道身上之說殊不知人生在世萬事都許你想個法兒尋些便宜獨到了這才名兩個字天公可大大的有些斟酌所以叫作造物忌才又道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天心豈不薄於實而轉厚於虛不仁於人而轉仁於物呢不然這大約就要看看那人的福命可載得起載不起古今來一班偉人又何嘗不才名兩賦到了載不起縱使才大如海也會令名不終否則浪得虛名畢竟才無足取甚而至於弄得身敗名纍的都有只這鄧九公充其量不過一個高陽酒徒又有多大的福命怎的天公保全了他一世此刻還許他遇着這位安水心先生要把他成就到名傳不朽要知只他那善善惡惡的性情心直口快排難解紛救人之急便是種福的根本種了這段福就許造這條命才不才這個名字兒天已經許他想得到手了何況這老頭兒還不是個不才之輩呢話雖如此說又何以見得他名傳不朽呢且莫講別的只這位燕北閒人一時閒得沒事幹偶然把他採入兒女英雄傳中已經比那有友五人焉中的其三人福命不同了哇話休絮煩言歸正傳却說安老爺聽鄧九公講了半日再不想他面發有這等見解恰好這句話又正搔着自己癢處先端起酒來一飲而盡說道這更是我的事了九哥你既專誠問我我便直言不諱你要這宗東西也不必等到你二百歲後古人朋友相交忘形有生為立傳的還有生弔生祭的如今你我也不必作這駭人聽聞的事待我把老兄的平生事實作起一篇生傳來索性請老兄自過了將來再鐫上那通碑上但是那塊匾上的名鎮江湖四個字只好留作個光耀門楣的用處鐫在碑上却不合款老哥哥你必要用也不妨入在這篇文章裡一併鐫在碑陰上安老爺纔說到這句早不是他的意思了嚷道咧老弟你給我的大筆倒要弄到後面去那正面可還配用甚麼呀安老爺拈着那小鬍子想了想說道依我的主意那正面要從頭到底居中鐫上清故義士鄧某之墓的一行大字老哥哥你道如何他纔聽完這句話樂得把那大把掌一掄拍得桌子上的碟兒碗兒山响說道着着着着是這麼着這話我心裡可有就只變不過這個灣兒來真小不起你們這文字班兒的就結了說着一疊連聲兒的叫快取熱酒來換大杯來公子連忙站起用大盃親自給他斟了一盃送過去他也不管那酒的冷熱雙手端起來咕嘟嘟一氣飲盡向安老爺照着盃告了個乾說道老弟呀我鄧振彪這就足咧當下兩席上見他這等豪飲一個個都替他高興只有褚大娘子聽見他父親提到身後的事

情心中有些難過勉强笑道人家二叔今日給送行你老人家不說找個開心的興頭話兒說說且提八百年後這些沒要緊的事作甚麼這叫作清晨吃晌飯早呢他只管滿臉笑容嘴裡這樣說却不禁不由的鼻子一酸那說話的聲音早已岔了鄧九公這邊說道姑奶奶這話你不懂你過來我說你聽褚大娘子只得過這邊來安公子見了忙離席讓坐連褚一官也站起來張老纔要謙讓被鄧九公一把按住說張老大你别動因合他女兒女婿說道你兩個可别把這話看作沒要緊不是我同你二叔的交情說不到這裡是這交情不是你二叔這個人也說不到這裡這纔是八百年難遇的第一件興頭事方纔的話你倆都聽明白了沒别的你兩口兒就至至誠誠的給你二叔磕個頭算替我謝謝他女兒女婿果然轉過身來望着安老爺便拜了下去慌的安老爺離座出席忙站起褚一官又向褚大娘子作揖答禮說道這禮從何來這是你老人家的醉命了便回頭向安太太道太太快讓大姑奶奶歸坐去這個當兒金玉姊妹早已陪着過來就便把他讓了過去安太太也出席相迎不想他將走到席前望着安太太又磕下頭去天然飛渡跳脫已極幾於無從捉摸安太太連忙攙起來道姑奶奶這是怎麼說就講你二叔為你老人家也是該的可與我甚麼相干兒你行起這個大禮來褚大娘子站起來道我給你老人家磕這個頭可另是一件事我從在我們青雲堡莊兒上見着你老人家那一天也不知怎麼我心裡只合你老人家投親熱的就想認你老人家作個乾娘因為關着我妹夫子這層嬸嬸親戚我總覺我不配到了這回來了我還沒打回這個妄想去誰知那天我們老爺子在我何親家爹祠堂裡纔說得句叫我們這位小姑奶奶叫二叔二嬸聲父母就把他惹翻了把我也嚇住了今日之下他倒作了你老人家的嫡親兒女我這乾女兒可倒漂了我越想越有點子眼兒熱此刻我又親合二叔交到這個分兒上借着我們這小姑奶奶的光兒我總得叫我們老玉聲妹夫子我也不怕人笑話我奴才親戚混巴高枝兒我今日可算認定了乾娘咧把安太太喜歡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姑奶奶你那裡知道我這心裡也合你一樣的想頭呢只是我通共比你纔大上十幾歲呀教怎麼說的出口來呢你既這麼說我正少個女兒你就算我的女兒他聽安太太這樣說更加歡喜纔待歸坐鄧九公那邊早有嚷起來了只聽他向安老爺道了不得了不得我又落在後頭了我從那天聽見這張姑奶奶勸我們姑奶奶那番話我就恨不得立刻叫他聲好孩子想要認他作個乾女兒不想我的乾女兒沒得認成倒把個親女兒叫弟夫人拐了去了我有沒的那麼個女兒一般的徒弟又被你們搶了來了張老大你想想這事莫非欠些公道張老是個老實人只望着安老爺笑安老爺還沒及答言褚大娘子那邊早望着張金鳳說道聽見了哇我可不管你本人肯不肯我先肯你們姐兒倆裡頭我總覺得你比他合我這一層兒似的我這心裡可就有些絲絲拉拉的這一來好極了就只得問張親家媽答應不答應了因說道親家媽怎麼樣罷張親家太太把嘴向安太太一努說道那是他家的人我當不了他的家我可有倆兒說的哪多個人兒疼不好喂安太太便道這更有趣兒了褚大娘子聽說早一把把張姑娘拉住要過那席去張姑娘笑着只看婆婆的眼色安老夫妻便叫他快給乾娘行禮鄧九公樂得前仰後合說了許多興頭話說我這纔氣平些兒因又合安張兩親家乾了一盃說道再不想一句話合我們張老大又結了一重緣這個當兒那邊舅太太早把何小姐攬在懷裡笑道我的孩兒呀快來罷幸虧我在船上先把你認下了不然你瞧他們爺兒們娘兒們這陣橫搶硬奪的還了得了何玉鳳也握着嘴笑個不住說

道娘放心我是再沒人搶的了這屋裡的幾位老家兒不差甚麼八面兒我都佔下了一時安老夫妻便叫公子給鄧九公行禮鄧九公也叫公子帶褚一官過來給安太太磕頭將磕完了起來褚大娘子大馬金刀兒的坐在那裡合他女婿說道還有舅母合親家媽得認親呢勞動你再磕倆罷褚一官倒也會湊趣兒爬下就磕舅太太是坐在裡邊有個張太太擋着出不去只說得姑奶奶這個闊法兒連忙摸着頭把兒還了個禮張太太他也拜了一拜說道偺可就都有骨血兒嘗着咧真一家子咧說得大家鬨堂大笑那褚一官過那邊去又拜了張老只這一陣亂拜何小姐早暗暗的拉了張姑娘一把又向公子遞了個眼色三個人便走到褚大娘子跟前何小姐先說道我們承姐姐這樣親熱今日也該服侍服侍姑奶奶了說着便滿滿斟了一盃送過去褚大娘子樂的一飲而盡纔得喝完張姑娘又奉過一盃來他便笑道你們就這樣輪流着灌我我也願意我到底也姑奶奶了哇說着又是一盅他姊妹兩個纔閃開早見公子斟過一個大盃來他道這一大下子可不是頑兒的還是那個小些兒的罷張姑娘一旁低聲說道好意思的這麼大個兄弟敬老姐姐一盃酒乾回他去這位娘子那好勝的脾氣兒也有些合乃翁相似便也接過來一氣飲乾登時吃得他杏眼微餳桃腮添暈一手擎着個空盃一手指着公子咬着牙纖着牙兒笑容可掬的說道小舅爺子擱着你就是了公子因父親在那邊只笑着不敢多說心裡卻想着了一句聖經賢傳暗說怪道說是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只他四個這陣亂舞鶯花慢講安張二家兩雙老夫妻看着十分歡喜一個鄧老頭兒直樂得話都沒了只張着個大嘴呵呵的傻笑不由得手殺酒酒殺口酒到杯乾一時主客幾個眼界裡無非樂境耳輪中都是歡聲便是那些服侍的人無不一個個接耳交頭頌揚嘆賞甚至那樓頭的更鼓都覺壽添短漏座上的鐙花也知笑展長眉只這席離別小宴直把他幾個天理人情的人彼此連絡了個合意同心連這部兒女英雄傳的書也給穿插了個套頭裹腦（得意二字美滿醉是文不負題）那鄧九公直喝的眼睛有些粘糊糊的舌頭有些硬撅撅的了還在那裡左一杯右一盞的連叫斟酒褚大娘子恐怕他父親明日起不來誤了上路的吉時好勸歹勸的攔了兩遍他還吃了個封頂大杯纔盡歡而散一宿晚景提過到了次日那些行李車馱都是前兩天裝載妥當自有他的伴當押着起五更先行纔得天亮他父女翁婿合那個孩子以及下人早已收拾了當吃了些東西便要告辭這等一般熱腸人彼此廝混了許多天怎生捨得不必講那褚大娘子拉拉這個看看那個已經哭得淚人兒一般只那鄧九公一一的辭過衆人到了何小姐跟前他也就忍淚不住勉強說道姑奶奶師傅把你送到這等個人家兒來師傅沒有甚麼惦記你的咧你倒也不必記掛着師傅交代了這句話他便一回身拉住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我合你此一別不知今生可得說道這裡早已滿面淚痕往下說不出來了幸而安老爺是個闊達人說道老哥哥不消如此你我今日暫別不久便當歡聚他一手擦着眼淚搖着頭道老弟你這句話愚兄可有點兒信不及了安老爺道九哥且莫講人生聚散無常只你此番來京可是算得到拿得穩的況且轉眼就是你九十大慶小弟定要親到府上登堂奉祝就便把昨日說給你作的那篇生傳帶去當面請教他聽了這話擦乾了眼淚望着安老爺道老弟你這話當真安老爺道小弟平生不敢輕諾況在老哥哥跟前豈肯失信他便一手拉着安老爺的手一手指着天說道老弟只你這一句話呀老天準留哥哥多活幾年等着你就是這樣哥哥走了（讀哥哥走了四字黯然銷魂[illegible]讀江文通別賦）說着他鬆了安老爺的手頭也不回帶了褚一官往

外就走這裡褚大娘子見他父親走了也不好流連只得辭了安太太一行女眷起身安太太大家一直送出腰廳纔回鄧九公站在大門外催着他女兒上了車他隨後上車纔走安老爺頭一天就差人在彰義門外三義菴備下茶尖便也合公子送下去走了約莫三五里地路旁有座小廟早見褚一官圍馬回來說他老人家要到廟裡磕個頭也請二叔下來歇歇安老爺只得跟了他到廟前下車看了看那廟門寫着三義廟三個字進去裡面只一層殿原來是漢昭烈帝合關聖張桓侯的香火安老爺向來是位重儒不佞佛的等閒不肯燒香拜廟只有見了關聖帝君定要行禮等鄧九公磕過頭自己帶了公子也拜過神像那鄧九公便在神座前向安老爺說道老弟我曉得你定要遠遠的送我一程纔肯回去但是此去前途還有張老夫合老程師爺諸位候着呢大槩我們各行裡的親友也在那裡老弟你就送到那裡也不得久談常言道得好送君千里終須別到了你我的交情大槩還見得過這三位尊神偺們就在這神聖面前一別安老爺固是不肯他道你我的心關帝菩薩看的明白何必如此安老爺見他這樣說法倒也不好相強（送別一事交愈深送愈遠揑情也此則轉交深而不必遠送非固執別致實乃至理）當下這邊父子一個那邊翁婿兩個只得各各作別一路出了廟門大家道聲珍重望看他車轔轔馬蕭蕭竟自長行去了書裡按下鄧九公這邊不提卻說安老爺自他走後便張羅張親家的搬家他兩口兒擇吉搬過祠堂西邊那所新房去一應家具安置得妥當看了看頭上頂的是瓦房腳下踹的是磚地嘴裡吃喝的是香片茶大米飯渾身穿戴的是鍍金簪子綢面兒襖老頭兒老婆兒已是萬分知足依安老爺安太太還要供茶供飯他兩口兒再三苦辭安老爺因有當日他交付的何小姐在能仁寺送張金鳳那一百兩金子不曾動用便叫他女兒送他作了養老之資張老又是個善於經營居積的弄得月間竟有數十串錢進門他兩口兒卻仍照居鄉一般辛勤撙節着過度便覺着那日月從容之至只是他兩個時常要過前面來看看望望家裡卻短一個支使看家的人就用安老爺的家人固是不便便是外面僱個不知根底的人來也不放心且兼他守分安常的慣了不肯纔有幾文錢便學那小人乍富行徑立刻就添些新花樣鬧個跟班兒的卻也正在為難誰想事有湊巧那京北開人又給他湊了兩個人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第七回書裡講得他當日帶着女兒要到京東投奔的那個親戚正是那張太太娘家一個本家哥哥這人姓詹名典他有個小名兒叫作光兒他本是帶着家眷在京東一個糧行裡給人家管賬就那裡養了個兒子因是七夕生的叫作阿巧那阿巧纔得十一二歲且自非常詹典在京東一住十餘年卻也賺得幾十兩銀子在腰裡落後來因行裡換了東家他就辭了出來要想帶了老婆孩子回家把這項銀子合張老置幾畝田務種他那裡起身要回河南來正是張老夫妻這裡帶了女兒要投京東去路上彼此岔過去了不曾遇着及至到了家正碰見荒旱之後瘟疫流行那詹典在途中本就受了些風霜到家又傳染了時症一病不起嗚呼哀哉死了他妻子發送丈夫也花了許多錢再除了路上的盤纏那幾兩銀子也就所剩無幾只得權且帶了個十來歲的兒子勉強度日這個當兒見了從京裡回來的鄉親們十個倒有八個講究說偺們這裡的張老實前去上京東投親不想在半路招了個北京官宦人家的女婿現在跟了女婿到了城裡享福去了詹典的妻子聽得這話想了想自己正在無依孩子又小便搭着河南小米子糧船上京倒來投奔張老想要找碗現成茶飯吃從通州下船一路問到這裡恰好正在張老搬家的前兩天安老爺安太太是第一肯作方便事的便作主給他留下一舉

兩得又成全了一家人家正所謂勿以善小而不爲你看他家總是這般的作事法那上天怎的不暗中加護閒話休提却說安老爺纔把親家安頓的停妥不兩日便是何小姐新滿月因他沒個娘家沒處住對月這天便命他夫妻雙雙的到何公祠堂去行個禮張老夫妻如今住得正近況且又有了家了這早起來便到東邊祠堂來預備伺候安公子倆小姐行過了禮就請到他家早飯把女兒張姑娘也請過來也買了些二斤肉宰了隻雞只把那舅嫂合何巧一個買一個作倒也弄得有些老老實實的田舍家風三個人吃得一飽回來晚間纔是舅太太請過去那時因親太娘子起了身騰出西耳房來舅太太仍舊搬過去公子合金玉姊妹便在那邊吃過晚飯直到起更纔過這邊來先到上房伺候父母公婆安置纔一同回房過了兩日安太太便吩咐人把那新房裡無用的錫器磁器衣架盆架等件歸着起來採蓮把那槽碧紗櫥安好分出裡外間張姑娘是要着精神要張羅這個姐姐兩隻小腳兒哆哆哆哆的帶了一班嬤嬤僕婦使婢把鋪設貼落收拾得都合自己屋裡一樣果然把他三人那幅小照掛過這邊臥房來就把那張彈弓那口寶刀掛在左右把那圓端硯擺在小照面前桌兒上歸結了他三個一段美滿良緣的新奇佳話何小姐也幫了他登桌子上板櫈的鬧個不了他兩個彼此說一陣慪一陣笑一陣一時真算得占盡兒女閨房之樂只可憐安公子經他兩個那日一激早立了個一飛沖天一鳴驚人的志氣要叫他姊妹看看我這安龍媒可作得到封侯夫壻的地步因此鄧九公走後忙忙的便把書房收拾出來一個人冷清清的下帷埋首合那班三代以上的聖賢苦磨這日直磨到二鼓纔回房來金玉姊妹連忙站起迎着讓坐張姑娘問道你瞧我給姐姐收拾的這屋子好不好公子裡外看了一遍說好極好極偏勞之至張姑娘道我們總高下低的鬧了一天你也不來幫個忙兒本來姐姐的事情罷咧可怎麼敢勞動你呢公子道你這人怎麼這等不會說好話非是我不來幫忙兒要說這些掛畫焚香是風雅事我不喜作也是我欺你兩個我自承你兩個那番清誨之後深悟出這些事最於用功有礙所以古人說詩書無者必非磊落之士也正是這個用意你且讓我一納頭扎在子曰詩云裡頭等我果然把那個舉人進士騙到手就鑄兩間金屋貯起你二位來亦無不可不强似今日的幫忙金玉姊妹兩個再不想那日一席話一激竟把他激成功了也暗自歡喜何小姐便說道妹妹說的是頑兒話其實還不是他們丫頭女人們拾掇的我們兩個也只跟着攪了一陣倒是他纔說也要給我繡那麼一塊匾掛在這臥房門上你給想三個字兒公子略想了一想說就用那屋的三個字就很好何小姐道這你可是塞責兒了公子道非一瓣心香的瓣字却就是小照上那紅袖添香伴着書的伴字你兩個人從此一位便可稱作伴香女史一位便可稱作瓣香女史我便可稱作伴瓣主人只是我又恐防你們嫌我這風雅這三方圖章也只好等我後年春闈之後再講罷那金玉姊妹兩個聽了也深服他這心思敏捷各各道妙過了幾日張姑娘閨中果然照樣給何小姐繡了伴香室三個字裝潢好了掛在他臥房門上此是後話却說這晚他三個在何小姐這邊談了這一番那天也就將近三鼓張姑娘站起來道不早了我要回家睡覺了何小姐一把拉住他道今日可不許你空身兒走我要煩你順帶公文一角張姑娘早已明白只得掙着手要走只被何小姐揪住手再撐不脫只得向何小姐再遏說了句話何小姐這纔放手說滑再滑不過你了也不知真話呀也不知賺人呢張姑娘無已道並有此理我要這樣賺姐姐說頑兒話的事小那不是在姐姐跟前另存一個心了麼他說完這話纔

THANK YOU
—539—

P 01.58 —

P 01.58E

Carson Pirie Scott & Co

209 31 MAR 70

THANK YOU
—539—

P 01.58E

Carson Pirie Scott & Co

209 31 MAR 70






洗僂吉祥

待要走。忽又想起回來說等我索性把今日的事情張羅完了再走。因把桌子上的那盞燈。拿起來剪了剪蠟花。向安公子何小姐說道。上月今日。就是我送二位入的洞房。今日還是我送二位賀新居。說着便拿着燈前面照着往臥房裡引。他兩個也只得笑吟吟的隨他進去。只見他把燈放在臥房裡桌兒上。又悄悄的向何小姐道。姐姐你老人家今日可好歹的。不許再鬧到搬碌碡那兒咧。何小姐聽了。忍不住笑的前仰後合。只趕着要搯他的嘴。他早一溜煙過西間去了。安公子看了這番光景。心裡暗說我合他兩個的話。纔用了幾日的功。他兩個果然就這等歡天喜地起來。然則他兩個那天論的只要我一意讀書。無論怎樣都是甘心情願的。這句話真真是出於肺腑了。幸是我那天不曾莽撞。不然。今日之下。弄得一個扭頭彆項。一個淚眼愁眉。人生到此。還有何意味。只他這等一想。那發奮用功的心。益發加了一倍。卻又看了點兒書魔。因指手合何小姐笑道。我安龍媒經師傅合我講了半世的論語。直到今日看了你姊妹兩個纔得明白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句書。是怎的個講法。這正是春風時雨同沾化絳帳應輸錦帳多。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三回　申庭訓喜克紹書香　話農功請同操家政

這書雖說是種消閒筆墨。無當於文。也要小小有些章法。譬如畫家畫樹。本幹枝節。次第穿插。佈置了當。仍須絢染烘托一番。纔有生趣。如書中的安水心佟儒人。其本也。安龍媒金玉姊妹。其幹也。皆正文也。鄧家父女。張老夫妻。佟舅太太諸人。其枝節也。皆旁文也。這班人自開卷第一回。直寫到上回。纔一一的穿插佈置妥貼。自然還須加一番烘托絢染（此回開卷提綱於枝節中逸去褚一官并逸去長姐兒留為烘托絢染之用作者胸中原自分曉烏克齋則為龍媒功名事業所關未便以枝節旁文裹之意旨又自不同）纔完得這一篇造因結果的文章。這個因原。從安水心先生身上造來。這個果一定還向安水心先生結去。這回書便要表到安老爺。卻說安老爺自從那年中了進士。用了個榜下知縣。這其間過了三個年頭。經了無限滄桑。費了無限周折。直到今日。纔把那些離離奇奇的事。撥弄清楚。得個心靜身閒。理會到自己身上的正務。理會到此。第一件關心的。便是公子的功名。這日正遇無事。便要當面囑咐一番。再給他定出個功課來。好叫他依課程功。準備來年鄉試。當下叫了一聲玉格兒。見公子不在跟前。便合太太道。太太你看玉格這孩子。近來竟慌得有些外務了。這幾天只一叫他。總不見他在這裡。難道一個成人的人了。還只管終日猥催在自己屋裡不成。列公你看安水心先生這幾句話。聽去未免覺得在兒子跟前有些督責過嚴。為人子者。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出入扶持。請席請衽。也有個一定的儀節。難道拉屎撒屎的工夫也不容他。叫他沒日夜的寸步不離左右不成。卻不知這安老爺。另有一段說不出來的心事。原來他因為自己辛苦一生。遭際不偶。此番回家。早打了個再不出山的主意。看了看這個兒子。還可以造就。便想要指着這個兒子身上。出一出自己一肚皮的骯髒氣。也深愁他天分過高。未免聰明有餘。沉着不足。又恰恰的在個有妻子則慕妻子的時候。一時兩美並收。難保不為着翠帷錦帳兩佳人。悞了他玉堂金馬三學士。老爺此時。正在滿腔的詩禮庭訓。待教導兒子一番。不想叫了一聲。偏偏的不見公子趨而過庭。便覺得有些拂意。太太見老爺提着公子。不大歡喜。纔待叫人去叫他。又慮到倘他果然猥催在自己屋裡。一時找了來。正觸在老爺氣頭兒上。難免受場申飭。只說了句他方纔還在這裡來着。此時想是作甚麼去了。他老夫妻一邊教一邊養。卻都是疼兒子的一番苦心。不想他老夫妻這番苦心。偶然間中

一問一答。恰恰的被一個旁不相干的有心人聽見了。倒着實的在那裡關切。正暗合了朝中有人好作官那句俗話。家國一體已為第四十回感激涕零句伏線朝中有人好作官這句話。列公切莫把他誤認作植黨營私一邊去。你只看朝廷上。那班大小臣工。若果然人人心裡都是一團人情天理。凡是國家利弊所在。彼此痛癢相關。大臣有個聞見便訓誡屬官。末吏有個知識便規諫上憲。一堂和氣。大法小廉。不但省了深宮無限宵旰之勞。暗中還成全了多少人才。培植了多少元氣。你道這話。與這段書甚麼相干。從來說家國一體。地雖不同。理則一也。不信。你只看安家那個得用的大丫頭長姐兒。此鏡子中之六七分姿色青衣侍婢也故於此用特筆且此回提綱既逸其名而烘托絢染將漸次放筆寫之其用特筆於此也周宜卻說這日當安老爺安太太說話的時節。那長姐兒正在一旁伺候。他聽得老爺太太這番話。一時便想到生怕老爺為着大爺動氣。太太看着大爺心疼。大爺受了老爺的教導。臉上下不來。看着太太的憐惜。心裡過不去。兩位奶奶既不敢勸老爺。又不好求太太。更不便當着人周旋大爺。這個當兒像我這樣的受恩深重。要不拿出個天良來。多句話兒。人家主兒不是花了錢。粮米白養活奴才嗎。好長姐兒為臣必忠為子必孝必疑其忠為希榮計為孝溺愛計未免持論太苛想到這裡。他便搭赸着過來看了看唾沫盒兒得泚了。便拿上唾沫盒兒一溜煙出了上屋後門。繞到大爺的後窗戶跟前。悄悄的叫了聲大奶奶。又問道。大爺在屋裡沒有。張金鳳正在那裡給公公做年下戴的帽頭兒片兒。何小姐這些細針線雖來不及。近來也頗動個針線在那裡學着給婆婆作暨頭兒。領這個當兒針是弄丟了一枚。線是揪折了兩條。他姊妹正在一頭說笑。一頭作活。聽得是長姐兒的聲音。便問說是姐姐嗎。大爺沒在屋裡。你進來坐坐兒。不則他道奴才不進去了。老爺那裡嗔着大爺總不在跟前兒呢。得虧太太給遮掩過去了。大爺上那兒去了。二位奶奶打發的人兒告訴一聲兒去罷。不然二位奶奶就上去答應一聲兒。他說完了便趕身去泚了那個唾沫盒兒。照舊回到上房來伺候。金玉姊妹兩個便也放下活計。到公婆跟前來。太太見了他兩個。便問玉格兒竟在家裡作甚麼呢。何小姐答道。沒在屋裡。安老爺便縐眉蹙眼的問道。那裡去了。何小姐答道。只怕在書房裡呢罷。安老爺道。那書房自從謄給鄧九公住了。這一向那些書還不曾歸着清楚。亂騰騰的。他一個人扎在那裡作甚麼。何小姐道。早收拾出來了。從九公沒走的時候。他就說等這位老人家走後騰出地方兒來。我可得靜一靜兒了。及至送了九公回來。連第二天也等不得。換上衣裳就帶着小子們收拾了半夜。安老爺聽到這句。便有些色霽。何小姐又搭赸着往下說道。媳婦們還笑他說。何必忙在這一刻。他說你們不懂。自從父親出去這一盪。不曾成得名。不曾立得業。倒吃了許多辛苦。賠了若干銀錢。通共算起來這一盪不是去作官。竟是為了你我三個人了。如今不是容易纔完了你我的事。難道你我作兒女的還忍着看着老人家再去苦掙了來養你我不成。金莖玉露沁入心脾所以我忙着收拾出書房來。從明日起便要先合你兩個告一年半的假。安太太道。怎麼呀。又怎麼不零不搭的單告一年半的假呢。張姑娘接口道。媳婦們也是這等問他。他說這一年半裡頭。除了父母安膳之外。你兩個的事甚麼也不用來攪我。外面的一切酒食應酬我打算可辭就辭。可躲就躲。便是在家。我也一口酒不吃。且儘這一年半的工夫。打疊精神。認真用用功。先把那舉人進士弄到手裡。請二位老人家喜歡喜歡再講。安老爺冷笑道。他有多大的學力福命。敢說這等狂妄的滿話。安太太道。這可就叫作小馬兒作行嫌路窄了。何小姐又接着陪笑道。婆婆只這等說。還不見他說這話的時候大媽媽似的那個樣兒呢。盤着腿兒。繃着臉兒。下巴頦兒底下又沒甚麼可儘着伸

着三個指頭在那兒絡鬍子似的不住手的絡。（繪水繪聲繪月繪影二老聞此能勿解頤）媳婦們兩個。只說了句功也得用。公婆跟前可也得向常着來伺候伺候。只這句就教導起來了。問着媳婦們說。要你兩個作甚麼的。此後我在書房裡。父母跟前正要你兩個隨時替我留心。便是你兩個也難得患難裡結成因緣。彼此一同侍奉二位老人家。凡家裡的大小事兒。正該趁這年紀學着作起來。也好省一省母親的精神心力。倘然父母有甚麼要使喚我的去處。你們却不可拘泥我這話。只管着人告訴我。去說的媳婦們像倆傻子。又像兩三歲的孩子。又不好笑他。只好聽一句答應他一句。此時公公要有甚麼話吩咐他媳婦。叫人書房裡叫去。安老爺方纔問這話的時節。本是一臉的怒容。及至聽了兩個媳婦這段話。知道這個兒子不但能彀不為情慾所累。并且還能體貼出自己這番苦心來。不禁喜出望外。說道。不信我們這個傻哥兒竟有這股子橫勁。張姑娘也陪笑道。自那天說了這話。天天兒比個走遠道兒的還忙呢。等不到天大亮就起來。慌着忙着漱漱口。洗洗臉就走。連個辮子也等不及疏。公公不見他這些日子早上請安。總是從外頭進來。安老爺只喜得不住點頭。因向太太道。這小子果能如此。其實叫人可疼。列公請看普天下的婦道。第一件開心的事。無過丈夫當着他的面讚他自己養的兒子。安太太方纔見老爺說公子。慌的有些外務。正捏一把汗。怕丈夫動氣。兒子吃虧。不想兩個媳婦這一圓和。老爺又這一誇獎。況且安老爺向日的方正脾氣。從不聽得他輕易誇一句兒子的。今日忽然這樣談起來。歡喜得老夫妻之間。太太也合老爺鬧了個禮行科。說道。這還不是老爺平日教導的好處。因又望着媳婦說道。他這股子橫勁。也不知是他自己彆出來喲。還是你們倆逼得懶驢子上了磨了呢。安太太口裡是只管這等說。其實心裡是因兒子疼媳婦的話。那知這句話倒說着了。那位打算詩酒風流的公子。何嘗不是被他姊妹兩個一席話。生生的把個懶驢子逼上了磨了呢。然雖如此。却也不可小看了這個懶驢子。假如你無論怎麼樣想着方法兒逼他上磨。他是一個勁兒的屎溺多。坐着坡不上。定了磨了。你又有甚麼法兒。（無法處驢驢方自以為得計也）何可若只是安老爺那樣厚德載福的人。怎的會有恁般的兒子。閒話少說。却說安公子這日正在書房裡溫習舊業。坐到晌午。兩位大奶奶給送到來滾熱的燒餅。又是一大碟炒肉炖疙瘩片兒。一碟兒風肉。一小銚兒粳米粥。恰好他讀文章讀得有些心裡發空。正用得着。便拿起筷子來揀了幾片風肉。夾上纔咬了一口。聽得父親叫。登時想起父召無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的這幾句禮記來。便連忙恭恭敬敬的答應了一聲喳。扔下筷子。把嘴裡嚼的那口餑餑吐出桌子上。口也不及漱。站起來就不慌不忙。斯斯文文。不由徑的走到上房來。老爺一見。先就笑容可掬的道。罷了。不必了。我叫你原為今日消閒。想到明年鄉試。要催你用起功來。方纔聽得兩個媳婦說你自己已經理會到此。這更好了。只是你現在的功課打算怎的個作法。公子回道。打算先讀幾天文章。再作一兩篇文章。且斂斂心思。熟熟筆路。安老爺道。是便是了。只這功課不是從這裡作起。制藝這一道。雖說是個騙功名的學業。若經義不精。史事不熟。縱然文章作的錦簇花團。終為無本之學。你的書雖說不生荒了。也待好一年了。只怕那程老夫子見你是個成人之學。也就不肯照小學生一般教你背誦。將來用着他時。就未免自己信不及。古人三餘讀書。趁眼前這殘冬長夜。正好把書理一理。再動手作文章。不遑讀的文章有我給你選的那三十篇啟禎二十篇近科闈墨。儘鍊揣摩足夠了。不必貪多。倒是這理書的工夫。切忌自欺。不可涉獵一過。從明日起。給你二十天的限。把你讀過的十三部經

書以至論孟都給我理出來論不定我要叫你當着兩個媳婦背的小心當場出醜公子自然是聽一句應一句太太合二位少奶奶一邊是期望兒子一邊是關切夫婿覺得有老爺這幾句溫詞嚴諭更可勉勵他一番不想這話那個長姐兒聽見心裡倒不甚許可了他暗暗的納悶道喲這麼些書也不知有多少本兒二十天的工夫一個人兒那兒念的過來呀這要累着呢你道好笑不好笑人家自有天樣高明的嚴父地樣厚博的慈母再加花朵兒般水晶也似的一對佳人守着還怕體貼不出這個賢郎這位快婿念的過來念不過來累的着累不着千卿何事却要梅香來說勾當豈不大怪不怪揆情度理想了去此中也小小的有些天理人情列公如不見信只看孟子合告子兩個人指了半生的硬槓抬到頭來也不過一個道得個食色性也一個道得個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閒話休提却說安老爺吩咐完了公子這話便合太太說道玉格的功名是我心裡第一樁事第二樁便是我家的家計我家雖不寬裕也還可以勉強溫飽都因我無端的官興發作幾乎弄得家破人亡還仗天祖之靈纔幸而作了個失馬塞翁如今要再去學那下馬馮婦也就似乎大可不必了只是我既不再作出山之計此後衣食兩個字却不可不早為之計這樁事又苦於正是我的尺有所短這些年就全仗太太話雖如此難道巧媳婦還作得出沒米的粥來不成我想理財之道大約總不外乎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的這番道理為今之計必須及早把我家這些無用的冗人去一去無益的繁費省一省此後自你我起都是粗茶淡飯絮襖布衣這纔是個久遠之計趁今日消閒你我兒媳輩又齊集在此何不大家計議起來太太道老爺這話慮得很是我也是這麼想着就只這話說着容易作起來只怕也有好些行不去的（非身親其事不解此語治家之道通於治國如安老之言所謂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關千古所同慨也）就拿去人說我家這幾個中用些的家人都是老輩子手裡留下的去了一時又叫他們到那兒去就是這幾個雇工兒人這麼個大地方兒也得這些人纔照應的過來講到煩費第一老爺是不枉花錢的就是玉格這麼大了連出去逛個廟聽個戲都不會此外老爺想偺們家除了過日子之外還有甚麼煩費的地方兒嗎就勉勉強強的摳摟些出來這個局面可就不像樣兒了至於大家的穿的戴的東西都是現成兒的並不是眼下得用錢現置難道此時倒棄了這個另去置絮襖布衣不成老爺白想我這話說的是不是安老爺雖是研經鑄史的通品却是個秤薪量水的外行聽了這話不惟是個至理並且是個實情早低下頭去發起悶來為起難來半日說道這等講難道就坐以待斃不成安太太道老爺別着急我心裡慮了也不是一天兒了但是這話要合我們玉格商量可是白商量商量不成他且合你背上一大套書倒把人攪糊塗了（正是恪遵庭訓安老聞此能勿刺心蔡伯喈云分明道壽下官安太太指桑說槐之意隱約可思）倒是我娘兒三個前日說閒話兒兩媳婦說了個主意我聽着竟很有點理左右閒着沒事老爺為甚麼不叫他們說說老爺聽着可行不可行萬一可行或者他們說的有甚麼不是的地方老爺再給他們駁正駁正我覺着那個倒是正經主意安老爺道既如此叫他們都坐下慢慢的講安老爺是有舊規矩的但是賜兒媳坐那些丫鬟們便搬過三張小矮櫈兒來也分個上下手他三個便斜籤着伺候父母公婆坐下這個禮節我說書的先以為然何也呢往往見那些巨族大家都半禮重於情久之情為禮制父子便難免有個不達之衷姑媳也就難免有個難伸之隱也是居家一個大病何如他家這等婦子家人聯為一體豈不得些天倫樂趣至於那燕北閒人着這段書大約醉翁之意未必在酒他想是算計到何玉鳳張金鳳兩個人四隻

小脚兒通共湊起來不夠營造尺一尺零要叫他站着商量完了這樁事那脚後跟可就有些不行了當下安老爺見兒媳兩旁侍坐便問道你們是怎麼個見識盡各言爾志呢何小姐先說道媳婦們也是那天伺候婆婆閑話提到我家家計偶然說到這句話其實事情果然行得去行不去媳婦們兩個究竟弄得成弄不成此時也不敢說滿了還得請示公婆媳婦在那邊跟舅母住着的時候便聽得園着這座莊園都是我家的地那時候聽着覺得離自己的心遠止當閑話兒聽過去了及至過來請示婆婆纔知道這地年終只進二百幾十兩銀子的租子問道這個根底婆婆也不大清楚請示公公果然的這等一塊大地怎的只進這些須租子我家這地到底有多少頃畝安老爺見問先呵嘍了一聲說這句話竟被你兩個把我問倒了（雖不喜問錢穀不知問兵刑不答於臟有關徒作大言又頗怪張釋之斥上林嗇夫能對上所問為喋喋利口安老不染此習家道所以復興）這項地原是我家祖上從龍進關的時候佔的一塊老圈地當日大的狠呢南北下裡南邊對着我家莊門那座山的山陽裡有一片楓樹林子那地方兒叫作紅樹村從那裡起直到莊後我合你說過的那個元武廟止東西下裡儘西頭兒有個大葦塘那地方叫作葦灘又叫作尾塘從那裡起直到東邊亢家村我那座青龍橋這方圓一片大地方當日都是我家的自從到我手裡便憑莊頭年終交這幾兩租銀聽說當年再多二十餘倍還不止大概從佔過來的時候便有隱瞞下的失迷掉的甚至從前家人莊頭的詭弊暗中盜典的都有這話連我也只聽得說何小姐道只不知這老圈地我家可有個甚麼執照兒沒有安老爺說怎的沒有凡是老圈地都有部領龍票那上面東西南北的四至都開得明白只是老年的地不論頃畝只在一夫之力一夫能種這塊地的多少上計算叫作一項所以那項數至今我再也弄不清了何小姐道果然如此那就好說了有了執照不愁找不出四至的（句句鑿實有用無一字模糊影響謀定而行百戰百勝彼帋上談兵者讀此能無顏汗）接着四至不愁核不出項數來憑着項數不愁查不出佃戶來佃戶一清那戶現在我家交租那戶不在我家交租先得明白了便可查那不在我家交租的佃戶名下地租年年都交到甚麼人手裡查出下落來如果是失迷的隱瞞的怎能便由他隱瞞失迷只要不究他的以往便是我家從寬了即或其中有莊頭盜典出去的我們既有印契在手裡無論他典到甚的人家可以取得回來的如果與價無多拿着銀子照價取回來不合他計較長短也就是我家從寬了這等一辦又加增了進項又恢復了舊產豈不是好況且這地又不隔着三五百里都圍着家門口兒也容易查只要查得清楚敢怕那租子比原數會多出來還定不得呢張姑娘道我姐姐這話說的可真不錯我到了咱們家這一年多聽了聽京裡置地敢則合外省不同止知合着地價計算租子再不想這一畝地有多大出息兒就拿高粱一項講除了高粱粒兒算莊稼高粱苗兒就是苫蓆高粱稈兒就是秫稭剝下皮兒來就織蓆作圍剝下桔檔兒來就插燈插匣子看不得那根子岔子只作柴火燒可是家家兒用得着的到了鄉下連那葉子也不白拋那一樣不是利息合在一處便是一畝地的租子數兒就讓刨除佃戶的人工飯食牲口口糧去只怕也不止這幾兩銀子安老爺靜聽了半日向太太說道太太你聽他兩個這段話我竟聞所未聞安太太道不然我為甚麼說他們說的有點理兒呢安老爺道我只不解算你兩個都認真讀過幾年書應該粗知些文義罷了怎的便貫通到此這卻出我意外何小姐笑說道公公只想我妹妹呢他家本就是個務農人家到了媳婦深山一住三年眼睛看的是這個耳朵聽的是這個便合那些村婆兒村姑兒講些閒話兒也無非這個媳婦們兩個本是公婆特地娶來的

一個南山裡的一個北邨裡的（妙舌蘂花）怎的會不懂呢安老夫妻聽了這話益加歡喜安老爺便說道話雖如此也虧你兩個事事留心只是要清這項地也須費我無限精神便說弄清了果然莊頭有些私下典出去的此時又那裡打算這許多地價公子聽到這裡便站起來稟道現放着鄧九太爺給玉鳳媳婦幫箱的那分東西呢老爺道哦那原是他師傅因他娘家沒人疼他的一番深心自然該留着他自己添補使用纔不負人家這番美意怎的作這項用起來公子又回道他兩個現在的服食器用都經父母操心賞得齊全既沒可添補的地方月間又有照例的月費及至有個額外用錢的去處還是合父母討他自己還用添補些甚麼自然該把這項進奉了父母作這樁正務纔是說着便跪了一跪說務必請父母賞收安太太道不害臊人家媳婦兒的東西怎麼用你來這麼献勤兒呀安太太這句話可招出他先天的一點兒書毒來了笑道回母親那是他的連他還是我的是我的便是父母的禮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這等講起來那又是他的何況此舉本出於媳婦玉鳳自己的意思並且不但他一人的意思便是金鳳媳婦也所見略同不過這話理應兒子代他們稟白纔合着倡隨的道理安太太道阿哥你別慪我你只合我簡簡捷捷的說話這也值得說了沒三句話又背上這麼一大車書誰知他這車書倒正合了乃翁之意早點頭道這話太太自然該聽不明白然而却正是婦道應曉得的那內則有云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這篇書正所以補曲禮之不足玉格這話却是他讀書見道的地方金玉姊妹見公公有些首肯便一齊說道這項金銀現在既白放着況且公公眼下是不打算出去的了便讓玉郎明年就中舉人後年就中進士離奉養父母養活這一家也還遠着的呢這個當兒正是我家一個青黃不接的時候兒何況我家又本是個入不敷出的底子此後日用有個不足自然還得從這項裡添補着使與其等到幾年兒之後零星添補完了另打主意何如此時就這項上定個望長久遠的主意免得日後打算如果辦得有個成局不惟現在的日用夠了便是將來的子孫也進則可仕退亦可農這話不知公婆想着怎麼樣安老爺聽了連連點首說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說了這句又低着頭尋思了半晌說道還有一節難處果然照這話辦起來自然要辦個澈底澄清那算方田核堆垛却得個專門行家我是遜謝不敏玉格又不能便是我家這幾個家人也沒個能的豈不是依然由着那班莊頭撥弄公子道這樁事兒子倒看准了一個人就是我家這葉通便弄得來安老爺道他我平日只看他認得兩個字使着比個尋常小廝清楚些這些事他竟弄得來嗎（以安老之學而不能盡葉通之才知人且自不易卓哉龍媒定當跨灶）公子道不但會並且精兒子又怎的曉得因見我丈人常合他一處講究我丈人拿着本子九章算法問他幾塊怎樣畸零的田湊起來應合多少畝幾塊若干長短的田湊起來應合多少畝他拿着面算盤空手算着竟絲毫不錯及至他問我丈人多少地應收多少高粱麥子穀子我丈人不用打算盤說的數目却又合那算法本子上不差上下又是怎的一穀二米怎的一熟兩熟怎的分少聚多連那堆垛平共都說的出來據我看起來大約一邊是從合算來的一邊是從閱歷來的（張葉異同源流清澈）只我聽着覺得比作夏后氏五十而貢的那章考據題還難些安老爺歎道如我父子正所謂不知稼穡艱難者也對之得毋少愧公子原是說自己不通庶務不想惹得老人家也謙尊而光起來一時極力要斡旋這句話便道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便是大聖人也道得個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安老爺聽了便正色道

這兩句書講錯了。不是這等講法。吾夫子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這兩句話正是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鐵板註腳。他老人家正在一腔的救世苦衷沒處發洩。想道假如吾道得行。正好同二三子共襄治理。不想這樊遲是話不問。偏偏的要請學稼請學圃起來。夫子深恐他走入長沮桀溺的一路。倘這班門弟子都要這等起來。如蒼生何。所以纔對症下藥。合他講那上好禮的三句。這兩個如字要作我不照像老農老圃一樣講。不得作我不及老農老圃講。合着下文的馬用稼一句。纔是聖人口氣。不然。你只看道千乘之國使民以時的那個時字。可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人。說的出來的。安太太聽了。聽事情不曾說出眉目。他貿喬梓又講起書來了。便道這不是嗎。人家媳婦兒在這裡說正經的。老爺又鬧到孔夫子上去了。這都是玉格兒惹出來的。（有為所惹者而惹之名以立歸咎玉格意不在於玉格也既指桑而說槐遂因喬而及梓）安老爺道。天下事除了取法孔夫子。那裡還尋得出個正經來。太太可真被這位老爺慪得受不得了。說老爺。偺們爺兒們娘兒們現在商量的是吃飽飯。那位孔夫子。但凡有個吃飽飯的正經主意。怎的周流列國的時候。半道兒會斷了頓兒。拿着升兒糴不出升米來呢。這難道不是老爺講給我們聽的嗎。（共利而出以婉欵其婉欵在舅太太之上其共利亦不在舅太太之下）安老爺道。此正所謂君子固窮。又浮海居夷。所以發此浩嘆也。安太太只剩了笑說道。是了是了。無論怎麽着罷。算我們明白了就完了。老爺此時只細細想想倆媳婦這話是不是。這主意可行不可行。或者老爺還有個甚麽駁正指示的。索性就把這話商量定規了。安老爺道。自古道。疑人莫用。用人莫疑。他兩個既有這番志向。又說的這等明白。你我如今竟把這樁事責成他兩個辦起來。纔是個絜矩之道。此時豈可悞會了那言前定事前定的兩句話。轉去三思而行。太太道。不是喲。我是猶疑這兩小人兒擔不起這麽大事來喲。（反激之以堅其意安太太煞是能言）老爺道。咻。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不必猶疑。說完便吩咐公子道。至於你講的那項金銀。也可以不必一定送到我同你娘跟前來。你只曉得那子婦無私貨。為通論。可知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尤為論之至通者。只此一言可決。不須再議。因又回頭向太太說道。我倒還有一說。我往往見人到老來。把這分家自己牢牢的把在手裡。不肯交給兒孫。我頗笑他不達。細想起來。大約他那不達也有兩般苦楚。一般苦的是養着個不肖的子孫。先慮到把我一生艱難創造而來的。由他任意揮霍而去。及至我受了貧苦。還得重新顧賸他的吃穿。（願普天下孝子賢孫一齋洗耳靜聽）一邊苦的是養着個好兒子。又慮他雖有養志的孝心。我却無自立的恆產。便算我假作癡聾。也得刻刻憐恤他的心力不足。如今我家果然要把這舊業恢復回來。大約足夠一年的吃穿用度。便不愁他們有個心力不足了。再看這三個孩子的居心行事。還會胡亂揮霍不成。你我就索性把這分家交結兩個媳婦掌管。兩個人之中。玉鳳媳婦是個明決氣象。便叫他支應門庭。金鳳媳婦是個細膩風光。便叫他料量鹽米。我老夫妻只替他們出個主意兒。支個嘴兒。騰出我來。也好趁着這未鋼的聰明。再補讀幾行未讀之書。果有餘暇。便任我流覽林泉。寄情詩酒。太太無事。也好帶上個眼鏡兒。拿袋煙兒。看個牌兒。充個老太太兒。償一償這許多年的操持辛苦。玉格却叫他一意用功。勉圖上進。豈非我家不幸中之一大幸乎。太太見老爺說的這等高興。益加歡喜。便道我想着也是這樣。老爺既這樣說。好極了。因望着兩個媳婦笑道。我再沒想到我熬了半輩子。直熬到你們倆進了門。我這鬪牌纔算奉了明文了。這望暫且按下不表。却說張太太自從搬出去之後。每日家裡吃過早飯。便進來照料照料。遇着安老爺不在裡頭。便同舅太太合安太太閒話。有個活計。也幫着作作。這日進來。正值安

老爺在家他坐了一刻便去找舅太太見舅太太正在那裡帶了兩個嬷嬷張羅他姐妹過冬的裡衣兒他也就幫着作起來舅太太是個好熱鬧沒脾氣的人他樂得借他醒醒氣兒解解悶兒便合他一面料理針綫一面高談闊論起來兩個人雖不同道大約一樣的是不肯白吃親戚的茶飯的意思作了會子見天不早了便收了活過這邊來二人一同出了西遊廊角門順着遊廊過了鑽山門兒將走到窗跟前恰好聽得安太太說到鬭牌算奉了明文的那句話舅太太便接聲道怎麽着鬭牌會奉了明文咧好哇這可是日頭打西出來了姑太太快告訴我聽聽一面說着進了上房安老夫妻二位連忙起身讓坐便把合兩個媳婦方纔說的話大約說了一遍舅太太道我不管你們的家務我只問鬭牌你們要談家務別就擱你們我們到姆姆屋裡去安老爺是位不苟言的便道這話何來我家的家務又幾時避過舅太太安太太道老爺理他呢他自來是這麽女生外向安老爺道阿你姑嫂兩個也算得二位老太太了當着兩個媳婦還是這等頑皮舅太太道姑老爺不用管我們的事我們不能像你那開口就是詩云閉口就是子曰的安太太道老爺聽人家自己願意不是舅太太道你別仗着你們家的人多呀叫我們親家評一評偺們倆倒底誰比誰大真個的十七的養了十八的了從來入行三日無劣把這位親家太太成日價合舅太太一處盤桓也鍊出嘴皮子來了便呵呵的笑道可是人家說的咧舅太太生怕說出燒火的養了當家的這句下文可就太不雅馴了幸而不是這句只聽他說道這可成了人家說的甚麽行子搖車兒裡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咧舅太太急的嚷道算了太太你老歇着罷他長我一輩兒你還不依一定要長我兩輩兒纔算便宜呢安老爺只說得個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惹得上上下下都笑個不住這裡頭金玉姊妹兩個人是揝着一肚子的正經話不成說完被這一岔又怕將來作書的燕北閒人寫到這裡逗不上這个卯筍兒良久忍住笑接着回公婆道方纔的話公婆既都以為可行交給媳婦們商量去這事竟靠媳婦們兩個也弄不成第一這踏勘丈量的事不是媳婦們能親自作的得合公婆討幾個人第二有了這班人要每日每事的都叫他們上來瑣瑣那不依然得公婆操心嗎要說盡在媳婦屋裡辦也不合體統況且寫寫算算以至那些冊簿串票也歸得着在一處得斟酌個公所地方第三事情辦得有些眉目銀錢可就有了出入了人也就有了功過了得立下個一定章程這些事都得請示公公討過教導只這句話又把他尊翁的史學招出來了便向倆個媳婦說道你兩個須聽我說凡事決大計議大事不可不師古不可過泥古你兩個切切不可拘定了左傳上的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這兩句話那晉太子申生原是處作一個家庭多故的時候所以他那班臣子纔有這番議論如今我家是一團天理人情何須顧慮及此稟命是你們的禮便專命也是省我們的心（里克所言見嫉見妬者進退危谷也安老所言得親順親者舒卷自如也一則無一是處一則無一不是處境之順逆何啻天淵）我合你們說句要言不煩的話閫以外將軍制之你們還有甚麽為難的不成（不從中制實則戰勝廟堂安老深得築壇拜將要訣）他姊妹兩個纔笑着答應下來舅太太聽了半日問着他姊妹道這個話你們姐兒倆竟會明白了難道這個甚麽右傳左傳的你們也會轉轉清楚了嗎他姊妹道書上的話卻不懂得公公的意思是聽出來了舅太太綳着臉兒說道這麽說起來我們這倆外外姐姐要合人下象棋去算贏定了（前寫水心先生築壇拜將後寫桐卿運籌決策龠史仗鉞誓師中間若無柳敬亭其人揮洒一陣太覺三禮彙通畧無小說風趣太太真知之矣於是乎旁襯而起說此下象棋一段）大家聽了這話不但安太太合安公子小夫妻不懂連安老爺聽了也覺詫異便問道這話怎的個講法舅太太道姑老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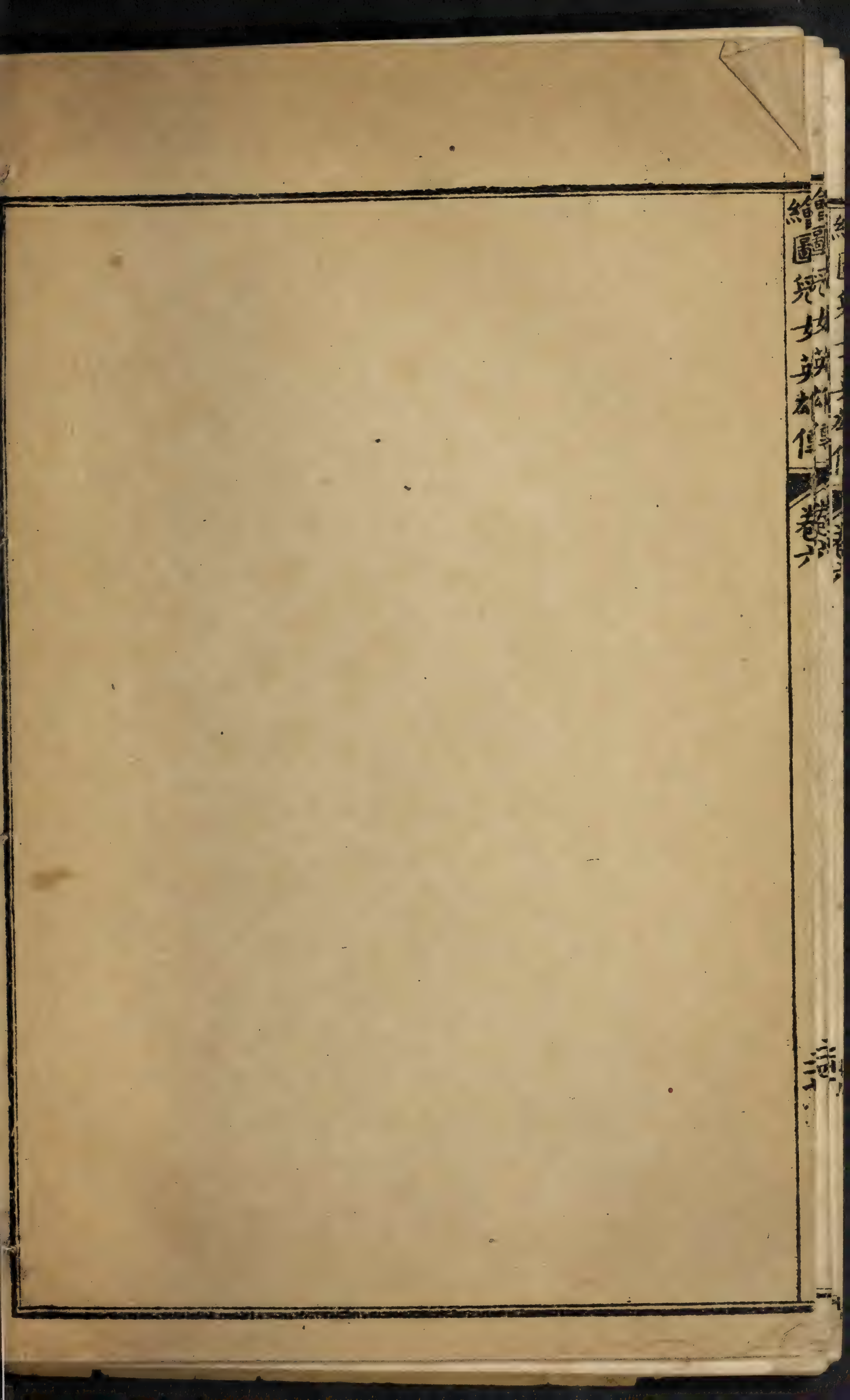
懂啊等我講給你聽有這麼一個人（此段聳許品能品逸品為一手當於東方溫於間求之亂 北海之發蹤編宮張長史之說鋼流連莫諸鑑在其下手）下得一盤稀臭的臭象棋見棋就下每下必輸没奈何請了一位下高棋的跟着他在旁邊支着兒那下高棋的先囑咐他說支着兒容易只不好當着人直說出來等你下到要緊地方兒我只說句啞謎兒你依了我的話走再不得輸了這下臭棋的大樂兩個人一同到棋局了合人下了一盤他這邊纔支上左邊的士那家兒就安了個當頭炮他又把左邊的象墊上那家又在他右士角裏安了個車下來下去人家的馬也過了河了再一步就要打他的掛角將了看了他看士是支不起來老將兒是躲不出去一時没了主意只望着那支着兒的但聽那支着兒說道一桿長鎗一連說了幾遍他没懂又輸了回來就埋怨那支着兒的那人道我支了那樣一個高着兒你不聽我的話怎的倒怨我他說你何曾支着兒來着那人道難道方纔我没叫你走那步馬麼他道何曾有這話那人急了說道你豈不聞一標長槍通天徹地地下無人事不成城裏大姐去燒香鄉裏娘娘長爺短短長捷徑敬德打朝朝天鐙鐙裏藏身身清白白而藩安安送米米麪油鹽閻洞賓賓鴻稍書雁南飛飛虎劉慶慶八十十個麻子九個俏俏冤家家家觀世音因風吹火火燒戰船船頭借箭箭對狼牙牙床上睡着個小妖精精靈古怪怪頭怪腦腦恨仇人人太不良梁山上眾弟兄兄寬弟忍忍心害理理應如此此房出租出租的那所房子後院兒裏種着棵枇杷樹枇杷樹的葉子像個驢耳朵是個驢子就能下馬你要早聽了我的話把左手閑着的那個馬別住象眼墊上他那個掛角將到底對挪子一步棋怎得會就輸呢你明白了没有那下臭棋的低頭想了半天說明白可明白了我甯可輸了都使得實在不能跟着你二鞬子吃螺螄繞這麼大灣兒再不想姑老爺你這麼個大灣兒你家倆孩子竟會遶過來了這要下起象棋來有個不贏的嗎大家聽他數了這一套已就忍不住笑及至說完了安公子先繁不住噗嗤一聲跑出去了張姑娘笑得是站不住躲到裡間屋裡伏在梳桌兒上笑去何小姐悶在一架穿衣鏡旁邊笑得肚腸子疼只把一隻手扶着鏡子一隻手拄着肋條安老爺此時也不禁大笑不止嘴裡只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笑到極處把手往棹子上一拍却拍在一個茶盤上拍翻了盌潑了一棹子茶順着棹邊流下來他怕溼了衣裳連忙站起來一躲不防他愛的一個小哈把狗兒正在脚踏底下爬着一脚正踹在狗爪子上把個狗踹得嘁嘁成一團兒這個當兒舅太太只管背了這麼一大套張親家太太是一個字兒不曾聽明白也不知大家笑的是甚麼他只望着發怔及至聽見那個狗嘁嘁又見長姐兒抱在懷裡給他揉爪子張太太纔問道咱兒咧不是轉了腰子咧恰巧張姑娘忍着笑過來要合何小姐說話見他把隻手拄着肋叉窩便問姐姐不是岔了氣了忽然聽他母親没頭没腦的問了這句便笑道媽這是怎麼了人家姐姐一個人麼也會有轉了腰子的這個岔一打大家又重新笑起來好容易大家住了笑安太太那裡還笑得喘不過氣兒來只拿着條小手巾兒不住的擦眼淚舅太太只没事人兒似的說道也没見我們這位姑太太一句話也值得笑着這麼的張太太道他鐵是又笑我呢安太太聽了忍不住又笑起來直笑得縐着個眉握着胸口連連擺着一支手說我笑的不是這個我笑的是我自己心裡的事兒子媳婦兒這樣子只圍着打聽母親婆婆笑甚麼太太是笑着說不出來安老爺一坐旁看着斷乎不住了自己說道你們三個不用問了等我告訴你們罷我上頭還有你一位大太爺他從小兒就死了我行二我小時候的小名兒就叫作二鞬子你舅母這個笑話兒說對了景了這個老故事兒前

眼除了你母親合你舅母大約沒第三個人知道了。要公子小夫妻以至那些媳婦子丫頭們聽了。只管不敢笑也由不得轟堂大笑起來虧得這陣轟堂大笑纔把這位老爺的一肚子酸文薰回去了。當下大家說笑一陣安太太便留親家太太吃過晚飯纔去話休絮煩卻說安公子自此一意溫習舊業。金玉姊妹兩個。閒中把清理地畝這樁事。商量停妥便請示明白公婆先派個張進寶作了個坐莊總辦派了晉升梁材華忠戴勤四個。分投丈量地段派了葉通合算頃畝造具冊檔又請安老爺親自過去請定張親家老爺照料稽查。凡是這班家人不在行的都由他指點。張老起初也世故着辭了一辭。怎奈安老爺再三懇求他又是個成實人。算了算也樂得作椿事兒既幫助了親戚又不拋荒歲月便一口應承他姊妹見人安插妥了便把東院倒坐的東間收拾出來。作了個公所。總戶上安了個扇玻璃屜子。凡有家人們回話都到牕前伺候他兩個便在臨窗居中安了張桌子對面坐下隔窗問話但有不得明白的便請張親家老爺進來商辦。一切安置齊備然後纔請張親家老爺來並把那班家人傳到公婆跟前。三面交代了一番。先是安老爺頭兩天已經把這話吩咐了眾人。到這日上冠冕堂皇曉諭了幾句便說道這話我前日都告訴明白你們了。至於這樁事的辦法我都責成了你兩位大奶奶了。（帥印親交只此片言劉炫所謂委任責成文不繁悉者也何物書生竟能將將隨）又向金玉姊妹說你們再詳詳細細的囑咐他眾人一遍兩個人得了公公的話答應了一聲。何小姐便先開口道。其實公公既吩咐過了他們可以不須媳婦們再說。但是既承公婆把家裡這麼一件要緊點兒的事。放心交給媳婦們倆小孩子。帶着他們辦有幾句話自然得交代在頭裡好說着一扭臉便望着眾人說道。你們可把我這話聽明白了。張進寶先沉着嗓子答應了一聲。嗻何小姐便吩咐道。張爹你是第一個平日的不欺主兒。不辭辛苦的。不用我們囑咐。我倒要囑咐你不必過於辛苦為甚麼呢老爺既派你作個總辦這個歲數兒不必天天跟着他們跑。只借眾人撥弄不開的地方。親自到一到。再嘴碎一點兒精神周到一點兒就有在裡頭了。（規畫井井誥誡諄諄賞罰分明勉慰交至儼然大將杖鉞誓師氣象）到了華忠戴勤兩個奶公老爺所以派你們的意思卻為平日看看你兩個一個耿直一個勤謹起見並不是因為一個是大爺的嬤嬤爹一個是我的嬤嬤爹必該派出來的就算為這個你兩個可比別人更得多加一番小心。講到晉升梁材也是家裡兩三輩子的家人就是葉通受老爺太太的恩典日子淺主兒的性情家裡的規矩想來也該知道（巴圖魯張進寶可任中軍華忠戴勤皆以材選非干女謁可充翼長至文案處則葉通其人也）此時你們該是怎麼盡心怎麼竭力怎麼別偷懶怎麼別撒荒這些散話我都不合你們絮叨。如今得先把這樁事的從那裡下手從那裡收功說給你們第一這樁事你大家不可先存一個畏難的心這個樣兒的冷天主兒地炕手爐的圍着還嫌冷卻教你們在漫荒野地丈量地去豈不顯得不體下情些然而沒法兒要不趁這地閒着的時候丈量轉眼春暖農忙緊接着青苗在地就沒了丈量的日子了。限你們明日後日兩天停齊了那些莊頭把這話告訴明白了他們。接着就查起來第二不可先存一個省事的心查起來你們四個人斷不許分開我豈不知把你們四個分作四路查着省事些無如這丈量的事斷不是一個人照料得過來的。及至弄不清楚依然是由着莊頭怎麼說怎麼好不如不查了。你們查的時候那怕三五畝地。一兩家佃戶也罷總是你們四個同着葉通帶着管的莊頭眼同着查從莊頭手裡起佃戶花名從佃戶名下查畝數從畝數裡頭查租價歸進來核總第三不可存一個含混的心查的時候人不許分。查過之後地可得分。如莊稼地是一項菜園子是一項果木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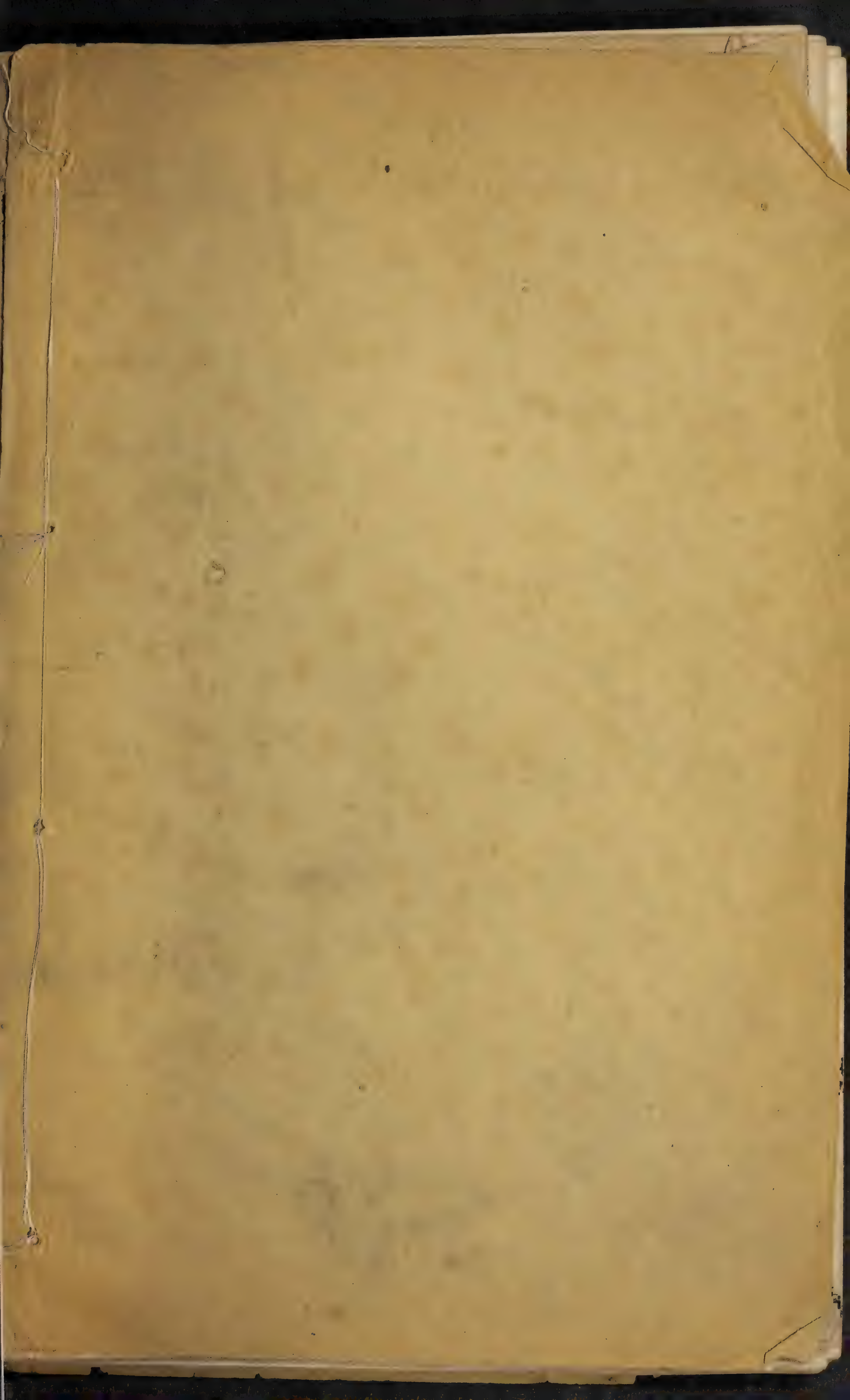
子是一項棉花地是一項葦子地是一項某項各若干共若干查清楚了這裡頭還得分出個那是良田那是薄地那是高岸那是低窪來纔分得出收成分數還得他們指明白了那是額租地那是養贍地那是劃刹地這又為甚麼呢假如把好地都儘莊頭佃戶佔了是壞地都算了主人家的額地這却使不得一總查明白了聽上頭分派此外查到盜典出去的地莊頭佃戶即不屬我家管可得防他個不服你們查這事便得責成給張爹了先告訴明白他說這地我們眼下就要贖的此時查明白了日後莊佃一概不動不然等贖回來我家却要另自派人招佃這話講在頭裡他太約也沒個不服查的理如果裡頭有個嚼牙的呢他也不過是個人罷咧我又有甚麼見不得他的呢只管帶來見我你們果真照我這話辦出個眉目來現在的地是清了底了出去的地是落了買了兩下裡一擠那失迷的失迷不了那隱瞞的也隱瞞不住了這件事可就算大功告成了此後再要查出遺漏可就是你們幾個人事了此時你們且打地去至於將來怎的個撥弄怎的分段怎的個招佃怎的個議租此時定法不是法你們再聽老爺太太的吩咐方纔這番話有你們聽不明白只管問有我說的不是的只管駁總以家裡的事為重辦得妥當莫說老爺太太還要施恩獎賞是個臉面即不然你們作家人的也同我們作兒女一樣替老家兒省心給主兒出力都是該的設或辦得不妥當那一面兒的話還用我說嗎你們自然想得出來到那時候大家可得原諒我個沒法兒眾人齊聲答應都說奴才們各秉天良儘力的巴結何小姐說完了這話老爺太太已經十分歡喜痛快又見張姑娘從袖裡取出一个經摺兒來送到安老爺跟前說道媳婦兩個還商量的這話怕家人們一時未必聽得清記得住所以按着這個辦法給他們開出一个章程來請公公看（桐卿原非參佐僚吏手書何妨直達寫得運籌决策有綸巾羽扇之風）說着臉又一紅笑道公公可別笑這可就是媳婦胡畫拉的實在不像個字安老爺只知他識得幾个字却不知他話寫接過來且不看那章程先看那字雖說不得衛夫人簪花格却居然寫得周正勻清再看了看那章程雖沒甚麼大文法兒粗粗兒也還說明白了並且不曾寫一個鼓兒詞上的字安老爺不禁大樂列公若果然圍着京門子會有老圖家裡再娶上一個北邨裡的村姑兒一個南山裡的孫女兒作兒子媳婦認真都這麼神棍兒似的倒也是世上一樁怪事好在我說書的是閒口弄舌你聽書也是夢中聽夢話見怪不怪且自解悶消閑却說安太太見老爺不住的讚那字生怕又招出一段酸文來打攪了話岔兒便說道老爺要看看沒甚麼改動的就交給他們細細兒的看看去罷安老爺且不望下交倒遞給張老爺看說親家你看却真難為這兩个小孩子張老此時是一肚子的耕種刨鋤磨壟篩簸斷想不到叫他看那文法字體接到手裡篇兒也沒翻仍舊遞給安老爺說道親家我不用瞧我們倆姑奶奶合我講究了這麼好幾天咧這麼看好啊早就該打這主意一來親家咱倆坐下輕易也講不到這上頭二來我的嘴又笨不大愛說話自從我到了你家裡這麼看着甚麼都講拿錢買去世界上可那的這些錢呢安太太笑道親家老爺這些東西要不拿錢買去可從那裡來呢張老爺嚷親家太太也怪不得你說這話你們都是金枝玉葉天子腳底下長大了的可到那兒聽這些去呢等我說給你老公母聽你只要把這地弄行了不差甚麼你家裡就有大半子不用買的東西了安老爺聽了深為詫異只聽他說道將纔我們這姑奶奶不說要把這地分出幾項來嗎就拿了這莊稼地說認真的種上幾塊的稻子你家的大米先省多了安老爺笑道親家你這一句話就不知京城吃飯之難了京裡仗的是南

粮。張老道。仗南粮。我這問你。你上回帶我逛的那稻田塲。那麼一大片。人家怎麼種的。咱們這裡又四面八方守着河。安上他兩盤水車子。還愁車不上水來呀。要不用車。挖了水道。催上四個長工戽水也夠使的了。趕到收了稻子。一年吃不了的香稻米粥。還剩若干的稻草喂牲口呢。麥子一熟。吃新鮮麪。不算外。還帶管不攙假。要拌個碾轉子吃。也不用買。趕到磨出麪來。喂牲口的麩子也有了。那豆子高粱穀子還用說嗎。再說菜。有的是那麼兩三塊大園子。人要種個嗎兒菜地就會長個嗎兒菜。除了天天的水菜。到了醃菜過冬的時候。咱還用整車的買菸疸。白菜大捆的。買王瓜韮菜去作甚麼呀。有了麪。有了豆子。有了芝麻。連作醬磨香油咱自家也就弄了。再說那果木莊子咧。我看你家這塊地裡。大大小小倒有四五个山頭子呢。那山上的果子可就不少。鮮的干的。那件是居家用不着的。又那件子是不得拿錢買的。棉花更不講了。是說你家爺兒們。娘兒們不穿布糙衣裳。這些老媽媽子們哪小女孩子們哪往後來倆姑奶奶再都抱了娃子。那不用個幾尺粗布喂。張姑娘聽了。悄悄兒合何小姐說道。說的好好兒的。這又說到二屋裡去了。兩個正在說着。只聽安太太笑道。親家說的這話。可真有理。只是你看我家。這些人那是個會紡線織布的。難道就穿這麼一身棉花桃兒嗎。他道怎麼沒人兒會呀。你親家母就會。他詹家妗子也會。你只問閨女。他說得不會呀。張姑娘又悄悄兒的道。索性閨女也來了。那張老說得一團高興。也不管他說甚麼。又道等着偺多早晚置他兩張機。幾呀紡車子。就算你家這些二奶奶們學不來。罷。這些佃戶的娘兒們。那個不會。找他們來。按着短工。給他工錢。再給上兩頓小米子鹹菜飯。一頓粥。等織出布來。親家太太。你摟摟算盤。看一疋布管比買的便宜多少。再要講到燒焰兒。徧地都是山上乾樹枝子。地下的乾草蘆葦葉子。高粱瓜子。那不是燒的。不過親家你們這大戶人家。沒這麼作慣。再說也澆裹不了這些東西。如今你不把這地弄行了嗎。將來議租的時候。可就合他們說開了。甚麼是該年終供給偺的。按季供給偺的。按月供給偺的。按天供給偺的。除了他供給偺的東西。餘外的都折了租子。你瞧一天比一天。進的錢兒是多了。出的錢是少了。你家躺着吃也吃不了。為甚麼人家說靠天吃飯。賴天穿衣呢。那都講拿錢買呢。我沒說嗎。我說話不會要舌頭。這也是在親家你家他們底下夥伴兒們沒個吊猴的。這要個吊猴的。得了這話。還不夠他們罵我的呢。安老夫妻兩個聽了他這段老實話。大合心意。一時覺得這個鄉裡親家。比那止於年節八盒兒的城裡親家。大有用處。便說好極了。這也不是一時的事。我們算一總求下親家了。安老爺說着站起來。又給他打了一躬。不想這話張進寶在旁邊聽了。不但不吊猴。他比主人還快活。說道。奴才還有句糊塗話。咱們家如今既難得娶了這麼兩位大奶奶。又遇着奴才親家老爺肯幫着老爺太太。可別猶疑。覺得拿着偺們這麼個門第怎麼學着打起這個小算盤來了。那話別聽。他這是個根本。早該這樣。安老爺道。好極了。我正為親家老爺面上有句話交代你們。你先見到這裡更好。總待要說。他早聽出老爺的話來。回道。老爺太太請放心。奴才沒回過嗎。都是主兒。別講親家老爺。還是為咱們的事。再向來親家老爺帶奴才們。也最恩寬。衆家人有一點兒差錯。老爺惟奴才是問。安老爺又說了句很好。便把那个經措兒交下去。他纔帶了大家退下。卻說張進寶。領了衆人下去。又合他們嘮叨了一番。張親家老爺坐了會子。也就告辭。閑中也周旋了大家幾句。過了兩日。便次第的踏勘丈量起來。這話不但不是三五句可了。也不是三兩月可完。他家口只覺得忙過殘冬。早到新春。開春之後。纔交入穀雨。便是麥秋。纔過芒種。便是大暑。漸漸的

棉花是黃起來了。穀子是忙起來了。從時令着筆天然過渡毫不費力這大半年的工夫。公子是除了誦讀之外。每月三六九日的文課。每日一首試帖詩。節是安老爺親自命題批閱。那公子卻也真個足不出戶。目不窺園。日就月將。功夫大進。轉眼間已是八月初旬。場期近矣。這正是利用始知新織好。名成須仗父兄賢。要知後事何如。下回書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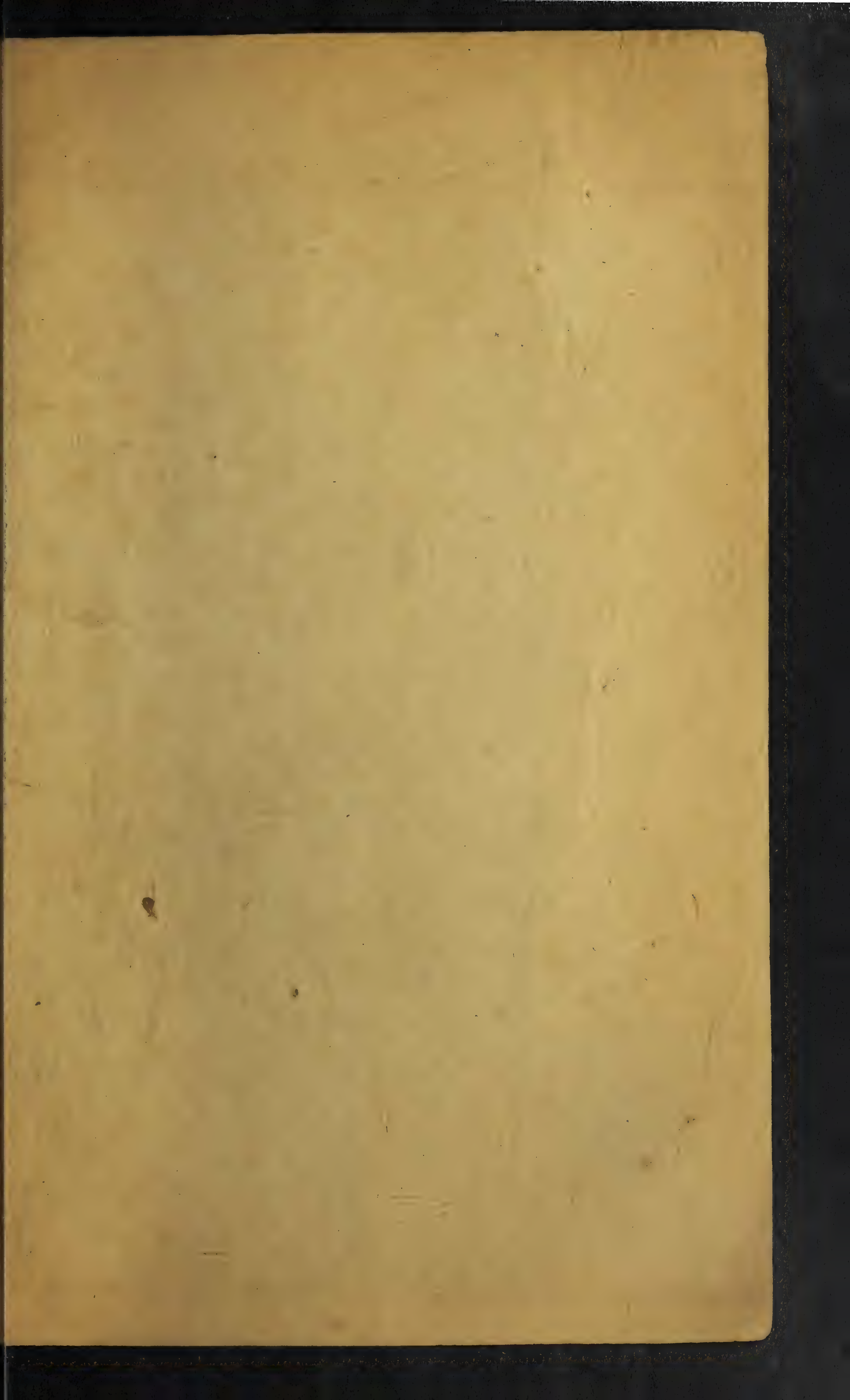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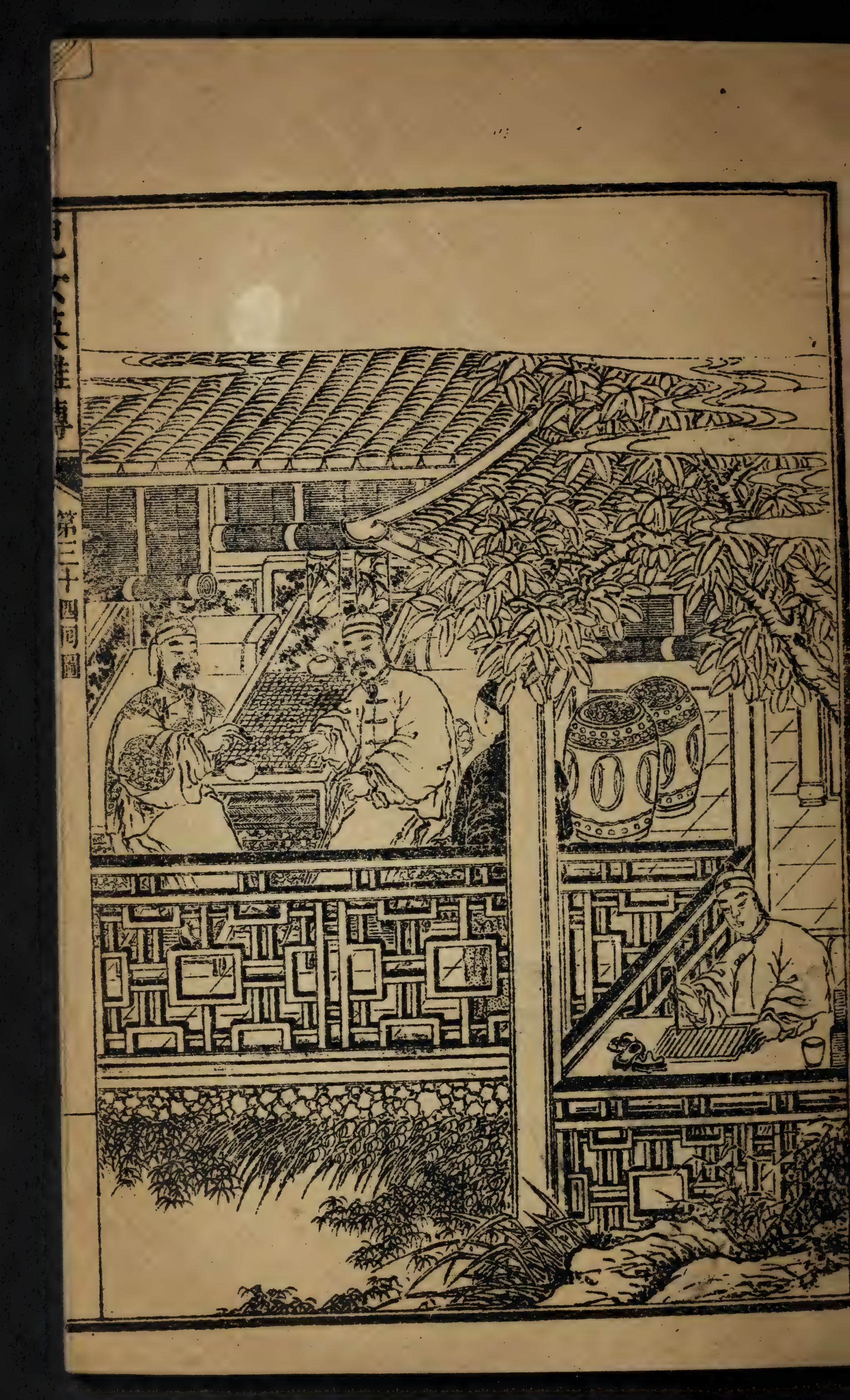




繪圖俠女奇緣

七




英雄傳
第三十四回圖



第三十四回　屏紈袴穩步試雲程　破寂寥閒心談月夜

這回書話表安公子從去冬裡首用功。光陰荏苒。早又今秋。歲考也考過了。馬步箭也看過了。看看的場期將近。這日正是七月二十五日。次日二十六便是他文課日期。晚飯飯過。無事便在他父親前請領明日的題目。安老爺吩咐道。明日這一課不是照往日一樣作法。你近日的工夫。却大有進境。只你這番是頭一次進場。場裡雖說有三天的限。其實除了進場出場。再除去吃睡。不過一天半的工夫。這其間三篇文章一首詩。再加上補錄草稿。斟酌一番。筆下慢些。便不得從容。你向來作文。筆下雖不遲鈍。只不曾照場規練過。明日這課我要試你一試。一交寅初。你就起來。我也陪你起個早。你跟我吃些東西。等到寅正。出去發給你題目。便在我講學的那個所在作起來。限你不准繼燭。把三文一詩作完。吃過晚飯。再謄正交卷。却不可潦草塞責。我就在那裡作個監試官。經這樣作一番。不但我得放心。你自己也有些把握。說着便合太太說。太太明日給我們弄些吃的。太太自是高興。却又不免替公子懸心。便道老爺何必還起那麼早啊。有他師傅呢。還是叫他拿到書房裡弄去罷。當着老爺。別再嚇的作不上來。老爺又該生氣了。太太這話。不但二位少奶奶覺得是這樣好。連那個不須他過慮的司馬長卿也望着老爺應允。不想安老爺早沉着個臉答道。然則進場在那萬餘人面前。作不作呢。何況還有主考房官。要等把這三篇文章一首詩。合那萬餘人比試。又當如何。太太聽了無法。因吩咐公子道。既那麼着。快睡去罷。公子下來。再不道老人家還要面試。進了屋子。便忙忙的脫衣睡覺。金玉姊妹兩個。生怕他明日起在老爺後頭。兩個人換替着熬了一夜。不曾打寅初。便把公子叫醒。梳洗穿衣上去。幸喜老爺還不曾出堂。少刻老爺出來。連太太也起來了。便道你們倆送場來了。當下公子跟着老爺飽餐一頓。到了外面。筆硯燈燭早已備得齊整。安老爺出來坐下。便向懷裡取出一個封着口的紅紙包兒來。交給公子道。就在這屋裡作起來罷。自己却在對面那間坐去。拿了本朱子大全在燈下看。又派了華忠伺候公子茶水。却說公子領下題目來。拆開一看。見頭題是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二題是達巷黨人曰一章。三題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四句。詩題是賦得講易見天心。下面寫着得心字五言六韻。且住。待說書的來打個岔。這詩文一道。說書的是不曾夢到。但是也曾見那刻本兒上。都刻得是五言八韻。怎的安老爺只限了六韻呢。便疑到這個字是個筆誤。提起筆來就給他改了個八字。也防着說這回書的時節。免得被個通品聽見笑話。我是個外行。不想這日果然來了個通品。聽我的書。他聽到這裡。說道說書的。你這書說錯了。這兒女英雄傳。既是康熙雍正年間的事。那時候不但不曾奉試帖增到八韻的特旨。也不曾奉文章只限七百字的功令。就連二場還是嘗習一經。三場還有論判呢。怎的那安水心在幾十年前。就叫他公子作起八韻詩來了。我這纔明白此道中。不見說得幾個字兒。就胡開得口。混動得手的。從此再不敢强不知以為知了。口之開而胡也手之動而混也是誠不可然如作者之說萬言雖然言路亦稍從其第一回書中道朝考已過緊接殿試第三十六回書中道會試中後緊接朝考朝考入選使去殿試若然是朝考在殿試前也本回下文言公子坐成字六號下回言要房官薦成字六號考主考中成字六號若然是坐號而外不復編號鄉試與院試無異也我怕他罵我也不敢强不知混給他改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却說安公子看了那詩文題目。心下暗道。老人家這三個題目。是怎的個命意呢。蓦擬了半日。一時明白過來道。這頭題正是教孝教忠的本旨。三題是要我

認定性情作人第二個題目大約是老人家的自況了那詩題老人家是邃於周易的不消講得想罷便把那題目條兒高高的粘起來望着他謀篇立意選詞琢句一面研得墨濃蘸得筆飽落起草來及至安老爺那邊纔要早飯他一個頭篇一首詩早得了二篇的大意也有了那時安老爺早把程師爺請過來一同早飯公子跟着吃飯的這個當兒老爺也不問他作到那裡一時吃罷了飯他出來走了走便動手作那二三篇那消繼燭只在中正的光景三文一詩早已脫稿又仔細斟酌了一番却也累得遍身是汗因要過去先見見父親回一句稿子有了覺得累的紅頭漲臉的不好過去便叫華忠進去取了小銅鏇子來濕個手巾擦臉華忠到了裡頭正遇着舅太太在那裡合兩奶奶閒話那個長姐兒也在跟前大家還不曾開得口那長姐兒見了他便先問道華大爺大爺那文章作上幾篇兒來了華忠道幾篇兒只怕全得了這會子擦了臉就要送給老爺瞧去了舅太太便合長姐兒道你這孩子纔叫他娘的狗拿耗子呢你又懂得幾篇兒是幾篇兒他自己一想果然這話問得多點兒是一時不好意思便道奴才可那兒懂得這些事呢奴才是怕奴才太太惦着等奴才先回奴才太太一句去說着梗梗着個兩把兒頭如飛而去話休煩絮却說公子過來見程師爺正在那裡合老爺議論今年還不曉得是一班侉腳色進去呢那莫吳兩公也不知有分無分正說着老爺見公子拿着稿子過來問道你倒作完了嗎因說既如此我們早些吃飯讓你吃了飯好謄出來公子此時飯也顧不得吃了回道方纔舅母送了些吃的出來吃多了可以不吃飯了莫如早些謄出來省得父親合師傅等着安老爺道既這樣發憤忘食起來也好就由你去一時要了飯老爺便合程師爺飲了兩杯飯後又合程師爺下了盤棋程師爺讓九個子兒老爺還輸九十着他擄着京腔笑道老爺的本領兒我都佩服只有這盤棋是合我下不來的莫如合他下一盤罷老爺道誰抬頭一看纔見葉通站在那裡老爺因他這次算那地冊弄得極其精細考了考他肚子裡竟零零碎碎有些個頗覺他有點出息兒一時高興便換過白子兒來同他下了一盤程師爺苦苦的給老爺先擺上五個子兒葉通還是儘力的讓着下下來下去打起刧來老爺依然大敗虧輸盤上的白子兒不差甚麼沒了說道不想陽溝裡也會翻船程師爺便笑道老翁這盤棋雖在陽溝裡那船也竟會翻的呢老爺也不覺大笑道正不可解這樁事我總合他不大相近這大約也關乎性情還記得小時節長夏完了功課先生也曾教過只不肯學先生還道你怎的連博奕猶賢這句書也不記得你不肯學便作一首無所用心的詩我看先生是個村我的意思這首詩怎的好作你看我小時節渾不渾便口占了一首七截對先生道平生事物總闘情雅謝紛紛一局枰不是甚難甘袖手嫌他黑白太分明這話將近四十年了如今年過知非想起幼年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話來真覺愧悔頓有其辭若憾其實深喜之意說話間公子早謄清詩文交卷來了安老爺接過頭篇來看着便把二篇勻給程師爺看老爺這裡纔看了前八行便道這個小講倒難為你程師爺聽了便丟下那篇過來看這篇只見那起講寫道是

且孝經一書孝士章僅十二言不別言忠非畧也蓋資事父即為事君之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自晚近空談拜獻喜競事功視子臣為二人遂不得不分家國為兩事究之今聞未集內視已慙而後嘆孝經一書所包者為約而廣也

程師爺看完了道妙又說只這個前八行已經拉倒閱者那枝筆不容他不圈了說着便歸坐看那一篇一時各各的看完了彼此換過來看

老爺道老爺你看那三篇的收尾一轉何如安老爺接過來一面看着一面點頭及至看到結尾的一節只見道是

此殆夫子聞達巷黨人之言所以謂門弟子之意歟不然達巷黨人果知夫子夫子如聞魯太宰之言可也其不如夫子夫子如聞陳司敗之言可也況君車則卿御卿車則大夫御御實特重於周官適衛則冉有僕在魯則樊遲御御亦習聞於吾黨御固非卑者事也夫子又何至每況愈下以所執尤卑者為之諷哉噫此學者所當廢書三歎歟

老爺看罷連連點頭不覺拈着鬍子番着白眼望空長歎了一聲道這句話却未經人道程師爺便道他這段文字全得力於他那破題的為大聖以學御世宜非執名以求者所知也的兩句所以小講纔有那聖人達而在上執所學以君天下而天下御之窮而在下執所學以師天下而天下亦御之的幾句名貴句子早作了後股裡面出股的執以居魯適周之齊楚之宋衛之陳蔡合那對股的執以訂禮正樂刪詩書贊周易修春秋的兩個大主意的張本直從博學成名把這個御字打成一片怎得不逼出這後一段未經人道的好文字來一時程師爺把那三篇看完大叫恭喜恭喜中了中了只這第三篇的結句便是個佳讖老爺笑問怎的他便高聲朗誦道

此中庸之極詣性情之大同人所難能亦人所盡能也故曰其動也中

說着又看了那首詩安老爺便讓程師爺加墨程師爺道不今日這課是老翁特地要看看他的真面目兄弟圈點起來誘掖獎勸之下未免總要看得寬些竟是老翁自己來安老爺便看頭二篇把三篇合詩請程師爺圈點一時都圈點出來老爺見那詩裡的一輪探月窟數點透梅岑兩句程師爺只圈了兩個單圈便問道大哥這樣兩句好詩怎麼你倒沒看出來程師爺道我總覺這等題目用這些花月字面離題遠些安老爺道不然你看他這月窟梅岑却用得是月到天心處合數點梅花天地心兩句的典那探字透字又不脫那個講字竟把講易見天心這個題目扣得工穩的狠呢程師爺拍案道阿喲老翁你這雙眼睛真了不得說着便拿起筆來便加了幾個密圈又在詩文後加了一個批那程師爺的批語不過照例幾句通套讚語安老爺看了便在他那批語後頭提筆寫了兩行批道是

三藝亦無他長祇讀書有得便說理無障動中肯綮詩亦變貼工穩持此與多士爭衡庶不為持衡者齒冷秋風日勁企予望之

公子見這幾句獎勉交至的庭訓竟大有個許可之意自己也覺得意一時程師爺便讓老爺帶了公子進去歇息又笑道今日老翁自然要些獎賞纔好教學生益知勉學老爺道這個自然說着程師爺拿了他的毛竹烟管藍布烟口袋去了（倒插師爺毛竹烟管於老翁荊條老藍之前蓋已為第三十七回長姐兒漂亮差使地也）却說公子隨安老爺進來太太迎着門兒便問道沒鑽狗洞呵安老爺道豈但今日竟算難為他的了太太見老爺露着喜歡坐下便笑問道老爺瞧我們玉格這回考去到底有點邊兒沒有哇老爺未曾開口先動了點兒牢騷說道這話實在難講這科名一路兩句千古顛撲不破的話叫作窗下休言命場中莫論文照上句講自然文章是個憑據講到下句依然還得聽命去祇就他的文章論近來却頗頗的靠得住了所不可知者命耳況且他纔第一次觀光那裡就敢望僥倖只要出場後文章見得人便再遲些發達也未為不可只不可步乃翁的後塵就是了說着便回頭吩咐公子道你今日作了這課從明日起便不必作文章了場前的工夫第一要慎起居節飲食再則清早起來把筆

本流覽一番歛一歛神睨上再靜坐一刻養一養氣白日裡倒是走走散散找人談談否則閒中望望行雲聽聽流水都可活潑天機到場屋裡提起筆來纔得氣沛詞充文思不滯我這裡還給你留着件東西待我親自取來給你說着便立起來叫人拿了燈到西屋裡去公子見老爺親身去取這件東西一定因師傅方纔的話有件甚麼珍重器皿獎賞不一刻只見老爺從西屋裡把自己當年下場的那個考籃用一隻手跨出來看了看那個荊條考籃經了三十餘年的雨打風吹烟薰火燎都黑黃黯淡的看不出地兒來了幸是那老年的東西還實在那帶帶子還是當日太太親自縫的縫的依然完好列公你道要老夫妻既指望兒子讀書下場怎的連考具都不肯給他置一分原來依安太太的意思從老早就張羅要給兒子精精緻緻從頭置分考具無奈老爺執意不許說必得用這一分纔合着弓冶箕裘的大義逼着太太收拾出來還要親自作一番交代因此纔親自去拿便跨了出來滿臉堆歡的向公子道此我三十年前故態也便是裡頭這幾件東西也都是我的青氈故物如今就把這分衣鉢親傳給你也算我家一個十六字心傳了列公你看有是父必有是子那公子見父親賞了這分東西說了這段話真個比得了件珍寶還心喜連忙跪下雙手接過來放在桌兒上（看官莫笑究竟比金團頭得兒名器較重并比金團頭交代得兒禮節較省）安太太合老爺向來是相敬如賓的方纔見老爺站起來太太早不肯坐下及至拿了這個籃子來便站在桌兒跟前揭開那個籃蓋兒把裡頭裝的東西一件一件拿出來交付公子金玉姊妹兩個也過來幫着檢點只見裡頭放着的號頂號圍號帘合菜米麪餑餑的口袋都洗得乾淨卷袋筆袋以至包菜包蠟的油紙都收拾得妥貼底下放着的便是飯盌茶盅又是一分匙筯筒兒合銅鍋銚子燭簽兒燭剪兒風爐兒板櫈兒釘子錘子之類都經太太預先打點了個妥當因向公子說道此外還有你自己使的紙墨筆硯以至擦臉漱口的這分東西我都告訴你媳婦了帶的餑餑菜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給你張羅呢米呀茶葉呀蠟呀以至再帶上點兒香藥啊臨近了都到上屋裏來取何小姐最是心熱不過的人聽了婆婆這話一面歸着看東西合張姑娘道實在虧婆婆想的這等週到安太太笑道妞兒也不是我想的週到實告訴你罷我那天打點着這分東西自已算了算連恩科算上再連幾次我這是打點到第十九回了安老爺在旁邊自己又屈指算了一算從自己鄉試起至今又看着兒子鄉試轉眼三十餘年可不是十九回了嗎自己也不免一聲浩歎纔收拾完畢太太又叫長姐兒把那個新絮的小馬褥子包袱褂衫雨傘這些東西都拿來交給你大奶奶又聽安老爺說道正是我還有句話囑咐因吩咐公子說道你進場這天不必過於打扮的花鵖鴿兒似的看天氣就穿你家常的那兩件棉袷襖兒上頭套上那件舊石青卧龍袋第一得戴上頂大帽子你只想朝廷開科取士為國求賢這是何等大典赴考的士子倘隨便戴個小帽子兒去應試如何使得公子只得聽一句應一句他只得這等恪遵父命只是纔得二十歲的孩子怎得能像安老爺那樣老道更加他新近纔磨着母親給作了件簇新的洋藍縐綢三朵菊的薄棉襖兒又是一件泥金摹本緞子耕織圖花樣的半袖同葫蘆兒舅母又給作了個絳色平金長字兒帽頭兒倆媳婦兒是給打點了一分絕好的鍼線活計正想進場這天打扮上花梢精如今聽父親如此吩咐心裡却也不能一時就丟下這分東西太太是怕兒子委屈便說道一個小孩子家他愛穿甚麼戴甚麼由他去罷老爺還操這個心安老爺道不然太太只問王格我上次出場進場他都看見的是怎的個樣子回頭又問着公子道更是那年

世家惡少我也都指給你看了。安得不成有數人物一[illegible]

你再看他滿口裡那等狂妄。舉步間那等輕佻。可是個有家教的。學他則甚。太太同金玉姊妹聽了這話。纔覺得老爺有深意存焉。公子益發覺得這番嚴訓。正說中了他一年前的病。更不敢再萌此想。只有那個長姐兒心裡不甚許可。暗道人家太太說的狠是。老爺子總是扭着我們太太二位大奶奶也不勸勸。聽起來場裡有上千上萬的人呢。這幾天要換了季。還好再不換季。一隻手蹺着個筐子。腦袋上可扛着頂緯帽。怪悶笑兒的。叫人家大爺臉上怎麼拉得下來呢。咳。這妮子那裡曉得他那個大爺投着這等義方的嚴父。仁厚的慈母。內助的賢妻。也不知修了幾生。纔脩得到此。便跨着筐兒扛頂緯帽。何傷。閒話少說。當下公子便把那考籃領下去。倆媳婦又張羅着把包袱等件送過去。過了兩天。便有各親友來送場。又送來的狀元糕。太史餅。棗兒桂圓等物。無非預取高中占元之兆。這年安老爺的門生。除了已經發過科甲的幾個之外。其餘的都是這年鄉試。安老爺也一一的差人送禮看望。若些的還幫幾兩元卷銀子。公子合這班少年都在歇場的時候。大家也彼此往來。談談文。講講風氣。那年七月又是小盡。轉眼之間。便到八月。那時烏大爺早從通州查完了南糧回來。安老爺預先托下他。一聽下宣來。即忙給個主考房官單子。打算聽了這個信。纔打發公子進城。說定了依然不我小寓。只在步量橋宅裡住。外面派了華忠戴勤隨緣兒葉通四個人跟去。張親家老爺也要同去。以便就近接送照料。安老爺安太太更是放心。頭兩天便忙着叫人先去打掃屋子。搬運行李。安置廚房。一直忙到初六日纔吃早飯。早有烏大爺差人送了聽宣的單子來。用個紅封套裝着。安老爺拆開一看。見那單子上竟沒甚麼熟人。正主考是個姓方的。副主考裡面一個也姓方。那個雖是旗員。素無文譽。老爺當下便有些悶悶不樂。你道為何。難道安老爺那樣個正氣人。還肯找個熟人給兒子打關節不成。絕不為也。只因這兩位方公雖是本朝名家。刻的有文集行世。祇是向來看他二位的文章。都是清矯艱澀。島瘦郊寒一路。合公子那高華富麗的筆下。迥乎兩個家數。那個滿副主考自然倒應迴避旗卷。正合着不怕文章高天下。祇要文章中試官的兩句話。便慮到公子此番進場。那個中字有些拿不穩。所以兜的添了樁心事。却只不好露出來。公子那時是一肚子的取青紫如拾芥。那裡還計及那主司的方圓。這個當兒。太太又拉着他儘着囑咐。場裡沒人跟着。夜裡睡着了。可想着蓋嚴着些兒。舅太太也說有菜沒菜的那包子合飯。可千萬叫他們弄熱了再吃。張太太又說不咧。熱上鍋小米子粥。沍上幾呀雞子兒。那倒也飽了肚子咧。金玉姊妹是第一次經着這番灞橋風味。雖是別日無多。一時心裡只像是還落下了件甚麼東西。又像是少交代了句甚麼話。只不好照婆婆一般當着人一樣一樣的囑咐。正在大家說着。華忠戴勤隨緣兒葉通四個家人上來回張親家老爺。叫回老爺太太。不進來了。合程師老爺頭裡先去了。又回道。大爺車馬也伺候齊了。隨着便領隨身的包袱馬褥子。一時僕婦們往來交東西。公子便給父母跪了安。又見了舅母岳母舅太太。先給他道了個喜。說下月的這幾天兒裡再聽着你的喜信兒。我們家的老少兩位姑爺。可都算我眼瞅着成的人了。我也算得個老古董兒了。張親家太太便接口道。姑爺你只搶個頭名狀元回來。偺就得了。安老夫妻聽了各各點頭而笑。安太太又說。纔囑咐的話可別忘了。老爺又吩咐你一出場。家裡自然打發人去看你。就把頭場的草稿帶來我看。不必另謄。也不許請師傅改一個字。說着又點了點頭說。就去罷。公子滿臉笑容答

應着纔要走太太道到底也見見倆媳婦兒再走哇公子連忙回身向着他兩個規規矩矩的一站兩人也綳着個盤兒還了一站彼此對站了會子却都不大得話還是公子想起一句人天第一義的話來說道我昨兒晚上囑咐你們的節下給父親母親拌的那月餅餡兒可想着多擱點兒糖他說了這句便一臉的飛黃騰達興匆匆回身就走金玉姊妹兩借着答應那聲也搭赸着送出屋門來公子下了台階兒早有衆家人圍隨上跟着走了安老夫妻隔着那玻璃扭着身子直看他出了二門還在那裡望不提防這個當兒身背後猛可的噹啷啷一聲響老夫妻倒唬了一跳一齊回過頭來一看原來是那長姐兒胳膊上帶着的一副包金鐲子好端端的從手上脫落下來了掉在地下噹啷啷的一响又咕嚕嚕的一滾一直滾到屋門檻兒跟前纔站住老爺忙問這怎麼講太太是最疼這個丫鬟生怕他挨說便道都是老爺的管家幹的給人家打了那麼大圈口怎麼不脫落下來呢他道等着得了空兒再交出去毀打毀打罷何小姐道別動他等我給你團弄上就好了說着接過來把圈口給他搯緊了又把式樣端正了端正一面親自給他帶在手上一面悄悄的向他笑道你瞧團弄上就好了不是（好語多同皆道來啞謎乎吉讖乎稱心滿意比鏡聽還靈）等要放他的時候咱們再放可惜了兒的為甚麼毀他呢在大奶奶說的平平靜靜的話他不知聽到那裡去了不由的把個紫膛色的臉蛋兒羞的小茄包兒似的便給何小姐請了個安又低着雙眼皮兒笑嘻嘻的道這要不虧奶奶誰有這麼大勁兒呀當下安太太以至大家看了他這舉動都說他到底歲數大些了懂得個規矩這段話在當日沒人留心今日之下入在這評話裡當天理人情講起來不禁叫人想到那王實甫的猛聽得一聲去也鬆了金釧遥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這兩句不僅是個妙句奇文竟也說得是個人情天理諸公要不信這話博引煩稱還有個佐證就拿這兒女英雄傳裡的安龍媒講比起那紅樓夢裡賈寶玉（書中之人立身行事高一等作者之文命意結體高一等）實雖說一樣的兩個翩翩公子論閥閱勳華安龍媒是個七品琴堂的弱息賈寶玉是個累代國公的文孫天之所賦自然該於賈寶玉獨厚纔是何以賈寶玉累番鄉試那等難堪後來直弄到死別生離安龍媒這番鄉試這等有興從此就弄得功成名就天心稱物平施豈此中有他謬巧乎不過安公子的父親合賈公子的父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道學一邊是實實在在有些窮理盡性的功夫不肯丟開正經一邊是丟開正經只知合那班善於騙人的單聘仁乘勢而行的程日興每日裡在那夢坡齋作些春夢婆的春夢自己先弄成個文而不文正而不正的賈政還叫他把甚的去教訓兒子安公子的母親合賈公子的母親看去雖同是一樣的慈祥一邊是認定孩提之童一片天良不肯丟作罔人一邊是一味的向家庭植黨營私去作那罔人勾當只知把娘家的甥女兒攏來作媳婦絕不計夫家甥女兒的性命難堪只知把娘家的姪女兒攏來當家絕不問夫兒家的父子姑媳因之離間自己先弄成個罔之生也幸而免得王夫人又叫他把甚的去撫養兒子講到安公子的眷屬何玉鳳張金鳳看去雖合賈公子那個夢中人薛寶釵意中人林黛玉同一艷麗聰明却又這邊是刻刻知道愛惜他那點精金美玉同心合意媚茲一人那邊是一個把定自己的金玉姻緣還暗裡弄些陰險一個是妬着人家的金玉姻緣一味肆其尖酸以至到頭來弄得瀟湘妃子連一座血淚成斑的瀟湘館立腳不牢慘美人魂歸地下畢竟玉帶林中掛蘅蕪君連一所荒蕪不治的蘅蕪院安身不穩督和尚獨守空閨如同金釵雪裡埋還叫他從那裡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便是安家這個長姐兒比起賈府上那個花襲人來也一樣的從幼服

侍公子一樣的比公子大得兩歲却不曾聽得他照那襲而取之的花襲人一般同安龍媒初試過甚麼雲雨情然則他是安公子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偶然學那雙文長亭哭宴的減了玉肌鬆了金釧雖說不免一時好樂有些不得其正也還算發乎情止乎禮怎的算不得個天理人情辨才無礙怎麼說怎麼好何況安公子比起那個賈公子來本就獨得性情之正再結了這等一家天親人眷到頭來要得不作成個兒女英雄只是世人習常而務怪厭故而喜新未免覺得與其看燕北閒人這部腐爛噴飯的兒女英雄傳小說何如看曹雪芹那部香豔談情的紅樓夢大文那可就為曹雪芹所欺了曹雪芹作那部書不知合假托的那賈府有甚的牢不可解的怨毒所以纔把他家不曾留得一個完人道着一句好話燕北閒人作這部書心裡是空洞無物却教他從那裡講出那些忍心害理的話來閑話少說歸着再講安公子回到住宅早有張親家老爺同着看房子的家人把屋子安置妥當程師爺已經到場門口看牌去了一時回來看得公子的名字排在頭排之末說着這光景明日得早些去聽點了歇息歇息吃些東西靜一靜罷他說着便帶了葉通親自替學生檢點考具公子見諸事用不着自己照料想起從前父親赴考時候的景象越覺冷暖不同[illegible]然作者照應之筆[illegible]然孝子孺慕之心接着便有幾個親友本家來看過去了到了次日五鼓家人們便先起來張羅飯食服侍公子盥漱飲食裝束已畢程師爺張老又親自把考具行李替他檢點一遍門戶自有看房子的家人照料大家催齊車馬便都跟着公子逕奔舉場東門而來公子纔進得外磚門早見梅公子站在個高地方手裡拿着兩枝照入籤得意洋洋的高聲叫道龍媒這裡來公子走到跟前只聽他道你來的正好咱們不用候點名了我方纔見點名的那個都老爺是個熟人我先合他要了兩枝籤你我先進去罷省得回來人多了擠不動又免得內磚門多一次搜檢公子是謹記老爺幾句庭訓又因這番是自己進步之初從進門起就打了個循規蹈矩一步不亂的主意便回覆他說我的名字在頭牌後半路呢此時進去也領不着卷子莫如還等着點進去罷說話間早聽見點名台上唱起[illegible]來梅公子道我可不等你了說着把那枝籤丟給了公子先自去了公子依然候着點了名隨着衆人魚貫而走來到內磚門頭道搜檢的所在原來這處搜檢不過虛應故事那監試搜檢的只有幾位散秩大臣副都統還有幾位大門行走的侍衛公這班侍衛公却不是欽派的每到鄉會試不過侍衛處照例派出幾個人來在此當差却一班的也在那裡坐着公子候着前面搜小的這個當兒見那班侍衛公彼此正談得熱鬧只聽這個叫那個道喂老塔呀明兒沒咱們的事是個便宜我們東口兒外頭新開了個羊肉館兒好齊整餡兒餅明兒早起咱們在那兒鬧一壺罷那嘴裡正用牙鉗叼着根短烟袋兒兩隻手却不住的搓那個醬瓜兒烟荷包裡的烟騰不出嘴來答應話只哼了一聲搖了搖頭這個又說放心哪不吃你喲纔見他拿下烟袋來從牙縫兒裡濺出一口涎沫來然後說道不在那個貪而自表其非貪第四回倒在乎錢與不錢的句是也吝而自明其非吝此回不在那個句是也兩不在字一鼻孔出氣真說盡了世情我明兒有差這個又問說不是三四該着呢嗎他又道我們帮其實不去這遢差使倒誤不了我們那個新章京來的噶你有本事給他擱下他在上頭就把你幹下來了公子聽了這話一個字不懂往前搶了幾步又見還有二位在那裡敬鼻烟兒一個接在手裡且不聞只把那個爆竹筒兒的磁鼻烟壺兒拿着翻來覆去看了半天說這是獨釣寒江啊可惜是個右釣的沒行要是左釣的就值錢咧說着把那鼻烟兒磕了一手心用兩個指頭捏着抹了兩鼻翅兒不防一個不留神誤打誤撞真個吸進鼻子一點兒去他就接連不斷打

了無數的嚔噴。鬧得涕淚交流。那個看了哈哈大笑。說算了罷。這東西要嗆了肺。沒地方兒貼膏藥。他纔連忙把鼻烟壺兒還了那個。還道嘆。好霸道傢伙。這管保是一百一包的。公子聽了這套更茫然不解。看了看前面的人。一個個搜過去輪到自己。恰好走到個乾癟黃瘦的老頭兒面前。公子一看。只見他一張迂緩面孔。一副孱弱形軀。身上穿兩件邊幅不正的衣服。頭上戴一個黯淡無光的亮藍頂兒。那枝俏擺春風的孔雀翎。已經蟲蛀的剩了光桿兒了。一個人垂首低眉的坐在那裡。也沒人理他。公子因見前面的人。都是解了衣裳搜纔待放下考籃。忽聽那老頭兒說道。罷了。不必解衣裳了。這道門的搜檢。不過是奉行公令的一樁事。到了貢院門還得搜檢一次呢。一定是這等處處的苛求起來。殊非朝廷養士求賢之意。趁着人鬆動。順着走罷。公子應了一聲。連忙就走。心下暗道。怎的這位侍衛公的話。我聽着又展然會懂呢。這人莫非是個楚材晉用。從那裡換了盪班回來的罷。我只愁他這個樣子。怎生合方纔那班鳶肩火色的嬌嬌虎臣。會弄得到一處。他要竟弄得到一處。這人也就算個遭劫在數的了。（不圖裙屐少年有此忠厚長者之意）一路想着。看看進了那座內磚門。不曾到得貢院門跟前。便見罩了底下。那班伺候搜檢的提督衙門番役。順天府五城青衣。都揎拳擄袖的。在那裡搜檢。被搜檢的那些士子。也有解開衣裳。敞胸露懷的。也有被那班下役伸手到滿身上混掏的。及至搜完的。又不容人收拾妥當。他就提着那條賣估衣的嗓子高喊一聲。搜過。便催快走。那班士子一個個掩着衣襟挽着搭包。背上行李。跨上考籃。那隻手還得攥上那根照入籤。再加上烟荷包烟袋。這纔邁着那太高的門檻兒進去。看着實在受累之至。公子有些心怯。不一時搜到挨近前面的那個人。却又是七十餘歲老不歇心的一位老者。纔走上去。便有旁邊站的一個戴涅白頂兒藍翎兒生得凹摳眼蒜頭鼻子白臉黃鬚像個回子模樣的番子。先喝了一聲站住。擱下筐子。把衣裳解開。早聽得東邊座上那位大人說道。你當差只顧當差。何用這等大呼小叫的。太不懂官事了。把個番子嚇得不敢則聲。大家虛應故事一番。那老者便受了無限功德。公子探頭向上望了望。原來不是別人。正是烏克齊。因不好上前招呼。只低了頭。烏克齊看見了他。倒欠了欠身讓道。別耽擱了。就隨着進去罷。公子進了貢院門。見對面便是領卷子的所在。他此時纔進門來。那一身家什已經壓得滿頭大汗。正想找個地方歇歇。再上去領卷子。看了看。那梅問羹還在那裡候着。又有烏太爺的兄弟托誠村並兩三個少年。都在牆脚下把考籃聚在一處。坐在上面閑談。他也湊了大家去。把考籃放下。梅公子先合他說道。我方纔悔不聽你的話。只管進來。這半天卷子依然不得到手。竟沒奈他何。不信你跟我看看去。說着拉了安公子擠到放卷子的那個杉槁圈子跟前。只見一班人旗子弟。這個要先領。那個又要替領。吵成一片。上面坐的那位鬚髮蒼然的老都爺。却只帶着個眼鏡兒。拿着枝紅筆。按着那冊子點一名。叫一人。放一本。任你吵得地暗天昏。他只我行我法。正在吵不清。內中有個十八九歲的小爺。穿一件土黃布主腰兒。套一件青哦噔綢馬褂子。搭包繫在馬褂子上頭。挽着大壯的辮子。騎在那杉槁上。拿手裡那根照入籤把那御史的帽子敲的拍拍的山响。嘴裡還叫道。老都喂。你把我那本兒先給我找出來呢。那御史便是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也耐不住了。只見他放下筆。摘下眼鏡來問道。你是那旗的。秀才名字叫作甚麼。他道。我不是秀才。我們太爺今年纔給我捐的監。我叫綳僧額。我們太爺是世襲呵達哈哈番九王爺新保的梅楞章京。我是官卷。你瞧。罷管保那卷面子上都有。那御史果然覷着雙近視眼給他查出來。看了看。便拿在手裡合他道。你的卷

子却有了國家明經取士是何等大典況且士先器識怎的這等不循禮法不守卧碑難道你家裡竟沒些子家教的不成你這本卷子不必領了我要扣下指名參辦的這場吵直吵到都老爺把個看家本事拿出來了大家纔得安靜那御史依然是按名散卷叫到那個綳僧額大家又替他作好作歹的說着都老爺纔把卷子給他還說道我這却是看諸位年兄分上只是看你這等惡少年領這本卷子去也未必作得出好文字那位少爺話也收了接過卷子來倒給人家斯文掃地的請了個安公子在旁看了歎息一聲便合托二爺說道誠村看這光景你我益發該三復古人樂有賢父兄也的這句書了一時他幾個也領了卷彼此看了看竟沒有一個同號的各各的收在卷袋裡拿上考具進了二層貢院門交了籤只見兩旁公案邊坐着許多欽派稽查接談換卷的大臣却好安公子那位拜從看文章的老師吳侍郎也派了這差使見公子進來便問道進來了是那個字號那時候正值順天府派來的那一羣佐雜官兒要當好差使不住的來往的喊道老爺們東邊的歸東邊西邊的歸西邊喊得個公子急切裡聽不出老師問的這句話來那大人便點首把他叫到公案前問了一徧他纔答道成字六號吳大人回頭指道這號在東邊極北呢只這一回頭適逢其會看見他的跟班肇政在身後站着原來貢院以內帶不進跟班的家人去都是跟班的老爺跟着這位老爺的官名叫作答哈蘇吳大人便向他道答老爺奉托你罷把我這學生送過柵欄去却說那位答老爺見本大人在人輪子裡派了他這樣一件切近差使一想看這機會今年京察大有可望又見安公子是個旗人一時氣誼相感便也動了個衛顧同鄉的意思欣然答應了一聲便接過公子的考具送出東柵欄又說道大兄弟你瞧起脚底下到北邊兒不差甚麼一里多地呢我瞧你了不了這兒現成的水火夫咱們破兩錢兒僱個人就行了一面說着招手從那邊叫了個人夫來一面就把腿一抬又把手往衣襟底下一綽摸着褲帶上那個錢搭褳兒掏出一把錢來要給那個人公子忙攔道不勞破費這考籃裡有錢等我取出來他便一手攔着公子的胳膊說道好兄弟咧咱們八旗那不是骨肉沒講究說着早把他手裡那把錢遞給那人公子沒法只得謝過了他他便把考具一切都交那個人拿上交公子此時卸下那身累贅來覺得週身好不鬆快便同了那人逍遥自在的迤邐向北而來一路上留心看那座貢院時但見龍門綽楔棘院深沉東西的號舍萬瓦毘連夜靜時兩道文光冲北斗中央的危樓千尋高聳曉來時一輪羲馭湧東隅正面便是那座氣象森嚴無偏無倚的至公堂這個所在自選舉變爲制藝以來也不知牢籠了幾許英雄也不知造就成若干人物那時正是秋風初動耳輪中但聽得明遠樓上四角高挑的那四面硃紅月藍旗兒被風吹得旗角招搖向半天拍喇喇作響青天白日便像有鬼神呵護一般無怪世上那些有文無行問心不過的等閑不得進來便是功名念熱勉强進來也是空負八斗才名枉吃一場辛苦閑話少說却說安公子正在走過無數的號舍只見一所號舍門外山墻白石灰上大書成字號三個大字早有本號的號軍從那個矮柵欄上頭伸手把那人扛着的考具接過去那人去了公子還等着給他開柵欄兒進號呢那知那柵欄是釘在墻上的不曾封號以前出入的人只准抽開當中那根木頭鑽出鑽入公子也只得低頭彎腰的鑽進號筒子去看了看南是墻面北作棲身那個院落南北相去外也不過三尺東西下裡排列得蜂房一般倒有百十間號舍那號舍立起來直不得腰卧下去伸不開腿吃喝拉撒睡紙墨筆硯鐙都在這塊地方假如不是這地方出產舉人進士這兩椿寶貨大約天下

讀書人。那個也不肯無端的萬水千山跑來嘗恁般滋味。公子當下歇息片刻。一樣的也把那號帷號帘釘起來。號板支起來。衣帽鋪蓋碗盞傢具吃食些炭。一切歸着起來。這樁事本不是一個人幹得來的事。更加他又是奶娘丫鬟服侍慣了。不能一個人幹事的人。弄是弄不妥當且只將將就就鼓搗了會子。就算結了。幸喜伺候那幾間號的一個老號軍。是個久慣當過這差使的。見公子是個大家勢派。一進來把例賞號軍的餑餑錢米就賞了。不算外。餘外又給了個五錢重的小銀錁兒。樂的他不住問茶問水的殷勤。這個當兒這號進來的人就多了。也有搶號板的。也有亂坐次的。還有諸事不作找人去的。人來找的。甚至有聚在一處亂吃的。酣飲的。便是那極安靜的也脫不了旗人的習氣。喊兩句高腔。不就對面牆上貼幾個燈虎兒。等人來打。公子看了這般人心中納悶。只說我倒不解他們是幹功名來了。是頑兒來了。他只個人靜坐在那小窩兒裡凝神養氣。看看午後。堂上的監臨大人。見近堂這幾路旗號的爺們。出來進去。登明遠樓。跑小西天。鬧的實在不像了。早同查號的御史查號。封了號口柵欄。這一封號。雖是幾根柳木片兒門戶。一張木紅紙的封條。法令所在。也同畫地為牢。再沒人敢任意行動。公子見眼前來往的人都已靜了些。纔把他窗下的揣摩本心裡默誦了一過。呼號軍弄熟了飯。就熟菜吃了。纔點燈。便放下號帘子。靠了包袱待睡。可奈牆外是梆鑼聒噪。堂上是人語喧嘩。再也莫想睡得穩。良久纔睡熟。一時各號的人也都睡了。準備明日鏖戰。那號軍也偷空兒栖在那個屎號跟前坐着打盹兒。却說內中那個老號軍睡到三更過後。鑽出來去出小恭。完了事。纔回頭。只見遠遠的像那第六號的房簷上掛着盌來大的盞紅燈。那老號軍吃了一驚。說道。這位老爺是不曾進過場的。守着那油紙號帘點上盞燈。一時睡着了。刮起風來。可是頑得的。連忙跑過來想要叫醒了他。不想走到跟前。却早不見了那盞燈。他揉了揉眼睛道。莫不是我睡得楞怔眼離了。恰好這個當兒公子一覺睡醒。一睜眼見屋裡漆黑。又轉了個向兒。了糢裡糢糊的叫了聲花鈴兒。你看燈都待好滅了。也不起來撥撥。那老號軍便打了個岔說。老爺你老放心睡罷。沒燈啊。是我的眼離了。公子又不曾留心他說的所以然。只想誤呼着小婢。倒來個老軍。不覺自己失笑。不好再提。便合他要了個火。點上燈。看了看牆上掛的那個表。已經丑正了。便要水擦了擦臉。又叫那號軍熬了粥。纔待收拾完畢。號口邊值號的委員早已喊接題紙。少時那號軍便給他送了一張來。連忙燈下一看。只見當朝聖人出的是三個富麗堂皇的題目。想着自然要取幾篇筆歌墨舞的文章。且喜正合自己的筆路。再看那詩題。又是窗下作過的。便是第一第三文題。也像作過。靜想了想。大勢也都還記得起。暗喜這可就省事多了。忽又一轉念。道。不是這等。古人師友之間。還要請試他題。豈有欽命題目。我自己纔識雲程。便這等欺心。把窗課來塞責的理。又親看了。先要不喜不可徒亂人意。不如把他丟開另作纔是。請試他題尚是大廷顯白丟開窗藁真乃暗室不欺隨把題目折起。便伸手提筆起起草來。纔得辰刻頭篇文章合那首詩早已告成。便催着號軍給煮好了飯。胡亂吃了一盌天生的世家公子哥兒會拿甜餑餑解餓。又吃了些杏仁乾糧油糕之類。也就飽了。便把第二三篇作起來。只在日偏西些都得了。自己又加意改抹了一遍。十分得意。看了看天氣尚早。便吃過晚飯。上起卷子來。他的那筆小楷又寫的飛快。不曾繼燭。添註塗改。點句勾股。都已完畢。連草都補齊了。點起燈來。早已又低低的吟哦了一徧。隨即把卷子收好。把稿子也掖在卷袋內。閒暇無事。取出白鼕兒桂元肉。炒糖菓脯。這些零星東西。大嚼一陣。剩下的吃食。都給了號軍。就靠着那包袱。歇到次日天明。那個

老號軍便幫他將把東西歸着清楚交卷領籤走出[illegible]
邊。等他一時見公子㤂早出來。都不勝歡喜。程師爺先問了聲得意。忙回道還算妥當。張老早把考籃包袱接過去遞給衆家丁。一行人簇擁出了外磚門。程師爺便合他同車。要文稿看。因說道頭三兩個題目你都作過的。他道便是詩也作過。却都不曾用那窗稿。因從卷袋裡把草稿取出來。程師爺一面看一面用腦袋圈圈兒。便道只這前八行便有個才氣發皇氣象。恭喜恭喜。一時看完說道詩也不粘不脫。大有可望。一時回到宅裡。公子不及別事。便叫葉通取了個小紅封套。把文稿折好。又親自寫了個給父母請安的安帖封起來。打發戴勤飛馬立刻給父親送去。恰巧戴勤走後。安老夫妻早打發晉升來接場。舅太太又叫趕露兒送了來的吃食。二位奶奶給包了添換的衣服。公子也問了父母的起居。晉升一一回答。又說老爺還說爺得晌午後出來。吩咐奴才天晚了。索性等明日送了爺進場。再把文章稿子帶回去。誰知爺已經老早的出來。倒先打發人請安去了。公子道戴勤大約今日也不得回來。你依然遵着老爺的話明日回去罷。說着便有幾家親友來看。都道不好久談。請歇息罷。告辭而去。公子吃得一飽。撒和了撒和。便倒頭大睡。養精蓄銳。準備進二三場。這且不在話下。却說安老爺急於要看看兒子頭場的文章有望無望。又愁他出來得晚。晉升今日斷趕不回來。只落得負着雙手。滿院裡一遛一遛的轉圈兒。正在走着。見戴勤來了。忙問道你回來作甚麼。戴勤請了安。又替公子請了安。忙回明緣由。安老爺一面進屋子。一面拆那封套。便坐下伏案細看那詩文草稿。安太太只儘着問戴勤說你瞧大爺那光景還沒受累呀。沒着涼啊。戴勤回道奴才着狠好。出來是紅光滿面的。程師爺說準中。金玉姊妹聽了也自放心。這個當兒太太見老爺看完了文章。只默默不語。不禁問道老爺看着怎麼樣。原來安老爺看得公子的文章作得精湛飽滿。詩亦清新。却也歡喜。只愁他才氣過於發皇。不合那兩位方公的式。所以心中猶疑。見太太一問。正待說明原由。一想他娘兒們自然同我一般的期望。此時說出這話倒添他們一樁心事。便道難為他中是竟中得去了。只看命罷。太太同兩個媳婦聽了。便歡喜起來。戴勤退出房門去。兩個孃孃又在廊簷底下截住他問長問短。那個長姐兒趕出趕進的聽了個夠。他倒說道人家老爺合師老爺都說大爺中定了。還用你們老姐兒倆絮叨。閑言少叙。却說那日已是八月初十日。中秋節近。接着忙了幾天節事。到了十五晚上。老夫妻正喜多了兩個媳婦。慶賞團圓。偏兒子又不在膝下。但是天下事。事若求全何所樂呢。待月上時。安太太便高高興興領着兩個媳婦圓了月。把西瓜月餅等類分賞大家。又隨意給老爺備了些菓酒。因舅太太張親家太太沒處可過團圓節。便另備一席。請過來。要自己陪着。舅太太是再三不肯。說今日團圓節。沒說你二位不一席坐的。我陪着親家太太。叫他們小姐兒倆兩席張羅。豈不好。安太太見說得有理。便也依實。只是安老爺赴了這等酒場坐下。實在無可與談。恰好那夜後半夜月食。舅太太問起這個道理來。可就開了老爺的天文門了。纔待講起。張太太說我懂的。那是天狗吃了。我們那地方。只要廟裡打一陣鐘。他唬的就吐出來了。安老爺不禁大笑。說道豈其然哉。這日月食的道理。由於日躔最高。居九天第三重。月躔最低。居九天第八重。日行得疾。每日行程只欠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的一度。月行得遲。不及日行十三度有餘。度日月行得不能晝一。此所以朝日東昇。新月西見之原由也。日有光。月無光。月恒借日之光以為光。所以合朔則哉生明。既望則哉生魄。此去上弦下弦之明

驗也。日月行走。既互有遲疾躔度。又各有高下。行得遲疾高低。上下相值。日光在天。為月魄所掩。便有日蝕之象。日光繞地。為地球所隔。便有月蝕之象。乍掩乍隔則初食。半掩半隔則食既。全掩全隔則食甚。彼此相錯。則生光而復圓。非天狗之為也。舅太太說。我記不住這麼些口累贅喲。我只納悶兒。人家欽天監那些西洋人。他怎麼就會算得出來呢。安老爺道。何必西洋人。古之人皆然。苟得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說着便要講那分至歲差積閏的道理。舅太太萬不想到問了一句話。就招了姑老爺這許多考據。聽着不禁要笑。便道。我不聽那些了。我只問姑老爺一件事。偺們這供月兒。那月光馬兒旁邊兒怎麼供着對雞冠子花兒。又供兩枝子藕哇。安老爺竟不曾考據到此。一時答不出來。教讀村間每防東人下問此等考據苦不可言不料安老亦逢此厄舅太太道。姑老爺敢則也有不知道的。聽我告訴你。那對雞冠花兒算是月亮裡的娑羅樹。那兩枝子白花藕。是兔兒爺的剔牙杖兒。恰好安老爺吃了一個嘎嘎棗兒。被那個棗兒皮子塞住牙縫兒。拿了根牙籤兒在那裡剔來剔去。正剔不出來。一時把安太太婆媳笑個不住。舅太太還只管問道。姑老爺知道這是那書上的。問的個安老爺沒好意思。只得笑道。此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了。大家談到將近二更散席。金玉姊妹兩個定要請舅太太張太太到東院裡等看月色。舅太太道。不早了。大家歇歇兒。明日還得早些起來。預備接場呢。大家散後。他二人也就回房。到那輪皓月復了圓。又攜手並肩。倚着門兒望了回月。見那素彩清輝。益發皎潔圓滿。卷已擯而復錄猶月既食而重光也乃食者之精神益煥擯者之名次轉高先號咷而後笑天上人間有同情矣來生福於闈中閱卷詳寫月華直則月食於月華之先燕北閒人之用舊總必翻新此其一也須臾一層層現出五色月華來。他二人賞夠多時。纔得就寢。準備明日給公子接場。補慶中秋。這正是未向風雲占聚會。先看人月慶雙圓。要知安公子出場後。又有個甚的情由。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五回

何老人示棘闈異兆　安公子占桂苑先聲

這回書且按下金玉姊妹在家怎的個準備接場。趕回來再整安公子進過二場到了三場。節屆中秋。便有家裡送來的月餅菓品之類。預備他帶進場去過節。又有安老爺另給程師爺張親家老爺。送的酒。備的菜。這些瑣事都不消細講。卻講場裡辦到第三場。場規也就漸漸的鬆下來。那時功令尚寬。還有中秋這夜開了號門。放士子出號賞月之例。那夜安公子早已完卷。那班合他有些世誼的。如梅問羹。托誠村。這幾個人。也都已寫作妥當。準備第二日趕頭排出場。又有莫聲盦先生的世兄。同着兩個人。一個是管日枌的同鄉。姓鮑名同聲。字應珂。合莫世兄是表兄弟。一個是旗人。名惠來。號遠山。也是莫聲盦手裡中的秀才。因莫世兄談起安公子的品學丰彩。兩個人想要會會他。莫世兄便順道拉了梅公子。托二爺。一同找到公子號裡來。那時號裡士子大半出去遊玩去了。號裡極其清靜。這班少年英俊。彼此一見。自然意氣相投。當下幾個人坐下。各道傾慕。便大家高談闊論起來。先是彼此背誦了會子頭場文章。這個推許那個一番。那個又向這個謙遜兩句。梅公子道。你眾位此時且不必互相推許謙讓。等出了場。我指引你們一個地方去領領教。那就真知道是誰中誰不中了。那個鮑應珂道。吾兄講的莫不是琉璃廠觀音閣新來的那個風鑑先生。梅公子道。倒不曉得這個人。況且這科甲一路的科名。可是那些江湖相面的相得出來的。莫世兄道。我曉得了。你府上設的呂祖壇最靈驗的。一定是扶乩了。他又道。我家設的那座壇。不談休咎。這個所在。只怕比純陽祖師說的還有





個人訂個日子同去你却莫要耐不住着個人來窺探莫鮑惠三個人早已在那裡問他可好攜帶我們同去他道都是功名中有分的這又何妨托二爺說既那樣偺們十六出場十七就去他道你就熱到如此一出場誰不要歇歇乏拜拜客怎麼來得及安公子也被他說的躍躍欲動便說既如此你訂日子罷他低着頭搯指尋紋算了半日口裡還吶吶的念道這日不妥那日欠佳忽然抬頭向大家道這樣罷這個日子我們竟定在出榜這天罷大家聽了不禁大笑安公子道我說他是夢話不是梅公子道我說的不是夢話你們說的纔是夢話呢科甲這一途除了不會作文章合雖會作文章而不成文章的不算外餘者都中得只這樁事單靠文章未必中用是要仗福命德行來扶持文章的何況三項都有了還要分個運會機緣的遲早難道不等出榜你們此時大家互相推許謙遜一陣就算得中了不成莫世兄道這話倒是幾句名言只看今年頭場便有許多鬧亂子的除那個自盡的合那親兄弟兩個一齊發了瘋的直算個顯應了此外還有一個人說來最是怕人並且這人我還曉得他要算八股裡的一個作家他頭場好端端詩文都錄了正補了草了忽然自己在卷面上畫了顆人頭那人頭的筆畫一層層直透過卷背去可不大奇托二爺也道便是那紫榜高懸貼出去的人也不少那張紫榜我倒看見了有的註詩文後自書陰事的有的註卷面繪畫婦人雙足的就連偺們那日看見的那個綳僧額也貼出去了安公子道那樣蘭法焉得不貼他名下是怎樣註的托二爺道那一行看不清楚想是他自己抹了去了梅公子道此公我早已曉得他一定要貼出去的他也在官號我合他同號見他一進去就要拆那屎號的後牆號軍好容易攔住他緊接着就叫號軍打漿子自己帶着鋸把號板鋸了一塊可着那號門安了半截子影戲窗戶似的糊上紙鑽在裡頭一個人喊了會子掰他得莫世兄便問道甚的叫作掰他得那個鮑應珂道他們在那裡繙清話咕嚕咕嚕我們不懂托二爺到底少年盛氣便告訴他道這是壇廟大祀贊禮的贊那執事者各司其事一開口的前三個字祭文廟也用得着吾兄將來高發了陞到祭酒司業却要懂的梅公子又道否則等點了清書翰林也就得懂了安公子覺道都是一時無心閒談大可不必如此便合梅公子道你快說那位罷只這樣鬧你怎的便知他一定貼出去呢梅公子道到了第二日我正場卷子纔寫得個前八行他從面前過去望了一眼便道你的文章怎麼也從這邊兒寫起呀我到吃了一驚忙說道依足下要從那邊寫呢他道你瞧我的就知道了說着把他的卷子取了來我一看三道文題合詩題都接連着寫在補草的地方却把文章從卷子後尾的一行行往前倒寫我只說得個只怕不是這樣寫法罷他說不錯的他們太爺考繙繹的時候就是這麼鍊的我可再不敢往下說了安公子托二爺兩個聽了也不禁要笑安公子便說道那位綳公是苦於不解事不虛心以致違式犯貼也罷了我只不懂這班人既是問心不過不來此地自然也還有路可走何苦定要拿性命來嘗試逃得性命的還要自己把曖昧覥供出來萬目指摘這是為甚麼梅公子道這又是獃話了他果然有個問心不過也不作這些事了作了這些事弄到如此大概也依然還不知甚麼叫作問心不過莫世兄道吾兄這幾句說話真是一鞭一條痕的幾句好文章安公子道且莫管他我是在家裡悶了大半年了這一出場大家必得聚聚纔好大家連道有理纔商量怎的個聚法只聽至公堂月臺上早喊了一聲下場的老爺們歸號快收卷

了。大家便告辭歸號這號裡的人也紛紛回來卻說此日安公子交了卷出場早有人接着回到住宅歇了歇吃過飯因程師爺要出城望望。出場的同鄉張老。又一定要等着同華忠隨緣兒歸着妥了行李。纔走自己便帶了戴勤葉通先回莊園。卻說安太太到了出場這日從早飯後就盼兒子回家。舅太太張太太也在上房等着。正說他頭兩場都出來的早。這場想來也該出來了。說話間。只見茶房兒老尤跟前一個七八歲的孩子叫作蔴花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向華嬤嬤道。華奶奶大爺回來了。一時果聽得公子到家。安太太便合兩個媳婦道。你們倆出院子接接去。這是個大禮兒。兩個連忙往外走。恰好花鈴兒柳條兒兩個都不在跟前。長姐兒便趕上道。奶奶別忙。大高的臺堦子。等奴才招呼着點兒罷。說着便跟了金玉姊妹迎到當院裡。公子已進了二門。他兩個今日卻得了話了。迎着夫婿問了三個字。說回來了。公子惦着見父母。也不及回答。只畧一招呼。便忙着上臺堦兒。這一忙。把長姐兒的一個安也給躭擱了。（燕北閒人於長姐兒向來關切不知何以一日比一日關切愈甚）他進了屋子。見過父母。又見了舅母岳母。安太太雖合兒子不過十日之別。便像有許多話要說。此時自然得讓老爺開談。便聽老爺說道。回來了。三場居然平穩。狠好。公子只有答應。老爺又道。你的頭場稿子我看過了。倒難為你。二場便宜了。你本是習禮記專經的。五個題目。都還容易作。因問三場呢。公子連忙從懷裡掏出稿子來。送過去。老爺看着稿子。這個當兒。太太舅太太張太太纔問長問短。太太幾乎要把兒子這幾天的吃喝拉撒睡都問到了。公子一一答應。又笑道。都好。將就就只水喝不得。沒地方兒。舅太太道。那可怎麼好呢。親家太太又問。難道連個糞缸也沒有。公子道。倒不是沒有。第一場到了第三天就難了。再到了第二場的第三天。連那號筒子的前半路都有了味兒了。沒法兒。我憋到出了場纔走動的。太太嘖嘖了兩聲。編着眉道。你聽聽。敢則這麼苦呢。安老爺便道。然則帶兵呢。成日裡臥不安枕。食不甘味。又將如何。舅太太說。不是姑老爺一說話。我就要班文兒。難道出兵就忙的連個毛廁也顧不得上嗎。老爺只說。一個人不讀書。再合他講不清的。因又問公子。看見幾篇文章。公子一一答應了。老爺點點頭道。你的頭場文章。幾個相好的也必要看的。閒一閒抄出來。那文章卻還見得人。太太是聽了兒子個在場裡。摸不着好水喝。便問了頭們。怎麼也不會給你大爺倒盌茶兒來呀。說着便叫長姐兒。列公。你看這位老儒人。可謂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那知有這位慣疼兒子的慈母。就有那個善體主人的丫鬟。太太纔叫了聲長姐兒。早聽得長姐兒在外間答應了聲嗻。說奴才倒了來了。便見他一雙手高高兒的舉了一盌熬得透滾得到。不冷不熱溫涼適中。可口兒的普洱茶來。只這盌茶他怎的會知道他可口兒。其理卻不可解。（皮裡陽秋只好以不可解解之）只見他舉進門來。又用小手巾兒抹了抹盌邊兒。走到大爺跟前。用雙手端着茶盤。翅兒倒把倆胳膊往兩旁一撬。纔遞過去。原過為得是防主人一時伸手。一接有個不留神手碰了手。這大約也是安太太平日排出來的規矩。大爺接過茶去。他又退了兩步。這纔找補着請了。方纔沒得請的那個安。大爺是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遠遠兒的合着腰兒。虛伸了一伸手。說起來起來。這纔回過頭去。喝了那盌茶。那長姐兒一旁等接過茶盌來。纔退出去。這段神情兒想來還是那時候的世家子弟家生女兒的排場。今則不然。今則不然。又是怎的個情形呢。不消提起。言歸正傳。卻說安公子此時纔得騰出嘴來。把程師爺並他丈人不同來的原故回明。又問

正在那裡給婆婆舅母裝烟。那位親家太太是慣下來了。總是自己揉一袋烟。了頭拿過香盤子去點。安太太接過烟去。說你們也跟了去罷。他姊妹一時還有些不好意思。只笑着答應。太太道。這有甚麼臉上下不來的。我告訴你們。作了個婦道。夫婦之間這個大禮兒斷錯不得。錯了。人家倒要笑話。二人纔答應去了。及至到了自己屋裡。小夫妻三個自然也有一番儀節情致。不待煩瑣。不一時張親家老爺也回來。安老夫妻迎着他道過乏。他坐談了一刻。便過女兒房中去。安老爺因他也須到家歇息歇息。便說過日再備酌奉請。隨又帶了公子親自過去道乏。張太太也殺雞為黍的給他那位老爺備了頓飯。這日裡邊正是舅太太給外甥接場。他闔家就借此補慶中秋。接着連日人來人往。安公子也出去拜了兩天客。那時離出榜還有半月光景。這半月之中。凡是下場的最好過也最不好過。場後榜前千端萬緒一部廿四史從何說起最好過也最不好過八字可以括之好過的是磨蹭三年算完了一樁大事。且得消閒幾日。不好過的是出得場來看看誰臉上都像個中的。只疑心自己不像。回來再把自己的詩文摹擬摹擬。卻也不作孫山外想。及至看了人家的。便覺自己場作不及他人出色。方寸中是頃刻樓臺頃刻灰燼。寸心得失起伏回環千言難盡頃刻樓臺頃刻灰燼八字可以括之。轉消閑得不耐煩。安公子更是個要好的人。何況他心裡還比人多着好幾層心事。覺得望着放榜那個日子。更有個挨一刻似一夏的光景。只這等挨來挨去。風雨催人。也就重陽節近。話分兩頭。書中按下這邊。覔回來再整貢院裡衡鑑堂那三位主考。卻說他三位自八月初六日在午門聽宣見欽點入闈。便一面吩咐家中照例封門迴避。自己立刻從午門進了貢院。那些十八房同考官。以至內簾各官。也隨着進去關防起來。緊接着便有順天府尹捧到欽命題目。三位主考拆了封。十八位房官一齊上堂打躬參見。就請示主考的意旨。這科要中那一路的文章。以憑遵奉去取。那位大主考太老先生便先開口說道。方今朝廷正在整飭文風。自然要向清真雅正一路拔取真才。若只靠着才氣摭拾些陳言。便不好濫竽充數了。那一位方公也附會道。此論是極。近科的文章本也華靡過甚。我們既奉命來此。若不趁此着實的洗伐一番。伊於胡底。諸公把這話奉為準繩罷。那位旗員主考也隨着人云亦云。衆房考都曉得二方的文章向來是專講枯淡艱澀一路的。所以發此議論。但是文章是件有定評的公器。所謂羽檄飛書用枚臯。高文典冊用相如。怎好拿着天下的才情就自己的範圍。大家心裡都竊以為不然。却又一時不好空口爭得。只得應着下來。依然打算各就所長憑文取士。不想內中有個第十二房的同考官。這人姓婁名養正。號蒙齋。是個陝西拔貢出身。游升刑部主事。乃偽周天冊萬歲武則天時候宰相婁師德之後。他從年輕時候得了選拔。便想到他祖上唾面自乾的那番見識究竟欠些褎氣。因此一登仕途便有意居鄉介介。在朝侃侃。久而久之弄成一個執性矯情的謬品。老着那副笑比河清的面孔。三句話不合便反插了兩隻眼睛。叫將起來。因此等閑人輕易不去傍他。他却又正是專摹二方的文章發的科甲。因此聽了那二位方老先生的議論。大是佩服。便高談濶論的着實贊襄了一番。衆人也不去搬駁他。各各默然而退。只這一番。別一個不知怎樣。安公子的功名已是早被安老爺料着累的有些拿不穩了。那知天下事陽差之中更有陰錯。偏偏的公子的那本硃卷進到內簾第十七房。是處不曾分着。恰恰分到這位婁公手裡。那日正逢他晚餐已過。酒醉飯飽。有些醺然。跟班也去自取方便。他點上盞燈。煖了壺茶。一個人靜靜的把那些卷子批閱起來。請問他那等一個寗刻勿寬的人。閱起文來。豈有不寗遺勿濫的理。當下連閱了幾本。都覺少所許可。點了幾個藍點。丟過一邊。隨

又取過一本來看了看成字六號却是本旗卷見那三篇文章作得來堂皇富麗真個是玉磬聲聲响金鈴個個圓雖是不合他的路數可奈文有定評他看了也知道愛不釋手不曾加得圈點便粘了個批語纔想印上薦條加上圈子薦上堂去忽然轉念一想道不可一則左主考既是那等交代在先況且這卷子又是本旗卷知他是個甚等巨族大家的子弟儻然薦上去他二位老先生倒認作我有意要收這個潤門生我的清操何在（天理人欲之界其辨甚微因物付物而已無與焉斯已矣乃因我之清操而計及門生之潤不潤主考之疑不疑以此為君子之為己則聖人之毋我其謂之何）便把批語條子揭下來就燈上燒了在卷子上隨意點了幾個藍點子也丟在一邊又另取了一本放在面前閱看正在看着只聽得窗外一陣風兒掃得窗櫺紙簌落落的响吹得那盞燈青焰焰的光搖不定他不覺一陣寒噤連打了兩個呵欠一時困倦起來支不住便伏在手下那本卷子上待睡纔合上眼恍惚間忽見簾櫳動處進來了一位清癯老者那老者生得童顏鶴髮仙骨姍姍手中拖了根過頭拐杖進門先向他深深的打了一躬他夢中見那人來的詭異禮也不還便問道汝何人也無故到我這闈防重地來何幹只見那老者藹然和氣的答道正是予何人也因把那枝拐杖指定方纔他丟開的那本卷子說道此來特為着這本成字六號的卷子報知足下此人當中他一聽這話覺得是說人情來了便一臉秋氣說道怎的我問你是何人你也自道你是何人況我奉命在此衡文並非在此衡人便是此人當中文衡誰掌我不中他其奈我何要你來干這閑事又聽那老者說道郎官不可這等執性士先器識果人不足取文於何有何況這人的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你不中他又其奈天何他那裏肯信這話便說道多講我要某自來破除情面不受請托那個不知難道獨你不曾聽得那老者嘆了一聲道不想此人果的這等不明理不近情此事還須大大費番周折他聽得當面給他出了這等兩句考語就待站起來奔了那老者去不想纔待起身便跌了一跤爬起來眼前早不見了那個老者自己却依然坐在那個座兒上再看了看那盞燈點了有寸許長結了兩個鬼眼一般的燈花向着他顫巍巍亂動他纔略道方纔經的是番夢境呆了一刻說道然則夢中所見的鬼也非人也可見我的這團浩然之氣鬼也嚇得退的不要理他且幹正經說着剪了剪燈花仍待批閱他手下那本卷子及至一看可煞作怪那一卷倒丟過一邊手下放的依然是成字六號那卷他正在詫異窗外又起了一陣風這番不好了竟不是作夢了只聽那陣風頭過處把房門上那個門帘刮得嚴了進來又閃了出去高高的掀起只這一掀早從門外明明的進來了一位金冠紅袍的長官他見那位長官不是個尋常裝束不道那浩然之氣也就有些害怕了連忙站起來避在一旁問道尊神何來有甚的指教只聽那神道說道你既知吾神何來怎的還悟不到吾神的來意也是為着成字六號這人當中列公你只看這裏公渾不渾他見那神道也像是我為他托人情而來的雖神道也罷他也竟敢合他使一使那牛一般的[illegible]一却絕不想王道本乎人情人情準乎天理誠為枉法營私原王章所不宥要知安老懷少亦聖道之大同一味沽名已不是愛名有心幹事必不能濟事無端任怨終不免歛怨苦不近情定轉至悖情（此格言也吾輩當常置座右省覽若視為小說家言孤負燕北閑人不少）自世上有這班執性矯情的人凡事一事到手沒人從旁救補一句他倒肯斡旋合人共事沒人從旁贊揚一句他倒肯培植但向他提着一個字他便道是托人情這樁事那個人算休矣這班脚色要叫他去參政當

道大喝了一聲道唗住口他底下這句話大約要說便是神道來說這個人情我也不答應誰知那神道的性兒也是位不讓話的不容他往
下說便兜頭一喝說道狂徒看你讀聖賢書司擧錯權雖是平日性情失之過剛心術還不離乎正所以那位老人家纔肯把天人嚮應的道
理來教誨你你怎的讀書變化氣質倒變成這等一副氣質來可不是不知教誨麼說罷聲色俱厲二目神光炯炯直射到他臉上來直嚇得
他一身冷汗戰兢兢的道尊神宥我愚蒙留些體面待婁養正速把這本卷子薦上堂去勉贖前愆何如說着便連連的拜叩個不住那神道
纔有些顏霽說道既知悔悟姑免深求他只道那神道說完這句便好走了不想那神道不往外走却轉向裡來他爬起來回頭一看只見方
纔夢中的那位老者正不知甚麼時候進來早端端正正坐在那裡又見那位神道走到那老者跟前控背躬身不知說了兩句甚麼話那老
者乾笑了一聲道不想這樣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也要等你們戴紗帽的來說纔說得麼說着便拄着拐杖起來那位神道倒隨在身後遠
持扶着他一同出門而去緊接着便聽得外間的門風吹的開關亂响嚇得個婁主政骨軟筋酥半晌動彈不得良久良久聽得沒些聲息了
纔把着帘子向外望了一望那門依舊好端端虛掩在那裡他那個跟班的却如死狗一般的睡倒在一張板櫈上他定了定神纔叫醒了人
剪亮了燈重新把安公子那本卷子加起圈來重新加了批語打了薦條聽了聽更樓上的鐘鼓還不曾交得三更打聽堂上主司正在那裡
閱卷他便整好衣冠拿了那本卷子薦上堂去主考接過來不看文章先看了看是本漢軍旗卷便道這卷不消講了漢軍卷子已經取中得
滿了額了那婁主政見不中他那本卷子那裡肯依便再三力爭不肯下堂把三位主考磨得沒法了大主考方公說道既如此這本只得算
個備卷罷說着提起筆來在卷面上寫了備中兩個字列公你道這備卷是怎的一個意思我說書的在先原也不懂後來聽得一班發過科
甲的講究他道凡遇科場考試定要在取中定額之外多取幾本備中的卷子一來預備那取中的卷子臨發榜之前忽然看出個不合規
式不便取中的去處便在那備卷中選擇一本補中二則叫這些讀書人看了曉得榜有定數網無遺才也是鼓勵人才之意其三也為給衆
房官多種幾株門外的虛花桃李這備卷前人還有個譬喻法他把房官薦卷比作結胎主考取中比作弄璋中了副榜比作弄瓦到了留作
備卷到頭來依然不中便比作個半產他講的是一樣落了第還得備手本送贄見去拜見薦卷老師便同那結了胎纔歡喜得幾日依然化
為烏有還得坐草臥床喝小米兒粥吃雞蛋是一般滋味儻有個不肯去拜見薦卷老師的大家便要說他忘本負恩何不想想那房師的力
量止能盡到這裡也就同給人作個丈夫他的力量也不過盡到那裡一個道理你作了榜外擧人落了第便不想着那房師的有心憐才
道你作了閨中少婦滿了月也不想那丈夫的無心妙合不成這番譬喻雖近於虐却非深知此中甘苦者道不出來然則此刻的安公子
已就是作了個半產嬰兒了可憐他闔家還在那裡沒日夜的盼望出榜高中這便是俗語說的世間沒個早知道也話休絮煩却說這年出
榜正定在九月初十日這天前兩天內外簾的主考監臨便隔簾商量因本科赴試的士子較往年既多中額自然較往年也多塡榜的時刻
便須較往年寬展些纔趕得及因此到了九月初九這日纔得辰刻便封了貢院頭門內外簾撤了關防預先在至公堂正中設了三位主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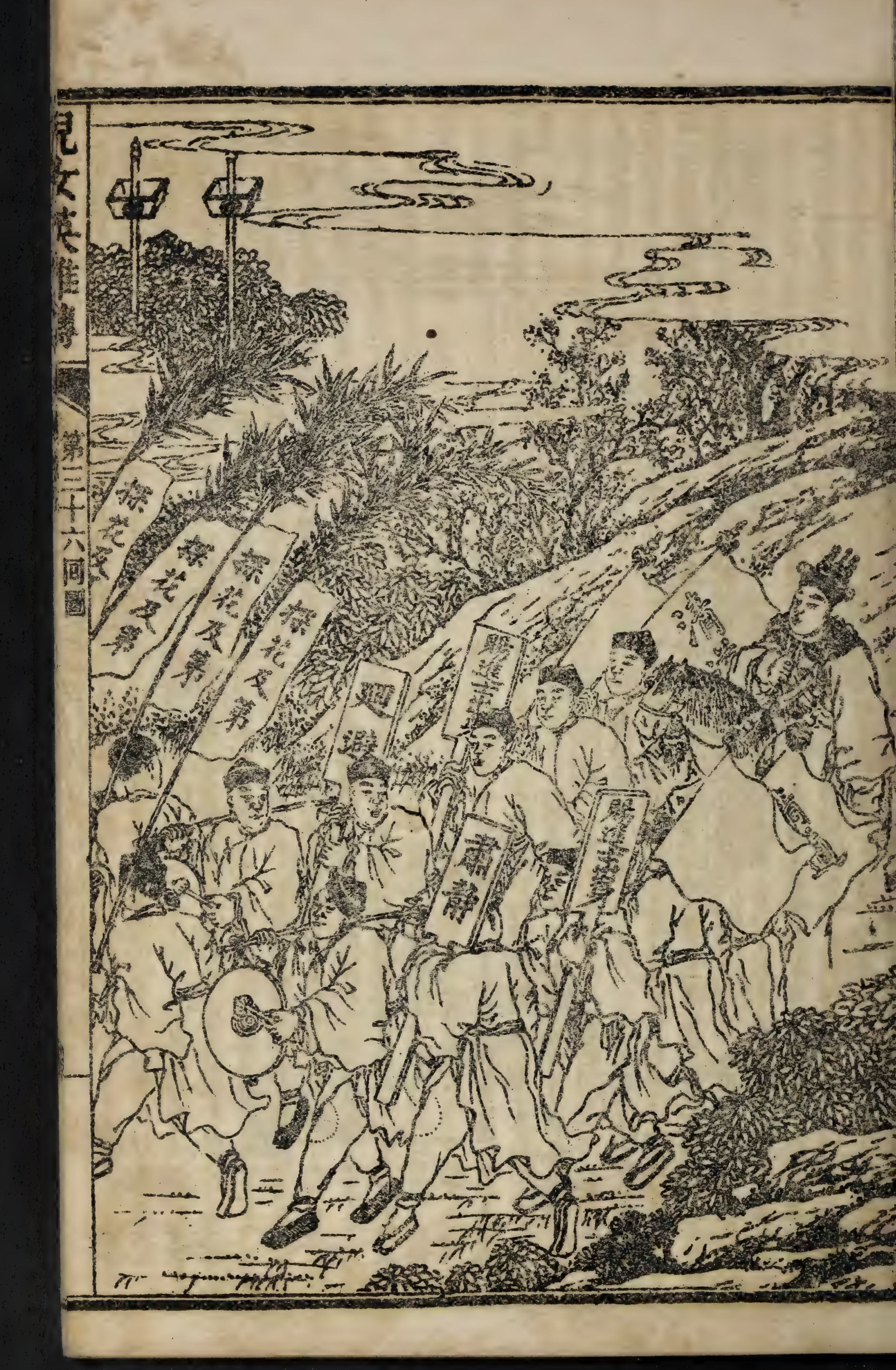
的公案左右設了二位監臨的公案東西對面排列着內外監試合十八房的坐次又另設了一張標兒預備拆彌封後標寫中籤照簽填榜當地設着一張丈許的填榜長案大堂兩旁堆着無數的墨卷箱承值書吏各司其事還有一應委員另有差役以至跟隨人等擁擠了一堂連那堂下丹墀裡也站着無數的人等着看這場熱鬧那貢院門外早屯着無數的報喜的報子這班人都是老早花了重價買轉裡面的書辦到填榜時候拆出一名來就透出一個信去他接着便如飛去報圖的是本家先一天得信他多得幾貫賞錢不一時預備齊集監試歷堂三一老爺纔離了衡鑑堂來到至公堂合監臨相見各官三揖參謁已畢便有內簾監試領了內簾承值官吏把取中的硃卷送到公案上先把五魁的魁卷放在當中又把第六名以下的中卷一束束挨次擺得齊整然後纔把那束備中的卷子另放一處向例填榜是先從第六名填起全榜填完了然後倒填前五名這個原故只在這兒女英雄傳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已經交代過了此時不須再贅當下只見那位大主考歸坐後把前五魁魁卷挪了一挪伸手先把那中卷裡頭一本第六名拿起來照號吊了墨卷拆開彌封拆出來大家一看只見那卷面上的名字叫作馬代功漢軍正白旗人原來這人的乃翁作過一任南監掣他本身也捐了個候選同知其人小有別才未聞大道論他的才情填詞覓句無所不能便是弄管調絃也無所不會是個第一等輕薄浮浪子弟却正是那位漢監臨大人當日未曾發以前來京就館時候教過的一個最得意的關門生如今見第一卷取中的便是他不禁樂的掀髯大叫道易之寧了這人正是我的學生聰明無比他家要算個大族他的表字易之別號叫作賓山不惟算得他們旗人中第一個名家竟要算北京第一個才子三位老前輩今日取了這個門生纔叫作名下無虛主司有眼（不讚別樣單讚有眼讀至下文乃知讚語從無心之賦試官無有眼之人得來）可構雙絲不信等他晉謁的時候把他那刻的詩帶來看看真真是柱李復生再休題甚麼王陽盧駱却好這卷正是那位婁主政薦的那位大主考方公取中的聽得這話也十分得意便道這所謂文有定評了可見我這雙老眼竟還不盲（不得意別樣單得意不盲）說着那位監臨大人便把他的硃卷捧在手裡吟哦他那首排律的詩句道這個當兒那邊承書寫籤的兩個外簾官早已磨得墨濃蘸得筆飽等着對過硃墨卷便標寫中籤不想得那位監臨大人看着那本卷子忽然地嚷起來道慢來慢來為僕了他這首詩不曾押作官韻呀好老先生聽了也覺詫異說不信有這等事想是謄錄謄錯了對讀官不曾對得出也不可知急急的把墨卷取過來親自又細細的對了一番可不是忘了押官韻了是甚麼呢（有眼有眼不盲不盲）怔了半日到望着大家道這便怎樣搭偏偏的又是個關榜第一人不但不好將就而且不便斡旋此時再要把通榜的名次一個個推上去那卷面上的名次都要改動更不成句說話了不應我們就向這備卷中對天暗卜一卷補中了罷大家以為怎樣眾人連說言之有理說着大家都站起來那大主考便打開那一束備中的卷子挑出幾本合字號的來擱在一處立刻稟了一片為國求賢的心必誠必敬望空默祝了一遍先用右手把那挑出來擱在一處的幾本備卷斟散了（既有漢軍之額勢不得不從漢軍備卷內挑取補中故斗騰增易數字）他的左手還有些信不過他的右手又用左手掀騰了一陣暗中摸索出一本來一看正是那位婁主政力爭不退的成字六號那一卷連忙叫了坐號吊了墨卷來拆開彌封一對只見那卷面之上寫的名字正是安驥兩個字大家看了那個驥字纔瞭到那個成字易之別號賓山的馬代功竟是替這位不稱其力稱其德的良馬人代天放領着安驥來的只可算作周馬主中早已

了這等看起來功名一道豈惟科甲便是一命之榮苟非福德兼全也就難望立得事業起不然只看世上那班分明造極登峰的也會變生不測任是爭强好勝的偏逢用違所長甚至眼前纔有個轉機會被他有力者奪了去頭上非没個名器會教你自問作不成凡事固是天公的游戲弄人也未必不是自己的暗中自誤然則只吾夫子這薄薄兒的兩本論語中為山九仞一章便有無限的救世婆心教人苦口兒如人廢而不讀讀而不解解而不悟悟而不信何閒話少說却說至公堂上把安驥安公子取中了第六名舉人占了先聲當下那班拆封的書吏便送到承書中籤的外簾官跟前標寫中籤那官兒用尺許長寸許寬的紙筆酣墨飽的寫了他的姓名旗籍又有承值宣名的書吏雙手高擎站在中堂高聲朗誦的唱道第六名安驥正黃旗漢軍旗籍庠生唱了名又從正主考座前起一直繞到十八位房官座前轉着請看了一遍然後纔交到監試填榜的外簾官手裡就有承值填榜的書吏用碗口來大的字照籤謄寫在那張榜上此時那位婁主政只樂的不住口的念誦有天理有天理他此時痛定思痛想起那日夢中那位老者說的他名字已經大書在天榜上了這句話來一發覺得幽暗之所没一處不是鬼神鬼神有靈没一事不上通天地然是令人起敬起畏書中且言不着場裡填榜的事却說場外那一起報喜的一個個擦拳抹掌的都在那裡盼裡頭的信早聽得他們買下的那班線索隔着門在裡面打了個暗號便從門縫中遞出一個報條來打開看了看是第六名安驥五個字內中有個報子正是當日安老爺中進士的時候去報過喜的（只緣作者要提往事何妨報子仍是舊人）他得了這個名條連忙把公子的姓名寫在報單上一路上一個接一個的傳着飛跑那消個把時辰早出了西直門過了藍靛廠奔西山雙鳳村而來這且不表再說安老爺自從得了初十揭曉的信息便慮到這日公子儻然一個不中在家面面相覷未免難過又有自己關切的幾個學生也盼早得他們一個中不中的確信只是住得離城窵遠既不好遣人四處打聽便是自己進城候信又想起太太媳婦在家也是懸望正在為難恰好這班少年從出場起便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到了這日那裡還在家裡坐得住因是初十日出榜先一日準可得信便大家預先商量着在內城西山兩下相距的一個適中之所找了座大廟那廟正是座梓潼廟廟裡也有幾處點綴座落那廟裏還起着個敬惜字紙的盛會又存着許多善書的板片是個文人聚會的地方是日也約了安公子一同在那裡疎散一天作個題糕雅集便借此等榜公子回知了父親安老爺也以為可他到了重陽這日早起吃了些東西纔交巳正便換了隨常衣裳催齊車馬見過堂上回明要去安老爺囑咐他道你只顧去大家談談到好消遣家裡得了信自然給你送信去儻然你那裡得了信就即刻回來如果兩地無信像你這樣年紀再多讀兩年書晚成兩年名也未始非福公子也領會得這是父親慮到自己不中先慰藉一番的苦心只聚精會神答應不遑他顧倒是安老爺只管說着話耳輪中却聽得二門外一陣人語嘈雜纔回頭要問只見張進寶從二門跑進來華忠隨緣兒父子兩個左右架着他的膀子他跑得吁吁帶喘晉升等一干家人也跟在後面安老爺正不知甚麼事只見張進寶等不及到窗前便喘吁吁的高聲叫道老爺太太大喜奴才大爺高中了安老爺算定了兒子這科定不得中的便是中也不想這時候便有喜信聽了這話也等不得張進寶到跟前阿了一聲站起來發腳就往院子裡跑直迎到張進寶跟前

問道中在第幾名那張進寶是喘得說不出話來老爺便從他手裡搶過那幅大報單來打開一看見上面寫着捷報貴府安老爺榜名驥取中順天鄉試第六名舉人下面還寫着報喜人的名字叫作連中三元安老爺看了樂得先說了一句謝天地不料我安學海今日竟會盼到我的兒子中了手裡拿着那張報單回頭就往屋裡跑這個當兒太太早同着兩個媳婦也趕出當院子來了太太手裡還拿着根烟袋老爺見太太趕出來便湊到太太面前道太太你看這小子他中也罷了虧他怎麼還會中的這樣高太太你且看這個報單太太樂得雙手來接那雙手却攥着根烟袋一個忘了神便遞給老爺妙得老爺也樂得忘了便拿着那根烟袋指着報單上的字一長一短念給太太聽因喜生忙因忙生錯寫得淋漓盡致還是張姑娘看見說喲怎麼公公樂的把個烟袋遞給婆婆了只這一句他纔把公公婆婆說倒了過兒了何小姐這個當兒積伶聽見連忙拉了他一把悄悄兒的笑道你怎麼也會樂的連公公婆婆都認不清楚了張姑娘纔覺得這句話是說擰了忍着笑扭過頭去用小手巾握着嘴笑也顧不得來接烟袋何小姐早連忙上去把公公手裡的烟袋接過來重新給婆婆裝了袋烟他不想比張姑娘擰的更擰點着了照舊遞到公公手裡安老爺道我可不接了他這纔大笑一時大家樂的就連笑也笑不及老爺還在那裡講究說怎的十名以前難得有一兩個旗人而且這第六名便算個塡榜的頭名太太同兩個媳婦聽着只是滿臉堆笑不住口的答應這個當兒只不見了安公子你道他那裡去了原來他自從聽得大爺高中了一句話怔了半天一個人兒站在屋裡旮旮兒裡臉是漆青手是冰冷心是亂跳兩淚直流的在那裡哭呢你道他哭的又是甚麼人生樂極了兜的上心來都有這番傷感及至問他他自己也說不出來何況安公子倫常處得與人不同境遇處得與人不同功名來得與人不同他的性情又與人不同此時自然應該有這副眼淚却說他一時恐怕滿面淚痕惹得二位老人家傷感忙叫柳條兒擰了個熱手巾來擦了擦臉便出去讓父母進屋子歇息安老爺安太太這纔覺出太陽地裡有些曬得慌來大家纔進屋子便見晉升手裡拿着兩副全帖進來回說老少程師爺給老爺太太道喜說了且不驚動老程師爺神情留於第三十七回發揮少程師爺學問留於第三十八回發揮此處道喜遂以且不驚動四字揭過等老爺閑一閑再請見奴才都道答過了說完又回說張親家老爺聽見信回家換衣裳去了大約少刻就進來安老爺聽見便叫把帽子拿出來預備着原來安老爺雖止一個七品頭銜的金角大王看着這頂丈夫之冠却極鄭重平日都是太太親自經理到了太太十分分不開身只那個長姐兒偶然還許伺候戴一次帽子此外那班小丫頭子他道髒手淨手等閑不准上手其餘的僕婦更不消講了到了那個長姐兒伺候老爺戴帽子欵式也最大有講究講究不擱頂子不擱帽沿兒只把左手架着帽子右手還預備着個小帽鏡兒先把左手的帽子遞過去請老爺自己擱着頂托兒戴上然後纔騰出右手來雙手捧了那個帽鏡兒屈着點腿兒塌着點腰兒把鏡子向後一閃對准了老爺的臉盤兒等老爺把帽子戴正了還自己用手指頭在前面帽沿兒上彈一下兒作足了這個彈冠之慶他纔伸腰邁步撤了鏡子退下去這一套儀注要算他個拿手誰知那日正值老爺叫預備帽子他偏不在跟前你道今日這個日子長姐兒怎的會不在跟前原來他從安老爺會試那年便聽得第二日出榜果然中了頭一日就可得信算計着大爺這次鄉試明日出榜今日總該有個喜信兒他可沒管舉場離貢院有多遠從半夜裡就惦着這件事纔打寅正他就起來了心裡又模模糊糊記得老爺中進士的時候是天將亮報喜的就來了可

問道。你這是怎麼了。他只得說。奴才有點兒頭疼。只怪暈的想是吃多了。太太平日又最疼這個丫頭。疼的如兒女一般。忙伸手摸了摸他的腦袋。說真個的熱呼呼的。你給我滾了頭回來。到下屋裡靜靜兒的躺一躺兒去罷。看時氣不好。他聽了這句。心裡先有些說不出口的不願意。轉念一想。倘然果的沒信了。今日這一天的悶葫蘆。可叫人怎麼打呀。倒莫如遵着太太的話。賺他一天。倒也是個老正經。因此扎在他那間屋裡。却坐又坐不安。睡又睡不穩。沒法兒只拿了一床骨牌。左一回右一回的過五關兒。心裡要就那拿的開拿不開上算占個卦。不想一連兒三回。都沒拿開。他正在有些煩悶。不想這個當兒。他照管的一個小丫頭子叫喜兒的。從老遠的跑了來。叫道。長姑姑。長姑姑。一句話不會說出來。他便說道。一個女孩兒家。總是這樣慌裡慌張。大聲小氣的。你忙的是甚麼。把個小丫頭子說的撅着嘴。不敢言語。他纔問道。作甚麼來了。那喜兒纔說。張爺爺纔進來說。大爺中了。這一句。他可斷斷在屋裡圈不住了。忙忙的勻了勻粉面。刷了刷油頭。又多帶了幾枝簪子棒子。另換了幾件衫兒襖兒。從新出來。來到上房。恰好正是安老爺叫他拿帽子的那個時候兒。太太見他來了。說你這孩子怎麼又跑出來了。他笑嘻嘻的回道。家裡這個樣兒大喜的事。奴才就怎麼疼。也該掙扎着出來。安太太益發覺得這個丫鬟心腸兒熱。差使兒勤。知機懂事。便道很好。老爺要帽子呢。他答應一聲。興興頭頭的進了屋子。舉着帽子鏡子出來。出了屋門兒。就奔了大爺跟前去了。大爺只道他要叫自己轉遞給老爺。纔接到手裡。早見他屈着身子。往下就了一就。雙手捧着帽鏡兒。對准了公子那副潘安宋玉般有紅似白的臉兒。就像伺候着大爺往腦袋上戴。及至看見大爺戴着帽子呢。他纔瞎出是失了點兒神。幸而公子是個老成少年。更慕老爺是位方正長者。一邊不甚着意。一邊不曾留心。事有湊巧。這個當兒人回張親家老爺進來了。老爺道。你就給我罷。又何必轉大爺一個手。公子趁着這句。便替他把帽子遞過去。老爺忙的也不及鬧那套戴帽子的款兒。急急的戴上。便出迎張親家老爺去。那長姐兒只就這陣忙亂之中。拿着鏡子一溜烟躲進屋裡去了。却說張親家老爺進來。一面作揖道喜。說道。親家老爺。親家太太大喜。這是你二位的德行。我們姑爺的學問。我們二位何姑奶奶的福氣。連我閨女也沾了光了。安太太道。這是他們姐兒倆的造化。親家老爺也該喜歡。怎麼倒這麼說。安老爺道。都是你我的兒女。你我彼此共之。却說公子這日要上梓潼廟。原穿着是身便服。因聽見泰山都換了袍褂進來了。自己也忙着回家換衣裳。張姑娘便趕過去打發他穿這個當兒。張親家老爺見過何小姐。纔要找女兒女婿道喜。不曾說得出口。只聽舅太太從西耳房一路嘮叨着就來了。口裡只嚷道。那兒這麼巧事。這麼件大喜的喜信兒來了。偏偏兒的我這個當兒要上茅廁。纔撒了泡溺。聽見忙的我事也沒完。提上褲子。在那涼水盆裡汕了汕手就跑了來了。我快見見我們姑太太。安太太在屋裡聽見。笑着嚷道。這是怎麼了。樂大發了。這兒有人哪。說着早見他拿着條布手巾。一頭走。一頭說。一頭擦手。一頭進門。及至進了門。纔想起姑老爺在家裡呢。不算外。還有個張親家老爺在這裡。那樣個爽快爽利人。也就會把那半老秋娘的臉兒臊了個通紅。也虧他那爽快爽利。便把手裡的手巾撂給跟的人。綳着個臉兒給安老爺道了喜。便拉着他們姑太太道。妹妹。這可是你一輩子第一件可樂的事。你只說我樂大發了。你再不想你們都是一重喜。我是三重喜。也算得我外外中了。也算得我

女婿中了。你們想我這個外外這個女婿還不抵我一個兒子嗎。可不是三重喜。你們怎麼怪得我樂糊塗了呢。安老夫妻聽了大樂。安老爺那等一個不苟言不苟笑的人。今日也樂的會說句趣話兒了。便說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聖門絕無誑語。大姐姐你可記得那日我說那出起兵來。卧不安枕。食不甘味的話。你只道不信出兵忙的。連茅廁都顧不得上了。可見性情之地是一絲假借不來的。說得舉堂大笑。他自己也不禁笑得前仰後合。這陣夫樂。大家始終沒得坐下。他纔給張親家老爺道喜。正要找張太太道過喜好招呼他小夫妻三個。滿屋裡一找。只不見這位張太太。因問張親家呢。我洗手的那個工夫兒。他都等不得就忙着先跑了來了。這會子又那兒去了。安太太道。沒見過來。必是到小子屋裡去了。說着公子換了衣裳同張姑娘一齊過來問了問。說不曾過去。張姑娘說一定家去了。張親家老爺說。我方纔從家裡來。沒碰見他。這一陣查親家太太。鬧得舅太太也沒得給他們小夫妻三個道喜。張姑娘忙着叫人出了二門纔到他家裡問了一回。那位詹嫂也說沒家來。舅太太道。別是他也上茅廁去了罷。張姑娘說。正是我也想到這裡。纔叫柳條兒瞧去了。也來不了。正說着那柳條兒跑了回來。說上上下下三四個茅廁都找到了。也沒有親家太太。當時大家都納悶詫異。張姑娘急得綳着個眉頭兒乾轉。說媽這可那兒去了呢。他父說道。姑娘。你別着急。呀難道那麼大個人會丟了。張姑娘咻了一聲說。爺。你老人家這是甚麼話呢。說罷扶了柳條兒親自又到後頭去找。何小姐的腿快。早一個人先跑到頭裡去了。安太太舅太太也叫人跟着找。張老同公子只不信他不曾回家。又一同出去找了一遍。順着連何公祠兩個嬤嬤家都問到了。影向全無。裡頭兩位少奶奶帶着一羣僕婦丫鬟上下各屋裡甚至茶房哈什房都找遍了。甚麼人兒甚麼物兒都不短。只不見了張親家太太。登時上下亂沸起來。一個花鈴兒一個柳條兒是四下裡混跑。一直跑到緊後院西北角上一座小樓兒跟前。張姑娘還在後面跟着嚷。你們別只管瞎跑。太太可到那裡作甚麼去呢。一句話沒說完。柳條兒嚷道。好了。有了太太的烟袋荷包在這地下扔着呢。且住。這座小樓兒又是個甚麼所在呢。原來這樓還在安老爺的太爺手裡。經那位風水司馬二爺的老人家看過。說遠遠的有個山峰射着這邊主房。正在白虎尾上。嫌那股金氣太重。叫在這主房的乾位上建起一座樓來鎮住。安太翁便供了一尊魁星。大家都叫作魁星樓。至今安太太初一十五拜佛。總在這裡燒香。張太太來的時候也上去過。但見那魁星塑得赤髮藍面鋸齒獠牙。努着一身的筋疙疸。蹺着條腿。兩隻圓眼睛直瞪着他。他有些害怕。輕易不敢上去。落後來聽得人講究魁星是管念書趕考的人中不中的。他為女婿初一十五必來往着樓磕個頭。却依然不敢進那個樓門兒。今日在舅太太屋裡聽得姑爺果然中了。便如飛的從西過道兒裡直奔到這裡來。破死忘生的大着膽子上去要當面叩謝魁星的保佑。便把烟袋荷包扔下。一個人兒爬上樓去了。及至柳條兒看見烟袋荷包。這一嚷。何小姐道。放心罷。有了東西就不愁沒人了。他那雙小脚兒野雞溜子一般。飛快跑在樓跟前。摟起裙子來三步兩步跑上樓去。一看張太太正閉着兩隻眼睛。冲着魁星把腦袋在那樓板上碰的山响。嘴裡可念得是阿彌陀佛。合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真是驢唇不對馬嘴。何小姐不容分說。上前連拉帶拽纔把他架下樓來。却好正遇張姑娘帶着一羣人趕了來。張姑娘一見。便說媽。這是怎麼說呢。可跑到這兒作甚麼來呢。他道。姑奶奶。你看看姑爺中了。這不虧人家魁星老爺呀。要不給他老磕個頭。咱心裡過得去嗎。何小姐道。好老太太。你別覺我了。沒囫巴來


探花及第
探花及第
探花及第
迴避
肅靜



眼兒。安老爺道。此所謂其愚不可及也。（可作張太太傳總贊）一時大家簇擁了他來。安老夫妻不好再問他。只說親家你實在是疼女婿的心盛了。他也樂得不分南北東西。不問張王李趙。進了門兒。兩隻手先拉了兩個孃孃道了陣喜。（安老夫婦金玉姊妹此時此際尚不能無誤。張太太之誤更何足笑。）然後又亂了一陣。這個當兒。外邊後來的報喜的。都趕到了。轟的擁進大門來。嚷成一片。嚷得是秀才宰相之苗。老爺今年中了舉。過年再中了進士。將來要封公拜相的。轉年四月裡報喜的還來呢。求老爺多賞幾吊錢罷。嚷得裡面聽得逼清。闔家大樂。公子這纔恭恭敬敬的放下袍袖兒來。待要給父母行禮。安老爺道。且慢。你聽我說。這喜信斷不得差。但是恪遵功令。自然仍以明日發榜為准。何況我同你都不曾叩謝過天君佛祠。我兩老怎好便受你的頭。你只給我同你娘道了喜。好見過你舅母岳父母。公子便雙腿跪下給父母道了喜。一樣的給舅太太張老夫妻道了喜。金玉姊妹道過喜後。安老爺安太太又叫他夫妻交賀。一時裡外男女家人了鬟小廝。黑壓壓的跪了一屋子半院子。齊聲叩賀完了。又給爺奶奶道喜。公子連忙出了屋子。把張進寶拉起來。二位奶奶這裡便招呼兩個孃孃周旋長姐兒。一時舅太太望着公子道。這你父親可樂了。張太太又問他。說我們姑爺今兒個這就算八府巡按了不是。呀。舅太太道。將來或者也作得到。今兒個還畧早些兒。安老爺聽了這話。便長吁一聲道。太太這不當着二位親家舅太太在這裡。我一向有句話。却從不曾說起。玉格這個孩子。一定說望他到台閣封疆的地兒。也不敢作此妄想。只我自己讀書一場。不曾給國家出得一分力。不曾給祖宗增的一分光。今日之下。退守山林。却探望這個兒子。完我未竟之志。却又愁他沒那福命。克繼書香。不想今日僥天之倖。也竟中了。且無論他此後的功名富貴何如。只占了這個桂苑先聲。已經不負我十年課子的這番苦心。出了我半載作官的那場惡氣。這正是不須伯道傷無子。生子當生甯馨兒。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六回

滿路春風探花及第　一樽佳釀釃酒酬師

這回書話表安老爺家報喜的一聲報道公子中了。並且高標第六。闔家歡喜非常。道賀已畢。便要打點公子進城。預備明日揭曉後拜老師。會同年這些事。此時忙的怎能分身再去梓潼廟赴那個題糕雅集。且要着人去辭謝。却又不好措詞。恰好梅公子早從城裡打發人來打聽。說城裡已經報動。聽說公子中了。因關切遣人來打聽。果然恭喜了。便請公子張羅正事。不必赴約。安老爺這裡打發來人。又專人前去道答。就便打聽那邊的信息。一時諸事停當。纔打發公子進城。公子辭過父母出來。又到書房見過先生。然後纔動身。這且按下不表。再講場中那天填完了榜。次日五鼓。送到順天府懸掛起來。安公子同下場的那班少年。只莫世兄中了。托二爺中了個副榜。餘皆未中。那場裡的三位主考。拜榜後。也便隨着出場覆命。那些內外簾官。紛紛各歸寓所。就中單講安公子那位房師婁主政。這個人雖生長在風高土厚地方。性情不免偏於剛介。究竟面目不失其真。因他天理中雜了一毫人欲。就不免弄成一個乖僻性情。自在場裡經了那番。纔曉得雖剛方正直也罷。也得要諒定情理。不是鬧得脾氣的。早力改前非。漸歸平易。因此出場後。便急於盼望這個第六名門生安驥來見。要看看他究竟是怎的個人。好細問他一個端的。恰好這日安公子第一個到門拜見。投進禾本去。他一看了。連忙道請。安公子早已楊襲而來。他一看見是個風華濁世的

佳公子。先覺得人如其文。當下安公子鋪好拜氈。遞過贄儀。早拜下去。他也半禮相還。安公子站起來說道。門生年輕學淺。蒙老師栽植。知感知勉。只自問閱歷未深。體用未備。此後全仗老師教誨。他便一把拉住公子的手說道。年兄。你我諸話莫談。我且問你。你平日作過一樁甚的大陰德事。先講來我聽。公子被他這一問。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答道。門生在家閉戶讀書。凜遵庭訓。不過守着幾句入孝出弟的常經。那裡有甚麼陰德。便是有。既曰陰德。門生自己又怎的會曉。婁主政一聽這話。心裡說道。這個門生且莫合他講文章。只聽說話。就比我通些。便又問道。然則一定是尊翁大人平日有個甚麼大功行了。公子忙道。門生父親平日卻是認定一片性情。一團忠恕。身體力行。便是教訓門生也只這個道理。要定說那一樁是功行。門生一時卻指不出來。他聽了早大聲急呼的說了一聲。如何。這就無怪驚得動那等兩個大力量的來玉成你這功名了。安公子此時如何想得到他這位老師在場裡會見着他祖岳岳父了。聽他說的這等離奇。倒覺駭異。不禁問道。請示老師這話因何說起。他纔恭肅其貌。鄭重其詞。說道。年兄。你今日來脩來見我。其實慚愧。你這舉人。不是我薦中的。並且不是主司取中的。竟是天中的。說着。便把他在場裡自閱卷到填榜。目擊安公子那本卷子怎的先棄後取的情形。從頭至尾。不曾瞞得一字。向這個門生盡情據實告訴了一遍。還道。賢契。你看這段機緣。得不謂之天乎。儻然不是那個老人。那位尊神。鬧我愚蒙。祇我婁蒙齋蒙蒙一世罷了。豈不被我斷送了你一個真功名。埋沒了你三篇好文字。莫講我今日之下沒福合你作這個通家。我這場任性違天的罪過可也不小。你回去務必替我請教尊翁。這老人合那尊神端的是怎生一個原由。我是要把這節事刻在科場果報裡邊。布告多士的。安公子聽他講了半日。早已悟到他講的那老人所說的。予何人也那句話。自然該是自己的祖岳老孝廉何煒。那位尊神所說的。吾神何來那句話。一定便是自己的岳父新城隍何杞了。但是想了想。今日初謁師門。怎得有許長工夫合他把兒女英雄傳前三十五回的評話從頭講起。只得說道。雖說如此。究竟仗着老師的力薦成全。纔得備中。那房師聽了。大喜。茶添二道。論了會子安公子的詩文。又細問安老爺的官階年紀。纔知是位先達。益加起敬。安公子也便告辭。准備去拜見座師。接着城裡還有許多應酬。他因記罣着還不曾拜過父母。因此拜過座師。便一逕出城回家。在天地佛祠。父母前磕過頭。便在上屋拜見了舅母岳父母。又去在何家岳父母祠堂。先生館裡行了禮。重新回到上房。纔把他見各位老師的光景。以至他那位房師講的話。細回了父母一遍。闔家聽了。無不驚異贊嘆。何小姐此時想起他父親來。未免一陣心酸。眼圈兒一紅。只是在公婆跟前不好悲泣。不想安老爺那邊早已淚流滿面。嗚咽不止。一面擦着眼淚。向太太說道。我這位恩師再生之德。我不知受了他老人家多少栽成。不想今日之下。他老人家久歸道山。還來默佑這個小子。叫人怎的不感極而泣。因又吩咐公子道。至於你身受你祖岳岳父的栽培。從此更當益加感奮。勉圖上進。卻不可仗着這番鬼神之德。稍存一分懈怠。須知天道至近。呼吸可通。善惡禍福。其應如響。你可曉得一念不違天理人情。天地鬼神會暗中阿護。一念背了天理人情。天地鬼神也就會立刻不容。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你只看他這積字餘字必字何等有斤兩。有把握。只可惜世人都把他作老生常談。讀過去了。往往丟了這玉檢金科。靠些才智用事。以至好端端的骨肉倫常。功名富貴。轉眼間弄到蕩析淪亡。因廢操守。豈不可惜。當下公子敬聽着父親的教訓。便也如對越天地鬼神一般。列公。你看這位

子也算得個千載奇遇了。閒話少說。却說安公子見過父母。纔回到自己屋裡。金玉姊妹今日之下。盼得夫婿中了。兩個是一團精神。張羅換
衣裳換帽子。這個叫丫頭伺候茶水。那個便叫嬷嬷預備吃食。這個問了番連朝的車馬勞頓。那個又提了些那日的晴雨寒暄。看了他三個
這番閨房眤眤。女兒喁喁。不禁令人要笑。不知愁的那個閨中少婦。當春日凝妝上那座翠樓的時候。忽然看見陌頭一片楊柳春色。就後悔
不該叫他夫婿遠去覓封侯起來。那一悔真真悔得丢人兒沒味兒。閒話少說。却說安公子次日起來。依然回明父母。進城忙着去作會同年
會同門。公請老師。赴老師請序齒錄。送硃卷。這些事直等赴過鹿鳴宴。拜完了客。也就耽延了十餘天。早又交了十月。纔待回莊園來。到了
家只見門前冷靜靜的。衆家人都不在跟前。只有個劉住兒在那裡看門。便問他道。老爺是在上房裡是在書房裡呢。他回道。老爺飯後同程
師爺帶了個小小子往近山一帶閒走去了。公子便一路進了二門。早聽得太太歡笑之聲。隔着玻璃一望。原來同舅太太張親家太太帶了
長姐兒在那裡鬬牌呢。公子進了屋子。見過母親。也說了些連日城裡應酬匆忙的話。便問道。我父親不在家。母親今日到沒事。安太太道。可
不是自從你倆媳婦兒接過這個家去。弄得狠妥當。想的也週到。我同你父親可就省大了心了。這幾天你父親沒事。吃完了飯只坐在那裡
拿着本子書瞧。我說這麼好天氣。為甚麼不學鄧九公也出去閒走走。活動活動呢。今日纔同你師傅到晚香寺看菊花去了。我閒着也是白
坐着。我們就打起骨牌湖來了。你瞧那杌櫈兒上的錢都是我贏的。回來偺們娘兒們商量着弄點兒甚麼吃也。難得贏你舅母倆錢兒。舅太
太笑道。輸倆兒輸倆兒罷。好容易盼得不鬬那個揪心牌了。公子也笑了。因回頭不見金玉二位。便問丫頭們道。兩位大奶奶呢。怎麼一個兒
也不在這裡。張太太道。他倆不得閒兒耍呀。忙了這幾日了。太太道。真個的你也家去瞧瞧罷。他們令兒忙呢。公子便出了上屋。回到自己院
來。將進院門。只見張進寶華忠戴勤晉升梁材等一干人都站在倒座東邊那間廳前聽着兩位大奶奶屋裡吩咐甚麼話呢。他進了院門。再
奔了那屋裡來。聽得屋裡回了一句說。爺過來了。他姊妹早已迎到堂屋裡。接着問了兩句閒話。便要跟過住房來。公子道。就在這裡坐罷。說
着公子先走到裡間。只見靠北牕八仙桌子上堆着大高的兩摞冊子。旁邊又擱着筆硯算盤。公子道。請治公。何小姐便笑道。既如此。索興讓
我們把這點兒事料理完了。偺們好說閒話兒。公子便在靠南一張小床兒上坐下。只聽何小姐向牕外叫道。張爹你把他帶進屋裡來。張進
寶答應一聲。帶進一個人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戴勤。這個當兒何小姐還一長一短的合大家閒話。一見戴勤進來。忽然把臉一沉問道。我當
日派你們幾個人分管這幾項地的時候。話是怎麼交代的。怎麼衆人都知道巴結。照數催齊了。獨你拖下尾欠來。是甚麼原故。戴勤忙回道。
奴才管的那地裡。本有幾塊低窪地。再者今年的雨水大。那棉花不得曬。都受了傷了。下欠的奴才也催過他們。趕明年麥秋準交。何小姐道
哦。這就是你拖欠的原故。難道你們四個人管的地。不是我責承你們公同均勻搭配齊了的嗎。是獨你管的這項地裡有低窪地哟。是別人
管的地裡沒種棉花哟。還是今年的雨水大。單在你管的那幾塊地裡了呢。這是莊頭佃戶搪塞你的話。你怎麼也照着樣兒搪塞起我來了。
有這樣的不如照舊由着莊頭鬼混去。老爺太太又派管租子的家人作甚麼。把個戴勤問的閉口無言。只低了頭。又聽何小姐發作他道。我

是怎麼樣囑咐你說你向來臉軟經不得幾句好話兒這可是主兒家的事情上上下下大家的吃用別竟作好好先生臨期自悞怎麼頭一年就合我打起擂台來了還是我這話囑咐多餘了還是你是我的嬤嬤爹衆人只管交齊了你交的齊不齊就下的去呢你把這個道理講給我聽聽戴勤聽了這話連忙跪下說奴才下去趕緊催去何小姐冷笑了一聲說道你有此時纔催的早作甚麼來着交代這差使的第一天我當着老爺太太面前告訴過你們大家辦好了老爺太太自有恩典是大家的臉面儻然悞了老爺太太的事那一面兒的話我就不說了臨期你們大家可得原諒我不想大家都知道原諒我倒是從你第一個先不原諒我起狠好說着把小眉毛兒一抬小眼睛兒一瞪小臉兒一揚望着張進寶叫了聲張爹說道你把他帶到外頭老爺書房頭裡請出老爺的家法來結結實實打他二十板子再帶進來見我戴勤此時唬得只是磕頭求奶奶開恩院子的家人一個個屏聲息氣連咳嗽也不敢輕易咳嗽堂屋裡的僕婦丫鬟只鴉雀無聲的竊聽把個隨緣兒媳婦急得只是怪哭悄悄兒的磨着他媽給進去求求戴嬤嬤也是着急待要進去又怵着不敢進去早聽張姑娘勸了一句說姐姐看着我饒他個初次罷只這一句便聽何小姐高聲說道妹妹不是這麼着這椿事你我兩個一般兒大的沉重怎麼叫我看着你呢要說因為這是個初次就饒他我正為這是個初次所以纔饒不得他這次正是個立法之初饒了這次往後就是例了獨饒了他衆人都有得說的了要依然等到公婆操起心來你我怎麼對公婆又怎麼對衆人慢講是他饒不得假如華奶公今年有個拖欠你我講不得也該是一例的照辦纔公道按下這頭却說安公子自從去年埋首書齋偶然在家閑一刻便見他姊妹兩個三下五除二的不離手五畝七分半的不離口因自己一向正在用功正不曾留心這椿事到底弄到怎麼個分兒上了不想今日纔得應酬完了跑回家來正碰上這場熱鬧一時坐在一旁既不好伸手又無從開口因覺得有些餓了纔叫人揀了幾個甜餑餑來拿起來咬了一口正在嘴裡嚼着聽得他那位蕭史卿這半日倒像推番了核桃車子一般總不曾住話說着說着那個氣好比煙袋换吹筒吹筒换鳥鎗鳥鎗换礮越吹越壯了自己帶要開言解勸聽得張姑娘纔說了一句索性連他嬤嬤爹華忠也刮搭上了却也防一說吃個釘子正在為難只見張進寶聽得大奶奶吩咐先答應了一聲嗻便顫巍巍扶着杌櫈兒跪下去回道奴才有個下情求奶奶恩典牕外的家人見他跪下轟都跪下了兩個嬤嬤便也帶了隨緣兒媳婦跟着張進寶跪在屋門外頭何小姐連忙站起來說張爹你快起來有話起來說說着便叫花鈴兒快把你張爺爺攙起來又說這事不與倆嬤嬤相干你兩個也只管起來又叫大家也起來張進寶站起身來纔慢慢的說道這件事戴勤算實在辜負主兒的恩典就是奴才平日不能提補着他也有不是求奶奶開恩可憐他個糊塗聽不出主兒的吩咐來再者看他平日差使也還勤謹奶奶賞奴才個臉饒他這次奴才下去幫他催去也不用講甚麼麥秋不麥秋那天催齊了趕緊就交上來要悞了事請奶奶連奴才一併責罰戴勤此時一聲兒也不敢言語只在那裡磕頭只聽何小姐坐在上面說道張爹你是個有歲數兒最明白的人我方纔的說却不為他短交這百十吊錢起見你知道的帳上現在也不至於立等這項錢使也不是我輕高興不顧家人含怨便是看着我嬤嬤從小兒奶到我這麼大在他跟前也該從寬些但是嬤嬤爹嬤嬤媽怎麼重也重不過老爺太太去也重不過家裡這個大局去說着又問着公子合張姑娘道爺合妹妹可想我這話說的是不是這二位好

過頭去。望着張進寶說道。張爹你既這麼替他說着。我這看你這個老臉兒。看着你還是看着老爺太太待你恩典重的上頭。法行之自近恩歸於所尊以之東政則為賢相以之督師則為良將視威福自擅操兩府權者何如今日權且饒他這頓板子。也不用你幫他催。大約叫他十天八天催齊。也不能限他到年底給我交齊了。說着又從桌兒上拿起一個單子來。交給張進寶看。說你瞧。這是我們商量着給你衆人擬出來的奬賞單子。打筭請老爺太太看了好施恩他也是一樣。不想他不愛這個好看兒。教我可有甚麼法兒呢。他這分賞只好撤下來罷。至於莊頭可寬不得。你下去就照着我定的那個章程辦去。張進寶連珠砲的答應嗻。便望着戴勤道。這還不快叩謝爺合二位奶奶的恩典嗎。那戴勤連忙摘了帽子。碰了陣頭。纔隨張進寶出去。兩個嬤嬤合隨緣兒媳婦。又進來要磕頭。何小姐連忙一把拉住他兩個。又安慰戴嬤嬤道。你可別抱怨我。我可是沒法兒。戴嬤嬤此時感畏不遑。那裡還敢抱怨。當下他姊妹兩個歸着清楚。纔同公子過住房來。却說安公子見金玉姊妹已經把家裡整理得大有眉目。自己的功名却纔走得一半途程。關鍵歇了兩日。想到明年會試。由不得不急着用功。恰好一日安老爺偶然走到書房裡見他。正在那裡擬了幾個題目想要請老爺看定。依課作起文來。安老爺看了看。說題目倒都擬的是的。只是要作會試工夫。却比鄉試一步難似一步了。鄉試中後便筭交過排場。明年連捷固好。不然還有個下科可待。到了會試中後。緊接着便是朝考。朝考不取殿試再寫作差些。便拿不穩點那個翰林。不走翰林這途。同一科甲。就有天壤之別了。可憐在下至今讀之不免心酸所以凡有志科甲者。既中了舉。那進士中與不中。雖不可預知。却不可不預存個必中之心。早畫些中後的人事。這人事要怎的個畫法呢。只對策寫殿試卷子。這兩層功夫。從眼下作便得起來。我的意思。每月九課。只要你作六課的文章。其餘三課待我按課給你擬出策題來。依題條對。凡是敷衍策題。抄襲策料。以至用些架空排句。塞責却來不得的。一定要認真說出幾句史液經腴。將來纔好去廷對。你的字雖然不醜。那點畫偏旁。也還欠些講究。此後作文。便用朝考卷子謄正。對策便用殿試卷子謄正。待我給你閱改。非我見你既中了個舉。轉這等苦口求全責備。也慮着你讀書一場。進不了那座清秘堂。用個部屬中書。已就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了。咳誰說毫釐不千里來咱可憐可憐再要遭際不偶。去作個榜下知縣。我便是你的前車之鑒。不可不知。列公。只看這位安老先生。怕作知縣筭到了頭兒了。衛顧兒子也筭到了頭兒了。但是也須有衛顧兒子的本事學問。儻我說書的也有個會試的兒子。却叫我合他講些甚麼來。閒話少說。却說安公子遵着父親的教訓。依然閉門用起功來。準備來年會試。這書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撚指之間。早又到了次年禮闈臨近了。安老爺正想着這次不知是那幾位主司進去。不想得了信。這次的大總裁又熟人過多了。原來那時烏克齋已陞了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內務府大臣。莫學士也陞了侍郎。吳侍郎又陞了總憲。三個一齊點進去。正是安公子的兩位先生。一位世弟兄。不消關節。只看他的路數筆氣。那卷子也就是亮的了。何況他還是個門第出身的真實藝業。此番焉有不中之理。看看到了場期。那安公子怎的個進場出場。不煩重叙。寫鄉試既詳則會試自當從略此文家避複避筆法也否則鄉試細寫一套會試復細寫一套直日記帳簿矣朝考用略殿試用詳亦是此意人知細寫處煞費苦心須知不細寫處亦從苦心計算出來等到出榜。又高高的中在十八魁以內。安老爺一家的歡喜熱鬧。更不待言。緊接着朝考。入了選。便去殿試。那殿試策題問的是經學史學漕政捕政四道。安公子經安老爺這幾個月的造

就工夫那本殿試卷子真真作得來經經緯史寫得來虎臥龍跳欽派閱卷大臣把他優定在前十本以內城裡有烏吳莫三位這等一班最關切的人還愁安老爺得不着信不成當日就早先得了個密信暗暗放心說只要在前十本無論第幾這二甲是拿得穩的編修便可望了却說到了升殿傳臚的頭一天讀卷大臣先進上前十本去恭候御筆欽定那鼎甲一二三名狀元榜眼探花二甲第一名的傳臚以至後六名的甲乙上去之後那班新進士都在保和殿後左門外候旨預備欽定下來那個占了前十名立刻就要預備帶領引見這個當兒除了那殿試寫作平平自分鼎甲無望的不作妄想外但是有志之士人人跂足昂頭在那裡望信想這個前十名更想那前十名鼎甲的三名內中只有安公子此時不但自知旗人格於成例向來沒個點鼎甲的便是他在前十名也早密密的得了信兒了心裡暗想便是取在第十名也還在二甲裡此番回家上慰父母所不待言連我那簫史桐卿那個插金花飲瓊林酒作夫人的三個難題目我也算交過兩篇卷了因此他只管在那裡一樣的聽信却比衆人心裡落得安閒自在閒中無事只靠在後左門旁邊望着大院子裡看熱鬧只見那座宮門的台階兒倒有一人多高正在左門掩着只西邊這間的門開着一扇豹尾森排雀翎拱衛只不聽得有個高聲說話的看院子裡那些預備帶領引見的官員都在乾清門堦下伺候聽旨又有這班新進士的同鄉同年至親本家這日有事無事都各各借樁公事來關切探聽還有一班好事些的雖然與他無干也要知道這科的鼎甲是誰又有那些跟班的筆政爺們更要竊聽個消息預備在大人跟前當個鮮明差使一時那大院子裡千佛頭一般擠擠擦擦站了一院子人都揚着腦袋向那乾清門上望着那門上站的一班侍衛公不住的在那裡吆喝積扐汗積扐汗者清語聲音也恐其人多聲衆雖聖人遠在深宮一時聽不見防得是御前大臣碰見普化天尊般的一聲雷那些侍衛公便持不住大家正盼望見一個奏事黃門官從門裡出來宣了狀元榜眼探花傳臚的名次人多地方廠一時有聽的真的有聽不真的還有站得遠些擠在後面的許多人一個個矮身欠脚長身延頸半日還不曾打聽明白狀元是誰又彼此探問傳說了會子纔知那一甲一名狀元姓吳江蘇人名叫吳振鐘一甲二名榜眼姓童浙江人名叫童海晏一甲三名探花便是正黃旗漢軍人安驥二甲一名傳臚却是個姓馬的叫作馬行顧那狀元榜眼傳臚的一班親友聽得個個歡喜所不待言只忽然聽得本科探花點了個旗人人人驚異都說這實在要算本朝破天荒的第一人了紛紛納罕（真沒開過眼兒等一會兒聽在下說）那知我大清兵民畏法官吏知法大臣執法聖天子神明乎法原來那日進士前十本殿試卷去聖人見那第三本雖然寫作俱佳衹是策文靡麗而欠實義字體姿媚而欠精神料不是個遠大之器及至看到第八名安驥這本不但寫得黑圓光潤那策文的經學史學兩條對得本本源源漕政捕政兩條對得來條條切中利弊天顏大喜便從第八名提向前來定了第三名把那原定的第三名改作第八名因此安公子便占了個一甲三名的探花郎却說後左門的那班新進士見宮門一陣瞥纓亂動知是卷子下來了時候離得越近心裡望得越緊緊摟着便是那班帶引見的官如飛而來忽然見一個胖子分開衆人兩隻手捧着個大肚子兩條腿踹落踹落的跑得滿頭是汗張着張大嘴一上蹉蹤便叫龍媒龍媒衆人又不知龍媒為誰他一眼看見安公子便跑到他跟前只說了個恭喜兩個字便挾了安公子的肩膀喘個不住可再說不出話來了安公子出其不意倒被他唬了一跳定睛一看[illegible]

點了一甲三名探花了安公子只是不信這個當兒早聽那班帶引見的官兒一名一名叫到他的名字果然一甲三名叫得是安驥安公子此時驚喜交集早同了那九個人一個個跟着來到乾清門排班大家圍着一看只見狀元清華丰采榜眼凝重安詳到了那個探花說甚麼潘安般貌子建般才只他那氣宇軒昂之中不露一些紈袴溫文儒雅之內不粘一點寒酸真真是彝鼎圭璋熙朝人瑞就連那個傳臚也生得方面大耳一部濃髯像是個幹濟之才眾人不勝歎賞那知這班草茅新進初來到這禁籞森嚴地方一個個只管是志等雲飛却都是面無人色十個人一班兒排在那裡只口中念念有詞低着頭悄默聲兒的演習着背履歷不一刻只見黃門官站在那高台堦上說了句引見便魚貫而入的帶上去引見下來名次不動靜候次日升殿傳臚却說安公子回到宅裡想到這番意外恩榮諸事不顧一心只想飛回去見着父母正不知二位老人家當如何歡喜無如明日便是傳臚大典緊接着還有歸大班引見赴宴謝恩登瀛釋褐許多事授了職便要進那座翰林院到任事不由己無法只得先差人回園代躬給父母叩喜就稟知所以改點一甲三名的原故這回書交代到這裡又用着說書的一張口難說兩家話的俗套頭了變回來便要講到安老爺在家候信的話却說安老爺到了公子引見這日分明曉得兒子已就取在前十名大可放心了無如望子成名比自己功名念切還加幾倍一時又想到相公的滿州話兒平常怕他上去背不上履歷來一時又慮到孩子腼腆怕他起跪失了儀從天不亮起來坐在那裡看兩行書擱下又滿屋裡轉一陣寫幾個字擱下又走到院子裡望望等到日已東昇這個心可按捺不住了忙忙的洗了手換上大帽子到了自己講學那間屋子去親自上書架子上把周易蓍草拿下來桌子擦得乾淨佈起位來必誠必敬揲了回蓍草卜卜公子究竟名列第幾揲完却卜着火地晉卦一看那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三句便有些猶疑心裡暗道四大聖人這兩卷周易誠然是萬變無窮我的這點易學却也有幾分自信怎的今日卜得這一卦我竟有些詳解不來按這個晉卦的卦象火在地上自然是個文明之兆康字豈不正合安字的字義馬字又是個驥字的左畔分明是玉格的名字了這晝日三接不消說是個承恩之意我心裡却卜得是他的名次難道會名列第三不成那有個旗人會點了探花之理（你老不知道在下充讀卷大臣時旗人還會點狀元哩）不是這等解法又參詳了半日說呀不妙了莫非他改了三甲了罷說着又自己搖搖頭說益發不是從沒個前十名會改三甲的況且他那策底子我看過的若說有甚麼毛病那班讀卷的老前輩都是何等眼力又怎的把他列到前十本去呢越想心裡越不解便收拾起來回到上房把這段話告訴太太合舅太太舅太太說姑老爺你不用儘着猶疑了因指着金玉姊妹兩個道前兒個我們娘兒三個說閒話兒還提來着我說你們一家子只管在外頭各人受了一場顛險回到家來倒一天比一天順當起來了他姐兒倆提起張親家母去年的話來還笑說這底下還要搶頭名狀元作八府巡按呢我說你們倆不用笑瞧起你們老爺太太的居心行事再碰上你們家的家運只怕我們這個少姑爺子照鼓兒詞上說的竟會點個鼎甲放了巡按還定不得呢瞧瞧是應了我的話了不是安老爺此刻是一心正經笑道這個怎的合那先天周易講得到一處正說着只見晉升忙忙的跑進來說回老爺有位老爺要拜會老爺老爺便怪着他道到底是誰要拜會我只這樣一個禿頭老爺我曉得他是

誰。你說話怎麼忽然這等糊塗起來了。晉升道。這位老爺沒來過。奴才不認得。奴才方纔正在大門板櫈上坐着見這位老爺騎着匹馬老遠的就飛跑了來。到門口下了馬。便問奴才說這裡是安宅不是。奴才回說是。奴才見他戴着個金頂子。便問老爺找誰。他說你快請你們老太爺出來。我有話說。奴才問老爺怎麼稱呼。要見主人有甚麼事。說明了。家人好回上去。他說你別管。只管回去罷。說着自己把馬拴在樹上。就一直跑進大門來了。奴才只得讓到西書房去坐。他還說請你們老太爺快出來。我還要趕進城去呢。安老爺聽了。也心中詫異。不及換衣服。便忙忙的出去。見那位老爺。安太太舅太太張太太一時聽了。更摸不着門子。不放心。忙叫了個小子跟着老爺出去打聽。卻說那位老爺正坐在西書房炕上。撬着條腿兒。刁着根小烟袋兒。喽裡拿下火鐮來。纔要打火吃烟。見一掀簾子。進來了個清癯老頭兒。穿着身舊衣裳。他望着勾了勾頭兒。便道一塊坐着。不則聲。姓呵。安老爺答道。我便姓安。恕我家居。輕易不到官場。在場的諸位相好。都不大認識了。足下何來。到舍下有何見教。他這纔知是安老爺。連忙扔下烟袋。請了個安。說原來就是老太爺。慌得安老爺躬身拉起。說素昧平生。怎麼行這個禮。這等稱謂。請問外頭怎麼稱呼。他纔說道。筆帖式。姓賀。名字叫喜升。不敢回老太爺。外頭人都稱筆帖式是喜賀老大。我們大人打發來了。叫道老太爺的大喜。說宅裡的大爺中了探花了。安老爺聽他這話。說得離奇。疑信參半。忙問貴堂官是那位。他纔說。包衣按班烏大人。筆帖式今日是堂上聽事的班兒。我們大人把我叫到右門兒。親口吩咐說。纔在案兒上見前十本的卷子。下來看見大爺的卷子。本定的是第八名。主子的恩典。把名次升到第三。點了探花了。差派筆帖式飛馬來給老太爺送這個喜信。還說因為老太爺是我們大人的老師。算煩筆帖式辛苦一盪。筆帖式抓了匹馬就來了。方纔筆帖式眼拙。沒瞧出老太爺來。老太爺萬一見着我們大人。還求美言兩句。說着。又請了個安。安老爺此時心裡的樂。纔叫個夢想不到。那裡還計較這些小節。看了看那位喜賀大爺的年紀。纔不過二十來歲。不好叫他大哥。又與他無統無屬。不好稱他賀老爺。便道。老弟說那裡話。着實受乏了。改日我再親去奉拜。先叫我小子登門道乏去。說着讓他喝茶吃烟。那位喜賀大爺坐了一刻。便起身告辭。說筆帖式還得趕到宅裡銷差去呢。安老爺送到大門。看他坐了馬。加上一鞭。如飛而去。纔笑吟吟的進來。這個當兒。安太太同金玉姊妹。以至舅太太張太太早得了信了。彼此相見。闔家登時樂得神來天外。喜上眉梢。只這個當兒。泥金捷報也早趕到了。這番稱賀。不必講。比公子中舉的時候更加熱鬧。安老爺道。大家且靜一靜。我這半日只像在夢境裡呢。說着定了定神。纔道。這個信斷不會荒唐。我不能不信。卻不敢自信。我此時竟要親自進城走一盪。一則見了玉格。到底問個明白。是怎生一件事。二則他乍經這等一件意外的恩榮。自然也有許多不得主意。我就當面指示明白。免得打發個人去傳說不清。安太太聽了。忙說老爺這話想的狠是。說着一面就吩咐人預備車馬。打點衣裳。正上上下下。裡裡外外。忙成一處。這個當兒。公子差來的人也到了。安老爺接着問了問。依然不得詳盡。便穿好衣裳。催齊車馬進城。家中自有太太合二位少奶奶。并家人們料理。按下不提。卻說安老爺從莊園來到住宅。公子見自己不能分身回園叩謁父母。到勞父親遠來。慌忙出來跪迎問安。此時父子相見。那番歡喜。更不待言。一時張老也迎出來。彼此稱賀。安老爺進來。不及閒談。坐下便問公子究竟怎的便尋烏點那甲的原由。公子道。把今日引見看見烏大爺怎的告知的詳細從頭回了一遍。老爺方得明白。因也把今日早起卜易怎的

卜着晉封恰好烏大爺着那位喜賀大爺到園送信的種種情節告訴公子因說道從來說聖心即天心然目前人那評[illegible]心的兩句詩真是從經義裡味出來的名言便是我那日給你出的那個詩題也莫非預兆了說着纔待合親家老爺敘敘連日的闊別不想親家老爺倒像個主人早在那裡替女婿張羅老爺的酒飯當下他父子翁婿飯罷安老爺因公子中後城內各親友都曾遠到莊園賀喜如烏吳莫諸人以及諸門弟子也都去過還有那個婁蒙齋自從合老爺作通家後見了安老爺佩服得五體投地時常要來親炙領教安老爺是有教無類的竟薰陶得他另變了個氣味了那烏克齋原是安老爺的學生如今又作了公子的座主早行了個先施的禮彼此各行各道公子尊他為師他卻仍尊安老爺為師此科甲中常例也安老爺便趁這盪進城一一的拜過又到了那位喜賀大爺門首道了過乏倒累他次日連忙到莊園來請安繳帖過了兩日又送了八盒兒關防衙門的內造餑餑來此是後話卻說安老爺連日在城內拜完了客又把公子的事一一佈置指示明白便吩咐他索性等諸事應酬完畢再回莊園又給他看定了個歸第的吉日公子一時得了主意安老爺便先回雙鳳村閒中商量起兒子歸第的事來一天老夫妻兩個同着媳婦正計議家事只見舅太太合張太太過來舅太太坐下便道姑老爺我有句話要合姑老爺商量可是張親家的事親家公是怵着碰你個釘子不肯說親家母呢他說他是個鋸子嘴的葫蘆還說你說的話他聽着摸不着咱我瞧着咱兒說咱兒好還帶管說務必替他說成纔好（斬然起波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前兒個我合我們姑太太商量了會子姑太太也拿不穩你老的主意我這裡頭可愛着窄呢你可不許合我鬧一大車書你就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這件事總得給人家弄成了（揮灑頓折渾灝流轉而不輕點題燕北閒人慣技也此段說話燕北閒人述舅太太語耶舅太太學燕北閒人語耶我又疑燕北閒人為舅太太後身）論安老爺這個人蹈仁履義折矩周規不得不謂之醇儒只是到了他那動稱三代起來卻真也令人不好合他共事不知這位舅太太怎的一眼把個生尅制化的道理看破了只要舅太太一開口水心先生那副正經面孔便有些整頓不起來也搭着這位老爺的近況正是身靜心閒神怡與會聽舅太太說了這陣便笑道夫商量者商其事之可否互相商酌而行之謂也你如今話不曾說先說請出孔聖人來也不中用然則還商出些甚麼量來舅太太道我不管這些你只說應不應罷安老爺道益發大奇你就叫我看篇文章也得先有個題目如今文章倒作了太半篇始終不曾點出題來卻叫我從那裡應起舅太太又道姑老爺常說的呀孔夫子的徒弟誰怎麼聽見一樣兒就會知道兩樣兒又是誰還能知道十樣兒呢姑老爺這麼大學問難道我說了這麼些句話你還聽不出個四五六兒來嗎（以脊剝盾攻堅得瑕趙忠獻生平得力論語安之得力論語似之獨遇舅太太安太太安老轉受論語之累非論語累之時時稱說論語累之也何邵公云康成入吾室操吾戈而伐我乎兩位太太有焉）安老爺道阿論語要這等講法亦吾夫子之厄運也安太太道你們可慪壞了人了這到那一年是個說得清楚啊等我說罷因說道張親家的意思是因為玉格中了要給他熱鬧熱鬧纔說了一句安老爺早一副正色道要是打算唱戲作賀可斷使不得這卻不敢奉命舅太太道不是不用嚷得那麼個樣兒等我告訴姑老爺張親家說的是他們外省女婿中了狀元都與丈人家請遊街誇官就是偺們城裡頭我也還趕上過老年還與這個熱鬧兒姑老爺想來也趕上了講到你中舉的時候我們家可沒請過我先說了省得你回來又比出個例兒來如今張親家想着等女婿回來這天打發人遠遠兒接出去給他弄分親執事也給他插上金花披上紅把他接了家來一則是個熱鬧兒再者一個小孩子中了

會子也叫他與顧與顧姑老爺就使得使不得罷這個當兒不惟安太太金玉姊妹望着老爺慶賀罷連長姐兒都不錯耳輪兒的聽老爺怎麼個說法只見老爺聽罷啞然大笑說道我只道是怎麼個難題目原來為此何須辭費到如此此亦不讀書之故也聽我講那花紅不消費心有欽定的恩賜赴瓊林宴這日一榜新進士都要領的卻只有榜眼探花傳臚一定要披戴起來纔成得這個盛典至於執事國初的時候官員都有例用的執事只翻出會典來看上面載得明明白白如今玉格既點了探花自然該有他應用的儀仗這事便是真個請教孔夫子孔夫子也沒個不許可的理有甚麼使不得的安太太見老爺難得有這等一樁俯順羣情的事也自高興便問談道真個的既是例上有的怎麼如今外省還有個體統京裡的官員倒不許他使呢安老爺道是不能也非不許也你們既不博古焉得通今這可就要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道理了我朝以弓馬取天下從不曉得甚麼叫作國安逸國初官員乘馬的多坐轎的少那班世家子弟都是騎馬還有騎着駱駝上衙門的呢漸漸的忘了根本便講究坐轎車漸漸的走入下流便講究跑快車漸漸的弄到不能養車便講究僱驢車漸漸的連僱驢車也不能了沒法雖從大夫之後也只得徒行起來了唉何況一路還要到鼻烟舖裡裝包烟茶館兒去喝盌茶這要再用上分執事成個甚麼體統如今既是親家這等疼孩子我也不好故卻待我着個人替他照那會典上開載的不奢不儉置辦一分起來何如張太太聽了半日聽這句話頭兒彷彿是應了便合舅太太說道我合你說儈話兒來着人家親家老爺憑儈事兒你給他說在理上他沒個不答應的不是舅太太道說了半天敢則孔聖人就在這兒呢大家一笑而罷卻說安公子傳臚下來授職用了編修接着須宴謝恩登瀛釋褐一切公私事宜應酬已畢便打算遵着安老爺給他定的那個歸第吉期收拾回園叩見父母他未回家之前那恩賞的旗匾銀兩早已領到安老爺先在莊園門外立起一對高大硃紅旗桿那莊門外本有無數的大樹此時正是濃陰滿地綠葉團雲的時候遠遠的望着那萬綠叢中一點紅便有個更新氣象莊門上高懸一面粉油大字探花及第的豎匾迎門墻上滿貼着泥金捷報的報條出入往來的那班家丁倍常有興裡邊兩位當家少奶奶早吩咐人在當院裡設下天地紙馬香燭香案又掃除佛堂上着滿堂香供家祠裡也預備祭筵安老夫妻又叫在何公祠也照樣備辦一分供獻是日安老爺因是個喜慶日期兼要叩謝天恩祖德便穿了件縫線打邊兒加紅配綠的打子兒七品補子的公服安太太舅太太都是鈿子蟒衣兒張親家老爺先兩日早回了莊園新置了一套羽毛袍套親家太太又作了一件絳色狀元羅面月白永春裡子的夾紗衫子穿的紗宲也是的金玉姊妹此刻是欽點翰林院編修探花郎的孺人了按品漢裝也掛上朝珠穿着補服兩個人要討婆婆的歡喜特特的把安太太當日分賞的那兩隻雁塔題名的雁釵戴在頭上事有湊巧恰值何小姐前幾天收拾箱子找出何太太當日戴的一隻小翠雁兒來嘴裡也含着一掛飯珠流蘇便無心中給了那個長姐兒何小姐之有此一給原不必有心北闕人之有此一記卻難說無心然他這日見倆奶奶都戴着隻翠雁兒也把他那隻戴在頭上婢學夫人十分得意這日天不亮張老便合親家借了兩個家人帶了那分執事迎到離雙鳳村二十里外便是那座拜濬廟等候那執事是一對開導金鑼兩對踢進士出身欽點探花及第的硃紅描金銜牌一對清道旗一對朱花旗一對金瓜一把皂羅綉傘公子那邊發頭一日收拾妥當了次日起早帶了家丁便回莊園而來半路到了拜濬廟吃些東西換了衣服一路鑼聲開道旗影隨風公子

三條鎮市那兩面鑼接進十三棒敲的不斷惹得那些路上行人深閨兒女都彼此閒論說這讀書得作官的果是誰家子一程一程來到臨近公子在馬上望着那太空數點白雲匝地幾痕芳草恰遇那年下半年有個閏月北地節候又遲滿山杏花還開得如火如錦四圍杏花風裏簇擁他白面書生的一個探花郎好不興致近山一帶那些人家早就曉得公子今日回第的信息一個個扶老携幼抱女攜男都來夾道歡呼的站在兩旁看這熱鬧内中也有幾個讀過書的龐眉皓髮老者拄了根楊杖在那裏指指點點說道不知這位安水心先生怎樣自修纔生得這等一位公子又不知這位公子怎樣自愛纔成了恁般一個人物話休絮煩須臾公子馬到門首一片鑼聲振耳裏頭早曉得公子到了公子離鞍下馬整頓衣冠抬頭一望先望見門上高懸的探花及第那四個大字進了大門便是衆家丁迎着叩喜走到穿堂又有業師程老夫子那裏候着道賀他匆匆一揖便催公子道我們少刻再談老翁候久了公子讓先生進了屋子纔轉身步入二門早見當院裡擺着香燭供桌金玉姊妹在東邊迎接一羣僕婦丫鬟都在西邊叩見公子此時不及寒暄便恭肅趨蹌上堂給父母請了安見過舅母岳母安老爺此時已經滿面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了公子纔得請過安安老爺便站起來望着公子道隨我來便把公子帶到當庭香案跟前早有晉升葉通兩個家人在那裏伺候點燭拈香安老爺端拱焚香炷在香斗裏帶領公子三跪九叩叩謝天地退下來前面兩個家人引着從東穿堂過去到了佛堂佛堂早已點得燈燭輝煌香烟繚繞安老爺回來到佛堂不准婦人站在一旁敲磬的那個伺候佛堂的婆子老單早躲在一旁去了家人敲了磬老爺帶領公子拜了佛出來仍由原路出了二門繞到家祠因公子在城裡早在宗祠裡磕過頭了便一直的進了祠堂在他家老太爺老太太神主前祭奠行禮已畢出了祠堂門安老爺向來行不由徑便不走那座角門仍從外面進了二門來到上房公子待父親進房歸坐便要給父母行禮了只見安老爺上了台階兒回頭問着晉升葉通道我吩咐的話都預備齊了沒有兩個答應了一聲齊了便飛跑出了二門同了許多家人抬進一張搭着全虎皮椅披的大圈椅又是一張書案來你道安老爺一個家居的七品琴堂況又正是這等初夏天氣怎的用個虎皮椅披呢原來那漢宋講學大儒如關西夫子伊閩濂洛諸公講起學來都要設絳帳擁皐比安老爺事事師古因此自己講學的那個所在也是這等制度不想今日正用着他抬進來老爺親自帶了家人把那椅子安在中堂北面椅子前頭便設下那張書案這個當兒張老夫妻是在他家等着接姑爺呢只有舅太太安太太金玉姊妹并一班丫鬟幾個家人媳婦在那裏見安老爺回到上房且不坐下受兒子的頭先這陣布席設位諸女眷只得閃在一旁舅太太先納悶兒道怎麼今兒個他又外廚房裡的竈王爺鬧了個獨坐兒呢回來叫我們姑太太坐在那兒呀安太太見老爺臉上那番屏氣不息勃如戰色的光景早想到定是在那位神佛跟前許的甚麼愿心便在旁問道老爺不用個香爐蠟台麼好到佛堂請去只見老爺搖搖頭道那香燭都是那班愚僧誤會佛旨今日這等儀節豈是焚香燒燭褻瀆得的當下不但諸女眷聽了不得明白連公子也無從仰窺老人家的深意只得跟着來往奔走一時設畢安老爺又吩咐就上祭罷只見衆家人從二門外端進四個方盤來老爺便帶了公子一件件捧進來擺在案上大家一看右手裡擺着一方錫鑄的硃墨硯台又是兩隻

砵墨筆揆着硯台擺在一根檀木棒兒一塊竹板兒在手裡擺着却是安老爺家藏的幾件古器一件是個鐵打的沙鍋淺兒模樣兒底下又有三條腿兒據安老爺平日講說是上古燧人氏教民火食烹飪始興時候的鍋名曰燧釜一件像個黃沙大碗說是帝舜當日盛羹用的名曰土鋼一件是個竹筐兒便是顏子當日簞食瓢飲的那個簞那個黃沙碗裡裝着一盌清水那兩件裡一個裝着幾塊山澗裡長的綠翳青苔俗叫作頭髮菜一件裝着幾根海島邊生的爲皮海藻便是雜鋪買的那個鹹海藻把這分東西供得端正然後安老爺親自捧了一個圓底兒方口兒的鐵酒盃說那便是聖人講的觚不觚觚哉觚哉的那個觚盃裡滿滿盛着一盃清酒老爺兢兢業業舉得升空過頂從東邊獻到座前供好了座旁三揖而退纔退到正中帶領公子行了個四拜的禮立起身來又從西邊上去撤下那盃酒捧着作了個揖出了院子早見葉通捧過一束白茅根來單腿跪着放在堦下安老爺纔望空一舉把那盃酒奠在那白茅上進來又站在那書案的旁邊問公子道你可知我今日這個用意列公你看安公子真算得了他老人家點兒衣缽真傳他會明白了只聽他控背答道西邊這幾件自然是丹鉛設教夏楚收威的意思東邊這幾件想是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那簞食瓢飲正是至聖大賢的手澤口澤只不知那奠酒爲何要用着白茅根安老爺道這個典你只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的幾句註疏就曉得了公子道祭的是那位古聖先賢安老爺道古聖先賢怎的好請到我內室來因指着何小姐道這便是他的祖父我那位恩師當年我不受他老人家這點淵源却把甚的來教你你不經我這番訓誨又靠甚的去成名這便叫作飲水思源敢忘所自（鷹祭鳥豺祭獸獺祭魚飛走猶不忘所自安老此舉豈得以迂腐目之）你要曉得這等師生却合那耗足權門垂涎外任的師生是兩種性情兩般氣味安老爺將說完這話舅太太便叫得了收拾收拾兩位快坐下讓人家孩子磕頭罷我也家去等着陪姑爺去了這裡衆人忙着收拾清楚安老爺安太太便向正面牀上雙雙歸坐公子纔肅整威儀上前給父母行禮列公你從他那頭上兩朶金花肩上十字披紅朝珠補服肅整威儀的情形裡面廻想他三年前不曾見個生眼兒的人先臉紅未曾着點窩心的事兒先撇嘴的那番光景可不是大姐姐似的一個公子哥兒來着嗎纔得幾天兒居然金榜題名玉堂學步成了人了只這膝前一拜你叫他那雙父母看着怎的不樂只見他老夫妻一個拈鬚含笑一個點首堆歡兩邊站着那班僕婦丫鬟望着老少主人也都是展眼舒眉一團喜氣這個當兒就把個長姐兒忙的又要伺候老爺太太又要張羅兩位奶奶已經手脚不得閑兒了他還得耳輪中聽嗓着探花眼皮兒上供養着探花嘴唇兒邊念道着探花心坎兒裡溫存着探花雖爲他只管這等忙竟不曾短一點過節兒落一點神情兒長姐兒尚且如此此時的金玉姊妹更不消說是難得三千選佛輸他玉貌郎君況又二十成名是妾金閨夫婿他二人那一種臉上分明露的出來口裡轉倒說不出來的歡喜說也描畫也描畫不成了一時公子拜罷起來只聽安老爺合太太說道太太我家這番意外恩榮莫非天眷君恩祖德神祐不想你我這個孩子不及兩年的工夫竟作了個華國詞臣榮親孝子且喜你我二十年教養辛勤今日功成圓滿此後這副承先啓後的千金擔兒好不輕鬆爽快太太道這雖說是老爺合我的操心也虧他自己的立志我不是說句偏着媳婦的話也虧這兩個媳婦兒幫他老爺讓正是這話古有云進一步[illegible]


荷香風細
山靜日長仁者壽


山水之間大有人

個老人家往後再要看着他們夫榮妻貴子孝孫賢那纔是好一段千秋佳話哩這正是如花眷作探花眷小登科後大登科這回書交代到這裡便是兒女英雄傳第四番的結束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七回　誌過銘嫌隙成佳話　合歡酒婢子代夫人

上回書交代到安公子及第榮歸作了這部評話的第四番結束這段文章自然還該有個不盡餘波都說他這拜過父母便去拜見舅母金玉姊妹也一同過去三個將進院門早見舅太太在屋門口兒等着見他們來了笑道這可說得是個新貴了連跟班兒的都換了新的了說着公子進門便讓舅母坐下受禮舅太太說我不叫你磕這個頭大概你也未必肯就磕罷公子一面跪下他一面拉着公子的手說道快快兒的升早些兒換紅頂兒不但你們老爺太太越發喜歡了連我這乾丈母娘可也就更樂了公子被舅母緊拉着一隻手說個不了只得一手着地答應着行了禮起來舅太太便讓他摘帽子脫褂子又叫人給倒茶公子說我不喝茶了這時候怎麼得喝點兒甚麼凉的纔好呢舅太太道有我這裡有給你煮下的菉豆我自己包了幾個粽子正要給你送過去呢說着便叫老藍就端來大爺這裡吃罷老藍答應一聲便端了一盌凉菉豆一碟粽子又見那個丫頭原名素馨改名綠香的從屋裡端出一碟兒玫瑰滷子一碟兒冰花糖來都放在公子面前公子一面吃着舅太太又說吃完了再把臉擦擦就凉快了公子一時吃完擦了臉重新打扮起來舅太太道我這裡還給你留着個頑意兒呢不值得給你送去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綠香從屋裡一件件的拿出來一件是個提梁匣兒套着個玻璃罩兒又套着個錦囊打開一看裡頭原來是一座娃娃臉兒一般的整珊瑚頂子配着個碧綠的翡翠翎管兒舅太太道這兩件東西你此時雖戴不着將來總要戴的取個吉祥兒罷金玉姊妹兩個都不曾趕上見過舅公的便道這准還是舅舅個念信兒呢舅太太道噯你那舅舅何曾戴得個紅頂兒啊當了個難的乾清門轄好容易升了個等兒說這可就離得梅楞章京快了誰知他從那麼一升就升到那頭兒去了這還是四年上纔有旨意定出官員的頂戴來那年我們太爺在廣東時候得的張姑娘道敢則老年官員都沒頂兒嗎這我可又知道了個古記兒何小姐道不然為甚麼帽子要分個紅裡兒藍裡兒呢說着公子又看那匣兒是盤百八羅漢的桃核兒數珠兒雕的十分精巧那背雲佛頭記念也配得鮮明公子倒覺狠愛便道這盤輕巧我就換上他罷舅太太益發歡喜就盤腿坐在那裡叫過他去又叫他低了頭親自給他換上何小姐早把那個匣子打開却是一分絕好看的飄帶荷包手巾舅太太道你們倆瞧瞧這還是我二十年頭裡的活計如今再叫我照這麼個模樣兒做一分我可做不上來了何小姐道活計是不用講了難為娘怎麼收來着竟還好好兒的呢因合公子說道也換上罷說着不由分說便給他換上公子這纔戴上帽子謝了舅母親自拿着那個匣兒去回父母舅太太又合他說道回來我同你丈母娘請姑老爺姑太太還請你們作陪呢公子一面答應便過來把方纔得的東西都請父母看過安老夫妻自是歡喜便催着他過後邊去安太太道我叫人把那個角門兒給你們開了倆媳婦兒都跟過去一個也該到自己祠堂裡磕個頭一個也該見見自家的父母別自顧咱們家裡熱鬧叫人家養女孩兒的寒着心二

人答應着帶上一羣丫頭女人又保駕的似的跟了去不一時到了何公祠戴勤宋官兒合一班家人早在那裡伺候公子告過祭何小姐纔上前磕頭張姑娘在姐姐跟前是斷不落這個過節兒的此刻有個不隨着磕頭的嗎二人一同拜罷起來撤去祭筵關好門戶便到何小姐當日住過半天兒的那個禪堂去坐只見華嬤嬤從他家裡提了一壺開水懷裡又抱着個滷壺那隻手還掐着一碗茶盤茶盤兒進來公子道你就叫你媳婦兒幫幫不好嗎為甚麼要累得這麼阿哥的嬤嬤庫忒累的娘模樣兒呢他道可不是叫媳婦兒張羅來着麼偏偏兒你這麼個當兒芒種兒又醒了賴在他媽身上只不下來我嫌他們那孩子介子的累贅還沒我自己幹着爽利呢說着便忙着給爺奶奶倒茶你道這芒種兒又是誰前回書交代過的何小姐過門的時節那隨緣兒媳婦正是將近三個月的雙身子所以不曾進得新房屈指算到上年的芒種前後可不正該養了轉眼今年又是芒種那孩子恰好週歲兒敢是也懂得賴在他媽身上不下來了話休絮煩一時倒上茶來張姑娘道茶不茶的倒不要緊你們誰快給我裝煙吃罷說着早見柳條兒裝過煙來何小姐道喝他們口茶給爹媽磕頭去罷這一袋煙又得半天說着站起便去接他的烟袋張姑娘笑道好姐姐等我再吃兩口一面把煙袋遞給柳條兒一面還回過頭來就他手裡抽了兩口三個人纔一同過張老那邊去到了門首他老兩口兒早迎出來原來張老因人少房多只佔了三間正房六間廂房那正房裡當中供佛一間住人一間座客當下公子夫妻進去見堂屋裡佛爺棹兒上換了簇新的黃布棹圍棹兒上的錫蠟五供兒擦得鏡亮佛前點着日夜不斷的萬年海燈佛龕兩旁一邊兒還立着一根乾稻草講究說這是怕屋裡有個不潔淨遮佛爺的眼目的佛棹兒前早鋪下了個蒲墊兒老兩口兒走到那蒲墊兒跟前就站住等着姑爺行禮你道這是個甚麼儀注原來小戶人家凡遇着大典禮不大肯坐下受人的頭總是叫他朝着家堂佛磕便是家裡有個孩子從散學裡下了學也得朝着佛爺作那個揖這是比戶皆然却為禮經所不載更兼安公子中舉的時候是在上屋給岳父母行的禮此時如何想得到這個規矩及至聽他岳丈說了句姑爺來到就是別行禮罷他纔知是該朝佛爺磕的便在那蒲墊兒上先給泰山磕了三個頭張老也說了幾句老實吉利話兒又說這也不枉你爺兒倆他姐兒倆受那場苦哇這都是佛天菩薩的保佑啊公子起來又給泰水磕頭俗語說的族金似金族玉似玉今番親家太太的談吐就與往日大不相同了只聽他說道姑爺多禮姑爺請起這可實在的難為你也不枉你家一場辛苦吃倒底也不枉我家行下的秋風望下的雨也不枉偺兩家子這一嫁一娶往後來我兩口兒還愁甚麼年少柴來月少米可是人家說的老天隔不了一層紙等明兒他姐兒倆再生上個一男半女那纔是重重見喜誰也說不的這都是人情天理不想他一朝作了官親福至心靈這幾句官話兒倒誤打誤撞的說了個合折押韻却說張老讓他三個坐下便高聲叫道大舅媽拿開壺來那個詹嫂聽得公子來了死也不敢出那個廂房門（寫詹嫂母子逼真鄉村婦孺所以反襯張老夫婦喬野蠢愚之已漸化也蓋用畫家烘雲托月之法）連答應都慌着答應答應一聲只叫他那孩子送了水壺來那個孩子也是發赸不肯進屋子只在屋門外叫姑爺你接進開壺去呀原來那孩子極怕張姑娘張姑娘便叫道阿巧進來他這纔赸不答的蹭進來一手提擄着水壺那隻手還把個二拇指頭擱在嘴裡刁着嘻嘻的赸笑遞過壺去張太太又叫他給公子請安白說了這他扭股兒糖似的可再也不敢上前兒咧何小姐道不用請安了因指着公子問他你[illegible]說這是[illegible]

張老沏了茶他接過水壺去就發腳跑了張老端過茶來公子連忙站起來要接見沒茶盤兒摸了摸那茶盌又滾燙只說你老人家叫他們倒罷及至晾了晾端起來要喝無奈那茶碗是個斗口兒的蓋着蓋兒再也喝不到嘴裡無法揭開蓋兒見那茶葉泡的齒尖的待好宣騰到碗外頭來了心想這一喝准鬧一嘴茶葉因閉着嘴咂了一口不想這口稠咕嘟的釅茶咂在嘴裡比黃連汁子還苦攢着眉咽下去便放下碗倒辜負了主人一番敬客之意張老又給他姊妹送了茶便從佛棹兒底下掏出一枝香根兒自己到廚房掏了個火來讓姑奶奶抽烟兒柳條兒這裡給張姑娘裝烟戴嬤嬤便張羅給親家太太裝烟親家太太抽着烟兒何小姐便問道媽你老人家今兒個吃這個烟怎麼不像那老葉子烟兒味兒了張太太道可說呢都是你那舅太太呀我到了他屋裡他就鬧着不與我吃我的烟只叫吃他的昨兒個他又買了十斤渣頭送我我吃着倒怪香兒的呢就只不禁吃一會子又怪燎嘴的大概吃慣了也就好了當下賓主酬酢禮成公子纔致謝了岳父母的迎接誇官的盛意他老兩口兒也謙不中禮的謙了兩句公子便要告辭過前頭去何小姐因問張太太說媽不是回來還同舅母請公婆吃飯呢麼為甚麼不趁早角門兒開着一塊兒走呢省得回來又遶了遠兒張太太便道使得說着用倆指頭撚搣了那根香火又叫道大舅媽我不來家吃飯了晚飯少打半碗米罷便一同過這邊來到了上房安老爺正合安太太舅太太在那裡長篇大論談得高興見公子來了便要帽子褂子待要穿戴好了親自帶他出去拜謝他的業師程老夫子正說着人回程師老爺穿了公服過來了現在腰房裡候着說一定要進來登堂給老爺太太賀喜列公你道這位程老夫子從那裡說起又穿了公服來原來他當日本是個出了貢的候選教官因選補無期家裡又待不住便帶了兒子來京想找個館地恰值那年安老爺用了榜下知縣要上淮安又打算叫公子留京鄉試正愁沒個人照料他課讀見程師爺來了是自己幼年同過牕的一位世兄便請他在家下榻那程師爺見修饌不菲人地相宜竟强似作個老教去吃那盌豆腐飯因此一住四個年頭賓主處得十分合式安老爺又是位崇師重道的平日每逢家裡有個正事必請師老爺過來同諸親友一體應酬從不肯存那通稱本是教書匠到處都能僱得來的淺見因此師老爺也就移居氣養移體起來置了一頂鴨蛋青八絲羅胎平鼓蓬參時樣緯帽買了一幅自來舊的八品鵪鶉補子一雙臌滿頭肥的轉底皂靴這日欣逢學生點了探花正是空前絕後的第一樁得意事所以纔紗其帽而圖其領的過來定要登堂道賀安老爺因自己還沒得帶兒子過去叩謝先生先生到過來了一時心裡老大的不安說道這個怎麼敢當低頭為難了半日便合太太說道這樣罷既是先生這等多禮倒不可不讓進上房來莫如太太也見見他我夫妻就當面叫玉格在上房給他行個禮倒顯得是一番親近恭敬之意太太也以為狠是都說安老爺家向來最是內外嚴肅外面家人非奉傳喚等閑不入中堂在上屋伺候的都是一班僕婦丫鬟此外只有茶房兒老尤的那個九歲的孩子蘇花兒在上屋裡聽叫兒當下衆人聽得師老爺要進來一個個忙着整坐位預備掀簾子安太太一班內眷帶了衆丫鬟都到東裡間暫避其餘的老婆兒小媳婦子們都在靠西一帶遠遠的伺候着此時替那個長姐兒計算（燕北閒人於長姐兒最為關切不亞長姐兒之於龍媒）他自然也該跟了太太進裡間去纔是無如他心裡另有他一樁心事你道為何原來他自從去

年公子鄉試頭場出來打發戴勤回家請安的那天他聽戴勤回老爺話說了句師老爺說大爺準中落後見大爺果然中了不算外并且一直中到探花了他心裡便着實的感佩這位師老爺難得今日這個機會他便不進屋子合那班僕婦站在外間想瞻仰瞻仰這位師老爺是怎的個老神仙樣子只聽老爺先吩咐人預備開正門又道就請師老爺罷家人答應出去老爺早帶了公子迎到二門台階下候着此時長姐兒心裡打着這位師老爺連我們大爺都教得起縱然不能照戲上扮的劉備老爺的那位諸葛軍師那麼個氣派兒橫豎也有書上說的岳老爺的那位教師周先生那麼個光景兒掉在地下也不至於像春香兒鬧學上的陳最良只不錯眼珠兒從玻璃裡向二門望着正盼望間但見外面家人從二門旁邊跑進來回了一聲說師老爺進來了緊接着吱嘍嘍屏門大開就請進那位師老爺來他一瞧先有幾分不滿意寫程大哥吾行吾素旁若無人語近姍笑意實尊禮其姍笑照舅太太長姐兒諸人落筆其尊禮照安老夫子落筆兩面俱圖蓋用周官調人之法原來那位師老爺生得來雖不必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那雙眼睛也就幾乎視而不見雖不道得鞠躬如也那具腰也就帶些屈而不伸半截真攙假的小辮兒搭在肩頭好一似風裡垂楊飄細細一片銀鍍金的濃鬍子繞來滿口不亞如溪邊茅草亂蓬蓬穿一件本色程香繭單袍子套一件茄合色羽紗單褂子他自己趕着這件東西却教作羽毛外套那件外套上便釘着那副自來舊的補子又因省了兩文手工錢不曾交給裁縫只叫他那個館僮給釘的以致釘得一片齊着一道褂鈕兒一片齊着三道褂鈕兒便是朱夫子見了也得給他註明說此錯簡當在第三道褂鈕兒之上他看了看似乎合褻裘長短右袂的本義也還說得通就那麼言其上下察也的套在身上頭上只管是明恍恍一頂金角大王般的緯帽那帽纓兒從帶上便放之則彌六合的來了腳下那雙皂靴底兒上的泥只管膩抹了個漆黑帮兒上倒是白臉兒扯光的一層塵土雖然考較不出他是那年買的大約從上腳那天直到今日自來也不曾揮揮刷刷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長姐兒仔細一看回頭合隨緣兒媳婦說道這是怎麼話說呢一個人就砢磣也得砢磣出個樣兒來呀難為偺們大爺怎麼合他一個屋裡混混來着這個當兒裡間兒的內眷也在那裡遠遠兒的從玻璃裡望外看舅太太一見先就說道敢則這是姑老爺天天兒所得震心的他那位程大哥呀這還用滿到是處找着瞧海裡奔去嗎張太太只問咱兒了金玉姊妹合丫頭們已經笑不可仰便是安太太那等厚道人也就掌不住要笑只合舅太太擺手兒說你悄悄兒的看人家聽見說着大家又往外看只見他從二門屏風台堦兒上一步步用腳試着搽拉下來到了平地一副精神早已貫注到上屋跟前却不曾留心旁邊兒還有個主人在那裡迎接呢安老爺只得迎了兩步把手一拱叫道大哥我這裡正要帶小兒到館竭誠叩謝倒勞吾兄枉道先施請屋裡坐他聽了繞連點頭兒帶哈腰兒嘴裡嘁嘁測測一陣有聲無詞不甚可辨大約說的是豈敢豈敢却又沒個程兒表兒你道這是甚麼原故原來漢禮到了人家裡無論親友長幼或從近處來或從遠方來或是久違或是長見以至無論慶賀弔慰在莢子見了主人從不開口說話慢講請安拉手兒了當下他只嘁測了那一陣便奔了上房來兩旁伺候的兩個女人忙把簾子高捲起來伺候師老爺進屋子這個當兒裡間兒的女眷都過槅扇跟前來隔着那層槅扇絹望外瞧只見他一進門不說長不說短便舉手擎天毛腰攙地的朝上就是一躬這一躬打下去且不直起腰來却把兩隻手湊在一處就着地兒拱着嘴裏還說道[illegible]

老爺懂得這個說了句豈敢連忙趕過去合他脫子靠膝子的也那麼鬧了一陣口裡都說的是還叩還叩還叩講究這叫作賓請拜主人辭賓再請拜主人再辭三讓三辭然後相揖而退是個大禮安老爺合他彼此作過揖便說道驥兒承老夫子的春風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頂感終身即愚夫婦也銘佩無既只聽他打着一口的常州鄉談道底樣臥底樣臥論這位師老爺平日不是不會撇着京腔說幾句官話不然怎麼連鄧九公那麼個粗豪不過的老頭兒都會說道他有說有笑的合他說得來呢此時他大約是一來兢持過當二來快活非常不知不覺的鄉談就出來了只是他這兩句話除了安老爺滿屋裡竟沒有第二個人懂原來他說的這底樣臥底樣臥六個字底字就作何字講底樣何樣也猶云何等也那個臥字是個語字如同官話說甚麼話甚麼話的個謙詞連說兩句謙而又謙之詞也他說了這兩句便撇着京腔說道顧這叫胙作良弓滋之子必鴨學為箕良雅冶滋之子必雅學為裘顧這都四是老先桑生格的頂庭訓雍兄弟哦何功滋之有傘慚快愧傘慚快愧嫂夫吶銀(二字切音合讀蓋人字也)面前雅也寢請互互(賀賀)老爺便吩咐公子請你母親出來幸虧是安太太素來那等大方纔能見怪不怪出來合他相見便忍了笑扶了兒子出來從靠南一帶繞到下首纔待說話只聽他那裡問着老爺道顧這個秀就四是嫂夫吶銀人原來太凡大江以南的朋友見了人是個見過的必先叫一聲沒見過的必先問問這個可是某人不是安老爺見問忙答道正是山荊求見他這一肅整威儀鄉談又來了說道顧這四是要頂庭爕參格的庭參者行大禮也說着只見他背過臉兒去倒把脊梁朝着安太太向北又是一躬慌得安老爺還揖不迭連說代還禮代還禮安太太此時要還他個萬福罷旗裝漢禮既兩不對賬待摸着頭把兒還他個旗禮又怕他不懂更弄糟了想了想左右他在那裡望着影壁作揖索性不還他禮等他轉過臉來纔說道師老爺多禮我們玉格這麼個糊塗孩子多虧師老爺費心成全了他一總再給老師師老爺道謝罷他只低了頭紅了臉一時無話安老爺便讓道大哥請坐待愚夫婦教小兒當堂叩謝他又道底樣臥底樣臥公子早過來站端正了向他拜了四拜他又答了兩揖等公子起來他纔笑呵呵的說道四世雍兄恭喜恭喜武我哈合你襪外湟曰呢叫胙作日石吶恩(二字切音合讀能也)玫虐玉令湟曰直頭叫胙作親青測出於藍哉阿拉(阿拉者可是如此之詞轉問之意也)老爺又向他打了一躬說道此夫子自道也改日還當竭誠奉請列公你看這位安老先生也算得待先生其如此恭且敬也了誰想他自己心裡猶以為未足還要叫太太帶兩個媳婦來拜見老夫子太太卻有些不願意了只得說道我纔打發他們倆到佛堂裡撒供焚錢糧去了得會子過來呢怎麼好倒勞師老爺儘着等他們呢先請坐下改日再叫媳婦兒拜見罷安老爺見如此說這纔罷了太太一面叫人倒茶一面自己也就進了裡間兒舅太太迎着笑說姑太太你真是個好人直算救了倆媳婦兒一場大難按下這裡卻說安老爺見一切禮成纔讓師老爺歸坐請升了冠一時倒上茶來老爺見給他倒的也是盌普洱茶早料到這樁東西師老爺一定是某未達不敢嘗忙說師老爺向來不喝茶你們快換盌薑湯來罷僕婦們連忙換上薑湯來那等熱天他會把盌滾開的薑湯唏嚕下去竟不怎的不算外喝完了還把那塊薑撈起來擱在嘴裡嚼了嚼纔嚼的一口唾在當地旁邊一個婆兒連忙來撿着了看不好下手便從袖口兒裡掏了張手紙疊了四摺兒把那塊薑揑出去安老爺這纔合他彼此暢談只這一談師老爺一陣大說大笑長姐兒又留神瞧見他那一嘴零落不合的牙了敢則是一層黃牙板子按着牙

繼兒還漬着許多深藍淺綠的東西倒彷彿含嗜一嘴的鍍金點翠長姐兒合梁材家的縐着眉道梁嬸兒你回來可好歹好歹把那個茶碗拿開罷這可不是件事說着只惡心得他回過頭去向旮旯兒裡吐了一口清水唾沫這個當兒又聽老爺叫取師老爺的烟袋荷包去當下兩三個僕婦答應一聲便叫那個小小子兒蘇花兒去取大家都在廊下等着一時蘇花兒取進來衆人一看那個藍布口袋先惡心了一陣且不必問他是怎的個式樣就講那上頭的油泥假如給了剃頭的便是使熟了的絕好一條積刀布却又合他那根安着猴兒頭烟袋鍋兒黃白加黑冰裂紋兒的象牙烟袋嘴兒顫巍巍的毛竹烟管兩下裡拿着這件東西說書的要不費些考據註疏工夫解出來聽書的可就更聽不明白了請問煙袋鍋兒怎麼叫作猴兒頭呢列公你只看那猴兒無論行住坐臥他總把個腦袋扎在胸坎子上倒把脖兒扛起來然則這又與師老爺的煙袋鍋兒何干原來凡是師老爺吃烟不大懂得從烟袋荷包裡望外裝都是從那個口袋裡捏出一撮子來塞在烟袋鍋兒裡及至點着了吃完了他可又不大懂得往地下磕都是一撒嘴兒順着手兒把那烟袋鍋兒往地下一墩那鍋兒裡的烟灰墩的乾淨也是這一墩墩不乾淨也是這一墩假如墩不乾淨回來再裝那半鍋兒烟灰可就緊在生烟底下了越緊越厚算講辰年到卯年便一直到他蓋棺論定也休想他把那烟袋鍋兒挖一挖爲甚麼他一天到晚烟只管吃得最勤却也吃得最省請教一個烟袋鍋兒有多大力量煞這等墩來墩去有個不把腦袋墩得傴僂回來成了猴兒頭模樣兒的嗎此他那個烟袋鍋兒之所以名猴兒頭也那個象牙烟袋嘴兒又怎麼是黃白加黑冰裂紋兒的呢這就曉得馴象所龐然一物的那個大象了象這種畜生他那張嘴除了吃水穀草三樣之外不進別的髒東西所以象牙性最喜潔只要着點惡氣味他就裂了沾點臭汁水兒他就黃了怎禁得起師老爺那張嘴不時價的把他刁在嘴裡呢何况遇着赴席喝着酒還要吃袋烟嘴裡再偶然有些倒不過塞來的東西漬在牙牀子嘴唇子的兩夾間兒不論魚肉菜蔬乾鮮乳蜜都要借重這個象牙烟袋嘴兒去摳他及至摳出來放在眼底看看依然還要放在嘴裡嚼嚼咽下去那個雪白的象牙合他那嘴牙是兩個先天怎的會不弄到半截子焦黃裂成個十字八道此又他那個象牙烟袋嘴兒之所以成了黃白加黑的冰裂紋兒也然則那烟袋桿兒又怎的會顫巍巍呢大凡毛竹都是一頭兒粗一頭兒細師老爺那根煙袋足夠營造尺五尺餘長一個粗頭細尾的竹竿兒那頭兒再贅上一個清滿了烟灰的猴兒頭有個不發顫的麼此又顫巍巍之所以然也當下衆人看了這兩件東西一個個齜牙裂嘴掩鼻攢眉誰也不肯給他裝那袋烟便叫蘇花兒裝好了拿進香火去請他自己點師老爺吃上這袋烟越發談得高興了道是今年的會墨那篇還真大家那篇當行出色他的同鄉怎的中了兩個一個正是他的同案一個又是他的表兄只顧這陣談可把袋烟就擱滅了滅了他竟自不知還在那裡閑着嘴只管從嗓子裡使着勁兒緊抽這個當兒呼嚕呼嚕早灌了一筒子唾沫了老爺見師老爺的煙滅了將要叫人拿香火恰巧那個蘇花兒一時不在跟前一回頭正看見長姐兒站在那邊安老爺是一生忠厚待人從不曉得甚麼叫作閙脾氣嫌人聯笑人怯便叫長姐兒道你過來把師老爺的烟點點這一下子可要了他的小命兒了登時急得他臉皮兒火熱手尖兒冰凉料想沒地縫兒可鑽只得拿過香盤子來還指望辰騰挪閣個握着耳朶放炮仗單撒手兒去點怎當得師老爺手裡的烟袋也顫他手裡的盤香也顫兩下裡顫兒多容再也弄不到一塊兒老爺看了

說道我不會吃煙也罷了怎能彀給人點煙都不在行呢你把那隻手拿住煙袋就好點了哇老爺如此一指點他這纔更鋼裡擲骰子沒跑兒了。萬分無奈只得鼻子裡閉着氣。嘴裡吹着氣。只用兩個指頭捏着那烟袋桿兒去點。偏生那汕絲子烟又潮。這個當兒師老爺還騰出嘴來。向地下咯啼吐了一口唾沫。良久良久。纔點着了。他此時便像放了郊天大赦一般。忙鬆了那根烟袋。把身子一扭。一掀簾子出了門兒。扔下香盤子。一溜烟往後就跑。舅太太只從玻璃裡指着他暗笑。他也不曾留心。梗着個脖子如飛而去。這裡師老爺吃完了那袋烟。纔戴上帽子要走。安老爺主人情重。見師老爺那根帽襻兒實在脫落得不像了。想着衣冠不整也是朋友之過。便說大哥莫忙。把帽襻兒扣好了。他從諫如流。連忙伸了一把漬滿了泥的長指甲。也想把那扣兒搞上去。只是汗漚透了的東西。又輕易不活動。他那來回扣兒怎得還能上下自如。些微使了點勁兒吧。兩截兒了。安老爺着實不安。他到坦然無事的。一隻手扶了帽子。一隻手揪着那根折帽襻兒。嘴裡還說道寢寢寢請寢。也纔告辭而去。這麼個當兒。偏偏兒的安老爺養活的那個小哈吧狗兒。從後院兒裡跑過來。見了師老爺。是前攔後跳。撲着他咬。當下安老爺叫人依然開了屏風。親自送到腰房。纔回。又叫公子跟到書房。給師傅謝步。裡頭的女人們便趕緊拿鋸末子掃地。丫頭們又拿了個手爐。燒了塊炭。拆了一把唵吧香燒着。梁材家的早把那個茶碗拿去洗了又洗。叩在後院兒裡花棵兒底下。正忙着安老爺進來問道。怎麼客走了。忽然倒掃地焚香起來。安太太只得含糊道。親家合大姐姐回來借借們的地方兒作主人。難道也不給人家打掃打掃地麼。安老爺倒也信以為實。舅太太瞥不住早嚷起來了。說道姑老爺。要說你真瞧不出你那位程大哥那個腦袋合他那身打扮兒的惡心來。我就再不信了。安老爺道。阿。怎的這等娃娃氣。陶面削瓜。尹軀稙鰭。姬手反掌。孔頂若孟。究竟何傷盛德。舅太太道。是喲。難道他那件褂子上的補子。也該那麼跳着格磴兒釘的嗎。安老爺道。我倒請教。怎的叫作個士志於道。你們那裡曉得他那個人誠篤長厚的可敬。一面說着。一面摘帽子脫褂子。安太太便叫長姐兒來收衣裳。那知長姐兒此時的忙。如何顧得到此。你道他在那裡作甚麼。原來他從方纔點了那袋烟。跑到後頭去。屋子也不曾進。就蹲在那台階兒上。扎煞着兩隻手。叫小丫頭子舀了盆涼水來。先給他左一和右一和的往手上澆。澆了半日。纔換了熱水來。自己添了又添。洗了又洗。搓了陣香肥皂香豆麪子。又使了些個桂花胰子玫瑰胰子。心病難醫。自己洗一回。又叫人聞一回。總疑心手上還有那股子氣息。他自己卻又不肯聞。直澆到太太打發人叫他。纔忙忙的擦乾了手上來。綳着個臉兒。只道這件事屋裡不曾留神。不想纔一進門兒。舅太太便慪他道。長姐兒呀。好漂亮差使啊。太太也不禁笑道。該。那都是他素日乾淨拐拚出來的。舅太太又道。只恨我方纔出不去。我要在跟前。必擦掇你們老爺叫你把那烟袋擠着了再遞給他。這一慪。把個長姐兒羞的幾乎不曾掉下眼淚來。何小姐笑道。娘何苦呢。便催着他給老爺收衣裳帽子去了。安老爺道。你大家此等見解。尤其可笑。夫所為西子蒙不潔者。非以其蓬頭垢面也。是責備他既受越王重托。便該終身報越。既受吳王深恩。何得匿怨事吳。到頭來既為惡已甚。為善不終。卻又辜負了兩家。轉暗地裡隨了范蠡初會的那個大夫范蠡閒泛五湖去了。這等的纖德彰聞。焉得不人皆掩鼻。所以下文便說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合起來講這章書的大旨。講得是凡人外貌雖美。內視自慚。終不免於惡。多端作惡。一念自修。便可與為善。那程老夫子便算欠些修飾。何至就惹得你大家掩鼻而過之

起來舅太太聽了這話真耐不得了站起來問着安老爺道姑老爺你這麼着你這會子再把你那位程大哥叫進來你就當着我們大家夥兒拿起他那根烟袋來親自給他裝袋烟我就服了你了安老爺聽了沒得說只搖着頭笑向公子道是故惡夫佞者列公聽這段書且莫道怪那燕北閒人也且莫笑那程老夫子這班朋友其實君子未有不如此並且還不止於此他一樣有眼根却從來不解五色六章何為好看何為不好看一樣有耳根却從來不解五聲六律孰為好聽孰為不好聽鼻之於嗅也除了吃一口腥魚湯他叫作透鮮其餘香臭羶臊皆所未經的活潑之地口之於味也除了包一團酸餡子他自鳴得意其餘甜鹹苦辣皆未所鑿的混沌之天至於心却是動氣守着至誠須臾不離聖道所以世上惟這等人為得天獨厚也惟這等人為受福無窮只是這位程師老爺看他從前到吏部給安老爺打聽公事以至近日公子錄場那天他在書房陪安老爺下棋一切舉動言談也還不到得這等腐臭何以今日一朝動則變變則化就變化到如此語不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又云砧刀各用蓋上房為燕居之所師爺乃函丈之尊師爺在二門以外自安老爺以至公子是臭味與之俱化師爺到了二門以內自安太太以至媼婢是耳目為之一新何況師爺門為師爺又未免有些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怎的會不弄到如此這是個至理不足為怪不然七十二候縱說萬類不齊那禮家記事者何以就敢毅然斷為爵入大水為蛤哉此格物之所以難也閒話少說却說安公子自進門起不曾得閒直到此時諸事完畢纔得回到自己房中歇息了片刻因惦着晚飯是舅母岳母移樽就教給他父母賀喜他夫妻三個也不及長談便各各脫去禮服換上常衣仍到上房來伺候舅太太見他姊妹兩個過來笑道二位姑奶奶來得正好今日請客咱們娘兒們是借人家的地方兒就趁早兒張羅起來罷安老爺早攔道怎的認真返客為主起來舅太太道咻今兒個咱們得分清楚了你們爺兒三個是客我們娘兒四個是東家你們帶着你們的兒子等着吃我們各人帶着我們各人的女孩兒張羅我們的不用姑老爺管回來還帶是讓你們爺兒三個上坐我們娘兒四個陪着我們就是這麼個糙禮兒姑老爺愛依不依不你就別吃還跟了你那塊大哥吃去安老爺那裡肯依還只管謙讓安太太說道老爺我看咱們竟由着大姐姐合親家怎麼說怎麼好罷你合他讓會子也是攪不過他安老爺道我倒從不曾見賓之初筵是這等的溫溫其恭法竟沒奈他何舅太太也不來再讓早同張太太帶着金玉姊妹調停起坐位來便在那上房堂屋裡對面放了兩張桌子中門止留一個放菜的地方把安老爺夫妻的坐位安在東席面西他同張太太在西席面東相陪公子合金玉姊妹兩個分兩席打橫侍坐當下擺上菓子大家讓坐張太太合舅太太道咱倆到底也得給他老公母倆斟個盅兒哪舅太太道你老那小醬王瓜兒似的兩把指頭真個的還要鬧個雙雙手兒捧玉盅嗎依我說這個禮兒倒脫了俗罷安太太也攔道那可使不得依我說今日這席酒你二位都是為玉格費心竟罰他斟罷舅太太也道有理當下公子擎盃金玉姊妹執壺按座送了酒他三個纔告座入席安老夫妻此刻看了看兒子是已經登第成名媳婦又善於持家理紀家裡更有這等樂親戚情話的一位舅太太講耕織農桑的一雙親家時常破悶幫忙好不暢快一面喝着酒大家提了些已往論了些將來安老爺這裡只管酒到盃乾却見公子只端了盃酒在那裡虛作陪飲單刀直入老爺便吩咐道家庭歡聚不必這等裝持你只管照常喝公子答應着拿起酒來[illegible]

不消近來總沒大喝酒了老爺道這是甚麼原故你的酒量也還喝得兩杯我向來又準你喝酒怎麼忽然不喝了公子見問無法只得將話說明一
向在書房裡讀書怕耽擱了工夫所以戒了除了赴宴那天領了三杯瓊林酒其餘各處宴會也不曾喝老爺大笑道我只曉得個發憤忘食
倒不曾見你這發憤忘飲並不是我自己愛吃兩盃酒一定也要提住兒子吃酒豈不見鄉黨一章我夫子講到食品便有許多不食的道理
逢着酒場則曰惟酒無量夫無量者一斗亦醉一石亦醉之謂也祇不過不及亂耳你看我夫子一生是何等學不厭教不倦的工夫比你這
區區取科第何如又何曾聽得他幾時戒過酒況且今日舅母合你岳母這一席正為我二老的教子成名你的顯親繼志而設正是你菽水
承歡之日非傴僂聽命之日也因回頭道太太叫人取個大盃來你我今日就借二位親家這席給他開酒這話且按下不表却說金玉姊妹
兩個自從前年賞菊小宴那天為了閨房一席閒話惹得公子賭了個中舉中進士的誓要捧那瑪瑙盃奉喜那盃不曾捧得他却從那日起
滴酒不聞兩個心裡正有些過意不去不想今日之下竟被他說到那裡應道那裡一年半的工夫果然鄉會連捷並且探花及第衣錦榮歸
了兩個十分過意不去之中又加了一層喜出望外此時覺得盼人家開酒的心比當日勸人家戒酒的心還加幾倍因此從前幾日姊妹兩
個便私下商量定了要等他回家的第一晚便在自己屋裡備個小酌給這位新探花郎賀喜開酒却也未嘗不慮到人家的氣長自己的嘴
短得受人家幾句俏皮話兒一番討人嫌的神情兒恰巧今日舅太太先湊了這等一席慶成宴料着他一定興會淋漓的快飲幾杯這場酒
官司可就算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打過去了晚間洗盞更酌便省却無窮的宛轉不想公子從此時起便推托不飲倒惹得老人家追問起
來正愁他不好對答忽然聽得公婆要給他開酒兩個大喜答應一聲便連忙站起來過去覓盞尋卮想要湊這個趣兒只見公子向他姊妹
說道你兩個叫人把我書擱兒上那個瑪瑙杯取來他兩個一聽公子指名要那個瑪瑙杯心裡早料着他必有些作用便想到當日開菊宴
那天的情節雖是夫妻的一片至性真情只是自己詞氣之間也未免覺得欠些圓通失之孟浪儻然他一時高興在公婆面前盡情說出來
倒不當穩便却又不好攔他只得叫人去取那個杯子兩個人四隻眼睛却不住的瞧瞧夫婿又懸懸公婆那知安公子毫無成見倒是燕北
閒人在那裡打算要歸結他第三十回開菊宴雙美激新郎的那篇文章呢閒話少說却說一時取了那個瑪瑙杯來安太太看見先說道你
瞧瞧不喝就不喝喝起來就得使這麽個大盅子我只說還是愛喝酒公子陪笑道今日使這個盅子却不為喝酒有個原故在裡頭且回明
白了父母這個原故再領這盅酒他這個話不但張太太摸不着舅太太猜不透便是安太太也不知他究竟有個甚麽原故大家只獃着頭
兒聽他說只見安老爺側着頭捻着鬚的向他問道却是怎的個原故便聽公子回道今日所以要用這個大杯一因是父母吩咐開酒二因
當日戒酒是向這個杯上戒的所以今日開酒還向這個杯上開三則當日戒酒的原故也不專為着用功而起老爺道又為着何來呢公子
道說起來原是兒子媳婦們三個人一時的孩子氣不想湊到今日這個機會覺得這樁事暗中竟有個道理在裡頭安老爺此時喝得十分
高興聽了這話便合太太說道太太你聽原來他們作探花的喝盅酒都有如許大的[illegible]（先昔之牢騷今之喜樂綰成一處釀作詼諧）太太聽老爺這等說更是歡
喜便笑道你快說罷不用文謅謅的儘着慪人了公子這纔把他前年給他岳父母開齋那天怎的除備飯之外又備了席酒怎的見岳父

母不用自己便一時高興要同了兩個媳婦賞菊小飲始而金鳳媳婦怎的攔他吃酒後來玉鳳媳婦怎的釀成他吃酒卻又借着行那名花旨酒美人的酒令各下了一篇規勸他怎的一時性起便合兩個媳婦賭誓要拚這個瑪瑙酒杯落後怎的不曾拚得便從那日戒了酒一直到今日不曾喝一層層不瞞一字回了父母一遍安太太聽了先道我的話再不錯不是老爺可記得老爺給他定功課的那天我說這也不知是他自己驚出這股子橫勁來了也不知是倆媳婦兒把個懶驢子逼的上了磨了聽聽果然應了我的話了不是老爺道且慢他這話還不曾講得明白因問着公子道就使如此如今你舉人也中了進士也中了翰林也點了清秘堂也進了並且玉堂金馬巍巍乎一甲三名的探花及第也就儘足了何以方纔還不肯喝那盅酒然則你這盅酒要直戍到幾時纔開公子將要回答臉上卻又有些赸赸兒的說這句話卻不敢說老爺道怎的忽然又有個不敢起來公子原覺他要說的那句話有些不好開口無如他此時是滿懷的遂心快意滿臉的吐氣揚眉話擠話不由得衝口而出說道意思直要等兩個媳婦作了夫人那時叫他兩個雙手接過那軸五花官誥去纔算行完了他兩個那名花旨酒美人的令那時請教他兩個我這酒究竟喝得起喝不起再開這杯酒安太太不等老爺說話便啐了一口道呸不害臊這還不虧了人家倆媳婦兒呀還有那德哆合人家賭氣呢就狂狂的你這麼着別扯他娘的臊了安太太這話纔叫作打是疼罵是愛早見老爺一副正經面孔說道住着太太這話也欠些平允這不是舅太太親家太太兒子媳婦以至丫頭女人們都在此聽我從公平斷斷他夫妻三個這段情節就面子上聽去小子自然要算恐性上欠些把持媳婦自然要算用情上欠些宛轉似乎都有些不是然而不然說到這裡便舉起右手來伸着兩個指頭望空畫着圈兒說道我以為皆是也人生在世第一椿事便是倫常倫常之間沒兩件事只問情性這其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都好處惟有夫婦一倫最不好處若止就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以至朋友先施的大道理講起來凡有血氣者都該曉得的又何以見得夫婦一倫的難處呢殊不知君臣以義合君有過不可無廷諍之臣諍而不聽合則留不合則去此吾夫子所以接淅而行不脫冕而行也父子為天親親有過不可無幾諫之子諫之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大舜所以祗載見瞽瞍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也兄弟誼在交勉本於同氣所以說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朋友道在責善可以擇交所以說朋友數斯疏矣至於夫妻之間以情合不以義合係人道不係天道嫁娶多在二十後不比兄弟相聚一生起居同在咫尺間不比朋友相違兩地性情過深期望未免過切偶見夫婿有些差處就不免有一番箴規勸勉只這箴規勸勉上又得自己講得出來又得夫子聽得進去這是椿性情相感的勾當只此已就大不容易處了不料我家兩個媳婦竟認得準玉格的性情猶存沈潛剛克一片深心果然激成個夫榮妻貴玉格又解得出他兩個的性情不失高明柔克一番定力果然作得個水到渠成五雀六燕輕重相平這纔不媿是我安水心老夫妻的佳兒佳婦至於玉格方纔說因兩個媳婦說了那句美人可得作夫人的令便一定要等他作成個夫人然後再開這杯酒那便叫作意氣用事不是情性相關其中便有些嫌隙了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過猶不及非孔門心法也切切不可來來來兩個媳婦你兩個便在我二老面前親執壺盞敬你夫婿一杯算下些氣然後玉格再公酬兩個媳婦一杯算敬[illegible]

的明白舅太太那邊也接口道要都像後半截這幾句話誰還敢不服可見不用請出孔夫子來事兒也弄清楚了該首判事究協與情如改地方必能稱職誰為出考舅太太也張太太也道說的是偺呢這邊金玉姊妹聽了公婆這番吩咐好不歡欣鼓舞當下他姊妹便隨着公子先奉了父母的酒又斟了舅太太張太太的酒然後二人纔一個拏着那個大四两瑪瑙杯一個執壺滿滿斟了一杯送到公子跟前公子大馬金刀兒坐着受了那杯酒然後纔站起來陪着父母一飲而盡那個長姐兒早上來小接過盃去用溫水過了拿來放在二位奶奶面前公子便遵着父親的話執壺過去給他姊妹斟了一杯他兩個倒恭恭敬敬的也學婆婆那個樣兒站在一旁摸着燕尾兒行了個旗禮你道怪不怪只這麼個兩不對賬的禮兒竟會被他兩個行了個滿得樣兒把個舅太太樂的笑說叫人瞧着好舒服你們來給我換盅熱的令兒就醉了也是受用的公子聽了忙親自過去給舅母岳母又斟了一巡自己又用小杯陪了一杯重新歸坐便讓金玉姊妹乾那杯酒二人只在那裡笑容滿面的對瞅着為難太太探頭瞧了瞧纔看見公子給他兩個斟的那杯酒原來斟了個流天澈地只差不曾淋出個尖兒紮出個圈兒來便望着公子道瞧瞧你這孩子兒他們倆那兒喝的了這些呀你替他們喝一半兒罷公子笑嘻嘻的道母親吩咐不敢不遵這是他兩個這盅酒似乎不好求人代飲安太太是天生的疼媳婦兒的便道惹氣這就算人家求着你了不用你我有了主意了我們這兒有個紹興罈子呢說着便叫我的長姐兒呢你來拿個大些兒的盅子來替你兩位大奶奶喝一半兒去却說那個長姐兒看着兩位奶奶合大爺這番觥籌交錯心裡明知神仙不是凡人作却又不能沒個夢到神仙夢也甜的非非想正在十分豔羨忽聽太太這一吩咐樂得他從丹田裡提着小宮調的嗓子答應了一聲嚛連忙去找盅子太太道不用去找了你就等着換你二位太奶奶個福底兒罷當下金玉姊妹每人喝了約莫也有一小盅酒那杯裡還有大半杯在裡頭便遞給長姐兒他拿起來一嚮氣就喝了個酒乾無滴還向着太太照了照杯樂得給太太磕了個頭又給二位奶奶請了個安太太合公子道我們也乾了也值得你那麼拿糖作醋的公子此時倒沒得說那長姐兒臉上那番得意他直覺得不但月裡的嫦娥海上的麻姑沒夢見過這麼個樂兒就連個虞姬跟着黑鍋底似的霸王貂蟬跟着個一簍油似的董卓以至小蠻樊素兩個空風雅了會子也不過一樹梨花壓海棠一般的跟着白香山那麼個老頭子那都算他們作冤呢閒話少說却說公子合金玉姊妹都歸了座眾丫頭換上門面杯來正要徹那個瑪瑙盃老爺道拿來因接在手裡合公子道這件東西竟成了一段佳話不可無幾句題跋以誌其盛公子聽了樂得手舞足蹈便道兒子空歡喜了會子竟不曾想到父親吩咐必應心如此老爺說既這樣你就作幾句銘來章不限句句不限字却限你即席立成我要見識見識你們這班翰林是怎的個通法亦係牢騷喜樂兼有之語公子此時一團興致覺得這事倚馬可待那知一想纔覺長篇累牘不合體裁三言五語包括不住一時竟大為起難來老爺道七步八叉具有成例古人擊鉢催詩我要擊鉢了說着便把筷子向燈盤兒上噹的敲了一下公子心裡益發忙起來好容易得了兩句默誦了默誦覺得又像個時文又像試帖無法只得從實說道從來不曾弄過這個敢是竟不容易老爺擊盃大笑道原來鼎甲的本領也只如此還是我這個殿在二甲的榜下知縣來替你獻醜罷阿哥偶讓一句老翁遂自鳴得意細味之不免牢騷蓋此老之牢騷在下知之最深因笑道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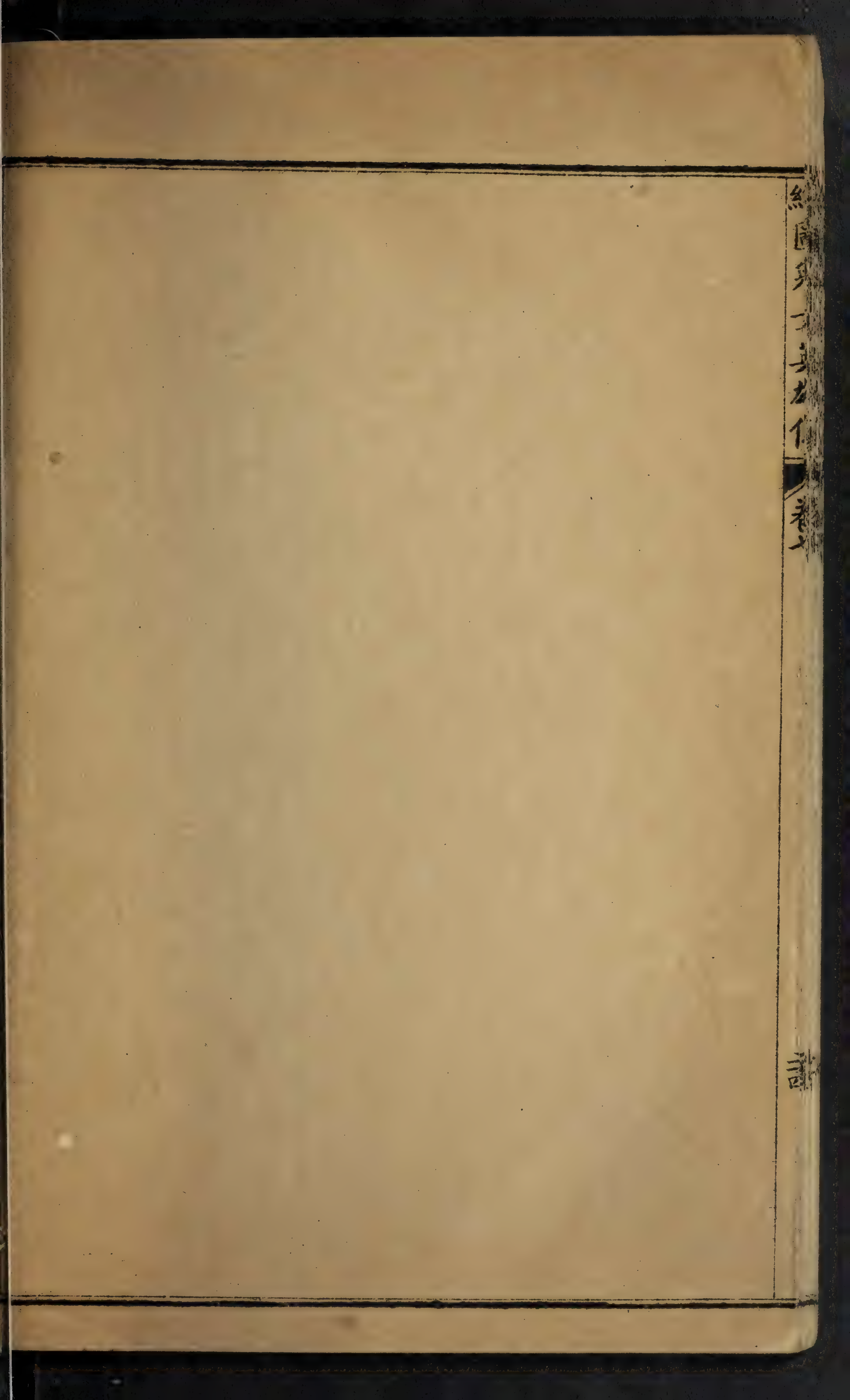
一路筆墨只眼前幾句經書便取之不盡還用這等搜索枯腸去想因口誦道

湼而不緇　　　　磨而不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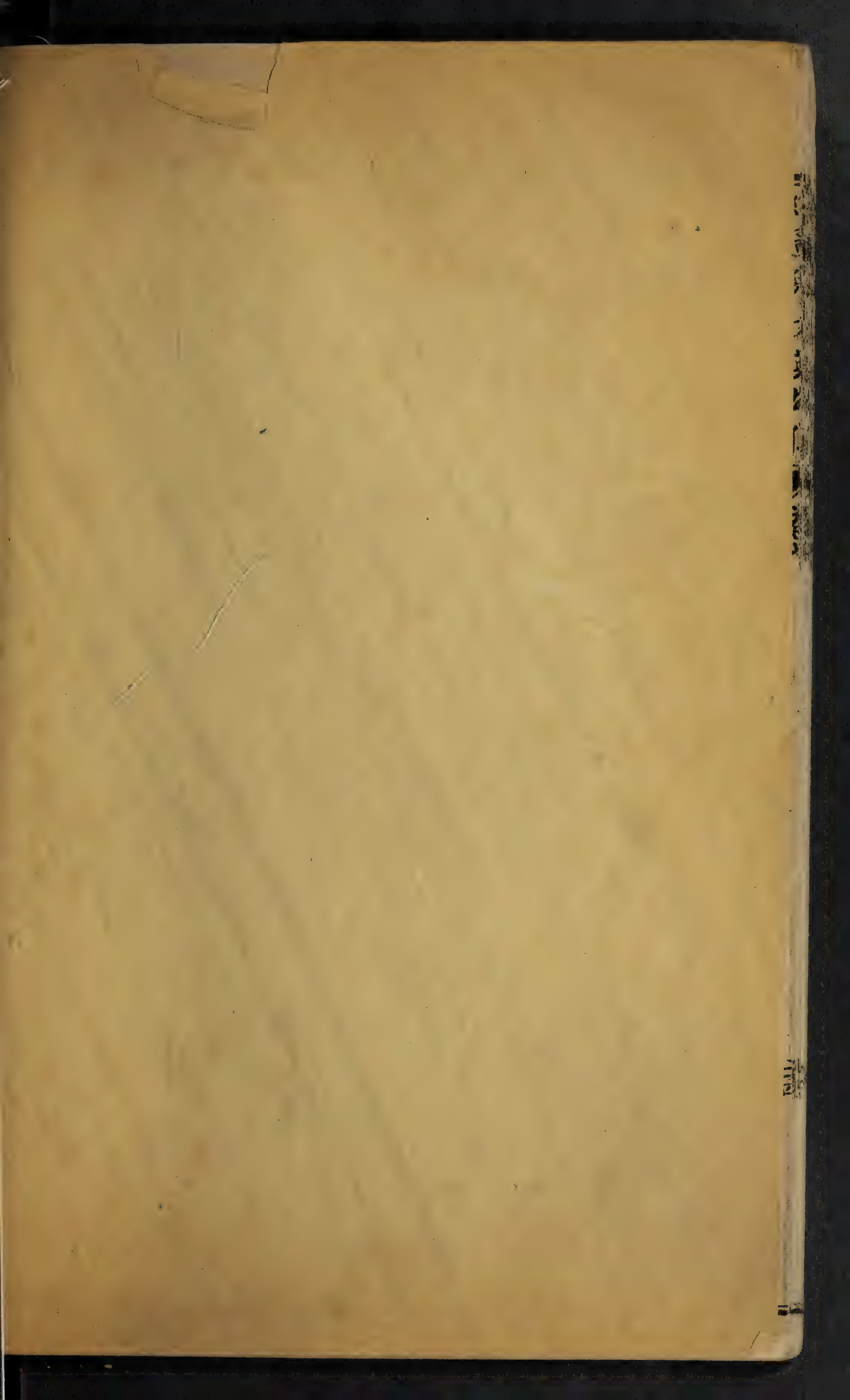
以誌吾過　　　　且旌善人

公子連忙取了紙筆恭楷寫出來請老爺看過又講給太太聽金玉姊妹也湊過來看他自己又從新捧在手裡讀了兩遍見只寥寥十六個字的成句人也有了物也有了人將敗而終底成功也有了物未毀而且臻圓滿也有了他此時心裡早想到等消停了必得找個好鐫工把這四句銘詞鐫在盃上再鐫上那個伴擨主人的雅號想到這裡正在得意又聽他母親說道你爺兒倆今日這幾句文兒連我聽着都懂得了依我說這個盃的名兒還不大好瑪瑙瑪瑙的怎麼怪得把我們這個沒籠頭的野馬給惹惱了呢讀瑪瑙為馬惱彷彿竇建德豆入牛口之謠較漢高之解酒人為迫人尤為熨貼視猻向穴嗥之為胡錦衾爛兮之為奚不可同日而語矣至本地風光留住兒白趕路兒之外如程相公之以代筆而名代粥陸章京之以露風號露峯亦其類也莫如給他起個名兒叫他合歡杯我還有個主意老爺合大姐姐親家白聽聽好不好可不是我竟偏着我的媳婦兒如今把這件東西竟賞了金鳳媳婦兒這倆人一個有圖硯台一個有張弓他再有了這個合歡杯可不三個人都有點故事兒了嗎大家聽了都說想得好老爺也連叫通極通極他小夫妻的歡喜更不消說當下三個一齊謝過父母再不想只安太太一句閒話又把這兒女英雄傳給穿插了個五花八門面面都到列公你道這個因由從那裡來却從張太太吃白齋而來在下說過在下記得纔得圖成了這個合歡杯聯合上那兩件雕弓寶硯演出這過半的人情天理文章未完的兒女英雄公案列公不信只把二十一回至三十七回這十七卷評話逐層想去始信佛說寄語衆生愼勿造因那兩句話畢竟不是空談燕北閒人這部正法眼藏五十三条果然不着閒筆也話休煩絮却說那日雖是個家庭小宴安老爺却鬧得一片精神十分興會題了那四句銘詞之後又提住公子侍飲了幾杯纔說道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我們大家吃飯罷一時徹酒添羹闔席飯罷散坐閒談了幾句張太太便告辭回家安老夫妻又向他二位道了奉擾舅太太也回了西院他小夫妻三個伺候父母安置纔一同歸房公子一進門來便已瞧見了堂屋裡那張八仙桌上設着絕精緻的一席菓子說道原來你姊妹今日還有這番盛設只是酒多了這便怎樣金玉姊妹纔把他兩個今晚所以設這席酒的意思說出來公子道既如此倒不可辜負雅意說着便各各寬衣卸妝洗盞更酌先是何小姐說道我來了不差甚麼兩年了從沒見過老爺子像今兒個這等高興張姑娘道別說姐姐呀妹妹比姐姐多來着一年今日也是頭一遭兒見哪公子道別說妹妹呀連哥哥比你兩個多來着不差甚麼二十年今日還是頭一遭兒見呢張姑娘道這句話合我說的起合人家姐姐可說不起呀沒聽見說過嗎姐姐從拚過兒那天就見過公公了人家比你還大着一歲呢我曾聽見第十回中說過自然也該稱作姐姐纔是我何小姐道誰叫人家探花了呢哥哥就哥哥罷原來探花不作年少居長之律律例統纂漏載此條如今只講這席酒原是為給爺賀喜接風我們負荊請罪請爺開酒而設的不想二位老人家今日這等高興把我們倆這麼齣好戲給先點了如今酒是開了可還用我們倆一個人背上根荊條棍兒賠個不是不用呢他兩個這話不是閒話不是頑話真是樂的從心窩兒裡掏出來的幾句老實話公子聽了倒有些不安連道惶恐惶恐我安龍媒不有二卿焉有今日你不聽見方纔老人家代我作的那合歡杯上兩句銘詞道

[illegible]領了我們的情了公子太太便說道既曰合歡這酒沒一個人唱的理我三個人唱個傳盃送盞何如說着便用那合歡盃斟了滿滿的一盃他夫妻果然一酬一酢的飲乾便把那桌菓子分給兩個嬤嬤以至本屋裡丫頭女人吃去何小姐又揀了幾樣可吃的叫人給長姐兒送去他小夫妻三個烟茶漱盥一切事畢便吩咐丫頭鈎懸翠帳屏掩華燈各各就寢一宿無話（習見之語一經洗伐簇簇生新）且住列公可知這一宿無話四個字怎的個講法這四個字久已作一小說部中千人一面的流口常談請教這伴香辦香二位女史合那位伴辦主人的這一宿一邊正當王事賢勞馳驅偃仰之餘一邊正在寤寐思服展轉反側之後所謂今夕何夕安得無話然而難言也從來作史者法貴誅心筆能鑄鐵所以彰癉予奪一字在所必爭試設身處地替這一宿的安龍媒作想果能作個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的慎獨君子乎將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乎（三閭大夫卜居苦調用此歡樂場中別饒風味）抑或且學個先進於禮樂的野人再學那後進於禮樂的君子乎否則竟公然照圖如事嬌嗔試玉郎那日夫子自道的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乎皆非天理人情也然則除了一宿無話這四個字之外還叫那燕北閒人替他怎的個斡旋所以只有老氣横秋大書而特書曰一宿無話非他講得口滑寫得手溜此龍門法也這正是深院好栽連理樹重幃雙護比肩人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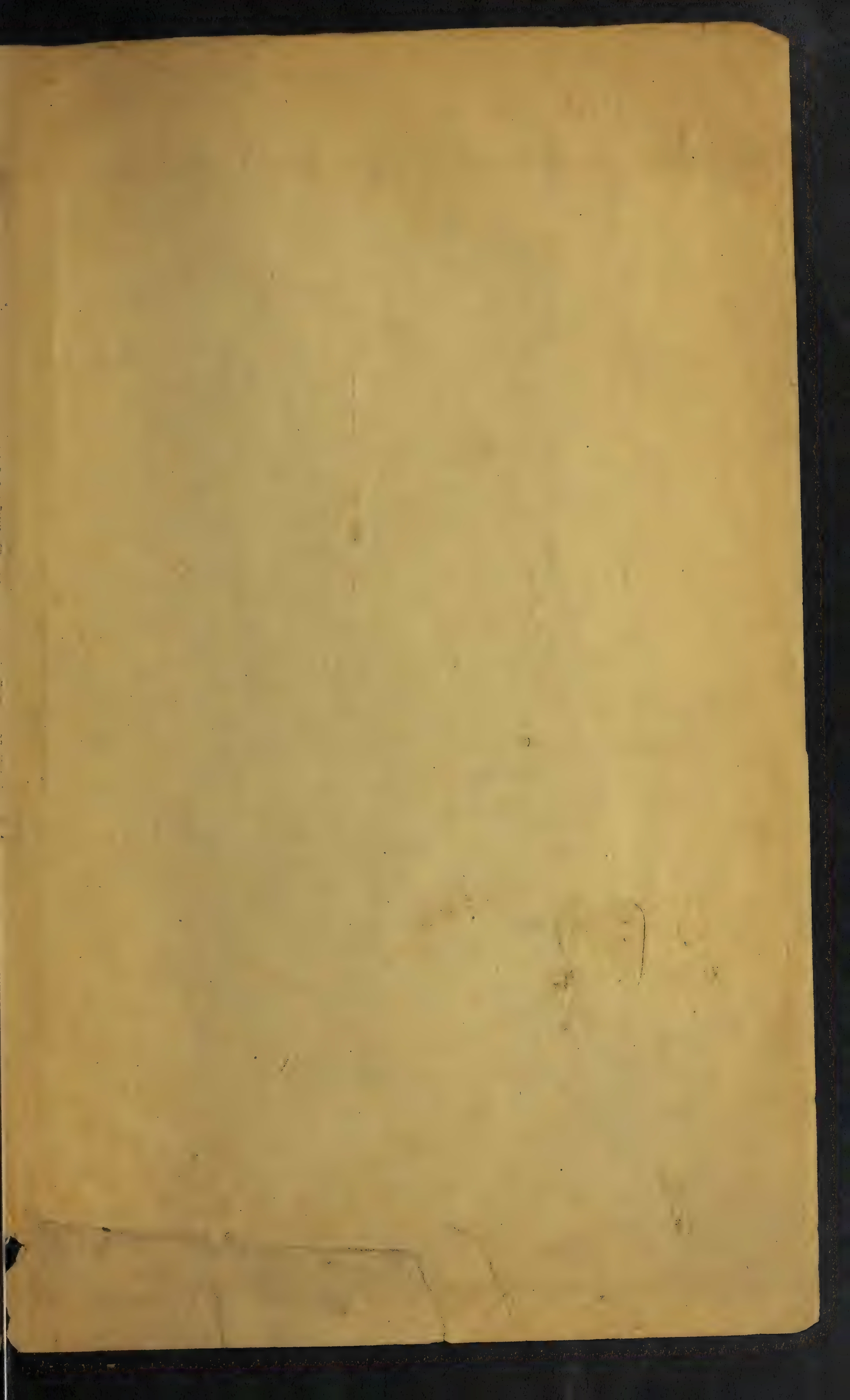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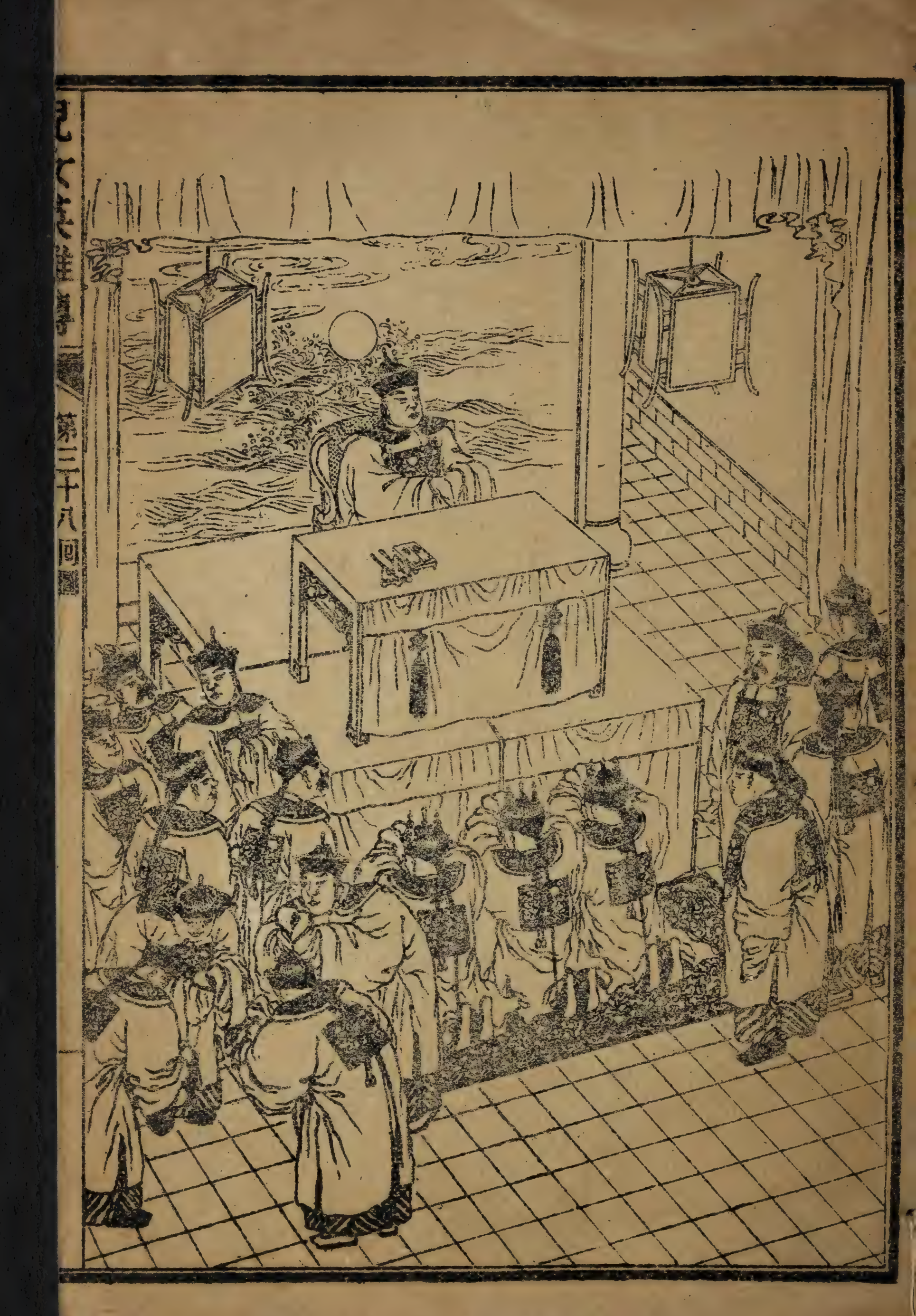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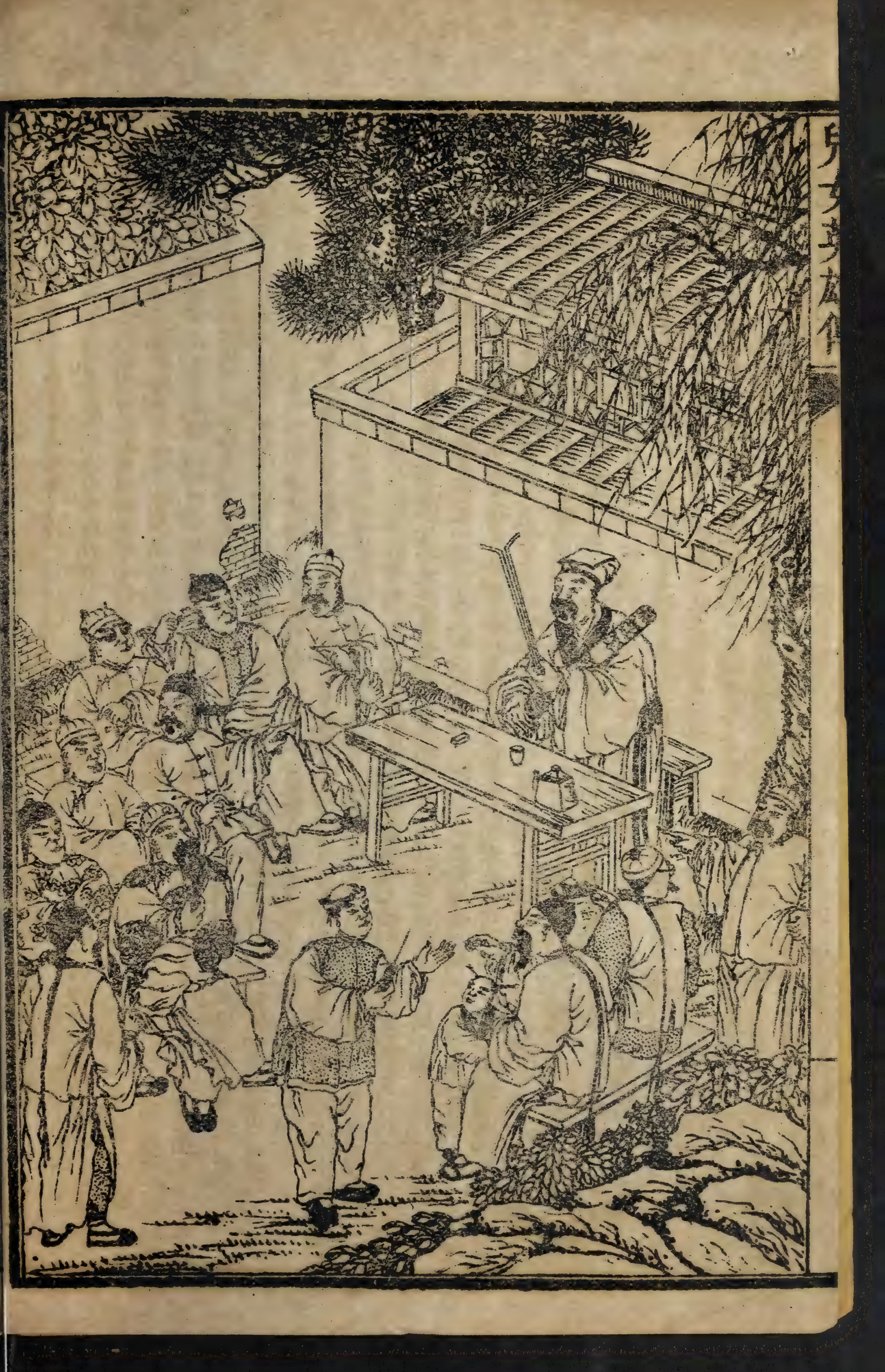


繪圖俠女奇緣

八







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爲天下師　老封翁蕎遇窮途客

還讀我書室主人評

上回書從安公子及第榮歸一直交代到他回書房就寢一宿無話（不用一正筆不用一實筆是爲無話煊染於既事之後隱躍於旁觀之目是爲無話之話）按小說的文法一宿無話之下一定得接次日清晨他夫妻三個還不曾出臥房那長姐兒早打扮的花枝招展過來叩謝二位奶奶昨晚賞的吃食他進門不曾站住脚便匆匆的到了東裡間兒見花鈴兒柳條兒纔在南牀上放梳粧匣兒他便問二位奶奶都沒起來呢麼兩個丫鬟這個合他點點頭兒那個却又合他搖搖手兒他正不解（未必不解）便聽何小姐在屋裡咳嗽叫了聲來個人兒啊花鈴兒答應一聲忙去打起卧房簾子來只見何小姐穿着件湖色短綢衫兒一手扣着胸坎兒鈕子一手理着鬢角兒兩個眼皮兒還睡得楞楞兒的從臥房裡出來見了他便低聲兒合他笑道敢則你都打扮得這麼光梳頭淨洗臉兒的了我們今兒可起晚了他見大奶奶低言悄語的說話便知爺還不曾睡醒一面謝奶奶昨日賞的吃食一面也悄說道奶奶別忙早呢老爺太太都沒起來呢太太昨兒晚上就說了說爺合二位奶奶家裡外頭都累了這麼一程子昨日又整整的忙了一天太太還說自己也乏了今日要晚着些兒起來爲的是省了爺奶奶趕碌的慌吩咐奴才叫辰初刻再請呢何小姐一面漱口便叫人搬了張小杌子來叫他坐下他且不坐下只在那裡幫着花鈴兒放漱口水搯刷牙撒盒兒遞手紙恰好華嬤嬤從外頭抱進一蒲包兒玫瑰花兒來了見了從掐花簪兒裡拿起花簪兒來就蹲在炕沿兒跟前給大奶奶穿花兒何小姐又叫柳條兒說把你奶奶的烟袋拿一根來給你姑娘裝袋烟他忙道你等等兒讓我先過去見見奶奶去說着站起就往那屋裡跑何小姐忙道你回來罷他一會兒橫豎也到這兒梳頭來你在這兒等着見罷他一聽料是大爺在那屋裡歇（料得偏不是）便不好過去一時柳條兒裝了烟來他穿好了花兒便坐在那小杌子兒上哼着烟灰兒說起昨日老爺太太怎麼喜歡又說這都是爺奶奶的孝心奴才們的造化何小姐一面通着頭也合他一答一合的談他談着看了看鐘便合柳條兒說你也該請起奶奶來梳頭了纔說着便聽得張姑娘低聲兒叫人他聽了聽那聲音好像也在這邊臥房裡正待要問果見柳條兒走到那個曲尺槅子跟前隔着簾兒說奶奶叫奴才呀只聽張姑娘問道我這副腿帶兒怎麼兩根兩樣兒呀你昨兒晚上困的糊裡糊塗的是怎麼給拉岔了柳條兒道昨日晚上是奶奶自己歸着的（洩漏春光有柳條柳條昨兒晚上之屏退不使歸着防漏洩也究竟春光漏洩仍是柳條）奴才沒動啊怎麼會拉岔了呢不然奴才先拿出一副來奶奶先換上罷張姑娘還沒及答應何小姐這裡聽了自己伸出小脚兒來看了一眼不禁笑道柳條兒呀叫你們奶奶先那麼將就着紮上回來再說罷我脚上這副也是兩樣兒呀便聽張姑娘在屋裡嗤的笑了一聲不大的工夫揉着雙眼睛也從這邊臥房裡出來見了長姐兒說道喲敢是你在這兒呢虧得是你你瞧纔說得你瞧兩個字也早明白了一面又謝這位大奶奶昨晚的賞吃食一面說道本來呀二位奶奶一天到晚這是多少事上頭應酬着幾位老家兒又得張羅爺那日還能照應到這些零碎事兒呢二位大奶奶不覺被他恭惟的大樂何小姐一時通完了頭轉過身來要洗臉他忙着又上去替挽袖子恰一眼看見大奶奶的汗塌兒袖子上頭蹭了塊胭脂便笑問道喲奶奶這袖子上怎麼了回來換一件罷不然看印在大衣裳上何小姐低頭看了看說可不

是這又是我們花鈴兒幹的我也不懂疊衣裳總愛刁在嘴裡疊怎麼會不弄一袖子胭脂呢瞧瞧我昨兒早起纔換上的這是甚麼工夫給弄上的花鈴兒只不敢言語張姑娘道姐姐別竟說他一個兒我們柳條兒也是這麼個毛病兒不信瞧我這袖子也給弄了那麼一塊說着揪着隻汗塌兒袖子翻來覆去找了半天只找不着自己笑了一聲又瞧了瞧那袖子上沿的縧子不禁笑着問何小姐說姐姐你老人家別是把我那件拆了去穿上了罷何小姐道這都是新樣兒的你穿得好好兒的衣裳我怎麼會拆了來穿上呢說着又拉着自己穿的那件着了看可不是人家那件嗎不由得也嗤的一聲道我說只覺着這領子怪掐的慌的呢真個的今日也不知是怎麼了鬧的這麼亂糟糟的說完兩個人只對瞅着道（雙圓對瞅着笑可稱一幅活歡喜圖左右逢源而一宿無話傳神恰在阿堵即倩陶樺禪畫恐畫也未必畫得出来）長姐兒聽了這話就排揎起花鈴兒柳條兒來了說你們倆瞧說罷你們倆該着抱怨姑姑的嘴碎了大凡主兒貼身兒的東西全靠偺們當了頭的經心都要像你們倆這麼當差使不用說了明兒個各人把各人的主子認岔了還不知道呢一陣數落數落得倆傻了頭只撅着個嘴正說着公子也瞥着一臉門子的困皺着雙鞋兒從臥房裡出來看見張姐兒在這裡笑道嗄這麼早就有客來了長姐兒見大爺出來連忙站起來把烟袋順在身旁只規規矩矩的說了句爺起來了此外再沒別的散碎話還帶管低着雙眼皮兒把個臉兒繃得連些裂紋也沒有（此等矜心作意正與二姑娘相反）這個當兒張姑娘又讓他說你只管坐下偺們說話兒不則他便說道請二位奶奶梳頭罷鐘也待好打辰初了奴才得過去了說着把手裡的烟袋遞給柳條兒還說你可給奶奶吹乾淨得再收說罷這纔甩着雙寬袖口兒咯噔着兩隻小底托兒得意洋洋的去了列公看了長姐兒這節事纔知聖人教人無微不至聖人曾有兩句話說道是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長姐兒此來雖不知他心裡為着何來（寓微詞於撇筆）只就面子上講昨晚二位奶奶祇不過分惠些吃食今日便雞鳴而起親到寢門來謝君子亦曰知禮不想他一片求全好意忽然被個燕北閒人澳打澳撞的捉住借此就幹旋了他那一宿無話四個字有餘不盡的文章到顯得長姐兒此來來得似乎覺道未免有些不大那個這豈不就叫作不虞之譽求全之毀然則毀譽之來毫無定評却叫人從那裡自愛起斯其故惟聖人知之故誡人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書中按下閒話再講正文却說安公子自從點了翰林丟下書本兒出了書房只這等撒和了一向早有他那班世誼同年見他翩翩丰度藹然可親都願意合他親近住了今日這家請讌會便是明日那個請閒遊把個公子應酬得沒些空閒他看了看所謂外間這車馬衣服亭臺宴飲的繁盛其風味也不過如此便想道自己眼下雖然交過這個讀書排場說不得士不通經不能致用但是通經不能通史也不過作一個朝廷不甚愛惜之官便是通經通史博古而不知今究竟也於時無補要只這等合他雲遊下去將來自己到了吃緊關頭難道就靠寫兩副單備對聯作幾句文章詩賦便好去應世不成想到這裡自己便把家藏的那些廿二史古名臣奏疏以至本朝開國方畧大清會典律例統纂三禮[illegible]通甚至漕運治河諸書凡是眼睛裡向來不曾經過的東西都搬出來放在手下當作閒書隨時流覽偶然遇着個未曾經歷無從索解的去處他家又現供養着安老爺那等一位不要修饌的老先生可以請教更兼這位老先生天生又是無論甚的疑難每問必知據知而答無答不既詳且盡並且樂此不疲因此他父子就把這樁事作了個樂敘天倫的日行工夫倒也頗不寂寞公子從此胸襟見識日見擴充益發留心庶務這且不在話下一日他闔家正

在無事閒談舅太太張太太也在坐只見家人晉升拿着一封信合一個手版進來回說鄧九太爺從山東特專人來給老爺太太賀喜說還有點土物兒後頭走着呢來人先來請安投信說着便把那信合手版遞給公子送上去老爺一看只見手版上寫着武生陸葆安便說道他家幾個人我卻都見過只不記得他們的名姓這是那一個怎的又是個武生呢公子道這個就是九公那個大徒弟綽號叫作大鐵鎚的老爺也一時想起來說莫不是我們在青雲堡住着九公把他找來演鎚給我們看看他一鎚打碎了一塊大石頭的那人公子道正是老爺道這人道也好個身材相貌公子道聽講究起來這人的本領大的狠呢除了他那把大鎚之外躥山入水無所不能遇着件事並且着實還有點把握還不止專靠血氣之勇老爺點了點頭這個當兒公子已經把那封信的外皮兒拆開老爺接過來細看了看那籤子上寫的水心公祖老弟大人台啟一行字說大奇這封信竟是老頭兒親筆寫的虧他怎的會有這個耐煩兒因拆開信看只見裡寫道是

愚兄鄧振彪頓首拜上

老弟大人安好並問

弟婦大人安好　大賢姪好　二位姑奶奶好　舅太太合二位張親家都替問好敬啟者彼至此好叁言不叙恭惟

老弟大人貴體納福

閤府吉祥如意是荷愚兄得見金榜題名錄知　大賢姪高點探花獨占鰲頭可喜可賀愚兄不勝欣喜此乃

天從人願實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真乃可喜可賀之至愚兄本當親身造

府賀喜因但有小事難以分身望其

原諒今特遣小徒陸葆安進京代賀一切不盡之言一問可知再帶去些微土物千里送鵝毛

笑納可也小婿小女二姑娘都給閤府請安外有他等給

二妹子並眾位稍去的東西都有清單可憑再問

二妹子大內的上好胎產金丹九合香求見

賜不拘多少都要真的千萬千萬務必務必都交小徒帶回順請

安好不一（酷摹詩劍平仄武經落字人手筆雖妙惟肖正是不工為工特西仲批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首段云故意摸出此等文字為舉子場中落卷寫照真知言也）

愚兄鄧振彪再拜吉日沕

再二位姑奶奶可曾有喜信兒否念念又筆

後頭還打着虎臣兩個字的圖書合他那名鎮江湖的本頭戳子安老爺見那封信通共不到三篇兒八行書前後錯落添改倒有十來處依然還是白字連篇只點頭嘆賞公子在一旁看了卻忍不住要笑老爺道你不可笑他你只想他那個脾氣性格兒竟能低下頭靜着心寫這

許多字這是甚麼樣的至誠（相賞在牝牡驪黃之外遙真知己體貼入微古人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以此）說着又看禮單見開頭第一筆寫着是鶴鹿同春老爺就不明白說甚麼是鶴鹿同春啊又往下看去見是孔陵蓍草尼山石硯聖蹟圖萊石文玩蒙山茶曹州牡丹根子其餘便是山東棉綢大布恩縣白麪掛麪耿餅焦棗兒巴魚子鹽磚看光景他大約是照着搢紳把山東的土產揀用得着的亂七八糟都給帶了來了卻又分不出甚麼是給誰的老爺因命公子把那封信念給太太聽公子將念完止剩得後面單寫的那行不曾念這個當兒金玉姊妹也急於要看看那封信公子見他兩個要看便把信遞給他兩個說九公惦着你們兩個的狠呢快看去罷何小姐自來快人快性伸手就先接過去公子說你先瞧這篇兒他一瞧兒見問他兩個有喜信兒沒有一時好不得勁兒虧他積伶一轉手便遞給張姑娘說妹妹你瞧這是倆甚麼字說着遞過去回身就走張姑娘不知是計接過去纔瞧得一眼便扔在桌子上說瞧這姐姐也躲了合何小姐湊在一處倆人卻止羞得緋紅了臉低頭而笑安太太看了不解忙拿起那信來看了看說這也值得這麼個樣兒因把鄧九公問他兩個有無喜信的話告訴了舅太太張太太又合他姊妹說道這可真叫人問得怪臊的也有倆人過來這麼二三年了還不給我抱個孫子的瞧瞧人家尋胎產金丹想來必是褚大娘子有了喜信兒了舅太太也說真個的呢一句話不曾說完張太太發了議論了說靚家那可說不的呀這是有個神兒在神兒不在的事兒誰有拿手哇好端端的話被這位太太一下注解他姊妹聽着益發不好意思說話間安老爺便要了帽子出去見那個陸葆安一時進來只見他頂帽官靴也穿着件短襟紗袍兒石青馬褂兒雖說是個武生舉動頗不粗鄙外省的禮兒沒別的見面就只磕頭那陸葆安見了安老爺就拜下去安老爺不好還禮只以揖相答便讓他上坐他那裡肯說武生的師傅囑咐說武生到了老太爺這裡就同自己兒女一樣不敢坐安老爺此時是滿肚子的遠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讓再讓三他纔在一旁坐下安老爺先問了問鄧九公的身子眷口陸保安答說他老人家精神是益發好了打發武生來一來給老太爺少老爺請安道喜二來叫武生認認門兒說趕到他老人家慶九十的時候還叫武生來請來呢還說他老如今不到南省去了輕易得不着好陳酒求老太爺這裡找幾罈交給回空的糧船帶回去不是他就叫武生買幾罈帶去了說那東西的好歹外人摸不着安老爺連說這事容易因又問起褚一官並褚大娘子可有個得子的信息陸葆安回說這倒不知正說着那拉東西的車輛以至挑的抬的都來了衆家人帶着更夫一盪一盪往裡搬運安老爺纔知那禮單上的鶴鹿同春是他專為賀喜特給我來的東海邊一對仙鶴泰山上一對梅花小鹿兒都用木籠抬了來一時張老也過來招呼便同了那陸葆安到程師爺那邊去坐安老爺這裡一面吩咐給他備飯款留便進來看鄧九公那分禮進得二門見公子正隨着太太同許多內眷們圍着看那對鶴鹿老爺於這些東西上雖雅馴如鶴鹿也不甚在意忙忙的進了屋子只檢出那冊聖蹟圖來正襟危坐的看一時內眷們也進屋裡來一旁看着問長問短老爺便從麟現闕里起一直講到西狩獲麟會把聖人七十三年的年譜講得來不曾漏得一件事跡差得一個年月舅太太聽完了說道我瞧我們這位姑老爺好真算得甚麼事兒都懂得可惜就只不懂得甚麼叫鶴鹿同春當下大家說笑一陣安太太便把其餘的東西該歸着的歸着該分散的分散公子也去周旋了周旋那個陸秀才那陸秀才當日住下次日便告辭去料理他的勾當約定過日再來領回信安老爺閒中便給鄧

九宮了回信。太太也張羅打點給鄧家諸人的回禮。以至鄧九公要的東西。臨期都交那隨苔安帶回山東而去不提。卻說安公子這個翰林院編修。雖說是個閒曹。每月館課。以至私事應酬。也得進城幾次。那時又正遇烏克齋放了掌院。有心答報師門。提拔門生。便派了他個撰文的差使。因此公子又加了些公忙。緊接着又有了大考的旨意。這大考是京城有口號的。叫作金頂朝珠掛紫貂。羣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安公子也是一甲三名授過職的。例應預考。便早晚用起功來。正在不曾考試之前。恰好出了個講官缺。掌院堂官又擬定了他。題下本來。又授了講官。雖說一樣的七兒官兒。卻例得自己專摺謝恩。謝恩這日。便蒙召見。臨上去。烏克齋又指點了他許多儀節奏對。及至叫上起兒去。聖人見他品格凝重。氣度春容。一時想起他是從前十本裡第八名特恩拔起來點的探花。問了問他的家世學業。又見他奏對稱旨。天顏大悅。從此安公子便簡在帝心。及至大考。他又考列一等。即日連陞五級。用了翰林院侍講學士。不久便放了國子監祭酒。這國子監祭酒。雖說也不過是個四品京堂。卻是個侍至聖香案。為天下師尊的腳色。你道安公子纔幾日的新進士。讓他怎的個品學兼優。也不應快到如此。這不真個是官場如戲了麼。豈不聞俗語云。一命二運三風水。果然命運風水一時湊合到一處。便是個披甲出身的。往往也會不數年出將入相。何況安公子又是個正途出身。他還多着兩層四積陰功五讀書呢。話休絮煩。卻說那時恰遇覃恩大典。舉行恩科會試。傳臚之後。新科狀元帶了一榜新進士到國子監行釋褐禮。恰好正是安公子作國子監祭酒。這釋褐禮自然要算個朝廷莫大的盛典。讀書人難遇的機緣。規矩這日狀元榜眼探花率領二三甲進士到大成殿拜過了至聖先師。便到明倫堂參拜祭酒。那明倫堂預先要用桌子搭起個高台來。台上正中安了祭酒的公座。狀元率領眾人行禮的時候。先請祭酒上台升座。然後恭肅展拜。從來禮無不答。除了君父之外。便是長者先生也必有兩句慰勞。獨到了狀元拜祭酒。那祭酒卻是要肅然無聲。安然不動的受那四拜。你道為何。相傳以為但是祭酒存些謙和。一開口。一抬手。便與狀元不利。因此這日行禮的時候。安公子仍照這儀注。朝衣朝冠。升到那個高台正中交椅上。端然正坐的受了一榜新進士四拜。便收了一個狀元門生。偏偏那科的狀元又龍頭屬老成。點的是個年近五旬的蒼髯老者。安公子纔得二十歲上下的一個美少年。巍然高坐。受這班新貴的禮。大家看了。好不替他得意。一時釋褐禮成。安公子公事已畢。算了算已經在城裡耽擱了好幾日了。看那天氣尚早。便由衙門逕回莊園。要把這場盛事稟慰父母一番。一路走着。想到這典禮之隆。聖恩之重。人生在世。讀書一場。得有今日。庶乎無媿。想着想着。忽然從無媿兩個字上想到父母俱存。不媿不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君子有三樂來。不由得一個人兒坐在車裡欣然色喜。自言自語道。且住。記得那年我們蕭史桐卿兩位恭人。因我說了句吃酒是天下第一樂。就招了他兩個許多俏皮話兒。叫我寫個四樂堂匾掛上。這話其實尖酸可惡。我一句雖說幸而成名。上慰二老。只是不曾得過個學差試差。卻說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到了今日之下。縱說我這座國子監衙門管着天下十七省龍蛇混雜的監生。算不到英才的數兒裡罷。難道我收了這個狀元門生。合一榜的新進士。還算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占全了君子有三樂不成。少停回家。便把這話作樂他兩個一番。問問他兩個如今可好讓我吃盃酒。掛那個四樂堂的匾。倒也是一段佳話。一路盤算。早到家門。進門見過父母。安老爺第一句便道。好了。居然為天下師了。公子此時也十分得

意侍談了一刻便過東院來一進院門早見他姊妹兩個從屋裡迎出來說恭喜收了狀元門生回來了公子道便是我正有句話要請教他
姐妹也道且慢我兩個先有件事要奉求（機鋒絕妙好看煞人）公子道我忙了這幾日纔得到家你兩個又有甚麼差遣也兩個道且到屋裡再說公子
進得屋子只見把他常用的一個大硯海一個大筆筒都搬出來研得墨濃洗得筆淨放在當地一張桌兒上桌兒上又鋪着一幅絹箋兩邊
用鎮紙壓着當中卻又放着一大杯酒公子一時不解問道這是甚麼儀注他姊妹兩個笑吟吟的一齊說道奉求大筆見賜四樂堂三個大
字公子斷沒想到從城裡頭暫了這麼個好燈虎兒來一進門就叫人家給揭了不禁樂得仰天大笑說你兩個怎的這等可惡因又點頭道
這正叫作惟識性者可以同居張姑娘道真個的換了衣裳為甚麼不趁着墨寫起來呢公子道這卻使不得且無論天道忌滿人事忌全不
可如此放縱便是一時高興寫了掛上儻然被老人家看見問我何為四樂你叫我怎麼回答快收拾起來罷他姊妹兩個也就一笑而罷不
想只他家這陣閨房游戲又便宜了燕北閒人歸結了他四樂堂那筆前文這話且按下不表卻說安老爺見兒子廁名清華置身通顯書香
是接下去了門庭是撐起來了家中無可顧慮自己又極清閒算了算鄧九公的九旬大慶將近因前年曾經許過他臨期親去奉祝此時不
肯失這個信便打算借此作個遠遊訪訪一路的名勝到他那裡並要多盤桓幾日疏散疏散商量定了先在本旗告了個山東就醫的假約
在三月上旬起身太太便帶同兩個媳婦忙着收拾行裝又給老爺打點出些給鄧九公作壽的禮無非如意緞疋皮張玩器活計等件預備
請老爺看過了好裝箱子老爺一看便說君子周急不繼富這些東西九公要他何用我送他的壽禮只用兩色早已辦得停停當當了一色
是他向我要的壽酒我已經叫人到天津酒行裡找了一百二十罈上好的陳紹興酒便算祝他的花甲重週已經從運河水路運了去了那
一色是我送他的壽文便是我許他的那篇生傳只這兩色薄禮他足可一醉消愁千秋不死何須再備壽禮太太一聽這話知道是又左了
去了不好搬駁只得說老爺見得自然是但是也得配上點兒不要緊的東西纔成這麼個俗禮兒呀便不合老爺再去瑣碎自己就作主意
配定了又敷餘帶上了幾百銀子防着老爺路上要使隨叫進家人們來裝箱子捆行囊一切停當老爺又托了張親家老爺程師爺在家照
料並請上小程相公途中相伴家人們只帶了梁材葉通華忠劉住兒小小子麻花兒幾個人并兩個打雜兒的廚子剃頭的去又吩咐帶上
那個烏雲蓋雪的驢兒作了代步此外應用的車輛牲口自有公子帶同家人們分撥老爺一概沒管到起身這日只不過囑咐了公子幾句
話便逍遙自在帶了一行人上路這一上路老爺是身有餘閒家無多慮空拉着輛極舒服的咕咚咚太平車兒不坐只騎着那頭驢兒遇處
名勝也要下來瞻仰見個古蹟也要站住考訂一日走不了半站但有個住處便隨遇而安只這等磨去離家三四天纔磨到良鄉華忠有些
急了晚間趁空兒回老爺說回老爺這走長路兒可得趁天氣呀要不請示老爺明日趕一個整站罷老爺也以為無可無不可次日便起了
個早約莫辰牌時分早來到涿州關外打尖卻說這坐涿州城正是各省出京進京必由的大路有名叫作日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煩難第
一州安老爺到得關廂坐在車裡一看只見那條街上不但南來北往的車馱絡繹不絕便是本地那些居民也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都穿
梭一般擁擠不動正在看着一行車馬早進了一座客店眾家人服侍老爺下了車進店房坐下大家便忙着鋪馬褥子解盥包拿銅鏇子預

備老爺要在那個跑堂兒的見這光景是個官派便不敢怠慢子只撐了壺開水在門外侯着老爺這盪出來是閒情逸致正要問問沿途的景物因呼跑堂兒的說你只管進來便問他道你這裡今日怎的這等熱鬧跑堂兒的見問答說附城裡鼓樓西有座天齊廟今兒十五是開廟的日子差不多兒都要去燒炷香都是行好的老爺老爺聽得燒香拜佛這些事便去聞不住下談又問他說此地可還有甚麼名勝安老爺說話只管是這等字斟句酌再想不到一個跑堂兒的他可曉得甚麼叫作名勝只見他聽了這話忙接口道我的老爺好話咧大嚇人不剌的一個天齊爺也有沒靈聖兒的回來你老打了尖就打那廟頭裡過白瞧瞧那燒香的人有多少那廟裡頭中間兒是太高的五間天齊殿接着寢宮兩邊兒是財神殿娘娘殿後層兒是文昌閣週圍七十二司到了那個地方兒吃喝穿戴甚麼都買不短廟後頭擺着十錦雜耍兒前日還到了個瞧希希罕兒的為甚麼今兒逛廟的人更多了呢老爺正覺他所答非所問程相公那裡就打聽說甚麼叫作希希哈兒跑堂兒的道這可真說得起活老了的都沒見過的一個希希罕兒是破天的一對大鳳凰老爺聽了不禁納罕忽然又低下頭去默默如有所思早聽程相公笑嘻嘻的說道老伯不麼我們今日就在此地歇下也去望望鳳凰罷華忠這掀老頭子是好容易盼得老爺今日要走個整站此時師爺忽然又要看鳳凰便說師爺信他們那些謠言那兒那麼件事呢不想程相公這話正合了安老爺的意思你道為何原來這位老先生自從方纔聽得跑堂兒的說了句此地有鳳凰便想道這種靈鳥自從軒轅氏在位鳳巢阿閣之後止於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漢以後雖亦偶然有之就大半是影響附會到了我大清從前慶雲現黃河清瑞麥兩岐靈芝三秀這些嘉祥算都見過甚至麒麟也來過了就只不曾見過鳳凰如今鳳凰竟見在直隸地方這豈不是聖朝一椿非常盛事況且孔夫子還不免有個鳳鳥不至吾已矣夫之嘆如今我安某生在聖朝躬逢盛事豈可當面錯過心裡正要去看看只是不好出口正在躊躇忽聽程相公要去華忠都又從旁攔他便道程師爺也是終年悶在書房裡我又左右閑在此今日竟依然住下我也陪他走走程相公聽了這話大樂連那個蘇花兒聽見逛廟也樂的跳跳鑽鑽只有華忠口裡不言心裡暗想說我瞧今日個這盪八成兒要作究當下上下一行人吃完了飯老爺留梁材等兩個在店裡自己便同了程相公帶了華忠劉住兒合小小子蘇花兒又帶上了一個打雜兒的背着馬褥子背壺碗包還吩咐帶了兩吊零錢慢慢的出了店門步進州城往天齊廟而來於路無話不一時早望見那座廟門原來安老爺雖是生長京城活了五十來歲凡是京城的東嶽廟城隍廟曹公觀白雲觀以至隆福寺護國寺這些地方從沒逛過（在下脚懶可步後塵）此刻纔到這座廟門外見那些買吃食的吆吆喝喝沿街又橫三竪四擺着許多茶筍簸箕撣子毛扇兒等類的攤子擠子那逛廟的人是沒男沒女出入不斷亂擠老爺見一個讓一個只覺自己擠不上去華忠道奴才頭裡走着罷說着進山門那山門裡便有些賣通草花兒的香草兒的磁器傢伙的耍貨兒的以至賣酸梅湯的豆汁兒的酸辣涼粉兒的羊肉熱麫的處處攤子上都有些人在那裡圍着吃喝程相公此時兩隻眼睛不夠使的正在東瞧西望又聽得那邊吆喝吃酪罷好乾酪哇程相公便問甚麼子叫個澇安老爺道叫人端一碗你嘗嘗說着便同他到鐘樓跟前台堦兒上坐下一時端來他看了雪白的一碗東西上面還點着個紅點兒便覺可愛接過來就嚷道哦喲冰冷的只怕要拿點開水來冲冲吃罷安老爺說不妨吃下去並不冷他又拿那銅匙子舀

了點兒放在嘴裡纔放進去就嚷道阿原來是牛奶便此牙裂嘴的吐在地下安老爺道不能吃倒别勉强隨把碗酪給蘇花兒吃了大家說一路來到天王殿一進去安老爺看見那神像脚下各各造着兩個精怪便覺得不然說何必神道設教到如此程相公道老伯怎的倒不曉得這個這就是風調雨順四大天王老爺因問何以見得是風調雨順程相公道哪那手拿一把鋼鋒寶劍的正是個風那個抱着面琵琶琵琶是要調和了絃纔好彈的可不是個調那拿雨傘的便是個雨安老爺雖是滿腹學問向來一知半解無不虛心聽如此說不等他說完便連連點頭說講的有些道理因又問那個順天王又作如何講法呢程相公見問翻着眼睛想了半日說正是他手裡只拿了一條滿長的大蛇倒不曉得他怎的叫作順天王劉住兒說那不是長蟲人家都說那是個花老虎老爺說亂道因捻着鬍子望了會子說道哦據我看來這蟠東西不但非花老虎亦非蛇也只怕就是雉入大水為蜃的那個蜃纔暗合這個順天王的順字程相公道老伯又來了我們南邊那個蜃字讀作上聲順字讀作去聲怎合得到一處呢老爺道噯呀世兄你既曉得蜃字讀上聲難道倒不曉得這個字是十一軫十二震兩韻雙收同義的麼老爺只顧合世兄這一陣考据風調雨順家人們只好跟在後頭站住再加上圍了一大圈子聽熱鬧兒的把個天王殿穿堂門兒的要路口兒給堵住了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嚷道走着逛拉走着逛拉要講究這個自己家園兒裡找間學房講去這廟裡是個大家的馬兒大家騎的地方兒讓大夥兒熱鬧熱鬧眼睛别招含怨老爺連忙就走程相公還在那裡打聽說甚麼叫作熱鬧眼睛華忠拉了他一把說走罷我的大叔不悅之意溢於言表說着出了天王殿的大門兒便望見那座正殿只見正中一條甬路直接到正殿的月台跟前甬路兩旁便是賣估衣的零剪裁料兒的包銀首飾的燒料貨的台揩兒上也擺着些碎貨攤子安老爺無心細看順着那條甬路上了月台只見殿前放了個大鐵香爐又砌着個大香池子殿門上卻攔着柵欄不許人進去那些燒香的只在當院子裡點着炉舉着磕頭磕完了頭便把那香撂在池子裡卻把那包香的字紙扔在滿地大家踹來踹去只不在意老爺一見登時老大的不安嚷道阿阿這班人這等作踐先聖遺文卻又來燒甚麼香說着便叫華忠說你們快把這些字紙替他們揀起來送到爐裡焚化了華忠一聽心裡說道好我們爺兒們今日也不知是逛廟來了也不知是揀窮來了但是主人吩咐沒法兒只得大家胡擄起來送到爐裡去焚化老爺還恐怕大家揀得不乾淨自己拉了程相公帶了小小子蘇花兒也毛着腰一張張的揀得不了又望着那些燒香的說道你衆位剩下這字紙來就隨手撂在爐裡焚了也好衆人也有聽信這話的也有佯佯不理倒笑他是個書獃子的那知他這書獃子這陣獃倒正是塲勝念千聲佛強燒萬炷香的功德卻說安老爺揀完了字紙自己也累了一腦門子汗正在掏出小手巾兒來擦着程相公又叫道老伯我們到底要望望黃老爺去老爺詫異道那位黃老爺華忠道師爺說的就是天齊爺安老爺道東嶽大帝是位發育萬物的震旦尊神你卻怎的忽然稱他是黃老爺這話又何所本程相公道這也是那部封神演義上的老爺楞了一楞說然則你方纔講的那風調雨順也是封神演義上的考据下來的倒累我推敲了半日這卻怎講說着不到正殿便踅回來站在甬路上望了望那兩廂的財神殿娘娘殿只見這殿裡打金錢眼的又有捨了一吊香錢抱個紙元寶去說是借財氣的那殿裡拴娃娃的又有送了一窩泥兒塑的猪狗來說是還願心的沒男沒女挨肩擦背擁擠在一處老爺看了便說我們似乎不必同這班人

亂擠去了罷怎禁得那位程相公此時不但要逛逛財神殿娘娘殿並且還要看看七十二司只望着老爺一個勁兒笑嘻嘻的睄瞄老爺看這光景便叫華忠說你同師爺走走去我竟不能奉陪了。讓我在這裡靜一靜兒罷。因指着蔴花兒道把他也帶了去。華忠聽了把馬褂子給老爺鋪在陰樹涼兒裡一座石碑後頭。又叫劉住兒拿上盈包背壺到那邊茶湯壺上倒盌茶來。老爺說不必你們把這些零碎東西索興都交給我你們去逛你們的。大家見老爺如此吩咐。只得都去這裡剩了老爺一個人兒。悶坐無聊。忽然想起何不轉到碑前頭讀讀這統碑文。也考訂考訂這座廟究竟建自何朝何代想到這裡。便站起來倒背着手兒踱過去揚着臉兒去看那碑文纔看了一行。只聽得身背後猛可裡嗡的一聲。只覺一個人往脊梁上一撲。緊接着就雙手摟住脖子。叫了聲嗳喲我的乖喲。老爺冷不防這一下子險些兒不曾衝個觔斗。當下吃一大驚。暗想我自來不會合人頑笑。也從沒人合我頑笑。這卻是誰。纔待要問。幸而那人一把就鬆開了。老爺連忙回過身來。不想那人一個躲不及。一倒腳又正造在老爺腳上那個蹠指日雞眼上。老爺疼的握着腳嗳喲了一聲。疼過那陣定神一看。原來正是方纔在娘娘殿拴娃娃的那班婦女。只見為頭的是個四十來歲的矮胖女人。穿着件短布衫兒。拖着雙薄片鞋兒。老爺轉過身來纔合他對了面兒。便覺那陣酒蒜味兒往鼻子裡直灌。不算外還夾雜着熱撲撲的一股子狐臭氣。又看了看他後頭還跟着一羣年輕婦人一個個粉面油頭妖聲浪氣。且不必論他的模樣兒。只看那派打扮兒就沒有一個安靜的。安老爺如何見過這個陣仗。登時嚇得呆了。只說了句這這這是怎麼講。那個胖女人卻也覺得臉上有些下不來。只聽他口兒嘈嘈道那兒呀纔剛不是我們打夥兒從娘娘殿裡出來嗎。瞧見你一個人兒仰着個頦兒。儘着瞅着那碑上頭。我只打量那上頭有個甚麼希希罕兒呢。也仰着個頦兒一頭兒往上瞧。一頭兒往前走。誰知腳底下橫不楞子趕着條浪狗叫我一腳就造了他爪子上了。要不虧我躲的溜撒。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他敬我一乖乖。准是我自己鬧個嘴吃屎。你還說呢。老爺此時肚子裡就讓有天大的道理海樣的學問。嘴裡要想講一個字兒也不能了。（此時覺男太太之幽嫻貞靜雅令宜人邈不可追矣○以鄧九公十三妹之材武晏家蕭之執拗謗鈺甫之枝刻皆有以屈服之變化之而於此獨窘於羣婢將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理固然也柳陸士衡所稱烈火流金不能焚影沈寒暑海不能結風力必有所窮也程師爺倘聞此事必笑老翁與葉通對局而後此陽滿程第二次為遺風）只氣得渾身亂顫歎着雙眼待要發作一場。忽見旁邊兒又過來了個年輕的小媳婦子。穿一件䘨肩貼背鑲大如意頭兒。水紅裡子西湖色的濮院紬的半大夾襖下面不穿裙兒。露半截子三鑲對靠青縐綢散褲腿兒。褲子腳下一雙過橋高底兒大紅緞子小鞋兒。右手拏着根大長的烟袋。手腕子底下還搭拉着一條桃紅繡花兒手巾。卻斜尖兒拴在鐲子上。左手是鬧蟲蟲的一大把子通草花兒花蝴蝶兒。都插在一根蔴稭棍兒舉着。梳着大鬆的鬅頭清水臉兒。嘴上點一點兒棉花胭脂。不必開口。兩條眉毛活動的就像要說話。不必側耳。兩隻眼睛積伶的就像會聽話。不說話也罷。一說話是鼻子裡先帶點兒膿音兒。嗓子裡還略沾點兒膛調。他見那矮胖女人合安老爺嘈嘈湊到跟前。把安老爺上下打量兩眼。一把推開那個女人。便笑嘻嘻的望着安老爺說道。老爺子。你老別計較他。他喝兩盅子貓溺就是這麼着。也有造了人家的腳到合人家枇禮的。瞧瞧人家新兒的靴子。給踹了個泥腳印子。這是這麼說呢。你老給我拿着這把子花兒。等我給你老撢了啵。說着就把手裡的花兒往安老爺肩膀子上擱。老爺待要不接。又怕給他掉在地下惹出事來。心裡一陣忙亂。就接過來了。這個當兒他蹲身下去。就拿他那條手巾給老爺撢靴子上

的那塊泥只他往下這一蹲安老爺但覺得一般子異香異氣又像生麝香味兒又像松穰兒味兒一時也辨不出是香是臊是甜甘是哈喇那氣味一直撲到臉上來老爺纔待要往後退早被他一隻手撥住脚後跟嘴裡還斜叼着根長烟袋揚着臉兒說你到底撬起點腿兒來呀老爺此時只急得手尖兒冰涼心窩裡亂跳萬不得話只說豈敢豈敢他道這又算個甚麼兒呢大夥兒都是出來取樂兒沒講究老爺好容易等他撣完了那隻靴子鬆開手站起來自己是急於要把手裡那把子通草花兒交還他好走他且不接那花兒說道你老別忙我求你老點事兒說着一面伸手拔下耳挖子從上頭腿下個黃紙帖兒來口裡一面說道老爺子你老將纔不是在月台上揀那字紙的時候兒瑪我這麼冷眼兒瞧着你老八成兒是個識文斷字的我纔在老娘娘跟前求了一籤是求小人兒們的說着又栖在安老爺耳朵底下悄悄兒的說道你老瞧我倒有倆來的月沒見了也摸不着是病啊是喜你老瞧瞧老娘娘這籤上怎麼說的給破說破說呢你看這位老爺他只抱定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兩句書直到這個場中還絕絕不肯撒個謊說我不識文我不斷字聽得那媳婦子請教他不由得這手舉着花兒那手就把個籤帖兒接過來可耐此時是意亂心忙眼光不定看了半日再也看不明白好容易纔找着了病立痊孕生男六個字忙說不是病一定要弄璋的那媳婦子又不懂這句文話兒說你老爺叫我弄甚麼行子這纔急出老爺的老實話來了說一定恭喜的他這纔歡喜連籤帖兒帶那把子花兒都接過去將接過去又把那籤帖兒遞過來說你老索性再用點兒心給瞧瞧倒底是個了頭是個小子安老爺真真被他磨得沒法兒只得嚷道準養小子那班婦女兒老爺斷的這等準一聲都圍上來了有的拉着那媳婦子就道喜他也點着頭兒說喜呀這是老娘娘的慈悲也虧人家這位老大爺子解得開呀說話間那班婦女就七手八脚各人找各人的籤帖兒都要求老爺破說老爺可真頑兒不開了連說不必看了不必看了我曉得這廟裡娘娘的籤靈的狠呢凡是你們一起來求籤的都要養小子的不想這班人裡頭夾着個靈官廟的姑子他身穿一件二藍洋縐僧衣脚登一雙三色挖鑲僧鞋頭戴一頂月白紗胎兒沿倭緞盤金線的草帽兒太陽上還貼着兩貼青緞子膏藥他也正求了個籤貼兒拴在帽頂兒上聽安老爺這等說便道喂你悠着點兒老頭子我一個出家人不當家花拉的你叫我那兒養小子去呀那小媳婦子同大家都連忙攔說道師傅你別人家可怎麼知道偺們是一起兒來的呢那矮胖女子便向那姑子嘈嘈道你罷呀你們那廟裡那一年不請三五回姥姥哇怎麼說呢那姑子丟下安老爺趕去就要撕那矮胖婦人的嘴說你要這麼給我濺我是撕你這張肥纔說到這裡又一個過去握住他的嘴說道當着人家識文斷字的人兒呢別掄當着人家笑話說着纔大家嘻嘻哈哈拉拉扯扯奔了那座財神殿去了老爺受這場熱窩心裡下也不讓那長姐兒給程師老爺點那袋烟的窩心這大約也要算小小一個果報（愚謂家有兩鳳猶必欲看真鳳豈懲葉公好龍之失乎觀此可為貪不知止者戒）卻說老爺見衆人散了趁這機會頭也不敢回舉身就走一溜烟走到將纔原座的那個地方兒只見華忠早同程相公一羣人轉了個大灣兒回來了華忠一見老爺就問老爺把馬褂子交給誰了老爺一看纔知那馬褂子背壺盒包一切零零碎碎的東西不知甚麼時候早已丟了個踪影全無想了想方纔自己交的那一通兒又一個字兒不好合華忠說（此之謂啞巴虧）憬了半天只得說道我方纔將到碑頭裡看了看那碑文怎知這些東西就會不見了呢華忠急了說這不是丟了嗎等奴才趕下去老爺連忙攔住說這又甚

麼要緊何嘗得是甚麼人拿去又那裡去找他華忠是一肚皮的沒好氣說道老爺只管這麼寬恩奴才們這起子人跟出來是作甚麼的呢會把老爺隨身的東西給丟了老爺道這話好糊塗你就講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方纔是我自己在這裏看着究竟是誰之過與不必說了我們幹正經的看鳳凰去罷說着大家就從那個西隨牆門兒遶後殿來見那裡又有許多攏牙蟲的賣耗子藥的賣金剛大力丸的賣烟料的以至相面的占燈下數的起六壬課的又見一羣女人蹲在一個賣鵪鶉烟袋子的攤子上講價兒老爺此時是頭也不敢抬忙忙的一直往後走這纔把必應瞻禮的個文昌閣抹門兒過去了纔進了西邊那個角門子便見那空院子裡圍着個破藍布帳子裡面鑼鼓喧天帳子外頭一個人站在那裡嚷道撤宮板兒一位瞧瞧這個鳳凰單展翅老爺聽了心中暗喜連忙進去原來卻是起子跑旱船的只見一個三十來歲漆黑的大汗子一嘴巴子的鬍子渣兒也包了頭穿了彩衣歪在那個旱船上一手托了腮把那隻手單撒手兒伸了個懶腰臉上還作出許多百媚千嬌的醜態來鬧了一陣又聽那個打鑼的嚷道看完了鳳凰單展翅這就該着請太爺們瞧飛蝴蝶兒了安老爺這纔明白原來這就叫作鳳凰單展翅連忙回身就走只說道無恥之恥無恥矣華忠嘻了一聲見那邊還有許多耍狗熊耍耗子的他看那光景禁不得再去撒歡去了便一直引着老爺從文昌閣後身兒遶到東邊兒老爺一看就比那西邊兒安靜多了有的墻上掛了個燈虎兒壁子猜燈虎兒的有的三個一羣兩個一夥兒踢毽的只那南邊兒靠着東墻圍着個帳子約莫裡頭是個書場兒北邊卻圍着簇新的大藍布帳子那帳子門兒外頭也站着倆人還都帶着纓帽兒聽他說話的口音倒像四川雲貴一路的人只聽他文謅謅的說道人品有個高低飛禽走獸也有個貴賤這對飛禽是不輕容易得見的請看看程相公聽見便說老伯這一定是鳳凰了老爺也點點頭搖搖擺擺的進去見那帳子裡頭還有一道網城網城裡果然有金碧輝煌的一對大鳥老爺還不曾開口劉住兒就說這不是偺們城裡頭提廟的那對孔雀嗎那兒的鳳凰啊安老爺這纔後悔這盪廟逛的好不冤哉枉也他只管這等後悔心裡的篤信好學始終還不信這就叫上了當了只疑心或者今日適逢其會鳳鳥不至也不可知因說我們回店去罷華忠說得請老爺略等一等兒這麼個當兒蘇花兒又拉屎去了老爺正不耐煩便說這就是方纔那碗酪吃的誰想恰好程相公也在那裡悄悄兒的問劉住兒說那裡好出大恭我也去老爺聽說便道索性請師爺也方便了來罷我偺此歇歇兒也好華忠滿院子裡看了一遍只找不出個坐兒來說不然請老爺到南邊兒那書場兒的板櫈上坐坐去罷老爺此時是不曾看得鳳凰興致索然一聲兒不言語只跟了他走及至走進那書場兒去纔見不是個說書的原來是個道士坐在緊靠東墻根兒面前放着張桌兒週圍擺着幾條板櫈那板櫈上坐着也沒多的幾個人另有個看場兒的正拿着個升給他打錢那桌子上通共也不過打了有三二百零錢老爺看那道士時只見他穿一件藍布道袍戴一頂棕道笠兒那時正是日色西照他把那笠兒戴得齊眉遮了太陽臉上卻又照戲上小丑一般抹着個三花臉兒還帶着一圈兒狗蠅鬍子左胳膊上攏着個漁鼓手裡搯着副簡板卻把左手拍着鼓只聽他扎嘣嘣扎嘣嘣扎嘣扎嘣扎嘣打着在那裡等着攢錢忽見安老爺進來坐下他又把頭上那個道笠兒望下遮了一遮便按住鼓板發科道

一不錦樣年華水樣過輪蹄風雨暗消磨倉皇一枕黃粱夢都付人間春夢婆小子風塵奔走不道姓名只因作了半世懞懂癡人醒來一場

繁華大夢。思之無味。說也可憐。隨口編了幾句道情。無非喚醒癡聾。破除煩惱。這也叫作只得如此。無可奈何。不免將來請教諸公。聊當一笑。

他說完了這段科白。又接着板眼。拍那漁鼓。安老爺何來於戲文彈詞一道。本不留心。到了和尚道士兩門。更不對路。何況這道士又自己弄成那等一副嘴臉。老爺看了。早就有些不耐煩。只管坐在那裡。卻掉轉頭來望着別處。忽然聽他這四句開場詩。竟不落故套。就這段科白。也竟不俗。不由得又着了點兒文字魔。倒要留心聽聽他底下唱些甚麼。只聽他唱道

鼓逢逢。第一聲。莫爭喧。仔細聽。人生世上渾如夢。春花秋月銷磨盡。蒼狗白雲變態中。遊絲萬丈飄無定。誦幾句盲詞瞎話。當作他暮鼓晨鐘。

安老爺聽了。點點頭。心裡暗說。他這一段自然要算個總起的引子了。因又聽他往下唱道。

判官家。說帝王。征誅慘。揖讓忙。暴秦炎漢糊塗帳。六朝金粉空塵跡。五代干戈小戲場。李唐趙宋風吹浪。抵多少寺僧白雁。都成了紙上文章。

最難逃。名利關。擁銅山。鐵券傳。豐碑早見磨刀慘。馱來薏苡冤難雪。擊碎珊瑚酒未寒。千秋最苦英雄漢。早知道三分鼎足。儘癡心六出祁山。

安老爺聽了。想道。這兩段自然要算歷代帝王將相了。底下要只這等一折折的排下去。也就沒多的話說了。便聽他按住鼓板。提高了一調。又唱道。怎如他耕織圖。安老爺纔聽得這句。不覺讚道。這一轉轉得大妙。便靜靜兒的聽他唱下去道

怎如他。耕織圖。一張機。一把鋤。兩般便是擎天柱。春祈秋報香三炷。飲蜡歡豳酒半壺。兒童鬧擊迎年鼓。一家兒呵呵大笑。都說道完了官租。

儘逍遙。漁半樵。靠青山。傍水坳。手竿肩擔明殘照。網來肥鱖擕薑煮。砍得青松帶葉燒。御盃敢把王侯笑。醉來時狂歌一曲。猛抬頭月小天高。

牧童兒。自在身。走橫橋。臥樹陰。短蓑斜笠相廝趁。夕陽鞭影垂楊外。春雨笛聲紅杏林。世間最好騎牛穩。日西矬歸家晚飯。稻粥香撲鼻噴噴。

正聽着。程相公出了恭回來。說老伯候了半日。我們去罷。老爺此時倒有點兒不肯走了。點點頭。又聽那道士敲了陣鼓板唱道。

爽高風。隱逸流。住深山。怕出頭。山中樂事般般有。閑招猿鶴成三友。坐擁詩書傲五侯。雲多不礙梅花瘦。渾不問眼前興廢。再休提皮裡春秋。

破愁城。酒一盃。覓當壚。酤舊醅。酒徒奪盡人間牟。卦中奇耦閑休問。葉底枯榮任幾回。頹[illegible]欹作千場醉。不怕保天驚石破。怎當他甜睡

老頭陀好快哉鬢如霜貌似孩削光頭髮鬢眉在菩提了悟原非樹明鏡空懸那是臺略蜊到口心無礙俺只管薅鋤煩惱沒來由見甚如來

學神仙作道家踏芒鞋綰髻丫葫蘆一個斜肩掛丹頭不賣房中藥指上休談頂刻花隨緣便是長生法聽說他結茅雲外卻叫人何處尋他

鼓聲敲敲漸低曲將終鼓瑟希西風緊吹唬猿起陽關三疊傷心調杜老七哀寫怨詩此中無限英雄淚收拾起浮生閑話交還他鼓板新詞

安老爺一直聽完又聽他唱那尾聲道

這番閑話君聽者不是閑饒舌飛鳥各投林殘照吞明滅俺則待唱着這道情兒歸山去也

唱完了只見他把漁鼓簡板橫在桌子上站起來望着眾人轉着圈兒拱了拱手說道獻醜獻醜列位客官不拘多少隨心樂助總成總成眾人各各隨意給了他幾文而散華忠也打串兒上擄下幾十錢來給那個打錢兒的老爺正在那裡想他這套道情不但聲調詞句不俗並且算了算連科白帶煞尾通共十三段竟是按古韻十二攝照詞曲家增出灰韻一韻合着十三折譜成的早覺這斷斷不是這個花嘴花臉的道士所能解得要問問他自己是天生的不願意同僧道打交道卻又着實賞鑑他這幾句道情便想多給幾文犒勞犒勞他見華忠只給了他幾十文就說道你這生這等小器就多給他些何妨回頭看看了那串兒上卻只剩了沒多的錢因問你大家誰還帶着錢呢不想問了問連那打雜兒的一時間都把幾個零錢使完了程相公道老伯要用吾這裡有銀子可好老爺大喜說更好及至他從順袋裡取出來卻是個五兩的錠兒一時又沒處夾老爺便叫小小子蘇花兒送給那個道士那道士接過來不曾作謝先望着那銀子嘆了口氣道噯路盡纔知蜀道平恩深便覺秋雲厚忽然兩淚直流把那個粉臉兒冲得一行一道的益發不成個模樣他忙忙的用道袍袖子沾了一沾往前走了兩步向安老爺深深打了一躬說恩官厚賜貧道在這裡稽首了安老爺聽他說了這蜀道秋雲兩句覺得這道士不是個蠢人或者這道情竟是他自已一片哀怨也不可知便覺他雖是個道士也不甚討厭連忙還了他個揖華忠一旁看見口裡咕囔道得了我們老爺索性越交越腳高了便走上去直橛橛的說道回老爺這天西北陰上來了咱們可沒帶雨傘哪老爺看了看西北上果然有些陰過來便不及合那道士細談同了程相公一行人出了天齊廟的那個後門兒一路回店裡來梁材在店裡已經叫廚子把老爺的晚飯備妥又給老爺煮下羊肉打點了幾樣兒路菜照舊有他店裡的頓飯餅麪老爺此時吃飯是第二件事寬了一天渴了半日急於要先擦擦臉喝碗茶無如此時茶碗背壺銅鏇子是被老爺一統碑文讀成了個鋼裡的醬蘿蔔沒了纓兒了馬褥子是也從碑道裡走了幸而茶碗還有數餘帶着的梁材倒上茶來劉住兒又忙着拿銅盆舀了盆水伺候老爺洗了臉葉通便把程相公的馬褥子給老爺鋪上又把自己那個借給他一時端上茶來老爺同

程相公一面吃着酒心裡還是念念不忘那個鳳凰恰好跑堂兒的端上羊肉來程相公便叫住問他道店家店家你快些這裡來你早上說的天齊廟有得鳳凰看怎的我們看不着跑堂兒的一楞說看不着沒有的話這店裡有好幾位都瞧了回來了我們打雜兒的燒香去回來也說瞧見你老同老爺在那兒瞧鳳凰來着怎麼說看不着呢老爺說果然沒有看見只有一對孔雀在那裡跑堂兒的聽見想了想纔笑呵呵的道是啊孔雀啊他那毛兒就像戴的翎子似的我早起說的就是他我是把兩樣東西的名兒記擰了老爺一聽這纔悟過今日這一盪算寬走了安公竟一日之冤誤於跑堂兒的口中無心之一擰擰之為患深矣我讀至此徬徨不已念自少時東塗西抹晚年又復灾梨禍棗其為擰也不知凡幾其足以誤天下之安公不知凡幾也噫○高德儒嘗指孔雀為鸞矣今指為鳳非進而益上也然而一故一誤正自有辨鳳之誤兮猶可說也鸞之誤兮不可說也一時吃完了飯家人們也有買東西去的也有打辮子去的一時只剩了華忠劉住兒兩個華忠又去走動這個當兒忽見劉住兒跑進來說外頭有個人要見老爺老爺說難道又是位喜賀大爺不成劉住兒又不懂老爺這句反言以申明之的話回道不是喜賀大爺那位奴才見過這個人奴才不認得他奴才問他他說老爺見了他認得他老爺道算了罷你弄不清楚這些事快把華忠找來罷半日找了華忠來老爺正叫他去看看這人倒底是誰華忠道不用看奴才纔進來就瞧見他了就是方纔在廟上唱道情的那個道士老爺一聽先就急了說我說這些人斷招惹不得所以叫作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因問劉住兒道既如此你在廟上也聽他唱了那半日怎的又說不認得呢華忠道請老爺別怪劉住兒他這時候不是方纔那個打扮兒了臉兒也洗乾淨了穿着件舊短襟袍兒石青馬褂兒穿靴戴帽並且是個高提梁兒他見了奴才還裝糊塗奴才一瞧他那神情兒就認出他來了問他來作甚麼他說來謝謝老爺見了老爺還有話說奴才想着老爺可見這些人作甚麼呢就告訴他說回來替你回罷老爺連道狠是狠是華忠道誰知他竟不肯走說務必求見見老爺還說他在淮上常見老爺回明了老爺一定見他的奴才問他姓名他又不肯說只說老爺一見自然認得老爺沒好氣道怎麼你也合劉住兒一般兒大的糊塗難道我在淮上常見的人你曾不認得嗎華忠不敢強嘴等老爺發作完了纔回道老爺聖明奴才提到青雲堡就迎見老爺回了京了奴才合劉住兒一樣也是沒到過淮上的老爺一時無話只說偏偏兒這麼一刻兒上過淮上的人又都不在跟前因賭氣說你叫他進來我見他罷華忠只得去叫那人及至那人進來老爺纔要欠身他已經站在當地望着老爺拖地一躬起來說道水心先生別來無恙可還認識當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這個道人麽這正是栁絮萍踪渾一夢相逢何必定來生要知說話的道人是誰下回書交代

第三十九回

包容量一諾義賙貧　矍鑠翁九袠雙生子

這回書接演上回話表安老爺叫華忠把那個改裝的道士帶進來正要認認這人是誰問問他的來意不想他進門就是一躬起來開口就叫了聲水心先生接着便說可還認得我這當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道人麽老爺聽了不勝詫異這纔站起身來定睛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從前在南河作知縣時候受過知遇的那位老恩憲前任河台談爾音鳳鳥不至鳴鶏乃來老爺但想不到此時忽然合他恁地相逢倉卒間倒覺舉措不安忙着先讓程相公迴避過了自己料是一時換不及衣服只換了頂帽子轉身說道卑職安學海斷想不到此地得見憲台方纔蒿過既昧於瞻拜今蒙降臨又不及迎接且惶且愧但是草莽之間不可廢禮請憲台上坐容卑職叅謁把個談爾音慌了上前扶





住說道水心先生我談爾音具有人心苟非事到萬難萬不敢靦顏來見我先生要一定這等稱謂這等儀節使我益發無地自容卻叫我這一肚皮的話怎得說出口安老爺看了他那媿汗不堪的神情倒覺不好過於拘禮還朝上打了三躬纔合他分賓主坐下此時上街去的家人們也都回來了倒上茶來安老爺又親自送茶依然是憲台長大人短華忠站在傍邊聽了半日纔知這東西原來就是把我們老爺坑苦了的那個談爾音待要得罪他兩句又礙着主人只氣了他個磨掌搓拳直眉瞪眼安老爺卻只藹然和氣的問他道憲台是幾時蒙恩賜環的竟自不知怎的既不進京又不回籍卻只逗遛在此更不敢動問方纔在天齊廟相遇怎的又裝扮成那等個行藏卻是為何那談爾音見問未曾開口眼中落淚一面擺手一面搖頭說道先生這話一言難盡我自從那年獲罪發往軍台原想着硯則金漆田亦書致花既添於錦上炭豈送於雪中哀哉此老何見畫之晚而作此想乎河工上還有幾個着實受過我些好處的舊日屬員打算叫他們幫助幾千金交了台費便好還鄉不想這班人不肯也罷了連回話都沒得一句難得接到他一封回信又無非告苦說窮那語言文字之間還帶些笑罵因此沒法在台站上一住三年纔得効力年滿回來便想一想不已至於再想可謂下愚不移在京官同鄉道裡打個把式那知我們那班同鄉更狠算起來這些人平日也不知用過我多少別敬節儀如今見我這等回來他們竟自閉門不納還道我不是安分之徒竟大家鳴鼓而攻起來沒奈何只得奔到此地投奔一個州吏目正是我的妻舅叫作蔡錫江不想他這等一個小小官兒也竟會被上司訪着他帷薄不修憲台令親既係九江納錫叫他帷薄怎樣修法以此被參能無叫屈又參回去了把我悶得來進退兩難幸得我們紹興府山陰道上多有些會唱道情的我還記得那腔調也隨口編了兩句就弄了副漁鼓簡板每日胡亂唱來餬口又怕被人看破我的行藏所以纔把些粉墨遮了我這張羞臉作夢也想不到今日在此遇見你這水心先生竟慨然助了我五兩銀子所以特地到門叩謝說罷站起來又打了一躬安老爺此時正在後悔自己方纔在廟上不合一時粗心不曾認出他那個假面目來無端的給了他幾兩銀子倒像特地去簡褻他一般如今聽他這等說法果然是把自己的無心犒賞認作了有意酬恩一時越發不安連忙說道大人你怎的倒這等說說着正要往下辯白這個原故那談爾音不等老爺說完接過來也說道先生你纔叫作怎的倒這等說你可記得你我同在南河我作壽時節你送我那五十金的公分那時只因我看見各官除了公分之外都另有分厚禮獨先生你只單單的送了那公分五十金我不合一時動了個小人之見就幾乎弄得你家破人亡今日狹路相逢我正愁你要在衆人面前大大的出我一場醜安公之案無可平反及談老之身無從科罪蓋原謀之機械深而無跡可尋也法貴誅心至心不可見法亦有時而窮此等供詞烏克齊豈能得之公堂之上只有數窮悔起不須人問天叫他自己直說出來不料你不念舊惡也罷了又慨然贈我五兩銀子你可曉得我談爾音當年看了即五十兩輕如草芥今日看得這五兩便重似泰山你叫我怎的不要感激不要這樣說法只是我方纔那番賣唱乞食的行逕真真叫作無可奈何只得如此還要求老先生函蓋包荒此後見了我們河工上那班舊日的朋友切切不要提起纔好安老爺原是憋着一肚子話極力要辯白我方纔如果認出是你來斷不肯那樣褻瀆你他是算認定了難得老爺認得出是他來還肯這等憐惜他兩下的越說越不得明白兩下[illegible]越說越不得明白燕北閑人只五[illegible]七字耳早已說得明明白白說着說着他越發提起前情直言不諱一味自怨自悔老爺是位仁慈不過的便覺這人尚有三分夜氣早動了一片不忍人之心一時又替他臉上下不來又覺自己心上過不去待要寬慰勸勉他一番便道大人休如此說貧乃士之

常不足為累便是市上吹簫街頭鼓板這些事古人中如汧國公蘆中人等輩也都作過不過方今聖明在上非其時耳依學海鄙見還是早辦一條歸路回到家鄉先圖個骨肉團聚一面藏器待時或者聖恩高厚想起來還有東山再起之日也未可知他又擺手說道先生這話說得遠了實不相瞞我談爾音此時只住在對門一個小車子店裡一日兩餐還沒處打算哪只這兩件衣裳還是托店主人賃來的就方纔穿戴的那道衣道笠兒也是合天齊廟裡一個道人借的他還定要用我五十大錢的酒錢你看人情這等艱難叫我一何從那裡辦條歸路起如今是好了有了水心先生你這五兩頭已經有得一半陶成怎的再得有這等五兩頭我便打算搭了我們紹興回空的糧船回去只是那裡還想作的着這樣第二個春夢老爺這纔明白他是還短幾兩銀子說不出口不禁點頭歎息了一聲默默不語便讓他吃茶要論安老爺素日的為人此刻的光景既不是拿不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捨不得這幾兩銀子要講急人之急正該或多或少叫家人立刻拿出銀子來當面給了他打發他何等爽快怎的又默然不語呢燕北閒人最不喜用直筆云當面給他何等爽快蓋以明此等爽快非不曉用不肯用也是以謂之文也必持菩提無樹明鏡非臺之說則由太極而兩儀由四象而八卦皆多事矣將天不必日月星辰地不必山川草木情文相生之謂何得無寥寂寡歡乎原來老爺正為此時自己合他是一窮一通一貴一賤翻了個局面待說斟酌個可以與可以無與罷倒像為了淮安被參的前情近於使驕且吝待說博施濟衆罷只這等隨便拿出幾兩銀子來給他不但不是個富而好禮的道理越發顯得方纔廟上給他那幾兩銀子是有意打趣他了一時心裡怎麼想怎麼覺得不合天理人情只端了碗茶一面陪着那個談爾音一面三迴九轉的心裡盤算一直等到客都把茶碗放下了老爺還捧着個盌在那裡盤算呢談爾音看那神情料是沒指望了不好久坐談了兩句散話也就告辭老爺便放下茶盌一直送他出了店門還等他走了幾步然後纔回身進來坐下又思索了半天便叫梁材華忠兩個來吩咐道你們看看有太太給我帶上的幾百銀子在那一個箱子裡給我拿出來此刻程相公也在跟前便道老伯我那五兩頭不忙那是老人家要買阿膠用的等到了山東再把我不遲老爺搖搖頭道不是梁材也回說老爺要使銀子外頭有留出來的五十兩沒用完呢老爺道你只給我拿來就是了兩個聽了便叫了打雜兒的幫着到行李車上鬆繩解扣把箱子抬進來忙着解夾板折包皮找鑰匙開鎖頭老爺看了看那箱子裡裝着是五百銀子便吩咐梁材向店家借個天平要平出二百四十兩來分作三包又叫葉通寫三個餽贐的籤子按包貼上再現買個黑皮子手版來要恭楷寫舊屬安學海一行字又叫騰個拜匣預備裝銀子又叫打開包袱把行裝袍褂拿出來換上華忠見老爺這光景像是要去拜客便請示老爺到那裡去還是車去馬去派誰跟了去老爺見他那臉上不大平靜不先通達於胸中安能平靜於臉上水心先生所以含華而取業也恐怕悞事便不要招惹他只說一概不用你只叫個打雜兒的跟着我要親身把這銀子送給那位談大人去原來華忠方纔問的時候就早猜出老爺這着兒來了只不敢冒尖如今見老爺不但幫他銀子還要親身送去只氣得他也顧不得甚麼叫作規矩便直言奉上說道不是奴才找着挨老爺一頓窩心脚的話老爺的銀子可是沒處兒花了一時梁材大家也覺老爺此舉大可不必程相公也道老翁你平日常講的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怎的此時自己又以德報怨起來老爺正為這樁事一個人為難了半天那一肚子墨水兒不差甚麼嚐得都要漾上來了那裡還禁得起旁邊兒再有人去攪蕩他只程相公這一句就鬧了四書鬧了只見他歛着個臉兒問着程相公道世兄你可曉得我夫子講這兩

句話是怎的個意思。我夫子生在春秋之世。見那時周末文勝。時事務虛而不務實。那或人忽然來問以德報怨何如。也正是受了文過其實的病。便因此動了我夫子一片挽回世道的深心。所以倒問他何以報德。緊接着便告訴他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其實論到自己身上。你就那上下兩本論語。看看他老人家。又那一時那一處。不受着些怨。其中只有被原壤那傲慢不恭的老頭子。氣不過。在他踝子骨上打過一杖。還究竟要算個朋友責善的道理。此外如遇着楚狂接與長沮桀溺那班人。受了他許多奚落。依然還是好言相向。便是陽貨王孫賈陳司敗那等無禮。也只就他口中的話說說兒也就罷了。甚至弄到性命呼吸。也不過說了句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究竟何嘗認真去以直報怨。何況我今日這番意思。正叫作以德報德。猶具隻眼真善讀書蓋自孔包周馬鄭陳王何以來均未及此何況宋儒 世兄你怎的倒說我是以德報怨。程相公道。別樣事小姪不曉得。談爾音這樁事。是我天天跟老伯在那裡眼見的。難道那還叫作個德。老爺道。你們的意思。自然為他參掉了我的官。罰賠了我的銀子。因我參官賠銀子。纔累我的兒子趕出來。以致幾乎半途喪了性命。大不過講的是這三樁事要算個怨了。你們可曉得那河工上的官兒。自總河以至河兵。那個不是要靠那條河發財的。單單的放我這樣一個不會弄錢的官在裡頭。便不遇着那位談大人。別個也自容我不得長遠下去。慢講到官。只怕連我這條性命都有些可慮。今日之下。怎的還能夠這等自在逍遙。便是幸而不參。我那個知縣作到今日。說句老實話是還想我能去鑽營升官呢。是還想我能去謀幹發財呢。只怕我這點薄薄家私。也就被我一任知縣報効在裡頭了。所賠的又豈止即五千餘兩。再講我的兒子。不出來。又怎的遇着我這兩房媳婦來。立起我家這番事業。我若不回去。又怎得教成我那個兒子。來撐起我家這個門庭。你大家想去。那一樁不是談大人的厚德。怎的還要去怨他。諳然仁厚之言其中實有至理果能透徹至此何從更著怨尤 固然說是天也。非人力所能為也。要知他被上天提了一根線兒。照傀儡一般。替我家出這許多苦力。也些須有點功勞。我此舉又怎的不叫作以德報德。華忠聽了老爺這段話。纔把那股股淨氣消了下去。只聽他先念了聲佛。說道。真哪。奴才說句不當家的話。照老爺這麼存心。怎麼怪得養兒養女望上長。奴才大爺有這般造化呢。那麼說倆錢兒。敢則花的不寬。到底是奴才糊塗。只是奴才倒底糊塗。一句東上一句起下極老頭子彷彿通文 老爺就給他個一二百也不少。就剪直的給他三百。也不算多。怎麼又不零不落的要現給他平出二百四十兩來。這又是個甚麼原故呢。老爺道。蠢才蠢才。你怎的會明白這個大道理。我竟沒許大精神合你閑話。你只問問程師爺就曉得了。程師爺聽了。一楞想了半天。說道。今日我竟不得明白。果然的老伯為甚麼要把他二百四十兩銀子。老爺只笑而不答。不想葉通這小廝。跟老爺在書本兒上磨磨了這幾年。倒摸着老爺胸中些深微奧妙了。他正在那裡貼銀包上的籤子。聽了這話。便笑着合程相公說道。老爺給他這銀子。正合着三百兩的數兒。程相公道。阿說拋話。方纔通共拿出三百頭來。老爺還了我五兩。這裡還剩五十五兩。你那裡還會有三百兩。此等瑣事漏序則疏著迹則笨玩其用意用筆真覺造化從心 我就更不得明白了。葉通道。師爺要明白這個。只把子華使於齊那章書背一遍就明白了。奇峰突起駭人聽聞 他聽了從子華使於齊一直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背了一遍。又尋思了半天。搖頭道。我不曉得。葉通道。當日孔夫子送人東西。都是打八折。不信。師爺算。那個與之釜的釜字。朱註註的是六斗四升。那是個八八六四。與之庾的那個庾字。朱註註的是十六斗。那是個二八十六。與之粟五秉的那個秉字。朱註註的是十六斛。又是個二八一十六。所以老爺送這位前

任河台的禮也乎了個三八二百四十兩正是八折的三百兩老爺聽了連連點頭讚道使乎使乎程相公按他這話算了算數目果然不錯又問他道葉二爺我倒請教然則與之粟九百怎的又不是八折呢葉通道他也是個八折（愈出愈奇）孔夫子給子華他們老太太的米那是行人情自然給的是串過的細米那得滿打滿算給原思的米是他應關的俸祿自然給的是沒串過的糙米糙米串細米有一得一准准的得折耗二成糠粃刨除二九一八核算起來下餘的正是八九七二的八折（精能之至得未曾有）這筆賬大概連朱子當日也沒算清不然為甚麼前頭小註兒裡的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都註得那麼清楚到了與之粟九百的小註兒裡就含糊着說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呢這話程相公給終不曾了了安老爺聽了只落得拍案叫絕說道孺子可教也這講法雖不足窺聖道之大大可補朱註之闕這等看起來那康成家婢不過曉得了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合胡為乎泥中的幾句詩經便要算作個佳話真真不足道也（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安老直欲合穎士康成為一人且駕康成而上之一筆轉入正文真乃牟尼一串不同游騎無歸論事侃侃華則忠矣說經鏗鏗葉則通矣真簡行人惟葉之從矣）說話間諸事打點齊備老爺見葉通竟能這樣通達法料他事理通達斷不到開罷於那位談大人便叫他持了帖又叫了一個打雜兒的捧着那個裝銀子的拜匣跟着出了店門往對過那座小車子店去到了店門口葉通忙走了兩步先進了店門只見滿院子歇着許多二把手小車子又有些倒站驢子還晾着半院子的驢馬糞却不知這位談大人在那裡看了看見那邊墻根底下蹲着一羣苦漢在那裡吃飯葉通因在主人面前不敢公然問說有個姓談的只得問那班人道有位談大人在那間房住一個人答道這店裡是住驢的那兒摸大人去呀葉通又說明那談大人的年貌那人纔說道你問的是談花臉兒啊在那角上堆草的那間屋子隔壁就是葉通走到跟前不好直進去便隔窗問了句這是談大人的屋子麼他聽得門外有人說話穿着件破兩截布衫兒靸拉着雙皂靴頭兒出來葉通見了不敢輕慢連忙把手本呈上去說家主請見那談爾音看了看就讓起道這還了得這個大東斷不敢當奉璧奉璧（同一黑皮子手本不知讀者何以看見受業烏明阿五字替安老得意看見舊屬安學海五字替談老赧顏）說着進屋裡就那麼個樣兒戴上了頂帽子出來這個當兒安老爺已經走進房門朝上打躬說道安學海特來謝步見過了禮就在那鋪土坑上合他分賓主坐下老爺見他那屋裡上下通共一個人看光景不必再等獻茶了便向葉通使了個眼色要過那個拜匣來放在桌子上此時老爺那番仁厚存心的神情真真算得個見於面盎於背他會大把的給人銀子他自己到不得話好容易宛轉其詞把這番意思道達出來那談爾音耳朵裡一邊聽着話眼睛裡一邊瞧着銀子老爺這裡話也不曾說完他便望着那銀子大哭起來這一哭倒把安老爺哭的沒了主意再三相勸纔得把他勸住他早拜倒在地謝個不了口裡說道水心先生我當日是那等的陷你你今日是這等的救我這等看起來你直頭是個聖賢我直脚是個禽獸了安老爺忙道大人此話再休提起假如（脫令設或萬一等調法最是活潑通透安水心明府平情論事與儒林外史咏和尚之強辭奪理皆用此調各極其妙）當日安學海不作河工知縣怎的有那場事作河工知縣而河工不開口子怎的有那場事河工開口子而不開在該管工段上又怎有那場事這叫作天實為之與我憲屬甚麼相干大人且把這話擱起是必莫忘方纔那幾句芻蕘之言作速回鄉切切不可流落在此這倒是舊屬一番誠意安老爺這話算厚道到那頭兒了他聽了連連點頭答應一面收拾銀子把匣子交給葉通安老爺便起身告辭他道明早再過誠趨叩安老爺也唯唯答應着一路回來店裡纔得上燈老爺這件事作的來好不

心曠神怡一覺安穩好睡醒來纔得五鼓遠處聽到那誦經音天明過來臉上不好意思便催衆人收拾行李車輛不曾天亮就起身上路臨起身。又留下一個辭行的名帖。托了店家送給他。他正要來拜謝。聽得安老爺走了。一時感愧之中。不無依戀。沒奈何。把那名帖供在桌兒上拜了兩拜。只當日收拾收拾。就坐了那店裏一個二把手小車子。趕到運河馬頭上。趁着紹興回空糧船。回往浙江而去。及至他到了家。感激安老爺這番周濟。無可答報。每日起來。不言不笑。不飲不食。望空先燒一爐香。默祝安老爺的富貴壽考。然後纔敢開口。這是後話。不提。觀設老之來路琛文程華假如當年為河工佐雜之尤獲遇安公抑或安公揀發到了其時猶為佐雜似尚不在不可教海之列不幸得意鑽營早膺方面遂至不得一廁身蒙齋曾瑟庵仲笑巖冉望華公西小端之坐惜哉　却說安老爺離了涿州。一路無話。這日早到茌平。因天色尚早。便想不打早尖。趕到鄧家莊早飯。恰巧從那座店前過。見歇着許多車子。滿載着一色的花雕大罈酒。問了問原來正是自己送鄧九公的壽禮。也從水路運到了。老爺大喜。就便下來打了尖。吩咐一應人馬車輛後行。自己却換了頂草帽兒。騎上那頭驢兒。只叫隨緣兒拿着帽盒跟着。要出其不意的先去合鄧九公作個不期而會。將進了窰道口。此華公所言安公子住二十八棵紅柳樹之道也安太太嘗一經此安老爺纔一經此安公子刻始終未一經此　但見那條路上的車馬行人往來不斷。還有些抬着食盒送禮去的。挑着空擔子送了禮回來的。老爺在驢子背上想道。鄧翁的生日還有幾日呢。呀。怎的從今日起就這等熱鬧。一面想着。遠遠的早望見鄧家莊的那座莊門。老爺一看。次來與前番來的光景大不相同了。只見莊門大開。門外歇得車馬成羣。門裡也是不斷的人來人往。那兩邊樹底下還歇着許多趕趁賣吃食的。一時老爺到了莊門首下了驢兒。只見一個穿靴戴帽的莊客過來。把老爺上下一打量。見老爺戴着頂草帽兒。騎着驢頭兒。却又穿着身行衣。不像個來作賀的樣子。便上前問道。咱們是那兒來的呀。老爺見不是前番來見過的那人。正待合他說明來歷。只見褚一官從裡面說笑着送出一起客來。他一眼望見老爺。也不及招呼客。便連忙趕出門來說。這不是二叔來了麼。怎麼一個人來了。匆匆的見了個禮。起來便合那個莊客嚷道。你還不快進去告訴說北京的二老爺從京裡下來了。已經到門了。那人聽了。忙着就往裡跑。那幾位客都站在一旁等着告辭。老爺便合褚一官說。你且先送客。他纔忙着送了那班人走。這個當兒。隨緣兒一手拉着驢。一手舉着帽盒。老爺一面換帽子。一面問褚一官道。你令岳怎的這等高興。從今日就作起壽來。褚一官還好。叫二叔得知。今日不是作壽。纔說得這句。早聽得鄧九公一路從裡頭就嚷出來了。只聽他叫道。我的老弟呀。你今兒等的是從天上掉下來了。我正說忙過今兒個明兒個就打發人迎接你去。誰想你倒先來了。可喜可喜。說着上前合老爺抱了一抱。一面拉着手先道了公子前番得中並連次高升的喜。接着問了這個又問那個。然後纔問安老爺是那天起身的。走了幾天。一路行走的光景。安老爺一面隨問隨答。一面看他那打扮兒。只見他光着個腦袋。瓣拉着雙山底兒青緞子山東皂鞋。穿一件舊月白短袷襖兒。繫着腰兒。套着件羽緞袷臥龍袋。從脖梗兒起。一直到大襟。沒一個扣着的。臉是喝了個漆紫。連樂帶忙。一頭說着。只張着嘴氣喘如牛的。拿了條大手巾擦那腦門子上的汗。老爺此時不及問他別的。只就着一官方纔不曾說完的那句話。先問道。九兄。你府上今日一定有件甚麼大喜的事。他早拉了安老爺一隻手說。偺們到裡頭坐下講。說着。便有他家的幾個門館先生合他徒弟們迎出來。內中也有幾個戴頂戴的。一個個都望着老爺打躬迎接。老爺也一一還禮。安老爺前番雖到過他家一次。却不曾進門。一路進來。見那大門裡也是路東一個屏門。進去便是個大院

落那院子裡有合抱不交的幾棵大樹正面卻沒大廳只一路腰房東西羣墻各有隨墻屏門只見那西邊屏門裡有一羣人在門裡望外看裡頭又夾襍個茶房嚷道西花廳再擺兩桌子東邊門裡便有人答應着那光景像是往廚房去的路那腰房當中是個穿堂二門門外樹陰裡還安着兩塊大馬台石進了這座門裡面還有層三門兒安老爺纔走到甬路上早望見褚大娘子也打扮着拉着他那個五六歲的孩子後面還跟着一羣老婆兒小媳婦子了頭都從那個門兒迎出來那褚大娘子此時見了安老爺比前番更加親熱只是他自己想了想既不好接着官話尊聲義父又不肯儘着鄉風叫聲乾爹也不好通套些兒稱作老人家那麼大個個兒了再要爸爸長爸爸短那可就合唱曲兒的改字兒沒甚麼大分別了他便索興親熱起來照稱他父親一樣也叫作老爺子只見他上前拜了兩拜笑嘻嘻的說道老爺子怎麼樂不實個信兒悄默聲兒的就來了也沒得叫俺女婿接接去說着問了乾娘安又問妹夫子好兩妹子好以至舅太太張老夫妻都問到了安老爺一時竟有些應酬不及只一總說了句都好都說請安問候他又拉了他那個孩子過來請安說這也是老爺兒呢安老爺見是他前番帶到京去的那個孩子也招呼了招呼說都長這樣高了說着便一路進了那個三門兒進去見裡頭是正面五間正房東西六間廂房約莫那後面還有些房子一時鄧九公讓安老爺進了屋子二人重新施禮老爺見他那屋裡也擺些鐘鼎屏鏡之類一時都不及細看只見西次間炕上地下都擺着席有幾個女眷正在那裡吃點兒安老爺進來也有藏躲不迭的也有備着眼兒看的鄧九公道你們不用跑因指着安老爺的肩膀兒向大家說道你大家瞧瞧今兒個來的這就是我常說的我那個頂天立地的好朋友安老爺正不知誰是誰無從見禮褚大娘子道這都是我們一輩兒的幾個當家子合至親相好家的娘兒們沒外人他們比我還怯官你老人家大遠的來先歇歇兒罷不用合他們見禮了說着鄧九公就往東裡間讓老爺看了一週只不曾見着他家那位姨奶奶纔要問起還要問問他家今日到底是有件甚麼事只見鄧九公坐也沒坐好先哈哈了一聲纔開口說話說道老弟我先問你你給我作的那篇東西帶來了沒有安老爺拍着肚子說道現成在這裡少停當面寫出來請老兄看鄧九公笑道好極了你先別忙索興求老弟你費點兒事這裡頭還得續續筆頭兒我要告訴你這個原故你管保替愚兄一樂今日個得喝一罈告訴你哥哥得了兒子了安老爺聽了又驚又喜喜得是這老頭兒一生任俠好義頗以無子為憾如今一朝有後真是大快平生驚得他是一個九旬老翁居然還能生育益信他至誠格天連忙起身給他道喜說道這實在要算個非常喜事只是我要挑老哥哥這樣一樁喜事你怎的不早給我個信兒褚大娘子道我說是不是纔有信兒我就催你老人家快寫封書子去罷你老人家只嚷靠不住靠不住瞧到底惹人家挑了我看這可說甚麼鄧九公纔要說話安老爺道是了這也是我大意大約前番寫信合我要那胎產金丹九合香就是有了佳兆了九公道不是麼那是爲你乾女兒去要的麼誰知他纔倆來的月就掉了呢倒叫我空喜歡了一場這個當兒褚大娘子捧過茶來說這是雨前你老人家未必喝我那兒想着叫他們熬普洱茶呢安老爺一面讓坐便料到他家今日是辦三朝那位姨奶奶一定在產房裡不得出來便告訴褚大娘子叫個人進去道喜鄧九公笑呵呵的說道老弟你只別忙聽我從頭兒把這件事說給你不用講愚兄九十歲的人盼兒子的這條心是早沒了誰知到了上年忽然二姑娘他會有了信兒了我可也就沒留心好在他自己也不會

氣。罷這麽着他就給他找了個姥姥來瞧了瞧。說是喜。我說這真算得個新樣兒的了。就那麽糊裡糊塗的過了有四五個月。一天他忽然跐着個板櫈子上櫃子去。不知拿甚麽。不想一個不留神。把個板櫈子登翻了。咕咚一跤跌下來。就跌了個大仰絆腳子。你說怪不怪。把跨骨栽青了巴掌大的一大片。他這胎氣竟會任怎麽個兒沒怎麽個兒。趕到該着月分兒了。大家都在那裡掐着指頭算着盼他養。白說他可再也不養了。大是過了不差甚麽有一個多月呢。這天他正跟着我吃包。只見他纔打了個挺大的包。握在嘴上吃着。忽然吭了一聲。說是不好。扔下包。往屋裡就跑。我說你們跟了去瞧瞧。是怎麽了。不是吃了個蒼蠅啊。正說着這個人纔跟進屋子。只聽得嗚喇的一聲。就把個孩子養在褲襠裡了。還是挺大的個胖小子。幸而我們姑奶奶在這兒。叫人給他收拾好了。這纔找了姥姥來。我說叫他把老弟你給的那胎産金丹吃一丸子。那是好的呀。他且不吃。只嚷餓的荒。要先吃點兒甚麽。只這一頓就撮了三大盌兒小米子粥。還點補了二十來個雞子兒。也沒聽見他嚷個頭暈肚子疼的。坐了半天。說我這肚子裡還像有一個呢。將說着爬起來。又養了一個。又是個小子。你看我們這個二姑娘跟着我也有這麽好幾年了。不養就不養。養起來是垛窩兒的。這實在是老天可憐。也是老弟你前年那句說話的吉利。今日正是倆小子的滿月。可巧老弟你今日進門。這是你姪兒的造化。今兒個屋裡也不算暗房咧。他娘是在那兒擺弄孩子呢。就請老弟你到屋裡瞧瞧。管保你這一瞧就抵得個福星高照。這兩小子將來就許有點出息兒。安老爺聽了大喜。站起身來。就同他進了那個東進間的屋門。進得屋門。安老爺一看。他家那位姨奶奶。正在那裡奶孩子呢。慌得老爺回身往外就跑。你道安老爺也是五十多歲生兒養女的人。難道連個奶孩子的也沒見個不成。何況到了小戶人家。再要房屋窄小些。遇着有個親友來。偏是這個當兒孩子要吃奶。往往的就彼此迴避不來。何至於就把這位老先生嚇跑了呢。原來這位姨奶奶的奶孩子法與衆不同。人家奶孩子只得奶一個。他得奶兩個。人家養雙伴兒的也有。自然是奶了一個再奶一個。他却要是倆一塊兒奶。到了要倆一塊兒奶了。只觧開一個脖鈕兒一個二鈕兒。這可就不行了。所以他奶起孩子來。是要把裡外衣裳上的鈕子。一件件都觧開。大厰轅門的搽在兩邊兒去。然後纔用兩隻胳膊攏着兩個孩子。叫兩個孩子分着吃他兩個咂兒。他却把兩孩子的四條腿兒搭成個十字架兒。兩隻手緊緊的抱着給他吃。又苦於外路人兒輕易不會上炕盤腿兒。只叉着兩條腿兒坐在炕沿兒上。在那裡奶。安老爺進門兒一眼就看見他那對鼓蓬蓬的大咂兒。他那對咂兒往小裡說。也有斤半來重的饅頭大小。圍腰兒也不曾穿。中間兒還露着個雪白的大肚子。老爺等閒不曾開過這個眼。只慌得跼蹐不安。纔待迴避。鄧九公一把拉住說。老弟你這又嫩綽了。這有甚麽的呢。他那位姨奶奶見安老爺進來。便笑嘻嘻的說了句。喲。了不的了。他二叔進來了（自有他字以來從沒見過有此處他字之響）待要站起來。懷裡是摟着兩孩子。才一欠身兒。左邊兒那個孩子。早把個咂兒從嘴裡脫落出來。不想正在個灌精兒的時候。他那奶頭兒裡的奶。就像激箭一般。往外直冒。冒了那孩子一鼻子一嘴。嗆得那孩子又是咳嗽。又是嚏噴。鄧九公只急得合他嚷道。二老爺又不是外人。你正經老老實實兒的坐在那兒給孩子吃就完了。又鬧這些累贅。安老爺忙說道。老哥哥。這也是你過於省事。兩個孩子叫他一個人奶着。如何來得及。再那奶也斷不彀小人兒吃

缺了奶倒是椿要緊的事。褚大娘子此時已經笑得咭咭咯咯的。一面接過那孩子去。一面說道。老爺子那兒知道。我們這姨奶奶呢。倆孩子吃着。他還不住手兒的搽奶膀子。嚷怪漲得慌的呢。說着。炕上一個婆兒。忙着把右手裡那個孩子。也接過去。那位姨奶奶。纔掩上懷。依然照前番的禮兒給安老爺請了個安。安老爺連忙還了個揖。說道。有了姪兒了。以後不可行這樣大禮。他說道。有他倆怎麼着呢。我還敢合老爺論個嫂子小叔兒小嬸兒大大伯兒呀。鄧九公忙說。夠了夠了。這個當兒再也攔不回他去。不算外。他緊接着也照褚大娘子那麼這個好這個好。把安老爺家的人問了個到。老爺只支吾着答應了兩聲。纔待去看那兩個孩子。他又問道。可是我大妹子好哇。（安老爺千里而來二姑娘沒頭沒腦問這無名無姓大妹子一句此所謂我不笑他真驚得慌者矣探喉而出純任自然滷悶鴻濛依然孩抱至如長姐兒之念二姑娘能否如二姑娘之念長姐兒則不可知也於是乎安老爺只好權詞以對）我給他捎的東西捎到了沒有。他到底趕多偺纔來看我來呀。這一問老爺可糊塗了。只望着褚大娘子。褚大娘子說。嗳喲媽喲。你怎麼這麼實心眼兒呀。因合安老爺說道。他問就是跟我乾娘的那個長姐兒姑娘。論那個人兒啊。本來可真也說話兒甜甘。待人兒親香。怪招人兒疼的。不是前番我乾娘在我們那莊兒上住了那幾天嗎。他就合人家好了個密裡調油。臨走合那個怪哭的。只問人家多早晚還瞧他來。那一個就賺他說得了空兒就來。他就從那天盼起。一直盼到今日個了。（褚大娘謂姨奶奶實心眼兒其於長姐兒則曰那一個就賺他云云欲知姨奶奶與長姐之分實與賺之間也）列公你看。只一個長姐兒也會鬧得這等千里逢迎。衆口交讚。可見聲氣這途。也不可不走的。（調侃不少）只是這些事。安老爺怎的弄得清楚。無奈那位姨奶奶。還只管在那裡嘮叨着問。老爺只得隨口說。等我回去。大約他就該來看你來了。說着。纔細看那兩個孩子。只見一個漆黑。一個雪白。那漆黑的是個寬腦門子。大下巴。逼真的一個鄧九公。那雪白的是個肉眼胞兒。匾臉蛋兒。活脫兒就是他們姨奶奶。（此與十三妹之守宮砂同一表微之意作者忠厚之發也莫作閒文讀過）安老爺看了。倒底確是本客自製。貨真價實。原板初印。一絲不走的兩個孩子。心中十分歡喜。說道。好兩個孩子。宜富當貴。既壽且昌。將來一定大有造化。把個鄧九公樂的。說借二叔的吉言。託二叔的福。這兩孩子還沒個名字呢。老弟索興借你這管文筆兒。合這點福緣兒。給他倆起倆名字。替我壓一壓好養活。安老爺說。這倒用不着文法。因想了想道。九哥你這山東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大的莫如東海。就本地風光。上給他取兩個乳名。就叫他山兒海兒。那大名字竟排着我家玉格那個馬字旁的驥字。一個叫他鄧世駿。一個叫他鄧世馴。駿馬之健者也。馴馬之順者也。（仍照鄧九公姨奶奶着筆是謂名實相符）你道好不好。鄧九公拍手道。好極了。好極了。就是這麼着。老弟你瞧。愚兄是個糙人。也不懂得如今那些拜老師收門生的規矩。率真了說罷。剪直的我就叫這倆孩子認你作個乾老兒。他倆就算你的乾兒子。你將來多疼顧他們點兒。你說這比老師門生痛快不痛快。安老爺見他這樣至誠。倒也無法。只得也收在門下。這纔合老頭兒出了那間屋子。彼此坐談。敘了些離情。問了些近況。這話暫且按下不表。卻說鄧家來的那班男客。因鄧九公年高。大家都不敢勞動他相陪。自有褚一官同鄧九公的幾個徒弟。合他家門館先生們。款待內裡的女眷。也有鄧家從淮安跟了九公來的幾個遠房本家女眷們張羅。只鄧九公合安老爺這陣演說養孩子瞻仰奶孩子。大家早已吃了麪。告辭而去。褚一官是裡外應酬。忙得不得住腳。纔得進來。褚大娘子便迎頭嘈嘈他道。喂。你竟忙你的罷。老爺子來了這麼半天。你也不知張羅張羅他老人家的飯。褚一官道。這會子呢。我纔就問了華相公了。他說二叔在悅來店早吃了飯來了。鄧九公聽了。便嚷起來道。可是只顧一陣鬧孩子。我怎的也不

管照老弟你吃飯不管你來它來到了却怎的又在鎭上打尖不到我們這裡來吃老爺纔把此來從水路載得一百二十罈好酒給他祝壽恰好今日也到鎭上方纔在那裡遇見照料了一番就便打了尖以及把行李車輛都留在後面自己騎了個驢兒先來的話說了一遍鄧九公聽了樂的連道有趣有趣多謝多謝這够愚兄喝幾年的了喝完了要還耐着煩兒活着再合你要去正說着後面的酒車行李車也來到了鄧九公便叫褚一官着落兩個明白莊客招呼跟來的人又托他家的門館先生管待程相公又囑咐把酒先給收在倉裡閒來自己去收褚大娘子便叫他帶人把老爺的行李都搬進來安老爺道行李不必搬進來了我在甚麼地方住就搬到那裡去豈不省事鄧九公道就請你先去看看我給你預備的這個地方說着拉了老爺就走安老爺正不知是那裡只得跟了他只見他出了正房就奔了那三間東廂房去安老爺同他進去一看只見那三間屋子糊飾得乾淨擺設得齊整鋪陳得簇新裡間兒還安着一分極精潔的牀帳臨牕也擺了一張書案上面也擺了些筆硯最奇不過的是這老頭兒家裡竟會有書案頭還給擺了幾套書老爺看了看却是一部三國演義一部水滸傳一部綠牡丹還有新出的施公案合于公案（便宜程相公得知定要借看）其餘如茶具酒具以至漱盥的這分東西弄了個齊全甚至如新買的馬桶新打的夜壺都給預備在牀底下安老爺看了這兩件傢伙自己先覺得有些用不慣便說道老兄你實在過於費事了但是我在裡頭住着究竟不便正說着褚大娘子合那位姨奶奶也過來褚大娘子聽見說道不便你老人家只好將就點兒罷依我們老爺子的主意還要請你老人家在正房裡一塊兒住來着呢還是我說的我說那位老爺子的脾氣管保斷不肯我費了這麼幾天的事纔給你老人家拾掇出這個地方兒來那邊廂房裡就是我合女婿住着這又有甚麼不方便的呢說着不由老爺作主便合他女婿說你把華相叫過來我告訴他就叫他們大夥兒把行李搬進來我這兒就瞧着着歸着了安老爺處在這鑿不來方孔的地方也無可如何只得聽他調度一時搬進行李來凡是老爺的壽禮以及合家帶寄各人的東西老爺自己都不甚了了幸得太太在家交代得清楚跟的那班小廝們早一分分的打點了送上了大家謝了又謝老爺覺得只要有了他那壽酒壽文二色其餘也不過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而已一時交代完畢鄧九公又請安老爺到他那莊子前前後後走了一盪見外面也有個小小的園子也有兩處坐落那地勢局面就比褚一官住的那個東莊兒寬敞多了到了西邊他那個演武廳便是他說的合海馬周三賭賽的那個地方安老爺看了看見當中五間大廳接着抱廈果然好一個寬敞所在見院子裡正在那裡搭天棚安戲台預備他壽期祝壽鬧鬧吵吵忙成一處鄧九公又去應酬了一番程相公便照舊讓安老爺來到正房褚大娘子已經齊齊整整擺了一桌果子在那裡那些酒過三巡羹添二道的煩文都不必瑣述却讓安老爺坐下便叫把手下的酒菓挪開了幾樣要了分紙筆墨硯來放在手下一面喝酒一面筆不加點就把他給鄧九公作的那篇生傳寫出來寫完先把那大意合老頭兒細講了一遍然後纔一手擎着杯高聲朗誦的念給大家聽道

義士鄧翁傳

學海八年出就外傳五十成名其間讀書四十餘年凡遇古人豪俠好義事輒心嚮往之而竊以生今之世聞其語而未嘗一見其人為

憾

今天子御極之四年（若照應第二回安公臨之官時言玉格今年纔十七歲句則此傳中當改四年為八年改丙午為庚戌而改歲寒戌為歲甲寅文獻無徵闕疑可也）歲在丙午學海官淮上旋去官將之山左訪故人女十三妹於齊魯之青雲山十三妹者蓋曙後孤星昔為吾師故孝廉子何子明若先生女孫今歸吾子驥為吾家子媳者也先是女隨其先人副總戎何公杞之官甘肅何公為強有力者所挫下於理鬱鬱以死女義有所避飾媼婢以縗絰偽為母若女者致其先人櫬於京邸已則竊母而逃埋頭項於青雲山間今義士鄧翁者能急人急往依而庇門戶焉予既至山左甫得其顛末然予與翁初無杯酒交而託非翁又無由梯以見女乃因翁之子媳褚者介以見翁既見翁飲予以酒言笑甚歡縱談其生平事鬚眉躍躍欲動始知古所謂豪俠好義之士者今非無其人也會女母氏又見背有岌岌焉不可終日勢凡貨財筋力之禮翁悉銳身任之已乃為女執柯以之妃吾子驥而使歸吾家計女得翁以獲安全者凡三年八月有奇以道路之人躬杵臼之事而卒措嫠孀崽子於磐石之安使學海亦得因之報師門而來佳婦皆翁力也吾媳既外除來歸合巹之夕翁年且八十七不遠千里來遺女甚厚與予飲於堂上以酒屬予曰某浪迹江湖交游滿天下求其真知某者無如吾子吾九十近矣縱百歲歸居亦來日苦少子盍為我撰墓志以須乎予聞命皇皇疑從翁之言則豫凶非禮以不敏辭又非翁所以屬予之意而沒翁可傳之賢考古人為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為之如司馬君實之於范蜀公是也翁平生出處皆不類范蜀公而學海視君實且弗如遠甚然其例可援也請得援此例以質翁謹按翁名振彪字虎臣以九行人稱曰九公淮之桃源人其大父某公官明崇禎按察副使從永明王入滇與鄧士廉李定國諸人同日殉難父某公時以歲貢生任訓導聞之棄官徒步萬里冒鋒鏑負骸骨以歸竟以身殉嗚呼以知翁之得天獨厚者端有自來矣迨翁入本朝以康熙第一壬寅應童子試不售覺佔嗶非丈夫事望然去之便從事於長槍大戟馳馬試劍改試武科試之日弓刀石皆應上上考而以默寫武經違式應見黜典試者將先有所要求而後斡旋之且許以冠軍翁怒曰丈夫以血氣取功名誰復能持白鏹乞憐昏夜哉然猶得綴名榜末而翁竟由此絕意進取乃載先人柩去鄉里走山東擇茌平桐口之二十八棵紅柳樹地下葬家焉至今地以人重道公者輒道二十八棵紅柳樹鄧九公云性誠篤而毅閑以俠氣出恒為里閈排難解紛抑強扶弱有不順者則奮老拳捶楚之人恒樂得其一言以為曲直久之舉益豪名益重特承平久萑苻蠭起南北秩巨賈通有無者多有戒心聞翁名咸挾重幣來聘翁偕護行篋翁因之得以馬足徧天下業此垂六十年未嘗失一事亦未嘗傷一人卒業之日諸大賈榜其門曰名鎮江湖此誠不足為翁榮然亦可想見其氣概之軼倫矣翁身中周尺九尺廣顙豐下目光炯炯射人頦下鬚如銀長可過臍卧則理而束之嘗謂不惜日擲千金此鬚不得損吾毫末也晚無他嗜好惟縱酒自適酣則擊刺跳躑以為樂翁康強富壽特有伯道之戚居輒怏怏曰使鄧某終無子非天道也予以洪範五福予與官不與焉解之而翁終不懌歲庚戌為翁九十初度予自京邸載酒來為翁壽入翁門適作湯餅會問之則翁簉室已先一月協熊占而又孿生也噫嘻學海聞男子八八而不生女子七七而不長此理數之常也九十生子曾未前聞乃翁之所以格天與天所以報翁一若有非理數所能限者翁亦人傑也哉然則翁之享期頤宜孫子餘慶方長此後之可傳者正未有艾學海幸旦暮勿死終將濡筆以待焉上了一

子。在那裡發楞。像是想着一件甚麽為難的事情一般。（作者落筆迴出尋常意表實則仍在意中蓋前已有求老弟這裡頭還得遠遠筆頭兒句也）老爺看了大是不解。不禁問道。九兄你聽我這篇拙作。可還配得來你這個人。只見他正色道。甚麽話。老弟你這個樣兒的大筆。可還有甚麽說的。就只我這麽聽着。裡頭還知一點過節兒。你還得給我添上。老爺忙問還添甚麽。他道。你這裡頭沒提上我們姑奶奶。我往往看見人家那碑上。把一家子都寫在後頭。再你還得把你方纔給兩小子起的那倆名字也給寫上。老爺道。阿不是這等辦法。文章各有個體裁。碑文是碑文。生傳是生傳。這怎好攙在一處。如果要照那等體裁。豈但老兄的子女。連嫂夫人的姓氏。以至你生於何年月日。將來沒於何年月日。葬於某處。都要入在後面。這是你一百二十歲以後的事。此時如何忙得。鄧九公道。我不管那些。我好容易見着老弟你了。你只當面兒給弄齊全了。我就放心了。老爺被他麽得沒法。只得另要了張紙。給他寫道。公子於明崇禎癸酉某年月日。以大清某年月日考終。合葬某處。元配某氏。先翁若干年卒。女一。亦巾幗而丈夫者也。適山東褚生。子二。世駿。世馴。他看了這纔歡喜。又笑嘻嘻的遞給安老爺說。好兄弟。你索興把後頭那幾句四六兒句也給弄出來。安老爺道。老哥哥。你這可是攪了。那叫作墓誌銘。豈有你一個好端端的人在這裡。我給你銘起墓來的理。鄧九公道。咻。老弟。拿着你這麽個人。怎麽也這麽不通。一個人活到九十歲了。要還有這些忌諱。那就叫貪心不足。不知好歹了。老爺在書堆裡苦麽了半世。不想此時落得被這老頭兒道得個不通。想了想他這句話。竟自有理。便思索了一刻。又在後面寫了一行。寫道是

銘曰。不讀書而能賢。不立言而足傳。一德無慚。五福兼全。宜其克昌厥後也。而區區者若不予畀焉。乃亦終協熊占。其生也擧。且在九十之年。嗚呼。此其所以為天。後之來者視此阡。

老爺念了一遍。又細細的講給他聽。他聽了只說了句得了得了。跳起來。就爬下給安老爺磕了個頭。老爺忙得還禮不迭。又聽他說道。老弟呀。還是我那句話。我這條身子是父母給的。我這個名是你留的。我有了這件東西。說道得了天塌地陷。也是瞎話。橫豎咱們大清國萬萬年。我鄧振彪也萬萬年了。說着又親自給安老爺斟了一杯酒。他自己大杯相陪。安老爺此時事是完了。禮是送了。合他放量喝了一回。吃過飯。便過廂房去守歇。此時那個蘇花兒是合鄧九公的那班小小子混熟了。褚一官自己搬過來陪着安老爺。又叫了隨緣兒進來伺候。過了兩日。便是鄧九公的壽辰。早有褚一官同他那班徒弟門客。大家張羅着在府城裡叫了兩班小戲。這日廳上也掛了些壽畫壽聯。大家也送了些壽桃壽麪。席上擺着壽酒。台上唱着壽戲。男客是士農工商俱有。女眷是老少村俏紛來。有的獻個壽意的。有的道句壽詞的。無非拜壽賀壽祝壽翁的百年長壽。把個鄧九公樂的張羅了這個。又應酬那個。當下把衆男客讓在廳上正中三間。衆女眷讓在那個西稍間。因恐安老爺合那班俗人坐不到一處。便在東稍間另設了一席。讓到那裡去坐。又特請本地四位鄉紳來作陪客。這四位鄉紳。一位姓曾名異撰。號瑟菴。因無心進取。便作了個裝點山林的名士。一位覆姓公西名相。號小端。因家道殷實。捐了個鴻臚寺序班。一位姓冉名足民。號望華。是個教官截取的候選知縣。一位姓仲名知方。號笑岩。是個團練鄉勇出力議叙的六品職銜。（寫四賢之裔凡性情言動聲音笑貌皆與四賢相準不獨名號事實隱寓恪守家風之意已也）安老爺

見這班人都是聖門賢裔心中十分敬重當下彼此見過禮早見鄧九公笑呵呵的先過這席來把盞安席斟了一巡酒將坐下便指着安老爺向那四位陪客說道我這位把弟他有個不醉的量今兒個屈尊你四位讓他多喝幾盞再我還有句話先告個罪在你四位跟前交代在頭裡你四位可別覺着說你們都算孔聖人的徒孫兒了照着素來懵我也似的那麼懵他合他混抖摟酸的人家那肚子裡比你們透亮遠着的呢我可白告訴你們說罷又哈哈大笑隨各各的陪飲了一杯便到別席張羅去了這裡四位陪客見安老爺是個旗人本就不甚在意再加上鄧九公這套只顧一面兒的話一交代在個娃曾的聽了心裡來就有些大不受用便益發不來周旋這位遠客只他四個高談闊論起來安老爺此時倒落得一個人默坐在那裡看戲無如老爺的天性又生來的合看戲這樁事不甚相近甚麼叫作賓白合套切末排場卑日一概不曾留過這番心更講不到梆子二簧子因此只管看着卻是一絲不懂但見滿台刀鎗並舉鑼鼓齊喧一時又見從上場門跳出個黑盔黑甲的黑臉人來也不聽得他唱只拿了桿鎗哇呀呀呀哇呀呀呀喊了個地動山搖咕咚咚咕咚咚跳了個塵飛烟起鬧了半日忽然聽他道了四句白第一句卻道得是力拔山兮氣蓋世這句老爺懂了接着留神聽下去他果然道得是那首垓下歌纔知這人扮得是西楚霸王原來台上這半日演的正是楚漢爭鋒的故事這段涑水通鑑老爺是滥熟的因而便要往下聽聽他唱的是些甚麼一霎時前場笙笛合奏鼓板輕敲老爺側着耳朵一字字跟着聽明白了兩句唱道是蓋世英雄始信短如春夢（垓下楚歌於孔門言志何與乃闡發侍坐章書義恰從楚漢爭鋒牽端解此聯絡貫串更無截搭雜題）正在聽得有些入神兒忽聽左首坐的那個曾瑟菴望那三個說道人生在世既作了個蓋世英雄焉得不短如春夢這位霸王果然能照我家子晳公一般領畧些沂水春風樂趣自然上下與天地同流了哇又怎得會短如春夢他一句話沒講完猛可的又聽那個仲笑岩說道到底還是他算不得個蓋世英雄這場事當日要遇得我家子路公那等本領敢怕那八千子弟兵早一個個急公向義親其上死其長的先到了關中了又何愁有十個韓信一百面埋伏曾瑟菴聽了說道罷了罷了笑岩你莫來替你家那位子路公撐門面他要果然有些真本領也不到得夫子哂之受那番駁斥了仲笑岩見曾瑟菴賣弄他家先賢的高風揭挑自家先賢的短處早有些不悅也回口道須比你家那位子晳公只合些若大若小的孩子廝混的有幹頭些那瑟菴便翻着雙白眼說道不敢欺你可知夫子喟然而歎道這句吾與點也正賞識得是他那些兒沒幹頭處坐中那個冉望華是個退讓不遑的人見他兩個爭競起來了慌得把身子望後偎了一偎望着那個覆姓公西的說道小端你看今日這等個禮樂雍容之地他二位倒一言不合鬧起口來區區止不過志在溫飽自問是斷斷周旋不來的這事只得要借重你這位大君子了公西小端見冉望華把場是非磨兒到他身上來了忙道惶恐惶恐這事小弟也遜謝不敏所以不敢固辭者誠以今日承主人的盛意原為請我們來作個小小儐介奉陪這位水心先生我們倒不可在遠客面前有失家風致傷雅道說着便離位出席向曾仲兩家各打了一躬勸他兩個和息這場口角安老爺坐在上面看他四個鬧了這半日通共穿插的是他各人各人的先哲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的那章論語這樁事不比聽戲可正彈在安老爺白癢癢筋兒上了當下見公西小端只管那等揖讓周旋的贊襄了一陣曾仲兩個依然是一邊盛氣相向一邊狂態逼人把個冉望華直嚇得退避三舍安老爺倒有些看不過不禁欠了欠身勸道四位先生方纔我看你

大家這番舉動固是不媿家學淵源只可惜未免有些烝宋儒所誤依我鄙見此刻望華不須退讓小端暫省繁文移着且自休縱言談笑岩也莫過爭閒氣你四位先得明白明白這章書不是這等講法他四個一聽這話各各詫異暗說不信我們門裡出身的倒會不及個門外漢了（門裏門外孰拙孰優 重己輕人自命宋派）再說這章書我們只看高頭講章也不知看過多少次了怎的說不是這等講法呢四個人便不約而同的問着安老翁說先生你這話怎講到要領教安老翁道大凡我輩讀書誠不得不詳看朱註却不可過信朱註如不詳看朱詩我輩生在千百年後且不知書裡這人為何等人又焉知他行的這樁事是怎的樁事說的話是怎的樁話過信朱註則入腐障日深究未免離情理日遠須要自己拿出些見識來讀他纔叫作不枉讀書即如這章書揆情度理我以為你家四位先賢在夫子面前侍坐言志時節夫子正是賞識三子並未嘗駁斥子路不但未嘗駁斥子路轉有些駁斥曾皙讀者正不得因吾與點也一句抬高曾皙因夫子哂之一句看低子路何也呢三子中如子路的可使有勇知方冉子公西兩個的可使足民願為小相不待今日早在夫子賞識之中這句話只看孟武伯問子路仁乎那章書便是夫子給他三個出的切實考語然則此時夫子又何以明知故問呢自是這日燕居無事偶見他三個都在坐中一時想到我平日所賞識他三個的如此只不知他三個的自信何如果能自信則明王復作縱使轍還終老吾道不行只二三門弟子為世所知亦未嘗不可各行其志這正是大聖人一片憐才救世的苦心及至聽他三個各人說了各人的志何正與自己平日所見畧同所以更不再贊一辭正所謂得意忘言默然相賞這便無夫子賞識三子的明証既云默然相賞何以三子之中夫子獨又哂子路呢要知這一哂不是哂他不能可使有勇知方的言大而夸只後文為國以禮其言不讓的朱註中也道是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只是既許其能又怎的哂他不遜所謂不遜的去處又安在呢正是哂他率爾而對至於怎的就逼得他率爾而對因之帶累冉子公西兩個作許多難以致會把位大聖人傷到喟然而歎這場是非可都是曾子晳那張瑟鼓出來的安老翁講到這裡不但仲冉公西三個聽不出這句話頭便是那位名士曾瑟菴也認不清這條理路便道水心先生你這話就叫人無從索解了安老翁道固也待我言之你不見朱註中明明道着句四子侍坐以齒為序麼按子路在聖門最為年長曾皙次之冉有又次之公西華最幼這章書記者開首第一句記他四個的名次便是他四個坐次按着坐次講話夫子自應先問子路只是先生之於弟子正不必逐位逐位的去向他應酬想來當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這句話自然是望着大家籠統問的不然何以不曾見夫子開首先問一句由爾何如呢只這等望着大家籠統一問恰好又見坐中除了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之外多着一個曾皙這個曾皙却是終二十篇論語不曾見提起的一個人可想而知夫子問話時節一片心神眼光都照在他身上是想先聽他講講他究竟又是怎的個志何無如那時節他正在那裡鼓瑟茫然不曾理會到夫子這番神理何以見得禮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那曾皙正當夫子問話時節不曾留心到此已經算得個踈畧了豈有夫子既然問話之後有意置之不答轉去取瑟而歌之理然則其為那時節他便在那裡鼓瑟可知子路那副勇往直前的性兒却又不能體會到此見夫子問道這等一句話來一時沒人登答我既年長我又首座我便說了彼時夫子正望着曾皙應聲而談忽的被子路憑空一岔既不便告訴他說我是想叫曾皙先講又不好責備他說你不應先曾皙作答只有付之一笑了這

正叫作事屬偶然無關大體然則後文經曾晳一問怎的又道出為國以禮其言不讓那等個大題目來呢夫子正是曉喻曾晳說我問的正是何以酬知酬知不外為國為國必先以禮以禮無如克讓我因他只一句話便不肯讓人先講所以笑他這句話要文言道以俗情按如今的世俗話講起來只不過叫作笑他沒眼色所以說夫子未嘗斥駁子路然則夫子明明道得句吾與點也又何以見得是斥駁曾晳呢原情而論先生只管整襟而談弟子只管鼓瑟不理此時代夫子設想已經就不能沒些不然曾晳之意及至子路率爾也率爾過了夫子哂之也哂之過了便依着坐次也該這第二座的曾晳開談了不道他依然還在那裡鼓瑟又何以知之看夫子合冉子公西兩番問答過後他還不曾到得鼓瑟希其為那時節他依然還在那裡鼓瑟又可知夫子心裡自然益發覺得不然了沒法只得越過他去聽冉有講恰巧那個冉子又是有退無進的見子路被哂又見曾晳不答他便不敢越席而對夫子見他沒話就不得不問那句求爾何如以致他一為難纔講了句方六七十又退縮成個如五六十纔講了句可使足民又周旋了個如其禮樂以俟君子這句話在冉子雖未嘗一定推尊公西華為君子在公西華自問却正是個素嫻禮樂的人因之一時也難于開口夫子見他也沒話又不得不再問那句赤爾何如以至他一為難未曾說話先謙了了句非曰能之願學焉纔說得句宗廟之事又謙作個如會同究竟願為相焉之上還特特的加了個小字直到此時曾晳始終還在那裡鼓瑟夫子却有些不耐煩候他曲終了便問他句點爾何如他這纔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未曾言志又先說了句異乎三子者之撰夫子道何傷乎也只道他無論怎的個異乎三子總不出夫子知或知爾則何以哉那一問那知他竟會講出合夫子所問全不相干的沂水春風一段話來他的話講完了夫子的心便傷透了你道夫子又傷着何來彼時夫子一片憐才救世之心正望着諸弟子各行其志不沒斯文忽然聽得這番話覺道如曾晳者也作此想豈不正是我平日浮海居夷那番感慨其為時衰運否可知然則吾道終窮矣於是乎就喟歎曰吾與點也這句話正是個傷心蒿目之詞不是個志同道合之語果然志同道合夫子自應莞爾而笑不應喟然而歎了哇再不料那曾晳又不曾理會夫子這番神理還只管留後只管問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只管問夫子何哂由也只管問唯求則非邦也與以至夫子煩惱不過逐層駁斥一直駁到底你大家不信這話只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默誦到孰能為之大摹想夫子那幾句話的神理那一句不是駁斥他的只此便是子路因他遺笑冉子公西因他作難夫子因他喟然而歎所以駁斥他的原由這樁公案據理而斷子路的直率直率得可原曾晳的狂簡狂簡得無禮（理解圓徹別有會心可以鍼膏肓可以發墨守此老闡發四書精蘊往往如是而以此為最）宋儒中如考亭伊川明道諸君子大半是苦拘理路不問性靈的見了夫子哂之一句只道着個哂其不遜却又解不出其不遜的所以然又震於吾與點也一句反覆推求不得其故便鬧到甚麼胸次悠然了堯舜氣象了上下與天地同流了替曾晳敷衍了一陣以致從南宋到今誤了天下後世無限讀者今日之下你四位還要合台上這個優孟衣冠的西楚霸王接演這本侍坐言志的續編我以為也就大可不必了當下曾瑟菴仲笑岩冉望華公西小端聽安老爺講了這章書四個人閉口無言面面廝視想道從入學以至通籍不但不曾聽得塾師講過這等一章清楚書大約連塾師也未必作過這等一個明白夢當下便是第一個不服的那個曾瑟菴第一個首肯起着安老爺滿臉堆歡的叫了聲老前輩將要說話那仲笑岩早振臂直前的搶過來說道你算了罷這


兒女英雄傳
第四十回圖



三個見他拜下去。各各連道有理。也隨他拜下去。安老爺向來諸處謙光。只有遇着人拜他為老師。從不推讓。他不道是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只道是有教無類。見這四個拜倒在地。只出位還了個半禮。正在拜着。不防鄧九公喝得紅樸樸兒的一張臉。一脚踏進來。見了。詫異道。你們五位這是個甚麽禮兒。那四個拜罷起來。便粗枝大葉把前項話告訴了他一遍。只樂得他掀着長髯。哈哈大笑。說道。我說如何。因又拍着胸脯子說道。告訴你們。鄧老九的好朋友。没有扎空鎗賣癬瘡藥的。不信打聽打聽。人家到了偺們山東這麽幾天兒。倒收了六個門生了。說着便坐在這席。合安老爺大盃價暢飲起來。飲了一巡。安老爺看了看台上的楚漢爭鋒是唱得完上來了。廳上的男客女着也散得淨上來了。便大家忙着吃過早飯。一時酒闌人散。樂止禮成。送了四位陪客。走後。安老爺合鄧九公便進去安置。外間自有褚一官一班人料理。接着第二三日。又熱鬧了兩天。到了第四日。老爺便要告辭。褚大娘子先就苦苦的不放。說等消停消停。我們還要單唱台戲。請你老人家樂一天呢。鄧九公道。姑奶奶。你不用合他提那個聽戲。這椿事。驚不動他。因合安老爺說道。老弟你難得到我們山東走這盪。去登泰山一望。你前日不說我們山東至高的莫如泰山。至寬的莫如東海嗎。等過一天。我兒陪你去登回泰山。望回東海。如何。安老爺聽得這話。先就有些高興。又聽鄧九公說道。你先别樂。這還不足為奇。等偺們登罷了泰山。望過了東海回來。我還帶你到一個地方兒去見一個人。管保這個人准投你的緣。這個地方兒。也對你的勁。這正是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門難為言。要知鄧九公同安老爺登泰山望東海之後。還要去到個甚的地方。見個甚等樣人。下回書交代。

第四十回

虛喫驚遠奏陽關曲　真幸事穩抱小星裯

這回書接演上回。話表安老爺在鄧家莊。給鄧九公祝壽事畢。便要告辭。他父女兩個是苦留不放。鄧九公併說要請老爺去登泰山望東海。這之後。還要帶老爺到一個地方去見一個人。安老爺見他說得怎般鄭重。不禁要問。因問道。九兄。你我只望望泰山東海。也就算得個大觀了。你還要我到甚的地方。見一個甚的人去。鄧九公道。你别忙。等我先告訴你這個來歷。我這莊兒上有個寫字兒的。姓孔的。叫作孔繼遥。我們莊兒上大夥兒都叫他老遥。（老遥者老謚也有逛之名無逛之實是曰老謚）據這老遥自己說。他是孔聖人的嫡派子孫。合現在這個衍聖公還算得個近支兒的當家子。聽他講究起孔聖人墳上那些古蹟兒。廟裡那些古董兒來。那真比聽台戲還熱鬧。他說這些地方兒。他都到了的。就連衍聖公。他也也見得着。他兩次三番的邀我去逛逛。我想我這肚子裡斗大的字。通共認不上兩石。可瞎鬧這些作甚麽。如今難得老弟你來了。你也是個閒身子。莫如多住些日子。等我消停兩天。偺們就帶上那個老遥先生。逛了泰山東海回來。再到孔陵聖廟去瞧瞧。就拜拜那個衍聖公。你合他講說講說。你想這對你的胃脘不對。安老爺聽了。當下只樂得手舞足蹈。說道。九兄。你這話何不早說。這等地方。如何不去。既如此。等我寫封家信回去。通知家裡。我就就擱幾天。何妨。他父女兩個見留得安老爺不走了。自是歡喜。當下便商量怎的上路。怎的登山。怎的攜酒。怎的帶菜。正在講得高興。只見褚一官忙碌碌從外面跑進來。一直跑到安老爺跟前。請了個安。說道。二叔大喜。老爺忙問甚麽事。他道。家裡打發

戴勤戴爺來了。說少大爺高升了。換上紅頂兒。得了大花翎子了。老爺聽了。先就有些詫異。忙問他升了甚麼官了。褚一官道。這個官名兒我學說不上來。戴爺在外頭解包袱拿家信呢。就進來說着。早見華忠等一千人。跟了戴勤進來。戴勤進了屋子。匆匆的先見過鄧九公。轉身便給老爺請安叩喜。老爺此刻忙的不及問他別的。只問大爺到底放了甚麼了。他先把手裡那封信遞上去。這纔吞吞吐吐的回道。奴才大爺賞了頭等瞎。加了個副都統銜。放了烏里雅蘇台的參贊大臣了。安老爺聽得這句話。只阿呀一聲。登時滿臉煞白。兩手冰冷。渾身一個整顫兒。手裡的那封信。早顫的忒楞楞掉在地下。緊接着就雙手把腿一拍。說道。完了。鄧九公忙問。老弟。你這是怎麼說。安老爺只搖搖頭。望空長吁了口氣。說道。九兄。這話一言難盡。你我慢談。這個當兒。葉通早把公子那封稟帖揀起來。遞給老爺。折開一看。見上面無非稟知這件事的原由。卻聲明其餘不盡的話。都等老爺回家面稟。老爺看完。把信交給葉通。便問戴勤道。你是那天起身的。戴勤回道。奴才是奴才大爺放下來的第二天起的身。奴才來的這日。奴才大爺還在海淀住着。不曾回家。大爺叫奴才就便請示老爺幾時可以回家。奴才太太卻叫奴才回老爺。請老爺務必早些回家纔好。正有許多事。都等老爺回去請示定奪呢。安老爺點了點頭。說道。這個自然。因回頭向九公道。九兄。承你爺兒們兩個一番厚意。非我苦苦要行。如今岔出這檔意外的事來。其實不好耽擱了。我就此告辭。明日五鼓便走。說着。便吩咐家人們去歸着行李。鄧家父女見這光景。知是不好強留。只得一面收拾今晚的送行酒。一面預備明早的上馬飯。給老爺送行。一時擺上酒來。老爺勉強坐下。此時甚麼叫作登泰山望東海。拜孔陵謁聖廟。以至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怎的個侍坐言志。老爺全顧不來了。（鄧九公之遊西山既虛寫矣。意安水心之登泰山望東海。必將實寫。俾一虛一實。庶不相犯。乃浮雲忽散。轉成彼實此寫虛。其用意用筆。迴出擬議言思之表。更無鄭漢纖微相犯之跡可尋。）只算着盃酒。愁眉苦眼。一言不發的在坐上發楞。列公。你看這老頭兒這一楞楞的好生叫人不解。我朝設立西北西南兩路鎮守邊疆的這幾個要缺。每年到了換班的時候。凡如御前乾清門的那班東三省朋友。那個不羨慕這缺是個發財的利途。便是有等獲罪的卿貳督撫。又那個不指望這途作個轉機的生路。如今安公子纔不過一個四品國子監祭酒。便加了個二品副都統銜。已經算得個越級超升了。再講到那枝孔雀花翎的貴重。只看外省有個經費不繼。開起捐來。如那班坐擁厚貲的府廳司道。合那班盤剝重利的洋商鹽商。都得花到上萬的銀子。纔捐得這件東西到頭上。安公子一旦之間。兩樁都得了。可不算得個意外的榮華。飛來的富貴麼。怎麼安老爺得了這個信息。不樂得眉開眼笑。倒楞到苦眼愁眉起來。這是個甚麼道理。從來各人的境遇有個不同。志向有個不同。到了性情。尤其有個不同。這位老爺。天生的是天性重。人慾輕。再加一生蹭蹬。半世迂拘。他不是容易教養成那等個好兒子。不是容易物色得那等兩個好媳婦。纔成果起這分好人家來。如今眼看看書香門第是接下去了。衣飯生涯是靠得住了。他那個兒子只按部就班的。也就作到公卿。正用不着到那等地方去名外圖利。他那分家計。只安分守己的。也便不愁溫飽。正用不着叫兒子到那等地方去死裡求生。按安老爺此時的光景。正應了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的那兩句俗語。再不想憑空裡無端的岔出這等個大岔兒來。這個岔兒一岔。在旁人說句不關痛癢的話。正道是宦途無定。合路有方。他自己想到不逆性情上頭。就未免覺得兒女傷心。英雄短氣。至於

化解不動撕擄不開了因此他就只剩了擎着杯酒一言不發愁眉苦眼的坐在那裡發楞了那鄧九公是個熱腸子人見安老爺這等樣子一時測不透其中的所以然又是心裡着急又是替他難過便不問長短只就他那個見識講了一大篇不入耳之談從旁勸道老弟你不是怎麽着人生在世坐官一場不過是巴結戴上個紅頂子養兒一場也不過是指望兒子戴上個紅頂子如今我們老賢姪這麽個歲數兒紅頂子是戴上了大花翎子是扛上了可是人家說的大丈夫要烈烈轟轟作一場從這麽起幾天兒的工夫封侯拜相你就剩了作老封君享福了麽這還不樂怎麽倒愁的這麽個樣兒真個的拿着你這麽個人不信會連這點理兒看不破嗎他這套話一講纔正講得是安老爺心裡那個皮面兒老爺待要不答想了想自己正在憂患場中有這等個向熱的人殷勤相勸也自難得待要合他談談自己這段心事一時合他怎生談得明白沒法只就他嘴裡的話鍊字鍊句的鍊成一句合他說道看的破忍不過九兄你只細細的體會我這六個字去便曉得我心裡的苦楚了鄧九公那個粗豪性兒如何打得來這個悶葫蘆他聽了這話只擰着個眉扎巴着兩隻大眼睛愁着安老爺看他那光景一時比安老爺本人兒煩的還煩只這等獃獃的愁了半日忽然見他把胸脯子一挺說道老弟你這話我聽出來咧放心這椿事滿交給愚兄列世界上要朋友是作甚麽的安老爺此時纔叫個不勝詫異之至忙問說九哥這事你有甚麽法子呀他道你聽啊我這半天細咂你這句話的滋味兒大似是叫我們我賢姪前回黑風崗能仁寺那椿事把你的膽兒嚇細了如今他走這蕩遠道兒你一定有個不放心怕有個失閃兒我有主意說着揮拳擄袖的纔要說他那個主意忽然又道你等等兒等我們家裡老商量商量看說着便大嚷着叫道姑爺姑奶奶呢褚大娘子正在套間裡忙着打點東西褚一官是在廂房裡幫着捆箱子聽得他家老爺子這聲嚷忙的都跑了來了鄧老頭兒見他兩個來了便道你們倆坐下我有話說當下便先合他女兒說道你乾老兒現在因他家老大出口有點子不放心他心裡在這兒受着窄呢照咱們這個樣兒的交情他既受了窄咱們要不給他賣股子勁那還算交情了嗎如今我的意思想要叫姑爺保着他去走這盪倘或道兒上有個甚麽事兒到底有個仗膽兒的也叫你乾老兒放點兒心姑奶奶你想我這個主意怎麽樣安老爺一聽這話心裡暗笑說這老頭兒這纔叫個問官答花驢唇不對馬嘴這與我的心事甚麽相干忙說老兄豈有你這樣年紀倒叫大姑爺遠行之理這事斷斷不可他叫你別管我們姑爺在家裡也是白獃着趁着我還硬朗叫他出去到官場中巴結巴結萬一遇着個機會謀幹個一官半職也是件兩全其美的事老弟你到別為難這邊褚大娘子還沒開口褚一官到底是老實人聽了便說罷了老爺子可是這話也有你老人家養活了我半輩子這會子瞧着你老這麽大年紀我倒扔下跑這麽遠去自己我官兒作的真個的我也忒認得官兒了知道我有那造化沒有呢褚大娘子的性情卻又合他丈夫不同方纔聽他父親一說就早合了他的意思你道為何難道他果的看得他那個老玉那般重看得他這個一官這般輕無端的就肯肯叫他到烏里雅蘇台給老玉保驃去不成非也他是這兩年合安府上這陣走動見安太太那等尊貴金玉姊妹那等富麗他把個腳步眼界闊高了熱廝惚喇的一心只想給他家一官大小也鬧個前程兒他好借此作個官兒娘子褚一官與名鎮江湖家作女婿也算是妻榮夫貴乃褚大娘不但欲翻變交舊業且深足夫婿

（之擬見封侯也真不愧兒女英雄）聽褚一官這等說他便說道不是這麼着你聽我說這件事不值甚麼家裡有我呢倩們索性把東莊兒的房子交給莊客們看着我還搬回來跟老爺子住早晚兒也好照應你只管幹你的去就留你在家裡也是六枝兒刲癢癢兒敷餘着一個說着他倒站起來向安老爺拜了一拜說道就是這麼着了只求你老人家把這話好好兒的替我托付托付我們老王罷我也不會花說柳說的一句話我就保地不撒謊出苦力這兩條兒要講本事呵不是我過於獎他可掛拉桌兒有線限（考語切當恰如其分綜覈名實至公無私）鄧九公在旁呵呵的笑道姑奶奶你這是何苦來因合安老爺說道老弟這一來你放了心了罷咧再要不放心我還有個人我們那個大鐵鎚陸老大老弟你不也見過他嗎你來的頭裡我原說叫他同女婿倆人接你去沒得去你就來了如今我還打發他們送你回京就叫他們去替我給我們老賢姪道喜這事也得合我們老賢姪商量商量說罷就回頭吩咐他女婿道姑爺這話你明白了你別為我耽悞了事你瞧不得老頭子慶了九十了靠得住老天還賞幾年子老米飯吃呢你只管安心去你的你出去就把這話告訴陸老大你們也別累贅連夜趕着收拾收拾馬上捎上個小包袱子明日就跟了走了到京裡瞧光景是用得着你們用不着你們果然用得着你們再回來取行李多遠兒呢大概也還有這工夫就這麼辦咧褚一官平日在他泰山跟前還有個東閃西挪到了在他娘子跟前却是從來說一不二如今兩下裡一擠他响也不敢响只有一句一答應的儘着答應（比蔡伯喈之贅牛府景况何如）便出去找陸保安收拾行李馬匹去了不提這裡安老爺見他一家這等個至誠向熱心下十分不安覺得有褚陸這等兩個人跟去也像畧為放心一時倒覺不好推却只得應允轉向他父女稱謝了一番當下合鄧九公吃了幾盃因是明日起早飯罷便各各安置褚大娘子去照料了褚一官一番又囑咐了他許多話回到上房合他家那位姨奶奶兩個張羅了這宗又打點那項整忙了一夜不曾得睡次早纔交五鼓安老爺合鄧九公早都起來褚一官陸保安兩個已經遍體行裝的上來伺候九公一見他兩個便道可是我昨日還落了囑咐一句要緊的話你們這一去見着少大爺不比從前可就得上台唱起戲來了見面得跪倒爬起說話得喳兒喳兒還照得着督府衙門那些戈什哈排場兒稱他大人你們自己稱是小的那纔是話呢別說靠着我這個面子兒合你們兩腦袋上鈕子大的那個金頂兒合人家套交情去這齣戲可就唱砸了二人聽了只有連連答應當下安老爺忙忙的一面吃些東西一面催齊車馬便辭了大爺帶同小程師爺褚陸兩個並一衆家丁上路鄧九公一直送到岔道口纔合安老爺灑淚而別按下這話不表如今話分兩頭單表安公子却說安公子自從他家老爺前往山東去後那一向適值國子監衙門有幾件應奏的事他連次赴園都蒙召見接着吏兵等部有兩次奏派驗看揀選的差使也都派得着他因此就把這位小爺熱得十分高興恰巧那個當兒正出了個內閣學士缺祭酒的名次題本裡原得開列在前他自己心裡的紅算計下次御門這個缺八成兒可望過了幾日恰好衙門裡封送了一件某日御門辦事的抄來他算了算這日正是國子監值日因是御門的時刻比尋常較早他先一日便到海淀住下次日上去伺候御門事畢一時一班卿相各歸朝房早聽得大家在那裡紛紛議論說某缺放了某人某缺放了某人只這回的閣學缺放了乾清門翰詹班又過了一個缺了他這纔知這個缺不曾放着他得失之常一時心裡倒也不覺得怎的候了一刻奏事的也下來了叫起兒的單子也下來了他見不曾叫着便同一衆同寅散值回到外朝房吃飯將吃完

進了軍機安公子聽得老師叫便忙忙的催着家人吃了飯辭了諸同寅到老師園子而來將進門恰好烏大人也散朝回來一見他便滿臉是笑却又攢着雙眉說了句恭喜放了這等一個美缺安公子還只當是今日這個閣學缺倒底放的是他先笑盈盈的答應了一聲是烏大人見他沒事人兒似的便問說難道你沒得信麼他這纔知老師說門生沒得甚麼信烏大人道我的爺你賞了頭等轄放了烏里雅蘇台的參賛了只這一句安公子但覺頂門上轟的一聲那個心不住的往上亂迸要不是氣脉擋住險些兒不曾迸出口來登時臉上的氣色大變那神情兒不止像在悅來店見了十三妹的樣子竟有些像在能仁寺撞着那個和尚的樣子烏大人見他如此說道你先別慌稽翻到裡頭去說說着一把拉住他進了兩重門一路過個幽度小橋繞竹林穿花徑來到一處三間小小的精緻書房裡坐下早有家人送上茶來這位爺此時莫講想甚閣學連生日都嚇忘了但聽他老師向他說道龍媒昔人有云讀萬卷書不可不行萬里路如你這等英年正是為國宣力的時候作這番壯遊也好只是這條路你走着却大不相宜便怎麼好雖然如此聖人定有一番深意存焉老賢弟你倒不可亂了方寸努力為之安公子這纔定了定神問道只不知門生怎的忽然有這番意外的更調不敢請示老師上頭提到我門生這個缺彼時是怎樣個神情烏大人道我要在跟前也好了詢來放個要緊些的差軍機見面時候上頭總有個斟酌今日烏里雅蘇台這件四百里報缺的摺子是軍機見面下來到的也不曾叫第二面不想摺子下來就夾下個硃筆條子來放了你了安公子聽了便站起來說道這實在格外天恩門生的家事老師盡知這個缺門生怎的個去法怎生還得求老師栽培門生想個方法挽回這事纔好說着便淚如雨下烏大人也太息一聲道龍媒這個何消你說但是此時已有成命如何挽回得來只好看機會罷如今且自預備明日謝恩要緊你的謝恩摺子我已經叫我們軍機處的朋友們給你辦妥當了明早並且就是他們替你遞你可想着給他們道乏說着便叫來個人吩咐當下見個小廝答應着進來烏大人道你把把大爺的帽子拿進去告訴太太找找我從前戴過的亮藍頂兒大約還有就把我那個白玉喜字翎管兒拆下來再拿枝翎子你就回太太無論叫那個姨奶奶給栓好了拿出來罷那個小廝去了一刻一時拴得停當託出來烏大人接過去又給收拾了收拾便叫安公子戴上他謝了一謝這纔想起見師母來只見烏大人扭了扭頭臉上帶着些煩煩兒的說道師母又犯了肝氣疼了當下安公子只覺心裡還有許多話要說無奈只他坐了這一刻的工夫便見他老師那裡往了這部裡畫稿便是那衙門請看摺子纔得某營請示挑缺又是某旗來文打到接着便是造辦處請看交辦的活計樣子翰林院來請閱撰文還有某老師交題的手卷某同年求寫的對聯此外並說有三五起門生故舊從清早就來了都在外書房等着求見安公子見老師實在忙的狠不好再往下絮煩只得告辭一路回到下處便忙打發小廝回家回明太太并叫戴勤來打發他上山東稟知老爺忙了半日一宿無話次日起早上去謝恩頭起兒就叫的是他及至進去碰頭謝了恩聖人開口第一句便提的是說得你是某科從第八名提到第三名點的探花跟着降了幾句溫諭仍叫第二日遞牌子一時軍機大人下來他迎上去見大家又給他道喜說你見面甚好有旨意賞加了副都統銜了等述下旨來換了頂子明日還得預備謝恩這位爺經這等一提又提的有些熱起

來列公你看人生在世不過如此無非是被名利賺被聲色賺被玩好賺否則便是被詩書賺被林泉賺被佛老賺自己卻又把好勝好高好奇一切心去受一切賺一直賺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只當不起一切不來賺他他便想上賺也無可上那處便熱不來了佛心婆口喚醒一切詩定甫臨川夢榮華富貴奄天主宰與你和盤托出你可也徹夜去閒夢未知文章聲譽遊戲者世有幾人安公子此時纔遇着些小的一個釘子碰碰此後正有偌大的一把棗兒嚼嚼你叫他怎得不熱鬧話休提話轉三叉且回來再講安太太請到安太太這面這件事真算是風中撲雪這回書又不免節外生枝列公便好留心看那燕北閒人怎生替他安家止風掃雪這節戒枝出那身莫濟了卻說安公子赴園這日太太見老爺公子都不在家恰好那兩日張親家太太又在家裡害暴發火眼那個長姐兒又犯了他月月肚子疼的那個病太太吃過早飯無事便合舅太太帶了兩個媳婦四家鬪牌看看鬪到晌午以後忽見張進寶帶了公子一個跟班的小廝叫四喜兒進來回說奴才大爺從園子裡打發人來回太太說奴才大爺賞了頭等轄敘了烏里蘇雅台的恭贊大臣了安太太聽了只唬得扔下牌阿了一聲舅太太接着也道噯喲這是怎麼說金玉姊妹兩個裡頭那何玉鳳聽了烏里雅蘇台五個字耳朵裡還許有個影子只在那裡楞楞兒的聽到了張金鳳更不知那是山南海北還道怎麼也沒個報喜的來呀安太太此時是已經嚇得情住了只問着舅太太說這烏里雅蘇台可是那兒呀舅太太道外姑太太你怎麼忘了呢家裡四大爺當日不是到過這個地方兒嗎安太太這纔想起來說道噯喲天爺怎麼把我的孩子弄到這個地方兒去了呢再說他好好兒的作着個文官兒怎麼又給個踏呢這不順發了他了嗎這可坑死我了說着便眼淚婆娑的抽搭起來金玉姊妹見婆婆這個樣子也由不得跟着要哭舅太太忙勸道你們娘兒三個且別儘着哭哇到底問問那個小子怎麼就會出了這麼個岔兒再外甥打發他來還有甚麼說的呀他只管是這等勸着他卻也在那裡拿着小手巾兒擦眼淚安太太這纔詳細問了問那個小廝他便把公子叫他回太太今日怎的在海淀辦摺子預備明日謝恩不得回來並叫叫戴勤去吩咐他到山東去見老爺以至大爺還說叫告訴二位奶奶再打點幾件衣裳叫他帶回海淀去的話回了一遍太太一面吩咐去傳戴勤一面便叫金玉姊妹兩個回家去打點衣裳一時戴勤來了四喜兒取的衣裳包袱也領下來了太太便吩咐他兩個快去罷併說告訴大爺明日謝下恩來沒事務必就回家來見見我二人領命去後金玉姊妹兩個依就過上房來安太太見他姊妹一個哭的眼睛紅紅兒的一個還不住的在那裡擦眼淚自己不禁又傷起心來舅太太又說道姑太太你別儘着這麼着外甥是說是出口到底算升了一步兩三年的工夫也就回來了再說大喜的事這麼哭眼擦淚的是為甚麼呢安太太未曾說話先長吁一口氣說道噯大姐姐你那裡知道我這心裡的苦楚你沒見你妹夫是作了一任芝蔴太的外官兒把個心傷透了平日我們說起閒話兒來我只說了句咱們這就等跟着小子到外頭享福去罷你聽他這話麼頭一句就是那可斷斷使不得他說一個人教子成名是自己的事到了教得兒子成了名了出力報國是兒子的事這不是老子跟在裡頭攪得的一跟出去到了外頭憑是自己怎麼謹慎只衙門多着個老太爺便帶累的了兒子的官聲大姐姐你只聽這話別說是烏里雅蘇台無論甚麼地方還想他肯跟出小子去嗎他一個不出去我自然不好出去我不出去這個玉格我倒捨得甚麼原故呢一則呢小子也這麼大了再說既是皇上家的奴才敢說不給皇上家出苦力嗎就只我這兩媳婦兒熱廝忽刺兒的

一點都新開我我倒有點兒捨[illegible]

是這鬧個麼法兒你們家這不現放着倆媳婦兒呢嗎。留一個去一個。一樁事不就結了。也有娘兒三個儘着這麼圍着哭的。難道哭會子就算不上烏里雅蘇台了罷。安太太那片疼兒女的心腸。是既不願意自己離開兩個媳婦兒。又不願意兩媳婦之中有一個離開兒子。聽了這話。只是搖頭不想這話倒正合了金玉姊妹兩個的意思。你道為何。原來他兩個這陣為難。一層為着不忍看着夫婿遠行。一層也正為着不忍離開婆婆左右。並且兩個人肚子裡還各各的有一樁說不出口來的事。一時聽了舅太太這話。那何小姐性急口快。便道娘這話也說的是。那麼着我就在家裡服侍婆婆。叫我妹子跟了他去。張姑娘道自然還是姐姐跟了他去好。姐姐到底比我有點本事兒。道兒上走着還便利些兒。這麼大遠的個道兒。再帶上這麼個我。越發叫他受了累了。何小姐聽他這話說得有理。一時找不出這話來駁他。急的肚子裡的那句話。可就裝不住了。只見他把臉一紅。低着頭說道。瞧這妹妹。你難道不知道我生不得車嗎。安太太聽了這話。明白是何小姐有了喜了。自己有信兒抱孫子了。纔覺有些歡喜。將要問他。張姑娘肚子裡的那句話也裝不住了。說姐姐這話。姐姐生不得車。難道我又生得車嗎。列公你看這等一個扛七個打八個的何玉鳳。你有來言我有去語的張金鳳。這麼句嫁而後養的話。會鬧得嘴裡受了窄。直挨到這個分際還是繞了這半天的灣兒。借你口中言傳我心腹事。話擠話兩下裡對擠。纔把句話擠出來。安太太聽得倆媳婦一時都遇了喜。滿心歡喜。只悔知道得晚了。便說道。你瞧瞧。你們這倆人也有這麼個大喜的信兒。會憋着不早告訴我一聲兒。直到這時候。憋得十分十沿兒了纔說出來的。說着這纔問多少日子了。一面又把那倆嬤嬤說。這個老東西怎麼也不先透給我個信兒呢。當下便要叫來發作他兩個幾句。何小姐是怕他兩個得不是。忙說他們上月就要上來回婆婆的。我合妹妹商量。想着知道是不是呢。就吵吵。索興等過些日子再說罷。誰知這裡頭倆人又都說到這裡。臉一紅。只瞅着張姑娘笑。張姑娘也只剩了羞的扭過臉去暗笑。安太太此時樂得只不錯眼珠兒的望着他兩個又囑咐說這可得小心點兒。第一不許貪涼。熱的胡吃。輕的重的混動。走道兒總叫個人兒招呼着點兒。倒得常活動活動。正囑咐着。只聽舅太太合他兩個說道。怪事。你們兩個有甚麼事兒我沒瞞過我。怎麼這件事兩人都嘴嚴的這個分兒上呢。安太太也說道。兩媳婦兒呢還罷了。還說臉上有個下不來。我只可笑我們玉格這個傻哥兒。也眼看着這就要作哥兒的爹了。也這麼傻頭傻腦的不言語一聲兒。正在一頭笑着。忽然又把眉一挖。說。說站住。先別樂。太發了這一來。倘們娘兒們不是都去不成了嗎。把我們這個傻哥兒一個人兒扔在口外去。可交給誰呀。這事情可不是更累贅了麼。說罷。只皺了眉。歪着頭兒在那裡默想。默了半日。忽然說道。這可也就講不得了。只好我跟了他去罷。只求大姐姐合張親家母在家裡好好的給我招呼着我這兩媳婦兒。金玉姊妹兩個聽得[illegible]得離開婆婆。更是不願意。纔要說話。早見舅太太嚷起來了。說道。外姑太太你這是甚麼話呀。你把我留在你家招呼着外姐姐。使得你叫我合你們那個老爺怎麼過得到一塊子呀。他婆媳一想這話果然行不去。一為難。重新又哭起來。這一哭。可把舅太太哭急了。說。姑太太你們娘兒三個這哭的可實在揉人的腸子。這麼着我合姑太太倒個過兒。姑太太在家裡招呼媳婦。我跟了外甥去。這放心不放心呢。安太太道也有這麼大遠的道兒。怪冷的地方兒叫大姐姐你跟了他

去受罪我們倒在家裡舒服的舅太太道這也叫作沒法兒了哇安太太見他一副正經面孔便問大姐姐你這說的是真話呀舅太太道可不真話姑太太只想你我這個樣兒的骨肉至親誰沒用着的地方兒再說這個孩子我也疼他講到我了又是個一身無罣礙的人別說烏里雅蘇台呀就叫我照唐僧那麼個模樣兒到西天五印度去求取大藏真經我也去了這又有甚麼要緊的安太太見他這等關切說真要這麼着我就先給姐姐磕頭這不但是疼孩子直是疼我了說着站起來跪下就要行禮倆媳婦一見連忙也跟着婆婆跪下慌得個舅太太連忙也跪下攙住安太太說妹妹你這是怎麼說說着他也哭了列公你看這安太太這一拜叫普天下作兒女的看着好不難過纔知老家兒待兒女這條心真真不是視膳問安晨昏定省就答報得來的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數兒女聽者却說舅太太攙住安太太又忙着拉起金玉姊妹來他姑嫂兩個一齊歸坐安太太心裡這纔畧畧的放寬了些叫了頭裝了袋烟來吃吃着烟兒忽然的又自言自語的說這還不妥當竭慮殫思千迴萬折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因合舅太太道這一來玉格他這個外場兒我算放了心了講那貼身兒的事情可叫我怎麼好哇舅太太問道姑太太說的怎麼叫個外場兒又怎麼叫個貼身兒呀安太太道類如他到了衙門裡過起日子來凡是出入的銀錢嚴謹個裡外甚至穿件衣裳的厚薄吃個東西的冷熱這些事情都算個外場兒如今我們娘兒們既不能去有大姐姐你替我辛苦這一場好極了我也不說甚麼了講到他貼身兒的事倆媳婦此刻既不能去就說等分娩了隨後再打發一個去這也不是一個半個月的事玉格到了那裡就拿每日早起給他梳梳辮子以至他夏天擦擦洗洗夜裡撥撥蓋蓋這些事無論大姐姐你怎麼疼他這也不是驚動得舅母的難道說一個娶了媳婦兒的人了還叫他那個嬤嬤媽跟在屋裡服侍他不成你說這可不是叫人沒法兒的事嗎這話舅太太却不好出主意了只說了句有兒子呢罷咧也只好慢慢的商量這個當兒這老姑嫂兩個只顧在這邊兒悄悄兒的說那小姊妹兩個却在那邊兒靜靜兒的聽聽來聽去也不知那句話碰在他兩個心坎兒上了只見何小姐兩眼睛一稜伶便笑着在張姑娘耳邊嘁喳了兩句不聽得張姑娘說些甚麼却只見他不住的笑着點頭兒恰好安太太合舅太太說完了這話又回過頭來問着他兩個說你們倆白想想我這話慮的是不是不承望這一回頭一眼正看見倆人在那裡打梯己的神情兒因說道你們倆有甚麼主意也只管說出來咱們娘兒們大家商量商量不好嗎何小姐聽婆婆如此說將要說話又望着張姑娘向外間努了個嘴兒那光景像是叫他瞧瞧外間兒有人沒人緊接着張姑娘走到屋門旁邊兒探着身子望外瞧了瞧回頭只笑着合何小姐擺手兒那神情像是告訴他外間兒沒人你道安太太家許多了鬟僕婦外間兒怎得會一時沒人原來他家的規矩凡是婆兒媳婦們無事都在廊下聽差其餘的了頭們一個長姑娘不在上屋裡早一邊兒說笑的說笑淘氣的淘氣去了因此一時無人金玉姊妹見沒人在外間他兩個這纔走到婆婆跟前悄悄兒的回道媳婦們却有個主意這話倒不因着玉郎今日要出外去纔說起自從今年來見他的差使漸漸兒的多起來了往往一進城去就得十日半月的住着媳婦兩個又不好怪厭氣的一盪一盪的只是跟着來回的跑原想回回婆婆給他弄個服侍的人總沒得這個機會如今他既出外媳婦們兩個又一時不能同去請示婆婆趁這個當兒給他弄個人跟了去外頭又有舅母調理管教這麼着使得使不得安太太聽了先點了點頭兒又搖了搖頭兒沉吟了一刻纔說道你們這麼年輕輕兒的心裡就肯

送上這件事上頭難為你們倆點頭兒但是你們只知道[illegible]

有個人使。腥的臭的。弄到家來。那時候調理。是別想調理的出來。打發是不好打發出去。不但你們倆得跟着糟心。連玉格可也就受了大累了。那可斷乎使不得。所以又搖搖頭兒這個樣兒的。我看得多了。要說就偺們家裡這幾個女孩子裡頭給他挑一個。罷你們屋裡那倆。還是兩個糊塗小孩子呢。我這兒的幾個裡頭。不成個才料兒的不成才料兒。像個人兒的呢。又不合式。試猜是誰怎的又不合式你們倆說這會子可叫我忙忙叨叨的那兒給他現抓人去。何小姐道。媳婦們兩個心裡可倒瞧准了一個。只沒敢合婆婆提。到這裡太太想了想。說道。哦。我猜着了。你們准是瞧上跟舅母那個丫頭的模樣兒了。敢是好。只是人家早有了婆婆家了。兩人還沒及答言。舅太太先搖頭兒。說不是倆。外外姐姐知道他有人家兒了。安太太納悶兒道。這可罷了我了。你們瞧准了的這個可是誰呢。何小姐見問。又往外看了一眼。纔到婆婆耳邊悄悄兒的回道。媳婦們兩個。纔說相准了的。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伺候婆婆的長姐兒姑娘。這個人要講他那點兒本事兒活計兒眼睛裡的那點積伶兒心裡的那點邊急兒。以至他那點穩重。那個乾淨。都是婆婆這些年調理出來的。不用講了。最難得的。是他那個性情兒。只婆婆止這麼一個得力的人。別的都是小事。第一伺候婆婆梳這個頭。是個要緊的。再他又在上屋當了這些年差了。可還不知媳婦們合婆婆討得討不得。因此心裡只管想准了。嘴裡總沒敢提。太太纔聽完這話。就笑道。敢是你們倆想的也是他呀。看這一笑字兒聽這一也字兒畫出念茲在茲已非一日神味不僅英雄所見畧同這件事在我心裡。也不知過過多少過兒了。你們倆纔慮的那兩層倒都不要緊。打頭。今如我這兒拿拿放放的。都是你們倆真要到了沒人兒了。就叫你們倆打發我梳梳頭。又有甚麼使不得的呢。再者還有張進寶的那個孫女兒招兒合晉升的丫頭老兒。這兩如今也學着幹上來了。到了別的事。我綽總兒合你們說這麼句話罷。這丫頭自從十二歲上。要到上屋裡來。只那年你公公碰着。還支使支使他。到了第二年。他留了頭了。連個溺盆子都不肯叫他拿。甚至洗個脚都不叫他在跟前。說他究竟是從小兒跟過孩子的丫頭。你就知道你這位公公拘泥到甚麼分兒上。別嫌明微具有深心可以正綱常可以挽風俗別的話更不用深分講了。至於你們方纔說的他那幾宗兒好處。倒也不是假話。這件事照這麼辦。我心裡也儘有只我心裡還有好些為難。這個人得這麼個歸着。也算我不委屈他。只是我這位梅香。他還有他娘的多少累贅。不然。我方纔為甚麼說家裡挑不出個合式的來呢。這話偺們娘兒們還得從長商量。頭一件。我覺着他只得說。還大大方方兒的。不貧不下流。只是到底是個分賞罪人的孩子。第二件。他空有那麼個模樣兒身段兒。我只說他那皮肉兒太黑翠兒似的。可怎麼配得上我那個白小子呢。第三件。他比玉格兒大着好兩歲呢。要開了臉。顯着像個嬤嬤嫂子似的。這是我心裡三宗不足處。就讓都合式。沒這三宗不足。你們只說這件事要合你公公這麼一商量。能行不能行。舅太太接口就說。姑太太。你纔說的那三層呀。依我說。都沒甚麼的。眼下只要外甥兒出去有個得力的人持扶他。苗點兒就苗點兒。黑點兒就黑點兒。大點兒就大點兒。那都不打緊。說一定要等着合你們老爺商量。他那個脾氣兒。只怕吃個雞蛋還得挑四楞兒的呢。那可怎麼想。行得去呀。安太太道。這句話。究竟還說可以想方法兒商量着碰去。你還不知道呢。我們這個長姐兒是在我跟前告老承遠不出嫁的了。了他說他等着服侍我歸了西。他還給我當女童兒去呢。你說這時候要合他說這個。怎麼說得清楚。啊。舅太太道。這是多

早晚的事我怎麼不知這個影兒啊張姑娘道就是我過來那年舅母跟我姐姐在園裡住的那一程子的事麼那時候還有他媽呢我婆婆一進城就說他大了叫他媽上緊給他找個人家兒後來說了一家子他媽不是還帶了那個小子來請我婆婆相看來着麼張姑娘將說到這裡安太太說虧是有個對証在跟前兒不然叫你這一掰文兒倒像我這裡照着說評書也似的現抓了這麼句話造謠言的因接着張姑娘方纔的話說道我還記得他媽說那個小子是給那一個鹽政鈔官坐京的一個家人叫作甚麼東西的個兒子家裡狠過得我瞧了瞧那小子倒也長得渾頭渾腦的就只臉上有點子蔴子我想着一個小子罷咧怕甚麼呢就告訴他媽等定個日子叫他們相看了頭來罷誰知他媽給他說這個人家兒沒合他提過他這天知道了合他媽叨叨了倒有幾車話只說他媽怎麼沒良心了又是怎麼主兒打毛團子似的撥弄到這麼大也不管主兒跟前有人使沒人使這會子你們只圖我財主親戚就硬把我塞出去了連數落帶發作的就哭鬧成一處把他媽鬧得沒法兒了你說就不肯出去也讓我回太太一句去呀他也不理他媽就跑了來跪在我跟前一行鼻子兩行淚的哭個不了就說了方纔我講的他那套糊塗話還說這一輩子刀擱在脖子上都使得也別想他離開我咧大姐姐你說這是他娘的苗子不是舅太太聽了只抿着嘴兒笑說道姑太太我可多不得這件事呀我只說句公道話這固然是這了頭的良心也是你素來帶他的恩典你可得知道你們那個丫鬟可心高志大呀素來就講究個拿身分好體面愛鬧個酸款兒你安知他不是跟着你這麼女孩兒似的養活慣了不肯抵三下四的跟了那個蠢頭笨腦的奴才小子去呢（安太太佟舅太太可謂女中瑜亮至論長姐兒似佟優於安蓋一則溺愛者惑一則旁觀者清也）金玉姊妹聽了這話齊聲說舅母這話說得是極了再還有一說人第一難得是彼此知道個性情兒他又正是從小兒合玉郎一塊兒混混大了的舅太太說好哇就是這話了這話我可是句說主意還得姑太太自己拿定這位老太太心裡本正在又是疼兒子怕他沒人又是疼了頭怕他失所一時聽了這套有成無破的話想着這件一舉三得的事就把他們那位老爺是怎麼個難說話也忘了不由得說道你們娘兒三個這話也說得是就是這麼着纔說了這句下文還沒說出來金玉姊妹兩個見婆婆應了樂得忙着跪下就磕頭安太太笑道啐你們倆先別磕頭啊知道我這個媒人作得成作不成呢這裡正說得熱鬧何小姐積伶一閃身子早從玻璃裡看見那個長姐兒一步挪不了三指出了東遊廊門從台堦底下慢慢兒的往下屋走了來何小姐便合太太擺手兒太太看見悄悄兒道別提了看他聽見又合金玉姊妹道這話就只偺們娘兒四個知道別人跟前一個字兒別露就是玉格兒回來也先不用告訴他當下大家便將這話掩住不提且住長姐兒他既是犯了肚子疼在屋裡養病怎的又得出來既得出來大爺這麼個驚天動地的人出了這麼個驚天動地的岔兒遍地又都是他的耳報神他豈有不知道之理怎的又直到此時纔出來呢其中有個原故原來他方纔正合着桃仁紅花引子服了一丸子烏金丸躺在他屋裡就滲着了他這一滲着那班小丫頭子誰也不敢驚動他直等他一覺睡醒了還是那個小喜兒跑了去告訴他說長姑娘大爺要出外了只這一句他也不及問究竟是上那兒去立刻就唬了一身冷汗緊按着肚子捋着一陣疼不想氣隨着汗一開化血隨着氣一流通行動了行動肚子疼倒好了此轉念想到大爺這一出去老爺太太自然斷沒不同出去的果然太太出去[illegible]

太太還生恐他聽見些甚麽跑了來了便先問[illegible]們好了嗎怎麽又跑出來了他道奴才聽說大爺要出外了[illegible]奴才想着太太[illegible]的。那些薄底兒鞋呀。風領兒斗篷呵。還都得早些兒拿出來瞧瞧呢。再還有小煙袋兒咧。吃食盒兒咧。以至那個關防、盒兒。這些東西也還不記得在那兒擱着呢。趁着老爺沒回來。明日個趁早兒。慢慢兒的我。我也省得臨期忙。安太太道那兒呢。偺們走還早呢。你先裝袋煙我吃罷。他便去裝煙不提。到了次日。安太太從吃早飯起。就盼公子。不見回來。忽然聽得門上一陣吵鬧。便有家人來回說。大爺賞加了副都統銜了。安太太聽得兒子換上紅頂兒了。畧有喜色。只想着他明日還得謝恩。今日自然又不得回來了。那知安公子豈止次日不得回來。只從那日起。便一連召見了八九次。這纔有旨意賞了假。叫他回家收拾。他當日歸着了歸着。次日起了個大早。纔回到莊園。合太太一見面兒。娘兒倆先哭了個事不有餘。大家勸住。他便忙着到祠堂行禮。纔把家庭這點兒禮節完了。外頭便回吳侍郎來拜。又是位老師。不好不見。接着就是三四起人來。安公子一一送走了。纔回到自己房裡。換了換衣裳。一切沒得閑談。只見上屋裡一個了頭小跑來。說太太叫大爺。戴勤回來了。公子合金玉姊妹連忙過去。見戴勤正在那裡回太太話。說老爺昨日住常新店。叫奴才連夜趕回來。告訴大爺不必遠接。只在家候着老爺。今日走得早。大約晌午前後就可到家。公子聽了。重新去冠帶好了。去到外面伺候。安老抵家從家中一面著筆省卻於路無話四字可省則省得文家避熟法書須如此看進了一刻便見隨緣兒先趕回來回說老爺快到了。少時老爺來到家門。公子迎了幾步。便在車旁跪接。老爺在車上見他頭上頂嵌珊瑚冠飄翡翠。面上却也喜歡。心裡却不免十分難過。你看這老頭兒好扎掙勁。先在車裡點頭說了句起來。下了車便說道。不想你竟也巴結到個二品大員。趕上爺爺了。比我強。這纔不枉我教養你一場。有話到裡頭說去罷。公子也明知這是他父親安慰他的話。只得陪笑答應。這種笑那臉上的神氣却比哭還疼。這個當兒便見褚一官陸葆安兩個過來謁見。他兩個果然就照着鄧九公的話。立刻跪倒請安。口稱大人。安公子雖說一時不好直受不辭。但是一個欽命二品大員。正合着三品而不蓋禮制所在。也不便過於合他兩個紆尊降貴。只含笑拱了拱手。說了句路上辛苦。便隨了老爺一路進來。一時在家的家人。叩接老爺。跟去的家人。又叩見公子。正亂着張親家老爺合老程師爺也迎出來。老爺應酬了兩句。就托他二位管待褚陸兩個。自己進了二門。便見太太帶了兩個媳婦。接到當院子裡來。倆媳婦迎着請過安。這安老夫妻兩個。還着那老年的舊婢子兒。彼此拉了個手兒。那班僕婦了頭。都遠遠的排在那邊跪安。老爺都不及招呼。見舅太太在廊下候着。便忙着上前彼此問過好。談了兩句一路風塵的話。又問親家太太怎的不見。張姑娘代說明了原故。老爺一路進房坐下。當下公子行過禮。媳婦便倒上茶來。此時自安太太以下。都道老爺這一到家。為着公子出口。定有一番傷感。大家都提着全副精神應酬老爺。看了看老爺依舊是平日那個安詳樣子。只不過問了問公子奏對的光景。毫不露些張皇煩腦。公子此刻却是有些耐不得了。原來他自放下來那日起。凡是此番該是從家裡怎的起身。到那裡怎的辦事。這些事一時且不能打算到此。只他那點家事。幾個親丁。心裡盤算了追有萬轉千迴。總盤不出個定見來。第一件萬難的是這等遠路。不好請着父母同行。待說把他兩個夫人留在家下替自己奉養。又慮到任上內裡無人。不成個局面。否則兩個之中。酌量留下一個。偏又兩個一齊有了喜了。不便遠行。便是他兩個有喜的這節。也還不曾稟過父母。他好容易盼到今日回家。正想把這話合金

玉姊妹私下議計一番。先討太太個示下。然後等老爺回家再定。不想一進門不曾消停一刻。纔得消停。恰巧老爺早回來了。他此時見了老爺只覺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想了想只得回道。兒子受父母的教養。正想已結個升途奉了父母出去安享幾年。不想忽然走了這條意外的岔路實在不得主意。說着又行了個家庭禮兒屈了一膝。說請父親教導他。那眼淚却是掌不住了。只聽安老爺吭了一聲說道。怎的叫個走了這條意外的岔路。我以為正是意中之事。（看是違心之談實則天理人情之至若非設身處地安能體會入微）你所為意外着只不過覺道你從祭酒得了個侍衛不曾放得試差學政耳。却不道這等地方。不用世家旗人去。却用甚麼人去。用世家旗人。不用你這等經年新進。又用甚麼人去。且無論文章華國。戎馬防邊其為報效一也。便說不然。太君代天司命。君命即是天命。天命所在。便是條意外的岔路順天聽命。安知非福。你說討我的教導。我平日合你講起話來。言必稱周孔。不知者鮮不以為我立論過迂。課子過嚴。可知為子為臣立身植品的大經。都不外此。那烏里雅蘇台雖是個邊地。參贊大臣雖是個遠臣。大約也出不了周孔的道理。至於你此行。我家現有的是錢。用多少儘你用。只不可看得銀錢如土。有的是人。帶那個。儘你帶。只不必鬧得僕從如雲。講到眷口。兩個媳婦不消說是合你同行了。太太要果然母子姑媳一時難離。也不妨同去。只留我在家。替你們作個守門的老叟。料想還不悞事。安老爺只管講了這半日話。這段話却是拈着幾根鬍子。閑着一雙眼睛講的。何以故呢。他要一掙眼。那副眼淚也就掌不住了。舅太太見安老爺這樣子。便點點頭。悄合安太太合安老爺說道。你們這個家可就當成個模樣兒了。便聽安太太合老爺說道。依我想這件事不必定忙在這一時。玉格起身儘有日子呢。老爺今日纔到家。且歇歇兒。索性等消停了。斟酌斟酌。究竟是誰該去呀。誰不該去呀。誰能去呀。誰不能去呀。且定規不遲。要說請老爺一個人兒在家裡。我就跟他們出去。也斷沒那麼個理。我不出去。又怕這倆媳婦兒萬一在外頭一時有個甚麼喜信兒呢。沒個正經人兒招呼他們。我的意思。還是請大姐姐替我們辛苦這盪。老爺還沒聽完這話便道。呵。一個何家媳婦已經勞舅太太辛苦那塲。此時這等遠行。却怎的好又去起動舅太太。說。嗳喲。不用姑老爺這麼操心了。姑太太早合我說明白了。我左右是個沒事的人。樂得跟他們出去逛逛呢。老爺見舅太太這等爽快何熱。心下大悅。連忙打了一躬。說這個全仗舅母格外費心。舅太太被安老爺累贅的不耐煩。他便站起身來。也學安老爺那個至誠樣子。還了他一躬。（安老爺之打躬與安太太之下跪無以異也舅太太又再以正經面孔答之複矣看作者變換有法莫疑舅太太之愛打諢也）口裡說道。這個愚嫂當得效力的。他打完了這躬。又望着大家道。你們瞧這那兒犯得上鬧到這步田地。惹得大家無不掩口而笑。却說安公子方纔聽老爺那等吩咐。正想把金玉姊妹現在有喜並自己打算不帶家眷留他兩個在家侍奉的話回明。聽太太說了句老爺纔得到家。先請歇歇兒。便不好只管煩瑣。（安太太將向老爺為阿哥提長姐兒之事自未便身邊有人看燕北閑人逐箇交關之法）如今却又見他母親給請了舅母同去。心裡一想。這一來弄得一家不一家。兩家不兩家。益發不便了。登時方寸的章法大亂。他却那裡曉得人家娘兒三個早已計議得妥妥當當了呢。偏是這個當兒老爺又吩咐他。鄧九公差褚陸兩個來。意思要跟他出去的那段話。就叫他出去定奪行止。他無法。只得且去作這件事。（支開一箇）安老爺這裡便合大家說了說路上的光景。講了講鄧九公那裡的情由。緊接着行李車也到了。衆小廝忙着往裡交東西。有的點交帶去的衣箱。有的點交路上[illegible]

在以不待支開之法支之書裡交代過的他原想着是大爺這番出外大爺走到那太太跟到那兒太太走到那兒他跟到那兒定了主不想忽方纔聽得老爺一個不去連累太太也不去了眼下太太合、公子竟要母子分飛他也謝三兒的窩窩剩下了登時心火上攻急了個紅頭漲臉又犯了那年公子鄉試等榜他等不着喜信兒頭暈的那個病了連忙三步兩步跑到院子裡扶着柱子定了會兒神立刻覺得自己身上穿的那件衣裳的腰褙肥了就有四指那個領盤兒大了就有一圈兒不差甚麼連腰圍兒都要脫落下來了他便合別的了頭說道我怪不舒服的家裡躺躺兒去太太要問我就答應我作甚麼去了說着一路低着腦袋來到他屋裡拆了個小枕頭兒支着耳跟台子躺下只把條小手巾兒蓋了臉暗暗的垂淚他偏又頭兩天一時高興作了個抽繫兒的大紅氈子小烟荷包兒這日早起又把隨緣兒媳婦兒我人給安一根玉嘴兒湘妃竹桿兒的小煙袋兒為的是上了路隨身帶着上車下店使着方便事有湊巧恰恰的這麼個當兒隨緣兒媳婦給他送了來一進門兒見靜悄悄的沒個人聲兒便叫了一聲大姐姐他聽見有人叫他這纔掙扎着起來問是誰呀隨緣兒媳婦一見他這個樣兒便問說大姐姐你好好兒的這是怎麼了哭的這麼着他嘆了口氣說道好妹妹你那兒知道我心裡的難受你坐下等我告訴你你瞧自從大爺這麼一放下來我就念佛說這可好了我們太太要跟了大爺大奶奶去享福了誰知叫這位老爺子這麼一折給折了個稀呼腦子爛你說這娘兒四位這一分手大爺大奶奶心裡該怎麼難受太太心裡該怎麼難受偺們這作奴才的旁邊兒看着誰不肉痛再者二位大奶奶素來待我的恩典我們娘兒們怎麼離得開說着又把嘴撇的繇兒似的隨緣兒媳婦明鏡兒也似的知道他姑娘合張姑娘有喜不能出去只因何小姐吩咐的嚴叫且不許聲張此時是不敢合他露一個字只說了句那兒呢還有些日子呢知道誰去誰不去呢就先把你累的這麼個樣兒說完了放下烟袋去了他把那根烟袋扔在一邊兒躺下又睡卻又睡不着只一個人兒在他屋裡坐着發楞支開兩箇上屋這裡只管一羣人等着他交代東西那班了頭聽他方纔說了那句話又不敢去叫他恰好二位大奶奶都在上屋裡便着人一件件往裡收三箇四箇舅太太見這裡亂烘烘他也回西耳房去五箇安老爺見舅太太走了這纔要脫去行裝換上便服安老爺的拘泥雖換件衣裳換雙靴子都要迴避媳婦於支開三箇四箇閣一筆又進套間兒去換的只這個當兒老爺一面換着衣裳一面合太太提起閒話兒來說難得太太這等何熱不辭辛苦他小夫妻三個得這個人同去照應你我也就大可放心了安太太擻着一肚子裡的話此時原不要忙着就說因見老爺這句話是個機會再看了看左右無人只得兩個小了頭子他把那兩個小了頭子也支使開筆法著一也字前五箇愈醒先給老爺一個高帽兒戴上說道可不是他自然也是看着老爺平日待他的好處只是如今他只管肯去了兩個媳婦究竟好去不好去倒得斟酌斟酌為甚麼我方纔說等慢慢兒商量呢老爺忙問道他兩個怎的不好去太太滿臉含春說道好叫老爺得知兩媳婦兒都有了喜了老爺說可樂不可樂老爺聽了大喜說道這等說你我眼前就要弄孫了有趣有趣我安水心再要得教出兩個孫兒了看他成人益可上對祖父矣太太道老爺只這麼說世間的事可就難得兩全老爺只想倆媳婦這有了喜自然暫且不能跟了小子出去叫他一個人兒在衙門裡怎麼是個着落兒呀老爺道然則有舅太太去正好了太太道老爺這話又來了他舅母去也只好照管個大面皮兒呀到了小子自己身上的零碎事兒怎麼好驚動長輩兒去呢所以我同倆媳婦兒

為這件事為了這幾天難總商量不出個妥當主意來依兩媳婦的意思是想求我給他買個人帶了去老爺聽到這裡纔要綳臉太太便忙着說道老爺想玉格這麼年輕輕兒的哥兒屋裡現放着倆媳婦兒如今又買上個人這不顯着太早些兒嗎我就說斷斷乎使不得就打着我這時候依了你們這話要一回你公公你公公也必不准老爺說這話是不是老爺道通呵太太這話是極所以叫作惟識性者可以同居太太其深知我者也我常講的夫妻一倫恩義至重非五十無子斷斷不可無端置妾何況玉格正在年輕媳婦又都有了生子的信息此刻怎的講得到買人這句話上太太見老爺的話沒一點活動氣兒便說道老爺不是說我說的是嗎我說只可管這麼說了想了想真也沒法兒老爺想一個人家兒過日子在京在外是一個理第一件裡外的這道門檻兒得分得清楚玉格兒這一出去衙門裡自然得有幾個了頭女人就是他舅母也得帶兩個人去倆媳婦呢少說也得一年的光景才能去呢這一年的光景他就這麼師爺也似的一個人兒住着那班大些兒的女孩子合年輕的小媳婦子們類如拾掇拾掇屋子以至拿拿放放出來進去的可不覺得怪不方便的麼老爺是最講究這些的老爺向想想太太說到這裡只見老爺臉上按着五官都添了一團正氣說噯喲太太你這一層慮的尤其深遠這倒不可不給他籌畫出個道理來卻是怎樣纔好太太聽這話有些意思了又接着說道倆媳婦兒不放心的也是這個見我不准他買人就請示我說要不就在家裡的女孩子們裡頭挑一個服侍他罷我說你們倆瞧家裡這幾個了頭那日還挑得出個像樣兒的來誰知他們倆說這句話敢則心裡早有了人了老爺道他兩個心裡這人是誰太太笑道照這麼看起來兩人倒底還是倆小孩子只見得到一面兒倆人只一個兒勁的磨着我求我替他們合老爺說說要偺們上屋裡的這個長姐兒老爺想這個長姐兒怎麼能給他們我只說這一個不能給你們哪你公公跟前沒人兒啊老爺一聽這句話只急得局足不安說道呵太太你這句話卻講得大謬不然了舌鋒可畏一發中的中其心之所急欲引避也中其心之所急欲表白也一引避一表白長姐兒不寵媒之歸將誰歸安之差可頡頡於終者以此太太道我想着打頭呢那了頭是個分賞罪人的孩子又那麼漆黑的個臉蛋子比小子倒大着好幾歲可怎麼給他呢再者偺們這上屋裡也真離不開就拿老爺的衣裳帽子講向來是不准女人們合那一起子小了頭子們着手的如今有他經管着就省着我一半子心裡所以我就那麼回覆了倆媳婦兒了老爺道噯此皆太太不讀書之過也要講他的歲數兒豈不聞妻者齊也明其齊於夫也妾者接也側也雖接於夫而實側於妻也太太你怎的把他同夫妻一倫講起嫁娶的庚申來況且女子四德婦德婦言之後纔講得到婦容何必論到面目的黑白上去太太道這麼說他是個貴州苗子也沒甚麼的老爺道太太你就不讀書難道連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這兩句也不曾聽得講究過嘗笑宋書齊書稱魏曰索虜魏書目宋齊梁曰島夷德威有關而獨倚重於口誅筆伐柳末矣又夷面自諱其夷偶論之即怒目相向安老聞之能勿夷然如今你不要給兒子納妾倒也罷了的既要作這樁事自然要個年紀長些的纔好責成他抱衾與裯聽雞視夜況且我看長姐兒那個妮子雖說相貌差些還不失性情之正便是分賞罪人之子何傷又豈不聞罪人不孥乎這話還都是末節而又末節者也太太你方纔這話講的還有一層太不通處你卻不想這長姐兒原是自幼伺候玉格的從十二歲就在上房當差現在標梅已過如今兩個媳婦既這等求你向我說我要苦苦的不給他卻叫他兩個心裡把我這個公公怎生發放此中關係甚大太太你怎的倒合他們說我跟前沒人起來豈不大謬安太太未曾合老爺提這件事本就

捏着一把汗兒心裡却也把老爺甚麼樣兒的左經眼兒的話都想到了[illegible]正經也太太乃命之曰左却斷沒想到老爺會從這麼一左這一左倒誤打誤撞的把件事左成了誤打誤撞以明公公跟前沒人句偶中要害並非有心蒸北聞人之於安太太蓋先入之而復出之一時喜出望外雖然暗笑老爺迂腐的可憐却也深服老爺正派的可敬再想想又怕長夜夢多遲一刻兒不定老爺想起孔夫子的那句話合這件事不對盆口兒來又是塊糟連忙說道老爺說的關係不關係這些話別說老爺的為人講不到這兒就是倆媳婦兒也斷不那麼想總是老爺疼他們既是老爺這麼說等開了我告訴他們就是了老爺道太太你怎的這等不知緩急這句話既說定了那長姐兒怎的還好叫他在上房待得一刻安老此等處慎流於惠轉與長姐兒之務心作意相近宜安太太之笑其迂腐也然法之可以藥過脫太太笑道老爺這又來了那兒就至於忙得這麼着呢再者玉格兒那孩子那個噶牛脾氣這句話還得我先告訴明白了他就是那個了頭也是他娘的個拐棒子太太這裡話還不曾說完老爺就擱頭說道阿太太說那裡話這事怎由得他兩個待我此刻就出去幫太太辦起來說着出了屋子就叫人去叫大爺大奶奶且住照這段書聽起來這位安老儒人不是竟在那裡玩弄他家老爺呢麼這還講得是那家性情不然也世間的婦女要諸事都肯照安太太這樣玩弄他家老爺那就算那個老爺修積着了這話却不專在給兒子納妾一端上講此正所謂情之偽性之真也華袞斧鉞風雨雷露解鈴繫鈴出於一字且自擱起老生常談切莫躭誤人家好事却說安太太見老爺立刻就要叫了兒子媳婦來吩咐方纔的話一時慮到兒子已經算個死心眼兒的了他那個了鬟又是個一冲的性兒倘然老爺合他一說他依然說出刀擱在脖子上也不離開太太那句話來却怎麼好便暗地裡叫人去請舅太太來預備作個合事人恰好舅太太正在東院裡合金玉姊妹說話聽得來請便合他姊妹說道莫不是那事兒發作了他娘兒三個便一同過來安太太一見便合舅太太說大姐姐來得正好那句話我合你妹夫說明白了回頭便告訴倆媳婦說你公公竟把他賞了你們了快給你公公磕頭罷金玉姊妹兩個連忙給老爺太太磕了頭站起來只說得句這實在是公公婆婆疼了我便見公子從二門外進來安老爺見了公子先露着望之儼然的一臉嚴霜凜凜不提別話第一句便問他道你可知子事父母合婦事舅姑這樁事是不得相提並論的公子聽了一時模不着這話從那裡說起只得含糊答應了個是這纔聽他父親說道兩個媳婦過了喜他自己自然不好合我說怎的這等宗祧所關的一樁大事你也不曉得預先稟我一句這也罷了只是他兩個此刻既不便遠行你這番出去倒得說到這句又頓住了安太太大家聽這話頭兒底下這一轉自然就要轉到長姐兒身上了都測靜的聽着要聽老爺怎麼個說法誰知老爺從這句話一岔就咭喇咭喇合他說了一套滿州話公子此時夢也夢不到老人家叫了來吩咐這麼一段話躊躇了會子也番着滿州話回了一套一邊伺着老爺說却又一邊望着太太臉上看那神情好像說的是這個人他母親使着得力如今自己不能在家侍奉怎的倒把母親一個得力的人帶去服侍自己呢彷彿是在那裡心裡不安口裡苦辭的話却又聽不出他說的果是這麼段話不是只見老爺沉着臉說了句阿那他喇博窩珠公子聽了仍在絮叨老爺早有些怒意了只哧了一聲就把漢話急出來了說你這話好不糊塗我倒問你怎的叫個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太太這纔明白果然是他父子在那裡對鬖起四方眼兒來了便說道玉格這孩子真個的怎麼這麼擰啊你父親既這麼吩咐心裡自然有個道理你就遵着你父親的話就是了且先闊這些累贅公子見母親也這麼說

只急得滿臉為難。說兒子怎麼敢擇其如兒子心裡過不去何安。老爺聽了。益發不然起來。便厲聲道。這話更謬。然則以父母之心為心的這句朱註是怎的個講法。不信你這參贊太臣。連心都比聖賢高一層。公子一看老人家這神情是番了。嚇得一聲兒不敢言語。這個當兒再沒舅太太那麼會湊趣兒的了。說道我瞧着他。也不是擇也不是這些個那些個的。共總呵哥還是臉皮兒薄。拉不下臉來磕這個頭還是我來罷。說着坐在那裡。一探身子拉着。公子的胳膊。說不用說了。快給你們老爺太太磕頭罷。公子被舅母這一拉。心裡暗想這要再苦苦的一打墜咕嘟兒可就不是話了。只得跪下謝了老爺。老爺這纔有了些笑容兒。說道這便纔是。公子站起來。又給太太磕了頭。老爺又道。難道舅母跟前還不值得拜他一拜麼。太太也說這可是該的。底下杖着舅母的地方兒多着的呢。公子此時見人還沒收成。且先滿地這一路拜四方。一直的拜到舅母家去了。好不為難。只是迫於嚴命。不敢不遵。只得又給舅母磕了個頭。便聽老爺拿着修沉顛顛的正宮調嗓子叫了聲長姐兒呢。外間早有許多丫頭女人們接聲兒答應。說叫去。按下這裡不表。再說長姐兒。卻說他在他那間屋裡坐着發了會子楞。只覺一陣陣面紅耳熱。躺着不是坐着不是。一時無聊之極。思拿起方纔安的那根小烟袋兒來。抽了抽。其通非常。又把作的那個大紅氈子抽繫兒的小煙荷包兒裝上烟。拿小火鐮兒打了個火點着了。才着煙袋兒靠着屋門兒。一隻脚跐在門檻兒上。只向半空裡閒望。正望着。忽見一個喜鵲飛了來。落在房簷上。對着他撅着尾巴。喳喳喳的叫了三聲。就往東南飛了去了。他此時一肚皮沒好氣。衝着那喜鵲呸的啐了一口。說瞎叫的是你媽的甚麼呢。正說着。又覺一個東西從廊簷上直掛下來。搭在他額腦蓋兒上。唬得他連忙一把抓下來一看。卻是個喜蛛兒。正看着又是那個小喜兒跑來說道。姑姑。哇你瞧了不得了。老爺那兒咦嚁哇喇的番着滿臉話。合大爺生氣。大爺直橛橛的跪着。給老爺磕頭陪不是呢。他聽了這話。心裡轟的一聲。立刻連手脚都軟了。連忙擱下煙袋。拿起半碗兒冷茶來漱了漱口。纔待上去打聽打聽。只見一個女人迎頭跑來。一疊連聲兒的說。老爺叫。他此刻正因老爺就誤了他的事。心裡有些不大耐煩。聽得老爺叫他。一面嘮叨說老爺好好兒的又叫我作甚麼呢。一面便梗梗着個脖子往上屋裡來。將走到上屋。只見舅太太合老爺太太一處坐着。大爺二位奶奶都在跟前侍立。幾個大小丫頭。也一溜兒伺候着外間。還有許多女人們在那裡聽差。黑壓壓的擠了半屋子。他將進屋門兒。太太就告訴他說。老爺這兒叫你有話吩咐你呢。聽着他又往前走了兩步。便聽老爺吩咐道。你大爺現在出外。你二位大奶奶同時遇喜。不便坐車遠行。大爺身邊一時無人伺候。你二位大奶奶在我跟前討你去給大爺作個身邊人。我因平日看你也還穩重。再又是自幼兒伺候過大爺的。如今就給你開了臉。叫你服侍了他去。此後你卻要知你二位奶奶的典恩。聽你二位奶奶的教訓。刻刻知足自愛。不然。你可知道妾合兒媳不同。我是有家法的。安太太一旁聽了這話。又怕決撒了事情。又怕委屈了丫頭。正要把老爺方纔這話從頭兒款款兒的說一遍給他聽。只見他也不說長也不問短也不磕頭也不禮拜。只把身子一扭。搭靠在一扇隔扇跟前。拿絹子握了臉。就嗚兒嗚兒的放聲大哭起來了。感極涕零亦常語耳一經斲弄頓成異采涉筆成趣尺水生波安太太生怕老爺見怪。忙道了頭不許這是怎麼說。老爺這兒吩咐你話麼。怎麼不知道好好答應呢。無論你心裡怎麼委屈。也是等老爺吩咐完了。慢慢兒的再回呀。也有就這麼長號兒短號兒的。這可不像樣兒了。金玉姊妹[illegible]

覺多耆親熱倆人只圖着他悄悄兒的勸他。哌咭說你瞧老爺太太這個樣兒的恩典。又是這麽大喜的事。你還有甚麽委屈的地方兒呢。有甚麽話。只好好的說。快別哭了。他娘兒三個。當下就這等一遞一句的勸了個不耐煩。鬧了個不耐煩。無奈這裡只管說破唇皮。萬轉千迴。不住口兒的問他。那裡只咬定牙根。一個字兒沒有。不住聲兒的只哭。列公。你道這一哭可不哭得來沒些情理麽。卻不道其中竟自有些情理。豈不聞語云。人各有志。不可相強。便是婦人女子的志向。也有個不同。有的講究個女貌郎才。不辭雞鴉非鳳的。就有講究個穿衣吃飯。只圖一馬一鞍的。何況這長姐兒。還是從前因為他媽給他擇婿。決意不嫁。說過這一輩子刀擱在脖子上。也休想他離開太太。甚至太太日後歸西。他還要跟了當女童兒去的個人。呢要據他這番志向而論。莫講是安老爺吩咐要把公子安龍媒給他作乘龍婿。便是佛旨綸音要把他送到龍宮去作個龍女。也許萬兩黃金買不動他那個不字兒。話雖這等說。但是他果然要不鼻子底下帶着嘴。此時正不妨大庭廣眾。侃侃而談。請老爺看看他這個心是何等的白日青天。聽聽他這段話是何等的光風霽月。便是老爺。又其奈他何。怎的就委屈到一個字兒沒有。只不住聲的哭呢。這個情理又在那裡呢。噫嘻。原來他這副眼淚不是委屈出來的。正是感激出來的。你道感激怎的倒會感激的哭起來。在位的如果不信。只看在朝的那班大臣。偶然遇着朝廷施恩。放個好缺。那謝恩摺子裡。必要用感激涕零這四個字。這長姐兒心裡想這個缺。想了也不是一天半天兒了。哭的是想不到手。待說仗着上頭平日待的那點分兒。借着告奮勇求個恩典。說奴才情愿巴結這個缺。其實不是個甚麽巴結得的缺。一時又求不出口。不想正在個想求到手求不出口的當兒。夢也夢不到老爺忽然出其不意的當着合家大眾。冠冕堂皇。這麽一破格施恩。恰恰的放的這個缺。正是他平日想不到手求不出口的那個好缺。人誰沒個天良。這有個不感激到二十四分的嗎。感激的過了頭兒了。那涕零自然也就過了頭兒了。所以他就嗚兒嗚兒嗚兒的放聲大哭起來了。這正是個天理人情。人家心裡正在那裡一團的天理人情。感激還感激不過來呢。旁邊兒的人。只一個勁兒的問他。說有甚麽委屈。這句話却叫他怎的個答應法。所以只急得他心裡好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時越着急越沒話。越沒話越要哭。只是安老爺那個方正脾氣。那裡弄得來這些勾當。見他這樣。登時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喝道。哎。你這妮子。怎的這等不中抬舉。我倒問你。你這委屈安在。他見老爺動了氣了。當下從着急之中。未免又上點害怕。心下暗想說。這一來倒不好了。別的都是小事。老爺那個天性。倘然這一番臉要眼睜睜兒的把隻煮熟了的鴨子給鬧飛了。那個怎麽好。俗語說的。過了這個村兒。沒那個店兒。我這一輩子。可那兒照模照樣兒的再找這麽個雪白粉嫩的大河鴨子去。他想罷。便連忙跑到老爺跟前。雙膝跪倒。說求老爺先別生氣。容奴才慢慢兒的回。聖明不過老爺。老爺替奴才想想。老爺施的這是甚麽樣兒天高地厚的恩。奴才打那頭兒說的上委屈來。就算老爺委屈了奴才。罷主兒就是一層天。天牌壓地牌的事。奴才就委屈。又敢說甚麽。安老爺還在那裡瞪着雙眼睛。問他說。然則你哭着何來呢。他被老爺這一問。越發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偷眼瞧着太太。瞧了半日。這纔抽抽搭搭的說道。奴才想着是這一根出去。別的沒甚麽。奴才怪捨不得奴才太太的。（此段蓋為心口相違而名實兼收者然溫犀鑄禹鼎也窮形盡相纖悉不遺當有譏其傷忠厚者雖然聞者足戒立言之功固自不小）呢。你瞧人家原來是為捨不得太太。所以如此。至於那層兒。敢則是不勞老爺費心。他心裡早打算到這一跟出去上頭了。只是這句話。人心隔肚皮。旁人怎

猜得這倒累老爺發了這場大怒太太枉着了會子乾急好在他老夫妻二位的性情都吃這個老爺聽了這話立刻怒氣全消倒點了點頭望着太太說道照這等看起來他這副眼淚竟是從天性中來呢倒也難得太太這個當兒是聽他說了句舍不得太太早已眼淚汪汪的那兒從袖口兒裡掏小手巾兒擦眼淚一面又要手紙擤鼻子（安老若如舅太太洞察其情當勸太太別哭孔子云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其是之謂乎）聽老爺這等說便勉强笑道甚麽天性啊竟是他娘的在這日糊塗蠻纏騷攪呢因又望着他說這一來不是纔如了你的愿一輩子不離開我了嗎可還哭起是他娘的甚麽呢却說長姐兒此時是好容易在老爺跟前把一肚子話倒出來了不哭了及至方纔見太太這一哭又惹得他重新哭起來你道他這一哭又為甚麽原來他心裡正想到二位大奶奶只管是這麽討了老爺只管是這麽賞了我的話可也只管是這麽說了可還不知我們這位老佛爺捨得放我捨不得放我呢及至見太太一哭他只道果然是太太捨不得放他嘗得這事還不大把穩又急得哭起來緊接着聽太太後來這兩句話他纔知敢是太太也有這番恩典心裡一痛快不覺收了眼淚嗤的一笑立刻頭就不暈了心寬體胖週身的衣裳也合了折兒了金玉姊妹兩個見了滿心喜歡便叫他站起來帶他給老爺太太磕了頭他這一樂樂得忙中有錯掙起來慌慌張張的也給舅太太磕了個頭舅太太說道喲你這孩子可是迷了頭了這又與我甚麽相干兒呀他一面磕着頭嘴裡還說都是一個樣兒的主子舅太太聽了好不歡喜那知他這個頭磕的一點兒不迷頭他心此時早想到此番跟了舅太太出去是個耳鬢廝磨先打了個小大姐兒截械子開將置下忙時用的主意呢（我想安老意中另有一句贊語道是此真能奉吾夫子凡事豫則立之訓者是見太太平日賞鑑不謬）話休饒舌却說安太太見他給舅太太磕個頭便叫他給公子磕頭他答應了一聲早花飛蝶舞一般過去朝着公子插燭也是的磕下頭去公子此時一來心裡不安二來有些發赸三來也未免動了些兒賢賢易色滿面週身鬧了個難的神情兒共總沒得甚麽話那長姐兒早磕完了頭站起來他此時也不用着老爺太太再說了便忙過去給二位大奶奶磕頭他姊妹兩個受完了一個人拉着他一隻手說道這可是老爺太太的恩典你往後可得好好兒的幫着我們孝順老爺太太這一出去再好好兒的服侍大爺老爺太太就更喜歡了當下安老爺便望着兩個媳婦指着長姐兒說道這妮子從此便是你們屋裡的人了你兩個就此帶他去罷太太一聽老爺這話急了忙說老爺這是甚麽話呀倒底也讓我給他刷洗刷洗扎裹扎裹再者也得瞧個好日子也有照這麽個樣兒帶了去的無奈老爺此時只說這個了頭既然給了兒子立刻就算有了名分了在此不便太太急得沒法兒又不好無端的倒把他攆到下屋裡去正在為難便聽舅太太笑道這麽着罷叫他先跟了我去罷連沐浴帶更衣連裝扮帶開臉這些零碎事兒索興都交給我不用姑太太管了你們那天要人那天現成因指着何小姐笑道不信瞧我們那麽大的件事走馬成親一天也辦完了這算了事了（那麽大事一天辦完竟想當日之憂心當日之得意至今耿耿）說着就把烟袋遞給長姐兒站起來望着他道走哇跟了我去長姐兒一瞧這光景心下大喜暗說再不想方纔我誤打誤撞的錯磕了一個頭果然就行下了秋風望下了雨真是人家說的有棗兒也得一竿子沒棗兒也得一竿子這話再不錯他心裡只顧這等想着也不曾聽得太太怎樣吩咐只趁接烟袋這機會搭赸着伸手攙上舅太太就跟過西院去了不提却說金玉姊妹自從那日探明婆婆口氣之後暗中早把他家那位新人一應粧新的東西辦妥如今見事成了閒中便把這話回了婆婆把個安太太樂的說道你瞧你們

倆這個性急法兒這要我那天一說萬一你公公有個不准可怎麼好列公你看這位老孺人這句話說的好不獃氣這樁事那安水心先生怎的會有個不准假如他果的不准別的莫講長姐兒那副急淚可不枉流了燕北閒人這身臭汗可不枉出了閒話少說卻說過了兩日擇定吉期舅太太早把長姐兒粧扮好了叫金玉姊妹帶過來謁見老爺太太只見他戴着滿簪子的鈿子穿一件紗綠地景兒襯衣兒套一件藕色縐絲氅衣兒罩一件石青繡花大坎肩兒上還帶了些手串兒懷鏡兒等等衿裡又帶着成對兒的荷包褒敍寨手鐲鏗鏘的站在那裡安太太看了半日便合老爺說道老爺瞧我打扮起來也還像樣兒呀老爺只點點頭金玉姊妹兩個心裡只要討公婆喜歡又附和着太太問老爺道公公白瞧他這一開臉瞧着也還不算黑不是偏遇着他這位死心眼兒的公公素日說話一字字都要樵磚落地的便道黑怎說得不黑不過在德不在色罷了這黑白分明上卻是含混不得說話間舅太太也過來了恰好這日張親家太太眼睛好了也出來了都給安老夫妻道過喜大家歸坐金玉姊妹便叫人鋪下紅氈子帶新人給老爺太太行禮太太先說孩兒啊我今兒個可只好先受你個空頭兒了我有些東西要給你現在忙叨叨的等有了起身的日子再說罷如今先把這個活的兒給你說着便叫喜兒呢只見那小丫頭子也擦了一臉怪粉戴着一腦袋通草花兒又換了件新紅布襖笑嘻嘻的跑過來太太便望着長姐兒道我想着你這一過去手下要個人兒撥弄着使你招護了他一場就叫他跟了你罷長姐兒更不想到此時水長船高不曾吃盡苦中苦早得修成人上人一時好不興致連忙又給太太磕了個頭太太因滿臉陪笑望着老爺說難道老爺就不賞人家點兒甚麼嗎老爺說有在那裡吾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他這一跟出玉格去進了衙門須要存些體統卻不便只管這等長姐兒長姐兒的叫他了我如今看他素日這穩重上賞他個名字就叫他作烏珍（較賞龍媒考藍尤為省儉真乃惠而不費誰道安老不會作家來）烏珍者便是滿洲話的個重字因合他說道你從此益發該處處曉得自重纔是太太聽了更加歡喜便吩咐大家此後都稱他作珍姑娘這句話一傳下去那些男女大小家人便都湊齊上來給老爺太太大爺奶奶叩喜叩完了喜並說請見見珍姑娘珍姑娘這一見除了那幾個陳些的家人只嘴裡說聲姑娘大喜之外其餘如平日趕着他叫姑姑的那些丫頭小廝不用講了還有等雖不叫他姑姑卻又不敢合他公然敘姐妹更不敢官稱兒叫聲大姑娘只指着孩子們也叫聲姑姑的那班小媳婦子老婆兒們一個個都立刻上前跪倒請安內中便有幾個有點分兒不須如此的不禁不由的也要搭赸着蹲蹲腿兒大家淺見他以前只說主兒素來待他的那個分兒今日又是大爺的姨奶奶了這一見不知他又大到甚麼分上兒去呢那知不然人家照舊是嬸子長大姐短姐姐親妹子熱的不離口並且比向來倒格外加了些親熱和氣到了兩個嬤嬤跟前前兩天還不過一倒兒的叫聲戴嬸子華太太今日這一見甚至立刻自己就陞了一輩子改了字兒一口一個嬤嬤奶奶嬤嬤老老了這裡禮節已畢金玉姊妹兩個便回明婆婆要帶他到舅太太那邊行了禮還要過張親家太太那裡去舅太太先攔說使不得先把你們家這點禮兒完了着張太太也說二位姑奶奶罷呀他這望後來也會那紅紙二房也似價的咧再說咧你姐兒倆還這麼賢良呢也有我大夥兒倒合他黑母雞一窩兒白母雞一窩兒安太太聽親家太太這套話可實在費解到了頭兒了生怕又惹出舅太太的頑笑話兒來便說這話也說的是恭敬不如從命索性等過了今日再叫他過去磕頭倒是趁這

個好時辰。你們帶他家去受頭去罷。說着便派了兩個齊全女人。又叫了華薰兩個嬤嬤來招護着他。跟舅太太的人也幫着照應他的隨身東西。那個小喜兒。就張羅他們珍姑娘的烟袋荷包。金玉姊妹又叫他見見老爺太太再走。他這一見。却不由的一陣心酸。早望着太太含了兩胞眼淚。却真是捨不得太太了。不可埋沒了人家的眼淚。當下二位太婦前行。一個小星隨後。後面還圍着一大羣僕婦丫鬟簇擁着他望東院而去。這一走。不但那班有些知識的大丫頭看了他如成佛昇仙。還有安太太當日的兩個老陪房。此時早已就白頭踈蹤的了。也在那裡望着他點頭咂嘴兒說道。嘖嘖嘖。你瞧人家。這纔叫修了來的哪。第三十六回公子歸第時那幾個讀過書的龐眉皓髮老者亦同此嘆上下古今同此嘆奈何眼大雄氏亦無如之何 話休饒舌。却說一時到了東院。安公子夫妻歸坐受禮。他三個自然各有一番教導勉勵的正經話。都不須煩瑣。一時珍姑娘磕了頭起來。見公子那頭摘摘帽子。他便過去接帽子。撣帽子。架帽子。蓋帽子。又張羅給二位奶奶裝烟倒茶。打發換衣裳。服侍洗手。一進門兒。把眼前的這點兒差使地陀羅兒似的當了個風雨不透。還帶着當的沒比那麼擱當兒得樣兒是勁兒。二位奶奶此時看着已是心滿意足了。那知人家這有過節兒的。只見他來到外間兒。在他那隨身包袱裡拿出個小紅包兒來。打開鼓搗了。又向花鈴兒細柳兒兩個叫了聲好姑娘。你給我找倆托盤兒來呢。那兩個答應着。就忙給他拿了倆匣匾兒來。他便把那件東西擺好了。兩手托着進來。走到二位奶奶跟前跪下說。這是奴才給二位奶奶預備了點兒糙活計。金玉姊妹接過來一看。只見一盤兒裡托着是一雙大紅緞子平金釘花線兒卍字錦地和百蝠流雲三寸半底兒的滿幫着旗裝雙臉兒鞋。合一雙魚白標布襪子。並一個大紅氈子堆瓜瓞緜緜花樣的大底兒烟荷包。那一盤兒裡是一雙大紅緞子掐金拉雙線鎖子如意錦地加四季長春過橋高底兒的漢裝小鞋兒。合一副月白緞子鑲沿褲腿兒。並一個絳色滿塡帶子夔龍獻壽花樣天蓋地起墻兒的檳榔盒兒。只這件活計。大約是他揣為東屋裡大奶奶不會吃烟。想空了心纔鬥出來的個西洋法子。此外還有一件挑胡椒眼兒上加喜相逢的扣花兒雞心荷包。都是一對兒。分在兩盤兒擺着。當下就把他姊妹兩個樂得笑吟吟的。說道。你瞧你。何必還費這個事呢。因又一樣一樣拿起來細看。何小姐便合張姑娘笑道。活計兒是不用說了。我納悶兒他跟着婆婆一天到晚不得個閒空兒。還甚麼功夫給你我作這些針線。他聽了便笑嘻嘻的說道。這點兒糙活計。實在眞不得個甚麼。奴才想着二位奶奶待奴才這着恩典。奴才有多大造化。怎麼配。所以纔親手兒作了兩雙鞋。二位奶奶穿着。就算踹着奴才呢。也省得奴才自己折了福去。列公。想世間的人說話。要都照這麼個說法兒。對面兒那個聽話的聽着。心裡有個不受用的嗎。這怎麼又會得罪了人。只是替這位珍姑娘算算。他的紅鸞星纔動了沒兩天兒。這幾件活計。他是甚麼功夫作的。便說他平日好閒個心兒。會行個事兒。早就作下預備着的。請教連影兒都沒夢見的事。他心裡是從甚麼時候。怎麼一下子就會送到這上頭了。其理却不可解。這要律以春秋之筆。此中就大費推敲。燕北閒人於長姐兒多微辭長姐兒為緣起有點人物之敬作者蓋用描寫紫色鼃聲手法也理都不可解凡兩處一則這碗普洱茶怎的會知道他可口兒也一則這這幾件活計是甚麼功夫作的也總是長姐兒典故 只是不過幾句癡人夢話。何須這等推敲他去。如今剪斷殘言。言歸正傳。却說金玉姊妹當晚便在自己屋裡給公子備了一席小酌。公子本在個染指點金。金滴液投懷。倚玉玉生香的溫柔鄉中。忽然眼前又添了這麼一個俏丫鬟。雖說不得白人之白也猶白馬之白。恰是他個髫年伴侶。也算一段閨房佳話。只是他此時一心向白上烏里雅蘇台。那肯青目此且比

活在肚裡事在心裡不肯多飲只吃了幾盃便叫收拾過了當下金玉姐妹便一個扶着敷粉郎君一個攙了擁髻俏婿送他二人雙雙就寢這段書交代到這裡要按小說部中正不知該有多少甚麼如膠似漆似水如魚的討厭話講出來這部兒女英雄傳卻從來不着這等污穢筆墨只替他兩個點頭刪改了前人兩聯舊句安公子這邊是除卻金丹不羨仙曾經玉液難為水珍姑娘那邊便是但能容妾消魂日便算逢郎未娶時如斯而已這話且按下不表卻說安公子好端端的一個翰苑清班忽然改換頭銜要到邊庭遠戍他這番不得意且無論頭上那個花紅頂兒解不動他的牢騷就眼前就這個墨玉人兒也提不起他致的興只是無論他怎的不得意也卻不掉他那些老師同年以至至戚相好的話別餞行這班人自從他見面賞下假來那日早已紛紛具帖來請這其中也有在戲莊子上公錢的也有在家裡單約的安公子也只得強整精神一一的應酬過到偶然在家空閒兩日又得分撥家事整理行囊再加上人來客往道乏辭行轉眼間早已假期將滿安公子便叫他看個吉日先請安陛辭陛辭的頭一天公子因要赴園子去住好預備第二天遞摺子便換上行裝上來謁見父母老夫妻一句只那等忙碌碌的張羅兒子起身心頭口頭時刻有樁事兒混着倒也罷了如今見他這一着行衣就未免覺得離緒滿懷安太太望着他先自有些難過老爺因他次日還要預備召見便催着你就去罷有甚麼話都等陛辭下來再說不遲公子也明白他老人家這番意思只得答應一聲無精打彩告辭而去這裡安太太隔着玻璃望着他的後影兒早不覺滴下淚來安老爺浩歎一聲勉強勸道太太消長盈虛天地之至理離合聚散人事之常情世間那有個百年廝守的人家一步不跌的道路太太你怎的這等不達太太聽了只含淚點頭不語此刻正用着媳婦說話解勸公婆了無如金玉姊妹兩個心裡那種難過也正合他公婆相同再加見了公婆這等樣子他兩個心裡更加難過怎的還能相勸舅太太只管是個善談的只看着這個最合式的小姑兒合兩個最親熱外甥媳婦眼前就要離別也就夠難過的了自然也不能相勸此外張親家太太是個不善辭令的那珍姑娘雖然這一向有個正經事兒也跟在裡頭嘮叨兩句兒又無如這樁事他一開口總覺得像是抱着個不哭的大白鴨子只說現成兒話因此只管一屋子人只大家對楞着如木雕泥塑不則一聲兒正在靜悄悄的忽聽得珍姑娘嚷了一聲說大爺怎麼又跑回來了大家聽了連忙望外一看果見公子忙兜兜的從二門外跑進來忙着跑的把枝翎子也甩掉了又見他後面還跟了一群小廝緊接着見張親家老爺也跟進來只在後面叫說姑爺站住翎子甩掉了快戴上他便道不要了安老爺見這樣子隔着窗戶就高聲問道怎麼了忙到如此落下甚麼了他到沒落下甚麼回父親我不上烏里雅蘇台了老爺便問說不上烏里雅蘇台去卻上那裡去他又道上山東老爺問上山東作甚麼公子早跑進屋裡來一時忙得連話都不及回只從懷裡掏出一封信來呈給老爺說請父親看這封信就明白了安老爺百忙裡也不及招呼張親家老爺只一面伸手接信一面問道又是甚麼信安太太聽了只覷着雙眼縐着個眉尖在裡頭說道哎喲佛爺怎麼又上山東呢你瞧瞧這到底都是些甚麼事情呀說着便站起來跟着舅太太張太太也站起來連金玉姊妹合珍姑娘以至他家那班有些頭臉的婆兒媳婦合幾個大些的女孩子一時上上下下亂亂轟轟擠了一屋子人裡三層外三層把老爺合公子圍了個風雨不透都擠着要聽聽這倒底是怎麼一樁事這一擠擠得張親家老爺沒地方站沒法兒一個人兒溜出去了你看此時可再

沒比安水心先生那麼安詳的了他接過那封信去且自不看先拿眼鏡兒又擦眼鏡兒然後這纔戴上眼鏡兒好容易戴上眼鏡兒了且不急急的抽出那封信來看先自細看那封信面上的字（分明燕北閑人幹的卻叫安老招罵兒罵他不中用除非找天齊廟那一班人來對付他）他見那封信是高麗紙裱得極嚴密的一個小小硬封戳子上寫道是伴辦室主人密啟下手是另有一行字寫着靈鶼書屋手緘轉過背面看了看又見圖書密密花樣重疊老爺是個走方步的人從不曾見過這等鬼鬼祟祟藏頭露尾的頑意兒只問道這是甚麼人給你的信怎麼這等個體裁說着這纔把那封信抽出來看先見那信的蓋面一篇只一個梅紅名帖名帖上印着個名字是陸學機三個字老爺這纔明白了說這不是那個軍機章京陸露峰麼公子答道正是他方纔將要上車他專人送到的老爺把那名帖揭過去見底下那篇信是張虛白齋寸牋上面寫着絕小的蠅頭行楷老爺從頭至尾看了一遍便一手摘下眼鏡兒來那隻手還拿了那篇子信呆着個臉兒問着公子道這話又從何說起安太太在旁是急於要知道信上說些甚麼見老爺這等安詳說法道噯喲真真的我們這位老爺可怎麼好呢老爺只瞧瞧這一地人圍着都是要聽聽這個信兒的老爺看明了到底也這麼念出來叫大家知道知道是怎麼件事啊怎麼一個人兒肚子裡明白了就算了呢老爺這纔又重新戴上眼鏡兒（長姐兒接帽子揮帽子架帽子蓋帽子安老爺拿眼鏡兒擦眼鏡兒戴眼鏡兒重新戴眼鏡兒一則有心已結差使一則無端耽擱工夫一則令人心疼一則樞人火冒此段真堪絕倒）一字一板的念道

飛啟者頃
閣下已蒙
恩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簡放山左督學使者並
特旨欽加右副都御史銜作為觀風整俗使凡此皆不足為
公榮所喜兒此萬里長征洵為眼前一大快事此中斡旋皆
克翁力也此刻
旨意尚未發下先祈
密之此啟餘不多及　　兩渾即日
閱後乞付丙丁

安老爺一時念完太太合大家聽了會子又不大懂得那信裡的文法兒急得說道這到底說的都是些甚麼呀只這麼之乎者也使啊使的呀何小姐插嘴道聽着像是放了山東學台了安太太道這麼着罷老爺剪直的拿白話說說是怎麼件事罷安老爺此時是一天愁早已徹在九霄雲外去了聽太太這等說便滿臉精神先拈着幾根鬍子望着太太說道太太信乎如蒼狗白雲之變幻無定也這樁事纔叫作天外飛來夢想不到他正待要往下說旁邊早又慪急了一位比安太太還性急的便是那位舅太太他被安老爺這半日累贅得不耐煩早不容分說一把手從老爺手裡把那篇子信搶過去說算了罷我的叔叔你饒了我罷要這麼逼會子人只怕明白不了那信上是甚麼便還叫你

把人的屎慪出來呢說着便把信遞給公子說好阿哥你說說罷何可千萬別像你們老人家那麼慪人公子也不覺好笑便同他去就是
着舅母岳母合金玉姊妹說道我受恩典升了閣學放了山東學台作為觀風整俗使的欽差又加了右副都御史銜如今是不上烏里雅蘇
台了安太太又問他說那信裡還有句甚麼空啊空啊的那是甚麼話呀公子再沒想他令堂百忙裡又把克齋兩個字給串到韻學裡的
反切上去了因笑道那便提的是我那位烏克齋老師看這椿事我老師頗有點盡力的地方在裡頭大家聽了纔一時都滿臉堆笑起來安
太太先念了一聲佛他此刻且顧不得別的立刻就叫金玉姊妹兩個到佛堂去上香許愿許的是下月初一先在家堂佛前上滿堂香供等
着了好日子還要在菩薩廟裡裝金掛袍懸旛獻供金玉姊妹兩個答應一聲忙着去淨了手便到佛堂去燒香許愿一回來回婆婆話並說
媳婦們也隨着婆婆在佛前許了個愿心愿繡一軸觀音大士像寫一百部心經答謝菩薩的慈悲並祝公婆的百年康健太太說狠好這纔
是你們的孝順功德呢張太太便說噯瞧着你們娘兒們這纔叫那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各人修得各人德咧阿彌陀佛安老爺本是位不信
佛的再加上他此刻正有一肚子話要合公子說被大家這一路虔誠虔誠的他搭不上話便說道太太玉格這番更調正是出自天恩君命
卻與菩薩何干此時忙碌碌的你大家且自作這些不着緊的事安太太忙道老爺可不許這麼說了這要不仗着佛菩薩的慈悲小子怎麼
脫的了這場大難啊安老爺只搖着頭道愚哉愚哉這樣弄法豈非誤會吾夫子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兩句話的本旨了舅太太道姑老爺先
不用合我們姑太太抬槓依我說這會子算老天的保佑也罷算皇上的恩典也罷算菩薩的慈悲也罷連說是孔夫子的好處我都依只要
不上烏里雅蘇台了就是大家的造化今日之下我說句實話罷烏里雅蘇台那個地方兒公得嗎沒見我們四太爺講究只沿道兒這一走
就臟得死人一出口連個住處沒有一天一二百地好容易盼到站了得住那個惡臭的蒙古包到了任就那麼破破爛爛的幾間房子早飯
是蘑菇炒羊肉晚飯要掉個樣兒就是羊肉炒蘑菇想要吃第三樣兒也沒有了一交八月就是屯門的大雪到了冬天唾口唾沫到不了地
就凍成冰疙瘩兒了就我們娘兒三個這一到那兒還不凍成青腿牙疳嗎如今這一來甚麼叫調任哪直算逃出命來了可夠了我的了安
老爺何來是經舅太太一嘈嘈就不得話的何況舅太太這番嘈嘈嘈嘈得大是近理便說道如今且自把這些閒話擱起我們先叫玉格到
園子去要緊說着便吩咐公子叫他趕緊到園子去張羅明日的謝恩摺子並去叩謝他老師這番斡旋的大力就便好詳細問問他怎得
便有這番調動公子此時是樂得忘其所以聽老爺這等吩咐答應一聲就待要走老爺又叫道你回來你那枝翎子只管不要了那個翎管
兒還不摘下來嗎愛當瞎呀相公老爺這一句提纔把大家提醒一時間積伶兒都來了何小姐更忙着過去接公子的帽子給他解那個翎
管兒翎繩兒翎墊兒一分東西他手裡一面解着嘴裡還在那裡自言自語的說道都好我就只怪捨不得這枝翎子的說着忽然又回頭合
公子道你再請示請示公公說明日謝恩不是還得換上長襟衣裳呢老爺聽了纔說了句是呀張姑娘那裡就說那麼說還得換上長飄
帶手巾呢珍姑娘接着就說那麼說還得叫他們把數珠兒褂子帶上呢說着他便過東院去打點這些東西你看他真積伶去了沒一刻的
工夫早都打點齊了一手托着衣裳一手拿着數珠兒褂子胳膊上還搭着兩條荷包手巾一進門兒便笑嘻嘻的同二位奶奶說道奴才纔

還想起件事來既穿着長襟兒衣裳這個月小建明兒就是初一還是個穿補子日子呢這褂子上釘的可是獅子補子這不是武二品嗎爺這一轉文按着文官的二品補子別該是錦雞舅太太聽到這裡連忙就說是錦雞不錯的好孩子你可千萬的別商量了不想舅太太只管這等横攔豎擋的說着他一積伶到底把底下那個字兒商量出來了及至說出口來他纔嚼了一聲把小臉兒漲了個漆紫登時連公子的臉都照得通紅的了惹得滿屋子的人無不大笑只有安老爺合張親家太太綳的連一絲笑容兒也沒有在張親家太太不笑真聽不出那是怎麼句話來安老爺却分明聽出來了覺得自己又是公公又是家主這如何笑得只眼觀鼻鼻觀心的滿臉一團正氣大家看他那臉上一陣陣紅的竟比公子臉上紅的還紅紫的竟比珍姑娘臉上紫的還紫這個當兒幸得張親家太太問了珍姑娘一句話說姑爺他明兒個這一上殿見皇上只穿補褂不用把那滚龍袍也給他帶上喂又惹得大家一笑才把珍姑娘這句王冕金金絲哈的笑話兒給裹抹過去了當下老爺便合張親家太太說道我夫子當日的吉月必朝服而朝此古禮也我大清的制度却是朔望只穿補褂的正亂着外頭報喜的也來了接着便是烏大人差人送那道恩旨來給安老爺安太太道喜並說請太爺即刻到園子裡去這個當兒太太還要忙着叫人抬箱子找二品文補子說是當日有老太爺帶過的現成兒的倒是公子看看不早了說這件東西到了園子總借得出來的便在上屋外間匆匆的換了長襟兒衣裳赴園子去了不提且住這回書只管交代到這個場中請教安公子好端端一個國子監祭酒究竟怎的就會賞了頭等轄加了副都統銜放了烏里雅蘇台叅贊大臣怎的纔放下來不曾起身却又從頭等轄轉了閣學從烏里雅蘇台叅贊調了山東學政從副都統銜換了右副都御史銜再說這個右副都御史正是各省巡撫的兼銜又與學政何干怎的既說放了他學政又到放了他觀風整俗使就翻遍了搢紳也翻不着這個官銜這些不經之談端的都從何說起難道偌大的官場真個便同優孟衣冠傀儡兒戲還是著書的那個燕北閒人在那裡因心造象信口胡謅呢皆非也這場公案真個說也話長列公若不嫌絮煩待說書的從頭慢慢說起如今先講這位安驥安大人他原是從金殿傳臚那日便蒙帝心簡在從前十本裡第八名提到第三名特點了探花及第的個人及至他得了講官大考起來漸次升到國子監祭酒便累蒙召對聖人因見他器宇凝重風度高華見識深沉心裡純正早知他是個不凡之器堪用之才便想大用起來只因他年輕資淺想要叫他到邊疆上磨礪幾年閱歷些困苦艱難然後再加恩重用便好造就他成個人物這正是大聖人代天宣化因材而篤的一番深意話雖這等說假使安公子果的從此上了烏里雅蘇台滿了北路再調南路滿了南路再調西路三年不回便是六年六年不回便是九年弄得他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無論安水心先生那等的德門安龍媒那樣的天性斷不得遭這些孽障便算夢幻無常請教這部天理人情兒女英雄傳後首該怎的歸着因此天理人情上早已暗中給他安排了一個烏克齋在那裡（此朱纓華長官也故開卷哀早見復於此用重筆特提）這個烏克齋正是安老爺的受業門生又正是安公子的會試老師讀書人看得師生一門情義最重況他又在當道一時不忍看着這位恩師日暮倚閭這個高弟天涯陟岵心裡早想從中為些力把這樁事幹旋轉來只是旨意已下怎的幹得旋轉他也正在十分作難不想正在這個分際却好就穿插出朝廷設立觀風整俗使的這等個好機會來列公你道這個觀一整俗使端的是怎生一個來歷這話說來越發遠了遠兒了却說

我大清聖祖康熙佛爺在位臨御六十一年厚澤深仁普被寰宇真個是萬民有福四海同春那些百姓如果要守分安常的鑿井耕田納有限太平租稅又何等太不快活無如眾生賢愚不等也就如五穀良莠不齊見國家承平日久法令從寬人心就未免有些靜極思動其中有膀子蠻力的不去弆弓馬幹功名偏喜作個山闖子流為强盜會兩句酸文的不去向詩書求道理偏喜弄個筆頭兒造些是非甚至畫符念咒傳徒教習的有等養蠱種蠱戕眾害人的這大約總由於人心不湻因之風俗不厚康熙佛爺在位之日也曾降了煌煌聖諭告天下兵民後來佛爺神馭賓天雍正皇帝龍飛在位這代聖人正是唐虞再見聖聖相傳因此一登大寶便親製聖諭廣訓十六條頒發各省學宮責成那班學宮按着朔望傳齊大眾明白講解無如積重難返不惟地方上不見些起色久而久之連那些地方官也就視為具文那時如湖南便弄成彌天重犯那等大案浙江便弄成名教罪人那等大案甘肅便有民變的案山東便有搶糧的案朝廷也曾屢次差了廉明公正大臣出去查辦曾奈法無三日嚴草是年年長當朝聖人早照見欲化風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端人望便在朝中那班真正有些經濟學問的儒臣中密簡了幾員要差往各省責成他整綱飭紀易俗移風因此特特命了這官一個銜名叫作觀風整俗使只是這班人出去雖有職任沒有衙門便有衙門還須牙爪凡如這些都不是一時趕辦得來的當下便又有旨交廷臣會議廷臣議得查各省學政本有個教士之責士習果端民風自正且有現成的衙門額設的吏役便請由各該省學差上兼充了這個觀風整俗使的欽差責成他去整頓地方奏上時朝廷准奏有旨不但地方上的風俗責成他整頓便那省的文武大小官員但有不守官箴不惜民瘼的一並准他一體奏參這樁事但凡記得些老年舊事兒的想都深知須不是燕北閒人扯謊那時自設立了這個觀風整俗使之後一向如浙江甘肅湖南幾省都放得有人止有山東這省因前任學政不曾滿任尚在不曾放人恰好一日山東巡撫奏報該省學政因病出缺聖意正因山東地方連年盜賊出沒騷擾地方想要用一個輕年壯志的旗員去振作一番卻又一時不得其人因烏大人是個掌院大臣便命他在翰詹班裡說幾個人來烏大人想了想自己素日深知的幾個裡頭不是年紀過大便是人地不宜一念便想到由國子監祭酒新放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的這個安驥身上當下便把這話奏明還聲說了一句說這安驥已有成命放了他烏里雅蘇台參贊了只恐更改不便請旨定奪他奏了這句靜聽旨意卻見聖人默默不語只降旨道再說罷烏大人只道這話奏的不合聖意倒着實有些害怕那知天下事無巧不成話只這個灣兒裡當下就套出個灣兒來原來那個當兒正有一位內廷行走的勳舊近信大臣因合他家東牀一時口角翁婿兩個竟弄到彼此上摺子對參起來這位大員便是當日安老爺要到河南以前那位卜德成卜三爺來給公子提親的那個隆府上他家這個姑爺便是上次御門放了閣學那個乾清門侍衛（風行水上自成又神迴氣合自首至尾加一筆書）彼時聖人見內廷近臣這等不知大體龍顏大怒登時把他翁婿兩個逐出內廷又開了許多緊要差項任將兩個人交部嚴加議處這事只在烏大人保奏安公子的前兩天隔了沒兩日部議上去朝廷便把那位大員降了個頭等轄放了烏里雅蘇台參贊他家那位姑爺革去閣學賞了個藍翎侍衛在大門上行走又一道旨意便把這閣學缺放了安驥就放他山東學政兼觀風整俗使一體欽加了副都御使銜列公請看這場因果若不是他安家一家的德門積慶和氣致祥怎的有這般意想不到的天人扶湊卻不道只這等一番

穿插倒正應了安公子中舉那年張親家太太說的那句悄話兒真個他就作了八府巡按了此時他一家是怎的個樂法所不待言大概而論怎的個樂法總樂不過他家那位新人珍姑娘你道這話怎講假如安公子依然當他那個國子監祭酒安老爺怎的就准他納妾便是放了山東學政金玉姊妹一時不能同行轉眼之間分娩了也就去了安老爺又怎的准他納妾不想朝廷無端的先放了他個烏里雅蘇台在安公子既不便作挈身客遠行金玉姊妹又不能帶着大肚子同去只這等個天月二德把這位珍姑娘的件好事給湊合成了及至湊合成了安公子可不上烏里雅蘇台了改了上山東了這個當兒珍姑娘的頭是磕了臉是開了生米是作成熟飯了大白鴨子是飛不到那兒去了安老爺憑是怎的個方正難道還昝得出第二部四書來不成你看這可不叫作運氣來了崑崙山也擋不住麼還合他講甚麼城墻不城墻呢只是可憐（只是可憐二十九字句效鄭五歇後語可憐者何燕北閒人自憐也其自憐也奈何憐其費如許心血無人感激之也讀如此好書而不感激之豈情也哉是則燕北閒人之過慮也已）他只知感激二位奶奶老爺太太甚至感激烏大人感激萬歲爺如今剪斷殘言言歸正傳卻說安公子這日離了莊園早到淀海一時到了烏大人園子門首門上一時回進去裡面連忙道請烏大人見了公子給他道了喜便說我的爺可夠了我的了幸而天從人願不然叫我怎麼見老師師母公子見說實在是老師栽培說着一路進了書房便拜下去烏大人忙道使不得你還沒謝恩呢這豈不叫作受爵公庭拜恩私室了麼因一面還了個半禮一面拉起他來說道這究竟是出至天恩也是老師的蔭庇你的官運所謂天也非人力之所能為也坐下便把上項事詳細合他說了一遍不消說謝恩摺子摺子又是老師給辦妥當了安公子此時只是感激得一面答應一面垂淚這便叫作除感激涕零而外不能再置一詞了當下談了幾句便要進去叩謝師母烏大人陪他來到上房原來烏大人那位太太相貌雖是不見怎的本領卻是極其來得雖烏大人那樣的精明強幹也竟自有些監心傍的安公子見了師母先請了安跪倒便拜他那位師母的架子本就來得比老師沉些（現在杭州織造府周三爺家開姑奶奶架子怎麼會不比老師來得沉些）更兼又是個大胖子並且現在也懷三月身孕門生在那裡磕頭他只微欠了欠身虛伸了伸手說起來罷公子拜罷起來他纔站起身來問了老師師母的安便又坐下這纔讓公子坐問兩個門生媳婦好因說道你老師為你這件事只急得幾夜沒睡只一來可好了就只你們這一走我知道老師師母一定是不肯同你們出外的難道倆奶奶都去不留一個在家裡伺候老人家嗎公子連忙站起來把兩個媳婦都現在有喜不能上路的話說了烏大人道然則你一個出去不成公子沒及回話便聽師母說道一個人兒出去又有甚麼使不得的這可講不得呀再說一個人兒在外頭借此操練操練身子纔正好給萬歲爺出力呢烏大人便不敢言語公子是向來有甚麼事從不敢瞞老師師母的見老師這等關切便說門生父母也慮到門生此去沒人賞了個丫頭去烏大人合安老爺是個通家他家那班侍婢一個個都見過的便問是那一個公子只得答說就是那個名字叫長姐兒的烏大人聽了心下暗想這一個白的白似雪一個黑的黑似鐵卻怎生鬧得到一家子因是個師生一時不好合他戲言只說了句倒也罷了烏大人太太便道這個女孩兒我也見過可倒大大方方兒的只是你這個歲數兒倆奶奶都遂了喜了老師師母可又忙着給你放個人作甚麼呢說着便把嘴向烏大人一努合公子道你諸事都跟你老師學使得獨這條兒可別跟他學你瞧這不是嗎新近又弄了倆小的兒了前前後後這到有了八個狗一桌了是說是為沒兒子起見[illegible]

造化生長阿。我也不懂得怎麼叫個糟糠之妻不下堂又怎麼叫個寡欲多男子你們爺兒們的書也不知都念到那兒去了說完了。還嘖嘖嘖的在那裡咂嘴兒一片話把公子唬得一聲兒不敢言語只望着老師老師此時也覺不是勁兒只得皮着個臉兒向公子說道我因為今年是你師母個正壽所以又弄了倆人合上個八仙慶壽的意思你師母還只說我不寡慾卻不道九個人裡只有你師母過了喜了可不算得個雖有不存焉老寡矣這裡只管說話公子卻見那一帶碧紗櫥後面有許多釵光鬢影粉膩脂香的在那裡窺探心裡暗想道看這光景我走後管保又有場吵鬧便不敢多言談了幾句閒話起身告辭到了下處歇了一晚次日上去謝恩一連見了三面聽了許多教訓的聖旨上意因是山東地方要緊便催他即日陛辭公子陛辭下來在海淀拜了兩天客次日又由內城一帶辭了行便趕回莊園來安老爺此時見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閉着眼睛的神氣了便先問了問他這番調動的詳細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見面的話因是旨意交代得嚴密便用滿州話說安老爺色勒如也的聽完了合他說道額扐甚孫霍窩扐搏烏布抗哦烏摩什鄂羅窩孫倫寡依扎喀得嗯齊嗯齋得圖業木布烏棲鄂珠窩喇庫秋漢坪悯釋照錄。按此二句清語譯漢話係此語關係最要外人不可洩露公子也滿臉敬慎的答應了一聲依是箸注奴字并於箸下那時候的風氣如安太太舅太太也還懂得眼面前幾句滿洲話兒都在那裡靜靜的聽着又聽老爺吩咐公子道你這幾日不在家一切的事情我都給你計算在這裡了你的盤費帶得自有敷餘人要不夠使也還可以再帶兩個去眷口不消說自然仍是請你舅母帶了烏珍先去等兩個媳婦分娩了隨後啟程那褚一官陸葆安想是九公怕他兩個沒功夫回去又打發了兩個叫作甚麼趙飛腿鐵肩膀的來給他們送行李來我倒見了見這兩個人那個趙飛腿高裡下裡只書房那個屋門他便進不來那個鐵肩膀也壯大非常細問了問褚陸兩個據他們說起纔知原來那趙飛腿叫作甚麼趙飛鵬因他腿上有兩撮毫毛一日能行三百餘里這人跟着九公各路走了十幾年算他名長行轎夫那個鐵肩膀姓馮名叫馮小江是九公水路保驃的個隨身伴當說他兩臂有千觔之力一年鄧九公保着貨船天晚船擱了淺船上眾人只弄不起他生恐失事立刻跳下水去只一肩膀便槓得那船行動了因此得了這個綽號九公如今歇了業便把他兩個留在莊上吃碗現成茶飯連他兩個的家眷也在莊上我方纔聽你的話只怕此去這等人正用得着究竟起來這些事尚且小焉者也我以為現在第一樁要緊事你得請一位認真有些心胸見識的幕友去纔好這樁事卻倒大難我們家裡的程氏喬梓自然非其選也便是親友薦個人來姑無論他人品學問如何到了那裡且自人地情形不熟至於外省那班作幕的真真叫作牛鬼蛇神無般不有這都是我領教過的公子便回道這話正要回知父親我克齋老師也替我慮到這裡說了兩個人一個姓顧名琮號肯堂浙江紹興人據說這人是前紀大將軍業師他原要替紀大將軍作一番事業因見他不可與圖便隱在天台雁宕一帶一個大概未必肯出山了老爺點了點頭便問那一個呢公子回道那個便是那個顧肯堂的同學師兄弟也在紀大將軍幕中待過姓李名應龍號素堂別號子雲山人是唐李鄴侯的派後人據說這人天文地理無所不通遁甲奇門無所不曉以至醫卜星相皆能只是為人卻高自位置的狠等閒的人也入不得他的眼其學問便可知了聽新近山東撫台勉強請了他去相處了沒幾天便辭館出來出來說道此非我居停也並說這人無家無業只在茌平一帶不知一座甚麼山裡住着學那嚴君平的垂簾賣卜偶然也出來捨葯濟人有時偶然到縣

縣寧家鎮來探望親戚。便在那裡住。一向作個市隱。我老師囑咐我沿路留心去訪這人。只不知訪的着訪不着。想着此去正從鄧九公莊上經過。詳細問問九公。一定曉得。安老爺又點了點頭。說這人果是白衣山人之後。不消講一定也是忠孝神仙一流人物。你倘得這等個人相助為理。吾無憂矣。或者有緣遇着。也未可知。但是外省地方。照這等浪得虛名。慣說大話人也儘有。你此去訪他。卻要自己訪個真切。切不可以耳為目。請個不三不四的人來。那卻受累不淺。列公。你看這安老爺這一席話。又給燕北閑人找出許多累贅來了。作者有伏必應四十回後尚自有書想當不誣如今且自按下休提。卻說安大人在家安排了幾日。便商定自己接着驛站由旱路先行。家眷順着運河由水路後去。跟安大人先走的是晉升葉通隨緣兒四喜兒合褚陸馮超四個。後撥兒跟家眷去的。便是華忠戴勤程露兒。還有新置的兩窩子家人。一名來升。一名進祿。又有舅太太家兩個陳人。一名馮祥。一名俞吉。因安大人升了外任。又聽見舅太太同去。也投奔了來。安老爺便在這四個裡頭派了來升跟公子去。俞吉跟家眷去。留下進祿馮祥兩個同着張進寶梁材等在家照料。分派已定。看看行期將近。公子看着實在父母膝前親近了幾天。這其間不必講。安太太合兒子。自然有一番的絮話。金玉姊妹合夫婿自然有無限離情。公子依依堂上。睠睠閨中。自然更有一番說不出來的別懷離緒。便是舅太太珍姑娘合安太太並金玉姊妹骨肉主婢之間。也有許多的難分難捨。但是他家前番經了那番要上烏里雅蘇台的那場離別。如今再經這場離別。彼此也就排遣了許多了。到了長行這日。公子便拜別家祠。叩謝父母。帶了一行人等。先行赴任。過了兩日。催齊了船便是家眷起行。內裡跟去的是晉升女人。隨緣兒四喜兒的兩個媳婦並跟舅太太的人。跟珍姑娘的喜兒。何小姐還道珍姑娘沒個貼己的人照應。那知他不知甚麼空兒早認了戴嬤嬤作乾媽了。何小姐又添派了戴嬤嬤跟了他去。其餘的便是兩個粗使的老婆兒。小丫頭子。合太太合珍姑娘這一走。安太太合金玉姊妹自然也有一番托付交代。不待煩言。至於這班人走後。安老夫妻在家。自有金玉姊妹婦代子職。侍奉家事。自然依舊還是他兩個掌管。這些事也不消煩瑣了。此書原為十三妹而作。到如今書中所敘十三妹大仇已報。母親去世。孫行一人無處歸着。幸遇鄧褚等諸位替安公子玉成其事。還就是此書初名金玉緣的本旨。後來安公子放為學政。陞辭後即行赴任。辦了些疑難的大案。政聲載道。位極人臣。不能盡述。金玉姊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壽登期頤。子貴孫榮。至今書香不斷。這也是安老爺一生正直所感。這真北閑人守着一盞殘燈。拈了一枝禿筆。不知為這部書出了幾身臭汗。好不寬枉。列公。說書的交代到這裡算通前澈後交代過了。作個收場。豈不妙哉。此處竟住亦未嘗不可雖然此書既行將來必有續貂者

光緒六年歲在庚辰上浣醞卿閑竟識於京邸還讀我書之室時年七十有四



